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八一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八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4·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6）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十（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涒，吐魂翻。）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𩅦為太子。（𩅦，烏關翻。據吳志，吳主休為四子作名字，𩅦音湖水灣澳之灣，非先有此音也。）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姜維字伯約。廖，力救翻。分，力邪翻。）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謂智則不出於敵人之上，而敵力又弱小也。厭，於鹽翻。）冬十月，維入寇洮陽，（洮陽，洮水之陽也。洮，土刀翻。不量鄧艾，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illegible]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臨洮水，曰洮陽城。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洮，土刀翻。）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註：洮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即沙漒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灕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灕川、侯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

初，維以羈旅依漢，（維降漢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元年。）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敗，補邁翻。）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六年。）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陽以前事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伐蜀，維在沓中而伐蜀。）

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綏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世祖中興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初，興為會稽太守，（會，工外翻。守，式又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居會稽，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會稽當作琅邪。將，即亮翻。）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更，工衡翻。）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喜，許記翻。）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前漢五經博士，後漢博士十有四人，一人[illegible]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不忘先也。沈約志曰：吳王濞為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侍中、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末有之。）張布以昭、沖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遍，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illegible]。）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頭。（據陳壽志，吳主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答之，言王務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綝以專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表叩頭，未嘗再上表也。以表字句在事者，在官任事也。）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辭。鮮，息淺翻。）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卒，子恤翻。）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復，扶又翻。）

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郡銍縣，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氏。）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俠，戶頰翻。）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姓譜：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侵阮徂共之辭，子孫以國為姓。後漢有己吾令阮敦。）河內山濤、河南向秀、（向，式亮翻。）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

號竹林七賢皆崇尙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賭決勝負也)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骨立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惟骨立也號戶刀翻吐土故翻)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惡烏路翻)面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正義責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背蒲妹翻敗補邁翻長知兩翻)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直之翻)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汙烏故翻)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九錫也籍爲公卿勸進牋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曾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累騎還從宣翻音旋又如字)劉伶嗜酒常乘鹿車(鹿車小車也言其小僅可容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下可翻鍤側洽翻鍫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造七到翻)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鍛都玩翻小冶也)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魏尚書郎有二十三員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爲于僞翻)會因譖康嘗欲助毌丘儉(言毌丘儉反而康欲助之毌音無)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晉秦始二年始分河內爲汲郡史追書也)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官騎騎士也數所角翻騎奇寄翻)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illegible])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毛萇曰刑法也[illegible]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illegible]漢末爲公)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治直之翻)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翻沓徒合翻繫足曰絆)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鎭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釁許覲翻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姓譜師古者樂官之後因以爲氏)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時張翼爲左車騎將軍廖化爲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即陽平關也)及陰平之橋頭(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致至也又[illegible])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又辭不受 吳交阯太守孫諝貪暴(諝私呂翻)爲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阯(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調徒弔翻)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諝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眞日南皆應之 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甘松本生羌之地後置甘松護軍[illegible])

（置甘松郡後魏時白水羌歸質置甘松縣太和大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縣爲嘉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爲名且其地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新唐書曰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賢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有名武街城　水經註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難於用翻）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余遮翻谷音浴駱七各翻）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鍾會時爲鎮西將軍瓘旣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監古銜翻）瓘，覬之子也。（衛覬歷事武帝文帝明帝覬音冀）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遣勇士刺殺軻比能）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老子道經之言）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鍾鄧之禍議者固知之矣）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賚來代翻賜也）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用姜維之言也）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愷音楷）（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愷今從魏志）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諸葛亮葬沔陽）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地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即古武興城也蜀以其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漢朝令人代之，（朝直遙翻）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浪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出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爲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衆迎降胡烈，（降戶江翻）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肜之子也。（傅肜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二年肜余中翻）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徂浪翻）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水頎渠希翻）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彊川口在彊臺山南）維敗走。（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闞駰曰彊水出陰平西北彊山一曰彊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彊口即是地也）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塞悉則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日趣不及維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水經註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祝穆曰劍門漢屬廣漢郡爲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爲梓潼太守有劍閣縣苻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劍克之始有二劍之號）

安國元侯高柔卒。

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時爲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耳吳之巫秭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復扶又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任音壬）初，舒少時遲鈍，不爲鄉親所重；（少詩照翻）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從才用翻）亦不知之，使守水碓，（爲碓水側置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

戴水南入淮則交午木長萃雉尾木面自西不知人力觀之水雉雉都內觀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長小邑長也。長如兩翻。）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皎若東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時上掌翻。掾于絹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中竹仲翻。）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參佐，參軍及諸佐吏也。毓余六翻。）舒常為畫籌而已。（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算也。為于偽翻，下為籌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左傳：魯襄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注云：二人為耦。）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中竹仲翻。）舉坐愕然，莫有敵者。（坐徂臥翻。）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府朝猶言府庭也。朝直遙翻。見賢遍翻。）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斷丁亂翻。）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臨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即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百八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按前漢志廣漢郡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宋志以為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蓋前漢德陽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趣涪，（趣七喻翻。涪音浮。）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七喻翻。涪音浮。）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崎嶇，極為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推吐雷翻。）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峻，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蜀守將馬邈降。（降戶江翻，下同。）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黃權為劉璋所用，先主伐吳而敗，權隔在江北，遂降魏。）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誘之。誘音酉。）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陳讀曰陣，下同。）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可翻。）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杜佑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瞻於此，因為京觀。敗補邁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卒讀曰猝。調徒弔翻。）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迸北孟翻。）漢主使群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南中

（七郡：蜀朱提、牂柯、雲南、興古、建寧、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豉翻。）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治，直吏翻。）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為，于偽翻。）再辱之恥，何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再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克也。）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眾心已離，既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降，戶江翻；下同。）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為京都。）（時譙周已為晉人諱矣。吁！）以古義爭之。眾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有所營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角翻。）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翻。綬，音受。）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諶，時壬翻。背，蒲妹翻。）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曾謂劉禪有子如此乎！）張紹等見鄧艾於雒，（雒縣屬廣漢郡，西南至成都八十餘里。）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初覲翻。後主時年四十八。）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拜授故事也。後艾由此得罪。屬，之欲翻。）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卒，子恤翻。）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巴，即巴中也。）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郪縣屬廣漢郡。宋白曰：梓州飛烏縣，漢郪縣地，隋取飛烏山以名縣。郪，古日翻，又音妻，又音千私翻。）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傳，株戀翻。）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此蜀之將士……下人，故其主不能用之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圍守……所……中諸……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illegible]）（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二年而亡。）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蓋吳置也。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卒，讀曰猝。勝，音升。忡，丑中翻，憂也。）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亡，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覈拜表以儆之。）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難，乃旦翻。謂王淩、毌丘儉、諸葛誕舉兵也。）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雅翻。）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

憙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王淩，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毌丘儉、文欽，甘露二年諸葛誕叛。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朝，直遙翻。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後爲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也。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赤沙當在遷陵、酉陽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在酉水之陽。劉昫曰：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吳分酉陽置黔陽縣，隋於其地置彭水縣，爲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酉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酉陽地。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郡吏也。朝，直遙翻。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勞，力到翻。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況翻。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都禮翻，又丁計翻。撲，普卜翻。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趣，讀曰促。嚴，裝也。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帥，讀曰率。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所類翻。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益州統蜀、犍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

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復，方目翻。乙卯，以鄧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爲司徒，增邑萬戶。賞平蜀之功也。皇太后郭氏殂。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爵，遂書其爵。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蜀有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江陽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使，疏吏翻。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董卓築塢於郿，郿縣屬扶風郡。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開廣陵、城陽爲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陽郡治莒，二郡壤界實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重，直用翻。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于交趾。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春秋公羊傳之言。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說，輸芮翻。晉

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復，扶又翻。）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於陶，欲絕其跡，乃號曰陶朱公。）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言為亂謀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奈之何哉。）由是情好歡甚，（好，呼到翻。）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要，一遙翻。）（章，章奏；表，上表；魏制白事，白之晉公。）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毀以怒昭，又以疑艾。）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將，即亮翻。）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楚王彪之死，魏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行軍司馬之號始此。）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後謚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到翻。）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掾屬。）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而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彊，其兩翻。）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言會若為亂，自能辦之也。）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作，為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為不善也。）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忘，巫放翻。）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先，悉薦翻。）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賈護軍，賈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讀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復，扶又翻。）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斷也，決也。）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距，讀曰拒。瓘監艾、會軍，遣之收艾，是以分使之，故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謂加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比，必利翻。）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七喻翻。）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謂言將申明艾無反心。）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謂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

樂成固之樂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語牛倨翻今來大重大衆曰大必覺我異矣異志也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漢中蜀郡之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此皆從會軍在成都者也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有朝堂朝直遙翻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坐徂臥翻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著直略翻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廨古隘翻舍也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干寶之譏皆非也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氏魯左丘明之後又云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紿徒亥翻語牛倨翻棓步項翻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帢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帢苦洽翻拜散將散將即亮翻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對翻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杖與仗同直亮翻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匈許容翻又許勇翻毛晃曰匈匈喧擾之聲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机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斯須言其間無多時也此可待也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考異曰衛瓘傳曰會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使呼瓘瓘辭以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言旦共攻會殺之華陽國志曰會命諸將殺衆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非身所能容恐禍作升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鈔楚交翻籍秦昔翻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分扶問翻

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綿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衛瓘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為鎮西長史則瓘為僚屬而瓘任之也瓘字伯玉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謂瓘使田續殺鄧艾而行其私忿也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杜恕見七十二卷明帝景初元年

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西城縣屬魏興郡晉武帝敘艾又[illegible]本

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卒子恤翻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繇佐魏有定關中之功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峻私閏翻辿丑延翻

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事見上卷景元元年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復扶又翻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注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賓曰黄賤倌頃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骼江百翻胔才賜翻周文王澤及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背蒲妹翻明公讎對枯骨，言會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已誅者公復以枯骨為讎對不令收葬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姓譜羅本顓頊末胄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楚所滅子孫以為氏譙周巴記曰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帥讀曰率都亭永安之都亭也臨力鴆翻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掌翻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朝直遙翻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難乃旦翻徼一遙翻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降戶江翻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步騭子吳以為撫軍將軍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　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顗為司空。顗魚豈翻　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魚豈翻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朝直遙翻下同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厥亦死於亂兵矣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東帝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賓客言辭事合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鴆翻諸將咸勸弋宜速降，降戶江翻下同弋曰：今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巂已降魏也將即亮翻守式又翻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為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旦翻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質如字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縣屬燕國樂音洛下閒樂同子孫及群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為于偽翻下同技渠綺翻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又翻)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鄮縣西)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長知兩翻) 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為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騎奇寄翻) 甲戌改元(始改元咸熙) 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被皮義翻)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說式芮翻下布說同)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為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為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𩅦讀如灣)休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年三十) 羣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謂呂興反也)國內恐懼欲得長君(長知兩翻)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孫策諡長沙桓王斷丁亂翻)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好呼到翻)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賴恃也利也)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皓字元宗權孫和之子也)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依五官中郎將故事也)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翻處昌呂翻)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琇息救翻)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為于偽翻難乃旦翻)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為功而得封)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騎車騎衛伏波等將軍下) 辛未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爨氏建寧之大姓世為酋帥至隋唐為東爨西爨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率牙門董元毛炅(炅古迥翻又古惠翻)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 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父其父母其母)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黃門侍郎(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為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為相國參軍掾于絹翻)以使於吳(使疏吏翻)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人之心) 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司馬師諡景王)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聞音問)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鄰(鄰與膝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

（倢千容翻 相息亮翻）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為于僞翻）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長知兩翻 少詩照翻）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相息亮翻）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吳主封太子𩅦及其三弟皆為王。（𩅦弟名𩅤，𩅤音如迄觥之觥；次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次名𡟺，𡟺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休自作名字）立妃滕氏為皇后。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也）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好呼到翻）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朝直遙翻）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滕胤為孫綝所殺）是歲，罷屯田官。（置屯田官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一（起旃蒙作噩盡玄黓執徐凡八年。司馬氏河內溫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溫縣本晉地故以爲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號太祖故帝廟號世祖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璆渠尤翻）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彧聘吳見上卷上年）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譽音余）吳主怒追還殺之夏四月吳改元甘露（時因蔣陵言甘露降改元）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謂旌旗車馬樂舞冕服皆如帝者之儀）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癸未大赦秋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吳主貶景后封四弟事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相國晉王九月乙未大赦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票匹妙翻騎奇寄翻）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考異曰晉書文紀作癸酉今從魏志陳留王紀）冬吳西陵督步闡（西陵卽夷陵吳主權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靚疾正翻）闡隲之子也（吳主權時隲爲西陵督隲之日翻）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魏元帝時年二十困敦上章魏文帝始受漢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甲子出舍于金墉城（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勝音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是年方改元泰始）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卽宮于鄴（卽就也）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瑯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望孚之子也帝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伷音胄從才用翻莞音官肜余中翻燕於賢翻）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騎奇寄翻沈持林翻驃匹妙翻）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因其制以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爲文官公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爲武官公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未幾（幾居豈翻）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長知兩翻）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上時掌翻）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今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留質任於京師今亦罷之將卽亮翻質音致）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晉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受誅，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朝直遙翻。不宜接近左右，近其靳翻。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魏尚書曹有祠部郎，晉因之。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紖直忍翻，索也，牛系也。謂迎牲君執紖。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置其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人謂之雉。疏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絼，案禮記少儀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紖。陸德明曰：絼與紖同，又以忍翻，又周禮釋音羊晉翻。詔以青麻代之。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秦漢以來有諫大夫，鄭昌所謂官以諫爲名者也。光武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卽諫官職也。玄，幹之子也。傅幹，漢傅燮之子。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好呼到翻。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攝，整也。放誕盈朝，謂何晏、阮籍輩也。朝直遙翻。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事見五十一卷漢安帝元初二年。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序司馬氏之世，爲下立廟張本。

二年春正月丁亥，卽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幷景帝，凡七室。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魏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郎。羣臣奏五帝卽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以爲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拒，曰黑帝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天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王肅駁之，以爲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爲五人帝。晉羣臣祖肅之說，以爲五帝卽天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從之。王于況翻。二月，除漢宗室禁錮。魏旣代漢，禁錮諸劉，今除之。三月，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以文王之喪也。臚陵如翻。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丁忠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吳主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沈持林翻，下王沈同。吳主疑其詐，轝蕃出外；轝羊茹翻。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好呼到翻。治直之翻。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水經注：武昌城南有來山，卽樊山也。吳孫皓登之，使親近擲王蕃首，而虎爭之。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跳他弔翻。咋側革翻，齧也。齧魚結翻，噬也。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說輸芮翻。吳主以問羣臣，鎭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幷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徼工堯翻。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沈持林翻。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旣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食祥吏翻。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眞德秀曰：文帝此詔乃短喪之始也，然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衰七回翻。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旣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

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言患哀慕之情不至耳，不在乎衣服也。跂，去智翻。摹，謨也。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以遂其孝思，爲三年之服。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以日易月，漢文帝之遺詔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杜預註云：古者在喪之有子者，皆取其麤也。苴，七余翻。以爲沈痛。沈，持林翻，深也。況當食稻衣錦乎。衣，於既翻。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孔子曰：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儀禮曰：父者子之天。省，悉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壞，音怪。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釐，力之翻，理也。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註云：將，奉也。

吳改元寶鼎。以所在得大鼎改元。吳主以陸凱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惡，烏路翻。見，賢遍翻。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唯凱得視之，他人仍舊不得視也。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吳、吳興、會稽、宣城、毗陵、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於泝流以供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塉，秦昔翻。确，克角翻。土薄也，山多大石也。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言苦於泝流供給，而爲是謠也。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無一年之蓄乎。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以木爲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本露，則其本蹶撥。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料，音聊。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考異曰：陳壽曰：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凱所諫晧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晧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今亦不取。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既不可希指迎合，又不可以遂非而不諫也。

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率循堯道，何更爲哉。如二說，則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尚書，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協時月正日而已，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與六家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曆，無堯舜曆。堯舜時用顓頊曆，孔穎達以爲古之宜曆，至秦而亡，漢初所行六曆，後

人抗而為之，此固無從考正也。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書志無此食，今從晉書。）永安山賊施但，（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宋白曰：永安縣本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因民勞怨，聚眾數千人，劫吳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眾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據吳錄，牛屯去建業城二十一里。屯，徒門翻。）但兵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王，于況翻。）當破揚州，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為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禮記：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而四郊之祭又在圜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方丘，以夏至祭皇皇后地。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今以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罷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魏封漢帝為山陽公，置督軍以防衛之，至晉時，帝以人心去漢久矣，故罷其衛兵，除其禁制。）

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考異曰：吳[illegible]日寶鼎元年十二月[illegible]時左將軍留平[illegible]平拒而不[illegible]果[illegible]人若[illegible]今不敢[illegible]）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爭，讀曰諍。）而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在女曰巫，在男曰覡。覡，刑狄翻。）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升平宮，何太后所居。）不復進見；（見，賢遍翻。）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眾。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紱，音弗。）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行，下孟翻。）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中，竹仲翻。）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是為惠帝。[illegible]）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漢高帝為漢王，立太子，赦罪人；文、景、武立太子，賜民爵；光武立太子，賜民爵；明帝立太子，大赦天下。其後立太子，始大赦天下。元帝立太子，章帝立太子，皆不赦。魏文、明帝病篤，然後立太子，尋而踐阼，有赦故事。）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司隸校尉上黨李憙（憙，許記翻。又讀曰喜。）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劾，戶概翻，又戶得翻。陔，柯開翻。占，之贍翻。）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憙與喜同，又音熹。亢與抗同，口浪翻。）可謂邦之司直矣。（詩羔裘之辭。）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十一年。）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數，所角翻。）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憙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帝以李憙為太子太傅，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犍，居言翻。續漢志：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illegible]一作先。洗，音先，悉薦翻。）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所以辭者，以祖母無他依，相依為命故也。）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吳大赦，以

右丞相萬彧鎮巴丘。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晉太康地記曰：昭明宮方五百丈。吳歷曰：昭明宮在太初宮之東。）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觀，古玩翻。伎，渠綺翻。）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華，戶化翻。覈，戶革翻。上，時掌翻。）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濟，子禮翻。）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自洛進師而浮江、漢，自蜀下兵而臨荊、楚，皆東向也。）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事見上卷魏元帝咸熙元年。）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難，乃旦翻。舍，讀曰捨。卒，讀曰猝。）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言下至兵民之家，亦隨俗好而事奢侈也。復，扶又翻。）內無甔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甔，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甔，音都濫翻。）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睢，音雖。）九月甲申，詔增吏俸。（俸，扶用翻。）以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荀顗爲司徒。（顗，魚豈翻。）禁星氣讖緯之學。（星，謂星者；氣，謂望氣者。東漢以來，有讖緯之學。）吳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文帝神於明陵，（明陵，在吳興烏程縣。沈約曰：孫皓改葬其父於烏程西山，曰明陵。）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覡，刑狄翻。被，皮義翻。）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建業城東門也。）既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比，毗至翻。倡，音昌。樂，音洛。）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沙漠汗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

四年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充等所刊修，就漢律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爲令施行。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上，時掌翻。）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考異曰：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讀。今從刑法志。）楷，秀之從弟也。（從，才用翻。）侍中盧珽、（珽，他鼎翻。）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抄，楚交翻，謄寫也。）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傳，株戀翻。）又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泥，乃計翻。）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方，術也；言爲官之方術也。）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劉劭考課法，其略見七十三卷魏明帝景初元年。）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易，以豉翻。下難易同。）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達官，顯官也。居一官之長，其事得專達於上。）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載，子亥翻，年也。）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六優，謂六載俱優；六劣，謂六載俱劣。）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量，音良。殺，所戒翻。）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監，古銜翻。監司，謂御史、司隸及諸州刺史也。彈，唐干翻，劾也，抨也。）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穨，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丁亥，帝耕籍田於洛水之北。戊子，大赦。二月，吳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爲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爲司空。（吳錄曰：孟仁，本名宗，避皓字易焉。）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

制一遵古禮。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閒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正始所謂能言者，何平叔數人也。魏轉而爲晉，何益於世哉！王祥所以可尚者，孝於後母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棟梁也。理致清遠，言乎衞平清談之禍，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葬日虞，遇柔日再虞，而三虞用剛日，三虞以反而行之。鄭氏曰：虞，安神之祭也。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故三祭以安之。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達喪，通喪也。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己卯，帝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青州統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瑯邪、廣陵、臨淮；兗州統陳留、濮陽、濟陰、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豫州統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國、沛、譙、魯、弋陽、安豐。晉志曰：青州取土居少陽，其色青爲名；徐州取舒緩之義；兗州取端也、信也，又云取兗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平諸葛誕，苞代鎮淮南，至是凡十一年。淮北監軍王琛惡之，監，古銜翻；惡，烏路翻。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爲帝言苞必不然，爲，于僞翻。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考異曰：晉書武紀及苞傳皆無苞免官年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杜延業晉春秋置在此，今從之。苞傳又云：敕瑯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按武紀，伷明年二月乃鎮下邳，恐傳誤。蕭方等，梁元帝子也。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帥，讀曰率。苞辟河內孫鑠爲掾，掾，俞絹翻。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與，讀曰預。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壽春都亭也。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吳主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彧寇襄陽。夏，戶雅翻；彧，於六翻。考異曰：晉帝紀作鄭，今從吳志。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屯龍陂，龍陂即摩陂，更名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爲二方聲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姓譜：元冥之佐有脩氏；漢有屯騎校尉脩炳。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稷。稷遣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戰於古城，古城蓋合浦郡古城也。炅，古迥翻，又古惠翻。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餘兵散還合浦。稷表炅爲鬱林太守，元爲九真太守。十一月，吳丁奉、諸葛靚出芍陂，攻合肥。靚，疾正翻；芍，音酌。安東將軍汝陰王駿拒卻之。以義陽王望爲大司馬，荀顗爲太尉，顗，魚豈翻。石苞爲司徒。

五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瑾爲皇太子。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晉志曰：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壅閼也。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始平。涼州以其地處西方，常寒涼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燉煌、西海。梁州以西方金剛之氣，剛強梁也，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東。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降，戶江翻；下同。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此河西鮮卑也。青、徐、兗三州大水。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衞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降，戶江翻。減戍邏之卒，邏，郎佐翻。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被，皮義翻。鈴閣之下，侍衞不過十數人。鈴下卒及閤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爲名。閤下威儀掌出入贊導及納謁受事。濟陰

太守巴西文立（濟，子禮翻。守，式又翻。）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量，音良。）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帝從之。（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遷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年立舉郤詵時猶為濟陰太守，於今未為庶子也。若諸葛京署吏，不因立表，則京先已署吏，又立不當更云宜量才敘用也。）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瞻死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傅彤死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傅僉死與諸葛瞻同年。）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也。少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沒入者屬焉。蜀魏以來，郡都又有奚官督。）宜免為庶人。帝以文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犍，居言翻。）與立深交。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言其意望已不求聞達於當時也。）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文立字廣休。論語曰：君子不黨。）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封皇子景度為城陽王。

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謂指實事，不為文飾也。）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吳主休之時，奚熙建此議，蓋祖吳說。）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逴，敕角翻；又敕略翻。）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思，相吏翻。）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賀齊為吳主權將。）玄，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有所恨怒，蓄而不發者為銜。）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吳主遣監軍虞汜、（汜，音祀。）威南將軍薛珝、（珝，況羽翻。）蒼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道，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從荊州道，踰嶺而入交廣也；從建安海道，泛海而南也。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虞其地，後立為冶縣，屬會稽郡；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宋白曰：建安郡，建安十一年分東侯官之地立建安縣，以年號為名。）皆會於合浦以擊交趾。

十二月，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制：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時未置詹事，宮事大小皆由二傅。）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臣不臣，言二傅臣者，有司所奏之言。）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水經：渦水首受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渦，音戈。）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考異曰：吳志丁奉傳：建衡元年，攻晉穀陽，晉帝紀不載，奉傳不言入渦口，疑是一事。）

吳萬彧自巴丘還建業。

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水經注：樂鄉城在南平郡之孱陵縣，江水逕其北，江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鄉者，春秋都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晉地理志：信陵縣屬建平郡，沈約曰：疑是吳立。水經注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夷陵即西陵也。樂鄉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東，樂鄉城北江中有沙磧，對岸踏磧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

條以聞（抗傳云十七條，失本不載）吳主不納。李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斐，芳尾翻）。初，何定嘗爲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上，時掌翻），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紲，私列翻。紲，係也），以捕兎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樹機能祖壽闐之在孕也，其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禿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也。萬斛堆在溫圍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縣界），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丐，居太翻。貸其死命也）。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樂陵縣，漢屬平原郡，後分屬樂陵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縣，讀曰懸），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時預以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卒，子恤翻）。

秋，七月，乙巳，城陽王景度卒。丁未，以汝陰王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鎭關中。

冬，十一月，立皇子東爲汝南王。

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秀，吳大帝權弟匡之孫。從，才用翻。惡，烏路翻）。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厚其封賞以懷吳人。驃，匹妙翻。會，工外翻）。

是歲，吳大赦。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南匈奴自東漢以來分居并州諸郡，魏但分其衆爲五部耳，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時左部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初，漢高帝以女妻單于，故自謂漢氏外孫，冒姓劉氏）。

七年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爾，猶言如此也）！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復，扶又翻）。

吳人刁玄詐增讖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姓譜：刁姓，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安得有後！漢書有刁暢，傳有刁間。江表傳曰：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因詐增其文以誑吳人。見，賢遍翻）。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華里在建業西），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水經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磯，宜和州橫江渡相對。杜佑曰：牛渚圻，即今當塗縣采石）。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東觀令，典校圖書及記述。觀，古玩翻。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被，皮義翻），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紂發兵拒周武王，會戰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吳主聞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三月，丙戌，鉅鹿元公裴秀卒。

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璜襲九眞太守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徑至交阯。按元乃九眞太守，非交阯也。華陽國志云元病亡，楊稷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紀，四月，九眞太守董元爲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則元非病亡。蓋稷雖以素代元，未至郡而元死也）。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續漢志：青山在北地郡參䜌縣界。賢曰：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弘軍敗而死（考異曰：崔鴻十六國春秋禿髮烏孤傳云：其先樹機能本河西鮮卑，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斬涼州刺史牽弘。晉帝紀：叛虜殺胡烈，北地胡殺牽弘，皆不言鮮卑。蓋言虜內叛，則鮮卑亦在其中矣。或北地胡即樹機能也）。

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

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時騫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鎮壽春），帝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五月，立皇子憲爲城陽王。

辛丑，義陽成王望卒。

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事見七十七卷、七十八卷魏紀），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晉志曰：帝以儲副體尊，命諸公居二傅，職以本位兼，故或行或領。顗，魚豈翻），侍中、中書監荀勖，越騎校尉安平馮紞（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紞，都感翻）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惡，烏路翻）。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朝，直遙翻）。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近職，謂侍中。任，音壬），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晉志曰：侍中任愷，帝所親敬，使領少傅，蓋一時之制也。觀此，則充欲以計疎愷）。會樹機能寇亂秦、雍（雍，於用翻），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考異曰：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充出並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此誤也）。充患之。

吳大都督薛珝（珝，況羽翻）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爲吳所陷，虜楊稷、毛炅等。璜愛炅勇健，欲活之。炅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不，讀曰否）？」炅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允父則爲炅所殺，見上四年。考異曰：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而城沒者，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則云稷等城破被囚，稷歐血死，炅罵賊死。二者相戾，不可得合。而晉陶璜傳兼載之。按孫皓猜暴，恣璜不敢以糧貸敵，今從華陽國志。）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眞、日南皆降於吳（降，戶江翻）。吳大赦，以陶璜爲交州牧。璜討降夷獠（獠，魯皓翻），州境皆平。

八月，丙申，城陽王憲卒。

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寧州以建寧郡名州，統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

九月，吳司空孟仁卒。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書五行志有五月庚寅食，無十月丁丑食；晉書紀及天文志有十月丁丑食，無五月庚寅食。今從晉書）。

十一月，劉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劉欽擊破之（晉志：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恆爲稱，而云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鴈門、新興。按晉志所云，以周禮并州鎮曰恆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也）。

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充私問計於荀勖，勖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勖曰：「勖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五可：種賢，一也；多子，二也；美，三也；長，四也；白，五也。五不可，可以類推。說，輸芮翻。種，章勇翻。下同）；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顗、荀勖、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爲賈氏亂晉張本）。

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袤固辭不受（袤，音茂）。

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樂，音洛。考異曰：晉春秋云禪諡惠公，今從王隱蜀記）。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爲太尉。右將軍、司馬丁奉卒（據丁奉傳，以救壽春之功拜左將軍，誅孫綝拜大將軍，加左右都護，共迎吳主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吳改明年

元曰鳳凰以西苑仁壽殿鳳凰集改元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左部五部之一也帥所類翻恪殺猛以降降戶江翻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長知兩翻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孚於廢立之際柔而能正事見七十六卷正元元年七十七卷景元元年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阼階東階主階也上時掌翻下同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衣於旣翻斂力贍翻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溫明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器梓棺以凶器故祕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八年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泰始五年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姓譜左傳宋有皇父充石公族也漢初有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讜多曩翻善言也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漢武帝誅冉駹開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漢劉氏又立汶山郡白馬胡卽白馬夷也汶讀與岷同種章勇翻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益州統蜀犍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牁晉志曰益之爲言阸也言所在之地險阸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典學從事典學校及部諸郡之學校漢諸州刺史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祀魏晉合其職爲典學從事諫曰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爲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康木子燒香胡之名晏以爲沮衆斬之軍至觀阪水經注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立宋白曰永康軍導江縣蜀都安縣地沮在呂翻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衆因夜作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勒兵力戰而死自漢以來諸州有兵曹從事則置兵曹從事犍居言翻弘遂誣晏云率己共反故殺之傳首京師晏主簿蜀郡何攀州主簿鈴閣下事省文書郡主簿所掌略同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弘等縱兵抄掠抄楚交翻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弘農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廣漢漢郡治雒泰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衿衣系領衣要會著項領處也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卽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上時掌翻下先上同毅曰殺主之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詔以濬爲益州刺史濬擊弘斬之夷三族考異曰華陽國志弘殺晏在十年五月武帝紀在今年六月按王濬請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濬再爲益州刺史方受詔作船咸寧五年下詔伐吳借使濬以其年上表則再爲益州亦在泰始九年之前矣今從晉紀爲定

初濬爲羊祜參軍晉制諸位從公爲持節都督置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祜爲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郎秩比千石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籍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治直之翻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龍驤將軍之號始此驤思將翻監工銜翻晉制方面之任資重者爲都督諸軍事資望輕者爲監軍事考異曰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按濬傳祜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刺史又曰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然則作刺史與監軍自是二事也華陽國志又云咸寧四年濬遷大司農五年拜龍驤監梁益二州按是時羊祜已卒尤不可據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

艦（艦戶黯翻）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上時掌翻）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輒專也）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長直亮翻）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考異曰華陽國志云咸寧三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柹芳廢翻說文曰削木札樸也字本作柹詳見辨誤）吳建平太守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杜佑曰建平今巴東郡吳置建平郡於秭歸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塞悉則翻）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斷丁管翻為後王濬燒斷鐵鎖張本）王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斆收濬從事列上（斆胡教翻從才用翻上時掌翻）帝召斆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斆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 壬辰大赦

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自文帝時統城外諸軍）充與侍中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朝直遙翻）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既不為侍中則侍覲希矣）充因與荀勗馮紞承間共譖之（間古莧翻）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自吳主權用步騭督西陵騭卒子協嗣之闡協弟也）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為任（璣璿皆協子降戶江翻璿如緣翻）詔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敦煌太守尹璩卒（敦徒門翻璩求於翻）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為太守（考異曰晉春秋璩作璩今從武紀武紀云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今從晉春秋）楊欣遣兵擊之為質所敗（敗補邁翻）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弈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帥讀曰率）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水經注江水出西陵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附北岸洲頭曰郢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闡父騭所築也又東逕陸抗故城今峽州遠安縣在江北有孤山有陸抗故城有舟山時有赤氣意赤溪當出於舟山故市即步騭故城所居成市而闡別築城故曰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切迫也）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比必寐翻）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處昌呂翻）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抗先督西陵）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難乃旦翻）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鄉而西上西陵為上上時掌翻）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南山謂江南諸山群夷所依阻量音良帥讀曰率）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易以豉翻）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堰於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櫃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瀰漫數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漸將廉翻）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

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防祜南岸，使祜軍不得渡而已。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恐胤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憑長圍以對之，則彼為客，我為主。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姓譜：俞，古善醫俞跗之後。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先，悉薦翻。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眾死者相屬。屬，之欲翻。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間，古莧翻。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挺，特鼎翻。挺，拔也，挺走，拔身而走也。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躡，尼輒翻。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元非同謀而脅從者，請赦之。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官有左右都護，今加都護，總諸軍也。羊祜坐貶平南將軍，征南，四征之一；平南，四平之一。自四征而下，至四平，大將軍、征、鎮、安、平，祜自車騎貶平南，凡降十四號。楊肇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姓譜：尚姓，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其後吳亡，皓入洛，歲在庚子。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賈充與朝士宴飲，朝，直遙翻。晉春秋在十月己巳。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十一月，晉春秋在十月己巳，皆非實，故附于冬末。與河南尹庾純醉，爭言。充曰：父老不歸供養，供，居用翻。養，羊尚翻。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斥其弒君也。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時除賈充之外，居公位者有五府。下，遐稼翻。否，音鄙。石苞以為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吳主之游華里也，事見上七年。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飲，於鴆翻。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考異曰：吳志孫皓傳云：彧被譴憂死。今從江表傳。平憂懣，月餘亦死。懣，音悶，又音滿。徙彧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吳置宮下鎮主者，自用親近人，時以彧言，用玄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帥，讀曰率。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朝，直遙翻。真偽相貿，貿，音茂。忠良排墜，信臣被害。被，皮義翻。是以正士摧方，摧方，言毀角而為圓也。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先，悉薦翻。趣，七喻翻。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詭，違也。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處，昌呂翻。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樂，音洛。譽，音余。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造，七到翻。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行，下孟翻。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左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土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

（調，徒釣翻。）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伺，相吏翻。）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氏曰：杭，渡也。鄭玄曰：言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治，直吏翻。聖祖謂孫權。）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駐，駐車也。）謗訕政事，俱被詰責。（訕，所諫翻。詰，去吉翻。）送玄付廣州，邵原復職。既而復徙玄於交趾，竟殺之。久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聞，音問。）

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譎，古穴翻。飲，於鴆翻。）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成伐吳之計者，祜非止其所爲，皆爲吳也，正以陸抗對境，無釁可乘，故爲是耳。若曰務脩德信，則吾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使，疏吏翻。遺，于季翻。）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羊祜字叔子。）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分，扶問翻。）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數，所角翻。）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湯數夏之罪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數紂之罪曰：淫酗肆虐，穢德彰聞，戎商必克。上，時掌翻。）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諸司謂百執事之人有司存者。）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瘁，秦醉翻。）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張儀說齊王之言，而略變其文。）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喪，息浪翻。）吳主不從。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朝，直遙翻。）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紞，都感翻。惡，烏路翻。從，才用翻。下同。）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史言羊祜知人之鑒，爲懷帝時王衍誤國亡身張本。夷甫，衍字也。敗，補邁翻。處，昌呂翻。）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起昭陽大荒落，盡屠維大淵獻，凡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鄭袤卒。（考異曰：按本傳，袤爲司空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而帝紀云司空鄭袤薨，誤也。）二月癸巳，樂陵武公石苞卒。三月，立皇子祗爲東海王。吳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爲，于僞翻。）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敦，徒門翻。）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荷，下可翻。）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復，扶又翻。）正以劉禪初降，（降，戶江翻。）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被，皮義翻。）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戇，陟降翻。壞，音怪。）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狼，前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後能行，離則顛躓，故猝遽謂之狼狽。狽，博蓋翻。）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於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謚，神至翻。）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樂，音洛。爲，于僞翻。）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樊建故蜀臣。治，直吏翻。）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稽，音啟。）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言不能用也。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言祥瑞而謂之家人筐篋中物者，蓋譏引圖讖以言祥瑞，又應故開其書爲家人筐篋中物也。）昭領左國史，（吳有左右國史，史官掌記述。）吳主欲爲其父作紀，（爲，于僞翻。）昭曰：文皇不登極位，當爲傳，不當爲紀。（吳主追謚其父和曰文皇帝。傳，直戀翻。）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史，侍中及左國史也。）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急。（監，工銜翻。）吳主飲群臣酒，（飲，於禁翻。）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爲限，至昭，獨以茶代之。後更見偪強，（強，其兩翻。）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摘，當作讁。）時有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長，丁丈翻，今知兩翻。）使群臣不睦，不爲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難，乃旦翻。）吳主以爲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上辭，（上，時掌翻。辭，獄辭也。）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垢，塵垢也。故，舊也。）更被詰責，（被，皮義翻。詰，去吉翻。）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五月，以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祗卒。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志無此食，今從晉書。）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以律不敬論罪也。）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帝愛

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為高貴鄉公后，琳女又為陳留王后，凡三世。)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中，竹仲翻。)公卿之女為三夫人、(孔穎達曰：夫之言扶也，言扶持於王也。)九嬪，(嬪，毗賓翻。)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漢制，後宮之號十有四等，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庶長。師古曰：良，善也。將，即亮翻。校，戶教翻。)九月，吳主悉封其子弟為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十一王，史逸其名。)是歲，鄭沖以壽光公罷。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繩之以法。姬愬於吳主，(愬，蘇故翻，與訴同。)吳主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據晉書溫嶠傳，嶠討蘇峻於石頭，營於四望磯。又據南史，石頭有四望山，蓋山下有磯也。斷，丁管翻。)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壽光成公鄭沖卒。　丁亥，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謂魏三祖立卞、郭、毛、郭為后。)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媵，以證翻。)　分幽州置平州。(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杜佑曰：因幽都為名，山海經有幽都之山，今列北荒，統范陽、燕、北平、上谷、代、遼西。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今分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五郡置平州。)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號，戶刀翻。聞，音問。)　夏，四月，己未，臨淮康公荀顗卒。(謚法：溫柔好樂曰康。顗，魚豈翻。)　吳左夫人王氏卒。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橫，戶孟翻。)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掃，素報翻。除，直慮翻。會，古外翻。為，于偽翻。)臨海太守奚熙(吳主休永安三年，分會稽東部都尉為臨海郡。)與會稽太守郭誕書，(會，工外翻。)非議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妖言，即前訛言。妖，於驕翻。)吳主怒，收誕繫獄。誕懼，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白，(自列，猶自陳也。)疇廁身本郡，位極朝右，(郡功曹，位居郡朝之右。朝，直遙翻。)以噂喈之語，(噂，祖本翻。喈，居諧翻。)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謂誕從疇之說，默而不白妖言也。)此之為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船。(宋白曰：吳分侯官之地，立建安縣，又立典船都尉，主謫徙之人作船於此。)又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江表傳作備海督。臨海、建安、會稽三郡也。)熙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并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考異曰：江表傳曰：豫章吏女有寵於皓而死，皓厚葬之，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故民間訛言皓死，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又云：奮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賫藥賜奮，父子皆死。按奮之被禁錮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未久，若奮未嘗被禁錮之前見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嫁娶，不由皓之禁錮矣。此蓋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又吳志孫皓傳：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為天子，遂誅奚熙，不言誅奮。皓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遂誅奮及五子。三十國晉春秋自皓納騭女至殺奮，皆在天冊元年。按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皇三年會稽方有訛言，不知奮死果在何年，今因奚熙之死終言之。)

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常，或作嘗。)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春秋公羊傳之言。長，知兩翻。)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晉制，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位視公。嬪，毗賓翻。)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枕，職任翻。)「叔父駿女芷有德色，(言有德又有色也。)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帝受禪，濤自吏部郎遷尚書，居母喪，復起典選。選，息絹翻。)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其資序當為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甄，稽延翻，明也，察也，別也。)

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爲祕書郎晉制祕書監屬官有丞有郎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屏居私門欲辭不就屏必郢翻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爲于僞翻下爲人爲同又密爲同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爲祕書丞初東關之敗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四年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任音壬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王脩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時爲安東將軍監諸軍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徵詔召也辟公府及州郡辟也裒薄侯翻未嘗西向而坐裒居城陽晉都在洛故未嘗西向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號戶刀翻著直略翻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蓼莪之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以裒悲慘故廢蓼莪之篇不敢講習三息暫翻復扶又翻蓼力竹翻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度徒洛翻人或遺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余謂蕩陰之忠雖君子以稱紹爲忠於所事可也然未足以塞天性之傷也蕩音湯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疾有加而無瘳曰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蕃籬也表外也謂二郡爲蕃籬於外也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蜀北接荊襄上流二面皆受敵也處昌呂翻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縣讀曰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易以豉翻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主者謂居本兵之職者也差初皆翻自步闡以後步闡反見上卷八年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彊對猶言彊敵也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見賢遍翻財與纔同羸敝日久難以待變羸倫爲翻臣愚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謂王各給三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占章豔翻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料音聊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幾居希翻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陸抗固知吳之將亡特欲屬之於上言之耳屬之欲翻下屬文同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將即亮翻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

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魴符方翻行下孟翻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樂音洛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南山今嶺秀以南諸山也長橋在今常州宜興縣并子爲三矣子謂處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射而亦翻行下孟翻比必寐翻

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謂齊衰斬衰之服其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以異也齊津夷翻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曰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杜預引此言以爲不服喪之證闇與陰同孔安國曰諒信也陰默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樂音洛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論語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禮云乎哉喪豈衰麻之謂乎衰倉回翻下同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
國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監古銜翻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卒子恤翻而以
諒闇終三年帝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
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
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為
是矣詩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為于偽翻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
則辯矣傳直戀翻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杜預以孟津渡
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註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議者
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
河內周都雒二代不立河橋故以為言預固請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
臨會舉觴屬預曰屬之欲翻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
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
芳之廢遷金墉也芳之廢也魏營宮于河內重門今言遷金墉蓋始廢之時自禁中遷于金墉後乃居于河內
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晉既受禪避景帝諱採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
師魏因漢制上公惟有太傅粲傳自太宰從事中郎遷太宰中郎時未置太宰宰當作傅哀動左右遂稱
疾不出陽狂不言陽陰相對陽見於外陰伏於中凡人之作事外為是形而內無其實者皆陽為之外若無所營
而內實營之者皆陰為之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
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
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按晉書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
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李銓常論揚雄才學優
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
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嗚呼喬之學行如此則棄學業絕人事殆庶幾乎夷齊餓于
首陽之下之意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
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
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自邵陵厲公之廢至是方

二十一年史因公卒而先言之　吳比三年大疫比毗至翻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吳掘地得銀
尺上有刻文吳志曰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吳主大赦改元天冊
吳中書令賀邵中風不能言中竹仲翻去職數月吳主疑
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藏徂浪翻掠音亮卒無一言乃燒鋸
斷其頭卒子恤翻斷丁管翻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玄子孫殺樓
玄見上卷泰始八年　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
入貢沙漠汗初入貢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
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為力微信讒殺沙漠汗張本間
古莧翻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丁亥
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大
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令狐豐卒弟宏繼立楊欣討斬之豐自為敦煌太守見上卷
泰始八年　帝得疾甚劇及愈群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
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
邪諸上禮者皆絕之為于偽翻上時掌翻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
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
者數矣事見七十八卷元帝咸熙元年幾居依翻數所角翻臨終為帝敘漢淮南王
魏陳思王事而泣漢文帝誅淮南厲王長魏文帝不能容陳思王植引此二事以戒切帝也執攸
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
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
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屬之欲翻朝直遙翻攸妃賈
充之長女也充先娶李豐女生二女長曰荃為齊王攸妃長知兩翻河南尹夏侯和
謂充曰卿二婿親疏等耳二婿謂攸及太子也立人當立德充不
答攸素惡荀勖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諂勖乃使紞說
帝曰惡烏路翻紞都感翻說輸芮翻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

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充兵權（充自文帝時領兵。）而位遇無替。　吳施但之亂（事見上卷泰始二年。），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爲宮下鎮驃騎將軍（京下督鎮京口，宮下鎮在建業。楷，孫韶之子。數，所角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來奔，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臨平湖，今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鎮，在臨安府城西北四十八里。薉，於廢翻。塞，悉則翻，下同。），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青蓋之占見上卷泰始八年。）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吳置奉禁都尉，以侍奉宮禁爲稱。），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璽，斯氏翻。）。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會，工外翻。車，姓也，出於田千秋。車，昌遮翻。），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爲收私恩，遣使梟首（梟，堅堯翻。）。尚書熊睦微有所諫（黃帝有熊氏，姓譜：楚鬻熊之後，此以名爲氏者也。），吳主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史詳言吳主之昏虐。撞，直江翻。）。　八月己亥，以何曾爲太傅，陳騫爲大司馬，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　吳歷陽山有七穿駢羅，穿中黃赤，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吳志，鄱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今考晉志，鄱陽郡無歷陽縣，有歷陵縣，陽當作陵。今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長，知兩翻。）。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疏吏翻。）。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爲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位從公也。）。祜上疏請伐吳（羊祜始抗疏請伐吳。上，時掌翻。）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二年。背，蒲妹翻。幾，居希翻。），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荷，下可翻。）。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謂漢樂諸城也。），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索，昔各翻。）。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營陳，至於衰老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荊楚之衆進臨江陵（荊楚，祜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爲平南將軍，王戎爲豫州刺史。夏，戶雅翻。），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王渾所統；青兗，琅邪王伷所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其後平吳，皆如祜所規。）。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將，即亮翻。朝，直遙翻。），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

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七喻翻。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縣，讀曰懸。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謂樹機能未平也。朝，直遙翻。祜復表曰：復，扶又翻。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勖、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言吳可取而不取，會一失機，更見其事者，豈不有後時之恨。更，工衡翻。唯度支尚書杜預、度，徒洛翻。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從，才用翻。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珧，余招翻。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珧雖有此表，終不能以免禍。

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國號晉而封后父為臨晉侯，不祥之徵也。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䂮，力灼翻。任，音壬。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天子尊無二上，故曰天家，言其尊如天也。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立皇子裕為始平王。庚寅，裕卒。

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雍，於用翻。降，戶江翻。

夏，五月，吳將邵顗、顗，魚豈翻。考異曰：武紀作邵凱，今從羊祜傳。夏祥帥眾七千餘人來降。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秋七月，中山王陸坐招誘逋亡，貶為丹水縣侯。誘，音酉。

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

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考異曰：職官志以為珧與荀勖以齊王攸有時望，懼太子有後難，故建此議，使諸王之國；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按勖傳有異議，又時齊王不之國，疑此說非實，今不取。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時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莞，音官。伷，音胄。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汝南王柬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顒，魚容翻。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為魯郡公，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沈，持林翻。徙封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時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祜本泰山南城人也。帝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許之辭讓，獲申其志；分列，謂分封列爵也。祜歷事二世，謂事文帝及帝也。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謂人由祜薦引而進達，不知其所由來也。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朝，直遙翻。

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江夏郡屬荊州，汝南郡屬豫州，相去甚遠。沈約宋志：江夏太守治汝南縣，本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則此江夏郡未有汝南縣也，綠亦

史逸書平夏戶雅翻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詰去吉翻祜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比必寐翻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如揚州刺史治壽春都督揚州諸軍事亦治壽春之類近其靳翻以兵埶好合惡離故也好呼到翻惡烏路翻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是歲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朝直遙翻以高平公罷吳主以會稽張俶多所譖白會工外翻俶昌六翻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其父為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俶不良上表曰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俶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彈徒丹翻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訐居謁翻犴音岸犴野犬也野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又胡地野犬謂之犴上下囂然俶大為姦利驕奢暴橫橫戶孟翻事發父子皆車裂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前年瓘表留沙漠汗瓘間既行乃遣歸自沙漠汗入質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質音致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可今讀從刊入聲汗音寒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長知兩翻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悉祿魏書作悉鹿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間古莧翻務桓降而力微死考異曰魏收後魏書劉虎傳虎匈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死子務桓立按昭成四年晉成帝咸康七年也務桓不應與瓘同時蓋二人皆名務桓耳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司馬督東平馬隆晉制一衛前驅由基彊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沈約曰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與殿中將軍分隸左右二衛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隆言欣必敗猶漢皇甫規之言馬賢蓋賢才欲用故以此自顯耳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弘訓皇后羊氏殂景皇后居弘訓宮

羊祜以病求入朝朝直遙翻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數所角翻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邊界闊遠當得人以鎮撫之

秋七月己丑葬景獻皇后于峻平陵即弘訓后也

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司州即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部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晉受禪定名司州統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冀州者冀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統趙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等郡國螟傷稼螟食苗心之蟲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及度支二曹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上時掌翻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螺盧戈翻蚌步項翻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淤依據翻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晉志典牧令屬太僕種章勇翻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考異曰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五行志三年大水無螟災四年螟今從傳預在尚書七年泰始六年預自秦州刺史得罪歸拜度支尚書至是七年矣損益庶政不可勝數勝音升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以何曾為太宰。辛巳，以侍中、尚書令李胤為司徒。

吳主忌勝己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張紘事孫策、孫權，見漢獻帝紀。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方，比也。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孔叢子曰：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云：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觚，爵也，受二升。王，于況翻。因發怒，收尚。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害尚，[illegible]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今從尚傳，參取環氏吳紀。余謂尚之為人，蓋以辯給得禍，[illegible]辯給而亦以辯給取怒，恐其死者必岑昏之徒，三十國春秋所書為得其實。

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為，于偽翻。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倩，七正翻，假手於人也。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言必責問作對草之主名也。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使，給東宮使令，張泓蓋廝中之使役者。後為趙王倫將，拒齊王冏於陽翟者，必是人也。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省，悉景翻。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踧踖，不自安貌。眾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為賈后殺衛瓘張本。牛[illegible]翻。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為青州刺史，徵[illegible]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卒；十二月，瓘為司空。故移在入為尚書令下。

吳人大佃皖城，佃，亭年翻；治田也。皖，戶板翻。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艘，蘇刀翻。

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志：太醫令屬宗正。[illegible]毛采[illegible]以為裘。帝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記王制：作[illegible]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卒，子恤翻；下同。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為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柩，音舊。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謂身沒而讓[illegible]。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鉅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南州，謂荊州也。為，于偽翻；下同。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好，呼到翻。峴，戶典翻。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間，古莧翻。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illegible]督諸軍事之職，[illegible]者監諸軍事之職。

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數，所角翻。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興秦秀議曰：秀，秦朗之子也。「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illegible]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illegible]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帝策謚曰孝。考異曰：[illegible]

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曰：玄傳曰：[illegible]后崩[illegible]免官，卒。按[illegible]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文選任[illegible]曰：[illegible]古[illegible]簪[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也，古之[illegible]又戶[illegible]。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由是貴游震慴。（周官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慴，之涉翻。）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漢安帝分安平置博陵國。）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好，呼到翻。折，之舌翻。）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秦始六年樹機能為寇，至是九年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朝，直遙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涼州，治武威。）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為，于偽翻。）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應募者或出於農，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帥，讀曰率。）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見，賢遍翻。橫，戶孟翻。）隆小將妄言，（將，即亮翻。）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石，百二十斤。）立標簡試。（標，表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晉志：武庫令屬衛尉。）御史中丞劾奏隆。（自東漢至魏晉，以中丞為御史臺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五部，見上卷秦始六年。）以豹為左部帥。（帥，所類翻。）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隨，隨何；陸，陸賈；絳，絳侯周勃；灌，灌將軍嬰。）於是兼學武事。及長，（長，知兩翻。）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珧，余招翻。）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少，詩沼翻。）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使將，即亮翻。梟，堅堯翻。）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曰：彌，玄菟太守王頎之孫。）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言將為賊也。好，呼到翻。樂，音洛。）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王渾，太原人。李憙，上黨人。與淵同州里。）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帥，所類翻。）　夏四月，大赦。　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帝受禪之初，除部曲將質任，今又除部曲督質任。質，音致。）　吳桂林太守脩允卒，（桂林，漢鬱林郡，吳主皓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其部曲應分給諸將督。　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料實廣州戶口，（料，音聊。樂，音洛。）馬等因民心不安，聚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吳主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秋八月，吳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脩為司空，未拜，更以脩為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帥，讀曰率。）馬殺

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徐陵與潤浦對岸吳主權時呂範潤浦之敗魏戴覽度江攻徐陵全琮徐盛擊却之又華覈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蓋亭名吳以其臨江津置督守之南徐州記曰京口先爲徐陵其地蓋丹徒縣之西鄉京口里也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吳志曰鬼目菜依緣棗樹長丈餘葉廣四寸厚三分買菜高四尺厚二分如枇杷形葉廣尺八寸下葉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書。吳有東觀令觀古玩翻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以漢制言之銀印青綬秩中二千石服之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沈持林翻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沈持林翻迕五故翻逆也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爲于僞翻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更工衡翻臣作船七年。泰始八年濬始作船至是蓋七期年矣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上時掌翻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易以豉翻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是年閏七月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上時掌翻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凡人目不能視氣不能息則斃然死人矣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須待也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了決也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曖昧不明也累力瑞翻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復扶又翻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朝直遙翻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紞等肺肝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怖普布翻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吐雷翻枰音平碁局也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度徒洛翻量音良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紞吐感翻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左傳晉大夫范文子之言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山濤身爲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賈充者也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伷音胄吳主權作堂邑涂塘即其地蓋從今滁州取真州路涂讀曰滁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橫江渡路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監古銜翻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魏文帝以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明帝太和四年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此仍魏制也武王伐紂左杖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用故曰假使疏吏翻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冠古玩翻

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帥，讀從所類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陿與狹同。車箱扁則可行狹隘。扁，補典翻。為木屋，施於車上，木屋，所以蔽風雨，捍矢石。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考異曰：隆傳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按此說太誕，恐不可信。余謂磁石吸鐵，鐵鎧誠有此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使，疏吏翻。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詰，去吉翻。朝，如字。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沈約志：雜號將軍四十，宣威第一。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且，子閭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晉志：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長，知兩翻。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魏初置都督諸州軍事，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illegible]而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增置，有都督雍涼諸軍事、都督梁益諸軍事、都督荊州諸軍事、都督揚州諸軍事、都督徐州諸軍事、都督豫州諸軍事、都督青州諸軍事，并[illegible]，皆晉所置。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時有司、冀、兗、豫、荊、徐、揚、青、幽、平、并、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十九州，刺史幾居其倍。幾，居希翻。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漢之極盛也，[illegible]戶千二百二十三萬[illegible]；晉武帝之初，戶[illegible]，而戶則不當其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晉制，諸將軍開府者，有車騎、衛、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illegible]，左右衛、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翊軍[illegible]。五等諸侯，坐置官屬，晉制，王國置郎中令、中尉、大農[illegible]，公侯以下置官，各有定制。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

咸，玄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事見十一卷漢惠帝二年。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好，呼到翻。徼，一遙翻。以九寺并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制，九卿各有所掌，東都以後尚書諸曹分掌衆事，九卿殆為具官，故欲并之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非法，故勖欲以蘭臺付之三府。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易，以豉翻。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起上章困敦，盡著雍涒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是年四月改元。）春，正月，吳大赦。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秭歸縣東，楚熊繹始封於此。）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磧，七迹翻。水渚有沙石曰磧。）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艦，戶黯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被，皮義翻。著，陟略翻。後同。）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荊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帥，讀曰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幟，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陸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水經：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入於江。）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縣……）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騖，音務。造，七到翻。）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謂重鎮既下……）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既定……）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音丙。降，戶江翻。）昺，翻之子也。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考異曰……）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著，陟略翻。）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之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眾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大江北流，自歷陽言之，建業、歷陽皆為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復，扶又翻。下同。）及今渡江，猶

可決戰若其敗喪（喪息浪翻）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上時掌翻）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爲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可憐也難乃旦翻）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逕故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爲侯國王莽之新利也新置城陽郡按干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注江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降戶江翻伏屈伏也或曰伏當作服）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陳讀曰陣）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楯食尹翻）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敗補邁翻）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諸葛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道言也復扶又翻）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幷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歷世所罕見之事）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惲委粉翻）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朝直遙翻懾之涉翻）今王龍驤既破武昌（王濬爲龍驤將軍驤思將翻）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見賢遍翻）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將即亮翻）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須待也）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悵望不滿之意）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趣七喻翻）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九列九卿也）好興功役（好呼到翻）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衆因曰唯（唯于癸翻諾也）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止（駱驛言相繼遣人不絕也）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見賢遍翻）對曰蜀船皆小（陶濬蓋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亦可見矣）今

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伷音胄。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illegible]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建威之號自此始。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遺，于季翻。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治，直吏翻。朝，直遙翻。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五十五里，又西即江寧鎮。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信，使也。要，一遙翻。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illegible]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櫬，初覲翻。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吳有荊、揚、交、廣四州[illegible]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illegible]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奔晉見上卷泰始六年。票，匹妙翻。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illegible]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之辭。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復，扶又翻。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使，疏吏翻。轘音環。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改元太康，自此以前係咸寧六年事。大酺五日。酺，薄乎翻。遣使者分詣荊、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守，式又翻。更，工衡翻。除其苛政，悉從簡易。易，以豉翻。吳人大悅。滕脩討郭馬未克，去年吳主使滕脩討郭馬。聞晉伐吳，帥衆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旦翻。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illegible]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綬音受。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楷降見上卷咸寧二年。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渡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考異曰：[illegible]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illegible]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illegible]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復，方目翻。庚寅，帝臨軒大會文

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見賢遍翻稽顙周之喪拜也稽顙觸地無容稽音啓）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姦回附晉弒高貴鄉公也）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怍疾各翻慙也）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從千容翻近其靳翻）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之欲翻）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競爭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被皮義翻下同造七到翻下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過工禾翻）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被皮義翻下遐稼翻）欲令臣明

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十六日者十五之明日故日明十六日將即亮翻）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東下者也定見謂軍人在行定數索山客翻）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恚於避翻）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其書使上聞）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濬復表曰（復扶又翻）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忤五故翻）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二月己酉故云去二月行至猶言行將至也攄抽居翻）皓案行石頭還（行下孟翻）左右人皆跳刀大呼（楊正衡曰跳大么翻呼火故翻）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為于僞翻）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首（首式救翻）降使適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斷丁管翻）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騁丑郢翻）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嗜語相惡也音達合翻）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累力瑞翻）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

廷尉科罪。詔不許。（科，斷也。）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此皆王渾親黨為之。艘，蘇刀翻。）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獄失理，（折獄，猶斷獄也。折，之舌翻。）左遷京兆太守。（魏文帝受禪，改京兆尹為太守，齊於列郡。）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王渾於京陵舊食邑之外增八千戶；張華則增廣武侯邑為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勗為中書監，專典詔命。）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夏，戶雅翻。）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見，賢遍翻。）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晉武之量宏於隋文。勝，音升。）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晉志曰：巾以葛為之，形如㡊而橫著之，古者尊卑共服之。余謂幅巾以橫幅為之，角巾則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巾也。）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人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帥，所類翻。）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鄧艾事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四年。）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自知數陳其功及為渾所枉為褊。褊，補辨翻。）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為，于偽翻。）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考異曰：濬傳云領步兵校尉。按職官志，校唯五營，此營自濬始也。按職官志，羽林驍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然則步兵之名非自濬始。武帝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周勃就國，絳及河東吏至，常令家人被甲持兵以見之，亦猶王濬之嚴設備衛以見王渾也。此二人者，力足以定天下之難，智足以取一國，而其所以包周身之防乃爾，可笑也哉。）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水經注：滍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昆陽縣，又東南逕定陵縣，又東入於汝；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屈南過淯陽縣，又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於沔。滍，直几翻。淯，音育。）開揚口，通零桂之漕。（水經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三湖者合為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隄。揚水又東入華容縣，又東北杵溪水合，又北逕竟陵縣，又北注於沔，謂之揚口。預傳曰：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杜佑曰：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札也。左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數，所角翻。遺，于季翻。）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

諸葛靚逃竄不出。（靚入吳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琅邪王伷。）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自謂不能如豫讓、聶政也。）復覩聖顏，誠為慚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氏之子皆有志節。）

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睦貶爵見上卷咸寧三年。）

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王，尋薨。

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帝以左右前後四將軍為四軍。）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灋耳！」（威，質之子也。）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考異曰：宋書州郡志，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六州，後又分雍、梁為秦，分荊、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據杜佑通典平吳分十九州，司、兗、豫、冀、并、青、徐、荊、揚、涼、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今從之。杜佑曰：司州治洛陽，兗州治廩丘，今濮陽郡。）

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幷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察舉郡縣長吏而已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興寧浦郡去羌呂翻下宜去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鎭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出寧州界入交廣界又霍弋自寧州遣楊稷等經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鎭愈重矣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降戶江翻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彊其兩翻獷居往翻數所角翻獷古猛翻獷惡貌歷古爲患魏初民少少詩沼翻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荒服內距甸服二千里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珧余招翻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數所角翻下同帝雖知而不能改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置棘城縣拓拔魏太武真君八年併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載記曰莫護跋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東中西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是則慕容部之始也載記曰莫護跋見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余謂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爲之辭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單音蟬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昌黎縣漢之交黎縣屬遼西郡東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寇昌黎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者是涉歸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考異曰帝紀云大司馬陳騫薨按騫以咸寧二年辭位以高平公還第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鎭秣陵魏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統丹陽宣城淮南廬陵廬江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十八郡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劉毅傳毅爲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爲司州也今從毅傳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糾居黝翻正也繩督也皇太子鼓吹入

東掖門，臣子于王宮掖門，屏營導下車而入。太子儀吹入掖門為不敬。吹，昌瑞翻。毅劾奏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琇音秀。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憲。數，所角翻。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屬，之欲翻。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幾，居豈翻。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景帝羊后諡景獻，文帝王后諡文明。從，才用翻。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粭，盈之翻，餳也。說文曰：米糵煎也。日濡弱者為粭。澳，於到翻。今台明謂以水沃釜為澳。澳，又乙六翻。崇以蠟代薪。蠟，盧盍翻，蜜滓也。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步障，所以遮蔽之，以障蔽若今之幔。崇塗屋以椒，椒性溫而芬芳。愷用赤石脂。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蘇恭云：濟南太山不聞出者，惟虢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理鮮膩者為勝。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如意，手執也，以鐵為之，若今之骨朵子。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愷悅然自失。悅，虎晃翻。自失，不得意貌。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先王之治天下，治，直之翻。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古者黎民五十而後食肉，六十而後衣帛。衣，於旣翻。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詰，去吉翻。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紞，都感翻。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

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夏，戶雅翻。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千容翻。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文帝廟號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事見論語。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事並見漢高帝紀。五王，謂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光武不使功臣預政事，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稽，音啟。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復，扶又翻。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屏，必郢翻。「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敗，補邁翻。

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省，悉景翻。充自憂謚傳，充自知姦回，懼謚傳後，當加惡謚，且不能逃良史之筆。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從，才用翻。見，賢遍翻。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充外孫韓謐為世孫。韓謐，充女賈午與韓壽之子。世孫，謂嫡孫承祖父之世者。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禮無異姓為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

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悖蒲內翻）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立其出也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廣陸成侯李胤薨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惡烏路翻）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朝直遙翻周禮九命作伯鄭玄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與讀曰預）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典戎典兵也詩韓奕曰榦不庭方言爲楨榦也）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待攸事見上卷咸寧二年）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渾之意蓋謂齊王不當疑二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覆敷又翻）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憙許記翻又音熹甄之人翻）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稽音啟）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自侍中出爲外朝官）羊琇與北軍中侯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北軍中候漢官掌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併焉）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朝直遙翻下同）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沈持林翻）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復扶又翻）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處昌呂翻）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右僕射晃孚之子也

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魏明帝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者立爲新沓縣）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旉讀曰敷太叔複姓鄭莊公之弟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其後以爲氏又衛有太叔儀暾他昆翻）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繆靡

勿翻又莫六翻姓也聃奴甘翻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為三公，左傳衛太祝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左右讀如佐佑聃乃甘翻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漢諸侯王贊朝政者惟東平王蒼耳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嬰縈也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見詩江漢常武篇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數色角翻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司馬彪郡國志齊國在洛陽東千八百里旉，純之子，暾，毅之子也。旉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古之人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言五霸代興以尊周室不可與周召夾輔之治同日而論也治直吏翻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曹志本魏陳思王植之子植於魏文帝兄弟也文帝之禁制植者為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問者崇錫齊王禮物而已不問齊王當出與不當出也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橫下孟翻下戶嫁翻於是尚書朱整、褚䂮奏：志等侵官離局，䂮離灼翻離力智翻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志在魏嗣爵陳王晉受禪降為鄄城縣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首式又翻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為于僞翻乃獨為駁議。駁北角翻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應為戮首；但旉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丐貸也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濟子禮翻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樂音洛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面縣讀曰懸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朝直遙翻乘繩證翻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先后謂文明皇后也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診止忍翻候脈也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恚於避翻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上時掌翻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號戶刀翻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為嗣。冏俱永翻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勖、馮紞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事見七十九卷泰始八年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鮮息善翻 處昌呂翻 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伷薨。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河南及荆揚等六州大水。荆強也言其氣燥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荆山以名州統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 歸命侯孫皓卒。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考異曰載記刪作耐今從燕書 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廆戶賄翻又五罪翻 載記曰廆字弈洛瓌杜佑曰本名若洛廆

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見賢遍翻 考異曰五行志作癸卯今從帝紀 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夏庭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逃於褒褒人有獄以入於幽王王遂嬖之使爲后生伯服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伐王殺之驪山下 夏戶雅翻 卒子恤翻 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易乾之初九爻辭 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士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 有言行脩著則升之，行下孟翻 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操千刀翻 朝直遙翻 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又以考校失實爲罪負或人囑託所不至而在私不以告訐爲嫌忌 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爲于僞翻 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州都謂中正 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駁北角翻 橫戶孟翻 嫌讎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錯千故翻 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灋，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縱子容翻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謂衣食有不給者客於殊方以取給也 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譽音余 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治直之翻 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長知兩翻 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素也釋素餐者以爲空餐白論猶空言也 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焉於虔翻 懈古隘翻 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灋，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 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粗坐五翻 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灋，咸用土斷，以土著爲斷也 斷丁亂翻 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縣

客，(騶，側鳩翻。)遠屬異士，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夏，戶雅翻。上，時掌翻。)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冬，十二月，庚午，大赦。閏月，當陽成侯杜預卒。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帝處之塞內西河。(處，昌呂翻。)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置寧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考異曰：晉春秋在七年十月，今從本傳。)戊辰，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尚書主者也。處，昌呂翻。當，丁浪翻。)濟明瀏繩之，(侍中管門下諸事，故得繩以法。)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從，才用翻。)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疎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不，讀曰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謂帝不能容齊王攸也。為，于偽翻。)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謂諫而不聽也。)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洽之孫也。(和洽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青、梁、幽、冀州旱。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是歲，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為俟汾，遂號為俟汾氏，後世通稱俟汾，蓋音訛也。代為鮮卑單于。)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於肥如，(肥如縣，漢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肥如，今平州。)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慮，音閭。)子弟走保沃沮。(沮，子余翻。)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之知者。若今年正日日食遜位，至今年正日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日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瓘官亦欲遜位，與共論此事，日復一日，未果如言。)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用論語顏淵之言。)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帥，讀曰率。見，賢遍翻，見人謂見存之人也。龕，口含翻。晉志曰：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東夷校尉蓋亦帝所置，治遼東。)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間，方鎮各置督護，領兵之官也。沈，持林翻。)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帥，讀曰率。[illegible]萎莎，胡種名。[illegible]杜佑曰：晉武帝時，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illegible]羌渠、賀賴等種。雍，於用翻。)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馗，渠追翻。)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鹿，一作祿。)弟綽立。(自泰始以來，鮮卑拓跋部日以強盛，故史著其世。)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既分匈奴為五部，都尉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復，扶又翻。)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比二年正旦日食，帝尋晏駕，晉以大亂，天之示戒蓋昭昭矣。)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地震。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library seal]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四 起屠維作噩，盡著雍敦牂，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祫祭。祫，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胡夾翻。大赦。慕容廆遣使請降。降，戶江翻。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褠為禮，褠，單衣也。龕，口含翻。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受降如受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夷之客，未為過也，何必以為慙乎。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鮮卑東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傉家奴，庫傉以其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段疾大眷，務勿塵之世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強盛久矣。疾六眷因亂被掠，容或有之；務勿塵既能為部落之帥，恐不待其子招誘而後能彊盛也。數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慕容、段氏遂為婚姻之國。數，所角翻。單，音蟬。妻，七細翻。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徒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魏、晉省，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徒河縣。拓跋魏太武真君八年，併徒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徒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百九十里。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明堂、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卷泰始二年。

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荀勗卒。濟，子禮翻。勗有才思，思，相吏翻。善伺人主意，伺，相吏翻。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還尚書，甚罔悵。罔與惘同。惘，失志之貌。悵亦悵望失志之貌。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邪！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荆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荆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二字衍，更俟博考。濮，博木翻。並假節之國。晉制：都督諸軍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王。熾，昌志翻。遹，以律翻。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暢嗣駿爵，而不居關中之任，故徙封。琅邪王覲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覲，伷之子也。晉制：宗室封郡公者，制度如小國王。澹，徒覽翻，又徒濫翻。伷，音胄。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才人位次美人。李延壽曰：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九嬪之下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玖，舉有翻。生皇孫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太子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佑，王濟從兄也，與羊祜等並事文帝，帝寵信之。復，扶又翻。下復以同。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要害，謂雍、荆、揚之地。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遹高選僚佐，為，于偽翻。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晉避景帝諱，改師為傅。行，下孟翻。寔以時俗喜進趣，喜，許記翻。趣，讀曰趨。少廉讓，少，詩沼翻。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優

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王國置相，漢制也，晉後改爲內史。）上疏曰：陛下以灋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此引濟川爲譬也。濟大川者，雖曰橫絕大川，亂流而渡，然必因水勢漸靡而行，舟向其所趨，以登陸之處，然後汔濟；否則爲水勢所使，不能制舟以向所趨，不得登岸矣。）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帝受禪，改元泰始，至是二十五年。）凡諸事業，不茂既往，（言立事造業，不加茂於往時也。）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埶，（量，音良。）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埶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帝之使諸王分鎮，而內不足以齊之，此劉頌所爲深慮也。）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如周公誅管叔而立其弟蔡仲，宣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見前後漢紀。）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余謂晉之所以待藩王者，其宜不在此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少，始紹翻。）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好，呼到翻。）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別，彼列翻。）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以豉翻，下居易同。）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而冢宰總之。）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此西都以前制也。）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自漢光武以來，以吏事責尚書，事歸臺閣，諸卿奉成而已。斷，丁亂翻。）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外寺，謂諸卿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復，扶又翻。）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灋，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御史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朝，直遙翻。監，工銜翻。）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灋在其中矣。（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撓，奴教翻。）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言法制修明，雖後嗣昏愚，有所據依，則其治猶若明智之爲也。此言蓋指太子不能克堂構而帝又無眞則以貽子孫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而輔之以諸葛亮，則昭烈雖死猶不死也；孔明死則孔明治蜀之法制雖存，禪不能守之矣。）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恆傷太過，（恆，戶登翻。）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

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時改匈奴五部帥爲五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好，呼到翻。施，式智翻。）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爲劉淵得衆以移晉祚張本。）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奚軻亦夷種也。）

孝惠皇帝上之上（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太熙，武帝所改。至四月己酉，太子即位，改元永熙。未踰年改元，猶爲非禮，安有先帝梓宮在殯，羣臣太子即位而遽以是日改元乎！）己巳，以王渾爲司徒。

司空、侍中、尚書令衞瓘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惡，烏路翻。）乃與黃門謀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

以公就第。鑒封昌陽公。劇陽康子魏舒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為司空。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

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間，如字。間者，病小差也。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去年遣亮出督豫州。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朝，直遙翻。聞，音問。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華，戶化翻。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索，山客翻。復，扶又翻。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華歆仕漢、魏之間，何曾仕魏、晉之間，位皆至八公，二人身名相似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趣，讀曰促。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於含章殿。年五十五。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坤以含弘為德，后道也；含章殿必在皇后宮中。春秋書公薨於小寢，譏即安也。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好，呼到翻。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太熙為永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前殿也。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時梓宮蓋自含章殿徙殯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賁，音奔。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監，工衛翻。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亮自大司馬出鎮，未行，尚居府中，不敢入宮臨喪，而哭於大司馬府門外。君父之喪，哭於門外，非禮也。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趣鑒速發。帥，讀曰率。趣，讀曰促。鑒以為不然，保持之。保亮不舉兵而持討亮之兵不發也。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朝，直遙翻；下同。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幾，居希翻。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晉志曰：按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傅嘏仕魏，顯於嘉平、正元之間。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魏武帝建安二十年置關中侯，據晉書帝紀，關中侯又在關內侯之下。復租調一年。復，方目翻。調，徒弔翻。散騎常侍石崇、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上，時掌翻。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稱，尺證翻。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自漢文短喪之詔，嗣君即吉聽政，諒闇三年之制不行久矣。闇，音陰。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易，以豉翻；下同。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周成王幼沖，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武帝泰始二年，帝為皇太子，時年九歲；至是三十二歲矣。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

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以直言致禍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世人不能直言特以苟且爲保身之計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亢口浪翻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悾苦紅翻悾悾信也句咸自怨也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省悉景翻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愎愎弼力翻很也中外多惡之惡烏路翻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守式又翻處昌呂翻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昵尼質翻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孫資事魏二祖掌機密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景皇后居弘訓宮置少府數所角翻爲于僞翻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楊駿字文長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匈奴東部即匈奴左部也居太原茲氏縣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屬并州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惟思也嗣子既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楊駿之敗人皆知之獨駿不知耳凶人吉其凶其禍是乎復扶又翻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晉東宮六傅惟此時具官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媛于眷翻晉志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從千容翻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朝直遙翻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粗坐五翻略也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辛酉以石鑒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

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淵爲五部大都督則左國城大單于之權輿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楊駿執政所改元也駿誅改元元康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孕以證翻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紞丁感翻珧余招翻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差楚懈翻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賈充字公閭晉之代魏充力居多妃親其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復扶目翻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妃數所角翻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爲搆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晉制二衛置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觀如字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寺人監主東宮諸閹

(陸德明曰：寺，如字，又音侍。)賈后密使楷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朝，直遙翻。)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駿封臨晉侯。)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帥讀曰率。)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廣，駿甥也，使為近侍以防左右間己，然竟無益也。)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萬春門，東門也。說脅內翻。為，于偽翻。索，山客翻。)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難，乃旦翻。)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群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眾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國家，謂天子也。自東漢以來皆然。)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魏有左軍。武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頠，魚毀翻。)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紿，徒亥翻。)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委兵而去也。)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裴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

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射，而亦翻。下同。)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珧表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二年。作石函藏之宗廟。廣二五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可問張華。眾謂宜依鍾毓例為之申理，(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為，于偽翻。)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趣讀曰促。)珧號叫不已，(號，戶刀翻。)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以為駿黨而誅之。(諸葛誕、文鴦事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遠，于願翻。)壬辰，赦天下，改元。(改元元康。)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魏築永寧宮，太后居之。悝，苦回翻。)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龐，皮江翻。)尋復諷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履霜者堅冰之漸，言陰始凝而至於堅冰也。此誣辭，太后以為實欲為姦謀，非一日之積也。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漸，如字。)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要，讀曰邀。將，即亮翻。)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公殺桓公，文姜與焉。莊公立，夫人孫于齊。穀梁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人者，人絕之也。)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太后為峻陽庶人。(武帝陵曰峻陽。)中書監張華議：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

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號戶刀翻）[illegible]董養遊太學，[illegible]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illegible]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處昌呂翻）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illegible]有司收駿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爵爲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illegible]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illegible]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illegible]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讙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謙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illegible]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illegible]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illegible]女弟之子賈謐，[illegible]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illegible]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illegible]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滎陽郡）清河崔基、（齊大夫崔氏之後）勃海歐陽建、[illegible]蘭陵繆徵、（是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京兆杜斌、摯虞、[illegible]琅邪諸葛詮、[illegible]弘農王粹、襄城杜育、（武帝泰始二年分潁川置襄城郡）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illegible]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illegible]（惡烏路翻下同）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illegible]亮復與瓘謀，[illegible]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

盛（姬姓。古有岐伯為黃帝師，又周太王居岐山，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為岐氏。）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昵，尼質翻。）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說：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領之。）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以瓘撫牀事也，見八十卷武帝咸寧四年。）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本軍，瑋所掌北軍也。）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晉洛城內外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帥，讀曰率。）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呼，火故翻。）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趣，讀曰促。）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武帝太康二年，瓘為司空，永熙元年免。）帳下督榮晦有罪，（姓譜：榮姓，周榮公之後，孔子有榮聲期。）瓘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說，輸芮翻，下同。）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恟，許勇翻。）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晉制有白虎幡、騶虞幡。白虎威猛主殺，故以督戰；騶虞仁獸，故以解兵。）眾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下，遐稼翻。）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監，古銜翻。）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泰，宣帝弟子。）祭酒丁綏諫曰：公為宰相，（泰時為司空。晉公府有西東閤祭酒。）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問，音問也。定問，猶言實音問也。）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寂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春秋公羊傳曰：春秋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謚，神至翻。）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古者設誹謗木，立諫鼓，所以通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注云：窮謂窮冤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間。撾，陟加翻，擊也。）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卽奉送章綬，單車從命。（綬，音受。）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瓘為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朝，直遙翻，下同。）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杜預左傳注：庶姓，非同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頠，廣城君郭槐從母子也，故賈氏親信頠。）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

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荊揚十郡為江州。是時方因江水之名置江州。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為東海王。

九月甲午，秦獻王柬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為衛將軍，錄尚書事。肜，余中翻。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卒，子恤翻。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冤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厭，益涉翻，伏也。劾，胡得翻，劾治鬼曰劾。

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雨，于具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鮮卑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拔綽卒，子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考異曰：本傳鑒封昌安縣侯，今從帝紀。

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郝，呼各翻。郝散若自上黨帥衆向洛陽，降當入河內界，今為馮翊都尉所殺，蓋自上黨遠歷河東界，度河至馮翊界而為都尉所殺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是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為司隸，五年五月始視職，十月卒。二書附年月多差舛，故以本傳為定。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澹，河南尹之名，音徒覽翻，又徒濫翻。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廆自徒河之青山徙大棘城。杜佑曰：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在營州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拓拔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雨，于具翻。深，式禁翻。

荊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閏月，宋書五行志云閏月庚寅，今從晉書帝紀。焚累代之寶。華傳曰：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據通鑑，倫、秀之隙開於明年，蓋欲誅大臣，時賈后尚從中起，故華懼有變而及兵固守也。及二百萬人器械。

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調，徒釣翻。

拓拔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拓拔魏太武時所置也。師古曰：濡音乃官翻。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參合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省參合縣，拓拔魏復置，縣屬梁城郡。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成樂，後漢志屬雲中郡。魏晉省，拓拔魏後置盛樂郡。汗，音寒。㐌，徒河翻。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姓譜：箕，商箕子之後。又晉有大夫箕鄭父。從，才用翻。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史言拓拔氏至猗㐌、猗盧是時晉朝大臣宗室羅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為變也，衛操其為何為去華就夷，如是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為寒心。夫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無威刑之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不足以詰，朝廷不足以虞，晉之無政亦可知矣。詰，去吉翻。下足以詰同。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

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北地有馬蘭山，羌居其中，因為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安定界。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敗，補邁翻。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解，戶買翻，姓也。春秋晉有大夫解揚。更，工衡翻。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撓，火高翻，攪也。又音擾，又女巧翻，又尼交翻，又女教翻。徵倫為車騎將軍，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誅秀以謝氐羌，張華以告梁王肜，使誅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為之說肜曰：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氐羌自反，非秀之罪。

秀由是得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張華使梁王肜殺秀而不遂，既至洛陽，倫又不能糾正其罪而誅之，邪？）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為倫、秀殺華、頠張本。）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敗，補邁翻。）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帥，所類翻。）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沈約志：振威將軍，始於東漢之時，宋登為之。）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駿，景懷皇后夏侯氏也，故為外戚。夏，戶雅翻。朝，直遙翻。）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賢曰：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唐為邠州。）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斷，丁亂翻。）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關中饑疫。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略陽縣，漢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為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邽置永陽郡，魏改為廣魏郡，武帝泰始中更名略陽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志復見。）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仇池，漢書地理志所謂天池大澤，在武都郡武都縣西，水經注所謂瞿堆者也。賢曰：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百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埤堞起數丈，有踰人力；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煮土成鹽。）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為楊氏據仇池張本。帥，讀曰率。）

是歲，以揚烈將軍巴西趙廞為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氐、羌。（廞，許今翻。為趙廞據蜀張本，亦以啟巴氐張本。）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前漢志：扶風好畤縣有梁山。）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六陌在馬嵬山西。）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尤，過也。）

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寀，此宰翻。爾雅曰：寀、寮，官也。註：同官為寮，寮與僚同，寀亦僚官。）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復，扶又翻。會，古外翻。）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種，章勇翻。）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為從事，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無是乎？將無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為是而未敢自主也。阮瞻指孔、老為同，亦此意。）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掾，于絹翻。）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宅，居也。）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朝，直遙翻。好，呼到翻。）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寧，呼刑翻。嫗，紆遇翻，老婦之稱。今人讀寧馨，如寧武子之寧。洪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字，為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

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厭，於叶翻。伏也。見，賢遍翻。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毋，音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毋鄉，其後本胡國，因曰胡毋氏。漢有太史胡毋恭。陳國謝鯤，城陽王尼，尼，晉書作尼。案尼，古仁字，又音夷。王尼字孝孫，或者當讀為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王尼，即此王尼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夷翻。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任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其心而不制。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比，毗至翻。近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樂，音洛。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易繫辭曰：夫易開物成務。韓康伯注曰：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孔穎達曰：開，用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開明，則何由處？失其大塗，萬里。曰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余謂何晏之旨，以為事事物物皆無而有，無者，物之未生、事之未形見者也；故曰無者開物成務，與諸儒釋易之旨不同。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累，力瑞翻。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濟，通也。謂虛無習以成俗，談有者辭不能通其意，遂為所屈也。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蓋，掩也。一唱百和，和，戶臥翻。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經實，謂有經世之實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處，昌呂翻。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砥礪，謂砥節礪行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悖，蒲內翻。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裸裎，露體也。裸，郎果翻。裎，馳成翻。士行又虧矣。行，下孟翻。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已分，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既生而有，則與無為已分矣。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遺，棄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治，直之翻。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重，直龍翻。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猗㐌，拓跋祿官之兄也。西略，行略取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

八年春三月壬戌，赦天下。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大水。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宕渠縣，漢屬巴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為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古賨國城。李氏之先，廩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又按晉志，劉璋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則宕渠之屬巴西，蓋晉時也。賨，徂宗翻。宕，徒浪翻。魏武帝克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氐。魏分隴西、天水四縣置廣魏郡，晉泰始中更名略陽郡。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俠，戶頰翻。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荐，才甸翻。荐，重也。略陽

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朝直遙翻又如字勞力到翻且監察之監古銜翻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復扶又翻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李特事始此考異曰帝紀元康七年關中饑八年雍州有年而華陽國志三十國晉春秋皆云八年特就穀入蜀今從之

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雍容和緩自得之貌驕貴以貴而自驕也師久不決坐自困敝為老言二王不任軍事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沈持林翻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五（起屠維協洽，盡上章涒灘，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水經註：扶風美陽縣有中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陽縣西。）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洗，悉薦翻。）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書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謂之四夷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註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皆就次敘。班固曰：即敘者，言就而敘之。）其性氣貪婪，（婪，盧含翻。）凶悍不仁，（悍，侯旰翻，又下旰翻。）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單，音蟬。朝，直遙翻。）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稽，音啓。）而邊城不弛固守，（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備塞吏卒，侯應以爲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周宣王薄伐獫狁，至於大原，盡境而還，比於蟲蠆之螫，敺之而已，所謂不加遠征也。）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如戎伐曹，齊西山戎病燕，狄伐衛、邢，長狄入三國之類。閒，古莧翻。）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與之犄角以敗秦師於殽，楚以蠻軍與晉戰於鄢陵。誘，音酉。）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如徐夷在齊、晉、魯、宋之閒，鮮虞、介、無終處晉之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閒，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戎蠻子居梁、霍之地。）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事見秦紀。）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種，章勇翻。）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蕃，扶元翻。）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建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元年，羌反。自建武十一年至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歲之後，當作數十歲之後。將，即亮翻。守，式又翻。騭，之日翻。夏，戶雅翻。任，音壬。）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復，扶又翻。）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蕃，扶袁翻。）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橫，戶孟翻。）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積，子賜翻，聚也。）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先零、罕幵、析支之地，自湟中西。）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陰平、武都，舊白馬氐地也。著，直略翻。零，音憐。幵，苦堅翻。）廩其道路之糧，（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令足自致，各附本種，（種，章勇翻。）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也。夏，戶雅翻。）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

遺，于季翻。閔與愍同。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難，乃旦翻。悴，秦醉翻。卒，子恤翻，終也。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復，扶又翻。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樂，音洛。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怖，普布翻。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逷，他歷翻。爾雅曰：逷，遠也。鳩，聚也。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謂氐羌之所暴掠平民，關中之人怨毒之，戶皆爲讎敵。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直之翻。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否，皮鄙翻。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更，工衡翻。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轍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率，列恤翻，約數也。少，詩沼翻。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處，昌呂翻。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糝，桑感翻，以米和羹也。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氐羌窮乏，勢必聚而攘掠，欲弭其患，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今我遷之，傳食而至，謂所過郡縣次給其食也。傳，直戀翻。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本地，則秦中百姓獨食其所積之穀，以給正當居之半數也。種，章勇翻。贍，時豔翻。下同。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遺，于季翻。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去，羌呂翻。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暫，藏濫翻。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并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焉。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率，讀曰帥，音所類翻。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穀遠縣，屬上黨郡。晉書音義[illegible]。穀遠，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步，漢穀遠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沁源，後代語訛也。郝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驍，堅堯翻。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寒心之言，江統固遠知之矣。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徙其餘種於滎陽。種，章勇翻。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孳，津之翻。息，生也。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熾，昌志翻。今百姓失職，民不得安於耕桑，失職也。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逮，及也。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夏，戶雅翻。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之辭。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考異曰：帝紀云以穎爲鎮北大將軍，今從本傳。徵梁王肜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肜，余中翻。顒，魚容翻。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故用之。顒，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朝，直遙翻。

（據方鎭以阻兵張本。）夏六月，高密文獻王泰薨。（考異曰：帝紀云隴西王，本傳云泰爲尚書令，改封高密，紀誤。）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晉志：太醫令屬宗正。）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簏，盧谷翻。說文：竹高篋也。少，詩照翻。）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復，扶又翻。）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謝淑妃，太子之母也。頠，魚綺翻。更，工衡翻。）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黜，丑律翻。）（考異曰：賈后傳曰：模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後悔而止。今從頠傳。）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張華處昏亂之朝，以區區之心尊后而持以少此于天假手於趙王倫而誅之也。數，所角翻。爲，于僞翻。卒，子恤翻。悖，蒲內翻。）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說，輸芮翻。從，才用翻。）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晉制，侍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同管門下事。頠爲侍中，專任門下事，賈后之意也。）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復，扶又翻。）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累，力瑞翻。）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史言華、頠顧戀祿位，以殞首亡家。）帝爲人戇騃，（戇，陟降翻，愚也。騃，五駭翻，癡也。）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蝦，何加翻。蟆，謨加翻。）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爲，于僞翻。）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忙皮翻，粥也。）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更，工衡翻。）賈、郭恣橫，（橫，戶孟翻。）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錢圓而方，天圓而地方，故曰有乾坤之象。孔方，亦以錢體言。）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聞，音問。）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晉制，諸王朱衣絳紗襮。當塗之士，謂當路柄用者。）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王刑賞相稱，（稱，尺證翻。）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即令史之類。阿，屋之曲；棟，屋脊也。索，山客翻。）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復，扶又翻。下頠復、史復同。）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說文：荊，楚木也。司徒度丞相之職，漢制丞相與太常掌園陵。被，皮義翻。）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劾，戶概翻，又戶得翻。）搖擾驅馳，各競免負。（負，罪負也。）於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言法有一定之文，而罪有故誤，情有輕重，故制令臨時隨事情議處其罪。處，昌呂翻。）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爲過當，（當，丁浪翻。）恐姦吏因緣，得爲淺深也。既而曲議猶不止，（曲議，謂曲法而議，自爲輕深。）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州郡事。）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檢，校也，檢束也。）事同議異，獄犴不平。（犴，魚旰翻。野獄曰犴。）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

人主權斷。塞悉則翻斷丁亂翻下弘斷同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五年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考異曰刑法志敘頌奏續頌表之下而云侍中太宰汝南王亮按頌表引元康八年事時亮死已久蓋志誤也乃下詔郎令史復出灋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郎令史尚書郎及尚書都令史也出法駁案者謂出於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駁北角翻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分河東郡之汾北為平陽郡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張華字茂先裴頠字逸民厭於鹽翻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溺奴狄翻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敦徒門翻索蘇各翻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銅駝魏明帝景初元年自長安徙之洛陽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數所角翻廣城君恆切責之。恆戶登翻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為于偽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郭槐妬狠而垂沒之時所以告戒其女者如此蓋多權數故其智慮能及此耳復扶又翻下同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事見上卷武帝太康十年及長不好學。長知兩翻好呼報翻下同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誘音酉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朝直遙翻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揣初委翻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古者擇女必求之名門取其淑令賤者良有以也好呼到翻東宮月俸錢五十萬。俸扶用翻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探吐南翻又他紺翻探取預取也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家室氏女日吾家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是也藍廬甘翻草可以染青者也本草圖經曰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時二月四月生苗高二三尺許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麪粉屑麥為之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班固曰陰陽家者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苦亦疾也朝直遙翻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減省。畫室以五采繪畫室屋也畫與畫同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鏤郎豆翻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敗補邁翻聞音問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攣閭緣翻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晉志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著陟略翻刺之流血。刺七亦翻錫。預之子也。杜預武帝時建平吳之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詹事秦官掌太子家晉初未置詹事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咸寧元年置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謐后所親昵。昵尼質翻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為于偽翻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賈后殺楊駿廢太后於金墉天地之所不容也其姑姪之間所言若此則其心固不能一

(鳥侯翻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爲，于僞翻)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娠，升人翻，孕也)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衞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帝在東宮置衞率，初曰中衞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之四率。率，所律翻)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須昌縣屬東平國。卞自縣小吏從令入洛，歷官至左衞率)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時江統、潘滔、王敦、杜蕤、魯瑤等皆爲東宮官屬。馬融曰：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朝，直遙翻；下同)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華自言事任不可以伊尹自居)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卞知言泄，飲藥而死。(賈后間諜使聞卞言，而張華不以告，則華必死於賈后之手；意卞之言實華泄之也)

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虨，悲巾翻；又方閑翻)太子爲虨求王爵，不許。虨疾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爲，于僞翻)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臣子以君父爲天，故以君父之賜爲天賜)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彊飲至盡，(彊，其兩翻)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潘岳此書，自當赤族；其後天假手於孫秀耳)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謝妃，太子母也。要，約也；言并以書與謝妃約期內外俱發也。茹毛飲血，謂盟誓也。虨字道文。蔣氏，虨母蔣保林也。內主，言將立爲后也。三牲，牛、羊、豕也。北君，北帝也。按此書不惟無倫紀，雖使常人觀之，亦知其僞爲而不可信。晉朝王公、尚書、黃散視而不敢言，張華之諫，賈亦不敢發，賈氏之姦，始引古義依違而言之耳。裴頠請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視，賈氏之姦無所逃矣，而亦不敢竟其說，上下相蒙，宜其大亂也)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諸公王，謂諸公至於諸王之爲公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喪，息浪翻)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長廣公主，武帝女，下嫁甄德)「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欲以此言脅羣臣也)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承華門，東宮門也。陸機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清談之禍，起於何晏；何晏猶與曹爽同禍，若王衍者，又不逮何晏矣)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保林，良娣、孺子、八宮十四等之數，秩百石以下。淑媛，東宮女官。師古曰：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己卯日食，宋志無之。按長曆，己卯十七日，安得日食)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閻纘(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

（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各有長史、司馬。）與棺詣闕上書，以為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三年。）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重，直龍翻。）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悛，丑緣翻。）書奏不省。（省，悉景翻。）纘，閻纘之孫也。（閻圃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賈后使黃門自首，（首，式救翻；下同。）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於許昌宮，令持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持書御史，即治書侍御史。）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水經註：伊水過伊闕中，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樂廣時為河南尹。）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付郡者，河南尹得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尹不得專，故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辟，毗亦翻。聞，音問。）不如釋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語，牛倨翻。攄，抽居翻。）廣亦不坐。敦，覽之孫；（王覽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攄，肇之孫也。（曹肇見七十四卷魏明帝景初二年。）太子至許，遺王妃書，（遺，于季翻。）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

丙子，皇孫虨卒。（非疾也。考異曰：帝紀作虨，今從愍懷太子傳。）

三月，尉氏雨血，（尉氏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大夫尉氏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師古曰：古獄官曰尉氏，鄭大夫尉氏之別獄。亦以為賈后之害太子，故有此異。）妖星見南方。（星見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見，賢遍翻；下同。）太白晝見，（晉天文志曰：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中台星拆。（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晉天文志曰：三台，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拆者，兩星不相比也。）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韙，羽鬼翻。）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華所謂靜以待之者，欲何所待也。）

太子既廢，眾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中郎士猗等（右衛督、常從督、殿中中郎，皆屬二衛。武帝甚重兵官，殿中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司馬雅，宗室之疏屬也。猗，於宜翻。）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冒，莫北翻。）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說，輸芮翻。）「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言倫、秀豫知廢太子之謀。）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通事令史，中書令史也。中書侍郎本通事郎，晉以通事冠令史之稱。惠帝起居注曰：張林者，黑山賊張燕之曾孫。）及省事張衡等，（省事亦吏職也。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員，省事蓋自此始。省，悉景翻。）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言倫背賈氏復太子，以百姓望太子復位，倫等畏逼，以求自免罪。）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遷延，謂延其事而未發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為，于偽翻。）非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間，古莧翻。）言殿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司馬雅、許超，皆殿中人也。）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數，所角翻。）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眾望。

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和，戶臥翻。）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煑食於前。（被，皮義翻。）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椎，傳追翻。）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

食之。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佽飛督閭和，（晉制，右衛有佽飛督。佽飛，古勇士也，自漢以來以名衛士之號。佽，七四翻。）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丙夜，夜三更也；一籌，三更一點也。）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下除害，（爲，于僞翻。）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華素有重名，雅辭氣之悖如此，而無以處之，蓋亦知衆怒不可遏而已，爲賈后用心不敢逆之禍，待死而已。）及期，倫矯詔勑三部司馬曰：（晉二衛有前驅、由基、彊弩，爲三部司馬。）「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時趙王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御道之南也。）遣翊軍校尉齊王冏（武帝太康元年，置翊軍校尉。冏，居永翻。）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華林令，華林園令也。魏起芳林園，後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有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釵臺。晉志，華林令屬大長秋。姓譜：駱，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爲氏。又秦之先有大駱。）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呼，火故翻。阿，今相傳從安入聲。）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恨不先誅梁、趙也。）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晉志，暴室令屬光祿勳。）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郎，尚書郎也。師，姓；景，名。）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朝，直遙翻。）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倫、秀怨華、頠、系，事見上卷元康六年。結，系弟也。秀嘗關中書，辭讓秀異，欲誅，故亦怨之。）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詰，去吉翻。）「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坐。（不從父母家坐死也。）甲午，倫坐端門，（宮門正南門曰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楊太后、太子遹皆廢於金墉，今賈庶人又幽于此。書賈庶人者，正其罪也。）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語，牛倨翻。）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晉志曰：丞相、相國，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恆，爲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非復人臣之職也。今按宣王以丞相輔魏，文王昭以相國輔魏，皆非人臣之職。）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荂，芳花翻。冗，而隴翻。晉志，冗從僕射屬光祿勳。）子馥爲前將軍，（馥，房六翻。）封濟陽王；（濟，子禮翻。）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城侯。（黃門郎即黃門侍郎。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要官也。）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朱氏曰：總己，謂總攝己職。）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復，扶又翻。）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帥，讀曰率。）追封遹子虨爲南陽王，封虨弟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謂太子遹與王妃書自陳誣枉，衍不敢以聞也。）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

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晳為記室，魏文帝黃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記室主文翰。束晳，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廣曾孫孟達避難，去疏之足，改姓為束。續漢志曰：記室主上章表報書記。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為參軍。殿中郎，尚書郎也，主殿中曹。組，勗之子；勗為晉初佐命之臣。崧，彧之玄孫也。荀彧為魏初佐命之臣。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丁酉，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司空。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品秩第二，祿與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從之。金紫光祿大夫著號，晉之左右光祿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為專官，後世則為寄祿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祿三大夫皆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者，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言有持異議者也。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五月，己巳，詔立臨海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之廢也，歸王妃於父母家。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己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於顯平陵。清河康王遐薨。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沈，持林翻。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中護軍掌兵，轉太尉則兵權去矣。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此蘭臺令史也。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帥，讀曰率。大呼曰：呼，火故翻。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時倫以東宮為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將，即亮翻。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左率，左衛率。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陳，讀曰陣。射，而亦翻。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續漢志：尚書二十六曹，郎曹有三主書。此主書司馬，蓋相國府官屬。箭中其背而死。中，竹仲翻，下同。眭，姓；祕，名也。眭，息隨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準，前有中書令，今陳準。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鬬。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鬬也。陳準蓋以帝前騶虞幡所以解鬬，故請以白虎幡麾軍出於帝命，將自潰也，不然則何以為允之攻倫出於帝命也。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司馬督護，亦殿中將校，屬二衛。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空板，不書詔之板，本無詔書，而別取空板懷之以出也。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不普赦天下，而獨赦洛陽，故曰曲赦。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孫秀，琅邪人，潘岳為琅邪內史，秀為小吏給岳，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建表倫罪惡，見上卷元康六年。崇有愛妾曰綠珠，綠珠，白州雙角山下人，今白州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考異曰：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圖趙王倫。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應惶懼，不應被收時方宴於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今按石崇傳：孫秀索綠珠，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蓋戒岳乘時射利，不知止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干。一說以水為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而往，雖沒而滅頂，皆所不顧。

也。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阿，從安入聲。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朝，直遙翻。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爲賓徒縣王。賓徒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屬昌黎郡。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晉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鎮許昌。爲冏自許昌起兵討倫張本。以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書事，未幾，薨。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謂禪代然後有九錫，非常典也。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謂周勃、霍光定策以安漢室，且不聞有九錫之命，所以折倫、秀之姦謀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復，扶又翻。下同。以頌爲光祿大夫。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大怒，欲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云頌爲光祿，尋病卒。今從傳。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撫軍將軍，文帝以授武帝，武帝遂以代魏。倫以加其世子，意趣爲何如！虔中軍將軍，武帝受禪，置中軍將軍，統宿衛七軍，尋罷，已而復置。詡爲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右率，右衛率也。不解此官者，欲握東宮兵。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肜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黠，下八翻。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略，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史言倫、秀兵已在頸，乃圖非望。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晉志：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加特進則品秩與左右光祿大夫同。晉置興晉郡，在唐河州界。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廞，許今翻。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晉諸王國置內史，猶漢王國相也。武帝太康十年，改諸王國相爲內史。考異曰：帝紀作耿滕，載記、華陽國志作滕，今從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懼以賈后親黨連坐。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李特黨類本巴氐，趙廞亦巴西人也。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特等入蜀事始上卷元康八年。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數，所角翻。剽，匹妙翻。懦，奴亂翻。主不能制客，必爲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蜀地險。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流民本居秦、雍。雍，於用翻。廞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一城皆秦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少城，太城之西城也。少城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成都府守，詩救翻。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州，謂益州；郡，謂成都。言廞、滕搆怨也。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言特等本巴氐，自略陽入蜀，以其從居秦州界，因謂之秦氐。陳西夷行至，陳西夷，謂西夷校尉陳總也。行至，言西夷校尉之職行之且至成都也。晉置西夷校尉於汶山，平蜀中郎將於漢州，南蠻校尉於襄陽，南夷校尉於寧州。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江源縣，漢屬蜀郡，後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爲晉原縣，唐蜀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二縣，皆漢江源縣地。犍，居言翻。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帥，讀曰率。下同。廞遣兵逆之，戰於西門，滕敗，死。考異曰：華陽國志曰：戰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按州郡俱治成都，不容戰於廣漢。又趙廞若已與滕戰，不應欲直入州，今從載記。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死。請其屍而葬之。死，讀曰屍。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江陽縣，漢屬犍爲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瀘州瀘川、綿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

攀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言西夷府統蜀兵之要。順謂耿滕，逆謂趙廞。使總助滕討廞也。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南安縣屬犍為郡，有魚涪津。唐眉州青神縣，漢南安縣地。宋白曰：榮州應靈縣、資官縣、嘉州龍游縣，皆漢南安縣。比，必寐翻。涪，音浮。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言破廞軍，則益州可取，羿人斯得矣。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言順流而退，廞軍勢不能追，必無所害。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兵臨其前，猶發是言，陳總特庸人耳。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著，陟略翻。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搜，尋也。考異曰：帝紀，廞又殺犍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按華陽國志，犍為太守李苾，汶山太守楊邠，非密、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考異曰：晉春秋云建號太平元年，他書無之，今不取。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王官，謂晉朝所命者。被，皮義翻。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帥，讀曰率。楊正衡曰：晶，音精。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費，扶沸翻。他，徒河翻。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沈約志：威寇將軍，四十號之第七。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六郡，即天水、略陽等六郡。壯勇，流民之壯勇者。北道，自關中入蜀之道。斷，丁管翻。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六 起重光作噩盡玄黓閹茂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永寧元年 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 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難乃旦翻縱子容翻 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汜瑗為謀主，楊正衡曰汜音凡姓也瑗于眷翻 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張氏保據涼土始此嗚呼世亂則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亦多矣竇融張軌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謝晦袁顗之求鎮荊襄此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蓋竇融張軌始終一心以奉漢晉此固宜永終福祿詒及子孫者也謝晦袁顗志在據地險以全身其用心非矣天所不與也然劉焉求牧益州袁紹志圖冀部石敬瑭心欲河東皆以之潛規非望至其成敗久速則有非智慮所及者

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司馬懿追諡宣皇帝時倫以東宮為相國府謂禁中為西宮 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帥讀曰率 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屯守宮城諸門也 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倫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嵇紹曰聖上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誓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於金墉城唯紹固志不從直於金墉節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篡位紹為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今皆不取 復祚之祚當作阼 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華林西門華林園西門也 倫使張衡將兵守之。將即亮翻 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濮博木翻 立世子荂為皇太子，荂枯花翻楊正衡音孚 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為宰衡，肜余中翻 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驃匹妙翻 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卿相列卿及諸中郎將也將即亮翻 超階越次，不可勝紀，勝音升 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漢即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沈約曰貂蟬之說因物生義非其實也自是趙武靈王變胡服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朝直遙翻 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史記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亦此意 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舊制賢良秀孝皆策試而後補官 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守式又翻 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並為廉吏。郡綱紀功曹之屬縣綱紀主簿錄事史之屬廉吏亦選舉之一科史言倫秀欲以濫恩收衆心 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據晉書孫旂傳旂四子並以吏才稱於當世附麗非人至於滅族擇木之難如此然孫旂先與孫秀親善故諸子從而附會之擇交之不審何以詔其子哉難乃旦翻慟哭無益也孫族之赤旂實為之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朝直遙翻更工衡翻 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

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荂牋言秀專
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撓奴巧翻又奴教翻可悉
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
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強兵據
方面惡之冏鎮許昌穎鎮鄴顒鎮關中惡烏路翻乃盡用其親黨爲三
王參佐加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
同三司以寵安之　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
而未言驍堅堯翻廞許今翻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
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謂廞使庠糾合壯勇以斷北道也說輸芮翻斷丁管翻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
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幷
其子姪十餘人考異曰載記曰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今從華陽國志又國志庠死在去年冬晉春秋在
今年春今從之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
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
將將即亮翻特流怨廞引兵歸緜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
求爲巴東監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爲涪陵郡涪音浮監古銜翻杜淑張粲固
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
復扶又翻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腹心既死廞無所倚故其勢衰廞
遣長史犍爲費遠犍居言翻費扶沸翻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
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苾毗必翻緜竹縣漢屬廣漢郡晉屬新都郡唐
屬漢州斷丁管翻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
死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
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爲
從者所殺從才用翻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
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非雄才蜀
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督牙門將王敦此別一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
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
於道奉迎幷獻珍玩尚悅以驤爲騎督驤思將翻騎奇寄翻騎督督騎
如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尚曰復扶
又翻勞力到翻說輸芮翻特等專爲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
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
矣特深自猜懼　二月尚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
討之爲羌所殺汶音岷敦見殺於汶陽如今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帝紀在八月　齊王冏謀
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王盛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濟陰郡唐天寶元年改爲南華
縣屬濮州潁川處穆晉書作王處穆聚衆於濁澤濁澤在潁川長社縣百姓從之
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襲爲齊王軍司討盛穆斬之
冏因收襲殺之考異曰齊王冏傳曰冏潛與盛穆謀起兵誅倫未發恐事泄乃與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
意今從三十國春秋　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
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
新野公歆晉志曰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武帝以來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歆扶風王駿之子也移檄
征鎮州郡縣國征鎮四征四鎮居方面者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
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
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
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
臂爭進蔑不克矣蔑無也穎從之以志爲諮議參軍諮議參軍
晉公府皆置之盡取諸諮謀議軍事也其位在諸參軍之上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盧毓
見七十三卷魏明帝景初元年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
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朝歌縣漢屬河內郡晉
分屬汲郡隋大業二年改朝歌縣爲衛縣屬衛州有朝歌故城在縣西衆二十餘萬超苞之
孫也石苞事文帝武帝功參佐命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
暾各帥衆爲穎後繼暾他昆翻帥讀曰率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

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疏而弱綏父扶風王駿倫皆宣帝子歆於倫爲叔祖其屬親冏於歆爲從子其屬疏彊其兩翻又其亮翻公宜從趙參軍孫詢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疏强弱之有歆乃從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沈約志振武將軍始於西漢之末王莽以命王況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使疏吏翻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華戶化翻顒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二王謂齊王冏成都王穎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隆慮之玄孫也郗丑之翻郗慮獻帝時爲御史大夫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齊王冏時鎭許昌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將即亮翻量音良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二帝謂武帝惠帝[illegible]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illegible]太上承代已久[illegible]今上取之不平[illegible]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illegible]使君不早發狐疑遷延[illegible]變難將生[illegible]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illegible]隆停檄六日不下[illegible]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鎭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illegible]將士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

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座無他變晉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觀徒占天象而不察人事此其所以死也蓋古衡翻沔迷兗翻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爲于僞翻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三王謂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也詐爲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魏晉以來禁兵爲中軍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上軍將軍晉書時所置沈約志折衝將軍始於建安中曹公以樂進爲之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晉志河南郡新城縣有延壽關帥讀曰率下同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堮阪關出晉志河南陽城縣有堮阪關杜佑曰堮阪在河南登封縣故嵩陽也堮五各翻阪音反鎭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沈約志揚威將軍魏置莫姓楚莫敖之後帥兵八千自成皋關出晉志河南成皋縣有成皋關以拒冏三路出兵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孫會士猗許超三人倫所將之軍爲三軍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厭於葉翻使巫覡選戰日覡刑狄翻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嵩山中嶽在潁川陽城縣漢武帝分置崇高縣以奉中嶽東漢省併入陽城縣晉陽城縣屬河南郡著陟略翻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於山上告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倫秀詐以惑衆著陟略翻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於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志曰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illegible]張泓等進據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潁陰縣在潁川郡[illegible]陽翟四十里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首式救翻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

其子虔及許超還。(欲召河北之軍還以自衛。)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復，扶又翻。)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東南，流過陽翟縣之北。帥，讀曰率。下同。)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朝歌西有黃澤，澤水右入蕩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敗，補邁翻。)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沮，在呂翻。衄，女六翻。復，扶又翻。)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星行者，夜行，戴星而行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於溴水，(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古闃翻。考異曰：趙王倫傳作「漢水」，今從帝紀。)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懣，母本翻，又莫困翻。)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孫旂在荊州，孟觀在宛。)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漼，取猥翻。)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惔，徒甘翻。)漼，伷之子也。(伷，音冑。)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坐，徂臥翻。)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傳詔者，傳宣詔命之官，因以爲官名。)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將，如字，引也。荂，枯花翻；楊正衡音孚。洛陽城中有汶陽里，倫私第在焉。楊正衡曰：汶，音問。)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水經註：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改元永寧。)大酺五日。(酺，薄乎翻。)分遣使者慰勞三王。(勞，力到翻。)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尚書、御史謂之臺，門下、中書、祕書謂之省，府，諸公府也，衛，二衛及六軍也。)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降，戶江翻。)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鬭死者近十萬人。(近，其靳翻。)斬張衡、閭和、孫髦於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沈約曰：魏武帝分南郡編縣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魚豢曰：魏文帝立。)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永饒冶當在南陽宛縣。空桐，複姓。姓譜曰：漢複姓有空桐氏，世本云空同子著書，因空桐山也。)皆傳首洛陽，夷三族。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帥，讀曰率。)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都。(晉避景帝諱，謂京師曰京都。)戊辰，赦天下。復封賓徒王晏爲吳王。(晏貶見上卷永康元年。考異曰：晏傳：自賓徒徙封代王，倫誅，復本封。今從帝紀。)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考異曰：穎傳曰：至，詔王辭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穎在洛已謂冏曰：今當與王共輔朝政，則已有錄尚書之命，但穎不受，歸鄴，故朝廷使詳進命之耳。且穎功大於冏，不應獨賞冏而穎未賞也。今從帝紀。)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加三錫之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左軍，左軍將軍所統。)進廣陵公漼爵爲王，領尚書，加侍中。

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荆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歆自南中郎將進鎮南。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自東京以來，公府皆有掾屬，不聞有武號以爲掾屬者。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肜，以戎翻。太，讀曰泰。領丞相之職。光祿大夫劉蕃女爲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冠，古玩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爲中書郎，中書郎，中書侍郎也。琨爲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爲尚書令，劉暾爲御史中丞。暾，他昆翻。王衍爲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歆將出鎮荆州也。與冏同乘謁陵，乘，繩正翻。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帝弟也。至親，謂親於冏也。說，輸芮翻。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憂懼者，以冏與乂、穎必以兵相圖，將罹其禍也。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穎母程才人也，穎爲成都王，母爲太妃。記曲禮：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委重於齊王，則四海之人謂穎功大不居，將歸心於穎。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勞，力到翻。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洛陽城東面北頭第二門曰東陽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水經注：鴻池陂在洛陽東北二十里，其水東流，左合七里澗。澗有石橋，晉武帝泰始十年立，城東七里澗石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滂沱，淚下如雨也。惟以太妃疾苦爲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新興劉殷爲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爲記室督；漢建安三年，曹公置軍謀祭酒，晉因置，文武官公及開方面征鎮府皆置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晉諸公府皆有參軍事。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惠爲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晉官：公府有正曹、平曹，在倉曹之上；戶曹在倉曹之下。順陽郡，分南陽立南鄉郡，武帝太康中更名。惠，賁之曾孫；孫賁，吳主權從兄。榮，雍之孫也。顧雍相吳。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養，羊尚翻。人以穀帛遺之，遺，于季翻。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長，知兩翻。倜，他歷翻。儻，他朗翻。後事劉聰，其女爲聰后，劉殷何足尚也。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冏以何勖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爲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葛旟，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陵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旟，音與。考異曰：路秀，帝紀作路季，今從齊王冏傳。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穎所表封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斂，力贍翻。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此溫水之戰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瘞，於計翻。皆盧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復，扶又翻。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嬖，卑義翻。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

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辯理，得免死；爲，于僞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

淵以中國多難，難乃旦翻 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為陸機陸雲為穎所殺張本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武帝太康十年，封乂為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今復舊封 遷開府、驃騎將軍。 東萊王蕤凶暴使酒，數陵侮大司馬冏，數所角翻 又從冏求開府，不得而怨，之，密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廢冏。事覺，八月，詔廢蕤為庶人，誅輿三族，徙蕤於上庸。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潛殺之。考異曰：帝紀，六月庚午，蕤與王輿謀廢冏，事覺，得罪；甲戌，冏為大司馬。按誅輿詔已稱冏為大司馬，則輿事覺不應在冏為大司馬前，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 赦天下。 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九月，徵其弟東安王繇復舊爵，繇廢徙見八十二卷元康元年 拜尚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楙為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考異曰：帝紀，八月，楙為平東都督徐州；九月，繇復爵。按楙傳，繇為僕射舉楙，為平東，故移在繇還後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下遐稼翻雍于用翻 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己功，寢朝命，寢息也寢封拜特流之命也 下遐稼翻朝直遙翻 不以實上。所條列者不以實上上時掌翻下同 眾咸怨之。六郡之眾也 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上時掌翻 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復扶又翻下日復復值同 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犍居言翻苾[illegible]必翻 尚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弢他刀翻為于偽翻下數為同 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送至為致 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剽匹妙翻移即移書也流民安於蜀土雖以朝命驅使還本土猶恐其不去況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為亂也 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蜀劉氏分廣漢立梓潼郡諸要指流民路所通其地當往來之津要者施關者先未嘗立關今特設之 特數為流民請留，數所角翻 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帥讀曰率處昌呂翻 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蜀叟自是一種酋慈由翻任音壬 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申重也求重為期限使流民得自寬也 式見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趣讀曰促 眾怒難犯，左傳鄭子產之言 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閻式已覘知冉等之情 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斷丁亂翻 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欲一戰以決之也 羅侯不足復問也。復扶又翻 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帥讀曰率 羅尚聞之，亦遣

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謂特將率衆申行期而去計已成也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辛冉爲廣漢太守故稱之尚言冉輕用兵爲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張知亮翻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鎭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鎭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驃匹妙翻驍堅堯翻進兵攻冉於廣漢。廣漢郡治廣漢縣後宋置遂寧郡齊梁加東字後魏改廣漢縣爲方義縣後周改東遂寧爲遂州方義爲遂州治所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費扶沸翻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德陽縣後漢置屬廣漢郡至唐屬劍州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李苾字叔平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晉人稱方面專征之將率曰節下杜弢字景文爲于僞翻人懷桑梓，桑梓祖父之所樹以遺子孫者故謂懷故鄉者爲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爲人傭作賃女禁翻亦傭也一室五分，復值秋潦，潦魯皓翻雨水大貌復扶又翻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卽就也治嚴猶言治裝也治直之翻不過去九月盡集，日月已逝者爲去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尚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杜預曰施恩惠捨勞役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爲特所敗，敗補邁翻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東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載記曰尚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師古曰郫音疲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南夷校尉統南中諸郡

十二月，潁昌康公何邵薨，封大司馬冏子冰爲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太安元年是年十二月齊王冏死方改元太安此猶是永寧二年春三月，沖太孫尚薨。沖諡也夏五月己酉，梁孝王肜薨。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太傅，尋以老病罷。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姓譜秦穆公子食采於衙因氏焉衙魚舉翻軍於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廣漢置梓潼郡唐劍州之梓潼普安黃安永歸武連臨津劍門皆漢梓潼縣地潼音同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復扶又翻下同羅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繁縣屬蜀郡劉昫曰唐彭州九隴縣漢繁縣地宋白曰益州新繁縣本漢繁縣特使其子鎭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敗補邁翻下所敗同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巴西郡唐爲閬果二州之地劉蜀改漢葭萌縣爲漢壽縣晉又改爲晉壽此本之漢舊縣名而書之唐爲利州之綿谷葭萌二縣地博走，其衆盡降。降戶江翻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太子遹死帝無子矣遹子臧尚皆死帝無孫矣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穎於帝諸弟之次當及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隘烏懈翻陿同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騫碩守德陽。騫九件翻姓也李驤軍毗橋。今懷安軍西北有中江源出漢州什邡縣雒水毗橋水三水會爲一江懷安軍漢州廣漢新都縣之地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

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數所角翻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建寧古滇王國之地漢置益州郡劉蜀更名建寧郡唐為昆州之地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朱提前漢屬犍為郡後漢屬犍為屬國都尉劉蜀分置朱提郡唐為曲州之地朱提音殊時雍於用翻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冬十一月丙戌復置寧州罷寧州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五年以毅為刺史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壞音怪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易大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桓公與鮑叔牙管夷吾甯戚飲酒酣叔牙為壽曰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束縛於魯時願甯子無忘飯牛車下時嵇紹之言祖其意又與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唐虞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為于偽翻豈今日之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樂音洛朝直遙翻見賢遍翻符敕坐拜百官坐受百官之拜也一說天子用三公九卿諸將軍猶引而拜之今冏安坐府第拜授百官也符敕三臺選用不均以私意選用使事行不均之大者也嬖寵用事凡史書其人將敗必先敘其致敗之由此左氏傳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魏制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及晉置四人史言冏但欲專權考竟殿中御史不知無君之迹愈著南陽處士鄭方處昌呂翻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宴樂過度一失也樂音洛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蠻夷不靜謂李特等寇亂梁益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此一失蓋指成都王穎運米以收河南人心而不敢察察言之耳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兵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此言潁上之功猶有未敘者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冒莫北翻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難乃旦翻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荷下可翻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謂在潁上時也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之此言婉而切處昌呂翻惠切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吳太伯以天下讓曹子臧以國讓今乃忘高亢之可危亢口浪翻高極為亢貪權勢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重直龍翻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潁翟謂潁川陽翟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菰一名蔣本草曰菰又謂之茭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至秋後結實乃雕胡黑米也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春夏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豬蓴鱸魚出吳松江者佳吳人以為鱠其美尤美殊倫翻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省悉景翻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姓譜庾姓堯時為掌庾大夫因氏焉處昌呂翻下處要同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帥讀曰率慮音廬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元康元年楊駿誅而汝南王亮死永康元年張華裴頠死乃事勢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復扶又翻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曹魏以鄴都基王業故謂之舊魏新野大封於

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强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易乾上九爻辭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退則據于蒺藜（易困六三爻辭陸德明曰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若菱而小有三角長安最饒人以故多著木屐今軍家乃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爲蒺藜易云據於蒺藜言其凶傷也爾雅曰茨蒺藜詩曰牆有茨蒺昨失翻藜力脂翻又力今翻）莫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豹因此語擬長沙王乂之怒以殺其身）依周召之法（召讀曰邵）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冏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周之時周召分陝而治爲二伯以夾輔王室故王豹欲依以爲法宛於元翻）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内間外（間古莧翻）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縣讀曰懸昔伍子胥爲吳王夫差所殺將死曰縣吾目於吳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豹倣此語）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顒附趙王倫夏侯奭爲顒所殺事並見上永寧元年）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說輸芮翻）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推吐雷翻）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去羌呂翻）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虓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少子虓虛交翻）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復扶又翻）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二王謂河間王顒成都王穎難乃旦翻）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謂尚書也）賞報稽緩（賞以報功故曰賞報稽留也緩遲也）責不在府（自謂漏不在齊府也）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僞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魏收地形志陰盤縣漢屬安定郡晉屬京兆郡鴻門戲水皆在縣界余按漢京兆與馮翊以渭水爲界安定在馮翊之北晉安得割安定之陰盤以屬京兆邪此魏收之誤也水經注冷水逕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於渭漢靈帝建寧三年改新豐爲都尉封段熲爲侯國後立陰槃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爲陰槃水又北絕漕渠注於渭是則李含所屯之陰盤也五代史志隋廢後魏平涼郡入陰盤縣地形志涇州有平涼郡治陰盤縣一志之間兩陰盤並載而不覺其誤以是見史學之難精也劉昫曰唐涇州良原縣隋陰盤縣是即漢安定之陰盤縣也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漢新豐縣故城亦謂之陰盤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寄理於此是即京兆之陰盤也）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帥讀曰率）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千秋神武門宮西門也東漢曰神虎晉及南北諸史皆唐羣臣所定唐太祖諱虎遂之改爲武）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乂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内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屬之欲翻）帝幸上東門（此上東門非洛城之上東門宮城之上東門也）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枕職鴆翻）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冏以降（何勗與冏同起兵時爲中領軍降戶江翻）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趣讀曰促）斬於閶闔門外（水經注曰按禮王有五門謂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閶闔門余按天門曰閶闔法以名門又按晉志洛陽城西有廣陽西明

閶闔三門未知孰是此時怨怒莫昭乘冏出都城西門乎此必宮城之閶闔門也徇首大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改元太安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　是歲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晉受魏禪奉魏帝爲陳留王　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彊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單音蟬帥所類翻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復扶又翻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爲于僞翻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犇百里俘斬萬計考異曰載記作素延下云素延怒率衆圍棘城按燕書紀傳皆謂之素怒延然則素怒延是其名也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廆以爲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識音志記也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慕輿蓋亦鮮卑之種別爲一姓史言慕容廆善用人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七 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困敦，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郫水上軍也。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少，詩照翻。降，戶江翻；下同。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五月，特自號大將軍。載記：太安元年，特稱大將軍，改元。後魏書李雄傳云：昭帝七年，特稱大將軍，號年建初；昭帝十年，太安元年也。又御覽云：太安二年，特大赦，改年建初。元年，特見殺。三十國晉春秋：太安二年正月，特僭位改年。今從御覽等書。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使，疏吏翻。以軍中糧少，少，詩沼翻。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質，音致。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降，戶江翻。許降當嚴為之備，如待敵然。易，以豉翻。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朝，直遙翻。守，式又翻。帥，讀曰率；下同。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李璜，特將。晉惠帝分廣漢立德陽郡。任，音壬；下同。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任，音壬。縋，馳偽翻。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考異曰：載記作任明，羅尚傳作任銳，今從華陽國志。省，悉景翻。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赤祖。赤祖，地名，當在緜竹東。祖，子邪翻。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騫碩，騫，姓也，與騫同。任臧退屯涪陵。此涪陵乃漢廣漢郡之涪縣，晉置梓潼郡之涪城縣，非涪陵郡之涪陵。廣漢、梓潼之涪，今綿州，今人猶謂綿州為涪陵；涪陵郡之涪陵，則今涪州涪陵縣也。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擐，音宦。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復，扶又翻。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中，竹仲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羅尚帥益州兵，許雄帥梁州兵。沈，持林翻。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為軍師，遣席薳代之。薳，韋委翻。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質，音致。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二翁，謂李流、李含也。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說，輸芮翻。「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墊，音疊。墊江縣，自漢以來屬巴郡，唐為合州之地。

荆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新野莊王歆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
數千人欲爲亂劉昫曰義陽本漢平氏縣之義陽鄉魏文帝黃初中分立義陽縣晉置治石城後分南陽郡立義
陽郡治安昌城領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春五縣唐爲申州屬淮南　荆州以壬午詔書發
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
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
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長知兩翻展轉不遠輒復屯
聚爲羣盜復扶又翻下同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
昌因之誑惑百姓夏戶雅翻誑居況翻更姓名曰李辰更工衡翻募衆
於安陸石巖山晉書張昌傳云石巖山去安陸郡八十里水經注溳水逕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今
德安府南十里有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太守弓欽遣
兵討之不勝姓譜弓姓魯大夫叔弓之後余按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馯臂子弓而獨以魯叔弓後殊爲未通
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犇武昌伺相吏翻歆遣騎
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騎奇寄翻靳居焮翻昌遂據江夏杜佑曰漢江夏郡故
城在安州雲夢縣東南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得山都縣
吏丘沈山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襄陽郡其地屬唐襄州穀城縣界杜佑曰山都縣故城在襄州義清縣東南沈持林翻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天子曰此聖人
也昌自爲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璽斯氏翻建元神鳳
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
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
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沔彌兗翻
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著陟略翻以馬尾作髯詔遣
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今安陸縣東四十里有章山監工銜翻華戶化翻歆上
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
挑徒了翻挑刀舞刀也今蠻落悍民兩手運雙刀坐作進退爲擊刺之勢擲刀空中高一二丈以手接之又善舞戟左舞右赴爲刺擊之
勢又環身盤戟回轉如飛又以戟矜柱地跳躍矜上皆爲優捷此所謂走戟也妖於嬌翻　請臺敕諸軍三道

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寧朔將軍
沛國劉弘爲荆州刺史寧朔將軍始見於此又詔河間王顒遣雍
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
關以討昌藍田關在京兆藍田縣即秦之嶢關也雍於用翻沈持林翻顒不奉詔沈自領
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
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宛於元翻昌遣其將
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却之帥讀曰率初歆與齊
王冏善事見上卷永寧元年冏敗歆懼自結於大將軍穎及張昌
作亂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已與穎有隙疑歆與
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從事中郎孫洵謂歆
曰公爲岳牧古有四岳十二牧各統其方諸侯之國故後人謂專方面者爲岳牧受閫外之託
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藩
翰王室鎮靜方夏之義乎毛萇曰藩屏也翰榦也夏戶雅翻歆將出兵
王綏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何必違詔命親矢
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劉
弘代歆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六月弘以南
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南蠻校尉有長史司馬參軍蒯恒爲義軍
督護義軍蓋民兵也督護之官蓋創置於此時蒯苦怪翻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
據襄陽杜佑曰襄陽漢中廬縣也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殺羊伊
劉弘退屯梁梁縣屬汝南郡唐爲汝州治所敗補邁翻昌進攻襄陽不克李
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汶音民考異曰華陽國志作陳甫今從載記遂取郫城
郫縣屬蜀郡李膺益州記郫縣故城在今縣北劉昫曰唐益州溫江縣漢郫縣地郫音疲秋七月李流徙屯
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
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唯涪陵千
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青城山在汶山郡都安縣今在永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
光庭作青城山記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范長生涪陵人率衆保之處昌呂翻　考異曰華陽國志作范賢今從

記。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尚，求爲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爲平西將軍，以徐轝爲參軍。考異曰：華陽國志作徐輿，今從載記。尚不許。轝怒，出降於流，降戶江翻。流以轝爲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說輸芮翻，下含說同。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爲齊王冏所殺，因欲以爲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顒爲宰相，己得用事。既而冏爲乂所殺，事見上卷上年。穎、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去羌呂翻。時皇甫商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商、含不平，事見上卷元年。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上時掌翻。發隴上兵以討含。自隴以西，大郡統於秦州。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考異曰：含傳云河間王顒表含爲河南尹，今從皇甫重傳。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秦州刺史鎮冀城。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蓀、粹殺之。蓀音孫。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驃匹妙翻。從事，從事中郎也。玫莫杯翻。武邑縣，前漢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平國，武帝分立武邑郡，唐爲縣，屬冀州。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敗補邁翻。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江州時治豫章。漢置臨淮郡，章帝以合下邳國。晉太康元年復置臨淮郡。姓譜：封姓，夏封父之後。將卽亮翻。於是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更工衡翻。守式又翻。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竟陵縣屬江夏郡。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軍，始有山路，達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濟江至石首，始有陵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石至此而首也。古竟陵，今復州。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儁山，其衆悉降。長沙下儁縣之山也。師古曰：儁，子兗翻，又辭兗翻。考異曰：帝紀：八月庚申，劉弘及張昌戰于清水，斬之。昌傳云：昌敗竄于下儁山，明年秋禽斬之。按弘斬張昌表云：張昌奔竄，初平昌，未梟首，故從昌本傳。

初，陶侃少孤貧，少詩照翻。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郎中令楊晫薦之於顧榮，帝弟熾封豫章王。晫丁角翻。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公謂羊祜也。謂吾後當居身處。晉人多自謂爲身。今觀卿必繼老夫矣。

弘之退屯於梁也，征南將軍范陽王虓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范陽王虓鎮豫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時荊部守宰多缺，守式又翻，下同。弘請補選，詔許之。弘敘功銓德，銓，量也，選也。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當丁浪翻。弘表皮初補襄陽太守。姓譜：皮姓，樊仲皮之後。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按晉志，荊州統二十二郡，時已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屬江州，尚統十九郡；又分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尚統十六郡；至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六郡屬湘州，此時荊州猶統十一郡，此言十郡，言當時缺守者十郡也。治直之翻。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監古銜翻。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卽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事見上卷永寧元年。今若頓軍關外，關外，謂郊關之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朝直遙翻。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

去其一手可乎。去，羌呂翻。穎皆不從。八月，顒、穎共表乂論
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
殺害忠良，謂殺李含等。朝，直遙翻。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詔曰：顒
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姦逆。其以
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十二月，乂誅齊
王冏，即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晉春秋，二年七月，顒、穎起兵，乃以乂為太尉、都督以討之。按齊王死後，穎、顒執朝政，乂未應都督中外；又
顒見為太尉，乂不應更為太尉。今從晉春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
函谷東趨洛陽。趨，七喻翻。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
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
軍牽秀，沈約曰：楚懷王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冠軍之號自此始。魏以文欽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中護軍石
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
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白沙在鄴城東南。
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
端，首鼠兩端，漢田蚡語。服虔曰：首鼠，一前一卻也。陸佃埤雅曰：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適所以
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
河橋，即富平津河橋。聞，音問。乙丑，帝如十三里橋。橋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因以為名。太尉
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
宣武場。水經注：大夏門東宣武觀，憑城結構，南望天淵池，北矚宣武場，場西故賈充宅。庚午，舍于石
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敗，補
邁翻，下敗牽同。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師。偃師縣，漢屬河南郡，晉省，隋復
置，在洛城東北。辛卯，舍于豆田。據晉書五行志，洛陽城東有豆田壁。大將軍穎進屯
河南，阻清水為壘。此河南謂黃河之南，非河南縣也。清水蓋清濟之水。癸巳，羊玄之
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緱，工
侯翻。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李流疾篤，謂
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李特以弟驤為驍騎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相，息亮翻。驍，堅堯翻。流

卒。衆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郫，音皮。
雄使武都朴泰紿羅尚，朴姓也，板楯七姓蠻之一也。孫盛曰：朴音浮。使襲郫城，
云己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
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
上。隗，五罪翻。上，時掌翻。驤縱兵擊，大破之。追犇夜至城下，詐稱萬
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
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隗伯本亦流民之豪帥，叛歸羅尚。創，初良翻。李驤攻犍
為，斷尚運道，犍，居言翻。斷，丁管翻。獲太守龔恢，殺之。石超進逼
緱氏。緱，工侯翻。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
門外。水經注曰：東陽門，漢洛陽城之中東門也。敗，補邁翻。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
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水經注：建春門，漢雒城之
上東門也。穀水逕其前，水上有石橋。考異曰：陸機傳云戰於鹿苑，今從帝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
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騎，奇計翻。陳，讀曰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
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為，于偽翻。斬其
大將軍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
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邯鄲縣，漢屬趙國，魏、晉屬廣平郡，隋、唐屬磁州。
邯，音寒。鄲，音丹。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
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言歷此縣者，其資級可得公府掾。掾，以絹翻。豈有黃門
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機為都督，與黃門之
弟共事，可以辭去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錄，收也。超將鐵
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
不！楊正衡曰：貉，音鶴，獸名，善睡，似狐。余謂超蓋詈機為貉奴。不，讀曰否。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
殺之，機不能用。使機能用孫拯之言，斬孟超，是穰苴之戮莊賈也，由此為穎所殺，豈不光明俊偉哉。超宣
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
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
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

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 諸王公領兵及任方面者皆有帳下督統帳下兵魏文帝黃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公師複姓也 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彊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 著陟略翻帢苦洽翻帽也弁缺四隅謂之帢晉志曰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謂之爲善今通爲慶吊服 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機歎此言有咸陽市上歎黃犬之意華亭吳郡嘉興縣界有華亭谷華亭水至唐始分嘉興縣爲華亭縣今縣東七十里其地出鶴土人謂之鶴窠復扶又翻 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 按晉書陸雲傳雲自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此當書右司馬雲下戶嫁翻考異曰孫拯晉春秋作孫承今從晉書傳 記室江統陳留蔡克潁川棗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 竊爲于僞翻下爲穎同 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 掠音亮踝戶瓦翻兩旁曰內外踝見賢遍翻 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 復扶又翻 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 費扶沸翻宰以官爲氏春秋周有宰咺孔子弟子又有宰予 拯譬遣之 譬喻也 曰吾

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 分扶問翻 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 乘繩證翻 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 考異曰河間王顒傳云駐水橋今從帝紀 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 重直龍翻 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 說輸芮翻 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 周公召公分陝爲二伯陝在弘農此言分陝引周召事欲令穎乂爲二伯耳非分陝地而居也往說輸芮翻陝式冉翻 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 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堨阿葛翻碓都內翻 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 踧與蹙同子六翻 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 京師危蹙如此雖欲勝安得久邪 驃騎主簿范陽祖逖 乂爲驃騎將軍以逖爲主簿驃匹妙翻 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 雍於用翻 宜啓上爲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 窘渠隕翻 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 雍州統七郡治安定或曰時治新平沈持林翻趣七喻翻 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顒商間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 間古莧翻從才用翻顒魚容翻 顒捕商殺之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 吳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改曰南平以荊江北之南郡玘口起

翻。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揚州統郡十八，前已割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屬江州，揚州統十一郡，今止推祕督丹陽、宣城、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九郡，淮南、廬江在江北，不與也。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將，即亮翻。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會，工外翻。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華，戶化翻。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周處見八十二卷元康六年、七年。賀邵事吳主晧，為晧所殺。甘寧事吳主權為將，以勇聞。三家皆吳之顯宗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羌，姓也。冰自臨淮趣壽春。趣，讀曰趨，七喻翻。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眾在壽春，陳敏自尚書倉部令史為合肥度支，運南方米穀以濟中州，遷廣陵度支。度，徒洛翻。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離，敏請督運兵為公破之。」樂，音洛；易，以豉翻；為，于偽翻；下為敏同。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閏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考異曰：載記作羅特，今從華陽國志。夜由牛鞞水東走，水經：牛鞞水在犍為牛鞞縣，即洛水也，一名牛鞞水。杜佑曰：簡州陽安縣，漢牛鞞縣。鞞，音髀，又音必爾翻。雄入成都。降，戶江翻。軍士饑甚，乃帥眾就穀於郪，郪，音妻。五代史志：郪縣舊曰伍城，隋大業改曰郪縣，唐為梓州治所。宋白曰：漢舊郪縣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臨郪江，郪王城基址見在，以郪江為縣名。郪，音妻，又千私翻。掘野芋而食之。芋，羊遇翻，所謂岷山之下有蹲鴟也。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許雄為梁州，見上卷太安元年。即，就也。

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妻，七細翻。宇文國有別帥曰素怒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為王浚用段氏以攻成都王穎及石勒張本。浚，沈之子也。王沈比晉以佐命，[illegible]魏高貴鄉公。

毛詵之死也，事見上卷太安元年。李叡奔五苓夷帥于陵丞，五苓夷，寧州附塞諸落之名。帥，所類翻。為，于偽翻。于陵丞詣李毅為叡請命，毅許之。叡至，毅殺之。于陵丞怒，帥諸夷反攻毅。

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穎妃，或譖諸太尉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廣有五男。乂猶疑之。

永興元年長沙王乂之死，改元永安；西遷長安，方改元永興。春，正月，丙午，樂廣以憂卒。

長沙厲王乂長沙王乂不得其死曰厲。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illegible]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窘，渠隕翻。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考異曰：乂傳云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為主。今從帝紀、乂傳。甲子，越啟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改元永安。考異曰：帝紀：太安二年十二月甲子，大赦，永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是一事。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眾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為之流涕。為，于偽翻。考異曰：帝紀：二十。晉春秋云：太安二年十二月，殺乂。乂傳曰：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樂廣傳云：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廣以憂卒。惠帝紀：永興元年正月丙午，樂廣卒。若廣卒時乂未死，則乂傳正月二十五日廢為是，合帝紀在永興元年正月而晉春秋太安二年八月樂廣自裁。按帝紀，今年正月以穎為丞相，遣兵屯十二城門，代宿衛者，疑此皆乂初死時事。又今年正月末亦有甲子、丙寅，今從乂傳。

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津陽、平昌、宣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凡十二門。帥，讀曰率。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去，羌呂翻。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鄭縣屬京兆郡，周宣王弟鄭桓公封邑，唐屬華州。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渭城縣，故秦咸陽也，前漢屬扶風，後漢省而地名猶在，石勒置石安縣，唐復為咸陽縣，屬京兆。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好畤縣，前漢屬扶風，後漢、晉省，唐武德二年復分醴

泉賈好時縣屬京兆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澹徒覽翻又徒濫翻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敦徒渾翻姓也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顒留沈爲軍司遂爲雍州刺史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量音良投袂之日期之必死左傳宋殺楚使楚子聞之投袂而起菹醢之戮其甘如薺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亦禮翻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夏戶雅翻數所角翻爲于僞翻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羅尚逃至江陽華陽國志曰瀘州瀘川縣本漢江陽縣又江安縣亦漢江陽縣地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三郡本屬梁州尚權統之涪音浮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綱紀謂弘參佐掾屬時一府之綱紀者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謂尚在巴涪則爲荊州屏蔽無西顧之憂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留爲弘參軍弘奪其手版而遣之手版即古笏也參佐致敬府公故持手版今奪其手版遣之示不許其去尚而事己也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尚後繼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種章勇翻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三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羊后立見八十二卷永康元年覃立見上卷太安元年

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封雲徐州賊應冰者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爲廣陵相

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天子在洛而建儲於鄴則可矣乘輿服御亦遷而就之何居乘繩證翻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雍於用翻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時人望穎以匡輔帝室今乃若此故大失衆望[illegible]又扶計翻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楊正衛曰眕止忍翻又音眞及長沙故將上官己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及殿中殿中者二部諸將也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長沙王乂當國以紹爲侍中乂死紹亦免爲庶人今討穎故復徵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乘繩證翻比必寐翻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帥讀曰率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蕩陰縣漢屬河內郡晉屬魏郡唐爲相州湯陰縣按水經注湯陰縣因湯水爲名宋白曰古湯陰縣在湯水南漢初廢安陽縣入湯陰隋又廢

蕩陰入安陽則安陽蕩陰二縣接境也師古曰蕩音湯 帝傷頰中三矢中竹仲翻百官侍御
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
中斫之斫竹角翻方言曰斫謂之鐯鐯直略翻 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
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濺子賤翻 帝
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
左右奉秋桃桃以夏熟者進御秋桃非所以奉至尊而奉之恤所無也 穎遣盧志迎帝
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浣戶管翻濯也
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觀帝斯言為之憫惻感歎 陳眕上官巳等奉太
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
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越弟騰略模皆有聲稱
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
勸越要結藩方要一遙翻 同奬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
與參謀議北軍中侯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
行兗州刺史范陽王虓時鎮許昌虓許交翻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
倫也事見上卷永寧元年 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
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使穎兄弟不自內相圖豈浚之罪而討之固有餘力矣何未能邪 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
史和演與穎謀起兵討趙王倫穎之腹心也 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
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單音蟬 會天暴雨兵器
霑濕不果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
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
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幽州刺史營兵也 騰越之弟也太
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
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羯居謁翻 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
超擊之斌音彬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繇勸其使之釋甲縞素迎天子請罪也
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

睿沈敏有度量沈持林翻 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
導參東海王越軍事 導敦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下從者之從同 識量清遠以朝
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
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關立於要會處以譏出入津者濟渡江河所必由之處 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
拂睿而笑曰舍長舍長守舍之長也長丁丈翻今如字讀 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邪被皮義翻 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元帝中興事始此夏戶雅翻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
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 上官巳在洛陽殘暴縱橫
橫戶孟翻 守河南尹周馥浚之從父弟也周浚從王渾伐吳有戰功 與司
隸滿奮等謀誅之事洩奮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
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
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巳與別將苗
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
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洛城西面南頭第一門曰廣陽門 方下車
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
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楊駿輔政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人叛
出塞免官穎鎮鄴表監五部軍事冠古玩翻監工銜翻 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
人博涉經史善屬文驍堅堯翻屬之欲翻 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
師記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冠古玩翻 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
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
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從才用翻單音蟬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編相聯次也民謂之編民亦謂之編戶者言比屋聯次而居編於民籍無高下之差
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
奄忽也遽也 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
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

之業此其時矣（漢宣帝時稽侯狦來朝稱呼韓邪單于光武時日逐王比內附亦稱呼韓邪單于）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師古曰讀書匈奴中貴種有呼衍氏卽今之呼延氏）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二鎭謂幽并說輸芮翻下同）恐非宿衞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爲于僞翻說輸芮翻難乃旦翻）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易以豉翻）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乘繩證翻）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言見力不足以制二鎭欲檄天下兵杖順制逆）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爲于僞翻下請爲同）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東嬴公騰宣帝弟東武侯馗之孫故云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穎奔敗而失權卒如淵之言）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鎭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梟堅堯翻）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左國城蓋匈奴左部所居城也據晉書載記光武建武之初南單于入居西河之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水經注曰左國城在汾州之右介休縣西南杜佑曰左國城在石州離石縣宋白曰離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因以爲名）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上時掌翻）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以聰爲鹿蠡王（師古曰蠡音盧奚翻鹿蠡王卽仍漢時谷蠡王號也谷鹿字雖不同而音則同耳）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爲騰所敗（敗補邁翻下敗石同）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姓譜祁姓黃帝二十五子之一也又晉獻侯四世孫奚食邑於祁曰祁奚）敗石超於平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劉昫曰漢平棘縣在今趙州平棘縣南）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犇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分扶問翻）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晉制皁輪犢車諸公乘之）南犇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貸惕得翻又敵德翻又他代翻假借也）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之先河內溫縣孝敬里人自京兆尹防以上皆葬於溫）帝喪履納從者之履（喪息浪翻從才用翻）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帥讀曰率）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甚於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矣）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粗坐五翻）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王浚進不成勤王之功而縱鮮卑烏桓猾夏亂華其死於石勒之手晚矣沈持林翻）

東嬴公騰乞師於拓拔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自此拓跋氏屢以兵助并州也徙河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鮮卑烏桓東胡之後與匈奴同居北方剛強之氣又同類也）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稽音啓）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去年昌逃於下雋山至是方禽滅）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

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卽尊位。冬，十月，雄卽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史言諸李君臣之分以相保固，所謂盜亦有道也。

劉淵遷都左國城。考異曰：下云離石大饑，遷於黎亭，則是淵猶在離石也。按杜佑通典，離石有南單于庭、左國城；然則淵雖遷左國，猶在離石縣境內也。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上，時掌翻。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卽漢王位，劉淵字元海。考異曰：帝紀，李雄、劉淵稱王，皆在十一月惠帝入長安後。華陽國志，李雄十月稱王，一本作十二月；三十國晉春秋、十六國鈔皆在十月，今從之。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樂，音洛。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淵以漢高祖、世祖、昭烈爲三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爲五宗。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臚，陵如翻。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劉淵皆用漢官制。後部，卽匈奴北部也，居新興。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崔游，劉淵之師也。范隆、朱紀同門生。崔游旣能以師道不爲淵屈，且又得不變於夷之義。沈約志：魏置建武將軍。

元達少有志操，少，詩照翻。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草，奏藁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拓，恢拓也；落，磊落也。長，知兩翻。觀，古玩翻。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好，呼報翻。屬，之欲翻。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厚，胡茂翻。射，而亦翻。洞，貫也。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劉曜字永明。數公，謂樂毅、蕭、曹。

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朝，直遙翻；下同。太弟穎不得復豫事。復，扶又翻。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荷，下可翻，又如字。考異曰：虓傳云與鎮東將軍劉輿同上言。按輿傳，帝自長安還鄴，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代劉準爲鎮東。據此表，張方猶存，蓋自鄴還洛陽時也。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河間王顒時爲太宰，故稱之。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言關右州郡顒選舉，朝政亦咨而後行。仰，牛向翻。孔安國曰：疇，誰也。顏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事也。余按此所謂疇咨，恐非孔、顏注義。蓋疇，類也；咨，問也。言朝之大事，類以問顒。朝，直遙翻。張方爲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卽西還，宜遣還郡。方本爲馮翊太守。爲，于僞翻。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竝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幹，讀曰管，又如字。王浚有定社稷之勳，謂舉兵討穎也。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屏，必郢翻。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剽，匹妙翻。衆情，謂方之軍情也。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須，待也。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上，時掌翻。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稽，音啟。縱，子容翻。少，詩沼翻。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張方時爲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藏，徂浪翻。割流蘇、武帳爲馬韉，毛晃曰：流蘇，五采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師古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又一說，以其架

下垂故曰蘇今人謂條頭爲蘇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將先馳馬耀也 魏晉以來蓄積
播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
曰董卓無道焚燒洛陽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怨毒之聲百
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
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趨七喩翻王戎出奔郟郟縣前漢屬潁川郡
後漢省晉屬襄城郡隋唐爲汝州郟城縣郟音夾 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於
霸上帥讀曰率 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
府爲宮征西府顒所治也 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
南尹周馥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洛陽爲東
臺長安爲西臺暾他昆翻 藩勗之子也荀勗附比賈充貴顯於晉初 丙午留臺大赦
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羅尚移屯巴郡
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昝子感翻姓也 十二
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
皇太弟更工衡翻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
王晏晏材資庸下熾沖素好學好呼報翻 故太宰顒立之
詔以司空越爲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
朝直遙翻 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
爲鎭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鎭洛陽考異曰惠紀作高密王簡按宗室傳高
密孝王略字元簡時都督青州後遷都督荊州未嘗鎭洛陽蓋簡即略也時雖有朝命而略不至或嘗鎭洛陽而本傳遺脫耳 以余觀
之時朝廷命令不行於方鎭略蓋未嘗赴洛也 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
州諸軍事鎭鄴晉書惠帝紀作東中郎將模傳作北中郎將又按晉制方面之任有四征四鎭四安四平無四寧
也寧恐當作安 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
清通之後當還東京謂罷兵者解兵道路清通之後也帝時在長安故謂洛陽爲東京 大赦
改元改元永興 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鎭
之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
少安顒欲和解兄弟當在乂穎構隙之時及事不可爲而顒亦不免矣難乃旦翻 越辭太傅不受

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
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帝在長安京兆太守實掌輦轂下張方握兵顒所親倚故使領京兆
東嬴公騰遣將軍聶玄擊漢王淵戰於大陵大陵縣前漢屬太原郡後漢以來屬
太原郡魏收地形志太原郡統內受陽縣有大陵城其地蓋在唐遼幷二州界杜佑曰文水縣漢大陵縣聶尼輒翻 玄兵大
敗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泫氏屯留長子屬上
黨郡中都屬太原郡賢曰泫氏今澤州高平縣劉昫曰澤州陵川縣漢泫氏縣地屯留長子唐皆屬潞州師古曰泫音工
玄翻屯音純長讀如長短之長陸德明讀如長幼之長 又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
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介休縣漢屬太原郡晉屬西河郡唐屬汾州冠
古玩翻降戶江翻 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
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種章勇翻 追還
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八 起柔兆攝提格，盡著雍執徐，凡四年。

孝惠皇帝下

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游楷等自太安二年攻皇甫重至是首尾三年。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事見上卷上年。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故殿中人，舊屬二衛部曲者。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是年四月張方廢羊后，其時方已奉帝入關，蓋以威令遙脅留臺百官使廢羊后耳。今皇甫昌迎后入宮，欲發兵討方，特以是起兵耳，非因方在洛而討之也。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降，戶江翻。下同。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長沙厲王死見上卷上年，皇甫商死見上卷太安二年。先，悉薦翻。重獲御史騶人，因御史來宣詔，獲其騶人。騶，側鳩翻。騶，廄御也。晉制：諸公給騶八人，下至御史各有差。齊王駿曰：車前五百，八騶。河間得稱丈夫，則騶蓋亦車前之卒。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顒以破劉沈之功用張輔。六月，甲子，安豐元侯王戎薨於郟。王戎奔郟見上卷上年。郟音夾。張輔至秦州，殺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隴西太守韓稚。守，式又翻。稚子朴勒兵擊輔，輔軍敗，死。涼州司馬楊胤言於張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不可不討。」軌從之，遣中督護氾瑗帥眾二萬討稚。稚詣軌降。中督護，中軍督護也。氾音凡。瑗，于眷翻。帥，讀曰率。下同。未幾，幾，居豈翻。鮮卑若羅拔能寇涼州，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史言張軌能尊主攘夷，以致彊盛。

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㐌，徒河翻。復，扶又翻。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毋豚。綦音其。毋音無。綦毋，複姓。北狄傳：匈奴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考異曰：後魏書桓帝紀及劉淵載記皆云淵南走蒲子。按晉載記淵無走蒲子事，下云自離石遷黎亭，蓋後魏書夸誕妄言耳。詔假猗㐌大單于，單音蟬。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晉諸王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張方劫遷車駕事見上卷上年。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舊都，謂洛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說，輸芮翻。難，乃旦翻。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楙督徐州，始見八十四卷永寧元年。去年范陽王虓以荀晞行兗州刺史，留許昌，未及至州，而楙自領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越弟略都督青州，模都督冀州。於是范陽王虓虓，虛交翻。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輒，專也。朝士多赴之。朝士赴越者，不從帝在長安者也。朝，直遙翻。

成都王穎既廢，穎廢見上卷上年。河北人多憐之。穎鎮鄴，初有時譽，後雖以驕侈致亂，河北之人猶思其故，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武鄉縣，晉置，屬上黨郡。後石勒分置武鄉郡。劉昫曰：唐潞州武鄉縣，漢河東之垣縣地也。唐遼州榆社縣，分晉武鄉縣置。載記曰：勒，匈奴別部羌渠之冑。匈奴傳曰：北狄入居塞內者有十九種，羯其一也。羯，居謁翻。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說，輸芮翻。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茌平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國，晉屬平原國。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宋白曰：其地當在唐齊州、博州界。劉昫曰：茌平縣併入唐博州聊城縣，故發安義關師

古曰茌音仕疑翻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帥所類翻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帥讀曰率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石勒始此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長知兩翻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漢武帝置平干國宣帝改為廣平國後漢光武省屬鉅鹿郡魏文帝黄初二年復置廣平郡唐為洺州之地八月辛丑大赦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監工銜翻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考異曰元帝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按元帝時為平東及徙揚州乃為安東耳或者平字誤為安或後為安東司馬故但云司馬越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蕭縣自漢以來屬沛郡唐屬徐州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許許昌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輿琨蕃之子也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豫州刺史時治項上時掌翻遣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長知兩翻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虓用苟晞為兗州刺史見上卷上年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背蒲妹翻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上事者言東海王越等起兵及喬攻許拒越之事上時掌翻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劉弘都督荊州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彭城王釋蓋代羊伊屯宛征東大將

軍劉準劉準都督揚州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權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子考異曰劉喬傳釋作繹帝紀宗室傳皆作釋蓋喬傳誤帝紀八月車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弘釋傳及衆書皆無之弘傳但云彭城前東奔有不善之言故弘晉室純臣劉喬與范陽構難弘猶以書和解之以安天下尊王室釋受王命鎮宛而弘肯更自逐之乎據此詔令弘釋共討劉輿疑無弘逐釋事帝紀必誤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劉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為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遺于季翻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難乃旦翻今日為忠明日為逆翩其反而言是非反覆之易又穎顒之事亦如此互為戎首言迭為興戎之首也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呂翻軸亦作柚皆織具也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惟思也競爭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所爭者尋丈之間不足為長短也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自相楚剝楚痛也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鬭自效於卞莊者矣劉石之禍劉弘蓋知之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分扶問翻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被皮義翻下同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犇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都護盤讀行督諸將為都護督護則止督一軍耳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帥讀曰率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南服南方也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興發謂興師動衆調發財賦手書守相守手又翻相息亮翻

（亮翻。）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州有部從事，部管內諸郡。）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益州之破，辛冉去羅尚，從劉弘。冉以事尚者事弘，猶將不免於誅，況以從橫說之邪！史言劉弘忠純。說，輸芮翻。從，子容翻。）有星孛于北斗。（孛，蒲內翻。）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趣河橋。（模自鄴遣胄進兵。趣，七喻翻。）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詐言被司空越檄也。）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復，扶又翻。）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時荀藩、劉暾居留臺。）詔書屢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暾，他昆翻。上，時掌翻。）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治，直吏翻。）顒怒，遣呂朗收暾。（考異曰：暾傳云，顒遣陳顏、呂朗帥騎五千收暾。按暾匹夫，安用五千騎！蓋朗時在洛，顒敕使收暾耳。說者欲大其事，故云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魏收曰：袁紹書漢為冀州，治鄴；魏晉治信都。杜佑曰：治房子。說，輸芮翻。）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突騎，天下精兵，燕人致梟騎助漢高祖以破項羽；光武得漁陽、上谷突騎以平河北。考異曰：琨傳曰，得突騎八百人。按劉喬傳云，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疑八百太少，或因下文迎東海王之數致有此誤，今闕疑。）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考城縣屬陳留郡，前漢梁國之甾縣地，章帝更名。晉省，後魏置考陽縣及北梁郡，北齊郡縣並廢為城安縣，隋改曰考城縣，屬梁郡，至唐屬曹州。）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廩丘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晉屬濮陽郡，為兗州刺史治所。賢曰：廩丘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眾遂潰，喬奔平氏。（考異曰：帝紀云喬奔南陽。按地理志，南陽無平氏縣，武帝分南陽置義陽郡，有西平氏縣，或者南陽有平氏而非縣與？今按前漢書地理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晉書地理志，平氏縣屬義陽郡，平氏之上有厥西縣。沈約宋書地理志，南義陽太守領厥西令，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義陽。以此證之，蓋後人傳寫晉書者誤以厥西之西字屬平氏而書之，其實晉義陽之平氏也。帝紀所謂喬奔南陽，以漢古郡大界書之也。劉昫曰：唐州縣，漢南陽郡平氏縣之義陽郡，與唐州之桐柏、平氏二縣，皆漢南陽平氏縣地。）司空越進屯陽武。（陽武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唐屬鄭州。）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帥，讀曰率；下同。）

初，陳敏既克石冰，（事見上卷太安二年。）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敗，補邁翻。）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歷陽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曰淮南，晉因之。今和州，即歷陽縣之地。宋白曰：縣南有歷水，故曰歷陽。）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晉諸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考異曰：卓傳云，州舉茂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棄官東歸。按陳敏傳云，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若卓為常侍，不應討石冰；為離狐令，不應至洛。今從敏傳。）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為，于偽翻。）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斌，音彬。）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時揚州刺史蓋鎮丹楊，太守同治秣陵。）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楊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安豐縣，後漢屬廬江郡，魏分廬江為安豐郡。其地為唐之壽州安豐、霍丘、盛唐三縣之地。玘，墟里翻。）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楊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說，輸芮翻。喪，息浪翻。種，章勇翻。）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孫，謂孫權；劉，謂劉備。）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漢武帝紀：舳艫千里。註云：舳，船後持柂處；艫，船前頭刺櫂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此言山積，蓋取漢律之義。）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張晏曰：蔕芥，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丁計翻；芥，音介。）塞讒諂之

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上方數州謂揚州以西荊江豫梁益寧等州也檄刑狄翻不然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上時掌翻稱被中詔，被皮義翻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順陽縣前漢曰博山後漢明帝更名順陽屬南陽郡至建安中劉表分南陽右壤爲南鄉郡晉太康中立順陽郡以南鄉爲縣唐鄧州之臨湍菊潭縣皆順陽郡地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夏戶雅翻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侃與敏皆廬江人又同歲舉吏，同歲舉赴京都隨郡內史扈懷隨縣漢屬南陽郡春秋之隨國也晉武帝分南陽立義陽國後又分義陽立隨郡隋爲漢東郡唐爲隨州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弘引爲參軍又以貨物資送而遣其歸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艦戶黯翻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據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則長岐當在江夏郡界南陽太守衞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背蒲妹翻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是歲，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續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有黎亭書西伯戡黎即此就邸閣穀，留太尉宏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光熙元年六月帝還洛陽始改元此猶是永興三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繆靡幼翻又莫六翻姓也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衞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說輸芮翻下因說復說說顒同約與顒分陝爲伯。陝失冉翻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以焚掠洛都劫天子西遷也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柰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爲帳下督。方傳云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郅輔厚相供給及貴甚親昵之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謂顒遣方與呂朗會劉喬攻許方屯霸上未進而劉喬敗馬融曰盤桓不進也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復扶又翻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爾爾猶言如此如此也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昵尼質翻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爲安定太守，送方頭於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唐屬華州華戶化翻聞顒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降戶江翻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帥讀曰率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澠彌兗翻三月，惤令劉柏根反，惤縣自漢以來屬東萊郡拓跋魏省惤入掖縣地形志東萊郡掖縣有惤城師古曰惤音堅衆以萬數，自稱惤

公王彌帥家僮從之。帥，讀曰率。柏根以彌爲長史，彌從父弟桑爲東中郎將。從，才用翻。柏根寇臨淄，青州都督治所。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劉暾將兵拒之，暾兵敗，犇洛陽。暾，他昆翻。略走保聊城。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唐爲博州治所。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將，即亮翻。王彌亡入長廣山爲羣盜。長廣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武帝咸寧三年置長廣郡，長廣縣屬焉，隋廢長廣郡及縣，更名膠水縣，唐屬萊州。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彊盛，州兵屢敗。五苓夷反事始上卷太安二年。苓，力丁翻。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上，時掌翻。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使，疏吏翻。辟，毗亦翻。若臣已死，陳尸爲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省，悉景翻。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伺，相吏翻。考異曰：懷帝紀，永嘉元年五月，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李雄載記曰：南夷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王遜傳云：李毅卒，城中奉毅女固守經年。華陽國志有毅卒年月及女秀守城事，今從之。范長生詣成都。自青城山詣成都也。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顒以爲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敗，補邁翻。顒單馬逃入太白山。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新唐書地理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橡，似兩翻，柞實也。爾雅曰：柞實謂之橡，橡實曰橡斗實也。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晉志曰：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後，諸侯寡弱，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重，自靈帝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天子出入，有大駕、法駕、鹵簿。惠帝自鄴奔洛，則乘犢車；自長安還洛，則乘牛車，無復出警入蹕之制矣。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考異曰：后傳曰：張方首至洛，與即日復后位。按方傳首已久不至，今日今從帝紀。辛未，大赦，改元。改元光熙。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領槐里、始平、武功、鄠、蒯城等縣。南山即太白山，本一山也。弘農太守裴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帝即位，改扶風爲秦國，以封秦王柬。龕，苦含翻。疋，音雅。賈詡生於漢末，始從李傕、郭汜，中從張繡，後歸魏。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考異曰：牽秀傳云：顒密遣使詣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今從顒傳。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顒僅保長安城。成都王雄即皇帝位，雄，字仲儁，特第三子。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考異曰：晉帝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永興二年六月雄即帝位。華陽國志：光熙元年雄即帝位。後魏書序紀及李雄傳皆云昭帝十二年雄僭帝位，即光熙元年也。十六國春秋鈔：晏平元年六月雄即帝位。十六國春秋目錄：雄年號建興一，晏平五，與華陽國志同，今從之。諸書雄改元晏平，無大武年號；惟晉載記改元大武，無晏平年號。按雄國號大成，魏書雄傳一云雄稱帝號大成，改元晏平，故三十國春秋誤云改元大成，載記轉寫誤爲大武，今從諸書去大武之號。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雄母羅氏，尊爲王太后，見上卷永興元年。以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太師乃有天地之號，侯景未足多怪也。盜竊立名字以相署置，可勝言哉。考異曰：華陽國志尊長生曰四時八節天地太師，今從晉載記。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復，方目翻。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將，即亮翻。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考異曰：虓傳爲司徒，今從帝紀。平昌公模爲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浚特鮮卑、烏桓以爲羽翼，故使幷督東夷諸軍。驃，匹妙翻。越以吏部郎庾敳爲軍諮祭酒，敳，魚開翻。漢、魏之間，兵興，始置軍諮祭酒。前太弟中

庶子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郭象爲主簿鴻臚丞阮脩爲行參軍(臚陵如翻晉列卿各置丞行參軍在參軍事之下沈約志晉太傅司馬越府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行參軍始於蜀丞相諸葛亮府)謝鯤爲掾(掾以絹翻)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姓譜光姓燕人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因以爲氏)越亦辟之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厭於鹽翻)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史言越所辟置采虛名而無實用行下孟翻好呼到翻)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爲主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勱斬之(璠孚袁翻勱莫敗翻)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頓丘縣漢屬東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郡)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白馬縣漢屬東郡晉屬濮陽國唐爲滑州治所)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燕於賢翻)平昌公模爲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使疏吏翻)幷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從才用翻)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膩女利翻皮膚之垢其肥滑者爲膩汙烏故翻)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識音志記也)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辨者辨析事宜畫者爲之區畫也)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幷州以爲北面之重(說輸芮翻)越表琨爲幷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餅必郢翻餅餈也釋名餅幷也溲麥使合幷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食餅中毒或云越鴆之也中竹仲翻)庚午崩於顯陽殿(年四十八)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熾立爲皇太弟見上卷永興元年華戶化翻)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東堂太極殿東堂也)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復扶又翻) 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幷殺其三子(模越之弟也意謂殺顒父子則兄弟身安而無患矣而不知石勒趙染之禍已伏於冥冥之中矣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東海王越殺顒今從顒傳) 辛丑以中書監温羕爲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 己酉葬惠帝於太陽陵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幷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胡寇謂劉淵之黨也數所角翻)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州將謂幷州諸將也將即亮翻甄稽延翻任音壬惲於粉翻)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縱子容翻塞悉則翻)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府寺府舍也)邑野蕭條(聚居城市爲邑散居在外爲野)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勞力到翻徠力代翻)

孝懷皇帝上(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玫(玫謨杯翻)說

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成都王穎之廢河間王顒立帝爲皇太弟故以爲張方之意清河王本太子清河王覃齊王冏立爲太子又經廢者數矣公宜立之越不許重言之重直用翻越怒斬之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爲本郡太守晉志公車令屬衛尉以討彌彌擊殺之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言若朝露之棲草上見日即晞不得久也華戶化翻遺于季翻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朝直遙翻下同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吳謚孫堅曰武烈皇帝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孫策追謚長沙桓王孫權謚大皇帝冗而隴翻躡尼輒翻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度徒洛翻皇輿東返謂自長安還洛陽也俊彥盈朝才過千人曰俊彥美士也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復扶又翻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疏吏翻使發兵臨江己爲內應剪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沈約志廣武將軍晉江左置蓋始於此時晉置烏江縣屬淮南郡即烏江亭長檥船待項羽之地以名縣宋白曰烏江縣漢東城縣地晉太康六年始於東城界置烏江縣昶丑兩翻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考異曰敏傳云弟昶勸敏殺榮按晉春秋敏臨死謂處曰我負卿時昶已先死今從晉春秋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揚州刺史治建業故謂建業爲州下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朱雀橋在建業宮城之南跨秦淮水世傳晉孝武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故橋亦以此得名余謂朱雀橋自吳以來有之蓋取前朱雀之義非晉孝武之時始有此名也朱雀橋亦曰大桁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

出鎮衛謂鎮安人心乃所以衛敏也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說輸芮翻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不讀曰否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江西諸軍謂劉準所遣臨江者也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橋即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水北故卓收船傍南岸斷丁管翻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松滋縣屬廬江郡後漢省晉屬安豐郡劉昫曰唐壽州霍山縣漢松滋縣地今江陵府松滋縣乃是吳榮鄉之地晉氏南渡後以松滋流民僑立松滋縣非古松滋也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敏以顧榮爲丹陽太守周玘爲安豐太守故以稱之帥讀曰率語牛倨翻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白羽扇編白羽爲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騎奇寄翻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謂不用處言殺顧榮等也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會工外翻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爲侍中紀瞻爲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爲參軍陸玩爲掾玩機之從弟也掾以絹翻從才用翻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楊正衡曰盾徒損翻西陽夷寇江夏西陽縣春秋弦子之國漢爲縣屬江夏郡晉屬弋陽郡漢和帝永元末巫蠻反討降之徙置江夏西陽諸蠻是也沈約曰晉惠帝分弋陽爲西陽國劉昫曰吳分江夏置蘄春郡晉改爲西陽郡唐蘄州即其地宋白曰光州光山縣本漢西陽縣夏戶雅翻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

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何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琨善之。（凡戰非有智巧以出奇取勝，而以力角力者，其勝也在於忍，朱何之說矣。）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謚曰武悼。（楊后廢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元年。）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詮，且緣翻。）辛未，大赦。帝觀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為越殺繆播等張本。）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去年騰自并州徙鎮鄴。）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茌平牧苑也。桑起於此，起兵赴公師藩，藩死逃還。）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為，于偽翻；下為燕為同。）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署勒討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穎之死也，盧志收殯之，今桑出而載之。）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袁紹據鄴，始營宮室，魏武帝又增而廣之，至是遂為灰燼矣。）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討之。

秦州流民鄧定、訇氏等據成固，（楊正衡曰：訇，呼宏翻。余謂訇，姓；氏，名。）寇掠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鄧定等飢窘，詐降於燕，且賂之，燕為之緩師。（窘，渠隕翻。降，戶江翻。為，于偽翻。）定密遣訇氏求救於成，成主雄遣太尉離、司徒雲、司空璜將兵二萬救定，與燕戰，大破之。張殷及漢中太守杜孟治棄城走。積十餘日，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句，古侯翻，姓也。梁州刺史、漢中太守俱治南鄭。杜佑曰：漢之漢中郡故城在唐梁州南鄭縣東北。）

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時周馥鎮壽春，督揚州之江北，故睿督揚州之江南。考異曰：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按既都督揚州，不當猶鎮下邳。又懷帝紀明言七月己未睿都督揚州、鎮建業，今從之。）

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東武陽縣，漢屬東郡，晉屬陽平郡，後魏去東字為武陽縣。唐貞觀初，廢武陽入魏州莘縣；開元七年復置，改為朝城縣。杜佑曰：魏郡莘縣南有東武陽城。）大破之。桑退保清淵。（清淵縣，漢屬魏郡。劉昫曰：清河在縣西北。晉屬陽平郡，後魏分置臨清縣，後齊廢臨清縣入清淵，唐避高祖諱，改清淵為臨清縣，屬貝州。）

分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晉志：懷帝分荊州之衡陽、長沙、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帝紀、志自相抵牾，此從帝紀。沈約亦曰：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湘州。）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禊，胡計翻，祓除不祥也。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應劭風俗通曰：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之也。肩輿，平肩輿也，人以肩舉之而行。）導與諸名勝皆騎從，（騎，奇寄翻。從，才用翻。）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帥，讀曰率。）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說，輸芮翻。造，七到翻。考異曰：導傳曰：元帝鎮建業，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會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敦、導皆騎從。王敦傳：東海王越誅繆播，後徵拜尚書，不就。周玘傳：錢璯聞劉聰逼洛陽，不敢進，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與璯俱西，敦奔告元帝。懷帝紀：永嘉元年七月，琅邪王睿鎮建業。二年三月，殺繆播。四年二月，錢璯反。是時睿在建業已三年矣，安得言月餘；又睿名論雖輕，安有為都督數年而士庶莫有至者。豈敦得江東，猶首用周、顧以收人望，導為睿佐，豈得待數年然後為之乎？然則導傳所云，難以盡信，今刪去導語及敦名而已。）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軍司，軍司馬也。）

加散騎常侍，職爲軍司此加官也 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壼，苦本翻 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晉諸王國有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 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闓，可亥翻，又音開 壼，粹之子，卞粹見上卷惠帝太安二年 闓，昭之曾孫也。張昭，吳元臣 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說，輸芮翻 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興復於江左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茌平馬牧也 勒奔樂平。晉志，陽平郡有樂平縣，前漢東郡之清縣也，後漢章帝改曰樂平。石勒欲奔漢，則非此樂平也。又并州有樂平郡，武帝泰始中置，唐之遼州也，勒奔於此 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治，直之翻 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從，才用翻；將，子亮翻；貸，他代翻 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苟晞字道將 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爲部大，猶正衞曰 㔨，音背 擁衆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劉單于謂劉淵也。說，輸芮翻。單，音蟬 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度，徒洛翻 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㔨督等以爲然。冬，十月，㔨督等隨勒單騎歸漢，騎，奇寄翻 漢王淵署㔨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

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帥，讀曰率；下同 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史言石勒之衆浸盛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 乙亥，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說，輸芮翻；下同 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考異曰：晉春秋，王衍言於太傅越，以王澄爲荊州，敦爲揚州。據晉傳，以爲形援，越從之，於是澄、敦同發，越餞之。敦傳自青州入爲中書監，東海王越討劉播，後始出爲揚州。播死在永嘉三年三月，此年越在許昌，不在洛，故以晉書爲定 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戰國策，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其後澄自相魚肉，衍亦死於石勒，三窟安在哉！是以忠臣國爾忘家，臣國安則家亦安也。陸佃埤雅曰：俗云兔營窟，以背上相通，所謂狡兔三窟。語，牛倨翻 澄至鎮，以郭舒爲別駕，委以府事。澄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爲懷。舒常切諫，以爲宜愛民養兵，保全州境，澄不從。爲王澄不能保荊州張本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新蔡王騰報讎，斬汲桑於樂陵。樂陵縣，漢屬平原郡，晉分爲樂陵國，唐爲棣州樂陵縣。宋白曰：棣州陽信縣，魏屬樂陵國，晉斬汲桑於此，滄州爲 爲，于僞翻 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辭，不許。庚子，以光祿大夫高光爲尚書令。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顔等，度支校尉，晉書時所置，以督漕運者也。度，徒洛翻 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

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事見六十、六十一卷。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處，昌呂翻。若遷於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緯，于貴翻。夏，戶雅翻。朝，直遙翻。越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杜佑曰：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以王衍爲司徒，東海王越爲丞相。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爲後晞與越構隙張本。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顏師古曰：言殺人若屠者之殺六畜，伯，長也。頓丘太守魏植爲流民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討之。無鹽縣屬東平國，唐屬鄆州界。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晞討植，破之。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少，詩照翻。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膺，胷也。「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爲苟純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敗，補邁翻。考異曰：劉聰載記曰：彌攻洛陽，敗於七里澗，乃與其黨劉靈謀歸漢。按十六國春秋，靈爲王讚所逐，彌爲苟純所敗，乃謀降漢。今年春，靈已在漢，五月，彌乃如平陽。然則二人先降漢已久矣。彌傳誤也。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爲平北將軍。李釗至寧州，光熙元年，李毅卒，今乃至寧州。釗，音昭。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上，時掌翻。省，悉景翻。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謂李毅已死，寧州受圍不解也。喪，息浪翻。萬里訴哀，精誠無感，生不如死。」欲自刎，刎，扶粉翻。朝廷憐之，以魏興太守王遜爲寧州刺史，考異曰：華陽國志以廣漢太守王遜爲寧州。按時廣漢已爲李雄所陷，今從遜傳。仍詔交州出兵救李釗。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將，即亮翻。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單，音蟬。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與廆通好。祿官分國爲三部，見上八十二卷惠帝元康五年。好，呼到翻。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晉書天文志云丙子朔，今從帝紀。

丁未，大赦。

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行，戶剛翻。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考異曰：石勒載記曰：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帥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殺之，遂陷壺關。事在明年，今從十六國春秋。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

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惠帝分敦煌、酒泉置晉昌郡。杜佑曰：晉昌，漢冥安縣地。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祛，丘於翻。考異曰：晉春秋作曹祛，今從張軌傳。謀，遣使詣長安，使，疏吏翻。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龕，口含翻。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軌少隱於宜陽女几山，故欲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蹋，徒盍翻。折，而設翻。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此西夏，謂河西之地。夏，戶雅翻。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按張軌傳，有太府司馬、主簿，又有少府主簿，以將軍府爲太府，涼州府爲少府也。先往說鎮，爲陳利害。說，輸芮翻。爲，于偽翻。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考異曰：晉春秋作楊儋，今從張軌傳。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被，皮義翻。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琠，他典翻。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

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帥讀曰率，下同。）張越犇鄴，涼州乃定。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鄄城。（鄄音絹。）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復，扶又翻。）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入衛京師，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轘音環。）敗官軍於伊北，（伊水之北也。敗，必邁翻，下同。）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於津陽門。（津陽門，洛陽城南面東頭第二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陳讀曰陣。）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軹關在河內軹縣。軹音只。）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行，下孟翻。）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爲散騎侍郎。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使，疏吏翻。）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蒲子縣，卽晉公子重耳所居蒲城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劉昫曰：唐隰州治隰川縣，漢蒲子縣地。杜佑曰：隰州隰川、蒲縣，漢蒲子縣地。考異曰：劉琨答太傅府書曰：滑遣使驛騎，闚其部落，淵遂怖懼，南奔蒲子，雜虜歸降萬有餘落。琨傳亦然。按時淵彊盛，琨弱，豈因畏琨而徙都！蓋琨爲自大之辭，史因承以爲實耳。）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酋，慈由翻。單，上演翻。降，戶江翻。考異曰：載記作氐酋大單于徵。按當時戎狄酋長皆謂之大，徵卽光文后之父，單于衍字也。）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濮陽，衛墟，漢屬東郡，晉初分置濮陽國。唐鄄城、濮陽二縣皆屬濮州。鄄音絹。濮音卜。）未幾，又徙屯滎陽。（幾，居豈翻。）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漢東郡燕縣，古南燕國。晉省，而故城猶在，曰東燕城。後魏立東燕縣，屬陳留郡。劉昫曰：唐滑州胙城縣，漢南燕縣。燕，於賢翻。）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大陽縣屬河東郡。地理志曰：北虢也，虞所滅。在大河之陽。唐併入陝州河北縣界。）憲，楷之子也。（楷仕武帝、惠帝時。）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壬寅，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惇帥鮮卑攻壺關。（杜佑曰：唐潞州治上黨，漢壺關縣。後魏移壺關縣當羊腸阪羊頭之阪。帥讀曰率，下同。）漢鎮東將軍綦毋達戰敗亡歸。丙午，漢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丞相、右賢王宣卒。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汲縣，漢屬河內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置汲郡。唐之衛州，卽其地。）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降，戶江翻。）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綬音受。）簡其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殺之。（三臺注見後八十八卷永嘉六年。）十二月，辛未朔，大赦。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樂音洛。）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成尚書令楊褒卒。（考異曰：載記云丞相楊褒，今從晉春秋。）褒好直言。（好，呼到翻。）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禮記曲禮之言。）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陸德明曰：酗，況具翻，以酒爲凶曰酗。）雄慚而止。成平寇將軍李鳳屯晉壽，（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改爲漢壽縣，屬梓潼郡，晉又改漢壽曰晉壽。）屢寇漢中。漢中民東走荊沔。（沔水自梁州入荊州界，爲荊沔。）詔以張光爲梁州刺史。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璠爲順陽內史，江漢間翕

然歸之。璠父弘之喪未終，起之於苫塊。荊州之民懷其父，故翕然歸其子。璠，扶元翻。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九（起屠維大荒落，盡重光協洽，凡三年。）

孝懷皇帝中

永嘉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紫微，紫宮也。）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考異曰：晉春秋作鮮于脩之，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余按姓氏諸書有鮮于而無宣于。）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崎嶇，上丘宜翻，下音區。）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時汾水得玉璽，因改元河瑞。）

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襄陽。（代略也。）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璠得眾心，恐百姓劫璠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璠，扶元翻。）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史言劉弘父子得江漢間民心。）

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越自去年屯滎陽。）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太僕，九卿也；但晉官未有卿字，卿字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朝，直遙翻。）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越因繆播兄弟以克河間，今又殺之。[illegible]）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見，賢遍翻。）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嗣，祥吏翻。）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難，乃旦翻。）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箸，遲倨翻。）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何綏，字伯蔚。比，必寐翻，及也。蔚，紆勿翻。）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種，章勇翻。）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與，讀曰預。）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卒，子恤翻。）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傅越以王敦為揚州刺史。（為敦致亂東晉張本。）

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事，謂不使任事也。）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侯就第。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謂誅楊駿、賈后，誅趙王倫、齊王冏，及討成都王穎，及羊后、太子覃屢廢屢立，皆殿中人為之。）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自是帝左右皆越私人。）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

女三萬餘人於河。敗補邁翻。沈持林翻。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復扶又翻。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劉淵之識略，非劉聰劉曜所能及也。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川竭，亡國之徵。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石勒起此。胡羯鋒銳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姓譜：夔子之後，以國為氏。後趙支雄傳云：其先月支胡人也。桃，春秋魯邑，以邑為姓。左傳有古高士左伯桃之後。逯，盧谷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羯居謁翻。

初，張賓好讀書，好呼到翻。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勒本胡也，故謂之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呼火故翻。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數所角翻。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西澗、封田皆當在壺關東南。敗補邁翻。澗古晏翻。考異曰：石勒載記肅作秀，封作白。今從十六國春秋及劉琨集。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王廣。今從帝紀。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間古莧翻。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量音良。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邪。沮在呂翻。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行戶剛翻。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屯音純。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降戶江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劉惇，劉琨傳作龔醇，今從帝紀。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襄垣縣屬上黨郡。宋白曰：襄垣，趙襄子所築，因以為名。

初，匈奴劉猛死，見七十九卷武帝太始八年。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眾。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鐵弗氏之後為赫連勃勃。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考異曰：劉琨集作百部，今從後魏書晉書。劉琨自將擊虎，將即亮翻。考異曰：帝紀七月，劉聰及王彌圍壺關，琨使兵救之，為聰所敗，王廣等及聰戰又敗，龐淳以郡降賊。十六國春秋：淵五月遣聰攻壺關，敗韓述黃肅；六月晉遣王廣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晉師敗，劉惇以壺關降。按劉琨集載六月癸巳琨答太傅府書曰：聰彌入上黨，龐惇不能劉。又曰：安居失利，韓述殁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浹辰之間，名將俱殄。又曰：即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續遣屬陽將軍趙撰、梁余都尉李茂與倚并力，徑行夜襲賊輜重，賊遁而退，追尋討撲，殲其三分之二。會聰彌之未走，烏九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淵，遠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月八日攻圍。然則琨討虎以上事，皆在四月以前也。蓋晉漢二史皆據奏報事畢而言之。今依琨集為定。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敗補邁翻。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垣姓也，延名。降戶江翻。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於飛龍山，隋地理志：恒山郡石邑縣有飛龍山。括地志：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山鹿泉縣南四十五里。大破之，勒退屯黎陽。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復扶又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北狄傳：匈奴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西明門，洛城西面南頭第一門也。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洛水逕洛城南。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眾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嵩山在河南陽城縣。留平晉將軍

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護留軍。（冠，古玩翻。）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說，輸芮翻。）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聰自宜陽而東，又南進屯於洛水，既爲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隔絕。陝，失冉翻。）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淵以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天水人訇琦等（訇，呼宏翻。）殺成太尉李離、尚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降，戶江翻。）成主雄遣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弘請兵以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上，時掌翻。）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登進攻宕渠，（宕渠縣，漢屬巴郡，自蜀以來屬巴西郡。賨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宕，徒浪翻。）斬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涪，音浮。）雄自攻之，爲登所敗。（敗，補邁翻。）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轘轅，（轘，音環。）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襄城縣，漢屬潁川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立襄城郡。）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長，知兩翻。）

石勒寇信都，（信都縣，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晉同。）殺冀州刺史王斌。（斌，音彬。）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降，戶江翻。）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倉垣城在陳留浚儀縣。水經：汴水出浚儀縣北，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汴水。）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樂，音洛。）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內黃縣，漢屬魏郡，晉屬頓丘郡。應劭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嶷，魚力翻。爲曹嶷據青州張本。王彌家在東萊。）

初，東夷校尉勃海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考異曰：燕書王誕傳成作咸，今從李洪傳。說，輸芮翻。）遼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於無慮。（無慮縣，前漢屬遼東，後漢屬遼東屬國，晉省。應劭曰：慮，音閭。周禮所謂其山醫巫閭是也。）誕亡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爲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廆，戶罪翻。復，扶又翻。）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悛，七倫翻，又且緣翻。）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漢主淵立單徵女爲皇后，（單徵，氐酋也，事見上卷二年。單，音善。）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樂，音洛。）

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鄄，音絹。）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復，扶又翻。）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成太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尚。（降，戶江翻。）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璯（吳分吳郡、丹陽置吳興郡，以白烏程興故也。璯，音黃，外翻。）及揚州刺史王敦。璯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璯遂反，進寇陽羨。（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自吳以來分屬吳興郡。賢曰：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璯，斬之。玘三定江南。（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今又誅璯，是三定江南。）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時分吳興之陽羨及長城縣之西鄉、丹陽之永世爲義興郡。）

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

夏四月，王浚將祁弘敗漢冀州刺史劉靈於廣宗，殺之。（祁，巨支翻，下同。廣宗縣，後漢屬鉅鹿郡，晉屬安平國。敗，補邁翻。）成主雄謂其將張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訇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使，疏吏翻。）琦等出送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爲太尉。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雍，於用翻。）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於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降，戶江翻。）漢主淵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塢主。（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衆築塢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爲塢主。將，即亮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姓譜：皮姓，樊仲皮之後。）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樂，音洛。）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單，音蟬。）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顗爲吏部尚書，（任，音壬。顗，魚豈翻。）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璿，旬緣翻。）初，盛少時不好讀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易，弋豉翻，慢易也。）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八月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受遺詔；己卯，卒；辛未，葬。按長曆：七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十八日己卯；八月辛卯朔，無丁丑、己卯及辛未；辛未乃九月十一日。蓋淵以七月卒，九月葬，十六國春秋誤也。）太子和即位。（和，字玄泰，淵之嫡子。）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彊兵於內，（惟，思也。三王，謂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也。或曰三王謂齊王裕、魯王隆、北海王乂。行，下孟翻。惡，烏路翻。說，輸芮翻。）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謂聰屯平陽西也。）陛下便爲寄坐耳，（言大權非己出，託位於臣民之上，勢同寄寓也。坐，徂臥翻。）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聰，淵之第四子，故曰四王。或曰謂聰、裕、隆、乂也。）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單，音蟬。）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貫甲，擐甲也。帥，讀曰率。）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劉淵都平陽，諸城門皆用洛陽諸城門名。）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劉淵起光極殿於平陽。）收銳、攸、乘，梟首通衢。（梟，堅堯翻。）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考異曰：載記作又，十六國春秋作乂，今從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此

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卽
位聰字玄明淵第四子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
氏曰帝太后以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
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從才用翻封
其子粲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
平王悝苦回翻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以石勒爲幷州刺史封汲郡公　略陽臨渭氐酋蒲
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晉志略陽郡有臨渭縣蓋魏所置也載記曰氐之先蓋有扈氏
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其後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文有艸
付字遂改姓苻氏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
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蒲洪事始此　九月辛未葬漢主
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雍州流民
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
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
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二軍山簡及杜蕤所遣之軍也
於是馮翊嚴嶷嶷魚力翻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鎭殺
令長以應之長知兩翻未幾衆至四五萬幾居豈翻自號大將軍
領司雍二州牧雍於用翻稱藩於漢　冬十月漢河內王
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
萬會粲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帥讀曰率敗補邁翻下同澠彌兗翻
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轘音還　勒出
成皋關晉志河南成皋縣有關　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
讚所敗退屯文石津據帝紀文石津在河北又據永嘉六年勒自葛陂北行至東燕使孔萇自文石津濟
度枋頭取向水船則文石津在東燕之東北枋頭之東南　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白部
鮮卑也琨以劉虎及白部皆附漢故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
請兵說輸芮翻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

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猗盧
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
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
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
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陘北句注陘之北也陘音刑　琨不能
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
民於陘南樓煩匈奴之所居其地在北河之南今嵐州樓煩郡非古樓煩也漢馬邑縣唐之大同軍是其地漢陰館縣在
句注西北繁畤縣在武州川崞縣屬北魏北朔州平寇縣今五縣雖存皆非古縣地矣陘謂陘嶺陘音刑以其地與猗
盧　考異曰懷帝紀永嘉五年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劉琨徙五縣居之六年八月辛亥劉琨乞師於猗盧表盧爲代公宋書索虜傳在
永嘉三年晉春秋在永嘉四年且云猗盧率萬餘家避難自雲中入鴈門後魏序紀在穆帝三年卽永嘉四年也琨集永嘉四年六月癸
巳上太傅府牋云盧感封代之恩故知在四年六月之前又琨與丞相牋曰昔車騎感猗㐌救州之勳表以代郡封㐌爲代公見聽時大
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爲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卽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爲鄉公及符冊浚以
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爲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啓之浚與盧爭代郡舉兵擊盧爲所破紛
錯之由始結於此鴈門郡有五縣在陘北盧新幷塞官國甚彊盛從琨求陘北地以幷遣二萬餘家散在五縣間既非所制又於琨殘弱
之計得相聚集未爲失宜卽徙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鎭侵過浚西陲圍塞諸軍會浚不復見如允弱而見罪實以此興之盧非避難
而來也　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
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越晞有隙事見上卷二年
儲蓄亦不心附越者恐爲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考
異曰後魏序紀曰劉琨乞師救洛穆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不許按琨與丞相牋曰琨傾身竭辭北和猗盧遂引大
衆躬啓戎行卽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宜時討勤不可緩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折
抑挫臣銳氣臣卽解甲遣盧衆歸國若猗盧果遣衆赴洛琨豈安得不言也　劉虎收餘衆西度河
居朔方肆盧川肆盧川在朔方塞內後拓拔氏於其地置肆盧郡眞君七年併入秀容郡魏收地形志秀容郡
有秀容縣有肆盧城漢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　壬子以劉琨
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
單于單音蟬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
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今

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涅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在涅水之陽。師古曰：涅音乃結翻。）爲王如所敗。（敗，補邁翻。）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澄，時治江陵。）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水經注：沔水上通梁州沔陽縣，東過新城郡之沶鄉縣，謂之沶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沶漢之沶口，東流合於夷水，謂之沶口。楊正衡曰：沶音怡。）聞簡敗，衆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難，乃旦翻。）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夏，戶雅翻。）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趣，七喻翻。）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宛，於元翻。）王如據穰。（穰縣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說，輸芮翻。）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降，戶江翻。）勒斬脫，囚嶷，送於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勒既南寇襄陽，遂沿漢而下，攻掠江西。）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復，扶又翻。江西，大江之西也。趣，七喻翻。）太傅越既殺王延等，（見上卷嘉三年。）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見，賢遍翻。）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帥，讀曰率。傳[illegible]）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illegible]）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塹，七豔翻。）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楙，東平王楙[illegible]改封竟陵王。）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帥，讀曰率。）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敗，補邁翻。）退保東城。（東城縣，前漢屬九江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淮南郡。宋白曰：濠州定遠縣，東城故縣。）

（[illegible]）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考異曰：帝紀二年，西按惠帝永興二年已加軌安西將軍，今從本傳。加）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遺，于季翻。）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illegible]）

成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涪，音浮。惡，烏路翻。）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治，直之翻。）十二月，素至巴郡，羅宇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永興元年，壽爲登所得。及[illegible]壽因在登所。）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爲益州刺史，（三府，平西將軍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皆羅尚所兼領者也。監，古銜翻。）治巴東。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帥，讀曰率。）會曹嶷破琅邪，（嶷，魚力翻。）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永嘉元年，苟晞留弟純守青州。）

是歲，寧州刺史王遜到官，表李釗爲朱提太守。（朱提，音銖時。）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勞，力到翻。來，力代翻。）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以五苓夷昔爲亂首，（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苓，力丁翻。）擊滅之，內外震服。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

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刺七亦翻) 漢太后單氏卒。(單音善) 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下淫上曰烝，上淫下曰報。少詩照翻) 太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恚於避翻) 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劉淵廟號高祖) 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種章勇翻) 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長知兩翻，下齒長同) 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言乂殺聰) 聰心然之。(爲元帝建武元年聰殺乂張本) 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間古莧翻。分扶問翻。惟思也) 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聰讓乂事見上。乂此言必不發於是年，通鑑因呼延氏之言，遂連書之。幾居豈翻)

五年春正月壬申，苟晞爲曹嶷所敗，(敗補邁翻) 棄城奔高平。(高平縣前書屬梁國，晉爲高平國。酈水經：其西有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 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夏戶雅翻) 癸酉，拔之。

乙亥，成太傅驤拔涪城，(涪音浮) 獲譙登。太保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雄殺之。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數所角翻) 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此又一李驤也，非成太傅之李驤) 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醴陵縣屬長沙郡。弢土刀翻) 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惠帝時蜀亂，割南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一縣，置成都郡，爲成都王穎國) 驤請降，(降戶江翻) 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沈持林翻。復扶又翻) 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方，晉有汝寬、汝齊) 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眺他弔翻) 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弢蜀郡人，以才學著稱於西州。弢他刀翻) 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考異曰：帝紀，戊寅，睿使卓攻馥，馥走；壽春，馥衆潰。未知其爲命卓之日與攻日、潰日，故闕之) 豫州都督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揚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酒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去年敦奔建業) 庚辰，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氐苻成、隗文復叛，(苻成等歸羅尚，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復扶又翻) 自宜都趣巴東。(趣七喻翻) 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事始上卷永嘉二年) 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 晞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東海王越字元超) 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抄楚交翻) 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惡烏路翻。數所角翻) 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皋間伺之，(騎奇寄翻，下同。伺相吏翻) 果獲晞使及詔書。(使疏吏翻) 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刺史，(瑁莫報翻) 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盾徒損翻) 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

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考異曰帝紀五年正月帝密詔苟晞討越乙未越遣楊瑁裴盾共擊晞三月戊午詔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晞為大將軍丙子越薨晞傳晞移告諸州陳越罪狀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施檄六州協同大舉晞移諸征鎮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稱李初至奉被手詔卷甲長驅次於倉垣五年帝復詔晞陳越罪惡詔至之日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晞表稱遣王讚將兵詣項越使騎督於成臯間獲晞使遂大構疑隙晉春秋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詔晞討越按越若已得晞使則帝亦不能自安潘滔何倫等不容晏然在洛且滔等未去帝亦不敢專言使晞討越年月事迹頗前後參差如此今並置於越薨之時庶為不失）秘不發喪。衆共推衍為元帥。（帥所類翻）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　益州將吏共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降戶江翻）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益州總兵自不足以進取未及朞年而五易帥遂為秦氏所并之責耳）領巴郡太守。　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近其靳翻）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事見上卷永嘉元年）今復沮衆。（復扶又翻沮在呂翻）呵出斬之。（呵虎何翻治直之翻）治兵進戰。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為梁州刺史見上卷二年）

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苦縣屬陳郡水經注寧平城在沙水北本前漢淮陽國之寧平縣也後漢改淮陽為陳國晉省寧平縣而故城猶在賢曰寧平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騎奇寄翻下同）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敗補邁翻射而亦翻）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任音壬澹徒覽翻又徒濫翻）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西河王喜宣帝弟西河繆王斌之後超齊王冏之子）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

庾敳等。（敳魚開翻）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少詩照翻壞音怪）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復扶又翻）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勒欲存之以諸人儀觀之清楚耳）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水經注洧水東南過潁川長社縣分一枝東流逕許昌縣又東入汝倉城內俗以是水為汝水故有汝倉之名蓋洧水之邸閣耳）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考異曰東海王越傳云三十六王今從帝紀）何倫奔下邳。李惲奔廣宗。（惲於粉翻）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漢趙固王桑攻裴盾。殺之。（盾時在彭城盾徒損翻）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弢土刀翻）　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時關中饑荒疾疫盜賊公行模不能制）表徵為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說輸芮翻）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

攻苞。苞犇安定，太守賈疋納之。疋音雅。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艘，蘇刀翻。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從，才用翻；下導從同。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河陰本漢平陰縣，魏文帝改曰河陰，在洛陽東北，屬河南郡。治，直之翻。朝士數十人導從。從，才用翻。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水經註：洛陽城中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駝於閶闔南街，卽此。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銅駝街，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藉使帝得至倉垣，亦遺石勒禽矣。度支校尉東郡魏浚率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峽石，水經註：河南新安縣東有千秋亭，亭東有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度，徒洛翻。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王城郟鄏也。比，必寐翻。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張方故壘在洛陽西七里。重，直用翻。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平昌門，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轘音環。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宣陽門，洛城南面東來第四門，亦謂之雉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璽，斯氏翻。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犇并州。從劉琨也。蕃，琨之父也。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考異曰：帝紀，聰以帝爲會稽公；載記、三十國春秋云平阿公；晉春秋云平河公，河字蓋誤。十六國、三十國、晉春秋，明年二月乃封帝會稽公，蓋先封平阿，後進會稽，帝紀闕略。今從諸書。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珉，敳之兄也。敳，魚開翻。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說，輸芮翻；下說同。「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晉書曰：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理諸種。屠，直於翻。杜佑曰：頭曼、冒頓卽屠各種也。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陳郡項縣有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暾，他昆翻。「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彌，青州東萊人。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河南尹華薈在城皋，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華，戶化翻。汝陰縣，漢屬汝南郡，魏分置汝陰郡，後廢；武帝泰始二年復爲郡。薈，烏外翻。爲，于僞翻。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於密，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爲梁國內史。冠，古玩翻。翜，山立翻，又所甲翻。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

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水經註洛水過盧氏縣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即爲全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曜之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該傳曰一泉塢在宜陽藩以爲武威將軍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威武第十無武威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詮且緣翻東奔倉垣荀晞率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蒙縣屬梁國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考異曰晉書愍帝諱鄴又改建鄴爲建康按三十國晉春秋愍帝名子業或作鄴又吳志孫權改秣陵爲建業取興建之基業爲名皆不爲鄴字今從之藩等奉之南趣許昌趣七喻翻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絙居登翻考異曰閻鼎傳作李恆今從王浚傳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顗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顗爲長史顗魚豈翻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瑯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自漢以來公府有掾有屬職官分紀曰掾屬常敷明信義肅清風俗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說輸芮翻掾以絹翻下同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壼苦本翻吳孫權改秣陵爲建業晉平吳復曰秣陵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江寧縣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頵居筠翻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承渾之弟子恢靚之子靚疾正翻亮衮之弟子也江州刺史華軼華戶化翻軼音逸歆之曾孫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軼永嘉中除江州而爲瑯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教令郡縣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長知兩翻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揚州刺史王敦歷陽內史甘卓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吳孫晧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宋白曰吉州安福縣本漢安成縣今縣西六十里有安成故城訪追斬之及其五子裴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爲武昌太守吳孫權改鄂曰武昌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鄂縣而武昌郡如故改吳之江夏曰武昌郡漢尋陽縣屬廬江郡其地在江北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豫章之柴桑尋陽遂在江南

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告類祭也以事類告天及五帝也立皇太子考異曰晉書初無其名號劉琨與丞相牋曰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不知爲誰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瑯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爲尚書以田徽爲兗州刺史李惲爲青州刺史惲于粉翻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劉聰在平陽欲窺關中蒲坂兵衝也坂音反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敗補邁翻下邽縣前漢屬京兆後漢省併入鄭縣桓帝復置晉屬馮翊郡應劭曰有上邽故稱下秦武公伐邽戎置宋白曰四夷縣道記下邽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下邽故城在渭水北鄭古日邽音圭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將即亮翻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考異曰帝紀八月模遇害按劉琨上丞相牋曰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隴右故得無恙今以爲據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雍於用翻以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

荀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纘之子也數諫晞晞殺之數所角翻從事中郎明預有疾

姓譜明季大夫孟明之後爲平原望姓自鑿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與病屬我鑿羊茹翻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爲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陽夏縣屬陳郡夏音賈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暾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說輸芮翻彌爲書使暾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國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暾而彌不知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漸子廉翻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惡烏路翻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誘音酉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蓬關在陳留浚儀縣班志曰蓬澤在開封縣東北臣瓚曰今浚儀有蓬陂是也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於己吾己吾縣後漢屬陳留郡魏晉省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士求置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隱彊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

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屯於葛陂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鮦陽縣有葛陂賢曰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事見上卷惠帝永興二年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從才用翻遺于季翻下同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勒書意度雖爽此必張賓爲之難乃旦翻遺琨名馬珍寶厚禮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長知兩翻冠古玩翻鮮息淺翻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石虎始此爲虎誅夷勒諸子張本勒攻滎陽太守李矩矩擊卻之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索昔各翻姓也綝丑林翻頻陽縣屬馮翊郡秦厲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杜佑曰京兆同官縣漢祋祤縣晉爲頻陽縣時綝等自京兆南山奔安定安夷護軍蓋亦置司於長安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陰密縣屬安定郡商之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也臨涇縣時爲安定郡治所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特與恢同守新平雍於用翻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

會之。（帥讀曰率。）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黃丘在馮翊雲陽縣黃嶔山下。）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蕩仲，安定盧水胡也。據後蕩仲子天護，漢以爲涼州刺史，此梁當作涼。）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絙等。（絙，居登翻。）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上洛縣，漢屬弘農郡，漢元鼎四年置，居洛水上，因以爲名。晉初改爲京兆南部，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杜佑曰：上洛，漢長利縣。宛，于元翻。趣，七喻翻。）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於雍城。（雍，於用翻。）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以王導比管仲也。）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寧縣十里，近臨江渚。按新亭壘近勞勞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言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坐，徂臥翻。）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愀，七小翻。）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戰國時，騶衍以爲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序九州是也。孔穎達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崐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崐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崐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又隋祭北郊，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從祀，其崐崙所統之四方九州歟。）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頵，紆倫翻，又居筠翻。）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白望，猶虛名也。）浮競驅馳，互相賁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以水爲譬也。波者，水之動也，風起則波生，相扇而動。）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灋物墜喪。（喪，息浪翻。）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漢董仲舒論政曰：譬猶琴瑟，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元年。）顯朱邑於桐鄉，（朱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漢宣帝舉而用之，官至大司農。）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廣寧縣，漢屬上谷郡，晉武帝太康中分立廣寧郡，屬幽州界。）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燕，于賢翻。相，息亮翻。）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考異曰：晉春秋作利孫，按利孫即六脩也，胡語訛轉耳。余按孔穎達曰：聲相近者轉字異。）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復，扶又翻。）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襲六脩，六脩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幷州。李臻之死也，（事見上卷永嘉二年。）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臻報仇，（素喜連、木丸津，二部也。爲，于僞翻。）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敗，補邁翻。）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廆，戶罪翻。據載記，翰於廆爲庶兄，數廆第三子，則翰非少子也。少，詩照翻。）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誅龐本見上卷永嘉三年。龐，皮江翻。）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州師謂平州之兵，東夷校尉所統者是也。）遼東荒散，

冀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廆自稱鮮卑大單于。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幷吞二部。二部謂素喜連、木丸津也。忠義彰於本朝，朝直遙翻。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帥讀曰率。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幷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復扶又翻。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廆。屬之欲翻。釋卒，廆召弈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說讀曰悅。悛丑緣翻，又七倫翻。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抎羽敏翻。說文從高而下也。犍居言翻，犗牛也。言千斤之犍，人間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爲長史，悛爲參軍。史言封氏諸子遂爲慕容佐命之臣。王浚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毖，琰之曾孫也。爲毖與慕容氏搆怨張本。崔琰事曹公。毖音祕。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 起玄黓涒灘，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永嘉六年春正月，漢呼延后卒，謚曰武元。漢鎭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珝寇并州。靳，居焮翻，姓也。珝，況羽翻。辛未，圍晉陽。甲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任，音壬。顗，魚豈翻。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爲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綬，音受。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劉康公，周之卿士，食采於劉，其後因以爲氏。劉聰，匈奴之後，以漢之甥冒姓劉氏，故云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嬪，毗賓翻。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復，扶又翻。事皆中黃門奏決。

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亢，音剛。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爲曾亂荊州張本。冠，古玩翻。被，皮義翻。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皇覽曰：汝南郡鯛陽縣有葛陂鄉。賢曰：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鎭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睿爲鎭東大將軍，署瞻長史。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愀，子小翻。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中堅將軍，蓋石勒所置。姓譜：夔姓，春秋夔子之後。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言其不逆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將，即亮翻。各賜鎧馬一疋。鎧，可亥翻。疋，譬吉翻。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擢，拔也。拔其髮以數其罪，猶不足，言其罪多也。數，所具翻。奈何復相臣奉乎！復，扶又翻。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水經註：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雀臺，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則金雀臺，高八丈；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謂近漢都，可以壯聲援。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處，昌呂翻。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邪！自古國於東南者，率多爲自保之計，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賓料之審矣。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重，直用翻。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降，戶江翻。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敗，補邁翻。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陳，讀曰陣。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會，工外翻。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

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千候容翻。王濟，字武子。造，七到翻。）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研，與硯同。），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爲，于僞翻。），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妻，七細翻。），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珝，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使，疏吏翻。）。

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爲貴人（此別一張寔，非河西張軌之子。），太后張氏之意也（張氏，淵之側室，生聰，尊爲太后。）。

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魴，符方翻。說，輸芮翻。）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琠，它典翻。絡繹，相繼不絕之意。）。」

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

漢主聰封其子敷爲渤海王，驥爲濟南王，鸞爲燕王，鴻爲楚王，勱爲齊王（勱，音邁。），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趙王。

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觀後所謂巫斬王公，則攄亦劉氏也。攄，抽居翻。）。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比，毗至翻。）。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謂平陽去晉陽不遠也。縱，子容翻。），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王夫人，彰女也。）。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少，詩沼翻。），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王公，謂劉攄、靳陵。大將，謂王彰。亟，欺冀翻。忤，五故翻。）。此臣等竊所未解（解，戶買翻，曉也。），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驃，匹妙翻。），後有不逮，幸數匡之（數，所角翻。）！」

王彌既死（事見上卷上年。），漢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恐爲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硤磽津西渡（硤，戶夾翻。磽，牛交翻。）。劉琨以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桑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爲質於琨（姓譜：臨，姓也，大臨之後。質，音致。）。琨以固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下同。），桑爲豫州刺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雍，於用翻。）。五月，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驤，思將翻。）。

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據祗傳，祗屯盟津小城。盟津，河平侯祠有二渚，又有陶渚，故亦曰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幷其士民二萬餘戶於平陽。

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

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宋白曰：隰州，隰川縣，漢蒲子縣。劉淵僭號，置大昌郡。）。殷爲相，不犯顏忤旨（忤，五故翻。），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

條理商榷事宜。商度也榷者舉其略也爲于僞翻榷古岳翻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幾諫者見微而諫也吳希聖曰事君有顯諫者有幾諫者然而溫柔忠厚者其說多行訐直強勁者其說多忤夫是以貴幾諫也幾居希翻乘繩證翻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處昌呂翻

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爲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高平王悝爲征南將軍，鎮離石；悝苦回翻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西平城當築於平陽西濟子禮翻

魏王操爲征東將軍，鎮蒲子。

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疵疾移翻帥讀曰率下同桑引其衆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曲梁縣屬廣平郡曹魏置廣平郡治曲梁城劉昫曰唐洺州永年縣漢曲梁縣地也桑將張鳳帥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據水經注東燕城在酸棗縣東河水自酸棗東北逕延津又東逕燕縣故城北余攷兩漢志東郡有燕縣無東燕縣晉書志東燕縣晉屬濮陽國賢曰東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燕於賢翻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水經淇水至黎陽入河在遮害亭西十八里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杜佑曰枋頭在今汲郡衛縣[illegible]衛縣南去河八里向式亮翻姓也枋音方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未上者未上岸船不用則推之登陸使遠水而燥他日輕便於駕用上時掌翻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間古莧翻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復扶又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易以豉翻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王浚字彭祖劉琨字越石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幽王浚并劉琨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襄國縣秦爲信都項羽改曰襄國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而信都別爲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邯鄲音寒丹宋白曰隋改襄國爲龍岡縣唐爲邢州所治也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塹七豔翻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使疏吏翻下同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營州不在晉太康地志十九州之數晉地理志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至慕容熙據和龍始於宿軍置營州以刺史鎮之拓跋魏置營州於和龍勒時未有營州也郡國志營州地當營室之分故曰營州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喜許記翻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令狐之令力丁翻數所角翻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鄉讀曰嚮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

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郝呼各翻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考異曰劉琨傳曰屬龐醇降於聰聰以烏丸復反琨親出禦之粲乘虛襲取晉陽按琨上太子牋曰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并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犇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己卯漢衛尉梁芬犇長安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考異曰懷帝紀云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奉秦王爲太子按賈疋等以永嘉五年敗劉粲於新豐粲敗還平陽奉秦王入雍城六年三月劉曜棄長安走秦王入長安漢兵皆已退矣秦王爲太子時劉粲方在晉陽懷紀誤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告類或曰類或卽位祭天之禮舜之肆類也肆類於上帝孔安國注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鄭玄云夏正郊告於上天神后皆其事也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太子詹事掌宮事時太子建行臺故以詹事總百揆特位號未正其實丞相之職也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開封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犇柔凶塢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恆爲代王恆戶登翻逞爲吳王朗爲潁川王皐爲零陵王旭爲丹陽王京爲蜀王坦爲九江王晃爲臨川王以王育爲太保王彰爲太尉任顗爲司徒顗魚豈翻馬景爲司空朱紀爲尚書令范隆爲左僕射呼延晏爲右僕射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

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澹徒覽翻又徒濫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云遣其子利孫賓六須載記云賓六須劉琨集云左右賢王又云右賢王撲速根今從後魏書考異又曰箕澹十六國春秋後魏書作姬澹今從劉琨傳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鄉讀曰嚮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中竹仲翻創初良翻下同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分扶問翻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五代志太原郡石艾縣有蒙山魏收志曰石艾縣卽漢晉之上艾縣也晉志上艾縣屬樂平郡又據五代志晉陽縣有蒙山此蓋蒙山跨晉陽石艾二縣界也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藍谷在蒙山西南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邢延叛琨見上卷五年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壽陽山在樂平壽陽縣魏收地形志作受陽縣此縣蓋晉置也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晉置壽陽縣陳閱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遺于季翻乘繩證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陽曲縣屬太原郡在晉陽北招集亡散盧諶爲劉粲參軍亡歸琨諶時壬翻漢人殺其父志考異曰劉聰載記志勸太弟乂作亂被誅按志勸成都王穎起義兵諫穎攻長沙王乂忠義數篤始終不爲非勸人作亂者也今從盧諶傳及弟謐詵贈傅虎幽州刺史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張氏以其父寔爲左光祿大夫彭蕩仲之子天護帥羣胡攻賈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而殺之疋音雅疋殺彭蕩仲事見上卷五年考異曰帝紀曰疋討賊張連遇害疋傳天護攻之疋敗走墜澗死今從十六國春秋漢以天護爲涼州刺

史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遂殺綜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鼎出犇雍爲氐竇首所殺（胡翔方強）（賈閻麴索降心相從協力以輔晉室猶懼不能全況自相屠乎長安之敗微見於此矣雍于用翻）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姓譜游廣平望姓鄭公子偃字子游其後以爲氏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苑鄉城宋白曰任縣後漢南䜌縣地後趙石氏於此置苑鄉縣唐爲任縣屬邢州）受王浚假署（假署者承制權宜而補署假以職名）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考異曰石勒載記及後魏書作就陸眷今從王浚傳）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磾丁奚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後魏書作末破今從王浚傳）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於渚陽（班固地理志禹貢絳水在信都入海水經註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張甲故瀆同歸於海疾陸眷屯此是渚之陽也）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敗補邁翻）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種章勇翻）段氏最爲勇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鬭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懈古隘翻）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入入門四尺中置窯突門旁爲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熏之也杜佑曰突門於城內爲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見其釋仗而寢知其懈也乃命萇出擊所謂見兵埶者也）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枕職任翻）獲鎧馬五千匹（鎧可亥翻）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質音致下同）遣使求和於疾陸眷（使疏吏翻）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復扶又翻下同）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孫武所謂親而離之此其近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末柸也若匹磾文鴦則終身與勒抗）游綸張豺請降於勒（降戶江翻）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是歲大疫

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少詩照翻冠古玩翻）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輕易動又豪俠自喜也）以此處世（處昌呂翻）難得其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爲己亞使之內綜心膂（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其條理者也故謂能綜理衆事者爲綜理）外爲爪牙澄屢爲杜弢所敗（弢土刀翻敗補邁翻）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弈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於作塘（作唐縣後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五代志澧陽郡孱陵縣舊曰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南平郡治）

江安。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孱陵縣，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應劭曰：孱音踐。師古音士連翻。劉昫曰：澧州安鄉縣，漢孱陵縣地。尋又奔沓中。此沓中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孱陵之東。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華容縣，漢屬南郡。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舒為州別駕，故自謂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水經註：沌水南通沔陽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謂之沌口。沌，持兗翻。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顗，魚豈翻。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沔陽，梁武帝時方置郡。據沈約志，陶侃為荊州刺史，初治沔陽，則是時已有沔陽城矣。當屬竟陵郡界。宋白曰：復州沔陽縣，漢竟陵縣也，郡國志曰：沔陽縣即楚王城。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懷帝永嘉五年，睿加敦都督征討諸軍事。惠帝永興元年，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考異曰：王澄傳曰：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按敦時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非為江州也。王澄過詰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搤，乙革翻。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考異曰：王機入廣州，紀、傳皆無年月。按衛玠傳，玠依敦於豫章，以永嘉六年卒，故附於此。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王機父毅為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不戰迎降。降，戶江翻。下同。訥乃避位，以州授之。王如軍中飢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王敦。考異曰：如降亦無年月，明年有如餘黨入漢中，故附此。鎮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洗，悉薦翻。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見，賢遍翻。

江陽太守張啓，江陽縣，漢屬犍為郡，劉蜀分置江陽郡，隋併入陵州隆山縣，唐為眉州彭山縣。殺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異行三府事，見上卷五年。啓，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沈，持林翻。涪，音浮。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水經註：漢靈帝分漢陽為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謂之赤亭川。榆眉，即漢扶風之隃麋縣，晉省。宋白曰：隴州汧源縣東有隃麋澤，有古城，吳山縣亦漢隃麋縣地。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夏，戶雅翻。雍，於用翻。

孝愍皇帝上

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王柬，後襲封秦王。諡法：禍亂方作曰愍，在國遭憂曰愍。

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方改元建興。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著，陟略翻。庚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勝，音升。號，戶刀翻。惡，烏路翻。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永嘉二年，珉、儁與懷帝俱沒於虜。懷帝亦遇害。年三十。大赦，復以會稽劉夫人為貴人。永嘉六年，聰以夫人妻懷帝，封帝為會稽公，故曰會稽劉夫人。會，工外翻。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劭，高也。少著英猷，少，詩照翻。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乙亥，漢太后張氏卒，諡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諡曰武孝。張后，張太后之姪女。勝，音升。

己卯，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䳒儀殿。雄曰鳳，雌曰凰。書曰：鳳凰來儀。為，于偽翻。下更為同。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劉淵諡光文。幾，居希翻。身衣大布，居無重茵，衣，於既翻。下同。重，直龍翻。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

不食粟愛民故也。乘繩證翻 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觀古玩翻 加之軍旅數興，數所角翻 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疎。嶷魚力翻 貢謂貢獻 稟謂承詔命 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爲于僞翻 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治直吏翻 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時漢所有之地 河東西河二郡耳 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漢文帝時 惟備匈奴南越 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沮在呂翻 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首東市，梟堅堯翻 使羣鼠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朱雲事見三十二卷漢成帝元延元年 逢皮江翻 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任音壬 顗魚豈翻 光祿大夫朱紀、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事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 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

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爲于僞翻 阽服虔音反坫之坫 孟康音屋檐之檐 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 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敗補邁翻 喪息浪翻 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由與猶同 洪氏隸釋曰古字多以由通爲猶 孟子樊毅脩華嶽碑由復名楊 余謂樊碑之由其義尚也 此由如也 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櫛側瑟翻 名後扶又翻下同 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塞悉則翻 聰覽之變色。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比年已來，微得風疾，比毗至翻 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於心，戢側立翻 斂藏也 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坐徂臥翻 引元達上，上時掌翻 升堂也 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顗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更工衡翻 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西夷校尉向沈卒，向式亮翻 沈持林翻 汶音 衆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蠻姓譜鄭穆公名蘭支庶以爲氏 漢有武陵太守蘭廣 又匈奴傳亦有蘭氏 非此蘭也 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欲歸晉也 成將李恭、費黑邀擊，獲之。將即亮翻 費扶沸翻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鄭樵通志略曰魏氏天子冠一加 其說曰古之士禮冠必三加 尊尊所以喻其志 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 將以踐阼臨人 尊極德成 不復與士同以加喻勉爲義 禮冠於廟 自魏不復在廟矣 冠太子再加 是時蓋仍魏禮 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始改元建興 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雍於用翻 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索昔各翻 綝丑林翻 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乘繩證翻 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衛將軍，領太

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冠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犇廩丘廩丘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賢曰廩丘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三臺流民皆降於勒降戶江翻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初劉琨用陳留太守焦求爲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爲兗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還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郗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水經註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晉永嘉中郗鑒保此山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詩所謂保有鳧繹復扶又翻少詩照翻帥讀曰率嶧音亦琅邪王睿就用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鄒山在魯郡鄒縣考異曰劉琨集建興二年十一月壬寅朔與丞相牋曰焦求雖出寒乏有文武膽幹荀藩用爲陳留太守獨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領兗州刺史後闍荀公以李述爲兗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日而論至於膽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構隙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事任年春正月遣詣鄴三王斬王桑走趙固云云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守廩丘今治在廩丘而李述郗鑒並欲爭兗州或云爲荀公所用或云爲琅邪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以大潰也輒敕演謹自守而已按王桑趙固之敗及石勒攻鄴皆在永嘉六年琨牋又云傳長安消息七十上是秦王又建興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元年十一月壬申朔十二月壬寅朔然則琨發牋之日建興元年十二月壬寅朔也傳寫誤耳三人各屯一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琅邪王睿以前廬江內史華譚爲軍諮祭酒華戶化翻譚嘗在壽春依周馥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周馥字祖宣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難乃旦翻執政不悅興兵討之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事見上卷永嘉四年五年睿曰馥位爲征鎮握彊兵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頵錄事參軍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自上佐以下違失者彈正以法掌凡諸司察之事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之職余據睿以丞相爲錄事參軍自別有主簿詳見辯誤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朝直遙翻敗補邁翻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江東謂洛都爲西臺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見八十四卷惠帝永寧元年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斷丁亂翻決也言功之輕重差大皆以己亥格決之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出頵爲譙郡太守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玘墟里翻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恚愈甚恚于避翻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勰音協傖助庚翻吳人謂中州人爲傖能復之乃吾子也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惲於粉翻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上白城在安平廣宗縣李惲薄盛皆乞活帥復扶又翻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以釋其弟末柸德石勒故不肯會浚兵浚怒以重幣賂拓拔猗盧幷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廆戶罪翻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敗補邁翻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陽樂縣屬遼西郡賢曰陽樂在今平州東聞六脩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初中

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復扶又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嶷魚力翻）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北平西方虔（西方複姓姓苑少昊金天氏以主西方子孫以為氏）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真蘭陵繆愷（繆靡幼翻）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自玄菟西歸遼西道過廆菟同都翻）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喪息浪翻）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帥讀曰率）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言天下方亂道路未[illegible]）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行仁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沈持林翻）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逄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illegible]）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易屯卦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王弼曰[illegible]）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累力瑞翻）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邃從之卒與浚俱沒（種章勇翻卒子恤翻）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真卽時俱至（古語有之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帥讀曰率說輸芮翻）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樂浪音洛琅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為于僞翻）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王如餘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涪音浮）梁州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邈將兵拒之邈受運建賂勸光納其降（降戶江翻下同）光從之使居成固既而邈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欲盡取之復說光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意難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為亂光又從之（將貪於下帥闇於上梁州之禍復自此始治直之翻）五月邈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壻楊虎收餘衆擊光屯於厄水光遣其子孟萇討之不能克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所謂分陝也陝失冉翻）詔曰今當掃除鯨鯢（鯨鯢大魚鯨鯢所不能制以比敵人之桀者鯨巨京翻鯢五兮翻）奉迎梓宮（謂懷帝遇害於平陽梓宮未返也）令幽幷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造七到翻下同）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帥讀曰率）同赴大期克成元勳（雍於用翻）漢中山王曜屯蒲坂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定陵縣漢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田徽王浚用為兗州刺史）薄盛率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史言王浚之勢浸以孤弱。）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陘，音刑。）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拔普根屯于北屈。（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春秋晉公子夷吾所居邑也。宋白曰：慈州吉城縣，本漢北屈縣地。師古曰：屈，音居勿翻。）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西平城在平陽西，漢主聰築以居其子濟南王驥。）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殿中都尉，屬二衛。）與乘輿會於中原。（乘，繩證翻。）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隗，五罪翻。）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宋白曰：邵陵，漢之昭陵縣，吳立邵陵郡，唐為邵州。）參軍丹陽張闓為從事中郎，（闓，音開，又可亥翻。）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會，工外翻。掾，以絹翻。）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為刁、劉間王敦兄弟張本。伺，相吏翻。）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處，昌呂翻。）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關，白也。）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駮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駮，北角翻。傳，直戀翻。）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塞，悉則翻。）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漢涿郡，魏文帝更名曰范陽郡。少，詩照翻。）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蹴，子六翻，躡也。覺，居效翻，寤也。）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有京峴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故曰京口。）糾合驍健，（糾，言合三為一也。驍，堅堯翻。下同。）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給千人廩，及布三千疋而已。）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復，扶又翻。）遂屯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王沖，荊州賊也。）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廬山記曰：潯陽縣在大江之北，潯水之陽，潯水城無乃古之潯陽城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明威第三十。弢，吐刀翻。水經註：泠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泠道縣西南，又北流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所謂泠口也。楊正衡曰：泠，郎丁翻。余按此泠口去武昌甚遠。又水經註：江水自蘄春故城南，又東得銅零口，此無乃是乎？）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徑道，捷出之路。）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水經註：沌水上承沔陽縣之白湖，東南流逕沔陽縣南，注於江，謂之沌口。陸游曰：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侃傳云：初鎮沌口，移入沔江。水經註：林鄣故城在沔南，沔江謂林鄣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為軍諮祭酒。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貰，始制翻，貸也，赦也。又神夜翻。）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

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謂晉所殺者。）奪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僊，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張光雖以晉亂致寇，其氣烈亦可尚也。）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少，詩照翻。）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荀藩薨於開封。（荀藩、閻鼎相繼而沒，陝東二行臺惟荀組在耳。考異曰：帝紀曰藩薨於滎陽，今從藩傳。）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於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降，戶江翻。）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復，扶又翻。）敦乃奏復侃官。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帥，讀曰率。下同。）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龍尾者，依城築道，陂陁而漸高，登陟所由之路也。又水經曰：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尾達樊川。漢蕭何起未央宮，斬龍首山而營之，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所謂龍尾者，此山之尾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水經註：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沈水又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阿城，即秦阿房宮城也。）癸巳，染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前漢北地郡有靈武縣，後漢、晉省，至後魏置咸陽郡，池陽、靈武二縣並屬馮。黃白城在池陽，則此零武為前漢北地郡、咸陽郡之靈武明矣。）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冠，古玩翻。）曜引歸平陽。

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王浚又一袁術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摶，徒官翻。）司空掾高柔切諫，（掾，于絹翻。此又一高柔，非魏之高柔。）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梟，堅堯翻。）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橫，戶孟翻。）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朱丘伯，朱碩字也。棗嵩，浚之壻，故曰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調，徒弔翻。）從事韓咸監護柳城，（柳城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晉省。監，工衛翻。）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為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使，疏吏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欲用敵國交鄰之禮。）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折，而設翻。亢，口浪翻。）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屯，殊倫翻，難也。）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勒，上黨武鄉人，而浚，太原人，故云州鄉。）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復，扶又翻。）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陛下應天順人，（為，于僞翻。）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

之。遣于季翻。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夏戶雅翻。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惡烏路翻。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彊其兩翻。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游綸保據苑鄉降於勒，勒已襲禽之。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是歲，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爲參軍。謨，克之子也。　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梁，石梁塢在洛水北。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河北，大河之北，即富平津之北也。敗，補邁翻。浚夜走，獲而殺之。　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灅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盛樂縣，前漢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平城，漢屬鴈門郡。括地志曰：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拓拔魏之盛也，置朔州於盛樂，置恒州於平城，平城謂之代都。自高祖遷洛，其後破六韓拔陵作亂，故都爲墟，恒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雲州寄治幷州界。魏收地形志自正光以北所記略矣。隋之盛也，北逐突厥，復漢故塞，省幷後魏所置郡縣，盛樂蓋在定襄郡大利縣界，平城在馬邑郡雲內縣界。唐破突厥，北盡魏隋之略，朔州善陽縣則漢定襄、魏桑乾之地，單于都護府金河縣則後魏道武所都也。雲州雲中縣則後魏所都平城也。然自單于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三百九十七里，則盛樂距平城其道里可知矣。杜佑曰：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郡。隋雲內縣恆安鎮，魏書帝紀猗盧脩故平城以爲南都，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杜佑又曰：朔州馬邑郡，魏都平城，於郡北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北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郡治善陽縣，亦漢定襄縣地，有秦馬邑城、武周塞，桑乾河發源於此。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班固地理志，右北平後廱縣，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師古曰：灅音壘，又音郎賄翻。酈道元水經註，庚水與鮑丘水合，後廱在東，與平城相去甚遠，新平城不在此灅水之陽也。據魏書，道武帝西如馬邑，觀灅源，則灅水蓋出於馬邑而東北流逕平城之南也。酈道元，魏人也，其註水經，敘代都之事宜詳，而不言平城有灅水，但言㶟水逕平城南耳。註曰：㶟水出鴈門陰館縣累頭山，一曰治水，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樓煩鄉也。又有馬邑川水會桑乾水而注於㶟水，㶟水東流過平城南，又東流逕廣寧下洛縣南，東至漁陽入笥溝。又考班固地理志，鴈門陰館縣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累音力追翻，治音弋之翻。㶟水出累頭山，疑當時亦有累水之名，師古音從平聲，音相近也，意道元所謂㶟水即灅水也。又考丁度集韻，㶟、灅、㶟三字同，註云水出鴈門，則亦有見於此矣。灅、㶟、類、盧音魯水翻。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一 起閼逢閹茂，盡柔兆困敦，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并爭，天下兵作。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丁丑，大赦。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長，直亮翻。廣，古曠翻。後放此。漢主聰惡之，惡，烏路翻。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考異曰：載記，元達等曰：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按立三后在明年，於時未也。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丑，劉氏卒，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聰置丞相等七公，七公：見上自晉王粲至中山王曜是也。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等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六夷：蓋胡、羯、鮮卑、氐、羌、巴蠻，或曰烏丸，非巴蠻也。單，音蟬。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曰：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云：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錄，輒云各錄六條事，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余按宋元嘉以後，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南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氏世在江左，歷位通顯，且不知為何事，後之人何所取徵？杜佑曰：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二條事。晉氏度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書六條也。如杜佑之言，則六條蓋六曹也。沈約以何充表各錄二條為各錄六條，致有此誤。

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羸，倫為翻。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遺，于季翻。麈，腫庾翻。麈尾能生風，辟蠅蚋。晉王公貴人多執麈尾，以玉為柄。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亦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五穀不登，故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薊，音計。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楊虎、楊難敵攻漢中事始上卷上年。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蜀分立漢嘉郡。皆為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寧州刺史，李恭為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好，呼到翻。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校，戶教翻。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

數丈綿數兩（調，徒釣翻，賦也）事少役希（少，詩沼翻）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復，方目翻）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沖歸朱提審炤建寧爨量皆歸之（朱提，音銖時。炤，與照同。爨，取亂翻，夷人姓也。量，與疆同，居良翻）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耿，古幸翻。耿耿，憂也）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朝，直遙翻）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爲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副刺史前此未有也）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比，必寐翻）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牋於琨送質請和（質，音致。下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了，決也）吾復何疑（復，扶又翻。下敢復同）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柏人縣屬趙國，唐爲邢州堯山縣）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逆類，謂劉聰。逋羯，謂石勒。降，戶江翻。羯，居謁翻）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浚、琨爲勒所玩弄而不自覺，宜其相繼而覆亡也）考異曰琨集載首云二月庚午朔五日甲戌按石勒以壬申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知也欲敘琨事畢然後敘勒事故置此　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緯，于貴翻）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薊，音計）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先言癸酉勒取幽州後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撞薊城然則當言壬申是也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言欲以牛羊上浚以爲禮。上，時掌翻）實欲塞諸街巷（塞，悉則翻）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作廳，他經翻）浚乃走出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調，田聊翻，戲也）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冠，古玩翻）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朝，直遙翻。下同）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燕，於賢翻）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束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荷，下可翻）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裴憲奔幽州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分，扶問翻）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

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耳。」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王浚從事中郎陽裕，耽之兄子也，逃奔令支，依段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依慕容廆。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以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

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六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

（已者）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驃，匹妙翻。）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考異曰：晉春秋作段凱，今從麴允傳。）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沈，持林翻。）默欲投李矩於新鄭，（新鄭縣，漢屬河南郡，晉省，其地當在滎陽郡界。周宣王弟鄭桓公友本封京兆之鄭縣；其子武公居於溱、洧之間，遂為新鄭。左傳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後遂為新鄭縣，以別京兆之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少，詩沼翻。）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說，輸芮翻。）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中，竹仲翻。）

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帛二匹，穀二斛。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俊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始惡之。（為後粲為靳準所殺張本。少，詩照翻。遠，于願翻。惡，烏路翻。）

周勰以其父遺言，（見上卷元年。勰，音協。）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沈約曰：廣德縣，[illegible]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按今廣德軍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illegible]郡地，漢以為故鄣縣。）

三年春正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琇，音秀，又音酉。）有眾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眾應馥，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少，詩沼翻。）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莛，（莛，[illegible]然翻。）忠果有謀，請獨使莛往，足以誅續。睿從之。莛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莛牽逼與俱。坐定，莛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坐，徂臥翻。）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莛，（操，千高翻。）莛叱郡傳教吳曾格殺之。（傳教，郡吏也，掌宣傳教令者也。）莛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莛不歸家省母，（從，才用翻。省，悉景翻。）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睿以札為吳興太守，莛為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勰如舊。（率，如字。治，直之翻。）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華，戶化翻。）成主雄立后任氏。

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南陽王模之敗也，（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隴城縣，前漢屬天水，後漢改天水為漢陽。）（刺，七亦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遣使詣保，貢獻不絕。（使，疏吏翻。）

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常山已為石勒所有，拓跋氏建國曰代，始此。）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illegible]）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琨以長子遵質於猗盧。質，音致。長，知兩翻。幾，居希翻。）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

志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
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
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
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王敦遣陶侃甘卓等
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
(弢土刀翻將即亮翻降戶江翻)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遺于季翻)自陳
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
相結聚。(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爲于僞翻下同)
使得輸誠盟府。(時琅邪王睿爲東南方鎮盟主故曰盟府)前列義徒。或北清中
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
爲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羅尚刺益州舉弢秀才爲于僞翻)素有
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
湘之民。(使疏吏翻)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
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監軍。(監工銜翻)弢既受命。諸將猶
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勝音升復扶又翻)遣其將
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臨川郡摛丑之翻)
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臨賀縣漢屬蒼梧郡吳分
立臨賀郡)　漢大赦。改元建元。(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在晉建興二年同編[illegible]劉恕云今
晉州臨汾縣嘉泉村有漢太宰劉雄碑云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則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後也)　雨血於
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
[illegible]遐。說乂曰。(瑋于鬼翻惡烏路翻說輸芮翻)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
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聰子粲封晉王)王公
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爲相國。羽儀威重。
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爲
羽翼。(事見上年)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
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四衛東
宮左右前後四衛率所統兵也)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佻土彫翻)大將軍無
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大將軍勃海王敷)餘王並幼。固易
奪也。(易以豉翻)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麾可得。鼓行入
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
慮其爲異也。(大司馬中山王曜)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
勸乂謀反。(東宮舍人太子舍人也以乂爲太弟居東宮)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
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冠古
玩翻卜博木翻監工銜翻)禁乂不聽朝會。(朝直遙翻)乂憂懼。不知所爲。上表乞
爲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
弗通。　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間郡縣。(嶷魚力翻)自
鎮臨菑。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
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
同)弗許。　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靳居焮翻)立月
光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
隸陳元達極諫。(左司隸聰置)以爲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
悅。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
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爲御
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行下孟翻)元達奏之。聰不
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恚於避翻)聰恨元達。　夏四月。
大赦。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漢文帝葬霸陵宣帝葬杜陵薄太后葬南陵在
霸陵之南)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
垣。(襄垣縣屬上黨郡[illegible]所居也敗補邁翻)曜欲進攻陽曲。(陽曲)漢主聰遣使謂
之曰。(使疏吏翻)長安未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坂。　陶
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挑徒了翻)侃遙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言爲賊者不得至老。）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貢叛侃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下同。）弢衆潰，遁走，道死。（考異曰：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弢城潰，弢投水死。今從帝紀。）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長沙，杜弢之巢穴也。）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橫，戶孟翻。）初，王如之降也，（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敦從弟稜愛如驍勇，（從，才用翻。驍，堅堯翻。）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悍，下罕翻，又侯旰翻。畜，許六翻。）汝性狷急，（狷，吉掾翻。）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乃與之。稜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鬬，（數，所角翻。）稜杖之，如深以爲恥。及敦潛畜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其異己，密使人激如，令殺稜。如因閑宴，請劍舞爲歡，稜許之。如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惡，烏路翻。）如直前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之。　初，朝廷聞張光死，（光死見上卷元年。）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考異曰：周訪傳云征南大將軍。今從杜曾傳。）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監，工銜翻。）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爲，于僞翻。）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易，以豉翻。）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水經註：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羊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都尉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郢州長壽縣即其地。）曾軍多騎兵，（騎，奇寄翻。）密開門突侃陳，（陳，讀曰陣。）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趨，七喻翻。）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江當作沔。宛，於元翻。）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少，詩沼翻。）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帥，讀曰率。下同。）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丹水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賢曰：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復，扶又翻。下同。）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梟，堅堯翻。一曰流離。爾雅作鶹鷅。陸璣草木疏曰：梟也，關西人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爾雅有茅鴟，今鴟也，似鷹而白。怪鴟，即鴟鵂也。梟鴟，土梟也。孔穎達曰：鴟鴞惡聲之鳥，一名鶹鷅，梟一名鴟。詩瞻卬云：爲梟爲鴟。梟是也。俗說以爲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謂服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遺，于季翻。）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識，職吏翻，記也。）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爲荊州刺史。（從，才用翻。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謂滅杜弢也。）衆情憤惋，（惋，烏貫翻。）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水經註：溳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又東南分爲二，一水西入於沔者，謂之溳口。溳，音云。）西迎杜曾。廙爲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江安縣屬南平郡，武帝太康元年分孱陵置。）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斷，丁亂翻。）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訪與侃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斷，丁管翻。）敦意解，乃

設盛饌以餞之，（饌，雛戀翻，又雛睆翻。）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杜弘，杜弢將也，弢敗，弘走降機。降，戶江翻；下同。）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鬱林，秦桂林郡地，漢武帝平南越，更置鬱林郡。唐潯州桂平縣，古鬱林郡所治布山縣地也。）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吳孫晧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治漢曲江縣。唐爲韶州。沈，持林翻。）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廣州治南海郡番禺縣。）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改曰鬱林郡，治布山。桂林爲縣，屬鬱林郡。吳孫晧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因謂桂林爲小桂。陶弘景曰：始興桂陽縣即是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蒲歷翻，瓴甋也。）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王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

九月，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爲陝東伯，（陝，失冉翻。）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上，時掌翻。集其所授官爵及其人之姓名而上之。）

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冬十月，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秦櫟陽縣，漢高祖改曰萬年，屬馮翊，晉屬京兆。）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也。）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漢書音義[illegible]螫音釋。斷，丁管翻，下同。腕，烏貫翻。）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復，扶又翻。）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稆，音呂，禾自生曰稆。）

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晉諸征鎮能知君臣之分者，張氏父子而已。璽，斯氏翻。）

四年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右僕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詔以爲不可，（魏明帝詔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乃贈太保，謚曰孝。（考異曰：本傳晏謚敬王，今從愍帝紀。）

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沈，持林翻。）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謂他姓與沈等子弟有中表親者。沈，持林翻。守，式又翻。）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屬，之欲翻。）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衞軍爲大單于。（聰以子驥爲大將軍，子勱爲衞大將軍，皆粲弟也。又按時以子敷爲大將軍，敷卒，後乃以驥

之。（[illegible]為）三王處不疑之地，（處，昌呂翻）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武陵兄弟，當是乂之諸子。相國，冕兄。劉單于，音蟬。）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首，式救翻）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並見族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時又居東宮。復，扶又翻）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好，呼到翻）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為，于偽翻）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東宮。（去年聰令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惡，烏路翻，下同）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言陳蕃之賢，竇武之親，且為宦官所困，況休、崇乎）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俛與俯同。豎，音都豪翻）去矣卜公，勿復有言！（復，扶又翻，下同）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閣，殿之西閣也）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下，戶嫁翻）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卜幹為侍中，詔經門下，因留之而諫）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考異曰：晉春秋易作士通。今從載記）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為，于偽翻）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徹，敕列翻，通也）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嶷，魚力翻。王，于況翻）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馬融曰：巫咸，殷巫也。扁鵲，古良醫也。秦醫緩視晉侯曰：疾不可為也，居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杜預曰：心下為膏，肓，鬲也。肓，音荒。說文曰：心下鬲上也。鬲，補革翻）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治，直之翻）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群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掃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

如雛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膏，居號翻，潤也。）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壞，音怪。）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詩大雅瞻卬之辭。悴，秦醉翻。）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建興元年，猗盧築新平城。新平城，唐謂之新城，在朔州界。少，詩照翻。）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長，知兩翻。）六脩來朝，（朝，直遙翻。）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步輦，不駕馬，使人輓之。）使人導從（從，才用翻。）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眾討之，為六脩所敗。（帥，讀曰率。敗，補邁翻。）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難，乃旦翻。）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澹，徒覽翻；又徒濫翻。）久佐猗盧，為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舊人，索頭部人也。新人，晉人及烏桓人也。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質，音致。帥，讀曰率。下同。）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惟氏，猗㐌之妻。）

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自漢以來，公府、方州、郡國諸曹皆有掾有屬，有佐史。前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有高昌壁。唐書曰：高昌國，漢車師前王庭也。後魏高昌置西州。觀此，則河西張氏固嘗於高昌之地置郡縣，後魏時始為高昌國也。隗，五罪翻。）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府，謂幕府；朝，謂僚佐所集之處。朝，直遙翻。）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少，詩照翻。）凡百政事，皆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貢，土貢也。計，計簿也。）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陝，失冉翻。）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石勒使石虎攻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磾，丁奚翻。）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寧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喜，許記翻。）五月，平夷太守雷炤、（懷帝永嘉五年，遜表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平夷郡，以平夷、鄨二縣之地屬焉。炤，古照翻。）平樂太守董霸（平樂郡，晉志不載，以隋志考之，置於越巂郡之邛都、川然不知誰所置也。樂，音洛。）帥三千餘家叛降於成。（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晉北地郡領泥陽、富平二縣。）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閒，古莧翻。敗，補邁翻。磻石谷，據地形志，北地郡銅官縣有石槃山。）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斷，丁亂翻。）喜以爵位悅人。（喜，許記翻。）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征鎮，四征、四鎮將軍號也。假銀青者，將軍加銀章青綬也。帥，所類翻。）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班志曰：幵頭山在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此言曜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則其兵已在池陽、陽陵二縣間，言在涇水之陽，非安定之涇陽縣也。）

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雖子貞翻將子亮翻喪息浪翻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妻如字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漢主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璽斯氏翻綬音受復扶又翻下同據載記三后二靳氏及劉氏樊氏爲四考異曰劉聰載記曰四后之外按時靳上皇后已死唯三后耳云四誤也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紊音問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數所角翻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憤發病卒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殍被表翻餓死在中野者曰殍散而之他方者曰流時勒蓋遣越屯上黨招納并州統內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與曹嶷相結嶷魚力翻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宰乂見賢遍翻乂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慟哭悴秦醉翻爲于僞翻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華戶化翻監古銜翻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麴允索綝也索昔各翻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涼州義衆寔軌父子所遣兵也太倉有麴數十餅餅必郢翻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降戶江翻下同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考異曰帝紀作宋敞今從晉春秋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說輸芮翻易以豉翻若許綝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敗補邁翻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爲于僞翻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強其兩翻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櫬初覲翻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號戶刀翻勝音升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稽音啓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允則忠矣然猶在吉朗之後乎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平陽都市也　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胸中有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

之於是百姓與能，〔謂天下皆推其能，莫與爭也。〕大象始構。〔劉貢父曰：象，法也。言晉之興，成大法，從此始立也。〕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謂內誅李豐、夏侯玄，外平毌丘儉、文欽、諸葛誕。〕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呂延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斷，丁亂翻。〕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八荒，謂八方之外戎荒之地。〕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呂向曰：言百姓皆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樂，音洛。〕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難，乃旦翻。〕宗子無維城之助，〔謂八王。詩曰：宗子維城。〕師尹無具瞻之貴，〔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朝爲伊周，夕成桀跖；〔謂楊駿、衛瓘、張華等。〕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illegible]爲鈞，四鈞爲石。左傳：秦伐晉，晉魏顆敗秦師，獲杜回。顆夢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李周翰曰：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illegible]〕〔言君子仁惠之德，積基深厚，不可傾拔；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文王生武王，凡十六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周官有鄉老。不貳，謂[illegible]〕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言所恥者非所恥，所尚者非所尚也。〕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呂延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名而已。〕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頌、咸事並見武、惠紀。治，直吏翻。〕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仲山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illegible]〕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illegible]〕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真，崇讓論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十年。省，悉景翻。〕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九班之制見上。〕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謂賈后等之倡。〕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傳曰：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事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三年。行，下孟翻。〕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事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元年。〕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illegible]〕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因其所言而得百官之邪也。[illegible]〕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奏見八十二卷[illegible]年；錢神論見八十二卷[illegible]九年。〕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illegible]〕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illegible]〕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illegible]〕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澹，徒覽翻。〕「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illegible]〕外抄胡賊

之牛羊，謂[illegible]劉石也。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濟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廣牧縣[illegible]朔方郡[illegible]末[illegible] 石勒聞濟至，將逆擊之，或曰：「濟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濟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易，以豉翻。若濟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焉，於虔翻。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濟戰，陽為不勝而走。濟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濟軍大敗，獲鎧馬萬計。濟帥騎千餘奔代郡，帥，讀曰率。下同。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云[illegible]

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眾從飛狐奔薊。[illegible] 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於襄國，置守宰而還。

孔萇攻箕澹於代郡，殺之。[illegible] 萇等攻賊帥馬嚴、馮䐗，[illegible] 久而不克。司、冀、并、兗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嚴、䐗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兼高陽太守。武遂縣[illegible]河間[illegible] 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䐗帥其眾降。回徙居易京，[illegible] 流民歸之者相繼於道。勒喜，封回為弋陽子，增張賓邑千戶，進位前將軍；賓固辭不受。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illegible] 躬擐甲冑，擐，音宦。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illegible] 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塞，悉則翻。一無所問。

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訐，居謁翻。[illegible] 睿率皆容貸，由是眾怨皆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illegible] 隗劾奏含，文致甚苦，[illegible] 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為王敦[illegible]劉隗[illegible]本。

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續女婿廣平劉遐聚眾河、濟之間，[illegible] 睿以遐為平原內史。

托跋普根之子又卒，[illegible] 國人立其從父鬱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二（起強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伷之孫，恭王覲之子。諡法：始建國都曰元。）

建武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春，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奔江東。（[illegible]）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降，戶江翻。）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illegible]臨，力鴆翻。）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illegible]）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卒，子恤翻。）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illegible]）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騫、（[illegible]）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illegible]）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illegible]）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自涼州濟河，[illegible]至隴道。）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南安郡，治獂道。[illegible]）諸羌斷路，（[illegible]）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illegible]）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illegible]）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illegible]）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illegible]）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illegible]）遣使招矩。（[illegible]）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illegible]）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恇懼，（[illegible]）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illegible]）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踴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illegible]）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辛巳，宋哲至建康，（[illegible]）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illegible]）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illegible]）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illegible]）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illegible]）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

欲立之。裒，蒲侯翻。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長，知兩翻。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帝後大宗，故以裒奉琅邪國祀。仍以裒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羕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一本作譙王承，遜音孫。承，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驃，匹妙翻。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顗，魚豈翻。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晉志：中書舍人，晉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長兼者，蓋始於此。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騎都尉監羽林騎。駙，副馬也；一曰：駙，近也，疾也。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為三都尉，江左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為之。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廣雅曰：草，造也；創，始也。喪，息浪翻。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諳，烏含翻，悉也，記也。練，郎甸翻。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磾，丁奚翻。歃，色洽翻，歃血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漢之禪於魏也，魏文帝三讓，魏朝群臣累表請順天人之望；此則勸進之漸也。晉受魏禪，何曾等亦然，是時愍帝蒙塵，四海無君，琨等勸進，為得其正。嶠，羨之弟子也。溫羨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嶠之從母為琨妻。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才用翻。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遼左，即遼東。流民，謂中州之民流移入遼東者。廆，戶罪翻。驤，思將翻。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使告難于魯，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說，輸芮翻。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屬，之欲翻。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使，疏吏翻。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處，昌呂翻。詡，況羽翻。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晉室雖衰，慕容廆猶資其名以自重，其初皆謀士之力也。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衷甲，甲在衣中也。衷，竹仲翻。粲馳遣告靳準、王沈。靳，居焮翻。沈，持林翻。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乂為大單于，氐、羌酋長皆屬焉，故皆收之。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皆懸首高格，格，以木為之，如今屠家之懸肉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所阬者，東宮四衛之兵也。夏，四月，廢乂為北部王；北部，匈奴北部也。後部居新興。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懷帝時劉淵諸子至此惟聰、乂二人在耳。安得使

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甚衆，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五月壬午，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日食。按長曆是月壬午朔，無丙子，今以長曆爲據。）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嶷，魚力翻；毖，音祕。）王不許。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鑊，胡郭翻。鼎而無足曰鑊。說文云：鑊，江淮人謂□□鑊，浙人謂之鑊。）平大怒，於坐斬乂，（坐，徂臥翻。）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誘，音酉。將，即亮翻。）逖進據太丘。（太丘縣，後漢屬沛郡，晉省。賢曰：太丘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降，戶江翻。）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瑯邪王裒等九軍，（帥，讀曰率。裒，蒲侯翻。）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造，七到翻。）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復，扶又翻。）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餘家。（皆漢境也。雍，於用翻。）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朝，直遙翻。）大赦。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磾，丁奚翻。）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於固安，（固安縣，漢屬涿郡，魏、晉改涿郡曰范陽。固安曰故安。劉昫曰：唐易州易縣，古故安縣地。）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說，輸芮翻。）「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薊，音計。）

以荀組爲司徒。八月，漢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潁，殺之。（臨潁縣，漢屬潁川郡。華，戶化翻。薈，烏外翻。）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來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矩復令固守洛陽。鄭攀等相與拒王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水經注：沔水東南過江夏雲杜縣，又東過左桑。昔周昭王南征，死於是水，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水經注：龍陂水逕郢城東北，謂之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伺，相吏翻。）「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言當大爲部分以備曾之襲也。分，扶問翻。）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趨，七喻翻。）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馬雋本與鄭攀同拒王廙。）或欲皮其面以示之，（皮面者，剝其面皮。）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被，皮義翻。）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沈，持林翻。潛行水中曰沈行。）曾遣人說伺曰：（說，輸芮翻。）馬雋

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籌。籌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何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復。扶又翻。）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甑山在竟陵界。甑。子孕翻。創。初良翻。）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水經注沔水出江陵縣北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於揚水。）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造。七到翻。）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沈約曰。沌陽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沌陽者。沌水之陽也。沈。持林翻。）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甄。工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子孟諸之田。孟諸之田。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杜預注曰。盂。獵張兩甄。晉人以左右翼為左右甄。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盂也。）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射。而亦翻。）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胤。羊晉翻。）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號。戶刀翻。）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飲。於鴆翻。）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驍。堅堯翻。）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縣以武當山得名。唐為均州武當郡。杜佑曰。郡城延岑所築。）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胡子序之敗。梁州陷沒。故令訪領梁州而屯襄陽。）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子日食。按長曆。十月十二月皆乙卯朔。是月己酉朔。二十八日丙子。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丁卯。若丙子朔則甲子丁卯乃在十月。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八月庚辰朔。皆與長曆合。今以為據。）丁卯。以劉琨為侍中太尉。征南軍司戴邈

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喪。息浪翻。）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墜已久矣。（比。必寐翻。）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將。即亮翻。搴。丘虔翻。拔取也。）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肄。羊至翻。習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爾雅。權輿。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樂。音洛。）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殺庾珉事見八十八卷建興元年。）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復。扶又翻。）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群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使之執戟前導。使之行酒洗爵。使之執蓋。以屈辱之。至此極矣。戎狄殺主。以此觀晉舊臣及遺黎之心也。更。工衡翻。）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絳縣。故晉都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劉昫曰。唐絳州曲沃縣。漢絳縣地。）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聰分司隸為左右。）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騎。奇寄翻。）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帥。讀曰率。）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年十八。）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河南陽城縣有陽城山。）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長。知兩翻。少。詩沼翻。殿。丁練翻。）諸軍各自

佃作，即以爲稟。（佃，音田。稟，給也。）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少，詩照翻。）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河池二縣，皆屬武都郡。師古曰：辨，皮莧翻。劉昫曰：辨，步莧翻。下辨，唐爲成州同谷縣；河池，唐爲武州盤隄縣。）

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史家傳讀吐從暾入聲，谷音欲。）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鬭，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廆，戶罪翻。別，彼列翻。）奈何不相遠異，（遠異者，言遠去以相別異。）而令馬有鬭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又翻。）鬭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易，以豉翻。帥，讀曰率。）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郍婁馮追謝之。（郍與那同。乙郍婁，虜三字複姓。）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孽，魚列翻。庶出爲孽。）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復，扶又翻。傅，讀曰附。）屬永嘉之亂，（屬，之欲翻，會也。）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沙州記曰：洮水出強臺山，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流入塞。此洮西，塞外洮水之西也，即沙漒者中之地。白蘭山，羌所居也，至唐時，丁零、羌居之，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徒，南界郍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爲，于僞翻。長，知兩翻。）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吐谷渾事始此。）

大興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篡也。」匹磾至右北平，（劉昫曰：唐薊州漁陽縣，古右北平郡治所。）（磾，丁奚翻。）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單，音蟬。敗，補邁翻。）匹磾走還薊。（薊，音計。）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縗，倉回翻。禮記：斬衰居倚廬。疏曰：倚廬，倚牆至地爲之，無楣柱。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正義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襢之言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擧，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既葬，故得皆宮之。）百官請上尊號，（上，時掌翻。）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復，扶又翻。）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殿中將軍屬二衛。晉制：殿中將軍，朝會宴饗，則戎服直侍左右；夜開諸城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坐，徂臥翻。下帝坐同。）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天文志：帝坐在紫宮中。）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爲，于僞翻。）奉朝請周嵩上疏曰：（上，時掌翻。王爲丞相，以嵩爲參軍；及爲晉王，拜奉朝請。晉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新安郡，吳分丹陽立，名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安，唐之歙州。忤，五故翻。）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顗，魚豈翻。）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刺，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爲普。（漢自惠帝即位，賜民爵一級，有官秩者以歲數爲差，其後諸帝初即位，率賜民爵一級。）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也。」（塞，悉則翻。）帝不從。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好，呼到翻。) 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illegible]) 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灋。(灋，古法字。) 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illegible]) 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拯，救也。) 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illegible]) 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於洛汭。([illegible]) 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illegible]) 漢具丘王翼光覘知之，([illegible]) 以告太子粲，請為之備。粲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邪！毋為驚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粲眾驚潰，死傷太半，粲走保陽鄉。(陽鄉，[illegible]春秋陽樊之[illegible]地，在汲郡脩武縣[illegible]。) 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勝，音升。) 及旦，粲見稚等兵少，更與劉雅生收餘眾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少，詩照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奔虎牢。(河南成皋縣，鄭之虎牢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擒虎而獻[illegible]。)

([illegible]) 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三郡，河南、滎陽、弘農也。) 漢螽斯則百堂災，([illegible]) 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illegible]) 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齊王勱為大司徒。(勱，音邁。) 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illegible]) 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illegible]) 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illegible]) 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比，必利翻。) 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illegible]) ([illegible]天錫乃奉升平年號。)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揚州統丹陽、會稽、吳、吳興、宣城、東陽、臨海、新安八郡，故分遣八部從事，八人行之。[illegible]) 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長，知兩翻。) 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也。吞舟謂大魚也。) 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和，榮之族子也。　成丞相范長生卒。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賁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近，其靳翻。) 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沈，持林翻。) 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乾，天道也；坤，母道也。后比德焉。) 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詩關雎：窈窕淑女。毛注云：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令，亦善也。) 乃副四

海之望稱神祇之心稱尺證翻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鑒也事見三十一卷漢哀帝建平元年自麟嘉以來聰帝建興之四年漢麟嘉之元年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汙烏路翻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與讀曰豫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瞋七人翻靳居焮翻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治直之翻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畜許六翻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梟食母破鏡食父破鏡如貙而虎身身一作眼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聰又立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石勒帥其屬數百人渡江帥讀曰率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

段匹磾之衆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磾丁奚翻邏郎佐翻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征北小城蓋征北將軍所治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雅素也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謂與末柸相攻也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長知兩翻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姓譜辟閭衞文公支孫居楚丘營辟閭里因爲辟閭氏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縊於賜翻又於計翻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諶氏壬翻帥讀曰率下同依段末柸奉劉羣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崔林仕魏位至司空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爲于僞翻下同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鹽山在勃海高城縣隋改高城曰鹽山縣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匹磾與琨皆盟同奬晉室既殺琨而匹磾之勢亦衰終爲石勒禽矣大敗之敗補邁翻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初溫嶠爲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臨葬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經常也今桀逆未梟梟堅堯翻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難乃旦翻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謂遣使詣建康奉表勸進也嶷魚力翻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曹嶷反側二國之間終爲人禽而已矣復扶又翻

六月甲申以刁協爲尚書令荀崧爲左僕射協

性剛悍與物多忤(悍侯旰翻又下罕翻忤五故翻)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隗五罪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沮在呂翻)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爲刁協見殺張本) 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 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虎徙朔方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四年)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於鬱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唐書北狄列傳曰黑水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通鑑書因魏收魏書書之鬱律所取者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勿吉也徒河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麗亦非鬱律所能制伏)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雍於用翻)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濟子禮翻)昌國公顗爲太師(顗魚豈翻)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卽位(粲字士光)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二靳氏聰后與粲后靳居焮翻復扶又翻)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顗魚豈翻勱音邁) 朱紀范隆奔長安(奔劉曜也)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晉起上林苑於平陽治直之翻)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鎭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衞將軍(從才用翻)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將以準謀告粲)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數所具翻)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發永光宣光二陵(淵墓號永光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洛陽之陷傳國璽遷於平陽如往也璽斯氏翻)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屠直於翻)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北宮純降漢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以劉曜將自西進兵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以石勒將自東進兵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帥讀曰率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據水經註襄陵在平陽東南)準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水經註河東皮氏縣西北有赤石川)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上時掌翻)曜卽皇帝位(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

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巴，巴氏也。魏武平漢中，遷巴氏於關中，其後種類滋蔓，河東平陽皆有之。羯，居謁翻。）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汾陰縣，漢屬河東郡，晉省。）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高，居奧翻。）詔以王敦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庚申，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雅翻。）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諸笑以相調戲。）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俗直之翻。）奉灋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從，千容翻。）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悉馬翻。司馬彪曰：陸沈，謂無水而沈之。沈，持林翻。）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朝，直遙翻。）古之取士，敷奏以言（舜典曰：敷奏以言。孔安國註曰：敷，陳；奏，進也。各使陳進治體之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此即謂秀孝不試而署吏。）又舉賢不出世族，用灋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秀孝，謂州郡所舉秀才及孝廉。先，悉薦翻。）尚書陳頵亦上言：宜漸循舊制，試以經策（晉初秀孝以經策中第者，若華譚之類是也。頵，于倫翻，又居筠翻。）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欲其舉士也。中，竹仲翻。）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比，毗寐翻。）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奏議，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累，力瑞翻。君父，謂刺史太守。）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為謹身奉灋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分，扶問翻。投射，謂投機而射利也。）頹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為之延期（為，于偽翻。延，遠也。）使得就學，則灋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申，寬展也。）坦，愉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乘，繩證翻。）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先帝謂粲也。亂，謂烝其諸母。）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為，于偽翻。）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曜母胡氏為準所殺，兄則史失其名。沈吟，猶豫不決之意。沈，持林翻。）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降，戶江翻。）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丁丑，封皇子煥為琅邪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晉志：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上疏諫曰：古者凶荒殺禮（殺，所戒翻，降也，減也。）況今海內喪亂（喪，息浪翻。）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乎？（葬無服之殤以成人之禮，古典所無也。）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罷，讀曰疲。）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從。

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眾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豹，質之玄孫也。（蔡質，漢人，蔡邕之叔父。龕，口含翻。）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帥，讀曰率。）曜西屯粟邑（粟邑縣，屬馮翊郡。）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少，詩

聚翻長知兩翻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於粟邑，號曰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數所角翻成主雄兄子稚在晉壽，疾之。晉壽縣屬梓潼郡。何承天曰：晉惠帝立晉壽縣。沈約曰：案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也。鳳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驤討鳳，斬之，以李壽爲前將軍，督巴西軍事。涪音浮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三（起屠維單閼，盡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興二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魏收地形志：彭城郡彭城縣有寒山。龕，苦含翻。）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掖縣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據沈約志，長廣郡有挺縣，無掖縣。帥，讀曰率。）曹嶷惡其彊，將攻之，峻帥衆浮海來奔。（彊，其兩翻。惡，烏路翻。）帝以峻爲鷹揚將軍，（沈約志：鷹揚將軍，建安中曹公以命曹洪。）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爲臨淮太守，峻爲淮陵內史。（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其地當在唐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

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汜，音祀。）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爲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樂，音洛。）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曜初卽位，以勒爲大司馬，故稱之。）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覘，丑廉翻。乘，繩證翻。）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爲劉、石相攻張本。）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爲宜須還洛乃脩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范書：漢獻帝建安元年七月，至洛陽，郊祀上帝於安邑；是年八月遷許，無郊祀之事，或別見他書也。晉禮志亦載議者之言：獻帝遷許，卽便立郊。舊郊祀不在遷許之年也。）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按成帝咸和八年，始於覆舟山南立北郊。）幷地祇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此前漢諸儒引禮以爲言，事見三十三卷漢哀帝建平元年。）乃止。

初，蓬陂塢主陳川（蓬陂，卽左傳之蓬澤，在浚儀縣。）自稱陳留太守。（守，式又翻。）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浚儀縣屬陳留郡，故大梁也。浚，須閏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先，悉薦翻。）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刺史。

漢主曜還都長安，（自粟邑還長安，遂定都也。）立妃羊氏爲皇后。（卽惠帝羊皇后。曜納羊后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樂，音洛。）闡爲太原王，沖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卽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之，往也。）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緜諸道，前漢屬天水郡，後

瀆晉省水經註解諸水歷縣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復扶又翻。幾居豈翻。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詹自益州刺史還建康。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夷，曠也。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祖逖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此淮南郡治壽春。虎徙川部衆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衆饑散，欲移保上谷。晉志：上谷郡治沮陽縣，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名焉。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樂陵郡治厭次，續保之以奉晉。曹嶷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爲境，勒許之。嶷已據河置戍矣，今賂勒請以河爲境者，懼勒之侵軼也。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朝，直遙翻。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猗從杜曾事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廙，羊至翻。又逸職翻。多殺陶侃將佐，將，即亮翻。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己，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郭舒先在荊州，辟事劉弘、王澄。說，輸芮翻。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遺，于季翻。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賈，音古。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上，時掌翻。敦患之而不能制。魏該爲胡寇所逼，自宜陽率衆南遷新野。魏該自帝末屯宜陽界一泉塢。宜陽縣屬弘農郡。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石生屢攻之，不能克。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晉成都王穎封劉淵爲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王，于況翻。分，扶問翻。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冒，莫北翻。光文配上帝。徐龕寇掠濟岱，岱，泰山也。龕寇掠濟岱之間。濟，子禮翻。破東莞。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晉志：東莞故魯鄆邑。劉昫曰：唐沂州沂水縣，漢東莞縣地。宋白曰：春秋莒、魯爭鄆，杜預註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魯鄆也，俗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兗州東平郡是也。莒、魯所爭者爲東鄆，漢東莞縣是也。莞，音官。帝問將帥可以討龕者於王導，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導以爲太子左衛率泰山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冠，古玩翻。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鑒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討之。段文鴦時從其兄匹磾在厭次。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復，扶又翻。單，音蟬。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時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趙國、廣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二十四郡爲趙國，準禹貢，復冀州之境，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晉未嘗置朔州，此能朔州未知雖所置也。通置部司以監之。勒

許之戊寅卽趙王位石勒字世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貫姓也志其名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姓譜帝舜七友有續牙曰晉大夫狐鞫居食采於續號續簡伯後以爲氏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中壘將軍後趙創置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華族中華之族也勒胡人也能禁其醜類不使陵暴華人及衣冠之士晉文公刑欲令陽樊之民殆有愧焉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朝直遙翻從千容翻加張賓大執灋專總朝政朝直遙翻下同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衞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驃匹妙翻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屛絕阿私屛必郢翻以身帥物帥讀曰率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史言張賓有大臣之節所以摩石勒之麤獷貌爲于禽翻十二月乙亥大赦　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鎭遼東毖崔琰之曾孫琰在魏時爲冀州人士之首于時清河冀州之族毖音祕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廆戶罪翻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數所角翻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說輸芮翻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飛鳥見食羣集而聚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者謂之烏合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

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使疏吏翻犒苦告翻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廆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自愍帝建興元年鎭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間古莧翻下同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下同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沮在呂翻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卒讀曰猝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掎舉綺翻偏引曰掎又從後牽曰掎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驍堅堯翻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投閒隙而行故謂之間使間古莧翻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皝呼廣翻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將卽亮翻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皇帝璽卽宇文大人普回出獵所得者璽斯氏翻崔毖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

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首式救翻）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降戶江翻）廆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為仁以遼東與翰爭國張本）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恆石琮歸於棘城待以客禮恆安平人琮鑒之孫也（石鑒事武帝惠帝位通顯）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數所角翻）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喪息浪翻難乃旦翻）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介然堅正不移之貌）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以瞻謂廆起於東夷不肯委身事之故有是言）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廆進號龍驤將軍以該為府主簿）勸廆除之（驤思將翻）廆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羨既死（鞠羨死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苟晞復以羨子彭為東萊太守（復扶又翻）會曹嶷徇青州（事見八十七卷永嘉三年嶷魚力翻）與彭相攻嶷兵雖彊郡人皆為彭死戰（為于僞翻）嶷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彊者為雄曹亦鄉里（彭與嶷皆齊人）為天所相（相息亮翻）苟可依憑即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為不可爭獻拒嶷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毖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嶷之相攻林情無彼此嶷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比必寐翻）毖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彭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遺于季翻）皆不受躬耕於野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麗數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數所角翻）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是歲蒲洪降趙（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洪降劉曜在太興二年案元年曜未都長安晉書洪載記無年但云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故置是年）趙主曜以洪為率義侯　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屠直於翻）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水經註隴山西南隴城北有松多川蓋松多據此因以為地名草壁在陰密之東顗魚豈翻）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將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氐之居陳倉南者即仇池楊氏也）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於桑城（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逕索西城又北出門峽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逕安故縣）（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磾丁奚翻）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要一遙翻久要舊約也）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匹磾奔邵續薊為石氏所取薊音計）後趙王勒知續勢孤（是時劉石國號皆曰趙史以石趙為後趙以別之）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厭于琰翻）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斷丁管翻）遂執續使降其城（欲使續降厭次城也降戶江翻下同）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復扶又翻下同）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禮勸

續而遂至於殺身，所以令生致士人，猶不得欲使之從己耳。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被皮義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續所遺也，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主勒稱趙王，國號曰趙，石勒稱趙王同，在上年；而勒併劉曜，始得中原，故以後趙別之。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復扶又翻。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帥讀曰率。洛陽遂空。

三月，裴嶷至建康，嶷魚力翻。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儁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朝廷始以裔夷待慕容，今以嶷言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朝直遙翻。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嶷仕西朝，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郎，故云然。少詩照翻。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復扶又翻。將即亮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懈當使懈體，記作怠，懈居隘翻。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謂留江東，乃是徇一身之私計；歸龍城則可輔廆以討賊，乃天下之公義也。嶷之心蓋以廆可與共功名，欲晉之君臣晏安江沱，為不足與共事而已。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使疏吏翻。閏月，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顗魚豈翻。

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喜許記翻。好呼到翻。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斷丁亂翻。難乃旦翻。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張軌分屬晉興郡，唐為河州。枹音膚。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

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檀丘，在魯國卞縣東南。敗補邁翻。龕求救於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龕疑其襲己，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據險守龕，欲以久困之也。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惡烏路翻。敕鑒、豹以時進討。鑒猶疑憚不進，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磾丁奚翻。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武威姑臧城南有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人。妖於驕翻。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璽斯氏翻。王于況翻。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考異曰：晉書作閻沙、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弘殺之；據晉春秋作閻涉、趙卬，又弘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轘胡慣翻，車裂也。涼州及武威郡皆治姑臧縣。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解戶買翻。酋慈由翻，下同。句古侯翻。庫音舍，皆姓也。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

將殺之（阿房即秦阿房宮舊基亦謂之阿城）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爲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爭讀曰諍）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落之名子遠蓋戎出也）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汜音祀）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爭讀曰諍）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謂帝王之事非常人所望）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更工衡翻）應前日坐虎車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爲不降（降戶江翻下同）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爲陛下梟之（梟不孝鳥說文曰至日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謂掛首爲梟首爲于僞翻梟堅堯翻）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彌滿也被皮義翻）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于雍城（雍于用翻）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氐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先悉薦翻）其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造七到翻）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帥讀曰率）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復扶又翻）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伺相吏翻）夜勒兵蓐食旦值大風塵昏子遠悉衆出掩之生擒伊餘盡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請降（被皮義翻剺力之翻以刀劙面也）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啓開也開陳其事以白於上謂之啓）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曜以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作酆明觀（觀古玩翻下同）及西宮起陵霄臺於鎬池（司馬彪曰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鎬同下老翻）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爲衛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衛爲狄人所滅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衛以復興自康叔始封於衛至秦始滅延祚九百餘年）前奉詔書營酆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言以起一觀之功力足以平河西張氏）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爲勞費億萬酆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吳謂晉蜀謂李特齊謂曹嶷魏謂石勒）又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深式禁翻）以銅爲槨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詳見二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封事乾音干）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

遠之慮也。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曜平靳氏之難而自立，故其臣謂之中興。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輿音預。並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朝，直遙翻。又省酆水囿以與貧民。酆水出京兆南山，東北流注渭。曜之囿於酆水左右。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盛，時征翻。使千餘人運上臺，上，時掌翻。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擔，都甘翻。棄擔而走。擔，都濫翻。豹兵久饑，得米，以為逖士眾豐飽，益懼。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示之以實也。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水經註：蒗蕩渠水自中牟東流至浚儀縣分為二，一水南流者曰沙水，東出者曰汴水，汴水東流入梁郡。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即漢東郡燕縣也，劉曜置東燕郡。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封丘縣漢屬陳留郡，晉時改屬東郡，唐屬滑州。豹兵已有懼心，懼又為逖所獲，故宵遁也。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封丘、雍丘二縣皆屬陳留郡。春秋傳敗狄于長丘，在封丘東界上。雍丘，故杞國也。數遣兵邀擊後趙兵，數，所角翻。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先，悉薦翻。使，疏吏翻。下同。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施，式豉翻。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居兩界之上者，皆聽其兩屬，因以為間。時遣游軍偽抄之，抄，楚交翻。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下，遐稼翻。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姓譜：童，顓頊子老童之後，以為氏。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惡，烏路翻。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逖既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為逖脩祖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懈逖推鋒越河之心。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士，眾皆為致死。為，于偽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切齒，上下齒相磨切也。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監，古銜翻。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為逆，至其舉兵也，不以甘卓為慮，亦可謂姦雄矣。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帥，讀曰率。下同。龕送妻子為質乞降，勒許之。勒討龕，龕降，勒未能取龕耳。觀其後龕復叛，可以知其心矣。質，音致。蔡豹屯卞城，卞縣屬魯國，卞縣古城在泗水縣東，唐屬兗州。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敗，補邁翻。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家置襄國崇仁里，崇仁里，勒所命名，以處衣冠之族。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勒本胡人，故以為諱。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執法，御史之官也。秦宮南面中一門曰止車門。法晉以來故臣為勒所官，制取此置名，後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法以察。翥，章庶翻。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漢魏選舉有此諸科，石虎粗立國規，復有是。

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蔡豹既敗，將

詣建康歸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使，疏吏翻。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宅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史書王敦專殺，以著其無君之罪。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帝懷永嘉五年，帝以敦爲揚州，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其討華軼、杜弢、王機、杜曾，皆其功也。從，才用翻。導專機政，尚書爲機之本。導錄尚書事，是專機政也。羣從子弟布列顯要。從，才用翻。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惡，烏路翻。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分，扶問翻。澹，杜覽翻。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史言導所以祚流子孫，敦所以闔身嬰元惡及王含父子。處，昌呂翻。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導錄尚書，先見敦疏，故封還之。爲，于僞翻。下爲隗同。敦復遣奏之。復，扶又翻。左將軍譙王承，承，音拯。以此觀之，則前作承誤也。忠厚有志行。行，下孟翻。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言當如惠帝受制於強臣也。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三州，謂荊、交、廣。欲以叔父居之，何如？古者同姓諸侯，天子謂之伯父、叔父。承，宣帝之從孫，而帝，宣帝之曾孫，於屬亦叔父也。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

然湘州經蜀寇之餘，蜀寇，謂杜弢之亂也。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用論語冉有對孔子之言。即，就也；戎，兵也。比，必寐翻。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復，扶又翻。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雅素，猶言平常也。恐非將帥才也。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後漢班超之言。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承雖中心有餘而才不足，敦能見而知其無能爲。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高句麗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請降。復，扶又翻。下同。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高，居傲翻。武陵閻曾夜叩府門，武陵，疑當作武威。呼曰：武公遣我來，張軌謚武公。呼，火故翻。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妖，于驕翻。爲，于僞翻。下同。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日中有黑子，陰侵陽而掩蔽之也。時王敦驕橫，侵侮其主，故象見於天。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數，所角翻。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左傳，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吾以救世也。須，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磾，丁奚翻。厭，於琰翻。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被，皮義翻。下同。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帥，讀曰率。殺後趙兵甚衆，

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事見八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鬥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槊色角翻矛長丈八者曰槊折而設翻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馬羅披甲也鄣卽障泥也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騎奇寄翻朝直遙翻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臺使晉朝所遣者也使疏吏翻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櫬初覲翻降戶江翻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文鴦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著陟略翻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illegible]殺匹磾兄弟與邵續皆殺害石勒志趣從可知矣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難乃旦翻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眾益怨之[illegible]終南山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中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合肥縣屬淮南郡雍于用翻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屬廣陵郡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遺于季翻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周生謂周顗敦素憚顗故見於言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否皮鄙翻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引莊子大宗師之言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晉大夫荀息之言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驃匹妙翻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周禮五人為伍伍同列也以佞伍賢言賢佞同列也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向者敦之舉兵而今疏忌之是虧既往之恩也導或自疑外而與敦同是招將來之患也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史言周嵩兄弟保護王導八月常山崩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淵廣陵人廣陵故吳王濞都也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西北其地時屬石勒意甚怏怏怏於兩翻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難乃旦翻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喪息浪翻為于偽翻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王敦之所忌周訪祖逖訪卒在晉朝諸人已不足以鎮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溫嶠郗鑒輩卒以大義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illegible]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李產父子後事慕容儁帥讀曰率間古莧翻

十

一月，皇孫衍生。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毆，烏口翻。漚，烏侯翻，久漬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氏曰：漚，柔也。考工記：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孔穎達曰：漚是漸漬之名。一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魏收地形志：武鄉縣有石勒墓，上有李陽墓，有麻池，石勒與李陽爭漚麻處也。毆，于口翻，擊也。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世。勒欲並擬漢光武，光武復南頓不敢遠期，十歲而勒復武鄉三世，多見其不知量也。復，方目翻。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酒一宿而熟者曰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考異曰：燕書云：車騎大將軍、平州刺史。按晉書載記，先拜平州刺史，尋加車騎、州牧，今從之。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遊邃為長史，嶷，魚力翻。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鄭林不受廆車牛粟帛，而躬耕於野，廆蓋以是取之。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橫與黌同，學舍也。載記作東庠。黌，戶盲翻。以平原劉讚為東橫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得暇者，言廆雖於國事無暇，時得一暇之暇，亦親臨東橫聽其講誦，故史言廆之能崇儒。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稱，尺證翻。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平郭縣，漢屬遼東郡，晉省。新唐書曰：高麗建安城，古平郭縣也。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鬱律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傉，奴沃翻。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犍，居言翻。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以惟氏專政，故謂之女國使。言拓拔所以中衰。使，疏吏翻。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四（起玄黓敦牂，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璞去年已疏請肆赦，皇孫去年十一月生。復，扶又翻。）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掾，于絹翻。）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陳述字嗣祖，亦敦府僚也。焉，於虔翻。）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朝，直遙翻。）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收時望，不過用西都諸王之故智耳。酣，戶甘翻。）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有所憑託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鼷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守，式又翻。）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隗，五罪翻。）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敦稱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古固有是事，然非人臣所當為也。）願陛下深垂三思，（三，息暫翻。又如字。）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帥，讀曰率。）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顗，魚豈翻。）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狠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敦字處仲。狠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貪而敢抗人，故以為喻。處，昌呂翻。）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許卓作公，啗之以利，欲使同逆。）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說，輸芮翻。）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事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懷帝永嘉元年。）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復，扶又翻。下同。）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守，式又翻。）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史言甘卓不如魏該之忠果。）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說，輸芮翻。承，音拯。）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夫，音扶。復，扶又翻。）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悝，苦回翻。）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少，詩沼翻。）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騫要絰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幾居希翻丞乃囚桓羆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王宋壽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時亦分爲郡春陵令長沙易雄春陵縣本前漢之舂陵侯國後徙國南陽當吳復立舂陵縣屬零陵郡姓譜易姓齊有大夫易牙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丞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澹徒覽翻丞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晉梁州刺史鎮襄陽自周訪始宋白曰襄陽漢中廬縣地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劉隗字大連說輸芮翻下同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至四十二卷十二年卒子恤翻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文服謂非心服特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從千容翻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朝直遙翻襄陽之於太府襄陽以王敦府爲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陽縣東南絕荊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難乃旦翻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見賢遍翻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帥讀曰率溯流之衆勢不自救謂敦兵以東下若欲溯流西上以自救勢不相及也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拉盧合翻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二州謂荊江也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卒讀曰猝謂分任譙王丞等政不專歸於王氏也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背蒲妹翻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夏戶雅翻宜都太守譚該等姓譜譚子國齊滅之子孫以國爲氏漢有河南尹譚閎又巴南大姓有譚氏盤瓠之後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數所具翻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戴淵出鎮合肥於建康爲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上時掌翻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

軍高寶帥兵北下。帥，讀曰率。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敦從母魏氏，乂其弟也。乂，魚廢翻。將軍李恆，恆，戶登翻。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將，即亮翻。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幾，居豈翻。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遺，于季翻。斷，丁管翻。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卷，讀曰捲。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莊子見車轍中鮒魚，鮒魚曰：豈無斗升之水以活我乎？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水而迎汝。鮒魚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卓不能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弘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龕，將，即亮翻。龕，古含翻。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降，戶江翻。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光國中郎將，趙所置也。獷，古猛翻。說，輸芮翻。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吳孫氏始置上大將軍。南秦州及巴州，曜創其名，其後北國率授楊氏。南秦州刺史據有陰平、武都二郡之地。

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朝，直遙翻。卒，子恤翻。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監，工銜翻。重，直用翻。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梟，堅堯翻。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汧縣屬扶風。汧，苦堅翻。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眾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雍，於用翻。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分，扶問翻。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所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石武蓋亦匈奴種。屠，直於翻。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岸幘者，幘微脫額也。意氣自若。及入見，見，賢遍翻。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廙，羊至翻，又逸職翻。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累，力瑞翻。周顗字伯仁，欲使顗保護導以全其家也。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喜，許記翻。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朝，直遙翻。稽，音啟。「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

王導字茂弘。孔氏曰：書百里之命，爾猶君之政令。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驃，匹妙翻。詔曰：導以大義滅親，衛石碏之子厚與公子州吁弒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帝之初鎮揚州也，領安東將軍。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好，呼到翻。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金城在丹楊江乘縣蒲洲上。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被，皮義翻。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帥，讀曰率。下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易，以豉翻。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少，詩沼翻。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言使一日復一日，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鞚，苦貢翻。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朝，直遙翻。下同。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著，陟略翻。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使，疏吏翻。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除，殿陛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成帝咸和八年，劉隗從石虎戰死於潼關，豈卽此劉隗邪？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愍帝建興元年，顗為杜弢所困，投敦於豫章，故敦以為言。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帥，讀曰率。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見九十卷建武元年。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長，知兩翻。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幾，居希翻。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朝，直遙翻。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量，音良。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言太子既有鉤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之禮，所以解敦不孝之誣也。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沮，在呂翻。帝召周顗於廣室，廣室，殿名。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恙，余亮翻。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代戴淵為護軍將軍，以郝嘏為長史。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喪，息浪翻。復，扶又翻。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晉制，尚書郎謂之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惡，烏路翻。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謂二人答敦之言。怍，才各翻。公不

除之，悉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冠當時。從，千容翻。）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三司，太尉、司徒、司空也。令僕，謂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將，即亮翻。）先是，敦謂謝鯤曰：（先，悉薦翻。）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戴淵字若思。）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言眾人議敦舉兵向闕，非義舉也。）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之詩。濟，子禮翻。）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眾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忤，五故翻。）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大將軍府參軍，黜為領軍長史，足知敦府重於諸府矣。）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被，皮義翻。祇，翹移翻。）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為，于偽翻；下同。）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勞，力到翻。）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以王彬之為人，顗以凡人遇之，亦可以見其風裁矣。）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愕，當作諤。朝，直遙翻。）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惋，烏貫翻。據元帝紀，四月，敦入石頭，辛未，大赦。）因勃然數敦曰：（數，所具翻。）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

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坐，徂臥翻。為，于偽翻。）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復，扶又翻；下同。）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料，音聊。）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自愧於敦三問不答之時也。）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說，輸芮翻；下同。）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好，呼到翻。）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少，詩沼翻。）軍于豬口，（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亦謂之豬口也。豬與瀦同。）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諸方，謂待諸方鎮同出軍也。騶虞，仁獸，故以騶虞幡駐軍。使，疏吏翻。）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下同。）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恙，余亮翻。）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湖自此入于大江。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斷，丁管翻。）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此彊謂彊暴也；塞，謂窒塞而不疏通。塞，悉則翻。）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為太宰，（羕，余亮翻。）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

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朝，直遙翻。下同。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王者側席，待賢也。鯤用此語也。遲，直二翻，待也。宮省穆然，必無虞也。穆然，和敬之意。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從，才用翻。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復，扶又翻。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杜佑曰：天門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申，明也。款，誠也。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崎，丘奇翻。間，古莧翻。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言以事理觀之，外援絕也。邏，郎佐翻。語，牛倨翻。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呼，火故翻。射，而亦翻。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惋，烏貫翻。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枕，職任翻。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悝，苦回翻。號，戶刀翻。復，扶又翻。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府有諸曹，各有書佐。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毀服者，毀其常服，為僮奴之服。離，力智翻。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廙，羊至翻。又，逸職翻。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忼，口黨翻。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難，乃旦翻。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為，于偽翻。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厭，益涉翻。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左傳，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速即爾刑。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解，戶買翻。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上，時掌翻。甲午，前趙羊后卒，諡曰獻文。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佃，亭年翻。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自南鄭至襄陽，沔水所由也，故謂之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舜有四岳十二牧，故後之居方面者謂之岳牧。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恒，戶登翻。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剽，匹妙翻。識者咸知其將敗焉。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龕，送襄國。龕，苦含翻。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撲殺之，盛，時征翻。揚正衡曰：撲，弼角翻。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龕殺王伏都，見上卷大興三年。阬其降卒三千人。降，戶江翻。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愍帝建興元年，帝以鑒領兗州，鎮鄒山，今數年矣。所謂三年，有衆數萬者，言鑒既鎮鄒山之後三年之間，民歸之者有此數也。郗，丑之翻。戰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

而食之，（蠶經秋而蝕。）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從，千容翻。）上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兗閒諸塢多降於後趙，（降，戶江翻。）後趙置守宰以撫之。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非君命，故史以自領書之。）

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為交州刺史。（考異曰：諒傳，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按永興三年，即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使諒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吳孫皓建衡二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諒誘湛，斬之。（誘，音酉。）碩舉兵圍諒於龍編。（龍編縣屬交趾郡，交州郡皆治焉。）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城父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晉屬譙國。此河南，言黃河之南，非專指河南郡也。父，音甫。）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閒復騷然矣。（復，扶又翻。）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敦還武昌，遙制朝政，故有留府在建康。）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年四十七。）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斷，丁亂翻。）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十二月，趙主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高，居傲翻。）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子遠諫，不聽。

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濮，博木翻。）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酷，慘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因流涕彌日。

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南陽王保既死，陳安不能有，茂遂取之。帥，讀曰率。）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襲段末柸，入令支，（令支縣，前漢屬遼西郡，晉省，段氏據其地。應劭曰：令，音鈴。師古音郎定翻。支，裴松之音其兒翻。）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諡法：思慮果遠曰明。）

太寧元年春正月，成李驤、任回寇臺登，（臺登縣屬越嶲郡。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叔諾川，孫山瀑水之閒，若水出其下，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即此。）將軍司馬玖戰死。越嶲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分為漢嘉郡。釗，音昭。）皆以郡降于成。（降，戶江翻。）

二月庚戌，葬元帝于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三縣皆屬渤海郡。饒安、東光，皆漢舊縣。饒安縣，前漢之千童縣也，後漢明帝改曰饒安。安陵縣，晉置。時皆為後趙之地。）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盱眙，音吁怡。）敦，壼之從父兄也。（壼，苦本翻。從，才用翻。）

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劉良文選註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衛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晉志：文武官公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敦移鎮姑孰，屯于湖。（姑孰，前漢丹楊春穀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即姑孰之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尉治，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即晉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跨姑孰溪。陸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今州城正據姑孰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自姑孰溪行夾中二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泝江，過大小褐山磯，又過燐磯，蕪湖即于湖也。大江有王敦城，氣象宏敞。並，步浪翻。考異曰：晉春秋及後魏書晉傳云屯蕪湖，晉書明帝紀云下屯于湖，今從之。）

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晉書王彬傳，以為彬從兄稜為敦所害，故云然。余據殺稜者王如，雖出於敦之意，猶假手於如也。且稜於敦為從弟，此言殺兄，蓋以敦殺王澄也。事見八十卷懷帝永嘉六年。）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後趙王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

好呼到翻成李驤等進攻寧州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螗蜋據水經註螗蜋即堂狼縣也前漢屬犍爲郡後漢省郡國志犍爲屬國朱提縣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置朱提郡堂狼縣屬焉成兵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而還溺奴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懷帝永嘉四年遜至寧州至是適十四年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州府寧州府南夷校尉府也詔除堅寧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爲斷丁管翻踰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爲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爲中書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放求爲交州刺史許之幾居豈翻放行至寧浦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郡立寧浦郡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唐爲橫州寧浦縣浦滂五翻遇高寶爲寶設饌爲于僞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少詩沼翻考異曰放傳云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下乃云逢高寶平梁碩還非成帝時也放傳誤放咸之族子也阮咸有名於魏晉之間

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屠直於翻趣七喻翻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騎奇寄翻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隴上諸縣悉降降戶江翻下同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陝中在隴城南陝與陿同戶夾翻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殪壹計翻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三交三合也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索山客翻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拷苦皓翻掠也容卒不肯言卒子恤翻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𩣺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𩣺驄竄岩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爲于僞翻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任質任也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酋慈由翻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郗丑之翻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時江東謂洛都爲西朝樂廣字彥輔滿奮字武秋朝直遙翻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事見八十二卷惠帝永康元年滿奮既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之篡奪又奉璽綬故謂之失節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惡烏路翻不復相見復扶又翻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嶷帥讀曰率嶷魚力翻青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固水經註廣固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曹嶷所築也九城志廣固城古樂安城今按青州益都縣西四十里有廣固城杜佑曰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降戶江翻嶷出降送襄國殺之阬其衆三萬虎欲盡殺嶷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焉於虔翻徵將歸耳

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桑壁當在南安界。）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將，即亮翻。）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怒，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陸德明曰：糟音曹。李云：酒滓也。粕，普各翻。糟爛爲粕。刺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汜音凡。）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爲，于僞翻；下爲明同。）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石頭在姑臧城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言新破陳安，乘勝而來也。卷，讀曰捲。）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少，詩沼翻。）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謂方與石勒相圖也。）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爲，于僞翻。）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果如陳珍所料。）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使，疏吏翻。勝，音升。）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降，戶江翻。）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歸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亟，欺冀翻。亟請，數以爲請也。）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楊正衡曰：琀，胡紺翻。玝，音午。）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辨，步莧翻。）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斷，丁管翻。）琀、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琀，蕩之長子，（長，知兩翻；下同。）有才望，雄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初，趙主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長子之長，知兩翻；下長七之長，直亮翻。）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儉字義真。）當以爲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勳德，當世受專征之任，（言當世爲方伯，得專征伐也。）非它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驍，堅堯翻。）靳準之亂，（事見九十卷大興元年。）沒於黑匿郁鞠部。（黑匿郁鞠[illegible]曜，嘉其忠款，封爲左賢王，則亦匈奴之種也。）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爲太子，然沖幼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曜太子熙字義光，胤字義孫。難，乃旦翻。）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彊而立明帝。）太傅呼延晏等皆曰：陛下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以廢立爲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爲疑，固樂聞異同之言。（樂，音洛。）臣竊以爲廢太子非也。昔文王定

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毋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聖朝之法（朝直遙翻）！以東海爲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賢主，況東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曜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廢也，乃追謚前妃卜氏爲元悼皇后。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爲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二宮，曜宮及熙宮也）；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不以儲嗣使熙廢兄弟之禮敬）。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元帝大興四年，茂築靈鈞臺，以閻曾諫而止，今復脩之）。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謂懲劉曜來攻也）。愚以爲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處昌呂翻），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茂兄寔爲其下所殺，事見上卷大興三年），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傳曰：勇夫重閉，而況國乎。重直龍翻）。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屯，株倫翻，難也；邅，張連翻，行不進貌）。」卒爲之（卒子恤翻）。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毛萇曰：總角，聚兩髦也。從才用翻），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吐土故翻，下同），衣面並污（污烏故翻）。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復扶又翻）。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省悉景翻），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監工銜翻），王彬爲江州刺史。

後趙王勒以參軍樊坦爲章武內史（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廢章武入河間，唐爲瀛州）。勒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爲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羯居謁翻）！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遣之。

是歲，越巂斯叟攻成將任回（前漢西南夷傳云：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筰都，二國也。巂音髓；徙音斯，此斯即徙之斯種也，蜀謂之叟。將即亮翻；任音壬），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費扶沸翻）。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札封東遷縣侯，札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札兄玘子勰烏程縣侯，凡五侯。會工外翻），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事見元帝永昌元年。顗魚豈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惡烏路翻）。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妖於驕翻）。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五 起閼逢涒灘盡彊圉大淵獻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太寧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會工外翻札拒戰而死。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東莞縣漢屬琅邪郡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莞音官將即亮翻劉遐退保泗口水經註泗水自睢陵城東流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謂之泗口杜佑曰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守式又翻下同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河東弘農二郡趙之界上也石生寇許潁許昌潁川同是一郡地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魏收地形志陽翟縣有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成主雄后任氏無子任音壬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蕩死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好呼到翻荷下可翻又如字分扶問翻篡初患翻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漢書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致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吳子謁餘祭夷昧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反而君之爾闔閭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張守節曰祭側界翻昧莫葛翻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爲下雄諸子殺班張本班爲人謙恭下士下遐稼翻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帢苦洽翻朝直遙翻斂力贍翻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長安覆沒淑無所歸故留姑臧使疏吏翻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氾音凡禕吁韋翻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司馬相如諭巴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且應年少少詩沼翻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以王敦之很戾而濟之以沈充錢鳳所謂凶德參會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惡烏路翻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繆靡幼翻詐也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

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錢鳳字世儀。藻鑑謂善於人倫藻鑑也。人有美實而加之褒飾謂之藻，如衣裳之加藻火黼黻也。鑑所以別妍醜，故明於知人而能褒貶後進者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好，呼到翻。會丹楊尹缺，晉都建康，以丹楊太守為尹，宋齊梁皆因之。洪适曰：西漢丹陽郡，則治宛陵，丹陽縣則今之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陽。西晉移郡於建業。元帝改太守為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乜書漢晉此郡少有從木者。至唐天寶年，始以京口為丹陽郡，改曲阿為丹陽縣，皆非漢舊壤也。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咽，音煙。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間，古莧翻。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溫嶠字太真。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復，扶又翻。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王敦為亂朝，權其所甚害者，如都鑒、溫嶠，終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綱紀尚能自立也。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以下文應詹都督朱雀橋南諸軍觀之，則東安北部謂秦淮水北諸軍也。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考異曰：敦傳云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討敦，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今從明帝紀。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郗，丑之翻。從，才用翻。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壼，苦本翻。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夫理順者雖特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衆以犯闕，雖諸公忠赤，若只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復周戴石頭之事。故郗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殄夫。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按蕭子顯齊書高帝紀：桂陽王休範之反，諸貴會議，帝曰：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則中堂當在宣陽門外。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帥，讀曰率。為，于偽翻。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下，遐嫁翻。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息，子也。謂以兄含子應為嗣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長，竹丈翻，又丁丈翻。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復，扶又翻。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導為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按此詔云敦以隕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購敦首。今從敦傳。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將，即亮翻。下自將、將軍同。離，力智翻。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單丁謂家止有男丁一人，無兼丁者。調，徒釣翻。其餘皆與假三年，假，居訝翻。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謂三番休二也。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冠，古玩翻。帥，讀曰率。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帥，所類翻。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

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沖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越妃也。）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南岸，即秦淮南岸也。考異曰：敦傳及晉春秋皆云三萬，今從明帝紀。）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恟，許拱翻。桁與航同。）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衞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參問起居謂之參承，調候安否謂之調承。遺，于季翻。）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言當抑制鳳等，使不得逞其凶逆也。）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謂如元帝永昌元年敦克石頭時也。）昔者佞臣亂朝，（謂刁協、劉隗也。朝，直遙翻。）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言思投外以自濟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怖，普布翻。）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王應字安期。斷，讀曰短。）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謂此事深駭衆聽，皆知敦懷謀篡。）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苑城，蓋孫氏都秣陵所築。晉置建康於秣陵水北，南渡建都，依苑城以爲守。）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抄，楚交翻。）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吳人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投袂，言匆遽也。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越城在秦淮南。帥，讀曰率。下同。）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磾，丁奚翻。）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氣不能充體爲困，力不能舉身爲乏。）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少，詩照翻。）「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樂，音洛。）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說，輸芮翻。）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任，音壬。）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詩節南山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左傳晉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趣，七喻翻。）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按漢晉以來，宗正列於九卿，然未以卿字繫官。梁置十二寺，始繫卿字，此卿字衍。會，工外翻。）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餘姚縣屬會稽郡。）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楊之永世立義興郡。）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約時屯壽春，故得逐台。任，音壬。）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咽，音煙。）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沮，在呂翻。）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此即玄武湖水也，在建康城北，今在上元縣北十里。）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

軍之力。（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降，戶江翻。）下策也。充皆不能用。䬠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勞，力到翻。）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秦淮在今建康上元縣南二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鑿山爲瀆以斷地脈，故曰秦淮。或云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籬，諸門皆用洛城門名。宣陽門在城南面。）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青溪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吳孫權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以泄玄武湖水。）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沈約曰：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漢屬廬江，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柴桑縣。）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勦，子小翻。）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荊州，王舒；江州，王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王應之見猶能出乎尋常，此敦所以以之爲後。敦能立同異，謂哭周顗、數敦罪及諫敦爲逆也。）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沈，持林翻。）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闔廬洲在江中。賀循曰：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周光斬之，詣闕自贖。（考異曰：晉春秋云：戴淵弟良斬鳳。今從敦傳。）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重，直龍翻。重壁，複壁也。）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時懸格募斬錢鳳者封五千戶侯，斬沈充者封三千戶侯。）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瘞，於計翻。）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跽，巨几翻，跪也。）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南桁，即朱雀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朝，直遙翻。）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鄧岳字伯山。）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首，式救翻。）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沈充殺張茂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帥，讀曰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克，能也。謝茂守郡不能式遏寇虐，爲充所殺也。爲，于僞翻。）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綱紀，綜理府事者也；參佐，諸僚屬也。）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朝，直遙翻；敦府朝也。處，昌呂翻；下處同。恆，戶登翻。）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但以目相視，不敢發言。）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氏注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氏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原其私心，豈遑晏

處晏處猶言安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謂以大義責之帝卒從嶠議卒子恤翻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羕余亮翻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爲蘇峻以歷陽稱兵張本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自張軌鎮河西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枹罕縣屬焉枹音膚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殺人而心不矜惻頗不覺者爲忍忍而安之則其亡必矣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騭之日翻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好呼到翻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公羊傳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使疏吏翻厚禮而遣之是歲代王賀傉始親國政元帝大興四年賀傉立至是始能親政傉奴沃翻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臨力鴆翻會黃龍見嘉泉魏收地形志嘉泉在武威揟次縣揟次前漢作揟次孟康曰揟子如翻次音咨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氾音凡禕吁韋翻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承當作丞王敦之難諸人死之故贈以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爲于僞翻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事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壼苦本翻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事見上太寧二年梟堅堯翻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沮在呂翻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易曰履霜堅冰至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卒子恤翻贈札衛尉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以元年廆執其使送建康也廆戶罪翻廆遣世子皝索頭段國共擊之皝呼廣翻索頭即拓跋氏索昔各翻以遼東相裴嶷爲右翼慕容仁爲左翼乞得歸據澆水以拒皝澆水即澆洛水也嶷魚力翻澆古堯翻遣兄子悉拔雄拒仁考異曰燕書征虜仁傳作悉拔堆後魏書宇文莫槐傳作乞得龜悉拔堆載記亦作龜燕書武宣紀作乞得歸悉拔雄今從之仁擊悉拔雄斬之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皝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

民之降附者數萬。降，戶江翻。三月，段末柸卒，弟牙立。
戊辰，立皇子衍為太子，大赦。趙主曜立皇后劉氏。
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句，古侯翻，又權俱翻，又音駒。後趙將石佗
自鴈門出上郡襲之，將，即亮翻。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
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
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河濱，大河之濱也。水經：河水
過富平縣西。佗，徒河翻。唐勝州河濱縣，隋榆林縣地。杜佑曰：富平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案靈州乃漢
富平縣地，今京兆富平縣西南有漢懷德故城，此富平，蓋漢懷德縣地。
岳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
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
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田崧字子岱。趙使崧鎮仇池，見
上卷太寧元年。瞋，七人翻。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
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
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
不中，刺，七亦翻。中，竹仲翻。難敵殺之。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
後趙。降，戶江翻。下同。夏，四月，後趙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
于鄒山，殺之。晉本紀斌作贇，載記作斌。將，即亮翻。斌，音彬。考異曰：帝紀作石良，今從石勒載記。後趙
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
眘，據并州降趙。劉琨領并州，愍帝建興四年為石勒所破，置并州刺史治上黨。王眘，章武人，初起兵擾勒渤海
河間諸郡，後歸于勒，勒使守上黨。眘，古慎字。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
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荊州士女相
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
遺，檢攝，整也。未嘗少閑。少，詩沼翻。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
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牛倨翻。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
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

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晉人多好樗蒱，以五木擲之，其
采有黑犢、有雉、有盧，得盧者勝。扑，普卜翻。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
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參[illegible]，三也。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訶，虎何切；厲，嚴厲也。還其所饋。嘗
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佃，亭年翻。治田也。
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
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籍，記也；令籍記而典掌之。人咸不
解所以。解，胡買翻。曉也。以，猶用也。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
濕，聽，他經翻。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
頭作丁裝船。貯，丁呂翻。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後趙將
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
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
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數，所角翻。趣，七喻翻。鎮東將軍呼延謨
帥荊司之眾自崤澠而東，時荊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謨
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為荊州，此所謂荊司，皆晉司州之眾也。帥，讀曰率。下同。欲會矩、默共攻石生。
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此孟津戍蓋置於河陰，石梁戍在洛北。斬獲五千餘級，
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
成皋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中，竹仲翻。退保石
梁。虎作塹柵環之，環，音宦。遏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
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
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水經註：澗
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東北流，逕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水經註：金谷水出太
白原東南流，歷金谷，又東南流，逕晉石崇故居，在河南界。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
乃退屯澠池。澠，彌兗翻。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

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幷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恚，於避翻。）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復，扶又翻。敗，補邁翻。帥，讀曰率。）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趙主曜以永安王胤爲大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于渭城。（單，音蟬。）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爲之。（羯，居謁翻。）

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左僕射。

右衛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元帝爲瑯邪王，虞氏爲妃，帝卽位，追謚曰敬皇后，祔廟，從元帝謚，曰元敬。）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宗，汝南王亮之子也。）俱爲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管，鍵也；鑰，關牡也；今謂之鑰匙。）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爲下亮殺宗張本。使，疏吏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陽王羕有異謀，排闥入，升御床，見帝流涕，言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羕，余亮翻。）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按晉制，領軍將軍在護軍將軍之上，今先書庾亮而後陸曄，亮以外戚受遺專權故也。）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更，工衡翻，迭也。）復拜壼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復，扶又翻。）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年二十七。）帝明敏有機斷，（斷，丁亂翻。）故能以弱制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

己丑，太子卽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進璽於嗣君也。璽，斯氏翻。）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朝，直遙翻。下同。）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爲皇太后。羣臣以帝幼沖，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言臨朝稱制也。）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

秋，九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鑒車騎大將軍，陸曄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驃，匹妙翻。）虞胤爲大宗正。

尚書召樂廣之子謨爲郡中正，（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爲本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爲廷尉評，（漢置廷尉平，晉曰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易繫辭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有家各私其子，則爲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言人莫不惡死，若各順其心，則有戰戍之事，爲父母者皆不欲使其子就死地也。處，昌呂翻。）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卽去令支，國人不樂。（爲，于僞翻。樂，音洛。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帥，讀曰率。）自立。（句斷。）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

控弦四五萬騎。荆州刺史陶侃以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寧州，（先，悉薦翻。）蠻酋梁水太守爨量、（沈約曰：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蓋先以授蠻酋，殺爨量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建寧郡。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懷帝永嘉二年，更名晉寧郡。此復有益州太守，蓋亦以爲位號授蠻酋也。）益州太守李逷（逷，他歷翻。）皆叛附於成。遜討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殺之，諭降李逷。（徼，吉弔翻。刺，七亦翻。降，戶江翻。）州境遂安。

代王賀傉卒，（傉，奴沃翻。）弟紇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咸和元年春二月，大赦，改元。趙以汝南王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昶，（鞠，養也。昶，丑兩翻。）願陛下貴之。叔父皚之女芳有德色，（皚，魚開翻。）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昶爲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立芳爲皇后；尋又以昶爲太保。三月，後趙主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齎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從，才用翻。）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振忠都尉，後趙所置也。）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爲牙門。光侍直，有慍色，（慍，於問翻。慍色者，含怒而見於色也。）勒怒，并其妻子囚之。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泉陵縣屬零陵郡。）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史迭等不樂他屬，（樂，音洛。）共以肇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遐營，（劉遐屯泗口，在臨淮淮陰縣界，故矯得以兵襲其營。）斬防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驍，堅堯翻。）遐嘗爲後趙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卒，子恤翻。）詔以肇襲遐爵。（襲爵泉陵公。）

司徒導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下同。）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絜，裁斷切直，（斷，丁亂翻。）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好，呼到翻。）故爲諸名士所少。（重之曰多，輕之曰少。少，始紹翻。）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中朝，謂西朝。）欲奏推之，（晉奏推，奏之於上，推按其罪也。）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成人討越巂斯叟，破之。（討斯叟事始上卷明帝太寧元年。巂，音髓。）秋七月，癸丑，觀陽烈侯應詹卒。（觀陽縣屬零陵郡，吳立。）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名，爲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爲等。）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晉制：四征、四鎮、大將軍乃得開府。約，平西將軍耳，烏得望開府邪！復，扶又翻。）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刪，削除也。）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謂破沈充、錢鳳也。）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屬，之欲翻。）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會，工外翻。）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亮修石頭，適以資蘇峻拒義師耳。）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

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少詩照翻）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立帝母弟岳為吳王　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宗解兵衛故自以為失職）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羕宗兄弟也宗室言近屬羕言保傅宗敘族羕敘官也）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趙將黃秀等寇酇（酇縣漢屬南陽郡及晉分為順陽郡治所酇音贊）順陽太守魏該帥眾奔襄陽（帥讀曰率）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世子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驍堅堯翻）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為後虎殺遐及弘張本）

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為于偽翻）聰遂寇逡遒阜陵（二縣皆屬淮南郡師古曰逡音峻遒音才由翻春秋公會吳于橐皋杜預云淮南逡遒縣東南有橐皋劉昫曰唐廬州慎縣漢逡遒縣地）殺掠五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寧蘇峻遣其將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作涂塘則壽春在涂塘之外朝直遙翻涂讀曰滁恚於避翻）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等（晉志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為濟岷郡太康地志無此郡未詳濟子禮翻）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降于後趙（夏戶雅翻降戶江翻）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于邾拔之（劉會鄒山記曰邾城在魯國鄒縣鄒山之南去山二里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即此城也）　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魏收地形志蘭陵縣有石城山復扶又翻）石瞻攻拔之　後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秀孝試經晉制也後趙至此始行之）

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使疏吏翻下同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下乃去同）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言引領望晉此情常在而駿書適至闇與之合也）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與成將羅恆戰于臺登兵敗術死（朱提音銖時）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帥讀曰率下同）掠三千餘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敗補邁翻下同）乃去趙官爵（去羌呂翻）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惠帝永寧中張軌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閬音浪）揚烈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韓璞時在冀帥讀曰率）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胤羊刃翻）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枹音膚）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沃干嶺在晉興郡大夏縣東南洮水西北）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數所角翻）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水經註洮水過狄道城西洮土刀翻）冬十月璞遣辛巖督

運於金城脩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敗補邁翻）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脩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令居縣漢屬金城郡張寔置廣武郡令居分屬焉）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振武在姑臧東南廣武西北）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左傳楚令尹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朝直遙翻）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漢景帝用鼂錯之謀削吳楚吳王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亮以爲比復扶又翻）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歷陽之東卽建康一江之隔耳難乃旦翻近其靳翻）一旦有變易爲蹉跌（易以豉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庾亮字元規）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蠚呼各翻螫也不讀曰否）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謂以嶠鎭尋陽也）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朝直遙翻）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郭默時監淮北軍騎奇寄翻）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復扶又翻）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任音壬處昌呂翻）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阜陵縣屬淮南郡晉志曰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卽欲帥衆下衛建康（帥讀曰率）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西陲謂陶侃也）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雷池卽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水經註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朝廷遣使諭峻（使疏吏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越范蠡遺大夫種曰狡兔死走狗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言欲報庾亮也）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從才用翻）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勠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內讀曰納）宣遂絕約不與之同（約於是赴歷陽宣將其衆營於馬頭山）

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爲尚書令領右衞將軍以鄶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鄶稽音古外翻王舒傳曰時將徵峻王導欲出舒爲外援授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諸口則峻兵不得渡江）彼少我衆一戰決矣（少詩沼翻）若峻未來可

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庚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姑孰臨江諸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彭城王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王休義陽王望之孫）庚申京師戒嚴假庚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慈湖在姑孰今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泝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溧洲過白土磯入慈湖夾）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翜色洽翻）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丙寅徙琅邪王昱爲會稽王吳王岳爲琅邪王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姓譜裨姓鄭裨諶之後）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宣城之西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爲寇亂擾而沼翻）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左傳魯大夫臧文仲之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別爲縣賢曰宣城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彝退保廣德（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後漢置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晃大掠諸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旦翻）詔以北寇不許　是歲後趙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注陘北（張守節曰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二十里據唐志雁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即其地也句音鉤）紇那兵敗徙都大寧以避之（據水經註大寧郡廣寧也廣寧前漢曰廣寧屬上谷郡後漢曰廣寧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寧郡）　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六 起著雍困敦，盡重光單閼，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自武昌東下，軍于尋陽。

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炙，之夜翻，燔肉也。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即東陵口也。帥讀曰率。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陵，阜也。蔣陵，蔣山之阜也。覆舟山形如覆舟，故名。陶回謂庚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漢丹陽郡治宛陵縣，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置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建業本漢之秣陵也，吳改曰建業，晉復曰秣陵，至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後避愍帝諱改曰建康。元帝南渡，建康置丹陽尹，治於臺城西，而丹楊太守舊治秣陵縣，俗謂之小丹楊。其路即今太平州取建康之路也。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分，扶問翻。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朝，直遙翻。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建康以吳會為東。難，乃旦翻。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孥，音奴，子也。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桁，戶剛翻，本作航，讀與桁同。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據壼傳，峻至東陵口，壼與戰於西陵，成帝紀作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杜佑曰：宋書有二臺五省之號。二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創，初良翻。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眕，之忍翻。盱，凶于翻。夫，音扶。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帥讀曰率。陳讀曰陣。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依溫嶠也。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折，而設翻。榱，所追翻。榱曰屋椽，秦名屋椽，周曰榱。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復，扶又翻。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柂，待可翻，以正船，柂工，船上之司命也。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言射不能殺賊而反殺柂工，自恨之。著，直略翻。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閤，古沓翻。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闓，苦亥翻，又音開。以劉超為右衛將軍，晉志：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朝，直遙翻。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峻先以討沈充功進冠軍將軍。覲，渠吝翻。冠，古玩翻。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上，時掌翻。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捶，止橤翻。令負擔登蔣山。擔，都濫翻，又徒濫翻。蔣山即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于此，吳大帝為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余謂孫權祖亦諱鍾，因是改也。裸剝士女，裸，魯果翻。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苫，詩廉翻。覆，敷救翻。號，戶刀翻，下同。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

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言他物亦與布絹金銀錢相稱也。稱，尺證翻。）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不在見赦之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驃，匹妙翻。）許柳為丹楊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驍，堅堯翻。）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羕降爵見上卷咸和元年。羕，余亮翻。）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時以吳郡為吳國，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蘧，求於翻。蒢，陳如翻。說文曰：籧篨，竹席也。余謂從竹者，今蘧蒢也。枻，以制翻，楫謂之枻。泝，蘇故翻，逆流曰泝。）每逢邏所，（邏所，謂津要置邏卒之所。邏，郎佐翻。）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號，戶刀翻。）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郗，丑之翻。）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後趙大赦，改元太和。（考異曰：晉春秋云勒即帝位，改元太和。按勒建平元年始即帝位，今從勒載記。）

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　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宛，於元翻。降，戶江翻。）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禿，吐谷翻。）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聞，音問。）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橫，戶孟翻。）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易，以豉翻。）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從，才用翻。考異曰：晉春秋作從兄，今從晉書嶠傳。）「陶征西位重兵彊，（侃時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專制上流。）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難，乃旦翻。下同。）侃猶以不豫顧命為恨，（事見上卷咸和元年。）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謂內輔外將，各有局分，不敢踰越也。將，即亮翻。）嶠屢說不能回，（說，輸芮翻。）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魏晉以來，率呼宰輔岳牧為明公，今嶠呼侃為仁公，蓋取天下歸仁之義，言晉之征鎮皆歸重於侃也。使，疏吏翻。下同。）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嶠為平南將軍，以寶為參軍。）別使還，聞之，（還，從宣翻。又如字。）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左傳，楚鬭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信，即使也。）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帥，讀曰率。）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以侃為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也。上，時掌翻。）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盟府，謂侃府也。侃為盟主，故稱為盟府。復，扶又翻。遺，于季翻。）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行，戶剛翻。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

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綢，直留翻。繆，莫侯翻。綢繆，纏綿也。〕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翹首企足以望也。〕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長，知兩翻。〕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謂侃子瞻為峻所殺。〕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復，扶又翻。幾，居希翻。〕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臨，力鴆翻。〕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近，其靳翻。〕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難，乃旦翻。將，即亮翻。〕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斷，丁管翻。〕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晉都建康，糧運皆仰三吳，故欲斷東道以絕之。〕〔蘇峻之亂，匡復之謀，郗鑒為多。〕

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陶侃字士行。〕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見上卷咸和元年。〕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趣，七喻翻。〕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

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濘，乃定翻。〕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惡，烏路翻。〕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衞，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左右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加金章紫綬者，謂之金紫光祿大夫。華，戶化翻。〕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離，力智翻。〕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遺，于季翻。繾，去演翻。綣，去願翻。〕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近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三吳，吳郡、吳興、會稽。〕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將，即亮翻。〕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累，良瑞翻。〕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南兵，謂侃、嶠之兵。便，便於步戰。〕令將士有上岸者死。〔上，時掌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

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帥讀曰率，下同。告其衆曰：兵瀛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監，工銜翻。郗鑒都督楊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類篇：茄，求加翻，芙蕖名。子可食，茄葉似高蔘葉而青，子熟於夏秋之間，大如稃鍾，有紫色者，有白色者，及其熟也，色正黃。蓋其地宜茄子，人多於此樹藝，因以名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雍，於用翻。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在大江南岸，直秦淮口。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敗，補邁翻。傳，株戀翻。侃答曰：古人三敗，謂魯將曹沫也。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言不宜數數如此。數，所角翻。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彝自廣德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紓，緩也。交至之禍，言州郡多降，峻兵將四合而交至也。復，扶又翻。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焉，於虔翻。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蘭石在涇縣東北。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

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是時同盟諸將無監軍事者，蓋郗鑒軍部將也，前史既逸郗字，後人遂改鑒爲監。白石壘在石頭東北，峻據險固。杜佑曰：白石里在臺城西，宋武帝大明四年，爲馳道所置大殿於此。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聞峻軍嚴鼓嚴隊之聲。諸將咸懼其夜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帥讀曰率。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數，所角翻。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言雖遣還之晚，猶勝不遣還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曲阿，秦雲陽縣也，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毗陵郡。大業里名，在曲阿北。丁度曰：庱亭在吳興，庱，丑升翻。裴松之曰：庱，陵翻。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湓口在尋陽，今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有湓浦。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宣時屯皖縣馬頭山。皖，戶版翻。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敗，補邁翻。箭貫寶髀，徹鞍，徹，直列翻。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鞾，許戈翻。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軹關在河內軹縣。帥讀曰率。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晉書地理志：汲郡汲縣有衛關。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

杜佑曰今絳州聞喜縣北有高候原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枕之鴆翻收其資仗億計虎犇朝歌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紂都朝歌在今縣西攻曜濟自大陽大陽縣屬河東郡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故曰大陽唐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春秋之茅津也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堨烏葛翻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後趙始置郡降戶江翻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理曹郎中張氏所置以掌刑獄索昔各翻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易以豉翻下同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難乃旦翻量音良駿乃止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更工衡翻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貳者其心攜而兩向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誘音酉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袁渙事曹操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恟許拱翻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朝直遙翻黠下八翻驍堅堯翻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譽音余諸翻稱揚之也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貸吐戴翻借也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復扶又翻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見三十九卷漢淮陽王更始元年曹公之拔官渡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挑徒了翻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共成大功沮在呂翻敗補邁翻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說輸芮翻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三年弢土刀翻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上時掌翻斷丁管翻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竟陵郡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句容湖孰二縣屬丹楊郡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長丁丈翻今知兩翻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邪帥讀曰率下同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解謂急

（攻蘇峻，儻見兄父遇救之，大衆之兵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上，時掌翻。挑，徒了翻。將，即亮翻。下同。）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薄，伯各翻。敗，補邁翻。）峻方勞其將士，（勞，力到翻。）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舍，讀曰捨。）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陳，讀曰陣。）將回趨白木陂，馬躓，（躓，陟利翻，跲也。白木陂在東陵東。趨，七喻翻。下兵趨同。）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一如溫嶠之言。）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任，音壬。）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虞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輕車，輕車將軍長史也。）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降，戶江翻。）餘衆皆歸張健。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將，即亮翻。）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光被囚，見上卷咸和元年。）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後趙都襄國，冀州之地。）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卷，讀曰捲。下同。）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見，賢遍翻。）中山公虎進據石門，（水經註：漢靈帝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西面受河，水外有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水經註：大堨在石[illegible]趣，七喻翻。堨，烏葛翻。）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復，扶又翻。）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鞏、訾，河南縣。有東訾城，左傳晉師軍于訾，杜預曰：在鞏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鞏縣之東。訾，子斯翻。）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妖，於驕翻。）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據水經註，黃馬關在成皋縣。河水逕其北，謂之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羯，居謁翻。）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攝，收也。）陳于洛西，（陳，讀曰陣。下陳同。）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帥，讀曰率。）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西陽門，晉洛城宣陽門也，城西面南頭第一門。或曰西陽門，即第二門，西明門也。）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閶闔門，洛城西面北頭門。）曜少而嗜酒，（少，詩照翻。）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跼，渠玉翻。曲也。頓，下不能伸也。頓，首伏下也。跼，音局。）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比，必寐翻。復，扶又翻。下同。）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中，竹仲翻。）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據水經）

重門城在河內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嘉四年同屬河內之時重直龍翻勒使徐光謂之
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復扶又翻乙酉勒班師
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
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
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妓渠綺翻遣劉岳劉震等從
男女盛服以見之岳被擒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三年曜曰吾謂卿等久爲
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佗見上卷太寧二年愧
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分扶問翻留宴終日而去勒
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降戶江翻曜但敕熙與諸
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惡烏路翻久
之乃殺曜　是歲成漢獻王驤卒成封李驤爲漢王驤思將翻其子
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成主雄以李玝爲征北將
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玝阮古翻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
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說輸芮翻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
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苑城之南城西城也右
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
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
雅任音壬將即亮翻　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
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恆爲本州大中正華恆平原高唐人少詩照翻
行下孟翻中竹仲翻華戶化翻　黜其品及讓爲蘇峻將乘勢多所誅
殺見恆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幷殺
恆讓盡心救衛恆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
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犇後
趙爲後趙石勒殺祖約張本冠古玩翻帥讀曰率下同　其將牽騰率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
蘇逸蘇碩韓晃幷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
寶登城射殺數十人射而亦翻　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
出鬭寶曰君名健將將即亮翻何不入鬭晃笑而退　趙
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被皮義翻與南陽王胤謀西
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
且當幷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
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以劉胤才武不能守長安以抗石勒劉曜既禽胤膽破矣喪息浪翻沮
在呂翻　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
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
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
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滕含自輕車長史進建威將軍長史　蘇碩帥驍
勇數百渡淮而戰淮秦淮也驍堅堯翻　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
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更工衡翻藉慈夜翻
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
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幷其
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羕附蘇峻見上卷咸和三年雄奔峻見上卷二年　陶侃
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爲于僞翻　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
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導自討王
敦時假節其自石頭出奔也棄之　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
色導爲侃所譏自愧其失節　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
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毗陵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晉分屬毗陵郡師古曰
毗陵舊延陵漢改之晉分毗陵延陵爲兩縣晉陵則今常州晉陵縣之地延陵則今潤州丹徒金壇之地宋白曰延陵縣本漢曲阿縣地
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置帥讀曰率　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
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故鄣
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吳郡丹楊置吳興郡故鄣屬焉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湖州安吉縣故鄣之南鄉也今廣德軍漢故鄣縣
之地杜佑曰湖州長城縣西八十里鄣郡故城即秦鄣郡縣城也復扶又翻趨七喻翻　郗鑒遣參軍李閎
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蘇峻傳作巖山據帝紀平陵山當在溧陽界沈約曰吳分溧陽爲永

(平陵縣，晉武帝更名永世。吳地志云：晉分永世為平陵縣，宋文帝元嘉九年，併入永世、溧陽二縣。)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會，工外翻)，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樂，音洛)。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伺，相吏翻)，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有諸中者也)。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為丹楊尹(復，扶又翻。翜，所甲翻)。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壬寅，以湘州并荊州(分湘州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侃先督荊、雍、梁、四州，今加都督三州)。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晉制，驃騎將軍位從公。驃，匹妙翻)。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復，扶又翻，下同)！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江陵偏在江北，又遠建康。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後置建昌郡。水經注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也。巴丘山一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蛇冢)。朝議欲留溫嶠輔政(朝，直遙翻，下同)，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稽，音啟。哽，古杏翻)，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坐。明日，亮復泥首謝罪(復，扶又翻，下同)，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難，乃旦翻)，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事見上卷元年)，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塞，悉則翻)。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粗，坐五翻)。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武帝太康二年，分毗陵無錫立暨陽縣，屬毗陵郡，其地在今平江府常熟縣界。杜佑曰：江陰，晉暨陽縣，今江陰軍；晉置暨陽縣，城東有暨陽湖)。詔有司錄奪舟船(錄，收也)。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豐、歷陽等郡也；宣城，屬揚州)、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不料其如此而乃如此，故怪之；又念其平昔為何如人，而今乃為此，故歎之)。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難，乃旦翻)，請檻車收付廷尉(敦，王導之黨也，故復表敦。沮，在呂翻。難，乃旦翻)。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少，詩照翻。卒，子恤翻)，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謚法：夙夜警戒曰敬。敦何足以當之)。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徙高密王紘為彭城王(紘，雄之弟也)。　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為，于偽翻)。太尉侃上表曰：嶠忠誠著

於聖世勳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樂音洛）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胤本溫嶠軍司）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難乃旦翻）紀綱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忕侈之性臥而對之（忕奢也忕音太又音大）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溫嶠爲平南將軍）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當是前後趙分安定置也師古曰祖音置厲音賴夏戶雅翻）胤軍于仲橋（鄭國渠逕仲山渠上有橋謂之仲橋在九嵕山之東宋白曰雍州醴泉縣城即仲橋城）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義渠戰國時義渠戎之地前漢爲義渠縣後漢省）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枕職鴆翻）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載記曰自劉淵至曜三世二十七年而滅將即亮翻校戶教翻）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雍於用翻）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屠各匈奴種前趙之族類也五郡屠各匈奴五部之衆集木且羌羌種落之名屠直於翻且子余翻）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酋慈由翻降戶江翻監工銜翻）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乞伏鮮卑部落之名後以爲姓苑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流歷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也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界）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水經注麥田山在安定北界山之東北有麥田城又北有麥田泉傉奴沃翻乞伏始見于此）

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於胤（默晉自平陽從劉遐至壽陽而南渡也晉志云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武帝時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皆宿衛兵也樂音洛邊將即亮翻下同）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晉以後文武之士率稱小人今西北之人猶然）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倮露見之（倮郎果翻）默常切齒臘日胤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信使也）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下遐稼翻）胤不卽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爲妻（僑寄寓也寄寓之人爲僑人蓋古盍翻肫徒昆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謂胤不受免官之命也）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帥讀曰率）胤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被皮義翻）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孔穎達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于君子也）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胤故府詔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于武昌）是歲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拔翳槐爲代王（賀蘭部帥翳槐之舅也見上卷咸和二年）代王紇那奔宇文部（後周書言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朔野後有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因以爲氏余謂此蓋宇文氏既興於關西其臣子爲之緣飾耳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此言爲得其實）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犍居言翻質音致）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酋慈由翻刺七亦翻）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扢埿（紇胡骨翻又恨竭翻扢古歡翻又胡骨翻埿奴）

泥同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白蘭在吐谷渾西南其地險遠羌之別種居之西北接利模徒南界鄀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好呼到翻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杜預註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驍梟並音堅堯翻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幷寫中詔呈侃妓渠綺翻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被皮義翻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謂蘇峻新平也難乃旦翻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横耳騁丑郢翻從子容翻發使上表言狀使疏吏翻上時掌翻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艦戶黯翻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潛密也潛嚴密敕諸軍嚴裝也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風發言其速也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帥讀曰率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約事見上卷咸和二年豈肯同郭默邪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不爾猶言不如此也說輸芮翻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掾于眷翻上宣爲武昌太守上時掌翻上言於天臺也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帥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驃匹妙翻單音蟬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斌音彬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懷帝永嘉六年勒據襄國端拱仰成仰牛向翻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見上卷明帝太寧三年北走索頭見上卷咸和二年索昔各翻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平齊謂滅曹嶷也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寧元年定秦謂滅劉氏降苻姚也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吻武粉翻口邊曰吻鳥雛始出巢者口黃未褪目之曰黃吻言少艾也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塞悉則翻復扶又翻種章勇翻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粗坐五翻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之背蒲妹翻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爲言勒乃收約幷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種章勇翻吾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爲

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祖逖字士稚）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郭默欲南據豫章（欲自尋陽南入豫章也）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庚亮兵至湓口（湓口湓浦口也湓蒲奔翻）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侃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至是侃都督八州）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沈約志晉陵太守有南沙令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吳平後立暨陽割屬之晉成帝咸康七年罷鹽署立以爲南沙縣今平江府常熟縣地帥讀曰率抄楚交翻）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駿失河南地見上卷咸和二年五屯護軍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也）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臚陵如翻）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爲句町王（翟直格翻句音鉤町音挺考異曰晉春秋作翟真按秦亡後慕容垂誅翟斌斌兄子真北走故知此乃斌也）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考異曰載記云自襄國都臨漳郭即鄴也按建平二年四月勒如鄴營新宮三年勒如鄴臨石虎第勒疾虎詐召石宏還襄國至虎建武元年九月始遷都鄴是勒未嘗都鄴也）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弘好屬文（好呼到翻屬之欲翻）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弘字大雅愔愔和靜貌愔挹淫翻）殊不似將家子（將即亮翻）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論語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氏註曰勝殘能使殘暴之人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勝音升去羌呂翻）勒甚悅光因說曰（說輸芮翻）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朝直遙翻）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監工銜翻）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幟尺志翻）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騎奇寄翻）相策（相策謂相柱策也柱佑通鑑作相鞭一曰相策屬下句策計也言計此不復得而走也）不復得走矣（復扶又翻下同）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偵丑鄭翻）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衆自石城降敬（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趙以敬爲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 休屠王羌叛趙（休屠王羌石武之部落也屠直於翻）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更造新宮（蘇峻之亂宮闕焚毀故更造之更工衡翻）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河間王顒之死也詔以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縣王融薨無子元帝又以彭城王釋子欽爲融嗣今復封其河間舊封）封彭城王紘子俊爲高密王（初元帝以紘繼高密王據後及彭城王雄以附蘇峻誅紘還繼本宗以俊奉高密王後考異曰宗室傳作俊今從帝紀）冬十月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攻巴東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費扶沸翻監工銜翻毋音無考異曰帝紀作楊謙今從李雄載記）

六年春正月趙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婁縣前漢屬會稽後漢晉屬吳郡吳孫權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二年復曰丹徒仍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毗陵郡晉安帝改毗陵曰晉陵劉昫曰唐蘇州崑山縣漢婁縣地復扶又翻下同）郗鑒擊却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

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史言石勒能矯其偏悍之習而修文。 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降。戶江翻。 九月。趙主勒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禮記。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祭餘肉曰胙。今謂之祭福肉。且命無下拜。晉以周之禮齊桓公者禮王導。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不。讀曰否。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弈議以為三朝之首。元日為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如字。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以君拜臣謂之盡禮。可乎。詔從之。弈。組之子也。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廆。戶罪翻。使。疏吏翻。恒。戶登翻。駁。北角翻。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新昌縣。屬遼東郡。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上。時掌翻。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廆加車騎將軍。故侃稱之。官。謂天子。勒。謂石勒也。騎。奇寄翻。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騰牋以達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陶侃復書殊得體。天臺。晉室也。不。讀曰否。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七（[illegible]）

顯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趙主勒大饗羣臣，（[illegible]）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方，比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illegible]）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illegible]）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illegible]）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illegible]）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illegible]）驚曰：此法當失，何以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郭敬之退戍樊城也，（[illegible]）晉人復取襄陽。夏四月，敬復攻拔之，留戍而歸。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illegible]）加以殘賊安忍，（[illegible]）久為將帥，威振內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illegible]）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少，詩照翻。）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illegible]）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illegible]）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它日，光承間言於勒曰：（間，古莧翻。）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怡，悅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亡乎！（[illegible]）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illegible]）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復，扶又翻；下同。）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復，扶又翻。）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省，悉景翻。）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斷，丁亂翻。）於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相，息亮翻。）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illegible]）虎愈怏怏不悅。（為後虎殺徐光程遐張本。怏，於兩翻。）秋，趙郭敬南

掠江西。（江西謂樅城以東至歷陽也。）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斌音彬。）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水經：涅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又東南逕安衆縣，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涅，奴結翻。）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鉏，立鋤，所用農器也。耒，盧對翻，手耕曲木也。孔穎達曰：耒以曲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向前曲接耜者。耜，金鐵爲之。鄭玄曰：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軺，音遙。使者小車駕馬者也。軒，曲輈也，闌板曰軒。）親帥民芸穫，（帥讀曰率。）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史終言宣守襄陽之功。）

成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其征東將軍費黑爲前鋒，出廣漢，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嶲，以分寧州之兵。（費，扶沸翻。任，音壬。嶲，音髓。）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朱提，音銖時。）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少，詩沼翻。）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溷與圂同，胡困翻。圂，廁也，豕所居也。牢，亦犬豕所居也。言城已受圍，如犬豕在圂牢中，不患其逸出也。鄭氏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疏曰：養馬者謂之閑，養牛羊者謂之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壽不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侃爲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侃固辭不受。

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五年作新宮，至是而成，乃遷居之。）

是歲，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魏武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晉文事見七十九卷魏元帝咸熙元年。）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重，直龍翻。）

八年春正月，成大將軍李壽拔朱提，董炳、霍彪皆降。（降，戶江翻，下同。）壽威震南中。

丙子，趙主勒遣使來修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詔焚其幣。（晉雖未能復君父之讎，而焚幣一事，猶足紓忠臣義士之氣。）

三月，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軍壽領寧州。

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皝，字元真，廆第三子。廆，戶罪翻。皝，呼廣翻。）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爲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爲右長史。（國之興也，其臣推賢讓能；國之衰也，其臣矜己忌前。鶩，音務。）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以宏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鄴；堪鎮河南。）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處，昌呂翻。）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復，扶又翻。）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晉省，後魏復置廣阿縣，屬南趙郡，隋改爲大陸縣，唐武德四年改爲象城縣，天寶初改爲昭慶縣，屬趙州。）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恐勒死有變，使邃遊於蝗所，若捕蝗者，以爲外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戒其兄弟自相殘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謂當如周公、霍光之輔幼孤也。勒謂此言可以繫虎之手足邪！此數語，亦徐光、程遐爲之耳。）戊辰，勒卒。（年六十。）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下，遐稼翻。）召邃使將兵入宿衛。（將，即亮翻。）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

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弘字大雅，勒第二子。）大赦。殺程遐、徐光。（光、遐固知禍之及己，然亦不料如是之速。）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勒卒十二日而葬，未有如是之速者也。虎與遐、光輩皆勒其所以為身後之計者，亦不過如此矣，寵女子亦生果何益哉。諡神至翻。）諡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時鎮譙。守，式又翻。降，戶江翻。）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

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皝，呼廣翻。）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單音蟬。）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使，疏吏翻。）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為章武王。（斌音彬。）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屬，悉署臺省要職。（虎居勒子之喪，都督中外諸軍，宣、韜皆居都府，寮親屬分領臺省，弘虛尊位，特寄坐耳。散，悉亶翻。）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更，工衡翻。）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宇文乞得歸為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慕容皝引兵討之，軍于廣安；（廣安在棘城之北。）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榆陰城蓋在大榆河之陰。安晉城在棘城東南。）

成建寧、牂柯二郡來降，李壽復擊取之。（牂柯音臧哥。降，戶江翻。復，扶又翻。下同。）

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陵，駕也，躐也。藉，踐也。藉，慈夜翻。）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謂虎諸子皆握兵權也。被，皮義翻。）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謂宿衛及臺省要職，皆虎之府寮親屬，無與共謀匡正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恢，勒少子也，時鎮廩丘。）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濟，子禮翻。）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城。（騎，奇寄翻。）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父音甫。）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數，所角翻。）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呂后能誅韓信、彭越，劉氏不能制虎，殆不及也。）

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劉曜之西奔也，石生自洛陽鎮長安，朗代生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降，戶江翻。）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咸和四年，洪降于虎，今以趙亂而叛。帥，所類翻。）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刖，魚厥翻，又音月。）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挺，虎之子也。）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眾二萬為前鋒以拒之，（帥讀曰率。璝，公回翻。）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此劉隗蓋即自晉奔趙者。）虎還奔澠池，（澠，彌兗翻。）枕尸三百餘里。（枕，職任翻。）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眾，退屯渭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汭音如銳翻。）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張守節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長安西南九百六十里。酈道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使王元塞雞頭道，即此也。按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長安西北八百里。）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

隴右。虎分命諸將屯汧、隴，（汧，苦堅翻。）遣將軍麻秋討蒲洪。（風俗通：麻，齊大夫麻嬰之後。）洪帥戶二萬降於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虎迎拜洪光烈將軍、（前此未有光烈將軍號，石虎創置也。）護氐校尉。（漢有護羌校尉，虎以此官授洪，使之監護羣氐。）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桀及氐、羌以實東方，（說，輸芮翻。）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雍，於用翻。）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爲符洪子健自枋頭入關中張本。枋，音方。）以羌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羌帥，所類翻。灄，日涉翻。水經：洹水過清河灄頭，在廣川縣東，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爲姚弋仲父子自灄頭起兵張本。）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漢志，平郭縣屬遼東郡。晉省。晉東夷校尉治襄平。崔毖之敗，慕容廆以仁鎮遼東，治平郭。）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昭自謂與仁皆正室之子，分可以得國也。分，扶問翻。）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伺，相吏翻。閒，古莧翻。趣，讀曰促。）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黃水，即潢水，在蘋城東北，距唐營州四百里。載記：黃水當在漢遼東郡險瀆縣。）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弈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佟，徒冬翻。佟，姓也。汶，漢古縣，屬遼東郡。前書作文。）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降，戶江翻，下同。）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孫機蓋王官之留遼東者。遼東城，即襄平城。）封弈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乙，姓也；逸，名也。姓譜：商湯字天乙，支孫以為氏。）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為平州別駕。（皝領平州刺史，以真為別駕。）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三峽在成都之東，故云東峽。）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地前此無涼人之迹。）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江左自琅邪王中興，故以稱之。使，疏吏翻。）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蜀置司隸校尉於成都。）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須，待也。）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謂懷、愍爲劉、石所害，梓宮未返也。）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振，舉也。）故遣淳通誠上都。（上都，謂建康也。）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

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枕職任翻。何自娛之有。雄甚慚。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事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八年。難乃旦翻。為眾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眾輔之。帥讀曰率。厚為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卒子恤翻。致命。致其君命也。長安之失守也。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耿訪敦煌所遣上計吏。留長安未還而長安陷。自河西路絕。因南入漢中。自漢東下至建康。敦徒門翻。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使疏吏翻。下同。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配。匹也。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賈音古。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正月。趙改元延熙。詔以郭權為鎮西將軍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驤思將翻。辨步莧翻。冠古玩翻。遣使來稱藩。稱藩隴梁涼之路通也。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陝式冉翻。自是每歲使者不絕。使疏吏翻。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龐皮江翻。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縣。漢屬遼西郡。晉省。唐為營州治所。復扶又翻。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城大。猶城主也。一城之長。故曰城大。埿與泥同。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復扶又翻。士皆重袍蒙楯。重直龍翻。楯食尹翻。作飛梯。飛梯。雲梯也。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卒子恤翻。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牛尾谷。在柳城北。汗兵大敗。死者太半。弈整陳力戰。陳讀曰陣。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量音良。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為潛伏。好呼到翻。若悉國中之眾。自將以拒我。將即亮翻。我懸軍深入。懸讀曰縣。眾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喪息浪翻。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謂以事理策之。皝成禽。無復遺餘也。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復扶又翻。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為于偽翻。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史言翰雖身在外。乃心宗國。

三月。成主雄分寧州置交州。成分寧州之興古永昌牂柯越巂夜郎等郡為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刺史。爨深為交州刺史。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斌音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華戶化翻。降戶江翻。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黑羌。羌之別種。有青羌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句音鉤。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敗補邁翻。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魏收地形志。後魏太和初。分鴈門之廣武朔方之沃野。置偏城郡。治廣武縣。縣有三城偏城。虎

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以其父疾而虎矯詔召之，至於失職也。）虎幽之。

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朝，直遙翻。）屢欲告老歸國，（欲歸長沙國也。）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麾，大將旌旗，臨敵之際，三軍視以爲進退者也。幢，方言曰：翿，幢也。翿，翳也。楚曰翿，關東西皆曰幢。文選注：幢，以羽葆爲之。釋名曰：幢，童也，其狀童童然。幢，傳江翻。曲蓋者，蓋爲曲柄。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何不能遺曲蓋之貌？晉制：諸公任方面者，皆給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章，印章也。）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救故奉送之。雍，於用翻。傳，株戀翻。棨，音啓。）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史言陶侃綜理精密，雖病不亂。）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婆，蒲何翻。娑，桑何翻。婆娑，蹣跚不收之貌。侃言不得早退，至於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留之也。）乙卯，薨於樊谿。（樊谿在武昌西三里，北注大江。考異曰：陶侃在西藩，頗有窺覦之志，未嘗有非望之圖；晉史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耳。）侃在軍四十一年，（惠帝太安二年，侃擊張昌，至是年凡四十一年。）明毅善斷，（斷，丁亂翻。）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南陵在宣城郡界，梁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於其地。蓋臨江諸江州東界盡於南陵，今宣州南陵縣，非古之南陵戍也。自南陵迄于白帝，總言侃所統大界。宋白曰：南陵本漢春穀縣地，後併于湖縣，尋又屬繁昌，梁武帝始置南陵縣，屬南陵郡，臨江有城基見存，去今縣一百二十里。）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親人，其所親者也。）「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史言陶侃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恒，戶登翻。）安，鯤之從子也。（謝鯤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從，才用翻。）

成主雄生瘍於頭。（瘍，余章翻。頭瘡曰瘍。）身素多金創，（矢刃所傷爲金創。創，初良翻。）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惡，烏路翻。遠，于願翻。）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爲，于僞翻。吮，徂兗翻。）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年六十一。載記：雄卒在去年。）太子班即位。（班，字世文，雄兄蕩之子也。）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王瓌，（瓌，古回翻。）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李班豈可不謂之仁孝哉！然不能包周身之防，死於李越之手。末俗澆漓，固不可拘拘於古禮以啓姦，非至於殞身亂國也。）

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豫、荊三州刺史，鎮武昌。（陶侃既沒，庾亮始專制上流。雍，於用翻。）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羨之子也，與豫章太守褚裒、（裒，蒲侯翻。）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老子；易，周易也。）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裒，䂮之孫；（褚䂮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䂮，離灼翻。）乂，錫之子也。（杜錫見八十三卷惠帝元康九年。）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褚裒，字季野。）言其外無臧否，（否，音鄙。）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轉料角，至登州大洋，東北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度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馬石津，即此地也。）皆爲慕容仁所留。

九月，戊寅，衛將軍江陵穆公陸曄卒。

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葭萌，即晉壽之地。玝，阮古翻。）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閒。（閒，古莧翻。）遣玝出屯於涪。（涪，音浮。）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卒如李驤之言。驤嘗曰：亂將還葬以寶亂之也。）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任，音壬。）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諡班曰戾太子。以越

爲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尙書事以兄霸爲中領軍鎭南大將軍弟保爲鎭西大將軍汶山太守汶讀曰岷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鎭江陽據載記始特之長子於期爲伯父於壽爲從兄從才用翻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爲巴郡太守期以壽爲梁州刺史屯涪爲李壽自涪舉兵廢李期張本 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石虎爲魏王其所居稱魏宮齎牋西翻綬音受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種章勇翻復扶又翻於是尙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此趙朝尙書奏也 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復扶又翻 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考異曰二十國春秋虎即位改元永熙陳鴻大統曆云石虎即位改建平五年爲延興明年改建武按二十國晉春秋不記弘改元延熙虎之立實延熙元年也故誤云永熙弘既號延熙虎安肯稱永熙陳鴻云虎改建平五年爲延興即是弘踰年不改元也恐鴻說誤 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虎更太子宮曰崇訓宮弘時年二十一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樂音洛 顧海陽年少少詩照翻 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尙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尙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闓苦亥翻又音開 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載記曰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天子當從東北來蓋謂慕容氏將從遼碣入中國也秦始皇東游以厭天子氣初不能遏止漢高之興 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居就新昌皆屬遼東郡降戶江翻下同 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元惡謂仁也 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趙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斬刺史郭祥以彭城來降趙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 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遼東治襄平徙新昌吏民入襄平所以杜仁闚覦之心闚傾規翻寓王矩翻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沈約禮志曰古者無天子冠禮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漢順帝冠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無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以下三稱萬歲乃退鄭樵曰用魏儀一加既加元服拜于太廟 大赦改元 成趙皆大赦成改元玉恆恆戶登翻 趙改元建武 成主期立皇后閻氏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尙書令王瓌爲司徒驃匹妙翻瓌古回翻 趙王虎命太子邃省可尙書奏事省悉景翻 惟祀郊廟選牧守征伐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鸛雀臺崩鸛雀臺在鄴即魏武所起銅雀臺好呼到翻 殺典匠少府任汪典匠少府即漢將作大匠之職也少詩照翻任音壬 復使脩之倍於其舊邃保母劉芝封宜城君關預朝權受

納賄賂求仕進者多出其門。〔朝，直遙翻〕慕容皝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祭酒封弈爲之。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羸，倫爲翻；朝，直遙翻〕三月乙酉帝幸其府與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幷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爲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從，千容翻；長，知兩翻；躋，牋西翻，進也〕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諏，遵須翻〕導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出坦爲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桓景爲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天文志：斗牛女，揚州；丹楊入斗十六度；分，扶問翻〕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厭，一葉翻〕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造，七到翻〕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導辟太原王濛爲掾〔濛，莫紅翻；掾，于絹翻〕王述爲中兵屬〔晉公府諸曹有參軍，有掾有屬〕述昶之曾孫也〔王昶仕魏，鎮荊州，以功名自見；見，賢遍翻〕濛不脩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徒甘翻〕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也〔沈，持林翻；坐，徂臥翻；處，昌呂翻〕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昶之子湛，湛之子承，承子述；世有高名〕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蓋自東吳來；吳在建康東〕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坐，徂臥翻〕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趙王虎南游臨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有遊騎十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上，時掌翻〕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癸丑帝觀兵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渚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少，詩沼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袁耽坐輕妄免官　趙征虜將軍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克　大旱會稽餘姚米斗五百〔會，工外翻〕　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爲世子　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趙主勒都襄國，虎遷于鄴〕大赦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衣，於旣翻；乘，繩證翻；彫輦，以彫鏤爲飾；數，所角翻〕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主者唱大和尚〔主者，有司掌朝儀者也〕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諸公，虎諸子也；虎稱天王，降諸子封王者爵爲公〕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眞僞雜糅〔糅，汝救翻〕或避賦役爲姦宄〔宄，音軌〕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不，讀曰否〕著作郎王度等〔晉職官志曰：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制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旣典文籍，今改中書省著作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省，自後別省而猶隸祕書〕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八年〕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初謂官府爲寺；後漢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謂使還服華人之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夏，戶雅翻〕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樂，音洛〕　趙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幷秦雍二州兵以討薄句大平之〔去年斌等爲薄句大所敗；斌，音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句，音鉤〕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李壽封漢王；相，息亮翻；澹，徒覽翻〕

翻。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濟及班毋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涪音浮。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復，扶又翻。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隳，許規翻。紊音問。雄業始衰。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去年齊等為慕容仁所留。齊等自海道趣棘城，趣，七喻翻。齊遇風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棘城，慕容皝始受朝命。朝，直遙翻。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于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間，古莧翻。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是歲，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中，尊重同於太后，詔贈豫章郡君。荀氏，元帝宮人，生明帝。帝自以生母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疏遠，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帝立，尊重同於太后。代王翳槐以賀蘭藹頭不恭，藹頭，翳槐舅，有擁立之功，事見九十二卷咸和二年。不恭，謂不承紇那立翳槐，又賀蘭部也，親恃功，所以不恭。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紇那出奔見上卷咸和四年。復，扶又翻。翳槐奔鄴，趙人厚遇之。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龜茲音丘慈。鄯，上扇翻。寘，徒賢翻，又徒見翻。駿於姑臧南作五殿，駿起謙光殿，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雍，於用翻。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離，力智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泛舟江、沔，首尾齊舉。」鑒時鎮京口，亮時鎮武昌。沔，彌兗翻。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婁。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婁三星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奎、婁、胃，徐州分。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沮，在呂翻。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帥，讀曰率。下同。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歷林口，浦之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重，直用翻。趣，七喻翻。下同。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騎，奇寄翻。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事見上年。使，疏吏翻。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復，扶又翻。抄，楚交翻。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眾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咸和八年，軍為仁所執。陳，讀曰陣。降，戶江翻。仁眾沮動，沮，在呂翻。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為，于偽翻。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麗，力知翻。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詿，古賣翻。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二月，尚書僕射王彬卒。辛亥，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乂女陵陽為皇后，婚有六禮：一曰納采，采者，將為婚，先使媒通其言，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贄，取其陰陽往來之義也。二曰問名，名者，問名以卜其吉凶也。三曰納吉，吉者，卜於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婚姻之事也。四曰納徵，用玄纁，不用鴈。五曰請期，由夫家卜得吉日，使人往告之。六曰親迎，婿往女家，御輪三周，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而先以導婦歸。大赦，群臣畢賀。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武興縣

城在令支東。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回水載記作曲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祁縣故城南又謂之陽曲水又東濡河從塞外來西北逕禦夷鎮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逕曲谷謂之曲河鎮又按載記曲水當在好城西北將兵騎奇寄翻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爲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咸康八年皝築安晉城趣七喻翻逸豆歸棄輜重走。重直用翻皝遣司馬封弈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復扶又翻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弈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抄楚交翻弈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前廷尉孔坦卒。坦先以疾解廷尉故曰前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省悉景翻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晉制王國乃有郎中令皝未爲王而僭置是官斌音彬　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等擊夜郎興古皆克之。懷帝永嘉五年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夜郎郡太康地志蜀劉氏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加岳督寧州。　成主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才忌之。從才用翻誣以謀反殺之。　十一月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成漢王壽擊敗之。敗補邁翻壽遂置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　索頭郁鞠帥衆三萬降於趙。索頭鮮卑也通鑑言索頭以別於黑匿郁鞠以其辮髮故謂之索頭索昔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趙拜郁鞠等十三人爲親趙王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　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東宮以居太子宣西宮虎自居之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高居號翻縱子容翻廣古曠翻甃側救翻下穿伏室。伏室窟室也置衞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司馬相如羽獵賦華榱璧璫注云璧璫以玉爲榱頭當即所謂璇題者也三輔黃圖注云以璧飾瓦之當也又瑱璫鐸也杜甫詩風動金琅璫此金璫蓋以金飾瓦之當也楹柱也璫音當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華讀曰花冠古玩翻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被皮義翻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雜伎工巧皆與外同。與外同者教宮人使執作如男子也伎渠綺翻以女騎千人爲鹵簿。鹵簿見九十一卷騎奇寄翻皆著紫綸巾。著陟略翻陸德明曰綸綸也蓋合紫絲爲綸以織巾也今鎭江金壇人能織號曰綸羅亦合絲爲線以織之熟錦袴金銀鏤帶。鏤郎豆翻五文織成韡。韡五文也廣雅曰天竺國出細織成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此以五采織成爲韡也韡許戈翻執羽儀。羽儀翠毦之屬鳴鼓吹。鼓吹軍樂也吹尺瑞翻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皆魏明帝所鑄虡音巨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纏字書無纏字當作纏音同車輞也轍車輪所碾迹也廣古曠翻深式禁翻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浮沒在水中能浮能沒者繫以竹絙。絙居登翻又居本翻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鹿櫨形如汲水木立兩柱橫木貫柱令圓轉可轉繫絙於橫木旋而引之櫨音盧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爲于僞翻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解姓也飛名解戶買翻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令力定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民無所得。　初日南夷帥范稚有奴曰范文。帥所類翻常隨商賈往來中國。賈音古後至林邑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逸愛信之。林邑國本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之處也漢末縣功曹子區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無嗣外孫范熊繼立逸熊之子也使爲將。將即亮翻文遂譖逸諸子或徙或逃。是歲逸卒。文詐迎逸子於它國置毒於

椰酒而殺之。（椰木出交趾，高數十丈，葉背面相似。寰宇志曰：椰子無時而生，樹似檳榔，葉如鳳尾，實大如瓜，剖之，其中有酒，其皮可爲飲器。交州記曰：椰子生南海，狀如海棕，子大如椀，外有麤皮如大腹子、豆蔻之類，中有漿似酒，飲之得醉。爾雅翼：椰木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椰，以嗟翻。）文自立爲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衆四五萬，遣使奉表入貢。（使，疏吏翻。）趙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姓譜：衛成公之後爲成公氏。余按春秋之時，晉、魯皆有成公，豈獨衛成公之後得以爲氏哉。杠，古雙翻。）高十餘丈，上盤置燎，（古之人君昧旦視朝，故設庭燎。鄭氏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今成公段懸燎於杠，以置燎創意爲之，非有古法也。燎，力照翻，又力燒翻。高，居傲翻。）下盤置人，趙王虎試而悅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上，時掌翻。）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考異曰：載記云七人。今從三十國春秋。）趙王虎惡之，（惡，烏路翻。）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卽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古者王后稱王后，皇帝后稱皇后，未有天王皇后之稱也。）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古之王者其嫡長曰世子，秦、漢稱皇帝，立皇太子，未有天王皇太子之稱也。）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國子祭酒袁瓌、（瓌，公回翻。）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校，戶教翻。）帝從之。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瓌，渙之曾孫也。（漢末，劉備舉袁渙茂才，後仕魏，行御史大夫事。）

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乙連城，段國之東境也，在曲水之西。）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兩，力讓翻，乘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興國城，蓋慕容氏所築。從，才用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疾陸眷、涉復辰、末柸、牙、遼，凡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數，所角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左傳陳五父之言。）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爲甥舅，（廆、皝皆娶于段氏，蓋前此慕容氏亦女于段也。）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好，呼到翻；下好同。）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相，息亮翻。）

趙太子邃素驍勇，（驍，堅堯翻。）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邃小字也。阿，讀從安入聲。）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好，呼到翻。）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省，悉景翻。）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恚，於避翻，恨怒也。）誚責笞捶，（誚，才笑翻。捶，止橤翻。）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稱，尺證翻。官家，謂天子。蓋此西漢謂天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稱之。難，乃旦翻。）吾欲行冒頓之事，（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冒，莫北翻。）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

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冀州，治信都。）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怒，殺之。（誚，才笑翻。）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數，所角翻。）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瞋，七人翻。）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水經注曰：魏武居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石氏於故殿處起東西太武二

殿見賢遍翻遼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朝直遙翻遼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考異曰燕書文明紀云咸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鄴使至太子邃在後恣酒入宮殺害石主大惡狠狠引還又云初帳下吳胄使鄴還說四月沿佛日行像詣宮石太子邃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石王曰古者觀威儀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副貳而輕佻無禮將不得其死然及石主東歸留邃監國荒敗內亂以致誅戮按十六國晉春秋殺邃皆在咸康三年燕書恐誤今從十六國晉春秋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京兆杜陵縣之南山也自稱大黃帝改元龍興石廣討斬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帝拜皝鎮軍大將軍皝以弈為左長史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弈為國相相息亮翻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騖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納言令晉之尚書令常伯晉之侍中冗騎常侍晉之散騎常侍冗而隴翻騎奇寄翻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李臻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二年晃奭之子也宋奭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為武宣王廆謚武宣公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段遼數侵趙邊數所角翻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帥讀曰率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沈約志寧遠將軍晉江左置蓋始於此時質音致下同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為趙燕攻段遼張本是歲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於大寧其故部落多歸之元年翳槐奔趙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城盛樂而居之復扶又翻樂音洛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八(起著雍閹茂,盡重光赤奮若,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驍,堅堯翻。)悉拜龍騰中郎。(按載記,咸康二年,虎改直蕩為龍騰,冠以絳幘。)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橫海將軍,蓋石氏創置。)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水經曰:清河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注云:漂榆故城,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即城也。魏土地記曰:勃海郡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鹽為業。帥讀曰率。)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驤,思將翻。)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冠,古玩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鬭,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將,即亮翻,下悉將同。)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事見上卷咸和八年。)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遍翻。)乃悉將見眾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按水經注,金臺在涿郡故安縣,有金臺陂,臺在陂北十餘步。即燕昭王築以事郭隗之臺。)支雄長驅入薊,(薊,音計。)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五代志:北平無終縣有燕山。守,手又翻。相,息亮翻。燕,於賢翻。)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降,戶江翻。下同。)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徐無縣屬北平郡,其地在唐薊州玉田縣界。)段遼以其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豪大,猶言豪帥也。是時東北夷率謂王帥為大,部帥曰部大,城主曰城大是也。)棄令支奔密雲山。(水經注:沽水逕密雲戍,在獷平縣東南九十里。又東南左合□水,逕其西。唐檀州治密雲縣,西南去范陽二百里。又據晉紀,云遼奔于平岡,蓋密雲山在獷平岡縣界。宋白曰:檀州密雲縣,本漢厗奚縣,西南至幽州一百九十里,西至媯川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長城障塞一百一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里。)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羣、諶、悅奔令支,見九十卷元帝大興元年。)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赴險以自保。走,音奏。)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段氏都令支,以其所居為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雍,於用翻。)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行,下孟翻。)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王公,謂王浚也。裕奔令支,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壽時鎮涪城。朝,直遙翻。)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父及叔父也。處,昌呂翻。)壯欲報

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數所角翻下同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魏晉以來持節假節出當方面者人皆稱之爲節下爲于僞翻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伺相吏翻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爲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詐言期欲取壽以怒其衆任音壬下同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帥讀曰率涪音浮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爲前鋒將即亮翻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勞力到翻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邛都縣屬越嶲郡邛渠容翻追諡戾太子曰哀皇帝咸和九年期弑其主班諡曰戾太子羅恆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解戶買翻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艷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筮時制翻蓍爲筮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孔子之言遂即皇帝位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遺于季翻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驤思將翻母昝氏曰皇太后昝子感翻姓也立妃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皇太子更以舊廟爲大成廟舊廟祀李特李雄者也雄建國號曰成壽改曰漢故以特雄廟曰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更易更工衡翻以董皎爲相國羅恆爲尚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從才用翻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六郡士人與李特同入蜀者邛都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載記期死年二十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壽諡曰幽公葬以王禮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以皝掠段氏人民不待趙師至而北歸也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天文志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也分扶問翻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去年虎置六卿等官冗而隴翻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內史燕國內史也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誘音酉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泓邃之兄子也泓得三十六城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成周冀陽營丘郡皆慕容廆所置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居就縣漢晉屬遼東郡武原蓋亦慕容氏所置縣也武寧縣亦慕容氏所置帶營丘郡游邃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帥讀曰率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怖普布翻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樂浪非漢古郡地也慕容廆所置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以五代志攷之樂浪冀陽營丘郡朝鮮武寧等縣當並在隋遼西郡柳城縣界鞠彭率鄉人歸燕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樂浪音洛琅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

慕輿根諫曰彊其兩翻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國民謂燕國之民也兵彊穀足不可復敵復扶又翻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柰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閒出求利謂伺閒出擊以求利也閒古莧翻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菟同都翻守式又翻恟許拱翻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推吐雷翻言無所推此責以委人也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披普彼翻開也分散也靡偃也斬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弈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杜預曰言今至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說輸芮翻降戶江翻趙兵四面蟻附緣城言內薄附城而上若羣蟻然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帥讀曰率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內黃縣名屬魏郡以陳留有外黃故加內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滅其種石虎養冉閔而其種亦爲閔所夷之天道也比毗至翻虎還鄴以劉羣爲中書令盧諶爲中書侍郎諶是壬翻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使疏吏翻冠古玩翻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

兵五萬屯據近畿近畿謂洪屯枋頭距鄴爲近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石虎之不能殺蒲洪猶苻堅之不能殺慕容垂也燕王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水經注白狼水自黃龍東北逕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麗皝賞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治直之翻功曹劉翔爲之申理多所全活爲于僞翻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訣別也普遂降趙降戶江翻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喪息浪翻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據載記虎遣伏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石虎忿棘城之敗再謀擊燕而卒不能逞卒子恤翻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冀州八郡大蝗趙司隸請坐守宰趙都鄴以冀州爲司部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謂其品秩同於庶民而仍領司隸之職讜音黨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帥衆戍長安二歸亦石氏之族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追廣至鄴殺之乙未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郗丑之翻庚亮爲司空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幷丞

相府東晉司徒即丞相之職也沈約曰丞奉也相助也前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并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秦始皇名政命民曰黔首焚詩書以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稽音啓甫居師傅之尊甫方也始也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言受遺先帝付以幼主而託之也荷下可翻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南蠻校尉武帝初置於襄陽後治江陵侃之子也以亮謀語導語牛倨翻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言智者之口不宜亦傳道悠悠之談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復扶又翻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此導之識量所以為弘遠也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言導心常欲謝事優游於人世之外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庾亮之謀鑒郗鑒拒之於外孫盛諫止於內必再亂天下矣間古莧翻盛楚之孫也孫楚晉初名士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歸之趣七喻翻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常當作嘗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汙烏故翻史言導不平亮之心不能自禁於言語之間者惟此而已導以江夏李充為丞相掾夏戶雅翻掾以絹翻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為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將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累力瑞翻凡人見形者眾及道者鮮鮮息淺翻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離力智翻故

作學箴以袪其蔽袪丘於翻攘却也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長丁丈翻今知兩翻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遠于願翻去羌呂翻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從才用翻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鎮巴郡閎恭之子也恭李驤之子見八十四卷惠帝永寧元年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眾舉國稱藩謂李特稱藩于晉也歃色洽翻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謂壽即皇帝位也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監古衘翻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王降皇帝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二州謂梁益也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荊邯王元田戎延岑皆羈客也劉備在蜀楚士多貴龐統黃忠董和劉巴馬良兄弟呂乂廖立李嚴楊儀魏延蔣琬費禕董允等皆楚士也及吳鄧西伐吳吳漢鄧鄧艾也舉國屠滅寧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舉國奉晉為義舉晉加以寵秩則主榮臣顯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法正說劉備以取成都壯亦勸壽取李期故論者以比之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聞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處昌呂翻復扶又翻省悉景翻祕而不宣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任后雄之正室也壽以任顏之反必以立諸子為辭故盡誅雄諸子以絕人望任音壬冬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引年致事也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

爲降禮。（降，戶江翻；下同。爲，于僞翻。降禮，謂拜之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臣子推尊君父，無二敬之義；偏敬則爲不正也。）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向馮祖思問佞於我，（馮懷字祖思。）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因含辭老，併及辭筮事，以見其有識有守。）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蓍，升脂翻。）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事見九十四卷咸和四年。翳，伊計翻。犍，居言翻。質，音致。）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有大喪謂之大故。又公曰：今也不幸至於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比，必寐翻。更，古衡翻。）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質，音致。）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卽代王位於繁時北，（繁時縣，屬雁門郡。繁，音婆。時，音止。）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

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難，乃旦翻。）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濊，音穢。貊，莫白翻。）西及破落那，（新唐書西域傳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之破洛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史言代復盛。復，扶又翻。）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使，疏吏翻；下同。）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復，扶又翻。）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帥，讀曰率；下同。）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降，戶江翻。）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帥，讀曰率。）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水經注：濡水東南逕安州東，有三藏水，其水三川並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出，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出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故自其川曰三藏川。地形志曰：皇興二年置安州，治密雲。廢帝爲密雲，屬安州治所。）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環，音宦。）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觀，古玩翻。）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晉制，諸王國置左右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毖，音祕。妻，七細翻。）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

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寧州，漢建寧太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降。（咸和八年，成取寧州，今復之。成以霍彪刺寧州，見上卷咸和九年。降，戶江翻。）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沔，彌兗翻。）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自李矩以司州刺史還江南，司州已寄治於洧州界，今始以司州治襄陽，梁州治魏興。監，古銜翻；下同。）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邾城在江北，漢江夏郡邾縣之故城也。楚宣王滅邾，徙其君於此，因以爲名。今黃州城是也。杜佑曰：黃州東南百二十里臨江與武昌相對有邾城，此晉齊安郡也。西陽縣，漢屬江夏郡，魏分屬弋陽郡，晉惠帝分弋陽爲西陽國，江左爲郡。帥，讀曰率；下同。）以建

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鎮武昌，稱自上流下見之。相，息亮翻。見，賢遍翻。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亮素惡稱傾險，而稱又間亮於王導，以叔父之素業爲□。惡，烏路翻。數，所具翻。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半洲在江州界，晉帝時嘗以爲江州刺史鎮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刺史，趣漢中。趣，七喻翻。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置荊州於巴郡。漢主壽以李奕爲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下，遐稼翻。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否，部鄙翻。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謂殺石堪、程遐、徐光諸將相也。內難既平，難，乃旦翻。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咸和八年，虎殺石聰，又拔金墉；九年，殺石生，取郭權。事並見上卷。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事見上卷咸康元年。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中，竹仲翻。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桓宣爲平北將軍。將，即亮翻；下同。所爭者疆埸之士，士，讀曰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帥，讀曰率。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洛陽、關中而曰三鎮，併郭權據上邽爲三也。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佃，亭年翻。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穫，戶郭翻。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言祖逖與石勒對境時，勒僅有河北之地，比之今來石虎據有之地，止四分之一也。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謂既至中原之後也。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言水狹而急，舟不得駢爲一列而進也。若胡無宋襄之義，左傳，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南人便於用舟，北人便於用馬。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之自代……有見乎此也。朝議朝，直遙翻。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燕前軍師慕容評、廣威將軍慕容軍、廣威將軍，……置。折衝將軍慕輿根、盪寇將軍慕輿埿襲趙遼西，俘獲千餘家而去。趙鎮遠將軍石成、鎮遠將軍，石氏所置。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評等與戰，斬晃、支首。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五月，代王

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參合縣，前漢屬代郡，後漢、晉省。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參合縣屬焉。參合陘在縣西北，俗謂之倉鶴陘。犍，居言翻。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謂逐水草爲行國，草盡水竭則徙而之他也。灅，力水翻，又作㶟。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是後魏分部之謀，兆於此矣。利鹿孤之說，不過如此。難，乃旦翻。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監，工衡翻。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妻，七細翻。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單，音蟬。

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霍光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二年。安平王孚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參用天子之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莊子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向秀注云：日計之不足，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有餘，順時而大穰也。輔相三世，三世，元、明、成。相，息亮翻。倉無儲穀，衣不重帛。重，直龍翻。初，導與庾亮共薦丹楊尹何充於帝，請以爲己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爲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會，工外翻。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楊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堪，任也。言導寬弘而不任也。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七曜失行爲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隱，度也。料，音聊。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矯違，謂矯繁細而抗於寬縱，違於正道也。好，呼到翻。復存寬縱，復，扶又翻。下同。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去年省司徒，幷丞相府。復，扶又翻。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此又一劉遐也。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謂中原之人有懷土不肯南度者，以兵威逼遷之也。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處，昌呂翻。少，詩沼翻。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鎮渡江而北，故鑒云然。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壽陽，即壽春，晉避簡文鄭太后諱，改曰壽陽。自祖約之敗，爲趙所據。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此琅邪謂古琅邪郡。趙取琅邪，取下邳，又得壽春，故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南琅邪在江乘之蒲洲上，渡江而西，歷歷陽、合肥至壽春，皆晉境，趙未能置城壁也。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聞，音問。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騎，奇寄翻。下同。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戰國策：白起曰：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城池不修，又無守備，故起得以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當是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項羽救鉅鹿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韓信背水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背，蒲昧翻。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造，七到翻。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卒，讀曰猝。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左傳：晉中行桓子與楚戰于邲，敗，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將，即亮翻。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詩曰：祈父，予王之爪士。毛氏曰：爪士，王之爪牙之士也。今謨直以殿中兵爲爪牙之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

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接西陽諸蠻也。將，即亮翻；語，牛倨翻。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吳都武昌，故重兵於邾城。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羯，居謁翻。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卒，子恤翻。惡，烏路翻。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帥，讀曰率。貉，莫百翻；菟，同都翻。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水南爲陰，即沔南也。敗，補邁翻，下同。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晉人置戍於沔南，以備衝要。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水經注：柵水導源巢湖，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左會清溪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源白石山西。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溺，奴狄翻。夔安進據胡亭，續漢志：汝南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春秋胡子之國也。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夏，戶雅翻；降，戶江翻。安進圍石城，賢曰：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水經注：沔水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晉方伯帶將軍，有征、鎮、安、平，亮本征西將軍，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上，時掌翻。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監，工銜翻。下同。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曹魏之制，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此殿中御史之始也。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趙置營州，統遼西、北平二郡。使，疏吏翻；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農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帥，讀曰率。燕王皝以榼盧城大悅綰爲禦難將軍，榼，古盍翻。水經注曰：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榼倫水，蓋戎俗語訛之後。難，乃旦翻。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親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近，其靳翻；數，所角翻。

漢主壽疾病，羅恆、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解，戶買翻；復，扶又翻。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書無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其李壽之謂乎！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應璩，魏人，有文名。璩，求於翻。壽報曰：省詩知意。省，悉景翻，視也。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話言，善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獻捷，獻戰捷也；權假，謂自稱王也。[illegible]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皝擊高句麗，兵及新城。新城，高句麗之西，南傍山，東北接南蘇、木底等城。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高句麗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冠，古玩翻。

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重，直龍翻。

十二月丁丑，趙太保桃豹卒。

丙戌，以驃騎將

軍，琅邪王岳爲侍中、司徒。岳，音嶽。 漢李弈寇巴東，守將勞楊敗死。勞，姓也；楊，其名。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錄尚書，錄尚書事。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雍，於用翻。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少，詩照翻。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閒，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治，直吏翻。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侍中、司空。 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便利，謂溲溺也；便，毗連翻。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被，皮義翻。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省，悉景翻；錄，收也，記也，言不省錄也。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行來，猶言往來也。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事見上卷咸和八年。雖在它國，常潛爲燕計，如牛尾谷之役是也。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頷，戶感翻。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復，扶又翻；下同。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可手，便手也，言惟可手用耳。爲，于僞翻。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曏日陽愚以誑汝，上，時掌翻；誑，居況翻。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李陵與蘇武詩：恨恨不能辭。呂向注曰：恨恨，相戀之情。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孔穎達曰：凡刀劍者，左首首劍拊鐶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容可弄正是劍鐶也。又云：刀卻刃授穎。鄭云：穎，鐶也。鐶與環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庚辰，有星孛于太微。晉書天文志曰：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諸侯府也。孛，蒲內翻。

三月丁卯，大赦。 漢人攻拔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五年漢取丹川[illegible]丹川當在[illegible] 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水經注：白渠水出[illegible]中[illegible]東八十里有成樂[illegible]治一 名石盧城。白渠水又西逕[illegible]中宮南[illegible]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illegible]之盛樂[illegible]成樂[illegible]日[illegible]盛樂以爲北都。杜佑曰：雲州雲中郡治[illegible]中[illegible]此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illegible]爲雲內[illegible]安[illegible]自[illegible]中[illegible]部平城郡[illegible]白登山白登[illegible]高柳[illegible]合[illegible]今[illegible]于[illegible]在今[illegible]西北百餘里。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遺，于季翻。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于趙。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嘏，古雅翻；使，疏吏翻。龔壯諫，不聽。壽大脩舟艦，繕兵聚糧。艦，戶黯翻。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爲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秦時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易，以豉翻。壽乃命羣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左傳：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既滅虢，遂滅虞。願陛下熟慮之。羣臣皆以壯言爲然，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士無樂戰之心，驅之而赴死地，未有不敗者；使李壽不用龔壯之言，固不待李勢而蜀亡也。龔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龔壯假手於李壽以報李特之子孫也；行，下孟翻。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手不制物，若病風痺然也。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復，扶又翻。 趙尚書令夔安卒。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雍，於用翻。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艘，蘇遭翻。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水經注：濡水東南逕遼西海陽縣，又運牧城南，分爲二水，北水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魏太祖征

蹋頓所遷也蹋乃官翻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石虎置司州於鄴以晉之司州為洛州雍於用翻自幽州以東至白狼，白狼縣漢屬北平郡晉省水經注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流逕昌黎縣故城西又北逕黃龍城東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水經注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閣馬臺西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講武於其下列觀以望之欲以擊燕。燕王皝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重直龍翻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皝帥諸軍入自蠮螉塞，[illegible]曰率自[illegible]城取西道入[illegible]烏公翻襲趙，戍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將即亮翻[illegible]薊音計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武遂縣前漢屬河間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時屬武邑郡易水逕其南曰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略三萬餘家而去。考異曰燕書云略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今從後趙書載記石光坐懦弱徵還。懦乃亂翻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迭更也省悉景翻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復扶又翻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邃以豫政致敗，事見上卷咸康三年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左傳辛伯諫周桓公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兩政即二政此指宣韜迭日決事鮮息淺翻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為宣殺韜張本中謁者令申扁中謁者令宦官也楊正衡曰扁方遷翻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昵尼質翻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好呼到翻下同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戲言溺目中則病愈溺乃弔翻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晼晼，正耐溺中。楊正衡曰晼晼目深也音一丸翻又乃代翻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燕公斌督邊州，斌與張賀度共事[illegible]督北邊州也斌音彬亦好畋獵，常懸管而入。管者城門之管鑰也欲便於出故常懸管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自東漢以來尚書諸曹各有主書令史也至齊梁之間其權任甚重禮姓也儀名也春秋時衛有大夫禮至監古銜翻斌殺儀，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帥讀曰率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信十餘人。史言虎無令子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復扶又翻乃止。璞，苞之曾孫也。石苞事晉文帝武帝功參佐命

初，漢將李閎為晉所獲，事見上年逃奔于趙。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閎以死自誓曰：苟得歸骨於蜀，當糾帥宗族，混同王化。帥讀曰率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古者行軍五百人為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一前一却猶今人言心懷進退也不過失一亡命之人，於趙何損！李壽既僭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酬答也返還也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趙，挹婁古肅慎氏之國也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取以為砮杜佑曰挹婁國在不咸山北去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人眾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所謂石砮也其取石也必先祈神楛侯古翻木名似荊砮音奴矢鏃也波因請以遺漢。遺于季翻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閎歸，厚為之禮。閎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羯居謁翻使疏吏翻虎聞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領職。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慕容廆置唐國郡築

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由此改柳城爲龍城縣。）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翔至建康，帝引見，（見，賢遍翻。）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言朝服南向拜發章表於庭。朝，直遙翻；下同。）翔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璽，斯氏翻。）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處，昌呂翻。）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藪，蘇口翻。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爾雅曰：藪，澤也。）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謂徙遼西之民於魏郡、陽平、廣平，爲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事見漢高祖紀。卒，子恤翻。）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復，扶又翻。）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左傳：鄭子太叔見范獻子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嫠，陵之翻。）今晉室阽危，（阽，余廉翻。）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爲左衽矣。（左傳：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羿而滅夏后相；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收衆以滅浞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齊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晉文公勝楚於城濮；皆率諸侯以尊周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閒忠臣。（閒，古莧翻。）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彧，通作郁。郁，姓也。姓譜有魯相郁貢。說，輸芮翻。）「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索，昔各翻。）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復，扶又翻。）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震秦、隴，虎比遣重使，（比，毗寐翻。）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劉翔請爲是言耳。然當時燕軍必有曜威之號。）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惡，烏路翻。）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沮，在呂翻。）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之入言於帝。（爲，于僞翻；下同。）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以庾亮召蘇峻、祖約之亂，復據上流；庾亮死，弟翼握兵於外，弟冰專政於內也。上，時掌翻。）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爲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單，音蟬。）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杜預云：典策，春秋之制也。余謂車輅、旂章、弓矢、斧鉞，皆可以言備物。周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備物也；典策，典者，典法也；策者，策書也。）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晉志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翔固辭不受。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酣，戶甘翻。朝，直遙翻。）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二紀，（板、蕩，周厲王之詩也。板，反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也。自惠帝永興元年劉淵肇亂至是三十六年矣。）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沱，徒河翻。江水別爲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

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臚陵如翻。悕香衣翻。）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左傳：少康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遂滅有窮。少詩照翻。）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臥薪嘗膽，卒以滅吳。句音鉤。）蔓草猶宜早除，（左傳：鄭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蔓音萬。）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先悉薦翻。）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興平陵。

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爲斷，著之白籍也。白籍者，戶口版籍也。宋、齊以下有黃籍。斷丁亂翻。）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各一人。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

八月，辛酉，東海哀王沖薨。（沖後東海王越，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

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犍居言翻。樂音洛。）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務桓又朝貢於趙，（朝直遙翻。）趙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此遼東郡之西安平也。四年，華以青州之衆戍海島，故得襲破之。帥讀曰率。）

燕王皝以慕容恪爲渡遼將軍，鎮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平郭，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麗兵，高句麗畏之，不敢入境。

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薨。

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王嘏去年聘趙，李閎俱歸。）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治直之翻。）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嶷魚力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史言漢將亡。）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九 起玄黓攝提格，盡彊圉協洽，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天文志作乙未，今從帝紀及長曆。

乙丑，大赦。

豫州刺史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飲，於禁翻。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謂庾亮也。小舅復欲爾邪！」復，扶又翻。二月，懌飲鴆而卒。卒，子恤翻。

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廟。楊皇后，惠帝永康元年崩，廢而死，今乃得配食武帝。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書武成曰：駿奔走。駿，大也，言皆奔走也。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將，即亮翻。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秦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於是始皇使蒙恬北伐胡，不知亡秦者胡亥，以此亂卒。卒，子恤翻。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國語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子，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於幽王，王嬖是女也，而生伯服。是為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卒以成申侯、西戎之亂。惡，烏路翻。檿，於琰翻。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朝，直遙翻。翼乃止。

夏五月乙卯，帝不豫；不豫，言有疾而氣體不能順適也。六月庚寅，疾篤。或詐為尚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眾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推，考也，究也。帝二子丕、弈，皆在襁褓。襁，居兩翻。褓，音保。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為它人所間，間，古莧翻。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彊敵，謂漢、趙也。說，輸芮翻。宜立長君；長，知兩翻。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鮮，息淺翻。故武王不授聖弟，聖弟，謂周公。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并以弈繼琅邪哀王。元帝以子哀王奉琅邪恭王後，哀王薨，諡曰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元帝復以皇子煥嗣封，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為琅邪王。咸和之初，昱徙封會稽，以岳為琅邪王。今岳入繼大宗，故以弈繼哀王後。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會，工外翻。癸巳，帝崩。年二十二。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長，知兩翻。

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

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弈為東海王。

康帝亮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興平陵。帝徒行送喪，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既葬，帝臨軒，庾冰、何充侍坐。坐，徂臥翻。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己未，以充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晉永嘉大亂，徐州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居晉陵郡界者。咸和四年，司徒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以司牧之。徐州實郡在江北者，實有廣陵、堂邑、鍾離三郡，而揚州之境以晉陵郡屬徐州。所謂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者，此也。晉陵郡，吳之毗陵郡也。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避諸庾也。

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慕容廆先居徒河之青山，後徙棘城，今自棘城徙都龍城。杜佑曰：營

州柳城郡古孤竹國也春秋孫山戎肥子二國地漢徒河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即顓頊之虛在郡城東南百七十里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營遷都龍城築新宮爲和龍宮柳城縣有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扶犂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徒河縣城赦其境內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逸豆歸逐乙得歸見九十五卷成和八年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彊謂趙也羯居謁翻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闢之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闚缺規翻門中視也闢從門旁中視也音俞顗釋覽闚私視也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返當作反下同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擊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北道從北置而進南道從南陝入木底城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高句麗王居丸都帥讀曰率下同別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蹉跌失足而踣也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將即亮翻下同以慕容翰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兵以備南道羸倫爲翻慕容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事見上卷咸康四年不可以不報今日臣死日也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麗陳所嚮摧陷高句麗陳動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大衆因而乘之高句麗兵大敗左長史韓壽斬高句麗將阿佛和度加高句麗置官有相加大加小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騎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復扶又翻下同遣使招釗釗不出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鳩亦聚也收其餘燼火餘曰燼猶能復然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發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爲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尚書裒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裒蒲侯翻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

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觀古玩翻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河南四州洛豫徐兗也治直之翻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晉地理志日石勒平朔方置朔州西討欲攻河西也雍於用翻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東征欲伐燕也皆三五發卒三丁發二五丁發三也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貝丘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北齊併入清河縣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謏蘇了翻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穫戶郭翻

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護穀帛而與繒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惡，烏路翻。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沈約志：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欲求媚於宣，說之曰：說，輸芮翻。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秦公韜、燕公斌、義陽公鑒、樂平公苞。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配，隸也。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漢濟南郡有東平陵縣，晉省，後復置，爲平陵縣，唐爲齊州全節縣。濟，子禮翻。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上，時掌翻。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乘，繩證翻。調，徒釣翻。民至鬻子以供軍須，行軍所須，以爲用，故曰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人之自經，必於溝瀆隱蔽之地。死者計迫，自經於道旁之樹，蓋甚不獲已也。相望，言其多也。目錄書是年代王還雲中。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謚法：溫柔好樂曰康。

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麗王釗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朝，直遙翻。貢珍異以千數。燕王皝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爲質。質，音致。　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相，息亮翻。將，即亮翻。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爲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酣，戶甘翻。復，扶又翻。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庾翼爲人忼慨，忼慨，同音口黨翻。喜功名。喜，許記翻。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桓彝死於蘇峻之難。尚南康公主，公主，明帝女。豪爽有風概。言其有風力氣概。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畜，吁玉翻，又許竹翻。宜委以方、邵之任，方叔、邵虎，周宣王用之以中興。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冠，古玩翻。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屏，必郢翻。幾將十年，幾，居希翻。時人擬之管、葛。管仲、諸葛孔明也。　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長山縣，屬會稽郡；吳分屬東陽郡。隋改長山爲金華縣，今屬婺州。常伺其出處，伺，相吏翻。處，昌呂翻；下同。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省，悉井翻。知浩有確然之志。確然者，守志堅固不可移也。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殷浩字深源。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軍司，即軍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遺，于季翻。長，知兩翻。明德君子，遇會處際，言遇風雲之會，處功名之際也。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相，息亮翻。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屬，之欲翻。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佳兒，謂浩也。弟故小令物情容之。翼，冰弟也。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爲民蠹；嫗，於具翻。煦，許具翻。鄭玄曰：以體曰嫗，以氣曰煦。時有行遷，輒施之寒劣。寒者，衰冷無氣勢也；劣者，卑弱在人下也。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倉督監，主石頭倉之官。蓋斬督亮。塞，悉則翻。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餘姚縣屬會稽郡。長，知兩翻。爲，于僞翻。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前宰，指王導。惛，音昏。庾翼家與王導有小嫌耳。當江東草創之時，非王導之弘致，識者謂不能濟也。以此詆少之，惛謬之說，何容易。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橫，戶孟翻。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治，直之翻。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太康地志：荊州統郡二十有二。惠帝至元帝，又立隨、新野、竟陵、新興、南河東等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復何異邪！復，扶又翻。遐，簡之子也。

永嘉中山簡鎮襄陽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
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使疏吏翻難乃旦翻唯庾冰意
與之同而桓温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
譙王承死於王敦之難承當作丞音拯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
詣翼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
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
諸軍事梁州刺史荆州四郡南陽新野襄陽南鄉也雍於用翻前趣丹水丹水縣前漢屬
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賢曰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趣七喻翻桓温爲前鋒小
督假節帥衆入臨淮考異曰帝紀温入臨淮下云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按翼傳翼先表移鎮
安陸至夏口上表云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始請徙鎮襄陽始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故知不在此月並發
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六州江荆司雍梁益也代
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犍居言翻復扶又翻燕王皝使納馬千匹
爲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
儁帥前軍師評等擊代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後魏序紀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請薦女無用兵
事今從燕書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
字漢主壽卒年四十四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
位大赦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趙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宇文逸豆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
段遼之敗其弟蘭奔宇文部逸豆歸今執以送趙幷獻駿馬萬匹趙王虎命蘭帥
所從鮮卑五千人屯令支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庾翼欲移鎮
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夏郡唐爲安州治
所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
復上表請鎮襄陽譬匹賜翻使疏吏翻夏戶雅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翼時有衆四
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楊州刺
史庾冰屢求出外先悉薦翻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
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豫州四郡宣城歷陽廬江安豐也領江

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
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永嘉之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
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是年桓温爲內史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所謂徐州之琅邪
此也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温爲
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
領中書令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二年春正月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
集馬道之南馬道者築道可以馳馬往來虎命射之皆不獲射而亦翻時諸
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
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
閱而罷石虎倣洛都之制築宣武觀於鄴觀古玩翻漢主勢改元太和尊母
閻氏爲皇太后立妻李氏爲皇后燕王皝與左司
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
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將即亮翻出而告人曰吾
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將即
亮翻下同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
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
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語牛倨翻逸豆
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南羅城名大城也慕容皝克宇文改南羅城
爲威德城考異曰慕容皝載記作涉弈于今從燕書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
干勇冠三軍冠古玩翻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
精兵以屬涉夜干屬之欲翻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
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
爲人孰與熟同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
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易以豉翻陳讀曰陣涉夜干出應之慕容
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

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宇文國都遼西紫蒙川）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音翼中竹仲翻卒子恤翻）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焉於虔翻）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屬之欲翻）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幷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甘松在濡源之東突門嶺之西）比至（比必寐翻）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差楚懈翻疾瘳也）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翰出奔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八年還見上卷咸康六年復扶又翻）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量音良）欲為國家蕩壹區夏（為于偽翻夏戶雅翻）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考異曰二十國春秋云永和二年九月殺翰燕書翰傳翰為流矢所中病臥歲時不出入後漸差試馬按自討宇文後翰未嘗預攻戰自建元二年正月至永和二年九月已踰年決二十國春秋誤今從載記翰傳）

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拓跋翳之燕許國也以女兄為拔拔氏後魏孝文帝用夏變夷改為長孫氏史以華言書其後所改姓）夏四月涼州將張瓘敗趙將王擢於三交城（三交城在朔方之西宋白曰三交城在綏州東北七十五里將即亮翻瓘古玩翻敗補邁翻）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遊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熒惑守房心王者惡之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謹視熒惑所在）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為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八年）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

趙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

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以七曜所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考之房五度太心三度太五星入之久而不去謂之守時趙太史以為熒惑守房漢太史以為熒惑守心是則躔度之難知也）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李特諡景皇帝廟號始祖雄諡武皇帝廟號太宗驤諡獻皇帝壽諡文皇帝特驤兄弟也雄壽從兄弟也故曰至親不遠李壽改立宗廟見上卷成帝咸康四年）

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為羆所敗（敗補邁翻）翼貶宣為建威將軍宣慚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沈約曰義成郡晉孝武立治襄陽五代志曰襄陽郡舊置義成郡又按晉書桓宣傳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則此郡立於咸和中沈約失之城當作成）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戍西城（西城縣晉屬魏興郡）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金城在江乘之蒲洲琅邪僑郡亦以為治所）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會工外翻）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聃他甘翻）帝從之九月丙申立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年二十三建康宮殿皆用洛都舊名）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

爲皇太后。時穆帝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下同。何充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中書監之監古陷翻監中書之監古銜翻復扶又翻下同。許之。復加侍中。充以左將軍褚裒太后之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乃以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蒲侯翻。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楊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揚州之二郡晉陵義興也。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朱熹曰私覿以私禮見也嚴尊也。從之。冬十月乙丑。葬康帝于崇平陵。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言以兄弟之情則當赴兄之喪以國事則當治兵以圖收復。留子方之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少詩照翻。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子也。毛寶豫有平蘇峻之功邾城之陷寶死焉。翼還鎮夏口。夏戶雅翻。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佃亭年翻。趙王虎作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滑臺故鄭之廩延也城下有延津又西爲靈昌津石勒攻劉曜途出於此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大河深廣必下石爲中濟兩岸繫巨組以維舟然後可以立橋如河陽橋蒲津橋之中潬是也采石採取石也濟如字。石下輒隨流。河流漂急故石下輒隨流而去。用功五百餘萬而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謚法中情見貌曰穆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趙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纓。纓冠系也。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趙王虎。虎徵鑒還鄴。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幷州十六萬人。石虎分司州之河南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置洛州雍於用翻。治長安未央宮。治直之翻。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好呼到翻乘繩證翻。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晉屬琅邪國賢曰陽都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又曰在承縣南。使御史監察。監古銜翻。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辟毗亦翻。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趙置牧官於朔方。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荊楚楊徐之民流叛略盡。荊楚以國言楊徐以州言趙之壤地南陽汝南則故荊楚之地也壽陽則楊州之地也彭城下邳東海琅邪東莞則徐州之地也一曰荊楚楊徐之民先被掠及流入北界者今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下遐嫁翻。金紫光祿大夫逯明。金紫光祿大夫卽光祿大夫之加金章紫綬者自此遂以爲官稱逯盧谷翻。因侍切諫。因侍見而切諫也。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虎募驍勇拜爲龍騰中郎拉落合翻。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佃亭年翻。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慕容廆謚武宣王。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彊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民歸慕容廆事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破趙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四年破高句麗見上卷咸康八年取宇文見上卷康帝建元二年。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

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陛下之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用孟子語。食，祥吏翻。）石虎誰與處矣！（處，昌呂翻。下同。）川瀆溝渠有廢塞者，（塞，悉則翻。下同。）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以用水爲諭。澄之使清，而汰去其沙泥也。）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儁之路，皆當歸之於農。（塞，悉則翻。）殿下聖德寬明，博察芻蕘。（文王詢于芻蕘。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蕘，如招翻。）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事忤旨，主者處以大辟，（主者，謂其時主斷讞之獄者。忤，五故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殿下雖恕其死，猶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己無骨鯁，（骨鯁以喻剛彊正直者。毛晃曰：鯁，魚骨；又骨不下咽爲鯁。以其謇諤難受，如魚骨之鯁咽也。）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舊法。溝瀆各有益者，令以時修治。（治，直之翻。）今戎事方興，勳伐既多，（王功曰勳，積功曰伐。）官未可減，俟中原平壹，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關，白也。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曰：進退得關其忠。）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黜，丑律翻。）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皝雅好文學，（好，呼到翻。）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

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說，輸芮翻。）「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劉聰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六條事在錄尚書事之下，是必魏晉之間，先有是官號，承而置之也。注又見前。會，工外翻。）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及潁川韓伯爲談客，（惔，徒甘翻。）又辟郗超爲撫軍掾，謝萬爲從事中郎。超，鑒之孫也。（郗鑒，南渡初名臣。掾，以絹翻。）少卓犖不羈，（少，詩照翻。犖，呂角翻。卓犖，高也。犖，有力也。言其氣韻高且有才力，譬之馬駒逸羣，不可得而羈縶也。）父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愔，挹今翻。）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史言郗超才具足以用世，晉朝不能用，惜其爲桓溫用也。施，式豉翻。）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燕有黑龍、白龍見于龍山，（龍山在龍城之東。見，賢遍翻。）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親祀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疽，千余翻。）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翼部將干瓚等作亂，（干，姓也；左傳，宋有干犨。瓚，藏旱翻。）殺冠軍將軍曹據。（冠，古玩翻。）朱燾與安西長史江虨、（虨，逋閑翻。）建武司馬毛穆之、（庾翼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以穆之爲司馬。穆之，即虎生也。穆之字憲祖，小字虎生，名犯王皇后諱，故改行字；後又以桓溫母諱憲，乃更稱小字。按晉書后妃傳，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將軍袁真共誅之。虨，統之子也。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趙，趙王虎使永屯壽春。（路永，蘇峻降將也。）

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陸抗垂沒

之禱見八十卷武帝泰始十年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少詩照翻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夏戶雅翻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言不能制爰之將爲國恥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充曰温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楊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鎭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温無不中蓋深知温之才者設使昱鎭上流惔爲司馬未足以制秦楊子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非知之難行之爲難也惔徒甘翻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爲桓温專制晉朝張本雍於用翻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監古銜翻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桓温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温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温以此語答惔蓋之矣温亦知惔之素其才故發是言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復扶又翻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儲君不可求使馬當解思明爲國計固當從容言之使其主自悟安可固以爲請此相從而就死宜矣解戶買翻遣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涪音浮邛渠容翻被皮義翻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冬十月燕王儁使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南蘇城在南陝之東唐平高麗置南蘇州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降戶江翻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爲涼州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安故合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爲河州駿分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燉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爲沙州晉志惟載敦煌晉昌高昌三郡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而一郡不見于史蓋缺文也燉徒門翻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朝直遙翻下同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冠古玩翻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虎之寵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言無畏避矣治直之翻下同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朝直遙翻下遐嫁翻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東武城縣漢屬清河郡唐屬貝州弋仲營於廣川清河之頭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尉禁尉者言尉職所以禁止姦非也數所具翻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燕王儁以爲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燕自是不復稟命於晉矣趙王虎使征東將軍鄧恆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恆戶登翻燕王儁以慕容霸爲平狄將軍平狄將軍始於漢光武以命龐萌戍徒河恆畏之不敢犯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都鄉文穆公何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初夫餘居于鹿山夫餘在玄菟北千餘里鹿山蓋直其地杜佑曰夫餘國有印文曰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爲百濟所侵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後漸强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隋書曰百濟出自高麗其後有仇台者始立其國漸以强盛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杜佑曰百濟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近其

斷翻燕王皝遣世子儁帥慕容軍慕容恪慕輿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餘扶讀翻容儁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夫餘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皝以玄為鎮軍將軍妻以女妻子細翻 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 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衰倉回翻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屬之欲翻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沈持林翻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復扶又翻茍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言國興則家亦與之俱興國廢則家亦與之俱廢也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假上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惡烏路翻會久雨生譖軌不脩道路又謗訕朝政譖莊蔭翻下同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乘繩證翻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實後宮事並見上年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去羌呂翻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言天下後世必將貶議其失也願止作徒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為于偽翻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復扶又翻過古禾翻此石虎之法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不如是之甚也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張駿置五屯護軍武街其一也在隴西水經注曰狄道縣西南有武街城晉志惠帝分隴西立狄道郡又立武街縣屬焉徙七千餘戶于雍州雍於用翻涼州刺史麻秋趙使麻秋攻涼州故假以刺史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水經注廣武城在枝陽縣西五代志武威郡允吾縣後魏置曰廣武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地恆戶登翻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將即亮翻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韓信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爾雅翼博之采有梟博兼行惡道故以梟為采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福祿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宋白曰肅州福祿縣周隋為樂涫縣武德改為福祿取漢舊名也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縣令謂金城縣令也敦徒門翻秋又攻大夏大夏縣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後又分置大夏郡水經注大夏縣故城在枹罕縣西南北臨洮水劉昫曰河州大夏漢古縣也取縣西大夏水以名之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戍都尉敦煌宋矩誘音酉敦徒門翻矩曰為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

自刎。（刎，扶粉翻。）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冬，漢太保李弈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眾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時弈兵進逼成都。）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騎，奇寄翻。射，而亦翻。）其眾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獠，魯皓翻。西南夷之別名。北史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邛笮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犍，居言翻。）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眾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易，以豉翻。）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比，必寐翻。）我已出其險要，（已出其險要，謂已踰險而出平地也。）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諸葛亮，諡忠武侯。夏，戶雅翻。）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軼，直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袁瓌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二年。瓌，工回翻。）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帥，讀曰率；下同。）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四郡：涪陵、巴東、巴西、巴郡也。）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少，詩沼翻。）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青衣縣，漢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縣，蜀立為漢嘉郡。劉昫曰：眉州青神縣，臨青衣江，西魏置青衣縣。青衣水出盧山徼外，東北流至武陽而合于江。杜佑曰：嘉州，故夜郎國，漢武開置犍為郡，治龍遊縣，漢之青衣道也，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山陽之地，蓋在犍為江之北，峨眉山之陽。水經注：江水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注之，所謂合水，當是此地。從，才用翻。昝，子感翻。將，即亮翻。趣，七喻翻。）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碕，渠宜翻，曲岸也。犍，居言翻。嘉州犍為縣，即漢南安縣，其地在州東南。）三月，溫至彭模。（彭模，即犍為武陽縣之彭亡聚也，岑彭死處。水經注：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平模去成都二百里，在今眉州彭山縣。）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噍，才肖翻。）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眾心不一，萬一偏敗，（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為蜀所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將，即亮翻。重，直用翻；下同。）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降，戶江翻；下同。）昝堅至犍為，（犍，居言翻。）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比，必寐翻。）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眾自潰。勢悉眾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水經注作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笮，疾各翻。）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軍中鼓以進眾，曰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志。（復，扶又翻。）勢夜開東門走，至葭

萌（葭音家）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温（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自稱
略陽李勢叩頭死罪（李氏其先自巴西遷略陽。）尋輿櫬面縛詣軍門。
温解縛焚櫬（櫬，初覲翻。）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
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日
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舡材（夏，戶雅翻。調，徒弔翻。）
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恚，於避翻。）林邑王文攻陷日
南，將士死者五六千（將，即亮翻。）殺覽，以尸祭天，檄交州刺
史朱蕃，請以郡北橫山爲界（今邕州南界有橫山，其山橫截江河，我朝置橫山寨及買馬場。
按劉昫舊唐志：漢武帝開百越，於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治於朱吾。林邑，即漢日南郡之象林縣，在郡南界四百里。後漢時中原喪
亂，象林縣人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爲林邑國。邕州渡海乃至交趾，交趾三千里乃至日南，此橫山自在日南郡北界，非今邕州之
橫山。）文既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漢故尚書僕射
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
舉兵反（隗，五罪翻。）衆各萬餘。桓温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
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温留
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傳曰：入而振旅。杜預注：振，整也；旅，衆也。）李勢至建
康，封歸義侯。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
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涪，音浮。）趙涼州刺史麻
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惠帝分敦煌、酒泉爲晉昌郡。枹
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水經注：晉昌川在湟中浩亹縣西南。劉昫曰：晉昌郡，漢冥安縣地，唐爲晉昌縣，瓜
州治所。亹，音門。）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武成郡亦張氏所置。悛，丑緣翻，又七倫翻。）
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
固守大城（寧戎校尉亦張氏所置，即以張悛、張璩並以分郡太守守枹罕。璩，求於翻。）秋帥衆八
萬圍塹數重（帥，讀曰率。下同。重，直龍翻。下數重同。）雲梯地突，百道皆進（[illegible]）
（地道穴出於城中。）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
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復，扶又翻。將，即亮翻。下除將軍外同。）郎坦恨言
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
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
夏（夏，戶雅翻。）虎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
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
降于趙（降，戶江翻。）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使，疏吏翻。）帥
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軺，音遙。帢，古洽翻。）鳴鼓
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
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矟，音朔。驤，思將翻。）艾左右大擾，或勸
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床（胡床，蓋今之交椅之類。孔穎達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
來，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指麾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
敢進。別將張瑁自閒道引兵截趙軍後（瑁，莫報翻。閒，古莧翻。）趙軍
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
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
萬進屯河南（復，扶又翻。）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張軌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至于曲柳（曲柳，地名，在洪池嶺北。）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
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索
遐曰（索，昔各翻。）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古有軍正。
黃帝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蓋軍中執法者也。張氏遂以爲將軍之號。）帥步騎二萬拒之。別
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敗，補邁翻。）寧退屯金城。　六月辛
酉，大赦。　秋七月，林邑復陷日南（復，扶又翻。下同。）殺督護劉
雄。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爲帝而
奉之（李雄以范長生爲國師。）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妖，於驕翻。）　趙
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
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長最，地名，在金城河北。
考異曰：晉春秋作上最，今從重華傳。）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
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風雲氣候雜占曰：風不旁）

敎旌旗畫彙隨風而揚，章或向敵，敵日暈行，有功勝候也。艾軍于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司冀幷豫兗青徐雍秦十州。聚斂金帛，斂，力贍翻。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勝音升。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袁宏漢紀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心欲以歸於無為也。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厭，一葉翻。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乘，繩證翻。華，如字。袤，音茂。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晉書職官志：太僕之屬有典虞都尉。趙之司虞，即是官也。張曷柱，人姓名。芝蓋者，蓋為芝之形。大朝會，列於殿庭。朝，直遙翻。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水經注：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西明門，蓋即金明門也。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觀，古玩翻。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復，扶又翻。樂，音洛。宣所舍，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圍守，重，直龍翻。行，戶剛翻。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迸，北孟翻。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以下謂宣所過三州，司冀兗也。虎復命韜繼出，自幷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復，扶又翻。雍，於用翻。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據載記，張瑁時守河陝。敗，補邁翻。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帥眾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涼州自張軌以來，數敗趙人，人心固強；至是乃弱而為向背，況復有張瑁之敗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奕世，累葉也。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謂為持節使者，以朝命故謂之明臺，移，猶移文。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使，疏吏翻。歸曰：吾子失言。古者列國之大夫率相謂曰吾子，又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辭。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三代封爵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上公九命作伯。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言重華始繼父位，未有功於晉而求為王也。若帥河右之眾，帥，讀曰率。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使，疏吏翻。雍，於用翻。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自

稱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漢中。振威護軍，晉官也。蕭敬文以晉新并蜀，又有范賁之亂，故亦乘之而反。涪音浮。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凡三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夏四月，林邑寇九真，（既再破日南，故進寇九真。九真郡，唐愛州。）殺士民什八九。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長，知兩翻。）猶豫未決。宣嘗忤旨，（忤，五故翻。）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長，直亮翻。）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以犯其名也。）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乃敢爾！（愎，弼力翻。）汝能殺之，吾入西宮，（虎居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左傳潘崇謂楚商臣曰：能行大事乎？杜預注曰：大事，謂弒君。）杯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東明觀，石氏立於鄴東城上。）因宿於佛精舍。（佛精舍，佛寺也。僧徒專精修行之地，故謂之精舍。事物紀原曰：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獼猴小而長臂，人如獼猴攀緣而上，故曰獼猴梯。）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呵，虎何翻。呵呵，笑聲。）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大被曰衾。）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惙，陟劣翻。類篇：丑列翻，困劣也。言其氣息惙惙然，僅相屬也。）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朝，直遙翻。）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陽阿縣，前漢屬上黨郡，後漢、魏收志[illegible]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則其地非石趙所[illegible]建興郡[illegible]宗城內[illegible]）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詰，去吉翻。）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席庫，藏席之所。）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鎖，蘇果翻。）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號，戶高翻。）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為，于偽翻。）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鹿盧，即轆轤。）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上，時掌翻。）劉霸斷其手足，（斷，丁管翻。）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炎，讀曰燄。）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中臺，即銅爵臺也。鄴三臺，銅爵居中。）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交道，午道也。一縱一橫為午道。）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少，詩照翻。）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東宮有左右前後四率。率，所律翻。支解者，解其四支；節解者，凡骨節節解之也。）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洿，汪乎翻。）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趙未得涼州，置涼州於金城，謫使戍涼州之邊也。為下高力叛張本。）先是，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史言趙攬談天於精暴之數以自禍。先，悉薦翻。）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復，扶又翻。）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

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驤，思將翻。）蕤，崧之子也。（荀崧，荀藩之弟。永嘉之亂，相與建行臺於密；建興之初，又書鎮宛。）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為溫廢浩脅制朝廷張本。朝，直遙翻。會，工外翻。）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江左郡國，以吳為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羨，蕤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從，才用翻。）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燕王皝有疾，召世子儁屬之曰：（屬，之欲翻。）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陽騖，字士秋。行，下孟翻。）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皝薨。（年五十二。）

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斌，音彬。）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載記曰：虎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燕公母賤，又嘗有過；（謂欲殺張賀度也，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六年。）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遵與邃同母，鄭氏廢，見九十五卷咸康三年。）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說，輸芮翻。倡，音昌。）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比，必寐翻。）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少，詩照翻。）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虎父子相殘，虎廢長立少，天將假手於冉閔以夷其種類也。）

冬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皝諡曰文明。）世子儁即位，（儁，子峻翻。皝之第二子。）赦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使，疏吏翻。）以弟交為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為郎中令。

十二月，以左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蔡謨為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哂，式忍翻。）義不敢拜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趙王虎即皇帝位，（虎以成帝咸康三年即天王位，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為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以領之。）行達雍城，（扶風雍縣城也。雍，於用翻，下同。）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推，吐雷翻。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高力督定陽梁犢，（定陽縣，漢屬上郡，晉省；後魏太和中置，屬定陽郡。唐為延州臨真縣。）因眾心之怨，謀作亂東歸，眾聞之，皆踊抃大呼。（踊，躍也。抃，拊手也。呼，火故翻。）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眾攻拔下辨。（辨，步莧翻。）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為犢所敗。（敗，補邁翻。）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柯，斧柄也。）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知兩翻。）長驅而東，比至長安，（比，必寐翻。）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趣，七喻翻。）趙主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自晉以後屬河南郡。騎，奇寄翻，下同。）農等大敗。戰于洛陽，又敗，

退壁成皐。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滎陽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斌，音彬。冠，古玩翻。）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自灄頭至鄴。灄，書涉翻。）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領軍省，領軍將軍視事之所。）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下「爲」，于僞翻；下「羌爲」同。）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既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謂太子世也。）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了，決也。）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狷，吉掾翻。以石虎之殘暴而能容姚弋仲之狷直者，以其當理而切於事情也。苟徒狷直而不切當，殆難以免矣。）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坐，徂臥翻。使，疏吏翻。鎧，可亥翻。）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庭中，（被，皮義翻。）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時掌翻。）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進封略陽郡公。

始平人馬勗聚兵自稱將軍，（杜佑曰：漢平陵，晉改爲始平。有馬嵬故城。）趙樂平王苞討滅之，誅三千餘家。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范賁亂始上卷三年。驤，始將翻。）

詔遣謁者陳沈如燕，（沈，持林翻。）拜慕容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使，疏吏翻。考異曰：儁載記云：幽冀并平四州牧。今從帝紀。）大將軍、大單于、燕王。（單，音蟬。）

桓溫遣督護滕畯帥交廣之兵擊林邑王文於盧容，（畯，祖峻翻。盧容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有盧容浦，去郡二百里。帥，讀曰率。）爲文所敗，（敗，補邁翻。）退屯九真。

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衞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劉聰置十六大將軍，鎮衞其一也。石虎置鎮衞將軍，在車騎將軍上。今以張豺爲鎮衞大將軍，崇其號也。領軍將軍則掌兵柄，吏部尚書則與選事，是文武二柄悉以付豺矣。）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獵嗜酒，（少，詩照翻。好，呼到翻。）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此石虎幽石宏之故智也。張豺踵而用之，非虎教之邪！石斌亦庸人耳。君父疾篤，之受遺輔政，就使虎疾少愈，亦當夜衣而行，乃酣酒縱獵，其無智識如此，就使得權，諸弟亦將紾其臂而奪之。張豺謂有武略，妄矣。）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朝，直遙翻。）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太武殿之西閤也。）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衞，典兵馬。」或言：「乞以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左右皆爲劉后母子，故竟無行者。璽，斯氏翻。綬，音受。）尋惛眩而入。（惛，迷忘也。眩，目視亂也。）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殺斌，欲以一衆心，豈知已有從與[illegible]遵入立者。）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復，扶又翻。）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

己巳，虎卒。太子世卽位，尊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

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乞活李惲田徽之餘衆也自永嘉以來屯聚於上白帥讀曰率下同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監工銜翻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續漢志河內平睪縣有李城史記邯鄲李同却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即此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謂虎欲從張舉之言也說輸芮翻長知兩翻正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趣七喻翻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蕩音湯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方言曰耆長也說文曰老也左傳注曰耆致也禮記音義曰至也言至老境也羯士石氏之種類也爲于僞翻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難乃旦翻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怖普布翻但云唯唯唯于癸翻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安陽縣屬魏郡此蓋安陽縣都亭也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擐音宦擗毗亦翻擗拊心也踊跳也退如東閣太武殿之東閣也斬張豺于平樂市鄴都有平樂市樂音洛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載記曰世凡立三十三日廢劉氏爲太妃考異曰晉春秋及十六國春秋鈔皆云廢太后爲昭儀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及載記又云世立三十三日按四月己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鄭氏即鄭櫻桃鄭后被廢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元年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公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爲石閔得兵柄以專廢立張本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盂音于及升也雨于具翻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觀古玩翻乘繩證翻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沖黃代遵鎮薊薊音計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沭堅戍幽州沭食律翻姓也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帥讀曰率比必寐翻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復扶又翻下同吾將歸矣歟翻也其將陳暹曰彭城簒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唐爲趙州治所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元氏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劉昫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唐元氏縣屬趙州劉昫曰元氏漢常山郡所治故城在今趙州元氏縣南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武興公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國家之有雍於用翻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洪屯枋頭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八年降戶江翻燕

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以去年皝喪也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謂中原或有英雄乘亂而取趙據有其已成之資也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安樂以前參考安樂當作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水經注濡水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阪縈折故有九崢之名虜乘高斷要斷丁管翻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爲于僞翻趣七喻翻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燕置五材將軍蓋取宋子罕所謂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之義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瞑莫定翻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泓烏宏翻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晉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注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歲集畢北昴陰國當受命而王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載子亥翻自武宣王以來慕容廆謚武宣王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復扶又翻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鶩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輔國輔弼輔義三將軍號亦一時創置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建鋒將軍亦創置也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考異曰燕景昭紀集兵在四月時石虎方死諸子未爭十六國春秋在五月故從之而燕書載封奕慕輿根言俱指冉閔據是時閔未篡趙書者撰史者附會耳故削去

六月葬趙王虎於顯原陵廟號太祖

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夏郡唐爲安州治所溫自江陵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將即亮翻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浹即協翻降戶江翻下同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褚裒時鎮京口裒蒲侯翻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太后之父又當方面故云事任貴重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造七到翻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嶷魚力翻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帥讀曰率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度徒洛翻量音良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言必不能長驅以定中原勢須分所得之地分列屯戍盡境而守疲民以逞其志也一說分音扶問翻言人之才具各有分量收復中原非當

時人才所能辦也經之營之又過於其分量之外則不能成功丁壯苦征役老弱困轉輸疲民以逞而不能濟也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龕苦含翻將即亮翻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于代陂，騎奇寄翻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積子賜翻聚慈喻翻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考異曰裒傳云為慕容皝及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按是時慕容皝卒已踰年矣永和六年慕容儁始南征石鑒即位後苻洪始有眾十萬永和六年洪死健始西入關皆與裒不相接今不取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眾攻鄴，帥讀曰率下同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殺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帥眾赴之。勳宣帝弟子濟南王遂之曾孫雍於用翻使疏吏翻楊初襲趙西城，破之。楊初武都氐王也此西城蓋即魏興西城縣 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上時掌翻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弈，博謂六博弈謂圍棋喜許記翻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徵事涼所置官彊寇謂趙來攻也事見上卷二年三年索昔各翻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謂以錢帛厚賞戰士得其出力致死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三月為一時三旬為一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囹圄，沈持林翻囹盧經翻圄偶許翻守也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司馬勳出駱谷，

破趙長城戍，長城戍即魏司馬孚鄧艾據之以拒姜維之地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劉秀離蓋迎戰而敗死煥未能至長安城下也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壁，眾五萬人。趙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勳。趙主遵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二萬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鄴。勳兵少，畏朗不敢進。使桓溫於是時攻關中可取也少詩沼翻冬十月，釋懸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宛於元翻復扶又翻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朝直遙翻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驍堅堯翻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殿中將軍晉初置殿中員外將軍又後來所置也關外侯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所謂名號侯也余按秦漢列侯則有國邑關內侯無國邑列位於朝策官位者居京師故謂之關內侯列侯就國者多出關外後書操置關外侯於關內侯之下非秦漢列爵之意也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恨望猶怨望也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冉閔小字棘奴小驕縱之，謂閔恃功頗驕宜寬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臺。三臺之南臺也水經註銅雀臺之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百九十間帥讀曰率遵方與婦人彈棊，彈棊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局形四隅而中高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劉貢父詩云漢皇初厭蹴鞠勞侍臣始作彈棊戲彈棊蓋始於漢也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內宮妝奩之戲此說誤也按

（西京雜記漢成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命擇似而不勞者家君作彈棊奏之帝大悅）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載記曰遵在位凡一百八十三日）幷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載記曰石虎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光祿上）鑒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爲司空（闓苦亥翻又音開）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諶是壬翻）秦雍流民相帥西歸（成帝咸和四年石虎破殺劉胤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八年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因趙亂故相帥西歸雍於用翻帥讀曰率）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蒲洪勸石虎徙秦雍民夷以實關東而身委質於趙及趙之亂得因以爲資姦雄伺時而動也）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不讀曰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姚弋仲猶知盡忠於石氏蒲洪則直欲奪取之而後已）都鄉元侯褚裒（漢志常山郡有都鄉侯國晉志不見此特以漢舊侯國名封褚裒耳非必有實土也）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少詩照翻）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祗北連姚弋仲南連蒲洪以討閔農）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胡天蓋石氏禁中署舍之名驤思將翻）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魏晉以下率謂天子爲官天子亦時自言之陳展也爲于僞翻）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言若能誅閔農將厚賞以報之）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枕職任翻）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稱舉也）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既誅孫伏都等又禁胡人稱兵仗胡人知禍之將及故去勝音升）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觀古玩翻）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復扶又翻）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趙人謂中國人也）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高鼻多鬚其狀似羯胡故亦見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燕王儁遣使至涼州（使疏吏翻）約張重華共擊趙　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宋晃于燕燕王儁赦之更

名曰活，(更，工衡翻。下同。)拜爲中尉。(晃奔高麗，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跡，(去，羌呂翻。)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衞，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撫軍之下當有將軍字。)武衞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從石祗也。校，戶教翻。)汝陰王琨奔冀州。(趙之冀州治信都。)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滏口，滏水之口也。唐代宗永泰元年，薛嵩奏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置昭義縣，以屬磁州。沈，持林翻。滏，音釜。)張賀度據石瀆，(魏收地形志：鄴縣有石竇堰。)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建義將軍，蓋亦後趙所置。)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後趙蓋於征鎮安平之外，又置四寧。括地志：易州遂城縣界有桑丘城。又水經注：常山蒲吾縣東南有桑中縣故城，俗謂之石勤城。)劉國據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後劉國自繁陽引兵會石琨擊冉閔，則此陽城乃繁陽城也。)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龕，苦含翻。灄，書涉翻。)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段末柸先據令支，段蘭自宇文入趙。)

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所部有胡兵千餘人，閔命秋誅之。)朗奔襄國。秋帥衆歸鄴。(帥，讀曰率。下同。)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驤，思將翻。)以爲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兩刃矛者，鋑之兩旁皆利其刃。騎，奇寄翻。操，千高翻。)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閏月，(考異曰：帝紀後云閏月，三十國、晉春秋皆云閏正月。按長曆，閏二月。帝紀閏月有丁丑、己丑，按是歲正月癸酉朔，若閏正月則無丁丑、己丑。今以長曆爲據。)衞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載記曰：鑒立一百三日。)幷殺趙主虎二十八孫，盡滅石氏。(載記曰：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曜武、曜威蓋皆石氏所置。)武衞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于混橋。

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守，式又翻。)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石虎之養孫也。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子之。)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復，扶又翻。)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爲殷浩喪師張本。)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去年，蒲洪遣使來降，今將經略中原，故授任以懷來之。使，疏吏翻。監，工銜翻。)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洪以讖文「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苻上從艸，從竹者非。單，音蟬。)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楞，盧登翻。)馮翊魚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風俗通：宋公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爲氏。)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亟酋毛貴爲單于輔相。(亟，卽氐字。)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杜佑曰：盧龍塞在今平州城西北二百里。)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輿泥槎山通道，(槎，仕下翻，邪斫木曰槎。)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斌，音彬。)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樂安城在遼西遼陽縣東。魏收地形志：海陽縣有橫山，蓋卽三陘之地。陘，音形。)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

倉庫，棄安樂遁去（安樂當作樂安。果如慕容霸所料。），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薊音計）。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安樂當作樂安），與儁會臨渠。（臨渠城臨泃渠。泃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東南至雍奴縣入鮑丘水。魏武征蹋頓，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泃，古侯翻。）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佗，徒河翻），與鄧恆走保魯口。（魏收地形志：博陵郡饒陽縣有魯口城。博陵，唐為定州。）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儁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降，戶江翻。）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為，于偽翻），眾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范陽郡統涿、良鄉、方城、長鄉、遒、故安、范陽、容城八縣。）（帥，讀曰率。）儁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績，范陽人，范陽在魯口之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累，力瑞翻。去，羌呂翻，謂殺之也。）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喪，息浪翻），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眾情一散，不可復集（復，扶又翻），此為坐自屠潰也。恆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致非意（謂諸將殺之，非午之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績謂其身為官，身言委質事君，身非我有也）。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儁以弟宜為代郡城郎（此秦漢以來之代郡，非後魏之代都。此代郡治代，後魏代都乃秦漢之平城也。城郎，城大皆鮮卑所置，付以城郭之任，郎，主也），孫泳為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俟釐，鮮卑部帥之號。俟，渠之翻。釐，里之翻），自將擊鄧恆於魯口，軍至清梁。（魏收地形志：高陽郡吾縣有清梁城。水經注：中山蒲陰縣東南有清梁亭。）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謂得以嚴備也）。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眾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復，扶又翻）！王但安臥，臣等自為王破之（為，于偽翻）。儁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中牙，儁所居也）。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騎，奇寄翻），早乃退走，眾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引兵還薊。（儁之還薊，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口矣。）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胤、明、裕皆為王（胤、明、裕，閔之三子），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諸軍屯，張沈及蒲洪等也）。麻秋說苻洪曰：（說，輸芮翻。）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去，羌呂翻），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朝，直遙翻）。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國。（考異曰：晉帝紀，祗即位在閏月。三十國晉春秋皆在三月。按十六國春秋，祗稱帝拜姚弋仲、苻健官，而不言苻洪，洪三月死，故疑祗以三月即位。）改元永寧。以

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六夷，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也。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士民多愛之，請弋仲以爲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襄，弋仲之第五子。長，知兩翻。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之將兵。將，即亮翻。祗以襄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郡公。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使，疏吏翻。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虜其居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邯鄲，音寒丹。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繁陽縣，漢屬魏郡，晉屬頓丘郡。隋廢繁陽入相州內黃縣。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初，段蘭卒於令支，段蘭中令支，見上卷康帝建元元年。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段龕代領其衆，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秋，七月，龕引兵東據廣固，龕自陳留而東據廣固。自稱齊王。

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榼，苦合翻。帥，讀曰率。燕王儁徙廣寧、上谷二郡民於徐無，徐無縣，漢、晉屬右北平郡；後周廢入無終縣；唐改無終爲玉田縣，屬薊州。代郡民於凡城。恐其復叛歸趙，故徙之。

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雍，於用翻。夏，戶雅翻。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趙主祗所殺者也。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安集將軍，戍懷。安集將軍，苻氏置，以安集民夷爲號。溫縣、懷縣並屬河內郡。溫縣，唐屬孟州。懷縣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治宮室於枋頭，枋，音方。治，直之翻。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洛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盟，讀曰孟。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帥，讀曰率；下同。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復，扶又翻。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降，戶江翻；下同。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高陵縣，漢屬馮翊，晉改曰高陸，屬京兆。徐磋屯好時，磋，倉何翻。好時縣，前漢屬右扶風，後漢、晉省。時，音止。羌酋白犢屯黃白，即黃白城。酋，慈由翻。衆各數萬，皆斬洪使，使，疏吏翻。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會于昌城。魏收地形志：魏郡昌樂縣有昌城。昌樂縣，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縣置。靳，居焮翻。將攻鄴。魏主閔自將擊之，戰于蒼亭。蒼亭在河上，西南至東阿六十里。自將，即亮翻。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於陰安，陰安縣，漢屬魏郡，晉屬頓丘郡。劉昫曰：陰安城在澶州頓丘縣北。盡俘其衆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綿亙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閔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遺，于季翻。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戰國策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棋是也。高誘注曰：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致，極也。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朝，直遙翻。必有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矣。由，許由；夷，伯夷。

也 松音赤松子王子喬也 因不食而卒。九月，燕王儁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晉武帝泰始元年分勃海置章武國九代志後魏以河間置瀛州於樂城縣內有平舒縣舊置章武郡 初，勃海賈堅，少尙氣節，少詩照翻下同 仕趙爲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勃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評與戰，擒之。儁以評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間太守。儁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材。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少詩照翻中竹仲翻射而亦翻 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儁以堅爲樂陵太守，治高城。高城縣自漢以來屬勃海郡賢曰高城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

苻菁與張先戰于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扶風盩厔縣有司竹園宋白曰竹在盩厔之間漢官有竹丞魏置司守之官後魏有司竹都尉

燕王儁還薊，留諸將守之。儁還至龍城，謁陵廟。

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單音蟬驃匹妙翻麾許爲翻降戶江翻 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謏蘇鳥翻羯居謁翻胡羯故讒之然 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屛降胡，去單于之號，屛必郢翻 去羌呂翻 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爲下降胡殺胤張本

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夷夏皆附健以其歸晉也好呼到翻雍於用翻夏戶雅翻 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四年謨除司徒 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使疏吏翻 謨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朝直遙翻下同 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尙書江虨官。虨逋閑翻 會稽王昱令曹曰：令曹尚書令曹也 特鎮尚書八座曹工外翻 「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悖蒲內翻 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帥讀曰率稽音啓 殷浩欲加謨大辟。辟毗亦翻 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羨自京口朝建康 浩以問羡，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言將舉兵以問其罪 浩乃止。下詔免謨爲庶人。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一（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玄碩欲表言之於晉。）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使，疏吏翻。）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上，時掌翻。）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強，其兩翻，氏姓也。）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萇，仲良翻。靚，疾正翻。）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樂，音洛。）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廋爲魏公，（廋，所鳩翻。）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雍，於用翻。）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二宮，健所居及太子萇所居也。）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楞，盧登翻。）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強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酋，慈由翻。）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

二月戊寅，以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段龕據廣固，始上卷上年。龕，苦含翻。）

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去年十一月，閔攻襄國。）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去，羌呂翻。）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璽，斯氏翻。）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帥，讀曰率。）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事見上卷五年、六年。背，蒲妹翻。）我受人厚遇，（謂石虎遇之厚也。）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爲，于僞翻。梟，堅堯翻。復，扶又翻。）弋仲亦遣使告於燕，（使，疏吏翻；下同。）燕主儁遣禦難將軍悅綰（禦難將軍，蓋慕容氏創置。難，乃旦翻。）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息，子也。詰，去吉翻。）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曹操事見六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操字孟德。卒，子恤翻。）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蓍，升脂翻。）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爲僞，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孑，吉列翻。孑，單也。言無孤單得遺者。）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爾雅：水注谷曰溝，水注澮曰瀆。迸，比諍翻。）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儁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誘，音酉。）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

返（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帥讀曰率。）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事見九十六卷咸康四年、六年。）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異，猶言可怪也。爲，于僞翻。）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下，戶嫁翻。）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疏吏翻。）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勞，力到翻。）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遼海及碣石爲遼碣。杜佑曰：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趙瞻所謂遼碣，蓋即杜佑所言者也。處，昌呂翻。）奈何！偉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沈，持林翻。）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復，扶又翻。）瞻具以白儁，儁乃囚偉於龍城。

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秦王以平爲大將軍、冀州牧。

燕王儁還薊。（自龍城還薊。薊，音計。）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琨自信都進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水經註：漳水過堂陽縣西，分爲二水，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長蘆水西逕堂陽縣故城南，又東逕九門陂，又東逕扶柳縣。五代志：隋置長蘆縣，屬河間郡。劉昫曰：長蘆，漢參戶縣地。）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鄡縣有黃丘。鄡，苦么翻。）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覆，當作復。）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釁，隙也。）且陛下親臨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灋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將，即亮翻。）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晉天文志：昴七星，髦頭，胡星也。）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沮，在呂翻。）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疏，讀與疎同。騎，奇寄翻，下同。）魏人望之恟懼。（自鄴城之敗，趙人困長，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恟懼。恟，許拱翻。）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果如王泰之言，腹背受敵而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果如韋謏之言。史言冉閔不能用韋謏策以取敗。降，戶江翻。單，音蟬。）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劉隗、盧諶不能爲晉死，而卒死於兵，人誰不死，貴得其死所耳。諶，是壬翻。）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親郊，親出郊祀也。）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灋饒父子，（解，剝其支體而殺之。）贈韋謏大司徒。（謏死見上卷上年。謏，蘇鳥翻。）

姚襄還灄頭，（灄，書涉翻。）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

初，閔之爲趙相也，（相，息亮翻。）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石虎破曹嶷，徙青州之民；破劉曜，徙雍州之民；破段匹磾及爲燕所敗，徙幽州之民；石勒南掠江漢，徙荊州之民。雍，於用翻。）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復，扶又翻。）

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帥，讀曰率。）軍于明光宮，（此明光宮，石氏所建也。）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戰敗被傷，故因以瘡甚辭。恚，於避翻。）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王泰蓋巴蠻也。乃公，冉閔自謂也。自漢高祖已有是語。）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陽平縣，漢屬東郡，魏、晉分屬陽平郡，而陽平郡治在魏郡東北。宋白曰：魏州莘縣，漢爲陽平縣，後趙移陽平理館陶縣。）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有

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秦王健分
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
禁（趙修長安宮殿，亦有離宮之禁。斂，力贍翻），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去，羌呂翻），
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史言苻健所以能有關中）杜
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
三萬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
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
之（上，時掌翻），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幷其諸子皆殺之。
渤海人逢約（逢，皮江翻）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
以約爲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
放，奕之從弟也（從，才用翻）；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
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
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高瞻見八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奕引兵直
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illegible]），
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論
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久立而待曰佇[illegible]）。」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屏，必郢翻[illegible]），單
馬交語。奕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
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illegible]），
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
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
也。燕王奕世載德（奕世，累世也。[illegible]），奉義討亂，
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
民厭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illegible]），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
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易，以豉翻）。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
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

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將，即亮翻）！」約聞之，悵然
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給使，給使令者也。[illegible]），奕豫戒之，俟約
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鞚，苦貢翻），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
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爲，于僞翻），非欲取君
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
（降，戶江翻）儁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左司馬，約參軍事，以
約誘於人而遇獲（誘，音酉），更其名曰釣（更，工衡翻）。劉顯弒
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
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柏人縣自漢以來屬趙國[illegible]）。
（[illegible]）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
大單于、冀州牧（單，音蟬）。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鄄
城來奔（鄄城縣，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illegible]）。秋七月，劉顯復
引兵攻鄴（復，扶又翻），魏主閔擊敗之（敗，補邁翻）。顯還，稱帝於襄
國。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荊州刺
史樂弘、豫州牧張遇，以廩丘、許昌等諸城來降（[illegible]）。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
州刺史鄭系，以其地來降（[illegible]）。燕王儁遣慕容
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
侯龕閉城拒守（龕，苦含翻）。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九門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
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
十家詣薊（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薊，音計），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豪不
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
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
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
謝恩，儁手令答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

（雋居昌黎，輝居遼東，二郡皆屬幽州。）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庫傉官偉帥部衆自上黨降燕。（傉，奴沃翻。庫傉官，漁陽烏桓大人。庫傉之餘種。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以爲庫當作厙，詳見前注。厙，音舍。）　姚弋仲遣使來請降。（趙亡，弋仲乃降晉，史言其盡忠於石氏。使，疏吏翻，下同。）冬，十月，以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諸軍事、（江北，恐當作河北。）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騎，奇寄翻。單，音蟬。）又以其子襄爲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　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考異曰：燕書賈堅傳，烈祖問堅年，對以受命始及三載。烈祖悅其言，拜樂陵太守。按堅以去年九月復於燕，至明年始二年，若未爲樂陵太守，豈能安集諸縣，告諭逢鈞？故知堅先已爲樂陵太守，非因問年而拜。）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　吐谷渾葉延卒，子碎奚立。（晉書作辟奚。按一百二卷，簡文帝咸安元年，鍾惡地殺三弟事，亦當作辟奚。）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溫表上疏，在五年出屯安陸之時。）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永和元年，溫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五年，遣滕畯帥交、廣之兵伐林邑，蓋是時已加督交、廣二州矣。資，財也；調，賦也。調，徒釣翻。）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帥，讀曰率。）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會，工外翻。）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謂浩當朝政也。）猜釁已成，（謂浩與溫有隙也。）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相，息亮翻。）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謂正溫稱兵向闕之罪。）奈何無故忩忩，先自猖獗乎！（忩，倉紅翻。）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了，決也。）彪之，彬之子也。（王敦之亂，彬能守正，彪之可謂克紹矣。）　撫軍司馬高崧（昱爲撫軍大將軍，以崧爲司馬。）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言溫若不還，則當整六師奉順討逆也。）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謂是時中原豪傑相繼來降，有恢復之會，宜應接之也。難，乃旦翻。坐，徂臥翻。爲，于僞翻。下同。）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比，毗寐翻。）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易，以豉翻。）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噂，祖本翻。𠴲，徒合翻。噂𠴲，聚語也。）想足下亦少聞之。（少，詩沼翻。）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論語孔子之言。）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喪，息浪翻。）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詩曰：宗子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致，極也，言事理詣極之地則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復，扶又翻。）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徼，堅堯翻。）昱從之。　燕王雋如龍城。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爲歸義王。（丁零居中山，其後翟斌等，皆其種類也。帥，讀曰率。）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秦丞相雄等請秦王
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雄石虎兄弟皆先稱天王
後卽皇帝位健從之卽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
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此亦雄等之言也單音蟬以
授太子萇。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水經
注鄭渠自中山西瓠口東流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又東逕池陽縣故城北洪自以右族輕琚琚
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劉顯攻常山魏主
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
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彊降魏棗彊縣前漢屬清河郡後漢晉省壽復置
屬信都郡閔擊顯敗之敗補邁翻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
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考異曰閔殺顯晉帝紀
在正月十六國春秋鈔在二月燕書在三月己酉未知孰是今從帝紀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
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
絕自古無不亡之國宗族誅夷固亦有之未有至於絕姓者石氏窮凶極暴而子孫無遺種足以見天道之不爽矣尚
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比毗至翻
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
征伐蕭曹守管籥事見漢高帝紀曹參當高帝時從韓信用兵其後相齊未嘗守管籥嚴以蕭曹相繼爲相
而言之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事見四卷周赧
王三十六年平勃交歡之謀事見十二卷漢高后七年令穆然無間穆然和而靜之貌間
古莧翻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保大定功左
傳楚莊王所謂武有七德此其二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
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段龕張遇姚襄之徒孔嚴固見其肺肝矣降戶江翻浩不從嚴
愉之從子也從才用翻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
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晉志曰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
有其職江左彌重時謝尚鎮壽春荀羨鎮京口浩欲兩道俱進故使二人並爲督統各統其方之兵進屯壽春謝
尚不能撫尉張遇尉與慰同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
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
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監工銜翻又領兗
州刺史鎮下邳。乙巳燕王儁還薊稍徙軍中文武
兵民家屬於薊自北徙其家屬而南又恐其懷居而無樂遷之心故稍徙之姚弋仲有
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
之盡力爲于僞翻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
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
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破之屯于碻磝津
帥讀曰率下同襄自灄頭而南也元城縣漢屬魏郡晉屬陽平郡發
干縣漢屬東郡晉屬陽平郡劉昫曰唐魏州莘縣漢陽平縣地碻磝
城卽漢東郡茌平縣故城其西南卽河津謂之碻磝津後魏置濟州
於碻磝城杜佑曰碻磝卽今濟陽郡城碻口交翻磝音敖楊正衡曰
碻五勞翻磝口勞翻毛晃曰碻口交翻磝牛交翻或曰碻音確磝音爻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
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爲參軍姓譜權本
楚武王使鬭緡尹權因以爲氏韓愈權德輿墓碑曰殷武丁
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瓚藏旱翻襄與
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
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高昌李歷本趙將也時附於秦故稱秦將麻田蓋滎洛之間地名有豆田麻田各因人所種
藝而名之馬中流矢而斃中竹仲翻弟萇以馬授襄萇仲良翻襄曰汝
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
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爲幷州刺史鎮蒲阪襄遂帥
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質音致詔襄屯譙城襄單騎度
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衞幅巾待之騎奇
寄翻去丘呂翻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
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繹幕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自
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
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
張溫諫曰騎奇寄翻下同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

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闓，苦亥翻，又音開。）閔軍于安喜，（安喜縣，前漢曰安險，屬中山郡，後漢章帝更名，唐復爲安險縣，屬定州。而定州所治之安喜縣，漢盧奴縣也。）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趣，七喻翻；下同。）恪追之，及于魏昌之廉臺。（魏昌縣，屬中山郡，本苦陘，後漢章帝改爲漢昌，魏文帝改爲魏昌，唐爲定州唐昌縣。魏收地形志，中山毋極縣有廉臺。毋極，晉省，無極縣，廉臺在魏昌界。）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將，即亮翻。）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陳，讀曰陣。）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將，即亮翻。）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復，扶又翻。）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誘，音酉。）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輕，牽正翻。）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少，詩沼翻。陳，讀曰陣；下同。）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恪以鐵鎖連馬，則閔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旁夾擊，則閔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操，千刀翻。幢，直江翻。）圍閔數重。（重，直龍翻。）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閏、張溫及閔，皆送於薊。（董閏當作董閏。冉閔自立事始上卷六年，至是而滅。）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創，初良翻。）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降，戶江翻；下同。）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龕，苦含翻。）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劉寧，劉顯將也，以畏降閔。帥，讀曰率。）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被，皮義翻。）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繆，靡幼翻。）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爲祟，（祟，雖遂翻，神禍曰祟。）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遣施之時，指令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棘津，即石濟南津，有棘津亭。）止幹使者，求傳國璽。（璽，斯氏翻。）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沈，持林翻。）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江南之未得璽也，中原謂之白板天子。傳國璽至此歸晉。藺相如全璧歸趙，趙王擢之自繆賢舍人爲上大夫；戴施能復致累代傳國之寶，未聞晉朝以顯賞甄之也，何居？）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甲申，秦主健還長安。（自宜秋還長安也。）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

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據晉紀誠橋在許昌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重直用翻尚悉以後事付襄謝尚既敗姚襄如晉之不足恃固有去晉之心矣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張遇據有許昌豈肯斂手受制於人乎苻雄乘勝以兵威徙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苻氏矣以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趙故西中郎將王擢遣使請降拜擢秦州刺史王擢自石虎時當秦隴之任降戶江翻下同丁酉以武陵王晞爲太宰丙辰燕王儁如中山壬午聞魏敗時鄧恆已死恆戶登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奕陽鶩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慕容恪善用兵知魯口之未可取徒久攻以斃士卒故掠其禾稼全師而還金城湯池非粟不守蹙城之外春取其麥而秋取其禾彼將焉仰哉還方宣翻又如字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將幹懸縋而下縋直偽翻犇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條姓也周亞夫封條侯其後以爲氏及乘輿服御于薊乘繩證翻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桓溫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蕭敬文據涪城始九十七卷永和二年涪音浮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秦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爲司空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復扶又翻下所復故復同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寒心者恐不能自保遺于季翻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作爲也自頃處內外之任者處昌呂翻下而處同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將即亮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治直吏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摹也世之議者識其忘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國本根言之此策未爲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者諸葛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喪息浪翻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朝直遙翻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分扶問翻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解胡買翻曉也其後殷浩廢黜卒如羲之之言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度徒洛翻量音良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載楚狂接輿之言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若不行此文意短促恐有脫文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吳伍子胥曰臣今見麋鹿游於姑蘇此祖其意而微其言耳無水曰藪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羲之此言蓋譏昱好談清虛玄遠也蹔與暫同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今復以軍興廢校戶教翻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

王俠攻許昌，克之。（冠，古玩翻。俠，戶頰翻。）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丁卯，燕王儁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王儁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唐屬深州。）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治，直之翻。）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無極縣，漢屬中山國，晉省。無，本作毋，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始改毋字爲無，此當作毋。）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復，扶又翻。）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上，時掌翻。）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弈爲太尉，左長史陽鶩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爲右僕射，（悕，香衣翻。）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廆謚武宣王，皝謚文明王。）時晉使適至燕，（使，疏吏翻。）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謂中國無主，己爲士民所推，遂承人乏而即尊位也。）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趙置司州於鄴，燕初都龍城，時遷于薊，故建留臺於龍城，謂之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菟，同都翻。）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隴西，擢奔涼州。雄還屯隴東。（隴東，漢汧縣地。）張重華以擢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重華寵待王擢以圖秦隴，豈知擢非苻雄之敵也。）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二月，庚子，燕主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爲皇后，（爲可足渾后亂燕張本。可足渾，北方三字姓。）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伐秦。（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秦丞相雄、衛將軍菁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新唐書地理志：隴州吳山縣有龍盤府。龍盤城，吳山後魏之南由縣，龍黎即龍盤也。敗，補邁翻；下所敗同。）斬首萬二千級，虜張弘、宋修。王擢棄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爲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趙故衛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人叛燕。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衛將軍苻飛討擒之。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五月，張重華復使王擢帥衆二萬伐上邽，（復，扶又翻。）秦州郡縣多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秦，詔進重華涼州牧。燕主儁遣衛將軍恪討李犢，犢降。（降，戶江翻；下同。）遂東擊呂護於魯口。六月，秦苻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楊初據險以拒秦，秦兵雖彊，故爲初所敗。敗，補邁翻。）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氏爲昭儀，數於衆中謂遇曰：（數，所角翻。）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持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屬扶風，唐爲雲陽縣，屬京兆。鄠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唐屬京兆。雍縣，漢屬扶風，唐改爲天興縣，爲鳳翔府治所。霸陵縣，漢屬京兆，晉改曰霸城。喬秉，載記作喬景，避唐諱也。孔持，作孔特。鄠，音戶。雍，於用翻。）衆數萬人，各遣使來請兵。（使，疏吏翻；下同。）秦以左僕射魚遵爲司空。九月，秦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帥，讀曰率；下同。）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置荊州于豐陽川。（上洛縣，漢屬弘農郡，東漢屬京兆，晉武帝泰始二年，分置上洛郡。豐陽川在郡界。續漢志：南陽郡析縣有豐陽城。後魏太安

二年置豐陽縣左傳所謂司馬起豐析卽其地劉昫曰唐商州豐陽縣漢商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縣因豐陽川爲名 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爲刺史雄與淸河王濬苻飛分討孔持等。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 將卽亮翻 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 惡烏路翻下同 因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 刺七亦翻 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 魏統來降見上七年 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幷其衆 憬古永翻 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 驤思將翻 遷襄于梁國蠡臺 司馬彪郡國志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蠡如字若如述征記之說音盧戈翻 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 數所角翻 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 左傳曰輔車相依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翻 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 朝直遙翻 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憲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衞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權翼之言得浩之情故笑史言浩不能綏御新附 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 帥讀曰率 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 上時掌翻 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 雖使梁雷果受浩閒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取長安其欲乘苻黃眉之去而據洛陽不過欲以修復園陵爲功耳昱意以爲眞可立功而不聽王彪之之言宜桓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 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 度徒洛翻 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 山桑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晉屬譙郡後山桑六朝以并爲渦陽之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 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 重直龍翻 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 復扶又翻 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 中竹仲翻 張陳無以過也 張陳謂張良陳平 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 水經注金城西平西北四十里有長寧亭晉置西平郡有長寧縣 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 尉紆勿翻左傳有鄭大夫尉止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 知人之難尚矣況張重華乎 謝艾以枹罕之功 事見九十七卷永和二年枹音膚 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衞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 監工銜翻 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史言張氏之亂 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 啓劉輿之孫也 襄進據芍陂 趙末樂陵朱禿平原杜能淸河丁嬈 嬈乃了翻又如招翻 陽平孫元各擁兵分據城邑至是皆請降於燕 降戶江翻 燕主儁以禿爲靑州刺史能爲平原太守嬈爲立節將軍元爲兗州刺史

各留撫其營。秦丞相雄克池陽，斬孔持；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姚襄濟淮，屯盱眙，（盱眙音吁怡。）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姚襄所爲如此，而晉人已爲之屬，僵蓋殷浩所窺笑也。使，疏吏翻。）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尚得襄之歡心，故以鎮歷陽之，又以備之。）　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曜靈沖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寧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淫謂烝其君母，虐謂殺裴氏、謝艾，以此二事言所淫虐，又其最者也。）　燕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軍彪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是歲，燕主儁以霸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冀州刺史鎮信都，今置北冀州於常山。）

十二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河西張氏乃心晉室，奉建興年號至四十餘年，張祚凶淫改元，僭擬祖父之所不相也。）立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子庭堅爲建康侯，（建康郡蓋張氏所置，張茂分屬涼州。）曜靈弟玄靚爲涼武侯。（靚，疾正翻。）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岌，魚及翻。）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張軌諡武公。復，扶又翻。）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履謙謂未嘗自王也。惠帝永寧元年張軌鎮涼土，至是五十四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自古戮諫臣未有不亡者也。）

故魏降將周成反，（周成降見上七年。降，戶江翻。宛，於元翻。）自宛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水經注：河水逕河南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依呼延毒。　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數，所具翻。）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寶鼎元年立郡。信安縣，漢太末縣地，後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東陽郡今婺州，信安今衢州治所。）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史言晉氏大權由用殷浩違其才。）浩少與溫齊名，（少，詩照翻。）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咄，當沒翻。書空，以指畫空作字也。）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掾，俞絹翻。郗，丑之翻。）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卒，子恤翻。會，工外翻。）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水經注：順陽郡筑陽縣有涉都城，沔水逕東北，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筑陽縣，漢屬南陽郡，魏晉屬順陽郡。漢建安中分南陽右壤立南鄉郡，二縣屬焉。晉武帝更名順陽郡，成帝咸康四年復曰南鄉郡。）步兵自淅川趣武關，（析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春秋之白羽也。武關在其西。文穎曰：武關去析縣百七十里。賢曰：析，今鄧州內鄉縣。後魏置淅川縣，有淅水，後周併入內鄉縣。）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命勳從梁州出子午道。）　燕衛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燕，燕以護爲河內太守。　姚襄遣使降燕。（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燕王儁以慕容評爲鎮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雍，於用翻。）以慕容彊爲前鋒都督、督荊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此河南謂大河之南。）　桓溫別將攻

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青泥城在藍田縣南。）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趙亡，王擢歸張氏，故以涼繫之。）秦主健遣太子萇（萇，仲良翻。）、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溫。（杜佑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帥，讀曰率；下同。嶢，五聊翻。）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陳，讀曰陣；下同。）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水經注：霸川之西有白鹿原。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志：京兆藍田縣有白鹿原。又敗，補邁翻。）沖，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霸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降，戶江翻。）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復，扶又翻。）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

戊申，燕主儁封撫軍將軍軍為襄陽王，左將軍彭為武昌王，以衛將軍恪為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為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驃，匹妙翻。）封安東將軍霸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常侍宜為廬江王，（散，悉亶翻。）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樂浪，音洛琅。）又封弟桓為宜都王，逮為臨賀王，徽為河間王，龍為歷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嶽為安豐王，德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僂為南康公，（僂，力主翻。）子咸為樂安王，（參考後卷，咸當作臧。）亮為渤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陽王，暐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騖為司空，仍守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去年，燕治常山。）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惡，烏路翻；下同。）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𩐱。（更，工衡翻；下同。𩐱，傾雪翻。）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復召還。（儁雖忌垂，卒之復燕祚者垂也，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降于姚襄。（晉南渡後，僑置陳留郡，寄治譙郡長垣縣界，劉仕時在堂邑。）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

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史毛難。

北海王猛，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王猛，北海劇人，家于魏郡。華陰，華山之北，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華，戶化翻。）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褐，毛布，賤者所服。）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為，于偽翻。）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霸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霸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臨其國都而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者，蓋溫恐雄也，以為過其國都而敵有內潰之變，故持重以待之。見勢風靡，因而乘之，故至於敗績。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高官督護，蓋溫以高官而加之以督護也。）欲與俱還，猛辭不就。（猛不肯從溫，溫亦不欲殺之，溫軍已敗，怱怱遁歸，不暇殺之也。）

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還。（帥讀曰率）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比必寐翻）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成帝改順陽曰南鄉郡，既而復舊）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自女媧堡會擢攻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　秦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陽刺史，鎮宜陽。

秦東海敬武王雄攻喬秉于雍，（雍於用翻）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苻雄字元才）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襲爵東海王）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苻堅事始此）　燕樂陵太守慕容鉤，翰之子也，（慕容翰有破高句麗滅宇文之功）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厭於琰翻）鉤自恃宗室，每陵侮禿，禿不勝忿，（勝音升）秋七月，襲鉤殺之，南奔段龕。（爲後燕主誅禿張本）　秦太子萇攻喬秉于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秦主健賞拒桓温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司空。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數所角翻）咨講治道，（治直吏翻）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儒士，由是秦人悅之。　燕大調兵衆，（調徒釣翻，發也）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舉。　九月，桓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温于襄陽。（侍中、黃門侍郎，自魏以來爲要近之職。勞力到翻）　或告燕黃門侍郎宋斌等謀奉冉智爲主而反，皆伏誅。斌，燭之子也。（宋燭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斌音彬）　秦太子萇之拒桓温也，爲流矢所中，（中竹仲翻）冬十月，卒，謚曰獻哀。　燕王儁如龍城。　桓温之入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使疏吏翻）言温善用兵，其志難測。祚懼，且畏擢之叛己，遣人刺之。（刺七亦翻）事泄，祚益懼，大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敦煌。（敦徒門翻）會温還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降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秦以擢爲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啖，姓也。毛晃曰：音徒覽翻）

秦王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健遣安來請命，見上卷六年）爲姚襄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驃匹妙翻）　是歲，秦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二(起柔兆執徐，盡屠維協洽，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乙卯)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無草可食，故相噉毛。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夏，四月，燕主儁自和龍還薊。(燕主如龍城見上卷上年。薊，音計。)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為東遷，(和龍直薊之東，先慕容廆都。)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臣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

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守，式又翻。濟，子禮翻。)建興太守高瓫，(瓫，蒲奔翻。)及秦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史言燕寖彊，諸反側子皆附之。降，戶江翻。)

秦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瞎，許轄翻，一目盲也。)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槊，色角翻。棰，止橤翻。)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格，擊也。)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長，知兩翻。騎，奇寄翻。冠，古玩翻。)獻哀太子卒，(秦太子萇也，諡曰獻哀。)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彊，其兩翻。少，詩照翻。)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為苻生以凶暴不克終張本。)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楞，盧登翻。)

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外黃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公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秦主所居為西宮。)菁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掖，音亦。)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數，所角翻。)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苻雄死，健以諸軍事屬菁，菁誅，以安代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為苻生虐殺大臣張本。酋，慈由翻。帥，所類翻。)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鮮，息淺翻。)

乙酉，健卒，(年三十九。)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古禮，君薨，世子即位，既踰年而後稱元年。)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左僕射。

或告會稽王昱曰：(會，工外翻。)「武陵王(武陵王晞也。)第中大脩器仗，將謀非常。」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畋獵而已耳，(騁，丑郢翻。)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為言！」昱善之。(為武陵以此得禍，彪之所不能救張本。復，扶又翻。)

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

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晉志太子門大夫二人職比郎將韶市昭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　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惡烏路翻河州治枹罕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索昔各翻枹音膚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將即亮翻易如字姓也揣初委翻玲郎丁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為妖言，妖於驕翻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曜靈廢見上卷上年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驍堅堯翻敦徒門翻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將如字拉盧合翻埋於沙阬，謚曰哀公。　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姚襄敗沒以安督中外諸軍然猶在蒲阪今生乃召之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阪音反魏王廋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廋疎鳩翻陝失冉翻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坐；東井，秦分。天文志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坐也東井八星東井輿鬼秦雍州分比毗至翻孛蒲內翻坐徂卧翻分扶問翻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

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趙俱鎮宜陽事見上卷上年從才用翻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復扶又翻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卒子恤翻　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張駿分狄道立武始郡宋混西走兵必不東向狄道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都野即禹貢之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在姑臧西為曜靈發哀。為于偽翻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趙長立祚者也故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靚疾正翻又疾郢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案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呼火故翻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鬭者，為于偽翻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梟堅堯翻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上時掌翻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張祚改建興年號見上卷上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使疏吏翻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用永和年號也衆多歸之。為李儼降秦張本瓘遣其將牛霸討之，將即亮翻未至，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綝丑林翻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敗補邁翻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時江左僑立青冀并幽四州於江北鎮壽春。南渡初祖逖以豫州刺史治譙城永昌元年祖約復治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庾亮以豫州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以豫州刺史治邾城六年庾翼以豫州刺史治蕪湖永和元年趙

（龕以豫州刺史治牛渚，二年尚以豫州刺史治燕湖，今進壽春，皆晉所置西藩也。進取則屯壽春，守江則多在歷陽、燕湖二處。）鎮北將軍段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儁，段氏出也，故龕與之抗中表之儀。龕，苦含翻，下同。）非其稱帝。儁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爲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鶩副之，以擊龕。（鶩音務。）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十二月，高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其母。（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釗，古堯翻。囚釗母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質音致。）燕主儁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其國，以釗爲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樂浪音洛琅。）王如故。（使爲高句麗王如故。）上黨人馮鴦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魏收地形志：燕上黨太守治安民城，安民城在壺關縣。晉永嘉中劉琨遣張倚所築，以安上黨之民，因以爲名。）自稱太守，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朝，直遙翻。）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雷弱兒，南安羌酋也，以非罪而死，故諸羌皆有離心。）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錘，傳追翻。鉗，其廉翻。鋸，居御翻。）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幾，居豈翻。）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脛，形定翻，膝下骨直而長者。拉，盧合翻。比，毗必翻。）燕主儁以段龕方彊，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呂護時據野王。）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謀，（驍，堅堯翻。）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雖乞降不可得也。（降，戶江翻，下同。）請兄固守，羆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帥讀曰率，下同。）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殺之。

十二年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百餘里，段龕帥衆三萬逆戰。丙申，恪大破龕於淄水，執（據載記，恪破龕於濟水之南，今言未至廣固百餘里，蓋至淄水而會戰也。水經注：淄水逕廣固城西，東流至壽光縣入巨淀，又北合于淄水。）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閭蔚被創，（段龕自稱齊王。齊王友，晉官，王友之官。辟閭，複姓。創，初良翻。）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每朝句絕。朝，直遙翻。見如字。）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龍，董榮小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強，其兩翻，姓也。）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大司馬謂武都王安，生叔父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復，扶又翻。）墮瞋目叱之。（瞋，七人翻。）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惡，烏路翻。）譖於生，以爲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監，古銜翻。彊，其兩翻。）引弓射牢殺之。（射，而亦翻。）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犍，居言翻。閼，於葛翻。降，戶江翻，下同。）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龕諸城。（恪圍廣固未下，故先招撫其統內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舉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段龕置徐州於琅邪陽都。陽都，杜佑曰：漢陽都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使，疏吏翻，下同。說，輸芮翻。）負、殊

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秦使苻柳鎮蒲阪，非真涼州鄰也，故以風通道會為言。）故來修好，（好，呼到翻。下同。）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自張軌至玄靚七世，今言六世者，[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為世數。）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二王，謂張茂、張駿，茂稱藩於前趙，駿稱藩於後趙。）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好，呼到翻。）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使車[illegible]永和二年[illegible]章於石虎，虎遣王擢[illegible]。）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槩，所以平斗斛。一槩待之，言無所高下也。）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擒張先見九十八卷六年，[illegible]楊初也，負殊[illegible]為是言耳。）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古者荊蠻之俗文身，以避蛟龍之害。負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時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負殊吠堯，則由知各為其主而已。）道污先叛，化隆後服。（鄭玄曰：污猶殺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世之說者以為荊楚，[illegible]道污先叛，化隆後服，故負殊亦以此斥言江南。）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好，呼到翻。）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三州，謂涼、河、沙，張茂及駿所分置者也。）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雍，於用翻。）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事見九十八卷六年。）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了，決也。）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屬上洛郡。）燕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攻秦幽州刺史彊哲於裴氏堡。（[illegible]裴氏[illegible]以自守，後人因[illegible]之名，[illegible]在河東[illegible]。）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

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上，時掌翻。）不許。拜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治，直之翻。）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風[illegible]屋瓦[illegible]屋。）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弭，止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前漢扶風渭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省[illegible]。晉志，咸陽郡治石安縣，即漢渭城也，石勒更名。是郡蓋永嘉之後劉曜、石勒所置也。）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驍，堅堯翻。）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姚襄自許昌攻周成於洛陽。（周成據洛陽，見上卷十年。）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

音扇。滿天下。杜預曰扇熾也扇式戰翻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希，少也。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復，扶又翻。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斷道，言虎狼相繼斷路也斷蜀本作斷夜則發屋，不食六畜，畜，許救翻，又許六翻。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禳，如羊翻，除殃祭也。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史言苻生之虐甚於桀紂。丙子，燕獻懷太子曄卒。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帥，讀曰率；下同。與寮屬登平乘樓，平乘，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以王衍等尚清談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也。記室陳郡袁宏曰：晉諸公諸侯皆有記室，掌表疏記書檄。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溫意以牛況衍徒能糜廩祿而無經世之用。劉表字景升。噉，徒濫翻，又徒覽翻。羸，倫為翻。牸，疾置翻，牝牛也。魏武入荊州，謂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伊水在洛陽城南。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使，疏吏翻。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陳讀曰陣。親被甲督戰，被，皮義翻。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洛陽北山，北邙山也。騎，奇寄翻。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創，初良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史言姚襄得人心。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儔，等也，類也。周成帥眾出降。降，戶江翻；下同。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漢起陵邑，邑各置令，晉遂因之，諸陵各置陵令，屬太常。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尹赤叛襄見上卷八年。襄遂據襄陵。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魏改襄陵為禽昌，隋唐復曰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永和七年，張平降秦，已而貳於燕，通鑑以秦所授官繫之。襄為平所敗，敗，補邁翻。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

段龕遣其屬段蘊來求救，蘊，紆粉翻。詔徐州刺史荀羨將兵隨蘊救之。羨至琅邪，此古琅邪也。憚燕兵之彊，不敢進。王騰寇鄄城，鄄城縣，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此非古鄄城也。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獲騰，斬之。段龕署王騰為徐州刺史也。陽都時降于燕，騰為燕來寇。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診，止忍翻，候脈也。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尚眾，未有離

心。濟南之戰，事見濟水之戰曰濟南者以濟水南北大界言之非不銳也，但龕用之
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
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
暫息，[illegible]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
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
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豔翻齊人
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
食。龕悉眾出戰，恪破之於圍裏，時外築長圍故謂之圍裏先分騎屯
諸門，謂廣固城諸門也騎奇寄翻龕身自衝盪，衝突盪決也又徒浪翻僅而得入，餘
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沮在呂翻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
龕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薊。降戶江翻薊音計恪撫安新民，悉
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燕王儁具朱禿
五刑。朱禿殺慕容鉤而奔龕見上卷十年以段龕為伏順將軍。恪留慕容
塵鎮廣固，以尚書左丞鞠殷為東萊太守，章武太守
鮮于亮為齊郡太守，乃還。殷，彭之子也。彭時為燕大
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嶷魚力翻汝善招
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長知兩翻殷推求得彌從子立、嶷
孫巖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從才用翻下同分扶問翻彭復遣
使遺以車馬衣服，復扶又翻遺于季翻郡民由是大和。鞠彭自東萊歸燕見九十一卷元帝大興二年荀
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
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遂將
二千人守泰山。楊正衡曰遂音遂燕將慕容蘭屯汴城，汴城即浚儀城余翻
汴書作卞魯國卞縣城也劉昫曰兖州泗水縣古卞城也羨擊斬之。詔遣兼司空散
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宣帝陵在河陰首陽山景帝陵曰峻平文
帝陵曰崇陽武帝陵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車尺奢翻十二月庚戌，帝及羣
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緦十五升布抽去其半臨力鴆翻司州
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胡之，廙
之子也。王廙王敦之從弟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廙羊至翻又逸職翻是歲，仇池公楊
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其後秦用楊安以取仇池蓋即國之子安也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大
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宮。燕主儁徵幽州刺史乙
逸為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
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
之，到城到薊城也永和八年燕王儁以乙逸為幽州刺史[illegible]璋猶不
悛。悛丑緣翻下同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
史中丞。被皮義翻逸乃歎曰：吾少自脩立，少詩照翻克己守道，僅
能免罪。璋不治節檢，專為奢縱，治直之翻而更居清顯，此
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二月癸丑，燕主
儁立其子中山王暐為太子，大赦，改元光壽。　太白
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分扶問翻必有暴
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為于偽翻何所
怪乎。　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北屈
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屈居勿翻晉公子夷吾所居括地
志禹貢壺口山在北屈縣東南水經注北屈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
河上劉昫曰北屈廢縣在河中杏城五代志汾州昌寧縣有壺口山宋
白曰慈州吉鄉縣漢北屈縣今縣北二十一里古城即漢北屈縣地
形志澄城縣有杏城新古曰澄城漢馮翊之徵縣也徵音懲
記杏城在馬蘭山北杜佑曰姚萇置杏城鎮在今坊州西七里遣
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敷城唐坊州鄜城縣是也後魏置敷城縣隋改曰鄜城曜
武將軍姚益生、曜武將軍蓋趙石氏所署置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
招納諸羌胡。從才用翻益生，襄之從兄也。羌胡
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
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
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驤思將翻建節將軍鄧

羌漢魏之間置護羌中郎將後以爲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敗補邁翻然其爲人彊狠，狠戶懇翻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恚於避翻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三原在漢馮翊池陽縣界宋白曰苻堅於嵯峨山北置三原護軍後周置三原縣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黧音黎又音良脂翻黑而黃色騧古瓜翻黃馬黑喙曰騧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萇仲良翻降戶江翻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柩巨救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孤磐在天水冀縣界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黃眉。數所角翻黃眉怒，謀弒生；發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死者甚衆。戊寅，燕主儁遣撫軍將軍垂、中軍將軍虔、護軍將軍平熙帥步騎八萬攻敕勒於塞北，新唐書曰敕勒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訛爲鐵勒唐之鐵勒十五種是也載記作丁零敕勒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萬頭。匈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燕。自東漢以來匈奴入居塞內者凡十九種賀賴其一也單音蟬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漢代郡有平舒縣渤海有東平舒後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國代郡之平舒未書攷魏書代郡以別章武之平舒代郡之平舒在唐蔚州之北界處昌呂翻秦主生夢大魚食蒲，苻氏本蒲家也故以夢魚食蒲爲異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秦荊州治豐陽川生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見賢遍翻調徒弔翻戲也牛性遲重，善持轅軛，轅音袁軛乙革翻轅前曰軛加之牛項軛音厄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載才再翻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

以魚公爵位處公。處昌呂翻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省悉景翻落當作格音閣留止不下曰格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朝直遙翻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數所具翻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燖徐廉翻湯瀹去其毛曰燖縱之殿前，數十爲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樂音洛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當丁浪翻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時譽者一時人所稱譽也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說式芮翻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魏晉之間率以刀鐶槃殺人言將爲生所殺也或曰刀以鐶爲用刀鐶以上集所用之劉攽以自喻鐶戶關翻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不世出者言世間不常生此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姓譜康衞康叔之後亦西胡姓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孛蒲內翻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此亦據洪範五行傳言之也沈持林翻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撲弼角翻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嗷牛刀翻衆口愁聲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伺相吏翻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

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趫丘妖翻捷也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灋兄弟亦不可信阿讀從安入聲明當除之明謂明旦猶言明日也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灋灋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魏明帝起洛陽宮宮城正南門曰雲龍門苻氏據長安亦以宮城正南門爲雲龍門帥讀曰率下同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舍讀曰捨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年二十三堅以位讓灋灋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母苟氏雄之元妃故謂堅爲嫡嗣堅曰兄年長宜立長知兩翻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去羌呂翻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灋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從才用翻騎奇寄翻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樂音洛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李威於堅母有辟陽之寵故擢用之梁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好呼到翻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少詩照翻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

滯補益弘多弘大也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史言堅有弟有子如此而無救於敗亡明天之所棄非人之所能支也治直之翻斷丁亂翻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管仲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猛以兄事之燕主儁殺段龕阬其徒三千餘人龕苦含翻秋七月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遣使請降降戶江翻拜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騎侍郎廬江何準之女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禮如咸康而不賀成帝咸康二年立杜后秦王堅以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權翼仕秦久嘗事任而卒歸姚氏將其愛苻堅信用權翼不爲莊舄之越吟固蠻之於心也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敘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壁壘並音時遭亂離豪望自相保聚所築者石氏用張平爲并州故得有其地有其民夏戶雅翻拜置征鎮欲與燕秦爲敵國石氏之敗平兩附燕秦今恃其彊欲與燕秦爲敵國冬十月平寇略秦境平蓋間秦之有內難也安知由是而敗亡乎秦王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阪以禦之十一月癸酉燕主儁自薊徙都鄴薊音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灋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灋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諡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爲後陽謀復讎張本十二月乙巳燕主儁入鄴宮大赦復作銅雀臺魏武建國

於鄴作銅雀臺，石氏增修之，又兵亂圮毀，慕容儁都鄴，復作，使如舊。以太常王彪之爲左僕射。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治，直之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絶世，秦民大悅。史言苻堅能用王猛以治秦。校，戶教翻。

二年春正月，司徒昱稽首歸政，稽，音啓。帝不許。

初，馮鴦既以上黨來降，見上永和十一年。又附於張平，又自歸於燕，既而復叛燕。復，扶又翻。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不克。

秦王堅自將討張平。將，即亮翻。以鄧羌爲前鋒督護，帥騎五千軍于汾上。汾水之上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平使養子蚝禦之，蚝，七吏翻。蚝多力趫捷，趫，丘妖翻。能曳牛却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河汾之間有銅川，其民避亂，築銅壁以自守，因曰銅壁。平盡衆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呼，火故翻。陳，讀曰陣。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刺，七亦翻。中，竹仲翻。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平懼請降，降，戶江翻。下同。堅拜平右將軍，以蚝爲虎賁中郎將，賁，音奔。將，即亮翻。下同。蚝本姓弓，姓譜：弓姓，魯叔弓之後。上黨人也。堅寵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光，婆樓之子也。堅徙張平部民三千餘戶于長安。

甲戌，燕主儁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冀，幸也。言僥倖於萬一可以保聚也。今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鴦與其黨果相猜忌，鴦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

夏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畤。六月，如河東祠后土。雍，於用翻。畤，音止。

秋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東晉豫州鎮江西，建康在江東，故以豫州爲西藩。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下同。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人才非可豫量，量，音良。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頷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司、豫、冀、并，所統者僑郡也。監，工銜翻。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言其才具可以經世，於時人流輩中爲通達者也。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言豫州民皆兵荒之餘。俯順者，未能以威服而柔順之。今萬非其才而用之，則爲違才。以萬之才可以處廊廟，而使之處邊鄙，則爲易務。處，昌呂翻。近，其靳翻。又遺萬書曰：遺，于季翻。「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言其材高，不屑軍中之細務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徐兗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御史中丞郗曇爲軍司。曇，徒含翻。考異曰：帝紀曇爲軍司，不載其任。據本傳，謝萬爲豫州，下云郗曇爲北中郎將、都督五州軍事、徐兗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曇爲軍司，羨之徵還，除曇北中郎將。按帝紀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燕戰于山茬，王師敗績。晉春秋十二月荀羨攻慕容蘭於山茬，斬之。燕太守賈堅救之，羨敗。下云羨復陷山茬，故知八月曇未爲徐兗二州，始爲軍司耳。曇，鑒之子也。

九月庚辰，秦王堅還長安，以太尉侯守尚書令。永安公侯。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紈，胡官翻。去，羌呂翻。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處，昌呂翻。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

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屏氣不敢息也一出入爲息屏必郢翻

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李歷高昌初降晉張平降秦永和七年也八年歷昌降秦是年又與張平俱降燕苻生死後張平又降晉各受爵位將即亮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主儁使司徒評討張平於并州司空陽騖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陽騖攻昌別將於黎陽不拔歷奔滎陽其衆皆降并州壁壘百餘降於燕儁以右僕射悅綰爲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於燕驤思將翻帥讀曰率下同儁皆復其官爵平帥衆三千奔平陽復請降於燕復扶又翻冬十月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後漢東郡治東武陽武帝咸康二年封子允以東不可爲國名而東郡有濮陽縣改曰濮陽國允改封淮南還曰東郡趙王石虎篡位廢太子邃爲濮陽王東郡遂名濮陽此書燕復名東郡晉志武陽縣分屬陽平郡劉昫曰魏州朝城縣隋武陽縣地天寶七年更名燕主儁遣大司馬恪統陽騖及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燕主儁欲經營秦晉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校實檢校其實數也見賢遍翻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灋漢末有戶留一丁而悉發爲兵者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寬其期日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調徒弔翻數所角翻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弈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使疏吏翻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羣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攝收也道也儁從之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山茌即前漢之茌縣屬泰山郡後漢改曰山茌茌仕疑翻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將即亮翻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如固守少詩沼翻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復扶又翻下同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堅欲折其鋒使羨懼而退耳羨進攻之堅計窮矣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決鬭爲于僞翻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趣讀曰促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茌塹七艷翻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背蒲妹翻降戶江翻下同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堅發此言江東將相其愧多矣民既無主彊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謂從師從學使有志於自立朱子曰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從師必以束脩爲禮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堅不降燕見九十八卷永和七年君何怱怱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復扶又翻堅怒曰豎子兒女御乃公自稱爲乃公慢羨而孩視之也曰御者言若駕御兒女然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惋而卒惋烏貫翻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燕主儁以賈堅子活爲任城太守任音壬荀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爲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五州惟徐州有實土郗丑之翻曇徒含翻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段氏慕容本抗衡之國故自以爲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儁素不快於垂事見上卷永和十年中常侍涅皓涅乃結翻姓也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汙

垂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學官令慕容氏因之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齊王攸傳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是也西晉典書令在常侍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大常侍而典書令居二職下汙烏故翻儁收段氏及彌下大長秋廷尉考驗下遐稼翻段氏及彌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撓奴教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引服自引而誣服也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累力瑞翻固不為也辯答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為慕容垂出奔張本妻七細翻惡烏路翻匈奴劉闕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眾悉歸劉悉勿祈闕頭奔代代在北河之東闕於焉翻又於葛翻悉勿祈務桓之子也務桓卒見上卷永和十二年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立子泓為濟北王濟子禮翻沖為中山王燕人殺段勤勤弟思來奔段勤降燕見上卷永和八年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蒲池在鄴語及周太子晉周靈王之太子曰晉慧而早卒國語諫靈王壅穀洛者即晉也晉既卒弟貴立是為景王景王崩而子朝子匄爭立周遂以亂潸然流涕曰潸所姦翻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燕太子曄字景先吾鬢髮中白毛晃曰中直眾翻半也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曄謚曰獻懷臣為中庶子晉志曰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沈持林翻喜許記翻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好呼到翻施式豉翻儁曰卿譽之雖過譽音余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燕太子暐字景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嶷魚力翻毛萇曰岐知意也嶷識也雖八德已闕而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樂五教翻此其所以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李績字伯陽汝宜誡之暐甚不平為李績以憂卒張本儁夢趙王虎齧其臂齧魚結翻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菟同都翻得尸於東明觀下水經註洹水東北流逕鄴城南又東分為二水北逕東明觀下觀古玩翻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僵居良翻蹋徒臘翻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水經註漳水逕鄴西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怖普布翻數所具翻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菟收而葬之為于偽翻史終言之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威公侯討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驍堅堯翻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啖徒覽翻氏姓也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五月秦王堅如河東六月大赦改元甘露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郎中殷郇諫之郇須倫翻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靚疾正翻又疾郢翻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後張氏世居之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為五又據張駿傳駿於姑臧城南築作五殿四面各依方色四時遷居之則南城張氏所居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被皮義翻俄而眾至二千瓘帥眾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玄姓也風俗通古諸侯有玄都國臚陵如翻刺七亦翻下同混擒之瓘眾悉降降戶江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驃匹妙翻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張祚始稱涼王見九十九卷永和十年張瓘推玄靚為涼王見上十一年去羌呂翻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

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 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驍，堅堯翻。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彊太后，秦主健之后也。酗酒豪橫。酗，于句翻。孔安國曰：以酒爲凶曰酗。賈公彥曰：據字，酒旁爲凶，是因酒爲凶者也。橫，戶孟翻。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屏，必郢翻。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泰山太守諸葛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將，即亮翻。下同。入自石門。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帥步騎五萬與攸戰于東阿。攸兵大敗。樂，音洛。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帥，所類翻。下同。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數，所角翻。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如意，鐵如意也。坐，徂臥翻。凡舊身行伍者，以兵與卒爲諱。萬爲將帥，而稱之爲卒，所以益恨也。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造，七到翻。晉史言安性遲緩，而爲其弟慮乃周密如此，宜其能爲晉室內消桓溫之變，外破苻秦之師也。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渦水至山桑入淮，潁水至下蔡入淮。謝尚之兵自下蔡而入渦潁之間。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進師易退。師雖是以善將者欲退師，以嚴爲方略而後引退，不唯防敵人之追截，亦慮己衆之驚潰也。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秦王堅以王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十一月。爲左僕射。餘官如故。 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遵爲梁王。遵晉書同書暐。 大旱。 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二方，謂晉、秦也。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屬，之欲翻。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勝，音升。治，直吏翻。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荷，下可翻。少，詩照翻。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復，扶又翻。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自遼東召還也。 秦王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選，須絹翻。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西河任羣。光祿散騎，以光祿大夫爲散騎常侍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任，音壬。處士京兆朱肜自代。處，昌呂翻。堅不許。而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晉志曰：太子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朱肜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漢制：尚書有侍郎三十六人。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晉志曰：庶子，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朱肜當作朱彤。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猛自尚書左丞遷咸陽內史，又遷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又遷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爲左僕射，及今凡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復，扶又翻。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使，疏吏翻。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 燕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去年所徵，今乃悉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三（起上章涒灘，盡著雍執徐，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大閱于鄴，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騖將之入寇；（騖，音務。將，即亮翻。）會疾篤，乃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年四十二。）戊子，太子暐即皇帝位，（暐，宇鬼翻。按長曆，是年正月甲戌朔，今儁以甲午卒，則戊子在甲午前，卽位恐是戊戌。）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秦王堅分司隸置雍州，（雍，於用翻。）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河、涼三州非秦土也，雙所督實土，惟安定五郡耳。為雙以安定叛張本。）封弟忠為河南公。

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錄，總錄也。朝，直遙翻。）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朝，直遙翻。）根性木強，（師古曰：木，謂質直；強，音其兩翻。下同。）自恃先朝勳舊，（自魏以來，根屢有戰功。）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此殷法也，非周法也。）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二鄰，謂晉、秦也。）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很，戶墾翻。）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帥，讀曰率。）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嫠，陵之翻，無夫曰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龍城在鄴城東北，故曰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大赦。（既誅根及其妻子黨與，恐眾心反側，故肆赦以安之。）是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恟，許拱翻。）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從，才用翻。）或說以宜自嚴備，（說，輸芮翻。）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眾將何仰！」（復，扶又翻。）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量，音良。）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朝，直遙翻。）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以敘遷為他官，不令失其倫等也。）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恪為太宰，故稱之為宰公。復，扶又翻。）朝廷初聞燕主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史言慕容恪能輔幼主，桓溫能料敵。）

三月，己卯，葬燕主儁於龍陵，（龍陵在龍城。）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因以為名）

多難，（難，乃旦翻。）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塞，悉則翻。）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使，疏吏翻。下同。）孫希為幷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史言恪當國，有大憂深心，危疑之際，處之有方。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觀，古玩翻，示之也。觀兵，耀兵以示之也。）希，泳之弟也。（孫泳拒趙，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史書孫泳與彰宋燭之子弟皆貴顯於燕，所以勸委質者能守死而不貳，子孫必獲其福也。） 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降，戶江翻。）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贇，於倫翻。）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敗，補邁翻。）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犍，居言翻。） 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謝安少有重名，（少，詩照翻。）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會，工外翻。）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謝安字安石。江東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浩，浩既無以滿衆望，夫然而所望者謝安，而安卒能匡輔晉室，世之論者皆優安而劣浩。余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浩之所以敗，正以與桓溫齊名，其心易溫，又值石氏之亂，以為可以立功，敗於輕卒也。謝安當桓溫擅政之時，又身當秦之鋒，懼而懲浩之所以失，戒溫而為之備，溫既死而值秦之強，兢兢焉為自保之謀，常持懼心，此其所以濟也。史氏謂其能矯情鎮物，蓋因屐齒之折白難之勞而知之耳。）安每遊東山，（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安故居今為國慶禪寺。）常以妓女自隨。（妓，渠綺翻。）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樂，音洛。）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劉惔以清談貴顯，而謝尚、謝奕、謝萬皆為方伯，貴盛一時。惔，徒甘翻。）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言恐亦不免如諸兄弟也。）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處，昌呂翻。下同。）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稽，音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十一月，封桓溫為南郡公，溫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 燕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燕主暐不許。恪屢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暐不平李績事，見上卷上年。）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 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史言夷狄反覆難保。） 東安簡伯郗曇卒。（郗，丑之翻。曇，徒含翻。） 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兗冀青幽五州諸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 平陽人舉郡降燕，（平陽時屬秦。）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 方士丁進有寵於燕主暐，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說，輸芮翻。）恪大怒，奏收斬之。 高昌卒。（三年，高昌奔燕。） 燕河內太守呂護幷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將，即亮翻。冠，古玩翻。）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易，以豉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事見上卷上年。）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

守之休兵養士離閒其黨（閒古莧翻）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温以其弟黄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黄門郎沔中七郡魏興新城上庸襄陽義成竟陵江夏也）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城當作成）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靚疾正翻又疾郢翻省悉景翻）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稱尺證翻）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朝直遙翻）及卒行路爲之揮涕（卒子恤翻爲于僞翻）玄靚以澄爲領軍將軍輔政　五月丁巳帝崩（年十九）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元帝明帝成帝皆正統相傳琅邪王丕成帝長子也故曰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王奕爲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廟號孝宗　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眞戒部將曰護勢窮犇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犇陀究翻羸倫爲翻楯食尹翻行下孟翻）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眞所部（趨七喻翻）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犇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降戶江翻）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帥所類翻樂音洛）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作郎（晉武帝以祕書并中書省故曰中書著作郎琛丑林翻）　九月戊申立妃王氏爲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稱穆皇后居永安宮　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惡烏路翻下同）起兵攻澄殺之幷滅其族（宋澄豈特機事不稱哉遂赤其族以此知經世非儒緩者所能爲也）張玄靚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張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鴈門殺太守單男（單音善姓也）既而爲秦所攻平復謝罪於燕以求救（復扶又翻）燕人以平反覆弗救也平遂爲秦所滅　乙亥秦大赦　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爲桓温所惡（桓温初以安西鎭上流汪爲上佐蓋惡其異己也若汪於此時能立異必知温之心遂矣惡烏路翻）温將北伐命汪帥衆出梁國（帥讀曰率）冬十月坐失期免爲庶人遂廢卒於家（卒子恤翻）子寧好儒學（好呼到翻）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沈持林翻）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喪息浪翻）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喪息浪翻）　呂護復叛犇燕燕人赦之以爲廣州刺史（燕無廣州以刺史之名授護耳）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敦徒門翻）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長寧侯張祚也）　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少詩照翻）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朝直遙翻）肅與白駒從天

錫蕭衍之不中中竹仲翻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
俱入宮中邕得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
登屋大呼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
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將即亮翻
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
自刎死盡滅其族黨刎扶粉翻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
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自張重華殁後張祚張瓘宋混宋澄以及張邕
張天錫遞相屠滅涼遂衰使疏吏翻冠古玩翻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
升平年號涼至是方奉建康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
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燕大赦秦王
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
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
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
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稱尺證翻田疇修闢倉庫
充實盜賊屏息屏必郢翻是歲歸義侯李勢卒永和三年李勢降至
是而卒

哀皇帝諱丕成帝長子也字千齡咸康八年封琅邪王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租畝
收二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取十分一率畝稅米三升今減之畝收二升燕豫州刺
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
不足取也將即亮翻介如字獨也又音戛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
護屯河陰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
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
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希真
並假節職任宜同疑希亦當帶監護之職史逸之也驤思將翻監工銜翻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庾冰秉政見成康丙子拜帝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儀服擬於太
后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
永和十二年桓溫留戴施戍洛陽宛於元翻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
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帥讀曰率
遐嶽之子也鄧嶽王敦將也敦敗後自歸著功交廣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
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
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
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晉志曰著作郎周左史之
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晉惠帝置祕書
監併統著作省著作雖別置省而猶隸祕書也余按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如是則漢西都雖未置著作之官而承明金
馬亦著作之所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中宗龍飛元帝廟號中宗非惟信順協於
天人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自賈后之廢趙王倫之誅[illegible]而諸王交兵胡羯乘之而起天下大亂
至是六十餘年矣喪息浪翻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函容也夏大也言中原之地所函容者大也夏戶雅
翻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長知兩翻亡
者丘隴成行行戶剛翻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
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賈公彥曰若者不定之辭中興五陵即
復緬成遐域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南緬遠也遐亦遠也
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言以理觀之遷都于洛難以保泰山之安也烝烝之思
豈不纏於聖心哉烝烝進進也言若遷洛纏心於江南陵寢孝思進進也溫今此舉
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
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樂音洛趨七喻翻何者植根
江外數十年矣中原以江南為江外亦曰江表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
窮荒之地蹙子六翻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離力智翻棄生
業田宅不可復售復扶又翻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
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溺奴狄翻
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

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帥，所類翻。掃，素報翻。掃平梁許，梁謂梁國，許謂許昌，皆當江南入洛之要路。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徙耳。夏，戶雅翻。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孫楚仕武帝，時有才名。少慕高尚，少，詩照翻。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孫綽字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孔穎達曰：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喪，息浪翻。自惠帝永興元年劉淵起兵，距是歲五十九年；自懷帝永嘉五年洛陽陷，距是歲五十年。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中畿，王畿也。周禮：九畿，王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皆以五百里言之。王畿在九畿之中，故此曰中畿。帥，讀曰率。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鐘虡，虡，音巨。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溫督荊司雍益梁寧交廣八州。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六月甲戌，燕征東參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刺，七亦翻。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以晉援兵至也。中流矢而卒。中，竹仲翻。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新城，春秋戎蠻子之國也，自漢以來屬河南，隋改為伊闕縣。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女於燕，犍，居言翻。燕人亦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以洛陽兵解還也，而燕兵尋復至矣。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治，直之翻。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為，于偽翻。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虨，逋閑翻。又欲降服朞，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以為所後者盡。以帝入後大宗，則周氏者琅邪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厭，於葉翻。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以超多鬚而珣短也。掾，于絹翻。郗，丑之翻。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令，力呈翻。溫氣概高邁，罕有所推與，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易，以豉翻。玄，奕之子也。升平二年，謝奕卒。

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燕人拔密城。密縣。劉遠奔江陵。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角二星，亢四星。晉天文志：角、亢，鄭，兗州分。孛，蒲內翻。亢，居郎翻。張玄靚祖母馬氏卒。靚，疾正翻，又疾郢翻。尊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帝紀，天錫殺玄靚自立在七月，今從

晉春秋 宣言暴卒。謚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使，疏吏翻。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綸，姓也。姓譜曰：魏有孫文端臣綸直。并送御史俞歸東還。穆帝永和二年，遣俞使涼州，今乃還。 癸亥，大赦。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長平縣，前漢屬汝南郡，後漢、晉屬陳郡。賢曰：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考異曰：燕書作朱鸞，今從晉帝紀。 代王什翼犍擊高車，大破之。高車，即敕勒也。俗乘高輪車，故亦號高車部。李延壽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與柔然同，惟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犍，居言翻。俘獲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頭。 以征虜將軍桓沖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帥其徒北叛。沖討斬之。桓溫之破姚襄，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

二年春正月丙辰，燕大赦。 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驤，思將翻。 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也。斷，丁亂翻。嚴其法制，謂之庚戌制。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斷，讀曰短。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乘，繩證翻。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論語：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不聽。辛未，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穆帝以幼沖嗣位，褚太后臨朝稱制；升平元年，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即位年長矣，以疾不能親政，太后復臨朝。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敗，補邁翻。水經注曰：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如垂瓠，因以名城。瓠，音胡，又音互。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去年五月，加桓溫假黃鉞，至是書其官名而不姓，堅冰至矣。 溫帥舟師屯合肥。帥，讀曰率。 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辭不至。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復，扶又翻。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赭圻在宣城界。南史：沈攸之自虎檻洲進攻赭圻，陶亮等自鵲頭引兵救之。劉昫曰：宣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唐書：治赭圻城，唐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按溫表云：春穀縣之赭圻城在江東岸，臨[illegible]濡須口上二十里，距建康宮三百二十里，南有[illegible]里，北有高安戍。車，昌遮翻。圻，渠希翻。固讓內錄。內錄，謂錄尚書事也。遙領揚州牧。 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為後柳等反張本。去，羌呂翻。 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燕太宰恪將取洛陽，考異曰：帝紀慕容暐寇洛陽上云苻堅別帥侵河南。按明年恪拔洛陽，堅[illegible]以[illegible]，是未敢與燕爭河南也。十六國春秋堅傳亦無此事，帝紀恐誤。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盟，讀曰孟。 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二年。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行，下孟翻。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冠，古玩翻。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摧破之。少，詩沼翻。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度，徒洛翻。乃以

叛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帥讀曰率）勁喜曰：吾志欲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朱子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秦王堅命公國各置三卿，（晉制王國置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秦因其制）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郎中令。（爲于僞翻）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掇陟劣翻又都活翻）黃門侍郎安定程憲請治之，（治直之翻）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宜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爲侯。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銓衡謂吏部尚書也）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皁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爲侯。（樂音洛）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劉衛辰復叛代，（劉衛辰附代見上升平五年復扶又翻）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犍居言翻）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犍知而匿之，（按北史代國俗無[illegible]而謙盜之其罪在不赦而什翼犍能容之故史以此言其寬厚之一端）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中竹仲翻）既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鬭耳，（爲于僞翻）何罪！遂釋之。

大司馬溫移鎮姑孰。（溫又自赭圻而東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楊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義城郡置於襄陽襄陽郡屬荊州而義城郡領楊州淮南之平阿下蔡蓋桓宣先從祖約退屯淮南後鎮襄陽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成郡於襄陽蓄有楊州之民而又置楊州僑縣於襄城襄城荊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楊州之義成曰義成者言以義成軍因而名郡後人又於成字旁添土失其初立郡之旨矣京兆郡屬雍州時亦僑立於襄陽雍於用翻）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荊、豫八郡諸軍事，（沖初刺江州領西陽譙二郡太守今加監荊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凡六郡通所鎮尋陽爲八郡監工銜翻考異曰帝紀云沖領南蠻校尉按江左唯荊州領南蠻沖傳亦無[illegible]重出今不取）並假節。

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洌洲，（今姑孰江中有洌山即其地）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五西堂太極殿西堂也晉太極殿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爲便安之地）事遂寢。帝無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奕書作弈）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秦大赦，改元建元。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易以豉翻）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崤崤谷也崤戶交翻澠澠池也澠彌兗翻）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將即亮翻陝式冉翻）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筑張六翻）吳王垂爲都督荊、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雍於用翻）太宰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然身爲元帥，實有愧於四海。（帥讀曰率）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易蠱卦六五爻辭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見尚書）其是之謂乎！

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近其靳翻）故未嘗負敗。

壬申，葬哀帝及靜皇后于安平陵。（王皇后謚曰靜晉書作靖）

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弈卒。（謚法貞心大度曰匡）以司

空陽鶩爲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眞爲司空領中書監鶩歷事四朝（廆皝儁暐四朝朝直遙翻）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灋度者（封弈事燕亦歷事四朝其貴勢過於陽鶩子孫貴顯亦過於陽氏豈弈之謙德有愧於鶩耶或者史家因陽氏家傳書之而封氏闕然無述也少詩照翻）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撫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穆帝永和二年桓溫平蜀留撫鎮之至是纔十九年蓋晉未得蜀之前撫以益州刺史戍巴東溫先已爲刺史溫既克蜀撫仍爲益州刺史鎮彭模巳在益州二十餘年者史通其鎮巴東鎮彭模之年數之也）甚有威惠詔以其子犍爲太守楚代之（犍居言翻） 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爲琅邪王（元帝以昱爲琅邪王奉恭王祀成帝咸和元年王生母鄭夫人薨王辭蒙請服重徙封會稽丁是以今哀帝及今帝皆自琅邪入繼大統會工外翻） 壬子立妃庾氏爲皇后后冰之女也 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昱固讓猶自稱會稽王（會工外翻） 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衞辰皆叛秦轂帥衆二萬寇杏城秦王堅自將討之（轂古祿翻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使衞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轂破之斬轂弟活轂請降（降戶江翻）徙其豪傑六千餘戶于長安建節將軍鄧羌討衞辰擒之於木根山（木根山在朔方） 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 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亦秦主生之弟也） 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鞬居言翻）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樹機能亂涼州見晉武帝紀從才用翻） 梁州刺史司馬勳爲政酷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忤五故翻坐徂臥翻梟堅堯翻）或親射殺之（射而亦翻）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勳遂舉兵反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切諫（西戎司馬西戎校尉之屬官也雍於用翻隗五罪翻）勳皆殺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勳引兵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暐棄城走（晉初置西夷校尉治汶山今蓋治涪城涪音浮） 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大司馬溫表鷹揚將軍江夏相義陽朱序爲征討都護以救之（夏戶雅翻相息亮翻） 秦王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爲鴈門公劉衞辰爲夏陽公（夏戶雅翻）各使統其部落 十二月戊戌以尚書王彪之爲僕射

海西公上

（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即位後桓溫廢爲海西公）

太和元年春三月荊州刺史桓豁使督護桓羆攻南鄭討司馬勳 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稽首歸政上章綬請歸第（稽音啓上時掌翻） 燕主暐不許 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及其黨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於賢翻） 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庾后諡曰孝） 秦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荊州攻南鄉郡（萇仲良翻帥讀曰率） 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于新野秦兵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安陽縣漢屬漢中郡魏置魏興郡安陽屬焉晉省秦攻南鄉而退安能深入山阻掠安陽之民乎載記作漢陽謂漢水之北也當從載記爲是）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司馬勳初平赦其支黨及脅從者） 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涼與秦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使疏吏翻） 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張天錫（李儼據隴西事始上卷永和十一年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十二月羌斂岐以略陽四

千家叛秦，稱臣於儼。(實記作斂岐。張天錫傳作廉岐。斂，羌姓也。)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涼絕。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宛，於元翻。)徐兗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大司馬溫忌之。

二年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魯高平，免官。(考異曰：帝紀，是月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于海陵，此時止坐免官耳。)二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秦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斂岐。三月，張天錫遣前將軍楊遹向金城，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張軌置左南縣，屬晉興郡。闞駰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逕其南，曰左南津。萇，音長。)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晉志：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爲緣河濟渡之地。)天錫自將三萬人屯倉松，(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威郡，後涼呂光改曰昌松縣。將，即亮翻。)以討李儼。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陽。斂岐奔白馬。(白馬，即武都白馬氐之地。)秦王堅以萇爲隴東太守。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宋白曰：張駿十八年分金城之武始、興晉、廣武置大夏郡，時爲大夏縣，屬河州。張駿以狄道縣置武始郡，今熙州即其地。夏，戶雅翻。)常據敗儼兵于葵谷。(敗，補邁翻。)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枹，音膚。)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宋白曰：河州鳳林縣，漢白石縣地，張駿八年改爲永固縣。)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城下。(枹罕城下也。)邵羌禽斂岐於白馬，送之。猛遺天錫書曰：(遺，于季翻。)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斃，非良算也。(二家，謂秦、涼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從，才用翻。)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立忠將軍，苻秦所創置。)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肫，株倫翻，又音豚。說，輸芮翻。難，乃旦翻。)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主暐曰：(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長，知兩翻。)故臣得先之。(先，悉薦翻。)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爲相。(謂殷王高宗起傅說於板築之間，命以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謂才亞於管仲、蕭何也。)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窬，音俞，又羊朱翻。)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曹轂，匈奴右賢王，前年降於秦。朝，直遙翻。)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晉武帝置西戎校尉於長安，秦蓋因之，主簿其屬也。考異曰：燕建熙八年，皇甫真爲太尉。燕書載記、真傳，郭辯至燕，皆在真爲太尉下。三十國春秋在建熙十年八月，恐皆非是，故附於曹轂降秦下。)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

常侍皇甫真本安定人仕於燕從才用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辯至燕歷造公卿造七到翻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治直之翻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為于偽翻朝直遙翻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六州幽并冀司兗豫也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堅分轂部落貳城以西二萬餘落使轂長子璽統之貳城以東二萬餘落使轂小子寅統之

荊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雉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在唐鄧州向城縣界新唐志曰向城縣北八十里有魯陽關留兵戍宛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燕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代地犯其穄田穄子例翻穈也今南人呼黍為穄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有穄田項安世曰黍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今荊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穄是也又一種尤高大穗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荊人謂之討黍又謂之蘆穄然以秋而熟非正黍也代王什翼犍怒犍居言翻燕平北將軍武強公埿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什翼犍攻雲中埿棄城走埿與泥同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

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郗丑之翻愔挹淫翻沈約曰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界者成帝咸和四年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

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復扶又翻柳并州刺史治蒲阪雙秦州刺史治上邽洛州刺史治陝城雍州刺史治安定庾武皆健子也庾以主翻鎮東主簿南安姚眺眺他弔翻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為難乎難乃旦翻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反果如王猛之言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梨肉脆而齧之易入以喻親戚叛則國力摧弱為敵人所乘故齧梨付使者與柳等以為信也使疏吏翻齧魚結翻

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自代擊朔方西渡大河其葦于鬼翻絙居登翻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寧敬公陽騖卒諡法合善典法曰敬夙夜警戒曰敬以司空皇甫真為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蚝式冉翻雍於用翻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少詩照翻難乃旦翻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

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冒利而忘害者，謂利在於得兵權而冒害，大司馬之任而忘亡國敗家之害也。）又以語太傅評。（語，牛倨翻。）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爲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爲評忌垂張本。騎，奇寄翻。）

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華陰縣在陝城之西，有潼關。華，戶化翻。）燕魏尹范陽王德（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爲魏尹。）上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蒲阪、陝城、上邽、安定與長安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國語：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逆天乎！）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阪，（趨，七喻翻。）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廋圍，太傅揔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難，乃旦翻。易，以豉翻。）朝廷雖明，未如先帝；（燕人謂其主爲朝廷。）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廋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遺，于季翻。）「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左傳：吳入越，越子保于會稽，使行成於吳，吳子許之。伍子胥諫，不聽。其後越入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縊。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索隱曰：今鄮縣鄮，其處甬東。鄮，余鄞翻。）垂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癸亥，大赦。

秦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皆還。秦王堅復遣武衛將軍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帥衆三萬討之。（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傉，奴沃翻。）夏，四月，雙、武乘勝至于榆眉，以苟興爲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王猛不應。柳以猛爲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衆二萬西趨長安。（帥，讀曰率。）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趨，七喻翻。敗，補邁翻。）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衆，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羌進攻之。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爲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樂，音洛。雍，於用翻。）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

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廕戶，（占，之贍翻。晉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廕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少，詩沼翻。）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綰曰：「今三方鼎峙，（三方，謂燕、晉、秦也。）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橫，戶孟翻。）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委，於偽翻。輸，舂遇翻。）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爲治，（治，直吏翻。）宜一切罷斷諸廕戶，盡還郡縣。」（斷，丁管翻。）燕主暐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擿，他歷翻。）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朝，直遙翻。）綰先有疾，自力釐校戶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

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

廋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幷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苻健廟號高祖）乃賜廋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苻生廢爲越王諡曰厲）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苻雙字仲羣）天下之灋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鎭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鎭陜城擢姚眺爲汲郡太守　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四 起屠維大荒落，盡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爲慕容垂所敗哉。郗，丑之翻。愔，挹淫翻。初，愔在北府，晉都建康，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姑孰爲南州。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京口兵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至謝玄用之而後驗哉。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遺，于季翻。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更，工衡翻。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冠，古玩翻。會稽爲王國，改太守爲內史。會，工外翻。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甲子，燕主暐立皇后可足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從，才用翻。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兵亂之餘，汴水蕩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汴，皮變翻。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金鄉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陰郡，唐屬兗州，宋屬濟州，縣在州東南九十里。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經註：濟水東北入鉅野，其故瀆又東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汶，音問。虎生，寶之子也。毛寶預有平蘇峻之功，事又見前。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舳，音逐。艫，音盧。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復，扶又翻。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見，賢遍翻。趨，七喻翻。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碣，音竭。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濟，子禮翻。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賒，遠也。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上，時掌翻。進不速決，退必愆乏，愆，差爽也。乏，匱竭也。此言糧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澀，色立翻。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少，詩沼翻。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郗超之謀，豈常人所及哉！宜桓溫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欲數城決勝負於一戰，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爲備，溫所不敢也。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湖陸縣，前漢曰湖陵，屬山陽郡，章帝更名湖陸，晉屬高平郡。賢曰：湖陸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南。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水經註：陳留小黃縣有黃鄉。杜預曰：外黃縣東有黃城。晉亂，人從城邑上墟，故曰黃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水經註：華水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于棐林以救鄭，遇于北林。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又有白鴈陂，在長社東北，林鄉西南。敗，補邁翻。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復，扶又翻。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秋七月，溫屯武陽，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隋改曰朝城縣，屬魏州。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帥，讀曰率。枋，音方。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

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使疏吏翻）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黄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悉羅騰蓋夷人以部落爲氏如魏書官氏志所載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叱羅氏如羅氏之類）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九年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暐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見九十九卷永和十年）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澠彌兗翻）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潁川郡治許昌）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使疏吏翻）以王猛爲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朝直遙翻）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乖異也阻隔也敗補邁翻）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溫之爲計正如此申胤料之審矣）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溫攻秦而不度灞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進知彼知己溫蓋審徹而力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撥亂定功然其去衆人亦遠矣愆過也謂糧運失期不至懸絕也見賢遍翻）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降戶江翻鄉讀曰嚮）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染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溫軍奪氣

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謂譙郡及梁國也）水運路塞（塞悉則翻）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燕豫州刺史治許昌斷丁管翻）當偑之子也（劉偑爲慕容皝將却石虎攻宇文皆有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剽匹妙翻急也）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挑徒了翻）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弃輜重鎧仗（重直用翻）自陸道犇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沈約曰東燕郡晉江左分濮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晉祖逖在譙時所置也燕沿置）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汴水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故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隋唐爲楚州治所）溫深恥喪敗（喪息浪翻）乃歸罪於袁真（以石

門不開權遷不能爲真罪奏免真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冠古玩翻真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淮南太守本治壽春壽春既叛以虎生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縣虎生守之外以備壽春內以衛江南燕秦既結好好呼到翻使者數往來數所角翻燕散騎侍郎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琛丑林翻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治直吏翻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萬年秦之櫟陽漢高帝更名萬年晉屬京兆欲引見琛見賢遍翻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埽宮庭朝直遙翻灑所賣翻又如字埽所報翻又如字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處昌呂翻焉於虔翻乘繩證翻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靈祚猶班彪王命論所謂神明之祚也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略左傳侵敗王略杜預注曰略經略法度余謂此略封略也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要一遙翻好呼到翻下同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競彊也朝直遙翻下同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騶衍曰中國有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所敘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海縣之說蓋本諸此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

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宮爲于僞翻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倣古私覿之禮也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冠古玩翻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稱尺證翻野無遺賢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從才用翻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漢有典客之官後改爲大鴻臚此特使之典客耳館音貫下異館同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瑾亮兄弟也爲于僞翻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閒問琛東國事數所角翻閒古莧翻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燕在關東秦在關西二方分據故謂燕爲東國秦爲西國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使疏吏翻兄何用問爲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言當荅拜也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燕主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臚陵如翻使疏吏翻統未踰淮而卒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立効句絕摧擣也直擣其鋒也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數所角翻爭讀如字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惡烏路翻毀其戰功與評密謀

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兵法曰先發制人後發者人制之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內意謂可足渾后之意也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令呼其父曰尊比毗至翻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機弩牙也譬之彀弩不虞而機先發使人震駭故曰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書武王有疾周公冊祝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乃執書以泣迎周公而歸幾居希翻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肥如之險即盧龍之塞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于大陸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即廣阿澤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趙七國時邯鄲縣漢屬趙國本趙都也晉屬廣平郡東魏置廣州隋復置唐屬磁州邯鄲音寒丹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少詩照翻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暐遣西平公强帥精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斷丁管翻强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燕既都鄴謂龍城爲東都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舍讀曰捨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傍步浪翻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閒南還也隱於趙之顯原陵顯原陵趙主石虎塋葬處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颺余章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從才用翻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謂搆殺垂之謀也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夏戶雅翻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朝直遙翻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段夫人垂前妃之女弟可足渾妃可足渾太后之妹也詳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高弼垂之國典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乙泉戍即魏該所保乙泉塢也在宜陽縣西南洛水之北原上閿鄉在弘農湖縣閿音旻世子令擊之而退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復扶又翻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見賢遍翻屬之欲翻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馴擾也從也順也養猛獸使之擾狎順人之意曰馴馴詳遵翻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

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乘，繩證翻。冠，古玩翻。賓徒縣名，屬遼西郡。）楷爲積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垂在燕爲車騎大將軍，以泰爲從事中郎。）尚書右丞申紹言於太傅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粗，坐五翻。）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泰，瞻之從子。（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從，才用翻。）紹，胤之子也。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程，驛程也。謂行者以一驛爲程，若一程而行四驛，是兼程也。）比至鄴，（比，必寐翻。）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陝，失冉翻。）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敗，補邁翻。好，呼到翻。下同。）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苻堅、王猛之爲謀，梁琛固已窺見之矣。）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斷，丁亂翻。）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樂，音洛。要，一遙翻。朱熹曰：久要，舊約也。）前出兵洛川，（謂苟池、鄧羌救燕時也。）及使者繼至，（使，疏吏翻。）國之險易虛實，（易，以豉翻。）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伍員去楚奔吳，借吳兵以報楚，入郢事見左傳。員，音云。）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秦後伐燕之路，果如真所料。杜佑曰：潞州上黨縣，漢爲壺關縣。）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言苻堅雖未能純以善道交鄰，猶庶幾焉。幾，居希翻。）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卒，子恤翻。）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厭，於鹽翻。貪昧者，貪財昧利，不顧其害也。）貨賂上流，（流，水行也。水行就下，無逆而上流之理。貨賂上行，謂之上流，言其逆於常理也。上，時掌翻。下同。）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治，直吏翻。）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守，式又翻。行，戶剛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糾，督也。攝，錄也。紊，音問。）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勝，音升。）大燕戶口，數兼二寇，（以晉、秦爲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比，毗至翻。調，徒釣翻。）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廝，音斯。）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謂秦僭號，而吳僻在一隅也。）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治，直之翻。）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謂桓溫、王猛。梟，堅堯翻。）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什，音十。犍，居言翻。悖，蒲內翻。）雖乏貢御，（御，進也。）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燕戍雲中以備代。）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斷，丁管翻。）猶愈於戍孤城守無

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省，悉景翻。）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温會涂中，（楊正衡曰：涂，音除。涂中，今滁州全椒縣、真州六合縣地。）以謀後舉，以温世子熙爲豫州刺史、假節。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謂使者許割地爲失辭也。）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考異曰：燕少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十六國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慕容筑書，筑請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今按燕莊紀云，慕容令之奔還，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筑書云，去年桓温起師，故從燕書。）

大司馬温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漢桓帝置祕書監。晉武帝以祕書併中書省，惠帝復置祕書監，其屬有丞，有郎，幷統著作省。）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晉人於人子之前稱其父爲尊君，猶尊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言欲滅其門也。）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稽，音啟。）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見，賢遍翻。）遂兩存之。（史言桓温雖以威逼孫盛之子，然不能沒其實。）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温，殺之。（斌，音彬。）

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遺，于季翻。燕荊州治洛陽。筑，張六翻。）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塞，悉則翻。）杜盟津之路，（盟，讀曰孟。）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監，視也。猶言目所見也。）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降，戶江翻。）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宋白曰：衛州新鄉縣，古新樂城，新樂城，十六國時燕新樂安王臧所築。）執秦將楊猛。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鄉，讀曰嚮。導，徒到翻。造，七到翻。從，千容翻。）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卒，子恤翻。）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朝，直遙翻。比，毗至翻。主，謂燕主暐。后，謂可足渾后也。相尤，言相責過。）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躊，直留翻。躇，陳如翻。猶豫住足之意。）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舊騎，自燕奔秦所從者。騎，奇寄翻。下同。）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勞，力到翻。）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式又翻。）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晉臼季薦冀缺於晉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後能行，故世謂進退不可而不能行者爲狼狽。）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間，古莧翻。復，扶又翻。）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沙城，在沙野。龍都，即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祭器而奔周。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殺之，而革殷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史記：戎使由余於秦，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繆公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繆公問以伐戎之形，幷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楚殺伍奢，其子員奔吳，吳王闔閭用其謀而伐楚，破楚入郢。）漢得陳平而誅項籍，（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至四年。）魏得許攸而

破袁紹（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塞悉則翻）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乃為市井鬻賣之行（行下孟翻）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守式又翻猛為輔國將軍以寅為司馬）代羌戍陝城而還（秦初以洛州刺史鎮陝今鄧羌進守金墉故以桓寅代戍陝）（陝失冉翻）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三事三公也）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庸功也）其勉從朕命　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瑾渠吝翻）　三月秦王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復扶又翻下同）猛固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于武丘破之（武丘即丘頭文王平諸葛誕改曰武丘以旌武功杜佑曰丘頭即潁州沈丘縣）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惠帝分汝南立南頓郡南城壽春南城也）石虔溫之弟子也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度徒洛翻）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謫陟革翻）五月庚午令殺牙門孟嬀城大涉圭懼請自效（姓譜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嬀居為翻）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威德城即守又涉夜干所居城也燕王儁改曰威德城）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鎮東將軍勃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驎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引涉圭置左右故得因侍直而擊之）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為誅涉圭（為于偽翻）收令尸而葬之　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壺關縣杜佑曰秦置上黨郡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城後漢治壺關城慕容氏治安民城後還壺關城）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　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星發戴星而發行也）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盪徒朗翻）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言預為治舍以待其至）　堅大悅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　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考異曰載記云四十萬今從晉春秋）暐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郎李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王猛字景略）　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　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降戶江翻）燕人大震　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

事將何如。肩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卒子恤翻）今福德在燕。（福德在燕亦謂歲星在燕分也後符堅所謂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是也）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爲後燕復興張本復扶又翻又如字）大司馬溫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元帝之末劉隗避王敦之難因北奔于後趙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癸丑。溫敗瑾于壽春。（敗補邁翻）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廣漢妖賊李弘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衆萬餘人。自稱聖王。年號鳳凰。（妖於驕翻）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涪音浮）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虓討弘。皆平之。（虓虛交翻）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苟長恐當作苟萇）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呼火故翻）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于潞川。（據水經注潞川在上黨潞縣北闞駰曰潞水即漳水也爲冀州浸）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形者見於外要者有諸中覘見其形未足以決勝負覘見其要則勝負之機決矣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詰去吉翻朝如字）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灋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成蓋爲羌本郡太守將即亮翻下同）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效戰謂效力決戰也）猛弗許。

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語牛倨翻復扶又翻）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山者樵之所仰泉者汲之所仰鄣固山泉使軍士不得樵汲而鬻薪水以牟利）積錢帛如丘陵。（賈公彥曰高曰丘大阜曰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閒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閒古莧翻重直用翻見賢遍翻潞川地形高而近鄴且火盛故鄴中望而見之）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慕容廆廟號高祖）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貨殖爲心乎。（榷古岳翻）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喪息浪翻）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酈道元曰評鬻水與軍人絹匹與水二石）且趣使戰。（趣讀曰促音趨玉翻）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使疏吏翻）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按渭水不出潞縣水經注有涅水出潞縣西覆甑山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誤乎又按溫公稽古錄書王猛破評于清原杜預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其地又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杜佑通典作潞源陳讀曰陣下同）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受爵明君之朝謂有功而受賞於朝也稱觴父母之室謂受賞而歸舉酒爲父母壽也朝直遙翻）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呼火故翻）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勍渠京翻）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

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秦雍州刺史治安定，安定在秦中爲大郡。處，昌呂翻。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降，戶江翻。評單騎走還鄴。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灋，徇私也；撓，奴教翻，又女巧翻。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谷風之辭。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菲，息菜也。郭璞曰：葑，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芴，土瓜也。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蕃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蕃，方六翻。猛之謂矣。秦兵長驅而東。自潞川而東攻鄴。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謂甲子之日克潞事，同周武王克紂。殲，息廉翻。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三月爲一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詩曰：星言夙駕。註：星言，早駕見星而行也。電赴，言其疾也。帥，讀曰率。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剽，匹妙翻。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也。灋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更，工衡翻。復，扶又翻。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慕容恪字玄恭，封太原王。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併蕩陰、安陽屬鄴，又分鄴北偏武城有安陽城。宴祖父時故老。苻洪父子先屯枋頭，有故老尚存，聞堅之來，迎於安陽，故宴之。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少，詩沼翻。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太子守國曰監。監，工衡翻。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爲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內黃縣，自漢以來屬魏郡。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蔚，紆勿翻。燕蓋遣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留於鄴以爲質。餘蔚，扶餘王子，故陰率諸質子開門以納秦兵。質，音致。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城。姓譜：艾，姓，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有龐儉母艾氏。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慍，於問翻。高弼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迍阨，迍，株倫翻。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言譬如爲山，自覆一簣而進，成九仞之功。簣，求位翻，土籠也。八尺曰仞。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高弼先從垂奔秦，故敢進言。爲，于僞翻。垂悅，從之。燕主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極其勤瘁，瘁，秦醉翻。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解息，解鞍息馬也。冢，知隴翻。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力疲也。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度，徒洛翻。射，而亦翻。艾朗見高獨戰，

亦還趨賊幷死。(趨七喻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姓譜巨姓也)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詣去古翻降戶江翻下同)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慕容氏之先皆葬昌黎)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晉穆帝永和八年燕主儁改元稱帝傳子暐共十九年而亡帥讀曰率)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斂力贍翻)拜其子爲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勃海王亮幷其衆犇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嶷魚力翻)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帥所類翻)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將即亮翻)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四維東南維西南維東北維西北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更工衡翻)初梁琛之使秦也(使疏吏翻)以侍輦苟純爲副。(侍輦之官蓋燕所置近臣也)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數所角翻)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秦蓋循晉初之制幷祕書於中書省也)引見(見賢遍翻)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何爲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爲身禍可謂智乎。

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大傳之辭幾居希翻見賢遍翻)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梁琛忠於所事秦王堅不能獎而庸之議者有以知秦祚之不長矣)堅聞悅綰之忠(悅綰事見上卷三年)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使疏吏翻騎奇寄翻)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薊音計)賜爵襄城侯(賜爵者賜之侯爵非有國有土也一曰先未列爵今始賜之)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爲京尹陽平輔郡也故堅皆以秦人守之)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以授之(守式又翻易州縣牧守令長既易人情新舊不相安故皆因舊)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行下孟翻省悉景翻)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並用燕秦之人爲繡衣使者用燕人者以其習關東風俗用秦人者使宣堅之德意也行下孟翻)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爲後鮮卑亂攻秦張本)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晉制諸公府有主簿記室督各一人今猛以琛兼之)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梁琛樂嵩郝晷也本朝謂燕也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此國謂秦也)敢問取臣之道

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幾居希翻誕曰然則明公賞丁
公而誅季布也言取臣之道與漢高帝異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
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復方目翻除賦役也復除賦役終秦王之世也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
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
皆奉朝請三人者燕之三公也李邽爲尙書封衡爲尙書郎慕容
德爲張掖太守德儁兄子超留張掖而入姚氏張本燕國平叡爲宣威將
軍悉羅騰爲三署郎漢有五官署郎左署郎右署郎故曰三署郎舊制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秦遂以三署郎爲官稱其餘封署各有差衡裕之子也慕容皝之興也封裕以忠諫顯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
吾老不及見耳慕容之初興黃泓歸之及儁之取中原黃泓贊其決泓知數者也汲郡趙秋
曰天道在燕謂歲星在燕分也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有慕
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
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爲後慕容鳳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權翼見而謂
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
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
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
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左傳楚令尹子文曰狼子野心史言燕之臣子非久下人者秦省雍州秦置雍州於安定今省雍州入司隸校尉
是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
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爲秦攻仇池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五 起重光協洽，盡旃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封琅邪王；後徙封會稽王。海西即位，琅邪絕，復徙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

咸安元年 是年十一月，海西廢，帝即位，始改元咸安。通鑑編年，因以新元繫之。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爲揚州刺史，瑾，渠吝翻。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衞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蚝，七吏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據桓溫傳，石橋在肥水北。守，式又翻。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杜佑曰：漢慎縣屬汝南郡，晉分屬汝陰郡，唐廬州之慎縣則梁魏之際南梁郡之慎縣，漢九江浚遒縣之地，非古慎城。伊，宣之子也。桓宣佐祖逖拒石勒，守襄陽，皆有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爲翟斌乘秦亂起兵張本。處，昌呂翻。澠，彌兗翻。斌，音彬。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爲青州刺史，青州刺史治廣固。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衞將軍王鑒爲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爲荊州刺史，晉志：秦既滅燕，以兗州刺史鎮倉垣，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陽，徐州刺史鎮彭城。秦以荊州刺史鎮豐陽，後移襄陽。余按此時秦未得襄陽，蓋仍燕之舊鎮魯陽也。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爲益州刺史，涼州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涼州於天水，置益州於扶風，以收戶數。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雅，苻氏也。前此未有晉州，涼之張氏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秦蓋於此置晉州也。雍，於用翻。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堅欲進圖梁益，故置梁益二州刺史。楊安既克仇池，始加督南秦州，鎮仇池。使，疏吏翻。復置雍州，治蒲阪，秦省雍州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雍，於用翻。阪，音反。以長樂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樂，音洛。使，疏吏翻。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也。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秦朝除爲正官也。嗚呼，苻堅父子有言，蒙并易也，堅擬之難以持堅之與王猛之路，簡召六州英俊以補守令，然鮮卑、羌、羯，呼翕然爲燕，以此知天下之勢，觀人心向背何如耳。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諡法：大慮靜民曰定。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于桃山，俱難，姓名。魏收地形志：蘭陵昌慮縣有桃山。大司馬溫遣兵擊卻之。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肜、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肜，余中翻。萇，仲良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脅；遂執斤，殺之。代之先，拓拔鄰以次兄爲拔拔氏，後改爲長孫氏。將，即亮翻。犍，居言翻。夏，四月，戊午，大赦。秦兵至鷲峽，鷲峽在仇池北，亦謂之塞峽。鷲，音就。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統與纂爭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下同。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秦置秦州於上邽，仇池在其南，故置南秦州。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事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元年。枹，音膚。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敦，徒門翻。秦王堅既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送

之。穆帝永和十二年，秦遣閻負、梁殊使涼，今復遣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張茂稱藩於劉曜，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張駿稱藩於石勒，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絕秦見一百一卷太和元年。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禹之治水，高高下下，因天地之性，弱水西流，江河東注。今言能反之，以喻秦威力之盛也。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涼州大郡，以張軌初鎮河西之時言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海、大郡言之也，元康以後，張氏所分置其郡亦多矣。劉表謂漢南可保，事見獻帝紀。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自張軌保河西至天錫凡九主，今言六世者，不以張寔、張祚、玄靚爲世數。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使，疏吏翻；下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吐谷渾音浴。使，疏吏翻。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葉延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好學仁厚，無威斷，好，呼到翻。斷，丁亂翻；下同。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漒羌豪也，漒，渠良翻。羌人據漒川之地，分爲東西。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橫，戶孟翻。右，上也。幾亡國矣。幾，居希翻。吾二人位爲元輔，長史、司馬，府之元僚。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會日。日月之會謂之合朔。自合朔之後，月又先日而行，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月望。詰，去吉翻。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坐，祖臥翻。辟奚驚怖，怖，普布翻。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人無精爽謂之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卒，子恤翻；下同。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將，即亮翻。鍾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樂，音洛。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鑑因辟奚入貢于秦，遂述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

代世子寔病傷而卒。格長孫斤而被傷病也。秋七月，秦王堅如洛陽。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據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爲賀氏。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爲之赦境內，爲，于僞翻。名曰涉圭。拓跋珪造魏，事始此。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周訪、周撫、周楚皆著威名於梁、益。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州刺史。監，工銜翻。仲孫，光之子也。周光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二年。秦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河西張駿以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爲河州，武始郡治狄道，亦張駿所置。王猛以潞川之功，見上卷上年。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處，昌呂翻。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廉頗、李牧。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九月，秦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邽。諡法：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晉武受禪，當時之臣死，多有諡元者，固非以行定諡也。堅復以儼子辯爲河州刺史。復，扶又翻。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

曰師古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陛下尊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為于偽翻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堅蓋做其意拜洛為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復扶又翻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桓溫術士杜炅炅古迴翻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據孔安國尚書注格至也位極人臣。」溫不悅。其志願不止於此故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枋頭之敗見上卷太和四年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郗丑之翻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愜苦叶翻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超知溫心而迎合之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笫易誣，笫側里翻又壯士翻牀簀也易以豉翻余謂此蓋言陰痿也乃言帝早有痿疾，楊正衡曰字林痿痹也人垂翻又於佳翻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與計皆姓也何承天姓苑相系良翻苑曠後漢書有計子勳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此白石壘在牛渚西南桓玄敗王尚之處非陶侃令庾亮所守白石壘也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先草定太后令而呈之於太后會工外翻太后方在佛屋燒香，佛屋宮中以奉佛故謂之佛屋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行戶剛翻下數十行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索山客翻「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杜預曰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己酉，溫集百官於朝堂。朝直遙翻下同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伊尹曰阿衡放太甲于桐喻溫廢立行伊尹之事也孔安國曰阿倚衡平當倚傍先代。」傍蒲浪翻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用霍光廢昌邑王故事傳直戀翻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晉朝以此服王彪之余甚恨彪之得此名於晉朝也彪之父彬不畏死以折王敦此為可服耳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工外翻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作享後魏書作亨今從之帝著白帢單衣，著陟略翻帢苦洽翻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晉制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皁輪犢車各一乘東漢洛陽宮有廣義神虎門晉都雒陽宮有廣義神虎門賈充曰廣義神虎門在會商門外然則神虎門亦建康宮西門乎羣臣拜辭，莫不歔欷。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殿中監掌天子服御之事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會工外翻邸丁禮翻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平上幘也江左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所謂巾褠也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改元咸安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乘如字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撰雛免翻撰辭欲入見而陳之帝引見，見賢遍翻便泣下數十行。行戶剛翻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

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好呼到翻為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武陵王晞亦元帝子出繼武陵王喆後未有

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士處之能全晞於會稽輔政之時而不能全之於會稽纂服之日會稽可以理諭而習武者桓溫之所忌也復扶又翻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剽匹妙翻息綜矜忍息子也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溫以此誣晞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璡等官璡與璡同音津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衞殿中沈約曰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涓圭淵翻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殺庾宗彊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晃父邈本汝南王祐之子也嗣新蔡王後詣西堂叩頭自列西堂太極殿西堂也自列自陳列其事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倩千甸翻掾于絹翻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卽田氏孟氏及所生三男也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惋烏貫翻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譙王承死於王敦之難承當作承音汗見前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吳孫權分丹楊立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為歙州今之徽州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置衡陽郡今之衡州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難乃旦翻與弟會稽參軍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屬廣陵郡今泰州卽其地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翕盛也赫炎之盛也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當是時晉之君臣蓋可知矣春秋之義所謂微而顯者也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十年後敗枋頭見上卷太和四年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說載記作悅讀當從悅一曰說讀如字謂自解說也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騎奇寄翻堅先是命猛以便宜選賢俊補六州郡縣守令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齊桓公有管仲燕昭王有樂毅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王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易以豉翻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表外也孔穎達曰界外之畔為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陝式冉翻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周公東征周大夫為作九罭之詩其辭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史言苻堅王猛君臣相與之至所以猛得展其才讜多朗翻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屏必郢翻又必政翻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昌邑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築第吳郡太后詔曰

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海西縣公，今從簡文帝紀。）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惡，烏路翻。）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入直省中也。）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帝之意謂溫將復爲廢立之事也。復，扶又翻。）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史書所謂請急，皆謂急假也。省，悉景翻。）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此亦清談，但情溢於言外耳。霑，張廉翻。下同。）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清談差勝，言簡文帝於國事無所能，但能立言論可否，以清談勝於流俗者也。）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旰，古案翻。）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史言謝安於風流之中能處事應物，又能抑超勢焰如此。桓溫死之後，超得禁於下，蓋以智免也。爲，于僞翻。）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興晉、枹罕，河西張氏皆置爲郡，晉亦嘗治枹罕。）徙涼州治金城。（自天水徙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以秦強盛，懼之並己，故懼。）立壇於姑臧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帥，讀曰率。下同。）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會于上邽。（欲使晉起兵攻秦，而出會于上邽也。）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乞伏氏先自漠北南出，居高平川；又自高平西南遷麥田山；司繁又自麥田遷于度堅山。水經注：苑川在天水勇士縣界。杜佑曰：蘭州五泉縣，漢勇士縣界。以下文乞伏吐雷爲勇士護軍觀之，則水經注爲是。）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降，戶江翻。）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勇士，漢縣名，晉省，因此而置護軍。）撫其部衆。（爲後乞伏步頹以鮮卑叛秦張本。）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爲著作佐郎，（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勰，音協。）郝略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騖之子也。（陽騖仕燕，歷事三朝。騖，音務。）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惡來以多力事紂，紂之亡國，惡來革一作當作革。史記曰：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不宜復污聖朝，（復，扶又翻。污，烏故翻。）願陛下爲燕戮之。（爲，于僞翻。）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此惟湯武足以當之，下此則漢高帝猶庶幾焉。爲，于僞翻。）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喪，息浪翻。）國亡不死，逃遁見禽。（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五年。）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秩，序也，官也。寵秩，謂使不失其次也。）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卒，子恤翻。）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復，扶又翻。）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苻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致治，況不及苻堅者乎。）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監，工銜翻。）彝，協之子也。（刁協，元帝信用之。）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仍帶特進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清河郡侯仍舊也。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代王猛鎮冀使疏吏翻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沈持林翻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眈丁含翻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爲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爲晉陵太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元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庾亮之後滅矣眈，壼之子也。卞壼事元明二帝死於蘇峻之難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從才用翻行下孟翻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夭於紹翻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孕以證翻相息亮翻下同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媵以證翻卑女爲婢婢女之下者從女從嫁曰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國在南海外崑崙盧昆翻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晉書曰初簡文帝見讖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帝後悟乃流涕及孝武帝崩晉自此傾矣己未，立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帝封琅邪王所生母鄭夫人薨固請服重從封會稽王追號鄭夫人爲會稽太妃會工外翻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用漢昭烈屬諸葛亮之言少詩照翻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宣帝肇基元帝中興故云然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王丞相導也是日，帝崩。年五十三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朝議乃定。朝直遙翻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康獻褚太后既歸政于穆帝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復臨朝稱制海西既廢簡文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以帝沖幼，加在諒闇，闇音陰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此事卽封還詔書之始也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

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復扶又翻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傅太子太傅也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督戎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中書監常侍之職也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謂伊尹呂望蕭何鄧禹也況臣猛之無似！無似猶言不肖也章三四上，上時掌翻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素尸位素餐者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治直吏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樂音洛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綱紀謂府官屬綱紀衆事者也以尚書

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別駕。（姓譜：房姓本自丹朱。舜封爲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爲氏。）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少，詩照翻。數，所角翻。下同。）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濟，子禮翻。）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卒，子恤翻。）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先，悉薦翻。）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復，扶又翻。）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高泰字子伯。）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詩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齊宣王以稷下垂聲，（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接予、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治，直吏翻。）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還冀州也。）堅許之。

九月，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后。（即王述從妹也。會，工外翻。）尊帝母李氏爲淑妃。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彭城妖人盧悚（晉氏南渡，僑置彭城郡於晉陵界。妖，於驕翻。）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焉，於虔翻。）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帥，讀曰率。下同。）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雲龍門，建康宮門也。）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爲。（吏士，守衛雲龍門者也。）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難，乃旦翻。帥，讀曰率。）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橫，戶孟翻。）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

秦都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平老鎮朔方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

三吳大旱，人多餓死。（吳郡、吳興、義興爲三吳，已見前。）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諡法：五宗安之曰孝，克定禍亂曰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朝，直遙翻。）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恟，許勇翻。）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朝，直遙翻。）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位。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也。望，名望也。慴，質涉翻。）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沈約曰：手版，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安從容就席，（從，千容翻。）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左傳：楚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史言王坦之雖忠於晉室而識度劣於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晷之移)郗超常爲温謀主(郗丑之翻)安與坦之見温温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卒子恤翻)温治盧悚入宮事(治直之翻)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祕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爲左衛將軍桓祕由是怨温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於賢翻姓也)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初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趣讀曰促)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有心爲之謂之故)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言不當爲此文也)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安晉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坦之彪之實頭有力於其間復扶又翻)温弟江州刺史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吳俗謂他人爲渠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意以爲己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觀桓温所以待安坦之者如此二人者豈易及哉)温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温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斂收也)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温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爲嗣(爲桓玄篡晉張本少詩照翻)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荊楊雍交廣五州諸軍事(楊恐當作梁雍於用翻)桓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楊豫江三州諸軍事楊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三分温所統以授其弟姪)石秀豁之子也沖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辟毗亦翻上時掌翻)須報然後行之(史言桓沖事晉朝忠順)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喪息浪翻)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朝直遙翻下同)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冠古玩翻)反令從嫂臨朝(帝元帝之孫於康帝爲從弟故太后爲從嫂從才用翻)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史言彪之所陳者正義謝安所行者時宜)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復扶又翻)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取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流合爲漢水晉盡阻沮水列戍以備秦沮千余翻)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漢川即漢中郡之地)

丙申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朝直遙翻)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吳國內史刁彝爲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肜帥卒二萬出漢川(肜余沖翻帥讀曰率下同)前禁將軍毛當(秦置左右前後四禁將軍)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蜀先無獠李勢之時始自山出獠盧皓翻)戰于青谷(新唐志洋州眞符縣本華陽縣開元十八年析興道置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興道縣即興勢之地)亮兵敗奔固西城(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魏興郡奔固者奔西城以自固也)肜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

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此漢水蓋蜀人所謂西漢水也西漢水自沮水會至渝州入江順江而下則達江陵然朱彤克漢中因得邀獲虓母妻則又似自漢中之漢水趣江陵但秦兵已至梓潼自涪以北皆為秦有虓母妻安能越劍閣取漢水路而趣江陵乎意謂當以此漢水為西漢水虓虛交翻涪音浮趣七喻翻虓遂降於安降戶江翻下同十一月安克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為梓潼郡治涪潼音同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邛渠容翻莋才各翻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墊音疊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堅本氐也故以氐賊呼之此以虓母死後事嘗值元會正月一日為元日是日朝會為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之君臣皆戎夷也故謂之為犬羊天朝謂晉也朝直遙翻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桓沖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冠古玩翻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以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楊尹　是歲鮮卑勃寒掠隴右勃寒亦隴西鮮卑也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勇士川即漢天水勇士縣之地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直亮翻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井八星秦雍州分見賢遍翻分扶問翻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按天文志軫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彗起燕分而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道好還之運反而滅燕自然之大數也太元十年慕容沖破長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隆安二元年拓跋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二年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鮮卑東胡之餘種也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四年五年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木多為森森然猶林林然也朝直遙翻執權履職埶傾勳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詩曰憂心耿耿賢曰介介猶耿耿也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史言苻堅養虎自遺患為悔不用融言張本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刁彝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詔謝安總中書王坦之出鎮安兼總中書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朞功朞及大功小功之喪也好呼到翻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為于偽翻言禮法為天下之寶安不能從　三月秦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有眾二萬遣使來請兵使疏吏翻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帥讀曰率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帥眾三萬攻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晉志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四年立唐梓州之玄武縣也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於此後五縣人尉都主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瑤石虔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萬餘人

進圍成都。成都，蜀舊治也，會慕容暐所敗，因屬蜀。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敗，補邁翻。下同。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敗，補邁翻。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復，扶又翻。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魚羊合成鮮字，謂鮮卑也。其後慕容起兵攻秦，果在甲申乙酉之歲。呼，火故翻。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晉祕書省有丞有郎，秦以趙整為祕書郎，內侍左右，故曰侍郎。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屬，之欲翻。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即段夫人也。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衛辰之下更有衛辰字，又衛辰乃走下衛辰求救於秦，據本傳，居言翻。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固諫，腕，烏貫翻。郗超亦深止之。揚州統京畿，任要重，故皆止沖。沖皆不聽，處之澹然。處，昌呂翻。澹，徒覽翻。甲寅，詔以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為，于偽翻。下同。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河，謂中河。及華嶽諸神，不在祀典者。徧，四。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殊首領分為殊死。少，詩沼翻。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款，誠也。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八方之外為八荒。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聲教光乎六合，天地四方為六合。東西南北。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師古曰：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樂毅報燕王書之言。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易，以豉翻。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猶光之論。處，昌呂翻。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後卒如猛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比，必寐翻，及也。斂，力贍翻。臨，力鴆翻。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王濛，晉清談名流，與劉惔齊名。以后父晉陵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魏置五兵尚書，曰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晉初中書置通事舍人各一人，掌呈奏案章。及江左初，合舍人、通事之名為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莞，音官。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省，謂中書省。樂，音洛。好，呼到翻。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重，直龍翻。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喪，息浪翻。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稱，尺證翻。觀，古玩翻。下同。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

讖之學，犯者棄市。王猛謚武侯。稱，尺證翻。讖，楚譖翻。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衞、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將軍，是為四禁；左衞、右衞將軍，是為二衞；衞軍、撫軍、鎮軍、冠軍將軍，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衞將士也。上，時掌翻。將，卽亮翻。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女隸，沒入為官婢者，奚官女是也。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六 起柔兆困敦盡玄黓敦牂凡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 太后攝政見上卷上年 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 朝直遙翻 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浙江東五郡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會工外翻郗丑之翻愔挹淫翻 徐州刺史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 豫州之歷陽淮南廬江安豐襄城及江州之尋陽共六郡騎奇寄翻 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解沖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 齊桓公用管仲之言 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 易以豉翻 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 丞相謂王猛中半也中丁仲翻 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 替廢也 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三月秦兵寇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降秦 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巫漢沔以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人襲梁及霍以圍蠻氏蠻氏則漢河南之梁縣霍則梁縣南之霍陽山也漢高帝用巴渝蠻以定三秦則板楯蠻也後漢祭遵攻新城蠻柏華蠻破霍陽聚則春秋蠻氏之聚落也其後又有巫蠻南郡蠻江夏蠻襄陽以西中廬宜城之西山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降戶江翻

夏五月甲寅大赦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 事見一百一卷穆帝升平五年 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不聽 從才用翻櫬初覲翻 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 河水逕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武威郡東北為西河使疏吏翻萇仲良翻將即亮翻 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 朝直遙翻 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 撲普卜翻 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眾戰誰能敵之 用左傳齊桓公之言鏗丘耕翻虓虛交翻 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周虓拘執於秦其事本朝之心雖造次不忘也考異曰虓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虓曰朕眾力何如虓曰戎夷以來未之有也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徙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徙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 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為苟萇後繼 帥讀曰率 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仿曰 禁中錄事張氏所置使錄禁中事也仿與方同又音勸 以愛子為質 質音致 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眾皆怒曰吾世事晉朝 朝直遙翻 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 降戶江翻下同 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

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蕞徂外翻又殺其使者亡無日
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驤思將翻帥讀曰率秦
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
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驍烈將軍
蓋張氏置五代志允吾縣有青巖山水經注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意者清石津在青巖山之下河會城在二河之會歟驍堅堯翻甲
申苟萇濟自石城津闞駰曰石城津在金城西北與梁熙會攻纏縮
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
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據載記楊非在支陽東北二百餘里天錫又遣征東將
軍掌據帥衆三萬軍於洪池洪池嶺名在姑臧南掌據音會作據當從之天錫
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城金昌城在赤岸西北安西將軍敦煌
宋皓言於天錫曰敦徒門翻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
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
太守辛章曰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置廣武郡宋白曰蘭州廣武縣本漢枝陽縣地張駿分晉興置廣武郡
馬建出於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必不為國家用苟萇使姚萇
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
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於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
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
鉞八將禁旅十總禁兵寵任極矣天錫之攻李儼也掌據首破其兵蓋河西惟為
良將故其言如此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
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稽音啓秦兵殺軍司
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
之河西張氏置官僚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司兵蓋晉五兵尚書之職也秦兵與充哲戰於赤
岸大破之水經注河水自左南而東逕赤岸北亦謂之河夾岸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俘斬三萬
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
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
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惠帝永寧元年張軌

為涼州刺史遂有涼土共九主七十五年而亡櫬初覲翻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
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
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
書秦置北部尚書以掌北事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
為于偽翻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
門侍郎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治中從事武興蘇膺張軌以秦雍流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
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敦徒門翻西平太守金城趙
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高昌漢車師之高昌壁也張氏
始置郡後為高昌國唐以其地置西州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河右
安之為梁熙為呂光所殺張本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
索昔各翻宋皓為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
衝將軍討平之桓沖聞秦攻涼州遣兗州刺史朱序
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羆遊軍沔漢為涼
州聲援沔彌兗翻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衆向壽陽帥讀曰率下同
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橈秦以救涼橈奴教翻聞涼
州敗沒皆罷兵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見一百一卷隆和元
年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度徒洛翻王公以下口稅米三
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畏秦也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
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帥讀曰率使
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
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蚝七吏翻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
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
導洛菁之弟也秦王健之入關菁有功焉健之亞沒也菁以逆誅鄉讀曰嚮苟萇之伐涼
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
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

失期於灅應斬有司奏徵下獄(下遐稼翻)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苻萇量事失宜(量音良)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虜以自贖(代本鮮卑索頭種故謂之索虜索昔各翻)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將即亮翻下同)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暉等自西方回故謂伐代之軍爲東軍)

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爲强盛後因曰白部令狐德棻曰魏氏之初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烏與魏俱起爲部落大人遂爲獨孤部犍居言翻)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石子嶺當在雲中盛樂西南新唐書曰自夏州北渡烏水一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百餘里至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李延壽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北方以爲高車丁零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因以爲號種章勇翻)四面寇鈔(鈔楚交翻)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復扶又翻)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不得國之半故自以爲失職而怨卒子恤翻)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卒見上卷文帝咸安元年)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閼於葛翻紇下沒翻窟苦骨翻咄當沒翻長知兩翻下同慕容妃燕女也什翼犍娶燕女爲妃見九十七卷康帝建元二年)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水經河水南入雲中楨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閒濟有君子之名酈道元注曰昔漢桓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爲君子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說輸芮翻)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北狄之長居大氈帳環設兵衛氈帳漢人謂之穹廬因曰廬帳)伺便將發耳(伺相吏翻)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趨七喻翻)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賀野干見上卷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其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左傳載石祁子之言)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劉衛辰本匈奴鐵弗種李延壽曰鐵弗南單于苗裔衛辰者左賢王去卑之孫北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姓)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用左傳戎子駒支之言)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拓跋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沙莫雄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拔拔氏生嵩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此言長孫所出與前注略不同)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長知兩翻)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鄭康成曰叛換猶跋扈也韓詩曰叛換武强也)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穢當作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兩師謂苟萇伐河西之師行唐公洛伐代之師也)分討黠虜(黠下八翻)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降戶江翻)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重直龍翻)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杜預曰班次也受當作授)戎士悉復之五歲(復方目翻)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

羌爲幷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左傳言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毛氏曰墐路冢也殣音覲說文曰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又餓死爲殣）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秦以慕容垂爲冠軍將軍楷紹之叔父也叔仁當作叔父冠古玩翻）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史言鮮卑之窺秦有乘釁報復之志）初秦人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西障西邊也）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種章勇翻）不相統壹不能爲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庭中將軍秦所置蓋立仗殿庭中者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曷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降戶江翻）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雍於用翻）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天下之英雄雖在童稚中固不與羣兒同也）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幢直江翻）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五原漢郡也魏晉省棄其地於荒外秦復置郡隋唐爲豐勝二州）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桑乾縣漢屬代郡晉省孟康曰乾音干拓拔魏後置桑乾郡唐屬朔州善陽縣魏收志拓拔力微時東南諸部有庫狄部後改爲狄氏）久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代來城在北河西蓋秦築以居衛辰言自代來者居此城也單音蟬）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爲乞伏國仁乘秦亂據隴西張本）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杜佑曰新羅本辰韓種魏時爲新盧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兼有沃沮不耐韓濊地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將作丞（晉將作大匠有丞無長史長史蓋秦所置屢爲于僞翻）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艦戶黯翻）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重直用翻）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慕容農所見猶紹楷也）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復扶又翻）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江南諸軍謂晉陵諸軍也）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豁爲征西將軍以玄爲司馬監工銜翻）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此江南即上明也）奏自江陵徙鎮上明（晉志上明在漢武陵郡孱陵縣界水經注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杜佑曰上明即今江陵松滋縣西廢大明城桓沖所築也沖疏曰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宋白曰上明城桓沖所築在今松滋縣西）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冠古玩翻）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時遇謂一時之恩遇也）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郗愔自徐兗二州刺史移鎮會稽郗丑之翻愔挹淫翻散悉亶翻）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將即亮翻）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

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桓公謂桓溫。超、玄同府事，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元年。)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履以皮為之，屐以木為之。屐，竭戟翻。)玄募驍勇之士，(驍，堅堯翻。)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晉人謂京口為北府。謝玄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終言之。)敵人畏之。

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東府在建康臺城之東。)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御史臺也。都坐，御史臺官會坐之地。坐，徂臥翻。)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緝，續也；熙，廣也。鄭玄曰：緝熙，光明也。)乃以脩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臨海本會稽東部都尉治。沈約曰：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孫亮太平二年立臨海郡。)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成疾，(惋，烏貫翻。)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復，扶又翻。)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會，工外翻。)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關。樂，音洛。萇，仲良翻。)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沔，彌兗翻。)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虞，防也，備也。)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艘，蘇遭翻。)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行，下孟翻。)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邪，郎斜翻。)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糗，去九翻。)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塞，悉則翻。)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逯領沛郡太守，戍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勢，(征南謂苻丕也。時督諸軍攻襄陽。棊劫者，以棊勢喻兵勢也。圍棊者攻其右而敵手應之，則擊其左取之，謂之劫。)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晉都建康，漢丹楊秣陵縣地。)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俱，姓也。秦初以洛州刺史治陝城。晉志曰：滅燕之後，移洛州治豐陽。參考前邵羌以洛州刺史鎮洛陽，則是時洛州刺史猶治洛陽，是後北海公重以豫州刺史及平原公暉以豫州牧鎮洛陽，洛州刺史始移治豐陽。淮陽，晉書載記作淮陰，當從之。淮陰、盱眙，前漢並屬臨淮郡，後漢、晉以淮陰屬廣陵。)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邵羌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二年。從，才用翻。)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杜佑

曰金州西城縣南九里吉挹於岐山築壘今其山曰龍山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爲正正酒正也彤徒冬翻人以極醉爲限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九州春秋曰曹公禁酒孔融以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天文志曰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此曰天垂酒池旣曰天垂又曰池晉書作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魏武樂府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註云杜康古之造酒者說文曰古者帝女儀狄作酒以進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紂爲酒池肉林爲長夜之飲以亡殷史曰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亦以酒也前危後則謂前人之危後人之法則也喪息浪翻夏戶雅翻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禮臣侍君宴不過三爵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使疏吏翻宛於元翻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文帝却千里馬見十三卷元年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反與返同何以作詩爲于僞翻此亦好名之過也巴西人趙寶起兵涼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史言蜀人思晉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卽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下遐稼翻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淹滯也久留也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周虓在秦密與桓沖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虓許交翻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將卽亮翻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爲于僞翻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用重所要輕也隨侯行見大蛇傷斷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故歷世稱爲隨侯珠焉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易以豉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沮將預翻下濕之地曰沮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枹鼓槃未嘗所親曾上陣以鼓枹音膚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晉志曰度支尚書曹魏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晉志曰太康中置順陽郡屬荊州南鄉縣古地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章印章也上時掌翻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秦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蚝七吏翻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帥讀曰率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間古莧翻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趣七喻翻玄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

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留縣城也。自漢以來，屬彭城郡。重，直用翻；下同。）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考異曰：謝玄傳云：何謙進解彭城圍。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帝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十六國秦春秋云：超據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王顯爲揚州，戍下邳。是二城俱陷也。）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盱眙，音吁怡。）俱難克淮陰。（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距淮五十步，北對清河口，十里進可以窺山東，內則蔽沿江，晉宋以爲重鎮。）留邵保戍之。

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場，音亦。）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九親，即九族。）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巴中，即巴郡。）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敗，補邁翻。）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虎生，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破虜將軍，蓋苻秦所置。）

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周虓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高密，僑國也。璪之領內史，戍盱眙。璪，子皓翻。）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晉僑置幽、冀、青、并四州於江北。三阿，今寶應軍即其地。）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涂，讀曰滁。）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橋，秦作於淮水以渡兵。上，時掌翻。）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今盱眙縣北六里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復，扶又翻。）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冠，古玩翻。）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下，遐稼翻。）超自殺。難削爵爲民。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湖陸；（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曰：王莽改曰湖陸。今按湖陸縣，漢屬山陽郡，晉分屬高平國。魏收地形志高平縣有湖陸城，當在唐兗州任城縣界。）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

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爲尚書僕射，頃之，遷丹楊尹。蘊自以國姻，（蘊，后父也。）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蘊先督徐州，今復督浙東。復，扶又翻。會，工外翻。）

是歲，秦大饑。

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重謀反而不誅，復任之以方面。復，扶又翻。）

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新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晉省，石勒置石安縣，苻秦復曰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將，即亮翻。）祕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馴，從也；言從此而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

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洛以幽州刺史鎮和龍行唐戰國時趙邑秦以爲縣魏晉因之）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犂耳之鐵厚而堅）自以有滅代之功（滅代見上元年）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疏吏翻）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趨七喻翻上時掌翻）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洛苻健兄子也）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復扶又翻過古禾翻）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梁成時鎮襄陽沈持林翻）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漢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因禍爲福桓文是也（齊桓晉文皆因兄弟爭國得返國而霸）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燕於賢翻句音駒麗力知翻）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徵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沮在呂翻）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菟同都翻）遼東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緄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郎（漢邊郡有牧官秦置牧官都尉）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爲于僞翻）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緄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使疏吏翻下同）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已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陽平公融以冀州牧鎮鄴平規使洛出中山以臨鄴）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帥讀曰率下同）秦王堅召羣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堅本封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苻健廟號高祖乘繩證翻王于況翻）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都姓貴名鄭公孫閼字子都子孫以爲氏傳株戀翻）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將即亮翻）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薊音計）五月竇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用漢宣帝詔而略變其文治直吏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爲逆（狃狎也）行險徼幸（徼堅堯翻）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書胤征之辭）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詩民勞第三章之辭）今堅違之能無亡乎朝廷以秦兵之退爲

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衞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大赦。丁卯以會稽王道子爲司徒，會工外翻。固讓不拜。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樂音洛。堅以諸氐種類繁滋，種章勇翻。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九嵕山在漢馮翊雲陽縣界唐在醴泉縣嵕祖紅翻汧苦堅翻雍於用翻。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鎭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古者封建諸侯國命卿皆世其官堅分諸宗親散居方鎭各以種類爲世卿樂音洛酋慈由翻。長樂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軍，垣氏姓也後隨宋武南歸遂爲累世將家。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晉書曰按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至孫文懿爲魏所滅因置平州統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後還合於幽州苻秦滅燕復分幽州置平州公孫淵字文懿唐避高祖諱稱其字。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鎭龍城。中書令梁讜爲幽州刺史鎭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鎭枹罕。枹音膚。長水校尉王騰爲幷州刺史鎭晉陽。河幷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陽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洛陽。秦兗州刺史鎭倉垣南兗州鎭湖陸又秦初以豫州刺史鎭許昌滅燕之後以豫州刺史鎭洛陽於許昌置東豫州陽當作揚按後魏書地形志天平初始置陽州於宜陽苻堅以王顒爲揚州刺史戍下邳正屬暉所統。移洛州刺史治豐陽，苻秦初以洛州刺史鎭陝城荆州刺史鎭豐陽既得襄陽以爲荆州徙洛州於豐陽漢上洛縣地也宋白曰豐陽漢商縣地晉泰始三年分置豐陽縣在豐陽川。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項安世家說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官也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淸廉而不亂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援于元翻杜佑曰世本云琴神農所造琴操云伏羲作琴所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揚雄琴淸英曰舜彈五弦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爾雅鵙伯勞也郭璞曰伯勞似鶷鶡而大不能翱翔直刺上下而已廣雅曰伯勞曰博勞一名伯趙仇綏不知爲何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謂徙諸氐而留慕容也種章勇翻。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語牛倨翻。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壁爲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爲寧州刺史。苻秦於南中置南巴校尉。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刺史鎭彭城。都貴鎭襄陽彭城誤也。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鎭許昌。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璪之等二百餘人來歸。毛璪之被禽見上四年。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後漢書姜肱傳曰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卽精舍也蓋以專精講習所業爲義今儒釋肄業之地通曰精舍。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王肅仕曹魏以經學著名武帝肅外孫也。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入貢于秦。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晞徙新安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追封新寧郡王命其子遵爲嗣。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郗愔爲司空，愔固辭不起。秦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竟陵侯國前漢屬江夏郡惠帝分立竟陵郡。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衞軍參軍桓石

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帥讀曰率）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管城蓋近溳水石虔破振仲於溳水振仲退保管城又據水經注溳水逕溳城南又東溳水注之溳水西南注於沔謂之溳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竟陵郡所治也以此攷之管城當在溳水北）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沈約曰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屬荊州五代志南郡松滋縣江左置河東郡）是歲江東大饑

七年秦大司農東海公陽員外散騎侍郎王皮尚書郎周虓謀反（晉職官志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虓虛交翻）事覺收下廷尉（下遐稼翻）陽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臣為父復讎耳（為于偽翻下當為同）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治直之翻為于偽翻）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荷下可翻復扶又翻下同）先是虓屢謀反叛（先悉薦翻）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徵諸晉志河西張氏未嘗置高昌郡苻堅之平河西也以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疑張氏置是郡苻氏因之高昌即漢車師後部高昌壁之地又見後）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卒子恤翻）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建元十九年堅伐晉而敗秦遂以亂二十年堅死是建元十八年也復扶又翻鄯上扇翻）陽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史終言之）秦王堅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石虎所置於鄴者）夏四月堅扶風太守王永為幽州刺史（堅下當有以字）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永清修好學（行下孟翻好呼到翻）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廣古曠翻）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冀青并民撲除之（撲普卜翻）秋八月癸卯大赦　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欲祖王濬之故智順流東下而伐晉也）九月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窴堂見翻又徒賢翻馱唐何翻）入朝于秦（朝直遙翻）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鄉讀曰嚮）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下同）與凌江將軍姜飛（凌江將軍晉所置以授羅憲）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杜進康盛位至將軍未有將軍號）摠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謂漢武伐大宛破樓蘭姑師開田車師也）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沔彌兗翻）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堅以升平元年自立至是凡二十六年惟年之久長僅是不殺尚庶幾焉乃欲疲民以逞宜其亡也）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將即亮翻）何如祕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謂永嘉之亂避亂南遷之子孫也）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杜佑曰岱宗東嶽也特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衆山之宗故曰岱宗）此千載一時也（載子亥翻）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論語微子去之箕子

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滅之朝直遙翻猶爲于僞翻 今
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
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
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
在吳歲木星鎮土星斗牛女吳之分揚州分 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
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
卜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楊倞注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史記齊世家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遂行 天道幽遠未易可
知易以豉翻 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
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斷丁管翻 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
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三國之君謂紂夫差孫皓 故敵國取之易於
拾遺易以豉翻 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
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
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吾當內斷
於心耳斷丁亂翻 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
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
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
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數所角翻 民有畏敵之心三
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
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復扶又翻 吾彊兵百萬資仗
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劣弱也 乘累捷之勢擊
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
之憂哉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苻堅之謂歟復扶又翻下復留同
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
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

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
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
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
葛武侯諸葛亮謚武侯 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見上卷寧康三年 堅不
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
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
不解也朝直遙翻下同解戶買翻曉也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分扶問翻 又晉
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
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
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
容垂冠軍冠軍將軍也晉書載記所書率書將軍號而了不載將軍通鑑蓋因之冠古玩翻 言於堅曰弱併
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
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韓白謂韓信白起言秦多良將也
而蕞爾江南蕞祖外翻 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
孫哉復扶又翻遺于季翻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旻之辭 陛下
斷自聖心足矣斷丁亂翻 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
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
謂張華杜預也事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五年朝直遙翻 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
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
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德經之言戒盈之辭 自古
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
歸人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 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
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
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
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
道安在襄陽堅破襄陽輿而致之 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間古莧翻 十一月堅

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樂音洛。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沴音戾，五行之氣相克勝則為沴氣。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虞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被，皮義翻。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稽音啓。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治，直之翻。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言因牛馬之性，故可引重而致遠。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言因高下之勢，故可滌源而陂澤。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因天時而播殖，則百穀成。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因人心而用兵，則天下服。帥讀曰率。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書皐陶謨之辭。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將空。嘷，戶刀翻。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奏徵蘭下廷尉。下，遐稼翻。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人服田力穡，至於有秋，自古以來，未有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畝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七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寶爲鄉導。鄯上扇翻。馱唐何翻。寶徒賢翻，又唐見翻。鄉讀曰嚮。三月丁巳，大赦。夏五月，桓沖帥眾十萬伐秦，攻襄陽；帥讀曰率。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沔彌兗翻。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涪音浮。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萬歲城名，蓋近筑陽。筑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春秋穀伯之國也，唐爲襄州穀城縣。師古曰：筑音逐。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冠古玩翻。騎奇寄翻。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刺七亦翻。萇仲良翻。叡軍於新野，垂軍於鄧城。鄧城縣屬襄陽郡，蓋晉置也。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敗補邁翻。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沖鎮上明，見上卷二年。張蚝出斜谷，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陽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謂以勢言之，克期近在日夕，還師不遠也。還音旋，又如字。可先爲起第。」爲于僞翻。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騎奇寄翻，下同。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都統官名，起於此。少詩照翻，下同。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朝直遙翻。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爲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會，會合也。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驤思將翻。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艘蘇遭翻。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夷，坦也，平也。言坦然無異

平也日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復，扶又翻。重，直用翻。）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墅，承與翻，田廬也。）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敵手，謂下子爭行，功智相敵也。玄意不在棊，故不能勝安。）安遂遊陟，至夜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諸將府參佐爲佐吏。）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將，即亮翻。）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於劉聰。）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既得之，以郭褒爲太守。）慕容垂拔鄖城。（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鄖，于分翻。）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右合肥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杜佑曰：硤石，今汝陰郡下蔡縣。）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水經注：洛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帥，讀曰率；下同。）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復，扶又翻。）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使，疏吏翻；下同。融持議以爲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鑒也。少，詩沼翻。易，以豉翻。）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三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爲度支尚書。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敗，補邁翻。）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趣，七喻翻。）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晉惠帝分西陽、蘄春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也，王詠領太守耳。弋陽，唐爲光、黃三州之地。）又分兵斷其歸津，（斷，丁管翻。）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八公山在今壽春縣北四里，世傳漢淮南王安好神仙，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八公皆變成童子，遂立廟於山上。或言今廟食於此山者，乃左吳、朱驕、伍被、雷被等八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八公爲仙，謬也。）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勍，渠京翻，彊也。）憮然始有懼色。（憮，罔甫翻。憮然，失意貌。）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少，詩沼翻；下同。）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上，時掌翻。）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復，扶又翻。）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帥，讀曰率。）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青岡，去今壽春縣二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言敗兵自相蹈躪枕藉而死也。藉，慈夜翻。塞，悉則翻。）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草行者，不敢由路而行。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凍，（重，直用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呼，火故翻。）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

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犢音獨古今注石虎皇后乘輦以雲母代紗四望皆通徹）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晉復取壽陽故秦所置太守見執）堅中流矢，（中竹仲翻）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飧蘇昆翻熟食曰飧字林曰水澆飯也）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樂音洛）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飼祥吏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復扶又翻治直之翻）潸然流涕。（潸所姦翻涕流貌又所版翻所晏翻）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垂別屯鄖城不與淝水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意氣微恩謂堅厚禮垂父子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之度）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四年）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復扶又翻下尚復懷復同）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見太和五年）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冠古玩翻讖楚譖翻）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尚復德復扶又翻說輸芮翻）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攝收也）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人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訾也）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亦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今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朱序爲琅邪內史。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比必寐翻）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粗坐五翻）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尊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呼垂爲尊蓋其父子間常稱也）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燕於賢翻）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易以豉翻）垂善其言。行至澠池，（澠彌兗翻）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垂欲因行自謁其祖父陵廟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將即亮翻）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夏戶雅翻）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冠古玩翻）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飆扶搖風也爾雅曰扶搖風自下而上曰飆音卑遙翻條他刀翻縧繩也所以繫鷹）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孔安國曰食言者食盡其言僞不實）況萬乘乎！（乘繩證翻）若天命

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幷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帥讀曰率下同驃匹妙翻蚝七吏翻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水經注東郡白馬縣有涼城河水逕其北有神馬亭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今按神馬亭既在東郡白馬正對黎陽岸垂安得越滎洛而至此渡河乎此涼馬臺蓋在富平津橋之西也涼馬臺由昔人於河渚浴馬浴竟驅馬臺高納涼因名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典軍蓋王國官垂在燕為吳王時所置也同衣於既翻趣七喻翻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復方目翻復其家之賦役也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惡烏路翻每抑而不用以為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為餘曹尚書郎晉制二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而吏部最為清選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從才用翻昵尼質翻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閒之於帝閒古莧翻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詖彼義翻初開酒禁漢建安中曹公嚴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哀帝即位減田租畝收二升太元二年帝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至是年又增稅米口五石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又且末國在鄯善西其國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

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斃桑欽曰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西北杜佑曰流沙在沙州敦煌郡西八十里酈道元曰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流沙又逕浮渚歷壁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崐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大荒山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焉耆等諸國皆降降戶江翻惟龜茲王帛純拒之龜茲音丘慈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騎奇寄翻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國仁代司繁鎮勇士見上卷元年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安陽在鄴城西南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樂音洛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晉制王國置侍郎二人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衞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館音貫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丁零翟斌本居中山苻堅之滅燕也徙於新安斌仕秦為衞軍從事中郎斌音彬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將即亮翻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今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傅讀曰附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藉慈夜翻常恐為肘腋之變腋音亦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遠于願翻且翟斌凶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羸倫為翻鎧可亥翻又遣廣武將

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成都王穎使和演圖王浚殷浩使魏憬圖姚襄苻丕使苻飛龍圖慕容垂智略不足以濟其敗同一轍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垂請入鄴城拜廟（燕都鄴故廟在鄴城）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乘繩證翻）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禽耳（丕父子後卒如越之言好呼到翻）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幾事不密則害成苻飛龍固不足以辦垂况其謀已泄邪）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已止也）乃託言兵少（少詩沼翻）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遣使疏吏翻趣讀曰促）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河內距新安洛陽止隔大河耳故云然）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將即亮翻少詩照翻）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書言丕使飛龍圖己故殺之也遺于季翻）

初垂從堅入鄴（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事見太和四年）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見賢遍翻）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啓發垂意（垂意所欲爲而思慮偶有所未及麟能迎其機言之故謂之啓發）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爲後麟亂燕張本）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段延蓋段國之種燕於賢翻）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帥讀曰率）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燕之亡也鳳父桓死難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請爲將軍斬此氐奴（爲于僞翻）乃擐甲直進（擐音宦）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敗補邁翻）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陵雲臺魏文帝所築在洛城西秦置戍焉）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言河內以別魏郡之沙城燕主儁后可足渾氏譚蓋亦燕之戚屬也）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蒲池在鄴城外慕容儁與羣臣宴處）盜丕駿馬數百疋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列人縣漢屬鉅鹿郡魏晉屬廣平郡其地在鄴城東北魏收地形志魏郡臨漳縣有列人城又別有列人縣亦屬魏郡）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樂音洛）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秦平原公暉以豫州牧鎮洛陽）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下同）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謂憑其衆可以成功也）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帥讀曰率下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秦徙慕容暐封爲新興侯）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餘蔚太和五年開鄴北門納秦兵者蔚音紆勿翻）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降戶江翻）垂至滎陽

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晉元帝廟號中宗上時掌翻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晉元帝稱晉王承制見九十卷建武元年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騎奇寄翻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燕本封德爲范陽王今復其故楷恪子也恪封太原王今令楷襲父爵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衞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建策將軍亦慕容垂一時所署置也帥衆二十餘萬帥讀曰率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魯利本烏桓種而家於列人利爲之置饌爲于僞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具食也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句絕惡奴蓋詈其妻之語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爲于僞翻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今世俗多呼其主爲郎主又呼其主之子爲郎君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驤思將翻說輸芮翻下同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襜昌占翻爾雅曰衣蔽前也郭璞曰衣蔽膝也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屠直於翻餘和敕勃蓋二人易陽烏桓劉大易陽縣漢屬趙國魏晉屬陽平郡劉昫曰唐洺州臨洺縣古易陽縣也隋開皇六年更名各帥部衆數千赴之帥讀曰率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館陶縣漢屬魏郡魏晉屬陽平郡館古玩翻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悕香衣翻魏收地形志廣平郡平恩縣有康臺澤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從才用翻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使疏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監工銜翻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言無賞以獎勸之則士不往赴戰也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規圖也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間古莧翻遣間使招之也傉奴沃翻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郡唐屬濟州汝陽縣漢晉屬汝南郡後分爲汝陽郡平幼蓋先嘗爲汝陽太守時居燕國也偉等皆燕之舊臣故招之而應光烈將軍蓋亦前燕以授平叡又遣蘭汗攻頓丘克之頓丘縣漢屬東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置頓丘郡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言其軍不敢掠居民而私其物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王謂慕容垂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治直之翻下同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異物猶言別物也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越之氣已挫矣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易以豉翻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士心欲鬭則雖無甲胄而勇於赴戰故曰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陳讀曰陣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

入秦兵披靡，（靡，音美彼翻。）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敗，補邁翻。）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驍，堅堯翻。）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騷，[illegible]也。）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朝，直遙翻。）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郎。（[illegible]前燕[illegible]官也。）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illegible]推[illegible]官也。）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為王，（從，才用翻。）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垂使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遂因而攻拔野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其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誚，才笑翻。）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說，輸芮翻。）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京師，謂長安也。）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好，呼到翻。）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朝，直遙翻。）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分，扶問翻。）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言氐與鮮卑[illegible]。既不同風，族類又別也。）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陝，失冉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illegible]晉[illegible]。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武王斬紂首，懸之大白之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姜讓[illegible]直，垂心內愧，故默然無以答。）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為，于偽翻。遺，于季翻。上，時掌翻。）龍驤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拔之。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州刺史潘猛，走之。佺期，亮之子也。（楊亮見[illegible]卷太元[illegible]年。）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降，戶江翻。）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illegible]廣阿澤。在鉅鹿縣界，即大陸澤也。）

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謂去年吾其左衽之言也。）慙恨成疾，二月辛巳，卒。朝議欲以謝玄為荊江二州刺史。（朝，直遙翻。）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為荊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為江州刺史。

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illegible]）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重，直用翻。）

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燕之舊臣，有貳心。（[illegible]）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北歸勃海。（[illegible]虞曹從事，掌所[illegible]。泰、韶皆勃海人也。）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為也。申紹見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還，音旋。）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

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地理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漢高帝封審食其為侯國。魏收地形志：長樂郡信都縣有辟陽城。）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帥，讀曰率。說，輸芮翻。為，于偽翻。）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降，戶江翻。）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言足以繼慕容恪也。）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華，戶化翻。敗，補邁翻。強，其兩翻。）其眾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陝，式冉翻。雍，於用翻。濟，子禮翻。）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謂不用翼之言而遣慕容垂也。）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復，扶又翻。）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阪，（阪，音反。）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驤，思將翻。）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

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城縣屬勃海郡，唐為滄州鹽山縣。）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重，直龍翻。）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樂浪，音洛琅。）

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從，才用翻。）溫，燕王垂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帥，讀曰率；下同。）秦鉅鹿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鼷鼠，一名甘口鼠，食物不痛。爾雅曰：有螫毒者。鼷，音奚。）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使持叡能用姚萇之言，慕容泓必東奔，慕容沖敗而無所歸，必亦就禽矣。）叡弗從，戰於華澤，（華澤，即華陰之澤也。華，戶化翻。）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驤，思將翻。）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馬牧，牧馬之地，猶漢之牧苑也。）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龐，皮江翻。）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帥，讀曰率。）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通鑑目錄年經國緯，自此以後姚萇繫之後秦。單，音蟬。）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羌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掾，以絹翻。屬，之欲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秦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暐，泓之兄也。）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乘，繩證翻。還，音旋，又如字。）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好，呼到翻。）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三豎，謂垂、泓、沖。）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

燕室之罪人也(暐不能保燕之社稷故自謂爲罪人)不足復顧(復扶又翻)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用曹操攻袁尚故智也)從之垂行圍(行下孟翻)因飲於華林園(洛都鄴都皆有華林園鄴之華林則魏武所築也)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幾居依翻)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秦荆州刺史都貴奔魯陽 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降戶江翻) 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帥讀曰率)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兵三萬爲前鋒(費扶沸翻將卽亮翻)亮屯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姓譜西胡自有康姓) 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定以信都降紹以高城降降戶江翻下同) 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苻謨守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姚萇書後秦以別於苻秦也) 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據晉書載記趙氏塢在北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鎭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安公谷同官水皆在今耀州界魏收地形志北地郡有銅官縣真君七年置杜佑曰銅官本漢祋祤縣地晉爲頻陽苻秦於祋祤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罷護軍置銅官縣後周武帝移於今所隋以後唯作同官塞悉則翻)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恟許拱翻) 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復扶又翻) 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天不助秦不可復支矣)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蓋爲尚書令 後秦王萇遣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欲連兵以擊秦且畏沖兵之逼也質音致) 將軍劉春攻魯陽都貴奔還長安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爲萇所敗(敗補邁翻)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鎭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降戶江翻) 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冀州皆爲燕有惟苻丕守鄴而已) 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衆以擊燕(帥讀曰率) 燕王垂遣平朔將軍平規擊永(此平規別是一平規平幼之弟非與苻洛同反之平規也)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薊音計)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陝失冉翻) 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歸自北地趙氏塢使沖不逼長安堅尚與萇相持勝負之勢未有所定也沖兵既逼堅不容不還長安萇得收嶺北以爲資堅沖血戰而萇伺其敝堅死而鮮卑東出萇坐而取關中眞所謂鷸蚌相持漁人之利也)遣撫軍大將軍方成驪山(驪力知翻) 拜平原公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少詩照翻) 琳宇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卽秦之阿房宮城) 秦康回兵數敗(數所角翻)退還成都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此晉西師之捷姓譜曰後趙錄有壘澄本姓裴氏) 荆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此晉自襄沔北向之師也) 己酉葬康獻皇后於崇平陵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縱子用翻厭於鹽翻) 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 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斌引兵會垂於洛陽垂與之盟盟在河南縣) 若其爲難(難乃旦翻) 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

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焉於虔翻何也)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爲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通鑑凡書秦事書曰秦此前字衍)使丁零決隄潰水(燕引漳水以灌鄴故斌欲決隄以潰之)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將即亮翻邯音寒鄲音丹)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冠古玩翻)真還走邯鄲(走音奏)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爲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龜茲王帛純窘急(呂光自去年進軍攻龜茲龜茲音丘慈窘渠隕翻)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國在龜茲之西獪正衛曰獪古邁翻)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吶龍一人馗又一人侯將官稱也漢時西域諸國各有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其後蓋併侯將爲一官吶女劣翻又女滑翻將即亮翻馗渠追翻)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上時掌翻傳張戀翻)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羸師示弱者必有伏兵所通知也然而往往墮其中而不自覺以致覆軍者多矣趨七喻翻下同)

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飼祥吏翻)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降戶江翻)不如退屯新城(即肥鄉之新城也)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屬之欲翻)

戊寅南昌文穆公郗愔薨(郗丑之翻愔挹淫翻)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帥讀曰率)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此晉自淮泗北向之師也)

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先是秦嘗授劉庫仁振武將軍)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唐城中山郡之唐縣城也)　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鄄吉掾翻)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十五州揚徐南徐兗南兗豫南豫江青冀幽并司荊雍也)

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呼火故翻)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沖少有寵於堅(沖小有龍陽之色得幸於堅少詩照翻)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遺于季翻)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皇帝謂慕容暐)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好呼到翻)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事見一百二卷寧康三年及上卷太元七年)使白虜敢至於此(載記曰秦人呼鮮卑

皐為白虜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謝玄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陰陵縣前漢屬九江郡後漢屬九江晉書謝玄傳作淮陵淮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惠帝元康七年分置淮陵郡陰當作淮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降戶江翻從才用翻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公孫希劉庫仁所遣宋敞王永所遣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姓譜光姓燕人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以光為氏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復扶又翻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柏鄉魏收地形志南趙郡柏人縣有柏鄉城九域志曰柏鄉故城春秋時晉鄗邑五代志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柏鄉縣屬趙郡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冠古玩翻驤思將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阿，遇慕容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復扶又翻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畤音止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慕輿句見九十八卷穆帝永和六年慕輿虔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二年句音鉤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樂音洛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希奔翟真。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眾。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秦以鄧羌張蚝為萬人敵是時鄧羌死矣張蚝不能救秦丕之亡是知徒勇而無謀者無益於成敗之數也蚝七吏翻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碻磝城濟北郡治所枕河要地也碻丘交翻磝牛交翻楊正衡曰碻口勞翻杜佑曰碻口交翻磝音敖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沈約曰晉惠帝分陳留為濟陽國滑臺漢白馬縣之滑臺城也宋南渡後遺跡成大北使時河已南徙滑州及白馬縣皆在河北古滑州已淪於河中矣水在濬州西南若濬州城即黎陽山濬須閏翻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河北滑臺之北岸也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從才用翻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難乃旦翻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帥讀曰率逵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喪息浪翻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楊膺丕之妻兄故自以為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恬之，脩之曾孫也。滕脩為吳將吳亡入晉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嶺北謂九嵕以北北地新平安定之地皆是也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長知兩翻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將即亮翻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將即亮翻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民望一郡所宗仰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苟輔氐也秦之外戚降戶江翻下同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

羽尚書郎趙襄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
存齊襄等皆新平人太康地志曰汶山郡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劉蜀又立郡連音輦汶讀曰岷田單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
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橫戶孟翻
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
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
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
伏兵邀擊幾獲之幾巨依翻又殺萬餘人　隴西處士王
嘉隱居倒虎山水經注倒虎山在新豐縣南虎昌呂翻有異術能知未然秦
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十
一月嘉入長安眾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
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
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
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
之無極縣漢屬中山晉省後魏復置無極縣唐末為祁州治所藁城縣前漢屬真定後漢屬鉅鹿晉省今所由蓋故縣城也唐復置藁城縣屬恆州遼真之從兄也從才用翻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
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
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
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
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已嚴者謂鮮卑之眾也不
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眾便集暐不從遂俱入
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
事重何論意氣意氣謂堅相待之厚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
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燕王垂幼子
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
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為後慕容盛等自長子歸燕張本間古莧翻　燕慕
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
開其西走之路垂志在得鄴故開其走路所謂圍城為之缺也焦逵見謝玄玄欲
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
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帥讀曰率丕告
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秦梁州刺史潘猛
棄漢中奔長安梁州之地自此復歸于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八（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閹茂，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朝，直遙翻。）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窮蹙如此，外無救援，屬不敢乎？飼，祥吏翻。）慕容沖即皇帝位於阿房，（阿房，[illegible]）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長，知兩翻。）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沖在前燕時封中山王。汰，[illegible]。盛也，史言慕容盛幼而有識，[illegible]自奮而有國，盛之[illegible]。）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降，戶江翻。）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仇班渠，大破之。（[illegible]）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illegible]）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成貳，蓋人姓名，[illegible]亂立壁自保，因名。）大破之，斬首三萬。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薊，（薊，音計。）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眾三萬奔壺關。（帥，讀曰率。）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帥，讀曰率，下同。）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眾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真走，其眾爭門，自相蹈藉，（蹈，徒到翻。藉，慈夜翻。）死者太半，遂拔承營外郭。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城西，（長安城西也。）大破之，追奔至阿城。（阿城，即阿房宮城，沖之巢穴也。）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萬乘之主，固不可乘危徼幸，然秦壹敗若此，乘諸將之勝氣，以圖萬一之功可也。引兵而還，何歟？還，從宣翻。）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沈約曰：江陽郡，劉璋分犍為立。守，式又翻。）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枋，音方。）楊膺、姜讓謀洩，（膺、讓謀見上卷上年。）長樂公丕收殺之。（樂，音洛。）牢之聞之，盤桓不進。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沖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眾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堅責暉，欲其死敵耳，豈意其自殺哉？恚，於避翻。）前禁將軍李辯、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晉書職官志：都水，長屬大司農；沈約志：都水使者，掌舟航及運部。李辯，李儼之子，亦隴西人也。）屯於韮園，堅召之，不至。（為後堅[illegible]韮園張本。韮，舉有翻。）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苻方戍驪山，見上卷上年七月。）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七相五公，雍州之望族，鍾蓋韋[illegible]之後也。雍，於用翻。）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

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廆見一百四卷太元三年。廆，戶罪翻。）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定，佛奴之孫也。（北史曰：定，佛奴之子。佛奴，宋奴之子也。）

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降，戶江翻。）

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樂浪音洛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高邑本鄗縣，光武即位於此，改曰高邑，屬常山。晉志屬趙國。）遣從事中郎眭邃近出，違期不還。（師古曰：眭，息隨翻。）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目下參佐，言其近在目前也。）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趙北，趙國以北也。假署者，權時以假板署置其官，未以白燕王垂也。）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為後邃等迎農張本。）

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眾，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復，扶又翻；下復還同。）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欲迎垂都中山也。）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孫就，人姓名，嘗立柵於黎陽界，劉撫因屯焉。）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敗，補邁翻。）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呂光以龜茲饒樂，（龜茲音丘慈。樂音洛。）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據載記，鳩摩羅，姓也；什，其名。）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據晉羅什知數，知呂光必得涼州之地而據之。）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駿馬萬餘匹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彊，（瓦合，言其勢不聯屬，猶瓦而動之，一瓦擊碎，則衆瓦俱解矣。待，當作恃。今觀待字，義亦自通。）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五橋澤在臨濟縣北。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況二百里乎！）爭燕輜重，（重，直用翻。）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燕冠軍將軍宜都王鳳（冠，古玩翻。）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為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以持重抑其銳也。）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帥讀曰率。）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復，扶又翻。少，詩沼翻。）坐軍敗徵還。

燕、秦相持經年，（去年正月，垂攻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趣，七喻翻。）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前作張攀，此作李攀，未知孰是。）

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好，呼到翻。）復為姦諂者所構扇，（復，扶又翻；下同。）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將，即亮翻。）壬戌，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今揚州邵伯鎮，即其地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晉史云：安於步丘築埭，後人謂之召伯埭。）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丕，復取益州。（秦取益州見一百三卷寧康元年。任，音壬。）

新平糧

竭矢盡（後秦自去年攻新平）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萇仲良翻帥讀曰率）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馮傑勸輔拒後秦事見上卷上年）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 翟眞自承營徙屯行唐（即漢之南行唐縣也屬常山郡燕王垂屯中山眞爲所逼故徙也）眞司馬鮮于乞殺眞及諸翟自立爲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眞從弟成爲主其衆多降於燕（降戶江翻）

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安遠平遠二將軍號蓋皆當時所置）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難乃旦翻殷衆也盛也繁多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爲于僞翻）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幾居希翻否皮鄙翻）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史言關中之人乃心於堅而力不能濟蓋天棄秦也）衞將軍楊定與沖戰于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讖書蓋亦出於當時謂之古符傳賢錄秦王堅始也亦人事[illegible]及其敗[illegible]乃欲[illegible]五將山以求合其讖[illegible]其死[illegible]讖楚譖翻）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

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新唐書地理志京兆府[illegible]有武將山水[illegible]扶風杜陽縣有五將山又按唐杜佑鳳翔府岐山縣有五將山）宣告州郡期於孟冬救長安堅過襲韮園李辯奔燕（奔西燕也）彭和正慙自殺 閏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鎮成都 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六月高句麗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爲高句麗所敗（敗補邁翻）高句麗遂陷遼東玄菟（自此燕不能勝高句麗菟同都翻）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辨皮莧翻）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權翼本姚襄參軍與萇同事故奔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秋七月旱饑井皆竭 後秦王萇自故縣如新平（漢安定郡有[illegible]縣）（後漢晉省故縣） 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苻堅破仇池以楊[illegible]南秦州[illegible]以宏奔敗拒而不納[illegible]）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強其兩翻）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處昌呂翻[illegible]）長樂公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于谷口（檀玄晉將也谷口在枋頭西）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復扶又翻） 燕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北趣幽州（趣七喻翻）燕王垂馳使敕幽州將平規曰（使疏吏翻）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敗補邁翻）巖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令音郎定翻支音祁） 癸酉翟成長史鮮于

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去年丁零叛燕至是而滅降戶江翻)太保安有疾求還(安屯廣陵步丘)詔許之八月安至建康甲午大赦 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謚法柔德安衆曰靖寬樂令終曰靖)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晉以此崇寵謝安安之雅志豈願與桓溫同哉)庚子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道子得權晉自此亂)以尚書令謝石爲衛將軍 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璽斯氏翻)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胡羯鮮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無汝羌名謂讖文耳姚萇自謂次應歷數堅故亦以讖文爲言瞋七人翻)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朝直遙翻)緯曰尚書令史(後漢以來尚書有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數所角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堅自知身死之後女必當歸姚萇也)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爲于僞翻)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事見五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治直吏翻)使堅治國無失其道(治直之翻)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數所角翻)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樂音洛)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是年春王永自幽州奔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使疏吏翻帥讀曰率)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蚝七吏翻)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皇帝位(丕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農出蠮螉塞(蠮於結翻螉於公翻)歷凡城趣龍城(趣七喻翻)會兵討餘巖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麟擊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歷口(水經注清河自廣川東北流逕歷縣故城南前漢信都國之屬縣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津濟之所謂之歷口渡)懿放之子也(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 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漢末曰棄之荒外)又破柔然於意親山(意親山蓋卽意辛山親辛語相近按魏書帝紀道武登國五年四月幸意辛山與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大破之六月還幸牛川則意辛山在牛川之北)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比毗至翻)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從才用翻)必將爲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珪依劉庫仁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顯弟亢埿妻珪之姑也(埿與泥同)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犍居言翻下同)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魏書官氏志拓拔氏之先兼幷它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爲內姓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又拓拔鄰以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飲於鴆翻)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元他羅結二人也他唐何翻)向晨賀氏故驚廄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賀訥本賀蘭訥後魏孝文帝改北方複姓以賀蘭氏爲賀氏史因簡便而書之如上文穆崇奚牧之類皆是也)訥驚喜曰復國之

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染六眷泄其謀將因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爲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賀悅蓋什翼犍時爲外朝大人魏書官氏志曰登國二年因舊制置南北大人對治二部又置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從才用翻）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𪊍家匿神車中三日（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於車中而嚴事之因謂之神車）亢𪊍舉家爲之請乃得免（爲于僞翻）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奔五原（嵩依劉氏亦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五原秦郡觀晉秦之荒外帥讀曰率）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從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寔君弑什翼犍見太元元年）不如歸珪嵩從之（史言長孫嵩由此遂爲拓跋珪佐命功臣福流子孫）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凡言故者皆什翼犍舊所署置也魏書官氏志拓拔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自有庾氏非中國之庾氏也）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眞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侯引七突官氏志無此氏志云諸姓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今舉其可知者則其不可知而不舉者亦有之矣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尉讀曰鬱）染干疑古眞泄其謀執而訊之（訊音信問也）以兩車輪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史言賀訥兄弟不能寧部以奉拓跋珪爲珪攻賀蘭部張本夫以珪之雄傑險阻艱難以成大業而卒斃於賀蘭氏豈天道邪）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爲侍中司空（蚝七吏翻）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爲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樂音洛）鏘爲平原王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班志敦煌郡廣至縣昆侖障宜禾都尉治晉分爲宜禾縣屬晉昌郡魏收曰瓜州常樂縣漢廣至縣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於此置涼興郡隋廢置常樂鎭武德五年改鎭爲縣龜茲音丘慈）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李延壽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庭故地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晉爲高昌郡後因爲國名）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喪息浪翻）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高梧谷口當在高昌西界）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伊吾縣晉置屬晉昌郡有伊吾關）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言雖智者失難有張良之計無所用也）熙弗聽美水令犍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長安已陷而涼州不知道梗故也犍居言翻）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從才用翻冠古玩翻）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帥讀曰率下同）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毛興時刺河州）連王統楊璧（王統時刺秦州楊璧時刺南秦州）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洛徙西海見一百四卷太元五年梁熙欲拒呂光又殺苻洛不滿欲保據涼州非有扶顛持危之志也）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熙不能用楊翰之謀翰遂降於光降戶江翻下同）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衞翰帥衆五萬拒光於酒泉（帥讀曰率）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

光使，疏吏翻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難，乃旦翻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肖戰於安彌，安彌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泆晉志曰：漢分張掖之日勒、刪丹等縣置西郡，其地當在張掖界。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泆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泆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泆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泆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尉，姓也，讀如字。與彭濟俱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昔齊人伐燕，燕人悅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其後燕卒報齊。呂光始得涼土，而無以收涼人之心，宜其有國不永也。光以祐爲金城太守。祐至允吾，允吾，漢縣，屬金城郡，晉省。水經注：允吾在廣武西北，其地在當時蓋屬廣武郡界。前涼張軌改曰唐都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後漢改曰龍支，又改曰龍支縣，石山在今縣南。允音鉛，吾音牙。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以載記參考水經，興城當在允吾之西，白土之東。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單音蟬。改元建義。以乙旃童埿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乙旃、屋引、獨孤、武羣，皆夷人複姓。乙伏與拓拔同出於鮮卑，故其部人亦有乙旃、獨孤二姓。埿與泥同。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載記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溢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水經注：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其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於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降，戶江翻。初，蓋以楊定爲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爲定據城，西燕創封六月耳。復，扶又翻。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定、紹、謨、亮降燕，見上卷上年。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爲秦拒燕。爲，于僞翻。十一月，丕以兗爲平州刺史，定爲冀州牧，紹爲冀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爲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茲川，蓋在秦州界中。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爲雍州牧，雍，於用翻。衝爲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尋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百頃，自楊茂搜以來保爲巢穴。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使，疏吏翻。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繹幕縣，漢屬清河郡，晉屬平原郡。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泰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任音壬。至匡壘南八里，燕人乃覺之。諸將以匡未下而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遂降。降，戶江翻。下同。燕王垂殺之，且屠其壘。　慕容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此山謂白狼山。鈔，楚交翻。巖才不踰人，誑誘飢兒，誑，居況翻。誘音酉。烏集爲羣，非有綱

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為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梟堅堯翻〕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illegible]〕還至龍城上疏請繕脩陵廟〔[illegible]遼西故陵廟在焉〕燕王垂以農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illegible]〕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illegible]〕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為遼東太守招撫之　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illegible]〕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illegible]〕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鑒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兗不及而還〔帥讀曰率[illegible]〕　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敞時從[illegible]不在[illegible]〕　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離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illegible]漢高祖與項羽相拒蕭何鎮撫關中為之根本〕　丙申垂始定都中山〔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從才用翻將即亮翻〕　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從才用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illegible]〕即代王位〔[illegible]〕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衆〔[illegible]〕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為外朝大人〔[illegible]〕奚牧為治民長〔[illegible]〕皆掌宿衞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illegible]〕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庾和辰岳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illegible]〕　燕王垂即皇帝位〔[illegible]〕　後秦王萇如安定　南安祕宜〔[illegible]〕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illegible]〕宜奔還南安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illegible]〕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illegible]〕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illegible]〕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奔鄄城〔[illegible]〕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illegible]〕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衞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帥讀曰率〕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去年王廣自成都依統〕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沖樂在長安〔樂音洛〕且畏

燕主垂之還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鮮卑思東歸而沖安於長安故怨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其是之謂歟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初張天錫之南奔也見上卷太元八年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烏孤之父也鞬居言翻思復鞬送魏安五代志武威郡昌松縣後魏置昌松郡後周廢郡以揟次縣入焉又有後魏魏安郡後亦廢載記言焦松等迎大豫於揟次則魏安蓋後魏所置郡晉書成於唐唐史臣以後魏郡名書之耳孟康曰揟音子如翻次音恣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昌松即漢蒼松縣地本屬武威郡蓋河西張氏分置郡也呂光後以郭馨言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卷讀曰捲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自西郡至張掖酒泉建康晉昌其地皆在嶺西也說輸芮翻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建康郡張駿置屬涼州新唐書地理志甘州張掖縣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蓋張氏置郡地也晉書地理志永興中張軌請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改為祁連郡有衆三萬保據楊塢楊塢在姑臧城西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按盛樂前漢書作成樂屬定襄後漢書作成樂屬雲中疑定襄之盛樂即雲中之盛樂也然魏書帝紀什翼犍立三年移都於雲中之盛樂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則已非後漢之盛樂城疑定襄之盛樂乃前漢之成樂城也建武之初匈奴侵寇塞下之民多內徙其後南單于內附北單于勢屈復歸內徙之民於塞下郡縣城郭掃地更為必有非其故處者故宋白謂通典唐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後魏孝文遷洛之後於定襄故城置朔州領盛樂廣牧二縣唐初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盛樂貞觀八年移雲州雲中郡及定襄縣於今雲州而雲中都督府後又改單于都護府又改安北都護府由是雲中定襄一地名混亂不可考而盛樂則一地也務農息民國人悅之史言拓跋珪所以興

三月大赦。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降戶江翻

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玄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燕主垂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段氏燕王皝之元妃蘭氏皝之側室也皝廟號太祖諡文明皇帝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順垂指也博士劉詳董謐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帝王紀曰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嚳苦沃翻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復扶又翻卒子戌翻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可足渾氏燕王儁之元妃也傾覆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段氏儁之側室也儁廟號烈祖諡景昭皇帝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孟子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春秋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左氏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為魯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魯莊公夫人姜氏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姜氏通於共仲慶父閔公而欲立共仲不克遂孫于邾齊桓公殺之僖公既立請其喪以夫人之禮葬之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寳之逼殺其母事見後一百八卷太元二十一年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事見二卷周慎靚王五年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魯桓公之夫人曰文姜通於齊襄公桓公謫之夫人以告襄公遂殺桓公至莊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是不之廢也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朝直遙翻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憾謂譖殺垂妃段氏又譖垂而逐之奔

秦也。）又立兄妻之無子者，皆非禮也。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顯代之舊臣，懼其偪怨也。）其族人奴真帥所部請降於代。（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犍，居言翻。）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遺，于季翻。）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欲爲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珪與賀訥從此隙矣。使，疏吏翻。）

西燕僕射慕容恆、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爲燕王，（顗，魚豈翻。燕宜都王桓，燕主皝之子。）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海西公太和五年，秦遷鮮卑於長安，至是凡十七年，而種類蕃育乃如此。唐太宗阿史那結社率之變，亦幸其早發耳。帥讀曰率。）恆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誘，音酉。）恆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奔恆營。恆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諡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爲燕主垂滅西燕張本。）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秦陽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帥讀曰率。下同。）以穀爲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馬嵬山在咸陽縣西，去長安城百餘里。杜佑曰：京兆金城縣有馬嵬故城。縣，宋白曰：長安征記，六馬嵬所築，不知何代人。金城，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曰槐里。驎，離珍翻。嵬，吾回翻。）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降，戶江翻。）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長安南山有六谷。）

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爲左僕射，譙王恬爲右僕射。（晉志曰：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納，玩之子也。（陸玩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

毛興襲擊王廣，敗之。（敗，補邁翻。）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諸氐，秦王堅使毛興鎮枹罕者也。復，扶又翻。枹，音膚。）乃共殺興，推衛平爲河州刺史。（以衛平宗強，故推之。）遣使請命于秦。（使，疏吏翻。下同。）

燕主垂封其子農爲遼西王，麟爲趙王，隆爲高陽王。

代王珪初改稱魏王。（拓跋氏自此國號魏。）

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犍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犍，居言翻。）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

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騎，奇寄翻。）使者皆沒於後秦，不能達。（時秦王丕在晉陽，後秦隔其道，故不能達二鎮。）

燕主垂以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爲左僕射，樂浪王溫爲司隸校尉。（溫守中山，有營宮室、建都邑之功，因用爲司隸。樂浪，音洛琅。）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于長安，（萇，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立妻蛇氏爲皇后，（蛇，以者翻，廣韻姓也。諸姚長后蛇氏，南安人也。蛇，食遮翻，又音它。）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朝，直遙翻。）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魏王珪東如陵石，（陵石，地名，在盛樂東。）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帥，所類翻。）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却，（一前一却，言叛服不常也。）不足追也。（史言珪能識時知變以安反側。）

六月，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陵。（帝置雍州於襄陽，今遣亮帶雍州鎮洛。雍，於用翻。）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弘農，下之。

（姓譜曰左傳齊有晏氏代爲大夫）初置湖陝二戍（湖陝二縣皆屬弘農陝式冉翻）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燕主垂也使疏吏翻雍於用翻）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去年苻定等背燕爲秦）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降戶江翻）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蚝七吏翻）尚書令咸陽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帥讀曰率）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建忠將軍苻氏創置高平縣漢屬安定郡晉省前趙劉曜以爲朔州治所秦置牧官都尉於其地）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使疏吏翻）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後秦（彭池疑當作彪池彪池在長安西詩所謂滮池北流者也竇衝據茲川在長安東南可以相爲首尾又據新唐書地理志寧州有彭池伯夫茲川讀耳）丕以景爲京兆尹景羌之子也（鄧羌秦之名將）後秦王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孫丘谷當在安定）方成兵敗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將即亮翻）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秦謂鮮卑之種居遼碣者爲東胡種章勇翻）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帥所類翻）枹罕諸氐（枹音膚）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廢之

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氐啖青謂諸將曰（啖徒覽翻姓也）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爲會觀我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衛平本毛興部將）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赴秦主丕之會也）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於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使疏吏翻雍於用翻）（帥讀曰率下同）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於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莫侯東夷人複姓降戶江翻下同）己酉魏王珪還盛樂（自陰山還）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復扶又翻）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八月燕主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尚書右僕射錄留臺事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曲陽縣屬中山郡）聞垂南伐出營望都（望都縣屬中山郡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爲名也）剽掠居民（剽匹妙翻）趙王麟自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返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回趣乞（趣七喻翻）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比必寐翻及也）　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秦主丕以苻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

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帥讀曰率初後秦主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諸姚本赤亭羌也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屠直於翻降戶江翻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於長安事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窟苦骨翻咄當沒翻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埿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魏收官氏志道武登國元年置幢將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拓拔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莫那婁氏後爲莫氏幢直江翻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爲後珪殺莫題張本珪懼內難難乃旦翻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復扶又翻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姓譜安息王子入侍遂爲漢人風俗通漢有安成爲太守廬山記有安息國王子安高朝直遙翻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降戶江翻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使疏吏翻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大安晉書載記作太安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使疏吏翻丕弗許與永戰于襄陵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去年纂奔丕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東垣縣漢已改爲真定此東垣在河南新安縣界宋白曰河南府王屋縣漢爲河東郡垣縣地又絳州垣縣本河東郡縣名其地即周召分陝之所又曰河南府漢爲河南郡治洛陽後漢都洛陽河南屬司隸校尉魏陳留王奐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劉聰爲荊州石虎爲洛州苻堅爲豫州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二縣仍以虎牢置司州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陝式冉翻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樂音洛詔赦不誅以付苻宏苻宏太元十年來奔寘之江州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刺七亦翻爲永所殺甲申海西公弈薨於吳年四十五燕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寺音侍又如字燕主垂攻之不克後秦主萇還安定自上邽還安定也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夏戶雅翻遂進攻姚碩德於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於胡奴阜胡奴阜在上邽西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萇創重創初良翻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少詩沼翻窟咄進屯高柳高柳縣漢屬代郡晉省魏道元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其山隱隱而東出遼塞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魏書官氏志內入諸部有庫狄氏後爲狄氏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爲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單音蟬西燕主永以衛辰爲大將軍朔州牧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濟子禮翻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難乃旦翻今三虜窺覦三虜謂姚萇慕

（容垂慕容永也。）宜立長君，（長，知兩翻。）非大王不可。登乃爲壇於隴東，即皇帝位，（登，苻堅之族孫也。）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太元九年，柔等自長安從慕容沖，沖死，隨永東遷。）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主上，謂燕主垂。）東西未壹，（東，謂燕主垂；西，謂燕主永。）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史言慕容盛之智。）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俱城在臨洮界。）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使，疏吏翻。）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秦主堅，廟號世祖。）載以輜軿，（車四面有屏蔽者曰輜軿。輜，莊持翻；軿，蒲眠翻。）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賁，音奔。）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鉾，[illegible]。鎧，甲也。鉾，音牟。[illegible]復[illegible]必死乃休也。[illegible]正韻曰：字林：鉾，古矛字。）每戰以劍矟爲方圓大陣，（矟，色角翻，與槊同。）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謂堅爲慕容沖所困之時。）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降，戶江翻。雍，於用翻。）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乙酉，燕主垂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走。（吳深時據清河以叛燕。）　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陂。（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初，燕太子洗馬溫詳來奔，以爲濟北太守，屯東阿。（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郡。洗，悉薦翻。濟，子禮翻。）燕主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碻磝以拒之。　燕主垂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珪不受燕封，其志不在小。單，音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九（起彊圉大淵獻，盡重光單閼，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序求鎮淮陰，以燕方彊，必進取河南，彭城去建康遠，援不接故也。）以玄為會稽內史。（優玄以內地也。會，工外翻。）丁未，大赦。

燕主垂觀兵河上，（韋昭曰：觀，示也。陳兵以示威武。觀，古玩翻。）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烏合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幼於碻磝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眾陳於北岸。（陳，讀曰陣。）溫攀、溫楷果走趣城。（蓋趣東阿城也。趣，七喻翻。）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妻子犇彭城，其眾三萬餘戶皆降於燕。（降，戶江翻。）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冗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冗，而隴翻。從，才用翻。）「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秦主丕自鄴奔晉陽，（事見上卷十年。）祚與黃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祚從苻丕在鄴，見上卷九年。）勸，弈之子也。（封弈仕燕，燕興於昌黎，弈有力焉。）垂之再圍鄴也，（見一百五卷九年。）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眾來犇。詔以祚等為河北諸郡太守，皆營於濟北、濮陽，（濟北、濮陽二郡。濟，子禮翻。濮，博木翻。）羈屬溫詳。（師古曰：言羈縻屬之而已。）詳敗，俱詣燕軍降。（降，戶江翻。）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光祚，流涕沾衿，（衿，音今。）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二公猜忌，（二公，謂長樂公丕、平原公暉也。）吾懼死而負之，（事見一百五卷九年。）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邪？」（復，扶又翻。）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戲之耳。」（用孔子語。）待之彌厚，以為中常侍。（光祚，秦之宦者，故處以此官。）

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使，疏吏翻。）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眾十餘萬。（以登、纂連兵，勢復盛，故相與歸之。屠，直於翻。）

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三萬戶於安定。（去年萇徙安定民以實長安，今又徙秦州豪傑以實安定，蓋萇起兵以安定為根本，而欲都長安，故因道里遠近為次以漸徙之。）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安次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廣陽國，晉屬燕國。新柵蓋在魏郡界。降，戶江翻。）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祝阿縣，漢屬平原郡，晉屬濟南郡。願自泰山進屯焉。劉昫曰：齊州禹城縣，漢祝阿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祝阿猶東阿也，古祝國，黃帝之後，故古東阿，齊為東阿，漢為祝阿縣，故城在今豐齊縣東北二里，唐改禹城。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瓮，烏貢翻。）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猝拔。（易，以豉翻。）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丁零，謂翟遼。帥，讀曰率。）為患方深。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鬭，因其自至，宜先擊

之願父子恃其驍勇，（驍，堅堯翻。）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驤，思將翻。）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僉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陳，讀曰陣。）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復，扶又翻。）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言兵為河津所隔，前有強敵，退則溺死，故思之而各自為戰也。）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僉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郡。）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降，戶江翻。）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果如慕容德所料。廣韻，冬，姓也。）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近大小榆谷。余謂杜佑以唐言之。單，音蟬。）

燕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戢，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為燕擊劉顯張本。）

燕樂浪王溫為尚書右僕射。（燕下當有以字。樂浪，音洛琅。）

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儀服如太后。

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涇陽。（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省，晉惠帝置，屬隴東郡。杜佑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陰密縣，前漢屬安定郡，殷時密國也。敷陸，唐坊州鄜城縣即其地。）

燕主垂自礪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柔等去年自長子逃歸，今始達中山。）庚子，垂為之大赦。（喜子孫得全而東歸，故為之肆赦。為，于偽翻。）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樂，音洛。）會為清河公。

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降，戶江翻。）燕主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眾，反覆三國之間，（三國，謂晉及燕、西燕。）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監，工銜翻。）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帥，讀曰率。下同。）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眾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楷父恪相燕，燕、趙之人懷之，故云然。）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降，戶江翻。）

井陘人賈鮑（井陘縣屬常山郡。陘，音刑。）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眾，唯遙、鮑單馬走免。

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奴真、肺泥相攜來降，故云然。）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去年魏遣安同乞師於燕，以破窟咄，故此言復。復，扶又翻。）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會，工外翻。處，昌呂翻。）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論語曰：隱居以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玄為會稽內史，故為逵上疏。）逵，逯之兄也。（戴逯見一百四卷四年。）

秦主登以其兄同成為司徒、守尚書令，封潁川王；弟廣為中書監，封安成王；子崇為尚書左僕射，封東平

王。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勃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高城縣屬勃海郡。賢曰：高城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燕主垂命樂浪王溫討之。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密貴為一部，裕苟為一部，提倫為一部。六泉在高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秋七月，與沒奕干、金熙戰于渴渾川。據載記，國仁襲三部而還，沒奕干、金熙連兵襲國仁，故遇戰于渴渾川。其地當在天水勇士縣東北。沒奕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降，戶江翻。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犇杏城。彭沛穀，盧水胡也，立堡於貳縣。杜佑曰：杏城在坊州西。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燕趙王麟討王敏于上谷，斬之。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將，即亮翻。顯犇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按魏書帝紀，彌澤在馬邑南。又破之。顯犇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劉顯滅而拓拔氏彊矣。為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張大豫奔臨洮見上卷上年。洮，土刀翻。大豫犇廣武，王穆犇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辛巳，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大赦。燕主垂立劉顯弟可泥為烏桓王，以撫其眾，徙八千餘落于中山。秦馮翊太守蘭櫝帥眾二萬自頻陽入和寧，頻陽縣，秦厲公置，自漢以來屬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據載記，和寧在杏城之東南。帥，讀曰率。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請救於後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登眾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

比，必寐翻。及也。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萇軍于泥源。據晉書地理志，北地郡有泥陽縣。應劭注云：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師奴逆戰，大敗，亡犇鮮卑。後秦盡收其眾，屠各董成等皆降。苻纂兄弟既敗，苻登之勢孤矣。屠，直於翻。秦主登進據胡空堡。秦屯騎校尉胡空所築堡也，在新平界。戎夏歸之十餘萬。夏，戶雅翻。冬十月，翟遼復叛燕，復，扶又翻。下同。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抄，楚交翻。後秦主萇進擊西燕王永於河西，西燕王，當作西燕主。此河西，謂龍門至華陰河之西也。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雍，於用翻。數，所具翻。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謂穆帝升平元年，姚襄敗時也。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謂殺秦王堅於新平佛寺也。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方成怒，三斬嵩，三斬者，斬其足，斬其腰，斬其頸也。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堅葬於徐嵩、胡空二壘之間，徐嵩之壘既陷，故姚萇得掘墓以逞其忿。倮，郎果翻。薦，藉也。涼州大饑，米斗直錢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西平郡，東漢之末分金城置，鄯州即其地也。湟河郡，西張氏置，蓋亦在鄯州界內。強，其兩翻。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伺，相吏翻。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復，扶又翻。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三寇，謂康寧、彭晃、王穆。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易，以豉翻。乃自帥騎三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

（使疏吏翻敦徒門翻處昌呂翻）瑀歎曰今民將左袒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索昔各翻）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復扶又翻）還而引被覆面（覆敷又翻）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卒子恤翻）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一勞永逸古語有之）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涼興郡河西張氏置在唐瓜州常樂縣界）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騂馬縣屬酒泉郡蓋魏晉間所置也騂思營翻呂光新得河西黨叛於內敵攻於外雖數戰數勝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貽子孫也）

十三年春正月康樂獻武公謝玄卒（樂音洛康樂縣屬豫章郡）二月秦主登軍朝那（朝那縣自漢以來屬安定郡）後秦主萇軍武都（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五代志朝那縣西魏置安武郡安武漢舊縣名武都之名當是因安武而名）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眭姓也師古息隨翻類篇宣爲翻）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數所角翻）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爲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固（漢末黃巾保聚於其地因以爲名齊人謂壘壁爲固紹自歷城退屯焉其地在濟南郡章丘縣北）燕主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辟閭蔚見一百卷穆帝永和十二年蔚紆勿翻）因苻氏亂據齊地來降（後辟閭渾爲慕容德所殺降戶江翻）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 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去年許謙叛燕附劉顯）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事見上卷十年）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寮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十五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喪息浪翻）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萇曰景大也鄭玄曰景明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行下孟翻）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治直吏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沮渠蒙遜兄弟舉兵所以推段業爲重亦由此言爲涼州人士所歸敬也）夏四月戊午以朱序爲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戍洛陽（雍於用翻）以譙王恬代序爲都督兗冀幽幷諸軍事青兗二州刺史 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越質蓋鮮卑部落之號後以爲氏）獲其子詰歸 丁亥燕主垂立夫人段氏爲皇后以太子寶領大單于（單音蟬）段氏右光祿大夫儀之女其妹適范陽王德儀寶之舅也（爲後寶逼殺段后張本）追諡前妃段氏爲成昭皇后（段氏死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五月秦太弟懿卒諡曰獻哀 翟遼徙屯滑臺（遼自黎陽徙屯滑臺既與燕絕欲阻河爲固也滑臺城在白馬縣西春秋鄭廩延邑也唐爲滑州）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時乞伏氏跨有涼州河南之地遂爲國號爲後公府殺乾歸張本單音蟬）大赦改元太初 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新唐書曰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蹋頓蓋其後也弱落水即饒樂水在奚中）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復扶又翻）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契丹國自西樓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又東行地勢漸高西望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契欺訖翻洪邁曰契丹之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種章勇翻）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桀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河南王

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出連亦以部落之號爲氏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乞伏氏置東秦州於南安武始翟勍爲左司馬勍渠京翻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乞伏乾歸所置州牧不過分居河隴之間從才用翻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　燕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深破之深走保繹幕繹幕縣自漢以來屬淸河郡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使疏吏翻詰去吉翻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魏與燕皆鮮卑種也拓跋力微與慕容涉歸並事晉室　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將卽亮翻帥所類翻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是時慕容德在燕宗室中固自有與人不同者　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燕主既沒內難必作難乃旦翻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爲後魏攻燕張本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九月河南王乾歸還都金城　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帥讀曰率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二月庚子尚書令南康襄公謝石卒　燕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口水經衡漳水過勃海建成縣又東左會呼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淸河謂之合口魏收地形志曰浮陽縣西接漳水衡水入焉今謂之合口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帥讀曰率夜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恐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徼幸一決徼堅堯翻非素有約束能壹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爲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唯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降戶江翻下同乃留楷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比必利翻及也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　秦以潁川王同成爲太尉同成秦主登之兄

十四年春正月燕以陽平王王柔鎭襄國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卽鎭農誅餘巖擊高句麗因鎭龍城見上卷十年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靑徐荊雍遺寇尚繁雍於用翻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爲侍中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隆錄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爲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並兼留臺尚書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遼碣遂安遼碣謂遼水碣石碣其謁翻　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穆帝升平元年姚襄爲秦所殺新平之禍見上卷十年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見一百五卷八年驤思將翻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爲于僞翻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爲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呼火故翻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數所角翻乃斬像首以送秦　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單音蟬

蜆。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呂光字世明。光時有涼州、河西之地，未能兼有三河也。）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長安之亂，呂光之家奔仇池，依楊氏。）光立石氏爲妃，紹爲世子。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女水在䨜落水西，去平城三千餘里。後魏顯祖改曰武川。）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大界當在安定新平之間。重，直用翻。）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保，當作堡。）

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燕以長樂公盛鎮薊城，修繕舊宮。（燕主儁初自龍城徙都薊，有舊宮在焉。樂，音洛。薊，音計。）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吳深反事始上卷十一年。）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乾歸悉授以官爵。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數，所角翻。）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魏收地形志：安定陰盤縣有安丘城。）又敗之。（敗，補邁翻。）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犇至勿根山，訥窮迫請降，（降，戶江翻。）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中山。（質，音致。）秋七月，以驃騎長史王忱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忱，是壬翻。）忱，國寶之弟也。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帥，讀曰率。下同。）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重戰輕防，此符登所以敗也。重，直用翻。）殺毛后及南安王尚，（尚，秦主登之子也。）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謂殺秦王堅也。）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兵勝者驕，兵敗者奮，以奮乘驕，則先敗而後勝者多矣。姚萇見兵勢，所以收衆而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九月庚午，以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從，才用翻。隴城縣，漢屬天水郡，晉省。此時當屬略陽郡。）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雍，於用翻。）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帥，讀曰率。下同。）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大界既陷，符登之兵勢衰矣，故約竇衝等共攻後秦。陝，式冉翻。使，疏吏翻。）燕樂浪悼王溫爲冀州刺史，（燕冀州刺史治信都。樂浪，音洛琅。）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帳，（何承天姓苑有故姓。帳，謂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刺，七亦翻。）幷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犇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乞伏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枹罕，舊爲河州治所。乞伏氏先於境內置河州，以屈眷爲牧，故以枹罕爲北河州，以奚念爲刺史。枹，音膚。）

初，帝既親政事，（太元元年，崇德太后歸政，帝始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暱，尼質翻。姏，姑三翻，老女稱。姆，莫補翻，女師也。又音茂。）左右近

習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撞，丈降翻。纖者，小之至言。纖兒，謂不及小兒也。）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以左衛將軍領營兵，是爲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一作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官婢私合而生子，不能審知其父，取母之姓爲姓。）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爲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淫服，（傍，步浪翻。謂依傍佛法服僧尼之服而不遵其教也。）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佛有五戒：不淫，不盜，不殺，不妄語，不飲酒。）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施，式豉翻。）疏奏，不省。（省，悉景翻。）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朝，直遙翻。）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晉氏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僕射一，令，爲八坐。）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沈約曰：秦時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李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護軍盡護諸將。魏武以韓浩爲護軍，資重爲護軍將軍，資輕爲中護軍。車，尺遮翻。）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人主南面嚮明而立，以治天下，故曰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不署，不署名也。）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寧、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數，所角翻。）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寧之甥也，寧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寧，寧出爲豫章太守。寧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記王制：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復，扶又翻。）鰥寡不敢嫁娶，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厝火積薪，賈誼之言。）寧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晉時中原士民南渡者，皆寓江左，僑立郡縣以居之，不以土著爲斷。斷，丁亂翻。）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未成人而死曰殤，其喪禮殺於成人。長，知兩翻。）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任，音壬。）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夭，於兆翻。長，知兩翻。）帝多納用之。寧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豫章領南昌、海昏、新淦、建成、望蔡、永修、建昌、吳平、豫章、彭澤、艾、康樂、豐城、新吳、宜豐、鍾陵十六縣，除郡郭縣，十五縣各遣一議曹。下，遐稼翻。）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假，居訝翻。假還，謂吏休假日滿而還府者。）徐邈與寧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負，謂罪也。吏畏罪則每事加謹。斷，丁亂翻。）而人聽不惑矣；（人聽，即民聽。晉書史臣避唐太宗諱，改民爲人，通鑑因之。）豈須邑至里詰，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寔乃蠶漁之所資。（蠶漁，謂所遣者蠶食漁取於民。鄭玄曰：趙魏之東，寔實同聲。寔，是也。詩：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所受之賦多減缺，今復舊賦，蠲除世故，衆給是城，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其賦稅使如故。孔穎達曰：此言實者，已有其事而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余按徐邈所謂寔，訓之爲是，於義亦通。）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郡以僚佐爲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

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按，據也，案也。按，據也。文按，謂諸曹文書留爲按據者。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監，工銜翻。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處，昌呂翻。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漢明帝后馬氏，諡明德皇后。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瓮東門將軍，萇使守安定東門者。任，音壬。瓮，與甕同，音烏貢翻。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使，疏吏翻。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將，即亮翻。聞之，馳騎見登，騎，奇寄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降，戶江翻。萇以惡地爲鎮軍將軍。

秦以安成王廣爲司徒。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譙敬王恬薨。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敗，補邁翻。序追至白水。水經注：白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西，東流，歷天井關。序所至處去長子一百六十里。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之，身還襄陽。

琅琊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益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行，下孟翻。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爲後王恭、殷仲堪稱兵張本。恭，蘊之子，王蘊，后父也。仲堪，融之孫也。殷融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五年。

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三月戊辰，大赦。

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隴東，安定涇陽縣之地。萇救之，登引去。

夏四月，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晉書載記作魏褐飛。太元九年，秦遣廣中將軍魏褐飛擊氐羌，意即此人也。帥氐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帥，讀曰率。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李潤，地名，在馮翊東，有李潤鎮。按魏書宗室列傳：安定王燮除華州刺史，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請徙馮翊古城。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時登趣長安，拔新豐之千戶固。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董成，屠各種也，時據北地。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種，章勇翻。吾雖克其魁帥，帥，所類翻。餘黨未易猝平。易，以豉翻。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此曹操取馬超、韓遂故智耳。揭飛等見後秦兵少，少，詩沼翻。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降，戶江翻。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分，扶問翻。史言姚萇能服雷惡地之心。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掘地作孔，豎木以爲柵，故有柵孔。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

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河西張茂以敦煌、晉昌、西域都護、校尉、玉

門大護軍二郡三營爲沙州吐谷渾未能有其地也李延壽曰此以吐谷渾部內有黄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使疏吏翻見
賢遍翻　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意辛山在牛川北賀
蘭部所居也據北史自陰山而北即賀蘭部　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
突鄰紇奚皆降於魏史言燕爲魏驅除降戶江翻　秋七月馮翊人
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魏收地形志鄭縣有廣鄉原鄭縣時屬京兆　移檄三
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被皮義翻　吾屬世蒙先帝堯舜
之仁先帝謂秦主堅　非常伯納言之子常伯侍中也納言尚書也　郎卿校牧守
之孫也校戶教翻　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
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聚衆數千附於後秦
秦以質爲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爲豫州刺史苟曜後持兩端爲後
秦所殺事見後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
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鞮丁奚翻　珪徙
訥部落處之東境處昌呂翻　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
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翟遼張願叛見上卷十一
年走音奏敗補邁翻鄄音絹　九月北平人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
濃長爲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白狼縣前漢屬右北
平郡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後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廣都縣屬焉燕時當屬北平郡　燕幽州牧高
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守宰皆會之衆聞柱反請
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
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爲也誘音酉　遂留葬
訖遣廣平太守廣都令先歸廣平當作北平　續遣安昌侯進
將百餘騎趨白狼城趨七喻翻　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道子主之也
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視
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侮
吐谷渾辟奚視連慈仁見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　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

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
受爲後乞伏乾歸伐吐谷渾張本　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
敗犇洛陽鄭東鄭縣之東也　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
歸十二年越質詰歸附于乞伏氏
十六年春正月燕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行臺
尚書事薊音計樂音洛　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
降戶江翻　乾歸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　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
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爲鄉導以討之鄉讀
曰嚮　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
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賀染干部落蓋居賀蘭部之東偏故燕以龍城之兵擊之將即亮翻
帥讀曰率　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
范氏堡克之雍於用翻　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
氏堡不克進據曲牢曲牢在杜縣東北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
染干於牛都都聚也其地當在牛川東人放牧於此聚會因名　苟曜有衆一萬密
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繁川蓋即杜陵縣之樊川也
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
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復扶又翻下同　姚碩德曰陛下
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
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
東馬頭原之地蓋在長安東　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善用兵者觀敵之動而察
知其情是以能制勝　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
以敗散其事耳敗補邁翻　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郿音
眉　秦兗州刺史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
爲質強其兩翻降戶江翻質音致　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
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
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

平。復扶又翻。既而翟氏欲取冀、金墉不從。強金墉氏[illegible]秦之威以待之。以攜持登之盡。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水經：河水自雲中楨陵縣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又魏書帝紀[illegible]三年，幸東赤城[illegible]八年[illegible]長城於長川之南，是自赤城[illegible]五原[illegible]延袤二千餘里。降其部落數萬口。降，戶江翻。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攝，收也。[illegible]知拓拔珪之終不可制，而垂不從其言，天將啓珪以滅燕，雖以垂之明，略不之寤也。監，工銜翻。

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陽。范陽，漢涿郡，魏文帝改涿郡爲范陽郡。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見，賢遍翻。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爲燕魏搆兵張本。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好，呼到翻。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秦驃騎將軍沒奕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其二子爲質於金城王乾歸，質，音致。請共擊鮮卑大兜。乾歸與沒奕干攻大兜於鳴蟬堡，克之。大兜時據安陽城，安陽城在唐秦州隴城縣界，鳴蟬堡亦當在其地。大兜徼服走。乾歸收其部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歸沒奕干二子。沒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帥騎一萬討沒奕干，干讀曰寒。沒奕干奔他樓城。他樓城在高平，唐太宗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緣州，後省入原州蕭關縣界。乾歸射之，中目。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太子詹事謝琰爲右僕射。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敘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王珣先爲溫府主簿。以爲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弘之爲餘杭令。餘杭縣，秦始皇立，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吳分屬吳興郡。弘之，汪之孫也。[illegible]溫見一百一卷哀帝升平五年。冬十月壬辰，燕主垂還中山。自范陽還也。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魏收曰：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長，知兩翻。縕，於粉翻。紇，戶骨翻。秦王堅滅代，滅代見一百四卷元年。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是時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牀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商山。復，扶又翻。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帥，所類翻。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降，戶江翻。下同。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曷，何葛翻。及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崙，盧昆翻。縕紇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爲社崙復叛張本，而建國張本。

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卻之。爲燕滅翟釗張本。

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乘其伐沒奕干之虛也。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鞮，丁奚翻，又丁禮翻。帥讀曰率。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騎，奇寄翻。下同。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

河。（金韓當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間。）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考異曰：魏紀作悅拔城，即代來城也。）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魏書官氏志：拓拔鄰以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木根山在五原河西。）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漢地理志：五原郡成宜縣有鹽官。唐鹽州五原縣有烏、白等池。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報衛辰導秦以滅代之怨也。）自河以南諸部悉降。（降，戶江翻。）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少，詩照翻。）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帥，所類翻。使，疏吏翻。）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為勃勃殺沒奕干復建國張本。妻，七細翻。）戊申，燕主垂如魯口。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自長安如陰密為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為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而長安去鄜三百里耳，此姚氏腹心之疾也。使萇召之，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畏憚而不敢來；萇外出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來。二秦交兵，萇遽禦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無疑萇之心，謂姚興居守為無能為者，輕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心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為功乎！）萇敗登於安定城東。（敗，補邁翻。）登退據路承堡。（路承，人姓名，築堡自守，時因以為名。）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姚萇僭號，追謚兄襄為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將牢，謂先自固而不妄動也，猶今人之言把穩。）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長，直亮翻。）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陳，二也；（將，即亮翻。陳，讀曰陣。）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帥，讀曰率。）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臣咸稱萬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 起玄黓執徐，盡柔兆涒灘，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秦主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為皇后。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蘇康，人姓名。館陶縣，漢屬魏郡，晉屬陽平郡。將，即亮翻。下同。 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秦驃騎將軍沒弈干帥眾降于後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後秦以為車騎將軍，封高平公。 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萇時屯安定。萇，音長。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復，扶又翻。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皆苻氏舊臣也。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朝，直遙翻。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使萇果以殺統等為非，罪當按誅始作謀者，但怒而已，豈真怒邪！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走，音奏。 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趨，七喻翻。下趣同。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言釗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艘，蘇遭翻。泝，蘇故翻。上，時掌翻。釗亟引兵趣西津。趣，七喻翻。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比，必寐翻。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暍，於歇翻，傷暑也。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前已註引兵於濟而取之，翟釗則張疑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兵之變何如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農，燕主之子，驃騎大將軍。此後大字。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水經注：河內脩武縣北有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釗單騎犇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夔，姓也。石趙之臣有夔安。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犇，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將，即亮翻。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降，戶江翻。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徐州之民蓋為翟釗所掠者。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樂浪，音洛琅。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濫，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

息。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爲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爲左僕射。蔚，紆勿翻。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萇疾甚曰病。告祠世祖神主。苻堅廟號世祖。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騎，奇寄翻。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復，扶又翻。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苻登屢爲姚萇所挫，故有厭萇之心，蓋至於是，登氣衰矣。登遂還雍。雍，於用翻，下同。萇亦還安定。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虎賁中郎將纂擊南羌彭奚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奚念於枹罕，克之，奚念奔甘松。甘松，乞伏國仁所置。及將，卽亮翻，下同。賁，音奔。枹，音膚。冬十月辛亥，荊州刺史王忱卒。忱，是壬翻。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詔以太子右衛率郗恢爲雍州刺史，代序鎭襄陽。恢，曇之子也。郗曇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率，所律翻。郗，丑之翻。曇，徒含翻。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衡爲左丞相。衡徙屯華陰。華，戶化翻。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帥，讀曰率。擊衡，走之。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鎭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好，呼到翻。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負其才，負其門地也。處，昌呂翻。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洗，悉薦翻。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値其酣醉，酣，戶甘翻。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守，式又翻。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酈善長謂長塘湖、射湖、貴湖、滆湖與太湖而五。吳中志謂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也。長，知兩翻。遂棄官歸國。玄襲封南郡公。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謂桓溫廢海西公立簡文帝，而帝纘統也。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橫，戶孟翻。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聽，讀曰廳。矟，色角翻。通俗文：矛長丈八者謂之矟。擬者，舉矟向之，若將刺之也。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元帝爲江東置參軍十二曹，有中兵、外兵、騎兵。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爲之失色。爲，于僞翻。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都，謂建康。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說，輸芮翻。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怏，於兩翻。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爲後桓玄殺企生、仲堪張本。企，區智翻。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會，工外翻。十二月，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爲都督兗豫荊徐雍五州諸軍事，鎭鄴。雍，於用翻。休官權千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休官，羌別種，其部落之名。顯親縣，漢光武置，屬漢陽郡，晉改漢陽爲天水郡。晉書載記，權千成作權干成，據略陽秦隴地。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兗州修孔子廟，孔子廟在魯郡魯縣，前漢屬徐州，後漢、晉屬豫州，江左始分屬兗州。給戶灑掃，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如字。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寔急者，[illegible]

(盧寶之實同)此之謂也。表不見，省(省悉景翻)

十八年春正月，燕陽平孝王柔卒。權千成爲秦所逼，請降於金城王乾歸。(降戶江翻)乾歸以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夏四月庚子，燕主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爲太尉，(單音蟬。傉奴沃翻)范陽王德爲司徒，太原王楷爲司空，陳留王紹爲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爲河間王，朗爲渤海王，鑒爲博陵王。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尚人者，陵人而出其上)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昌志翻)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稱尺證翻，名稱也)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胡空堡，登所恃以為援；平涼為根本)萇使興還鎮長安。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事見上卷十六年)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犇秦。氐帥楊佛嵩叛犇後秦，(帥所類翻)楊佺期、趙睦追之。(佺且緣翻)九月丙戌，敗佛嵩於潼關。後秦將姚崇救佛嵩，敗晉兵，(敗補邁翻)殺趙睦。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比必寐翻，及也)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垂不欲留慕容永以累子孫，而不知拓拔珪已窺關於代北矣。是以有國有家者不恃無敵國外患，恃吾所以傳國承家者足以待之耳。累力瑞翻。復扶又翻)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楊王纘、(纘作管翻)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陘音刑。驤思將翻)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沙亭在鄴西南)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帥讀曰率)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萇所以詔其子者，蓋亦待健)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復扶又翻)庚子，萇卒。(年六十四)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爲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碩德本據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爲也。遂往見興，興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帥眾伐秦。(帥讀曰率)

十九年春，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卒子恤翻，下同)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輕敵者敗，宜登之所以不振也)(姚萇之時，登與之角而不勝；姚興之初立也)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雍於用翻)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使疏吏翻，下同)初，禿髮思復鞬卒，(鞬居言翻)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欲并涼州也。陁徒河翻)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

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冠，古玩翻。)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蔑，莫結翻。與，讀曰歟。石真若此言，能審時度勢，可謂智矣。言禿髮烏孤所以興，紛與石真蓋皆其謀也。)

二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二堡在湖城之東。屠，直於翻。)

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滏，音釜。)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沙庭，當作亭，其地在鄴西南。)標榜所趣，軍各就頓。(分遣諸軍，以疑西燕，使不知所備。趣，七喻翻；下同。)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水經註：轑水出壽陽縣北，逕故臺壁；漳水出其南，本潞子所立也。魏收地形志：襄垣郡刈陵縣有臺壁，與晉之潞縣也，有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燕之臣有二逸豆歸，故此稱小逸豆歸。從，才用翻。)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帥，讀曰率。)

夏，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趣，七喻翻。)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嵬，五回翻。)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將，即亮翻。)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鄭玄曰：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上，時掌翻。)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奔雍。(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平涼縣，在漢安定郡陰盤縣界，後周始置平涼郡，及唐爲原州平涼縣。苻登之敗，亦據馬毛山以禽姚萇，平涼之險要處也。)

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行，戶剛翻。)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軹，諸氏翻。)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余按今澤州晉城縣有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即天井關也。)

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從，才用翻。)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子。(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己亥，垂陳於臺壁南，(陳，讀曰陣。)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庚子，與永合戰，垂僞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斷，音短。)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瓚，藏旱翻。)

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槐里。(槐里縣，前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宋白曰：古槐里縣故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十里。興既敗苻登，始發喪即位。)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諡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會，工外翻。簡文帝初封會稽王，鄭氏其母也。)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晉志：惠帝建東宮，置前後二率；成帝咸康中，以衛率各領一軍，至孝武太元中，又置左右二率，凡四率。)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言宣太后本元帝妃妾也。伉，苦浪翻。儷，力計翻。伉儷，匹也。)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爲，于僞翻。)國學明教東莞臧燾曰：(臧燾，晉書儒林傳：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循等儒雅之流，論道於東序，總諸明皇雅尚文教，於是乃起國學，教之官，簡文時也。莞，音官。)今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嚴，尊也。禰，父廟也。禰，乃禮翻。)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繫子爲稱，謂簡文宣太后之上繫以子也。春秋傳曰：母以子貴。稱，尺證翻。)一舉而允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事見九十六卷晉成帝咸康四年。)卒成大燕之基。(卒，子恤翻。)今垂七十老

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兵交之變，其應無窮，惟知彼知己者乃能百戰不殆耳。慕容永以鄴城之事自況，當時與之共守長子者果能效死不去者，若慕容纘之諸臣乎！）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質音致）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馬嵬山南也）執登，殺之。（年五十二）悉散其部眾，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秦太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後秦安南將軍強熙、鎮遠將軍強多叛，推竇衝為主。後秦主興自將討之，軍至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強，其兩翻。將，即亮翻。降，戶江翻）熙犇秦州，衝犇汧川。（汧川即扶風汧縣之地。汧，苦堅翻）汧川氐仇高執送之。

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

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郗，丑之翻）并獻玉璽一紐。（璽，斯氏翻）恢上言：「垂若并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庾氏為桓溫所誅，楷復不能振，自此微矣）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質音致）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高都縣屬上黨郡，隋為澤州丹川縣，唐為晉城縣）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此北秀容也，在漢定襄郡界，後魏置秀容郡，秀容縣，又立秀容護軍於汾水西北六十里。後徙北秀容胡人居之，此南秀容也。劉昫曰：忻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虔，紇根之子也。（紇根見一百四卷。紇，戶骨翻）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勤等開門內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將，即亮翻）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眾。（乘，繩證翻）燕主垂以丹楊王瓚為并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瓚，藏旱翻。雍，於用翻。屈，居勿翻）為尚書，陽平王德祕書監，中山李先為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毋亮中書郎，張騰尚書郎，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李先、公孫表後皆仕魏，位通顯）

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眾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軻彈、益州、詰歸皆乞伏氏也。涼、秦二州牧，乾歸所置，非能有其地。軻彈，晉書載記作軻殫。帥讀曰率。下同）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載記作平川，當從之）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劍怒曰：（瑥，音溫）「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帥，所類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衄，女六翻）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眾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敗，補邁翻）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穆帝永和十[illegible]秦主[illegible]即位[illegible]改元[illegible]而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乞伏始得秦州）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使，疏吏翻）秦太子宣犇盛。盛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燕主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尹國略地青兗，農攻廩

丘國攻陽城皆拔之東平太守韋簡戰死高平泰山琅邪諸郡皆委城犇潰農進軍臨海臨東海也偏置守宰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率衆西走柔然降魏見上卷十六年汗音寒崙盧昆翻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衆數百犇疋候跋疋候跋處之南鄙處昌呂翻社崙襲疋候跋殺之疋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犇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柔然自此浸爲魏患據載記以社崙爲河西鮮卑別種柔然亦鮮卑種也十一月燕遼西王農敗辟閭渾於龍水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洋水經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出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水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瀆無輟亦或謂之龍泉水敗補邁翻遂入臨淄十二月燕主垂召農等還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前秦滅謂苻登書後秦爲秦幷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爲河東公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自此以後史以西秦別之

二十年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于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遂自平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漢高祖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爲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曰長樂郡又別立廣川郡樂音洛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熾昌志翻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單音蟬邊芮等領府佐如故薛干太悉伏自長安亡歸嶺北嶺北謂九嵕嶺北十八年太悉伏奔秦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二月甲寅尚書令陸納卒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少詩照翻會工外翻倡音昌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錢唐記曰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一斛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楊正衛曰茹音如又而據翻浙閩猶有此姓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驃頻召翻今匹妙翻騎奇寄翻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爲于僞翻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博平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江左屬魏郡魏郡皆僑置帝益惡道子惡烏路翻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爲心腹從才用翻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曏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從千容翻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淮南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齊王事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四年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媟私列翻累力瑞翻宜加弘貸消散群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復扶又翻初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驕不可專任必以輕敵取敗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將即亮翻當以重佐輔之耳乃以平北將軍韋虔爲長史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務姓也古有務光至大寒嶺大寒嶺在上邽西益州不設部伍聽將士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逆擊大破之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

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爲昏姻，（代王什翼犍納慕容皝女，又娶於燕，燕又以女妻之。）彼有內難，燕實存之，（事見一百六卷、一百七卷十二年。）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事見上卷十六年。好，呼到翻。下同。）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圭沈勇有謀，（慕容寶曰拓跋珪字涉圭。沈，持林翻。）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易，以豉翻。）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高泰見前燕紀。垂）

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西秦王乾歸還于西城。（苑川西城也。）秋，七月，三河王光帥衆十萬伐西秦。（帥讀曰率。）西秦左輔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羖羝（密以國爲氏。）勸西秦王乾歸稱藩於光，以子敕勃爲質；（質音致。）光引兵還。乾歸悔之，殺周及羖羝。（羖音古。羝音氐。）

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羸，倫爲翻。）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降，戶江翻。）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黑城在五原河北。）進軍臨河，（水經：河水自朔方臨沃縣西。）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廉川在湟中。降，戶江翻。）廣武趙振，少好奇略，（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天文志：須女四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斗、牛、女，揚州分。虛二星，危三星，主死喪哭泣。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見，賢遍翻。）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晉都建康，倣洛都起華林園。惡，烏路翻。）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治，直之翻。）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漂，匹妙翻。艘，蘇遭翻。）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

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伺，相吏翻。使，疏吏翻。）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河水自金城東北流，至朔方，分爲南、北河，北河東流，南河東流；河東，即北河之南也；河北，即北河之北也。）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壽鳩見一百四卷。）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靳，居焮翻。）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重，直用翻。）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覆，扶又翻。）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支者，曇猛之俗姓。曇，徒含翻。）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必爲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師邪？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麟亦不能自立，同歸于亂而已矣。索，昔各翻。）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

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事見一百四卷五卷七年八年）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詗古永翻又翻正翻）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水經註可不埿水出鴈門沃陽縣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合流而東逕參合縣南）魏王珪夜部分諸將（分扶問翻）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引而東行也）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迸比孟翻）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倭烏禾翻）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濟子禮翻）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晁直遙翻）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易以豉翻）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通鑑於惠帝元康五年書定襄之盛樂故城此書雲中之盛樂蓋歷代郡縣廢置無常前漢成樂縣屬定襄後漢成樂縣屬雲中前書定襄之盛樂此前漢之故城也此書雲中之盛樂此後漢之故城也）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樂音洛薊音計）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是歲秦主興封其叔父緒爲晉王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燕人有言戰勝之威士卒百倍敗軍之卒沒世不復正此之謂也）

休官權萬世帥衆降西秦（前年乞伏乾歸稱秦王故稱西秦以別於姚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諫不聽（從才用翻）規弟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海陽縣自漢以來屬遼西郡平規兄弟以燕兵敗故叛之）垂遣鎮東將軍餘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至魯口規棄衆將妻子及平喜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引兵趣龍城（趣七喻翻）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白狼徐無等山之南）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青嶺蓋即廣昌嶺在代郡廣昌縣南所謂五迴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常獵於此）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虔勇蓋代北而敗死故諸部皆有貳然天將亡燕垂斃以頓此固非人力所能爲也帥讀曰率怖普布翻）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爲于僞翻）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

者犇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魏人有言死諸葛走生仲達拓跋珪聞慕容垂之死而不敢追亦畏其威名耳)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水經注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賢曰沮陽故城在今媯州懷戎縣東南沮音阻垂年七十一)秘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寶字道祐垂第四子也)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雍於用翻)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傉奴沃翻)夫餘王蔚為太傅。(蔚夫餘王子也燕王皝破夫餘得之燕亡入秦秦亂復歸燕燕主垂封為扶餘王)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乙卯，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鄄吉掾翻)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宋白曰以上蔡人思本土故曰望蔡)初，燕王垂先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稱尺證翻)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燕王垂初娶段氏以可足渾后之譖而死後即位追尊為后復納段氏為后故史書後段后以別之)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強愎，(愎弼力翻)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譽音余)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為于偽翻)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喪息浪翻)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不讀曰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適讀曰嫡)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眭息惟翻颺音揚大言而疾曰颺朝直遙翻)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事見五十一卷漢安帝延光二年)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廣寧本漢上谷郡地晉太康中分置廣寧郡亢苦浪翻)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丁亥，魏賀太妃卒。(魏王珪之母也)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悉屬郡縣。(軍營封廕之戶蓋諸軍所占以為部曲者)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斯事行之於承平之世可也當國家新敗又遽大變人心之懷疑反側者多未可遽行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也父婆樓為苻堅之佐命)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光遣使者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光諸子見於史者纂弘紹覆)三甥暴虐，(光甥石聰楊胡謂殺杜進餘一人闕)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吹昌瑞翻)謝而遣之。平規收合餘黨，據高唐。(高唐縣自漢以來屬平原郡)燕主寶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將即亮翻)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

屬路。相屬於路也。屬，之欲翻。秋七月，隆進軍臨河，規棄高唐走，隆遣建威將軍慕容進等濟河追之，斬規於濟北。濟，子禮翻。平喜犇彭城。納故中書令王獻之女爲太子妃。獻之，羲之之子也。羲之，王導之從子。魏群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珪，什翼犍之嫡孫，寔之子。詳見一百四卷元年。自苻堅淮淝之敗，至是十有四年矣。戎狄之長更興迭仆，晉人視之漠然不動乎其心；拓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爲北所并。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卑經翻。并州素乏儲偫，偫，丈里翻。是歲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監，工銜翻。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兵無內應，則其勝必；兵之計不可大舉。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句音鉤。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爲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魏書官氏志：拓跋諸部時，餘部諸姓內入者，[illegible]氏後改爲封氏。軍都縣，前漢屬上谷郡，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有軍都關。賢曰：今幽州昌平縣有軍都山，在西北。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長，知兩翻。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總錄，謂總錄朝政也。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爲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爲之下，少，詩照翻。濮，博木翻。樂，音洛。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爲王。策年十一，素惷弱。惷與戇同，陟降翻，愚也。會聞之，心慍懟。慍，於問翻。懟，直類翻。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成哀后，寶所殺後母段氏也。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隆自龍城還中山，會以代之，故令遣還其部曲參佐。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長，知兩翻。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爲會背寶張本。戊午，魏軍至陽曲，陽曲縣，自漢以來屬太原郡。[illegible]陽曲縣故城在太原府陽曲縣北四十五里，後漢末移於此，隋文帝改爲陽直，尋又改爲汾陽縣。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騎，奇寄翻。譟，蘇到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犇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illegible]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中領將軍，魏所置，[illegible]之中領軍也。帥，讀曰率。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史言拓跋珪所以能取中原。少，詩沼翻。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奚收當作奚牧。獲燕丹楊王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燕置護軍以統稽胡。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鬭，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苻謨降燕，見一百六卷十一年。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剽，匹妙翻。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勍，渠京翻。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命遼西王

農出屯安喜。安喜，前漢之安險縣也，後漢章帝改曰安喜，屬中山郡。軍事動靜，悉以委麟。爲麟叛寶張本。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言昏醉之時多，醒而治事之時少也。外人罕得進見。見，賢遍翻。張貴人寵冠後宮，冠，古玩翻。後宮皆畏之。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妓，渠綺翻。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近，其靳翻。屬，之欲翻。少，詩照翻。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清暑殿，帝所作。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飲，於鴆翻。魘，於琰翻。廣韻曰：睡中魘。毛晃曰：氣窒心懼而神亂則魘。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會，工外翻。遂不復推問。復，扶又翻。下同。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爲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杜預曰：不慧，蓋世所謂白癡。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節適，謂事爲之節，適其口體。爲，于僞翻。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王國寶黨附道子事始一百五卷八年。驕縱不法，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惡，烏路翻。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疏道子，帝復寵昵之。昵，尼質翻。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好，呼到翻。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朝，直遙翻。下同。榱，所追翻。秦曰屋椽，齊魯曰桷，周曰榱。便有黍離之歎。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作黍離之詩。緒說國寶，說，輸芮翻。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謂依違衆之間以保祿位。比，毗至翻。近，其靳翻。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謂王陵以廷爭失位，陳平以慎默終能安劉。爭，讀曰諍。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闇，讀如陰。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幾，與機同。遠，于願翻。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魏書官氏志：拓跋鬱律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冠，古玩翻。磾，丁奚翻。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韓信自井陘伐趙之故路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先仕李先自西燕歸燕，燕亡降。降，戶江翻。珪以爲征東左長史。

西秦涼州牧軻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軻彈奔涼。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皆重鎮也。爲，于僞翻。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

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從，才用翻。)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嗢石蘭氏，後爲石氏。)退屯漁陽。(漁陽縣，漢屬漁陽郡，晉省。)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海渚，海中洲也。)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衮對掌機要，創立制度。(爲崔宏父子貴顯於魏張本。)博陵令屈遵降魏，(屈，居勿翻。降，戶江翻。)珪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新城卽燕主垂攻鄴所築者也。)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諄曰：(諄，音淳。)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自戰其地者，衆易敗散。)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納之弟也。(爲賀賴盧降慕容德張本。按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賴氏，北方有賀蘭氏，後皆爲賀氏；蓋內入者爲賀賴氏，留北方者爲賀蘭氏，賀蘭、賀賴語轉耳。又匈奴諸種亦有賀賴氏。)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惡，烏路翻。)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爲用以破魏。少，詩沼翻。壞，音怪。)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爲平北將軍。是歲，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越質詰歸降西秦見上卷十六年。帥，讀曰率。下同。)秦人處之成紀。(成紀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處，昌呂翻。)拜鎮西將軍、平襄公。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邽，乳帥衆降。秦以碩德爲秦州牧，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彊熙、權千成帥衆三萬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奔仇池，遂來奔。碩德西擊千成於略陽，千成降。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門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遂入蒲阪，恭等皆降。興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一（強圉作噩，一年。）

安皇帝甲（諱德宗，孝武帝長子也。諡法：好和不爭曰安；又曰：生而少斷曰安。帝遭桓玄篡奪，劉裕反正，南征北召，事多而中原亦多事，通鑑所書凡十卷，故以十干書卷數。）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領選者，領吏部選。選，須絹翻。）仍加後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會，工外翻。）

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恟，許拱翻。）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間，古莧翻。）射書入城中，言其狀。（射，而亦翻。）甲辰，風霾，晝晦。（霾，謨皆翻。風而雨土曰霾。）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眾詣德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師克在和，將帥不和，敗之本也。）

燕主寶使左衞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鳳知珪至，不敢當，棄城而走。）癸亥，信都降魏。

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謂既降而復叛也。數，所角翻。覆，芳服翻。）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成紀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治小坑川。唐并顯親縣入成紀縣，移成紀縣治顯親川。）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陽武下峽，在高平西，河水所經。）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臨洮縣，漢屬隴西郡，惠帝分屬狄道郡。武始郡，故狄道縣地。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屬狄道郡。枹，音膚。洮，土刀翻。）乾歸使人紿延云：（紿，待亥翻。）「乾歸眾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破楊定見上卷孝武太元十九年。王廣為乾歸所破，見太元十一年，此時乾歸未統國事也。乾歸破廣，當在乞伏國仁之時。稚，直利翻。羸，倫為翻。）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陳，讀曰陣。屬，之欲翻。）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單，音蟬。）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宋白曰：深澤縣以界內水澤深廣為名。）遣趙王麟攻楊城，（郡國志：中山蒲陰縣有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魏，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監，工銜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下同。）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相，息亮翻。質，音致。）寶聞魏有內難，不許，（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寶徒欲乘拓跋珪之有內難而困之，而不知己之才略不足辦也。難，乃旦翻。）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冗，而隴翻。從，才用翻。）

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此趙國之下曲陽縣也，有柏肆塢。隋開皇十六年置柏肆縣，後廢入常山稾城縣。魏書帝紀作鉅鹿之柏肆塢。按地形志，鉅鹿郡治曲陽。營於滹沲水北以邀之。滹音呼，沲徒河翻。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陳讀曰陣，下同。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鞾。鞾許戈翻。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射而亦翻。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多，乃還戰。善用兵者，固觀變而動也。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犇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衆。係古詣翻，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先是，張袞嘗爲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據張袞傳，袞未嘗與逞相識也，聞其才而稱之。先悉薦翻。珪得之，甚喜，以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漢光武分尚書爲六曹，置郎三十四人，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明帝青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晉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今魏又增爲三十六曹。任以政事。魏軍士有自栢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不知王處。道過晉陽，晉陽守將封真因起兵攻幷州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南安公順守雲中，聞之，欲自攝國事。幢將代人莫題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問，不然，爲禍不細。」順乃止。順，什翼犍之孫也。幢直江翻，將即亮翻，犍居言翻。賀蘭部帥附力眷、紇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紇戶骨翻，帥所類翻。順討之，不克。珪遣安遠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安。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珪以燕人[illegible]參合之[illegible]去戰[illegible]故深悔之。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爲幷州刺史。牧與東秦主興書稱頓首，與之均禮。燕主苻氏建國關西，謂之秦；秦故史書謂姚秦爲東秦以別之。興怒，以告珪，珪爲之殺牧。爲于僞翻。

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犇魏。麟由是不自安。爲麟犇西山張本。

三月，燕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爲司空。石勒分上黨置武鄉郡及武鄉縣，唐遼州榆社縣即其地。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難乃旦翻。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初無去意者，無赴難之意也。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餘嵩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傉奴沃翻。偉等頓盧龍近百日，唐東都新昌縣有盧龍山，唐平州盧龍縣有盧龍塞，今所謂守肥如之險即其地也。[illegible]置於漢遼西郡界，非漢舊郡縣地也。近其靳翻。無食，啜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治直之翻，復扶又翻。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彊弱，且張聲勢。偵丑鄭翻。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京都謂中山。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荷下可翻。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上時掌翻。是月，始達薊城。薊音計。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

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涉歲爲經年。去年十一月魏攻中山。）凶勢沮屈，（沮在呂翻。屈區勿翻。）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謂賀蘭、紇鄰、紇奚三部。）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將即亮翻。喪息浪翻。）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麟有異志，故沮隆議。數所角翻。）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觚留燕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十六年。）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常山以西，幷州之地也。）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己酉，珪如盧奴。（魏書地形志：中山郡治盧奴。[illegible]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illegible]以水得名。）辛亥，復圍中山。（[illegible]）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illegible]音洛。）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擒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內外之勢，漸以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吾還則謁，不幸則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道此情也。（[illegible]）乃被甲上馬，[illegible]麟復固止寶，（[illegible]）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自恨山而西，南連常山，山谷深險，[illegible]）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illegible]）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朞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復同。）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龍川即謂和龍之地。）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幾居希翻。）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隆策蘭筹其如運命何，兵家困敗爲成，隆之智不足以及此也。使寶始終一從隆之說，猶可以免顚沛之禍。）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爲隆所信，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難乃旦翻。）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首式又翻。）[illegible]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illegible]）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illegible]）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之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衛軍謂衛大將軍麟也。[illegible]）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illegible]）[illegible]其材力，請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illegible]）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鞁乘，（鞁平義翻。說文曰：車駕具。）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沈持林翻。）樂浪王

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樂浪音洛琅。帥讀曰率伎渠綺翻）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成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陸德明曰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杜佑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如鳥之巢亦謂之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為于僞翻）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復扶又翻下復出同）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唾吐臥翻王建既教成參合之誅又沮止珪乘夜入中山共計者再故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前漢志中山國有北新城縣郡國志涿郡有北新城縣晉省水經註新城縣在武遂縣南燕督亢之地也）

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阱城（攻之字書無阱字有阱字狹鄴翻）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蒲陰縣屬中山郡前漢之曲逆縣也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帥讀曰率下同）復出屯望都（復扶又翻）士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

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恨不得為嗣也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怏於兩翻）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少詩照翻）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傉奴沃翻）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趣七喻翻）魏石河頭引兵追之

戊午及寶於夏謙澤（石河頭時屯漁陽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孫武子之言）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陳讀曰陣）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留臺治書為留臺治書侍御史也燕建留臺於龍城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四年隆時鎮留臺故璆為故吏璆渠幽翻）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敗補邁翻）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復尸翼翻恚於避翻）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孝武太元十年農鎮龍城十四年隆代農）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復扶又翻）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以寶建策為太子也）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樂音洛）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惡烏路翻）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衛靈公世子蒯聵出奔靈公卒衛立蒯聵之子輒蒯聵復入輒拒而不納）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會字道通少詩照翻）才不及二王（二王謂農隆）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杖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離力智翻）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處昌呂翻）兼將相之任（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

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難，乃旦翻。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魏收地形志，廣都縣屬建德郡，在漢北平白狼縣界，隋省入遼西郡柳城縣。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帥，讀曰率。下同。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創，初良翻。被，皮義翻。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寶陽責農而以前言相檢覈。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坐，徂臥翻。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石城縣，漢屬北平郡，後魏屬建德郡，隋併入柳城縣。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爲太子。使，疏吏翻。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乘，繩證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太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遼西王農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創，初良翻。僅而獲濟。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餘崇出自歸，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司徒，謚曰康。寶以高雲爲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爲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高句麗自云高陽氏之後，故以高爲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王皝破高句麗，徙於青山，皝破高句麗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青山，遼西徒河縣之青山也。由是世爲燕臣。雲沈厚寡言，沈，持林翻。時人莫知，惟中衛將軍長樂馮跋，樂，音洛。長樂，漢高帝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爲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改爲安平國，晉改爲長樂郡。考之晉志，有安平而無長樂，不知何時更名也。跋，蒲末翻。奇其志度，與之爲友。高雲、馮跋事始見於此，爲後得燕張本。跋父和，事西燕主永爲將軍，永敗，徙和龍。

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會，工外翻。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惡，烏路翻。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恟，許拱翻。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遣使，疏吏翻。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玄仕不得志，事見孝武太元十七年。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事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五年。對，敵也。說，輸芮翻。下同。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王恭字孝伯，孝武王皇后之兄弟也。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爲雖有思致，非方伯才。亦見太元十五年。思，相吏翻。彼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覬爲荊州，南蠻校尉覬，資次可爲荊州，故云。覬，音冀。君何以處之？處，昌呂翻。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

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春秋公羊傳曰：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江陵在西，京口在東，故曰東西齊舉也。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桀荷戈先驅，帥讀曰率；荷下可翻。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雍於用翻；郗丑之翻。內與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從才用翻；南蠻校尉府在江陵；顗魚豈翻；南郡相府亦在江陵。顗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分扶問翻；屏必郢翻。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顗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坐徂臥翻。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績字仲元。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顗遂稱散發辭位。晉人服寒食散，[illegible]。仲堪往省之，省悉景翻。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使疏吏翻。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委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循默者，循常而無一言也。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朝直遙翻。王殷作難，難乃旦翻。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竹里，今建康府竹篠鎮是也，地在行宮城東北二十許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說輸芮翻；相息亮翻；車尺遮翻。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謂殺如曹爽，爽釋權而司馬懿殺之族之也。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徵，徵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及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illegible]。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illegible]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沈約曰：巴陵縣，晉武太康元年立。水經註：酈道元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山在右岸。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晉立巴陵縣，後置建昌郡。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說輸芮翻。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為元顯專權張本。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伺相吏翻；間古莧翻。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縱之，所以攜中山城中之人心。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盧水胡分居安定、張掖，各以其所居郡縣之水。[illegible] 世為部帥。帥所類翻。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呂光得涼州，自號三河王，此郡蓋光置也。賢曰：二河，湟河、澆河。此郡當置於漢張掖金城郡界。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將即亮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

（河西張氏置西平郡，唐爲鄯州之地。若羌渾地名，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番音盤。）會臂一呼，（呼，火故翻。）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罪之，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蒙遜之先世爲匈奴左且渠，河西匈奴左地也，世居盧水爲酋豪，其高曾皆雄健有勇名。）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臨松郡，張天錫置，後周廢入張掖郡張掖縣。）屯據金山。（五代史志：張掖刪丹縣有金山。沮渠蒙遜事始此。）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廞，許金翻。）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以白版授官，非朝命也。）使起兵於東方。（二吳皆在建康之東。）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父音甫。）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幾，居豈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牋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將，卽亮翻。會，工外翻。）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帥，讀曰率。）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騎，奇寄翻。）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虞潭有討蘇峻之功。下，遐稼翻。）免爲庶人。

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慕容寶遣驥助守中山，因與詳相攻。傉，奴沃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使慕容農、慕容隆留中山而用之，未可知也。）

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卽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潭當作譚。）殺拓跋觚以固衆心。（觚，先使燕，爲燕所留，珪之弟也。）

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忽谷當在臨松界。）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從，才用翻。）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樂涫縣，漢屬酒泉郡，後周廢入福祿縣。涫，音館，又古玩翻。）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壘，姓；澄，名。）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說，輸芮翻。）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處，昌呂翻。）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驤，思將翻。）改元神璽。（璽，斯氏翻。）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帥，讀曰率。）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將，卽亮翻。）

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爲河州牧。（屋弘，當作屋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屋引氏，後改爲房氏。張駿分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爲河州。北河州，乞伏氏所置也。鎮衛將軍，劉聰所置。）定州刺史翟瑥爲興晉太守，鎮枹罕。（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爲定州。興晉郡，亦張氏置。枹罕縣，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後又分屬西平郡，張駿分屬晉興郡，後又分置興晉郡。枹，音膚。）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

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稆，(稆音呂，禾不布種而自生曰稆。)死者相枕，(枕，職任翻。)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驤，思將翻。帥，讀曰率。)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復，扶又翻。)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泒水在中山新市縣。輿地志云：盧奴城北臨滱水，面泒河。泒，攻乎翻。)爲魏所敗而還。(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常山郡有九門縣。)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燕以遼西王農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善天文數術，(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黁，奴昆翻。)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分，扶問翻。)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田胡，胡之一種也。)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被，皮義翻。)黁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黁，纂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張，知亮翻。)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都，謂姑臧。使，疏吏翻。)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從，才用翻。)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復，扶又翻。難，乃旦翻。)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春秋衛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爲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殉之。桓女配纂，其見親異於他臣，故云然。)統至番禾，遂叛歸黁。(番禾縣，漢屬張掖郡，晉屬武威郡，唐天寶中改爲天寶縣。番音盤。)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黁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恚，於避翻。)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夏，戶雅翻。休屠縣，漢屬武威郡，因休屠王城以爲名也。晉省縣。水經註：姑臧城西有馬城，東城卽休屠縣故城也。屠，直於翻。)與黁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使，疏吏翻。)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秦太后蛇氏卒。(蛇，以者翻，虜姓也。又食遮翻，又音佗。)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治，直之翻。)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朝，直遙翻。)尹緯駮曰：嵩矯常越禮。(尹緯蓋自此聞見，反謂李嵩爲矯常越禮，嗚呼！言短喪之制行，人之不知禮也久矣。駮，北角翻。)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從嵩議。　鮮卑薛勃叛秦，(薛勃據貳城，爲魏所攻而降於秦。)秦主興自將討之，(將，卽亮翻。)勃敗，犇沒奕干，沒奕干執送之。　秦泫氏男姚買得謀弒秦主興，不克而死。(泫，師古曰：工玄翻。楊正衡胡犬翻。)　秦主興入

寇湖城，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之。遂
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賢湖陝二城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華山郡晉分弘農之華陰、京
北之鄭、馮翊之夏陽、郃陽置。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晉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華，戶化翻。陝，失冉翻。〕遣姚
崇寇洛陽，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
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據
方山以叛秦，〔[illegible]方山在武都郡東西四
十里。〕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興勤於政事，延納善言，
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以儒學
見尊禮，〔瑾，渠吝翻。龕，口含翻。〕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參
機密。〔古成，複姓。詵，疏臻翻。〕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
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
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
萬餘人出據新市。〔新市縣，漢以來屬中山。劉昫曰：新市，古鮮虞子國，唐為定州新樂縣。杜佑曰：唐鎮州
真定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帥，讀曰率。〕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
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illegible]〕
〔[illegible]〕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
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
水。〔泒，音孤。〕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新市縣有義臺城。〕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
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
者二萬餘人。〔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張驤、李沈先嘗降魏，復亡去，〔復，扶
又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
〔璽，斯氏翻。綬，音受。〕班賞羣臣將士有差。追謚弟觚為秦愍王，發
慕容詳冢，斬其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illegible]
[illegible]五服之內親也。〕以大刃剉之。丁亥，遣三萬騎就衛王儀，將攻
鄴。　秦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歸以女妻
之。〔妻，七細翻。〕　河南鮮卑吐秝等十二部大人皆附於禿
髮烏孤。〔此金城河南也。〕　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
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
寶於是大餔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冊拜德
為丞相、冀州牧，〔臚，陵如翻。〕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
〔夏，戶雅翻。〕　十一月，癸酉，燕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
頓。〔調，徒弔翻。頓者，[illegible]〕遣將軍啓崙南視形勢。〔崙，盧昆翻。〕乙亥，慕容
麟至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
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恇，去王翻。〕
〔[illegible]〕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趣，七喻翻。〕阻河以待魏，伺
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鎮滑臺，和，垂之
弟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使，疏吏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二 著雍閹茂一年。

安皇帝乙

隆安二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帥，讀曰率。下同。魏衛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上，時掌翻。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事見一百五卷孝武太元九年。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行帝制。統府，諸方鎮皆統於燕王府。行帝制者，稱制以行事。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右僕射。麟復謀反，德殺之。慕容麟背父叛兄，姦詐反覆，天下其誰能容之。復，扶又翻。

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王猛，青州北海劇人。太康中分劇屬東莞郡，晉書載記以北海劇縣書之，蓋猛自占漢郡縣也。然家于魏郡，而隱於華陰，由是歸秦。其子永鎮幽州，從苻丕戰死於襄陵，故憲流寓高邑。今魏以為本州中正，郎未得青徐，蓋使之銓敘東夏人士耳。領選曹事，兼掌門下。選曹，吏部尚書之職；門下，侍中、常侍、給事黃門之職。選，須絹翻。至鄴，置行臺，鄭樵曰：行臺自魏晉有之。晉文王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以行臺從。東海王越帥許昌以行臺自隨。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人鎮鄴。自漢光武委任尚書，事歸臺閣，謂尚書省曰尚書臺。晉惠帝西遷長安，置留臺於洛陽，主留事，於是有留臺之名。至拓跋氏置行臺，隨其所置，掌一道之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素和氏，後改為和氏。[illegible]思將翻。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治，直之翻。自望都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恆嶺，恆山之嶺也，在上曲陽西北，即倒馬關路。晉書地道記謂之[illegible]上關。沈括曰：北岳恆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illegible]，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illegible]北出倒馬關，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然[illegible]所謂代州，乃雁門也，自此亦可至魏之代都，但恐非直道耳。[illegible]東水出平舒縣東，東北流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illegible]出中山故關也。魏土地記：代城西九里有平舒城，此則古代城也。恆，戶登翻。珪恐己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復，扶又翻。命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為尚書左僕射，鎮勃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于冀州，聞珪將北還，謀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長，知兩翻。

燕啓倫還至龍城，去年，寶遣啓倫南觀形勢。倫，當作崙，音盧昆翻。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澆洛水，蓋即饒樂水也。饒樂水在今營州北，唐太宗時奚內附，置饒樂都督府。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西上，謂自中山取恆嶺而西歸雲代也。上，時掌翻。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辛酉，魏主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此漢高帝徙關東豪傑以實關中之策也。博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漢時章武，縣屬勃海平舒縣界。晉武帝泰始元年置章武國，後為郡。隋廢入瀛州平舒縣。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盧，性豪健，廣川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後分為廣川郡。守，式又翻。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之下，襲輔，殺之，驅勒守兵，掠陽平、頓丘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寧王。

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城，克之。支陽、允吾，皆漢古縣，屬金城郡。鸇武城當在二縣之間。張寔分支陽屬廣武郡，允吾蓋仍為金城郡治所。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鄯州龍支縣，漢允吾縣。允吾，音鈆牙。虜萬餘人而去。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頓者，軍行頓舍之地。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駕，謂車駕，猶漢人言乘輿也。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樂，音洛。以為兵疲力弱，魏新

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商鞅語樂音洛)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沮在呂翻)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爲後軍相去各一頓(觀下文連營百里蓋二十里爲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凡衛兵皆更番迭上長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猶有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皆武散階九品長上之官始此上時掌翻)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樂浪音洛琅)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言衆方亂如水之渾濁宜少俟其定如水之清澄乃可輕出也)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大營謂寶營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遑鮮有不敗者也)騰營亦潰寶農犇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會工外翻)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爲庾楷等舉兵張本說輸芮翻伺相吏翻) 魏王珪如繁時宮(繁時縣屬雁門郡魏宮於此天平初置繁時郡隋復爲縣唐屬代州時音止)給新徙民田及牛珪畋於白登山(酈道元曰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見熊將數子(師古曰將謂率領也讀如字)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冠古玩翻磾丁奚翻)

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賤人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射而亦翻)珪顧謝之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北秀容也魏書爾朱榮傳云羽健之先世爲部落酋帥居爾朱川因氏焉羽健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珪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割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珪許之則北秀容蓋近平城也環音宦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柔然數侵魏邊(數所角翻)尚書中兵郎李先請擊之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䴥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緯于季翻䴥息亮翻帥讀曰率傉奴沃翻)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汗音寒少詩沼翻)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爲所驅脅莫有鬭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農號爲有智略乃欲投彼速骨以自全不知適以速死殆天奪之鑒也)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將如字引也)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爲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喪息浪翻)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騎奇寄翻上時掌翻)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鬷讓出力犍等聞之(鬷祖紅翻春秋左氏傳有鬷蔑晉有鬷戾姓譜鬷姓古鬷夷氏之後犍居言翻)丁酉殺羅及農(使速骨果立農亦必同死於蘭汗之手蓋事勢已去智無所施也)速骨即爲之誅讓等(爲于僞翻)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

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使，疏吏翻。薊音計。）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龍城，燕故都，故謂之龍都。慕容盛稱[illegible]入迎矣。）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從代，（帥，所類翻。樂音洛。）聚衆叛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為太尉，安南將軍長孫嵩為司徒。　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間，古莧翻。）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河水自滑臺、白馬而東北流，過黎陽縣南。河之西岸為黎陽界，東岸為滑臺界。）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寶以德為丞相、司徒，故稱之為丞相。）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長上，人主所親信者。[illegible]大勢已去，失所據矣。）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惡，烏路翻。）以狀白南燕王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illegible]）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illegible]）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寶棄中山，見上卷上年。）自取敗亡，不堪多難，（難，乃旦翻。）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蒯，苦怪翻。聵，五怪翻。）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德於寶為叔父。）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詗之。」（詗，火迥翻，又翻正翻，候也，刺探也。）德流涕遣之。（流涕遣護，使之殺寶也。）護帥壯士數百人（帥讀曰率，下同。）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宦者謂之刑臣。上謂寶也。）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鄭武公是定王室，故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事見八十[illegible]卷惠帝永寧元年。言趙王倫以宗室而篡晉，德所為類之，倫於惠帝叔祖也，德於寶叔父也。帥讀曰率。）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吳破楚入郢，申包胥乞師於秦，秦救楚破吳，師楚昭王復國。）猶慕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龔勝字君賓，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三年。）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橫，戶孟翻。樂音洛。說，輸芮翻。）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建安城在令支[illegible]之南。）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衆。（[illegible]）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寶留頓石城。（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illegible]晉省，後魏屬建德郡，隋唐併入營州柳城縣界。宋白曰：石城縣取碣石為名，如城以名之。）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索，昔各翻。汗音寒。陘音刑。）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怖，普布翻。）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已者，拜謁之禮畢。）從

寶俱進，穎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呼火故翻。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舊解云：肺附如肺腑之相附著。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膾，古外切，細切肉也）。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年四十四）。汗諡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單音蟬），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周武王封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復，扶又翻），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很，戶懇翻），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間，古莧翻），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為盛誅汗張本）。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麐，救之，纂敗還。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郡在武威西，據嶺之要，蒙遜得之，故晉昌、敦煌皆降。沮，子余翻），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敦，徒門翻。降，戶江翻）。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群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據孔安國尚書註，方夏，謂四方中夏。夏，戶雅翻），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居商丘，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後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從先王居，謂從帝嚳所居居亳也）。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事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更，工衡翻）。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左傳卜偃曰：魏，大名也。戰國之時，魏為大國。中國謂之神州），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麐每以天道抑止之（言天道未利也。郭麐善數，故如此。麐，奴昆翻）。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將，即亮翻）。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王乞基，田胡也）。麐性褊急殘忍（褊，補典翻），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降，戶江翻），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治，直之翻），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孫子之言），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還，從宣翻），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孩，何開翻）。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為，于偽翻。冢，知隴翻）。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善駒，奇小字也），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眾（汗以堤為太尉，故稱之）。汗然之，罷堤兵（蘇軾有言：木必先蠹也，然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後讒入之。蘭汗兇逆，兄弟自相嫌忌，故慕容盛得間之，以售其智，報君父之讎），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更，工衡翻）。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言弑寶者加難之罪）。

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敗補邁翻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將即亮翻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蘭妃之爲異於雍姬雍姬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若蘭妃者處夫妻父子之際可謂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爲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於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宇文拔自遼西來也盛拜拔爲大宗正辛亥告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五祖謂慕容廆皝儁垂寶凡五廟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樂音洛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爲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璆魯恭王滕爲尚書璆渠尤翻悅真爲侍中陽哲爲中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南北之人翕然從之南人謂自中原來者北人則鮮卑也蘭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烏桓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甲寅勤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

斬其黨與百餘人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絕慕容恪封太原王諡曰桓楚莊王滅若敖氏而赦箴尹克黃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以慕容恪之輔成燕業而可使之絕祀乎羣臣固請上尊號上時掌翻盛弗許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都平城置代尹及司州於平城杜佑曰後魏都平城今雲中郡治雲中縣是今馬邑郡北平城則今郡所爲雲內縣恆安鎮此所謂京廟即代都之東廟也桓玄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會工外翻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爲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江州治尋陽江南故云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晉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豫州治歷陽在江西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謂譙王尚之及弟休之也說輸芮翻復秉機權復扶又翻下同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爲禍不測艾讀曰乂魚廢翻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趣七喻翻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邏郎佐翻巡也律邏者凡江津之要皆置邏卒仲堪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簳古旱翻字林曰箭笴也合鏑漆之鏑丁歷翻箭鏃也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戾曲也乖也斜絹無幅經緯不相持故斜角乖曲疑楷詐爲不復能辨仲堪手書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事見上卷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先悉薦翻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嚮爲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廞事見上卷爲于僞翻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數所角翻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楷先黨於王國寶道子亦親之帳中之飲結

帶之言可謂親矣此必太元二十一年庾楷赴難時事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王恭以元舅之親風神簡貴志氣方嚴視庾楷蔑如也故道子以爲陵侮借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自爾以來猶今言自那時以來也又爾言如此也誰敢復爲相王盡力者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難乃旦翻復扶又翻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時爲太宰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勤兵趣發趣讀曰促仲堪素不習爲將將息亮翻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相息亮翻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帥讀曰率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曾祖準晉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晉比王謝諸家爲晚亮及佺期皆以武力爲官又與傖荒爲婚故云失類時流猶言時輩也恚於避翻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麤獷從才用翻獷古猛翻不可附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湓口湓浦口也晉人於此築城置戍今其地在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湓蒲奔翻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臨川郡隋唐爲撫州玄遣偏軍追獲之燕以河間公熙爲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爲衞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豪爲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李旱爲中常侍輔國將軍衞雙爲前將軍張順爲鎮西將軍昌黎尹張真爲右將軍燕都龍城以昌黎太守爲昌黎尹皆封公乙亥燕步兵校尉馬勤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寧朔將軍鄧啓方南陽太守閭丘羨將兵二萬擊南燕燕自慕容寶之敗北歸龍城慕容德稱藩於滑臺故稱南燕以別之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於管城魏收志滎陽郡京縣有管城故管叔邑也杜預曰在京縣東北啓方等兵敗單騎走免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宋白曰魏道武都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使疏吏翻行下孟翻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衞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爲尚書令張通爲左僕射衞倫爲右僕射慕容豪爲幽州刺史鎮肥如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爲後玄殺楷張本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爲吳國內史休之爲襄城太守元帝渡江以丹楊春穀縣置襄城郡各擁兵馬以爲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白石在巢縣界水經注濡須水導源巢湖東左會清溪水謂之清溪口濡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注濡水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宣陽門建康城南面西頭第一門王恭

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
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跳，卽亮翻。）牢之負其才，深
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高素亦北府舊將，故使
說之。說，式芮翻。下可說同。）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
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遺，于季翻。爲，于僞翻。）牢之謂其子敬宣曰：
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
兵向京師，（數，所角翻。）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
天子相王之下乎？（相王，謂道子也。）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
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
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蔑之者，視之若無也。）大人親非骨肉，義非
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少時，言不多時也。少，詩沼翻。好，呼到翻。）今日討
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澹，徒覽翻。）
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
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王恭素以部曲將遇牢之，及聞何澹之之言，則拜
之爲兄。此豈能得其死力，邪適足以速其背己耳。）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帥，讀曰率。）牢
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降，戶江翻。）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
高雅之還襲恭。（東莞漢舊縣，武帝泰始元年，分瑯邪立東莞郡，南渡後又置南東莞郡於晉陵界。莞，音官。）恭
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騎，奇寄翻，下同。）恭兵皆潰。恭
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髀
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
至長塘湖，（長塘湖在晉陵延陵縣。杜佑曰：在潤州金壇縣。風土記：陽羨縣有洮湖，別名長塘湖。洮，余招翻。單鍔曰：長塘湖
在義興西。）爲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埭南，倪氏築
塘，因以爲名。）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須與鬚同。）謂監刑者曰：
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自悔柔以軍事委劉牢之也。監，工銜翻。）原其本心，豈
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幷其子
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揚州、
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
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
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
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
於新亭。（帥，讀曰率。）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蔡洲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二
十五里。）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
畿，內外憂逼。（言內憂而外逼也。）左衛將軍桓脩，沖之子也，言於
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說，輸芮翻。）脩知其情矣。殷、桓之
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沮恐，言氣沮而心恐也。沮，在呂翻。）今
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啗，徒覽翻，餌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
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
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梁、雍、秦
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爲荊州刺史，權領左衛
文武之鎭。（左衛文武，左衛將軍府之僚屬及部曲也。之，往也。郗，丑之翻。雍，於用翻。）又令劉牢之
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
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張驤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
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郡。（張驤，烏桓種也。奉燕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九年，歸魏見上
卷元年。驤，思將翻。抄，楚交翻。）魏王珪命庾岳討之。　楊軌屯廉川，收
集夷夏，衆至萬餘，（夏，戶雅翻。）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
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
平王烏孤。（降，戶江翻。）軌尋爲羌酋梁飢所敗，（酋，慈由翻。敗，補邁翻。）西犇
傉海。（闞駰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和羌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傉，音儒。）襲乙弗鮮卑而據
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
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渾，古
有是姓，左傳鄭有渾罕，衛有渾良夫。吐谷渾氏後改爲渾姓。渾，戶昆翻。）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
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

代之以拒飢道子爲質於烏孤質音致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之南唐涼州有洪池府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湟河澆河也庶居希翻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湟川在塞外故謂之窮谷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西平據湟河之要有大小榆谷之饒故云然復扶又翻下同飢雖驍猛驍堅堯翻軍令不整易破也易以豉翻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唐鄯州有龍支縣劉昫曰龍支漢允吾縣地此時當爲西平界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澆河吐谷渾之地呂光時以爲郡隋唐之廓州即其地澆堅堯翻水經注洮水逕曲蔟林谷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劉昫曰廓州隋澆河郡治廣威縣即後漢燒當羌之地前涼置湟河郡後魏置石城郡廢帝因縣改化隆谷置化隆縣後周置廓州唐天寶元年改爲廣威縣管下有達化縣吐渾澆河城在縣西百二十里杜佑曰澆河城吐谷渾阿豺所築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樂都註已見一百八卷漢宣帝神爵元年五代志西平郡湟水縣後涼置樂都郡後魏改曰鄯州呂氏已置郡矣杜佑曰湟水一名樂都水唐鄯州治樂音洛湟河太守張裯裯丁留翻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降戶江翻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慕兀晉書載記作慕容兀按乞伏氏載記慕兀亦乞伏氏載記誤也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吐古沒翻渾音溫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樂音洛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初蘭汗之當國也盛從燕主寶出亡蘭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爲后　大赦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得詔書謂得廣州之詔書也趣桓玄楊佺期進軍趣讀曰促玄等喜於朝命朝直遙翻下同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使疏吏翻餘口謂蔡洲之軍所餘家口留在江陵者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帥讀曰率玄等大懼狼狽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質音致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被皮義翻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脩復扶又翻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脩專爲身計疑誤朝廷謂分江雍以援桓玄楊佺期自取荊州也劾戶概翻又戶得翻詔免脩官初桓玄在荊州所爲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聲謂威聲地謂門地推玄爲盟主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爲人驕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爲患請於壇所襲之說輸芮翻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復扶又翻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爲後玄殺楊張本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爲長史以爲謀主吳孫皓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屬廣州晉成帝度屬荊州隋唐爲桂州之地夏戶雅翻濟子禮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爲武昌太守初郗恢爲朝廷拒西軍爲于僞翻玄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雍於用翻以恢爲廣州恢聞之懼詢於衆衆皆曰楊佺期來者誰不勠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桓氏世居西楚故衆畏之既而聞佺期代己乃與閭丘羨謀阻兵拒之閭丘羨時爲南陽太守南陽雍之部屬也佺期聞之聲言玄來入沔沔彌兗翻以佺期爲前驅恢衆

信之，望風皆潰。恢請降，（降，戶江翻。）佺期入府，斬闓，上表，放恢還都；至楊口，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為羣蠻所殺。

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illegible]）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宕，徒浪翻。[illegible]）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

涼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孤。（[illegible]）

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為中領軍，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illegible]）太史令晁崇考天象；（晁，直遙翻。）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鄧羌，苻秦之名將。）

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帥，讀曰率；下同。）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illegible]）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illegible]）諡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illegible]）

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illegible]）季夏帥衆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杜佑[illegible]）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illegible]）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illegible]）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監之。（[illegible]）

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坐謀反，誅。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illegible]）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惡，烏路翻。）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illegible]）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illegible]）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illegible]）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泰蟬蛻不死，（[illegible]）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為後孫恩反張本。）

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更，工衡翻。）

是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使，疏吏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春正月辛酉大赦。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衞將軍衞雙就誅忠弟志於凡城以衞將軍平原公元爲司徒尚書令。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 長川在魏東鎮西北大漠之東垂也下所謂西道中道蓋絕漠分爲三路 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眞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駮髯水以襲高車。將即亮翻駮北角翻髯而占翻 壬午燕右將軍張眞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樂音洛 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拷音考掠音亮史言慕容盛以聰察殺身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 治直之翻樂音洛 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 安夷縣漢屬金城郡晉分屬西平郡 廣武公傉檀鎮西平 西平治樂都唐鄯州之湟水縣傉奴沃翻 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 嶺南即洪池嶺之南 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 從才用翻浩亹在樂都之東隋唐併入湟水縣浩音誥亹音門 夷夏俊傑 夏戶雅翻 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 漢時河西置武威張掖酒泉西郡隴右置隴西金城二郡 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 乞伏與禿髮皆鮮卑也 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 好呼到翻 呂光衰耄嗣子微弱 謂光以子紹爲嗣也 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 姑臧呂光所都 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衞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 將即亮翻 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眞遂寇交趾太守杜瑗擊破之 瑗于眷翻 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 張超據南皮見上卷上年 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 是爲北涼璽斯氏翻 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 沮子余翻 梁中庸爲右丞 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爲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 廣古曠翻 三月己未珪還平城甲子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 八部大夫恐當作八部大人魏王珪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一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常侍待詔直左右出入王命 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及平涼州之後始振蓋代北以右武爲俗雖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嗚呼平涼之後儒風雖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遷洛之時未盡改也用夏變夷之難如是夫勝音升好呼到翻索昔各翻 初秦王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

燕王德以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帥讀曰率。冠，古玩翻。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處，昌呂翻。）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復，扶又翻。）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德徙滑臺事見上卷上年。）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帥讀曰率。下同。）燕主寶之至黎陽也，（事見上卷上年。）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事亦見上卷上年。）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降，下江翻。）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騎，奇寄翻。）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鄧暉，魏之鄴臺尚書郎也。說，輸芮翻。）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將，即亮翻。）俘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陳潁，陳郡、潁川也。）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帥讀曰率。）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復，扶又翻。）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微韓範之言，德若進攻滑臺，以主喪敗之餘，不待慕容超之時也。）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項羽都彭城，故云然。）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滑臺當河津之要，魏自北渡河而南，向晉從清水入河，秦從渭順河而下，皆湊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山陵，可依車騎舟師皆可以騁，故謂之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易，以豉翻。）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

廣固城曹嶷所築，（嶷，魚力翻。）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孝武太元十九年，辟閭渾爲慕容農所敗，遂臣於燕。）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弗之刪也。後人泥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以爲監矣。說，輸芮翻。）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用荀彧說魏武之言。伺，相吏翻。）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竺[illegible]朗之，[illegible]姓。）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虛、危爲齊。（晉天文志：奎、婁、胃，魯，徐州；虛、危，齊，青州。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其後燕亡，正在義熙六年，歲在上章閹茂。上章，庚也；閹茂，戌也。）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屬，之欲翻。）

丙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宥連、侯莫陳三部，皆破之，（其後庫狄、侯莫陳二姓皆貴顯，而宥連之種微矣。）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歸以河內爲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疊掘，亦鮮卑一種也。河內，其名。掘，其月翻。妻，七細翻。）

甲午，燕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會，工外翻。）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朝，直遙翻。下同。）乙未，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瀍順爲謀主，（會，工外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顯爲元顯。張

讒顧俱校誅張本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河西西郡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烏孤，烏孤遣張掖在北故號北涼將即亮翻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彊，有窺窬之志，禿髮本鮮卑種也沮子余翻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案兵不戰。紹、纂引兵歸。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傉奴沃翻　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少詩照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燕下魏爲張袞襲盧溥張本即讀門棄使疏吏翻　辛酉，燕主盛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戰國時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故所著六篇皆罪名之制也漢蕭何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魏陳羣等采漢律制新律十八篇集罪例爲刑名冠于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不宜復以爲法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告劾律上言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者不坐科條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定以爲免坐律晉初賈充定法就漢九章增十一篇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金相敵贖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贖銅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復扶又翻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南川地名宣諡也　秦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雍於用翻使疏吏翻下同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為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佺期問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佺期曰：「以魏之彊，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為一家，謂倚盧溥劉現時也今既結好，好呼到翻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若楊佺期者豈可使之扞禦封疆哉濟還報。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燕遼西郡治令支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降戶江翻下同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也。」召使者詰問，詰去吉翻果無事實。盛盡滅朗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早討之。　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珪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問計於羣臣。逞為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為侮慢，心銜之。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註云鴞惡聲之鳥也鴞恆惡鳴今食桑椹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銜逞以爲侮慢　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袞及

逞爲復書必貶其主袞逞謂帝爲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逞之降魏也（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種章勇翻）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賾詣平城（賾士革翻）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逞死盧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千珪謂袞所舉皆非其人黜袞爲尚書令史袞乃闔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燕主寶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魏官有三都大官都坐大官外都大官內都大官坐徂臥翻）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疎慢亦坐廢於家（珪蓋自疑以爲衣冠之士慢之也）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長知兩翻）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晉氏南渡僑立幽冀青并四州於江北秦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是其證也孝武太元之季復取青地徙幽冀二州於齊是後鎮齊者率領青冀二州刺史渾領幽州刺史蓋自北而南未純爲晉臣使領幽州而鎮廣固也說輸芮翻）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帥讀曰率）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灋爲兗州刺史鎮梁父（父音甫）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莒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晉分屬東莞郡將即亮翻任音壬）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薄荀蓋人姓名遭亂聚衆保固此地因以爲名猶人李譎保聚之地爲固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柳泉侯國後漢晉省）誕豁承檄皆

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以辟閭渾背燕爲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爲渾作檄（瑛音英爲于僞翻）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燕李旱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被皮義翻）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復扶又翻）留其子養守令支（令音鈴師古曰音郎定翻孟康曰支音祇裴松之其兒翻）自迎魏師於北平（前漢右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晉治徐無後魏治盧龍）壬子旱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無終春秋無終子之國自漢以來爲縣屬右北平劉昫曰唐薊州玉田縣漢無終縣地）秦主興以災異屢見（見賢遍翻）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將即亮翻守式又翻下同）大赦改元弘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灋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衞雙有罪賜死李旱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陘（陘音刑）復還歸罪（復扶又翻）燕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勍曰旱爲將而棄軍罪在不赦（勍渠京翻將即亮翻）然昔先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事見上卷二年）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恭靖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爲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降戶江翻）魏主珪以穆崇爲豫州刺史鎮野王（秦既克洛陽魏置鎮於野王以備其渡河侵軼）會稽世子元顯

性苛刻(會工外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爲客戶是謂免奴爲客)號曰樂屬(業徒各翻)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上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西北距郡城百餘里帥讀曰率)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天師道卽張道陵之所傳也會工外翻)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道室奉道之室也稽音啓)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幷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被皮義翻)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晉書作新蔡王崇崇汝南王祐之曾孫自其祖父以來嗣新蔡國封秦當作蔡)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尪(鍼其廉翻瓌姑回翻尪烏光翻)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食祥吏翻)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支解者隨其支節解剝若解牛然)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孔安國曰刊槎其木也堙塞也)相帥聚於會稽(帥讀曰率下同)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江水自荆江二州界入揚州界皆東北流歷陽在江西石頭在江東豫權采石頭城當橫江津之衝也)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朝直遙翻)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八郡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也)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虞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牢之鎮京口)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湖泰之子也(爲後高歡纂魏張本降戶江翻)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爲章武公虔爲博陵公子定爲遼西公　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謚曰惠德皇后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尪破之與劉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烏程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魏晉以來屬吳興郡)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浙之列翻)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期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從才用翻斷丁管翻上乳如字下乳人喩翻)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爲業好樗蒲爲鄉閭所賤(好呼到翻長知兩翻)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晉宋之制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覘丑廉翻從才用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呼火故翻)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

獲千餘人。劉裕事始此。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復，扶又翻，下同。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言欲篡位也。朝，直遙翻。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欲如越王句踐保有會稽也。句，音鉤。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故恩引以為言。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復，扶又翻，下同。高素破恩黨於山陰，山陰縣屬會稽郡，郡城以北皆縣界。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瓌，工回翻。吳興太守丘尫、餘姚令吳興沈穆夫。餘姚縣屬會稽郡，在郡城東一百餘里。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企，去智翻。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今自龕山而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海浦也。帥，讀曰率。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以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百揆皆應盡敬。舜納于百揆，禹宅百揆。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皆以百揆為官名。孔安國曰：揆，度也。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是言以百揆名官之義也。晉人多以百揆為百官。於是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為元顯七圖敗家張本。數，所角翻。斂，力贍翻。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昏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執政，謂元顯。荊州四郡，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也。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

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夏，戶雅翻。相，息亮翻。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遹，以律翻。荊州治襄陽，在江陵之北。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少，詩沼翻。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企，去智翻。斷，丁亂翻。難，乃旦翻。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賑，之忍翻。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上，時掌翻。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晉復洛陽，以屬雍州，統內諸陵，故玄以棄山陵罪佺期。今當入沔討除佺期，沔，彌兗翻。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與，許也，從也，黨也。心持兩端為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入江，則欲攻江陵。帥，讀曰率。下同。　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夏，戶雅翻。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遑，急也。遽，亦急也。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質，音致。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為，于偽翻。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註云：俗謂之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苻宏，太元十年苻宏來奔，處之江州；玄因以為將。遹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敗，補邁翻。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胡麻，今謂之芝麻，粒小色黑而可以為油，亦可以為飯食之，使人不飢。廩，當作稟，給也。玄乘勝至零口，零口，即靈溪入江之口。去江陵二十

壘。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給，徒亥翻。）比來收集，已有儲矣。（比，毗至翻；近也。）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江陵縣南有江津戍，戍南對馬頭岸。）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幾，居依翻。）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酇縣，蕭何所封之邑，漢屬南陽郡，晉分屬順陽郡。酇，音贊。）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從，才用翻。）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冠軍縣，即霍去病所封之邑，屬南陽郡，其地在唐鄧州臨湍縣南界。冠，古玩翻。）該追獲之，還至柞溪，（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驛路；水上有大橋，仲堪縊處也。又東注船官湖。柞，子各翻，又在各翻。）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好，呼到翻。）病者自為診脈分藥。（診，止忍翻，按脈以候病為診。為，于偽翻。）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企，去智翻。養，羊尚翻，下同。）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復，扶又翻。）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復，扶又翻，下同。）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

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嵇紹死事，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三鄰，謂禿髮、乞伏、段業也。難，乃旦翻。）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朝，直遙翻。）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幾，居依翻。）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呂紹，字永業。）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君為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流萬世。（緝，當作輯。）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年六十三。）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長，知兩翻。）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奸，音干。）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荷，下可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復，扶又翻，下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為超殺纂張本。）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難，乃旦翻。）兄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隋晉書曰：涼州城東西三里，南北七里，本匈奴所

築，及發氏之世又增築四城，縮各千步，東城命曰講武場，北城命曰玄武圃，皆殖園果，有宮殿廣夏，門洪範門，皆中城門也。帥讀曰率。夏，戶雅翻。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觀，古玩翻。）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中，竹仲翻。）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青角門，蓋涼州中城之東門也。）升謙光殿。（張駿所起，自以專制河右，而世執臣節，雖謙而光，故以名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慚負黃泉。（杜預曰：地中之泉，故曰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番，音盤。）

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使，疏吏翻。）「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難，乃旦翻。）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爲超殺纂張本。）

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劉衛辰子文陳降魏，（降，戶江翻。）魏主珪妻以宗女，（妻，七細翻。）拜上將軍，賜姓宿氏。（魏內入諸姓，有宿六斤氏，改爲宿氏，蓋使文陳與之合族屬。）

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貶號爲庶人天王。

魏材官將軍和跋（漢置材官將軍，領郡國材官士，以出征，師還則省。晉魏以後置材官將軍，主工匠土木之事，則漢右校令之任也。）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之，（溥附燕，見上年。）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

乙亥，大赦。

西秦王乾歸還都苑川。（乞伏氏本居苑川，乾歸遷于金城，今復都苑川。）

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將兵三萬襲之，（將，即亮翻。）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風，（慕容垂廟號世祖。冠，古玩翻，下同。）但弘略不如耳。」

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克中山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劉氏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爲皇后。（北史曰：魏故事，將立皇后，以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也。）

桓玄既克荊、雍，（雍，於用翻。）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爲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復，扶又翻。）玄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淮南太守。（玄既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則西極梁益，東盡歷陽、蕪湖，皆其統內矣。漢晉淮南郡本治壽春，成帝時，祖約、蘇峻爲亂，胡寇又屢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後又割丹楊之于湖爲淮南境。玄遣振守之，是逼建康之漸也。從，才用翻。）

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將，即亮翻。）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

大司馬穆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左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省悉景翻）乃更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秦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秦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秦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拉盧合翻）秦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涼都姑臧改武威太守爲涼都尹）辛卯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秦將伐武威王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不從利鹿孤使其弟傉檀拒之（傉奴沃翻）夏四月傉檀敗涼兵於三堆（三堆在浩亹河南敗補邁翻）斬首二千餘級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暠古老翻好呼到翻）暠嘗與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黁奴昆翻敦徒門翻）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騍馬牝馬也騍音課晉書作騧）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令（效穀縣自漢以來屬敦煌郡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後周併入敦煌縣）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以中散大夫常侍左右也散悉亶翻）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索昔各翻）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敦徒門翻）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使疏吏翻）業因以暠爲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處昌呂翻）業遂以嗣代暠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帥讀曰率）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未至敦煌城二十里移書於暠使迎己也）暠驚疑將出迎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擒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啗徒敢翻又徒濫翻）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易以豉翻）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嗣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段業既失張掖又殺索嗣以自翦其羽翼所以斃死於沮渠蒙遜之手惡烏路翻）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段業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爲涼興郡至宇文氏併晉之涼興至宜安郡唐以合爲涼興縣隋唐瓜州之常樂縣即其地也）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璝古回翻）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治直之翻）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爲段璣等叛盛張本盛懲蘭汗嚴刑以繩下亦終於身死人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丙寅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㶟源（㶟力水翻）　戊寅燕段璣復還歸罪（復扶又翻）燕王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資謂門地成資望謂時望會工外翻）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琰與謝玄同破苻堅遂輕孫恩）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復扶又翻下同）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浹口在今明州定海縣虎蹲山外浹即叶翻）

翻杜佑曰浹口在明州鄮縣東北七十里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晉書曰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少詩紹翻復扶又翻下同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毌古玩翻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五千恐少當考入自南安峽南安峽在唐秦州隴城縣界將卽亮翻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帥讀曰率軍于隴西 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隆安二年楊軌降利鹿孤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瑯邪王師何澄爲尚書左僕射晉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初避景帝諱改師爲傅後以祧廟不諱復爲師澄準之子也何準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

甲子燕大赦 涼王纂將襲北涼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今遠出嶺西自姑臧北出張掖其間有大嶺度嶺而西西郡當其要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掠建康禿髮傉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朱明門姑臧城南門也青陽門東門也傉奴沃翻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 丁卯大赦 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水經註伯陽水出伯陽谷在蓋亭東又東有伯陽城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川原畎谷往往播其名後又訛爲柏楊五代志天水郡秦嶺縣後魏置伯陽縣隋開皇中更名秦嶺唐併秦嶺入清水縣帥讀曰率下同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降戶江翻枹音膚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帥所類翻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孝武太元十三年乾歸嗣國至是十二年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允吾縣漢屬金城郡晉志省劉昫曰唐鄯州龍支縣漢允吾縣允吾音鈆牙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幾居希翻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傉奴沃翻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乙弗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曰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曲海海周回千餘里種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北史又曰乙弗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捫天嶺在允吾東南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熾昌志翻吾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質音致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於秦廣

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呂方鎮廣武，既降於秦，其民無主，故奔秃髮氏。）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會，工外翻。帥，讀曰率。）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句章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鄞縣以東海口皆其地也。）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袁崧，晉書作袁山松。滬瀆，今在平江府吳縣東。陸龜蒙漁具詩序：列竹於海澨曰滬。吳郡記：松江東瀉海，名曰滬瀆。滬瀆以此得名。濵海捕魚之名，猶曰列竹於海中，以繩編之，向岸張兩翼，潮上卽沒，潮落卽出，魚隨潮礙竹不得去，名曰滬。范成大吳郡志曰：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瀆是也。自滬瀆泝松江至吳郡將門，今訛爲沔門。袁喬見九十七卷穆帝永和二年。）會稽世子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幷荊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雍，於用翻。）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此河南謂金城河之南。）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秃髮傉檀勸其兄宥熾磐，熾磐而卒死於熾磐之手。）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嵩，息弓翻。劉嵩等蓋晉洛陽陷沒於秦者。晉將書虎，治讀患乎。）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六郡：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祁連也。）推李暠爲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古老翻。冠，古玩翻。）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北涼之地，至此又分爲西涼。）以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索，昔各翻。）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沙頭縣本屬酒泉郡，惠帝分屬晉昌郡。沮，子余翻。）

（卽亮翻。）虜其妻子部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孛，蒲內翻。）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會，工外翻。）復加尚書令。（復，扶又翻。）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車，尺遮翻。）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車胤，字武子。屏，必郢翻。）道子弗答。固問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邪！（朝，直遙翻。）元顯出，謂其徒曰：車胤間我父子！密遣人責之。胤懼，自殺。（間，古莧翻。）壬辰，燕主盛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二趙以來，皆立單于臺以統雜夷，燕盛改立之。）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風，讀曰諷。）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數，所角翻。厭，於葉翻。塞，悉則翻。）儀曹郎董謐獻服餌仙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責煉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西山，平城西山也。麤曰薪，細曰蒸。）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上，時掌翻。）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粟性簡慢，（粟，或作栗。）常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情。（咳，口溉翻。）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羣下震栗。（史言珪性暴于治。）丁酉，燕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是歲，南燕王德卽皇帝位于廣固，（德，字玄明，慕容皝之少子也。）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更，工衡翻。）欲使吏民易避。（易，以豉翻。）追謚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伯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黓攝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安國將軍漢獻帝以授張楊鍮託侯翻崙盧昆翻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被皮義翻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夏戶雅翻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自漢以來多為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處昌呂翻帥讀曰率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質受矢之的詩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也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惟據嘗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以質為四寸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槷則質也書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宜從之肅意惟改質為六寸餘同鄭馬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毛傳唯言的質也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更工衡翻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此利鹿孤之志也以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傉奴沃翻

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浹即叶翻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復扶又翻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為乞伏氏復強張本涼王纂嗜酒好獵好呼到翻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姑臧南有洪池嶺西有丹嶺一作刪丹嶺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沈持林翻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番禾縣漢屬張掖郡後漢晉省番音盤此郡蓋呂氏置劉昫曰唐涼州天寶縣漢番禾縣地悛七緣翻番音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朝直遙翻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孔安國曰桓桓武貌乃敢欺吾今人謂相陵為相欺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愒超愒許葛翻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數所角翻纂醉乘步輓車步輓車不用牛馬若羊等令人步而輓之魏晉禮志步輓車天子小會亦為副乘將超等遊禁中將如字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將即亮翻推吐雷翻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刺七亦翻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超之結尚也蓋有密約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復扶又翻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事見上卷三年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佗徒河翻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緯于貴翻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杜預曰介大也說輸芮翻下同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

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舍讀曰捨。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篡賊殺兄弟，謂殺紹又殺弘也。說，輸芮翻。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長，知兩翻。復，扶又翻。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大赦，改元神鼎。超先於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故以紀元。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索，山客翻。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璽，斯氏翻。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引左傳之言。遂自殺，謚曰穆后。桓犇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海鹽縣，本武原鄉，秦以爲海鹽縣，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今在秀州東南八十里。趣，七喻翻。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羸，倫爲翻。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滬，音戶。復，扶又翻。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帥，讀曰率。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敗，補邁翻。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已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閒，讀曰閑。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呼，火故翻。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魏置鄴行臺見一百十卷隆安二年。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爲刺史。魏相州統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六郡。杜佑曰：後魏置相州於鄴，取河亶甲居相以名州。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裨，頻彌翻。帥，所類翻。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遠，于願翻。沮，子余翻。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守，式又翻。權素豪雋，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以余觀之，索嗣、馬權皆庸夫耳，特恃世資而使氣，無能爲也。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鑒，明也。斷，決也。斷，丁亂翻。非撥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索嗣死見上卷四年。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假，居訝翻。休假也。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

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爲，于僞翻）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氐池縣，漢屬張掖郡，晉省。其地在唐甘州張掖縣界。比，必寐翻）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降之。（孩，何開翻。降，戶江翻。下同）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因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將，即亮翻）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率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降，戶江翻）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孑然一己，爲君家所推，願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長，知兩翻）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覡，刑狄翻）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帥，讀曰率。下同）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崧當作山松）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易，以豉翻。返當作反）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丹徒縣，古朱方也，後曰谷陽，秦改曰丹徒，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地理志曰：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三千人鑿城敗其勢，改曰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艘，蘇遭翻）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冠，古玩翻）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斷，丁管翻）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少，詩沼翻）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鬭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蒜山今在鎮江府城西三里，山上多蒜，故名。蒜，蘇貫翻）居民皆荷擔而立。（荷，下可翻。擔，都濫翻）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帥，讀曰率。下同）投崖赴水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復，扶又翻。下同）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蔣侯……孫權爲立廟，江東朝野禱之，率有靈應）恩來漸近，百姓恟懼，（恟，許拱翻）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意即今之珠金沙是也。復，扶又翻）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水經註曰：東海朐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寧朔將軍，蓋晉置）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伺，相吏翻）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爲

張掖太守和平侯弟孥爲建忠將軍都谷侯(從才用翻孥女余翻)田昇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騭之日翻)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暠古老翻)陛下命將出征(將卽亮翻下同)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魏未得兗州也使肥以兗州刺史南略地耳)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將步卽亮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下同) 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趣七喻翻攝收也)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驤思將翻)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帥讀曰率)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暠古老翻使疏吏翻沮子余翻)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傉奴沃翻)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禿髮兄弟皆推傉檀之明略余究觀傉檀始末未敢許也又究觀姜紀自涼入秦始末則紀蓋反覆詭譎之士而傉檀愛重之則傉檀蓋以才辯爲諸兄所重而智略不能濟此其所以亡國也)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王松忽秦將也焦朗華純皆涼人說輸芮翻華戶化翻)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班固地理志武威休屠縣王莽改曰晏然後復曰休屠永寧中張軌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晏然縣屬焉)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史言諸涼畏秦之彊) 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復扶又翻)裕亦隨而邀擊之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先悉薦翻)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殿上將軍蓋慕容所置擬晉之殿中將軍而名官也帥讀曰率)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輿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呼火故翻)盛聞變帥左右出戰(帥讀曰率)賊衆逃潰璣被創(創初良翻)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年二十九慕容盛臨變而整此其雄略亦有過人者然以猜忌好殺致亂則天下之人固非一人可舞其智略而盡殺也)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冗而隴翻從才用翻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朝直遙翻)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卽天王位(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燕立定爲太子見上卷四年) 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秦隴西公碩德

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
復誘扇之復扶又翻下復生同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
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夏戶雅翻守式又翻節
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
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
亦無以爲策張良陳平智謀之士故稱之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
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使疏吏翻敵去之後修德政以
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
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姚興
載記姚平伐魏與碩德伐呂隆同時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平來侵晉元興元年秦弘始四年也晉帝紀晉春秋皆云隆安五年降秦
十六國西秦春秋云太初十四年五月乾歸隨姚碩德伐涼南涼春秋云建和二年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廣武守軍以避之皆隆安
五年也按秦小國既與魏相持豈暇更興兵伐涼蓋載記之誤也今以晉帝紀晉春秋十六國西秦南涼春秋爲據碩德表
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
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慕容筑燕
宗室也苻堅滅燕其宗室悉徙關中故筑留河西筑張六翻質音致下爲質同碩德軍令嚴整秋毫
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部酒泉
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酒泉郡治福祿縣魏收地形志涼寧郡領園池貢澤二縣又聞
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
蒙遜自稱涼州牧置牧府長史挐女居翻見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帥讀曰率
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
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
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
爲然孩何開翻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紫遜
既不東遷故納質於利鹿孤以求援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挐也少詩
照翻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

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復扶又翻臣竊以爲
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
難未夷難乃旦翻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
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
松晉書地理志酒泉郡有延壽縣當是後改爲萬歲張天錫置臨松郡五代志曰臨松縣有臨松山後周嘗入張掖縣宋白曰隋煬帝
幷萬歲入刪丹縣屬張掖郡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從才用翻下同鄯時
戰翻康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國爲姓苟子其名余據紀文以鄯善苟子爲蒙遜從弟則鄯善非姓也明矣虜其民
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朝直遙翻許以
挐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
孤之弟也　南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備德本名德既稱尊
位增上一字名備德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
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少詩照翻備德
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
調朕朕不知調卿邪調徒弔翻又如字調戲也卿所對非實故朕亦
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
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備德母及兄納皆
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
若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因家于張掖故弘欲往
張掖訪之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
烏鳥之情慈烏反哺故云然李密陳情表曰烏鳥私情願乞終養中書令張華曰杜
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要一遙翻備德曰弘爲君
迎母爲父求祿爲于僞翻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爲平
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　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
滬瀆海鹽又破之滬音扈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
竄入海浹音接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
陵公和跋帥衆五萬襲沒弈干於高平高平漢屬安定魏收志屬涇州

新平郡又原州有高平郡酈道元云高平川西南去安定三百四十里帥讀曰率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千伐燕攻令支。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又音祇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姜紀時據晏然焦朗據魏安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質音致比必寐翻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鎭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降戶江翻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佗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阬。胡阬在姑臧西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帥讀曰率下同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傉檀通好，好呼到翻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昌松顯美漢晉皆爲縣屬武威郡呂光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尋復爲昌松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禕許韋翻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彊，遁還。

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鎭夏口。夏戶雅翻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鎭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南過臨沮界又東過枝江縣南入于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南至枝江縣北入于沮二水上下皆蠻所居也沮千余翻漳諸良翻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綏安郡治長寧縣隋省長寧入長林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昶丑兩翻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會工外翻造七到翻謂孫恩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朝直遙翻下在朝同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江東人士其名位通顯於時者率謂之佳勝名勝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爾來猶言如此以來也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灋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殷謂殷仲堪楊謂楊佺期也并殷楊事見上卷隆安三年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第府第也第下猶言門下閤下之類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灋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庾楷歸桓玄見一百十一卷隆安二年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己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灋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爲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敗必邁翻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是年三月元顯敗復隆安年號桓玄尋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興之元改於是年正月通鑑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撥亂世返之正也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時晉之境內有楊徐南徐兗南兗豫南豫青冀司荊江雍梁益寧交廣十

入州而已。元顯雖驕，使其果能誅桓玄，亦必凌上而驕奢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會，工外翻。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不，讀曰否。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逆為之所，謂及其禍患未來而先為之圖，欲殺牢之也。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將，即亮翻。人情不安。」再三不可。謂順言之再三，元顯以為不可也。又以桓氏世為荊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那，諾何翻。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那氏。頡，胡結翻。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為右僕射。

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立慕容后事見上卷隆安四年。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魏收地形志：平陽郡禽昌縣有晉之北屈也，有乾城。隋并禽昌入襄陵。又據姚興載記，乾壁即乾城。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崙，盧昆翻。將，即亮翻。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帥，讀曰率。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帥，所類翻。敗，補邁翻。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雞，大破之，種，章勇翻。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朝，音潮。鮮，音仙。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魏收書作丘豆伐可汗。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音寒。杜佑曰：可汗之號，始於柔然社崙，猶言皇帝也。而拓跋氏之先，通鑑皆書可汗，又在社崙之前。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軍、將、幢、帥，皆魏制，社崙蓋效而立之。將，即亮翻。幢，宅江翻。帥，所類翻。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柔然為魏患自此始。

秃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秃髮傉檀自去年攻顯美，至是乃克。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朝，直遙翻。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為，于偽翻。復，扶又翻。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斷，讀曰短。公私匱乏，以粰橡給士卒。粰，房尤翻，又音浮；穀皮也。橡，似兩翻，栩實也。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從，才用翻。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元顯內畏桓玄，故下船而不發。癸丑，魏常山王遵等

至高平。去年十二月，魏遣奚斤等襲高平，至是而至。沒弈干棄其部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秦州治上邽。勃，蒲沒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畜，許救翻。徙其民於代都。魏以平城為代都。餘種分迸。種，章勇翻。迸，北孟翻。平陽太守貳塵復侵秦河東。姓譜：春秋貳軫，一國，後皆為氏。貳塵之貳，則虜姓也。復，扶又翻。長安大震，關中諸城晝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

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喜，許記翻。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為姚泓以懦弱亡秦張本。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惡，烏路翻。盡阬之，積尸盈路。沮，在呂翻。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沮，子余翻。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使，疏吏翻。傉，奴沃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遺，于季翻。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涼澤，即禹貢之豬野澤也，在武威縣東，亦曰休屠澤。還，從宣翻。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數，所角翻。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焦朗以魏安招秦軍，事見去年五月。降，戶江翻，下同。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樂，音洛。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史言桓玄畏怯，劉牢之等不能仗順取之。將，即亮翻，下同。庚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使罷兵。騶，側尤翻。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孝武太元十年，以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宗封南頓王。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豫州刺史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洞浦，即洞口，魏曹休破呂範處。斷，丁管翻。焚豫州舟艦。艦，戶黯翻。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陳於浦上，帥，讀曰率。陳，讀曰陣。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涂，與滁同。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惡，烏路翻。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復，扶又翻。伺，相吏翻。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坐，徂臥翻。牢之軍溧洲。溧，音栗。溧水出溧陽縣，在建康東南。元顯遣牢之西上擊桓玄，非其路也。晉書劉牢之傳作洌洲。又桓沖發建康，謝安送至溧洲。宋武陵王討元凶劭，四月戊午，至南州；辛酉，次溧洲；丙寅，次江寧。今舟行自采石東下，未至三山，江中有洌山，即洌洲也。洌、溧聲相近，故又為溧洲。張舜民曰：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溧洲過白土磯，入慈湖夾。舜民郴行錄，言泝流之先後水程也。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說，輸芮翻。為，于偽翻。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為輔佐，齊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釋管仲之囚而以為相。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重耳反國，披屢納忠。射，而亦翻。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玄父溫，叔沖。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

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元顯爲驃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降，戶江翻。）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爲諮議參軍。（未有朝命，以板授之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陳，讀曰陣。南桁，即朱雀桁，在臺城南。桁，戶剛翻。）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呼，火故翻。）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騎，奇寄翻。）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數，所具翻。舫，甫妄翻。）元顯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勞，力到翻。樂，音洛。）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是時晉土全有荊、江、揚三州，徐州率多僑郡，而京口則重鎮也。玄悉領之之全有晉國矣，且將奪劉牢之之兵，故領徐州以制之。）玄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謙爲尚書左僕射，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楊尹。（卞範之爲玄長史謀主也。丹楊，京邑，故使爲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爲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殷覬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覬，音冀。）玄姊爲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爲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爲三。玄悅，以爲參軍。（邁折玄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十七年。）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會，工外翻。）詔徙安成郡。（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長沙、廬陵立安成郡。唐吉州安福縣及袁州諸縣皆其地也。劉昫曰：安福縣，吳安成郡治。）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彥璋，元顯之子，隆安初使繼東海王後。）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脩爲王誕固請，長流嶺南。（爲，于僞翻。）

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班瀆在新洲西南。）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降，戶江翻。朝，直遙翻。）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反服，謂反初服也。毛晃曰：退將脩吾初服。此言釋戎服而服常服。）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牢之以討孫恩功進號鎮北將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此時劉裕已有誅玄之心。）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王兗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司馬郎君，謂元顯。）今復反桓公，（復，扶又翻；下復推同。）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帥，讀曰率。）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將，即亮翻。斂，力贍翻。）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暴，步卜翻，又如字。）

大赦，改元大亨。

桓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玄既以其兄弟領荊、江、徐三州，且已得建康，握朝權，不復以丞相爲重，故悉讓之。）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於秦以求救。（質，音致。）秦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中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

孫恩寇臨

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妓渠綺翻從才用翻)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復扶又翻)循諶之曾孫也(盧諶盧志之子初從劉琨琨死仕於段氏段遼敗仕趙諶氏壬翻)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少詩照翻)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吳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今之溫州)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盧循事始此)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鞬居言翻傉奴沃翻)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吳壽夢以少子季札爲賢故其諸子兄弟相傳欲以次傳國於季札而季札終於不受禿髮烏孤利鹿孤致國於傉檀猶吳志也豈知國亡於傉檀之手哉)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垂拱謂垂衣拱手無所爲也)　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自此史稱禿髮氏爲南涼)改元弘昌遷于樂都(樂音洛)　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少詩沼翻)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乘繩證翻幾居希翻)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會工外翻)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此固上之人失政所致而人消物盡亦天地之大數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豈有是事衣於既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乞伏乾歸送熾磐於西平見上卷隆安四年)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朝直遙翻)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將即亮翻下同)循敗走永嘉(走音奏)　高句麗攻宿軍(宿軍城在龍城東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北燕平州刺史治宿軍)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弈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魏主珪至永安(永安本漢彘縣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晉屬平陽郡隋唐晉州之霍邑縣本永安縣也酈道元曰永安故霍伯之都也縣有霍太山)　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王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饋平(柴壁在汾東天渡蓋汾津之名在汾水西岸)　魏博士李先曰兵灋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重直龍翻下同)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阪音反)憚魏之彊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帥讀曰率下同)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

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近其靳翻興屯汾西憑壑為壘束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為薪蒸麤曰薪細曰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眾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和戶臥翻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數所角翻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或告太史令鼂崇及弟黃門侍郎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鼂直遙翻

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襲弟季武皆劉牢之之黨也[illegible]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沈約志山陽本射陽縣[illegible]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illegible]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illegible]兗州刺史南陽[illegible]未能有兗州也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朝直遙翻被皮義翻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聞崔逞被殺崔逞死見上卷三年故犇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燕王寶即位之初苻謨為中山尹長曰娀娥為貴人長知兩翻娀音戎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恚於避翻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諡曰獻幽皇后丁太后事見上卷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于北原龍城北原也石城令高和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燕蓋建僑郡高和本為令時以令入宿會龍城下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庾岳為司空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豺山在善無[illegible]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會工外翻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盡歸其孥西涼公暠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才度若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索嗣事見上卷四年索昔各翻量音良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邪公孫瓚殺劉虞[illegible]暠默然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卒子恤翻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秦以廣州[illegible]以示虛名位寵授之耳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

封子懿猶洸宣諶愔璞賀逵裕國兒皆爲公。洸，古黄翻。諶，氏壬翻。愔，於今翻。遣使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爲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趙曜帥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怱帥騎助呂隆守姑臧。松怱至魏安，傉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傉檀大怒，送松怱還長安，深自陳謝。史言河湟諸國皆畏姚秦之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五（起昭陽單閼，盡閼逢執徐，凡二年。）

安皇帝戊

元興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乙卯，以太尉玄爲大將軍。（大將軍自漢以來職名崇重，居其位者皆擅朝權。晉初以司馬孚爲太尉，奏以大將軍位太尉下，後復舊在三司上。）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孫無終亦北府舊將也。）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上，時掌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舸，加我翻，大船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畵與畫同。）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桓玄意能駿發如此，其時人誤以爲雄豪而憚之，故每遇輒敗。崢嶸洲一戰，識者已窺其規模，知其爲人而竊笑之，一敗而不能復振。）（夫易，以豉翻。）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南燕主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號，戶刀翻。吐，土故翻。）因而寢疾。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璆攻端門，（璆，渠尤翻。）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殿中帥，猶晉之殿中三部督也。帥，所類翻。）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匿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廣固城四門也。）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出奔魏。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復，方目翻。復，除也。）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諄請加隱覈，（合，音閤。諄，竹角翻。隱，度也。覈，實也。隱覈，度其實也。）備德從之，使諄巡行郡縣，（行，下孟翻。）得蔭戶五萬八千。

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史言王始僭竊大號，至敗亡而不悔。）

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廣，古曠翻。高，古號翻。）

秋七月戊子，魏王珪北巡，作離宮於犲山。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喜，許記翻。）珪惡而殺之，（惡，烏路翻。）使其弟毗等就與訣。跋曰：「灅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爲生計。」（灅，力水翻。）且使之背己，（背，蒲妹翻。）曰：「汝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諭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尚書暉與跋善，（從，才用翻。）或譖諸珪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傉，奴沃翻。沮，子余翻。）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窘，渠隕翻。）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使，疏吏翻。）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詰，去吉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攝，收也。傉，奴沃翻。）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沮，子余翻。）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孩，何開翻。敗，補邁翻。）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挐，女居翻。）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

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倉松即漢
昌松縣郭將爲番禾太守番音盤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
及民萬戶于長安載記曰自光至隆十三載而滅與以隆爲散騎常侍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初郭黁
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事見
一百九卷元年黁奴昆翻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黁從乞伏乾歸降
秦降戶江翻以爲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郭黁自信其術幸亂以徼福而卒以殺身足以明天道之難知矣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
親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驕恣爲民患據晉書蒙遜載記中田護軍蓋呂光所置
鎮臨松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殺秦
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爲公而身
爲侯何也秦封傉檀爲廣武公蒙遜爲西海侯事見上卷上年構曰傉檀凶狡款
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
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朝直
遥翻稱尺證翻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
爵皆不過侯伯緯于貴翻晃戶廣翻將軍何以先之乎先悉薦翻昔竇
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不意
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封張掖而更遠
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
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荆州刺史
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
玄曰說輸芮翻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玄乃以南
郡相桓石康爲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桓豁桓溫之弟
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今泉州南安縣卽
其地宋白曰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隋爲泉州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何無忌潛詰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

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
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靖愉之孫也孔愉
事見元帝成帝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魏收志代魏帝建興元年代公猗
盧城盛樂以爲北都脩故平城以爲南都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
新平城晉人謂之南平城也唐朔州西南有新城卽其地規度灅南自
灅水南抵夏屋山皆灅南地度徒洛翻灅力水翻將建新都侍中殷仲文散騎
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
命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撰雛免翻以桓謙爲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
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桓脩爲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
將軍脩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
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
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
揖讓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桓溫諡曰宣武勳德
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
曰卿謂之可卽可耳劉裕一世之雄桓謙問之以決可否裕詭辭以順其意故喜新野人
庾仄殷仲堪之黨也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武帝太康中分屬義陽郡惠帝又分立新野郡仄阻力翻
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
於襄陽走之雍於用翻仄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
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
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今晉
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
逆重直用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
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
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
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
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楊故

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乘繩證翻）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illegible]）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illegible]）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illegible]）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illegible]）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illegible]）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illegible]）

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爲齊王加位相國紹爲清河王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

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十一月庚午大破之（[illegible]）

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丁丑卞範之爲禪詔（[illegible]）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武陵[illegible]）

（[illegible]）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illegible]綬音受）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illegible]）

穆章何皇后及（[illegible]）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illegible]）

（蕪湖縣南有漢猶曰姑孰漢北征記云九井山在丹楊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武帝太康[illegible]）封帝爲平固王降何后爲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爲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爲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illegible]）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奔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illegible]）

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段氏爲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苻貴嬪爲皇后（[illegible]）大赦

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尋陽郡時[illegible]）

燕以衛尉悅真爲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爲并州刺史鎮凡城

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illegible]）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illegible]）

是歲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然濫度草創多不稽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劉喬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復扶又翻）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孝經載孔子之言）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禮天子七廟太祖正東向[illegible]昭[illegible]穆[illegible]南面故曰昭[illegible]北面故曰穆[illegible]昭本如字爲漢諱昭改[illegible]）

（音韶或云晉文帝名昭改音韶）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瀍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徐邈以文學為孝武所親信）玄自卽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讙許元翻好呼到翻下性好同）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謂字體之上下偏傍不合體也）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擿他狄翻）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菟（菟同都翻）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關通也）皆被降黜（被皮義翻）或手注直官（直官入直者也）或自用令史（令史尚書令僕所署用）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數所角翻）遷居東宮更繕宮室（更工衡翻）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使疏吏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璩强魚翻）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三巴巴郡巴東巴西也杜佑曰渝州古巴國謂之三巴以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也）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甄之人翻）仍帥衆進屯白帝（史言劉裕未起毛璩已仗義舉兵討玄帥讀曰率）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朝直遙翻）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桓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刁彝見一百二卷簡文帝咸安二年）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易以豉翻）正患事主難得耳（謂舉大事難得一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裕先領下邳太守故稱之）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王叡字元德王懿字仲德名犯宣元二帝諱故以字行仲德為燕所敗渡河依段遼自遼所來奔為于僞翻）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桓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平昌縣漢屬城陽國魏文帝分城陽立平昌郡後省晉惠帝又立平昌郡其地今屬密州安丘縣界昶丑兩翻）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起於白屋者謂之素士）卿與其州里寧相識否（孟昶平昌人平昌郡屬青州劉邁彭城沛人彭城屬徐州晉二人並僑居京口故謂之同州里）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更工衡翻）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任城縣前漢屬東平國後漢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為任城國而任城縣屬焉晉氏南渡省任城郡為任城縣屬高平郡任音壬）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莞音官）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玄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

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奚如字又胡雞翻周禮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此言事若敗沒為官婢當於奚官中奉養姑晉百官志奚官令屬少府晉宋閒子婦稱其姑曰大家攷南史孝義孫棘傳可見)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悵丑亮翻悵然失志貌)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顗魚豈翻從才用翻)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紿待亥翻)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厭於涉翻又於葉翻)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窺之(橙都鄧翻牀屬)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呂母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天鳳四年)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詰去吉翻著側略翻傳詔之服因自稱敕使)稱敕使居前(使疏吏翻)徒眾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帥讀曰率)裕登城謂之曰(城謂京口之金城)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詭言以誑弘等乘繩證翻)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被皮義翻)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梟堅堯翻說文曰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今謂挂首為梟)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晉陵有南東莞郡故穆之居京口莞音官)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噪聲(讙許元翻噪當作譟)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信使也屬之欲翻使疏吏翻)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直視注目直視不他屬)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袴脛衣也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以為戎服壞音怪)往

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言造事之初事多艱難也)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坐讀曰座)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帥讀曰率下同)弘方啜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啜徒濟翻)裕使毅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先悉薦翻)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重直龍翻)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眾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二州徐兗也)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玄始還東宮今以裕起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侍官自侍中以下至黃散之屬)加揚州刺史新野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待之(成帝咸康八年起覆舟山南立北郊山蓋在建康城北也形如覆舟故名)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

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自建康趣京口為北上。上，時掌翻。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擔，與儋同，下濫翻。言一儋一石也。儲無儋石，家貧之至也。揚雄家無儋石之儲，應劭註曰：齊人名小甖為儋，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前書音義曰：儋言一斗之儲。乃言曰：儋，甖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余據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傉，奴沃翻。元興元年，傉檀改元弘昌。去，羌呂翻。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使，疏吏翻。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興拜傉檀為車騎將軍，故稱之。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坎卦彖辭。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勍，渠京翻。蓋為國家重門之防，重，直龍翻。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初，袁真殺朱憲，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憲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卒，子恤翻。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裕本為建武將軍，以齡石參軍事。

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江乘縣，漢舊縣，屬丹楊郡。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琅邪太守，鎮江乘之蒲洲，遂割丹楊之江乘立南琅邪郡，江乘縣屬焉。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呼，火故翻。衆皆披靡，披，普彼翻。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羅落橋在江乘縣南。蓋縣水散羅落，因以為名。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帥，讀曰率。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重，直龍翻。裕倚大樹挺戰。挺，拔也，挺身獨戰也。挺，徒鼎翻，直也。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刺，七亦翻。裕瞋目叱之，敷辟易。瞋，七人翻。辟，讀曰闢。易，如字。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踣，蒲北翻。裕援刀直進，援，于元翻。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將，即亮翻。厭，於葉翻，又一琰翻。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謂遷晉宗廟主於琅邪國，尋又隨帝上尋陽也。大楚之祭，上不及祖，謂止祭桓溫於太廟。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游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游擊將軍，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建康之西有西陵，其東有東陵。東陵在覆舟山東北。澹，徒覽翻。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羸，倫為翻。幟，昌志翻。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偵，丑鄭翻。塞，悉則翻。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魏文帝踐阼，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後遂各置將軍。賾，士革翻。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鬭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陳，讀曰陣。先，悉薦翻。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呼，火故翻。炎，讀曰燄。熛，必遙翻。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

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帥，讀曰率。下同。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鞚，苦貢翻，馬勒也。桓氏世居荊楚，西人皆其義舊。此蓋從玄東下，玄既篡，因以為羽林。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玄舉策指天，亦項羽所謂天之亡我之意。因鞭馬而走，西趨

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粗，七奴翻，與麤同。）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咽，於甸翻。勝，音升。）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桓玄初篡，遷七廟神主于琅邪國第，而遷帝於尋陽，宗廟主祏皆隨帝西上，故權造新主。）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乘，繩證翻。）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復，扶又翻。）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燾之弟也。（劉裕娶于臧氏。）壬戌，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使，疏吏翻。）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楊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宋永初郡國志，安豐有義昌縣，蓋晉末立郡，宋初廢為縣也。裕取義昌美名，使道規領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倉猝立定，無不允愜。（愜，苦叶翻。）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重，直用翻。）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揉曲為矯，言隨事矯揉，使歸於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史言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當利，浦名。）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趣，七喻翻。）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刁雍後自秦入魏。雍，於容翻。）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行，下孟翻。盛流，謂當時貴盛之流。）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樗蒲不勝而不即納其所負之直。此亦博徒輕狡之常態。）逵縛之馬枊；（枊，魚浪翻，繫馬柱也；又五剛翻。）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蕭方等曰：（蕭方等，梁元帝之嫡長子，撰三十國春秋。）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雍齒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漢靈帝時，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武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董卓之亂，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鵠懼而自縛詣門，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雍，於用翻。）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乘，繩證翻。）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醻恩報怨，何其狹哉！　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泄，族誅，綏弟子慧龍為僧彬所匿得免。（慧龍後遂奔秦，又自秦奔魏。）　魏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　丁卯，劉裕還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上，時掌翻。）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帥，讀曰率。）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驤，思將翻。澹，徒覽翻。昶，丑兩翻。湓，蒲奔翻。）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杜佑通典曰：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注之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後又別置修起居注。）敘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述，（覃，深也，廣也。思，相吏翻。）不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

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帥，所類翻）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卒，子恤翻）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閒，聞桓玄敗，遂來歸。（敬宣等奔南燕事見上卷元興元年）劉裕以敬宣爲晉陵太守。

南燕主備德聞桓玄敗，命北地王鍾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昔魯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所以有乾時之敗。當此之時，建康已定，使慕容鍾等之師果進，劉裕固有以待之矣。將，卽亮翻）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劉毅等之兵既進，故預以休之鎮南蕃。監，工銜翻。雍，於用翻）

庚寅，桓玄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荊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俗人所謂雖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桓玄是也）初，王謐爲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禪，時戰翻）謐手解帝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璽，斯氏翻。綬，音受。朝，直遙翻）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劉昫曰：唐潤州丹楊縣，古曲阿縣地）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帥，所類翻）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帥，讀曰率。下同）斬楊秋於練固。（練固在歷陽西北）

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桑落洲在潯陽城東北大江中。杜佑曰：桑落洲在江州都昌縣，漢之彭澤縣也）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舫，甫妄翻，方舟也）羽儀旗幟甚盛，（幟，昌志翻）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帥，所類翻）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沮，在呂翻）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祏，音石。廟中藏木主石室也。既克尋陽，宗廟主祏乃得還）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艦，戶黯翻。鎧，苦亥翻）時江陵路已絕，（官軍既克尋陽，故江陵之路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

桓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復，扶又翻。說，輸芮翻。更，工衡翻。分，扶問翻）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

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郍謀殺社崙，（崙，盧昆翻。從，才用翻。郍與那同，奴何翻）不克，奔魏。

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去年熙起龍騰苑。暍，於歇翻，傷暑也）

西涼世子譚卒。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

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水經注：江水東逕武口，又東右得李姥浦北，對崢嶸洲，劉毅破桓玄處，在今黃州、壽昌軍之間。杜佑曰：崢嶸洲在鄂州武昌縣。崢，仕耕翻；嶸，戶萌翻。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恇，曲王翻，亦怯也。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將，即亮翻。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舸，古我翻。由是衆莫有鬬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重，直用翻。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降，戶江翻；將，即亮翻。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隆安三年。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永安何皇后，穆帝之后也；王皇后，帝之后也。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夏，戶雅翻。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桓希時爲梁州刺史。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沮，在呂翻。庚辰，夜中，處分欲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不中，竹仲翻。其徒更相殺害，更，工衡翻。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帥，讀曰率；下同。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誘，音酉。寧州刺史毛璠，璠，音煩。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費，扶沸翻。壬午，遇玄於枚回洲。水經注：江水逕江陵縣南，有洲，曰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

蓋等以身蔽玄，皆死。蔽，卑義翻；又博計翻。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導，晉以來冠幘有簪有導，至晉會以玉爲之。導，引也，所以引髮入冠幘之內也。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賾之，賾，士革翻。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返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爲驍騎將軍。乘，繩證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納尋陽所奉送宗廟主祏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桁，戶剛翻；梟，堅堯翻。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幾，居希翻；又音祈。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沿沮水上下爲沮中，臨沮、上黃二縣皆其地也。沮，千余翻。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華容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水經註：江水左逕爲中夏口，右則中郎浦出焉。華容縣今在監利縣界。晉書桓振傳曰：匿於華容之涌中。左傳：閻敖游涌而逸。杜預註云：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涌，音勇。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將，即亮翻；復，扶又翻；下復陷同。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瞋，七人翻。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爲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爲，于僞翻。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帥，讀曰率。主上灋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郡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齒之，行，下孟翻。以年敘長幼爲齒。又，齒，列也。言不使預子姪之列。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

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
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
己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
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馬頭岸在大江南岸北對江津口
桓蔚於龍泉水經註靈溪水東有龍陂廣員二百餘步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皆破之
蔚祕之子也祕見一百二卷孝武寧康元年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趣七喻
翻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
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爲于僞翻冠古玩翻難與爭鋒且可
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
戰於靈溪水經註江水自江陵縣南東逕燕尾洲北合靈溪水溪水口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馮該
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
毅等上牋請罪上時掌翻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
刺史桓振以桓蔚爲雍州刺史鎭襄陽雍於用翻柳約之
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
南郡我朝省爲鎭屬松滋縣甄之人翻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
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僞降欲謀襲振事泄振
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時姓也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
餘衆保涪陵處昌呂翻涪音浮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
璩自領梁州　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　燕
符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卒子恤翻
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八月癸酉葬
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魏置六謁官準古六卿　九
月刁騁謀反伏誅刁氏遂亡刁逵之誅惟赦騁而雍得逃走投北騁又誅則江南之刁氏亡
矣刁氏素富奴客縱橫橫戶孟翻專固山澤爲京口之患
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稱尺證翻彌日不盡時
州郡饑弊民賴之以濟　乞伏乾歸及楊盛戰于竹

嶺上邽西南有南山竹嶺爲盛所敗敗補邁翻　西涼公暠立子歆爲
世子暠古老翻　魏主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
武親加銓擇隨才授任朝直遙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
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
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
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散悉亶翻文官造
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
九將即亮翻帥所類翻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
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左傳郯子曰昔太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
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杜預註曰太皡氏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應劭曰以龍紀其官長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庖犧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官與師也謂諸曹之使爲鳧鴨魏書官氏志作諸曹走使取其
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
也餘皆類此　盧循寇南海攻番禺番音潘禺音愚廣州刺
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濮博木翻冬十月壬戌循夜
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
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爲共冢葬於洲上得髑髏
三萬餘枚髑徒谷翻髏郎侯翻說文曰髑髏頂也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吳孫皓甘
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唐爲韶州執始興相阮腆之相息亮翻腆他典翻劉裕
領青州刺史劉毅免青州裕自領之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
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復扶又翻下復自同桓玄
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
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夏戶雅翻桓振遣鎭
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
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

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漢水與沔會于魯山西南漢水之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故曲陵縣也後更為沙羨縣治）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走音奏竟陵縣古石城也郢州圖經曰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絕壁下臨漢江石城之名蓋本於此）　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宮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魏書官氏志[illegible]）　燕王熙與符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水經注大遼水東南逕遼東郡房縣西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青嶺[illegible]）南臨滄海而還（滄海在遼西郡[illegible]）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高句麗侵燕（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宮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襁居兩翻屬之欲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六（起旃蒙大荒落，盡著雍敦牂，凡四年。）

安皇帝己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蔚，紆勿翻。）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江津戍在江陵南，臨江。盛弘之荊州記曰：江陵縣東三里有津鄉。水經註：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江津長所治。）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又東注船官湖。將，卽亮翻。柞，才各翻，又音作。）進屯紀南。（郡國志：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水經註：江水過江陵縣東而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其地去江陵城二十里。）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涢川。（水經註：涢水出漢南陽郡蔡陽縣東南大洪山，東南流過隨縣西，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又東南入于夏。涢，音云。）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冠，古玩翻。）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爲雍州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爲梁、秦二州刺史，瑗爲寧州刺史。（雍，於用翻。璩，求於翻。瑾，渠吝翻。瑗，于眷翻。）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溫楷皆奔秦。（蔚，紆勿翻。澹，徒覽翻。）怡，弘之弟也。（桓弘死見上卷上年。）燕王熙伐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戊申，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剗，初限翻。）由是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後齊高緯之攻晉州亦若是矣。還，從宣翻，又如字。）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帥，讀曰率。下同。）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古之譯者，傳四夷之言，今羅什翻夷言爲華言，故曰譯。）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禪，靜也。釋氏傳燈錄曰：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禪，時連翻。）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國。（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王烏紇提，一名大孩。胡國，作胡國。孩，何開翻。）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何川，（莫何山在西傾山東北，西傾亦名嵹臺山。嵹，讀曰強。）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騎，奇寄翻。單，音蟬。）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復，扶又翻。）沙漒諸戎皆附之。（段國曰：澆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之若人委乾糒於地，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漒水出嵹臺山，東北逕吐谷渾中，自號漒南北三百里中，地草皆是龍鬚而無樵柴，謂之漒川。漒，渠良翻。）

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暠，古老翻。）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間，古莧翻。）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夏，戶雅翻。）何無忌奉帝東還。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璩，求於翻。瑾，渠吝翻。瑗，于眷翻。蜀有內水、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內水，涪水也；外水，卽蜀江發源於岷山者。）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涪，音浮。樂，音洛。水經註：涪水自南安郪縣南流，其枝流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又曰：江水東逕[illegible]五城界，至廣漢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爲北江。沈約宋志：五城縣屬廣漢郡，晉武帝咸寧四年立。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發五縣人尉部主之，晉因立五城縣，在五城山。按五代志：蜀郡玄武縣，舊曰伍城。玄武縣唐屬梓州。）與巴西陽昧謀作亂。（昧，莫葛翻。）縱爲人和謹，蜀人愛

之，瞻昧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瞻縛縱於輿，還襲毛璩於涪城，殺之。涪音浮。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據晉書毛璩傳，略城去成都四百里。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敗，補邁翻。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民有流離逃散分配軍營者爲營戶。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癸亥，魏主珪還自豺山。罷尚書三十六曹。魏三十六曹始見於一百九卷隆安元年。　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古鄖子之國。鄖，音云。振先逃于溳川，鄖城蓋在溳川也。溳，音云。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沙橋在江陵城北。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陳，讀曰陣。復取江陵。復，扶又翻；下復詣、尋復、復說同。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治，直之翻。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解，戶買翻，曉也；下同。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自省矣。好，呼到翻。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楊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歸藩，歸鎮京口也。詔百官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爲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軍，劉毅爲敬宣寧朔將軍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調，徒弔翻。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敬宣之論毅，其知之固審矣，然終以此獲戾。聖人包周身之防，正爲是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先，悉薦翻。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將，即亮翻。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裕參劉牢之軍事，牢之父子雅敬待之，故云然。正可爲員外常侍耳。員外散騎常侍，晉末置。聞已授郡，實爲過優；敬宣自北來歸，裕以爲晉陵太守。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惋，烏貫翻。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盧循遣使貢獻。使，疏吏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壬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粽，遺，于季翻。本草曰：益智子生崑崙國，今嶺南州郡往往有之。顧微廣州記曰：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內白滑，四破去之，蜜煮爲粽，味辛。粽，作弄翻，角黍也。裕報以續命湯。循以益智調裕，裕以續命報之，此雖淺陋，亦兵機也。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說，輸芮翻。王氏江南衣冠稱首，故云本非戎旅。素爲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復，扶又翻。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元興元年，桓玄流王誕於嶺南。二年，盧循破廣州，虜吳隱之，誕并沒於循所擄。漢獻帝建安四年，華歆以豫章歸孫策；策死，曹操表召歆，孫權遣還。華，戶化翻。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

南也（敗淮南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八年）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掾于絹翻）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秦徙涼州民事見上卷元興二年）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爲于僞翻錄采也收也爲秦所收采則不得歸南燕矣）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瓌公回翻）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濟子禮翻）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宗正以官爲氏）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父音甫）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南燕以兗州刺史鎮梁父）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見二十二卷漢昭帝始元五年）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爲超立法謀反張本）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騎奇寄翻下同）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勝音升）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驃匹妙翻）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下戶嫁翻）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義陽王望子河間王洪生子威徙封章武傳至孫秀秀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之秀範之之子也）及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秀妻桓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桓玄餘黨桓亮苻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淮南廬江歷陽晉熙安豐凡五郡）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會工外翻）

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爲援（隆安五年劉該自晉降魏沈約曰江左青州治廣陵）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斛斯蘭（斛斯亦虜姓也）寇徐州圍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城內史道憐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將即亮翻）斬該及全魏兵敗走龍符懷玉之弟也

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將軍斂俱攻漢中（斂羌之種姓俱其名）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降戶江翻）秦以盛爲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使疏吏翻）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隆安二年淮漢以北多降於秦此十二郡蓋皆在漢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爲南鄉郡晉立順陽郡以南鄉爲縣蓋其後復分立郡也案晉南鄉郡秦漢陰縣及酇縣之地今爲光化軍舞陰縣屬南陽郡未知立郡之始）

八月燕遼西太守邵顏有罪亡命爲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

汝水竭（汝當作女郭緣生述征記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冢東有女水或曰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地理志臨朐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菑入鉅淀鉅淀即漢鉅定地晉書地理志女水出齊國東安平縣東北）南燕主備德惡之（惡烏路翻）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見賢遍翻）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

篤,眠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呼火故翻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年七十。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瘞一計翻己未,超即皇帝位。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護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麴當作鞠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左傳申無宇諫楚靈王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處昌呂翻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史記騶忌相齊淳于髡謂之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五樓聞而恨之。

魏詠之卒。江陵令羅脩謀舉兵襲江陵,奉王慧龍爲主。劉裕以并州刺史劉道規爲都督荊寧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脩不果發,奉慧龍奔秦。慧龍得免見上卷元興二年

乞伏乾歸伐仇池,爲楊盛所敗。敗補邁翻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沮子余翻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鎮樂涫;樂涫縣漢屬酒泉郡張氏分屬建康郡涫音官以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李暠遷酒泉欲以逼沮渠蒙遜安知反爲蒙遜所逼邪敦徒門翻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己也億未見而意之也必期必也譽音余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粗坐五翻事任公平,坦然無纇,纇盧對翻絲節也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部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後自號曰契丹種類繁盛契欺訖翻程大昌曰契丹之契讀如喫

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豺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長知兩翻之往也太守雖置而未臨民,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燕王熙至陘北,陘北陘山之北也陘音刑畏契丹之衆,欲還。符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重直用翻輕兵襲高句麗。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盤樂也言樂于田獵遊逸封孚、韓諲屢諫不聽。丁度曰諲竹角翻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爲于僞翻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河間王顒死無後元帝以彭城王植子歆爲顒嗣歆薨又無子帝復以彭城王釋子欽爲歆嗣欽薨曇之嗣曇之薨國璠嗣國璠兄弟劉裕興復晉室意未謂國璠宜如劉敬宣等南歸可也乃攻晉者欲因裕誅國璠從兄秀以桓振妹婿謀反誅故國璠兄弟不敢南歸耳豈知裕之必篡晉乎璠孚袁翻

二月甲戌,國璠等攻陷弋陽。

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屬之欲翻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木底城在南蘇之東屬置木底州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夕陽

公靈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爲後燕人欲默立賛本
三月庚子，魏主珪還平城。夏四月庚申，復如犲山宮。復扶又翻 甲午，還平城。 柔然社崙侵魏邊。崙盧昆翻

五月，燕主寶之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死。

六月，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爲之大赦。爲于僞翻 及歸，送之至雍，乃還。雍於用翻 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

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傉奴沃翻 沮子余翻 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赤泉在張掖氐池縣北 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鎭姑臧，徵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尙，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兹五年，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至是猶未五年 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抆血，共守孤城，抆武粉翻又文運翻拭也 仰恃陛下聖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貿音茂易也市也賣也 賤人貴畜？畜許又翻 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尙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斷丁管翻此五郡謂漢所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 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旰古案翻 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尙，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㵎，五㵎在姑臧南車尺遮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尙。尙出自淸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淸陽當作靑陽涼風門姑臧城南門也 別駕宗敞送尙還長安。宗姓也漢有南陽宗資 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尙至長安，興以爲尙書。傉檀燕羣臣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張駿卒私謚曰文王張氏自駿至重華耀靈祚玄靚天錫凡六主梁熙呂光呂紹呂纂呂隆王尙又六主通十二主禕許韋翻 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處昌呂翻 傉檀善之。

魏主珪規度平城，度徒洛翻 欲擬鄴、洛、長安，脩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惠帝分陳留爲濟陽國後因以爲郡濟子禮翻思相吏翻 召見，與之商功。題久侍稍怠，珪怒，賜死。題，含之孫也。此莫題非高邑公莫題莫含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 於是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魏先有八部大人既得中原建平城爲代都分布八部於畿內灅力水翻 闕門高十餘丈，高居傲翻 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罷。

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周公謚法述義不克曰丁

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鎭姑臧，自還樂都。樂音洛 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甲辰，魏主珪如犲山宮，遂之石漠。自陰山以北皆大漠有白漠黑漠石漠二漠以其色爲名石漠蓋其地皆石也 石漠在漢定襄郡武要縣西北塞外 九月，度漠北，癸巳，南還長川。長川城在柔玄鎭西

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處昌呂翻 脩之至宕渠，宕渠縣漢屬巴郡劉蜀分屬巴西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按五代志渠州南充縣舊置宕渠郡合州石鏡縣亦置宕渠郡皆晉宕渠郡界自白帝上成都之路宕徒浪翻 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禿髮傉檀求好於西涼，好呼到翻 西

涼公暠許之，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安珍，即漢酒泉郡安彌縣也。後人從省書之，以彌爲弥，傳寫之訛，又以弥爲珍。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朝，直遙翻。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卒，子恤翻。慕容灋不奔喪，超遣使讓之。使，疏吏翻。灋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灋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數，所角翻。說，輸芮翻。下，遐稼翻。燕主寶永康元年，逼殺其母段氏，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灋，灋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語，牛倨翻。復，扶又翻。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犇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南燕青州刺史鎮東萊，徐州刺史鎮莒城，兗州刺史鎮梁父。濟，子禮翻。昱拔莒城，段宏犇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犇梁父。範幷將其衆攻梁父，克之。父，音甫。灋出犇魏，凝出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好，呼到翻。更，工衡翻。轘，戶慣翻，車裂也。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慕容超之立，雖非少主，乃國疑而大臣未附之時，超不能推心和輯，使之阻兵以至於犇亡，超誰與立哉！雖劉裕之兵未至，固知其必滅矣。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梁州刺史劉稚反，劉毅遣將討禽之。將，即亮翻。庚申，魏主珪還平城。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乞伏乾歸入朝于秦。朝，直遙翻。十二月，以何無忌爲都督荊江豫三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八郡，蓋荊州之武昌，江州之尋陽、豫章、廬陵、臨川、鄱陽、南康，豫州之晉熙。是歲，桓石綏與司馬國璠、陳襲聚衆胡桃山爲寇，胡桃山當在歷陽郡界。璠，孚袁翻。劉毅遣司馬劉懷肅討破之。石綏，石生之弟也。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燕大赦，改元建始。秦王興以乞伏乾歸浸彊難制，留爲主客尚書，漢成帝置四曹尚書，其四曰主客，主外國夷狄事。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是後秦政濅衰，熾磐日以盛，而乾歸亦不可得而留矣。熾，昌志翻。校，戶教翻。監，工銜翻。二月，己酉，劉裕詣建康，固辭新所除官，欲詣廷尉；詔從其所守，裕乃還丹徒。魏主珪立其子脩爲河間王，處文爲長樂王，處，昌呂翻。樂，音洛。連爲廣平王，黎爲京兆王。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悒悒不得志，悒悒，憂悒不自安之意。仲文黨於桓玄，以才望希進而不得進，故不自安也。朝，直遙翻。出爲東陽太守，尤不樂。樂，音洛。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無忌都督浙江東五郡，東陽其一也。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無忌喜，欽遲之。遲，直吏翻，待也。後企遲同。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府，謂督府，何無忌治所也。恍，呼廣翻。惚，音忽。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閏月，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將，即亮翻。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劉延祖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爲主，皆族誅之。燕王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爲，于僞翻。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北燕營州刺史鎮宿軍。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煎魚爲凍，今人多能之。季夏六月暑盛，則不能凍。仲冬須生地黃，本草曰：地黃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嬭子。二月八月採根，陰乾，解諸熱，破血，通利月水。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下，遐稼翻。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

哭之懣絕，久而復蘇。（懣音悶。）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喪，息郎翻。衰，倉回翻。）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高陽王隆之妃也。）美而有巧思，（思，相吏翻。）熙欲以為殉，乃毀其襚鞾中得弊氈，（襚音遂，送終曰襚。鞾，許加翻。）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璆，渠尤翻。藏，徂浪翻。）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觀熙此言，死期將至。監，工銜翻。）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去，羌呂翻。段氏，熙之慈母也，見上卷元興二年。）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將，即亮翻。）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呂瑩蓋為秦之梁州別駕，以後面秦王興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瑩觀之可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濜口，敏退屯武興。（水經：沔水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註云：濜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逕陽平關西而南入于沔，謂之濜口，有濜口城。郡國縣道記：梁州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濜口城，劉蜀置武興督，於漢中沔陽縣，隋唐為興州，今沔州城，古武興城也。濜，徐刃翻。）盛復通於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楊盛來稱藩，其所以不與晉通者，以桓玄之亂也。復，扶又翻。）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通鑑以晉紀年，則以盛為都督之上不必書晉，晉字當作詔字。）五月，丙戌，燕尚書郎苻進謀反，誅。進，定之子也。（孝武太元十一年，符定降燕，見一百六卷。）魏主珪北巡至濡源。（濡，乃官翻。）魏常山王遵以罪賜死。初，魏主珪滅劉衞辰，其子勃勃奔秦，（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十六年。）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近，其靳翻。）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魏收地形志：偏城郡廣武縣有三城。唐延州豐林縣，古廣武縣地。）及衞辰部眾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間，古莧翻。）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眾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分，扶問翻。）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為勃勃叛秦，興悔不用邕言張本。）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將，即亮翻。）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秦留賀狄干，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狄伯支、唐小方被禽，亦見是年。）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復，扶又翻。）乃謀叛秦。（楚白公勝所以作亂於楚者，其事正如此。）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大城縣，前漢屬西河郡，後漢屬朔方郡，魏晉省。崙，盧昆翻。）勃勃掠取之，悉集其眾三萬餘人，偽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眾。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史記及漢書皆云：匈奴，夏后氏苗裔淳維之後。勃勃，匈奴餘種，故云然。夏，戶雅翻，下同。）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晉書曰：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劉武之曾孫，劉衞辰之子。劉武即劉虎，晉書避唐國諱，改虎為武。單音蟬。）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左僕射，（鞬，居言翻。）乙斗為右僕射。賀狄干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魏主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怒，并其弟歸殺之。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孫也。（汝南王亮死於楚王瑋之難。）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被，皮義翻。從，才用翻。）甲子，大赦。初，中衞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數，所角翻。）跋、素弗

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還首，自歸請罪也。首，式救翻。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雲稱疾見上年。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為養子事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帥讀曰率。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柩，巨救翻。收髮貫甲馳還赴難難，乃旦翻。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雲字子雨，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慕容寶養以為子。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遲，直利翻，待也。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趣，七喻翻。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赴苑復，扶又翻；下復貳、可復同。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年二十三。史言慕容熙淫虐，天奪其魄，身死國滅。自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而滅。數，所具翻。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

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前燕之亡，慕容評之奔也。秃髮傉檀復貳於秦傉，奴沃翻。復，扶又翻。下同。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為秦封傉檀張本。使，疏吏翻。下同。熾，昌志翻。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長安之陷，太樂諸伎入于西燕；西燕之亡，慕容垂收以歸于中山；中山之陷，相率奔鄴，由是南燕得之。伎，渠綺翻。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靳，居焮翻。為，于偽翻。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自廆至垂，僞超凡七主。重，直龍翻。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為，于偽翻。復，扶又翻。遂北面受詔

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謂其父瓘、伯璩舉家為蜀人所滅，脩之欲致死復讎，不復求生路也。所以借命朝露者朝露易晞，言不久生也。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效

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晉氏南渡置襄城郡於江南僑領繁昌等縣孝武罷襄城郡爲繁昌縣屬淮南僑郡今太平州繁昌縣卽其地繁昌本漢潁川郡屬縣因僑立而是縣之名遂移於江南此襄城蓋敬宣以舊郡僑領太守也帥讀曰率）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魏主珪如豺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候官見上卷元興三年）珪收岳殺之北燕王雲以馮跋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爲尚書令馮素弗爲昌黎尹馮弘爲征東大將軍孫護爲尚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九月譙縱稱藩於秦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傉奴沃翻將卽亮翻沮子余翻）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均石在張掖之東西陝之西蓋西郡界）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降之（日勒縣漢屬張掖郡後分置西郡治日勒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秦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熾昌志翻）

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伎渠綺翻帥讀曰率按水經濟南臺縣有馬耳山關盧水出焉魏收地形志秦山郡臺縣有馬耳山）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薛干晉書載記作薛千蜀本作薛干）降其衆以萬數（降戶江翻）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興弟邕小字也）勃勃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于支陽（枝陽縣漢屬金城郡晉張寔分屬廣武郡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杜佑曰唐會州會寧縣漢枝陽縣）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傉檀帥衆追之（帥讀曰率）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溫圍水名水經河水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溫圍其卽漢之媼圍縣歟趣七喻翻）阻水結營扼其咽喉（咽音煙）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凌力證翻冰也又閭承翻鑿冰塞路置兵死地使人自爲戰塞悉則翻）勃勃逆擊傉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將卽亮翻）傉檀與數騎奔南山（漢書地理志武威郡蒼松縣有南山松陝余謂此南山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于終南皆此山也傉檀所奔枝陽之南山也）幾爲追騎所得（幾居希翻騎奇寄翻）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髑徒谷翻髏音婁）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敗補邁翻後漢書西羌傳安定有青石岸安定唐之涇州涇州有青石嶺）俘斬五千餘人傉檀懼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屠直於翻）一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何損於明而諸君遽從此小人爲不義之事殿中兵今至禍在目前矣衆聞之皆散七兒奔晏然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謀反傉檀皆殺之（自是之後禿髮氏之勢日以衰矣）魏主珪還平城十二月戊子武岡文恭侯王

謚恭。〔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是歲，西涼公暠以前表未報，〔前奉表見上元年。暠，古老翻。〕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詣建康。〔復，扶又翻。間，古莧翻。〕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王謐薨，揚州刺史缺官，故議用其人。〕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昶，丑兩翻。〕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皮，姓也。沈，持林翻。〕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朝，直遙翻。〕穆之僞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朝，直遙翻。下同。〕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耶！〔將，即亮翻。〕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分，扶問翻。〕力敵勢均，終相吞噬。〔後果如穆之之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見上卷元興二年。〕今若復以佗授，〔復，扶又翻。下面復同。〕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治，直吏翻。〕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騎，奇寄翻。〕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爲青州刺史，鎭丹徒，劉道憐爲并州刺史，戍石頭。

庚申，武陵忠敬王遵薨。

魏主珪如豺山宮，遂至寧川。〔寧川，即後漢上谷郡之寧縣也，前漢曰寧縣。地理志曰：于延水出代郡且如縣塞外，東至寧入沽。水經注曰：于延水逕罡城南，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小寧縣西北，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師古曰：且，子如翻。〕

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賈公彥曰：在旁曰帷，四合象宮室曰幄。〕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斂，力贍翻。〕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復，扶又翻。〕

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爲皇后，子彭城爲太子。

三月庚申，葬燕王熙及苻后于徽平陵，謚熙曰昭文皇帝。

高句麗遣使聘北燕，且敘宗族。〔雲本高句麗支屬，詳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使，疏吏翻。〕北燕王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夏四月，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昶，丑兩翻。〕

北燕大赦。

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鎭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牧，鎭白狼。〔前漢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曰：世祖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其地屬唐營州柳城縣界。〕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尚書令。

譙縱遣使稱藩於秦，〔使，疏吏翻。〕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龍格，蓋即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時傉檀[illegible]敗，國司馬[illegible]謀反。〕〔秦議之。晉書載記曰：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乃[illegible]。〕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縱，子容翻。橫，戶孟翻。〕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夏，戶雅翻。〕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

傉檀之才辨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欺敵人之覘國者而卒以敗亡者輕用兵也援之於古蓋智伯瑤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復扶又翻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譎古穴翻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蜀本作返復當從之陵人者易敗易以豉翻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帥讀曰率下同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傉檀書曰遺于季翻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自金城濟河也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騎奇寄翻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漠口在昌松郡界謂之昌松漠口魏收地形志昌松郡有漠口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降戶江翻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鈔楚交翻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傉檀散牛羊以餌敵而斂成掠之宜其敗也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挑徒了翻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使疏吏翻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河曲在朔方東北黃河千里一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夏戶雅翻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姚興之敗禿髮未能為秦患也齊難之敗則赫連之患熾矣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璠孚袁翻蕃音皮又音反讀曰翻魯郡太守徐邕棄城走車騎長史劉鍾擊卻之　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劉敬宣既入峽所謂三峽也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帥讀曰率處昌呂翻驤思將翻此由內水而進也墊音疊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黃虎近涪城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春秋責帥之義也道規時為征蜀都督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譴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私憾見上元年毅乃止　乞伏熾磐

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熾昌志翻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嵻㟪山而據之丁度曰嵻㟪山在西羌予據乞伏氏據苑川其地西至枹罕東極隴坻北限赫連南界吐谷渾嵻㟪山當在苑川西南宋白曰西境疊宕洮嵻㟪山始在西羌中嵻丘岡翻㟪盧當翻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武臺本名虎臺唐人作晉書避唐祖諱改虎為武通鑑因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鼂古朝字音直遙翻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南燕汝水竭汝當作女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水經註澠水出營城東西北流入時水營城即臨淄城時水通有澠水之名亦謂之時澠水時水東北入淄水淄水又東北合濁水濁水東北流逕廣固城西濁水亦或通名之為澠水昔趙攻廣固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當陷指是水也澠神陵翻　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惡烏路翻近其靳翻超大悅賜朝服一具朝直遙翻　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枹音膚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是歲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題以珪年少少詩照翻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遺于季翻勝音升載才再翻　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如何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處昌呂翻詰去吉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七 起屠維作噩盡上章閹茂凡二年

安皇帝庚

義熙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三年超獻太樂伎于秦故歎其不備朝直遙翻議掠晉人以補伎伎渠綺翻領軍將軍韓諄曰丁度曰諄竹角翻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中山陷慕容德奔鄴保滑臺既而復失滑臺乃東取齊地而據之事並見前戢戎立翻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史言慕容超愎諫致寇而亡伺相吏翻辛卯大赦庚戌以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好呼到翻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裕領揚州故稱之為主公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宿豫城在淮北晉置宿豫郡及宿豫縣唐代宗諱豫改為宿遷縣屬徐州宋白曰宿豫城在下邳東南百八十里舊本宋人遷宿處也宋滅為邑漢為仇猶縣屬臨淮郡晉安帝立宿豫縣唐改宿遷縣將即亮翻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朝直遙翻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頓讀曰鈍為國結怨為于偽翻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儼魚檢翻晉有令史十八人後增為二十一人其後員數益增置都令史以總之比歲屢遷官至左丞比毗至翻禮記比年入學并每歲也漢書比年頻年也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此濟南亦是僑置於淮北濟子禮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熾昌志翻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彭奚念據枹罕枹音膚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乾歸為秦所留見上卷三年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作亂秦王興在平涼故厥乘間作亂秦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帥讀曰率將即亮翻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為功乎姚泓優游文義自儒者觀之似得子道然非撥亂才也秦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姚沖之謀謂欲還襲長安也賜沖死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朝直遙翻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監中軍將軍留府事也昶丑兩翻監古銜翻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武帝太康四年立臨澧縣屬天門郡隋唐併入澧州澧陽縣澧音禮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關讀曰彎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斷丁亂翻喜許記翻說讀曰悅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將即亮翻鎮惡

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恆山崩。(恆，戶登翻。)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徙都度堅山。(度堅山，乞伏之先司繁所居也。)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紹載曰：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凡服之者，疽背癰疽相踵也。)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寖劇。(寖則劇到翻。)又災異數見，(見，賢遍翻。)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腋，音亦。)珪憂懣不安，(懣，音悶，又音滿。)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一出一入謂之息。)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史言魏主珪死期將至。)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為希少。(為，于偽翻。少，詩沼翻。)珪亦知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更當清治之耳。(治，直之翻。)是時群臣畏罪，多不敢求親近，(近，其靳翻。)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歸。浩，吏部尚書宏之子也。宏未嘗忤旨，亦不諂諛，故宏父子獨不被譴。(懈，居隘翻。忤，五故翻。被，皮義翻。)

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騎，奇寄翻。)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魏收地形志：平涼城在漢安定鶉陰界，唐為原州之地，依力川又當在其東南。)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帥，讀曰率。)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艦，戶黯翻。重，直用翻。)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慮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水經註：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流，右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今有大峴關。魏收志：齊郡盤陽縣有大峴山。五代志：臨朐縣有大峴山。杜佑曰：大峴在沂州沂水縣北。塞，悉則翻。峴，戶典翻。)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婪，盧含翻。)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魏收志曰：臨朐，漢之朐縣也，屬東海郡，晉曰臨朐，屬東莞郡。宋白曰：因臨朐山而名。朐，音劬。)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

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沮，在呂翻。)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南燕兗州治梁父，緣梁父之山而東下也。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芟，所銜翻。下同。)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僑，渠嬌翻。)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南燕以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城，兗州刺史鎮梁父，青州刺史鎮東萊，所謂五州也。)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蹂，人九翻。)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𧦬曰：(𧦬，丁度翻，又竹角翻。)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劉璋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古者東南之民斷髮文身，故鎮云然。)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下，戶嫁翻。)乃攝莒、梁父二戍，(父，音甫。)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

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謂已得過大峴之險)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謂燕人不芟除禾苗)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莞音官)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朐音劬)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巨蔑水國語謂之具水袁宏謂之巨昧水水經謂之巨洋水水出朱虛縣太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上下淤水亦是劉裕伐廣固營壘所在)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乘繩證翻)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日過中為向昃具阻力翻)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間古莧翻韓信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向式亮翻擐音宦)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超自臨朐城中出城南就暉)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晉志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璽斯氏翻)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高古號翻重直龍翻塹七豔翻)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謂秦內有赫連之患也喪息浪翻)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樂浪音洛瑯)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事見上卷三年)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晉氏南渡立南青冀二州於淮南北青冀二州於青地)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垣氏子孫後遂為南國名將著功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思相吏翻)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使周城呼曰(呼火故翻)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董卓之入洛計亦出此)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好呼到翻)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使疏吏翻下同語牛倨翻下相語同)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尤怪也過也)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善謂善為之辭詳謂審諦也)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解戶買翻曉也)故不相語耳(語牛倨翻)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

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復扶又翻大赦改元更始更工衡翻公卿以下皆復本位乾歸降秦爲公見一百十二卷隆安五年 慕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逃去魏主珪盡殺之 初魏太尉穆崇與衞王儀伏甲謀弒魏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功祕而不問及珪有疾殺大臣儀自疑而出亡追獲之八月賜儀死 封融詣劉裕降封融奔魏見上卷二年魏殺慕容氏故融歸裕降戶江翻 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貳城貳縣之城也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騎奇寄翻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魏收地形志原州長城郡有黃石縣五代志西魏改黃石爲長城隋開皇初廢郡爲縣大業初改長城縣爲百泉縣復扶又翻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初興遣衞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及爲勃勃所敗敗補邁翻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降戶江翻下同因說裕曰說輸芮翻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漢李陵降匈奴霍光上官桀使其故人任立政招之使歸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將如字引也沮在呂翻 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宏奔魏見上卷二年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爲于僞翻縣讀曰懸 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皇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熾昌志翻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枹音膚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妻七細翻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周姬姓也故王女謂之王姬後世因而稱之凡王者之女皆謂之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易家人之六二曰在中饋言以陰處陽居中得正盡婦人之義職乎中饋巽順而已饋食也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爲尚書民部郎魏尚書郎有民曹晉初分置左民右民江左以後省右民郎有左民郎民部郎至是始見于通鑑強其兩翻 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畜吁玉翻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衞離桃皆姓也班仁其名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厭於鹽翻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帋而入帋與紙同通俗書也稱有所啓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高雲以勇力發身叨居君位自謂非壯士以爲翼衞不足以防其身豈知小人之難養也是以古之綴衣虎賁左右攜僕必用吉士其慮患誠深遠也雲得燕見上卷三年 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爲于僞翻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陳敬仲之後，田和篡齊，仍號曰齊。燕國，慕容氏之後，而取其國，仍號曰燕），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諡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少，詩照翻。蕩，徒浪翻），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好，呼到翻），謙恭儉約，以身帥下（帥，讀曰率），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溫公作通鑑，雖相小國者，有一善必因舊史而表章之，以言為輔之難）。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以防母后豫政，外家為亂也（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元年）。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人（蜀本作故吾），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號，戶高翻），珪知而復召之（復，扶又翻）。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代人車路頭（車焜氏，拓跋氏之疏屬也，至後魏孝文改為車氏）、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初，珪如賀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珪父寔，昭成帝什翼犍之嫡子也，先卒，珪立，追諡獻明皇帝；賀太后，賀夫人之姊），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左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此語類之），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凶很無賴（很，戶墾翻），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好，呼到翻。樂，音洛）。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戊辰，珪譴責賀夫人（譴，去戰翻），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呼，火故翻）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弒之（年三十九。明元帝永興二年上諡曰宣武皇帝，廟號烈祖；泰常五年改諡曰道武）。己巳，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於端門前（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北面立（句斷）。紹從門扉間（扉，門扇也）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眾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長，知兩翻）。眾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唯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儀有克燕之功，是年八月賜死）。於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恟，許拱翻）。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安陽城，即漢代郡之東安陽縣城也。魏收地形志：永熙中置高柳郡，治安陽），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史言崔宏有識）。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晝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郎叔孫俊（拓跋氏起於代北，俗尚獵，故置獵郎，以豪望子弟有材勇者為之，亦猶漢朝期門郎、羽林郎之類也。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置散騎郎、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籤等。俊，魏獻帝叔父之後乙旃氏，孝文以為叔孫氏）與宗室疏屬拓跋磨渾（磨渾，元城侯屈之子也）自云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即執帳下，詣嗣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兒為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為，于偽翻），夜告安遠將軍安同等。眾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為內應者十餘人。其先犯乘輿者（乘，繩證翻），群臣臠食之。壬申，嗣即皇帝位（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嗣字木末），大赦，改元永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不

預朝政者，悉召用之。(朝，直遙翻。)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後魏孝文以獻帝第三兄之後爲達奚氏，尋又改爲奚氏。)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臣子至宮門，皆下車而入，故謂之止車門。)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逮事什翼犍，(什翼犍爲代王，以鳳爲左長史。犍，居言翻。)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魏初謂尚書都省爲尚書都坐，都坐大官，尚書長官也。坐，徂臥翻。)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爲散騎常侍，叔孫俊爲衛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拓跋磨渾爲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爲先帝所親信者爲誰，王洛兒言李先。(先嘗事慕容永，爲永之謀主也。永滅，徙中山，魏伐燕，先歸魏，道武親尚之。)嗣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爲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爲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爲安東將軍，常宿於內，以備顧問。朱提王悅，虔之子也，(拓跋虔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朱提，音殊時。)有罪，自疑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匕首入侍，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有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匕首，遂殺之。(匕，卑履翻。索，山客翻。)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虛二星，危三星。晉天文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齊之分野，屬青州。)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降，戶江翻，下同。)超手殺之。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天門，廣固內城南門也。)朝群臣於城上。(朝，直遙翻。)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𧩂諫曰：(𧩂，竹角翻。)「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爲，于僞翻；下爲民同。)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

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樂，音洛。)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長，知兩翻。少，詩照翻。)所在寇盜群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兩不能去，言先不能去誅，後又不能去赦也。去，羌呂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二月癸未朔，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史言魏有謀臣，所以弭亂。磾，丁奚翻。將，即亮翻。)

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騎，奇寄翻，下同。)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降，戶江翻。)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說，輸芮翻。)「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瘁，秦醉翻。)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曆書：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日。)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數，所具翻。降，戶江翻。)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敬宣先嘗奔燕，故超以母託之。夫孝莫大於寧親，超以母之故屈節事秦，竭數年之力以奉之，既又掠取晉人以足樂伎，由是致寇，至於母子並爲俘虜，乃更欲以託劉敬宣，何肅邊也。)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爲，于僞翻。)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書仲虺之誥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國號南燕，十三年而亡。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翦，音翦。夏，戶雅翻。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番禺，音潘愚。說循曰：本住嶺外，說，輸芮翻。嶺外，謂在五嶺之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孫恩、盧循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久在海中，故皆懷土思歸。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何，謂何無忌；劉，謂劉毅也。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復，扶又翻。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元興二年，循使道覆攻陷始興，因使守之。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樂，音洛。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南康山，南康縣之山也。吳立安南縣於漢豫章梅嶺，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南康。所謂梅嶺，今大庾嶺是也。南康山即大庾諸山，皆在今南安軍界。至始興，賤賣之，自南康西至始興四百里。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艦，戶黯翻。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道覆順流而下，順，[illegible]石之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雍，於用翻。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青州舊督齊郡、樂安、城陽、東萊、長廣、平昌、高密八郡，而所謂燕郡者，蓋南燕於廣固置燕郡尹，而今改爲燕郡太守耳。封融爲勃海太守，檀韶爲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二人，燕之舊臣，穆之恐其爲變，故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諡法：危身奉上曰忠；剛德克就曰肅。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埶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贛水出漢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南昌縣西，南康之地也。贛水至南昌縣歷南塘，今南昌縣南有南塘，在徐孺子宅西。二城，謂豫章、尋陽也。水經註曰：豫章城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贛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舟兵無所用，可以堅守而待其敝。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始興溪子，謂徐道覆所統始興兵也。詩云：無拳無勇。毛傳曰：拳，力也。將，即亮翻。易，以豉翻。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射，而亦翻。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撓，奴教翻。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朝，直遙翻。乘，繩證翻。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魏收地形志：敷城郡有定陽縣，在今鄜州鄜城縣界。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將，即亮翻。興處之

湟山及陳倉。（據載記，湟山，澤名。處，昌呂翻。）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省，晉分屬略陽郡。元豐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有白沙鎮。縣西又有白石堡。）趣，七喻翻。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張天錫分張掖置臨松郡。五代志：甘州張掖縣，後周併臨松入焉。傉，奴沃翻。沮，子余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晉屬武威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縣。）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復，扶又翻。）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將，即亮翻。）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王鍾誅見上卷四年。）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夏，戶雅翻。降，戶江翻。下同。）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何承天姓苑：敬姓，黃帝孫敬康之後；風俗通：陳敬仲之後。質，音致。）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石驢山在姑臧西南，長寧川西北，晉昌郡界。張寔討曹祛於晉昌，自姑臧西屯石驢，據長寧。折，而設翻；掘，其月翻。）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樂，音洛。）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諶等（晉書載記作焦朗、王侯等。諶，氏壬翻。）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傉檀自據姑臧之後，實四郡交兵，所過輒敗，不惟失姑臧，亦不能保樂都。詩曰：毋田甫田，維莠驕驕；毋思遠人，勞心忉忉。正謂此也。）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重，直用翻。）自帥精銳步歸，（帥，讀曰率。）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卷，讀曰捲。）與數十人至淮上，（李延壽南史作江上，當從之。蓋裕至山陽則已渡淮也。）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

若其不然，覆溺何害！」（溺，奴狄翻。）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綬，音受。）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青州、兗州、并州，時皆僑置在江淮間。將，即亮翻。下同。）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從，才用翻。）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孫泰以左道惑衆，孫恩、盧循皆其黨也，故謂之妖賊。遺，于季翻。妖，於驕翻。）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毅時以豫州刺史鎮姑孰。帥，讀曰率。）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湘中諸郡，謂長沙、零、桂之地。）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使，疏吏翻。）「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重，直用翻。）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審者，悉其實也。問，音問也。）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二州，謂荊、江也。）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裕起兵於京口以討桓玄，赴義之人，論賞重於當時。）發民治石頭城，（治，直之翻。）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沮，在呂翻。）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

無以測多少。少詩沼翻 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恟許拱翻。創初良翻。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二鎮謂江豫也。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絶，樓船高十二丈，高古號翻。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時江西江北皆無城池可倚，昶長民欲奉天子過江，不過東走廣陵，西據歷陽耳。昶丑兩翻。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驤思將翻。虞丘複姓，史記楚相有虞丘子。折之舌翻。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魏尚書曹有中兵郎，諸公府征鎮亦因而置中兵參軍。新建大功，謂滅燕也。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少詩沼翻，下同。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恚於避翻。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申重也。死復何晚！復扶又翻。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事見上年。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間古莧翻。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

乙丑，盧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復扶又翻。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量音良。若迴泊西岸，西岸即蔡洲。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上時掌翻。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乾音干。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爲于僞翻。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蔡洲在石頭西岸，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二十五里有蔡洲。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軼徒結翻。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查浦在大江南岸，近秦淮口。藥園蓋種藥之所。廷尉寺舍所在，因以爲地名。查莊加翻。據晉書帝紀，三壘皆在淮口。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西陽上下蠻所居之地謂之蠻，其爲王民應租稅征役者謂之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從才用翻。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知都督中外諸軍府留事也。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

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崘聞之，遁走，道死。崘盧昆翻。其子度拔尚幼，部衆立社崘弟斛律，號藹豆蓋可汗。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嗣引兵還參合陂。

盧循伏兵南岸，南岸即秦淮口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上時掌翻。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斷丁管翻。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

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沈穆夫吳興武康人隆安三年孫恩寇會稽二吳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恩爲劉牢之所破并殺穆夫)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挑徒了翻)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秦淮北岸也)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丹陽郡丹陽尹治所也上時掌翻)裕帥諸軍馳還石頭(帥讀曰率)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南塘秦淮南岸也陳讀曰陣)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車騎中軍司馬庚悅爲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劉裕爲車騎將軍以劉敬宣征蜀失利乞降號中軍將軍故車騎中軍二府共一司馬庚準庾亮之孫也)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璠孚袁翻)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興以國璠爲揚州刺史叔道爲交州刺史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南陵在宣城郡宣城縣西梁置南陵郡及南陵縣隋廢淮丹陽郡石城縣之界也今爲池州貴池縣地循留兵有利錢欲以歸番禺故使崇民守之以固彭蠡湖口宋白曰柵江口對岸即春穀南陵縣地今爲繁昌縣)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帥讀曰率)乙丑魏主嗣還平城　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越質鮮卑種也其酋曰叱黎叱黎之子曰詰歸孝武太元十八年降於乾歸二十一年叛降秦屈機即詰歸也語稍訛耳)降其衆二萬五千(降戶江翻)徙於苑川八月乾

歸復都苑川(乞伏氏本都度堅山乾歸強盛始都苑川既爲秦所破而降於秦秦使鎮苑川復叛恐爲秦所攻還保度堅山今部衆浸盛不畏秦復都苑川)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古者祭馬祖後世因立廟以祭之故名其地爲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將子兒翻暠古老翻)　劉裕還東府(盧循退裕乃還東府)大治水軍(治直之翻)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會工外翻處昌呂翻帥讀曰率番禺音潘愚)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見賢遍翻下同)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見賢遍翻)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問音問也)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以名郡輿地志澧州石門縣古天門郡帥讀曰率下同)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爲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桓氏世居荊楚舊因恩所結義不相忘謂之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江水於縣西別出爲沱而東復合於江故曰枝江我朝熙寧六年省枝江爲鎮入松滋縣)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長知兩翻)吾東來文武(東來文武謂道規從行將佐兵士也)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

自襄陽赴江陵。難於用翻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守式又翻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伺相吏翻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沈持林翻沈吟不決也還音旋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陳讀曰陣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水經註涌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左氏傳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在江陵城東杜預曰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涌音勇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爲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遵斬苟林于巴陵。桓石綏因循入寇。起兵洛口。水經註漢水過魏興安陽縣又東至灌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注漢水所謂洛口也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徵陽當作微陽晉地理志微陽縣屬上庸郡沈約曰魏立建始縣晉武帝改曰微陽周武王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從之髳音矛微陽縣蓋因古微國而得名而史無其城襲據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興太守弘之討石綏等。皆斬之。桓氏遂滅。韶。暢之孫也。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枹音膚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謚曰宣武。廟號烈祖。宋高祖永初元年魏改謚珪曰道武皇帝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喪息浪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帥讀曰率下同冠古玩翻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監古銜翻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破冢在江津之東趣七喻翻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復扶又翻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湓蒲奔翻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見賢遍翻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卒子恤翻衆心乃服。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鮮卑有僕渾部句豈輸報鄧若則羌種也句古侯翻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艦戶黯翻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艦戶今舟人謂之馬門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崇民走則裕可徑進循失湖口之險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温祚時延祖。温祚本巴東太守時延祖自劉敬宣黄虎之退皆屯巴東將即亮翻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杜佑曰晉大雷戍舒州望江縣是今皖口之西有雷江口即其地宋書志大雷望江縣西岸有大雷江水自尋陽柴桑並流三百里入江即望江縣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塞悉則翻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舳音逐艫音盧裕悉

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射而亦翻）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烟與煙同炎讀曰燄）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趣七喻翻）乃悉力柵斷左里（左里以其地在尋江之左故名杜佑曰左里卽江州尋陽縣彭蠡湖口斷丁管翻）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謂討桓玄與桓謙等戰時也折而設翻沈持林翻）幡竿亦折今者復然（復扶又翻）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舸古我翻）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降戶江翻）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番禺音潘愚）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褚裒崇德太后之父裒蒲侯翻）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惡烏路翻）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從千容翻）裕益親任之

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慕容熙之）謂當入爲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萬泥乳陳皆有功萬泥爲幽平二州牧鎮肥如乳陳爲幷青二州牧鎮白狼）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弘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跋以范陽公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八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爲雍州刺史，鎮安定。姚秦分關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雍，於用翻。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朝，直遙翻。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惡，烏路翻。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將，即亮翻；下待將同。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不載立郡之始，蓋苻姚所置也。西魏置隴東於汧源，唐之隴州是也。興不從，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爲索稜降西秦張本。索，昔各翻。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謂去年克南安、略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臚，陵如翻。單，音蟬。熾，昌志翻。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相，息亮翻。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將，即亮翻。治，直吏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姚興之折梁喜，識是矣；羣臣體興之意而唱揚，乃陋者，雖平，此所謂好虛名而無實用者也。秦姚詳屯杏城，爲夏王勃勃所逼，夏，戶雅翻。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降，戶江翻。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爲軍師中郎將。買德遂爲夏之謀臣。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帥，讀曰率。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僕渾降乾歸，見上卷。上年度堅城，即乞伏先所都度堅山城也。以子敕勃爲秦興太守以鎮之。乞伏乾歸本秦興國，號曰秦，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

焦朗猶據姑臧。朗據姑臧，見上卷上年。沮渠蒙遜攻拔其城，沮，子余翻。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爲秦州刺史，鎮姑臧。挐，女居翻。遂伐南涼，圍樂都。樂，音洛。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爲質，乃還。質，音致。

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敗，補邁翻。

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復，扶又翻。水經：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澆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邯川城南。劉昫曰：廓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寧塞郡界。唐志：寧塞本澆河郡，唐玄宗天寶中更名，今之廓州。蒙遜新幷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番，音盤。藋。掠五千餘戶而還。徙，西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騎，奇寄翻。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質，音致。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加太尉見

上卷五年加中書監見六年以劉穆之爲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爲行參軍行參軍未得與參軍事班也注已見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晦安兄據之曾孫也孟昶爲建威將軍時晦爲中兵參軍裕即命爲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下遐稼翻相府多事相息亮翻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刑獄蓋分民曹賊曹賊曹掌盜賊事宋志諸府參軍有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刑獄無民曹賊曹爲參軍未掌曹今乃升署晦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贍時艷翻裕深加賞愛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番禺音潘愚處昌呂翻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孫處字季高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復扶又翻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蒼梧鬱林漢古郡寧浦郡吳分合浦郡立蒼梧唐之梧州鬱林唐之鬱林州寧浦唐之橫州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九真漢古郡唐之愛州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瑗于眷翻卒子恤翻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合浦漢古郡唐之廉州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碕渠希翻岸曲曰碕帥讀曰率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俚音里獠魯皓翻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交趾郡龍編縣州郡皆治焉水經註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曰龍編余據二漢志有龍編縣亦非古之龍淵至唐始因亦改龍淵爲龍編乎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雉尾炬束草一頭散而之一頭帶鐵尾則散而如雉尾然又以鐵縛其艦盧戶艦翻以步兵夾岸射之射而亦翻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妓渠綺翻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饌雛戀翻又雛皖翻炙之夜翻子鵝雛鵝也尤肥美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治直之翻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符攝符下江州追攝之也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疽千余翻卒子恤翻

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于疊蘭城句豈降乾歸見上卷上年疊蘭城在大夏西南牽屯東北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鎮之漢末置興國氐王阿貴據興國城在略陽郡界乞伏因其地名置郡五月復以子木弈干爲武威太守鎮嵻峎城嵻峎城四年乞伏熾磐所築復扶又翻

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守式又翻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巳奚斤并其黨收斬之

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太子領大單于始於此劉漢時置左右輔而已跋增置前後輔單音蟬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可汗音渠寒翻汗音寒求娶跋女樂浪公主樂浪音洛琅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嬪毗賓翻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妻七細翻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斂力贍翻每遣守宰必親引見見賢遍翻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乾歸之子也八月熾磐兵濟河此河謂金城河也熾昌志翻南涼王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於嶺南傉奴沃翻南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暠古老翻敗補邁翻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事見上卷上年而遠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水經註水洛亭在隴山之西漢略陽縣界今曰水洛城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路隴之二水瓔城西流歷帶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元豐九域志德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戩使劉滬所築也憬居永翻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譚郊在洛城西北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帥讀曰率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枹音膚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　是歲并州刺史劉道憐爲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復扶又翻至奴葵谷利髮棄衆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　河南王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臨洮郡有赤水縣水經註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降戶江翻　夏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元年道規刺荊州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爲南蠻校尉府長史也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愎弼力翻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埒龍輟翻等也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觀去年答郗僧施之言可知已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事見上卷六年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復扶又翻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朝直遙翻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郗丑之翻郗超黨於桓溫僧施黨於劉毅超僅免而僧施及禍矣從才用翻　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毅爲衛將軍故稱之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傳直戀翻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裕雖以是言答藩陰有以處毅者矣　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水經河水過邯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之北爲緣河濟渡之處魏收志曰白土縣漢屬上郡晉屬金城郡後魏屬新平郡余謂後魏新平之白土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名是一處五代志邠州新平縣舊曰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白土當在唐鄯州界　六月乞伏公府弑河南王

乾歸(公府國仁之子也以不得立故行弒逆)弁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夏戶雅翻下同)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鎭京將軍鎭譚郊(乞伏都譚郊自朗爲京師故置鎭京將軍以鎭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曇徒含翻)驍騎將軍婁機鎭苑川(驍堅堯翻)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喪息郎翻)吾不能恤又恃衆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爲況萬乘乎(乘繩證翻)勃勃乃止

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奚斤封山陽侯拓跋屈封元城侯)庚寅嗣至濡源(濡乃官翻)巡西北諸部落 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嵻音康峎音郎)追獲之弁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轘音宦) 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熾磐乾歸長子)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枹音膚)諡曰武元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出巡而還也)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爲相國(勍渠京翻)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從才用翻下同)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朝直遙翻)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

初混與劉毅款昵(昵尼質翻)混從兄澹常以爲憂(澹徒覽翻)漸與之疏謂弟璞及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字也)澹安之孫也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北徐州刺史治彭城使道憐鎭京口以爲建康北藩之重)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監工銜翻)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是時裕已有殺長民之心矣)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鎭惡請給百舸爲前驅(帥讀曰率舸古我翻)丙申至姑孰以鎭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驤思將翻蒯苦怪翻將即亮翻)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艦戶黯翻)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鎭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上時掌翻下步上番上同)冬十月己未鎭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語牛倨翻下同)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鼓嚴擂鼓也)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鎭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告語在前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要將者所親之將掌兵要者)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楯屬也釋名曰彭排軍器也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上時掌翻)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純任省府公謂之參承)出闈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言爲人之吏)逃將安

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日加申為晡，中晡，正申時也，申末為下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將，即亮翻。）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帥，讀曰率。）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二十里。）初，桓蔚之敗也，（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蔚，紆勿翻。）走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灋自弊，一至於此！」（史記商君傳：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乎！為法自斃一至此哉！）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累，力瑞翻。）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從，才用翻。詬，許候翻，又古候翻。屬也。）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屏，必郢翻。）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固辭不至。

○仇池公楊盛叛秦，（義熙元年，盛降秦，今復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鷲，音就。）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汧，苦堅翻。雍，於用翻。）與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將，即亮翻。）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姚萇再攻仇池，皆敗。）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帥，讀曰率，下同。敗，補邁翻。）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秦雍州統嶺北五郡，治安定。見，賢遍翻。）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亢，與吭同，居郎翻。）

○秦立昭儀齊氏為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釁，許覲翻。晉以來，率以門地高下為用人之次第。貫敘者，以次敘之，若穿錢貫然也。）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調，徒弔翻。）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醢，呼改翻。公之言。被，皮義翻。）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屏，必郢翻，下同。）「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推，直追翻。豪，古毫字通。）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說，輸芮翻。）「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

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長民琅邪陽都人,僑居丹徒。)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遺,于季翻。劉毅小字盤龍。)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敬宣自北還,拜晉陵太守,遂江州,鎮尋陽,兼領郡事,徵拜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還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又還青州刺史,尋改冀州。)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敬宣字萬壽,故裕稱之曰阿壽。)劉穆之憂長民爲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荆州不憂不時判(判,決也。)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謂破盧循還時也。脫爾,謂輕脫而還,不爲嚴備也。)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盼,匹莧翻。少,詩沼翻。賁,音奔。)乃聽先還　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呂光稱三河王,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四年。)　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帥,所類翻。)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帥,讀曰率。)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事見一百十四卷四年。)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庾仲雍曰:江州巴郡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涪,音浮。)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以毛璩之家爲蜀人所滅故也。)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荆州,今復置。)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而還(秦所築長城也。)

九年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宮　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重,直用翻。)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劉穆之、何承天所慮者,裕已了了於胸中矣。)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昕於幔中(昕,阮古翻。)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昕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幔,莫半翻。拉,盧合翻。)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驍,堅堯翻。)格鬬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從,才用翻。)　庚午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　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庚戌制,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二年。)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頹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徐、兗、青三州郡縣率治晉陵,故難以土斷。斷,丁亂翻。)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辭去年冬所加也。)　林邑范胡達寇九真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熾磐遣鎮

東將軍曇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曇，徒含翻。將，即亮翻。）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據白阬不服。（迦，居牙翻。）曇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熾磐，（[illegible]）熾磐以稜爲太傅。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水經註：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illegible]）

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射，而亦翻。）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爲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載記曰：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約爲兄弟，[illegible]）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勃勃父衞辰本鐵弗氏，[illegible]）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奚斤、（[illegible]）鴻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illegible]）大肥，柔然人也。（[illegible]）　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illegible]）　河西王蒙遜立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衞大將軍、錄尚書事。　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敗，補邁翻。）因進圍樂都，（樂都，[illegible]）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降，戶江翻。）蒙遜以文支爲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質，音致。[illegible]）蒙遜西如苕藋，（[illegible]）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illegible]）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母車氏卒。（車，尺遮翻。）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宮。（[illegible]）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等聚衆爲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絜等屯西河招討之。（[illegible]）　六月，嗣如五原。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illegible]）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艦，[illegible]）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illegible]）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illegible]）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illegible]）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良將，謂譙道福。將，即亮翻。）此求

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牛脾當作牛鞞孟康曰鞞音髀師古曰音必爾翻牛鞞縣自漢以來屬犍爲郡何承天曰晉穆帝度屬蜀郡今簡州西岸有古牛鞞戍城譙小苟塞打鼻打鼻山在今眉州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東臨江水俗云昔周鼎淪於此或見其鼻故名塞悉則翻臧熹擊撫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秖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中竹仲翻縱乃去自縊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獠魯皓翻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據蜀至是九年而滅瑾渠吝翻齡石徙馬耽於越巂巂音髓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齡石多取庫物故殺耽以滅口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使疏吏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監古銜翻賜爵豐城縣侯魏奚斤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寧河西胡曹龍等擁部衆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

爲大單于降戶江翻單音蟬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漢志定襄郡有駱縣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八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丁丑魏主嗣如豺山宮癸未還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帥其餘衆降于熾磐掘其月翻帥讀曰率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水經註曰吐京卽漢西河土軍縣胡夏俗音訛也後魏真君九年置吐京郡隋爲隰州石樓縣地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會工外翻夏戶雅翻嗣以屈亡二將將卽亮翻欲誅之既而赦之使攝幷州刺史屈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徵還斬之魏主嗣之入立也屈子磨渾有功焉屈恃之而驕積其惡而誅之非所以保功臣之門也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使疏吏翻秦王興許之是歲以敦煌索邈爲梁州刺史敦徒門翻索昔各翻苻宣乃還仇池苻宣入漢中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色慍於問翻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讎姜顯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讎羨之安東萊亦若是而已世人脩怨以致禍者由不知此道也

十年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辛巳魏主嗣如繁時時音止二月戊戌還平城夏王勃勃侵魏河東蒲子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宮魏幷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匹婁氏後改爲婁氏去年夏破拓跋屈因置守兵於吐京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

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文思休之之長子也。譙王尚之死於桓玄之難，帝反正，以文思嗣國。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捶，止橤翻。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為後裕伐休之張本。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也。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秦後將軍斂成討叛羌，為羌所敗，敗，補邁翻。懼罪出奔夏。秦王興有疾，妖賊李弘與氐仇常反於貳城，妖，於驕翻。興輿疾往討之，斬常，執弘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惡，烏路翻。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下同。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任，音壬。間，古莧翻。父子、君臣，皆人之大倫，故云然。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去，羌呂翻。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使，疏吏翻。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懿、洸皆興子也。治，直之翻。洸，姑黃翻。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諶，氏壬翻。雍，於用翻。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瘳，丑留翻。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弼為大將軍，封廣平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下同。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辟，毗亦翻。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處，昌呂翻。下同。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虯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詩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虯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孔安國曰：口實，謂常在口。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虯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史言姚興不誅臣子之言，養成弘、弼爭國之禍。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契，欺訖翻。汗，何干翻。北史曰：乙弗國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杜佑曰：乙弗敵後魏時吐谷渾北，衆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邯，戶甘翻。「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少，詩沼翻。易，以豉翻。樂，音洛。下同。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

顧近患而貪遠利。(近患謂蒙遜，遠利謂乙弗。)我今伐之，絕其西路，(樂都之西路，此傉檀自乙弗還樂都路也。)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國人謂鮮卑禿髮之種落。)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夷人謂華人為晉人。)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捷虔、謙屯，皆乞伏種。)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亹；(浩亹音誥門。)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枹音膚。)赴單，烏孤之子也。　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言日生於東，猶馮跋興於遼碣也。其族黨在長樂者傾首而東望之。碣，其謁翻。)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復，扶又翻。)匡曰：章武臨海，(跋之先，長樂信都人，而章武郡則晉分渤海郡所置也。自信都至章武，可以浮海至遼西。)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臨渝縣，漢屬遼西郡，師古曰：渝音喻。水經曰：碣石在縣南。)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從，才用翻。)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漢高帝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為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曰長樂。樂音洛。帥讀曰率。)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契，欺訖翻，又音喫。降，戶江翻。)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跋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媵，以證翻。)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伺，相吏翻。)立步鹿真為可汗而相之。(相，息亮翻。)初，社崘之徙高車也，(事見一百十一卷元興元年。崘，盧昆翻。)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鄉，讀曰嚮。)社崘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崘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收曰：魏言制勝也。)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少，詩沼翻。)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騎，奇寄翻。單音蟬。帥讀曰率。下同。)陵憚遠役，至黑山，(黑山在唐振武之北塞外，即殺胡山也。)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使，疏吏翻。)　六月，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皆降於魏。(酋，慈由翻。降，戶江翻。)　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宮；丁亥，還平城。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

王傉檀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爲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契欺訖翻汗音寒乃引兵西衆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一十二卷隆安五年熾磐父子歸利鹿孤見一百一十一卷四年質之日翻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樊尼烏孤之子也長知兩翻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紇戶骨翻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爲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爲于僞翻敢離左右乎離力智翻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易以豉翻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降戶江翻獨尉賢政屯浩亹浩亹音告門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屏必郢翻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主上謂傉檀也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墮讀曰隳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闞駰十三州志曰左南城在金城白土縣東六十里晉志張氏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是縣蓋亦張氏所置也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使疏吏翻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南涼文武依才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諡曰景王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傉檀三世十九年而滅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賀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爲源氏昌大於魏張本

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陋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使疏吏翻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數所角翻爲于僞翻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降戶江翻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遺于季翻什門皆不受

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爲平南參軍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書與太尉裕相聞太真古真之弟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熾磐嗣位自稱河南王今并南涼復稱秦王

燕王跋與夏連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涖盟春秋之時列國釋仇通好兩君不及相見而盟則使其臣涖盟左傳陳五父如鄭涖盟是也杜預曰涖臨也

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行下孟翻校閱守宰資財守式又翻非家所齎悉簿爲贓

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爲后傉檀之女

女也。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人討之，不克。　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古者大臣卒，君三臨其喪。比，必寐翻，及也。）　是歲，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祗傳曰：自北徐州界渡淮。璠，孚袁翻。）　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上，時掌翻。聽，讀作廳。）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射，而亦翻。）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國璠之擾淮，至是十年矣。）　魏博士祭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為，于僞翻。）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璝為太子，（璝，古回翻。）封子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九 起旃蒙單閼盡柔兆執徐凡二年

安皇帝壬

義熙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至自伐柔然也。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監，古銜翻。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冶亭，今謂之東冶亭，在半山寺後，自建康東門往蔣山至此半道，因以為名。王安石詩：遙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陸游曰：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守，式又翻。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張邵見一百十五卷五年。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爲，于僞翻。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周禮：王畿千里，畿之外曰侯畿，畿外又有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畿者，限也，以其貢賦為限。荊楚之地，以荊楚為西畿，取此義。帥，讀曰率。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休之為平西將軍，故稱之。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事見上卷上年。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

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推寄，謂推心置人腹中也。而遽興甲兵，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復，扶又翻。誑，居況翻。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處，昌呂翻。下同。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啗，徒濫翻，又徒覽翻。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長民死於左右之手；劉藩事見上卷八年，諸葛事見九年。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謂襲劉毅也。事見上卷八年。詫，丑亞翻。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將，即亮翻。朝，直遙翻。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跡郗僧施之徒明矣。郗僧施事見上卷八年。郗，丑之翻。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太史談序九流，班固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禍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皆六經之支與流裔，有益於治道，而不能無弊，使其渾濁，則無所取衷矣。長，知兩翻。喪，息浪翻。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臧洪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不復多言。」復，扶又翻。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更，工衡翻。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庚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夏，戶雅翻。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

鋒出江夏口。(水經：江水過江陵城南，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過公安縣北，又東，右合子夏口。註云：江水左迆，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口也。軌，苦洧翻。)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蒯，苦怪翻。)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據水經註，馬頭岸[illegible]江陵[illegible]江津[illegible]。)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陳，讀曰陣。)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被，皮義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此裕所謂臨機變者也。)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錄，收也。)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劣，少也。騰，徒登翻。)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之兵不能當，稍引卻。(當[illegible]胡[illegible]。)裕兵因而乘之，休之之兵大潰，遂克江陵。(藩之初登也，精騎數[illegible]以制之，休之之兵不動，故得[illegible]則[illegible]戰，又[illegible]當服裕，故藩身先進而不能當也。)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石城；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有羣盜數百夜襲冶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入朝，弼力言宣罪，衛而譖之。)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illegible])[illegible]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論語載孔子[illegible]。)陛下之謂也。」興不從。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雖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浩亹，音告門。)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闞駰十三州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姐[illegible]，蓋勒姐河所出之山也，因以為名。姐，子也翻，又音紫。)蒙遜擊禽之。河西饑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栗斯為單于，(單，音蟬。)寇魏河內，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為謀主。(順宰起兵見上卷二年。)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將，即亮翻，下同。)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道賜[illegible])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屏，必郢翻。)左右悉出，戶外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己卯，魏主嗣北巡。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元基蓋從熾磐入秦，以朝因留長安也。)熾磐以為尚書左僕射。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寧。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此又一司馬道賜也。新蔡王晃以武陵王晞事廢，後以道賜襲爵。)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不敢窮兵追之，懼出境而遇伏也。)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璠，孚袁翻。)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讖，楚譖翻。)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

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以兗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為都督荊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道憐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為驃騎長史、南郡相，道憐府中眾事，皆諮決於方明。方明，沖之子也。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迅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于夏。 西秦王熾磐率眾三萬襲湟河，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為熾磐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為湟河太守，擊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為鎮軍大將軍、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請，熾磐免之，使還姑臧。 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寧。

秋七月癸未，還平城。 西秦王熾磐以秦州刺史曇達為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史。 辛亥晦，日有食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為兗州刺史。 丁未，謝裕卒。以劉穆之為左僕射。 九月己亥，大赦。 魏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澹曰：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漢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眾。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既無以待來秋，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人尤

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拓跋氏起於漠北，號國三十六，姓九十九，道武既幷中原，徙其豪桀於雲代，與北人雜居，以其北來部落為國人。山東三州，定、相、冀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眾鎮魯口以安集之。（魏初，四方四維置八部大人，分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又置八部尚書。魏書官氏志：拓拔鄰以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蓋魏建代都，周幾遂為代人。帥，讀曰率。）嗣躬耕籍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軍都，（將，即亮翻。）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劉昫地理志：鳳翔府岐山縣，唐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禽之。　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朝，直遙翻。）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緝諧兄弟，（緝，當作輯。）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嵬，五回翻。治，直之翻。）泓流涕固請，乃幷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據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漢分流夾之。張淵觀象賦註曰：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忽亡不知所在，於灋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法，謂推占之常法。妖，於驕翻。）　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浩蓋據春秋左氏外傳也。外傳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傳，直戀翻。）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時姚秦兼有關洛之地，故云皆主於秦。庚辛，西方也，故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新唐書天文志曰：去而復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句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句，讀曰鉤。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徒歌謂之謠。）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　冬十月壬子，魏秦王興使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魏主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魏立后，皆鑄金人以卜之。）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　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沮，將豫翻。洳，昌慮翻。沮洳，漸溼之地。北方地高燥，此城蓋以下溼而得名。）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復，扶又翻。）庚子，還。　西秦王熾磐遣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水經註：赤亭水出南安郡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曇，徒含翻。將，即亮翻。姐，子也翻，又音紫。降，戶江翻。）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　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起兵有功，（謂殺慕容熙時也。事見一百十四卷二年。）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快快不悅，跋酖殺之。（快，於兩翻。）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萬泥、乳陳既死，孫護兄弟及務銀提又誅，馮跋亦少恩矣。）　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子，還平城。　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二十二州：徐、南徐、豫、南豫、兗、南兗、青、冀、幽、幷、司、郢、荊、江、湘、雍、梁、益、寧、交、廣、南秦也。）以世子義符為豫州刺史。　秦王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卒，子恤翻。）其子軌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雍，於用翻。敗，補邁翻。）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洮，土刀翻。漒，其良翻。）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曇，徒含翻。）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自熾磐滅禿髮氏，與蒙遜為讎敵，歲歲交兵，今乃結和。）　秦王

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監，工銜翻。）入居西宮。（太子居東宮，西宮，秦王所居也。）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凡東宮官屬皆曰宮臣。）主上疾篤，姦臣在側，（姦臣謂尹沖等。）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乘，繩證翻。將，即亮翻。）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乘，繩證翻。）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紹，興之弟也。）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晉置殿中將軍，姚秦復有殿中上將軍，使統殿中諸主帥。）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長，知兩翻。）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愔，於今翻。帥，讀曰率。）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雍，於用翻。）尹沖及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年五十一。考異曰：晉本紀、二十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萇興泓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書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元年，故晉本紀、二十國晉春秋凡泓始後事皆在前一年，由鴻之誤也。）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隆、超，兄弟也，皆纂之子。齊公恢，興之子，時鎮安定。）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爲後姚恢舉兵張本。）泓葬興于偶陵，謚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羌酋党容叛。（謚，神至翻。党，本去聲，今爲上聲。本出西羌，姚秦有將軍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後，爲羌豪。酋，慈由翻。下同。党，底朗翻。）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降，戶江翻。）徙其酋豪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趙氏塢，孝武太元九年秦主堅擊後秦所屯之地。）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參軍韋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難，乃旦翻。）殿下不可不爲深慮。邢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帥，讀曰率。）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

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行，戶剛翻。）脩敬山陵，詔許之。

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西秦襄武侯曇達等擊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曇，徒含翻。枹，音膚。）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晉初置雍州於長安，永嘉之亂，沒於劉、石、苻、秦之亂，雍州流民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今裕欲取長安，故領北雍州刺史，以別襄陽之雍州也。雍，於用翻。下同。）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并州胡數萬落叛秦，入于平陽，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弘，蓋匈奴右賢王曹轂之後，所謂東曹者也。單，音蟬。）攻立義將軍姚成都于匈奴堡，（此匈奴種落相率保聚之地，因以爲名。）征東將軍姚懿自蒲坂討之，執

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秦雍州治安定。）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將，即亮翻。）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陰密，古密國。）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于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將鮮仙翻。諶，氏壬翻。雍，於用翻。郿，音眉。）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趨，七喻翻。）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復，扶又翻。下同。）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嵬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晉書載記作池陽，當從之。池陽縣屬扶風郡，唐為京兆雲陽縣。復，扶又翻。）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索，昔各翻。暠，古老翻。）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為，于偽翻。）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朝，直遙翻。）承明慚懼而退。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臨殷繁水而還。（北史曰：登釜山，臨殷繁水。括地志曰：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戊戌，至平城。八月丙午，大赦。

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琥珀出哀牢。或云：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永昌有琥珀而無茯苓。）裕以琥珀治金創，（創，初良翻。）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射，寅謝翻。監，古銜翻。）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任留州事，任揚州留後事也。）懷慎，懷敬之弟也。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擁，委勇翻。滯，直例翻。）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盈階滿室，言諮稟者之多也。）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喜，許記翻。）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饌，雛戀翻。餐，七安翻。）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叨，土刀翻。）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脆，此芮翻。邂，戶隘翻。逅，胡茂翻。）誰可代之？尊業如此，（尊業，言裕已成之功業。）苟有不諱，處分云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驤，思將翻。冠，古玩翻。將，即亮翻。）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趨，七喻翻。）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汴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湯渠是也。狼，音浪；湯，音宕。昔大禹塞滎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

河道爲榮澤東出于陶丘北者也漢修河隄始立石門以遏水水盛則通於河水耗則輟流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爲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爲虎所敗，士卒死傷甚衆。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爲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激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爲胡、魏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俘其衆十萬餘口。

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爲從事史。

初，王廞之敗也，（事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辟爲徐州主簿。

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板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

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郿音眉）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

朝直遙翻 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 累力瑞翻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 帥讀曰率 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 將即亮翻 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 既破劉虎因遣建等引兵南向枋枋音方 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 好呼到翻下好持同 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 義熙元年桓謙等奔秦六年入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秦使將兵擾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衆擾邊璠孚袁翻 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 將即亮翻磾丁奚翻軼直結翻突也陸德明曰又音逸 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矟將軍 矟色角翻通俗文矛長丈八者謂之矟 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初燕將庫傉官斌降魏既而復叛歸燕 將即亮翻傉奴沃翻斌音彬降戶江翻下同復扶又翻 魏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 水經註濡水從塞外來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魏書官氏志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可地延氏孝文時改爲延氏濡乃官翻 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傉官昌征北將軍庫傉官提皆斬之 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 洸姑黃翻 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 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幷州牧姚懿南屯陜津 陜縣在大河之南故之水經則陜縣故城在大河之北一城之間謂之陜津左傳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即陜津也姚秦幷冀二州治蒲阪陜式冉翻 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水經註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爲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柏谷塢在緱氏縣東北 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 萇興泓爲三帝 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 自洛城東至偃師四十五里偃師西山有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廟東有二石關 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 驤思將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呼火故翻 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 創初良翻 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 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翻 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 夏戶雅翻 閻生姚益男未至

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彭城王紘之子俊嗣高密王，恢之，其孫也。五陵：宣帝陵在河陰，曰高原；景帝陵曰峻平；文帝陵曰崇陽；武帝陵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冠，古玩翻。）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丁度曰：嶓冢山在古上邽縣西，有神馬山。）十一月甲戌，魏主嗣還平城。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劉穆之[illegible]才智不及荀彧，而識又不及焉。）弘，珣之子也。（王珣以府主見重於桓溫，後為孝武所親任。）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雍，於用翻。）裕辭不受。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使，疏吏翻；下同。）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說，輸芮翻。）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河北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在蒲阪東。時夷夏之民錯居之。懿至陝津，因散穀以賜焉。夏，戶雅翻。）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左常侍、侍郎，皆懿國官。）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秦徐州鎮項城，兗州鎮倉垣，豫州鎮洛陽，荊州鎮上洛，時皆為晉所取。）西虜擾邊，秦涼覆敗，（謂赫連勃勃克上邽，沮渠蒙遜入姑臧。）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帥，讀曰率。見，賢遍翻。）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屯陝津，（冠，古玩翻。璠，孚袁翻。蛇，以者翻，又如字。）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匈奴堡在平陽。鎮人，謂鎮蒲阪所領之眾也。）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誘，音酉。）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姚弋仲廟號始祖，萇廟號太祖，興廟號高祖，所謂三祖也。）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蒲阪臨河，故云河上。）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調，徒釣翻。）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祔焉。（[illegible]叔孫俊有功，事見一百一十五卷四年。）丁零翟猛雀驅掠吏民，入白㵎山為亂。（白㵎山當在漢河東濩澤縣界。水經註：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㵎嶺[illegible]濩音烏郭翻。）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長，知兩翻。從，才用翻。）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樂，音洛。別，彼列翻。）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易，以豉翻。）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使，疏吏翻。）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四十（起彊圉大荒落，盡屠維協洽，凡三年。）

安皇帝癸

義熙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朝，直遙翻。）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以內則兄弟構難，外為晉、夏所迫也。）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秦分雍北五郡為北雍州，鎮安定。泓不用東平公紹斂戶之言，以召亂。帥，讀曰率。雍，於用翻。趨，七喻翻。）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為恢所敗，（說，輸芮翻。敗，補邁翻。將，即亮翻。郿，音眉，又音媚。諶，氏壬翻。姚諶去年棄雍東奔，遂屯于郿。）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關中無澧水，澧當作灃。灃水出鄠南灃谷，北過上林苑入渭。使，疏吏翻。）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降，戶江翻。）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水經註，漢靈臺在秦阿房宮南，灃水逕其北。）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太守，式又翻。）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監，工銜翻。）

涼公暠寢疾，（暠，古老翻。）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卒，子恤翻；下將卒同。）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三府，大都督府、大將軍府、涼公府、涼州牧府也。）謚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堯杆川在塞外。杆，居寒翻；又居案翻。）俘五千餘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卒，子恤翻。）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傍小種，（種，章勇翻。）地方數千里，遂為彊國。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烏啼虜居張掖刪丹縣金山之西。將，即亮翻。）又擊卑和部，降之。（卑和羌居西海。降，戶江翻。）王鎮惡進軍澠池，（澠，彌兗翻。）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秦以雅為弘農太守，屯蠡吾城。據載記，蠡吾城當在宜陽之西。宋白曰：蠡吾城，後魏初猶屬弘農，唐以來為澠池縣理所。余按蠡吾自是漢清河國界亭名，此乃蠡城，非蠡吾城也。通鑑蓋承晉書之誤。）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陝，式冉翻。）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襄邑堡在河北縣。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秦分立河北郡。）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阪，音反。）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將，即亮翻；下同。敗，補邁翻。）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

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郭緣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逕其北。）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自函谷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自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南路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為大路。載記曰：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斷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路相為脣齒，所謂據險也。及沈林子襲鸞營，翼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面受敵故也。）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關南，潼關之南也。）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夏，戶雅翻。）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斷，丁管翻。下兵斷同。）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河水自蒲阪南至潼關而東，流蒲阪河北之間，謂之河曲。）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上，時掌翻。下必上、北上同。）先遣使假道於魏；（使，疏吏翻。）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易，以豉翻。）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秦女歸魏，見上卷十一年。）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難，乃旦翻。）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南州，謂魏之南境，相州瀕河諸郡。復，扶又翻。）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塞，悉則翻。）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恆，戶登翻。）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長，知兩翻。）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孫愐曰：娥，姓也。）、冀州刺史阿薄干（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為阿氏。）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晉氏南渡，僑置青州於江北；裕平廣固，置北青州於東陽，而江北之青州如故，今向彌以北青州刺史戍碻磝，東陽之青州亦如故。向，式亮翻。）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趨，七喻翻。）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重，直用翻。）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沮，在呂翻。）且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為，于偽翻。）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相公，謂裕也。）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使，疏吏翻。舫，甫妄翻，方舟也；大舟也。）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語，牛倨翻。佻，他雕翻。）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說，輸芮翻。）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復，扶又翻。下復千、復同。）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篾編，北人以竹為之。陸游曰：蜀人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漂，匹招翻。）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

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裕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旿領之。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旿，阮古翻。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豎，上主翻。說文曰：豎，立也。毦，仍吏翻，績羽為之。魏人不解其意，解，戶買翻，曉也。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薄，普各翻。肉薄者，以身迫營，面戰。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鎚，傳追翻。矟，色角翻。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斷，丁管翻。長，直亮翻。陳，讀曰陣。魏收地形志：平原郡聊城縣有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蠡，盧戈翻。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二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載記曰：紹欲以絕弘農諸縣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齊，讀曰齋。應劭曰：齊，利也。張晏曰：齊，如字，征伐斧也，以整齊天下也。一說，齋，作齋肅，師出入齋戒入廟而受斧鉞也。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恚，於避翻。屬，之欲翻。卒，子恤翻。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復，扶又翻。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行，下孟翻。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好，呼到翻。丁巳，魏主嗣如高柳；壬戌，還平城。　河西王蒙遜大赦，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沮，子余翻。降，戶江翻。下同。

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新唐書地理志：甘州張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山北有建康軍；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解支澗，晉書作鮮支澗，當從之。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好，呼到翻。少，詩沼翻。謂弼、懿、恢皆與泓爭國。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將，即亮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少，詩沼翻。易，以豉翻。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事見一百一十三卷元興二年、三年。北禽慕容超，事見一百一十五卷五年、六年。南梟盧循，事見一百一十六卷六年、七年。梟，堅堯翻。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騎，奇寄翻。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史曰：明元改赫連勃勃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北有柔然，窺伺國隙。伺，相吏翻。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將，即亮翻。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治，直之翻。下同。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此之謂也。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赫連之得關中，崔浩固料之矣。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治，直之翻。

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子居列翻。覆，芳目翻。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讎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事見一百一十四卷三年。徼，一遙翻。結怨四鄰，謂與魏、秦、涼皆結怨也。撅豎小人，撅，與撅同，其月翻。撅豎，言暴起自豎立也。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縹，匹沼翻，青白色曰縹。醪，酒也。觚，飲器，受三升。此魏主所自御者，故曰御縹醪。水精鹽一兩，鹽透明如水精，故謂之水精鹽。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彭，彭城；沛，沛郡也。

魏主嗣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畋于大漠。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為之。諸公，謂時居公位及位從公者。秋，七月，太尉裕至陝。陝，式冉翻。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將，即亮翻。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嶢，音堯。　西秦相國翟勍卒。勍，渠京翻。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左僕射。翟勍既卒，曇達等皆序遷。通鑑書西秦書史書之義徙舍翻。　太尉裕至闅鄉。闅，音旻。

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將，即亮翻。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陳，讀曰陣。重，直龍翻。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

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眾者，置兵死地，人自為戰也。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乘，繩證翻。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以田子等眾少，少，詩沼翻。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秦嶺在長安南，班固西都賦所謂前乘秦嶺。裕蓋遣林子自此出藍田關，自陽華循山西南至秦嶺。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姚和都蓋青泥既敗而犇蒲阪也。或曰：和都當作成都。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璠，孚袁翻。躡，尼輒翻。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帥，讀曰率。水經：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春秋之渭汭也，即其地也。趨，七喻翻。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香城在渭水之北，蒲津之口。恢武將軍，蓋姚秦創置。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石橋在長安城洛門東北。水經注曰：石橋水南出馬頭山，北逕石橋，其東鄠山，距其西，其水北逕鄠城西，水上有橋，東去鄠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三輔黃圖曰：洛門，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此涇上，在高陵界。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水經註：沈水上承樊川皇子陂，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其枝津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入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上，時掌翻。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艦，戶黯翻。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將，即亮翻。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

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
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岐、旁出之道。卿等勉之、
乃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
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
蹂、人九翻。踐、慈演翻。諶、氏壬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漢無平朔門、蓋長安
城北門也、後人改其名耳。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
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
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
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降、戶江翻。引決、謂自裁也。泓憮然不應。憮、音武。憮然、悵也、失
意貌。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姚佛念雖不及劉諶、然以童稚之年、氣烈如此、亦可尚也。癸亥、
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屬、之欲翻。
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
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
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
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謂馮異謙退不伐、而
能定關中。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勝、音升。
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
有異志。裕使人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
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
南車、送詣建康。左傳、祝佗曰、成王分魯公以官司彝器。杜預註、彝器、常用之器。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耿
壽昌造員儀以考曆度。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
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其後吳陸績造渾象、王蕃制渾儀、注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
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王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
寸五分分之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
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註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
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

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
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鄭
司農又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
制如司南車。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
黃帝作指南車。晉輿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
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蕭子顯曰、指南車四周廂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干綵、唯色真孔雀毦、烏布
皁複幔、漆畫輪、牛皆銅校飾。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燭衣、漆畫鼓櫓、皆在內。渾、戶本翻。其餘金玉繒
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繒、慈陵翻。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
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降、戶
江翻。帥、讀曰率。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孝武太元九年、姚萇建國、改元白雀、歲在甲申、傳三主、三十四年而亡。
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
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
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
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
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姚氏、羌也。姚氏既滅、故羌衆西奔。河西王蒙
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自曹操、孫
權置校事官、司察羣臣、謂之校郎、後遂因之。蒙遜置諸曹校郎、如門下校郎、中兵校郎是也。蒙遜曰、汝聞劉裕
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斬之。楊正衡曰、研、五見翻、然有其音而無其義。河西士民乃心晉室、蒙遜胡人、竊據其土、聞裕入關、慮其響應、故斬祥以威衆、以鎮服其心也。姦雄之喜怒、豈苟然哉。魏書沮渠傳作姸姸、華人服飾姸靡自喜、故
蒙遜云然。姸讀如字、音義皆通、當從魏書。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
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
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
之、將、即亮翻。下鎮將同。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
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
書、降、戶江翻。使、疏吏翻。遺、于季翻。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
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

其文歎曰：吾不如也。（史言裒豪多權數。）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衆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爲廣州刺史。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刁雍、王慧龍及桓溫之孫道度、道子、族人桓謐、桓璲、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姚秦既滅，司馬休之等懼爲裕所誅，故皆降魏。璠，孚袁翻。雍，於容翻。璲，音遂。降，戶江翻。）秦匈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魏主嗣詔民間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於魏。（卒，子恤翻。）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刁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爲建義將軍。（建義將軍，魏以是號寵刁雍，言使之建義以復父兄之讎。）雍聚衆於河、濟之間，（濟，子禮翻。）擾動徐、兗。太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衆至二萬。　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艾，秦上邽之鎮將。將，即亮翻。）艾遣使稱藩。（使，疏吏翻。）熾磐以艾爲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爲尚書左僕射。（十二年，熾磐遣松壽屯馬頭以逼秦之上邽，上邽降，故徵還。）　十一月，魏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西山，魏安州之西山。）　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卒，子恤翻。惋，烏貫翻。）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將，即亮翻。）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恇，音匡，怯也。）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王弘字休元。易，以豉翻。）乃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代管留任。

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雍，於用翻。）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時裕未得天水，東秦州即毛德祖所領。或曰：裕置東秦州，使義真兼領。先，悉薦翻。）知裕無復西略之意，（復，扶又翻，下同。）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鍾會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爲沈田子殺王鎮惡張本。）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鬭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造，七到翻。）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鄗，音浩。）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漢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皆在關中，凡十一陵，言十者舉大數也。長安、咸陽宮殿皆漢故跡，裕劉氏子孫，故父老以是爲言而留之。）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爲，于僞翻。）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

息。（文息，猶言文子也。）與文武實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汴，音卞。）氐豪徐駭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魏。（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　閏月壬申，魏主嗣如大寧長川。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讚為主，以降於魏。（讚為秦之襄邑令也。）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滎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讚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治，直之翻。）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於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善用兵者，觀釁而動。）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劉裕之心事，崔浩、王買德皆知之。復，扶又翻。）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斷，丁管翻。塞，悉則翻。）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敗義真，取關中，卒如買德之計。罟，音古。）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璝，古回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劉裕得洛陽而不能禁寇讚窺伺於其側，使義真守關中而不能禁夏兵之斷潼關、青泥，南歸彭城，席未煖而義真敗，與車天下，肉未寒而四鎮失守也。）勃勃將大軍為後繼。（將，即亮翻。）

是歲，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坐，徂臥翻。）

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郎將薛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魏倣漢置匈奴中郎將之官，置護高車中郎將。帥，讀曰率。）　辛巳，大赦。　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降，戶江翻。屬，之欲翻。）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illegible]惡將翻。）畏其眾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赫連璝已至渭陽，王沈烏能出北地乎！此言北地者，謂長安以北之地耳。幾，居豈翻。）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屏，必郢翻。）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橫門，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被，皮義翻。橫，音光。）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數，所具翻。）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冠，古玩翻。）傅弘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按宋白《續通典》：今慶州北十五里有寡婦山，蓋水發源是山，其下流為寡婦渡。）斬獲甚眾，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狂易，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易，如字。）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諮議，諮議參軍也。）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處，昌呂翻。）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更，工衡翻。雍，於用翻。）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冠，古玩翻。曇，徒含翻。）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晉置南徐州於京口，北徐州仍治彭城。到彥之、王曇首、王華輔義隆入立，遂居將相之任。）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

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沈，持林翻。）以南郡公劉義慶爲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奕干爲沙州刺史，鎮樂都。（樂，音洛。）二月，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三月，遣使聘魏。（使，疏吏翻。）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代都。（魏主珪皇始二年，克中山，置安州，又立行臺於中山以鎮撫其民。天興三年，改曰定州，領中山、常山、鉅鹿、博陵、北平、河間、高陽、趙郡。宋白曰：初置安州，尋改定州，以安定天下爲名。徙河，蓋徙河之民從慕容入中國，留居三州者，魏人因謂之徙河。）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塞，悉則翻。）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謂留于什門也。事見一百十六卷義熙十年。）好命不通，臣竊懼焉。（好，呼到翻。）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濡，乃官翻。）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爲之聲勢。（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可地延氏後改爲延氏；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尉，音鬱。）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義熙七年，跋置單于四輔。單，音蟬。）殺其將皇甫軌。（將，即亮翻。）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二十年命下，至是乃受。）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選，須絹翻。）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下同。）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傅咸仕於武、惠之間，以直顯。）廓，謨之曾孫；（蔡謨歷事成、康、穆三朝，出藩入輔，皆有聲績。）鮮之，渾之玄孫；（鄭渾見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七年。）景仁，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二年。）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思，相吏翻。）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撰，士免翻。）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宏疾篤，（去年，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魏主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卒，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渠，大也。卒，子恤翻。帥，所類翻。）

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九月甲寅，魏人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魏主珪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領魏郡、陽平、廣平、汲郡、東郡、頓丘、陽平、清河等郡；冀州所領，止長樂、渤海、武邑、章武、樂陵而已。調，徒弔翻。相，息亮翻。）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復，扶又翻。下復歸同。）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芟，所銜翻。）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都督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晉興及歆父暠所置會稽、廣夏凡七郡。）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遜，（姚艾叛降於乞伏事見上年。降，戶江翻。）蒙遜引兵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河西王西遷？衆咸以爲然，乃相與逐艾，推儁爲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磐徵儁爲侍中、中書監，賜爵隴西公，以左丞相曇達爲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洮罕，謂臨洮、枹罕也。曇，徒含翻。洮，土刀翻。）劉義真年少，（少，詩照翻。）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外軍，謂屯蒲阪以捍魏，屯渭北以捍夏之軍也。）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降，戶江翻。璝，古回翻。）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

義眞東歸。（覲，苦怪翻。）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鎭長安。（晉先置雍州於襄陽，此爲北雍州。雍，於用翻。）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然下當有後字。）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勞，力到翻。）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將，即亮翻。）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韋華本姚氏臣也，裕用爲雍州別駕。）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重，直用翻。）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騎，奇寄翻，下同。）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請斷後，（斷，丁管翻。）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買德先屯青泥，故二將爲所邀而見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晉人多自稱爲身。）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魏晉之間，凡人子言稱其父曰家公，人稱之曰尊公。刎，扶粉翻。）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降，戶江翻。）弘之不屈。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裸，郎果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觀，古玩翻。髑，徒谷翻。髏，洛侯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義眞既大掠長安而歸，長安之人固仇視晉人矣。齡石本宋公之命與義眞俱歸可也，乃遷延坐長安以待逐，何哉！）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曹公壘在潼關，曹操伐韓馬所築也。驤，思將翻。）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斷，丁管翻。）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間，古莧翻。）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被，皮義翻。）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

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亡，刻日北伐。（使裕能復北伐，則聞青泥之敗，當投袂而起矣，何待刻日乎。英雄所爲，固非常人所測識也。）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不從。（晦請俟它年，亦裕所謂識機變者也。鄭鮮之之言，則異於是。）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易，以豉翻。）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攝服大威，（陝，失冉翻。攝，讀曰懾。）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反，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造，七到翻。揣，初委翻。量，音良。）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謂十一年盜襲冶亭時也。）去年北討，廣州傾覆；（謂徐道期陷廣州也。）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顒，魚容翻。）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北虜，魏也。好，呼到翻。）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濟，子禮翻。）會得段宏啓，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率，所律翻。）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

遣考守蒲阪。裕畢知德祖善守而用之，然人心已搖，宜其不能固也。爲下德祖棄蒲阪張本。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卽皇帝位，改元昌武。西秦王熾磐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于枹罕。枹音膚。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晉書天文志曰：箕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漢，絡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太微，天子庭也。在北斗南。紫微，十五星，在北斗北。彗，祥歲翻。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復，扶又翻。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釁，許覲翻。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漢書天文志曰：哀帝建平二年，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晉書帝紀曰：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又曰：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裕乃使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讖，楚譖翻。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處，昌呂翻。離，力智翻。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年三十七。伺，相吏翻。間，古莧翻。散，悉亶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韶之，廙之曾孫也。廙，王敦之從弟。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皇帝位，大赦。是歲，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袁湛卒。

恭皇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諡法：尊賢貴義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長弟，謂順長接弟。執禮御賓，迎待賓也。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立琅邪王妃褚氏爲皇后。后，裒之曾孫也。褚裒，崇德太后之父。裒，蒲侯翻。魏主嗣畋于犢渚。據北史，犢渚在杵山西，臨河。甲午，徵宋公裕入朝，朝，直遙翻。進爵爲王，裕辭。癸卯，魏主嗣還平城。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刺劉道憐司空，出鎮京口。刺者，蓋守之誤也。司空之上又當逸以字。

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叱卽兗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阪，音反。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爲滎陽太守，戍虎牢。宋白曰：虎牢，古東虢國，春秋爲鄭之制邑，漢爲成皋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鄭，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禽之以獻，命畜之東虢，是曰虎牢。後爲成皋縣，北臨黃河，後漢爲成皋關，後魏爲東中郎將府，唐爲汜水縣。

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遂殺之。勃勃之殺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懼過甚，勃勃以爲諂己而殺之，則勃勃爲有見，而祖思爲無所守也。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使勃勃常在，猶二云可也；勃勃死，則統萬爲魏有，古人所以貽厥子孫者，固有道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璝，工回翻。雍，於用翻。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索隱曰：迕，逆也。迕，五故翻。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榮期死見一百一十四卷安帝義熙二年。會宋公稱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休之，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八世孫；楚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故休之於楚之爲從祖。休之奔秦見上卷義熙十一年。從，才用翻。楚之亡之汝潁間，聚

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少，詩照翻；折，而設翻；下，遐嫁翻。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沐，莫卜翻，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蜀本作沭，音述，非也。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間，古莧翻。刺，七亦翻。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王鎮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爲相國行參軍晉制，諸公府置諸曹參軍，又有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康求還洛陽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百許人驅帥僑戶七百餘家帥，讀曰率；下同。共保金墉城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惠帝時，并州饑荒，其吏民隨東燕王騰東下，號曰乞活，是後流徙逐糧者亦曰乞活。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按魏收地形志，洛州新安郡有東垣縣，注云：二漢、晉屬弘農，後屬河東。考晉志，河東郡有垣縣，無東垣。孝武太元十一年置洛陽之東垣，至此時已有東垣之名。宋白曰：宋武入洛，更置東垣、丹垣二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新安縣，高祖武德初析置東垣縣，則此東垣在新安界。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鎮將于栗磾遊騎在芒山上將，即亮翻。磾，丁奚翻。騎，奇寄翻。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爲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詳考[illegible]康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降於魏降，戶江翻；下同。魏以辯爲河東太守以拒夏人

夏四月秦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孔子，亦乞伏氏也。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地志：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居延澤是也。曾氏曰：弱水出窮谷。大破之覓地帥其衆六千降於秦拜弱水護軍

庚辰魏主嗣有事于東廟古制，左祖右社。魏建宗廟於平城宮之東，因曰東廟。杜佑曰：明元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親祀焉。則東廟者，白登山廟也；以山西又有廟，故以此爲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至鴈門

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觀漁於㶟水己亥還平城㶟，他盍翻。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好，呼到翻。治，直之翻。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涼土三分謂李氏、沮渠、乞伏也。勢不支久兼幷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古者天子膳用六牲，馬、牛、羊、犬、豕、雞；諸侯膳用三牲。懸，樂懸也。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有大故則減膳徹樂。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灋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周文王興於岐周，地方百里。二世以四海而滅秦二世承始皇之後，秦有四海而以滅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李暠廟號太祖。爲西夏所推，事見一百十一卷安帝隆安四年。取酒泉、開西域，亦見四年。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張后，謂張軌及其子孫。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沮，子余翻。樂，音洛。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上疏諫曰氾，音凡。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張駿據河西，起謙光殿於姑臧，自謂專制一方而奉晉不改臣節，雖謙而光也。李暠得敦煌，亦稱藩於晉，起謙德堂，其志猶張氏也。敦，徒門翻。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爲

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蹇，紀則翻。上，時掌翻。爲，于僞翻。下復，扶又翻。傳，直戀翻。）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咸安，簡文帝年號。涼土以姑臧爲都城。孝武太元元年，秦入姑臧。蓋地裂、狐入在咸安之初，而其應在太元之初也。）梁熙既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斂，力贍翻。）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太元元年，秦主堅建元之十二年也。堅以梁熙鎮涼州。建元十九年，堅敗于淮南，晉太元之八年也。明年，呂光殺梁熙。）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瓜州，敦煌郡也。攷之晉志，張氏置沙州於敦煌。攷之唐志，沙州敦煌郡，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貞觀七年曰沙州；瓜州，晉昌郡，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蓋李暠據敦煌，自稱秦涼二州牧，後遷于酒泉，以敦煌爲瓜州；至李恂復以敦煌爲沙州，以晉昌爲瓜州，而瓜州分爲二州矣。）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暠自效穀令得敦煌，遂有七郡，故云然。易所謂鴻漸者，鴻，水鳥也，自水而漸于干，又漸于磐，又漸于陸，又漸于木，自下而進，漸升而上也。）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諺，音彥。）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爲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曹魏文帝置度支尚書，掌軍國支計，晉因之。度，徒洛翻。）

辛未，魏主嗣東巡；甲申，還平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秦左衛將軍匹達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漒川。（漒，其良翻。騎，奇寄翻。枹，音膚。）

宋王裕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爲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裕小字寄奴。道憐，蕭太妃所生也。）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聽望，猶言觀聽也。長，知兩翻。）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按魏書帝紀，薛林山在屋竇城西。）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一（起上章涒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劉氏世居彭城，彭城，春秋之時宋土也，故帝之始建國號曰宋。）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姓劉氏，彭城縣綏輿里人，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

永初元年（是年六月始改元。）春，正月，己亥，魏主還宮。（晉有天下，通鑑於魏主率兼書名，是年宋受禪，始改書用列國之例。）秦王熾磐立其子乞伏暮末為太子，（熾，昌志翻。考異曰：晉書作乞伏慕末，宋書又作乞佛茂蔓，今從崔鴻十六國春秋。）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建弘。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此宋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從容言曰：（從，千容翻。）「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荷，下可翻。）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坐，徂臥翻。）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見，賢遍翻。）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解，戶買翻，曉也。復，扶又翻。）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長星，所以除舊布新，故以為然。）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豫州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治陳國，江左治壽陽、蕪湖、邾城、牛渚、歷陽、馬頭、壽春、姑孰，不常厥居。安帝之末，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帝既平關洛，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河內、東京兆二僑郡；雍州仍舊治襄陽；并州刺史鎮蒲阪，毛德祖既自蒲阪退屯虎牢，則并州當寄治虎牢也。雍，於用翻。）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府，都督府；州，豫州也。）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謂管仲、諸葛亮也。）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喜，許記翻。）王甚重之。

五月，乙酉，魏更諡宣武帝曰道武帝。（魏主嗣永興二年諡父珪曰宣武皇帝。更，古衡翻。）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降魏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璠，孚袁翻。）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慕容廆興於昌黎，封氏依之，遂世仕於燕，貴顯。）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篡，至是凡十七年。操，千高翻。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酉，建興四年長安陷，歲在丙子，凡五十二年。次年元帝建號於江東，改元建武，至是年歲在庚申，凡一百單三年。西東享國共一百五十七年而亡。）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朝，直遙翻。）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徐邈為晉孝武帝所親重。）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犯鄉論清議者，謂得罪於名教者。更，工衡翻。）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書：堯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重，直龍翻。）武王克殷，頑民遷洛，（武王克殷，遷頑民于洛邑。）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

除之過矣。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沈約曰：秣陵縣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鬭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冠，古玩翻。將，即亮翻。）降諸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帝父翹娶趙氏，生帝而死，繼室以蕭氏。）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朝，直遙翻。）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始興、廬陵、始安、長沙皆郡公，獨康樂縣公耳。據南史，降始興郡公爲華容縣公，廬陵公爲柴桑縣公，始安公爲荔浦縣侯，長沙公爲醴陵縣侯。樂，音洛。）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治，直之翻。）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瞻卬之辭。瘁，秦醉翻。）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易，以鼓翻。）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麻爲永初麻。（以元改麻。）魏主如翳犢山，遂至馮滷池。（據北史，翳犢山在平城之西五原之東。馮滷池，即五原鹽池，唐屬鹽州界。滷，籠五翻。）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浩言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熾，昌志翻。）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林邑屢爲寇，故慧度擊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爲所鈔掠者皆遣還。（降，戶江翻。鈔，楚交翻。）慧度在交州，爲政纖密，一如治家。（治，直之翻。）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丁未，魏主如雲中。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浩亹，音告門。）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李暠卒，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休，美也。）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喪，息浪翻。）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此露布非必建之漆竿，如魏晉告捷之制，但露檄布言其事耳。）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復，扶又翻。）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安帝隆安四年，李暠據敦煌，凡二十一年而滅。敦，徒門翻。）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犍，居言翻。守，式又翻。）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索嗣死，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索，昔各翻。）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蒙遜，張掖盧水胡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

掠，奈何傲之。且國士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犍婦。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置守衛。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好，呼到翻。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涼興郡，在唐瓜州常樂縣界。帥，讀曰率。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冠，古玩翻。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溫子帥三千餘家降魏。背夏降魏也。酋，慈由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是歲，魏姚夫人卒，追謚昭哀皇后。姚夫人歸魏，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二年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眞爲司徒，尚書僕射徐羡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爲尚書僕射。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陽。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三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李氏滅矣。李寶卒以此開有唐之基，天之所啓，誰能廢之。於是西域諸國皆請稱臣朝貢。稱，尺證翻。朝，直遙翻。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秦蓋以吐谷渾之地爲安州。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蟠羊山在參合陂東。秋七月，西巡至河。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五澗在洪池嶺北。水經註：五澗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敗，補邁翻。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初，帝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甖，於耕翻，瓦器也。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卒，子恤翻。偉，邵之兄也。初，帝領揚州，辟邵爲僚屬。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方便者，隨宜處分，不令其事彰露也。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處，昌呂翻。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伺，相吏翻。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復，扶又翻。考異曰：宋本紀：九月己丑，零陵王薨。晉本紀：九月丁丑。據長曆，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自是之後，禪讓之君罕得全矣。帥，讀曰率。臨，力鴆翻。朝，直遙翻。冬十月己亥，詔以河西王蒙遜爲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己亥，魏主如代。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陵，帝帥百官瞻送。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眞於羅川。契，欺訖翻。汗，音寒。河西王

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唐瑤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上爲宋公，建宋臺於彭城。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趣，七喻翻。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朝，直遙翻。此豈門戸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瞻、晦，晉太常謝裒之玄孫；裒於謝安爲從祖，是其高曾與謝安同其所自出，但名位不及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冠，古玩翻。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語，牛倨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絶其言。及上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遺，于季翻。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居寵思危，謝瞻有焉。爲謝晦殺身亡家張本。爲，于僞翻。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雲中西巡，至屋竇城。據北史，屋竇城在赫林山東。 癸丑，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徐羨之起自布衣，徐羨之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帝同府，深相親結，及起義兵，益見親任。 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朝，直遙翻。沈，持林翻。見，賢遍翻。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解，戸買翻，曉也。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復，扶又翻。

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契，欺訖翻。汗，音寒。禿，吐谷翻。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奚帥戸五千降秦。帥，讀曰率。降，戸江翻。 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爲南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爲刺史。義熙六年，高祖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至是以淮西之地爲北豫州，治汝南。沈約志：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新蔡、東郡、南頓、潁川、西汝陰、汝陽、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案徐志及元初郡國志止領十三郡，蓋沈志有景平以後續置郡在其間也。 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晉安帝義熙十二年省湘州，今復置。臨湘，漢縣，唐爲潭州長沙縣。 以左衛將軍張邵爲刺史。 丙戌，魏主還宮。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爲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鎭廣陵，悉監淮南諸軍。晉成帝立南兗州，治京口；自此治廣陵，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等郡。監，工銜翻。 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晦發此言，已有廢昏立明之意。荷，下可翻，又音如字。 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眞，造，七到翻。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眞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爲晦等殺義眞張本。雍，於用翻。騎，奇寄翻。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迄宋之季，境內惟二十二州。至梁武帝時，沿邊乃分置諸州，始有五十州。復，扶又翻。 帝疾瘳。瘳，丑留翻。 己未，大赦。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

使送絹萬匹且漕荆雍之穀以賑之秦雍之雍古雍州也關中之地荆雍之雍
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使疏吏翻賑之忍翻刁逵之誅也事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其
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十人入京口帥讀曰率太尉留府
司馬陸仲元擊斬之時長沙王道憐以太尉鎮京口入侍醫藥故有留府乙丑魏
河南王曜卒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燾爲太平王
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爲樂平王彌爲安定王範爲樂
安王健爲永昌王崇爲建寧王俊爲新興王乙亥
詔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秦王熾磐以折衝將
軍乞伏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
汁羅蓋即羅川之地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
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
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
此人也帝固有疑晦之心矣數所角翻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
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朝直遙翻司空徐羨之中書
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癸亥帝殂於西殿年六十自是以後南北朝之君沒皆稱殂被皮義翻顧音古帝清儉寡
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
至少處昌呂翻少詩沼翻嘗得後秦高祖從女後秦王興廟號高祖從才用翻有盛
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
無私藏藏徂浪翻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
精麗勞人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言其細也惡烏路翻即付有司
彈太守彈徒丹翻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
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
侈靡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見賢遍翻頗以自
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使疏吏翻屬者日食趙代
之分屬者猶言近者也屬之欲翻分扶問翻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
子並少少詩照翻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爲于僞翻浩曰
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
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事見一百十五卷晉
安帝義熙五年幾居希翻又音祈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
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
下可以優遊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
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歲星
十二年一周天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
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倒錯謂廢長立少長知兩翻下同
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復扶又翻對曰立長則順置
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
爲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朝直遙翻以長孫
嵩及山陽公奚斤魏收官氏志後魏獻帝弟爲達奚氏孝文改爲奚氏北新公安同
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
人丘堆爲右弼後魏孝文以獻帝第五兄丘敦氏爲丘氏坐西廂東面百官揔
己以聽焉坐東廂者西面坐西廂者東面皆朝拱皇太子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
之自隱蔽其身而窺之也聽其決斷斷丁亂翻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
舊臣歷事四世嵩事昭成帝及道武帝明元帝及太子燾爲四世功存社稷斤辯
捷智謀名聞遐邇聞音問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
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
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
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解胡買翻行下孟翻嵩實姓
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羣
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

史惡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主又以典東西部劉絜門下奏事代人古弼重直龍翻惡烏路翻易以豉翻道武天興四年置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叱奚氏爲古氏直郎徒河盧魯元拓跋與慕容段氏同出鮮卑其後[illegible]爲徒河官氏志內入諸姓吐伏盧氏爲盧氏忠謹恭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爲丹楊尹方明善治郡治直之翻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

魏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魏收地形志濟陰郡乘氏縣有大鄉城雍於容翻

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寧陵陵在丹楊建康縣蔣山廟號高祖

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言耀兵於洪池嶺南而還屯五澗也沮子余翻帥讀曰率下同

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晉置二衛仍置殿中將軍使疏吏翻下同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欻許勿翻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禮不伐喪竊爲陛下不取爲于僞翻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帥讀曰率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難乃旦翻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將即亮翻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上卷義熙十三年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釁許覲翻[illegible]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後魏孝文以獻帝次兄普氏之後爲周氏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晉兵宋兵吳兵楚兵等將軍皆魏所置

乙巳魏主如灅南宮遂如廣寧晉愍帝建興元年[illegible]水[illegible]

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里

魏主如喬山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懷戎縣劉昫曰唐媯州懷戎縣後漢上谷之潘縣也遂東如幽州

冬十月甲戌還宮

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監工銜翻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事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三年四年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不讀曰否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王景度以東郡太守戍滑臺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翟萇伯翻將即亮翻下同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先悉薦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此謂宋之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瀍政將五百人戍邵陵邵陵縣漢屬汝南郡晉以後屬潁川郡杜佑曰蔡州郾城縣有古召陵城將

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酸棗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唐屬滑州）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康日滑姓也本滑伯國後姓其後因國爲氏漢有倉事滑典）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戶八切）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魏收地形志陳留郡治浚儀縣有倉垣城）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此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垂襲魏平城之路魏主珪既平中山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將即亮翻下同）爲斤等聲援　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沮渠成都時屯五澗）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魏主南援攻河南之兵故太子屯塞上以備柔然）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守式又翻）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瓚藏旱翻降戶江翻）魏主以成皐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干氏爲苟氏）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土樓在虎牢東九域志澶州臨河縣有土樓鎮）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矟色角翻磾丁奚翻）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宋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陽汝陰陳留等郡）　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鍾離馬頭等郡）　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碻磝（碻磝城臨河津後魏爲濟州治所水經註曰城即故茌平縣也）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水經濟水自須昌縣西北逕漁山東又北過穀城縣西註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漁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金鄉縣漢屬山陽晉屬高平蕭晉末分置郡也）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濟水之東則青州界濟子禮翻）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青州自曹嶷以來治廣固武帝克慕容超更其城青州還治東陽城在廣縣西南宋白曰今青州治益都縣州東城即東陽城晉武帝太康初分琅邪立東莞郡青州領齊濟南高密樂安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等郡莞音官）遣使告急（使疏吏翻）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義真時鎮壽陽劉粹時鎮縣瓠驤思將翻量音良）　秦王熾磐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曇徒含翻）

營陽王（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考異曰宋本紀高氏小史皆作滎陽臧后謝晦蔡廓傳作營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辛丑帝祀南郊　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磾丁奚翻）　魏主南巡恆嶽（恆戶登翻）丙辰至鄴（去年十二月己書魏主至冀州今又書南巡恆嶽必有一誤）　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自晉以來謂吏部尚書爲大尚書以其在諸曹之右且其權任要重也）　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論者謂不論於辭受之際也）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事尚書徐羨之（語牛倨翻錄事尚書當作錄尚書事）　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復扶又翻）　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爲于僞翻）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選按選曹文按也洪邁曰葉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淵就補坊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版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敕軍補官賞功又多用黃紙矣又徐羨之召蔡廓爲吏部尚書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則是宋世以黃紙爲案矣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

左丞大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何者之為黃案，何者之為白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二色決矣。至東昏時人以紙包裹魚肉，遂家並是五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時，凡賜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梁言詔書用黃紙始於高宗，不詳也。選補銷闕。故廓云然。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吏部與選錄尚書，參錄諸曹尚書事。斷，丁亂翻。）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銓衡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塞，悉則翻。）遠矣哉。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考異曰：宋索虜傳云：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幽州刺史、臨淄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發騎所向城邑皆奔走。本紀亦云安平公涉歸寇青州。按後魏書無涉歸等姓名，蓋皆胡中書名，即叔孫建等也。）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芟，所銜翻。）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垣苗棄歷城依夔。帥，讀曰率。下同。）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雍先聚兵河、濟之間。雍，於容翻。）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騎，奇寄翻。）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袤，音茂。）備置戍卒，以備柔然。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使，疏吏翻。）庚辰，詔以蒙遜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吐谷渾據塞外沙、澆之地，故令督塞表諸軍事。澆，堅堯翻。）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興寧陵。（興寧陵在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

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復，扶又翻；下復更、未復、復作、復同。）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濮陽劉岸則頓丘之境。白沙當在今澶州之界。）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朝，直遙翻；下同。）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肥口，肥水入淮之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魏郡鄴縣有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毛德祖本滎陽人，武帝未取關洛，德祖自北來歸。）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此曹操間韓、馬之智也。說，輸芮翻。治，直之翻。）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先，悉薦翻。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靈昌津，古延津也。石勒襲劉曜，塗出於此，以河冰為神靈之助，改曰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橦車以攻城。（陳，讀曰陣。重，直龍翻。治，直之翻。橦與撞同，傳江翻，衝也。）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

麻絙挽之令折。（絙，居登翻，又居鄧翻。折，而設翻。）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墮，讀曰隳，下同。）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少，詩沼翻。）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幷上租糧。（上，時掌翻。）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冶阪城是。水經註：河陽縣故城在冶阪西北，蓋土地記云冶阪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在洛陽西北四十二里。盟，讀曰孟。）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射，而亦翻。）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幷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伊婁，虜複姓。樓與婁同。）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路；（北史：虎牢乏水，城內懸綆汲河。魏主令連艦上施轒轀，絕其汲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石經，後漢蔡邕所書者，注詳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遣使祀嵩高。（使，疏吏翻。）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墮，讀曰隳。）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函陳，方陳也。陳，讀曰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將，即亮翻。）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朐，音劬。考異曰：裴子野宋略作乙巳。按長曆，是月丁卯朔，無乙巳，必己巳也。）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長廣郡。如淳曰：其，音基。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趨，七喩翻。）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帥渠，上讀曰率，下所類翻。）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種，章勇翻。蔓，音萬。）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爲寇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據史，此諸蠻乃盤瓠之後也。復，扶又翻。）

河西世子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與甥李寶同奔伊吾，（唐契以晉昌叛河西，見武帝永初二年。）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然以契爲伊吾王。

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云『恆代之北當有眞人』，吾將舉國而事之。」（讖，楚譖翻。）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見，賢遍翻。）貢黃金二百斤，幷陳伐夏方略。

閏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高都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劉昫曰：唐澤州晉城縣，漢高都縣地。行，戶剛翻。）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被，皮義翻。）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重，直龍翻。人夜不得睡，則眼眊燥，以手揩之則生創。創，初良翻。下同。）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貍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深，式禁翻。）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被，皮義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

（用翻。）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豆代，姓也。漢書有校尉豆如意。）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將，即亮翻。）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是時司州之地盡入於魏，兗州之地自湖陸以南，豫州之地自項城以南皆為宋守，魏未能悉定諸郡縣也。）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詔勿問。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為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時進中書監，中書掌詔命。）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左右二門謂之左掖門、右掖門。）珮之等乃止。五月，魏主還平城。（考異曰：後魏帝紀五月庚寅還次鴈門，庚寅車駕至自南巡，必一誤，今皆不取。）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觀卒。丙辰，魏主北巡至參合陂。秋七月，尊帝母張夫人為皇太后。魏主如三會屋侯泉。（魏收地形志：秀容郡肆盧縣治新會城，真君七年併三會城屬焉。）八月辛丑，如馬邑觀漯源。（漯，力水翻。）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騎，奇寄翻。）為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為世子。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晉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分汝南立南頓郡。魏未能有四郡之地，僑置之耳。）以益豫州。冬十月癸卯，魏人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平城西宮也，魏主珪天賜元年所築。）禿髮傉檀之死也，（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傉，奴沃翻。）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誘，音酉。番，音盤。處，昌呂翻。）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治，直之翻。不治，謂被傷而不解治也。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沈約曰：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並無汝陽郡，應是江左分汝南立。汝陽，漢舊縣，屬汝南郡。）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將，即亮翻。）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鍾城在秦山界。夷許昌以立豫州封疆，毀鍾城以立兗州封疆也。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巳，魏太宗殂，（年三十二。）壬申，世祖即位。（世祖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燾，子驍翻。曰燾字佛狸。）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此雲中之金陵。據北史，道武帝葬盛樂金陵，蓋魏諸陵皆曰金陵。杜佑曰：後魏盛樂縣在雲中郡。）廟號太宗。魏主追尊其母杜貴嬪為密皇后。（密，諡也。）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會稽公劉絜為尚書令，（會，工外翻。）司衛監尉眷、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司衛監，蓋魏所置以掌宿衛。此又一劉庫仁，非什翼犍所用之劉庫仁也。尉，音紆勿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四部，東西南北四部也。）眷，古真之弟子也。（尉古真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叱羅氏為羅氏。魏有外都大官、內都大官。將，即亮翻。）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杜預曰：爽，明也。）魏王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監，工銜翻。）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

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騎，奇寄翻。）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魏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在光祿大夫上，假金章紫綬。研精者，研其精力。）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託聖賢以伸其說謂之矯，聖賢無是事，寓言而加誣謂之誣。好，呼到翻。近，其靳翻。）老聃習禮，仲尼所師，（史記及大戴記皆云仲尼問禮於老聃。聃，他甘翻。）豈肯為敗亂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敗，補邁翻。治，直吏翻。）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纖，細也。妍，美好也。）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讚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張道陵，後漢人，修五斗米道，俗所謂天師也。）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今道家科戒書始於此。）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譜，博古翻。）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朝，直遙翻。）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河出圖，伏羲象以畫八卦；洛出書，禹得之以敘九疇。故曰龍面授羲，龜圖畀姒。又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於壇。舜禮壇于河畔，黃龍負卷舒圖，出于水。）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水經註：漯水南逕平城之東，水左有大道壇，寇謙之所建也。漯水即灅水。）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僊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谷永說漢成帝曰：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黃冶變化，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服餌修鍊以求輕舉，即谷永所謂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者也。鍊草石以為金銀，即谷永所謂黃冶變化者也。）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以其相戾，故七略不得合為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符水禁呪，即張道陵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喜，許記翻。）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智。（海鳥爰居避風，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祀之，孔子以臧文仲不智者三，祀爰居其一也。）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二（起閼逢困敦，盡彊圉單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

元嘉元年（是年八月始改元。）春正月，（考異曰：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紀二月己巳，宋略二月癸巳，李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誤也。按長曆，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年無日食，今從之。）魏改元始光。丙寅，魏安定殤王彌卒。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好，呼到翻；下情好同。）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鞞，與鼙同，音部迷翻。聞，音問。）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闇，讀如陰。）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寧之子也。（范寧，汪之子，以儒學為孝武帝所親。）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易，以豉翻。）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曹魏之末置員外散騎常侍。率，所律翻。）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西豫州，即豫州也。宋南豫州治歷陽，豫州治壽陽。壽陽在歷陽西，故亦謂豫州為西豫州。）靈運，玄之孫也。（靈運，玄子瑍之子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褊，方緬翻。）朝廷但以文義處之，（處，昌呂翻。）不以為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顏含見九十六卷晉成帝咸康四年。）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惡，烏路翻。從，千容翻。行，下孟翻。）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悟，覺也；賞，嘉也。）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守，式又翻。）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裁，節也；量，度也。索，山客翻。量，音良。）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數，所角翻。）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吉陽縣屬廬陵郡，今吉州有吉水縣，蓋吳立縣於吉水之陽，因以為名也。）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亮，信也，明也，導也。言義真凡有所懷，自信以為是，必明而導之，無所回避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言容有犯臣道之事，以致招驕恣之罪。）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剝辱，謂褫爵為庶人。）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恇，去王翻。）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造，七到翻。）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甲辰，魏主東巡大寧。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為四國，皆降之。（白狗國，羌也。唐猶存，蓋生羌也。其地與東會州接。車孚、崔提、旁為，無所考。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沈約曰：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文帝始割江淮間為境，治廣陵。）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將，即亮翻。朝，直遙翻。）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

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服其處大事而不變其常度也。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樂，音洛。魏氏作華林園、天淵池於洛中，晉氏南渡，放其制作之於建康。華林園在宮城北隅。乙酉，詰旦，詰，去吉翻。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又江陵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間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滿百，當出王者。時忽有一洲自生，汀流迴薄而成，皆爲上龍飛之應。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數，所具翻。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紱，紱，音弗。幷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朝，直遙翻。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金昌亭在昌門內。孫權記注云：閶門，吳西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爲昌門。金昌亭以其在西門內，故曰金昌。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踣，蒲北翻。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相，息亮翻。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處，昌呂翻。近，其靳翻。趨走，執役者也。太子、皇子有帥，有侍，帥，所類翻。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左傳申無宇曰：士臣皁，僕臣臺。制其行止，授其禮則，導達臧否，否，音鄙。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誘，音酉。慝，吐得翻。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王置文學、師友各一人，晉制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孔穎達曰：艾者，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如艾也。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少，詩照翻。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行事，行府州事也。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南史曰：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領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末，多以幼少皇子爲藩鎭，時主以左右親近領典籤，其權任尤重。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沖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昵，尼質翻。比，毗至翻。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國之禍，通鑑載之於此，欲使有國有家謹於其初也。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帥，讀曰率。祠部尚書蔡廓，晉氏渡江，始有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祠部尚書攝知右事。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邪！」背，蒲妹翻，今人言轉背也。背，如字。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眞於新安。考異曰：宋南史本紀：二月，廢義眞徙新安之下，卽云：執政使使者誅義眞于新安。宋義眞傳：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眞於徙所。羨之傳亦云：廢帝徙殺義眞於新安，殺帝於吳。按長曆，六月庚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錄命，錄尚書命也，自出命也。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羨之、亮、晦所以爲身謀者如此，而亦無救於廢弒之誅。伊、霍以至公血誠處之，而春秋所紀有異於書，蓋羨之於伊尹、霍光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族，此天地之大變，固人臣之所難居也。相，息亮翻。

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帥，讀曰率。上，時掌翻。璽，斯氏翻。紱，音弗。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悸，其季翻。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幷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

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牓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州荆州府都督府國宜都國綱紀上佐掾屬也見賢遍翻逋欠也負也責如字又仄懈翻漢書高紀兩家折券棄責無音淮陽王傳張博負責仄懈翻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王大將軍敦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背蒲妹翻斷丁亂翻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冀以定策爲德也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五人謂徐羡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王弘也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少詩照翻復扶又翻宋昌事見十二卷漢高后八年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彦之皆勸王行姓譜到本自高陽氏楚令尹屈到之後後漢有東平太守到質曇徒含翻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背蒲妹翻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荆州王欲使到彦之將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反了決知也將卽亮翻便應朝服順流朝直遙翻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彦之此言識合大理而亦自知其才不足以制檀道濟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雍於用翻乃遣彦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見賢遍翻號戶高翻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少詩照翻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彦之王華等深自結

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近其靳翻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防非常也處昌呂翻魏主還宮　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弈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水經註西平鮮谷塞東南有白草嶺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徙民二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羡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亮固知其不得免矣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晉孝武以太學在秦淮南去臺城懸遠權以中堂爲太學親釋奠於先聖則中堂亦在秦淮北但在臺城之外耳百官奉璽綬綬音受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卽皇帝位于中堂備灋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孫脩華義真之母謝義真之妃也南史云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以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倢伃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李延壽曰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晉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倢伃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庚子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爲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屏必郢翻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蔡廓父子以亮直名于宋朝觀其抗言無所避就若不足以保身而卒能以身名終何也蓋其素行已孚乎人而言事無所依違又所以遂其直彼其間者方怵於利害就以求決則之也固合於心而焉敢以爲諱乎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羡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謝晦自領軍將軍進號檀道濟自鎭北將軍進號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

公推訊二公謂徐羨之王弘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魏明帝有左軍將軍晉武帝置前軍右軍又置後軍是爲四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婕妤音接予謚法敬慎高明曰章　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夏戶雅翻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仍以義宣爲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雍於用翻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己過古禾翻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之先什翼犍始居雲中又盛樂宮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紇戶骨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樂音洛　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重直龍翻射而亦翻考異曰後魏本紀云帝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李延壽北史紀云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今從蠕蠕傳從北史　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耽之曾孫也袁耽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元年　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先公謂樹洛干也樹洛干自號車騎將軍拾虔阿柴事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緯于貴翻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紇下沒翻提之立也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璝慕利延緯于貴翻璝姑回翻提當作堤　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折而設翻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易以豉翻衆則難摧汝曹當勠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種章勇翻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柞山在平城之西大河之東柞則洛翻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長孫肥事魏主珪爲將數有功　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爲營陽太妃　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沈約曰九德郡故屬九真孫吳分立九德郡隋唐爲驩州　宕昌王梁彌忩遣子彌黃入見于魏宕徒浪翻見賢遍翻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長直亮翻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北史曰宕昌羌者三苗之胤杜佑曰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宕徒浪翻酋慈由翻帥所類翻種章勇翻　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璝自長安北伐倫璝姑回翻少詩照翻將即亮翻下同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璝殺之幷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好呼到翻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朝直遙翻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上時掌翻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守式又翻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謂徐傅之死者諸公也復扶又翻　辛未帝祀南郊

大赦。己卯，魏主還平城。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有王莽之禍；（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其後王后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密后之殂也，（密后，卽魏主之母杜貴嬪。）世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行，下孟翻。）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養，羊亮翻。）丁巳，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犍，居言翻。沮，子余翻。枹，音膚。）魏主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魏書官氏志，西方步鹿孤氏改爲步氏。驤，思將翻。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卒，子恤翻。）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使，疏吏翻。）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黑水羌在鄧至西北，水經注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于白水。擔，都甘翻。）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太子昌卽皇帝位。（昌字還國，勃勃第二子也。）大赦，改元承光。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弘以此得免徐傅之禍。）乙酉，以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冬，十月，丘擔以其衆降秦，（降，戶江翻。）秦以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爲平羌校尉以鎮之。癸卯，魏主大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考異曰：翰傳云：與娥清出長川。今從蠕蠕傳。）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長川、牛川，同是大漠之地，拓拔分其地名耳。長川有白黑二漠，黑在東，白在西。）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栗園在中道之西，西道之東。考異曰：清傳云：與長孫翰出長川。今從蠕蠕傳。）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舍，讀曰捨。重，直用翻。）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騎，奇寄翻。）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時南秦州治漢中，故以武都爲北秦州。考異曰：宋本紀：癸酉，南史：庚午。按十一月壬午朔，無癸酉及庚午，今不書日。）初，會稽孔甯子爲帝鎮西諮議參軍，（會，工外翻。）及卽位，以甯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史言徐傅偪上，固當誅，而王華等之構間亦非也。）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幷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又言拜京陵，（京陵，卽興寧陵也。）治行裝艦。（治，直之翻。艦，戶黯翻。）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朝，直遙翻。）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南史曰：輔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多以嬖倖爲之。）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皭馳使告晦，（皭，子肖翻。）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好事，猶言好生事，微省其辭，若隱語然。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夏，戶雅翻。下同。）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道惠蓋帶輔國將軍也。）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

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承天二策，皆勸晦奔魏以求全。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易，以豉翻。）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復，扶又翻。）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晦帶衛將軍。）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超蓋爲南蠻校尉府司馬。）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登之晦府司馬，領南郡太守，乞解以授超。）晦卽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沈約曰：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南義陽郡，屬荊州，領厥西、平氏二縣。坐，徂臥翻。）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庾蘊死於海西之廢。）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卽，就也。）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帥，讀曰率。）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符衛軍府及荊州官屬，使收誅晦也。）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雍，於用翻。）斷其走伏，（走，逃也；伏，匿也；斷其逃匿之路也。斷，丁管翻。）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洛城西面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建康倣之。）謝嚼正直，（嚼爲黃門侍郎，正入直省內也。）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使報羨之，羨之還西州，（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新林浦去建康城二十里。）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亦放洛城之制。騎，奇寄翻；校，戶教翻。）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幷謂曰：以公江陵之誠，（謂亮迎帝於江陵也。）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晉大夫里克之言。）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嚼。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少，詩沼翻。）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其下當有所字。）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陳與陣同。）丁卯，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嚼等已誅。（復，扶又翻，下同；使，疏吏翻。）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橫，戶孟翻。）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爲，于僞翻。）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自建康至江陵，泝流而上凡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景平二年五月乙酉，廢少帝；八月丙申，帝至建康，凡七旬。）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

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亦晉里克之言。)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此耿弇討張步之言，晦引以爲言，自謂殺廬陵所以除偪，不以累帝也。遺，于季翻。) 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躁，則到翻。) 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秦入貢于魏，以請伐夏事始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爲劭弒逆張本。幔，莫半翻。) 以尚在諒闇，(闇，音陰。) 故祕之。閏月丙戌，始言劭生。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艦，戶黯翻。冢，知隴翻。) 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晉制，左右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優者爲金紫光祿大夫。) 建安太守鄭鮮之爲右僕射。敬弘，廙之曾孫也。(王廙見八十九卷晉愍帝建興三年。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中書有上省、下省。守，手又翻。) 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臺內，即禁中。會，工外翻。長，知兩翻。) 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江口，即西江口。從，才用翻。) 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惟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恇，去王翻。將，即亮翻。貯，丁呂翻。艦，戶黯翻。) 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水經註：江水逕黃沙下雋縣北，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 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水經註：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山北對隱磯。) 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以王弘、王曇首、王華比虞之共工、驩兜、苗、鯀，周之管叔、蔡叔、霍叔也。梟，堅堯翻。) 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上，時掌翻。連咽，謂泝江戰艦連接不斷，咽謂戰艦塞江，前後填咽。沮，在呂翻。) 無復鬭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水經註：江水東逕長沙下雋縣北，湘水自南注之，又東，左得二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又東逕彭城口。復，扶又翻。) 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先，悉薦翻。雍，於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沙橋在江陵北。) 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卒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舸，古我翻。) 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水經註：武湖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九域志：武湖在黃州界，蓋此湖上接延頭也。杜佑曰：武湖在黃州黃陂縣東，黃祖習戰閱武之所。) 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戍主、戍副，宋齊以下至隋咸有其官。姓譜：光姓也，晉書有光逸。) 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監，工銜翻。) 以周超

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嚼、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藉，秦昔翻，又而亦翻。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據南史，王玄謨，太原祁縣人，[illegible] [illegible] 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爲鎮軍功曹督護。[illegible] [illegible] 晦之起兵，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爲援，[illegible] 慧龍帥衆一萬拔思陵戍，思陵戍在陳郡西北。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益州刺史張茂度受詔襲江陵，晦敗，茂度軍始至白帝。議者疑茂度有貳心，帝以茂度弟邵有誠節，赦不問，代還。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門車，謂門前候見之車。兩，音亮。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恆滿。琳著高屐，著，陟略翻。披貂裘，置通呈書佐。通呈，謂通謁之人。書佐，掌書翰。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言但敘寒溫，不及餘語。會，工外翻。覬，音冀。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廬陵廢而三人斥，徐、傅誅而三人進，可謂矯枉過正矣。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行，下孟翻。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延賢堂在建康宮華林園。自是每歲三訊。周禮秋官，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註：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

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按，初不省讀。省，悉景翻。嘗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illegible]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解，戶買翻，曉也。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復，扶又翻。禮敬不替而不以時務及之，此法正勸劉先主以加禮許靖之智也。

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爲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己相埒，埒，龍輟翻。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治，直吏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合殿在齋閣之後。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也。喉脣，言出納王命也。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琰之從孫也。琰，安之子。從，才用翻。下同。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呂大臨曰：無間，猶言我無得而議之也。嗚呼！此江左所謂淸談也。間，古莧翻。

上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以誅徐、傅等，曇首、華之功也。坐，徂臥翻。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杜佑曰：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書謂之芮芮。蠕，人兗翻。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著，直略翻。未能爲患，不如先伐

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言其來則如鳥之集，走則如獸之逃也。）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和兜山蓋在陰山之東，長川之南。）秋，八月，還平城。詔殿中將軍古恆聘于魏。（恆，戶登翻。）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

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騎，奇寄翻。番，音盤。使，疏吏翻。說，輸芮翻。）使乘虛襲枹罕。（枹，音膚。）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蒙遜借助於夏，以退秦師。秦既敝於夏，夏亦憤於魏，而涼亦不能以自立，是以覬覦鄰國之實也。）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西一百二十里。）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握逵等帥部衆二萬落叛秦，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史言乞伏兵勢漸衰。握讀曰率。璝，姑回翻。）大旱蝗。左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婦人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無自專之道。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唯陛下留意。有詔原之。

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謂倫璝、昌相殺也。）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汙，命武士頓辱之，（嵩歷事四朝，魏之元臣也。頓辱，拌其首使頓地以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阪，音反。）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陝，失冉翻。）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謹，辯之子也。（薛辯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鄉，讀曰嚮。）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平棘縣，二漢屬常山，晉屬趙郡。）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爲後魏主以浩言誅順張本。）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崀山，（嵻侯含翻嵻上岡翻崀盧當翻。）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枹，音膚。）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南城，枹罕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卻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敗，補邁翻。）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晉、秦始之初，立梁州於漢中，至安帝之世，秦州又治漢中，自是鎮漢中者帶梁、南秦二州刺史。）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武興，漢武都郡之沮縣地，蜀以其地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宋立東益州，梁立武興蕃王國，西魏改東益爲興州，因武興郡爲名，至我本朝以吳曦之變，改爲沔州。）氐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將，即亮翻。）諮擊走之。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內三郎，魏宿衛之官也。三郎將領之。又按魏道武帝天興初置幢將，主內三郎衛士也。）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勇武將軍之號，魏始置。）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將，即亮翻。）

羌守辨翻下同統萬未可得也，宅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中。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阪音反。使，疏吏翻；下同。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考異曰：奚斤傳作乙升，今從帝紀。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降。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兵以氣勢爲用者也，統萬圍而諸鎮失守，氣勢奪故也。前吳郡太守徐佩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事覺，壬戌，收斬之。正會，明年正月朔日朝會也，亦曰元會。營陽太妃張氏卒。

秦征南將軍吉毗鎮南漒。乞伏國仁置十二郡，澆川其一也。南漒又在澆川之南。漒，其良翻。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澹，徒覽翻。帥，讀曰率。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魏皇始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晉安帝之隆安元年也。明年改元天興。繒，慈陵翻。於是自占爲紬繭羅縠戶者甚衆。占，之贍翻。紬，直留翻。縠，戶谷翻。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四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山羌叛秦。羌分居武始洮陽南山者曰山羌。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晉惠帝置洮陽縣，屬狄道郡。曇，徒含翻。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魏主還平城。乙卯，帝如丹徒。己巳，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晉之東遷也，劉氏自彭城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及貴，故宮在焉。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舜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伯禹親事水土，手足胼胝。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二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拓跋斤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魏廣平王連卒。丁亥，帝還建康。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樂音洛。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

夏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曹魏之末，置員外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弘文父慧度，祖瑗，三世牧交州。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被，皮義翻。卒，子恤翻。弘文，慧度之子也。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分，扶問翻。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前候者，居前爲候騎也。騎，奇寄翻；下同。素，遵之子也。拓跋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步大孤氏後改爲陸氏。俟，渠希翻。磧，七迹翻。辛巳，濟君子津。壬午，中護軍王華卒。魏主至拔鄰山，拔鄰山在漯水東北。築城，捨輜重，北史捨作舍，當從之，讀如字。重，直用翻。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

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羸，倫為翻。誘，音酉。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去，國。遠鬭，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藏匿其衆，以少衆至城下，誘其出戰。少，詩沼翻。夏將狄子玉降魏，將，即亮翻。降，戶江翻。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易，以豉翻。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王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使魏主用間，亦不如是之巧，殆天啓之也。重，直用翻。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陳，讀曰陣。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背，蒲妹翻。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攝，收也。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風擊之，則風爲我用，豈有常也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掎，居蟻翻。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幾，居依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中，竹仲翻。斛黎，虜複姓。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翳槐，什翼犍之兄，晉成帝咸和四年立。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問，姓；至，名。孫愐曰：襄州有問姓。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將，即亮翻。校，戶教翻。勝，音升。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夏王勃勃號世祖。築統萬城，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高，古號翻。厚，戶遘翻。廣，古曠翻。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被，皮義翻。蕞，徂外翻。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爲太官令。毛脩之爲夏所禽，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庫洛干被禽，見上年。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譽，音余。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欲案其罪也。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

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丘追至雍不及而還雍於用翻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易以豉翻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鎧可亥翻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幷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烏丸氏爲桓氏雲題之弟也莫題見一百十四卷晉安帝義熙四年秦王熾磐還枹罕夏既破故熾磐還枹音膚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嶺柞嶺卽柞山之嶺柞則洛翻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秦王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事見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爲人壯健驚勇臨城對陳陳讀曰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將卽亮翻下同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坎卦彖辭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七年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吳起之言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雅正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橫戶孟翻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

本末聰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如崔浩之類是也復扶又翻九月丁酉安定民舉城降魏夏都既破安定亦降降戶江翻下同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漒驍堅堯翻漒奇寄翻又其良翻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爲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封玄爲南秦王以別乞伏熾磐臚陵如翻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軌爲尙書軌表之子也表死於營陽王景平元年十二月秦梁州刺史吳漢爲羣羌所攻帥戶二千還于枹罕帥讀曰率魏主行如中山癸卯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三（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治，直吏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謂弘及弟曇首皆居權要。）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朝，直遙翻。）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秦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晉時張祚以敦煌郡為商州，時敦煌屬河西，熾磐蓋以濬遙領商州而守澆河也。澆，堅堯翻。降，戶江翻。）秦王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二月，嵩為吐谷渾元緒所執。

魏改元神䴥。（䴥，居牙翻，牡鹿也。以獲神鹿改元。魏書靈徵志：時定州獲白䴥，白䴥，鹿也，又見于樂陵。）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尉，紆勿翻。）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鈔，楚交翻。將，即亮翻。監，工衡翻。頡，戶結翻。）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灋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奚斤封宜城王，為司空。）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騎，奇寄翻。少，詩沼翻。）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狷，吉掾翻。好，呼到翻。輕，遣政翻。）每自出挑戰，（挑，徒了翻。）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陳，讀曰陣。）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承光三年五月，戰于黑渠，為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二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清追擒之，送于魏。與後魏紀傳不同，今從後魏書。）頡，同之子也。（安同，永興初八公之一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眾數萬，犇還平涼，即皇帝位，（定，小字直獚，夏王勃勃第五子。）大赦，改元勝光。

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乘，繩證翻。）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妻，七細翻。）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會，工外翻。）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從，才用翻。）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

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重，直用翻。下同。）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清蓋欲循涇水而進。）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馬髦，山之嶺也。）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少，詩沼翻。）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

所擒。(去年魏遣劉拔與斤共擊夏。) 士卒死者六七千人。(考異曰：宋索虜傳：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于安定，封昌爲公，以妹妻之。昌弟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之，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復克長安。又自攻不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今從後魏書。) 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阪，音反。) 夏人復取長安。(復，扶又翻；下復勸同。) 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阪以拒之。(將，卽亮翻。)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壬子，魏主西巡。戊午，畋于河西。(此君子津之西也。) 大赦。 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卽位，大赦，改元永弘。 平陸令河南成粲(平陸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 復勸王弘遜位，(復，扶又翻。) 弘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甲寅，魏主如長川。(魏書帝紀：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 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河州，治枹罕，乞伏氏所都。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 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段暉先鎮樂都。) 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元基自枹罕救樂都。樂，音洛。) 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太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帥，讀曰率。) 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成都爲秦禽，事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沮，子余翻。使，疏吏翻；下同。) 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遺，于季翻。罽，音計。繒，慈陵翻。) 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魏主還宮。 八月，復如廣甯，觀溫泉。(水經註：下洛縣故城，魏燕州廣甯郡治。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彫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赴者若流。復，扶又翻。) 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紇，戶骨翻。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宮。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奔河西王蒙遜也。) 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陳留。(濟陽縣，漢、晉以來屬陳留郡，此時陳留郡治浚儀。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寃句縣西南。濟，子禮翻。考異曰：後魏紀云淮北鎮將拔南史仲德時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宋書仲德傳闕。又宋書、南史本紀、北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魏劉裕傳、宋索虜傳皆無是年王仲德等伐魏事，唯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魏主還宮。 魏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魏主珪皇始二年置安州于中山，天興三年改曰定州。西山，卽曲陽西山也。) 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之。 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魏主如西河校獵。(河水逕漢雲中楨陵縣西南，平城在其東北，故謂之西河。) 十二月甲申，還宮。 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

政等將騎二千救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不入朝不入直也朝直遙翻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假居訝翻會工外翻而靈運遊飲自若，為有司所糾，坐免官。是歲，師子王剎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南史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天竺有迦毗黎國婆斤陀利婆黎等國皆事佛道剎初轄翻迦古牙翻又居伽翻使疏吏翻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燕鳳歷事拓跋氏四世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州錄揚州及錄尚書事也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武帝永初二年加京口之徐州曰南徐淮北之徐州但曰徐南徐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義興南蘭陵南東莞臨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等郡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佐參佐也所謂佐史朝直遙翻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遠于願翻推吐雷翻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為義康專擅致禍張本又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夏戶雅翻以侍中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感念致王業之艱難而尋繹為治之理也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易以豉翻荷下可翻又音如字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滯凝也積也褊方緬翻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急關羽、張飛，任偏同弊。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illegible]蒙稚也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諳烏含翻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江左謂荊州為西楚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斷丁亂翻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昵尼質翻量音良少詩照翻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易以豉翻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蒱薄胡翻樗蒱也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長丁丈翻令知兩翻又宜數引見佐史。佐史當作佐吏晉宋之間藩府率謂參佐為佐史數所角翻下同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詳觀宋文帝此書則江左之治稱元嘉良有以也復扶又翻

夏，酒泉公儁自平涼奔魏。丁零鮮于臺陽等請降於魏，降戶江翻魏主赦之。赦其去年叛入西山之罪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蒙遜去年攻西平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為皇后，子萬載為太子。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戊午，大赦。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中領軍。帝以章太后早亡，章太后胡氏生帝五年被譴賜死帝即位謚曰章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初，秦尚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觀古玩翻中竹仲翻及暮末即位，問母

面傷之由。毋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幷其五族二十七人。（史言暮末以虐亡國）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尚書濟陽江夷爲右僕射。（濟，子禮翻）初，魏太祖命尚書郎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等續成之，（爲浩以史事得禍張本）爲國書三十卷。穎，淵之子也。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治，直之翻）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干以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支以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己巳皆陰，而干支合於己巳，是爲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少，詩照翻。中，竹仲翻）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等論難於前。（難，乃旦翻）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謂陳諸原野，用甲兵也。此言本出漢書刑法志。詰，去吉翻。朝，直遙翻）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比，毗至翻。昴爲旄頭，胡星也）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蠕，人兗翻）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復，扶又翻）「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自韓安國、主父偃至于嚴尤，其論皆如此）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解，戶買翻）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屬，之欲翻）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坐，徂臥翻）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伺，相吏翻）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比，必寐翻）且彼步我騎，（騎，奇寄翻）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崔浩之料宋人審矣。帝後屢出兵爭河南，卒以自弊。吳呂蒙不肯取徐州，正慮此耳）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幷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將，即亮翻。下同）號哭之聲，至今未已。（號，戶高翻）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馬子曰駒，牛子曰犢）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背，蒲妹翻）南來寇鈔。（鈔，楚交翻）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蹔，與暫同）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瑣瑣，細小也。言志趣細小，不能一舉而全取之也）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先，悉薦翻。使，疏吏翻。趣，讀曰促）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

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東南澤國也故謂之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守手又翻魏書官氏志獻帝次弟爲伊婁氏又有乙那婁氏後並改爲婁氏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敬弘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癸巳更以敬弘爲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自建康歸會稽爲東歸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重直用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栗水在漠北近稽落山有漢將軍竇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怖普布翻莫相收攝攝錄也斂整也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侯尼城在平涼東不敢進而還　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還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水經註隴西白石縣東有罕幵溪又東則枹罕縣故城枹音膚幵苦堅翻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魏收地形志涼州東晉郡有治城縣其地當在黃河南又涼州有建昌郡亦有治城縣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此汧川非扶風之汧當亦在枹罕左右汧口堅翻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敗補邁翻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沒利延即慕利延沒慕聲相近也璝古回翻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畜許救翻

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菟園水在燕然山南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菟同都翻又土故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鈔楚交翻種章勇翻降戶江翻下同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亡無字通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邪讀曰耶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被皮義翻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窘渠隕翻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賈音古復扶又翻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收曰敕連魏言神聖也　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爲後保宗難當爭國張本雍於用翻　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使疏吏翻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蒙遜取佛書以名其子梵言菩提華言正道也菩薄乎翻暮末以興國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妻七細翻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巳尼陂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烏洛侯直濡源西北巳尼陂又當在其西北也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

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
濡乃官翻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
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
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為于偽翻下必為同魏
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酢與醋同倉故翻夜有所見
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
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疏麤也食祥吏翻魏
主必為之舉箸或立嘗而還嘗口識其味也魏主嘗引浩出
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
世從千容翻道武明元及帝為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近其靳翻卿宜盡忠規
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恚於避翻然終久
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
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尪弱也纖細也帥所類翻尪烏黃翻然其
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
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
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秦王暮
末之弟軻殊羅烝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下淫上曰烝
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
沮渠興國以犇河西沮子余翻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
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
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
投尸于河　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是月
畋于陰槃少詩照翻陰槃縣漢屬安定晉屬京兆魏收地形志屬平原郡在又見前登苛藍山五代志平
涼郡平涼縣有苛藍山漢涇陽縣故城在平涼縣南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
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

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見賢遍翻魏
主西巡至柞山柞則洛翻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
王慕璝皆遣使入貢璝古回翻使疏吏翻是歲魏內都大官中
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
五李先自燕降魏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為征西將軍沙
州刺史隴西公　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
如廣寧臨溫泉復扶又翻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
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
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
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
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宏將
即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
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義欣道憐之
子也道憐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使疏吏翻告魏主
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
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
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
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甲午以前南廣
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為實土屬雍州長
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
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魏
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將即亮翻出怨言期
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
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
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

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圖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圖其巻翻又其權翻)謀西犇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註河水自朔方屈南過五原縣西)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任翻)魏南邊諸將(將即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鄉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性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易以豉翻守式又翻下戍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爲于僞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復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幷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幷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爲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爲死喪寇亂翼軫楚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宿音秀)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遍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艘蘇遭翻)(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息亮翻)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鎭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暮末淫刑以逞衆叛親離不亡得乎)

夏四月甲子魏主如雲中

敕勒萬餘落復叛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

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冠古玩翻)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璝古回翻將即亮翻)秦輔國大將軍

段暉等擊走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爲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爲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少，詩沼翻。)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爲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爲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諳，烏南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復，扶又翻。)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頡，戶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卽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太祖寢疾，(燕王跋也。)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者；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幷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卽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使，疏吏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讀與敷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將，卽亮翻。)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恆，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言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恆山以東，卽河北之地。)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臥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

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儜尼耕翻困也弱也見賢遍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主珪取中原　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義宣帶刺史而猶戍石頭也　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彥之王仲德泝河置守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　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聳息拱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按北史陸侯當作陸俟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降戶江翻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爲武城男宋書誤也　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爲赫連定所逼遣烏訥闐等求迎宋氏胡傳云茂蔓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未及至上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恆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恆戶登翻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喻翻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鶉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鶉殊倫翻觚音孤爲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喪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邊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垂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卽馬

耳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
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
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
阿東北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即此水
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
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
魏兵大至將即亮翻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
濟南濟南郡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
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奔牛青城萬歲諸鎮皆其地魏眾大集承
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
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
當見彊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
蕭道成之父也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
丁酉夏主引眾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
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奇
寄翻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
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
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
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
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郡
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邑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
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艷翻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
七年雍於用翻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 夏隴西守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辛
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
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
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

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
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略之耳 魏
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傉官氏後改為庫氏
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
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
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主魏收地形志廣甯郡治隴西郡鄣縣甯當作寧鄣
縣後漢所置唐為渭州隴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
五代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
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
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
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
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
降戶江翻下同 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
壽陽士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
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
義欣修治隄防治直之翻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
旱災引肥河之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 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
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
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
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
陘侯曹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拓拔賞豆代田自關中侯進爵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
君有實土也陘音刑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
然之法也魏幢將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亮翻下同 夏長安臨晉武
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
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
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時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

也。（縱，子用翻。）王斤驕矜不灋，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弔翻。）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

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爲，于僞翻。）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略之外爲荒外。降，戶江翻。坐，徂臥翻。）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掌戎器鹵簿儀仗。琛，丑林翻。）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

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怏，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四 起重光協洽盡旃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魏收官氏志，獻帝命叔父之裔為乙旃氏 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濟，子禮翻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 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去年暮末保南安 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乞伏氏四十四年而滅。櫬，初覲翻。降，戶江翻 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興國為秦所禽見上卷六年。沮，子余翻 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太子司直掌糾劾宮僚及率府兵。晉志無是官，當是二趙燕秦所置 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荷，下可翻 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率見眾唱大義以殄寇讎！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趣讀曰促 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卒，子恤翻 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

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為湘州刺史。檀道濟等進至濟上，濟，子禮翻。下同 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郡，宋為冀州刺史治所 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騎，奇寄翻 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頡，戶結翻 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復，扶又翻 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東郡自漢魏以來治白馬，滑臺之地也。白 虜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賞北伐柔然、西伐夏、南禦宋之功也。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復，方目翻。復，勿事也。下復境同 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難，乃旦翻 皆蒙優錫。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偏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覆，敷又翻。下米覆同 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恟懼，將潰。降，戶江翻。恟，許拱翻 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量，音良。少，詩沼翻。下同 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被，皮義翻 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宋青州治東陽城 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平昌縣，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惠帝分立平昌郡。五代志，密州膠西縣，舊曰黔陬，置平昌郡 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

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積子智翻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聚才諭翻）思話坐徵繫尚方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修之守節妻以宗女（爲脩自北還張本妻七細翻）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計見上卷元年）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歸終謂事勢究極處）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魏雖置滎陽太守實以虎牢爲重鎭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郡戍軍各爲太守蓋是時惟以滎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楚之時屯潁川）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中竹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復扶又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降戶江翻）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屏必郢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爲于僞翻）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史因慧龍守滎陽終言之）

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所得乞伏氏之民也）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叚利延拾虎今從宋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二年）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邏郎佐翻使疏吏翻）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宋制幼王臨州率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違有隙長知兩翻）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卒子恤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爲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永嘉五年邵刺雍州雍於用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武帝討桓玄邵白父敷表忠款又不附劉毅）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璝古回翻）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爲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

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靈，順之從父兄也。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是歲，涼王改元義和。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卻之。

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立貴人赫連氏爲皇后，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爲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爲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

增益非一賜而止也使疏吏翻下同疎與疏同數所角翻自是慕璝貢使
至魏者稍疎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爲萬年代尹爲
萬年尹以代令爲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
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謂之亳殷故兼稱殷
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
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壬申
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
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思相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
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
萬米千斛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治直之翻帝遣
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
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王弘卒義康始領揚州詔分青州
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吐
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告擒赫連定之捷也
璝古回翻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
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
然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
谷渾王慕璝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
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
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真之敗沒於夏者又
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
爲鎮南將軍鎮宕昌宕昌隋唐爲宕州之地宕徒浪翻以其子順爲秦
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壬
寅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
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荊雍等
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

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流
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
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
稷臨川王道規謚烈武王故特用之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
水經濡水自塞外來過遼西令支肥如海陽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
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密雲縣治提攜
城本漢厗奚縣地孟康曰厗音題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
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
龍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
事劉湛爲領軍將軍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
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費扶弗翻傷政害
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
路斂力贍翻賈音古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
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
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
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不註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逐
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永初間又分爲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併南陰平入錐縣宋白曰
文州古陰平也戰國氐羌所據漢爲陰平道魏晉爲陰平郡陰平縣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
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
陰平今劍州陰平縣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
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孫愐曰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氐
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
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緜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晉復併
入緜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
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
之將即亮翻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

土儻舊俱反。（沈約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爲遂州。守，手又翻。下太守同。）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石城郡。魏收志，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以石城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四年。塹，七豔翻。）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下當有漏字。）死者萬餘人。燕尙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爲郡爲縣，皆不可攷。如玄菟郡亦嘗置於遼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燕尙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陳，讀曰陣。）行宮人少，雲中鎭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修之。毛修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即亮翻。冠，古玩翻。）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以羽爲儀，故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諾。（怖，普布翻。）廣乃推道養爲蜀王、車騎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鎭涪城。趙廣、帛氏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爲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壬音。）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灋崇爲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甄，之人翻。）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爲最長，（樂，音洛。長，知兩翻。）及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鎭肥如。（燕以幽州刺史鎭肥如。肥如，遼西之地也。）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給事郎，北史作給事中。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將，即亮翻。下同。）　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申，重也。重，直龍翻。守，式又翻。）任其進退，毋得逼遣。　初，帝以少子紹爲廬陵孝獻王嗣，（義真諡曰孝獻。少，詩照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爲廬陵王，朗爲南豐縣王。　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復豈、復涵同。）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郡，隋併入瀘州隆山縣。）參軍梁雋之紿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爲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爲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爲蜀州晉原縣。宋白曰：晉原縣，本漢江原縣地，李雄立江原郡，晉改爲多融縣，又改晉原，以縣界晉原山爲名。）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

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先柔蔦翻說輸芮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敗補邁翻），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僞翻上時掌翻），道濟爲設食（爲于僞翻下儻爲同），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㩦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梁㩦之蓋即梁儁之㩦字誤也），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混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從才用翻）。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爲于僞翻），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混仕晉爲尚書左僕射）！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好呼到翻），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分扶問翻責如字又讀曰債），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禿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奔涼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爲張掖公。

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復扶又翻使疏吏翻），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比必寐翻及也）。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隱於靳翻古者謂伸兩腳而坐其形如箕）。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雅素也），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書桓公合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篡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粗坐五翻），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復扶又翻言其死在朝夕）。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敦徒門翻犍居言翻），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奉冊拜沮渠蒙遜爲涼州牧即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

（南史順冊拜蒙遜選拜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徵爲四部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謂方圖燕也。）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北史曰：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罽，音計。曇，徒含翻。讖，楚譖翻。治，直之翻。）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爲魏滅涼張本。）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己未，大赦。（以馮崇歸國也。）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都大將又在鎮大將之上。雍，於用翻。將，即亮翻。下同。）魏主以範年少，（少，詩照翻。）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崔浩之父也。）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徭薄賦，關中遂安。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自征虜以下雜號將軍，皆得假授。騎，奇寄翻。）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句斷。屠，直於翻。）羌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城。）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即胡空堡之地。）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懷荒鎮，魏降高車所置六鎮之一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復，扶又翻。下無復、將復同。）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期，讀曰朞。）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灋，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諸莫弗惡臣所爲，（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灋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裴潛去代郡而烏桓叛，事亦如此。懟，直類翻。）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爲，于僞翻。）帝依違答之。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教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將，即亮翻。下同。）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降，戶江翻。會，工外翻。）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壬子，魏主還宮。趙廣等自廣漢至郪，（郪縣，自漢以來屬蜀郡。師古曰：郪，音疲。）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郪，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灋護刑政不治，（甄，之人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漢中，乃用思話。按本紀及氐胡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月。）灋護，灋崇之兄也。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

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虔渠焉翻犍居言翻考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虔後魏書紀
傳作牧犍今從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
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使疏吏翻好呼到翻
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
王女為夫人，先悉薦翻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
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李延壽曰魏主增置左右昭儀魏
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
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
乘，乘繩證翻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
之參議。李順以言中見寵待而亦以為涼隴受誅為臣之不易也如此遣順拜牧犍都督涼
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涼州刺史、河西王。騎奇寄翻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
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若安西將軍若平西將軍乞
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敦徒門翻親拜之，
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
武周山之北也　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使疏吏翻詔
答以道遠，不許。　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
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六月，魏永
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敦別將
五千騎圍凡城。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樓氏改為樓氏騎奇寄翻下同燕守將封羽
以凡城降，降戶江翻下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辛巳，魏人
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　秋八月，
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說輸芮翻魏主不聽。　九月，益州
刺史甄灋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道養、張尋
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古日郪音妻又音千私翻餘黨各擁

眾藏竄山谷，時出為寇不絕。　戊午，魏主遣兼大鴻
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崔逞自燕歸魏以侮慢為
魏主珪所殺賾士革翻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灋護將下，舉
兵襲梁州，破白馬，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晉桓溫平蜀獲晉昌太守張範。
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上庸之西敗灋護參軍魯安期等。敗補邁翻又攻葭萌，
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立晉壽郡古葭萌之地也葭音家
冬十一月丁未，灋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
之西鄉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
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甲寅，魏主還宮。　十二
月己巳，魏大赦。　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　魏寧朔
將軍盧玄來聘。　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
五年靈運免官故曰前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
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運有隙，會工
外翻顗魚豈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
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
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疏吏翻望生蓋為江州
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恥。」靈運自以世為晉臣故賦是詩子房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考異追討，擒之，廷
尉奏靈運率眾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
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
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
取之，不果。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灕水出陽海山南過蒼梧猛陵縣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
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牛屯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於廣州棄
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魏立徐州
於外黃，以刁雍為刺史。雍於容翻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難當，於用翻。)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思話時以橫野將軍鎮梁州，以承之爲司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水經註：漢水逕黃金南，東流歷敖頭，魏興安康縣治。磝、敖同音。)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温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金山註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註：鐵城與黃金戍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二月趙温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温等退保西水(水經註西水作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驤，思將翻。將，即亮翻。下同。)拔黃金戍而據之温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温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譙縱滅，梁州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褒中縣；蓋[illegible]而守之，蓋訛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妻，七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幷獻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以其妹爲左昭儀提曜之子也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扶又翻。)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龍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衣，於旣翻。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牛皮爲之。)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斷，丁管翻。矟，色角翻。長，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

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也。)初桓希既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二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此河西，五原河西也。候將，斥候將也。將，即亮翻。)魏人幷其羣弟誅之己卯魏主還宮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下同。)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考異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魏主下詔襃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縣，漢屬安定郡，魏、晉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屠，直於翻。)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甄㶏護坐委鎮賜死於獄(甄，之人翻。)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六月甲辰魏主還宮燕王不遣太子質魏(質，音致。)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劉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皓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重，直龍翻。)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

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隋爲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蓋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騎，奇寄翻。）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魏書官氏志，文帝諸將，侯莫陳氏改爲陳氏。行，戶剛翻。長，知兩翻。）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被，皮義翻。）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大赦。辛未，上祀南郊。燕王數爲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爲黃龍府。）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敦，徒門翻。）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十七年，晉滅虢。犍，居言翻。虢，古百翻。）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史言涼之將亡。）二月丁未，魏主還宮。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將，即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己，（被，皮義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下同。）湛嘗爲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上，時掌翻。）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近，其靳翻。）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也。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史言劉湛怙權，時輩諂事之。處，昌呂翻。）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爲後廢義康誅湛張本。）炳之，登之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二年。）

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師。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爲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恆農王，（奚斤先封宜城王，以罪降爲公。魏顯祖諱弘，乃改弘農爲恆農，史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恆，戶登翻。）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勳未錄，而

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穆觀見一百一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illegible]）

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下同。）有司固請，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酺，音蒲。）徧祭百神，用答天貺。

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孫也。（高句麗王釗為燕所破，見九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

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屈突氏為屈氏。[illegible]）

楊州諸郡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賑，津忍翻。）楊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自晉以來，公府分東西曹，各有掾屬、主簿。）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沈林子隨武帝征伐有功。）

秋，七月，魏主畋于棝陽。（棝陽，[illegible]，漢五原之北邊也。師古曰：棝，音固。）

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犒，苦到翻。）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

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為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

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

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岷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illegible]）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illegible]）

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illegible]）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illegible]）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摹之，思話之從叔也。（從，才用翻。）

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滅之。

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illegible]）使鎮童亭。（水經註：谷水出上邽東南[illegible]子保宗鎮童亭[illegible]魏書作童亭。宋書作童亭，今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五（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朝，直遙翻。下同。）

甲寅，魏主還宮。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請送侍子。（使，疏吏翻。下同。）魏主不許，（燕王屢請送侍子而不至，魏主知其詐，故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諭以燕王之罪，使不得與通，或有奔逸，使不得容受之也。）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漢靈帝中平中，立永脩縣，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併入建昌縣。）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朝，直遙翻。）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足復同。）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姓譜：祁姓之後為向國，向，式亮翻；又如字。）「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間，如字。）將遣還，已下渚，（道濟將還江州，船已下秦淮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誘，音酉。剽，匹妙翻。）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唯宥諸孫之在童孺者。）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壞，音怪。）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為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為重鎮，置幷州。魏收志：後魏併入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去年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古弼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鈔。）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帥，讀曰率。見，賢遍翻。）焚宮殿，火一旬不滅。（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殿，丁甸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令送燕王。丁卯，魏主如河西。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口。（郪江源出今潼川府銅山縣，歷遂寧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郪，音妻。）帛氏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

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嘌，匹妙翻。騎，奇寄翻。賾，士革翻。)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姓譜：鄭公子偃字子游，後以為氏，魏為廣平望姓。)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謚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illegible]莎，素何翻。)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眾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又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辨。(雍，於用翻。辨，皮莧翻。)

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illegible])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新附之民。[illegible])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栖陽，(栖，音西。)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

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illegible])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illegible])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更，工衡翻。)

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親，見上卷八年。)

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長，知兩翻。)

辛卯，大赦。

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王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會帝女亡而止。(魏請婚始上卷十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眾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九年，趙廣等反，今乃平。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主以民官多貪，(郡守縣令，親民之官。)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橫，戶孟翻。)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長，知兩翻。)

丙申，魏主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復，扶又翻，下不復、為復同。九國入貢見上卷十二年。)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國，(破落那，漢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朝，直遙翻。)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妻，七細翻。犍，居言翻。)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

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為氈裘之鬼也。未幾，潛犇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於伊吾。（史言尹氏義烈。紿，蕩亥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卒，子恤翻。）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使，疏吏翻。）獻雜書及敦煌趙𢾊所撰甲寅元𤰞，（𢾊，徒門翻。𤰞，讀為歷。魏書作𢾊撰十一卷。）并求雜書數十種。（種，章勇翻。）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見上卷十年。）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彊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處，昌呂翻。）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質，音致。）弘怨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果如楊嶠之言。將，即亮翻。下同。）謚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天山在漠北，即唐鐵勒思結多濫葛所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阜，疑即雪山。復，扶又翻。邪，讀曰耶。）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山，（廬山在尋陽，今在南康軍城北十五里，尋陽之南正面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郊。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更，工衡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褠，古侯翻。江南人士交際以為盛服，蓋次於朝服。毛脩之不肯以巾褠到殷景仁之門是也。蜀註曰：巾謂巾幘，褠謂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易大畜象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

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宰以六期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斷丁亂翻蕃音煩）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歲賦常賦也言不煩外取民）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事而已自適己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自漢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丞相職也義康既進位猶領司徒職）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魏主如定州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爲之選代（爲于僞翻）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夏太康以遊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樂音洛）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改爲葛氏雍於用翻）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林翻）辛未魏主還宮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犇魏（保宗鎮童亭見上卷十一年）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遞也以便辟得幸曰嬖辟卑義翻犍居言翻嬖必計翻）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公主魏主妹也）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傳知戀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下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復扶又翻下同）西域諸國頗有貳心（貳兩屬也西域奉魏又信柔然之言是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羸倫爲翻）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太極殿有東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鹵鹹地瘠薄地瘠秦昔翻）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伐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爲魏主所寵待浩愈惡之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使疏吏翻）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

數與順遊宴（沮渠蒙遜諡武宣王數所角翻）對其羣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爲于僞翻）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北史溫圍水當作溫圉）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彼人涼人也）環城百里之內（環音宦）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詰去吉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敢復同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畜許救翻又許六翻蕃音煩）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欺謗也誣詐也）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爲于僞翻說輸芮翻隱聽者隱屏而聽也）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蒲撥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監工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稽敬北史作嵇敬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紇奚氏改爲嵇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將即亮翻）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數所具翻帥讀曰率古者執贄以見拜贄首則委之於地起則取而進之此之謂委贄）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漢置屬國於邊郡以處降胡此屬國城漢書地理志上郡屬國都尉治）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重直用翻分扶問翻）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鄉讀曰嚮）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傉檀據姑臧既而爲沮渠蒙遜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願處軍前（處昌呂翻）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帥讀曰率）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將即亮翻）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爲魏誅劉絜張本）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復扶又翻下不復同）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自是魏主決意誅李順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

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庚子立皇子鑠爲南平王（鑠書藥翻）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宋書氏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保周傉檀子魏封張掖公今進爲王保周源賀之兄也髮音升）龍驤將軍穆羆（羆彼宜翻驤思將翻）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卽刪丹嶺）安周爲樂都太守（乞伏熾盤滅樂都亦爲沮渠所有樂音洛考異曰宋書宜得作儀德安周作從子豐周今從後魏書）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從才用翻敦徒門翻）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卽亮翻）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復扶又翻）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魏主西至河）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卽發兵詣漢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爲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爲柔然必不來不爲之備質軌之弟也（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王崇拒之於北鎮（北鎮卽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卽懷朔鎮）自帥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爲欲塞西郭門（塞悉則翻）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卽保太后）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幷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漢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後魏書）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帥讀曰率）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好呼到翻喜許記翻下尤喜同）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爲劭以東宮兵弒逆張本）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爲沮渠蒙遜置守冢）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爲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爲姑臧太守（敦徒門翻闞苦濫翻駰音因）張湛爲兵部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據此則兵部之號起於河西）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爲世子洗馬（索昔各翻洗悉薦翻）趙柔爲金部郎（曹魏置二十三郎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輸）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從才用翻）魏主

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爲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衞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爲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按地名無始復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有姑復縣或者姑字誤爲始乎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魏主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遙翻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誘音酉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守手又翻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註桑乾城西十里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翁之教也言文翁以柔勝而爽以剛勝也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延昌三年強孫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究諸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衞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音讀楚夏時有不同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觀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衞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詔如所請中書省自曹魏置監令以來未嘗置博士蓋拓拔氏初置是官也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曹魏明帝太和初中書改置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浩啓稱：「陰仲逵、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逵，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段暉事乞伏熾磐暮末父子浩集諸麻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幷譏前

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考異。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孟冬之月日在尾，言在尾、箕者，終一月言之也。傳，直戀翻。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背，蒲妹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復，如字，又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傅，即太子少傅。少，詩照翻。「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爲，于僞翻。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也。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帥，讀曰率。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乃還故地。　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將，卽亮翻；下同。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

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王，嗣營陽王，王祀以后爲南豐太妃。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廣、尋降，至是復謀反。復，扶又翻；下能復、不復、無復同。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晉官也。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假者，以出使，非正官也。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將，卽亮翻。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羸，倫爲翻。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下好於同。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爲錄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朝，直遙翻。乘，繩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懈，古隘翻。復，扶又翻；下同。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恬淡，有重名；王球簡貴虛靜，皆以門望位八坐，不以文按關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爲天臺。忤，五故翻。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甘，似橘而巨，其皮黃於橘，其味甘於橘。歎其

形味竝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見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致，極也。理，又理也。言敘其極致，又銓次其文理也。治，直吏翻。諳，烏含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驅，方走而疾其驅策曰驅。煽，火方熾而煽其氣燄日熾。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爲班。比，毗至翻，近也。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王謐翼武帝於篡晉時，晉宋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考異曰。南史以爲義康有此言。湛、景仁竝不答。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自爲此言。湛嘗欲推崇義康，豈肯閉而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南史作儀曹，當從之。曹魏置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卷。索，山客翻。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伺，相吏翻。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亮翻。義康欲以劉斌爲丹楊尹。斌音彬。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恤翻。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

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史言帝已疑忌義康，而義康貪戀權勢，惑於群小，不能引退。復，扶又翻。下同。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母子相訣則人理窮而罹荼毒也。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一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逆，宋書何得不載，詐伏誅豈得淹延羊歲。今從宋書。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蓋是沮渠氏所置，後宇文周廢入張掖。復，扶又翻。下同。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竝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番禾。番音盤。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尉，紆勿翻。丙申。魏太后竇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太子劭弑逆之心萌於此矣。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幷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

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景仁臥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朝直遙翻。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臥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比，毗寐翻。論謂當爲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復扶又翻。下同。累力瑞翻。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長帥爲隊主、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兵；軍主者，主一軍之兵。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識略。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愛婿，死於司馬休之、魯宗之之難。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被皮義翻。會工外翻。長知兩翻。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納與衲同。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號戶高翻。盛時征翻。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爲于僞翻。下爲右爲嘗爲同。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言履務進而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語牛倨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叔父、伯父爲阿父，亦爲伯父、叔父者以自呼。阿烏葛翻。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據南史，帝初爲宜都王，以球爲友，簡淡見重，蓋素知之也。

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難乃旦翻。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江夷見用於元嘉之初。

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鎮江陵，述爲驃騎長史、南郡太守；義康入相，又爲司徒左長史。數所角翻。義康將南，將自建康南徙豫章。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蕭摹之見上卷十二年。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驤思將翻。將即亮翻。之，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從才用翻。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高祖葬初寧陵，在蔣山。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恙余亮翻。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厭於鹽翻。詩云：「貪人敗類。」芮良夫桑柔之詩。敗，補邁翻。

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殷景仁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彭城，義康也。) 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相，息亮翻。稱，尺證翻。) 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羸，倫爲翻。) 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爲，于僞翻。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謂之西州。宋白曰：秣陵縣，秦屬鄣郡，丹陽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爲丹楊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冶城之間，是其理處。劉繇爲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號此爲西州。) 癸丑，卒。(卒，子恤翻。) 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范泰爲高祖所賞，沈林子從高祖爲將有功。) 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沈勁守死於洛陽，以雪父充爲逆之罪。) 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行，下孟翻。數，所角翻。) 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爲後范曄謀亂張本。)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趣，與趨同，七著翻。) 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釁，許覲翻。亟，區記翻。) 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復，扶又翻。下復解同。) 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不殺玄伯，見上卷八年。)

魏主欲以伊馛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馛，蒲撥翻。少，詩照翻。) 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中祕，謂中書省、祕書省也。) 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爲中護軍將軍、祕書監。 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辭江州刺史也。) 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驤，思將翻。扶，姓也。) 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 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朝，直遙翻。) 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數，所具翻。) 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爲，于僞翻。下竊爲同。) 廬陵往事，足爲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 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則翻。) 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施，式智翻。) 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疢疹也。(勝，音升。疢，丑刃翻。) 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鄭玄曰：由，用也。易，以豉翻。) 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 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爲公。俊母先得罪死，

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爲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爲尚書僕射顗魚豈翻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扇翻降戶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 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禦梁州兵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曰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予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時屬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沖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二年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 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裴方明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趙廣之亂廣有戰功故用之爲明年平仇池張本驤思將翻帥讀曰率雍於用翻 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爲益州郡至懷帝更名晉寧郡 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漊中沈約曰漊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屬天門郡漊郎侯翻 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六（起玄黓敦牂，盡柔兆閹茂，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籙，龍玉翻。）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壘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東山，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沮，子余翻。將，即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余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修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式又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刃、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刃。）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皋，（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符，恐當作苻，楊氏、苻氏皆氐種也。）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

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氐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

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愛弼，氐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為，于偽翻。）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氐胡傳作闞爽，今從後魏書。）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將，即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

無諱將衞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衞興奴作衞奇，今從後魏書。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氾，音凡。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封爵在八月，傳在九月，未今從傳。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卒。丙申，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李寶遣其弟懷達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遠邊曰垂。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艷翻。卒，子恤翻。樂，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道產卒未幾而羣蠻作亂，後之人又不能容養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丙午，魏主如恆山之陽。恆，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于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蓋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使，疏吏翻。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度高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雒谷即駱谷，北史作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符達，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符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苻昭、啖龍等帥衆助文德，齊斬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丁酉，魏大赦。己亥，魏主如陰山。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擊楊文德。汧城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宋白曰：盤堤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葭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掩功[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良將，宜其[illegible][illegible]人所

寗下還豫翻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將，即亮翻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即鹿渾海，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頞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爲魏誅劉絜、中山王辰等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伺，相吏翻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甲子，魏主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索虜傳曰：虜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執刀何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節小異，今從後魏書。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朝，直遙翻。復，扶又翻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籍，秦昔翻。考異曰：宋略辛酉籍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據北史古弼傳：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所部甚遠，魏未嘗置苑圃之其地。而道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辛酉平城規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復築灅南宮闕，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以北史爲正。見，賢遍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徂臥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蹶，[illegible]蹇，[illegible]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爲，于僞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曰覡，女曰巫。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

校戶教翻 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 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臥翻 尚書奚眷等八將 將即亮翻下同 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 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 宋高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至是二十餘年矣 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 惡烏路翻 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 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 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 敗補邁翻 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 治直之翻下同 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因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 索山客翻 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 好呼到翻 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 魏主以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 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 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 易乾上九文言之辭亢苦浪翻 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廬 自南北國分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 夏戶雅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 長如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徒冀相定三州爲營戶 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率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 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爲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 沮子余翻 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 重直龍翻 魏主從之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 隋志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華州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 守手又翻 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 騎奇寄翻量音良 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 怖普布翻 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 盤樂也 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

弱馬供獵爲國遠慮爲于僞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爲一襲今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扶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載下載謂載于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穫不可以不速載麋鹿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咨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是也敕戒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己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爲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輩爲于僞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爲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吐谷渾吐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魏言唯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慕利延背阿柴折箭之誡使之招引外寇至於衆叛親離固其宜也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二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歷下即歷城恬謨之弟也 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爲外都大官爲李氏貴盛張本朝直遙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揜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灋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贏或作盈歷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爲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爲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其奇日爲大餘奇分爲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灋殊爲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歷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中讀曰仲

更，工衡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復，扶又翻。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灋，易，以豉翻。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illegible]律[illegible]黃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illegible]益一，上生[illegible]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illegible]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illegible]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耦也，八八爲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八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鍾，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是初位，太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九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象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曆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恐當作下。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下生太簇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酈道元曰：吐京郡，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爲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禕爲東海王，昶爲義陽王。禕，吁韋翻。昶，丑兩翻。

三月庚申，魏主還宮。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閉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疏吏翻，下同。斷，丁管翻。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鑠，式灼翻。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爲左僕射，顗，魚豈翻。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爲寇，沔，彌兗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溳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溳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爲溳水所導，亦曰溳山。溳，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

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本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帥讀曰率度三危至雪山酈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餞義季出鎮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晥翻又雛戀翻旰古案翻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爲其情僞易以躬臨易以豉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貢以服事天子爲職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真義康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襁居兩翻褓音保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殘劉氏也咽音煙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蓋吳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衆胡爭應之種章勇翻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巴當作巳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漢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爲乙氏處昌呂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爲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魏主還宮自陰山還也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并幽平驍堅堯翻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魏主西巡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子容翻爲員外

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爲，于僞翻。）及義康遷豫章，（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讖，楚譖翻。）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博弈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爲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垂，（謂遷豫章。垂，邊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內行同。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朝，直遙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易，以豉翻。）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曄曾祖汪，祖寧，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爲，于僞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灋略、尼灋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灋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爲臺。）許爲內應。灋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故欲以弒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宰，蓋欲并殺太子劭。）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爲天極，故以帝位爲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拔刀微出劍爲扣刀。）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

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曄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詰，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撓，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少，詩沼翻。塞，悉則翻。釁，許覲翻）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曄為太子詹事，故稱之。瞋，七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慙也）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泣下貌）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

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倨翻。勝，音升）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盛，時征翻）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沖，與翀同，上飛也。古語云：一飛沖天）蓋俗之量，則僨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息淺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皆忸志而貪權，（忸，女六翻）矜才以徇逆，（驕也，狎也，玩也）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熹，臧皇后之弟，質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

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亮翻）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諡孝穆皇后；伯符，后弟倫之之子）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扶又翻）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餼，饋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既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戊辰，魏主軍至東雍州，（雍，於用翻）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

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于河東汾陰世爲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來犇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塹洛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掉徒弔翻）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騎奇寄翻趨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地字衍）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音舟厔音窒）歷陳倉還如雍城（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推）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進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呼到翻）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吾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註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灋（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爲佛灋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飲於鴆翻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守式又翻）又爲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灋（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留平城爲留臺下遐嫁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目無常主不辯白黑謂之眩）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太子晃素好佛灋（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復扶又翻）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

（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爲太原郡，境屬青州。）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爲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也。），殺掠甚衆。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虜寇兗、青、冀，刺史申恬破[illegible]。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還[illegible]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illegible]宋、魏各據來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又云虜[illegible]耳。）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騎，奇寄翻），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illegible]）。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讀曰田），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羸，倫爲翻。陴，音疲）。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緝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兩，力讓翻），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請器。仗各自磨礪，使精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簳，古旱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二吳近在邦域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易，弋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分二種。屠，直於翻），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爲主，與敕文相攻。

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竝立，若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重，直龍翻），嚴兵守之。格鬭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降，戶江翻）。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註：松多水出隴山，西南逕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復，扶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諸軍，謂魏兵分屯長安以北者）。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即盧容浦，盧容縣，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馬甲謂之具裝被皮義翻）宗愨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髯髵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觸之師子直搏而殺之）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註林邑國都治典沖在壽泠縣同賓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檀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愨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勝音升櫛側瑟翻櫛批髮名）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郡宋白曰唐雲州雲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

帝築北隄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北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祝穆曰湖今爲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耕翻南人呼北人爲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即亮翻忮支義翻狠也）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爲于僞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一屬各反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第吾生率衆入木面山壽皆破散今從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爲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鎭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遣復還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主平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鎭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爲無能爲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誘音酉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超使人逆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營約曰

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起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侯還爲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七（起重光大淵獻盡上章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癸未，魏主如中山。魏師之克敦煌也，（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沮子余翻犍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謂學蠱毒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亦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即亮翻）扶風公處真等八人（處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一百二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估音古）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少詩沼翻下同）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卒子恤翻下同）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魏樂安宣王範卒。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禾翻）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陰王。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異曰宋索虜傳曰燾所住屠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不悲燾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楊文德據葭蘆城，（水經注羌水出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東逕葭蘆城西）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築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閏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晉康帝倣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初，劉湛既誅，（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選須絹翻好呼報翻

惡烏路翻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爲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爲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師尹氏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治直吏翻臣昔啓范曄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曰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冒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藉秦昔翻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陽尹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寇水行自淸入泗陸行自歷城瑕丘皆湊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阯公韓拔爲鄯善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氏改爲韓氏鄯上扇翻鎭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爲便己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爲淮陽王彧於六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據北史般悅當作悅般般音鉢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龜茲音丘慈　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爲前部王帥讀曰率和說降柳驢等六城說輸芮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朝直遙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爲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鎭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伐同　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之行宮也朝直遙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謁翻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曰耶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守手又翻好呼到翻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卷讀曰捲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載子亥翻上時掌翻上悅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

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沈約曰晉孝武始於襄陽立雍州并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

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爲那所敗重直龍翻塹七豔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敗補邁翻以那衆少而堅少詩沼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先悉薦翻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降下江翻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史言沈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戶江翻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鑠進號西平辛巳案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叶翻壞音怪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薄迫也塹七豔翻憲督厲將士苦戰將即亮翻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爲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晉制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將即亮翻直趨汝陽趨七喩翻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失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

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
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
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
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
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爲司馬魏主遣殿中尚
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如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
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
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
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
幼文付上方輸作尚方也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
二郡太守驤思將翻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
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
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是曹正欲譎誑
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
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
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
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
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
勑方鎭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帳當作張音竹亮翻來秋當
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
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蠕人兗翻沮子余翻吐從暾入
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
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
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塹
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塹七艷翻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

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諜我已擒
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翻彼前使
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
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
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
觀此魏人猶有憚南兵之心蓋尚沿[illegible]之餘威而魏垂諸將猶爲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
彼百里外宿騎奇寄翻離力智翻吳人正有斫營伎伎渠綺翻彼募人
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
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
謂謝晦檀道濟輩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
呪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呪術當使鬼縛以來耳侍中左衛
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
爲主上所寵信時稱江徐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
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
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太子晃曰先
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
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
宜得更事者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
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
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
監祕書事監工銜翻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譔雛免翻譔述也曰務
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郗丑之翻性巧佞爲浩所寵
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
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
天下習業令習肄浩所注經以爲家業幷求勑浩註禮傳傳直戀翻令後生
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

諫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 噍才笑翻 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 據水經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壇 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 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恚於避翻 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幷州 使疏吏翻 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 首式救翻 庶或見原 原赦也 不可重爲欺罔也 重直用翻 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誘音酉見賢遍翻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 被皮義翻 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 朝直遙翻 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爲何等事也 爲于僞翻 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 謂總其大綱裁其可否也 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 匄古大翻 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 詰去吉翻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 釁許覲翻 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 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爲尊者諱也 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 爲于僞翻下欲爲同 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 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憑附屬請之罪以浩故皆夷其族擇焉可不謹哉 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 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縶陟立翻 衛士數十人溲其上 溲所鳩翻小便也 呼聲嗷嗷 嗷五刀翻 聞於行路 聞音問 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爲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 悸其季翻 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 允言浩死非其罪 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 荷下可翻 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 賾士革翻別分也依宋祁國語補音彼列翻 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 崔逞歸魏爲太祖所殺 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 魏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

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既而曰
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
也李順亦爲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
寵眷亞於浩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
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
諱斷其路沮渠無諱時屯高昌朝直遙翻斷丁管翻伊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
諱卒卒於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
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
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
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
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衆保焉耆鎮魏破
焉耆以爲鎮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爲沮渠氏所攻首尾八
年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疏吏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
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
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吐谷渾王慕
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唐時吐蕃與雲南爭蜀即此路也蓋自漢武帝
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巂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上欲伐魏
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
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
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
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
亦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勢不敵騎奇計翻
檀道濟再行無功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至濟上皆無功而還到彥之失
利而返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將即亮翻六
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
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彥之目疾大動也虜

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
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
館穀就食敵人所儲之穀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比必利翻城守
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
湛之江湛難之難乃旦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
奴織當訪婢治直之翻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
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
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
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鹽翻誘我邊民誘音酉
今春南巡聊省我民省悉井翻驅之便還今聞彼欲自來
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
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
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
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觀魏主與帝二書誠有憚江南
之心大明以後北不復憚南矣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
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
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
不克而退也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比毗寐翻近也雍於用翻
歸訴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丘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跂跟不著地也潛相糾
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芮芮即蠕蠕南人語轉耳間古莧翻遠輸誠
款誓爲掎角掎居蟻翻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
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
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斌音彬
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率所律翻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
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

秀之震盪汧隴（汧苦堅翻）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夏戶雅翻）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朝直遙翻）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三五民丁倩使暫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符到十日裝束（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爲裝束之期此期卽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南東海南琅邪南東莞晉陵廣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此兗謂南兗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卽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於碻磝城趣七喻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略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支解王淮傳示列戍今從宋書）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考異曰宋略九月庚申玄謨前軍次白馬與虜兗州刺史歌得跋戰破之玄謨進攻滑臺今從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雍於用翻）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魯方平（南史作魯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爲是）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皮江翻將卽亮翻）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夏戶雅翻）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季明遂誘說士民（誘音酉說輸芮翻）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曰鑠傳作到坦之今從宋略）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軌魯宗之之子）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軍有幢主幢主統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拔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爲僕氏幢傳江翻）僕蘭奔虎牢（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國人謂同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陟略翻）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寬也）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處昌呂翻）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卽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爲部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玄謨豈不知爲車營可憑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卽此處先悉薦翻舸古我翻守手又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事見一百一十五卷）

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
屠城爲急。玄謨不從。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則魏兵雖至，固無以薄其後也。及玄謨
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
三重斷河，艦，戶黯翻。斷，音短。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
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
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蕭斌遣沈慶之將
五千人救玄謨，將，即亮翻。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
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
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魏主
[illegible] 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illegible] 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
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
[illegible] 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
耳。[illegible] 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
[illegible] 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
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
不能用，[illegible] 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
更學問！[illegible] 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
下官耳學也。[illegible] 斌乃使王玄謨
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illegible] 斌
[illegible] 自帥諸軍還歷城。[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
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
白丈崖從諸軍於盧氏。[illegible] 法起等進攻弘農，辛
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
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

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
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即亮翻。趨，七喻翻，下同。楚
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
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
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宋魯郡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
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
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
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
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
文恭爲魏所敗；敗，補賣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
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爲宋兵
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己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泡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
事也。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
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
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考異曰：宋略作張
是連，提今從宋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二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
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騎，奇寄翻，下同。諸軍不能敵。安都
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牟。唯著絳納兩當衫，著，陟略翻。前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
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
夾射不能中。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去，羌呂翻。瞋，七人翻。陳，讀曰陣。
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
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
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
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
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

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抗而設翻）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昃，阻力翻。提，即兒翻。塹，七豔翻。降，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爲，于僞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將，即亮翻。騎，奇計翻。考異曰：宋略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裁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秦郡治堂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溫公之考覈精矣。按北史拓拔紹傳。尉武亭名。劉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幢隊軍皆有主副）欲依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

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夜。又云：虜死者太半。今從宋略）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三郎將蓋主內三郎。魏謂衛士曰三郎。將，即亮翻）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斷，丁管翻）抱鎖亡奔盱眙。（盱眙音吁怡）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少，詩沼翻。下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陳，讀曰陣。趨，七喻翻）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有鬱洲。今東海軍是其地。秦始二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爲青冀二州刺史治所。卷，讀曰捲。鬱音聿）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亦決也）惟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儻口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退耳）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北長史帶沛郡太守。高，抗也。贊，助也。言抗聲以助決其議也）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此言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汙，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領彭城爲諸軍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入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駿諸父也。駿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

也。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甘蔗，說文所謂諸蔗也。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夜翻。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而善負物。顏師古曰：言能負橐而馱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凡欲搭載，必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其力故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騾，盧戈翻。騾，驢父馬母，堅耐健走。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暫與蹔同。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遲，直利翻，待也。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悉，詳盡也。言恨不得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易兌卦彖辭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并胡豉。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豉，是義翻。說文曰：配鹽幽尗也。胡豉，胡人所造。尗與菽同，豆也。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剛翻。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左傳：晉楚將戰于城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戲，息演翻。治，直之翻。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魯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佐吏也。僮幹，則給使令者耳。魏主此言，猶知宋為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

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窖，相率入保窖，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為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即瓜步鎮之地。帥，讀曰率。造，七到翻。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薦翻。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舉足而行曰步，足迹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朝，直遙翻。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群氐拒之。帥，讀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縣，漢屬廣漢屬國，晉泰始中置陰平郡；劉蜀分陰平置平廣武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啖，徒覽翻，又徒濫翻。從，才用翻。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

至淮上。考異曰：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略己未虜至淮西，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將，即亮翻。至盱眙，魏主已過淮。盱眙音吁怡。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冗，而隴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序傳作臧證之，今從帝紀。質傳作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濉水，又東遷楊茅澗口，又東遷富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浮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宋略云質屯盱眙城北，今從宋書。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救。澄之，熹之孫；臧熹，高祖敬皇后之兄。熙祚，脩之之兄子也。毛脩之從高祖為將，青泥之敗沒于赫連，後入于魏。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重，直用翻。將，即亮翻。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為招信軍。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夫，音扶。復，扶又翻。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薄，伯各翻。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見，賢遍翻。地狹人多，鮮不為患。鮮，息淺翻。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

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楚交翻。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也。將，即亮翻。下同。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為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壞，音怪。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急則迸走。荷，下可翻。又如字。擔，丁濫翻。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亙江濱，邏，郎佐翻。艦，戶黯翻。亙，古鄧翻。自采石至于暨陽，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二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礒。暨陽，今江陰軍。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翻。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唯江、徐贊北伐之計，群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北二十五里。晉元帝初度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曰：元帝度江，秣陵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

馳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幷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朝，直遙翻。魏主得黃甘，即噉之，甘，即今之柑。噉，徒濫翻，又徒覽翻。幷大進酃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縣地。孟康曰：酃音零。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又翻。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坐，徂臥翻。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持劍爲班列在車前。幾，居希翻。僵，居良翻。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言不持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史言劭於此時已有弒逆之心。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此皆魏史夸辭，今從宋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八（起重光單閼盡玄黓執徐凡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弘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見上卷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夏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廢放之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使疏吏翻語牛倨翻）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復扶又翻屢力住翻又如字）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恟許拱翻）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武陵王駿時在彭城蓋駿密啟言之也）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佛教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願隨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使者以被揜殺之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敗蒲賣翻去年蕭斌使王玄謨戍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盡帥其民渡江（帥讀曰率）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吁怡）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須待也）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溲疎鳩翻便毗連翻）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山圖經云臧質守盱眙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浮橋絕水路即此地塹七豔翻）魏主遺質書曰（遺于季翻）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國人謂虜拓拔氏同出北荒之子孫也凡九十九姓）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真叛慕容皆散居常山趙郡界阻山而居故云然）胡死減并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并州界其地率皆雜處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稽胡據之為寇）氐羌死減關中賊（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省悉井翻不省來書所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爾自恃四足屢犯邊（恃四足謂負戎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戴延之所謂清口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虎牢潰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謂冥冥之中大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容復同）寡人受命相滅（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言自令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此蓋書也兩陳相向惡聲至必反之毋庸以此為據也乾音干）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細切曰齏碎米麥謂之粉齏牋西翻）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朝直遙翻）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語牛倨翻下爾語同）當出廩

相貽得所送劍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鑱士衫翻又士懺翻刺也錐也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以魏主書言其兵闘死正滅國中賊也因而擿之衛冀近平此夫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中原之民本衆樓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臺格宋臺所立賞格也佛讀如弼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彄恪侯翻絙古恆翻大索也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偽翻桶他董翻桶木為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露板者書獲捷之狀露板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掌翻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夏戶雅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天祚為魏所禽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六州殘破六州之生聚耳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趑取私翻趄七余翻趑趄不進也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史言亟用兵之禍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賑津忍翻蠲古玄翻調徒釣翻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戊寅魏主濟河自丙辰盱眙退師二十三日始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魏神䴥四年徵盧玄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郡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吏囚羆子掠治之掠音亮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自晉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拔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魏事不同今從魏書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為于偽翻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戊寅濟河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左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語牛倨翻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

壘聚。技所衛翻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晉曹郡並今錄事參軍余按晉琅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頵爲錄事參軍晉時自有州主簿督郵之吏亦猶存古而錄事之職掌正違失糾將印虜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徂臥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尋繹理也用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日尋干戈杜預注皆云尋用也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板手板僚佐於府公之前斂板白事以徵也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錄事參軍掌糾彈故云然彈徒丹翻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爲州端。州別駕居僚佐之右故曰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初。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爲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逵之義熙十一年爲魯軌所殺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少詩照翻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嗜酒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檢校鄴人謀反事因病還澤並爲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翻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蹔及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於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秀爲潁川太守。考異曰宋略云爽隨太守今從宋書余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潁川太守授秀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屏必郢翻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爲平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臨濟縣東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唐齊州臨濟縣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壬寅。魏大赦。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僕射。護軍將軍。晉志曰自魏晉迄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也尚之以湛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遙翻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魏太子晃監國。監工銜翻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

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前。)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藏，徂浪翻。)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王，于況翻。)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喪，息浪翻。)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夫，音扶。近，其靳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收謂收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者，言穡斂之時，民力可以償，則償贏餘，則收之，停滯居物，不至民所欲得之時，則散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故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侍郎，即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徒河。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都街，即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索虜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罪以鐵籠盛之，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佛狸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晃淫于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罪以鐵籠，捶之三百，曳于叢棘以殺焉。又索虜傳云：晃弟秦王烏弈旰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壬申，葬金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為後宗愛弒帝張本。)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將，即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復，扶又翻。)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好，呼到翻。)己巳，魏上黨靖王

長孫道生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觀此，則魏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翰等皆魏主子，以國王徙封郡王，當考。)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輔政於元嘉之初。曇，徒含翻。)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謂思致也。)練悉朝典。(朝，直遙翻。下同。)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有局則能處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恐當作何尚之。)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唐和鎮焉耆，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年四十五。諡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疋，五下翻。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秘室。(秘室，秘密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

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誓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主勃勃之女也）。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史言魏亂）。庚午，立皇子休仁爲建安王。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葬雲中金陵），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尙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匹妙翻；騎，奇計翻），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據魯爽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爲魏所獲，勸爽弟秀南歸，是年遂與爽、秀俱來奔，故並用之。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帥，讀曰率。考異曰：宋虜、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宋龐萌、薛安都寇恆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臧質遣柳元景宿蒲阪，而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略。按考異所謂宋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行）。

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帥，所類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倒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尙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謂因敵取資，於事爲易。易，以豉翻）。響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將，即亮翻），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欲因山險置兵以扼塞，相定冀之地。行，戶剛翻；塞，悉則翻），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聚衆以應宋師者，先授之以官），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恩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淸壹可待（謂河南北皆蕩淸，壹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郞瑯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散，悉亶翻；騎，奇計翻）。

尙書令何尙之以老請置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於山南，曰方山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尙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尙之復起視事（復，扶又翻）。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蓧、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略七月壬辰，永師及碻磝下，又有乙酉、壬辰。按長曆，此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

壬辰，徙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彧，於六翻）。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及文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諡曰元后，殂於十七年。恚，於避翻）。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路翻）。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女巫也，其夫爲劫，坐沒入奚官）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

書笥，（笥，相吏翻，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數，所角翻。詰，去吉翻。聞，音問。）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為，于偽翻。上，時掌翻。）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卒，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恐巫蠱之語泄也。）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據此，則弒逆之謀，濬實啓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究書意，則劭、濬逆謀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書乃贊決其逆謀，非啓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夏，戶雅翻。）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咒，職救翻。詛，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濬以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先，悉薦翻。）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紹，帝第五子，出繼廬陵王義真後。）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濬求代義宣鎮江陵；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至都，則弒逆之禍發矣。復，扶又翻。下同。樂，音洛。）上許之。濬入朝，（朝，直遙翻。）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歎也。）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濬小字虎頭。）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言一日無帝，則淑妃及濬將為劭所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濬，（使，疏吏翻。）劭、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自宋經略河南，到彥之之出師，則四鎮皆斂戍北去；王玄謨之出師，碻磝亦而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碻磝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所以料宋人之情，能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翻。齊，子禮翻。）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即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禿髮幡，當作禿髮幡。魯爽父子兄弟先居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既盛，禿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

臧質頓兵近郊，（謂頓兵襄陽之近郊也。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古玩翻。下同。）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又北逕陽華之山，又東北逕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帥，讀曰率。）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十年。將，即亮翻。）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洹津南渡赴弘農。（水經注：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故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洹津之名。洹，音亘。）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兒氏為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始居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庚寅，魏

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僕蘭戰于大索，破之。杜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趣，七喻翻。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須冀州刺史，鎮歷城。更，工衡翻。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可任也。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使示永、坦，欲以激厲之。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illegible]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余以少子爲宗愛所立，非次也。諡法：不顯尸國曰隱。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藏，徂浪翻。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好，呼到翻。宗愛爲宰相，錄三省，魏書以尚書、中書、秘書爲三省，亦猶今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也。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魏書[illegible]太宗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無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illegible]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余立纔二百十餘日。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羽林郎自漢以來有。漢羽林郎秩比三百石，郎中可以機權矣。魏以劉尼爲羽林郎中，與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蓋重於漢朝也。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即上年。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扶又翻。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史言陸俟父子皆有智略，忠於後魏。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呼，火故翻。劉尼以弒南安王爲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帝諱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勤。登永安殿，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爲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索虜傳：燾以烏弈肝有武略，用以爲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弈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爲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羣蠻反。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爲五水蠻。五水謂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爲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討，即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南史曰：蠻所在躁固，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迷遠翻。被，皮義翻。下同。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爲沈慶之以討蠻之兵輔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雍，於用翻。　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壽樂，拓拔燾之後。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樂，音洛。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　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　甲申，魏主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爲司徒，張黎爲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爲巫蠱，皆被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宗愛弒逆，不能聲其罪而誅之；南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爲巫蠱，罪猶不容於死矣。被，皮義翻。　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魏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爲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爲保太后。　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屠，直於翻。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

拔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戰國時趙魏大界　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捨俗爲僧謂之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魏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爲于僞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以師賢爲道人統道人統者宋之都僧錄北人謂之僧錄曰道人統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爲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丁巳魏以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忸女九翻南部尚書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朝直遙翻下同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惛天之功惛義與叨同貪也以千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威行北鎮功著關中今年遇桑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爲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爲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申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爲妃復其子孫復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爲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爲征北將軍並進爵爲王帝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弛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宣力於邊垂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高允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天人豈審其報也甲子周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江夏王義恭還朝自盱眙還也朝直遙翻　辛未以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欲以代始興王濬也錄尚書如故　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伐燕至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曆景初曆楊偉所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　世祖克沮渠氏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翻得趙𢾺玄始曆𢾺字書無𢾺字以偏傍從匪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讀如斐字　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九（昭陽大荒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刺史。（義宣自荊州召為揚州，至是始出命。）

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騎，奇計翻。）道成等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焉。）

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遙翻。）

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軑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孟康曰：軑音汰。師古曰：軑又音徒系翻。）

嚴道育之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使，疏吏翻。）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旿，疑古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又翻。）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丑鳩翻。惋，烏貫翻。）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言待二婢至檢覆，審其事，乃罪二子也。治，直之翻。）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上年。祝，讀曰呪。）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謂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意為逆臣之事也。濬辭氣凶悖如此，潘妃承帝意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變愈滋也。）

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史言魏難未已。濟，子禮翻。）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經常之籍也；故，舊事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典故與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駿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按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初，父子天性之初也。）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載，祖亥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又音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徂臥翻。）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於湛，故自稱為弟。）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建平王宏之齒，末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為謀莫密於此矣。）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左氏

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處此事其謀略又在吳孫亮之下潘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齋帥主齋內仗衛又掌湯沐燈燭灑掃鋪設帥所類翻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爲難也難乃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實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之變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詛巫蠱事已發當有因十二月及明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猛桀也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王僧綽又啓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魄也將卽亮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畜許六翻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書爲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爲右軍長史也斌音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悉景翻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弒之望相與戮力因起偏拜之衆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或致有是言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眄眠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也疾也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省左衛率省也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更工衡翻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彩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用之非法駕則乘畫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宮西門東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停留以候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勑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宋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年四十七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趣七喻翻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在禁中湛時爲侍中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牢將卽亮翻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將卽亮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劭使人從東閤入東閤東閤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武帝卽位改廟號曰

（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濬自京口入朝，處居西州。帥讀曰率。）府舍人朱法瑜（府舍人，諸府之舍人也。晉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濟不讀曰否。）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旦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從，才用翻。史言濬、鑠之衆足以討除逆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郢翻。）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頭倉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旣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梟食母，破鏡食父，若濬者，梟鏡之心以爲心。）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幷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號，戶刀翻。惋，烏貫翻。衄，女六翻。）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衞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鎭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國。）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臧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

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二十八年。）我已爲卿除之矣。（爲，于僞翻。）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騎，奇計翻。校，戶教翻。軍隊，謂軍士隊主所統之兵。）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王僧綽於此時不受劭官，繼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諸軍，故慶之來詣駿咨受軍略。軍略，謂用兵之方略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武陵王駿典籤，元嗣已爲府典籤。）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曰弑。）駿使元嗣以告僚佐。（宣劭弑逆之罪，將舉兵也。）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怯弱無能爲也。）其餘將帥皆易與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謂張超之、陳叔兒等。）此外屈逼，（謂魯秀、龐秀之等。）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逆，謂劭也。）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敢勇之氣。）

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爲皇太后，（保太后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爲母，非禮也。）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史言魏主秩敘昵之過。）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以會稽名州也。會，古外翻。）省揚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爲會州，又改揚州爲司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倣魏晉都洛舊制。）以其妃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計翻。）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雍，於用翻。）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欲以會稽用誕統浙東五郡。）

劭料檢文帝巾箱（料，音聊。巾箱，所以藏要密文書，便於尋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幷前代故事，（卽所上殷太子諸王典故。疏，所去翻。）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司徒府有東西曹，有掾有屬；宋於西曹又分左右。）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

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羽化猶言登仙神仙家所謂飛昇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城北故曰北第此皆穆武子孫也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臨川王義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今燁又以長沙王瑾之弟嗣義慶瑾渠吝翻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覬音冀新渝當作新諭考異曰劭傳作球今從長沙王道憐傳皆劭所惡也惡烏路翻瑾義欣之子義欣長沙王道憐之子燁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武陵王母路淑媛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於九江尾謂諸方征鎮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案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案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聳諸方赴義之心也通鑑不語怪故不書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竣延之之子也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庚寅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府之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牋記夏戶雅翻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南譙王義

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司雍皆受督於義宣故俱詣之且遣使勸進於王使疏吏翻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敦逃按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敦作敦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勳臣方翼贊京輦謂用為丹楊尹也而子弟波迸迸比諍翻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毛晃曰錄收拾也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杖以訓敕之故曰訓杖厚給賜之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陵據齊書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道出嶷第前路則陵近臺城矣謚曰景皇帝廟號中宗史不用劭所上謚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謚號正劭弒逆之罪絕之也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移檄亦在庚申日按謝莊傳曰奉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陸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翻又如字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即亮翻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繫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暢永之從兄也故義宣使之為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受會州刺史之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芮翻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康彊而江東弱其勢異也

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也。)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酷，義不共戴天，(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此會馮衍責田邑之言。荊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以存荊，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說，輸芮翻。)正，田子之兄子也。(沈田子從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語，牛倨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宿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備，更不分番。)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東路，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防其出奔也。)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湓，音盆。)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南譙王義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爲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從，才用翻。)

劭立妃殷氏爲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三鎮，謂江、荊、雍。)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累，力瑞翻。)劭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二人皆勇善戰，故厚撫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爲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陂陀之勢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爲江東。建康謂采石爲南州，京口爲北府，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爲南軍，卽此義。舫，甫妄翻。)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釁，許覲翻。)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斷，丁管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駿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荊、雍、江。)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沈慶之嘗與蕭斌同在碻磝，柳元景討蠻出關陝，皆有功，宗慤有平林邑之功，又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逆事起，蕭斌以宮僚之舊，逼於劭威，遂爲同惡，其心顧負天地，無所自容，唯欲幸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之天。相，息亮翻。)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行，下孟翻。勞，力到翻。)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魏、晉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

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劭委龐秀之以掌軍隊，秀之先奔南軍，故人情大震。先，息薦翻。)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欲以代臧質。雍，於用翻。)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兵，蓋其地在鵲洲之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說，輸芮翻。釁，許覲翻。)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曰率。)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伺候上警急之道也。今巡邏列置烽臺者，即候道。)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事武文，位任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慶之於肆義之初，欲致之以爲民望耳。)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江寧縣臨江，諸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於冶城。按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黯翻。上，時掌翻。)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爲陳逆順。(朝，直遙翻。爲，于僞翻。觀柳元景用兵方略，固有以勝之理矣。)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冠，古玩翻。恇，去王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屬姑孰。降，戶江翻。下同。屬，之欲翻。)己未，軍于溧洲。(溧，音栗。)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在室在舟，凡寢臥之所，皆謂之臥內。將，即亮翻。)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言病甚，不能決事，凡內外咨稟，竣皆專決。任，音壬。)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遝遝，(間，古莧翻。)昏曉臨

哭，若出一人。(臨，力鴆翻。)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己未至溧洲，十三日耳。丙寅至江寧，方二十日，今曰累旬，當是以至江寧爲限耳。)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考異曰：宋略云壬戌元景文新林依山爲壘。按本紀癸亥元景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覘，丑廉翻。)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史言唯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精耳。)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豉翻。數，所角翻。)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傳號令也。)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師之耳目在於旗鼓，鼓疾所以進衆，鼓徐所以退衆。魯秀誤鳴退鼓，天使之也。)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帥，讀曰率。)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夏，戶雅翻。騎，奇計翻。)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稽，音啓。)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據齊書崔祖思傳，蘇侯神即蘇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

恭遂歸武陵王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順散素亶翻綻居莧翻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諳烏含翻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進爵二等以優之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以劭所下赦文所該也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騎奇寄翻下同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用翻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將即亮翻帥讀曰率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孝武帝舉號時所加世祖時猶爲寧朔將軍之蓋史家追書之當作孔史官之例也蕭書翻 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又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崗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凶傳云五月四日按宋略甲戌乃二日也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師秦淮北岸也幢隊幢主副所領兵也降戶江翻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衢其俱翻是夜劭閉守六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塹七豔翻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爲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啖之啖徒覽翻又徒濫翻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東海王禕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休祐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爵蓋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覆敷又翻臧質武敬皇后之姪故劭呼爲丈人又謂質曰劭可啓得遠徙不不讀曰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航南謂大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帥讀曰率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天子出行所居之所謂之行宮豹尾之內同之禁中旗門之外謂之行闕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史言劭濬狂愚望生義恭又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堅堯翻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證翻汙瀦劭所居齋古者臣弒君子弒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爲瀦釋停水曰瀦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

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史言褚妃得免死之由)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璞累爲濬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儀脩容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位視九卿媛于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王導東晉元臣子孫爲江左衣冠甲族)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旌其死難也)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爲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晉制三公黃閤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殷沖等既誅人爲之寒心(爲于僞翻)帝以尚之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所謂全脫者活二鎮士民家口朝直遙翻)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位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旌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卜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四家稟筆錦翻賜穀也供給也又力錦翻稟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旌其戰死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謁陵也)初帝之討西陽蠻也(屯五州時)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語牛倨翻信使也)臧冠

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冠古玩翻)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雍於用翻)質慮其爲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爲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竣七倫翻)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盱眙音吁怡)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荊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荊州立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荊州舉義欲分其軍府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爲荊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實在是年也更工衡翻)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亮翻)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爲左右御府令)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湖陸)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當時議者蓋以魏連有內難遂謂之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兵甲饋餉之費虛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運之衰)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蹻巨嬌翻)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

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言不濟事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短喪自漢文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凡瀆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言帝既能討元凶劭之罪，當行三年之喪以反短喪之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炫，熒絹翻。炫金，今之銷金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著，陟略翻。）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此等語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者，苟可以不合時宜之語，以徼利祿耳。）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睥，[illegible]；睨，研計翻。）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閫。（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也。）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稱，尺證翻。）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指[illegible]。強，其兩翻。）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此言亦深切宋藩王出鎮之弊。）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好，呼到翻。沈，持林翻。沈，言沒人之實也。）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illegible]）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論語：[illegible]）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朗指帝[illegible]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周嶠為[illegible]珍孫所殺，事見上卷。忤，五故翻。）

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爽，差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不，讀曰否。）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進用於元嘉之初。）

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元嘉之制，守宰以六期為斷，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乙丑，魏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

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為始興王濬所挾而走，過江夏王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楚世子商臣弒君父而自立，卒後謚曰穆。）

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蕭斌以逆黨誅，其弟懼連坐而反。）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考異曰：蕭簡傳作劉琬，今從本紀。）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法系，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用翻。）簡誑其眾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誑，居況翻。）眾信之，為之固守。（為，于偽翻。）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容也；又緩為之期日申也。）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能宣力於時。還，從宣翻，又如字。）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為魯秀從臧質等稱兵張本。）

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更，工衡翻。）

甲午，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起閼逢敦牂盡著雍閹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上既平元凶之亂依故事即位踰年而後改元孝建者蓋欲以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七倫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壬戌更鑄孝建四銖錢(更工衡翻) 乙丑魏以侍中伊馛為司空(馛蒲撥翻) 丙子立皇子子業為太子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易以豉翻)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臧質武敬皇后之姪年長於義宣故為內兄) 既至江陵(質初起兵與魯爽同詣江陵事見上卷上年) 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謂國家多事之中宜相推奉也) 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去年五月質至新亭) 又拜江夏王義恭(夏戶雅翻) 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屯陟倫翻) 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必上之從) 義宣在荊州十年(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義宣鎮荊州) 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史言義宣驕橫之由下遐稼翻橫戶孟翻) 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舫甫妄翻乘繩證翻) 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少詩照翻) 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鉤圻米(湓口米荊湘郢三州之運所積也鉤圻米南江之運所積也水自南昌[illegible]) 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illegible]) 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因遣密信說義宣(密信密使也說輸芮翻下說誘同) 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他人所先(先悉薦翻) 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illegible]) 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帥讀曰率) 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illegible]) 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illegible]) 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聞音問) 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沈慶之柳元景[illegible]) 誰肯為少主盡力者(為于偽翻[illegible]) 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illegible]) 不得展其旅力([illegible]) 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蔡超等以江州[illegible]) 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復扶又翻) 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景平元年竺夔守東陽有功) 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誘音酉) 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臧質南郡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爽收魯弘則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長曆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在正月與二月耳) 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

戴黃標(戴黃以爲標識)竊造瀍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處昌呂翻)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使疏吏翻)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晉宋之制藩方權宜除官謂之板授)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先是臧質進號車騎將軍鎮尋陽朱脩之進號平西將軍鎮襄陽進義宣丞相辭不受)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瀍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諶氏壬翻將即亮翻)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灋物迎之(乘繩證翻)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竟陵王誕時爲揚州刺史)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欲以代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玄謨等舟師據之)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詣道壇受圖籙(寇謙之之道教也)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代徐遺寶)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考異曰宋略宋本紀皆作癸亥下有辛丑按長歷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 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欲以代臧質)柳元景爲雍州刺史(欲以代朱脩之雍於用翻)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欲以代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遣使疏吏翻下同)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將即亮翻)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帥讀曰率舳音逐艫音盧)以子慆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慆土刀翻)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魯秀善戰故王玄謨憚之)喜曰臧質易與耳(易以豉翻)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蕭思話已離彭城長史明胤守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宋兗州治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趣七喻翻)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舸古我翻)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陳讀曰陣)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荊州刺史(義宣爲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脩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驤思將翻)與魯爽前鋒楊胡與等戰斬之(考異曰安都傳作胡與今從宗越傳)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峴戶典翻)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復扶又翻)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少詩沼翻斷音短斷後古之所謂殿也)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呼火故翻刺七亦翻)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

壽陽克之。（壽陽，南豫州刺史治壽陽。）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其取敗也宜哉。（考異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與南史魯爽傳贊而延壽取之，以約為用失所故略其名。）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去年慶之鎮盱眙，今使之專征，蓋兼督兗、豫。荷，下可翻。釁，許覲翻。）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輕，牽正翻。言非重兵。撲，普卜翻。）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言義宣與爽相結，情契異於常人。）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魯爽父軌，軌父宗之，三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驍，堅堯翻。）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採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使，疏吏翻。）上使元景進屯姑孰。（考異曰：垣護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按宋白續通典曰：桓玄居南州以在國南，故曰南州，載之宣州之下。晉書云桓玄於南州起齋，齋曰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玄敗，毅以豫州刺史出鎮姑孰，正居是齋。桓玄既誅，司馬元顯出鎮姑孰，起盤龍齋，蓋是時也。晉書正指姑孰為南州，宋白誤矣。）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假兵推誠事並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殺殷仲堪，見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玄字靈寶，王恭字孝伯。）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質少，詩照翻。）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果，勝也，決也。）恐非復池中物也。（復，扶又翻。）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後鎮，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沈慶之、薛安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玄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趣，七喻翻。）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將，即亮翻。）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帥，讀曰率。）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比，必寐翻，及也。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宋略曰：乙亥，質遣尹周之攻梁山西壘。按長曆，是月丁酉朔，二十九日乙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略於乙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二十九日；與乙亥或者是乙酉與辛亥也，今不書日。闕疑。）詢，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趨，七喻翻。將，即亮翻。玄謨使其將鄭琨、武念戍南浦，其地則今之大信港也。俗謂之扁擔河。）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東北，馬鞍山今謂之望楚山，晉劉弘所改名也。高處有三磴。斷，丁管翻。）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脩之所敗。（敗，補邁翻。）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脩之此戰近之。驍，堅堯翻。將，即亮翻。）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造，七到翻。）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羸，倫為翻。幟，昌志翻。）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樂，音洛。說，輸芮翻。復，扶又翻。）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義宣自鵲頭至梁山西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

之東南，陷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斬譙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艦，戶黯翻。覆，敷又翻；下覆頭同。)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舸，古我翻。迸，北孟翻。戶，艦戶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眾皆降散。(降，戶江翻。)己未，解嚴。

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射，[illegible]又翻。)

六月，丙寅，魏主如陰山。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妓，渠綺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紿，蕩亥翻。)「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眾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為武昌郡。又按晉志，吳孫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縣東八里。)掇蓮實噉之。(掇，丁括翻。噉，徒濫翻，又徒覽翻。)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沈，持林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任薈之、(任，音壬。薈，烏外翻。)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也。(杜驥，元嘉中刺青州。)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巴陵之軍，蓋韋崧之兵也，或曰湘州刺史劉遵考之兵也。夏，戶雅翻。)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腳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僦，即就翻，賃也。)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眾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翟，萇伯翻。將，即亮翻。)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治，直之翻。)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掩口，笑也。)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下同。)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考異曰：宋略[illegible]秀[illegible]襄陽敗，退將入江陵[illegible]北走，今從宋書。)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愔(息，子也。[illegible])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著，陟略翻。)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守，[illegible]又翻。)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illegible])旦日，超民收送刺姦；(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姦掾。)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被，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倨翻。別，如字；分別猶分離也。)魯秀眾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射，而亦翻。)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孝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由吳以來，分荊、湘、江、豫之地置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將，即亮翻。)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惡，烏路翻；下同。)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五郡，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會，工外翻。)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分荊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illegible]。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夏口，今鄂州治江夏縣。夏，戶雅翻；下夏口同。)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於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注：南蠻校尉府在[illegible]城，自油口以東[illegible]營相接[illegible]南蠻府屯兵。校，戶教翻。)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自夏口入沔，泝流而上至襄陽，又泝流而上至漢中，故云通接雍、梁。雍，於用翻。)由來舊鎮，根基不易。(夏口自吳以來為重鎮。)既有見城，(見，賢遍翻。)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守江之備。)

（[illegible]急故以湔大[illegible]便[illegible]甫妄翻）上從之既而荊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復扶又翻）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晉志曰五曹尚書一僕射二令爲八座宋書二僕射一令）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何尚之此言爲竺超民兄弟遁地耳要一遙翻）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爲于僞翻藏徂浪翻）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趙王深卒 乙亥魏主還平城（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靈丘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爲蔚州）至溫泉宮庚辰還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騎奇寄翻） 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上時掌翻稽音啟）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復扶又翻下同）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尚之慚而止 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申魏主還平城（史亦不書所如之地）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鄱陽王 丙辰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朱脩之已赴江陵柳元景又留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詰去吉翻）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丁亥魏主還平城 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晉氏南渡草創一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及破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蓋指此類） 上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扛鄣扇不得雉尾槊毦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透舒丸劍博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綎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鉤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爲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長知兩翻復扶又翻）詔可 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爲太宰 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爲尚書令 是歲以故氐王楊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

統（從才用翻楊保宗氐王楊玄之子故元和爲楊氏正統）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
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爲魏所
執（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爲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始使頭戍葭蘆）而頭爲宋
堅守無貳心（爲于僞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雍於用翻上時掌翻）請
以頭爲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年之後
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長知兩翻稱尺證翻）便應
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彼四千戸荒州殆不
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爲順陽王休若爲巴
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爲西陽王　壬子納右衛將
軍何瑀女爲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　乙
卯魏立貴人馮氏爲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馮朗
附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朗爲秦雍二州刺史（雍於用翻）坐事誅后
由是沒入宮（爲馮后專魏政張本）　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爲皇
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
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爲豫州刺史故事
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
之宋世諸皇子爲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
領典籤（近其靳翻）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長知兩翻）素
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
職任及慤爲豫州臨安吳喜爲典籤（吳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
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
將六十爲國竭命（爲于僞翻）正得一州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
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復扶又翻稽音啓）　丁零
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爲盜（陘音刑）　魏選部尚書陸真（初學記漢
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爲選部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

選部尚書蓋此時方置）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以尚書
左僕射劉遵考爲丹楊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恭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
之乃辭楊州秋七月解義恭楊州丙子以子尚爲楊
州刺史時熒惑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
東城以厭之（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斗楊州分故厭之）楊州別駕從事沈懷文
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
從懷文懷遠之兄也　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
眷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李寶以伊吾敦煌降魏寶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尉紆勿翻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九月壬戌以丹楊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
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還平城（亦不書所如之地）　丙午太傅
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王
源賀爲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更工衡翻）賀上言今北
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埸音亦）　臣愚以
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
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
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
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少詩沼翻）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
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賀謀反（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
屬安平晉武帝分立武邑郡至隋唐爲武邑武彊衡水三縣地）有司以聞帝曰賀竭誠事國
朕爲卿等保之（爲于僞翻）無此明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
誣（自引服誣告之罪）帝誅之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
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濮陽太守姜龍駒
新平太守楊自倫棄郡奔魏（按沈約志濮陽新平皆屬兗州而不載治所蓋僑郡也新平郡
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鄄城縣舊置濮陽郡濮博木翻）　上欲移青冀二州并
鎮歷城議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

北有河濟（濟，子禮翻）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其靳翻。易，以豉翻）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今并為一鎮）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為輪，內方為郭）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樂，音洛）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羌呂翻）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檢，束也，勘察也）丹楊尹顏竣駁之（竣，七倫翻。駁，北角翻）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錢）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藏，徂浪翻。下同）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贍，時艷翻）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去，羌呂翻）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官藏空虛，無錢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交弊也。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之。少，詩沼翻）賑國舒民（賑，富也，又舉救也。舒，緩也，寬也。賑，津忍翻）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言不特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窘，渠隕翻）

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民馬超謗毀宗之（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屬焉）宗之毆殺超（毆，烏口翻，擊也）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上，時掌翻）魏高宗曰此必妄也（魏字衍）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惡，烏路翻）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斬宗之於都南

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供，居用翻）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笨，部本翻，竹裏也。一曰不精也）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導從之次第曰鹵簿。屏，必郢翻）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語，牛倨翻。喜，許記翻）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物忌盛滿，顏竣之禍，其父知之矣）竣丁父憂（丁，當也。鄭玄曰：值也）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時掌翻）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之，往也。郡舍，丹楊尹廨也）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主衣，主御衣服，唐尚衣奉御之職也。就衣，於既翻）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壬戌魏主畋於崞山（崞山在雁門郡崞縣。崞，古博翻）戊辰還平城

魏以漁陽王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尉，紆勿翻）

二月魏人寇兗州向無鹽敗東平太守南陽劉胡（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詔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率，所律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

比至，（比，必利翻，及也。）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荊榛中，累世爲患，謂之任榛。（先，悉薦翻。任，音壬。任城縣，前漢屬東平國，後漢分爲任城國，後還爲郡。宋省郡爲任城縣，屬高平郡。）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都、瓌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爲請，莫能得。（爲，于僞翻。）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哭汝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三月庚申，魏主畋于松山；己巳，還平城。魏主立其弟新成爲陽平王。上自即吉之後，（三年之喪既除而即吉。）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楊尹顏竣以藩朝舊臣，（上爲藩王時，竣爲僚佐，是藩朝舊臣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朝，直遙翻，下同。）數懇切諫爭，（數，所角翻。爭，則迸翻。）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詔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爲帝殺竣張本。）癸卯，魏主如陰山。雍州所統，多僑郡縣，（雍，於用翻，下同。）刺史王玄謨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斷，丁亂翻。）秋七月辛未，詔幷雍州三郡十六縣爲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爲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僑居于雍部。羣從，羣從兄弟。從，才用翻。）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使，疏吏翻。）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主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曹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書。）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復，扶又翻。）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以此戲之。八月己亥，魏主還平城。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南史延孫傳作呂縣。呂縣屬彭城郡，而莒縣屬東莞郡。詳而考之，呂縣爲是。彭城、呂二縣並屬彭城郡，延孫與帝室同源同郡，特異縣耳。）從來不序昭穆。（昭，讀如字。）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長，知兩翻。）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誕起兵討劭，見上卷文帝元嘉三十年。勸止上迎義宣，事見上。）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南兗州時治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以防之。（爲帝討誕張本。）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十二月丁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爲桂陽王。（休範，孝建二年封順陽王。更，工衡翻。）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釀者、酤者、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鬭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魏自道武帝以來有候官，今增其員。伺，相吏翻。）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治，直之翻。）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乙卯，魏主如廣寧溫泉宮，遂巡平州；（魏平州之地，止遼西、北平二郡。）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畋於廣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郡，信都也。五代志曰：北齊廢廣川入棗彊。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改爲長河縣，屬德州。）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酈道元曰：太和十

大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 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說輸芮翻 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朝直遙翻 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易曰馴致其道向秀曰馴從也程頤曰馴謂習習而漸至於盛馴似遵翻 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勝音升 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好呼到翻屏必郢翻屏左右者欲其言無不盡 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帝省之上時掌翻訐居謁翻省悉景翻 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屏蔽也屏處蔽之處屏必郢翻 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徵允等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八年 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嘗事允在部下者 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世祖神䴥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至是年二十五年耳 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言徒能侍立而不能規諫 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伺相吏翻 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小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上云二十七年不徙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 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立成也建也不能建置家業也 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孔安國曰縕枲著也謂雜用枲麻以著袍禮記曰纊爲繭縕爲袍鄭康成注曰縕謂今纊及舊絮也又亂麻縕於粉翻 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樂音洛守手又翻 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 褊心者或不之信褊補典翻 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處昌呂翻 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慍於問翻 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吶如悅翻又奴劣翻吶吶言緩也 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嘶先齊翻聲破曰嘶 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事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爲于僞翻 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書都坐即唐之政事堂坐徂臥翻 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言以高允之揖宗愛觀之則汲黯可以臥見衛青與之抗禮未爲過也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朔五年 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易以豉翻 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發之於言則是漏之於外 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己之深

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

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爲之。（漢置六曹尚書，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爲刑部尚書，改度支爲民部，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爲戶部。度，徒洛翻。覬，音冀。下同。）又省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尚書。）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上之所遷簡爲選時之所矚，屬爲望。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散，悉但翻。）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爲之。（彧，於六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言選部貴重，與前時無以異也。選，須絹翻。復，扶又翻。）覬，琳之之孫；（孔琳之事桓玄，不務迎合，諫其廢錢用穀帛，復肉刑。）彧，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王謐識武帝於龍潛；蔡廓以方直著於宋初。）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書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周禮始於學校，（校，戶教翻。）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六事，周之六卿也。）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掾屬，（掾，以絹翻。）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閱，更歷也。）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鮮，息淺翻。）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弘，大也。）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行，下孟翻。下戒行同。折，之列翻，斷也。一面，一觀面之頃也。）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一司，謂選部。斷，丁亂翻。）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囂風，謂喧競之風。）干進務得，兼加諂瀆，（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復，扶又翻。）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尚書，古之納言也。）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堯典曰：平章百姓。孔注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不可必，言不可必致也。治，直吏翻。）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謂吏部置兩尚書。）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民高闍，（晉氏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闍，視遮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曇，徒含翻。妖，於遙翻。）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爲帝；事覺，甲辰，皆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拘，言其不拘常檢也。）帝初踐阼，擢爲僕射，居顏、劉之右；（顏竣、劉延孫，帝之腹心也。）自負才地，（地，謂門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累啓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七徙官也。）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時掌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路太后兄慶之，嘗爲王氏門下騶，故僧達麾其子。舁，音余，又羊茹翻；對舉也。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祿位，人以爲諂；王僧達抗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爲褊躁。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蓋必有道也。）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上因誣僧達與闍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稱，尺證翻。）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周文王迎以爲師。）傅說去板築爲殷相，（傅說築於傅巖之野，殷高宗求以爲相。說，讀曰悅。相，息亮翻。）明敭幽仄，（書曰：明明揚側陋。敭與揚同。）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都正，謂諸州中正也。）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

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華，榮也，輝也，故榮貴之族謂之華宗，其子弟謂之華胄。素，白也，質也，故白屋謂之素門，寒士謂之素士。）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閱。（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又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閥，音伐。）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後世直謂九棘為九卿。）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散，悉亶翻。長，知兩翻。）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折，而設翻。）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重，直用翻。）

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

丙寅，魏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尉，紆勿翻。難，乃旦翻。）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崙山。（車崙山，北史作車輪山。魏收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神。）

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文帝元嘉九年，置積射彊弩等將軍。沈約曰：晉太康十年置。）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殷羨，殷浩之父。）上遣虎賁主龐孟虯救清口。（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奔。考異曰：宋顏師伯傳云：魏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世祖遣孟虯及殷孝祖赴討。魏本紀，孝祖修兩城於清水東，詔封敕文擊之。今從之。）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此清口，非清水入淮之口，乃濟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縣、穀城、臨邑、盧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賓溪水合而北流逕盧縣故城東，又北流入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江方興，蕭司空中兵參軍。將，即亮翻，下同。）斬魏將窟瓌公等數人。（窟，苦骨翻。瓌，姑回翻。）

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稍具裝，手殺數十人。度，本南安氐也。（刺，七亦翻。鎧，苦亥翻。稍，色角翻。）

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于魏。（將，即亮翻。兩，音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刻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御史臺謂之南臺。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朝，直遙翻。）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灋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誅賞大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定分同。）上皆與灋興、尚之參懷；（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率皆謂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灋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灋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邪。覬，音冀。）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分，扶問翻。）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僥，堅堯翻。）徒虧雅道，無關得喪。（喪，息浪翻。）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原，南史作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一 起屠維大淵獻盡閼逢執徐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太明三年春正月己巳朔，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于高平，兗州兵不利。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右僕射劉遵考為領軍將軍。己酉，魏河南公伊馛卒。馛蒲撥翻卒子恤翻三月乙卯，以揚州六郡為王畿，六郡丹楊淮南宣城吳吳郡吳興義興也更以東揚州為揚州，徙治會稽。置東揚州見上卷孝建元年會工外翻猶以星變故也。星變見上卷孝建二年三月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為兗州刺史。閬，遵之子也。垣遵卽垣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為京兆王。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治直之翻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假古訝翻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江夷江湛之父夷之弟曰僧安少有操行，少詩照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息子也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此言誕為揚州刺史時一心奉上必無是事劉成輒告之也乘繩證翻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考異曰宋略作道賦今從宋書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劉道龍陳詠之蓋先皆為誕所殺其父兄希指誣告以報子弟之讎耳詈力智翻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下遐稼翻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竟陵王府舍人也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畜許六翻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帥讀曰率陴頻彌翻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作徒坐徒罪居作者繫囚逮捕在獄者開門擊閬，殺之。考異曰宋略云乙亥殺閬按本紀乙卯貶誕爵今從之明寶從閒道逃還。閒古莧翻詔內外纂嚴。考異曰宋略乙亥纂嚴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無乙亥蓋己亥也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騎奇寄翻將卽亮翻下同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愨有隙，宗愨為豫州兼督司州誕為會稽季之為參軍及起兵討元凶以季之為將聞誕反，恐為愨所害，委官閒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音吁怡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水經注曰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余據此地則今之真州閒也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說輸芮翻數所具翻守手又翻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使疏吏翻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

（任，音壬。）卽加誅戮，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鎭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誕於帝同氣也，故云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萬沒，猶言萬死也。）蓋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同籍，諸同宗屬之籍者；朞親，謂朞喪之親也。）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白髮下垂，故曰垂白。）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少，詩照翻。）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斷，音短。）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此新亭在廣陵城外，非建康之新亭也。）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帥，讀曰率。）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先，悉薦翻。呼，火故翻。誑，居況翻。）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趣海陵道。（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也。誕自廣陵北門聲言出戰，邪而趣東，則海陵之路。趣，七喻翻。）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驤，思將翻。）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易，以豉翻。爲，于僞翻。復，扶又翻。）築壇歃血以誓衆，（歃，色洽翻。）凡府州文武皆加秩。（府，司空府；州，南兗州。）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劉遵考時在朝，爲尚書右僕射。）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賁，音奔。）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按南史作投，當從之。）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誕之爲此，以帝猜忍，欲以間慶之也。慶之峻絕之，蓋亦自爲謀耳。爲，于僞翻。）

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竣，七倫翻。）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僧達死見上卷上年。）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鄭樵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又淳于髠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任。至秦、漢爲糾察之任。）竣愈懼，上啟陳謝，且請生命。上益怒，詔答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訐，居謁翻。復，扶又翻，下復沈同。）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折，而設翻。）然後賜死，妻子徙交州，至宮亭湖，（宮亭湖卽彭蠡湖，在彭澤縣西。）復沈其男口。（沈，持林翻。顏竣失寵，怨望固爲可罪，而自尋陽東下之時，保護之功不可忘也。旣殺其身，又沈其男口，孝武帝亦少恩哉。）

六月，戊申，魏主如陰山。

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桑里在廣陵城西南。）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璽，斯氏翻。趣，讀曰促。）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塞，悉則翻。塹，七豔翻。行樓，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使，疏吏翻。）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荷，下可翻。背，蒲妹翻。）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

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爲左司馬。濮，博木翻。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言誕必陷敗，不能振起也。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人吏，言爲人之佐吏。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帥，讀曰率。卒，子恤翻。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趨，七喻翻。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誕母，文帝殷脩華；妻，徐妃。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謂同氣相殘，乃天理人倫之變，必若以義滅親，應隱泣而行誅也。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抉，於決翻。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苦酒，蓋醯之類也。創，初良翻。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史言宗越之忍。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沈慶之蓋悉戮其首，故聚於石頭南岸。觀，古玩翻。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史言當時近侍皆正人，但諫不行，言不聽耳。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將，即亮翻。曇，徒含翻。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謂深埋景粹之尸也。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璿，音旋。下，遐稼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范義蓋寓居豫章也。蔡興宗之先亦濟陽人。勞，力到翻。斂，力贍翻。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慚色。兄弟朋友，皆天倫也。興宗能不忘故交，而帝忍誅同氣，故慚。宗越治軍嚴，善爲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行前，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治，直之翻。陳，讀曰陣。參，初今翻。差，叉宜翻，又初佳翻。參差，不齊也。

辛未，大赦。廣陵既平，故肆赦。

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

丙戌，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庚戌，魏主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玄武湖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遊苑北。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爲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牛頭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南四十里，兩峯如闕。直宮城之午位。及廢帝即位，以舊地爲吉，復還故處。復，扶又翻。史終言之。帝又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五路之制與金根車不同，加羽葆蓋，愈非古矣。沈約曰：秦闕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己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庚寅，立皇子子勛爲晉安王，勛，古勳字。子房爲尋陽王，子頊爲歷陽王，子鸞爲襄陽王。

魏散騎侍郎馮闡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二月，魏衛將軍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以下文叛胡詣長安首罪觀之，此河西蓋謂自龍門東至華陰，河之西岸也。

三月，魏人寇北陰平。陰平，漢廣漢屬國都尉，晉武帝泰始中分立陰平郡。宋分立南陰平、北陰平二郡。五代志：普安郡陰平縣，宋立北陰平郡。宋白曰：文州陰平郡，戰國時氐羌所據，永嘉之後，羌虜數叛，遂立郡以遏之。輿地志云：晉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朱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考異曰：宋帝紀：索虜寇北陰平，孔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宋略云：索虜寇壯降平，朱太守楊歸子擊破之。按郡縣名無壯降平及孔堤，北陰平參酌二書，當爲朱提。今按魏收地形志：武都郡有孔堤縣，五代志：武都郡建威縣，後周併西魏之孔堤郡及縣入焉。此時魏人蓋寇北陰平之孔堤，爲北陰平太守楊歸子所破也。當從宋紀，朱提郡在南

（中時屬寧州去陸平甚遠蓋考異誤以宋紀宋略二書所載合爲朱 / 提也當讀作孔提屬上句宋略所謂北降平亦北陸平三字之誤朱 / 字於下文無所 / 附着當爲衍字）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本保太后尊爲太后見一百 / 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於鳴雞山（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 / 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 / 記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其姊爲代王夫人襄子迎之至此曰代已 / 亡矣吾將安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因名爲 / 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羣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鳴雞 / 山杜佑曰嬀州治懷戎縣有鳴雞山本名磨笄山）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吐從暾入 / 聲谷音浴）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魏崔浩之誅也（見一百二十五卷宋 /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復扶 / 又翻） 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樂安王良兵威臨之 / 故首罪首式又翻）魏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遣使如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 壬午魏主如河西 魏軍至西平（西平漢落都之地禿髮所都 / 樂都即落都也唐爲鄯州） 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畜許 / 又翻） 庚午魏主還平城 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詔沈慶之討緣江蠻 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見一百二十七卷 / 文帝元嘉三十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傳知戀翻 / 又直戀翻）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蔡興宗立於猜暴之朝與將死之朋友別犯 / 時主之怒而不加刑素行有以孚乎人也） 十一月魏散騎常侍盧度世等來聘（散悉亶翻 / 騎奇寄翻） 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爲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被皮 / 義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摴蒱上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摴蒱采名有黑犢有 / 雉有盧得盧者勝）上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子五木也此亦師伯爲 / 佞之一端幾居希翻）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文帝 / 元嘉十六年魏克涼州沮渠無諱與弟安周 / 西走保據高昌今爲柔然所滅沮子余翻）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朝賀（朝直 / 遙翻） 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

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三月遣使如魏（使疏 / 吏翻） 魏主發幷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獵道（道武天賜二年分幷州北境爲九原鎮太武真君七年置肆 / 州宋白曰十二州志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 / 中雁門之間遂空曹公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五 / 原等縣即唐忻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云太平二年置肆州寄理秀 / 容城秀容縣忻州所治即漢 / 末所置九原縣也治直之翻） 辛巳還平城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 庚子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爲異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雍於 / 用翻） 司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決（處昌 / 呂翻） 深之及主帥每禁之（主帥典籤也又齋內亦有 / 主帥謂之齋帥帥所類翻） 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說輸 / 芮翻） 主帥密疏官過失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疏使去翻記也 / 好如字無好猶 / 今人言無好處 / 言將得罪也） 休茂曰爲之奈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行事謂庾深之江左率謂長 / 史司馬行府州事者爲行事） 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雍州鎮襄陽去建 / 康水行四千餘里） 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宋諸王有 / 夾轂隊蓋 / 左右親兵也出則夾車 / 爲衛帥讀曰率下同） 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

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己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凡府州僚屬皆謂之佐吏上時掌翻騎奇寄翻侍讀博士荀詵諫侍讀博士教諸王讀書者也詵疏臻翻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己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行下孟翻巡行也諸議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爲于僞翻義成太守治襄陽詳見前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復扶又翻休茂母文帝蔡美人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恭之秀之之弟也劉秀之孝建元年不附義宣時爲尚書右僕射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北中郎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冠古玩翻事尋泄伏誅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校戶教翻上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衞之寄周成王既誅管叔囚蔡叔封叔虞於唐封康叔於衞以藩屏周室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上指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沈懷文固諫以爲不可乃止　上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守手又翻以棨信或虛棨音啓傳也刻木爲合符也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墨敕手敕也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郅惲字君章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從千容翻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宵夜也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各上聲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

之廢者皆復其舊魏羣祀廢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爲濟陽王大明元年魏主立其弟新成爲陽平王此小新成又陽平王之弟也濟子禮翻加征東大將軍鎮平原平原郡河津之東時魏未得青齊故於此置鎮天賜爲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虎牢宋舊鎮爲司州刺史治所魏得之置豫州萬壽爲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和龍燕舊都魏得之以爲鎮後爲營州樂浪音洛琅洛侯爲廣平王　壬午魏主巡山北　八月丁丑還平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爲永嘉王子眞爲始安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沈慶之固讓司空柳元景固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宋略此事在戊戌按長曆是月甲寅朔無戊戌元景在從公之上晉制文官光祿三大夫武官驃騎車騎衞將軍及諸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從從用翻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按南史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王氣正月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則婁湖當在新林東府間也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妓渠綺翻優游無事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從才用翻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　甲戌移南豫州治於湖沈約宋志曰晉江左胡寇彊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豫州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爲刺史鎮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爲刺史鎮邾城八年庾懌爲刺史又鎮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二年刺史謝尚鎮蕪湖四年進屯壽春九年還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眞自譙退守壽春簡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刺史桓沖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歷陽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之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今按自宋元以來分立兩豫豫州治淮西南豫治壽陽孝建之初魯爽以南豫州刺史鎮壽陽居然可知也移南豫州於姑孰是在大明五年自永初至元嘉七年兩豫必嘗復合而所謂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者蓋指帝之大明五年後人傳寫沈志於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上下文皆有漏脫而劉義慶鎮壽陽通鑑在義熙

十四年罷南豫州入豫州在元嘉二十一二年丁丑以潯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
史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諡曰獻妃壬寅
更以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考異曰宋略作子項今從宋書冬十
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右僕
射劉秀之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乙卯以新安王子鸞
爲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
諸子冠古玩翻凡爲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眄彌見翻
眄或作盼及爲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屬揚州最爲近畿大郡
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刺史以山陰張岱爲諮議
參軍行府州國事諸幼王臨州率置行府州事此命岱并巴陵國事行之後臨海王
子頊爲廣州豫章王子尚爲揚州晉安王子勛爲南
兗州勛古勳字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
共事帥所類翻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既幼江左以來
諸王出鎮僚屬呼爲主王諸公府僚呼爲主公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緝一作輯
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
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
用之多少耳少詩沼翻及子鸞爲南徐州復以岱爲別駕
行事復扶又翻岱永之弟也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
等來聘明根雅之從祖弟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從才用翻魏廣平
王洛侯卒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
書右僕射甲戌制民戶歲輸布四匹是歲詔士
族雜婚者皆補將吏雜婚謂與工商雜戶爲婚也將即亮翻士族多避役逃
亡乃嚴爲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爲盜賊
水則入湖陸則阻山皆依險而爲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樂浪音洛琅辛卯
上初祀五帝於明堂大赦丁未策秀孝于中堂秀孝

秀才孝廉也揚州秀才顧灋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
刑全聖當作王王音于況翻刑當作形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顧法對策
之意欲帝謹厥身於宮帷衽席之間則可以化天下易以豉翻上覽之惡其諒也許慎說文曰諒信也諸儒
說經者莫能易此義今此當以諒直爲義參考經典則直自是直諒自是諒惡烏路翻投策於地二月
乙卯復百官祿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蠲而國有內難日不暇給今始復百官
祿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初侍中沈
懷文數以直諫忤旨數所角翻忤五故翻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
竣七倫翻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
文嘿然侍中王彧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
酬和彧於六翻和胡臥翻顏師伯以白上上益不悅上嘗出射雉
自曹魏以來人主率好自出射雉射而亦翻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
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
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
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恆知人事恆戶登翻又曰顏竣小子
恨不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坐徂臥翻沈持林翻
嘲謔無度謔迄却翻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好呼到翻調田聊翻
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
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少詩照翻豈可一朝而變非欲
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史子勛帶號征虜將軍以懷文爲長史令領廣陵太守子勛鎮南兗州故懷文以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
詣建康朝正朝正謂赴元正朝會也朝直遙翻事畢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以女
病求申期申重也申期重爲之期也至是猶未發免官禁錮十年懷
文賣宅欲還東懷文吳興人吳興在建康東上聞大怒收付廷尉丁
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澹淵沖行哭爲懷文請命見
者傷之澹徒覽翻爲于僞翻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
三子塗炭不可見見視也言其在塗炭之中不堪著眼也願陛下速正其罪

言違正其罪者擬而導之謂若正其罪當不至於死也上竟殺之。夏四月，淑儀殷氏卒。考異曰：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今從宋書。追拜貴妃，謚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爲之罔罔。罔罔，失志也，若有若無也。爲，于僞翻。頗廢政事。五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沈約志：廬陵郡有東昌國，吳立；隋開皇十一年省東昌入太和縣。庚午，魏主如陰山。魏石樓胡賀略孫反。石樓胡，即叶京胡也。叶京有石樓山。隋廢叶京郡爲石樓縣，唐屬隰州。長安鎮將陸真討平之。將，即亮翻。魏主命真城長蛇鎮。長蛇鎮在南田縣東南，有長蛇水。唐嵐州吳山縣即其地。氐豪仇傉檀反。傉，奴沃翻。真討平之，卒城而還。卒，子恤翻。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乙未，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是日卒，謚曰孝。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復，扶又翻。並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灋枝派，名墨條分，班志：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正名，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墨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尚同。至於崇親嚴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爲教，反經提傳，釋氏以自西天竺來者爲經，中國沙門譯而演其義者爲傳。提，拈掇也。傳，直戀翻。拘文蔽道，在末彌扇。夫佛以謙卑自牧，忠虔爲道，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謂拜四輩而不拜父母也。釋氏有所謂戒外四聖，佛一也，菩薩二也，圓覺三也，聲聞四也，亦謂之四輩。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沙門重戒臘，以捨俗爲僧之年爲始。耆，老也。直體，謂不屈身也。稽，音啓。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比，毗志翻，並也。虔，敬也。禮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即位，復舊。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爲右僕射。僧朗，彧之父也。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九域志：江寧府有龍山，山形似龍。江寧府即建康。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衆。亡，逃亡也。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立廟。古者宗廟之制，妾祔於妾祖姑。漢氏以來，薄太后生文帝，鉤弋夫人生昭帝，皆就園置寢廟，未嘗別立廟也。史言帝溺於女寵，縱情敗禮。爲，于僞翻。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壬寅，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沖之上言：自漢以來，諸州皆有從事史，假佐。何承天厤，何承天撰厤，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疏舛猶多。更造新厤。更，工衡翻。以爲舊厤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載，子亥翻。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今厤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厤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厤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厤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所謂今厤，今厤者，祖沖之更造者也。厤家分上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終矣，復於上元甲子。上令善厤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難，乃旦翻。

七年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爲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使群臣自相嘲訐以爲樂。調人以成其過謂之嘲，發人之陰私謂之訐。訐，居謁翻。樂，音洛。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會，合也。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古人畏聞父母名，惟君所無私諱。今人雖各有家諱，然稠人廣座中往往不敢以爲諱。吾是以歎隋世以前人士猶爲近古也。由是恩寵大衰。武帝以是怒江智淵，何異孫皓之怒韋昭邪。又議殷貴妃謚曰懷，上以爲不盡美，甚銜之。它日與群臣乘馬至貴妃墓，舉鞭指墓前石柱，石柱，墓表也。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考異曰：宋略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誑之無度，智淵不堪其恥，退而自殺。今從宋書。己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卯，校獵於烏江。烏江縣，始見於晉書，屬淮南郡，不記置立。宋屬歷陽郡。宋白曰：晉太康六年，於東城界置烏江

（縣校戶教翻。）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夏四月甲子，詔自非臨軍戰陳，並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者，（陳讀曰陣。辟，毗亦翻。）皆先上須報，（先上其罪狀，待報乃行刑。此漢法也。上，時掌翻。）違犯者以殺人論。　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釁，許覲翻。）　戊辰，以左民尚書蔡興宗、（曹魏置左民尚書。）左衞將軍袁粲為吏部尚書。粲，淑之兄子也。（袁淑死於元凶劭之難。）上好狎侮羣臣，（好，呼到翻。）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江南人呼中州人為傖。王玄謨，太原人也，故呼之為老傖。傖，助庚翻。）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齴，魚蹇翻，露齒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踣，蒲北翻。）又寵一崑崙奴，（崑崙奴者，言其狀似崑崙國人也。崑崙國在林邑南。崑，盧昆翻。）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媟，私列翻。）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昵，尼質翻。）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豫章，興宗父廓也。嘗為豫章太守，故稱之。相府，謂武帝相晉時，廓為司徒左長史也。相，息亮翻。）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　壬寅，魏主如陰山。　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德願，懷慎之子也。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數，所角翻。）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膺，胸也。擗，毗亦翻，以手擊胸也。詩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用下當有為字。）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它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史言上淫荒，為下所侮弄。）上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省，悉景翻。行，戶剛翻。一目能了七行文義。）又善騎射，（騎，奇寄翻。）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被，皮義翻。藏，徂浪翻。壞，音怪。江左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為陰室，藏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葛為燈籠，以麻為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周公無逸之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宋孝武是也。）顗，淑之兄子也。　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　丙寅，魏主畋于河西。九月辛巳，還平城。　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　丙申，立皇子子嗣為東平王。　冬十月癸亥，以東海王禕為司空。　己巳，上校獵姑孰。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明根連三年來聘。長，知兩翻。）　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歷陽。甲寅，大赦。　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　癸亥，上還建康。

八年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雲為任城王。（任，音壬。）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夏閏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　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蒲戲，摴蒲之戲也。）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少，詩沼翻。）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復，扶又翻。）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於玉燭殿。（年三十五。）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

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入居臺城之內也。建康無外城，設大籬門而已，百官第宅皆在臺城之外。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舊制：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文帝元嘉十八年，以趙伯符為領軍將軍，始統領外監。李延壽曰：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延壽之言，為宋末嬖倖專權發也。）

是日，太子即皇帝位，（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左傳：魯襄公薨，立昭公。叔孫穆子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家國之禍，其在此乎！」（為明年帝以狂暴見殺張本。）

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解南兗州。

六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為江州刺史。（為明年子勛起兵張本。勛，古勳字。）

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收曰：受羅部真，魏言惠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改元永康。部真帥衆侵魏，（帥，讀曰率。）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衆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

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寧陵，（景寧陵在丹楊秣陵縣巖山。）廟號世祖。

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卯，罷南北二馳道。（世祖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此都座謂尚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堂也。）「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復，扶又翻，下復非、復同。）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

太宰義恭素畏戴灋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灋興等專制朝權，（朝，直遙翻。）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義恭錄尚書事，師伯為僕射，而尚書事決於灋興等，是守空名也。）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興宗為吏部尚書。）每至上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為，于偽翻。）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恇，怯也；撓，屈也。恇，去王翻。撓，奴教翻。）阿順灋興，恆慮失旨，（恆，戶登翻。）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選，須絹翻。選事，選曹事也。）灋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闇，音陰。）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灋興皆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下同。）左遷興宗新昌太守。（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屬交州。五代志：交州嘉寧縣，舊置新昌郡。）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曰獻皇后。（何妃，大明五年薨。）

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

戴灋興等惡王玄謨剛嚴，八月丁卯，以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寧，拖傳讀從去聲，劉禹錫詩從平聲。）己丑，太后殂。

九月辛丑，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

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寧陵。（王后從孝武帝諡，舊作武穆。）

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大明三年，以丹楊等六郡為王畿。）以揚州為東揚州。（以會稽為揚州，州亦見三年。）癸巳，以豫章王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是歲，青州移治東陽。（青州移治歷城，見上孝建二年。）

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此大較以沈約宋志為據。沈約作志，大較以是年為

正然元年止二十一州耳沈志所謂二十二州以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置越州足之而此時又已省司州蓋止二十一州也揚州領丹楊吳興淮南宣城義興五郡東揚州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南徐州領南東海南瑯邪晉陵吳南蘭陵南東莞淮陵臨淮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十七郡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瑯邪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二郡南兗州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鍾離北沛臨江九郡兗州領泰山高平魯東平陽平濟北六郡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南新蔡東郡南潁川西汝陰南汝陽南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陽陳留馬頭十一郡江州領尋陽豫章鄱陽臨川廬陵安成南康南新蔡建安晉安十一郡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司州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荊州領南郡南平宜都巴東汶陽南義陽新興南河東建平長寧武寧十一郡郢州領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巴陵武昌西陽八郡湘州領長沙衡陽桂陽零陵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慶始安十郡雍州領襄陽南陽新野順陽京兆始平扶風南上洛河南廣平義成馮翊天水建昌華山北河南弘農十七郡梁州領漢中魏興新興新城上庸晉壽華陽新巴北巴西北陰平南陰平巴渠懷安宋熙白水南上洛北上洛安康南宕渠懷安二十郡秦州領武都略陽安固西京兆南太原南安馮翊隴西始平金城安定天水西扶風北扶風十四郡益州領蜀郡廣漢巴西梓潼巴郡遂寧江陽懷寧寧蜀越巂汶山南陰平犍爲始康晉熙晉原永寧安固南漢中北陰平武都新城南新巴南晉壽宋興南宕渠天水東江陽沈黎二十九郡寧州領建寧晉寧牂柯平蠻夜郎朱提南廣建都西平西河陽東河陽興寧興古梁水十五郡廣州領南海蒼梧晉康新寧永平鬱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義安宋康綏建海昌宋熙寧浦晉興樂昌臨鄣十九郡交州領交阯武平新昌九真九德日南合浦義昌宋平九郡合二百六十八蓋以新立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足爲二百七十四其間荒外有郡而無縣有縣而無戶口有戶數而無口數亦不能詳也奇居宜翻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東方諸郡謂三吳及浙江東五郡。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二 [illegible]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

泰始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廢帝改元永光大赦 是歲八月[illegible]改元景和[illegible]明帝[illegible]改元泰始[illegible]一歲三改元 丙申魏大赦 二月丁丑魏主如樓煩宮 樓煩縣漢屬鴈門郡魏晉棄之荒外魏收地形志鴈門郡原平縣有樓煩[illegible]古樓煩城[illegible]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illegible] 商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 更工衡翻 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鑢謂之耒子 鑢良倨翻錯也耒盧對翻杜佑通典耒子作來子 三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癸卯魏高宗殂 年二十六諡曰文成 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 重直用翻難乃旦翻 朝野楚楚 [illegible]朝直遙翻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 [illegible] 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 復扶又翻 甲辰太子弘即皇帝位 弘文成帝之長子也 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顯祖 魏獻文帝廟號顯祖 時年十二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 [illegible] 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 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治直之翻 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 魏官有司衛監典宿衛 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 魏高宗之立麗有功焉而又忠篤故德望重於一時 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 少詩沼翻 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乙渾所爲多不遵麗數爭之 數所角翻 戊申渾又殺麗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 穆壽事魏世祖封宜都王 己酉魏以渾爲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尚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爲司空殿中尚書順陽公郁謀誅乙渾渾殺之 主少國疑姦臣擅命屠戮忠賢魏之不亡者幸也 壬子魏開酒禁 魏設酒禁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 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顏師伯丹楊尹 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渾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 廢帝幼而猾暴 猾戶八翻 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灋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 去年太后殂 帝年漸長 長知兩翻 欲有所爲灋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 營陽王事見一百二十卷文帝元嘉元年灋興帝固狂暴戴法興此言亦足以取死 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 華戶化翻 灋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灋興眞天子官爲贋天子 贋五晏翻考異曰宋書作贗天子朱略作贋天子按字書贋僞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眞贋書或作鴈今從宋略 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 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爲尚書令顏師伯爲僕射而事皆灋興專決故云然 往來門客恆有數百 恆戶登翻 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 坐徂臥翻又如字復扶又翻 帝遂發詔免灋興遣還田里仍徙遠郡 [illegible]所居官也 八月辛酉賜灋興死解巢尚之舍人 巢尚之自孝武時爲中書通事舍人 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

虐捶扑慘毒（捶止蘂翻扑普卜翻擊也）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當除之（比毗寐翻）左右因唱諾卽宣旨殺之尙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孝武大明四年徵顏師伯於歷城自侍中遷尙書僕射居權要）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朝直遙翻）庚午以師伯爲尙書左僕射解卿尹（解衛尉卿及丹楊尹）以吏部尙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彧於六翻）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重直龍翻屏必郢翻）莫敢妄相過從（過古禾翻）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橫戶孟翻）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酣戶甘翻）帝內不能平旣殺戴灋興諸大臣無不震慴（慴之涉翻）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下同孝武遺詔令慶之參決大事見上卷上年）謂令史曰（尙書令史也）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宋人以蜜漬物曰粽盧循以益智粽遺武帝帥蜜漬益智也帥讀曰率斷丁管翻挑土彫翻睛子盈翻眼珠子也漬疾智翻粽子宋翻）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使疏吏翻下同）左右奔告兵刃非常（非常言異於常時也）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義恭命其世子曰伯禽是以周公自處矣）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卑賤之人有所附屬謂之隸人之下者謂之奴被皮義翻捶止蘂翻）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旣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尙書（顗魚豈翻好呼到翻爲袁顗貴寵袁求出張本）與尙書右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便毗連翻傳直戀翻）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旣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迕五故翻迎也）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徐爰得志於大明景和之間宜也而啓寵實在於元嘉便僻之足以惑人雖明君不能免也漢宣用恭顯而遺禍於元帝事正如此）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何偃尚之之子戢疾立翻）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爲于僞翻長知兩翻）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餘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褚湛之進用於元嘉孝建之間）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畫讀曰畫）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謂擒桓玄慕容超姚泓也大讀曰太）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謂爲元凶劭所弒也）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齇壯加翻鼻上皰也柳宗元詩曰嗜酒鼻成齇）以建安王休仁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湘東王彧爲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　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尙領尙書令以始興公沈慶之爲侍中太尉慶之固辭徽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　魏葬

文成皇帝于金陵，廟號高宗。九月，癸巳，帝如湖熟。（湖熟縣，漢湖熟侯國，屬丹陽郡，晉、宋為縣，淳化中廢為鎮，屬上元縣。）戊戌，還建康。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事見上卷大明五年。）帝疾之；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殷貴妃墓。）（生子鸞、子師及一女。母弟、母妹，謂同母弟妹也。）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初，金紫光祿大夫謝莊為殷貴妃誄，（誄，魯水翻。誄大夫者述其功德，誄婦人者述其容德也。）曰：「贊軌堯門。」帝以莊比貴妃於鉤弋夫人，（鉤弋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太始三年。）欲殺之。或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生長富貴，（說，輸芮翻。長，知兩翻。謝莊，弘微之子，謝萬之玄孫，諸謝自晉以來貴盛，故云然。）今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劇，甚也。言莊享天下之所甚樂，而未知天下之所甚苦，今繫囚則使知之。）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徐州刺史義陽王昶，素為世祖所惡，（昶，丑兩翻。昶，文帝子，世祖之諸弟也。惡，烏路翻。）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廢帝常謂左右曰：「我即大位以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邑邑，不得志也。）昶使典籤蘧灋生奉表詣建康，求入朝。（蘧，姓也，春秋時衛有大夫蘧伯玉。蘧，其於翻。朝，直遙翻。）帝謂灋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灋生，（詰，去吉翻。）「義陽謀反，何故不啓？」灋生懼，逃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詔討昶，內外戒嚴。帝自將兵渡江，（將，即亮翻。）命沈慶之統諸軍前驅。灋生至彭城，昶即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沈約宋志，以大明八年為正，徐州統彭城、沛郡、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鍾離、馬頭等郡。）皆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使，疏吏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昶頗涉學，能屬文，（屬，之欲翻。）魏人重之，使尚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為後魏挾劉昶以伐齊張本。）吏部尚書袁顗，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

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督雍、梁諸軍事、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興宗蓋以天道言之。）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言白刃交乎前，則流矢之來不暇救，喻禍近而急，故圖出外以求脫死，後患非所計也。）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說，輸芮翻。）「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蕭子顯曰：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弘農郡陝縣，周世二伯主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為陝西。）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襄陽至江陵，水則由漢沔，陸則由長林、當陽。沔，彌兗翻。）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間，隙也，謂得可行之隙而興宗不肯去。間，古莧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復，扶又翻。）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蔡興宗，蔡廓之子，蔡謨之玄孫，以方嚴自處，官以序遷，謂之平進可也，謂之素門可乎？蓋江左以王、謝為高門，其餘有才望者，或以恩倖，或以權用，或以舊恩。興宗此言，蓋亦感切其甥，指其在世祖之世，以諂諛狂悖，此以見寵任，寵衰則求出以避禍，進退皆無所據也。）與主上甚疏，未由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難，乃旦翻。釁，許覲翻。量，音良。）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蔡興宗可謂先見矣。）顗於是狼狽上路，（狼狽者，倉皇而行，如恐不及之意。上，時掌翻。）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子勛以鎮軍將軍為江州刺史，鎮尋陽，鄧琬為長史，行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袁顗有清望，又名門也。鄧琬，寒族也，故云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為琬起兵奉子勛張本。）尋復以蔡興宗為吏部尚書。（復，扶又翻。）戊午，解嚴。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晉宋都建康，新亭、白下皆江津要地。新亭在西，白下在東。白下蓋今之龍灣也。按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中，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縣。）沈慶之復啓聽民私

鑄錢慶之始議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帝孝建二年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稱尺證翻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綖與線同私箭翻貫之以縷入水不沈沈持林翻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料音聊料量也料數者料其多少之數也十萬錢不盈一掬鄭玄曰兩手曰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己卯藻下獄死王太后晉丞相導之玄孫女藻后弟也下戶嫁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幷誅其二子會工外翻忤五故翻使疏吏翻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何瑀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尚帝姑新蔡長公主主文帝第十女也名英媚長知兩翻帝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夫人嬪毗賓翻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俠戶頰翻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昵尼質翻數所角翻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言內亂也說輸芮翻比毗至翻率德改行無可復望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喁魚容翻喁喁魚口向上也以喻百姓仰望如羣魚然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瞻仰視也賴倚恃也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遑遑急也朝直遙翻人懷危怖怖普布翻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斷丁亂翻欲坐觀成敗豈惟旦夕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言慶之自昵於帝今忤帝意不惟行且及禍若他人舉事必謂慶之從君於昏慶之何所逃其責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言委之於天任命所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頓讀曰鈍又讀如字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將帥即亮翻帥所類翻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慶之自元嘉以來統兵歷事三世朝直遙翻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謂宗越等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沈攸之者慶之從父兄子也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陸攸之蓋亦吳興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鎧可亥翻衣於既翻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帥讀曰率下同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代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此興宗所謂重責將有所歸也先悉薦翻聞車駕屢幸貴第貴第謂時貴之宅第也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屏必郢翻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事至猶言若事果至如興宗所言當抱忠以死也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說輸芮翻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盈天地之間者皆萬物也此萬物謂人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若人謂廢帝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易以豉翻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沈慶之從君於昏在杜門以待死伊霍之事固非常人所能行也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量音良度也先閉青

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飮攸之以被揜殺之攸之隨慶之討[illegible]王誕有功慶之抑其賞由是恨之故果於殺從才用翻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被皮義翻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中書郎即中書侍郎左傳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讒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若我能死爾能報伍尚至楚并奢殺之員奔吳藉兵以報楚入郢鞭平王之墓遂飮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杜佑通典曰後漢馬融為秘書郎詣東觀典校書晉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秘閣圖書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齊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十日便遷齊梁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為後沈文季盡誅沈攸之親黨以報仇張本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數所角翻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王玄謨自元嘉末為將孝建初有破臧質平義宣之功將即亮翻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比日近日也比毗寐翻復扶又翻恆言收己在門不保俄頃收謂帝將遣吏兵收之也恆戶登翻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易以豉翻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從才用翻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閑寫者謂欲請閒寫其所懷也道隆解其意解戶買翻曉也掐興宗手掐苦洽翻以爪掐之也曰蔡公勿多言廢昏立明非常之謀也蔡興宗建非常之謀既以告沈慶之又以告王玄謨又以擿發劉道隆而人不敢泄其言何也皆暴之朝人不自保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蓋人心之所同然也壬寅立皇后

路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親親敬長人之常理帝皆廢之毆烏口翻捶止橤翻復扶又翻又如字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籠盧紅翻盛時征翻下同稱處陵翻稱其輕重也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長知兩翻惡烏路翻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錄收也攝也離力智翻東海王禕性凡劣劣弱也鄙也禕吁韋翻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少詩照翻從千容翻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攪古巧翻掘地為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裸郎果翻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推移也遷轉也言以談笑佞諛轉移帝意也或曰推遷延緩之意說讀曰悅少府劉曚妾孕臨月曚謨蓬翻將產之月曰臨月考異曰宋書帝紀作少府劉勝始安王休仁傳作廷尉劉曚宋略及南史帝紀皆作少府劉曚休仁傳作廷尉劉蒙今從其多者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忤五故翻裸郎果翻擔都甘翻荷也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為于偽翻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太祖高祖第三子世祖太祖第三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子勛世祖第三子故惡之惡烏路翻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諸王有侍讀掌教王經有侍書掌教王書帥所類翻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考異曰子勛傳云景雲遣信使告琬宋略曰帝使道邁賫敕至潯陽琬謂道邁云云今從琬傳琬曰身南土寒士鄧琬南昌人起於寒素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

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猶，若也，似也。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帥，讀曰率。造，七到翻。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沈，持林翻。艦，戶黯翻。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岷山郡，卽漢武帝所開汶山郡也，宣帝地節三年併入蜀郡，劉蜀復立。沈懷寶、薛常寶先嘗爲郡守，因各以其官爵之。守，手又翻。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初，帝使荆州錄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桎，職日翻。梏，工沃翻。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悅，暢之弟也。張暢見一百二十五卷、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七年。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帥，讀曰率。斷，丁管翻。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遣使詣江州部內諸郡籍民丁上之，以爲兵。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彊，其兩翻。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妃，卽江湛之妹。鑠，式灼翻。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先，悉薦翻。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厭，一涉翻。古曰壓當也。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江左以直閤將軍出入省閤，領宿衛。牣，如刃翻，滿也。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爲，于僞翻。帝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始興王道隆，江左之制，天子及諸王皆有內監，齋內監也，齋內自主帥以下皆得監察之。會，工外翻。佃，音田。學官令臨淮李道兒、晉制，諸王國置學官令一人。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閹，於廉翻。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先，悉薦翻。竹林堂，華林園後堂也。使宮人倮相逐。倮，郎果翻。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悖，蒲妹翻。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通鑑不語怪，而獨書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殺，而天聰明爲不可欺也。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覡，刑狄翻。晡，奔謨翻。從，才用翻。湘東王彧獨在祕書省，祕書省藏圖書之所，在禁中。不被召，益憂懼。被，皮義翻。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惡，烏路翻。風俗通：壽姓，吳王壽夢之後，又有大夫壽越。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李延壽恩倖傳論曰：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內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蔑詔，爲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爲利染。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晉氏渡江，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鎧，可亥翻。考異曰：產或作彥；宋書、宋略、南史皆作產，今從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爲毗陵郡，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懷帝永嘉五年改爲晉陵郡。將，卽亮翻。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勤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防守華林閤門也。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卽受命。柳氏本河東人，僑居襄陽。樊僧整蓋亦河東人也。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少，詩沼翻。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

悉屏侍衛（屏，必郢翻），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綵女，後漢采女之制）射鬼於竹林堂（射，而亦翻，下射之同）。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起景陽山於華林園）。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中，竹仲翻；迸，北孟翻；呼，火故翻）。寂之追而弒之（年十七）。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見，賢遍翻）。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著，陟略翻）。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江南天子宴居著白紗帽），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數，所具翻），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下同）。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會，工外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外舍，外第也）。釋謝莊之囚（謝莊以誄殷貴妃被囚，事見上）。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言乘此以奉辭伐罪。王彧，湘東王妃兄也，故蔡興宗與之言。粗，坐五翻）。乃葬之秣陵縣南（葬於秣陵縣南郊壇西）。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婕妤，音接予；卒，子恤翻），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門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禕於湘東王兄也；禕，吁韋翻）。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乙丑，徙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至此始改元泰始）。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昵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此廢帝使左右辱妃主時事。昵，尼質翻）。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明帝書帝者，因前史成文）。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從，千容翻）：卿等遭罹暴朝（朝，直遙翻），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illegible]攸之以[illegible]北有平尋陽之功，遂[illegible]戍北討，歷居方面之任。下，戶嫁翻；復，扶又翻）。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即上母沈婕妤也），陵曰崇寧。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晉孝武太元中，僑立南梁郡於淮南。安帝義熙中土斷，始有淮南故地，屬南豫州。五代志：淮南郡壽春縣舊有南梁郡。朝，直遙翻）。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爲殷琰舉州以附尋陽張本）。有司奏路太后宜即前號，移居外宮。上不許。戊寅，尊路太后爲崇憲皇太后，居崇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氏爲皇后。后，景文之妹也。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二銖、鵝眼、綖環，並見卷首。綖與線同），餘皆通用。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造，七到翻。時加子勛開府儀同三司，故云開黃閤）：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

勛兄弟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世祖於兄弟次第三，以尋陽起兵事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天子南嚮，開宮門正門，端門也。黃閣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治，直之翻。袁顗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糾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顗，魚豈翻。被，皮義翻。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欲以代子勛。更，工衡翻。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休祐不之荊州，留子頊本任以安之。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先，悉薦翻。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未至州，使為道路行事，沿塗之事，一以委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桑尾，即桑落洲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子勛自稱曰孤。黜幽陟明，即廢昏立明。又謂上矯害明茂，明茂，謂明德茂親。謂上矯太皇太后令賜豫章王子尚死也。篡竊大寶，干我昭穆。禮，父為昭，子為穆。昭，時招翻。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左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杜預曰：藐，小也。孝武帝二十八子，時存者子勛、子綏、子房、子頊、子仁、子真、子元、子輿、子孟、子嗣、子趨、子期、子悅，凡十三人。藐，妙小翻，又亡角翻。聖靈何辜，而當乏饗。聖靈，謂世祖之靈。乏饗，謂不祀也。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言初檄者，以別今此傳建康之檄。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初起兵，立標以募兵；罷兵，故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江，謂鄧琬；雍，謂袁顗。雍，於用翻。治，直之翻。郢府行事苟卞之大懼。郢州居江、雍之間，懼其夾攻，以問罷兵之由。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衆馳下，并送軍糧。帥，讀曰率。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會，工外翻。將，即亮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三 起柔兆敦牂，盡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去年子房已舉兵應尋陽，設以休若代之。會，工外翻。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使王玄謨拒尋陽之兵，因以為江州，不復用休祐。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虎檻洲名，在赭圻東北江中，蕪湖之西南也。守，式又翻。將，即亮翻；下同。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呵，虎何翻。叱，昌栗翻。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史言沈攸之有將帥之略，所以能立功。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璽，斯氏翻。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勛，古勳字。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顗，魚豈翻。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元嘉、孝建之間，申坦為將帥。置司州於義陽。文帝元嘉末置司州於汝南，孝武大明中省廢，今復置之，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水行至建康二千七百里，陸行一千七百里。以義陽內史龐孟虯為司州刺史。龐，皮江翻。虯，渠幽翻。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濟，子禮翻。睢，音雖。睢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郡。沈約曰：濟陰本屬兗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為郡境。隋并睢陵入夏丘縣，唐以夏丘為虹縣，屬泗州，復漢舊縣名也。虹，漢書音貢，今音絳。杜佑曰：睢陵故城在泗州下邳縣東南。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太原郡，唐齊州長清縣，宋太原郡地也。從，才用翻；下同。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垣護之以驍將著功名於元嘉、孝建之間。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淮陽郡於下邳角城。唐泗州漣水縣，古角城也。請降於索兒，降，戶江翻。龐孟虯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漢官有都水長，屬少府；晉屬大司農。後漢省都水，使者掌河津灌溉渠堤水利事，并治舟船艦。會，工外翻。使，疏吏翻。璪，子皓翻。勞，力到翻。璪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東揚州所統五郡。說，輸芮翻。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琛，丑林翻。曇，徒含翻。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

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其後卒有楚國昭市招翻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廢帝改元景和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任音壬荷下可翻自宋以來率謂江州為九江晁氏志曰太湖一湖而曰五湖昭餘祁一澤而曰九澤九江一水而曰九江余按書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孔安國注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於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尋陽地記曰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蜯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夏撰曰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為九道獨曾氏謂不然曾氏謂下文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許慎曰匯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於彭蠡即經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也由是觀之九江不在尋陽明矣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宋白曰江州尋陽郡禹貢九江孔殷彭蠡既瀦彭蠡在州南東五十三里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是也然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之域九江以西即荊州之域屬吳武昌山記云柴桑彭蠡之郊古三苗國舊屬廬江地又案尋陽記云春秋時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界古蘄城是也秦并天下以此地屬廬江郡漢屬淮南國後漢為豫章廬江二郡之境三國之時此地雖為重鎮要津而未立郡吳但分尋陽縣屬武昌晉初尋陽猶理江北溫嶠移於此始置尋陽郡隋為九江郡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沈約宋志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武帝立尋陽郡後移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晉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蓋因漢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尋陽又為江州治所遂謂尋陽為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若必以夷陵為西陵遂以巴陵為禹貢之東陵擬取會洞庭之水為九江考之前志會洞庭者不止九水而酈道元水經注廬江郡有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又考水經注自沔口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烏石水舉水巴水希水蘄水利水皆南流注于江而後至青林水口亦可傅合九水之說但未敢以為是九河之迹至漢已不可遂考而欲遽為九江之說難矣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費扶沸翻將即亮翻曇徒含翻從才用翻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貢謂貢方物計謂上計帳

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吳分溧陽為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縣屬丹楊郡其地蓋在今安吉州建康府廣德軍三郡界上下云永世令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則其地又犬牙入今常州界東兵欲自此進取曲阿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義也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蔡興宗豈特以方嚴自將蓋識時審勢者也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說輸芮翻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復扶又翻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不讀曰否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湘東舉兵伐非其本心尋陽起兵名正言順故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商旅斷絕米甚豐賤者言朝廷之積也四方雲合人情更安者積苦於狂暴而樂寬政也天下嗷嗷新主之資斯言豈不信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羊祜之言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汝南郡時治懸瓠宋以新蔡郡帖治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自是二郡太守多矣袁覬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誘音酉以珍奇代為太守上使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諸垣自略陽南世在青徐為土人所信重故使還說薛安都兗而隴翻從才用翻說輸芮翻下說孝同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京都謂建康四方皆奉尋陽故言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

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不善之積以有餘殃孝武貪淫濟以奢虐人倫道盡故榮祖云然行下孟翻今雖天下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隨時而應者故以響應爲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將即亮翻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據南史司法參軍當作司徒參軍請下當有徵字朝直遙翻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閒行得至閒古莧翻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朝直遙翻下同主上夷兇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更工衡翻長知兩翻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難乃旦翻少詩照翻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控引也濟朝濟河音子禮翻南史作控濟河義勇文意尤爲明暢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幷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委妻子於瑕丘瑕丘縣故魯瑕邑漢屬山陽郡魏晉省宋爲兗州治所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帥讀曰率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復扶又翻義興兵垂至延陵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延陵縣屬晉陵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江南謂中原人爲傖荆州人爲楚少詩照翻傖助庚翻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賚來代翻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說輸芮翻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盡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爲畢衆敬以兗州降魏張本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爲申纂以城拒魏而死張本無鹽縣自漢晉以來屬東平隋廢省其地當在唐鄆州界水經注濟水逕壽張縣須朐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杜佑曰鄆州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纂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勔彌兗翻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考異曰宋略二月庚申以休祐都督西討今從宋書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覬音冀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斷丁亂翻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壬子路太后殂考異曰宋略南史皆曰義嘉之難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喪事如禮宋書無之今不取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其地在晉陵西北九里因以爲名將卽亮翻曇徒含翻部陳甚盛陳讀曰陣下同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帥所類翻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埭徒耐翻以土遏水曰埭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愼之從孫也從才用翻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三年庾亮鎮荆州以司州僑戶立河東郡隋唐之松滋縣卽其地也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將卽亮翻下同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

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別彼列翻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使疏吏翻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降戶江翻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國山在陽羨縣界吳立義興郡分陽羨置國山縣屬焉隋廢國山入義興縣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吳城當在義興西南九域志所謂泰伯城是也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御名改爲宜興此長橋蓋在荊溪之上今宜興縣南二十步有荊溪上承百瀆衆受數郡之水劉延熙立柵斷荊溪之橋以自保輿地志曰今常州宜興縣南二十步有長橋即周處斬蛟之所喜築壘與之相持庚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庚業叛建康與延熙合見上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任音壬驍堅堯翻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庚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庚業棄城走義興走音奏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渡荊溪之水也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朝直遙翻下同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爲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魏制以吏曹事即掌選曹事吏部尚書之職也庶姓非國之同姓皆謂之庶姓爲于僞翻秀寧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跋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秀彝之子賈彝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不列帝之玄孫也拓跋翳槐追諡烈皇帝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高閭及賈秀共

參大政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濟子禮翻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帥讀曰率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摽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長城立義鄉縣屬義興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城縣古長城也在州西北七十里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孔璪將命于東乃勸孔覬舉兵故懼而走璪子皓翻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琛丑林翻會工外翻上以四郡既平四郡晉陵義興吳吳興吳郡也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以吏部尚書蔡興宗爲左僕射侍中褚淵爲吏部尚書丁卯吳喜軍至錢唐孔璪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黃山浦今漁浦是也漁浦東南即後黃山諸暨志長寧鄉在縣東四十五里管五里一曰黃山里在今越州西北四十五里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柳浦即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徙治錢唐又移州於柳浦今州城是擊斬庚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覬音冀將即亮翻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奔嵴山嵴資昔翻據南史覬門生載覬以小船竄于嵴山村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騎奇寄翻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張綏本蓋遷子房於別署故王晏就執之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嵴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

此事孔璪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首式又翻首辭所以首罪）當相爲申上（爲于僞翻上時掌翻）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史言孔覬臨死不改節）顧琛王曇生袁摽等詣吳喜歸罪（自歸而請罪也）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一軍之帥謂之軍主）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爲于僞翻[illegible]張本陳讀曰陣）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古人有言禍莫大於殺已降爲申令孫之子[illegible]張本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勔彌兗翻峴戶典翻）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之以合肥來降（沈約曰江左立南汝陰郡所治卽合肥縣降戶江翻）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酣戶甘翻）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史言尋陽敗亡之由橫戶孟翻）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杜佑曰池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治赭圻城晉長安四年修治青陽城帥讀曰率赭音者圻[illegible]）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糧仗亦整（檝與楫同）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白下在江寧縣西臨江津）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雍於用翻）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上時掌翻）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鵲洲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鵲岸也杜預曰鵲岸謂廬江舒[illegible]中之洲也）殷孝祖負其誠節（誠節謂委鎮勤[illegible]也）陵轢諸將（陵傲也[illegible]轢音狼狄翻）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南謂尋陽在南臺軍[illegible]治直之翻）由是人

情乖離莫樂爲用（樂音洛）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撫將卽亮翻下同帥所類翻）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共射而亦翻）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陳讀曰陣中竹仲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帥讀曰率下同降戶江翻）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褢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驤思將翻將卽亮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攸之方興皆寧朔將軍故言名位相亞亞次也）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喪息浪翻）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詰起吉翻杜預曰詰朝明旦）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勠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沈攸之成尋陽之功攝出郢城之敗驕也下戶嫁翻）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孫冲之狃殷孝祖之死便欲順流長驅輕敵如此使陶亮從其計必爲沈攸之等所禽亦將以輕敵取敗矣梟堅堯翻將卽亮翻復扶又翻）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帥讀曰率下同）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濟地頓生四字必有誤）等三萬人往會

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姚山而還。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慈姥山，又巢湖中有姥山。幼文，驥之子也。元嘉中，杜驥任當方面。孫沖之於湖白口巢湖口及白水口也。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濃湖在鵲尾下。先，悉薦翻。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荒郡荒縣，極邊郡縣被兵荒殘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職名賜之。上，時掌翻。散，悉亶翻。軍中食少，少，詩沼翻。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隱，度也，痛也。恤，憂也，愍也。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舊兵，謂尋陽先所遣陶亮、孫沖之等之兵。騎，奇寄翻。下同。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將，即亮翻。下同。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蔡那，南陽冠軍人。冠，古玩翻。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劉胡自襄陽東下，拘蔡那子弟以隨軍，爲蔡道淵執子勛張本。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史言建康兵勢益盛。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爲松滋侯。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劉善明，彌之之從子。蔚，紆勿翻。從，才用翻。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杜佑曰：馬頭城在壽州盛唐縣北。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爲司州刺史。以鄭黑之東扞西拒觀之，則起兵淮上當在壽陽之東西、正陽之間。朝，直遙翻。考異曰：宋殷琰傳作鄭墨，今從宋本紀、宋略。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宛唐，按水經注作死虎塘，云肥水過九江成德縣西北，入芍陂，又北右合閻澗水，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勔。杜佑通典作死虎，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龐，皮江翻。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勔，彌兗翻。帥，讀曰率。下同。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土豪既不可令之，臺之所遣者又不可令，則當兩屬，果何爲也，其敗宜矣。勔始至，塹壘未立，塹，七豔翻。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復，扶又翻。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并元嘉四銖、孝建四銖皆斷不用也。斷，讀如短。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盛，時征翻。查，鋤加翻，水中浮木也。船腹，船中心也。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被，皮義翻。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降，戶江翻。舸，古我翻。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程大昌曰：魏、晉王公以下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爲鵲頭書。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

荆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雍，於用翻。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明氏自云吳太伯之裔，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以明爲姓。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暠，工老翻。壬午，以僧暠爲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武帝平齊，置平原郡於梁鄒，樂安郡於千乘。玄默據琅邪起兵，非說郡也。劉昫曰：平原，隋改曰襄仁，屬兗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武帝置清河郡於盤陽，廣川郡於武彊。五代志：齊郡長山縣，舊曰武彊，置廣川，後併東清河、平原二郡入焉，改曰東平原郡；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則是平原、清河、廣川三郡皆置於隋長山縣界。盤陽，漢般陽縣也，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按水經注，般陽縣西南，即梁鄒縣。劉昫曰：唐淄州淄川縣，漢般陽縣地也。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文帝置高陽郡於樂安地，孝武置勃海郡於臨淄地，臨濟縣屬樂安郡。按水經注，臨濟縣在梁鄒東北。臨濟，子禮翻。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從，才用翻。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解，戶買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下而復更復、可復、假復、恢復、安復、復與同。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杜佑曰：東陽城，青州所治，益都縣東城是也。治，直之翻。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言不能克東陽城。卒，子恤翻。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乘，繩證翻。將，即亮翻。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間，古莧翻。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水經注：閣澗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復逕縣西，積爲陽淵，淵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勔，杜叔寶送糧死虎，劉勔破之，此塘也。壍，七豔翻。抄，楚交翻。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陳，讀曰陣。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幢，傳江翻。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騎，奇寄翻。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走淮西就常珍奇。常珍奇據懸瓠，在淮水之西。走，音奏。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爲，于僞翻。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降，戶江翻。下同。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沈攸之在南征軍前，欲以代袁顗；劉乘民在臨濟，欲以冀州撫之。甲寅，葬昭太后於脩寧陵。太后謚曰昭，脩寧陵在孝武陵東南。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今揚州六合縣有石梁河。江左置石梁郡，隋唐之間置石梁縣。食盡而潰，走向樂平。樂平縣，前漢曰清，屬東郡，後漢章帝更名樂平。江左界樂平縣民流寓者，僑立樂平縣於鍾離郡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申令孫，孝叔報父之讎也。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之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劉勔。勔詰其叛逆，詰，去吉翻。靈越曰：九州

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陳，讀曰陣。]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恚，於避翻。]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兩敵相向，勝負之決，存亡之際，袁顗乃欲留襄陽之資以經理私宅，子勛敗，都下兩宅豈顗有哉。]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擁甲，猶言擁兵也。]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宋白曰：義陽，本漢平氏縣義陽鄉之地，魏黃初中分平氏，居義陽郡及義陽縣。]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虯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考異曰：宋書作王職之，今從宋略。]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降，戶江翻。]襲，道憐之孫也。[道憐，武帝之弟。]蕭道成世子賾爲南康贛令，[賾，士革翻。蕭道成爲齊公，賾始爲世子，此世子衍文。贛縣，漢屬豫章郡，吳屬廬陵郡，晉分屬南康郡。贛，音貢，二水合而爲贛，音古暗翻。]鄧琬遣使收繫之，[使，疏吏翻。]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據南康郡也。帥，讀曰率。將，即亮翻。][考異曰：宋略、鄧琬傳二云世子賾與南康相沈明之等據郡起義；宋略亦云沈肅之以郡拒起義。按賾始自獄中劫出，琬所署南康相，不容便與之同，今從蕭子顯南齊書記。]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豫章、廬陵、臨川、安成、南康五郡，皆在南江上流。]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創，初良翻。]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曇，徒含翻。誑，居況翻。番禺，音潘愚。]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初，武都王楊元和治白水，[據北史，此武都之白水。水北，按五代志，武都郡建威縣，舊立白水郡，唐廢省入階州將利縣。]微弱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從，才用翻。復，扶又翻。下開復同。]費欣壽至巴東，[費，扶沸翻。]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軍，擊欣壽，斬之。[蕭惠開遣費欣壽，事見上正月。]叔兒遂阻守三峽。[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間有廣溪峽、巫峽、西陵峽，謂之三峽。一曰三峽，西峽、巫峽、歸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隱天蔽日，非日中夜分，不見日月。]蕭惠開復遣治中程法度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帥羣氐斷其道，閒使以聞。[帥，讀曰率。斷，丁管翻。閒，古莧翻。使，疏吏翻。]秋，七月，丁酉，以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下二十里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蓋今之梅根港是也。以有錢監，故謂之錢溪。]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旋流曰洄，伏流曰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虯引兵來助殷琰，[龐孟虯自義陽來援壽陽。]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勔，彌兗翻。使，疏吏翻。]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將，即亮翻。下同。]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

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舸古我翻泝蘇故翻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揚州謂建康)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更工衡翻)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趣七喻翻)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考異曰宋略曰胡進軍鵲頭遣其將陳慶以三百舸過錢溪今從宋書)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易以豉翻下同)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以牛皮冒艦以禦矢石因謂之皮艦艦戶黯翻)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勒盧德翻)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程天祚附子勛見上正月) 龐孟虯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漢志六安國有蓼縣晉屬安豐郡水經注決水逕蓼縣故城東灌水會焉所謂蓼潭當在此處)大破之孟虯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

據義陽以應建康(曇徒含翻)孟虯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之(裴季之以合肥降劉勔) 二月(見上)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閬之弟(垣閎見一百二十九卷孝武帝大明二年)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爲土人所攻閉門自守(崔道固以歷城應尋陽見上正月) 上遣使宣慰道固請降(降戶江翻下同)甲寅復以道固爲徐州刺史(道固本刺冀州復扶又翻下不復足復同)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虯敗並開門出降(死虎師潰皇甫道烈蓋奔還尋陽)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舸古我翻)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少詩照翻閑亦習也)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恆戶登翻復扶又翻)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瘧魚約翻寒熱迭作爲瘧)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斷丁管翻)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鯁古杏翻言若魚骨之鯁塞咽喉然)(塞悉則翻)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上時掌翻)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趣七喻翻下同)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舫甫妄翻豎上庾翻立木爲榜補曠翻木片也)規欲突過

行至貴口，不敢進。水經注：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今池州貴池縣之池口，即貴口也。張舜民曰：自銅陵舟行六十許里至梅根港，又五十許里至貴池口。遣閑信報胡，閑，古莧翻。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詐顗云，詐，居況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幷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勞，力到翻。將，即亮翻。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刎，扶粉翻。索，山客翻。復，扶又翻。屏，必郢翻。遂斬顗首。南史：顗走至青林山見殺。詣錢溪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幷送首以爲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江中洲嶼，節節有之，舟行附南岸者，謂之內路；附北岸者，謂之外路。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索，山客翻。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洵，悅子也。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語，牛倨翻。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梟，堅堯翻。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舸，古我翻。降，戶江翻。下同。尋陽亂。無主，故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作部，主作器仗，在尋陽城外。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晉安舉兵，實義舉也。鄧琬不足道，若袁顗、孔覬，豈可謂不得其死哉！世無以成敗論之。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晉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而晉書無之，當是吳立，今爲信州，有路通鄱陽。宋白曰：信州上饒縣，本秦番縣界，漢爲番陽縣，今州古城遺蹟，隋開皇中所廢古上饒也。所謂上饒者，以其旁下饒州之故也。九域志：番陽東南至上饒五百四十里。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甦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張暢，元嘉之季從世祖爲徐州長史。費，父沸翻。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難，乃旦翻。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先見事見上卷元年。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雍，於用翻。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此竟陵之石城，今郢州長壽縣是也。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獲，殺之。沈，持林翻。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使，疏吏翻。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道存及三子皆自殺。孔道存時爲雍州行事。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有將才，又有吏才也。將，即亮翻。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謂殺王應之也。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史言何慧文不肯苟活。安陸王子綏、臨海王

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荆州者皆伏誅劉順自死虎奔淮西又自淮西奔荆州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己酉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秦雖焚書坑儒齊魯學者未嘗廢業漢文翁守蜀起立學官學者比齊魯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則學官之立尚矣此書魏初立郡學置官及生員者蓋悲五胡兵爭不暇立學魏起北荒數世之後乃能斯文之墜地而復振也相息亮翻訢許斤翻訢崇之子也此別一李崇非頤仁之李崇也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諸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二路皆昭太后子姪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休仁尚書下省之禍自取之也導上使殺其兄子上手滑矣其視諸弟何有哉蕭齊易姓劉氏骨肉相殘禍至此極有國有家者其鑒于茲祗義欣之子也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判斷也決也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幢傳江翻推吐雷翻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卒子恤翻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爲東海太守史竟其事以言王廣之之能以恩易怨沈靈寶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安帝分廬江立晉熙郡今舒州即其地也晉熙先附尋陽故攻之晉熙太守閻湛之棄城走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考異曰宋略作元哲今從宋書兗州刺史畢衆敬考異曰宋略作畢樓依魏書云小名樓今從本傳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尋陽已平故並乞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將甲即亮翻考異曰後魏紀安都與常珍奇降皆在九月而宋本紀宋略遣張永等北出皆在十月今從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使疏吏翻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鄰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馴松倫翻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爲上愧蔡興宗張本旰苦汗翻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唯智者能之文武無二道也安都聞大兵北上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濟泗沂之水皆南流逕彭城而注于淮故謂南兵北向爲北上上時掌翻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考異曰宋略十一月甲寅珍奇復以郡叛蓋於時宋朝始聞之耳皆請兵自救戊寅立皇子昱爲太子薛安都以其子爲質於魏質音致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尉紆勿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雍於用翻魏無南雍州下又書安都都督徐雍五州諸軍事蓋一時創置尋省併也西河公石魏之宗室以安都爲都督徐雍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爲魏攻殺申纂張本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是年

(春畢衆敬叛建康從薛安都及安都降魏乃不爲之同耳)上以衆敬爲兖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考異曰：後魏書衆敬傳云元賓有他罪，獨不捨之；宋略云樓息在都已誅矣。今從之。)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將，即亮翻。)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秺。(秺縣，前漢屬濟陰郡，後漢省，其地當在唐曹州界。孟康曰：秺，音妒。)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上蔡城在汝水之南。)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量，音良。)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管籥，以籥關杜也。)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淮西七郡：汝南、新蔡、汝陽、汝陰、陳郡、南頓、潁川。)魏遣建安王陸馛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馛悉免之。(馛，蒲撥翻。)新民乃悅。乙丑，詔坐依附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蕩，隨才銓用。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將，即亮翻。)壽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慰者，安其心；引者，引使歸順。行，戶剛翻。)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難，乃旦翻。方難，謂一方之難。)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爲之，不敢降。(降，戶江翻。下同。)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沮，在呂翻。)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說，輸芮翻。下同。)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謂西河公石在汝南之軍也。)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遣使當作遣使，疏吏翻。)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帥，讀曰率。下同。)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將，即亮翻。)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水經注：師水源出大潰山，又北逕賢首山西，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南北對塼澗，在今信陽軍羅山縣西北界。)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復，扶又翻。卒，子恤翻。)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聞費欣壽敗沒，(費，扶沸翻。)程法度不得前，(事並見上卷六月。)於是晉原一郡反。(沈約曰：李雄分蜀郡之江原臨邛爲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唐爲蜀州。)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東兵，惠開隨行部曲也。)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使，疏吏翻。涪，音浮。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勞，力到翻。獎，勸也。說，式芮翻，誘也。)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使，疏吏翻。下同。)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寧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

因於成都。[注文漫漶]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

是歲，僑立兗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鬱洲。[注文漫漶]鬱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高八九尺，[注文漫漶]虛置郡縣，荒民無幾。[注文漫漶]

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磕，[注文漫漶]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注文漫漶]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注文漫漶]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注文漫漶]元知之，不果發。[注文漫漶]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眾就永。元進攻之。[注文漫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四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閹茂凡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春正月張永等弃城夜遁。考異曰宋本紀去年冬永攸之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宋略今年正月永攸之師大敗彭城虜掩其輜重敗王穆之於武原薛安都開彭城以納虜永等引退虜追之王師敗績畢衆敬亦舉兗州歸虜遂失淮北之地魏帝紀去年九月常珍奇薛安都內屬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瓠十一月畢衆敬內屬十二月己未大于秺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今年正月癸巳尉元破永攸之於呂梁東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按青冀今歲始叛宋去年豈得已失淮北安都爲永攸之所逼故降魏豈得今年永攸之始攻彭城安都始納魏兵乎蓋去年穆之等已敗退今春永大敗耳今從後魏帝紀 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弃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水經注泗水自彭城東南過呂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尉紆勿翻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枕職任翻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漢志桂陽郡有貞陽縣沈約志宋泰始三年改湞陽爲貞陽屬廣興公相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淮北四州青冀徐兗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考異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司豫壬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公羊傳曰貫澤之會齊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被皮義翻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賈音古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三叛薛安都畢衆敬常珍奇也高祖蟣虱生介胄蟣居豨翻蝨子也蝨色櫛翻經啓疆埸埸音亦後之子孫日蹙百里大雅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易以豉翻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相息亮翻濟子禮翻取張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新民謂新取徐州之民謂泝清水而運載也艘蘇遭翻賑津忍翻魏朝從之朝直遙翻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等副將副鎮將也將即亮翻下同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真爲長安鎮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秦王翰死於正平宗愛之禍

閏月魏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

沈文秀崔道固爲土人所攻土人謂青冀二州之人遣使乞降於魏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此汝陰郡蓋猶治汝陰也當在隋蔡州新蔡縣界守式又翻考異曰宋帝紀二云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景遠即超也宋略七月張景遠先卒汝陰城又陷亦誤也今從後魏書退屯陳項陳項本二邑時陳郡治項因曰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弃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爲石再攻汝陰不克張本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

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僧暠起兵見上卷。暠，古老翻。）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帥，讀曰率。驤，思將翻。）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兇，許拱翻。兇懼，懼也。朐城，漢東海之朐縣城也。水經注曰：朐山西側有朐縣故城，東北海中有大洲，故謂之郁洲。朐音劬。）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索，昔各翻。）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沮撓乎！（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屈也。）遂進至黔陬，（黔陬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陬，子侯翻。隋志：膠州膠西縣，舊曰黔陬。杜佑曰：漢黔陬縣故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走。（高密，漢郡。平昌郡，魏文帝分城陽立。宋志：高密郡領黔陬、淳于、高密、夷安、營陵、昌安；平昌郡領安丘、平昌、東武、琅邪、朱虛。五代志：黔陬縣舊置平昌郡。）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降，戶江翻，下同。）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分屬長廣郡，唐萊州膠水縣即長廣郡地。章懷太子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其音基。）懷珍軍於洋水。（水經：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北過縣西，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于海。師古曰：洋音祥。）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少，詩沼翻。）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使，疏吏翻。）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引還。（懷珍既還，兵勢不接，故青、冀二州爲魏有。復，扶又翻。）魏濟陰王小新成卒。（濟，子禮翻。）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校，戶教翻。）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王玄謨以功名著於太祖、世祖二朝。從，才用翻。）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梁鄒縣，漢屬濟南郡。）幷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魏收志：東太原郡太原縣治升城，其地在唐濟州長清縣界。）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水經注：琅邪郡東莞縣，春秋之鄆邑也，今有鄆亭在團城東北四十里。）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沈約志：蘭陵太守治昌慮，漢舊縣也。）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罷，宋復置。濟北郡治肥城。魏收志：糜溝、垣苗二城亦在東太原郡太原縣界。又據水經注：濟水自平陰城西東北流，逕垣苗城西，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苗鎮此，故俗以爲垣苗城。濟水又東北逕盧縣北。賢曰：肥城縣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則此三戍皆在漢太山郡盧縣及肥城縣界。至後漢和帝永安二年，始分太山爲濟北郡。）休賓，乘民之兄子也。（劉乘民見上卷上年。）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長，知兩翻。）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燕王廆，號太祖。）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爲備也。）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復，扶又翻。）白曜夜中部分，（分，扶問翻。）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考異曰：宋略云七月，纂戰死，蓋贈官之月。今從魏帝紀。）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易，以豉翻。）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此即李左車教韓信以破趙之勢而喻燕故智也。降，戶江翻，下同。）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史言慕容白曜能用酈範之計以取勝。）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

爲郢州刺史。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勝音升，任也。勝兵者，謂能操兵而戰也。）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勍，渠京翻。）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賈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濟，子禮翻。）及爲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其盧度世之謂乎。）度世閨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屯，株倫翻。屯夷，猶言難易也。）家有貧富，百口怡怡，豐儉同之。（史言盧度世有家法。）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沈文秀，吳興武康人。）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以此覘敵。酈範亦祖其故智耳。誘，音酉。）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盤陽縣，漢屬濟南郡。應劭曰：在殷水之陽。師古曰：殷音殷。劉昫曰：唐淄州淄川縣，漢盤陽縣也。）下梁鄒，平樂陵，（晉武帝分平原立樂陵郡，宋文帝置樂陵郡於故千乘地，皆在隋唐青州界。）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少，詩沼翻。）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彀，古候翻。張子厚曰：彀，指拇也。彀弓既持滿，以指拇爲度而發矢，以志於中。墮彀中者，言敵彀弓指我而我不知避，則矢必集于我而受其害。）白曜乃止。文秀

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彧，於六翻。）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宋元嘉十一年分東莞置東安郡。唐沂州沂水縣，漢東安縣地。趨，七喩翻。）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僥，堅堯翻。）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斷，丁管翻。）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考異曰：尉元傳先上表論取四城利害，後乃云沈攸之欲援下邳，遣孔道恭擊破之。按元以泰始二年九月受詔救薛安都，此表云受命出疆，再離寒暑，又云今攸之[illegible]上表時在四年春末夏初也。又按沈攸之以三年八月出師，尋卽敗退，則上表當在攸之敗後。今此表但言陳顯達循宿豫，不言攸之敗下邳，又云慕容白曜以四年二月十七日拔歷城，而此表欲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則此表不在其年春末夏初決矣。蓋再當作載，是語助之辭，非謂兩經寒暑也。故置於此。）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右僕射。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沈攸之自淮陰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降，戶江翻。）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以攸之知其情也。）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將，卽亮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間，（雍，於用翻。）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

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强遣之。復，扶又翻。强，其兩翻。考異曰：宋沈攸之傳、宋略皆云帝怒攸之云：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按喜傳乃無與攸之討彭城事。後魏書作吳僖公，不知即吳喜爲別一人也。按南史亦有謂吳喜爲吳喜公者。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去年，帝立徐州於鍾離，今使蕭道成屯淮陰，爲沈攸之後鎮。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爲後蕭道成取宋張本。魏之入彭城也，事見上卷上年。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魏收曰：朐縣屬東海。晉曰臨朐，屬琅邪郡，有朐山，臨海瀕。今按晉志，臨朐屬東莞郡，後魏復曰朐，屬琅邪郡。朐音劬。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圍城。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圍城。圍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圍，戶困翻。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將，即亮翻。降，戶江翻。騎，奇寄翻。下同。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易，以豉翻。誑，居況翻。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呼，火故翻。艾塘當在唐海州懷仁縣界。北齊於此置義塘郡。宋人謂淮北起兵拒魏者爲義人。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上，時掌翻。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島，海中山也。羸，倫爲翻。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參騎，候騎也。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奉使說薛安都，見上卷上年。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于淮陰。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謂矢刃交乎前，生死在於須臾也。少，詩照翻。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謂魏王操及文帝兄弟也。上，時掌翻。槊，色角翻。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伎，渠綺翻，能也，藝也。何異犬羊乎。此犬羊直謂其無防身之術耳。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從，才用翻。魏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高，居傲翻。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喪，息浪翻。瘃，陟玉翻，寒瘡也。沮，在呂翻。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復，扶又翻。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清水合於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經注：泗水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東南入于淮，水故謂之睢清口。睢音雖。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驤，思將翻。創，初良翻。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沈攸之留王玄載戍下邳，因領徐州刺史。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守，式又翻。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治，直之翻。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恆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尉元取下邳等城，不忍于素，使沈攸之不敗於再舉，元亦未敢輕動也。淮陽太守治角城，角城在唐泗州宿遷縣界。宿遷即宿豫，避唐諱改焉。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降，戶江翻。下同。綏邊將軍房法壽爲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崔道固鎮歷城，其軍皆歷城人。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從，才用翻。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雅，素也。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

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磐陽卽盤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冠古玩翻。）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此冀州卽宋所置冀州以命法壽。郡守卽守冀州所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皆僑郡也。）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考異曰：文秀傳云八月虜蜀郡公拔式入西郭。今從慕容白曜傳。）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癸卯，大赦。

戊申，魏主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李惠蓋李貴人兄弟。貴人，魏主之母，賜死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建三年。夫人則惠之女，而宏之母也。宏是爲魏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宏；頃之，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爲治，（治直吏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時用事，（徐爰事始一百一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素不禮於上，上銜之。詔數其姦佞之罪，（數所具翻。）徙交州。

冬十月辛巳，詔徙義陽王昶爲晉熙王。（昶丑兩翻。考異曰：宋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宋略。）使員外郎李豐以金千兩贖昶於魏，（昶奔魏見一百三十卷元年。）魏人弗許，使昶與上書，爲兄弟之儀。上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上書，（復扶又翻，下復攻、復以同。）昶辭曰：「臣本實或兄，（昶，文帝第九子；帝，文帝第十二子。）未經爲臣；若改前書，事爲二敬；（既稱臣於魏，復稱臣於宋，是爲二敬也。）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張讜時守團城，故置東徐州，以刺史命之。讜音黨。）

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爲兗州刺史。（時兗州之境已沒於魏，劉休賓守梁鄒，故以刺史命之。）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邪利沒於魏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呼火故翻。數所角翻。降戶江翻。）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今年春，石攻汝陰不克。）汝陰有備，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水經注：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許慎曰：灌水出雩婁縣。輿音預。）

四年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

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汝陽司馬，汝陽郡司馬也。沈約曰：武津縣屬汝陽郡，何志不注置立，在隋唐上蔡縣界。帥讀曰率。）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閼于拔於汝陽臺東，（魏收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此書汝陽臺者，蓋以別南郡之章華臺也。）獲運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魏復寇義陽，（復扶又翻。）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臺瓘當作曇瓘。）

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豫州淮西之地，春秋陳、蔡之地也。）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難乃旦翻。）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籍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易以豉翻。）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檐歸闕，（傖助庚翻。檐丁濫翻。）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

便抄截蜂起。抄，楚交翻。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史言劉勔諳識邊情。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已得彭城，又得團城，故因宋所置東徐州以命讜。據水經注，東莞郡治團城，城在春秋之鄆邑西南四十里。魏後徙東徐州治下邳。讜，輸芮翻。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考異曰：尉元傳，沈攸之既走，元以書諭王玄載，玄載與僧暠、崔武仲[illegible]皆走，遂以高閭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按三年十一月乙卯，始以讜為東徐州刺史，則於時未降魏也，故置於此。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宋兗州治瑕丘，畢衆敬以瑕丘降魏，魏以為東兗州，蓋先已有兗州也。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沈約曰：宋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時蕭道成鎮淮陰，王整蓋中徐州界，領兗州刺史耳。此時宋魏交兵，疆吏能自守者，即以州刺史命之，蓋常處也。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兗州治瑕丘，以王整新降，故分南北兗。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朝，直遙翻。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從，才用翻。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考異曰：宋略云丙申，索虜陷歷城，執崔道固。按後魏列傳，道固表云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長曆是月丁丑朔，今從之。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常珍奇自灌水奔壽陽。驤，思將翻。騎，奇寄翻。下同。

乙巳，車騎大將軍曲江莊公王玄謨卒。曲江縣，漢屬桂陽郡。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illegible]諡法：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白曜既[illegible]歷城，始進圍東陽。[illegible]計也。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將，即亮翻。其，音基。降，戶江翻。

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沛郡劉思道伐俚。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晉康郡，今端州即其地。李延壽曰：記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俚，音里。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帥所領攻州，帥，讀曰率。希兵敗而死。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俚還，擊思道，擒斬之。驤，思將翻。將，即亮翻。希，玄保之兄子也。羊玄保見一百二十三卷文帝元嘉十七年。

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復，扶又翻。

徙東海王禕為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為晉平王。上以廢帝謂禕為驢王，見百三十卷元年。故以廬江封之。

劉勔敗魏兵於許昌。敗，補邁翻。

魏以南郡公李惠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為王。雍，於用翻。

五月乙卯，魏主畋于崞山，遂如繁畤。崞山縣，即漢晉雁門之崞縣，魏曰崞山。天平二年，分屬繁畤郡。隋志，雁門崞縣有崞山。據水經注，山在繁畤之西，灅水之南。孟康曰：崞，音郭。九域志，繁畤縣在代州之東六十里。辛酉，還宮。

六月，魏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秋七月庚申，以驍騎將軍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代沈攸之也。南兗州治廣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相，息亮翻。

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五郡，蓋高密、平昌、長廣、東海、東莞也。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其，音基。斷，丁管翻。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楨為南安王，楨，音貞。長壽為城陽王，太洛為章武王，休為安定王。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發諸州兵北伐。

十一月，李長仁遣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自貶行州事，許之。

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義嘉之亂，巫師請發脩寧陵，戮玄宮為厭勝。是歲，改葬昭太后。昭太后陵曰脩寧。晉安王子勛於昭后孫也，改元義嘉。南史曰：脩寧陵在孝武陵東南。厭，衣檢翻，又益涉翻。讓也。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史曰先是，謂元嘉以前。通

鑑因而書之。先，悉薦翻。太祖始用寒士秋當，（秋當，人姓名。姓譜：秋姓，秋胡之後。）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士謂巢尚之，庶謂戴法興，皆眞也。）及上卽位，盡用左右細人。（細，微也；纖，小也。細人，言纖微小人也。）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佃，音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橫，下孟翻。迕，五故翻。謂順之則有福，迕之則禍。）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捉車人，持車者。馬士，控馬者。員外郎，謂員外散騎郎也。饌，雛戀翻，又雛睆翻。妓，渠綺翻。朝，直遙翻。賁，音奔。將，卽亮翻。）

五年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泰始二年，魏始攻文秀，至此時首尾涉三年也。）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史言沈文秀善守，以援兵不接而沒。蟣，居豨翻。）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身，猶今人言我。）魏人執之，去其衣，（去，羌呂翻。）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爲，于僞翻。數，所具翻。數其罪者，以文秀旣迎降復拒守也。）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疏食，麤飯也。食，祥吏翻。）旣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外都下大夫，外都大官之屬，亦拓拔氏所置。）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宋置冀州於歷城，魏旣得之，改爲齊州，統東魏、東平原、東清河、廣川、濟南、東太原六郡；東徐州統東安、東莞二郡。）進爵濟南王。（濟，子禮翻。）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荀卿有言：兼幷易也，堅凝之難。魏幷青、徐、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撫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復引領南望矣。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魏自天安以來，（泰始二年，魏改元天安。）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比，毗至翻。重，直用翻。師之所聚，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豈謂是耶。）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調，徒釣翻。史言魏能紓民力。）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褘，褘自以於帝爲兄，而帝及諸兄弟皆輕之，遂與欣慰等通謀，相酬和。（褘，吁韋翻。和，戶臥翻。）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告之。丙申，詔降褘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鎭宣城。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並伏誅。　三月，魏人寇汝陰，太守楊文萇擊却之。　夏四月丙申，魏大赦。　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據崔道固傳，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五代志：馬邑郡雲內縣，後魏立平齊郡。乾，音干。）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沙門統，猶今之僧錄。曇，徒含翻。）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鎭矣。（魏自北方幷有諸夏，亦依魏、晉制，置諸州刺史。其西北緣邊，夷、晉雜居之地，則置鎭，將以鎭之。祇，翹移翻。史言魏割民力以奉釋氏。）六月，魏立皇子宏爲太子。　癸酉，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爲郢州刺史。　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褘忿懟有怨言，（懟，直類翻。）請窮治，不許。（治，直之翻。）丁丑，免褘官爵，遣大鴻臚持節奉詔責褘，（臚，陵如翻。）因逼令自殺。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魏頓丘王李峻卒。

十一月丁未，魏復遣使來脩和親，自是信使歲通。（自元嘉之末，南北不復通好，帝卽位之三年，四年再遣聘使，是歲魏使來，復通好。使，疏吏翻。）閏月戊子，

以輔師將軍孟陽爲兗州刺史，始治淮陰。是歲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兗州本治瑕丘，既入於魏，始治淮陰。蕭子顯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穆帝永和中，荀羨北討鮮卑，以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乃營立城池。是時既失淮北，遂爲重鎮，後爲北兗州治所。九域志：楚州淮陰縣在州西四十里。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休仁年與上鄰亞，素相友愛。景和之世，上賴其力以脫禍。事見上卷元年。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事亦見上卷元年、二年。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上漸不悅。爲帝殺休仁張本。朝，直遙翻。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揚州。己未，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刺史。　分荊州之巴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校，戶教翻。先是三峽蠻獠歲爲抄暴，故立府以鎮之。先，悉薦翻。抄，楚交翻。府，謂三巴校尉府也。上以司徒參軍東莞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懷之。獠，魯皓翻。競餉金寶，謙皆慰諭不受。　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帥，所類翻。剽，匹妙翻。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師古曰：鄞音牛斤翻。今屬明州。東土大震。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閒二年一祭南郊，閒一年一祭明堂。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三歲一郊，始於漢武帝；平帝元始中，始行祫祭明堂之禮；明帝永平初，始盛其儀，亦曰宗祀。公羊傳曰：古者五年而再殷祭，謂祫祭也。然古之所謂祫者，合祭於太祖之廟，而明堂宗祀則嚴父以配帝，此先儒之說所以異也。蔡邕謂明堂即太廟，蓋有見於此歟。然明堂九室而太廟七室，則又不得而合也。閒年一祭，非古也，故曰初制。閒，古莧翻。　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爲太尉，領司徒，固辭。辭者以上不悅也，然終不能免於禍。　癸丑，納江智淵孫女爲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獻物，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魏以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定國，麗之子也。宗愛之亂，陸麗有立濬之功；乙渾之亂，麗死之。　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長，知兩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隋伐吐谷渾，置河源郡，有曼頭城，蓋因山得名也。考異曰：宋本紀作拾虔，今從後魏書。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癸亥，立皇子燮爲晉熙王，奉晉熙王昶後。昶時在魏。　五月，魏立皇弟長樂爲建昌王。樂，音洛。　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尚書僕射袁粲爲右僕射。上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裸，郎果翻。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寒乞，猶言窮酸也。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爲笑？外舍之樂，雅異於此。樂，音洛。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據蕭子顯齊書，文帝元嘉十九年遣道成討竟陵蠻，則在軍中久矣。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齊書言道成姿表奇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相，息亮翻。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騎，奇寄翻。校，戶教翻。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道成時假冠軍將軍，以伯玉爲參軍。冠，古玩翻。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行，下孟翻。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按二年八月蕭道成以行徐州事鎮淮陰，以沈攸之北伐，使爲後鎮也。攸之北還，道成代爲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今復使還鎮淮陰。以侍中中領軍劉勔爲都督南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廣陵。

戊寅，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學，今置總明觀祭酒以總之。觀，古玩翻。　柔然部真可汗侵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魏主引群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將，即亮翻。給

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杜預曰略界也毛晃曰略封界也若鑾輿親行必望塵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乘繩證翻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孫也魏道武之建國也張袞有功焉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任音壬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將即亮翻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按魏紀女水當在長川之西赤城之東北後魏置武川鎮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代郡指代都平城也魏都平城謂之代都代都以北列置鎮將其後罷鎮置州則武川屬代郡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陳讀曰陣壬申還至平城是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前言魏主拔清節黜貪汙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此言魏之百官少能以廉白自立蓋法行於州郡未行於朝廷也少詩沼翻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監工銜翻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受禮謂受羊酒之禮刑身謂刑加其身朝直遙翻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懈居隘翻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為于偽翻　冬十月辛卯詔以世祖繼體陷憲無遺事見上卷二年以皇子智隨為世祖子立為武陵王孝武廟號世祖考異曰宋本紀作智贊宋略作贊列傳作智隨按太宗生子皆筮之以卦為其字今從列傳　初魏乙渾專政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慕容白曜頗附之魏主追以為憾遂稱白曜謀反誅之及其弟如意　初魏南部尚書李敷

儀曹尚書李訢蕭子顯曰魏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儀曹尚書蓋知禮儀按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儀曹漢曹等尚書中世所置訢許斤翻少相親善少詩照翻與中書侍郎盧度世皆以才能為世祖顯祖所寵任參豫機密出納詔命其後訢出為相州刺史相息亮翻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敷掩蔽之顯祖聞之檻車徵訢案驗服罪當死是時敷弟弈得幸於馮太后帝意已疎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今在事勸吾為此在事謂有司也言在官而主案敷之事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刺七亦翻解帶自絞終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為為人死也為為人上如字下于偽翻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敗補邁翻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范摽條列敷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摽與標同音卑遙翻有司以聞帝大怒誅敷兄弟為馮太后弒魏主張本告李敷兄弟者范摽其後告李訢者亦范摽也訢得減死鞭髡配役未幾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魏中世分殿中尚書所掌倉庫置太倉尚書掌倉粟事也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敷順之子也李順以才能事魏太武而為崔浩所告而誅　魏陽平王新成卒　是歲命龍驤將軍義興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驤思將翻浹即協翻　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北史曰于闐國去代九千八百里闐徒賢翻又堂見翻使疏吏翻伽求迦翻幾居依翻蠕蠕唯習野掠蠕人兗翻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救諸軍以拯汝難難乃旦翻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帥讀曰率為于偽翻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五 起重光大淵獻盡旃蒙單閼凡五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春二月戊戌，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劉昫曰：廉州，治合浦縣，秦象郡地，吳改為珠官郡，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又據沈約志，越州領百梁、龍蘇、永寧、永昌、富昌、南流、臨漳、合浦、宋壽九郡。蕭子顯曰：臨漳郡本合浦郡之北界也。按沈約宋志作臨鄣，宋白續通典作臨鄣，以臨界內鄣江為名。鄣江一名合浦江。

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晉安王子勛改元義嘉。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好，呼到翻。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字為馬瓜，騧，古花翻。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忤，五故翻。刳，苦胡翻。斮，側略翻，斬也。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藏，徂浪翻。斷，丁管翻。考異曰：宋本紀云日給料祿俸，今從南史。自失青、徐之後，宋、魏交兵於淮、泗之間。而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後同。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孕，以證翻。考異曰：宋書云閉其母於幽房。今從宋略。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休祐鎮江陵事見上百三十一卷二年。刺，來葛翻。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上佐，謂長史、司馬也。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狠，戶懇翻。忤，五故翻。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蕭方等曰：乘便利而殺之也。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據休祐傳，巖山在建康城南。又據宋紀，巖山在秣陵縣界，世祖景寧陵在焉。射，而亦翻。從，才用翻。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拉，盧合翻。傳呼「驃騎落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絡驛，猶絡繹也。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比，必寐翻，及也。絕，氣絕也。去車輪，輿還第，去，羌呂翻。下悉去同。追贈司空，葬之如禮。

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相，息亮翻。將，即亮翻。朝，直遙翻。說，輸芮翻。下同。「今主上彌留，書顧命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呂祖謙曰：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則愈留。夏撰曰：重疾謂之病，言重病日至，而又久留於體，曾不減去，將必死也。政成省閤，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恟，許拱翻。去，起呂翻。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呂向曰：泣，淚也。淚入口曰飲。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三月辛酉，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魏主使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為殿中武士。魏書官氏志：拓拔鄰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車敕勒皆來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周塞外以西謂之西部，以東謂之東部，依漢南而居者謂之北部。莫寒大納貨賂，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假鎮將者，未得為真將也。將，即亮翻。下同。夏，四月，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陰王天賜將兵討之，以給事中羅雲為前鋒。敕勒詐降，襲雲，殺之，降，戶江翻。天賜僅以身免。

晉平刺王既死，刺，來達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

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屬之欲翻）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惡烏路翻）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見賢遍翻）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事見一百三十卷元年二年）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孝武誅鉏兄弟謂殺南平王鑠竟陵王誕海陵王休茂也子孫滅絕泰始之初事並見前）今復爲爾（復扶又翻下同）宋祚其能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詰起吉翻）休仁慚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語牛倨翻爲于僞翻嬈奴鳥翻又爾紹翻擾也）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楊太妃休仁所生母也）吾春中多與之射雉（射而亦翻）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謂南拒尋陽之兵故也）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吾前者積日失適（失適謂體中不安和也）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勞力到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解戶買翻）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謂年齒不相遠也）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少詩照翻勝音升史言帝殘害骨肉不能自掩其天性之傷）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風素相善者以其風標雅素而與之善也蕭子顯齊書風作夙）及即位深

相委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蕭子顯齊書褚淵傳云爲吳興太守按吳郡近畿大郡也吳興次郡也淵以大尚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爲是）急召之既至入見（見賢遍翻）上流涕曰吾近危篤（近其靳翻）故召卿欲使著黃纙耳黃纙者乳母服也（著則略翻纙力賀翻女人上衣也言託孤於淵）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泰始之初淵爲吏部尚書今去郡還朝復爲之復扶又翻）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左僕射上惡太子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會有司奏寂之擅殺邏尉徙越州（惡烏路翻邏郎左翻徙合浦也）於道殺之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丁未魏主如河西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復扶又翻）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爲後休範稱兵張本）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謂文帝殺彭城王義康也沈約言義康之罪文帝當呵而訓之不當遂殺之也行下孟翻）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謂據文帝已行之典而翦除兄弟也洪大也枝兄弟也嫡統爲本支庶爲枝易弋豉翻）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

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樂，音洛。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詩曰：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故世俗謂抱養者為螟蛉。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剿，子小翻，絕也。拉，盧合翻。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鄭康成曰：體曰嫗，氣曰煦。陸德明曰：嫗，於具翻；徐於甫翻。煦，許具翻；徐況甫翻。孽，魚列翻。說文：庶子為孽。旁孽，旁枝之庶子也。推誠嬖狎。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疾惡父兄。惡，烏路翻。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揃，子踐翻。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事見晉武帝紀。背，蒲妹翻。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事見文帝紀。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丙寅，魏主至陰山。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上曰：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皆即於東戮之。會，工外翻。帥，所類翻。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事見一百三十一卷二年。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荊州，剽掠贓以萬計。壽陽既平，建安王休仁遣喜進克荊州。剽，匹妙翻。壽寂之死，喜為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淮陵，漢縣，屬臨淮郡，後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為淮陵國，宋為郡，屬南徐州。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聞之內懼，啓乞中散大夫。漢大夫掌論議，中散大夫，後漢志始有之，魏晉以來以為冗散。散，悉亶翻。上尤疑駭，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考異曰：南齊書太祖紀云：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蕭諱當為天子，帝愈以為疑。今從宋略。上封銀壺酒，使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為，于偽翻。考異曰：南齊紀云：太祖戎服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解。宋略云：道成懼，弗肯飲，將出奔，喜語以情，先為之酌。於是喜得罪而道成被徵。蓋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今從宋略。喜還朝，保證道成，朝，直遙翻。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謔，迄卻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尋賜死。然猶發詔賻賜。賻，音附。又與劉勔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黟、歙有亡命數千人，攻縣邑，殺官長，劉子尚遣三千精甲討之，再往失利。孝武第二子曰豫章王子尚，與景和同母也。黟，音伊。歙，音攝。長，知兩翻。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縣，說誘群賊，賊即歸降。將，即亮翻。說，輸芮翻。誘，音酉。詭數幻惑，詭，過委翻。幻，戶辦翻。乃能如此。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造，七到翻。凡再經薄戰，薄，伯各翻。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十郡，謂晉陵、義興、吳郡、吳興、南東海、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等郡也。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弭，綿婢翻。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散，如寒食散之類。石，謂丹石也。羸，倫為翻。散，悉但翻。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用人如此，人不自保，其肯終為之用乎！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淮陰為南兗州，事見上卷上年。徵蕭道成入朝。朝，直遙翻。下同。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稚，持利翻。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史言骨肉相殘，則姦雄生心，因之而起，為蕭氏取宋張本。難，乃旦翻。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散，悉但翻。騎，奇寄翻。率，所律翻。八月丁亥，魏主還平城。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景和之初，義恭父子皆死。事見一百三十一卷。夏，戶雅翻。庚寅，上疾有閒。閒，讀如字。大赦。戊戌，立皇子準為安成王。實桂陽王休範之子也。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中都大官，即穆帝之子。斷，丁亂

翻。沈，持林翻。時太尉源賀督諸軍屯漠南，馳傳召之。傳，株戀翻。既至，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任，音壬。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覆，敷又翻。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春秋魯莊公薨，子般弒，季友立閔公，閔公復弒，立僖公。閔公，僖公弟也；僖公，閔公兄也。及僖公薨，魯人以先大後小為順，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仲尼以臧文仲不知者三，縱逆祀其一也。言宗廟之祀，姪為昭而叔為穆，亂也。後世必以逆祀貽譏。更，工衡翻。紊，亡運翻。昭，時招翻。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奈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為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馛曰：陛下若捨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馛，蒲撥翻。刎，扶粉翻。帝怒，變色，以問宦者選部尚書酒泉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默然。陸馛之言，則怒而變色；趙黑之言，則默然心服者，以衆屬於正嫡也。但朝廷大議，作色於陸馛而默爾於宦官臣庶，何魏之朝綱可想而見矣。選，須絹翻。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高允之言婉而當，且發於衆言交進之後，故轉移上意為力差易。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馛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璽，斯氏翻。考異曰：後魏天象志云：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按馮太后若追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猶總萬機！今從帝紀。丙午，高祖即皇帝位，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也。大赦，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之。吮，徂兗翻。及受禪，悲泣不自勝。勝，音升。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丁未，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儲宮踐升大位，澹，徒覽翻。踐，慈衍翻。朕得優遊恭己，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之號始此。上，時掌翻。顯祖從之。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余謂采椽者，盡白山采來之椽，因而用之，不施斧斤，示儉也。櫟，重綠翻。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崇光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釋子相傳以為尸毗國波羅奈城東北十里許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以名苑。今倣西國而建浮圖也。又按魏書：道武帝天興二年，破高車，以其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百里。蓋因代都鹿苑之舊名，附合西國鹿野之事而建此浮圖也。與禪僧居之。禪，時連翻。冬十月，魏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沃野即漢朔方郡沃野縣地。統萬即赫連故都，魏以為鎮。置鎮[illegible]陸恭之風土記：朔方故城，後魏改為沃野鎮，去統萬八百餘里。遣太尉源賀帥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追擊餘黨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枹，音膚。斬首八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詔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先，悉薦翻。處，昌呂翻。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此即古屯田之說也。不從。庚寅，魏以南安王楨為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鎮涼州。校，戶教翻。上命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守，式又翻。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此指言舊琅邪、蘭陵郡也。本屬徐州，彭城既沒，崇祖率部曲據郁洲，使領二郡太守，未能有其地也。魏收志：蒙山在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水經注：朐山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是也。杜佑曰：郁洲在海州東海縣，亦曰郁洲。十一月，魏東兗州刺史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上以故第為湘宮寺，始封湘東王，故以故第為湘宮寺。備

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見，賢遍翻。）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少，詩沼翻。）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散騎侍郎，曹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至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元帝太興元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侍郎同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會，工外翻。）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貼婦，謂夫先有婦，苦於上之征求而不能贍，給之外求淫夫貼以贍之。又，帖亦賣也。通典：北齊武平以後，賦人帖賣園田。）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坐，徂臥翻。）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上好圍棊，（好，呼到翻。下同。）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棊，（當時圍棊之品，王抗爲第一。）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圍棊之勢，斷屬不斷然後可以勝人，若爲人斷之，則爲所勝。斷，如字。）上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博物志：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胡曰：以棊爲易，則聰明者而或不能；以爲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絶。）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上爲湘東王，愿爲國常侍。）每優容之。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上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射，而亦翻。）景文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言但問其存心如何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巢謂巢尚之，徐謂徐爰，二戴謂法興、明寶。亢，口浪翻，高也。）今袁粲作僕射領選，（選，須絹翻。）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袁粲之簡淡，雅素自足以鎮雅俗，而明帝謂其可以託孤，則真違才易務矣。然粲才雖不足以死繼之，無愧於爲臣之大節，其視褚淵相去豈不遠哉！復，扶又翻。競，當作兢。不，讀曰否。）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泰豫元年（壬子，四七二）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并受貢計。（朝，直遙翻。）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降於魏。（此即五水蠻也。宋置大陽戍於新陽縣西北，此縣與江夏竟陵新春縣也。沔水以北，滍葉以南，皆羣蠻所居。誕擁以降魏，而誕實大陽蠻酋也。酋，慈由翻。沔，彌兗翻。滍，直里翻。葉，式涉翻。降，戶江翻。）自云桓玄之子，亡匿蠻中，以智略爲羣蠻所宗。魏以誕爲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東荊州，治比陽縣。）聽自選郡縣吏，使起部郎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區置諸事，皆得其所。（據晉志，武帝置起部郎。杜佑通典曰：晉宋有起部，而不常置，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哉爲義。自是之後，諸蠻皆倚魏以侵擾南國。）

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將，即亮翻。下同。）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磧，七迹翻。石磧，即石漠。）不及而還。

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景文，皇后兄也。朝，直遙翻。相，息亮翻。）門族彊盛，或有異圖。己未，遣使齎藥賜景文死，（使，疏吏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已，畢也。）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棊有行，有劫。行者，欲擊東而聲出於西也；劫者，先有彼我兩急之勢，彼欲出此，則我劫彼以制之也。行，下孟翻。）局竟，斂子內奩畢，（子，棊子也。弈戲畢則斂而納諸奩中。奩，力鹽翻。）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句斷。）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中直兵，典親兵將官也。洪适曰：宋有中直兵、外兵、騎兵參軍。）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王景文時爲揚州刺史。）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考異曰：南史云：帝使謂景文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若使者有此語，則坐客不容不知。又終棊局，又曰景文又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按焦度勸拒命，必不對坐客言之，何得死時客猶在坐也！今從宋書。）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愔，於今翻。）

魏顯祖還平城。（書顯祖，以別魏主。）

庚午，魏主耕籍田。

夏四月，以垣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龍沮。（魏收地形志：東彭城

（郡有龍沮縣縣有卽丘城五代志瑯邪郡治臨沂縣舊曰卽丘沮子余翻）己亥上大漸（書顧命云疾大漸呂祖謙注曰疾大進而瀕於死也）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勔彌兗翻）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左右衛晉官衛尉漢官也史言禁衛兵柄皆歸道成）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年三十四）庚子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佃音田）乙巳以安成王準爲楊州刺史 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寧陵（據南史陵在臨沂縣莫府山）廟號太宗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考異曰宋略本紀作癸未今從宋本紀）立妃江氏爲皇后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眞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鎭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尉眷事魏太武有平赫連之功帥所類翻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敦徒門翻尉紆勿翻）戊午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魏書官氏志西方諸姓叱干氏改爲薛氏）魏主如陰山 戊辰尊帝母陳貴妃爲皇太妃更以諸國太妃爲太姬（更工衡翻姬音怡）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彊直不欲使居上流閏月甲辰以興宗爲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爲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興宗辭中書監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沈攸之自以材略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夏口郢州也攸之鎭郢州見上卷五年夏戶雅翻）及徙荊州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重賦斂以繕器甲（斂力贍翻）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倉廩府庫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爲所羈留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錯千故翻復扶又翻）朝廷疑而憚之（爲後攸之稱兵張本臺省所下者爲符出命經中書門下者爲敕）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詈力智翻）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屏必郢翻）夜戶不閉攸之賧罰羣蠻太甚（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翻）又禁五溪魚鹽羣蠻怨叛西溪蠻王田頭擬死（水經酉水導源巴郡臨江縣東逕遷陵縣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又東逕沅陵縣北又南注沅水）弟婁侯簒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簒初患翻獠魯皓翻）於是羣蠻大亂掠抄至武陵城下（抄楚交翻）武陵內史蕭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誅婁侯立田都羣蠻乃定嶷賾之弟也（史言蕭道成二子皆有幹時之用嶷魚力翻賾士革翻）八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 九月辛巳魏主還平城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卽亮翻）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爲廣川王 己亥以郢州刺史劉秉爲尚書左僕射秉道憐之孫也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令善也）故袁褚引之（史言袁褚尚虛名而無實用所以受制於姦雄也）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晉初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中書通事舍人佃音田）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爲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史言袁粲等悅於權倖不能裁之以正澹徒覽翻） 魏有司奏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上皇惡其多殺（惡烏路翻）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而已

蒼梧王上（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小字慧震）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庚辰魏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戊戌魏上皇還至雲中。還自討柔然癸丑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終身不仕。戊午魏上皇至平城。自雲中至平城甲戌魏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治直之翻下同三年遷爲郡守守式又翻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凡庸常也訥言難也少詩沼翻解戶買翻解曉也不爲諸兄所齒遇齒列也遇待也不以諸弟之列待之也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素族謂袁褚也近習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也休範自謂尊親莫二帝諸父皆誅死唯休範在故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折而設翻下戶嫁翻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鎮夏戶雅翻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行府州事黃門郎即黃門侍郎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夏戶雅翻復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劫留復扶又翻使自太洑徑去南史休範傳作太子洑此蓋即劉胡自江外趣沔口之路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澆堅堯翻長知兩翻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崇聖大夫以尊崇先聖名官給十戶以供洒掃洒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上聲秋七月魏詔河南六州之民河南六州青徐兗豫東徐也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乙亥魏主如陰山。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窘巨隕翻降戶江翻遣子斤入侍自是歲脩職貢九月辛巳上皇還平城遣使如魏使疏吏翻報聘也冬十月癸酉割南兗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鍾離鍾離禹塗山氏之國春秋鍾離子之國漢爲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宋立徐州於此宋白曰今鍾離縣東四十里有鍾離城魏上皇將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以充征行也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回師討之。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從才用翻遣使降魏魏以文度爲武興鎮將將即亮翻下同十一月丁丑尙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懷州魏天安二年以河內郡置懷州因古地名以名州也枋頭鎮將代人薛虎子先爲馮太后所黜爲門士魏有宰士門士宰士執酒食門士守門戶枋音方先悉薦翻時山東饑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人稱虎子在鎮境內清晏乞還虎子上皇復以虎子爲枋頭鎮將相息亮翻下同復扶又翻又如字即日之官數州盜賊皆息數州謂相懷等州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乙巳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詔起袁粲以衛軍將軍攝職所謂起復也粲固辭。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鎮二部敕勤應之據水經注柔玄鎮在長川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此即六鎮之一魏州鎮十一水旱相州民饑死者二千八百餘人。是歲魏妖人劉舉聚衆自稱天子妖於喬翻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平原提之子也武昌王提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二年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賀以疾罷。二月甲辰魏上皇還平城。三月丁亥魏員外散騎常侍許赤

虎來聘。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考異曰：宋書作壬子。按長曆此月辛未朔，無壬子。今從宋略。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軍有軍主副，隊有隊主副。稱力請受者，稱其衆力之多少而請船也。稱，尺證翻。付以材板，合手裝治，合，音閤。治，直之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騎，奇寄翻。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事見上明帝泰始七年。蠱，音古。被，皮義翻。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豎，臣庾翻。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員外郎，即員外散騎侍郎。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謂南郡王義宣、晉安王子勛等也。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沮，在呂翻。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委，於偽翻。積，子智翻。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掌牢禮委積，注云：委積，謂牢米薪芻。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注云：芻米薪。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並注名同道成議也。索，山客翻。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坐，徂臥翻。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袁粲居喪毀瘠，故扶曳而入。難，乃旦翻。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將，即亮翻。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

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將，即亮翻。下同。治，直之翻。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索，山客翻。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帥，讀曰率。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上，時掌翻。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趣，七喻翻。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臨滄觀在勞山上，江寧縣南十五里，亦曰勞勞亭。觀，古玩翻。以數十人自衛。考異曰：張敬兒傳云左右數百人皆散走。按休範左右若有數百人，黃回、敬兒雖勇，何敢往取之！今從休範傳。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騎，奇寄翻。校，戶教翻。降，戶江翻。下同。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南陽冠軍人，本州謂雍州也。爲後敬兒求雍州張本。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呼，火故翻。質，音致。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恆，戶登翻。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考異曰：南齊書云靈寶道側，宋略云棄諸潢中。今從宋書。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將，即亮翻。騾，盧戈翻。考異曰：宋書、南齊書作黑蠡，今從宋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

突入東門。休範先爲司空，以惠朗爲主簿。帥讀曰率，下同。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復，扶又翻。惠朗，惠開之弟也。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卷明帝泰始之元年、二年。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左傳：宋元公與華氏戰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杜預注曰：古之爲軍，不皆小忿。僂，力主翻。妵，他口翻。皆，于斯翻，又音紫。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復，扶又翻。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皂莢橋當在新亭之北。直至朱雀桁南。朱雀桁，即大航也，在秦淮水上，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桁與航同，音戶剛翻。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趣，七喻翻。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折，之舌翻。復，扶又翻。趣，讀曰促。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蕭道成所謂諸貴不須競出者，正慮此也。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踣，蒲北翻。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先，悉薦翻。太微南蕃中二星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東蕃四星，其北星曰上將；西蕃四星，南第一星亦曰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從，千容翻。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考異曰：宋書作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南史作車騎典籤茅恬。蓋皆爲褚澄諱耳，今從宋略。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晉成帝杜皇后母裴氏立第南掖門外，世謂之杜姥宅。姥，莫補翻。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廣莫門曰承明門。降，戶江翻。宮省恇擾。恇，去王翻。時府藏已竭，藏，徂浪翻。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鬭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凡求見之書，先投刺以自達。毛晃曰：書姓名以自白，故曰刺。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南岡，即勞山之岡也，以在新亭城南，故謂之南岡。身是蕭平南，道成之出也，新亭加平南將軍。諸君諦視之。諦，音帝，審也。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粲時居喪，故自稱孤子。任，音壬。將，即亮翻。沮，在呂翻。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被，皮義翻。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還，從宣翻，又如字。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柔然遣使來聘。使，疏吏翻。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道成自此得政矣。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

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考異曰宋略云桂陽遺攸之書署曰沈丞相攸之斬其使今從宋略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顛沛勤王者帝難之際奔走顛仆以從王事也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雍於用翻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宋略作癸亥按下有戊申今從宋書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景素宏之子也建平王宏文帝之子也乙卯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門誅者誅其一門房誅者誅其一房時河北大族如崔如李子孫分派各自為房魏顯祖勤於為治治直吏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守式又翻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為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制可者手詔可其所奏彈詰者劾問之合謂與律合也違謂背於律也詰去吉翻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大刑謂死罪或因繫積年羣臣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治直吏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囹盧丁翻圄音語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秦始七年魏改元延興長知兩翻復扶又翻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　乙酉加荆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執政欲徵攸之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曰使疏吏翻公久勞于外宜還京師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可否在公所擇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居中實非其才至於撲討蠻蜑蜑亦蠻屬音蕩旱翻毛晃曰蜑南夷種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為家采海物為糧生食之入水能視隨鄭遁曰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徭人舟居謂之蜑人島居謂之黎人余謂巴蜀亦自有蜑人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如此上時掌翻去留伏聽朝旨朝直遙翻乃止　癸巳柔然寇魏敦煌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西謂吐谷渾北謂柔然也敦徒門翻尉紆勿翻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閡五溉翻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邏力佐翻二虜必有交通闚闟之志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西羌月氏不得與匈奴通其規畫止如此也闟音俞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九月考異曰後魏帝紀使將軍元蘭五將二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為後繼伐蜀據不言勝負列傳及宋書皆無之今不取丁酉以尚書令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加褚淵尚書令劉秉丹陽尹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粲受遺輔政遭罹艱難國有大難釋衰絰以從金革之事大難既平求歸終喪禮也淵以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朝直遙翻考異曰宋略作惠朗按惠朗不為司徒長史今從南史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幾居希翻又音祈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慚　冬十月庚申以侍中王蘊為湘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為江夏王贊為武陵王躋牋西翻夏戶雅翻　是歲魏建安貞王陸馛卒馛蒲撥翻

三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二祀並畢也蕭道成以襄陽重鎭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蕭道成先許之也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道成居內敬兒居外以制其後故曰表裏制之也三月己巳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爲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沈攸之聞敬兒上上時掌翻恐其見襲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輒咨稟信饋不絕攸之以爲誠然酬報款厚累書欲因遊獵會境上敬兒報以爲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敦謂動則有影行則有迹人將窺見之也敦厚也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與攸之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即以示敬兒欲以間之史言攸之墮敬兒術中而不悟且爲襲江陵張本間古莧翻夏五月丙午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丁未魏主如武州山辛酉如車輪山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車尺遮翻六月庚午魏初禁殺牛馬牛者農之所資馬者兵之所資禁殺當也魏興於北荒畜牧蕃庶殺之者不禁今始禁之

袁粲褚淵皆固讓新官秋七月庚戌復以粲爲尚書令復扶又翻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冬十二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長樂爲安樂王樂音洛己丑魏城陽王長壽卒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好呼到翻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長知兩翻屬之欲翻惡烏路翻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鎭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時以鎭北將軍鎭京口以淹爲主簿鎭軍當作鎭北濟子禮翻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江左之制禁衛有直閤將軍王國有防閤將軍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騎奇寄翻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北亦當作鎭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六（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蒼梧王下

元徽四年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二月，魏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恃恩不法，免官爵爲兵。魏馮太后內行不正，（行，下孟翻。）以李奕之死怨顯祖，（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年二十三。考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爲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顯祖暴崩，實有鴆毒之禍，今從之。）壬申，大赦，改元承明。葬顯祖于金陵。（金陵在雲中。）諡曰獻文皇帝。魏大司馬大將軍代人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賜死。（神部，八部之一也。長，知兩翻。）

戊寅，魏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樂，音洛。）尚書左僕射宜都王目辰爲司徒，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訢，許斤翻。）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復臨朝稱制。（魏高宗之殂，顯祖方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時宋太宗泰始元年也。至六年，太后歸政。今既鴆顯祖，而高祖尚幼，故復臨朝。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以馮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熙自以外戚，固辭內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魏太宗取洛陽，以晉司州爲洛州。）侍中、太師如故。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秘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以勞定國曰功，積功曰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詔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脩（脩，書作脩。）故事而已。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被，皮義翻。）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高祖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仰，魚兩翻；又仰如字；又五亮翻。）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復，扶又翻。）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張祐、杞嶷，（康曰：杞，姓也，出自夏后氏之後。嶷，魚力翻。）馮翊王遇、略陽苻承祖、高陽王質，皆依勢用事。祐官至尚書左僕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將軍，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書、刺史，爵爲公侯，賞賜巨萬，賜鐵券，許以不死。（康曰：說文曰：券，契也。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爲券也。）又太卜令姑臧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至侍中、吏部尚書，爵太原公；秘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賞賜皆不可勝紀。（太和末年，高菩薩之禍，后暨之世，后雖獲終，其世禍及門戶矣。勝，音升。）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叡等，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丕，烈帝之玄孫。（拓跋鬱律諡烈帝。）沖，寶之子也。（魏世祖太平真君五年，李寶入朝，其子沖遂貴顯於魏。）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然所寵幸左右，苟有小過，必加笞箠，或至百餘，（箠，止蘂翻。）而無宿憾，尋復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富貴，故左右雖被罰，終無離心。（此史之所謂權數也。行，下孟翻。復，扶又翻。被，皮義翻。）

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通鑑書禍始於上卷上年。佃，音田。）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瀰、（瀰，莫比翻。）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顒，魚容翻。）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要，讀曰邀。）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

羽林監垣祇祖，（漢東都之制，羽林左右監主羽林騎，屬光祿勳；至晉以羽林屬二衛，而監不見於志，當是江左復置。冠，古玩翻；校，戶教翻。）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好，呼到翻。說，輸芮翻。下「譬說」同。伺，相吏翻。傖，助庚翻。江東人謂楚人別種爲傖，亦謂西北人爲傖。）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祇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祇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任，音壬。民將、保將之將，即亮翻。）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都統之名始此。）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道成知黃回不附己，既使之討景素，又使之討沈攸之，二難既平，然後殺之，則足以知回於當時有幹略，而道成智數又一時所不及者。）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冠，古玩翻。賾，士革翻。）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長，知兩翻。斷，丁管翻；下斷峽同。）垣慶延、垣祇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恇，去王翻。）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西渚在京口城西，今西津渡口是也。）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要，一遙翻。）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復，扶又翻。）臺軍既薄城下，顒先帥衆走。（帥，讀曰率。）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幷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撫之，所以安反側；事定之後，決不能容之。）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初，巴東建平蠻反，沈攸之遣軍討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以赴建康。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疑攸之有異謀，勒兵斷峽，不聽軍下。攘兵子天賜爲荊州西曹。（西曹者，漢晉公府之西曹掾。）攸之遣天賜往諭之，攘兵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斬之。（沈攸之用劉攘兵，卒爲攘兵所禍；蕭道成用黃回，而權以濟事；非用人之難，用勢之難也。說，輸芮翻。）

甲辰，魏主追尊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李氏，李惠之女，高祖之母也，爲後李惠賈禍張本。）八月丁卯，立皇弟翽爲南陽王，（翽，呼會翻。）嵩爲新興王，禧爲始建王。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九月戊子，賜驍騎將軍高道慶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爲尚書左僕射。十一月戊子，魏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樂，音洛。訢，許斤翻。）

順皇帝

（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也。小字智觀，實桂陽王休範之子。諡法：慈和徧服曰順。蕭氏所以諡之曰順者，以其順天命人心而禪代也。）

昇明元年（是年七月帝即位，始改元昇明。）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己酉，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稱衝天王。

二月辛未，魏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擊破之。（秦益二州，此魏所謂

南秦、東益也。尉，紆勿翻。三月，庚子，魏以東陽王丕為司徒。夏，四月，丁卯，魏主如白登；壬申，如崞山。崞，音郭。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好，呼到翻。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主帥，謂東宮齋內主帥也。帥，所類翻。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陳氏，蒼梧王之母也。即位，尊為太妃。捶，止蕊翻。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數，所角翻。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弃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騎，奇寄翻。下同。帥，讀曰率。太妃每乘青犢車，青犢車，青蓋犢車也。晉制，諸王三公有青蓋車。時有司奏，皇太妃輿服一同晉孝武李太妃故事。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復，扶又翻。下已復同。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已，既也；既而復迎之還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劉統，自言統天下也。猶符堅稱符詔，桓玄稱桓詔。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褶，營署巷陌，無不貫穿。著，陟略翻。穿，如字，又樞絹翻。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廝，息移翻。養，餘亮翻。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又廝，給養馬者。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篪，音池，以竹為之，長八尺四寸，圍三寸，周禮圖疏云：篪八孔。執管便韻，韻，諧也，和也。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從，才用翻。鋋，音蟬，又以前翻，小矛也。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鍼與針同，其淹翻。離，力智翻。小有忤意，即加屠剖，忤，五故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樂，音洛。射，而亦翻。隊有隊主副，仗有仗主副。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數，所角翻。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毛扇，蓋羽扇也。考異曰：宋略作太妃賜，今從宋書。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鴆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復，扶又翻。下無復、雜復同。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江南人謂小兒戲為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登，登時也；登時，猶言即時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按宋書，孝武諸子二十八人，早卒二人，為景和所殺餘皆太宗殺之，無及蒼梧時者，南史誤也。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廬，倚廬也。禮，居喪者居倚廬，寢苫枕塊。孔穎達注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孔穎達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又說曰：凡非適子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鄭注曰：不欲人屬目，蓋於東南角。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唾，湯臥翻。「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

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裸，郎果翻。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畫，讀與畫同。自引滿，將射之。射，而亦翻。下無復射、箭射同。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堋，補鄧翻。射堋，今言射垛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齊。更，工衡翻。骲，蒲交翻，又蒲剝翻。集韻云：骨鏃也。余謂骨鏃亦能害人，況以之射人腹乎！蓋當時所謂骲箭者，必非骨鏃。中，竹仲翻。齊與臍同。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為，于偽翻。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易，以豉翻。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淵於此時已心歸道成矣。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道成時為中領軍，以僧真為功曹。希，望也。或勸道成奔

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賾，士革翻。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從，才用翻。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領府，謂領軍府也。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騎，奇寄翻。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叩臺門者，言將有告之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順之，蕭衍之父也。考異曰：齊高帝紀，姚思廉梁書武帝紀，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世皆有名及官位，蓋史官附會，今所不取。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嶷，魚力翻。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好，呼到翻。易，以豉翻。鮮，息淺翻，少也。徒先人受禍耳。先，悉薦翻。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明帝泰始七年，以皇子躋繼江夏王義恭。時蓋為東中郎將，以安民為司馬，行郡事也。會，工外翻。夏，戶雅翻。躋，牋西翻。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著，則略翻。扶，讀曰蒲。說文曰：手行也。匐，蒲北翻。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一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為，于偽翻。詗，翾正翻，又古迥翻，伺候也。伺，相吏翻。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適意作戲，謂之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此員外郎，蓋員外散騎郎也。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臺岡，意即臺城之東岡也。賭跳，以高者為勝也。跳，音他弔翻。考異曰：南史作蟹園，今從宋書。仍往青園尼寺，尼，女夷翻。晚至新安寺，孝武寵姬殷貴妃死，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名。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曇，徒含翻。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度河。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崔寔四時民令曰：或云見天漢中奕奕有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御左右防身刀，即所謂千牛刀也。刎，扶粉翻。敕廂下奏伎，伎，渠綺翻。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呼，火故翻。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誑，居況翻。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塞，悉則翻。窐孔，即古之所謂圭竇也。窐，古攜翻，又音圭。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佗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懾，之涉翻。考異曰：齊高帝紀云：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按靈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衛晏然不動！今從宋後廢帝紀。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怖，普布翻。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使君，謂秉也。斷，丁亂翻。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須，與鬚同。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

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五代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在永福則白紗。蓋貴白紗也。杜佑曰：宋制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復，扶又翻。呵，虎何翻。解，戶買翻，曉也。）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褚淵手取其事以授道成，自此天下之事一歸之矣。）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東城，即東府城也。）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觀史所書會議之際，道成目光如電，傾彎盡服，王敬則拔白刃跳躍，又以長刀遮粲、秉等，事勢可知矣。粲、秉於此時舉其弒君之罪，以身死之，猶不愧於仇牧，何待至石頭邪。）秉出於路，逢從弟韞，（從，才用翻。）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宋事去矣，自中人以下皆知之。）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數，所具翻。）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史言袁粲爲一時倚重。朝，直遙翻。）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改元昇明。）葬蒼梧王於郊壇西。（南郊壇在臺城南巳地，世祖大明三年移南郊壇於牛頭山，以正陽位。）魏京兆康王子推卒。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閣手者，高拱尤位而無所爲，兩手若有所閣也。仰，牛向翻。）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壬子，魏大赦。　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朝，直遙翻。）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爲袁粲以石頭死節張本。）　初，太宗使陳昭華母養順帝。戊辰，尊昭華爲皇太妃。（魏明帝置昭華，晉武帝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而昭華之號不復見。至宋孝武制，以昭儀、昭容、昭華代修華、修儀、修容也。）　丙子，魏詔曰：工商皁隸，各有厥分，（分，扶問翻。）而有司縱濫，或染流俗。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流俗，北史作清流。此蓋以書時授官不分流品，故詔凡工役之戶，官止本部丞。）若有勳勞者，不從此制。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更，工衡翻。）　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冬十月，氐帥楊文度遣其弟文弘襲魏仇池，陷之。（帥，所類翻。考異曰：魏書本紀作楊鼠，氐傳作鼠，皆避顯祖諱也。）　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爲倉部尚書。（晉武帝始置倉部郎，屬度支尚書。倉部尚書，後魏所置也。訢，許斤翻。）信用盧奴令范𢷬，訢弟左將軍璞諫曰：（考異曰：魏典𢷬作摽，璞作瑛。今從魏書。余按𢷬與摽同，卑遙翻。瑛音英。）𢷬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𢷬。（行，下孟翻。語，牛倨翻。）尚書趙黑與訢皆有寵於顯祖，對掌選部。（選，須絹翻。）訢以其私用人爲方州，（古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後世遂以州刺史爲方州。）黑對顯祖發之，由是有隙。頃之，訢發黑前爲監藏，（監，古銜翻。藏，徂浪翻。）盜用官物，黑坐黜爲門士。黑恨之，寢食爲之衰少，踰年復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選。（爲，于僞翻。復，扶又翻。下我復黑復同。）及顯祖殂，黑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爲徐州。范𢷬知太后怨訢，（以其告李敷也。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訢爲太倉尚書亦在是年也。）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至平城問狀，訢對無之。太后引𢷬使證之。

訢謂劉曰汝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爲爾乎劉曰劉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爲之於敷劉何爲不忍於公訢慨然歎曰吾不用璵言悔之何及趙黑復於中構成其罪丙子誅訢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後寢食如故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將軍皮歡喜等三將軍率衆四萬擊楊文弘丁亥魏懷州民伊祁苟自稱堯後堯伊祁氏故云然聚衆於重山作亂重山即河內重門之山在共縣北重直龍翻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馮太后欲盡誅闔城之民雍州刺史張白澤諫曰凶渠逆黨盡已梟夷魏雍州統京兆扶風馮翊咸陽北地平秦武都等郡凶渠謂渠魁也孔安國曰渠大也雍於用翻梟堅堯翻城中豈無忠良仁信之士奈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十二月魏皮歡喜軍至建安水經注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歷城後改爲建安城考異曰是年魏置閏在十一月宋之十二月也楊文弘棄城走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華容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按九域志今江陵府石首縣建寧鎮即其地宋白曰江陵府監利縣本漢華容縣地假還過江陵假居訝翻休假也過工禾翻與攸之爭戲槊槊色角翻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惡烏路翻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長知兩翻寅疑之之子也臧疑之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已出爲外官不在省內也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剞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斮則略翻斲直角翻謂元琰曰吾寧爲王凌死不爲賈充生王凌賈充事並見魏紀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雍於用翻疑攸之將起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鐙都鄧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行戶剛翻常韜在裲襠角博雅曰裲襠謂之袙腹裲音兩襠都郎翻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宋齊之間蓋從叔屬以至婢僕率呼其主爲官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使疏吏翻下同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南陽王翽未至故庾佩玉行府州事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巴陵非州也州當作郡夏戶雅翻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後秦王姚興廟號高祖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遺于季翻以爲少帝昏狂少詩照翻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朝舊謂朝廷舊臣也惋烏貫翻朝直遙翻下同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霍光字子孟諸葛亮字孔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申包胥乞秦師以存楚事見左傳朝廷聞之恟懼恟許拱翻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嶷魚力翻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賾爲晉熙王燮長

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道成平桂陽之難進爵爲公以賾爲世子賾上革翻治直之翻及徵爕爲揚州以賾爲左衞將軍與爕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爕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夏戶雅翻艦戶黯翻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衆欲倍道趨建康趨七喻翻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夏首即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爕鎭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斷丁管翻立柵於水中曰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真我子也以賾爲西討都督賾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鎭尋陽賾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鎭湓口尋陽時治柴桑今江州德化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湓口在德化縣西一里江州治德化蓋近湓口古城處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巴陵距江陵四百餘里蓋使命往來深相結也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作難者欲殺之也難乃旦翻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任音壬曇徒含翻伯興天

與之子也卜天與死於元凶劭之難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通直郎通直散騎侍郎也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元帝泰興二年使二人與散騎侍郎同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也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謂桂陽王休範反時也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果如袁粲所料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考異曰南齊書蘊作韞今從宋書南史卜伯興爲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將即亮翻初褚淵爲衞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譬說猶曉諭也說輸芮翻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淵之恨粲以其奪己之志而使之失爲子之道也而殺粲以傾宋又失爲臣之節曰忠曰孝二者胥失焉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夏戶雅翻釁許覲翻難乃旦翻公當先備其內耳謂備袁粲等也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袁粲猶以故意待褚淵也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將即亮翻彊其兩翻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石頭在臺城西故云然爲于僞翻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從才用翻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衞兵攻道成於朝堂帥讀曰率下同朝直遙翻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

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惟擾不知所爲晡後
即束裝臨去嗳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惟去王翻振當作震懼也動也
禁音居吟翻勝也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
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奔石頭則事大露故云必敗
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奔石頭丹陽
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王僧綽柄
用於元嘉之季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
閤出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
中書省收韞韞已成嚴嚴裝也成嚴謂裝束已成俟期而發也列燭自照見
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
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
呵虎何翻毆烏口翻又殺伯興卜伯興父子俱死於劉氏之難蘇烈等據倉城拒粲
倉城石頭倉城也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
數百向石頭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宋書云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宋略云是夕徵其私衆倏忽之間被甲數百
莫知所從出按道成素已疑蘊必不使之募兵宋略近是也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
門射之射而亦翻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
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會工外翻自倉門得入
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
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
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
與二子俁陔踰城走俁守矩翻陔柯開翻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
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
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
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
子俱死考異曰南史云僧靜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
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按時僧靜掩粲不備挺身直往安肯容粲作啓從容如

此宋書皆無此等事今不取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
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蕭子顯齊書作雒檐湖檐余廉
翻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舡赴石頭既至臺軍已
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
直向臺門攻道成詰去吉翻帥讀曰率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
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
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爲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
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
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
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史言蕭道成能弃怨錄才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喜吟諷好呼到翻喜許記翻
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主事尚書省主事也尚書諸曹各有主事
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
敗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袁粲字景倩受付託
之重知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處昌呂翻蕭條散落
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斗城
言城如斗大也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
具矣裴子野之論有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故通鑑取之甲戌大赦乙亥以尚
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右
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度徒洛翻吏部尚書王
奐爲丹陽尹延之裕之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
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張永歷事文武明三帝瓌古回翻遭父喪
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間古莧翻會遐召
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帥讀曰率
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
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從才用翻擲蒲得盧者勝道成即以瓌爲

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配以腹心所以防回也上時掌翻）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將卽亮翻下同）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刺七亦翻）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史言道成才識雄於一時）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考異曰沈約齊紀十一月攸之遂謀為亂張敬兒遣使詣攸之慶冬攸之呼使人於密室謂之曰奉皇太后令得責司徒劉丹陽諸人書呼我還下可令雍州知此意答敬兒書曰信口一二而封雞毛挑耳數物置函中敬兒賀冬使卽乘驛白公十二日壬辰攸之遣孫同等先發十七日丁酉張敬兒使至十八日戊戌公率衆入鎮朝堂閏月十四日癸巳攸之至夏口按是歲宋曆閏十二月庚辰朔魏曆閏十一月庚戌朔然則冬至必在十一月晦攸之對敬兒賀冬使者猶隱祕豈可十二日已發兵東下乎又攸之若十二日已舉兵於江陵豈可六十餘日始至夏口又宋順帝紀十二月攸之反丁卯齊王入守朝堂丁卯乃十二月十八日也閏月癸巳攸之圍郢城攸之傳十一月反十二月十二日遣孫同等東下閏月十四日至夏口宋略十二月沈攸之作亂丁卯蕭道成入屯朝堂閏月癸巳攸之師及郢州南齊高帝紀十二月攸之舉兵乙卯太祖入居朝堂諸書大抵略相符合惟齊紀不同蓋齊紀之誤今不取）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時武陵王贊蓋以安西將軍鎮郢黃金浦在鸚鵡洲上相傳以為吳將黃蓋屯兵于此得名）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被皮義翻）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少詩沼翻）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戰國策白起一戰而舉鄢郢舉拔也）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將卽亮翻）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鸚鵡洲之西渚挑徒了翻）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五代史志曰餘杭郡錢唐縣舊置錢唐郡蓋此時置也）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沈攸之殺沈慶之文秀因事以報父仇）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重直龍翻）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易以豉翻）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中竹仲翻）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漢中山靖王勝曰社鼠不熏所託者然也楚江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己而皆走也以為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慴之涉翻）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謂殺建安諸王也勦子小翻）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濟子禮翻）從之加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以龍驤將軍楊文弘為略陽太守（雍於用翻驤思將翻）壬寅魏皮歡喜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為陰平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罪於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弘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道成為驃騎大將軍以淹為參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

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明帝泰始五年，沈攸之刺郢州，已懷異志，至是適十年。治，直之翻。）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躁，則到翻。）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掣，昌列翻。）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剽，匹妙翻。）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攸之，吳興人；山圖，義興人，故曰鄰鄉。）數共征伐，（數，所角翻。）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朝，直遙翻。）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間，古莧翻。）蕭賾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西塞山在今武昌縣東百三十里，界于兩山之間，土俗編曰：吳、楚舊境分界于此。）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羫，（羫，苦江翻。）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去，羌呂翻。）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詩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此謂甘心就死，如茹薺也。薺，齊禮翻。）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湓城。（將，即亮翻。降，戶江翻。湓，蒲奔翻。）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豫州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郡爲建寧左縣，屬西陽郡，尋復爲郡，蓋皆蠻左所居地也。五代志：永安郡麻城縣有梁北西陽縣，又有建寧郡。將，即亮翻。）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泝，蘇故翻。）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被，皮義翻。）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著，則略翻。）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比，必至翻。）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任，音壬。）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射，而亦翻。）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自咀其須，怒之甚也。嚼與嚼同，咀音在呂翻，嚼也。）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東一里，江水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注之。帥，讀曰率。）軍遂大散，（考異曰：宋略云甲辰，攸之衆潰；乙巳，華容民斬其首。按是月乙酉朔，無甲辰、乙巳。）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此蠻即緣沔而居者。騎，奇寄翻。抄，楚交翻。）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偵，丑正翻，候也。）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乂、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寵洲，近樂鄉，楊正衡晉書音義曰：寵，力董翻。）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考異曰：宋略，二云辛未，敬兒克江陵。按己巳攸之以敬兒據城走死，不容敬兒至辛未乃入城也。）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

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櫟郎狄翻木名柞屬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擎之以楯，覆以青繖，楯食尹翻覆敷又翻繖蘇旰翻蓋也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爲于僞翻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說輸芮翻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祈求也告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易以豉翻士爲知己死邊榮程邕之俱有焉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宗儼之與臧寅勸攸之擧兵孫同爲軍鋒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右衛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中領軍。賾士革翻嶷魚力翻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蕭子顯齊書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荊雍襄郢梁益廣越十六州以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上沈己定故表還黃鉞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也，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時論亦推許之。道成以儉爲太尉右長史，太尉府時置左右長史好呼到翻少詩照翻相息亮翻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委之。丁亥，魏主如代湯泉。此魏代都之湯泉也言代以別下洛縣橋山之湯泉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又下洛縣西南四十里有橋山下有溫泉癸卯，還。宕昌王彌機初立，三月

丙子，魏遣使拜彌機征南大將軍、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宕徒浪翻使疏吏翻黃回不樂在郢州，樂音洛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帥讀曰率辛卯，改都督南兗等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黃回刃在其頸乃輒東還此從死也初，王蘊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陽王翽未之鎮，翽明帝子也音呼會翻長沙內史庾佩玉行府事。翽先遣中兵參軍韓幼宗將兵戍湘州，與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兩人互相疑，佩玉襲殺幼宗。黃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輒殺佩玉，冀以自免。任候伯黃回皆與袁劉同謀任音壬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蕭道成使安國誅候伯。夏四月甲申，魏主如崞山；丁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幷其子竟陵相僧念。道成爲蕭賾除異己至是盡矣數所具翻相息亮翻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淮南宣城逼近京邑故道成不以授他人五月，魏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顧氏族，下與非類昏偶，犯者以違制論。魏主與太后臨虎圈，圈求遠翻有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座，侍衛皆驚靡。幾居希翻靡披靡也吏部尚書王叡執戟禦之，太后稱以爲忠，親任愈重。史言馮后假公義以成其私六月丁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庚子，魏皇叔若卒。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秋八月，奏罷御府，御府令自漢以來有之漢屬少府晉屬光祿勳據宋紀世祖大明四年改御府令爲左右御府令省二尚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民閒華僞雜物凡十七條。按蕭子顯齊書表禁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打鹿行錦及局脚檉柏牀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障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飾物不

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作鍾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乙未以蕭賾爲領軍將軍
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蕭道
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
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
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朏敷尾翻
屏必郢翻捉執也持也謝莊見一百二十卷明帝泰始元年道成爲驃騎大將軍長史亦其府官也　太尉右長史
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
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
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
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
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復扶又翻豈唯大業
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七尺謂七尺之軀也道成曰卿言不無理
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
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
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少詩沼翻造七到翻晷居洧翻日影也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謂方加太尉都督也恐一二年閒
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
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
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任音壬此大事
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
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褚淵字彥回史言褚
淵之爲人人皆得而侮之　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
使疏吏翻道成固辭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皆殊禮也　以揚州刺史
晉熙王燮爲司徒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爲南兗
州刺史　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　己卯獲
孫曇瓘殺之石頭之變曇瓘逃去曇徒含翻　魏員外散騎常侍鄭羲
來聘　壬寅立皇后謝氏后莊之孫也　十一月癸
亥臨澧侯劉晃坐謀反與其黨皆伏誅晃秉之從子
也沈約志臨澧縣晉武帝太康四年立屬天門郡澧音禮　甲子徙南陽王翽爲隨
郡王翽呼會翻　魏馮太后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高祖之母
惠女也故忌之誣云惠將南叛十二月癸巳誅惠及妻并其
子弟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
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尚書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禮
樂多違正典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晉志曰鞞舞未詳所起然
漢代已施於宴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
亡魏作新歌五篇泰始中又別製新歌皆易其曲名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曰自到江南見白
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其曲有白鳩濟濟獨祿碣石淮南王五篇余觀其
辭過魏晉諸公所作歌辭遠甚但其旨失之悽楚非治世之音耳鞞讀曰鼙鞞與鼙同節數雖會慮乖雅體
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
高江左彌貴魏太祖起銅爵臺於鄴自作樂府被於管弦後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屬光祿勳三祖謂魏太祖高祖烈祖
也唐會要曰自晉播遷古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
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
稍復銷落十數年閒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雜曲
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朝廷從之　是歲魏
懷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
平城復扶又翻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
入殿朝賀不拜朝直遙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一 起屠維協洽盡昭陽大淵獻凡五年 按蕭子顯齊書崔祖思傳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太祖從之遂以齊建國

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鬭將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惠帝分東海為蘭陵郡故為蘭陵郡人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時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帝

建元元年是年四月受禪始改元建元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嶷魚力翻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為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為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去年已命蕭映蕭晃分鎮兗豫矣映晃道成之子也子良道成之孫也江左之勢莫重於上流莫富於東土故又分布子孫以居之會工外翻守式又翻 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斂力贍翻所部大悅 辛亥以竟陵世子賾為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道成進爵竟陵郡公故賾為竟陵世子賾士革翻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晉文王薨石苞自揚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馮異勸漢光武即尊位道成言石苞不能早勸晉文為禪代之事比之馮異勸漢光武苞非知機者也欲以此言感動謝朏耳朏敷尾翻 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言三以天下讓則節行彌高也 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更工衡翻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長懋道成長孫也 二月丙子邵陵殤王友卒 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溫泉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前命見上卷上年 己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西宮魏太祖天賜元年所築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時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十郡封齊公 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朝直遙翻 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楊運長守宣城見上卷宋昇明元年 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蕭子顯齊志臨淮郡有淩縣應劭曰淩水出淩縣西南入淮酈道元曰淩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入淮 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義慶長沙王道規之子嗣道規封 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說輸芮翻 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時又增徐州之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廣陵海陵南沛等十郡 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史言齊殺之 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 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 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自晉以來宮中有佛屋以嚴事佛像上為寶蓋以覆之宋帝逃於其下 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帥讀曰率閹丈廉翻索山客翻 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

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復，扶又翻。）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敬則時爲輔國將軍。史言帝庸闇。）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傳詔，屬中書舍人，出入宣傳詔旨。又攷南史，郡府謂之傳教，天臺謂之傳詔。璽，斯氏翻。綬，音受。）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欲取兼侍中者。）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朝，直遙翻。）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畫輪車者，車輪施文畫也。晉志云：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藻子頭，曰漆畫輪車。金塗校飾，如輦，微有減降。杜佑曰：晉制，駕車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輦，其下猶犢車。）出東掖門，就東邸。（掖，音亦。）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王華早入宋公霸府，元嘉初，輔政。吹，尺睡翻；從，才用翻，下同。）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獺毛可以辟塵，故繫之於車。）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謂不能早死也。）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復，扶又翻。勝，音升。）百官雨泣。（言涕泣如雨也。宋永初元年受晉禪，歲在庚申，八主，六十年而亡。）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帥，讀曰率。）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炤，與照同，之笑翻。復，扶又翻，下同。乃復同賁後辭爵廬墓，蓋深感炤之言也。）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丹陽，南史作丹徒。丹陽爲是。齊史云築宮於丹陽故縣。）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王弘之後不除國，以王儉佐命耳。萍，與萍同。萍鄉縣，吳寶鼎二年置，宋白曰：楚昭王渡江，獲萍實於此，今縣北有萍實里、楚王臺，因以名縣。）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二臺，謂宋臺、齊臺也。）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長，直亮翻，多而有餘也。）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披猖，言披靡而猖獗也。披，普皮翻。少，詩照翻。行，下孟翻。）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曲禮曰：人生百年曰期頤。鄭註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非有職任也。裴顗在宋朝，既無職任，又無卓犖奇節，惟不食齊粟，遂得垂名青史，君子惡沒世而名不稱，正爲此也。朝，直遙翻。顗，魚豈翻。數，所具翻。）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瓛，胡官翻。）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丙申，魏主如崞山。（崞，音郭。）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嶷，魚力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南兗州刺史映爲荊州刺史。

帝命群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江左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故善明兼守二郡。）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易，以豉翻。）又以爲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宋明帝泰始四年，李長仁據交州而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朝，直遙翻。）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亦

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禮記學記之言。上，時掌翻。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無員之官，員外官也。下所謂限外之人是也。祿者所食之祿，力者所役之人。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漢書賈山傳：皆務其方而高其節。註云：方，道也。樂，音洛。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朝，直遙翻。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使，疏吏翻。下同。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會，工外翻。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辦於所屬也。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臺使。使，疏吏翻。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天府謂天子之府藏也。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王度，王法也。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上宮諸王，皇子也；東宮諸王，皇孫也。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又曰：略，封界也。

魏主還平城。還，從宣翻，又如字。

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尉，紆勿翻。雍，於用翻。將，即亮翻。又詔以候官千數，魏太祖置候官以伺察內外。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言吹毛求疵也。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邏，郎佐翻。術，讀曰遂，又食聿翻。說文曰：術，邑中道。執喧鬭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李安民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輸，送也。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衆募。斷，丁管翻。

壬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考異曰：南史崔祖思傳曰：帝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甚嘉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而禮貌甚重。及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冠軍將軍崔文仲曰：崇祖竟何所以。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按宋室將亡，議封帝爲梁公，祖思啓高祖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然則祖思安得盡誠節於宋，今刪之。處士何點謂人曰：處，昌呂翻。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何尚之仕宋，貴顯於太祖之世。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

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劉遵考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一年。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爲，于僞翻。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遵考弟思考有子季連，在蜀。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考異曰：南史在四月甲午，今從齊書。

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王。

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南謂北爲索虜，以魏本索頭種也。索，昔各翻。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爲豫州刺史。

六月丙子，誅游擊將軍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事見上卷宋順帝昇明之元年也。

甲子，立王太子賾爲皇太子，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暠爲武

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暠，古老翻。鏘，千羊翻。鑠，書藥翻。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從，才用翻。使，疏吏翻。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吳孫皓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平郡。是年又分交阯立新興郡；晉武帝泰康三年，更名新昌；皆屬交州。隋廢武平郡爲隆平縣，廢新昌郡爲嘉寧縣，並屬交阯郡。唐改隆平爲太平，仍屬交阯，以嘉寧縣爲峯州。叔獻既得朝命，朝，直遙翻。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言其拒命，不受正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魏葭蘆鎮主楊廣香請降。降，戶江翻。丙辰，以廣香爲沙州刺史。以輿地記參考此沙州，當置於唐利州景谷縣界。八月，乙亥，魏主如方山。方山在平城北如渾水上，魏主與馮太后營壽陵於此，故數至其地。丁丑，還宮。上聞魏將入寇，九月，乙巳，以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是年春正月，以嶷刺荊州，都督八州；今兼刺湘州。以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丙午，以司空褚淵領尚書令。壬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陳建爲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頹爲司空。魏書官氏志：神元時，餘部內入諸姓有若干氏，後改爲苟氏。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樂，音洛。庚申，魏隴西宣王源賀卒。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癸未，汝陰太妃王氏卒。即宋明帝王皇后也。順帝禪位，封汝陰王，太后降爲太妃。謚曰宋恭皇后。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氐楊成等寇梁州。水經注：白水西北出臨洮縣東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入陰平界。氐居水上者，號白水氐。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破之。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及沈攸之事起，見上卷宋順帝昇明元年。柏年遣兵出魏興，聲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左衞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柏年曰：馬非狗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還，語諧之曰：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語，牛倨翻。厭，於鹽翻。諧之恨之，譖於上曰：柏年恃險聚衆，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長懋誘柏年，啓爲府長史。雍，於用翻。誘，音酉。柏年至襄陽，上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縱上山乎！格，捕也；鬬也。甲午，賜柏年死。李烏奴叛入氐，依楊文弘，引氐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戍。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也。王玄邈使人詐降，誘烏奴。降，戶江翻。烏奴輕兵襲州城，玄邈伏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入氐。初，玄邈爲青州刺史，宋泰始初，玄邈據盤陽以拒魏，因用爲青州刺史。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泰始六年。上在淮陰，爲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自項羽分立諸侯王，分齊地爲三王，後遂稱齊地爲三齊，猶關中稱三秦也。不敢隨將軍也。玄邈乃不答上書。考異曰：南史云：仍遣叔安奉表詣闕告之，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曰：王將軍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帝殺之，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按太祖時爲邊將，若執叔安，又不殺，便應不復爲宋臣。齊書無此事，今不取。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康，啓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爲驃騎，蒼梧既弒，上進驃騎大將軍。引爲司馬，玄邈甚懼，而上待之如初。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安爲寧蜀

太守。宋永初中分廣漢爲寧蜀郡。上賞其忠正，欲用爲梁州，會病卒。

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陽王劉昶入寇。景和之初，昶奔魏。將，即亮翻，下同。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建置社稷曰胙，又守社稷曰胙。蠻酋桓誕請爲前驅。宋明帝泰豫元年，誕降魏。酋，慈由翻。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魏置樂陵鎮於比陽，在今唐州界。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考異曰：齊蕭景先傳云：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豫章王遣惠朗助景先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頻斯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上，景先嚴備待敵，虜退。魏韋珍傳云：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以內附，事泄，爲道成所攻圍，詔珍帥在鎮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爲左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擄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按魏將無與馮莎戰，而慧景亦非討天蓋之將，蓋時二國之史各出傳聞，互有詭謬，今約取二史大槩而用之。景先，上之從子也。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考異曰：齊書作王洪軌，今從齊紀。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晡，奔謨翻。見，賢遍翻。治，直吏翻。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契丹酋帥曰莫賀弗。隋書曰：契丹與庫莫奚皆東胡種，爲慕容氏所破，竄於松漠之間，是時爲高麗所侵，求內附于魏。水經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東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流至遼東房縣入于遼水。初學記：狼河附黃龍城東北下，即白狼水。契，欺訖翻，又音喫。帥，讀曰率。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淵不受。考異曰：齊書建元二年正月以淵爲司徒，十二月戊戌以淵爲司徒，四年六月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淵傳：二年爲司徒，又固讓；四年寢疾遜位，改授司空；及薨，詔曰：司徒奄至薨逝。蓋二年正月辭，十二月受耳。紀、傳前後各不相顧。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琛，丑林翻。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爲中軍將軍，鎮石頭。魏廣川莊王略卒。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荏眉戍主龍得侯等，殺之。荏，仕甚翻。考異曰：齊紀作龍渴侯，今從齊書。文仲，祖思之族人也。羣蠻依阻山谷，連帶荊、湘、雍、郢、司五州之境。雍，於用翻。聞魏師入寇，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潼陽，殺縣令。蕭子顯齊志：寧蠻府領郡有南襄城、東襄城、北襄城、中襄城郡，蓋因羣蠻部落分置爲郡也。五代志：淮安郡慈丘縣有後魏襄城郡。沈約宋志：汝陽郡領潼陽、汝陽、高安三縣，晉書皆宋初置也。水經注曰：東汝陽郡、汝陽縣，汝水出其西北，東南逕汝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縣故新城郡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郡，其地當在臨沮縣西。蕭子顯曰：桓溫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道帶蠻蜑，田土肥美，立爲汶陽郡，以處流民。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考異曰：齊紀作文勉德，今從齊書。汶陽太守戴元賓棄城奔江陵。晉武帝平吳，割中廬之南鄉、臨沮之北鄉，立上黃縣，治輔鄉，屬襄陽郡。晉安帝分屬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爲永寧郡。五代志：竟陵郡章山縣，西魏置上黃郡。今荊門軍長林縣，即古之長寧縣，有章山。九域志曰：山即禹貢所謂內方也。宋白曰：上黃縣，隋改南漳縣。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劉伾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章懷太子賢曰：當陽縣西北，即臨沮故城。將，即亮翻，下同。勉德請降，秦遠遁去。降，戶江翻。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趣，七喻翻。冠，古玩翻。魏人聞之，召道標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乘民之子也。劉乘民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

拜將士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騎奇寄翻）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治直之翻狸音釐）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言策已先定足以制敵不爲人所諫止）乃於城西北堰肥水（據水經肥水自黎漿亭北流過壽春城東此立堰於西北者西北高衝地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津有小史墩即崇祖決堰處）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塹七豔翻）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著則略翻上時掌翻）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溺奴狄翻）魏師退走　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降戶江翻）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會工外翻治直吏翻下求治同）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隱者痛覈其實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長知兩翻）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首式又翻）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　上以羣蠻數爲叛亂（數所角翻）分荊益置巴州以鎮之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宋明帝泰始二年以三峽險隘山蠻寇賊議立三巴校尉以鎮之尋省順帝昇明二年復置校戶教翻）是時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州二十三揚南徐豫南豫南兗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司雍湘梁秦益寧也郡三百九十有奇治者有新置者有僑郡縣者有或荒無民戶者郡縣之建置雖多而名存實亡境土蹙於宋大明之時矣）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竹邑漢沛郡之竹縣也後漢晉曰竹邑後屬魏蓋以故地置戍也睢陵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睢陵漢縣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宋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時入魏置淮陽郡）

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爲後鸞篡國殺帝子孫張本）　魏劉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車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

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縣界有白登山白登臺水經注曰白登南有武周川川東南有火山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壬寅還平城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晉志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白獸即白虎晉書避唐諱改曰獸）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重直龍翻）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李烏奴數乘間出寇梁州（數所角翻間古莧翻）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覆背擊烏奴（嶷魚力翻將即亮翻覆當作腹）大破之烏奴走保武興（考異曰魏書帝紀八月慧景寇武興今從慧景傳）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妃卒謚曰穆）詔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　角城戍主舉城降魏（角城並見下年降戶江翻）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出朐城（魏收志琅邪郡朐縣有朐城朐音劬）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海西即漢海西縣地也宋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於贛榆縣泰始七年割贛榆置[illegible]縣立海西郡齊明帝以爲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又分襄賁置海西縣）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連口漣水入淮之口也時在襄賁縣界隋改襄賁縣爲漣水縣）

杜佑曰楚州漣水縣有漣口渡應劭曰賁音肥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據班志下蔡春秋之州來國也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故曰下蔡漢爲縣屬沛郡後省東魏武定六年以梁黃城戍爲下蔡郡隋爲縣屬汝陰郡以下垣崇祖徙下蔡戍攻之則此戍置於淮水之西五代時周世宗徙壽春治下蔡即其地同入寇。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水經注曰武周川水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幷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眞容巨壯法世所稀據道元之言浮屠氏巨麗處也庚戌，還平城。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爲氐王楊文弘所敗。敗補邁翻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丙午，柔然遣使來聘。使疏吏翻汝南太守常元眞、龍驤將軍胡青苟降於魏。驤思將翻降戶江翻閏月辛巳，遣領軍李安民循行清泗諸戍以備魏。行下孟翻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圍朐山，帥讀曰率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孫愐曰玄姓也青冀二州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將即亮翻下同庚寅，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選須絹翻戢阻立翻又疾立翻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自漢以來侍中常侍皆左貂令僕與列曹尚書爲八座據戢傳帝爲領軍戢爲司徒左長史相與來往數與戢讌戢蓄龍澔之舊也復扶又翻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沈約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游爲六軍不少者謂其取數已多也少詩沼翻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爲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炅爲武都太守。炅古迥翻又古惠翻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同入寇。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四州入魏事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二年樂音洛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間古莧翻諜徒協翻誘音酉於是徐州民桓標之、考異曰魏書蘭陵民桓富蓋即標之也今從齊書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蠭起爲寇盜，聚衆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爲主。魏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尉紆勿翻十一月戊寅，丹楊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寃暴。因囚有時行瘧疫宜汗遂上湯以蒸殺之上時掌翻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刺郡，刺謂州刺史郡謂郡守也或曰書病囚之姓名而白之於郡曰刺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職司謂郡曹掌刑獄者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處治謂處方治病也省悉景翻處昌呂翻治直之翻上從之。戊子，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鎭武興。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朝直遙翻下同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謂殺袁粲劉秉也祥，穆之之孫也。祥好文學而性韻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劉穆之宋朝佐命元臣祥以是得罪於齊可謂無忝厥祖矣好呼到翻太子宴朝臣於玄圃，東宮有玄圃右衛率沈文季與褚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史言褚淵失節人得以面斥之率所律翻壬子，以豫章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楊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督荆雍等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嶷魚力翻雍於用翻是歲，魏尚書令王叡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此事傳之史策可以爲王叡榮邪

三年春正月，封皇子鋒爲江夏王。夏戶雅翻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甬城當作角城水經注角城在下邳睢陵縣南臨淮水其地據濟水入淮

之口後梁武帝置淮陽郡角城爲縣屬焉高閭曰角城去淮陽十八里杜佑曰角城晉安帝義熙中置在宿遷縣界五代志作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陳讀曰陣下陳同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騎奇寄翻下同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所向披靡矟色角翻披普彼翻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復扶又翻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孫溪渚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濱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頹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二月丁卯朔魏大赦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復扶又翻下復如同敗蒲邁翻進攻樊諧城拔之考異曰齊紀作樊階城今從齊書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魏收志曰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爲鎮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永安秀容鴈門三郡宋白曰魏置肆州理秀容城秀容本漢陽曲縣地周武帝徙肆州於鴈門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妖於遙翻苟頹帥禁兵收掩悉擒之帥讀曰率魏主還平城有司因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考異曰齊書魏虜傳咸陽王禧欲盡殺道人案咸陽王禧時尚幼太和九年始封恐非也馮太后不可乃止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敗補邁翻復扶又翻下今復同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考異曰齊書作丁卯按是月辛卯朔無丁卯今從齊紀晉宋之際荆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校戶教翻下偏校同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領南蠻嶷魚力翻嶷罷更以侍中王奐爲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燼之後

痍毀難復復如字今復割撤太府自晉永嘉之亂張氏擅命河西以都府爲太府今復扶又翻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彊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竊以爲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晉武帝置南蠻校尉至是罷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己巳還平城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乃詔應誅五族者降爲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止其身所免千餘人夏四月己亥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樂音洛曰宅日必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爲太后作壽陵爲于僞翻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爲廟水經注曰方山上有文明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石爲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扶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爲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爲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南門表二石闕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桓標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將即亮翻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接淮北民桓磊磈破魏師於抱犢固磊落猥翻磈口猥翻魏收志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李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爲魏所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考異曰魏書云南征諸將擊破蕭道成將桓康於淮陽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三萬餘口送平城今從齊書齊紀亦以魏書參之魏任城康王雲卒任音壬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北史曰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曰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或曰鄧至者因鄧艾所至因以爲名杜佑曰鄧至今交川郡之南通化郡之北交川臨翼同昌郡之地也使疏吏翻種章勇翻六月壬子大赦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爲叡作哀

詩及誄者百餘人（爲，于僞翻。哀詩起於黃鳥。古者卿大夫沒，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誄。孔穎達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諡。音魯水翻）。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縗絰哭送者千餘人（縗，倉回翻）。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爲尚書令、領吏部曹（散，悉亶翻）。戊午，魏封皇叔簡爲齊郡王，猛爲安豐王。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使，疏吏翻。下同）。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夏，戶雅翻。虞、夏事見尚書）；魏、晉匡輔，貽厥子孫（事見漢、魏、晉紀）。時宜各異耳。」　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別帥，所類翻。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楊文弘遣使請降，詔復以爲北秦州刺史（復，扶又翻。宋順帝昇明元年，文弘降魏）。先是，楊廣香卒（先，悉薦翻），其衆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楊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敕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伺，相吏翻）。　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苟昭先如魏，聞上受禪，靈誕謂魏典客曰（典客，秦官也。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至晉，大鴻臚官又有典客令）：「宋、魏通好（好，呼到翻），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爲昶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羣臣，置車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曰：「靈誕昔爲宋使，今爲齊民，乞魏主以禮見處（處，昌呂翻）。」靈誕遂與相忿詈。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魏人收奉君誅之（解，戶買翻，姓也。刺，七亦翻），厚送僧朗之喪，放靈誕等南歸。及世祖即位，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啓聞，靈誕坐下獄死（史究言其事。下，遐稼翻）。　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遺，于季翻。袴，[illegible]。褶，寔入翻），約共伐魏。　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東南諸州，謂淮北四州於魏境爲東南也）。尉元入爲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爲彭城鎮將（將，即亮翻），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代，更也。下，替也），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數，所角翻。載，子亥翻）。於後兵資，皆貯公庫（貯，丁呂翻），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贓汙爲虎子所案（沛、下邳皆徐州所統），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安、攀皆賜死，二子各鞭一百。　吐谷渾王拾寅卒（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魏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更，工衡翻），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辟，毗亦翻）。　初，高昌王闞伯周卒（高昌建國稱王自伯周始），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從，才用翻）。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可至羅，蓋即阿伏至羅，可當作阿），以敦煌張明爲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爲王（敦，徒門翻）。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爲國子祭酒（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　甲戌，魏大赦。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年五十六）。太子即位，大赦。高帝沉

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主衣主御衣服)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長，丁丈翻)卽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治，直之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乙丑，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爲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爲尚書左僕射。庚午，以豫章王嶷爲太尉。(騎，奇寄翻。嶷，魚力翻)

庚辰，魏主臨虎圈，(圈，求遠翻)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復，扶又翻)

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丙午，葬泰安陵。(在晉陵武進縣，上考承之先葬于此，所謂武進陵也)

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建元二年，太子妃裴氏卒，謚曰穆)

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妃，王韶之之孫)封皇子聞喜公子良爲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臨汝縣屬汝南郡。蕭子顯齊志，應城縣屬安陸郡)江陵公子懋爲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子真爲建安王，皇孫昭業爲南郡王。

司徒褚淵寢疾，自表遜位，世祖不許。(書新君廟號，以別大行)淵固請懇切，癸卯，以淵爲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秋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靈丘道，自代郡靈丘南越大山至中山，卽古之飛狐道也。治，直之翻)

吏部尚書濟陽江謐性諂躁，(濟，子禮翻。躁，則到翻)太祖殂，謐恨不豫顧命；上卽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上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嶷，魚力翻)「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庚寅，賜謐死。(沈攸之之反，江謐建假黃鉞之議，以此位通顯；旣以諂躁徼幸，則以諂躁致禍，亦宜也)

癸卯，南康文簡公褚淵卒。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蓁，側詵翻。屏，必郢翻)

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

氐王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爲嗣。九月辛酉，魏以後起爲武都王，文弘子集始爲白水太守。(五代史志，武都郡建威縣，舊置白水郡。唐志，貞觀初省建威入將利縣)既而集始自立爲王，後起擊破之。

魏以荆州巴氐擾亂，(魏世祖太延五年置荆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巴氐，巴、氐各是一種)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荆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魏收地形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是年太和七年也，當考。陝，失冉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朝，直遙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復，扶又翻)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記室王摛及所舉秀才劉璡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爲之訟寃。(景素死見一百三十四卷宋蒼梧王元徽四年。爲，于僞翻。摛，抽知翻。璡，資辛翻)冬十月辛丑，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璡，瓛之弟也。(瓛，胡官翻)

十一月，魏高祖將親祠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舉之。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

永明元年(癸亥，公元四八三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詔以

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有魏師，以軍興減百官奉祿，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比內百官，於是諸州郡縣丞尉並悉同減。至明帝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奉祿。治，直之翻；下同。以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嶷不參朝務，而常密獻謀畫，上多從之。嶷，魚力翻。朝，直遙翻。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陰平王。炅，楊廣香之子也。炅，古迥翻，又古惠翻。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宕，徒浪翻。鄧至王像舒爲西涼州刺史。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斷，丁亂翻；下專斷同。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禳，而羊翻。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治，直吏翻。眚，所景翻。禳之何益！」夏，四月，壬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以禮改葬。三人死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

上之爲太子也，自以年長，長，知兩翻。與太祖同創大業，晉安王子勛之亂，帝亦起兵；沈攸之反，帝據湓城爲衆軍節度。朝事大小，率皆專斷，朝，直遙翻。斷，丁亂翻。多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眞，景眞驕侈，被服什物，僭擬乘輿。被，皮義翻。乘，繩證翻。內外畏之，莫敢言者。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爲太祖所親厚，諮議，即諮議參軍。數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當啓者！」因太子拜陵，拜永安、泰安陵也，皆在武進。密以啓太祖。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太子拜陵還，至方山，晚，將泊舟，建康城東北有方山埭，直瀆所經也。據沈瑀傳，方山埭在湖熟縣界。杜佑曰：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宋白曰：丹陽記云：秦始皇鑿金陵方山，斷處爲瀆，則今淮水經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鷰東迎太子，飛鷰，馬名也。告以上怒之意。太子夜歸入宮，太祖亦停門籥待之。明日，太祖使南郡王長懋、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詰，去吉翻。幷示以景眞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眞，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太祖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被，皮義翻。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又敕太官設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呼左右索輿。索，山客翻。太祖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被太祖，仍牽强登輿。被，皮義翻。强，其兩翻。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於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捉，側角翻，執也。臨川王映執雉尾扇，雉尾扇，編雉尾爲之，以障乘輿。聞喜公子良持酒鎗，鎗，楚庚翻，盛酒之器。按太平御覽，鎗即鐺字，但鐺非可持者。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嶷、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太祖嘉伯玉忠蓋，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權動朝右。朝，直遙翻。遭母憂，去宅二里許，冠蓋已塞路。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弔之，塞，悉則翻。左率，左衛率也。率，所律翻。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飢乏，氣息惙然，比，必寐翻。惙，陟劣翻，疲乏也。憤悒形於聲貌。悒，乙及翻。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玉宅可張雀羅矣。」門外可設雀羅，用漢書語。師古注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晏，敬弘之從子也。王敬弘見用於元嘉中。從，才用翻。驍騎將軍陳胤叔先亦白景眞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伯玉以聞。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語，牛倨翻。太子由是深怨伯玉。太祖陰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而嶷事太子愈謹，嶷，魚力翻。故太子友愛不衰。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親附太子，會崇祖破魏兵，見上卷建元二年。太祖召還朝，與之密謀，朝，直遙翻。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自今以富貴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玉，復，扶又翻。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太子以爲不盡誠，益銜之。太祖臨

終指伯玉以屬太子。（屬之欲翻）上即位，崇祖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散悉亶翻）伯玉內懷憂懼，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爲變，加意撫之。丁亥，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庚子，魏主如崞山。（崞音郭）壬寅，還宮。　閏月癸丑，魏主後宮平涼林氏生子恂，（後魏分安定郡置平涼郡，領鶉陰、陰密二縣。）大赦。文明太后以恂當爲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恂。　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好呼到翻）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雍於用翻。胛音甲。）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常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復扶又翻）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貨易，即貿易也，以我所有易我所無。）上疑其有異志。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謂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朝臣皆預，於坐收敬兒。（朝直遙翻。坐徂臥翻。）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并其四子。敬兒弟恭兒常慮爲兄禍所及，居於冠軍，（冠軍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唐爲鄧州臨湍縣，我朝廢臨湍入穰縣。冠古玩翻。）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牆垣重複。敬兒每遣信，輒上馬屬鞬，（重直龍翻。屬之欲翻。鞬居言翻，馬上盛弓矢之器。）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卷讀曰捲）後自出，上恕之。敬兒女爲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用漢高帝誅韓信、彭越事以激安民，使之作亂也。）安民具啓之。上素惡超宗輕慢，（惡烏路翻）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巂，於道賜死。（巂音髓）以彖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彈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撓奴教翻）彖坐免官，禁錮十年。超宗，靈運之孫。（超宗，靈運之子鳳之子。）彖，顗之弟子也。（袁顗死於義嘉之難。顗，魚豈翻。）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淵池。（魏太和元年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甲申，如方山。

魏使假員外散騎常侍頓丘李彪來聘。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去年王僧虔除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朝直遙翻）我若復有此授，（復扶又翻，下亦復同。）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上乃許之。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重直龍翻）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達死見一百二十八卷末世祖孝建二年。）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長知兩翻）已而皆如其言。　八月庚申，驍騎將軍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經塗，謂所經由之路。王洪範出使事見高帝建元二年。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主客令，即典客令也。）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藏徂浪翻。賈音古。）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礫郎狄翻）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慚而止。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史言馮后淫縱。使疏吏翻，下同。）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禁同姓爲婚。　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選須絹翻）是歲，省巴州。（置巴州見上高帝建元二年。）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必斷腕拔舌，（斷丁管翻。腕烏貫翻。）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

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說輸芮翻夏戶雅翻斷丁亂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二(起閼逢困敦，盡屠維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少，詩照翻。)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據子良傳，西邸在雞籠山。)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閤祭酒蕭衍、(記室參軍掌書記，法曹參軍掌刑法，此皆子良府屬也。時王儉爲衛將軍，辟蕭衍爲東閤祭酒。自晉以來，公府屬長史之下，有東西閤祭酒。琛，丑林翻。任，音壬。昉，分往翻。)鎮西功曹謝朓、(朓，土了翻。)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校，戶教翻。倕，是爲翻。)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惲，於粉翻。)太學博士王僧孺、(晉武帝置太學博士，太常博士，國子博士。)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革，南徐州所察秀才也。濟陽郡時屬南徐州。濟，子禮翻。)尚書殿中郎范縝、(晉以來，尚書有殿中郎，爲諸曹之首。縝，章忍翻。)會稽孔休源亦預焉。(會，工外翻。)琛，惠開之從子；(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元年、二年。從，才用翻；下同。)惲，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柳元景以武功顯於宋文、武二朝，王僧達以世貴才俊進。)衍，順之之子；(蕭順之，太祖族弟。)朓，述之孫；約，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孫；(謝述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七年。沈璞守盱眙有功，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孝建之初，以不迎義師戮。王雅見一百七卷晉孝武太元十五年。)縝，雲之從兄也。(縝，章忍翻。)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好，呼到翻。爲，于僞翻。賦，分畀也。)世頗以爲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釋氏有因緣果報之說。)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幌，呼廣翻。)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復，扶又翻。)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難，乃旦翻；下難之同。)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朝，直遙翻。)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論，(中書郎，謂中書侍郎也。剌，來葛翻。)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令僕，謂尚書令及兩僕射。)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好，呼到翻。)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蕭衍事始此。)

壬寅，以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李安民爲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

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鴻池，即旋鴻池也。水經注：旋鴻城在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又，太祖天興二年，穿鴻鴈池於平城。)丁卯，還宮。

五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康曰：茹，人諸切，姓也。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宋白曰：望蔡縣，本漢建成縣，靈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爲望蔡，今爲高安縣，瑞州治所。)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

辦百萬蓋約言之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語牛倨翻李延壽曰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至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侫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據此四戶則舍人分任四省自法亮等始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見賢遍翻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爲于僞翻俸扶用翻更工衡翻其大赦天下。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三月爲一季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枉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魏顯祖高祖皆李氏出也魏避顯祖諱改弘農爲恒農爲治貪暴。治直吏翻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數所具翻數其罪也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跼音局蹐音脊賕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讞魚列翻又魚蹇翻辟毗亦翻斷丁管翻文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

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北狄指蠕蠕也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鬭。謂敵人衆力加倍則鎮人不敢鬭也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爲六鎮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鎮也下云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則當自代都北塞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魏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抄楚交翻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遊行也行運餉糧以實塞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屬之欲翻處昌呂翻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捉刀執刀以衞左右者也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禁司主防禁諸王好呼到翻下同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魏文防察任城諸王漢明友愛東海東平諸王羨魚力翻朝直遙翻被皮義翻武陵王

羣多材藝而疏悻，（悻，音倖，直也，很也。）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抄，楚交翻。柈，蒲官翻。）帝笑曰：「肉汙貂。」（汙，烏故翻。）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羣輕財好施，（施，式智翻。）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下同。）　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水經注：南安縣有濛水，即大度水，東入于江。寰宇記：大度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縣界。獠，魯皓翻。）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其租賧，（賧，吐濫翻。蠻夷以財贖罪曰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帥，所類翻。調，徒弔翻。）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問翻。將，即亮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先，悉薦翻。帥，所類翻。斷，丁管翻。）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降，戶江翻。下同。）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悰，徂宗翻。）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新城，今房州。）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皙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居二日，曇皙還，（曇，徒含翻。皙，先擊翻。下同。）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喜，許記翻。）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齊紀，十二月庚申，虜使李道固至。今從後魏帝紀。）　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宋齊之間，制高屋帽，下裙。裙，渠云翻。見，賢遍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太極殿前廂也，有四廂。）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長，直亮翻。從，才用翻。冠，古玩翻。）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叔獻為交州刺史，見上卷太祖建元元年。）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斷，丁管翻。）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毦，仍吏翻。以孔雀毛為毦也。）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不敢由南康、始興道，避劉楷之兵故也。間，古莧翻。）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三季，三代之季世也。讖，楚譖翻。）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一皆焚之，（妖，於驕翻。緯，于貴翻。）留者以大辟論。（律凡言以某罪論者，同真犯。辟，毗亦翻。）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illegible]日委巷，委曲里巷也。[illegible]所為也。覡，刑狄翻。）　魏馮太后作皇誥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誥。（魏高宗興光元年起太華殿。）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罷國學見上卷高帝建元四年。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復，扶又翻。）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為始平王，（勰，音協。）詳為北海王。（自禧以下，皆魏主之弟。）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魏主尤奇愛之。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初，宋太宗置揔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揔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揔明四部書充之。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又按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揔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觀，古玩翻。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好，呼到翻。造，七到翻。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憶，記也。朝，直遙翻，下同。諳，烏含翻。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八坐丞郎，自八坐至左右丞、諸曹郎也。斷，丁亂翻。坐，徂臥翻。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巾，工衡翻。卷，巨員翻。冠，武也。鄭注禮記云：武，冠卷也。音起權翻。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按南史，儉常作解散幘，簪子；齊書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騎，奇寄翻。冠，古玩翻。使，疏吏翻。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宕，徒浪翻。考異曰：齊書是歲八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梁二州刺史。六年五月甲午，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今從魏書。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惡，烏路翻。彌承為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龍鵠，蓋即龍涸也，在甘松界，宇文氏於此置龍涸防，隋為扶州嘉誠縣，唐為松州。杜佑曰：龍涸城，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餘里。周武帝天和初，其王率衆降，以為扶州。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亮，崇之曾孫也。穆崇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

戊子，魏主如魚池。魏太宗永興五年，穿魚池於平城北苑。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自附於豪強之家以求蔭庇。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斂，力贍翻。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占，之贍翻。雖桑井難復，桑井，謂古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也。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量，音良。稱，尺證翻。斷，丁亂翻。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行，下孟翻。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守，式又翻。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杜佑通典注曰：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奴婢依良丁，良丁，謂良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倍之者，合受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一耕，休息後復耕，故再倍以授之。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恆，戶登翻。見，賢遍翻。口分世業之法始此。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更，工衡翻。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任城王雲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七年。任，音壬。帥，讀曰率。氏羌反，詔以澄為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魏高祖始置梁益二州於仇池。澄至州，討叛柔服，氏羌皆平。初，太祖命黃

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見上卷太祖建元二年。上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巧，謂姦偽也。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外監，蓋屬領軍，領軍有中監、外監。啓上，籍被卻者悉充遠戍，戍，傷遇翻。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㝢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富陽縣，漢富春縣也，本屬會稽，後漢屬吳，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妖，於驕翻。三吳卻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茹，音如。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崙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崙，盧昆翻。號伏名敦可汗，魏收曰：伏名敦，魏言恆也。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史言魏孝文用夏變夷。朝，直遙翻。壬午，柔然寇魏邊。唐㝢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㝢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將，卽亮翻。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浦陽江，卽今曹娥江也。水經注，浦陽江溪皆西流至曹娥鎮，始折而東流入海。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浹，卽叶翻。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㝢之。臺軍至錢唐，㝢之之衆烏合，畏騎兵，騎，奇寄翻。一戰而潰。擒斬㝢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抄，楚交翻。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建康有東西二冶，今冶城卽其地，亦曰東冶亭。天福，上寵將也。將，卽亮翻。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勞，力到翻。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氐王楊後起卒。丁未，

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泓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爲武都王、南秦州刺史。集始入朝于魏。朝，直遙翻。辛亥，帝耕籍田。二月己未，立皇弟銶爲晉熙王，銶，音求。鉉爲河東王。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沖上言：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令亦謂之中祕書。上，時掌翻。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長，知兩翻。復，方目翻。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調，徒弔翻。俸，扶用翻。復，扶又翻。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食，讀曰飤。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爲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若不因調時，調時，謂調課之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易，以豉翻。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九品，上中下各分爲三品。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僥，堅堯翻。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

至西漢。西漢者，大漢之西偏也。解，郎亮翻。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之言。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南郊。法服，衮冕，以見郊廟之服。癸酉，魏主如靈泉池。魏起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為靈泉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戊寅，還宮。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考異曰：魏帝紀，是日幸方山；七月戊戌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組綬者，組以成綬。鄭玄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印綬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組，則古翻。綬，音受。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以所領民戶之多少為給俸之差也。十二月，柔然寇魏邊。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生，今改曰國子學，依晉制也。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兗、齊、濟、光、豫、洛、徐、東徐、雍、秦、南秦、梁、益、荊、涼、河、沙，時又置華、陝、夏、岐、班、郢，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時又置瀛、汾，凡十三。考異曰：雍、涼、秦、沙、涇、華、岐、河、西華、寧、陝、洛、荊、郢、北豫、東荊、南豫、西兗、東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懷、東雍、肆、定、瀛、朔、并、冀、幽、平、司等十三州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嶷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為郡，上曰：聞其常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復，扶又翻。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守，式又翻。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時太子作東田於東宮之東，綿亙華遠，壯麗極目。又齊紀：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曰：唯。唯，于癸翻。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三時之務，謂春耕夏耘秋穫也。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扇，式戰翻。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宛，於元翻。葉，式涉翻。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為五帝。出入三省，三省，尚書省、中書省、祕書省也。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處，昌呂翻。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恂，相倫翻。朱元晦曰：恂恂，信實之貌。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賑，之忍翻。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行，下孟翻。朝，直遙翻。議者多以初附間之，間，古莧翻。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賻襚甚厚。車馬曰賻，衣被曰襚。賻，音附。襚，徐醉翻。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皆莫及也。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沘陽，沘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沘水所出。魏太和中置東荊州於沘陽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沘陽縣，即州故城。九域志：沘陽縣在唐州東北七十五里。陳顯達遣戴

僧靜等與戰於深橋(深橋去泚陽四十里。泚，音此)，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顯達進據舞陽城。 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渾卒。 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復，方目翻。七廟子孫，自太祖已下。緦麻三月服，五服至緦麻而盡。與，讀曰預)。 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儵，式竹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偽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魏書帝紀云：「詔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伏千討舞陰。」按公孫邃傳：邃守，又慶賓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討舞陰，舞陰戍主伏千。亦儵字也)。 天生還竄荒中。邃，表之孫也(公孫表事魏明元帝)。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餒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古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當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稔，而甚翻)，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漢令民入粟拜爵，又有孝悌力田之科)。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袨，黃練翻。袨服，美衣也)，工商之族，僕隸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少，詩沼翻，下同)，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斷，丁管翻)。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毛晃曰：貫，鄉籍也)，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俸，扶用翻)。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歲入約少爲儉。賑，之忍翻，下同)。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宿積，子智翻)。」 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魏都平城，畿甸之外置關於要路以譏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諫止之(垔，伊真翻。數，所角翻)，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陸麗，陸俟之子，於乙渾之難死也)。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前部，車師前王地也)，自立爲王(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一年，蠕蠕傳在十六年，今從高車傳。按蠕蠕下當有傳字)。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夏言，謂中華之言。戶[illegible]翻)。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史言柔然浸衰。敗，補邁翻)。 九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起部，掌百工之事。晉書曰：百工起部)，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四民，士、農、工、商也)。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藏，徂浪翻。乘，繩證翻。鈐，翼鉗翻，同其廉翻，刃也。唐有玉鈐衛)，外府衣物繒布絲纊(繒，慈陵翻，帛也。纊，苦謗翻，絮也)，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皆有差(劉熙釋名曰：無妻曰鰥，鰥，憂悒不

能鰥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無財曰貧，疲病曰癃。魏祕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傳，直戀翻。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從，才用翻。宋明帝泰始五年，崔道固降魏。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守，式又翻。治，直吏翻。易，以豉翻。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少，詩沼翻。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弃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方，猶也；穆，和也，清也。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王者不私人以官，漢書佞幸傳贊之辭。帝善之。祐出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期，居之翻。服期者。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魚力翻。嶷後有子，表留為世子。子響每入朝，朝，直遙翻。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為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清中，清水中也。樵，昨焦翻。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眾拒戰於門中，僅能卻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塹，七艷翻。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復，扶又翻。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伏，扶富翻，下同。遇天生游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弃平氏城走。平氏，漢縣，屬南陽郡，晉、宋屬義陽郡，縣西南有桐柏山，淮源所出也。五代志，淮安郡平氏縣，後魏置漢廣郡。宋朝開寶五年，省平氏縣為鎮，入唐州泌陽縣。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醴陽蓋在醴水之北。水經注：醴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逕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泚水。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魏泚陽鎮將，將，即亮翻。「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宕，徒浪翻。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蕭子顯曰：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乃徙治白下。沈約曰：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佗，徒河翻。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為，于偽翻。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奏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帥，讀曰率。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夏，戶雅翻。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會，工外翻。商

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即今西興堰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浦陽江南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堰是也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乞為官領攝一年（為于偽翻）格外可長四百許萬（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增也又音直亮翻多也）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下戶嫁翻）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蹴子六翻）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監古銜翻）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去之書作去之棘急也）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左傳楚大饑振廩同食杜預注曰振發也廩倉也調徒釣翻）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榷古岳翻瘼病也重直用翻）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譴去戰翻詰去吉翻）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為于偽翻賈音古狼將羊虎而冠皆漢書語以狼將羊則羊必為狼所噬食虎而冠者言其人惡戾如虎著冠）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記孟獻子之言斂力贍翻）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孝經第六章之言）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之善惡在教諭之得失（冢大也周禮注曰冢大之上也冢知隴翻）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訢許斤翻）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蓋此時恂之失德已著故彪有是言）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五鳳四年）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餬音胡說文曰寄食也余據正考父鼎銘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則餬者食饘鬻之義許慎所謂寄食者蓋因左傳餬口於四方以為說今此書依許義）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調徒弔翻度徒洛翻）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糶他弔翻）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河表七州秦雍岐華陝河涼也以下文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證之則七州當謂荊兗豫洛青徐齊也河表直謂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敘其才用中州謂代都東至海南距大河諸州比毗至翻比例也）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朝直遙翻）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恆理也（恆戶登翻）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恧女六翻）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朝直遙翻假古訝翻時魏不聽朝臣終喪給假而已）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衣於既翻）鳴玉

垂綏同慶賜之燕，綏，如佳翻。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縗從役，春秋時晉襄公居文公之喪，墨縗絰以敗秦師于殽，自是之後以墨縗從戎。縗，倉回翻。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魏遣兵擊百濟，為百濟所敗。魏書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據李延壽史，其先以百家濟海，後浸強盛，以立國，故曰百濟。晉世句麗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漢儀，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甘泉乃備之，謂之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備大駕。晉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大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並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各左右二行；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騎步兵；長水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引，戟楯、刀楯、鼓吹亦如之；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遊騎；次與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後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握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左右又行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驍騎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大輦御書作六輦，太官令丞左，太醫令丞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蹋豬車，駕駟，中道，熊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三十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四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八，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一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後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左，屯騎校尉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將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騎將軍四人騎校鞍角金鉦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次驍騎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鞭，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鞭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猾；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鞭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魏之大駕，蓋參取漢、晉之制，而官名鹵簿則微有不同者。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為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為上所親，宋蒼梧王元徽四年，帝為鎮西長史，行郢州事，板晏為主簿。自是常在上府。上為太子，晏為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事見上卷元年。晏稱疾自疏。及即位，為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見，賢遍翻。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朝，直遙翻。嶷，魚力翻。

二月壬寅，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為吏部尚書。

復扶又翻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毁，今可斷之。斷讀如短　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還當作造，音七到翻；朝，直遙翻。　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選，須絹翻。　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平頭謂王字也；謚，神至翻。　徐湛之之死也，湛之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孕，以證翻。　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樂音洛。　及上即位，孝嗣爲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謂周公既定洛邑之時也。周都豐鎬，以洛爲東都。　儉卒，孝嗣時爲吳興太守，徵爲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方澤者，爲方丘於澤中，以祭地祇。　上欲用領軍王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王奐爲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魏置懷朔鎮於漢五原郡界，是後六鎮叛，改爲朔州，而不能有舊鎮之地。杜佑曰：魏都平城，於馬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將，即亮翻；下同。　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楨，雍，於用翻。　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水經注曰：太極殿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也。魏書帝紀：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　引見王公。見，賢遍翻。　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毁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景穆皇帝，世祖之子，薨，謚曰景穆皇帝，未即位也。二王於高祖爲叔祖。　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二王於文成帝爲兄弟。詩曰：兄弟孔懷。懷，惟思也。　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聞，音問。　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中散，中散大夫也。散，悉亶翻。　文祖受楨賂，爲之隱。爲，于僞翻。　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春秋公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契蓋以宰官署中散大夫也。　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惡，烏路翻。　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慕容白曜有平齊之功。　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　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使，疏吏翻；下同。　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賾。今復遣使，不亦可乎！復，扶又翻。　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北鎮，六鎮也。一曰：懷朔鎮直平城北。　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頹卒。　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　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

王晃屬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邕於容翻。州議曹自漢以來率皆以士爲之。)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自魏晉以來，中正率用本州人望爲之。)侍中江斅爲都官尚書。(斅音效。)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邀，南史江斅傳作徼。說文曰：幸也。)階榮至此，(通音堅，兒翻。)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爲，于僞翻。復，扶又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遠，于願翻。)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斅，湛之孫；瀹，朏之弟也。(二家以名義自將，至於甄別流品，雖萬乘之主不可得而奪，豈惟蕭齊哉！朏，敷尾翻。)柔然別帥叱呂勤帥衆降魏。(別帥，所類翻。勤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三(起上章敦牂盡玄黓涒灘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放隔城俘見上卷上年) 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泉下當有池字) 壬申還宮 地豆干頻寇魏邊(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城之子也(新城當作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頤今從本傳)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隋書庫莫奚東部胡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郡) 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將即亮翻)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兗翻雍於用翻) 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 八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考異曰齊書作世子休留成今從魏書) 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冠古玩翻推吐雷翻) 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復扶又翻) 仕進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使之帶器仗而衛左右因名) 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數所角翻犒苦到翻) 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襖烏浩翻) 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啓上敕精檢(精檢言精加檢校也) 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使疏吏翻) 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愈(愈羊茹翻) 典籤吳脩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秘而不言脩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脩之之言方便答塞欲為子響道地也景淵之言欲先行檢校然後奏之也塞悉則翻) 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愈聞皆已死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將即亮翻) 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少詩照翻難乃旦翻)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上時掌翻) 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不答而心善其言蓋天性所在而未敢撓國法也) 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齋仗天子齋內仗手也茹音如帥讀曰率) 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為諧之副(按齊書張欣泰傳時為南平內史當作南平) 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夏戶雅翻) 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張興世見一百三十卷宋明帝泰始二年)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燕尾洲在江陵城西江水至此北合漢水)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使疏吏翻) 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疏今便單舸還闕(舸古我翻) 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將引也) 子響唯灑泣(灑泣揮淚也) 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饌雛戀翻又雛皖翻)

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錄，收也。使，疏吏翻。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諸之等單艇逃去。操，七刀翻。射，而亦翻。艇，待鼎翻，小船也。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將，即亮翻。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泝流赴建康。舴艋，亦小船也。舴，陟格翻。艋，莫幸翻。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賜死。蕭子顯爲順之諱耳，今從南史。按順之，梁武帝之父，蕭子顯者，仕梁朝而作齊書，故通鑑言其爲順之諱。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分，扶問翻。敕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怖懼，怖，普布翻。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希，望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塞，悉則翻。復，扶又翻。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屬籍，宗屬之籍也，今謂之玉牒。削爵土，易姓蛸氏。蛸，相邀翻，與蕭音相近。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謂子響之黨當連坐者，別行下考覈論定其罪也。下，戶嫁翻。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猨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爲上所責怒。蕭順之慚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子響先嘗出繼嶷，故以舊恩請收葬。貶爲魚復侯。魚復縣，時屬巴東郡。應劭曰：復音腹。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爲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

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爲知言。省，悉景翻。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爲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見，賢遍翻。藹應對詳敏，上悅，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繕脩廨舍數百區，廨，古隘翻。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勺，音酌，挹抒之器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據北史楊椿傳，時爲中部法曹。華，戶化翻。陛下荷祖宗之業，荷，下可翻。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僵，居良翻。羣下惶灼，莫知所言。惶，恐也。灼，熱也。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孝經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楊椿此語，說出魏孝文心事。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爲，于僞翻。於是諸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兆域，謂葬地。從先帝之兆。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公除者，以天下爲公而除服也。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慌，呼往翻。惚，音忽。鄭玄曰：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奉侍梓宮，猶希髣髴。事死如事生，猶冀髣髴見之也。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復，扶又翻。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謂未忍公除也。衰，倉回翻。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從，才用翻。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法，常法也。不撤武衛，備不虞也。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陵在方山，不從金陵之兆。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比，並也，並當別敘在心之所欲言。比，毗至翻。己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據魏紀，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賢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與羣臣相慰勞。勞，力到翻。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從，才用翻。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

宗因而無改。四祖者，高祖昭成帝，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注云：二十兩爲一溢，溢米之法，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曰：案律歷志，黃鍾之律，其實一龠，律歷志合龠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一升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興一升得漢五升。晝夜不釋絰帶，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闕，經象大帶。絰之言實也，衰之言摧也。衰絰明中實摧痛也。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朝，直遙翻。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粗，坐五翻。任，音壬，勝也。諸公何足憂怖。怖，普布翻。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悉，詳也。典記，謂經典傳記也。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游明根、高閭時以儒學爲帝所親，故帝別與之言。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哀至則哭也。旣葬而虞，旣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閒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斬衰，朞而小祥，旣祥而練，再朞而大祥，旣祥而禫，又三月而除服。卒，子恤翻。今則旬日之閒，言及卽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蓋以文明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宋明帝泰始七年，魏孝文受禪，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過紀，蓋以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顯祖方殂，明年改元太和，至是十四年，故云在位過紀。十二年爲一紀。過，古禾翻。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慺，洛侯翻。慺慺，謹敬貌。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闇，音陰。唯欲衰麻廢吉禮，衰，七回翻；下衰絰、除衰、從衰同。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孺慕，如孺子之慕父母也。祕書丞李彪曰：曹操爲魏王，置祕書令、丞。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閒然。閒，古莧翻。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漢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不書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尋已從吉，以漢文三十六日釋服之制推之也。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衰，倉回翻。嗤，充之翻。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吉凶事雜，臣竊爲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過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去，羌呂翻。漢武帝時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志。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往問其友人祁侯，祁侯與之往復，而王孫守其說。祁侯曰：善。遂臝葬。晉人皇甫謐著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真。吾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擇不毛之土，穿阬下尸，籧篨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冤悲沒世。其子從之。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

引論語孔子之言。今不違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違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之喪，則宗廟之祭當闕也。帝曰：自先朝以來，恆有司行事。朝，直遙翻。恒，戶登翻。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喪，息浪翻。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賴，蜀本作覬，當從之。否則賴字衍。歆，許今翻。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治，直吏翻。下同。帝曰：旣葬卽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夏，戶雅翻。及至今日，卽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解，戶買翻，曉也。李彪曰：今雖治化淸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虞，防也。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據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亦並興，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絰從戎也。晉侯墨衰敗敵，春秋：晉文公卒，未葬，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于殽。衰，倉回翻。敗，補邁翻。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鄭玄曰：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故云越紼。紼，音弗。輴，勑倫翻。索，桑各翻。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闇，音陰。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并孝文為五帝。尉，紆勿翻。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尤諱，猶云大諱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諱也。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此魏初所用夷禮也。禳，如羊翻。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號。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不言當用夷禮。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謂居三年之喪不言也。不應如此喋喋。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號，戶刀翻。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穆崇，魏開國功臣。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不復追問譖者。為，于偽翻。復，扶又翻。

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淸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疾，猶言託疾也。治，直之翻。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將，即亮翻。下同。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襲州治也。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復，扶又翻。登之曰：使君靜處，處，昌呂翻。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任，音壬。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嶺，即大庾嶺也。史言徒讀書而無政事者，不足以當方任。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顗，魚豈翻。考異曰：齊紀作孔覬，今從齊書、南史。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

賤甚貴其傷一也(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悝苦回翻)三吳國之關輿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比毗至翻被皮義翻)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累力瑞翻)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貨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易以豉翻)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用漢晁錯之言趨讀曰趨走音奏)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漢初行半兩錢及莢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取其鋊以更鑄作錢元狩中鑄五銖文漫兩面皆周帀爲郭令不得磨取鋊鋊音谷銅屑也)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少詩沼翻)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復扶又翻)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異錢謂其文非五銖者)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鍾聚也)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沈持林翻鑠書藥翻)所失歲多譬猶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引漢枚乘之言)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喪息浪翻)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斷音短禁截也)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稱尺證翻合音閤)錢貨既均少爲多也銷以爲大利貪冒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塞悉則翻樂音洛)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悛七倫翻又丑緣翻)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蒙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十里此即漢鄧通鑄錢舊處)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使疏吏翻)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譴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事見上卷四年至上譴至)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武帝時治直之翻下同)(聽復扶又翻注也)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威王晃卒(諡法勇以果毅曰威)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以門地用人選須諳悉諳烏含翻)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使疏吏翻爲于僞翻蠕人兗翻)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褶音習)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信東室(自居爲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皇信東室蓋皇信堂之東室也)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起麪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啗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麪餅入教麪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酵麪莫甸翻孟詵曰臛音郝肉羹也)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糉炙魚(茗莫迥翻茶也本草曰茗苦茶郭璞曰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糉類篇子貢翻糉也又側草翻粽也南史作粽作扁米糉蓋即今之糉子是也可以供茶炙之石翻)皆所嗜也　上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爲于僞翻)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杜佑曰齊之世有清溪宮後改爲芳林苑卞彬傳清溪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

（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泄玄武湖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謂之清溪。）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屈，九勿翻。芰，奇寄翻，菱也。去，羌呂翻。屈建，屈到之子也。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寗武子猶非之（左傳僖三十一年，秋，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息亮翻。）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豫章王嶷與帝同母，帝為嫡，故通鑑以嶷為庶婦。尸，主也。）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治即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註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嶮峻，今謂之洪和城。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洮，土刀翻。）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枹罕鎮將帶河州刺史。枹，音膚。將，即亮翻。長，知兩翻。）魏主許之。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竣，七倫翻，又丑緣翻。）欲以朝服行事（朝，直遙翻，下同。）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之言，沖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厭，於葉翻。）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記孔子容止，有是言。）此童稚所知也（稚，直利翻。）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準，援平之物，又其義擬也，倣也，對也。看為望，月有敵望。後漢律曆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月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取諸此。）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止淹耳。）何至今日獨見要逼（要，讀曰邀。）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金璫，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疏吏翻。）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孝經之言。）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使，疏吏翻。褶，音習。）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幍給昭明等（幍，苦洽翻。）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考異曰：楊松玠談藪作朱淹，又云自著作郎遷著佐郎，今從魏書。）賜絹百匹。昭明，駰之子也（裴駰，松之之子，註史記行于世。駰，音因。）

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太和廟，蓋北史作太和殿。水經註：太和殿在太極殿東堂之東。魏書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蓋亦不能及暮矣。飯，扶晚翻。）乙丑，復謁永固陵（復，扶又翻。）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謂湯以六事自責也。）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喪，息浪翻。）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謂一期而四時之氣始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譴，去戰翻。）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為，于偽翻。）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言行喪禮，興百王之墜典，而正其失也。）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

從事。（朝直遙翻裵吐回翻）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按魏紀上即位之初年至三年彪凡四來聘是年再聘通前凡六使疏吏翻）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左傳晉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魏主太和四年起東明觀觀古玩翻更工行翻）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斷丁亂翻）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丙辰，魏初造五輅。（五輅玉金象革木也）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為雍州刺史。（為後誅奐張本雍於用翻）丁未，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濟子禮翻）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少詩沼翻）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為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辰也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為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大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為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太帝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先悉薦翻）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即寇謙之道壇也探吐南翻乾音干）乙巳，帝引見羣臣，（見賢遍翻）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考異曰禮志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從本紀）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令。（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註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鄭註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太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禮記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據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對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祫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數一歲三禘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先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瀆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協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

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廟於白登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諡道武。水經註曰：雞鳴山在廣寧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幷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因名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群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爲雞鳴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崞山，別立寢廟。崞，音郭。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后父馮朗也，爲秦、雍二州刺史，生后於長安，後坐事誅，文宣王因立廟長安。雍，於用翻。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鄭衆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霤，音力又翻。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直遙翻；下同。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謂等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日月所會謂之合朔，月生明謂之朏，月之三日也。朏，敷尾翻。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此小祥也。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群臣哭已，已，畢也。帥，讀曰率。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隋志：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縞，古老翻。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素紕，紕，匹毗翻，又必二翻，又扶規翻，冠飾也，緣也。白布深衣。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麻繩屨，侍臣去幘易帢。弁缺四隅謂之帢。傅子曰：帢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去，羌呂翻。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瘠猶甚，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闋，號慕如始。古者既祥而練。闋，古穴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也。號，戶刀翻。如始，言如初有喪。王者爲天地所子，爲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慼，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爲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衷，當也，正也，適也。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禫，徒感翻，除服之祭也。衮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因之，前加金博山述，述即鷸也。鷸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筩，宋因之，又加黑介幘，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於其上，謂之平天冕。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綾。樂縣而不作。縣，讀曰懸。丁卯，服衮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新作太廟成，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諸牧守。守，式又翻。

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群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朝，直遙翻。褶，音習。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麗，力知翻。魏主爲之制素委貌、布深衣，爲，于僞翻。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皂絹爲之，今制素者，以舉哀。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諡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

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赫連昌十六年克姑臧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夏克長安獲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朝直遙翻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脩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此晉泰始也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處昌呂翻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摠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袠裏袠與帙同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幾居希翻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簟等物詔以當根純爲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爲下范諸農攻當根純張本使疏吏翻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朝直遙翻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易曰利建侯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鄭玄註云經謂爲之里數以禧爲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曹事也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悖蒲內翻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趨七喻翻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從母即姨也從才用翻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樂音洛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彊其兩翻下彊使同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飼祥吏翻著則略翻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李惠之誅也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思皇后之昆弟皆死魏孝文諡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惠從弟鳳爲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從才用翻樂皆音洛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旣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旣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先世謂惠及鳳見賢遍翻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旣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爲伯去其軍號軍號將軍之號也去羌呂翻時人皆以爲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嘗以爲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爲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諡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樂　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自是每朔依以爲常　散騎常侍庾蓽等聘於魏

魏主使侍郎成淹引羣等於館南瞻望行禮。觀明堂辟雍之禮。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五行之次也。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魏書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史記以匈奴爲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臣愚以爲宜爲土德。」按魏書帝紀，道武天興元年，羣臣奏國家承黃帝之後，宜爲土德，高閭蓋申前議耳。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事並見晉紀。神元，力微也；桓帝猗㐌，穆帝猗盧。好，呼到翻。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河南郡河南縣，周之王城郟鄏也。郟，古洽翻；鄏，音辱。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幷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漢律曆志曰：祭典曰：共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卒，子恤翻。共，讀曰恭。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爲水德，祖申臘辰。考異曰：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誤以六爲五耳。甲子，魏罷祖禊。祖禊，李延壽書魏紀作祖禊。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爲公，公降爲侯，而品如舊。」雚王桓誕亦降爲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長孫道生以功封上黨王。長，知兩翻。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昶，丑兩翻。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孟月，擇日而祭。自漢以來，宗廟歲五祀，四孟及臘是也。魏初用中節，夷禮也。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魏主毀太華殿爲太極殿。戊子，徙居永樂宮。魏主太和元年起永樂遊觀殿于平城之北苑。樂，音洛。以尚書李沖領將作大匠，與司空穆亮共營之。辛卯，魏罷寒食饗。舊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初學記曰：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註云：爲仲春將出火。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魏先以寒食饗祖宗，今以其非禮罷之。甲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朝，直遙翻。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潘。潘，今上谷也。廣寧縣本屬上谷。又據水經註，潘當作灅。皆令牧守執事。守，式又翻。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騎，奇寄翻。蹋與踏同。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謂之遶天。蕭子顯曰：戎服遶壇，魏主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魏主遶三匝，公卿七匝，謂之遶天。復，扶又翻。三月，癸酉，詔盡省之。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爲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朝，直遙翻。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千隨使者詣平城。從，才用翻。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魚力翻。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爲事。齋庫失火，齋庫，齋內之庫。燒荊州還資，高祖建元二年，嶷自荊州還爲揚州。評直三千餘萬，評直，評量其所直也。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蓋欲諸子不以位勢相陵。塞，悉則翻。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嶷，猶歔欷流涕。欷，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見，賢遍翻。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

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去年長孫百年所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魏吐谷渾傳作賀魯頭，今從帝紀。）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使，疏吏翻。宕，徒浪翻。比，毗至翻。）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離，力智翻。謂可保藩臣之業也。）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悛，丑緣翻。難，乃旦翻。）伏連籌默然。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鎮將一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魏帝紀：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討蠕蠕。按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頤、叡出征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趣，七喻翻。磧，七迹翻。）初，柔然伏名敦可汗（可，從刊入；汗，音寒。）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收曰：魏言悅樂也。）改元太安。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尉，紆勿翻。見，賢遍翻。）賜元玄冠、素衣，（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今此與玄冠、委貌異制。）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

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億明日撎，於至翻，卽今之揖。更，工衡翻。）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元卿，卿上卿也。）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昭，時招翻。）祀文明太后於玄室。（玄室，北史作玄堂。鄭玄曰：玄堂，北堂也。）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朞，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氐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降，戶江翻。朝，直遙翻。）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殷祭，大祭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馮熙見一百二十二卷宋順帝昇明元年。熙，文明后之兄也。）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琛，丑林翻。）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慚。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傳，直戀翻。）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於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范當根純奪林邑國事見上年。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復，扶又翻。）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昏姻，冲引為中

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西兗州治滑臺。時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爲于僞翻。嬪毗賓翻。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諡法：昏亂紀度曰荒。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治直吏翻。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四（昭陽作噩，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陳顯達，南彭城人，起於卒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以陳顯達之居寵思長慮，不能自免於猜暴之朝，至於稱兵而死，豈非繫於所遇之時哉！）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自建康至郢，府先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麈，腫庾翻。[illegible]陸佃埤雅曰：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黦；又以拂氈，令氈不蠹。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言不須以風流自標置也。捉，執也。）即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以蕭氏篡宋，殺劉氏子孫，故也。數，所角翻。處，昌呂翻。）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魏書帝紀：太和十二年，起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為下魏入寇張本。）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巒，穎之孫也。（邢穎使魏，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好，呼到翻。）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省，悉景翻。）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治，直之翻。）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修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啟於東田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將，即亮翻。更，工衡翻。番，分番更作也。）營城包巷，彌亘華遠。（[illegible]）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監，工銜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誚，才笑翻。）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上嘗幸東宮，怱怱不暇藏輦，（怱怱者，急遽之意。）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illegible]）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東宮，（行，下孟翻。）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啟聞，并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惡，烏路翻。[illegible]）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illegible]）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illegible]）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illegible]）

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收繫獄，（[illegible]）誣其構扇山蠻，欲為亂，敕送興祖下建康；（自襄陽順流東下建康。）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奐，（[illegible]）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婿也，謂奐曰：「曹、呂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姦變，正宜錄取，（錄，收也，[illegible]）馳啟聞耳。」奐納之。（[illegible]）

自服袴褶使不逞彊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精遣奐隱與從之眞與出城爲文翽所執叡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勸奐休議殺寬同今從齊書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使，疏吏翻。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等小人相陵藉，陵者侮之而出其上，藉者踐之使居下。藉，慈夜翻。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後爲奐子肅食瑤起之肉張本。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爲王肅引魏兵入寇張本。琛，丑林翻。考異曰：南史奐弟份自拘請罪，帝特之。肅爲人至魏，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遺醜有？臣披奐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東宮官屬，文則太傅、少傅、詹事、率更令、家令、僕、門大夫、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馬、舍人；武則左右衛率、步兵、屯騎三校尉、旅賁中郎將、左右積弩將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何戢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戢，則立翻，又疾立翻。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爲後馮后譏廢張本。魏主以白虎通云：漢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朝，直遙翻。熙固辭。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于魏。沈約曰：光城郡，疑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蠻帥，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四廟子孫，謂世祖、恭宗、高宗、顯祖之子孫也。太和十二年，起宣文堂、經武殿。用家人禮者，略君臣之敬而序長幼之齒。甲子，魏主臨朝堂，朝，直遙翻。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丙子，以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

鏗，口莖翻。先是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先，悉薦翻。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終身不與相見。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沔北。沔南徙處沔北，與荊州爲鄰。酋，慈由翻；帥，讀曰率；處，昌呂翻。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風沙常起，風沙，大風揚沙也。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鄭玄曰：明堂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也。个，古賀翻。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革卦之彖辭也。諶，氏壬翻。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任，音壬。重，直龍翻。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繇，直救翻，又翻。大人虎變，革卦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澄。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自明堂左个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曏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見，賢遍翻。曏，許亮翻。沮，在呂翻。怖，普布翻。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屏，必郢翻。易，以豉翻。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魏主始與任城王澄言其情。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比之周成、康，漢光、明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擾，而沼翻。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之謂卒如帝所處。陛下斷自聖心，斷，丁亂翻。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張良

（贊漢高帝還都長安，故以爲比。）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代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陳，讀曰陣）；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事見一百五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illegible]書同文），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周制五輅，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鄭氏注：革輅，鞔[illegible]條讀爲絛）？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時欲用兵，命沖典武選，銓擇才勇之士。選，須絹翻）。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之（徐州城即鍾離城）。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爲太子（恂，須倫翻。爲後廢恂張本）。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illegible]兵尚神速，魏主今露其事，以布告四方，敵亦[illegible]露布亦移書，則移書）。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illegible]），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爾，如此也。寂寂，言冷寞也。[illegible]）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illegible]），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搥，傳追翻。車前有油壁。自晉以來，諸公給八騶[illegible]）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獎者，推助以成其事。數，所角翻），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騶，側鳩翻。[illegible]始制[illegible]有功者[illegible]黃紙，今[illegible]謂之板授）。

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傖，助庚翻）。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遑（遑，急也，遽也），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江左以清商爲正聲伎。伎，渠綺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間日，隔一日也。間，古莧翻。參，候也；承，奉也）。戊寅，上疾亟，暫絕（氣暫絕而不息也）；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王融，字元長），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召，讀曰邵。按左氏傳，齊桓公既立子昭爲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豎刁以薦羞於桓公，遂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無虧，昭奔宋。宋襄公伐齊，殺無虧而立昭，是爲孝公。）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斷，音短）。頃之，上復蘇（復，扶又翻），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朝，直遙翻。鸞，盧官翻）。俄而上殂（年五十四）。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釋戎服還中書省也），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太孫即位，尋見廢弒，史以追廢之號書之，爲後殺王融張本）。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治，直吏翻）；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參，預也；懷，思也；命鸞參預其事而詳思其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心相從以濟國事也）。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辭。瓌，古回翻。）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

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遣，祛逐也。言未能祛遊宴之失也。自此以上，史述帝平生之大略。斷，丁亂翻。長，知兩翻。樂，音洛。屏，必郢翻。好，呼到翻。）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曅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世祖諸弟存者，曅為長。長，知兩翻。）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以世嫡立為皇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illegible]）直閤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監，古銜翻。少，詩沼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西昌侯（[illegible]）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事見一百二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鸞，分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鸞獨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從，才用翻。）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樂，音洛。）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史言子良無奪嫡之志。）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少，詩照翻。）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史言奪嫡之謀出於王融。）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中書省蓋在太極殿西，故使仗屯西階以防子良。賁，音奔。將，即亮翻。）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乞停中書省，俟梓宮出葬而後出也。）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曅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史言遺詔本無此段除授，皆當時稱遺詔行之。）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逋，欠負也。）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冶，（冶，據蕭子顯齊書當作冶。冶謂冶鑄之所也。）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所謂黃放白催也。先，悉薦翻。）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史為西昌侯鸞篡國張本。）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尉，紆勿翻。）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騎，奇寄翻。下同。）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晉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周之君陳，使其任也。此後無聞。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為留臺，承制行事。其後安帝播遷，劉裕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留守之制，因此。）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言老者經事多，故智慮深遠；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少，詩照翻。斷，丁亂翻。）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衆合七萬，出子午谷。（谷，欲、谷二音。）胤，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樂，音洛。）世祖由是愛之。而嬌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群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子良為揚州刺史，故帝隨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鉤，所以啓鑰，今謂之鑰匙。）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王國有師，掌導王之教訓；侍書，掌教之書翰。）相謂曰：「若言之二宮，（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則其事未易；（易，以豉翻。）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毆，烏口翻。）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斯之謂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盛，時征翻。）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號，戶刀翻。）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文惠太子卒於是年正月。）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是年夏四月，自南郡王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

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太孫居東宮，何妃尚留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荷，下可翻，又讀如字。)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復，扶又翻。)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音佐。韓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作，注云：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朱元晦曰：今按廣韻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災乃作。音將祚翻。及康節五拵之謠，皆已為此音矣。然讀為佐音者，又將祚之訛也。而世俗所用，從人從故而切為將祚者，又字之俗譌也。)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斂，力贍翻。伎，渠綺翻。下，戶嫁翻。)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朝，直遙翻。)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言名雖高而輕躁，人知其必及禍，故望促。)難可輕敝衣裾。」(類篇：敝，毗祭翻，或從衣。此云敝者，義與弊同。)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會，工外翻。)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事。(鼓以作氣，言鼓作融氣以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斷，丁亂翻。)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詰，去吉翻。)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魏收志：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鎮，真君七年置州，領永安、秀容、鴈門郡。而永安郡定襄縣注云：真君七年併雲中、九原、晉昌屬焉，則知魏肆州蓋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縣地，蓋曹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縣，其地在陘嶺之南；古定襄在陘嶺之北。隋志：鴈門郡，後周置肆州，隋改曰代州；又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以名郡，參考可知矣。宋白曰：後魏置肆州於九原，非古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為秀容縣，忻州定襄郡治焉。後魏書云：太平四年置肆州，治秀容城，領鴈丘等八郡。)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勞，力到翻。)給衣食終身。(此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見者則給衣食，目所不見者，豈能徧給其衣食哉？古之為政者，孤獨癈疾者皆有以養之，豈必待身親見而後養之也！跛，補火翻。跛者，一足偏短。眇者，一目偏盲。眇，亡沼翻。)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行，下孟翻，循行也。)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馮誕，后戚，親且貴，故諭之以儆百司。)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東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注曰：黈，音主苟翻，謂以玉為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塞，悉則翻。)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橈有司之法，(橈，奴教翻。)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治，直吏翻。)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號者，所領將軍號也。)

九月，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渚在東府前，秦淮之渚也。)帝於端門內奉辭，(端門，宮之正南門，內，大內也。)轀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轀，音溫；輬，音涼。)裁入閤，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伎，渠綺翻。鞞，頻迷翻。)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景安陵亦在武進，帝遺詔所命陵名也，在休安陵東，所卜第二處。休安陵，齊帝祖宋太常樂子所葬，高帝受禪，尊為休安陵。)戊辰，

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故太學漢魏所營者。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朝直遙翻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稽顙於前將諫南伐也稽音啓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言違衆南伐無異獨行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此亦帝所以怖羣臣而決遷都之計也復扶又翻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引秦商鞅之言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舊人謂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即所謂國人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遊行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省悉景翻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不肯歸北蓋慮北人歸代復戀土重遷也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謂前筮之遇革今之遷都真以革北方之俗易說卦曰革去故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隱度也度徒洛翻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樂音洛中竹仲翻帝曰：

卿既不唱異，言不倡爲異論也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孫也。于栗磾魏道武帝健將也磾丁奚翻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北地郡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邠州據水經注石山當在長安城東北有數谷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朱柔蔦翻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欲數結齊郎以爲援使疏吏翻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雍於用翻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考異曰齊書穆亮作繆老生今從魏書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降戶江翻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徵穆亮於關右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董爾北史作董爵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東如豫州此豫州即虎牢城也魏明元帝取虎牢置豫州獻文帝取懸瓠又置豫州以虎牢爲北豫州今主太和十九年罷北豫州置東中府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遷都之議既定停南伐之師故解嚴奉神主而行故告行廟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開悟也伏厭伏也言北人安土重遷被於此說不肯降心以相從澄援引曉諭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即文惠太子妃王氏也立妃爲皇后。即何妃也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魏主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降人初至君臣情分甚爲闊疏言肯當心故促席近前以聽之不覺其分之疏也與之言而弗厭倦日爲之移晷不覺其久也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間古莧翻屏必郢翻

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帥，讀曰率。從，才用翻。）

辛亥，封皇弟昭文爲新安王，昭秀爲臨海王，昭粲爲永嘉王。

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罷廣、司二州，（按齊書劉悛傳，悛出爲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諸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世祖即位，悛自廣陵還爲司州，徵入爲長兼侍中。悛，七倫翻。又丑緣翻。）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悛所獻減少。（稱，尺證翻。少，詩沼翻。悛傳云：悛作金浴盆等，欲以獻世祖，還都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遂減其所獻。）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勔之子也。（劉勔死於桂陽之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五 起閼逢閹茂，盡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 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

建武元年 是年正月改元隆昌，七月改元延興，十月始改元建武。

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此鬱林王改元也。大赦。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 懋，音茂。以主幼時艱，密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諸州各有作部，主造器仗。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去年秋，武帝以魏將入寇，遣顯達鎮樊城。子懋欲脅取以為將。將，即亮翻。顯達密啟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騎，奇寄翻。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轂，古祿翻；俠，讀曰夾。顯達過襄陽，過，古禾翻。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率，所類翻。王子懋自稱天王，天子之王。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此間人，謂襄陽人也。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隨王子隆前以鎮西將軍為荊州刺史，衍為其諮議參軍。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衞率，白龍為游擊將軍。啗，徒濫翻。折，之舌翻。帥，所律翻。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此時西昌侯已有殺諸王之心，衍因是以籌略見用。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將，即亮翻。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白服，若得罪而白衣領職者。衍撫安之。

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鬱林王即位，追尊父文惠太子曰文帝，陵曰崇安，廟號世宗。據竟陵王子良傳，陵在夾石。

癸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烏呼介士，胡不我臣！」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帝，謂鬱林王。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允，信也，肯也。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語，牛倨翻。「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舍人，後閤，禁中後閤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六宮房內。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著，陟略翻。被，皮義翻。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好，呼到翻。文惠太子廟號世宗。擲塗，以塗泥相擲為戲也。賭跳，以跳躍高出者為勝。跳，他弔翻。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上庫，所儲以備軍國之用；齋庫以供齋內所領人主之好用。出者，出三億萬數之外也。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勝，音升。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樂，音洛。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更，工衡翻。帝幸姬，則世祖當作世宗。李延壽史以霍氏為文帝之幸姬。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朝，直遙翻；下同。鸞數諫爭，數，所角翻。爭，讀曰諍。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世祖，恐亦當作世宗。私謂鏘曰：「公聞鸞於

濟身如何（鬱林王小字法身）鸞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
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長知兩翻少詩照翻）朝廷所賴唯鸞一
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
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聽[illegible]且
又小時聽鸞專政也[illegible]翻）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蕭子顯齊書曰諶於太祖為絳服屬[illegible]諶氏壬翻）
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為腹心（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都下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
宣傳謀計皆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
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
知（蕭子顯齊書曰坦之以[illegible]為世祖所知[illegible]東宮直閤則從世宗為東宮亦有直閤將軍）帝以二人祖
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
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
醉後常裸袒（裸郎果翻）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
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逕進乃得聞達何
后亦淫泆（泆音逸泆淫放也）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
儷（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伉苦浪翻儷力計翻）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
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
內淆雜無復分別（別彼列翻）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
何后流涕覆面（覆敷又翻）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
（少詩照翻）坦之附耳語帝曰（語牛倨翻下每語同）外間並云楊珉與皇
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
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
鸞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悛丑緣翻）
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
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轢郎狄翻）常翼單
刀二十口自隨（翼者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
（訶虎何翻）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

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說輸芮翻下說諭同）己巳以奉叔為青
州刺史（蕭子顯曰宋泰始中青州沒魏[illegible]治鬱州[illegible]元四年徙治朐山[illegible]）曹道剛為中
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
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
諭之乃受（說輸芮翻下同）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
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省中尚書省中也毆烏口翻）啟云
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唐杜文謙
嘗為南郡王侍讀（溧陽縣自漢以來屬丹陽郡南郡王即帝初封[illegible]）前此
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
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
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
（王洪範[illegible]日月相者也）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捶牀
（攘如羊翻捶止蕊翻[illegible]）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
內之兵皆我用也（[illegible]以衛尉[illegible]中軍司馬[illegible]宿衛兵）即勒兵入尚書斬
蕭令（尚書省在臺城內）兩都伯力耳（都伯行刑者也今謂之劊子）今舉大事亦
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
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復扶又翻少詩沼翻少日言不多日也[illegible]錄尚書事故稱錄君）父
母為殉（[illegible]坐而死也）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
并收珍之文謙殺之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
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
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
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比毗至翻又必寐翻勝音升）況今蠶麥方急將
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
省諸州供張之苦（北京謂平城張竹亮翻）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
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
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

尚。（北都亦謂平城魏既遷洛以平城為北都）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從才用翻）王者於闈闥之內（宮中門曰闈韓詩門屏間曰闥）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三息暫翻）其四以為陛下耳聽灋音（法音謂雅樂也）目翫墳典（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其全此特大槩言之）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晷度也昃日昃也日過中則昃昃音側）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謂文明太后之殂已久而帝孝思不忘也）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嗇愛也）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老子曰有德司契司主也契要也治直吏翻）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武帝永明元年）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貢察者謂察舉秀才孝廉而貢之於朝）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復扶又翻彈坐者彈劾其違而坐之以罪）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又紂時其子弟為奴周文王武王皆禮而用之）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墜於皁隸矣（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釋曰皁直馬者隸附屬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言其人比之眾人稍有一寸之長一銖之重則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當丁浪翻）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參夷謂夷三族也懲止也僥堅堯翻）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敦迫也厲勵也以勵之）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

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漢遷東都京兆置尹（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察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魏初都平城分畫畿甸置司州於平城置代尹）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群萃而州處其言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長）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別彼列翻伎渠綺翻處昌呂翻下同處同）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閑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悴秦醉翻）則是衣冠皂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構肄詩書（肄羊至翻）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列女傳曰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度徒洛翻甍謨耕翻屋棟所以承瓦）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如豫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譙梁陳潁等郡縣又於青州界僑置冀州諸郡縣是也僑渠驕翻）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

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幷合大者
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魏初得河南止置四鎮郡縣多所併省少詩沼
翻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
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
不可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
朝直遙翻比毗至翻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
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論語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
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規度
其地以立方澤　辛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斅等聘于
魏斅胡教翻　丙申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
為高陽王將以河南潁川為畿甸故二王徙封　壬寅魏主北巡　癸卯濟
河三月壬申至平城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按魏閏二月齊曆之三月也　使羣臣
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魏營洛以洛為司州
改平城之司州為恆州分恆州東部置燕州治昌平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
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恆
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恆戶登翻尚書于果曰
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
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樂音洛　平陽公丕
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
宅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傳來告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左傳載鬭廉之言
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杜預曰龜焦兆不成世字書釋灼龜不兆
為焦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
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
始都東木根山拓跋鬱律諡平文皇帝晉明帝大寧二年通鑑書惠帝賀傉徙居東木根山　昭成
皇帝更營盛樂拓跋什翼犍諡昭成皇帝通鑑晉成帝咸康元年烈帝翳槐城盛樂六年昭成嗣國咸康七年

築盛樂新城更工衡翻　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晉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帝遷都平城朕幸
屬勝殘之運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朱元晦曰勝殘謂化善人不為惡也屬之欲翻會也勝
音升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羆壽之孫穆壽
事魏太武帝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分扶問翻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考異曰魏帝紀禮志北史紀皆云二月庚辰按長
曆二月丙午朔無庚辰魏閏二月齊閏四月魏三月乙亥朔齊曆之四月也故置於此　辛巳武陵昭王
曄卒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常憂子良
為變聞其卒甚喜鬱林但虞子良為變而不知鸞之謀已成矣　臣光曰孔子
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見論語　王融乘危徼幸徼堅堯翻謀易
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
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
哉躁則到翻近其靳翻　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
魏端午七夕之饗猶寒食之饗皆夷禮也　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
歲終州鎮列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治直吏翻去十
五年京官盡經考為三等去十五年猶云昨太和十五年也今已三載
臣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欲以考州鎮屬官之法考京官載子亥翻行下孟翻　魏
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史言魏孝
文明於君人之體不使權在臣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
府儀同三司本號鎮軍將軍也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
刺史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齊魏書帝紀皆無此食今據齊書志南史
紀　六月己巳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
散騎侍郎王清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盧度世避崔浩之禍其後自出
魏太武寵任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昶丑兩翻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
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
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使疏吏翻下同見賢遍翻失將

命之體也。將，奉也。奉命而行謂之將命。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江南皆春秋時吳、越、楚三國之地。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爲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宋蒼梧王初，昶鎮彭城，棄鎮奔魏，故義故在焉。卒無成功。卒，子恤翻。

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尉，紆勿翻。送之出郊，慟哭而返。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媼，烏皓翻。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言鸞等相與有異謀也。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從，才用翻。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復，扶又翻。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語，牛倨翻。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徐孝嗣爲王儉所薦，武帝擢而用之，遺詔託以尚書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荷，下可翻。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笑則啓齒，故云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鸞時領鎮軍將軍，故稱之。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樂，音洛。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耶！朝，直遙翻。姥，莫補翻，女老稱。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言曹道剛密有圖鸞等之謀而未能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以二人方自外郡歸，各有兵力，自援爲可藉也。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比，毗至翻。衞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復，扶又翻。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直後亦宿衛之官，侍衛於乘輿之後者也。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荷，下可翻。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懼而失其常度。比，必寐翻，及也。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壽昌殿，武帝所起，寢居之。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刺，七亦翻。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操，千高翻。楯，食尹翻。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弒之。此延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廈也，屏也，亦作屏。帝死時年二十二。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圍棊，左右聞有變，驚走報瀹，瀹每下子，子，棊子也。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謝瀹爲此，兄朏之教也。大匠卿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大匠卿，漢將作大匠之官。齊職曰：掌宗廟土木。悰，徂宗翻。悰，嘯父之孫也。虞嘯父，虞潭之子，事晉孝武帝。父，音甫。朝臣被召入宮，朝，直遙翻。被，皮義翻。國子祭酒江斅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吐，土故翻，嘔也。西昌侯鸞欲引中

散大夫孫謙爲腹心，（散，悉亶翻。）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史言謝瀹、江斆以名義自將，僅能如此而已；特立不懼，孫謙庶幾焉。）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辛丑，魏主至朔州。（魏收地形志：雲州，舊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爲懷朔鎮，孝昌中始改爲朔州，今此朔州，當置於雲中之盛樂，時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領盛樂、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廢。）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爲太尉，鄱陽王鏘爲司徒，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鏘，千羊翻。騎，奇寄翻。）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魏主至陰山。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兄鳳，生遙光、遙欣，遙光嗣始安王爵。）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癸丑，魏主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撫冥鎮；甲子，如柔玄鎮。（此六鎮，自西徂東之次第也。水經注：武川鎮城在漢光祿城東北，考其地，當在漢五原稒陽塞外。杜佑曰：在馬邑郡北二百餘里。武川鎮城在白道中溪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北出大漠。柔玄鎮在于延水東，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代郡且如縣故城南，則魏柔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且，音子閭翻。撫冥鎮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鎮自五原抵濡源分置於三千里中，則撫冥當在武川、柔玄之間，相距各五百里。據前高閭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按北史，宜當作冥。）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九月，壬申，朔，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載，子亥翻。）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上等、下等，各又分爲三等。）六品已下，尚書重閒；（重，直用翻。）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史言任城王澄之平明。）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朝，直遙翻。）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爲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廣陵王羽，字叔翻。稱，昌孕翻。比，毗至翻。頗，滂禾翻，亦偏也。懈，居隘翻。）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辟，毗亦翻。）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魏官本祿之外，別有恤親之祿。）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澄於魏主，叔也。）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數，所角翻。）可解長兼，削祿一期。」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尉，紆勿翻。數，所具翻。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爲姦欺，就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群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是蓋無日而不考覈，而誅賞則行於三年大計之時。蓋俗益漓，人益偷，而行九年之黜陟，則爲賒緩矣。魏孝文之考績，不過慕古而務名，非能行考績之實也。）淵，昶之兄也。（昶，丑兩翻。）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憮，罔甫翻。憮然者，悵然失意之貌。）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

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漸，子廉翻。)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恒，戶登翻。)復值不好文之主，(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不免面牆耳。(書曰：不學牆面。言面牆而立，無所睹見也。)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元年。七世知名，謂七世內侍也。磾，丁奚翻。朝，直遙翻。)帝甚悅。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言急於出迎，不暇躡履至跟也。)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宮，禁省；臺，尚書省。屬，之欲翻。)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李延壽曰：齊制，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油壁車者，加青油衣於車壁也。王公以下輧車曰今衣書車，十二乘，古輜車之象也。輧，薄經翻。輜，側持翻。)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朝，直遙翻。)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上，時掌翻。下直上、西上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東城，謂東府城也。按蕭子顯齊書，世祖遺詔以鸞爲侍中、尚書令，此時已進錄尚書事，粲曰蕭令，以舊官稱之。)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海陵王既即位，鸞出鎮東府，上臺兵力悉調以自隨。度，過也。)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復，扶又翻。)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太祖，書作世祖。)故鸞尤忌之。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諸王置防閤，以勇略之士爲之，以防衛齋閤。杜佑通典：唐制，親王府並給防閤、庶僕、白直，下至州縣亦有白直。)防閤丹楊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常用之。(宋孝武自江州起兵誅元凶劭也。)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考異曰：齊帝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上有癸酉，下有乙酉、丁亥，蕭子顯書作癸酉，乙未當作乙亥耳。)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上，時掌翻。)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諸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修浚城隍。)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子懋自雍州徙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勇躍，書作踴躍。雍，於用翻。)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說，輸芮翻。散，悉但翻。)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沮，在呂翻。說，輸芮翻。)琳之從二百人，(從，才用翻。)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爲，于偽翻。斂，力贍翻。下殯斂同。鑊，戶郭翻。)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遺，于季翻。)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卒，子恤翻。)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田橫客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超之待死，故以此言譏之。)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僵，居良翻。)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

而死。（史言董僧慧陸超之之義烈。折，而設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歐陽，今眞州即其地也。）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驅，丘遇翻。濟，子禮翻。）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上，時掌翻。）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illegible]）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使，疏吏翻。）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考異曰：南史，明帝使裴叔業害諸王，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南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但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不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答曰：能拒殺君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今從齊書。）昌寓，尚之之弟子也。（何昌寓於此，有周昌之節矣。）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音秀。銶，音求。）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之孫也。（孔靖見一百一十二卷晉安帝元興二年。）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桂陽王鑠為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解嚴。（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朏，敷尾翻。遺，于季翻。）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史記載淮陰侯答蒯徹之言。衣人之衣，於既翻。）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世多有如此而得名者。）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胛，古洽翻，肩背之間為胛。）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祏，音石。考城，前漢之甾縣也，屬梁國，後漢章帝改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齊志，南徐州南濟陽郡有考城縣，皆晉氏以郡人南渡而僑置也。）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洪範，禁衛舊臣，鸞以此覘之。[illegible]如此，鸞益無忌矣。相，息亮翻。）王母，祏之姑也。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好，呼到翻。）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慇勤，（鸞以太傅錄尚書事。太傅，上公，故稱錄公。）流連不能已，（流連，不能相捨之意。）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行，下孟翻。）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東昏侯之世，遙光卒如鋒言。）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遺，于季翻。誚，才笑翻。）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祠官，使行祭事。）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上，時掌翻。）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姓譜：柯姓，出吳公子柯盧之後。）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瀍亮殺巴陵王子倫。（茹，音如。）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晉置南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齊徙治白下，北臨江津，故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華，戶化翻。）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

鴆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灤亮曰：先朝昔滅劉氏（見一百三十五卷高祖建元元年。朝，直遙翻。）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茹法亮事世祖，權寄甚重。）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使，疏吏翻。）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灤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帥，所類翻。下同。）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間，讀曰閑。）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恆慮弗及（恆，戶登翻。）於是威行州部（州部，謂一州之部內也。）大為姦利。武陵王曅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本草圖經曰：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而下。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其脂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者。陸佃埤雅曰：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永明八年。）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被，皮義翻。）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謂所持以詣籤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持之本也。）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言有意於翼輔帝室。）而復害之（復，扶又翻。下勿復同。）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此上歷敘典籤之弊。）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長，知兩翻。）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處，昌呂翻。）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室。杜預注曰：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諸王置典籤，始於宋，故云然。）

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為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為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為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弟；誕，諶之兄也（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分據方面。諶，氏壬翻。）

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守，手又翻。）

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嬰，纏也。尫，烏黃翻，弱也。杜預曰：瘠疾也。）弗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蕭承之追尊宣皇帝，太祖之父而鸞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鸞，故云然。）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蕭子顯齊書自此以上著於海陵王紀。）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蕭子顯齊書此語著於明帝紀。）

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此時方改元建武。）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悰，徂宗翻。）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詩曰：其命維新。）不敢聞命！因慟哭（史言虞悰柔而能正，過謝瀹兄弟遠甚。）

朝議欲糾之，朝直遥翻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上時掌翻興起也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令省謂尚書令所舍也瀹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謂非如禹貢任土作貢也悉加禁斷。斷音短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比毗至翻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謂江南之人將不知魏朝之德也朝直遥翻可詔荆、郢、東荆三州禁勒蠻民，勿有侵暴。魏初置荆州於上洛，太和中徙治穰城；置郢州於真陽，真陽，漢汝南之慎陽縣也；置東荆州於泚陽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遥光爲揚州刺史。丁丑，魏主如鄴。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夏戶雅翻寶源爲廬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爲南平王。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恒貢，自今悉斷。斷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臺矣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丙戌，以聞喜公遥欣爲荆州刺史，豐城公遥昌爲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有廢疾，廢疾不可復用爲廢疾長知兩翻諸子皆弱小，故以遥光居中，居中謂爲揚州刺史遥欣鎮撫上流。戊子，立皇子寶卷爲太子。卷讀曰權

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宋泰始初崔道固降魏

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行下孟翻牧地謂自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橫則距河十里按杜佑通典衛州汲縣古牧野之地則其地宜畜牧有自來矣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畜許救翻以爲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平統萬八年赫連定滅秦定尋西秦爲吐谷渾所禽秦地皆入于魏十六年魏平涼州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蕃音煩如字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河陽牧場卽宇文福所規牧地畜許六翻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復扶又翻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無孑遺矣。梁武帝普通元年魏改元正光史言魏之馬政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用古者七十而致事之說並窮困私門。庚子，詔依舊銓敘。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爲侯。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數所角翻御師醫師也以其無疾故謂之御師主天子醫隋世尚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殞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漢東海恭王彊以天下禮葬用殊禮

魏郢州刺史韋珍韋珍先以業陵鎮將與東荆州刺史桓誕同鎮泚陽尋爲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從才用翻以尚書僕射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周魴事見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年魴符方翻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國人者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也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劉纘臣於齊而使於魏與芳皆彭城人蓋同出於楚元王之後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

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怏，於兩翻。)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據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凱，馛之子也。(陸馛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七年。馛，蒲撥翻。)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復，方目翻。)

相州刺史高閭(相，息亮翻。)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無誠心，(質，音致。)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使，疏吏翻。)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留議，(鎮南，謂鎮南將軍任城王澄。)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軍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少，詩沼翻。)爲內應者未得審諦，(諦，音帝，亦審也。)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降，戶江翻。)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孤，負也。敗，補邁翻。)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椽，重緣翻。)食無甔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甔，受二石。甔，音都濫翻。)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百堵皆興，謂新遷之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人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俶，昌六翻，始也。)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擐，音宦。)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率然，輕易之意。)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擐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卽爲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爲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爲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

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爲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將，卽亮翻。)休，逞之玄孫也。(魏道武伐中山，崔逞降之。)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

曹虎果不降。(降，戶江翻。)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赭陽，卽漢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赭陽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於志。下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置於赭陽明矣。葉，式涉翻。)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考異曰：齊書作盧陽烏、韋靈智。按陽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鸞，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佐，寶之子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入朝于魏。)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眞度軍於沙堨，(堨，烏葛翻。堨，壅也，聚沙以壅水，故以爲地名。)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晉武帝太康中，分南陽置義陽郡。惠帝又分義陽、南陽置新野郡。)

先是，魏主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先，悉薦翻。治，直之翻。)會閭出爲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大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鐘律，帝從之。(大樂祭酒，晉太和中初置是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六（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辟，毗亦翻。）乙未，拓拔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間，古莧翻。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二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劉昶、王肅攻義陽，（昶，丑兩翻。）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降，戶江翻。）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褊，補典翻。躁，則到翻。）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攻道，攻城之道，矢石之所集也。）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使，疏吏翻。下同。）

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鐵騎彌望。（彌，滿也。孔穎達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此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目所望。騎，奇寄翻。）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去，羌呂翻。）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斥，指也。直言以指人之罪過，無所回避，謂之斥。）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左傳曰：國君含垢。杜預注曰：含忍恥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子隆、子懋、子敬、子真、子倫，并鬱林、海陵為七王。）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相，息亮翻。）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史言崔慶遠之辯。）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載晉大夫隨武子之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過壽陽不攻，引兵東下。）民皆安堵，租運屬路。（屬，之欲翻。此謂淮北之民耳。）丙辰，至鍾離。（自壽陽至鍾離，三百三十餘里。）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塹，七豔翻。重，直龍翻。）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攻城甚急，矢石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楯，食尹翻。）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間，古莧翻。）與太子右率蕭誄等（率，所律翻。右率，太子右衛率也。誄，魯水翻。）徑上賢首山。（水經注：溮水南出大濆山，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義陽縣郡城南。上，時掌翻。）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少，詩沼翻。）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

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帥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謀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先，悉薦翻。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宋泰始初，青冀二州入于魏，乃置青冀二州刺史，治鬱洲山[illegible]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illegible]州治鬱洲山[illegible]口今[illegible]州[illegible]漣水縣[illegible]有古縣也。宋白曰：厚丘[illegible]在海州沭陽縣北四十五里。又[illegible]即丘[illegible]有即丘城[illegible]在今沂州臨沂縣[illegible]。厚丘[illegible]曰即丘[illegible]之祝丘[illegible]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illegible]紀城[illegible]東海[illegible]北有故紀城[illegible]曰[illegible]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從，才用翻。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輕，牽正翻。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齊獻王攸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長，知兩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使，疏吏翻。數，所具翻。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邵陽洲在鍾離城北淮水中。柵斷水路，夾築二城。既築城於洲上，又於淮水南北兩岸夾築二城，樹柵水中，以斷援兵之路。斷，丁管翻。下先斷、欲斷同。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相，息亮翻。閭，力居翻。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孫子兵法有是言。鄉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謂欲受曹虎降也。降，戶江翻。下同。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

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盱眙，音吁怡。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宋時淮上以盱眙為大鎮。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塞，悉則翻。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壽陽時屬魏，盱眙、淮陰[illegible]。齊皆以重兵守之，故云本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少，詩沼翻。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久於[illegible]守[illegible]者為舊，以生兵攻之者為新[illegible]出而攻之士[illegible]力是[illegible]。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言[illegible]士[illegible]而[illegible]。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齊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猶不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illegible]小[illegible]。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卒，子恤翻。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尚熱，尚，當作向。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釁，許覲翻。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故引以為言。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治，直吏翻。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沈，與霃同，持林翻。說文：久陰曰霃。炎陽，炎日也。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罷，讀與疲同。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

耳。今自春幾夏，（幾，居豈翻，近也。）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illegible]）然後命將出師，（[illegible]）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illegible]）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illegible]）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illegible]）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illegible]）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illegible]）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illegible]）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illegible]）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呼，火故翻。）「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楊椿見一百二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法曰：歸師勿遏。）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喪，息浪翻。）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illegible]）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冑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illegible]）穎冑以魏

寇倘遣，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冑，太祖之從子也。（[illegible]）上遣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illegible]）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illegible]）齊人恨之，餉以蒸豆。（[illegible]）昶怖懼，食之，（[illegible]）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慚蘇武，（[illegible]）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為馮熙舉哀。（[illegible]）太傅錄尚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illegible]）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illegible]）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洛邑，（[illegible]）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以下，可付法官貶之。」（[illegible]）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主之柩，（[illegible]）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illegible]）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illegible]）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群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illegible]）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illegible]）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群，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

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處昌呂翻)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將即亮翻恟許拱翻)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兵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殿軍後以拒追兵曰後拒)遣使與懿告別(使疏吏翻)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貯丁呂翻)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先悉薦翻說輸芮翻斷丁管翻中竹仲翻卒子恤翻)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南安王楨見一百二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等郡太和中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平涼平原等郡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功武都郡雍於用翻)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復扶又翻差初皆翻下差遣同)懸擬山外(漢中之地在關中南山之南故曰山外)雖加優復(復方目翻)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下戶嫁翻鄭城謂南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謂褒斜之道也)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晉伯宗之言)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此指禹貢九州為言)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漢北之與江外耳(漢北謂梁益江外謂齊言唯此二國未為魏民)羈之在近(謂以羈縻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遠也)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樹立也將帥也將即亮翻)為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赭城即赭陽城也降戶江翻)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李沖蓋謂淮漢之地為東道謂南鄭為西藩)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洛陽為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建康為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易以豉翻)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魏主從之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魯城(魏收地形志魯郡魯縣之魯城)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脩孔子墓(大宗之子為宗子孔子墓亦在魯縣)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碻磝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淹諫以為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泝蘇故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萬乘繩證翻)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將即亮翻率所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垣榮祖著名於宋泰始之間從才用翻下同)南陽太守房伯

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堨。堨烏葛翻真度敗在建武元年下考異曰齊書魏帝紀城陽王鸞以敗軍擒貶在太和十九年五月今從之鸞等見魏主於瑕丘，見賢遍翻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沮在呂翻辟毗亦翻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佐仍徙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瀛州治趙都軍城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謂以彭城降魏也從才用翻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略之子也。魏廣川王略見一百三十九卷高帝建元二年諡法追補前過曰剛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賈山曰古者聖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期居宜翻期親謂期服之親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緦麻三月服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廣川王略顯祖之弟諧於魏主從兄弟也其服大功將大斂，斂力贍翻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主如滑臺。丙子，舍于石濟。庚辰，太子出迎於平桃城。魏收志濟陰郡離狐縣有桃城水經注曰滎陽縣有虢亭俗謂之平晚城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魏置御史中尉以糾察百官猶御史中丞也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為意。悠遠也悠悠然寬縱自得之意悛丑緣翻彪表彈之。彈徒丹翻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言既無憂色又無悔過之意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數所具翻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

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飲至者告至于廟而飲酒也班賞有差。賞南伐之賞也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記冠義曰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禮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余謂魏孝文好古其必用三加之禮冠於廟禮也曹魏以來不復在廟冠古玩翻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見賢遍翻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群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用論語孔子之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斷音短正音華言也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見賢遍翻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謂故為北語不肯從華言者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不讀曰否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謂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為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守手又翻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爭讀曰諍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

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書，秘閣所無，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宋齊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秘書此秘閣之名所由始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妃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夫尊婦卑廣川王諧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故曰舊卑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邙山在洛城北邙謨郎翻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

洛者，悉爲河南洛陽人。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漢律曆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又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上之廢鬱林王也，見上卷上年。許蕭諶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魏氏壬翻。恚，於避翻。見，賢遍翻。推，吐雷翻。諶恃功頗干預朝政，朝，直遙翻。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爲申論。爲，于僞翻。上聞而忌之，以蕭誕、蕭誄方將兵拒魏，誄，魯水翻。將，即亮翻。隱忍不發。壬戌，上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省。仗身，執仗之衛士也。天子禁衛有齋內仗身，見齋書蕭諶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數既鎮戍之上中下爲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員。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諶爲南徐州，誕爲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衡陽郡公，誄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數，所具翻。朝廷相報，止可極此。卿恆懷怨望，恆，戶登翻。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之。并其弟誄，以黃門郎蕭衍爲司州別駕，往執誕殺之。諶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好，呼到翻。語，牛倨翻。相，息亮翻。貌也。諶死，文猷亦伏誅。諶死之日，上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三王皆武帝子也。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頹圮，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即宜罷毀。詔罷之。密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人。神䴥二年立廟于鄴。高閭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圮，部鄙翻。毀也。治，直之翻。魏拓拔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氐楊馥之爲齊擊武興氐楊集始，破之。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業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業郡地也。氐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沮，千余翻。爲，于僞翻。秋七月辛卯，以馥之爲北秦州刺史。蕭子顯曰：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曰秦州，而荊州刺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氐爲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皆僑郡，寡荒郡也。仇池公。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爲後虎賁羽林作亂殺張彝父子張本。賁音奔。魏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四門學始此。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論語：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故郭祚引以爲言。樂，魚教翻。宜復修之。復，扶又翻。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好，呼到翻。下好賢同。屬，之欲翻。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更，工衡翻。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樂音洛。言寄以布衣雅素相與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治，直之翻。彈劾不避彊禦。彈，徒丹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帝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悉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恆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恆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恆，戶登翻。朝，直遙翻。沈，持林翻。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此天爵也。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洛陽。六宮，后妃、夫人、嬪御也。文武，內外文武百官也。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館，古玩翻。舍。相，息亮翻。美其治效，治，直吏翻。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數，所角翻。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漢薛廣德致仕，懸其安車以示子孫。古人有言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於旣翻。）知進忘退，有虧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高閭，漁陽雍奴人，幽州統內也。）以高陽（朝，直遙翻。）令存勸兩脩，恩法並舉。（從所請以勸奪，不恩降號以存法。）王雍為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用孔子之言而發難易之論。易，以豉翻。）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為桂陽王。（寶攸，皇子；餘皆高武子孫。）乙未，魏主自鄴還。（還洛陽。）冬，十月，丙辰，至洛陽。壬戌，魏詔諸州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荊、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魏徐州領彭城、南陽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東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長廣、東牟等郡；南青州卽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莞郡；魏先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十一年改為洛州，置荊州於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襄城等郡。詔纂戎備，將復南伐也。）

十一月，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東田見武帝紀。興光樓蓋亦文惠太子所建。）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褚澄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諸儒議圜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記禮器之言。鄭玄注曰：泮宮，郊學也。）請前一日告廟，從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見群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下，遐嫁翻。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選者，謂將大選群臣也。）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還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引人，謂引他人之例也。朝，直遙翻。）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黜落，謂黜官落職也。）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校，戶教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以魏孝文之求諫求才如此，而一時之臣猶未能稱上意，豈非朝廷之議，帝務騁辭氣以加之，故有懷而不敢盡者。）丁酉，詔脩晉帝諸陵，增置守衛。（此晉帝諸陵，謂在江南者。）甲子，魏主引見群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賜冠服以易胡服。）先是魏人未嘗用錢，（先，悉薦翻。）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粗備。（粗，坐五翻。）詔公私用之。魏以光城蠻帥田益光為南司州刺史，（帥，所類翻。）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為刺史。（據北史，益光當作益宗。魏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注，新蔡當作新息。）氐王楊炅卒。（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楊炅子崇祖為沙州刺史，封陰平王。（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曆，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王，于況翻。）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重，直龍翻。）於是始改拓跋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如長孫嵩、奚斤、叔孫建、穆崇、于栗磾之類，史皆因其後改姓，從簡便而書之，非其舊也。其餘北人諸姓改從後姓，注已略見於前，蓋其所改後姓有與華人舊姓相犯者也。忸，女九翻，又女六翻。考異曰：魏初功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胡俗始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從簡易。）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

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婕，莫非清望。婕，直連翻，又音連。史記南越傳呂嘉宗室兄弟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連，親婚也。史記索隱曰：有連者，皆親姻也。後人因以姻連之連，其旁加女，遂爲婕字。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齊衰也。猥，卑下也。衰，倉回翻。猥，烏賄翻。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嵇，恐當作奚。今按魏書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之嵇是也。尉，紆勿翻。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四姓，盧、崔、鄭、王也。下，戶嫁翻。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覈，戶革翻。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馛之子也。魏孝文又受內禪，陸馛傳之，故其子皆通顯。琇，音秀。馛，蒲撥翻。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脩之門。王國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其人卽妃嬪也。八族，卽前自代來八姓。咸陽王禧娶隸戶爲之，隸戶，謂沒入爲奴隸之戶。帝深責之，因下詔爲六弟聘室。爲，于僞翻。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媵，以證翻。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幹已徙封趙郡王，史蓋以舊封書之。散，悉亶翻。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潁川王雍亦以太和十八年徙封高陽，史以舊封書之。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勰，音協。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魏定氏族，固亦未能盡允，[illegible]王令詔諸王改納室，則大昏於人倫。夫婦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當而易妻，人士猶或羞之，況天子之弟乎！此詔一出，天下何觀！懿，羲之子也。宋[illegible]始之初，鄭羲從孫[illegible]石平放翻。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羣從子姪，皆趙李也。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考異曰：北史薛聰傳：爲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帝與羣臣論選調，選，須絹翻。調，徒弔翻。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分，扶問翻。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爲，于僞翻。治，直吏翻。帝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謂傅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也。行，下孟翻。說，讀曰悅。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魯三卿，季孫、孟孫、叔孫氏也。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劉昶自彭城入朝。朝，直遙翻。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別，彼列翻。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

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後之流內銓流外銓蓋分於此復扶又翻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爲于僞翻渾胡本翻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先後皆去聲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書序虞舜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鮮息淺翻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爲城陽王鸞以赭陽之敗降封今復之勰音協

二月壬寅魏詔羣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耇老也鮐背也鄭玄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耆音旨耇郡縣之下當有逸字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毛萇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長知兩翻 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乘繩證翻校戶教翻校欄格也飾其校飾其欄格也又居效翻義與較同以金飾器謂之飲 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今之裹蒸以糯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大纔二指許不勞四破也又嘗用皁莢以餘濼授左右曰此可更用皁莢木極高大莢形如豬牙去垢膩洗沐多用之濼郎狄翻更居孟翻再也 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上欲壞之太平御覽云鎗即鐺字壞音怪下同 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玉燭寶典曰正月爲端月其一日爲上日亦云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上不悅後預曲宴內宴於宮中謂之曲宴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 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按蕭子顯齊書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贈諡八議疑讞六案也九府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 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選須絹翻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侍郎潁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嶸戶萌翻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暠古老翻斷音短不讀曰否 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務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斵也上不顧而言他齊明帝以吏事權詐得國猜防羣下故親攬機務王莽之親御燈火其計慮亦如此耳爲于僞翻

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求降以蕭子顯齊書考之廣州不在太和十八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意此時廣州亦當置於魯陽也降戶江翻 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櫟城即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之櫟杜預注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五月丙戌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此諸陵皆謂在河南者 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爲皇后幾居豈翻少詩照翻既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復扶又翻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長丁丈翻今知兩翻率循也后頗愧恨昭儀因譖而廢之爲後昭儀爲后及不終張本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練行尼練行謂修練戒行也瑤光寺在

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洛陽宮闕行下孟翻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武帝永明九年，魏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蓋遷洛後建崇虛樓於禁中，齋戒則居之。見，賢遍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舍人，卽中書舍人。問其所以來請見之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少，詩沼翻。復，扶又翻。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比，毗至翻。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使，疏吏翻。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塞，悉則翻。是夕，大雨。　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好，呼到翻。著，陟略翻。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嚴勒門衛以防遏其變。騎，奇寄翻。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帝，詰，去吉翻。琇，音秀。帝大駭，祕其事，仍至汴口而還。汴口，汴水東河通之口。至此而後還，以安人心。還，從宣翻。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見，賢遍翻。數，所具翻。更，工衡翻。扶曳出外，因於城西，月餘乃能起。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楨卒。相，息亮翻。謚法：柔質愛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九月，戊辰，魏主講武於小平津。　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魏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賁，音奔。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此時魏以洛為司州。調，徒弔翻。　魏吐京胡反。魏世祖太平眞君九年置吐京郡。水經注曰：吐京郎漢西河郡土軍縣，夷夏俗音訛也。詔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帥并、肆之衆以討之。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鄉、五城、中陽、綏郡皆屬焉。并州領太原、上黨、樂平、鄉郡。眞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illegible]門郡。帥，讀曰率。下同。彬，楨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五代史志：離石郡太和縣，後周置烏突郡、烏突縣，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俘雜畜以萬數。畜，許救翻。詔以彬為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治，直之翻。若不能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將士，先，悉薦翻。討去居，平之。　魏主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見，賢遍翻。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沖免冠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所貴。左傳以是語美石碏。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恆朔，魏太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都洛，改為恆州。杜佑曰：魏恆州在唐代郡安邊馬邑縣界；朔州也。宋白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以平城為恆州。隋雲中郡恆安鎭卽其地。後魏懷朔鎭，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在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恆，戶登翻。下同。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去，羌呂翻。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為庶人。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譖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曆，魏閏十一月，齊閏十二月，今從齊曆。置於河陽無鼻城，水經：湨水出河內軹縣原山，南流注于河；水東有無辟邑，謂之無鼻城。蕭子顯曰：在河橋北二里。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粗，坐五翻。　戊辰，魏置常平倉。　戊寅，太子寶卷冠。卷，讀曰捲。冠，古玩翻。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見一百三十七卷世祖永明八年。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樂，音洛。泰自尚書右僕射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恆州；帝為之徙恆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為，于偽翻。下為同。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鎭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隆、撫冥鎭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思譽，天賜之子；汝陰王天賜，景穆太子之子，於魏主為叔祖。樂，音洛。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業，丕之弟；隆、超，皆

丕之子也。叡以爲洛陽休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頤僞許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行吏部尚書者，行吏部尚書事，未爲真也。任，音壬。帝召見於凝閑堂，見，賢遍翻。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誘，音酉。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爲我北行，強，其兩翻。爲，于僞翻。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駑，音奴。願陛下勿憂。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復，扶又翻。下正復同。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帝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授澄以爲衛。使，疏吏翻。仍行恆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頤，刺朔州。在平城西。宋白曰：朔州東北至平城二百六十里。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勢弱。斌，音彬。量，音良。度，徒洛翻。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謂平城爲代都。治，直之翻。騎，奇寄翻。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帥，讀曰率。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尋，繼也。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

觀其獄辭，正復皋陶何以過之！陶，餘招翻。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見，賢遍翻。粗，坐五翻。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比，毗至翻。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道，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齊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太和十七年也。魏定遷洛之議，而止南伐之師。至去年方入寇，盡十九年也。二十萬，亦當作三十萬。事並見上年。去猶昨也。又按當時衆號三十萬，實則二十萬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復，扶又翻。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魏既都洛，逼近淮、漢，故急於南伐以攘斥境土。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少，詩沼翻。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司馬牛之於桓魋，柳下惠之於盜跖，皆兄弟。賢不肖既相遠，而兄弟罪不相及，古法也。魋，徒回翻。跖，之石翻。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七（起彊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按長曆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不日。）丙申，魏立皇子恪為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沖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乙巳，魏主北巡。

初，尚書令王晏為世祖所寵任，（事見一百三十六卷世祖永明七年。）及上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事見一百三十九卷元年。）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尚書令位居朝臣之右。朝，直遙翻。）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事際，謂舉事之際。須者，倚其為用。）而心惡之，（惡，烏路翻。）嘗料簡世祖中詔，（料，音聊。）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啓，諫世祖以上領選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永明八年。選，須絹翻。）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為，于偽翻。）上默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數，所角翻。相，息亮翻。）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好，呼到翻。屏，必郢翻。）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榮密探上旨，（朝，直遙翻。探，吐南翻。）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帥，所類翻。）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誅之，（省在華林園，因名。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後耳。）幷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明達，蓋世祖時主帥。）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為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為廣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從，才用翻。下晏從同。）蕭毅奢豪，好弓馬，為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之子也。好，呼到翻。）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為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僂，（少，詩照翻。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僂，力主翻。鞠躬，曲身也。俯，低頭。僂，曲背。）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長，知兩翻。）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

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荷，下可翻。）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欲使之死鬱林之難也。）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帝初即位，進晏為驃騎大將軍。啖，徒濫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為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間，古莧翻。不，讀曰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

中。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僑置於今六合縣界，屬秦郡。阮氏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郡界。外弟，妻弟也。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為，于僞翻。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卒，子恤翻。

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

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代王晏也。征虜將軍蕭季敞為廣州刺史。代晏弟詡也。

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見，賢遍翻。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翊公目鄰、安樂公主拓拔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魏書。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樂，音洛。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示以事理之大歸而已，不反覆告語之。誘，音酉。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坐，徂臥翻。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強也。強，其兩翻。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陘北，即桓、朔二州之地；關，即雁門之東陘、西陘二關也。斷，丁管翻。陘，音刑。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折，之列翻。難，乃旦翻。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同產，同母兄弟。餘子徙敦煌。敦，徒門翻。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就恒州刺史府獄死，而死於獄，故曰別府。免其孥戮。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孔安國注曰：孥，子也。免其孥戮者，免其妻子死徙之罪也。孥，音奴。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此周禮所謂八柄，馭羣臣者也。予，讀曰與。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此周禮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誘，音酉。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酋，自秋翻。長，知兩翻。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以鴈避寒而南，來望暖而北還也。朝，直遙翻。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離石，漢縣，屬西河郡，隋為離石郡，唐為石州。叛胡請降，詔宥之。降，戶江翻。

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禹。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龍門下口在河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祠焉。癸亥，至蒲坂，祀虞舜。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於此祀焉。坂，音反。辛未，至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復，扶又翻。魏主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椒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后之崩，李咸擣椒自隨。帝賚椒二斛以殺高武諸子孫，皆是物也。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斂，力贍翻。瘞，一計翻。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以殊禮。諡法：思慮果遠曰明。昶遠慮果於違難而歸魏也。

五月己

丑魏主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武王於鎬亦於故都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並在上林苑中使疏吏翻六月庚申還洛陽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魏太宗泰常八年置濟州於濟北碻磝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清河郡相息亮翻濟子禮翻將入寇魏穆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官爵爲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遜位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留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陽暴卒於共縣馮昭儀既譖廢其姊又譖殺太子之母其心蓋梟獍也以魏主之明而使之正位椒房他日不死於其手者幸耳共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晉及後魏屬汲郡唐衛州共城縣即其地共音恭戊辰魏以穆亮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將南伐也壬戌魏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帝即位會始安貞王曰景皇帝皇采齊帝用漢制也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任城王澄至是始爲真吏部尚書守式又翻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中丞當作中尉度徒洛翻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治直之翻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音協勰辭曰親踈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以攻吳蜀帝不許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天地交曰泰天地不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之情不通故曰否勰則君臣兄弟之情無間故曰泰否皮鄙翻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赭音者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寧蠻府自宋末有雙頭郡太守舉治一處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爲西汝南北義陽二郡治所

魏以氐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質音致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此時魏荊州猶治魯陽樊鄧逼近洛陽故欲先取之以廣封略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此謂去年沙堨之敗也擊敗補邁翻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吹脣者以齒齧脣作氣吹之其聲如鷹隼其下者以指夾脣吹之然後有聲謂之嘯指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宛於元翻郛芳無翻城之外郭曰郛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曏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人君之象也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梟堅堯翻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明帝夷滅武帝子孫故謂之讎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言帝自小宗入爲高帝第三子以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將即亮翻反己而言不應垂責宛

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人衣如字衣於既翻虎頭帽者帽為虎頭形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度射而亦翻應弦而斃乃得免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槎士下翻逆斫木也羣氐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郡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武興今為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氏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歟鷲峽當在龍門西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鷲音就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塞悉則翻礌盧對翻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也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翻與此礌音同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宅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右軍府右軍將軍府也將即亮翻下同 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胡松時助戍赭陽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瓖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搖城中堅守之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韓顯宗對策甲科除著作郎故云在東觀觀古玩翻哂矢引翻笑不壞顏曰哂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責也過也甚之之辭也復扶又翻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丁度集韻解居隘翻聞上也上時掌翻自下而聞於上謂之上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雍於用翻下同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樂音洛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此即漢沛郡之虹縣城也師古曰虹音貢南北兵爭其地在下邳夏丘縣界唐復為虹縣屬泗州虹今讀如絳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敗補邁翻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 丙辰以楊靈珍為北秦州刺史考異曰齊氏傳作北梁州今從齊書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睹帥萬餘家據柵拒魏睹與豬同陟魚翻帥讀曰率下同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考異曰齊魏虜傳云均口今從虎傳余謂曹虎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敢進也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度徒洛翻雍於用翻騎奇寄翻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沔彌兗翻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收志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置義塘郡治黃郭城又按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塘郡及懷仁縣曇徒含翻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據傅永傳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城與齊義陽隔淮對壘則太倉口當在淮北岸以魏人積倉粟於此而有是名也魏豫

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淸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好呼到翻下好學同)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瓠戶故翻瓠匏也貯丁呂翻盛也)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然與燃同)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趣七喩翻)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溺奴狄翻)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裴叔業蓋自徐州遷爲豫州水經注渦陽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城魏蓋於此置戍因謂之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復扶又翻)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塹七艶翻)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分扶問翻)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將即亮翻)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喪息浪翻)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守式又翻)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言永有武幹又有文才也傅永字脩期)曲江公遙欣好武事(好呼到翻)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祏(帝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鎭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惡烏路翻)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包藏禍心者謂之異志形見於事者謂之異迹)上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illegible])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思考劉遵考之弟)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將即亮翻)禮嘉還高昌(騎奇寄翻)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使高昌(朝姓也漢有朝錯史記作鼂錯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儒復遣顧禮將世子義舒迎安保(復扶又翻下同)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高昌至是爲國人所殺)立麴嘉爲王(麴氏得高昌始此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永泰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春正月癸未朔大赦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降戶江翻)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史言劉思忌忠於所事)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沔彌兗翻)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湖陽縣故蓼國漢屬南陽郡晉屬南陽郡宋省舂陵於此置戍湖陽既入魏置西淮安郡唐爲湖陽縣屬唐州)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黃瑤起殺王奐見一百三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雍於用翻)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十王下所殺者是也)每朔望入朝(朝直遙翻)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竟陵王子良爲司徒此謂遙光之父時未拜司徒考齊史帝弟安陸昭王緬先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緬諸子也)高武子孫日益長大(長音丁丈翻今如兩翻)上欲盡

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遙光生而有躄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望賢門華林園門也本名鳳莊門以遙光父諱鳳改焉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左右以此覘知之屛必郢翻索山客翻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復扶又翻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太祖子子岳至子夏皆世祖子昭粲昭秀世宗子夏戶雅翻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蕭鸞將一人手揜盡天下目齊明帝之詔類如此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濟子禮翻泌薄必翻又兵媚翻親視殯葬畢乃去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是時魏不攻壽陽殆傳寫之誤　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宛於元翻降戶江翻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宋泰始二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仕於魏而思安得爲伯玉請從才用翻數爲上所角翻下于僞翻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勰音協使疏吏翻　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爲京兆郡鄧縣屬焉其地在隋襄陽郡安養縣界唐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爲鄧城縣今鄧城縣在襄陽城北二十里隔漢水按南北對境圖自鄧城南過新河至樊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襄城并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㶏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帥讀曰率行下孟翻騎奇寄翻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斷丁管翻且戰且卻行慧景過鬧溝據蕭子顯齊書鬧溝近沙堨沙堨在鄧縣界蓋堨水入此溝南流逕鄧城界而入于漢也軍人相蹈藉蹈徒到翻藉慈夜翻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射而亦翻殺傅㶏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枕之鴆翻山陽取襖仗塡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沔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即此城也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南時爲魏南兗州治所杜佑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渦音戈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魏南兗州領下蔡及梁譙沛等郡濟子禮翻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高居傲翻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晉灼曰亢音剛龍亢城南臨渦水璝公回翻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將即亮翻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少詩沼翻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

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勝音升，下不勝同。叔業還保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口對淮南岸，卽壽春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濠水縣界也。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李彪衛國頓丘人，家素寒微，少孤貧而好學。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朝，直遙翻。好，呼到翻。冲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為，于偽翻。延譽者，為之聲譽，使所聞者遠。公私汲引。謂公言之於朝而薦之於上，又私語同列引而進之。引水而上曰汲，取此義也。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彈，徒丹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下同。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疏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復，扶又翻。坐，徂臥翻。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辯，形於聲色。數，所角翻。自以身為灋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勝音升。亢，苦浪翻。公行僭逸，坐輿禁省，言坐輿而入禁省也。漢法，不下公門為不敬。私取官材，輒駕乘黃，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曰：漢有未央廄令，魏改為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為名。或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無所憚懾，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尚書都坐，錄令僕射、尚書圜坐處。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也。見，賢遍翻。治，直之翻。冲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載，子亥翻。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彪以中尉兼度支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振古，自古也。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行，下孟翻。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列，列其事也。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詩曰：取彼譖人，投畀有北。毛注云：北方寒涼而不毛。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意留臺乃至於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李彪字道固。僕射謂冲也。黃門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彪同州相善，弁，廣平人；彪，頓丘人；二郡皆屬相州。陰左右之，左，音佐。右，音佑。有司處彪大辟。處，昌呂翻。下久處同。辟，毗亦翻。帝宥之，除名而已。魏孝文於此，可謂明矣。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數，所具翻。瞋，昌真翻。呼，火故翻。折，而設翻。中尉錯異而御史皆泥首面縛以謝冲，以彪言之，無是理也。冲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繆。魏主所謂僕射亦為滿，不亦信哉。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扼，乙革翻。腕，烏貫翻。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悲忿氣傷肝，故甚發病而醫不能療，故以為肝裂。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勝音升。贈司空。冲勤敏彊力，久處要劇，處，昌呂翻。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少，詩照翻。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少，詩照翻。下同。魏主以彭城王勰為宗師，魏置宗師，見一百一十二卷晉安帝元興三年。勰，音協。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帥，讀曰率。夏，四月，甲寅，改元。改元永泰。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會，工外翻。將，卽亮翻。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疑備者，疑其有異志而為之防。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堪宜，謂體幹猶能任兵戎適用與否也。數，所角翻。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少，詩沼翻。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齊自武帝以上諸陵皆在武進。行，下孟翻。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怖，普布翻。上知之，遣敬則世

子仲雄入東安慰之。自建康東入會稽。尉與慰同。仲雄善琴，上以蔡
邕焦尾琴借之。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
焦，時人因名焦尾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弦，象五行。桓譚新論：五
弦第一弦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為少宮、少商。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
歌，晉志曰：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杜佑曰：懊儂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
懊，於報翻。儂，奴冬翻。仲雄傚其曲而作歌。曰：常歎負情儂，儂音農，吳語也。郎今果行許。
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惡，烏路翻。上愈猜愧。上疾
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瓌，古
回翻。守，手又翻。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
亦何易可平！易，以豉翻。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也。賜死者以金甖
甖以盛酒，故云然。敬則女為徐州行事謝朓妻，朓，土了翻。敬則子太子
洗馬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為正
員將軍，文為員外將軍。洗，悉薦翻。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
啓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
庶，庶以告敬則。五官掾王公林，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公林，敬則
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
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
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言且遲一夜也。其夜，呼僚佐文
武樗蒱，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
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敬則不應。明旦，
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臺傳御史，臺所遣督諸郡錢穀者。傳，株戀
翻。敬則橫刀跂坐，跂坐，垂足而坐，不及地。跂，去智翻。問詢等：發丁可得幾
人？庫見有幾錢物？見，賢遍翻。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
庫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將，引也。王公林又諫
曰：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詎，豈也。敬
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敬則舉兵反，招集
配衣，配，分給也。衣，於既翻。分給袍甲以衣被之。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胤棄
官隱居若邪山，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曰耶。敬則欲劫以為尚書
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
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胤，尚之
之孫也。何尚之柄用於宋文、武兩朝。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
期八月中旬集懸瓠。復欲南伐也。魏趙郡靈王幹卒。諡法：亂而
不損曰靈。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員外郎世
雄、此即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記室參軍季哲、敬則為大司馬，以其子為記室參軍。其
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少，詩照翻。長子黃門郎元遷
將千人在徐州擊魏，長，知兩翻。將，即亮翻。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
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豫章王嶷，武帝之弟。嶷，魚力翻。
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
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
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寶義，皇子。寶覽，姪也。處，昌呂翻。下
同。高、武諸孫處西省，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省，以門下省為西省，中書省為東省。敕
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
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前漢都水屬水衡都
尉，後漢并省水衡都尉，并少府，都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
志無都水，都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
匠，職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孩，何開翻。須三更當盡殺之。須，待也。三更，丙夜也。更，工衡翻。子
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啓，奏也。既達姓名，又啓陳
其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
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單，上演翻。少，詩沼翻。覺，古
孝翻，寢而寤也。景雋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
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單景雋具以子恪所啓之事對上，乃謂幾
為遙光所誤而殆殺。幾，居希翻。乃賜王侯供饌，饌，雛戀翻，又雛晥翻。明日悉遣還第。

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緬，上弟也。緬，彌兗翻。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illegible]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松江在吳縣南[illegible]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illegible]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公上[illegible]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illegible]烏程丘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舡艦鑿長岡埭，[illegible]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驤，思將翻。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平，當京口大路。[illegible]恭祖，慧景之族也。前書，後軍將軍崔恭祖。按魏晉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illegible]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illegible]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軍客，齊書作軍容[illegible]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上時[illegible]征虜亭在方山南，自玄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急裝，謂[illegible]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裁少日，謂不多日也。少，詩沼翻。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窮法，謂盡法[illegible]上許之，所全活以萬數。瞻，弘之從孫也。王弘[illegible]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illegible]第五，諸曹郎第六。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恆，戶登翻。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朓自[illegible]中郎遷吏部郎，故曰超階。朓妻父[illegible]故曰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國秩，彭城國秩也。職俸，所居職[illegible]親恤，[illegible]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職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親恤國秩也。壬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嬪，毗賓翻。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爲雍州刺史。爲蕭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　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徐令，謂徐孝嗣也。孝嗣爲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重，直龍翻。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陳太尉，謂顯達。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悛，丑緣翻。上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天子即位，當奉珪幣以見上帝於南郊。又深信巫覡，覡，刑狄翻。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

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主胃氣開胃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此求文簿中白魚則所謂蠹書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療偏風口喎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有之身有厚粉手搐之則粉落 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于懸瓠。朝直遙翻下同 壬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郢州其地當在西陽弋陽二郡界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爲主，相帥北叛，帥讀曰率 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懷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熙道武之子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陵在曲阿 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惡烏路翻 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臨力鴆翻哭也 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鶘戶高翻漢五行志曰鵜鶘或曰禿鶖師古曰鵜鶘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鶖性貪惡今俗呼禿鶖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鶖音秋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揔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謇善醫，徐謇丹楊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謇遂爲魏所虜謇九輦翻 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勰又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周公金縢之事以周公之至誠行之則可若王莽則僞也 魏主疾有閒。閒如字朱元晦曰閒少差也 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集百官，坐徐謇于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臚陵如翻 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皇后。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言六鎮各遣一使令各推檢一鎮使疏吏翻 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令赴南伐之軍也 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北征至鄴而高車已降遂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武帝永明十年范諸農得國朝直遙翻溺奴歷翻 以其子文款爲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八屠維單閼一年

東昏侯上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廢疾故立帝爲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荊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爲東昏侯荊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廢爲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去年魏克雍州五郡雍於用翻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元英即拓跋英魏旣改姓元氏史因而書之乙酉魏主發鄴。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今車駕始自鄴發辛卯帝祀南郊。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冲死見上卷上年魏主令葬冲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葬洛餘州從便冲隴西人也以其貴寵亦令葬洛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李冲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留臺魏主還洛見留守官而冲已死故語及冲輒流涕念之之甚也守式又翻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任音壬離力智翻少詩沼翻下同不讀曰否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陟略翻襖烏浩翻襖衣也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史言魏主汲汲於用夏變夷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彪旣得罪歸鄉里故迎魏主於鄴南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散悉但翻散載者不加縶縛會赦得免。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魏主連年在外。魏主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菩蓬晡翻薩桑葛翻及帝在懸瓠病篤。事見上卷上年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等爲之心腹。雙姓蒙名姓譜顓帝後封於雙蒙城其後以爲氏彭城公主爲宋王劉昶子婦寡居。昶丑兩翻后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后爲于僞翻強其兩翻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爲帝疑而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猒禱猒於葉翻又於琰翻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包藏禍心若此豈非姑之教邪少詩照翻當賞報不貲貲即移翻貲之爲言量也不貲言無量之可比也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陳后淫泆之狀旣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勰音協曰昔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嫗威遇翻老婦曰嫗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稽音啓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嬪毗賓翻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太子儲君也命不復朝謁絕之不使以母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景穆太子廟號恭宗長知兩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之餘行尼魏主忍爲之廢后非得罪於宗廟也幽后所爲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

同直。庶子妾御所生以此觀之則雖以吕門郎與黃門侍郎為兩官同直同在禁中也 謂聿曰君家富
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
詛莊助翻 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
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
之不悛悛丑緣翻 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
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
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為平城民及誕熙
繼卒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 幽后尋廢太和二十一年幽后廢 聿亦擯
棄馮氏遂衰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 癸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
勰音協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
日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今在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圈鎮漢涅陽縣地圈渠篆翻 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癸酉魏人突圍
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
史言齊師貪鹵掠以縱敵將帥即亮翻 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
之莊丘複姓也鄉子鄉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
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任音壬 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
于烈居守守式又翻留守太守之守皆同 以右衞將軍宋弁兼祠部尚
書攝七兵事以佐之攝七兵事者攝尚書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為左右後魏遂為七兵尚書 弁精勤吏治治直吏翻 恩遇亞於李
沖 癸未魏主至梁城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
太守清河張烈固守五代志鄧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 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
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亦後漢穰縣地 甲申魏主遣
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自魏主
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離力智翻
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

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伺相吏翻
間古莧翻 丙戌以勰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使疏吏翻
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
要軍要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之要杜預注云威權之在己治直之翻 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
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
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心寄謂推心以託之
也 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
水經曰均水出析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邑北南入于沔注云即涉都城涉都縣均水於此入沔謂之均口
斷丁管翻 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楚王建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陳顯達引兵渡水西均水之西也 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
恐沮在呂翻 與魏戰屢敗魏武衞將軍元嵩免冑陷陳陳讀曰陣
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軍主崔恭
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幔莫半翻盛時征翻擔都甘翻負也
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磧七迹翻 己亥魏收顯達
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左
軍將軍張千戰死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 士卒死者三萬餘
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汋均口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汋水汋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
之汋口詳考經及注汋水均水實一水也故謂之汋均口汋實若翻 廣平馮道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立
治襄陽宋為實土以漢朝陽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酇陰比陽等縣按水經注朝陽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 說顯達
曰汋均水迅急易進難退說輸芮翻易以豉翻 魏若守隘則首
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陸道步進酇縣即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
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酇縣屬焉馮道根廣平酇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酇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陰城縣西魏置酇城郡隋廢酇音贊 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
道根以私屬從軍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 及顯達夜走軍
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
全詔以道根為汋均口戍副凡邊戍有戍主戍副 顯達素有威

名至是大損。陳顯達之敗固是弱不可以敵彊亦天爲之也齊師潰於戊戌魏主殂於丙午儻顯達更能支持數日安
知不能轉敗爲功邪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
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
達爲江州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
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庚子魏主疾
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記曰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鄭注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
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
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
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亮事並見前
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畢
命。古語有之士爲知己者死爲于僞翻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
託靈謂皆兄弟同氣之謂也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
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
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復扶又翻總握機政震主之聲
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
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彭城王勰慮禍避權如此
猶懼不免於高肇之手況咸陽王禧北海王詳等邪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
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懋美也與白
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紱音弗少詩照翻鄭
康成曰綢繆猶纏綿也綢直留翻繆莫侯翻未忍暌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
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
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
嘉爲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
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
塘原年三十三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間古莧翻嘗

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從千容翻我後子孫邂逅不肖不期而會
曰邂逅肖似也不似其先曰不肖邂戶懈翻逅胡豆翻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
輔則取之勿爲它人有也。以禧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啓其姦心也要明之覆帝實貽
之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
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處昌呂翻能是二者則胡
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
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進
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
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朏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未
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
輒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粗坐五翻
去羌呂翻剗楚限翻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
稻。踐息淺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
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鐵木而已幼多
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魏紀云五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唯髆骨薄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
徒丹翻射禽獸無不命中。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及年十五
遂不復畋獵。復扶又翻下同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
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
將何所畏忌邪。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德美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
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覆反也恐凶問外露陳顯達知
之反兵追掩以相逼乃祕不發喪從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
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
日數日至宛城。宛於元翻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
魏書禮志臥輿飾如乾象輦丹漆駕六馬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广作廳
棺古玩翻斂力贍翻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
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

止無變。史言魏孝文之殂，執喪者嫌疑，守社稷者皆能以鎮靜處變，不動聲色，蓋其善用人之效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太子至魯陽，魯陽縣，漢、晉屬南陽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郡，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一年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即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推誠，謂推誠於東宮官屬也；盡禮，謂事嗣君盡臣禮也。卒，子恤翻。間，古莧翻。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亦疑勰有異志也。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長，知兩翻。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勰字彥和。蛇虎嚙人，握之騎之，幾乎有能免於噬嚙者，故以為喻。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即漢之大長秋。后走呼不肯飲，走且呼也。呼，火故翻。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強之，乃飲藥而卒。強，其兩翻。考異曰：元嵩傳曰：高祖遺使者賜馮后死，而顧任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乃引高平侯嵩入內，親詔遺之。按高祖紀曰：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祚。按馮后傳，梓宮至魯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遺嵩之事！又勰傳，高祖崩，勰遇變事遺詔擬徵太子，世宗亦無高祖詔擬徵太子事。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去，羌呂翻。行，下孟翻。謚曰幽皇后。謚法：壅遏不通曰幽。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於長陵，長陵在瀍西。廟號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使，疏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七州，冀、定、相、瀛、幽、平、營也。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己上，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羈旅；肅為尚書令，而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己上。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降，戶江翻。澄輒禁止肅，禁止，不令入宮省。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為雍州刺史。按史官稱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大議，澄每出辭氣加萬乘而軼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憚之，況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時，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雍，於用翻。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高氏卒，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據后傳，陵在長陵東南。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颺，余章翻。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徵也，魏真君七年置澄城郡。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見，賢遍翻。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赫，明也。奕，盛也。為高肇以貴寵擅權致禍張本。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魏高祖始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位視三公。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好，呼到翻。惟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澀，色入翻。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朝，直遙翻；下同。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承應敕命者。應，於證翻。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祏，音石。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內省在禁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書敕也。更，工衡翻。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張弘策，范陽方城人；衍母張氏，弘策之從父姊。雍，於用翻。從，才用翻。「一國三公，猶不堪，左傳：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縣西柳子山下，溪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劉備乘的盧所越處也。驍，堅堯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積茅如岡阜，大者曰岡，大陵曰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羽林監，漢官，監羽林兵。先，悉薦翻。徐孝嗣欲引置其

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
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說輸芮翻下又自說同
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圖謀也謀相滅也或
曰圖當作屠睚五懈翻眦士懈翻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
輕忍虐媟私列翻近其靳翻慓匹妙翻急疾也輕墟正翻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
諾言必不肯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擁虛位有可無否唯主作諾而已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
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遍翻然
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
穿鼻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江祏無斷斷丁亂翻劉暄闇弱一朝禍
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
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後卒如衍所料史言衍料敵不繆
則姦雄生心郢州控帶荊湘郢州當荊湘下流二州之所赴集也雍州士馬精彊
世治則竭誠本朝治直吏翻朝直遙翻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
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
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
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易以豉翻此桓文之業也勿
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揣初委翻願善圖
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
外兵參軍憺至襄陽憺徒濫翻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
寄腹心在江祏兄弟顧命見上卷上年江祏江祀兄弟高宗母景皇后之姪也故寄以腹心二
江更直殿內更工衡翻更迭也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
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
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會工外翻茹音如
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
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立異為乖不順指為反祏曰但以見
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

夏戶雅翻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
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煑肫肫之春翻鳥藏曰肫又徒渾翻
豕也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復扶又翻又也寶玄恚
曰舅殊無渭陽情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
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呼之為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
乃舅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不能用情於甥者為無渭陽情誤矣恚於避翻暄由是忌寶玄不同
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
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
難保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
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起復者起之於苫塊之中使復其位也謂
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復扶又翻
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
蕭坦之冒于喪勢豈能禁喪者直以廢立大事不欲預其謀託此以引避耳祏祀密謂吏部郎謝
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朓土了翻荷下可翻又如字豈可復行
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要讀如徼
政是求安國家耳政與正同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
劉渢密致意於朓渢房戎翻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遙
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以郎兼衛尉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以為遙光所引用將罹其難也
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率所律翻興盛不敢發
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
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
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
謝朓以人門輕江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
暄等連名啟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
親賢乘繩證翻閒古莧翻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謝朓以告王敬則超擢而死於遙光之手
行險以徼幸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翻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

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徒含翻刺七亦翻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見賢遍翻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斬敬則見上卷明帝永泰元年祏執不與時崔恭祖以刺仆敬則文曠斬之爭功祏執不與當爲功也帝使文曠取祏取謂殺之也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不讀曰否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暄自知禍將及己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節謂每月朔日朔日朝參之外一月之內又有朝參日分內謂之節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晡後造朝帝復不出故際闇而遣退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有左右丞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爲一省併尚書爲五省文案也以爲案卷尚書用黃紙故曰黃案帝常習騎致適致極也適愜適也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誅祏兄弟獨祥免死配東冶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被皮義翻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懼禍及也還省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爲中書令卽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還東府遂稱疾不復入臺城號戶高翻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先悉薦翻卒子恤翻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盛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

使還第遷司徒以崇其位望而使還第養疾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二州部曲荊州豫州來者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仗兵仗也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驍堅堯翻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露者露髻袒者肉袒向臺向臺而走欲入言其事道逢遊邏主顏端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邏郎佐翻執之見坦之露袒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詗火迥翻又火正翻有所候伺謂之詗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荻亭歷翻萑也說輸芮翻帥讀曰率曰公但乘轝隨後轝與輿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上時掌翻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眾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據梁書沈約傳約時爲左衛將軍此逸衛字馳入西掖門掖音亦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衞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湘宮寺宋明帝所起左興盛屯東籬門臺城外城大門皆設籬門而已無郭郭東府在臺城東故命興盛屯東籬門以討遙光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按曹虎傳大橋青溪中橋也眾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爲司徒徙居東府於東府之側起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

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東府之衆情也。沮，在呂翻。）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矟，色角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歷生出戰，為曹虎所禽，謂虎曰：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我當死，且我今死，明日亦死。遂殺之。按歷生若見禽，遙光不當殺其子，今從齊書。）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著，陟略翻。帢，苦洽翻。重，直龍翻。）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扶，音蒲。匐，蒲北翻。）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欲以江陵應之也。將，即亮翻。）西中郎司馬夏侯詳（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江陵，以夏侯詳為司馬。夏，戶雅翻。）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州，荊州。府，西中郎府也。）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沈文季加鎮軍將軍，軍號本職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帝即位之初，坦之為右將軍；遙光既平，使為右僕射、丹楊尹，而右將軍軍號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皆賞平始安之功也。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魏高祖置南徐州於宿豫。降，戶江翻。）陵，文季之族子也。（沈文秀為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歿於魏。文秀，文季從父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少，詩照翻。）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敕，戒也。）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來奔。（朝，直遙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衆心乃安。（根連株逮，則沿邊豪傑懼罪，以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遙光既誅，靖王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于宋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鳳之子也。）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齊南徐州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陵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橫，戶孟翻。）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延明主帥，蓋延明殿主帥也。帥，所類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即亮翻。下同。）并其子秘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沈約志：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即其地。從，才用翻。守，式又翻。）未發。（受海陵之命而未行也。）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無它，言無它變，猶今人言無事也。）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為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還以啟帝。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茹，音如。）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明帝，高帝兄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後見明帝紀。）舅焉可信邪！」（焉，於虔翻，何也。）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誘，音酉。食，讀曰飼。荒客，謂荒中及化外來者。）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宅物稱是。（雍，於用翻。稱，尺證翻。）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坦之、虎新除官見上。）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謂鬱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奏，而非所以貽謀燕翼子也。）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數，所角翻。）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史言帝昏暴，果於誅殺，上下搖心。）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為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皓奮衣將登，給事

黃門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推，吐雷翻。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陽平王新城，魏高宗之弟。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沈約宋書：晉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爲資中縣地。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賁音奔。將，即亮翻。爲，于僞翻。勸行廢立，孝嗣持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須，待也。閉城門，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文季雖爲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甌，小器也，所以盛酒。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卒，子恤翻。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曇，徒含翻。吭，戶郎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不預朝權，而皆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將，即亮翻，下同。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爲翻。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酣，戶甘翻。枕枕，上如字，下之任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十矣。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見上卷高宗永泰元年。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樂，音洛。顯達自馬圈敗還，除江州刺史。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蓋未死不得死，以至於反也，悲夫！治，直之翻。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朝，直遙翻。數，所具翻。云欲奉建安王爲主。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爲郢州刺史。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郢州治夏口，在尋陽西。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姥，莫補翻。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楊集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山下有采石磯。敗，補邁翻。建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有橫隴，謂之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守，式救翻。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矟，色角翻。折，而設翻。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據齊書，顯達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顯達傳云：潭注以矟刺顯達落馬，蓋其力竭也。騎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今之騎官也。騎，奇寄翻。刺，七亦翻。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之子也，庾炳之，用事於宋元嘉之季。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索，山客翻。著，陟略翻。左傳：衛侯輒立，其父蒯聵入，孔悝劫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黶以敵子路，以戈

衛之亂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軍請命耳。爲于僞翻軍書作君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幷殺之。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所謂屏除也尉司擊鼓蹋圍，晉初洛陽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置六部尉鼓聲所聞，聞音問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格擊也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更工衡翻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號戶高翻塞悉則翻斷音短不知所過。言雖奔走而路斷不知何所可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吉謂冠婚凶謂喪葬皆不得以時而行事乳母寄產，乳儒遇翻育也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仗之人屏必郢翻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射食亦翻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好呼到翻擔都甘翻幢傳江翻幡也高居號翻自制擔幢校具，校具猶言器械也伎衣飾以金玉，伎渠綺翻侍衞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著則略翻褶音習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冒莫北翻又如字穽疾正翻騁丑郢翻蠡盧啟翻瓢也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蠡古字通於蠡蠡之爲蠡小傳曰以蠡測海言不能極其量也復上馬馳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史言帝之昏狂其極宋鬱林上射而亦翻

王肅爲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九品每品各有正從二品隋唐至今猶然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稱尺證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九（上章執徐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卽還殿西序寢（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朝，直遙翻；下同），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飢甚（僵，居良翻），比起就會，怱遽而罷（比，及也。禮記檀弓：孟獻子比御而不入。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比，必利翻；下比及同。以此知比及之比皆音必利翻，比近之比毗至翻，兩音故自不同也）。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數，所角翻；下數遣同），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兗州（事見上卷上年），意不樂內徙（樂，音洛）。會陳顯達反（亦見上卷上年），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護將兵救建康（將，卽亮翻），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使，疏吏翻），衆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粲皆爲直閤，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颺，余章翻。說，輸芮翻；下等說同）。徐世檦等以叔業在邊（檦，頻沼翻，與標同），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宗人，同宗之人也）。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親人，所親信者），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復，扶又翻；下不可復、復奔同），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言若降魏，不失爵賞也）。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蕭衍蓋呼諸弟而令裴叔業送家還都，此亦權言耳）。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斷，丁管翻），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處，昌呂翻），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裴叔業之問，蕭衍之說，雖一二人者所志有大小，而齊之邊鎮皆有異心矣，帝誰與立哉）。叔業沈疑未決（沈，持林翻。沈疑，沈吟疑慮也），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質，音致），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問以入魏可不之宜（不，讀曰否）。真度勸其早降（降，戶江翻；下同），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和，戶臥翻）。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昕，許斤翻）。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勰，音協。帥，讀曰率），以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使，疏吏翻。雍，於用翻）。

庚午，下詔討叔業。

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

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壽陽自東漢以來爲揚州治所，宋始爲豫州治所，今復其舊。勰，音協）。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楊難當，氐王也，宋元嘉中據仇池。眼生將字皆亮翻）。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卒，子恤翻。監，工銜翻）。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北史曰：魏正光中，蠻帥出山居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邊城郡治期思，則建安戍亦當相近。隋改期思縣爲殷城縣，取縣東古殷城爲名，我宋建隆元年，改殷城爲商城，避宣祖諱也，後省爲鎮，入光州固始縣）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裴叔業本河東人，席法友安定人，不同州郡，蓋並僑居襄陽，遂爲鄉曲），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奚康生至，植

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為兗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弼為南徐州刺史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之閬州即其地也雍於用翻）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之（帥讀曰率）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完全也言非全勝之策涪音浮將即亮翻下同）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少詩沼翻）奉伯不從悉眾入山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蕭子顯曰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上之金城永明徙治白下屏必郢翻）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圍內即屏除長圍之內也騎奇寄翻）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峴戶典翻）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自交州入朝至今猶帶交州刺史蓋以其阻險不庭逼以兵威而後至王廢棄不用也）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眾萬餘屯死虎（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劉勔破劉順於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上（上時掌翻）以逼壽陽軍于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魏兵南來齊兵北向建安皆為要衝之地故曰彼此）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魏得建安則西南可圖義陽齊司州治義陽若增建安之兵北斷魏援東臨壽陽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降戶江翻）己亥魏皇弟恌卒（恌他彫翻）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約為變也）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三帝高帝武帝明帝也荷下可翻下人荷同）當顧託之重（明帝遺詔慧景與劉悛蕭惠休同任心膂）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崔恭祖為慧景平西司馬）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眾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誅事見上卷上年）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使疏吏翻將即亮翻下同）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戚姓也姓譜衛大夫食邑於戚因以為姓漢有戚夫人又有臨轅侯戚鰓助鎮者助寶玄守）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眾（憕持陵翻）寶玄乘八掆輿（掆古郎翻又居浪翻掆舉也八掆輿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輿輿不帷不蓋蕭子顯曰輿車形如軺車下施八掆人舉之字林曰揹掆舁也）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朝直遙翻斷音短下所斷同）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射而亦翻）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爨食（傖助庚翻爨取亂翻）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為軍糧（舫甫妄翻下同）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復扶又翻下乃復帝復同）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降戶江翻下同）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

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壘誕之從曾孫也王誕見龍骧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從才用翻慧景至查硎查鉏加翻硎戶經翻竹塘人萬副兒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來投慧景說慧景曰說輸芮翻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築道陂陁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上時掌翻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城中卽湖頭所築壘中也鼓叫者既擊鼓又叫呼也柳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鼓叫卽鼓譟也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齊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樂游苑在玄武湖南樂音洛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掖音亦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淮渚秦淮渚也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盪度朗翻又他浪翻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蘭臺御史臺也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為皇太后廢帝為吳王海陵之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明帝永泰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而中止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陳顯達反帝復召之故昭胄懼禍而逃難乃旦翻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宋白曰永新縣本漢廬陵縣地吳寶鼎中立永新縣屬安成郡昭胄子良之子也竟陵王子良武帝次子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寶玄明帝之子昭胄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大宗故慧景意向之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言費功力為多也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好呼到翻義亦理也佛理諸有皆空之說解曉也音戶買翻頓法輪寺對客高談客謂何點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懿將兵討壽陽屯小峴將卽亮翻峴戶典翻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使疏吏翻箸除慮翻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帥讀曰率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城中臺城中也以援兵至而喜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斷音短西岸兵謂蕭懿兵人從自江西來也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降戶江翻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軍中事藝高強者南岸秦淮南岸也懿軍昧旦進戰數合昧旦天微明之時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開朱雀桁以斷懿兵阻秦淮水為固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崔覺以是日敗恭祖等以其夜降伎渠綺翻驍堅堯翻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為于偽翻為慧景戰也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秦淮北岸卽臺城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從才用翻蟹戶買翻為漁人所斬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張沖為南兗州刺史崔慧景子起兵襲京師壬子左興盛督衆軍寶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王瑩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酉慧景衆走死慧景傳四月至廣陵回軍十二日攻陷竹里按長曆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江劉餘沈君之所見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率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湝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口雖相和心實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三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覺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容精嚴柳憕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齊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又云時柳憕別推寶玄崔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

（立此碑，頗泄，僧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斬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襲得其城而誅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寶玄，斯僧豈能別推。又榮之既云漁人，又云為戍，自相違錯，今並從齊書。）以頭內鰌魚籃，擔送建康。（鰌，即由翻。鰌魚，今江淮間湖蕩河港皆有之，春二月時人取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後，人不甚食，謂之楊花鰌。鰌籃，所以盛鰌者。）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東城，即東府城。）士民多往投集，（往投寶玄而集於東城也。）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朝，直遙翻。）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昏暴之君，豈無一言之幾乎理，東昏侯此語是也。復，扶又翻。）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晉志曰：鼓，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處，昌呂翻。）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何點門世信佛，齋朝累徵不就，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故為慧景逼召，往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茹，音如。）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言何點若不與慧景講義，則慧景日以攻城為事，安危未可量也。誘，音酉。易，以豉翻。量，音良。）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點，胤之兄也。（何胤隱於會稽若邪山。）蕭懿既去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復，扶又翻，下當復同。）五月，乙巳，詔以肅為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夏，戶雅翻。）

壬子，大赦。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取壽陽之功也。）太陽蠻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附於魏，（太陽當作大陽。）魏置四郡十八縣。

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崔慧景自南兗州還兵，而南徐州之人從之，進圍建康，而建康之人又多從之，既大赦而誅戮失實，故又曲赦二處。）先是，崔慧景既平，（先，悉薦翻。）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咺，況晚翻。）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惡，如字，不善也。）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摽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摽。世摽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儂，吳人語，我也。茹，音如。）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惡，烏路翻。）遣禁兵殺之，世摽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前漢書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注：丈人，尊老之稱。阿，烏葛翻，下同。）梅蟲兒、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啓上而乞所求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被，皮義翻。）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數，所角翻。時人謂捉刀應敕之徒為刀敕。）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周禮註：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曰：奄，於檢翻。劉曰：於劍翻。今讀作閹，音於炎翻。）號為倀子，（倀，楮羊翻，狂也。）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朝，直遙翻。下，遐稼翻。）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懾息，猶言惕息也。懾，懼也，屏氣而息。詆，丁禮翻。訶，虎何翻。懾，之涉翻。）

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言盡藩臣之禮。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稱制於其鄰國，示不君臨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使，疏吏翻。）

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是年春，伯之攻壽陽，敗退，今再攻。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魏彭城王勰拒之，援

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傅音附將即亮翻下同伯之防淮口甚固，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水東至汝陰原鹿縣入于淮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上時掌翻下同以水牛挽之，水牛形大倍於黃牛挽音晚直南趣淮，趣七喻翻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澄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守壽陽而援兵不至其心孤危故云然復扶又翻不意卿能至也。」澄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諸王曰教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專方州者皆得下教於其所屬故云教旨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澄部分將士，分扶問翻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壽春縣東北流而入于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於肥口以逼壽陽也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壽春縣自漢以來為淮南郡治所史言魏伯之既敗建康尋受兵遂不能尋壽陽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澄還洛陽。澄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中山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定州也去年魏命澄刺定州今年春赴壽陽故乞還本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尋以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

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出市里遊走未還也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謂不敢輒開後宮門比及開，死者相枕，比必利翻枕之任翻燒三十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後漢張衡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章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樂音洛以麝香塗壁，麝狀如小麋其臍有香華山之陰多有之陸佃曰商洛山中多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迹它所慮為人所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羅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抱其臍麝神夜翻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副稱也不能稱其欲速之意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復扶又翻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

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官折之舌翻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華讀曰花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訂丁定翻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為訂言量取平議而賦之也雉頭上毛細而色紅鮮如錦晉程據以雉頭為裘鶴氅以鶴毛為之白鷺縗鷺頭上毛也皆取其潔白詩曰白鷺于飛爾雅釋名曰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璣曰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鶴氅音昌兩翻縗音倉回翻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為人于偽翻下不為同見賢遍翻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重直用翻更居孟翻再也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號戶高翻

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阸所謂大隧即黃峴關直轅即武陽關冥阸即平靖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在郡南七十五里魏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以益宗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關南陰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屬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鎮懷寧漢皖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以懷寧縣左名縣也子陽等敗還。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傳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說輸芮翻下說帝同「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朝直遙翻下同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使之廢立也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謂官爵雖高而兵權去己必將束手就死長史徐曜甫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憺徒敢翻又徒濫翻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謂出臺城門而遊走也

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
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謂隆昌廢鬱林王也嬖卑義翻又憚徒案翻茹音如咺況晚翻陛
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
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史言
蕭懿忠於齊室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
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雍於用翻時以襄陽爲雍
州治所言衍必將舉兵也爲于僞翻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史言
人心皆爲蕭懿兄弟覆護唯融捕得誅之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爲
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
高祖重其事幹好呼到翻樂音洛幹古案翻事幹謂臨事有幹用也故委以權任雖有
遺詔遺詔見上卷上年復爲世宗所留謂出爲方面復入爲司徒錄尚書也復扶又翻勰每
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
度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注云折旋曲行也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
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
處處昌呂翻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
無私謁史言彭城王勰爲魏宗室諸王之秀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
桓暉入寇拔下筰戍下筰戍在沔北宜陽東北筰與百翻又在各翻歸之者二
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泰豫元年桓誕降魏初帝疑雍州刺
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
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使爲刺客刺七亦翻紹叔知之
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
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
府庫士馬器械舟艦艦戶黯翻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
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易以豉翻爲于僞翻兄若取
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南峴在襄陽南即馬鞍山道相持
慟哭而別各爲所事恐不復相見故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

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
宅定議宅謂州宅也考異曰南史云茂與梁武帝不睦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令腹心鄭紹叔往
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斂衿禮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致推腹心按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豫告以大事
茂亦安能便響應今不取茂天生之子王天生事齊高帝攻袁粲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慶
遠元景之弟子也諸柳雍州豪望世不乏人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
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
考異曰齊帝紀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誤也今從梁書高祖紀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
匹船三千艘艘蘇遭翻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
立辦諸將爭檣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
者乃息檣慈良翻橦同僧珍具檣事見上卷元年然僧珍所具者數百張檣耳安能給三千艘邪每船付二張蓋給諸將所乘之
船耳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
冑行府州事南康王以西中郎將鎭荊州穎冑爲長史行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守式又翻將即亮翻就穎
冑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
與州府書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郎府官屬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
宣布此聲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襄
陽人皆習兵故荊州人畏之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
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復扶又翻下衍復非
復復不州復豈復佐復同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冑得書疑未
能決山陽至巴陵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宋武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時屬郢州今岳
州即其地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南康王友穎
達王國官有師有友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孫武子兵法有是言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
甚急今段猶云今來一段事也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行事兄弟謂穎冑穎達云
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虎口具所以疑之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書云天
虎口具天虎亦未嘗以一語囑之天虎是行事心膂言穎冑以天虎爲心膂親人故云然彼聞必

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
口判相嫌貳判決也嫌疑也貳持兩端也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
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蕭衍舉事於襄陽智計橫出及遇侯景蕭夫之
不若豈老耶抑天奪其鑒也山陽至江安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縣屬南平郡水經注江安即公安晉平江南杜
預罷華容置江安縣以吳之南郡為南平郡治焉遲回十餘日不上自江安至江陵泝江北上而後至上
時掌翻蕭子顯齊書曰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
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
定議以決其所從忱氏壬翻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畜許六翻
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
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凋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亦此意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
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
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
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
累息而不敢出氣懼之甚也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
以相斃耳藉借也音慈夜翻獨不見蕭令君乎蕭懿為尚書令故呼為令君以
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鄭世家太史公之言且雍州士銳糧
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冠古玩翻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
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
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詰去吉翻穎胄謂天虎曰卿
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
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
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
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入城門也即
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降戶江翻柳忱

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為高武佐命功臣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
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豉翻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
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
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集行裝
也纂嚴一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教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
諸軍事使疏吏翻下同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行謂
東下之軍留謂留守之軍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
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夬古邁翻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諮
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
胄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
富鑄黃金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
起寺為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穎胄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使
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
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驍堅堯翻事
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是以
巧遲不若拙速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
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昔武王伐紂
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
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
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數所具翻穎
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使攻張寶積也冠古玩翻西中
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沖也夏戶雅翻軍主王法
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
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帥所類翻詳
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
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

十郡爲宣城王。（時以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王國。蕭寶融以明帝自宣城王入纂大統，故假宣德太后令以是爲封。）相國、荆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須，待也。）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說，輸芮翻。）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蘭有國香，人貴之；艾，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無貴無賤同於死也。）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蕭衍此言，已有代齊之心，特權宜推奉南康以舉兵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爲實土。）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將，即亮翻。更，工衡翻。）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州將，謂刺史當方面總兵權，故曰州將。將，即亮翻。）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藍田縣，漢屬京兆，宋置僑縣屬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出自康居，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于藍田。絢祖穆帥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於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魏改華山郡爲宜城郡，周爲宜城縣，屬襄州。華，戶化翻。絢，翾縣翻。）馮道根時居母喪，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馮道根，酇人。酇縣時屬廣平僑郡。勝，音升。酇，才何翻。）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惔，徒甘翻。）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爲雍州刺史。（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冠，古玩翻。澮，古外翻。）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荆、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暨，其冀翻，又音居乙翻，又鬼既二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

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武寧郡，屬荆州。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鄀縣地。我宋廢縣爲樂鄉鎮，入長林縣。）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還郢，還郢州也。）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元起，南郡人也，守武寧，其母留鄉里。朝，直遙翻。是時西臺方遣元起向夏口，觀者不以史文先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時掌翻。）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水經注：白沙戍在黃陵廟北。黃陵廟，舜二妃廟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寶積懼，請降。（降，戶江翻。）公則入長沙撫納之。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楊集始失國事見一百四十一卷明帝建武四年。將，即亮翻；下同。）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辯，皮莧翻。）遺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遺，于季翻。復，扶又翻。）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集始降齊，魏人削其所授爵位，而所領北秦州刺史，則齊所授也。今降魏，魏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十（重光大荒落，一年。）

和皇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

中興元年（是年三月始改元。）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為司徒，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昏侯以永元三年紀年。騎，奇寄翻。）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相，息亮翻；下同。）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去年楊公則取長沙，因就用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二日，梁紀誤也。）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壘城者，築壘附於大城，猶今之保寨也。憺，徒敢翻，又徒濫翻。）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莊丘黑畫）衍既行，州中兵及儲偫皆虛。（偫，直里翻。積物以待用謂之偫。）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齊分魏興郡東界地為齊興郡。沈約曰：江左僑立始平郡，治武當。五代志曰：淅陽郡武當縣，舊曰始平郡，又置齊興郡；則二郡皆置於今均州界。宋白曰：齊永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豐鄉縣。守，式又翻。）雍州乃安。（雍，於用翻。）

魏咸陽王禧為上相，（禧以太尉輔政，位居群臣之上，故曰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惡，烏路翻。）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舊字衍。執仗出入，每出入欲使之執兵翊衛。賁，音奔。）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闇，音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惘然，失志貌。惘，音罔。）禧復遣謂烈曰：（復，扶又翻。）「我天子之子，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意之所欲為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索，山客翻。）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恆州刺史。（恆，戶登翻。）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臥私第不出也。）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閤，（北齊左右衛有直閤屬官，有朱衣直閤、直閤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勰，音協。）帝然之。時將礿祭，（宗廟之祭，春曰礿。礿，余若翻。）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質明，烈至。（質，正也。質明，天正明也。）帝命烈將直閤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衛送至帝所。（將，即亮翻。）禧等入見于光極殿，（光極殿，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所起，以引見群臣。見，賢遍翻。）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歷，比纏尫疢，（魏主名恪。見諸父自稱其名，不諱也。比，毗至翻，近也。尫，烏光翻，弱也。疢，丑刃翻，疾也。）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還府司，謂各歸公府司存之所。）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南北務殷，謂使勰北鎮中山，南取壽陽，因而守之也。沖，謙也，虛也。沖操，謙虛之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先敕，謂高祖遺敕，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令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惟，思也。）庚戌，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進其位而奪之權。）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為詳以專恣得罪張本。）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甄，之人翻。彈，徒丹翻。）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為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又如字。）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茹，音如。）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

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為後趙脩誅張本。從，才用翻。　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赦。　丁巳，魏主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見，賢遍翻。　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為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彭城王勰字彥和，事見上卷上年。強，其兩翻。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為司空。　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為江州刺史，冠，古玩翻。竟陵太守曹景宗為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并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并，卑命翻；下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掎，居蟻翻。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沔，即漢也；一水二名。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安陸，春秋鄖子之國，故曰鄖城。鄖，音云。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劉昫曰：郢州長壽縣，古竟陵也。方，併也；舟，船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併，音併。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臥而取之，言不煩力戰也。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其地去郢城九里，因以為名。帥，讀曰率。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加湖在江夏灄陽縣界，湖水自北南注江，去郢城三十里。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雍，於用翻。夏，戶雅翻。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使，疏吏翻。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南康王開相國府，故曰府朝。朝，直遙翻。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易，以豉翻。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坦先嘗在湘州。屬，之欲翻。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　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南堂在郢城南，北對射堂，西近江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曲水故城，蓋郢府官僚祓禊之地，在城東。　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張沖自輔國將軍進征虜將軍，以程茂為長史。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考異曰：東昏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改元，大赦。始改元為中興元年。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寶義、寶源、寶寅皆在建康，遙授之耳。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　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涪，音浮。　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邁翻。勞，力到翻。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

以總帥侯伯武王伐紂諸侯畢會至于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率加黃鉞孔安國曰黃鉞以黃金飾斧鉞讀曰越下同夬返西臺江陵在西故曰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橫絕流而渡曰亂詩云涉渭爲亂舸古我翻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荊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不敢出戰也諸將欲攻之衍不許衍欲持久以全力弊郢魯二城

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爲俊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魏主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見賢遍翻齋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帥所類翻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氐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長知兩翻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說式芮翻天子必北走桑乾謂北歸平城也平城魏故都乾音干殿下可斷河橋爲河南天子斷丁管翻衆情前卻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卽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當是時馮太后所幸宦者符承祖已死此又別一符承祖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初置後齋直寢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癩音賴惡疾也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幾幾居豈翻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守式又翻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騎奇寄翻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華林園魏明帝所築芳林園也後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還從宣翻又如字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强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洪池卽漢之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田廬曰墅今人謂之別業晉人以來往往於池館園林之中起墅墅承與翻遣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收行下孟翻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言意已發見而中止也見賢遍翻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閤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將卽亮翻賁音奔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華林都亭在華林園門外帝面詰其反狀詰去吉翻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絶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雜色補官不入品者謂之流外官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陸馛以傅孝文於受內禪之初福澤及其子至是其子敗勰音協賑津忍翻琇音秀朝直遙翻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

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冑之命惠訓遣子璝將兵擊穎冑璝古回翻穎冑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此西陵峽口也在宜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與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任音壬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注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下靈山亦曰巴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

席闓文勞蕭衍軍。(勞，力到翻。) 齊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沂漢水而上至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控引。) 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搤，於革翻。咽，因肩翻。) 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說，輸芮翻。) 脫距王師，(脫，或也。脫者，未可必之辭。) 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稱，尺證翻。卒，讀曰猝。) 脫東軍有上者，(上，時掌翻。) 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卷，讀曰捲。) 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天步，天路也。詩云：天步艱難。) 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 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蕭穎胄時爲西臺尚書令，蓋加號鎮軍將軍。爲，于僞翻。下爲同。)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武口，武湖水出江之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今謂之沙武口。張舜民曰：武口在陽邏洑西北十餘里，距汴京纔十八驛，二廣湖湘皆由此而濟。) 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時築壘於陽浦曰) 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考異曰：梁韋叡傳作茄湖，今從齊、梁帝紀。) 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復，扶又翻。下復祐、復同。助防者，使之助城主防守，因以爲稱。樂祖，即去年張沖所遣助房僧寄者。參考前後，張當作孫。)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廬陵民脩靈祐爲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篡奔豫章。(篡，蘇管翻。) 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時屬江州。劉昫曰：吉州安福縣，吳置安成郡。九域志：安福縣在吉州西一百二十里。) 穎胄以僧簡爲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南康，今之贛州。) 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篡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爲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餘衆攻謝篡，篡敗走。

東昏侯作芳樂苑，(樂，音洛。) 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言徙樹竹者朝夕相繼也。) 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裨，益也。買賤賣貴以自裨益，故曰裨販。) 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予，讀曰與。) 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大荆，牡荆也，俗謂之黃荆，以爲箠杖。荻之實中者以箠人則重而痛，楚虛中者差輕。賁，音奔。) 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埭，徒耐翻。) 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好，呼到翻。覡，戶狄翻。) 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向見先帝大嗔，(樂，音洛。先時爲[illegible]。嗔，昌真翻，怒也。) 不許數出。(數，所角翻。) 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菰，音孤，雕胡也，一名蔣，江南人呼爲茭草。) 北向斬之，縣首苑門。(縣，讀曰懸。)

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昭胄、昭穎投慧景事見上卷上年。永新縣屬安成郡，吳立。) 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許之以僕射，領護軍將軍。) 時軍主胡

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須待也以帝昏斥指寶卷爲昏人說式芮翻寅等將兵奉昭冑入臺閉城號令。令力丁翻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冑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勝中得其事。麝勝佩香囊可帶者曰麝勝山沙以盛麝香故曰麝勝猶今之香袋昭冑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晉孝武帝僑立南譙郡於淮南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郡鴻姓也姓譜帝鴻氏之後或曰大鴻之後左傳衛有鴻聊魋雍於用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監工銜翻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茹音如率所律翻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柈蒲官翻柈以盛果及魚肉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建康王當作建安王帥城中將吏見力。見力見在兵力也帥讀曰率見賢遍翻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臺城六門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去羌呂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上時掌翻射而亦翻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爾日猶言其日也上時掌翻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譟蘇到翻俘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乙巳。柔然犯魏邊。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磯居希翻沙聚成磧水所漸漫曰磯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治直之翻夏戶雅翻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斷音短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降戶江翻下同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流腫言毒氣流注而浮腫也近其靳翻死者什七八。考異曰齊書張沖傳云死者七八百家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今從梁高祖紀及韋叡傳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比毗至翻周禮五家爲比取其相連比而居也又毗必翻次也茂、元嗣等議出降。降戶江翻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明帝時張沖爲青冀二州刺史以房長瑜爲治中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畫一用漢書語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取守而勿失之義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詩曰高山仰止注云有高德則慕而仰之彼謂蕭衍孜不能用。

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夏戶雅翻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瘞於計翻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郢魯未克衍則進軍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既克衍遂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爲圖畫者畫緣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爲圖使諸將按之以爲進止上時掌翻

辛酉。魏大赦。

魏安國

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安國縣漢屬中山國，晉屬博陵郡。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命，王奐死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記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朞而小祥，再朞而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鄭氏曰：祥，吉也。禫，澹澹然平安之意。陸德明釋曰：除服祭名。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沈約曰：汝南本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縣，為江夏太守治所。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在灄口，又為汝南縣，晉末改為江夏縣。荊州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僑城是也。晉惠帝世立灄陽縣。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唯伺合其鄉人討之。昌別帥攻伺，伺部曲以逆順有據，求別立縣，遂從之，分安陸東界立灄陽縣，屬江夏郡。時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齊僑置，齊志司州汝南郡寄治義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隨郡，屬荊州；宋孝武帝度屬郢州，前廢帝永光元年改屬雍州，明帝泰始五年改為隨陽郡，還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齊曰隨郡。五代志：隨州隨縣，舊置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司部，謂司州所部領諸郡。質，音致。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少，詩照翻。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崔慧景既死，江夏王寶玄併誅，事見上卷上年。夏，戶雅翻。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以非道欺人謂之罔。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帥，讀曰率。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象魏，闕也。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人目不能視，氣不復息，則死矣。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稷者返為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瞥，普蔑翻，暫見也。為，于偽翻。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斬王天虎以詐山陽，事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謀孔矜；事亦見上卷上年。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南史、董狐也。左傳：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晉趙穿弒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惓，逵員翻。惋，烏貫翻。下，遐嫁翻。

八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監，工銜翻。瓌，古回翻。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忷懼，忷，許拱翻。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幢，傳江翻。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說，式芮翻。下同。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漢書田蚡曰：首鼠兩端。服虔注云：首鼠，一前一卻也。及其猶

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降戶江翻乃命鄧元
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尋陽郡治柴桑五代志曰江州湓城縣舊曰柴桑杜佑曰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衍與諸將以次進路
元起將至尋陽今江州德化縣大朝之尋陽也伯之收兵退保湖口湖口彭蠡湖入江之口也今江州湖口縣即其地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
瑀說伯之迎衍選須絹翻瑀音禹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
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毛晃曰匈匈諠擾之意漢書高帝紀天下匈匈勞苦又匈匈讙譊之聲皆子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匈匈漢書無音荀子有平去二音皆思改計若不早圖眾
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
席謙蕭子顯齊志江州有南新蔡郡豫州有北新蔡郡以五代志考之北新蔡當置於今光州界父恭祖爲
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殺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復音腹謙
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
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
史　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
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
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
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眾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
重耳上時掌翻少詩紹翻良須兵力良信也兩弟在雍謂蕭偉總雍州事憺守壘城也雍於用翻指遣往徵指謂上指徵徵兵也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假
節屯上明以拒蕭璝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
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左率太子左衞率也　九月乙未
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
紹叔守尋陽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
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漢高帝委蕭何以關中光武任寇恂以河內使給餽餉事並見漢紀前塗
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
比克建康比必利翻及也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
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
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
人築之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
軍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栗磾魏開國功臣磾丁奚翻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
國公　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
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輔
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
冠古玩翻雍於用翻驤思將翻琕部田翻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
廣之之子也王廣之歷事高武明三帝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
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
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
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遊騁如舊謂茹法
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騁丑郢翻茹音如須待也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爲稱一決言一戰以決勝負也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尚
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
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其治所蓋臨江濱金陵覽古云新亭去江寧十里丙辰李居士
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騎奇寄翻景宗始至營壘未
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
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
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邏郎佐翻新亭城主江
道林引兵出戰眾軍擒之於陳陳讀曰陣衍至新林命王
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墩音敦陳伯之據籬門陳伯之蓋據西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據陶弘景書板橋時屬江寧縣界按板橋市今在建康府城之西江寧鎮北李居士覘知僧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

（瞯丑廉翻又丑艷翻少詩沼翻帥讀曰率）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塹七豔翻）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遐嫁翻勝音升）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衍諸弟亡匿於建康里巷事見上卷上年）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鐵纏矟以鐵線纏矟把齊武陵王曄有銀纏矟將即亮翻陳讀曰陣下突陳同背蒲妹翻纏直彥翻矟色角翻）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帥所類翻）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據齊書云朱爵諸軍望之皆潰蕭東昏侯自登朱爵門督戰也）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城西門也）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耳語附耳而語也降戶江翻下同）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復扶又翻語牛倨翻中竹仲翻）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誘音酉）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蕭衍之使鄭伯倫此孫子五間所謂因間也復扶又翻）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守式又翻考異曰齊帝紀與梁帝紀敘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射而亦翻幾居依翻中竹仲翻）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據梁書鄱陽王恢傳破墩即破岡在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先悉薦翻墩音敦）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史言東昏唯孤城自守使疏吏翻帥讀曰率）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景本名昺李延壽作南史避唐廟諱改昺為景通鑑因之）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丁酉以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勰司徒（勰音協）故譖而黜之既而畏人議己故但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李延壽曰王遇本馮翊李潤鎮羌其先為羌中強族自云姓王後改為鉗耳氏至魏宣武時復改為王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司徒長史于忠責遇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阿衡伊尹也鄭玄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以取平故以為官名）所須材用自應關旨（關旨關白上旨也）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踧昌六翻踖資昔翻踧踖恭而

不自安之貌詳亦慙謝忠每以飲直爲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分扶問翻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衞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常侍武衞之職常在天子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詳能以計疏于忠而不知高肇已制其後矣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衍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蕭穎胄以蕭衍東伐所向輒克而己輔南康居江陵近不能制蕭璝外無以服蕭衍之心而內有肘腋之寇此其所以憂憤成疾也璝古回翻壬午卒卒子恤翻夏侯詳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秘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爲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憺行荊州府州軍豈特衆望之歸衍哉西臺之權又歸於憺矣憺徒敢翻又徒濫翻使疏吏翻魏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定圜丘於委粟山今改之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過陸渾新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而北入于洛魏蓋立圜丘於洛陽之南伊水之北乙卯始祀於其上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卷讀日捲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衞此謂襄陽空虛也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襄陽在沔南水南爲陰帥讀日率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斷丁管翻水經注黑水出南鄭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英蓋謂得襄陽則斷梁州之路也昏虐若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岷蜀之道自成斷絕若取荊則岷蜀之道亦絕矣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魏楊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建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爽差也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魏置楊州於壽春見上卷上年山川水陸皆彼所諳諳烏含翻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分扶問翻易以豉翻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使魏得二臣之計書江表爲境矣不待侯景之亂也任音壬懷賀之子也源賀禿髮傉檀之子入魏賜姓源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謂西陽以西歸蕭衍歷陽以下猶屬建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鬭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易以豉翻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過義陽縣故曰義陽差近淮源淮源狹故魏人行師以此地爲利涉津要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用兵之勢汎長知兩翻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謂義陽也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

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度，徒洛翻。）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兩荊，謂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沘陽也。隨，謂隨郡；雍，謂襄陽也。雍，於用翻。）楊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延頭在安陸界。）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考異曰：益宗傳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按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蓋益宗建策於今日，而行於後年耳。）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去，羌呂翻。）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唯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直寢，因直寢殿以為官稱。）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于赤亭，（宋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為建寧縣，屬西陽郡，後復為郡。隋志：黃州麻城縣舊置建寧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注：舉水自湖陂城南流逕赤亭下，謂之赤亭水，西陽五水蠻，赤亭其一也。）天賜敗績。（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赤亭。田益宗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衍方與東昏相拒，何暇寇魏三關！此必益宗傳誤。益光傳當作益宗傳。）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使，疏吏翻。）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張瓌，時為光祿大夫。）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鬭，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為厭勝。（好，呼到翻。陳，讀曰陣。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擱，音岡。厭，於叶翻，又於琰翻。）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冑，具裝飾以孔翠。（孔翠，孔雀、翡翠。[illegible]）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今建康法寶寺，景陽樓故基也。被，皮義翻。）弩幾中之。（幾，居依翻。中，竹仲翻。）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調，徒釣翻，算度也。）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兇，凶勇翻。）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復，扶又翻。）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盪，[illegible]翻。）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榜，北朗翻，木片也。）啓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屏，必郢翻。）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鏤，盧侯翻。為，于偽翻。說，式芮翻。）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鏡，所以照物。獻鏡者，欲衍照其心也。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衍取以為報。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造，七到翻。造，至也。膝席而坐，兩膝相促，俱前至膝以定密謀，故曰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後閤舍人，蓋江左所置，使主殿後閤者也。按後閤舍人常在宮中，觀餘龍駒事可見。）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豐勇之，右衛軍人，為東昏所委任。姓譜：豐姓，鄭七穆子豐之後。）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東昏時年十九。）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illegible]翻。）

鳥雉可以繫兩端之黃袖，以黃袖裹物，皆可見，裹書欲衍易於審視也。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考異曰：南史王亮傳曰：蕭穎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故特俯帝已立。穎等知東昏不可守，故欲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晊！今從齊紀。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挼，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今俗語亦云挼挲。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王瑩，王衍引為相國左長史；王僧虔，齊初位登台司。衍與范雲有舊，衍與雲同遊竟陵西邸，見一百三十六卷武帝永明二年。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款，誠也；款，古寬翻。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衍引以詰王亮。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被，皮義翻。帥讀曰率。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陳讀曰陣。茹，音如；咺，況晚翻；屬，之欲翻。

初，海陵王之廢也，事見一百三十九卷明帝建武元年。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乙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涪，音浮。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不特西臺詔命，而以宣德太后令高自署置，蕭衍之心，路人所知也，豈必待范雲、沈約發其端哉！武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更，工衡翻。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原，南史作源，謂前源，謂日前與事之源也；盪字又作蕩，音徒朗翻。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原，赦也；守，式又翻。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諍讀曰爭。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訊，問也；王制：三訊然後制刑。辯，別白也。左傳曰：子辯君。又辯焉，辯，兵免翻。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瘞，一計翻。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茹，音如。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賚，洛代翻。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琕，部里翻。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說，輸芮翻。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說，式芮翻；為，于偽翻。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豫州治歷陽，在大江之西。抄，楚交翻。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袁顗死於義嘉之難。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曹魏置二十三郎，駕部其一也。杜佑曰：宋齊駕部屬左民尚書。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居止，莫不膝袒軍門，膝袒，謂膝行肉袒也。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眾軍之威。沮，在呂翻。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從，千容翻。施，式豉翻。投殞，言授命殞身也。復，扶又翻。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illegible]璧而降也。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暎。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

殺身以明節。袁淑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司徒謂昂父顗也，顗死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悛，丑緣翻。雍，於用翻。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卬謂熾顗也。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號，戶刀翻。重，直用翻。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近，其靳翻。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斷，音短。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飼，祥吏翻。復，扶又翻，又如字。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臨湘、羅二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吳立劉陽縣，亦屬長沙。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分益陽、湘西、羅及巴硤流民立湘陰縣，屬湘東郡。隋改臨湘為長沙縣，潭州治所也。唐羅縣入湘陰，屬岳州。劉陽今仍屬潭州。瀏，音留，又音柳。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數，所角翻。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鎮軍，又觀此必梁書之誤。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服。坐，徂臥翻，下於坐同。首，手又翻。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眾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王丹為郡人所殺，王丹以南康應劉希祖。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幾，居依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一 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 齊宣德太后詔蕭衍自建安郡公進爵爲梁公，尋進爵爲王，尋受齊禪，國號曰梁。

高祖武皇帝 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整。整二世至順之，順之生衍。齊高帝族弟也。帝，順之之子。此卷及通鑑武皇帝紀凡八卷，以一二爲次，此卷武皇帝之下，合有一字。

天監元年 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二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勞，力到翻。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自去年十一月，自齊朝宣德太后臨朝稱制而衍解承制。 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兗州諸軍事。昺，衍之從父弟也。昺，兵永翻。昺與帝同祖。治書侍御史道賜，監工，衡翻。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上，時掌翻。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二年。任，音壬。昉，分兩翻。意好敦密，好，呼到翻。敦，厚也。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衍，錄尚書，其錄府事，使雲領之。約爲驃騎司馬，衍，驃騎大將軍。府司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齊明帝時。朏、胤皆棄官。朏，敷尾翻。胤，羊晉翻。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淳風，謂淳古之風也。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讖，楚譖翻。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易曰：謙尊而光。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沔，彌兗翻。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復，扶又翻。下無復、豈復同。遺，唯季翻。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分，扶問翻。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將，猶挾也，領也。休文，沈約字也。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語，牛倨翻。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先，悉薦翻。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江南禁中有壽光省。咄，當沒翻。手見曰咄。咄咄，咨嗟語也。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僕射也。處，昌呂翻。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歎約才智縱橫，縱，子容翻。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東昏侯永元二年十一月，衍起兵，至是首尾三年。功臣諸將實有其勞，將，即亮翻。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凡十郡爲梁公國。相，息亮翻。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去，羌呂翻。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晊，晊，之日翻。安陸昭王緬之子也，緬，齊明帝之弟。緬，彌兗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東昏侯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

梁公以寶晊為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晊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自沈約至王茂，皆梁國官也。見，賢遍翻。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左傳晉辰曰：女德無極。杜預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累，力瑞翻。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賚，洛代翻。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時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自進爵為王已上，凡詔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南史齊紀作寶攸，本傳作寶脩。三王皆明帝之子。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著，則略翻。襦，汝朱翻，短衣也。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屩，居勺翻，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待散，待追者散也。華，戶化翻。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任，音壬。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悴，秦醉翻。見者以為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喪，息浪翻。衰，倉回翻。齊，音咨。澄帥官僚赴弔，帥，讀曰率。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禮，居君父之喪極哀。處，昌呂翻。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撫而安之曰慰，弔生曰唁。唁與唁同，魚戰翻。唯不見夏侯一族，夏侯之族本譙郡譙人，居于壽陽。夏，戶雅翻。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為蕭寶寅貴顯起魏而不忘張本。

齊和帝東歸。將東歸建康也。以蕭憺為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憺，徒敢翻，又徒濫翻。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治，直吏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少，詩照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

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

丁巳，廬陵王寶源卒。非疾也。寶源者，齊明帝第五子。

魯陽蠻魯北燕等起兵攻魏潁州。魏置潁州於汝陰；又潁川郡舊置潁州。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齊和帝雖已至姑孰，其詔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帝憲章前代，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度也。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明，謂明日也。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古者君薨，其夫人在者自稱未亡人。使，疏吏翻。璽，斯氏翻。紱，音弗。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亮，王亮也。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始改元天監。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為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今依晉葬安平王孚之禮葬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倣齊奉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省者，除其封國。省，所梗翻。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備三恪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謚妃郗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永元元年，郗氏卒于襄陽。郗，丑之翻。

（丑之翻）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騎，奇寄翻。）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雍，於用翻。）左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解，讀曰廨。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天之報應固不爽也。）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沈，持林翻。）伯禽就摺殺之。（時年十五。摺，落合翻。）王之鎮荆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治，直之翻。）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史言齊臣以死殉和帝者僅一顏見遠。）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曰從人者，避皇考順之諱也。）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此言不可以訓。）

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誤入而刑，出金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刑之辟疑者罰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蓋自虞及周，疑赦者贖，漢則凡犯罪者皆可得而入贖。）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沭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上之受禪也，寶義以晉安王降封謝沭縣公。晉志，謝沭縣屬臨賀郡。沭，食聿翻。）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見，賢遍翻。）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謂南平王鑠等也。粗，坐五翻。）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謂顏竣、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朗，直當翻。）然或疑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下同。）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此正指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爲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相免則無服矣。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無復同。）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宋禪代之際，帝父順之參預佐命。）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子孫。）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爲，于僞翻。）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永元，齊東昏侯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爲亂，高武子孫爲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無，當作毋。）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帝所誅夷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固無恙也。）

詔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朏，敷尾翻。）何胤爲右光祿大夫，何點爲侍中，胤、點終不就。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肺，芳廢翻。）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而議

朝政謂之橫議橫戶孟翻若以功勞才器寃沈莫達投肺石函沈持林翻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見賢遍翻勗許玉翻勉也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杜佑曰宋齊度支尚書領度支左戶右戶金部倉部起部六曹鬷子公翻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武帝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間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按沈志建安郡則今南劍邵武建寧之地晉安郡則今福州之地溉沈志洪氏隸釋辨之甚詳姓已見前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曾孫也到彥之宋文帝將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魯陽蠻圍魏湖陽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復於此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隋為湖陽縣唐併湖陽入棗陽縣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將即亮翻斬魯北燕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比必利翻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諡法貞心大度曰匡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為火炬用也因運此以束兵仗於荻中以入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帥讀曰率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愍侯張弘策觀古玩翻洮陽縣屬零陵郡洮音兆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少詩沼翻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擊五鼓晉桓溫破司馬國璠之故智也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難乃旦翻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手不能書典籤傳其口之所言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漢會稽餘暨縣吳更名永興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居建康緭于貴翻考異曰蕭寶寅傳作褚冒今從梁書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行下孟翻造七到翻范雲時為吏部尚書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喪息浪翻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邪晉天文志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南斗大星天廟也主兵為于儲福今若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守式又翻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陳伯之濟陰人職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置諸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驍堅堯翻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三倉太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廩功倉儲太倉等令又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吳會稽之地說式芮翻復扶又翻下若復同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啓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處昌呂翻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按宋志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宋齊之秦郡尉氏縣也帥讀曰率下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緭說伯之曰荷下可翻聽讀曰廳歃色甲翻說式芮翻今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

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貌古玩翻）伯之從之，仍以緭爲尋陽太守，永忠爲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聚而帥之，以攻伯之）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與廳同）伯之自出格鬭，元沖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州南）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盱眙音吁怡）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楊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底朗翻，姓也；杜佑通典儻浪翻。峴，戶典翻，下同）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驤，思將翻。菩，薄乎翻。薩，桑葛翻）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饑疲之衆，不憂不濟。（卷讀曰捲。北向，謂北攻建康也。撲，普木翻）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守尋陽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趣，七喻翻）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間，古莧翻）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勞，力到翻）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鄧元起，南郡當陽人）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蓋郡之首吏，總錄諸吏者也。琛，丑林翻）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說，式芮翻，下說同）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吏翻）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豉翻。造，七到翻。語，牛倨翻）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史官）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劉季連阻兵，釁起於朱道琛）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浮）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故，謂元起從行者。先，悉薦翻）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於籍，以避征役。說，輸芮翻）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言山民[illegible]我[illegible]則附，否則離貳。使，疏吏翻）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糾之以刻薄）（民所不堪則舁輿長病端，一日起疾，謂起詐疾者。杜預曰：[illegible]也）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舊律，（王植之集定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濟，子禮翻）爲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五代史志：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爲九尺。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爲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者，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長，直亮翻，下同）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

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並皆不差（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設琵琶絃柱相飲爲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被皮義翻）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鐘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鐘十六枚同在一虡謂之編鐘特懸者謂之鎛鐘爾雅曰大鐘謂之鏞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虡先悉薦翻鎛補各翻虡其呂翻）上始命設十二鎛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之爲縣鼓之節去羌呂翻）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此太和二十三年事）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丕拓跋翳槐之曾孫歷世祖臨江厲景穆文成獻文孝文及今主凡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任音壬量音良調徒弔翻）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沈持林翻）　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太祖之母帝祖母也）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　魏洛陽宮室始成（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始營洛陽至是宮室乃成）　十二月將軍張囂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囂之敗走魏復取木陵（水經註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麻城縣東北復扶又翻）　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鄧元起（將即亮翻）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爲實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重直用翻郫音疲間古莧翻）軍備盡沒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宋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翻）　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坐沈廢累年（沈持林翻）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齊東昏永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招降氐王楊集始今乃爲行梁州事當考）　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降戶江翻下同）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造七到翻）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蓋言前日所以閉兵拒命實爲朱道琛構間也）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啓）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臥龍之臣邪（臥龍謂諸葛孔明）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蠶於北郊　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城主奇道顯入寇（姓譜奇姓伯奇之後）取陰山白藁二戍（據水經註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

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此魏朝之闕門也闕即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寶寅與伯之同降降戶江翻坐徂臥翻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即羊石城也在廬江西北霍山東南侯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明謂明日也自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顏文智將寶寅投華文榮文榮等將寶寅投北華戶花翻寶寅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禮爲兄弟服朞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悴秦醉翻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上時掌翻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霄城縣侯也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卒子恤翻下同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處昌呂翻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樞管謂管樞機也今人猶謂樞密院爲樞管以此觀之沈約位雖在范雲之右而親任不及雲遠矣上以約輕易易以豉翻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休下謂休偃直下也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離力智翻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謔迄却翻戲言也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史究言二人終身大概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斷音短下頻斷同二宮上宮及東宮也會稽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千級是年春氐楊會叛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爲汝南王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斷音短欲令漅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有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相息亮翻濟子禮翻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先兵先屯壽陽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朏輕舟出詣闕朏敷尾翻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見賢遍翻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謝朏仕宋及齊有宅在建康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復扶又翻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凡將上命者皆謂之王人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謝朏之於樊英又不及遠甚省悉景翻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 魏既罷鹽池之禁魏主踐阼之初中尉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爲不可魏主詔從琛請通鑑目錄已提其要此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永元二年而通鑑正文逸其事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復扶又翻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音協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爲家人書用家人叔姪之禮也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

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音壬

（壬陸戶山翻）任城王澄命統軍兗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淮陵縣……[illegible]）[illegible]……翻。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illegible]）[illegible]……十翻。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illegible]）[illegible]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illegible]下同）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兗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illegible]阜陵戍[illegible]）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illegible]）城未畢，兗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illegible]史翻）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騎，奇寄翻）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illegible]）

武興安王楊集始卒。乙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爲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魏既還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魏道武置行臺之官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六鎮列置於三州塞下。使，疏吏翻。下同。恆，戶登翻。燕，因肩翻。）賑給貧乏，考論殿最，（[illegible]丁練翻）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illegible]）皇后之世父，（世父，伯父也。[illegible]）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朝，直遙翻）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劾，戶概翻。下同。）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illegible]）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坐，徂臥翻）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illegible]）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即亮翻）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齊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關城。注云：梁置。唐志[illegible]）　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衞（[illegible]）將軍李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翂，敷文翻。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原鄉縣，屬吳興郡。）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檛登聞鼓，乞代父命。（檛，則瓜翻）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者，開之以生路；脅者，威之以縲紲榜械。）（之試藏也。誘，音酉。）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所謂脅之也。拷，音考。詰，去吉翻。不，讀曰否。）且爾童騃，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此所謂誘之也。騃，五駭翻。悔異，猶律文所謂翻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反前說爲）（回，異前說爲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

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因瞑目引領唯聽大戮（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瞑莫定翻）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復扶又翻杻女九翻更工衡翻著陟略翻）翂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幷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晉以來舉二孝皆由州郡訪問其鄉里）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量音良翂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翂之孝節而不能敘用以厲流俗非也）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嬪毗賓翻）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爲衆所疾（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轢郎擊翻）魏主爲脩治第舍擬於諸王（爲于僞翻治直之翻）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左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懼以黨附連坐及禍甄之人翻琛丑林翻）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爲兵（敦徒門翻）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樗蒲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監工銜翻問事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卽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上時掌翻勝音升）轝縛置鞍中（轝舉也脩困極不能自勝乘騎兩人對轝而寘之馬上縛著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聞（重直用翻聞奏也）紹曰修之佞幸爲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釁隙也釁許覲翻）恐陛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子以族屬長幼之次呼紹爲翁）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惔徒甘翻）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宿師於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以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者形勝可據便於制敵之處陴頻彌翻）激厲文武安慰新舊（新者壽陽兵民舊者北來將士或曰新者新附舊者舊民）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又翻）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日未入之前爲下晡）慶眞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冠古玩翻將卽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卽邵陽州也）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親重於太和之間敗補邁翻將卽亮翻從才用翻）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衞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史言魏賞罰失當）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

萬人據鑿峴，（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二十五里有曹店，即景宗屯鑿峴口所築。峴，戶典翻。）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僧炳敗於樊城，才得至鑿峴也；否則此非襄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殿，丁練翻。）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考異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

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好，呼到翻。冒，莫北翻。厭，於鹽翻。）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昵，尼質翻。）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爲生耳。」及詳再執政，（齊和帝中興元年正月，魏主親政；十一月，詳爲司徒。）太妃不復念前事，（復，扶又翻。）專助詳爲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茹，音如。思，相吏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朝，直遙翻；下同。從，才用翻。昵，尼質翻。）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櫛，側瑟翻，梳也。）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麗，力知翻。）帝既黜六輔，（事見高祖殂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少，詩沼翻。）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去，羌呂翻。）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

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賁，音奔。）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橫，戶孟翻。）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詰，去吉翻。處，昌呂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疏薄。（昶，丑兩翻。）詳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麗，力知翻。）杖之百餘，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妒，何獨不妒！」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翻；下同。）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省，悉景翻；省，猶視也。）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門防主司，主門衛之兵以防守詳者。）

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史職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先，悉薦翻。）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師古曰：初

尚伏于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翻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羣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畜許又翻師古曰主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事見西漢書五行志）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事見後漢書蔡邕傳）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易以豉翻）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見賢遍翻）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妖於驕翻）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魏主以茹皓等伏誅為光言之驗高肇獨非自賤而貴關預政事者邪）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說式芮翻帥所類翻樂音洛處昌呂翻）　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勝音升）　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守式又翻）　六月癸未大赦　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扆於豈翻禮疏曰扆屏風）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藏徂浪翻）不復買積以費國資（復扶又翻）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貢篚二語本之禹貢篚音匪之物盛之以篚筐而入貢也）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恒有餘國用恒不足（估音古戶翻）苟非為之分限（分扶問翻）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江翻）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守式又翻將即亮翻淮陰梁重鎮也以角城復遣軍援其不從叛者斷音短）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止指荊州也魏太和中徙荊州治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東恒農漢廣襄城北淯恒農等郡其地正在東荊州之西）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下前復琕復同琕部田翻）乃復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上雅山當作士雅山據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之名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杜佑曰唐州桐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為豫州刺史家屬於此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誘音酉）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將即亮翻下同擐音宦槊色角翻）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陳讀曰陣射而亦翻）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

戰死仙琕退走英謂元曰公傷矣且還營元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將即亮翻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帥讀曰率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戶江翻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或者其辛卯歟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露音路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為于偽翻處昌呂翻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為之陳列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為上言事為于偽翻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南義陽治厲城隋為黃州木蘭縣唐併木蘭入黃岡縣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魏收地形志郢州領義陽安陽汝南郡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麻陽即今黃州麻城縣地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為豫州也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漢沃野縣屬朔方郡後魏為鎮魏收志太和元年置偏城郡爲沃野縣屬焉此時鎮猶未改也注已見前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騎奇寄翻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行下孟翻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為用者也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魏代都之塞外也諸國謂高車諸部夏戶雅翻叛戶登翻上時掌翻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為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卒子恤翻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目錄是年置四門小學考異曰太和二十年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有六館氏居內大學在國西小學在郊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彰矣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贖罪事見上元年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監之勰音協監工銜翻己亥魏主幸伊闕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鑑皆曰如自此以後率書幸未嘗書如所由書幸一時失於刊正也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太學成帝咸康三年復立太學衛將軍王儉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尋以國諱廢建武之間已倚席而不講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 起旃蒙作噩盡彊圉大淵獻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服膺雅道名立行成 行下孟翻朱元晦曰服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著則略翻 魏
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 樹立也歇許竭翻 抑此之由可置
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賀瑒
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
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 瑒徒杏翻又音暢餼許旣翻鄭玄曰餼廩稍食也稍所教翻
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 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 射
朞年之閒懷經負笈者雲會瑒循之玄孫也 笈其劫翻又楚洽翻書箱也晉氏南渡之初以賀循為儒宗
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 胤時隱雲門山今在會稽南三十里有雲門寺會工外翻 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脩者 行下孟翻 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
南譙太守 案魏收地形志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渦陽又案蕭子顯齊志武帝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南豫譙廬江臨江六郡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二豫分置以桑梁子亭為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屬西豫則齊之南譙蓋置於歷陽西界而潁川汝陽已入於魏矣南北建置郡縣最為難考者率如此夏戶雅翻守式又翻 與叔業有隙單騎犇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
軍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 卒子恤翻下同
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
以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
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
降魏 降戶江翻 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犇 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先悉薦翻將即亮翻 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
戍漢中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
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
使者首送於魏 使疏吏翻 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
道遷敗其將龐樹 敗補邁翻 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
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引兵救
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
豐縣侯 考異曰梁帝紀天監三年十一月魏陷梁州而列傳皆無其事魏帝紀正始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朔蕭衍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道遷傳具言其事按長曆梁閏十二月癸卯即天監四年正月朔也故置於此 又以尚書邢
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
受平南辭豫州 辭豫州者欲得梁州也 且求公爵魏主不許辛
亥上祀南郊大赦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
雍為司空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 宕徒浪翻
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自漢以來衛尉與太常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而職名未帶卿字至梁分十二寺始各帶卿字水經注洛澗北逕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塞悉則翻 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
畟討平之 畟初力翻 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
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 水經注漢水自武興城北西南流逕關城北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 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
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 龐皮江翻 郡民嚴玄
思聚眾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
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

道帥讀曰率斷丁管翻繼屢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
昌王梁彌博爲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 冠軍將軍
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冠古玩翻胤羊晉翻考異曰梁鄧元起傳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
西晉壽並遣告急按魏邢巒傳曰蕭衍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又曰蕭衍遣其將軍孔陵等據深杭然則景胤孔陵皆梁將也元起傳誤
魯方達戍南安五代志始州普安縣舊曰南安始州唐之劍州任僧褒等戍石
同以拒魏任音壬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
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
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蕭子顯齊志梁州注籍者
二十二郡荒郡不預焉今魏取十四郡初益州刺史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
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
懿死於東昏之手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使疏吏翻
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
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侵淫以惡瘡爲喻侵毒好
肉爲淫肉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匆匆救之
史言鄧元起乞歸非由衷之請撲普木翻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
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
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
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養寇自資而卒不免於死雖淵藻以私忿殺之
亦不爲無罪也少詩照翻恚於避翻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
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
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
爲汝報讎謂協力誅東昏報其父懿之讎量音良爲于僞翻下同汝爲讎報讎忠孝之
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冠軍將軍冠古玩翻考異曰梁書元起傳淵藻以糧儲無
遺甚怨望之因表元起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自縊死按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斬刺史付獄殺之必誣以反也今從南史又
梁書淵藻本以冠軍爲益州刺史與南史異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
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毛萇曰率下親上曰胥附功惟闢土謂開梁益之土也

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
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人生二十
曰弱冠冠古玩翻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
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平肩輿使人執轝肩之故曰平肩行下孟翻賊弓
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射而亦翻從才用翻
去羌呂翻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六月庚戌
初立孔子廟 豫州刺史王超宗以五代志考之此時梁置豫州於晉熙今安慶
府懷寧縣地將兵圍魏小峴峴戶典翻丁卯魏揚州刺史薛真度
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
王景胤李畎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
秋七月足進逼涪城畎姑泫翻涪音浮八月壬寅魏中山王
英寇雍州雍於用翻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
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
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
死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
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羊石蓋即陳伯之所屯之陽石也
公則退屯馬頭 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
攻之北史青喜所據之地蓋在襄陽之東竟陵之西沔彌兗翻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
序殿廡曰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所
謂氣蒸成菌者也菌巨隕翻地蕈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
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疎
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
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商王太戊之時亳有祥桑穀共
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脩德祥桑枯死殷道復興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於掌中宗當作高宗朝直遙翻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妖於

（適翻。）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悴，秦醉翻。）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樂，音洛。好，呼到翻。）故光言及之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楊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楊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惔，徒甘翻。）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國租者，封國所入之租；田穀者，職田所入之穀。各上，時掌翻。）宏軍于洛口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爲帝自皆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將，即亮翻。）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上，時掌翻。下西上同。）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自襄陽西行，陸可以至蜀。梁州既入于魏，則陸路斷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事見上卷元年二年。）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復，扶又翻。裙，渠云翻，下裳也。屐，竭戟翻，屩也。少，詩沼翻。）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治，直吏翻。將，即亮翻，下同。）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竟，讀曰境。）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喪，息浪翻。）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武王之伐紂也，庸蜀八國皆從。庸，上庸之地；蜀，蜀郡之地。）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省，悉景翻。重，直龍翻。重阻，猶言重險也。）民心懷

服瞻望涪益（時梓潼太守治涪城，益州刺史治成都。）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少，詩沼翻。）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魏先此已得壽春、義陽，故云然。）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養，余亮翻。）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帥，讀曰率。）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易，以豉翻。下未易同。）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謂已上名籍之民也。）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諸葛孔明相蜀，以大劍、小劍有隘東之險，故曰劍門，以閣道三十里至險，乃有閣尉。姜維拒鍾會於此。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桓溫入蜀，於晉壽置劍閣縣，屬梁州。）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中，竹仲翻。）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強，其兩翻。）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斷，丁管翻。）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復，扶又翻。）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迢，田聊翻。遞，徒計翻。迢遞，遠也。）恆多擾動（恆，戶登翻。）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立巴州鎮靜夷獠（立巴州見一百三十五卷齊高帝建元二年。省巴州見武帝永明二年。獠，魯皓翻，下同。）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

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州之上佐是謂州綱少詩昭翻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怏於兩翻比道遷建義之始比毗至翻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鎭攝華獠巴西之地華人與獠雜居故云華獠袤音茂則大帖民情帖靜也安也伏也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李雄譙縱取蜀東不能過墊江以符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江以東符秦不能有也邢巒之圖蜀亦規墊江以西而已蓋地形險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爲制府支持四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墊音疊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先悉薦翻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將卽亮翻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更工衡翻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史言魏所以不能定蜀降戶江翻十二月庚申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氐邢巒等並受節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朏敷尾翻是歲大穰穰豐也詩豐年穰穰米斛三十錢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楊集義圍魏關城此卽陽平關城也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豎而庾翻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晉惠帝元康六年氐王楊茂搜始據仇池百頃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北侵隴西天水南侵漢中拓跋旣盛取武都仇池之地楊氏僅保武興今魏旣取武興中遂滅楊氏以爲武興鎭又改爲東益州東益州領武興仇池盤頭廣長廣業梓潼洛叢郡　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朏敷尾翻　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不克梁青冀二州治鬱洲魏顯祖取三青置東徐州於團城領東安東莞郡高祖太和二十二年改爲南青州五代志沂州沂水縣舊置南青州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屠直於翻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改元聖明魏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趙平平涼平原等郡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甲申封皇子綱爲晉安王

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治直之翻上時掌翻以爲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勸庶政貴農桑賤工賈賈音古絶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好呼到翻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戊午魏遣右衛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小新成之子也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大明五年　乙丑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淮南壽春界故有梁城其地在壽陽東北鍾離西南義之敗績　將軍蕭昞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角城在淮水之陽淮陽又在角城北十八里治宿預梁後於角城置淮陽郡昞音丙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己卯魏荆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　魏咸陽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禧誅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屢泣請於魏主魏主不許癸未翼與其弟昌曄來奔上以翼爲咸陽王翼以曄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爵讓之上不許　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魏收志光州長廣郡挺縣有膠水水經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流過夷安縣東又東北過膠東縣城北百里注于海敗補邁翻　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丘遲爲書遺陳伯之曰遺于季翻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沈持林翻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漢書秦法之苛若秋荼闊時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松柏不翦謂不毀其

其先世墳墓也親戚安居謂其親戚在江南者皆不以叛黨連坐安居自若也高臺未傾謂居第未嘗汙瀦池臺如故也愛妾尙在謂其婢妾猶守其家不沒于官及流落于他家也昔雍門子見孟嘗君曰高臺既已傾曲池既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爲之喟然歎息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魚游釜中古人多有是言言將以至於焦爛左傳吳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之居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預註曰言至危也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伯之元年奔魏今復還降下江翻　魏人殺其子虎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不使之出當邊鎭恐其復叛也復扶又翻久之卒於家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甄七人翻琛丑林翻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竊木者有刑罰林衡掌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爲于僞翻下專爲同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長知兩翻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權古岳翻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尙書事勰尙書邢巒奏勰彭城王勰也音協以爲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汙隆隨時豐儉稱事治直之翻稱尺證翻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註云天地生萬物任之自然不以仁恩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任自然也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此謂田疇什一之賦不足以供國用故斂山澤稅關市以助之也取此與彼皆非爲身爲于僞翻下同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己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棊左傳曰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今此以喩一行一改無定法也參論理要宜如舊式自此以上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明二年　魏主卒從琛議琛議所行於景明初年隨格於景明四年今復罷鹽禁是卒從其議也卒子恤翻　夏四月乙未罷鹽池禁復收鹽利見上卷二年　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帥讀曰率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　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將卽亮翻誘音酉魏荊州爲宛州也更工衡翻宛於元翻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蕭子顯齊志雍州有河南郡所領五縣惟棘陽爲實土則河南郡當在南陽棘陽縣界五代志鄧州新野縣舊曰棘陽　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考異曰大眼傳云俘馘七千有餘今從魏帝紀　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　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　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晉安帝立宿預縣屬淮陽郡魏高祖以爲南徐州治所　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南徐治京口故以鍾離爲北徐　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行下孟翻　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陳讀曰陣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將卽亮翻下同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驍堅堯翻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中讀曰仲又竹仲翻考異曰

魏帝紀六月辛丑昭小峴戍今從叡傳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先悉薦翻叡按山川，夜帥眾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帥讀曰率艦戶黯翻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眾五萬奄至，眾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考異曰南史作三丈今從梁書巢湖之水於此分三汊故名退保於此利於入船故眾欲之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繖蘇旱翻又蘇肝翻幢傳江翻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將即亮翻中竹仲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羸倫為翻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水經注廬江金蘭縣西北有東陵鄉大蘇山淮水之所出也攷之諸志無金蘭縣未知何世所置有詔班師。班布還翻詔以在洛口新潰之後史因書叡事而終言之去魏城既近，據姚思廉梁書時魏守壁城去東陵二十里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重直用翻殿丁練翻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豫州自晉熙遷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遙南拒梁兵。　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軍。　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水經注曹魏安豐都尉治安豐津南後以其故城立霍丘戍隋立霍丘縣今在壽春東百餘里杜佑曰霍丘漢松滋縣地考異曰梁裴邃傳云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以濟邃築壘遏橋密作沒突艦會淮水暴漲邃乘艦徑造橋側魏眾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霍丘城平小峴攻合肥魏帝紀辛巳衍將昭合肥己丑又昭羊石霍丘案韋叡傳叡攻邵陽洲方使邃乘艦焚橋事在克合肥後又梁帝紀辛巳叡克合肥丁亥邃克羊石庚寅克霍丘今從之邃傳載取二城在破邵陽洲後誤也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朐音劬　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級。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水經注彭城同孝山陰有楚元王冢高十許丈廣百許步意者魏立戍於此趣七喻翻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將即亮翻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庚戌，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度徒洛翻　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喜許記翻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固城疑即抱犢固城也抱犢固在蘭陵界　呂苟兒帥眾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此孤山當在上邽左右魏秦州治上邽領天水略陽漢陽郡　元麗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兒帥其徒詣麗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斷丁管翻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抄楚交翻復扶又翻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梁北譙郡治陰陵城隋改北譙郡為全

椒縣屬江都郡唐全椒縣屬滁州伯敎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相息亮翻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兖州之民降者甚衆魏收志南青州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有蒙山卽古所謂東蒙也與固城孤山皆近魏兖州東界故梁遣兵據之以招兖州之民北史邢巒傳謂是時梁人侵軼徐兖是矣角姓也姓苑漢有角善叔將卽亮翻降戶江翻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收志蘭陵郡蘭陵縣有石孤山又昌慮縣有蓋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恆攻及恆戶登翻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恆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安樂王長樂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三年樂音洛詮且緣翻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姓譜藍姓也戰國策有中山大夫藍諸水經注睢水過睢陵縣故城北而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睢音雖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清南淸水之南也復扶又翻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此與後張惠紹聞洛口敗引兵退本一事耳解見後蕭昞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將卽亮翻下同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水經注洛澗在西曲陽縣北劉牢之斬秦將梁成處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前軍克梁城卽謂昌義之克梁城也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分扶問翻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惔徒甘翻琕部田翻屬之欲翻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磔陟格翻張開也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退胡辛南史宏傳作胡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謂宏心搖動也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遺于季翻幗古獲翻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言其怯懦如婦人女子也姥莫補翻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始興王憺吳平侯昺帥所類翻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騃五駭翻將卽亮翻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此前已言張惠紹棄宿預遁還矣宿預在下邳東南百餘里此言軍于下邳是未棄宿預之前事李延壽以此事載之臨川王宏傳通鑑因亦連而書之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國人猶言王民也降戶江翻下同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考異曰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爲不實今從南史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羸倫爲翻近其靳翻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間古莧翻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餽之縋馳僞翻淵猷淵藻之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

退。（此即張惠紹棄宿預一事也。通鑑因南史臨川王宏傳所載者書之，遂致複出。）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復，扶又翻。）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勑昌義之爲戰守之備。（馬頭城在鍾離之西，馬頭既陷，魏必東攻鍾離，故預爲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從戎二時，謂兵連不解，自夏迄秋也。）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勑，（釁，許覲翻。掎，居蟻翻。）何容猶爾盤桓，（盤桓，不進貌。）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解，戶買翻，曉也。）若爲得失之計，（謂爲一切之計，或得或失，未可必也。）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英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故巒云然。）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塞，悉則翻。）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荷，下可翻。）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也。朝，直遙翻。）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言必無可克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爲將，（騎，奇寄翻。更，工衡翻。將，即亮翻。）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強，其兩翻。）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

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巒，（更，工衡翻。惡，烏路翻。）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爲奴婢。（巒傳云：巒初至漢中，接豪右以禮，撫衆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彈，徒丹翻。）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謂是年正月生皇子赦也。）魏主以爲然，遂不問。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以選曹賣官鬻爵爲市，因謂之市曹。選，須絹翻。）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閻洛口圍潰，故亦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佗汗，魏言緒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佗，徒河翻。）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事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使，疏吏翻。蠕，人兗翻。崙，盧昆翻。）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五年。蹔與暫同。）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少，詩沼翻。）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孤，負也。）魏京兆王愉、廣平王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屬，之欲翻。）魏主詔中尉崔亮窮治之，（治，直之翻。）坐死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惟廣平右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自晉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左右常侍各一人。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八年。）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勑景宗頓道人洲，（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溺，奴狄翻。）復還守先頓。（謂還守道人洲也。復，扶又翻。）上

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初，漢歸義侯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事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二年。獠，魯皓翻。邛，渠容翻。笮，音昨。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為獠所據。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樂，音洛。遠者不敢為寇。巒既罷去，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傅豎眼為益州刺史。去年，魏得晉壽，置益州。豎，而庾翻。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荊引梁兵入州境為寇，祉遣兵擊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朏，敷尾翻。

魏人議樂，久不決。三年，魏命議樂，事見上卷。

六年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肇監其事。監，工銜翻。魏主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塹，七豔翻。騎，奇寄翻。迮，側百翻，迫也。俄而塹滿，衝車所撞，撞，傳江翻。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下同。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已、以字通。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少，詩沼翻。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元英志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驕者敗。其謂是歟！校，戶教翻。

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將，即亮翻；下同。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水經注：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東北流逕鍾離城下而注于淮。陰陵縣蓋在鍾離西南，合肥東北也。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處，昌呂翻。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曹景宗，新野人；韋叡以京兆舊姓居襄陽，與景宗同州，而韋為望族。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賦，布也，給與也。功，力也。計一夫之力所任作謂之功。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一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數，則百里可知。比，必利翻，及也。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言，姓；孔門言偃，吳人，今吳人猶有言姓。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冠，古玩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

中如字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帥讀曰率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如意[illegible]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復扶又翻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此雍闕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決圍矣嗚呼痛哉牧人過淮北伐芻藳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掠郎亮翻抄楚交翻艦戶黯翻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魏於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考異曰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鍾離大水英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漲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傳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五代志揚州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殪於計翻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魏收志睢州穀陽郡連城縣有濊水按水經注服虔云穀水在沛國相縣界蓋睢水逕穀熟而兩分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泗水也魏收又云睢州即梁之潼州治取慮城又按水經注睢水自穀熟東流逕取慮城北又東逕睢陵城北又東與潼水會參而考之則濊水當在沛臨淮二郡界丁度集韻曰濊呼外翻一作澮音同水名在亳州是則濊

水即澮水音同而字異耳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枕之任翻藉慈夜翻考異曰韋叡傳云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者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叡傳所言似爲太過今從景宗傳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騾盧戈翻勝音升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illegible]相與爲戲耳不敢於公廨今官賭之於徐州府廨公賭之也博以取財曰賭音丁古翻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反讀曰翻又如字擲得雉者[illegible]者勝反一子而作塞塞者擲采未成大擲者塞之以決勝負塞賽同先代翻異事猶言怪事也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帥所類翻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史言韋叡有功不伐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以船載齋庫物因曰齋舫舫甫妄翻並兩船曰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並下士建安王偉與秀尤好人物時人方之四豪丁巳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六月丙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馮翊等郡江左僑立於雍州界降戶江翻秋七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軍將軍八月戊子大赦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處昌呂翻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魏世祖真君五年置營州治和龍城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郡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從琛丑林翻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九月己未

魏以司空高陽王雍爲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司空。甲子，魏開斜谷舊道。（漢高祖之爲漢王也，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蝕一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意此即斜谷舊道。諸葛亮揚聲由斜谷取郿，亦杜南舊道也。以事勢言之，承平舊時自長安入蜀，其取道就平易；南北分爭，塞故道而開新路以依險。今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復開舊道。斜，余遮翻。谷音浴。）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爲，于僞翻。）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太子詹事亦有五官掾屬。暠，古老翻。）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爲魏皇子昌卒張本。）甲申，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乙酉，魏葬順皇后于永泰陵。十二月丙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沈約曰：吳立富城縣，晉武太康元年更名豐城，屬豫章郡。）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十月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今從梁帝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三 起著雍困敦盡閼逢敦牂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奔。爲後神念子僧辯有功於興復張本。守，式又翻。壬子，以衞尉吳平侯昺兼領軍將軍。

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二月乙丑，增置鎭衞將軍以下爲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爲十七班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爲十五班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爲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爲十三班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衞將軍司徒左長史衞尉卿爲十二班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祕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衞率左右驍游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爲十一班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揚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史雲騎游騎皇弟皇子府司馬朱衣直閤將軍爲十班尚書左丞鴻臚卿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太舟卿大長秋皇弟皇子府諮議嗣王府長史左右前後四軍嗣王府司馬庶姓公府長史司馬爲九班祕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屬皇弟皇子友散騎侍郎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弟皇子單爲二衞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左右中郎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蕃王府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爲八班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爲七班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郎司徒主簿尚書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徐五州別駕領護軍長史司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僕射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府諮議爲六班尚書郎中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子國郎中令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爲五班給事中皇弟皇子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等七州別駕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衞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積射彊弩將軍太子左右積弩將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嗣王國郎中令嗣王庶姓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爲四班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員外散騎侍郎皇弟皇子府行參軍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衞司馬公車令胄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庶姓北徐等五州別駕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曹主簿武衞將軍光祿丞皇弟皇子國中尉太僕大匠丞嗣王國大農蕃王國郎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北館令爲三班祕書郎著作佐郎揚南徐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單爲領護詹事二衞等功曹五官主簿太學博士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皇弟皇子荊江等五州主簿嗣王庶姓越桂等四州別駕嗣王庶姓北徐等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五都令史武騎常侍材官將軍明堂二廟帝陵令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蕃王國大農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持節府功曹史爲二班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侍郎嗣王國常侍南徐州議曹從事東宮通事舍人南臺侍御史大舟丞二衞殿中將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行參軍蕃王國中尉皇弟皇子湘豫等七州主簿皇弟皇子荊雍等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西曹從事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庶姓越桂等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主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太官太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車府等令爲一班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鎭衞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征東征西征南征北施外中軍中衞中撫中護施內爲二十三班鎭東鎭西鎭南鎭北施外鎭左鎭右鎭前鎭後施內爲二十二班安東安西安南安北施外安左安右安前安後施內爲二十一班平東平西平南平北施外翊左翊右翊前翊後施內爲二十班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爲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鎭兵翊師宣惠宣毅爲十七班代舊四中郎將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爲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征遠鎭朔武旅貞毅爲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位從公寧遠明威振遠電耀威耀爲十三班代舊寧朔十號爲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飆武爲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騎爲十一班十號爲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壘猛烈爲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銳摧鋒爲九班十號爲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爲八班鷹鋒輕銳討狄蕩虜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毅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爲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爲五班十號爲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爲四班依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爲三班十號爲一品前鋒武義開邊招遠全威爲二班綏虜蕩寇橫野馳射爲一班十號爲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爲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以法十日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薄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還大也其不登十品應須軍號

（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建武為八班候騎代舊振威熊渠代舊振武為七班中堅代舊奮威典戎代舊奮武為六班戈舡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為五班執訊代舊廣威行陣代舊廣武為四班鷹揚為三班陵江為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為一班凡十四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眾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騎為二十四班撫東撫西撫南撫北擬四征為二十三班寧東寧西寧南寧北擬四鎮為二十二班威東威西威南威北擬四安為二十一班綏東綏西綏南綏北擬四平為二十班凡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為十九班輔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為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鎮兵等四號為十七班凡十號為一品翊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五號為十六班威龍安漠綏邊寧寇梯山擬智武等五號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漠擬輕車等五號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寧遠等五號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寧隴陵海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為十二班驍義橫朔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邊定隴綏關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為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懷威擬稽狄等五號為九班凡十號為一品懷關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略遠等五號為八班揚化超龍轍義來化度嶂擬厲鋒等五號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龍雄邊橫沙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為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拜遼臺空擬克狄等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扞海款塞歸義陵河明信擬伏波等五號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抑化立義擬佽飛等五號為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渡河擬先鋒等五號為二班懷義奉信歸義懷德伏義擬綏虜等五號為一品凡十號為一班大凡一百九號亦為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庚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也搜才能而薦之於上）乙亥以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為領軍將軍領軍掌內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為雍州刺史（先用僧珍又日出昺昺音丙雍於用翻）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醫師侍御左右因以名官後魏之制太醫令屬太常掌醫藥而門下省別有尚藥局侍御師蓋今之御醫也此又一王顯非御史中尉之王顯也治直之翻）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為十二卿（復扶又翻五代史志曰是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太舟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癸卯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為寇州郡不能討（先悉薦翻）秀遣防閣文熾帥眾燔其林木（梁制上宮東宮置直閣王公置防閣文姓也帥讀曰率）蠻失其險州境無寇（蠻無所依阻故不敢為寇）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嬪毗賓翻）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更工衡翻朝直遙翻下遐嫁翻）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度徒洛翻惡烏路翻）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魏因議樂并議定權量量力讓翻）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競爭也）表肇指鹿為馬（以肇比趙高）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處昌呂翻）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八月癸丑竟陵壯公曹景宗卒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為于偽翻）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棰之（棰止橤翻）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長知兩翻）而勢位不及二弟（二弟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被皮義翻數所角翻勝音升）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魏冀州刺史治信都）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謂州鎮在冀州之北者朝直遙翻）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樂音洛詮且緣翻）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為亮所敗（說式芮翻）

將即亮翻敗補邁翻李平軍至經縣經縣漢晉屬安平國魏收志屬鉅鹿郡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自定蠻兵蓋亦李平所統欲為內變而平不動故自定 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壬辰安樂王詮破愉兵於城北 癸巳立皇子續為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勰音協 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數所角翻 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冀州治信都長樂郡治同治信都故僧固為愉所脅樂音洛 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伊闕以南接于淮汝江沔皆有蠻左 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高祖珍前嘗為防閤時已去官故曰前防閤 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使疏吏翻 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良久稍久也或曰甚久也 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去羌呂翻 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令各就便安之處消酒毒而息真氣 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復扶又翻 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號戶刀翻 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朝直遙翻喪息浪翻 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肇為尚書令故稱曰令公 由是中外惡之益甚為高肇被誅廢本惡烏路翻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騎奇寄翻 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愉魏主弟也故欲訓責之 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考異曰魏書及北史愉傳皆云愉每宿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賓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見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既敗猶略無愧懼安能慮見魏主遽慚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以此言紿魏主耳 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妊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武王數紂之罪曰刳剔孕婦 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為于偽翻下為國同 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高祐允之從祖弟以文學事魏孝文 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濟子禮翻帥讀曰率 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致效言致身而效死也荷下可翻 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

加李平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此謂叛黨男女合沒為官口者惡烏路翻彈徒丹翻 肇奏除平名除名不得通籍禁門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魏世祖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是後魏肅宗正光五年改置原州又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肅宗孝昌中改置靈州宋白曰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鎮為沃野鎮降戶江翻 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朝直遙翻處昌呂翻下同徼吉弔翻別彼列翻 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

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衣於旣翻樂音洛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殲息廉翻夏戶雅翻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濟子禮翻抄楚交翻　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趨七喻翻降戶江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田益宗傳詔曰英統馬步七萬邢巒統精騎二萬蓋虛聲耳今從魏帝紀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瓠戶故翻考異曰梁帝紀作白早生馬仙琕傳作項邪王司馬慶曾今皆從魏書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琕部田翻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秀以荊州刺史督諸州司州其所統也仙琕籤求應赴籤前紀求應赴之事往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元年　參佐咸謂宜待臺報謂宜奏上天臺而待報江左率謂朝廷為臺亦謂之天臺秀曰彼待我以自存彼謂白早生援之宜速待敕雖舊謂舊制須待臺報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楚王城即楚王戍遣副將齊苟兒將即亮翻考異曰魏書作苟仁今從梁書南北史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考異曰梁帝紀十月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舉北伐以始興王憺帥衆入清王茂帥衆向宿豫丁丑白早生殺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早生為司州胡遜為豫州刺史明年正月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斬宿豫城主嚴仲賢以城內屬二月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雖名年月事迹既與魏書參差又得魏諸列傳皆無其事今並從魏書　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為尚書左僕射守式又翻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將即亮翻下帥將同離力智翻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

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降戶江翻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為于偽翻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蠻帥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魏以為東豫州刺史魏東豫州治新息廣陵城領汝南東新蔡新蔡弋陽長陵郡　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趣與趨同七喻翻少詩沼翻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趨七喻翻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間古莧翻史言高肇專魏賞罰無章　壬申魏東荊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自是之後蠻左郡縣不可勝紀矣　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案行置之行下孟翻道元範之子也酈範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

是歲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佗徒河翻汗音寒可從刊入聲復扶又翻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前事見上

卷五年初高車侯倍窮奇爲嚈噠所殺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當葛翻又宅乾翻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降戶江翻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驤思將翻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怖普布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遺于季翻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彰制也改元建昌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兼著作郎高陽許懋請造大裘從之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鄭衆注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時有司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曰可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還宮則鼓吹振作吹昌瑞翻

八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國山在義興國山縣隋廢義興郡爲義興縣并國山入焉我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藩邸舊諱改義興爲宜興會工外翻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緯于貴翻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載子亥翻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數所角翻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班志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封太山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於此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五代志曰義興舊曰陽羨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讓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好呼到翻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東關即武陽關易以豉翻下同又恐其幷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五統五統軍之衆西關即平靖關帥讀曰率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先悉薦翻騎奇寄翻峴戶典翻考異曰梁馬仙琕傳云遣馬廣會超守三關今從魏中山王英傳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

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英傳作徐超秀，今從魏帝紀。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易，以豉翻。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廣峴，蓋即黃峴關。太子左衞率李元履棄城走，及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邵陽之捷，叡還左衞將軍，尋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塹，七豔翻。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鮦陽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魏屬新蔡郡。孟康曰：鮦音紂，紅翻。隋廢新蔡郡爲縣，屬豫州，鮦陽之地當在新蔡縣界。勞，力到翻。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魏揚州治壽陽。移，移文也。以易紹及司馬悅首。考異曰：紹傳云請苟兒等十人，今從司馬悅傳。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好，呼到翻；下通好同。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見，賢遍翻。令舍人周捨慰勞之，舍人，中書通事舍人。勞，力到翻。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朝，直遙翻。好，呼到翻。下同。比，毗至翻，近也。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遲，直利翻，待也。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死不，讀曰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爲，于僞翻。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寇潺溝，潺溝在漢北，蓋梁吳平侯昺傳所謂潺溝流戶，叢漢水，則潺溝之水南注于漢。潺，仕山翻。驅迫羣蠻，

羣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昺納之。降，戶江翻。雍，於用翻。昺，音丙。綱紀皆以蠻累爲邊患，不如因此除之。州郡上佐謂之綱紀，言其綱紀州郡之事也。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爲屏蔽，不亦善乎！」屏，必郢翻。乃開樊城受其降。命司馬朱思遠等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志，齊之孫也。拓拔齊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戊申，以臨川王宏爲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降。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卒。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詳得罪死，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夫作樂者先定律，律起於黃鍾，黃鍾之長以黍審其度，黃鍾之會以黍審其容。周禮典同曰：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然後度之長短，容之多少，未嘗詳言之也。冬官考工記出於漢，而鳧氏爲鍾，但言其廣長圜徑深厚，而黍黍之法無聞焉。律請令芳依周禮造樂器，未知其何所依也。魏收曰：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表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樂署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更工衞儁宣[illegible]論去古。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爲，于僞翻。朝，直遙翻。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儁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遷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楷應務之所先。治直之翻。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爲于僞翻。處昌呂翻。思相吏翻。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甄之人翻。琛丑林翻。比必利翻。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是歲，魏宗正卿元樹來奔，賜爵鄴王。樹，翼之弟也。時翼爲青、冀二州刺史，鎭郁洲，水經注：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久之，翼謀舉州降魏，事泄而死。元翼來降見上卷五年。降戶江翻。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冒莫北翻。下同。唯于癸翻。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爲之請三司之儀，梁官制，有開府同三司之儀注開府儀同三司。下爲于僞翻。上不許。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詡母胡充華，臨涇人。充華，晉武帝制，宋明帝時以婕妤充華等五職位亞九嬪。齊之世，位列九嬪。臨涇縣，自漢以來屬安定郡。詡，況羽翻。父國珍，襲武始伯。隋志，金城郡狄道縣，後魏置武始郡。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娠音身。去，羌呂翻。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長丁丈翻，令知兩翻。下漸長同。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先，悉薦翻。喪，息浪翻。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乳母、保母也。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近，其靳翻。

己丑，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方軌，謂並駕也。二丞，謂左右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朝，直遙翻。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灋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灋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宣毅將軍府之墨曹參軍。顒，魚容翻。五人皆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妖，於驕翻。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屠旁縣。閏月己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民恇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撙避之，恇，去王翻。撙，慈損翻。撙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撙帥衆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帥讀曰率。陳讀曰陣。撙，興宗之子也。蔡興宗仕宋，大明、泰始之間，以方正自將。承伯餘黨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黟音伊。歙，書涉翻。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臺軍討賊，平之。覽，瀹之子也。謝瀹仕宋、齊之間，位要近，有清望。會，工外翻。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上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曆，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其父沖之考古灋爲正，曆不可改。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暅，古鄧翻，又況晚翻。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疏。是歲，始行沖之大明曆。舊曆，何承天曆也。新曆，祖沖之之曆也。沖之上曆，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魏劉芳奏所造樂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吹，昌瑞翻。乞如前敕集公卿羣儒議定，與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擊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十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尚書左僕射張

稷自謂功大賞薄（稷以殺東昏侯爲功）嘗侍宴樂壽殿（樂音洛）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稷兄衆殺劉暄事見一百四十三卷永元順齊昇明元年式又翻）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稱尺證翻）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須（捋盧括翻須古鬚字通）曰張公可畏人稷既懼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爲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王珍國與稷同殺東昏其怨望之心與稷同）罷梁秦二州刺史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梁書珍國未嘗爲梁秦刺史今從南史）酒後於坐啓云（坐徂臥翻）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復扶又翻坐徂臥翻）因此疎退久之除都官尚書　丁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衆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薛和發東秦汾華夏四州之衆以討之（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分秦州置華州治華陰領華山登城白水郡又置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夏戸雅翻華戸化翻）辛酉上祀明堂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晣（邪音耶莞音管晣之舌翻考異曰梁帝紀云三月辛丑按長厤是月丁酉朔而盧昶傳云三月十四日夜萬壽等攻掩朐城蓋辛酉也今不日以闕疑又梁馬仙琕傳及魏帝紀盧昶傳皆云劉晣而梁帝紀云鄧晣蓋字誤也）據朐山召魏軍（朐音劬）　壬戌魏廣陽懿烈王嘉卒　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秦置郯郡漢改爲東海郡魏復置郯郡屬東徐州郯音談）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梁青冀二州治鬱洲）夏四月文驥等據朐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琕部田翻）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據朐山受盧昶節度（將即亮翻）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夏州（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唐之延州魏之東夏州也夏戸雅翻）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學　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充緒之子也（張緒仕齊以清談名理）　馬仙琕圍朐山

張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數所角翻）秋魏盧昶上表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魏主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詔楊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山之勢（治直之翻）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降戸江翻）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屬之欲翻勝音升考異曰魏帝紀盧昶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曰斬馘十餘萬按盧昶表云此兵九千賊衆四萬求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衆蓋梁史爲夸大耳）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衞俱盡（傳張戀翻）至郯城借趙遐節以爲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甄之人翻琛丑林翻驛人質翻驛傳也）及趙遐皆免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蕞徂外翻）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左傳吳將伐齊子胥諫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游明根事魏高祖孝文以耆宿見重）　及馬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將即亮翻衣於既翻廝息移翻養羊尚翻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伺相吏翻）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之用（樂音洛爲于僞翻）　魏以甄琛爲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

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長知兩翻五等散男謂爵為五等男而居散官者魏書曰魏公侯伯子男有開國有散凡散各降開國一品非以其居散官而謂之散男也散悉亶翻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材人懷苟且不能督察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貞濟謂堅貞而濟事也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魏官既給俸又給恤親之祿故謂之俸恤魏分洛陽城中為六部置六部尉因張平子東京賦經途九軌置經途尉經途城中之大途也其餘處各置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少詩沼翻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自漢以來京師謂之輦轂下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勳品勳官初品也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洛陽六部尉北置於東漢之時曹操為洛陽北部尉此其證也從才用翻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此據五代史志按蕭子顯齊志齊有揚南徐豫兗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司雍梁秦益寧湘南豫二十三州時已廢巴州當以王茂所立宛州足之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勝音升魏朝亦然朝直遙翻下同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質音致又如字質作質其家屬而罰作之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江南以建康秣陵為赤縣隋廢秣陵建康併為江寧縣窘渠隕翻宄音軌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所謂寬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亂也

以臨川王宏為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

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要任謂尚書令怏於兩翻見者嗤之嗤丑之翻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業事也以方直為事所謂彊作之也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高允事魏世祖以下四朝封懿去燕歸魏以疏慢見黜

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謂彭城王勰無罪見殺也聞音問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謂又殺京兆王愉也幾居依翻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事見漢紀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朱元晦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誠以君臣之分分扶問翻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穀燕恆二州及六鎮燕因肩翻恆戶登翻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為後胡后亂魏張本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㼐以奉太子㼐扶田翻博雅曰㼐瓜屬此黃㼐又一種也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㼐少師

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

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

世祖詔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五禮：吉、凶、軍、賓、嘉。）丹楊尹王儉總之。儉卒，（卒，子恤翻。）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胤隱會稽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佟，徒冬翻。）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卽位，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啓之於上，審禮局之宜省宜置也。）敕使外詳。（使外詳議以聞也。）時尚書以爲庶務權輿，（毛萇曰：權輿，始也。此言王業創始也。）宜俟隆平，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旣經國所先，可卽撰次。」（左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撰，述也。）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舊學士十人共修五禮，今請分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古一人相助抄撰，（抄，楚交翻，錄也。）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石渠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白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四年。斷，丁亂翻。）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暅，古鄧翻。）暅，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是歲，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漢南陽郡有安昌侯國，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石城山上，因梁希侯通徙治仁順城，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隸東荊州。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右僕射。己卯，魏高陽王雍進位太保。鬱洲迫近魏境，（近，其靳翻。）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辰，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朐，音劬。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作郁州人徐玄明，今從梁康絢傳。又絢傳稷死在朐山叛之明年，今從魏帝紀。按鬱洲卽郁洲。）魏遣前南兗州刺史樊魯將兵赴之。（將，卽亮翻。）於是魏饑，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爲：「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其地於賊要近，（要，謂海道之要；近，謂南近江淮。）去此閑遠，（魏圖東南，其用兵必於淮、泗之間，鬱洲介在海中，又非兵衝，故曰閑遠。）以閑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飢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復，扶又翻。）未發，北兗州刺史康絢遣司馬霍奉伯討平之。（梁北兗州嘗治淮陰。絢，許縣翻。）

辛巳，新作太極殿。

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帝每集文學之士策經史事，羣臣多引短推長，帝乃悅，故約遜有是言。護前者，自護其所短，不使人在己前；前者，忌人在己前也。少，詩沼翻。不，讀曰否。）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治，直之翻。）上有憾於張稷，（以其怨望，故憾之。）從容與約語及之。（從，千容翻。）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謂爲青、冀二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復，扶又翻。）上以約與稷昏家相爲，（爲，于僞翻。）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踣而首先至地爲頓。）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斷，丁管翻。）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帝本信釋氏報應之說，謂天可欺也，故因赤章之事而怒責約，古人不肯移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雅異於是。使，疏吏翻。）約益懼，閏月乙丑，卒。（卒，子恤翻。）有司謚曰文，上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曰女牆，所謂陴也，今人謂之女頭。）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壽陽北山，卽八公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

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止宿隄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規，圖也。筏，音伐。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絢，許縣翻。帥讀曰率。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自宋以來置豫州於壽陽。絢乘水聚民，自稱豫州刺史，以求梁援。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崇爵陳留公，故有國侍郎。降，戶江翻。琕，部田翻。舸，古我翻。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爲衆所推。比，毗至翻。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將，即亮翻。從，才用翻。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裴叔業降魏，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沈，持林翻。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天監六年，魏主命李崇鎮壽春，至是年才七年耳。至十五年乃徵拜尚書左僕射，通十年，史終言之。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間，古莧翻。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

秋，八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爲司空。

魏恆、肆二州地震山鳴，魏世祖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鴈門郡，治九原。恆，戶登翻。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是後破六韓拔陵等作亂，恆、肆以北，悉爲盜區，此其祥歟。

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帝不許。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

十三年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漢儀，正月始耕，耕日以太牢祀先農，臣瓚注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勞，力到翻。桃符還，啓益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此淮南，大槩謂淮水之南。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詔徙益宗爲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衆襲之，奄入廣陵。此新息之廣陵也。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魯生與其弟魯賢、超秀皆犇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光城等七縣，明帝大明中立光城左郡，五代志弋陽郡光山縣，舊置光城郡。上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超秀爲定州刺史。北司、北豫，因各人所據之地而授以刺史。魏收志，定州治蒙籠城，領弋陽、汝陰、安定、新蔡、北建寧郡，皆蠻郡也。水經注，寧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

三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郢戍。復，扶又翻。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桃符所譖，及言魯生等爲桃符逼逐使叛，乞攝桃符與臣對辯虛實。詔不許，曰：「既經大宥，謂已宥其謀叛之罪。不容方更爲獄。」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柔然。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

魏王足之入寇也，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上命寧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涪，音浮。許事平用爲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犇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誕嘗爲益州主

瀆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illegible]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illegible]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巴北巴北巴郡以北也巴西郡梁置北巴州閬中縣梁置北巴郡將即亮翻督而東翻梁州刺史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劍閣甄之人翻琛丑林翻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爲征南將軍都督鎮遏梁楚此梁楚謂古梁楚大界汴汝之間也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畢衆敬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業魏不得壽陽游肇之言可謂深知當時事者今之陳計者眞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以淳于誕爲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以統軍而領鄉導因以名官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驤思將翻鄉讀曰嚮魏降人王足陳計王足來奔見上卷六年降下江翻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暅居鄧翻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楊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鐘離康絢護堰作而置司於鐘離率所律翻絢許縣翻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水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巉石山巉助銜翻杜佑曰浮山堰在濠州城西一百一十二里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津爲華州刺史華戶化翻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任事因緣共相進退先悉薦翻調徒弔翻下同任事謂任調絹之事者也任音壬因緣謂因緣爲姦進退謂有賂者則進而爲長無賂者則退而爲短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爲受之少詩沼翻爲于僞翻但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從才用翻魏主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萬歲門蓋洛陽宮城之東門魏御史中尉王顯謂治書侍御史陽固曰治直之翻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之言斂力贍翻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四 起旃蒙協洽，盡著雍閹茂，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古者冠於廟。冠，古玩翻。 大赦。辛亥，上祀南郊。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年三十三。諡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卽位禮。須，待也。 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與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 光等與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倉猝不暇集百官，備高氏也。稽，音啓。 昭，遵之曾孫也。魏略陽公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 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中給事，宦官也。北齊之制，中侍中省有中侍中、中常侍、中給事中，蓋因魏制。 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為劉騰等亂政、崔光尊寵而不能矯正張本。 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西伐，謂伐蜀之兵；東防，謂防淮之兵。 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扶疾入臨，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臨，力鴆翻。 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二衛始於晉初，左右衛將軍統之。此二衛卽謂左右衛將軍。廡，音武。 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見，賢遍翻。衰，吐雷翻。振，舉也。 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事見四十四卷光武中元二年。 聲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懲彭城王勰之禍也。先，悉薦翻。任，音壬。數，所角翻。 乃終日酣飲，酣，戶甘翻。 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謂高肇方擁伐蜀之兵也。 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朝，直遙翻。 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省，悉景翻。 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卽敕授。請卽以手敕授二王，倉猝不及下詔，慮有沮閡者也。 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衆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觀此，則侍御醫王顯、詹事王顯又似一人。 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撞，直江翻。掖與腋同。 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主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承告哀之變也。 朝夕哭泣，至於羸悴。羸，倫為翻。悴，秦醉翻。 歸至瀍澗，書：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此瀍澗直謂瀍水，非如書及水經之瀍澗為二水也。瀍，直連翻。 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衰，七回翻。號，戶刀翻。 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舍人省，卽中書省通事舍人宿直之所。 肇哭畢，引入西

廡武。廡，音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羣入省，豹等搤殺之。搤，於革翻。下詔暴其罪惡，稱羣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魏之伐蜀也，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上遣寧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傅豎眼以益州刺史鎮晉壽，此陰平非鄧艾所由之陰平，今利州之陰平縣是也。間，古莧翻。豎，而庾翻。將，即亮翻。任，音壬。招誘氐蜀，絕魏運路。氐蜀，氐人及蜀人也。誘，音酉。會魏大軍北還，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唐利州景谷縣，舊白水縣也，置東洛郡，後周省郡，入平興郡。隋又廢平興，爲景谷縣。水經，漢水過大小黃金南，東合蒢口。注云：蒢水出就谷，南歷蒢谿，又南流注于漢，謂之蒢口。聲言梁兵繼至，氐蜀翕然從之。太洪進圍關城，豎眼遣統軍姜喜等擊太洪，大破之。太洪棄關城走還。關城，即白水關城。癸未，魏以高陽王雍爲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爲司徒，廣平王懷爲司空。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子無廢母之義，魏之亂亡宜矣。按魏廢后率居瑤光寺，馮后、高后是也。非大節慶不得入宮。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謂築浮山堰也。悖，蒲妹翻。斷，丁管翻。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將，即亮翻。撲，普木翻。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水經：淮水過塗山北，而後至荊山。今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在鍾離縣西八十三里。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衞，門下，謂爲侍中；宿衞，謂爲領軍。遂專朝政，權傾一時。朝，直遙翻。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一級。史言于忠擅魏，欲收衆心。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建康有東西二冶，各置冶令以掌之。沈，持林翻。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井幹，井欄也。言疊木爲井幹之形。幹，楊子注及西都賦注音寒，莊子音如字。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檐，都濫翻。枕，職任翻。蠅蟲晝夜聲合。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氐於沮水。水經：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流逕沮水戍，注云：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師古曰：沮，千余翻。懷吉，真度之子也。薛真度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興之圍。魏南秦州治駱谷城，領天水、漢陽、武都、武階、脩武、仇池郡，此時蓋叛氐圍武興也。六月，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妖，於驕翻。幻，戶辦翻。與勃海人李歸伯作亂，推法慶爲主。法慶以尼惠暉爲妻，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魏書：法慶以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菩，薄乎翻。薩，桑葛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合，音閤。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復，扶又翻。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擊之，伯驎敗死。驎，力珍翻。賊衆益盛，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去，羌呂翻。秋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遙征北大將軍以討之。假者，未正以征北大將軍授之。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植，裴叔業之兄子也。後，戶遘翻。以朝廷處之不高，處，昌呂翻。意常怏怏，怏，於兩翻。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好，呼到翻。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忠、昭皆北人，故深諱此言。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望封侯儀同，天監十年，魏以祚領太子少師。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魏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都、武功三郡。雍，於用翻。華，戶化翻。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

大怒，令有司劾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孫，羊祉，僞翻。被，皮義翻）帥合部曲，欲圖于忠。（帥，讀曰率。下同）臣等窮治，辭不伏引，（伏引，猶引伏也。治，直之翻）然衆證明昞，（昞，音丙）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處，昌呂翻。下裁處同）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謂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植以壽陽降魏）依律上議，（謂依八議之律上議也。上，時掌翻）乞賜裁處。」（處，昌呂翻）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魏舊制，秋分然後決死刑）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使，疏吏翻。朝，直遙翻）

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衞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三人者，胡后所深德者也）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衆三千降魏。（超秀叛魏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戊子，魏大赦。己丑，魏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爲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任，音壬。騎，奇寄翻。下同）

魏江陽王繼，熙之曾孫也，（熙，道武之子）先爲青州刺史，坐以良人爲婢奪爵。繼子乂娶胡太后妹。壬辰，詔復繼本封，以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爲元乂因靈太后張本。散，悉亶翻）

群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胡太后，謚曰靈）猶稱令以行事。群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好，呼到翻。屬，之欲翻。中，竹仲翻）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屏息。（重，直龍翻。屏，必郢翻。重足者，累足不敢動。屏息者，屏氣不敢息也）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衞尉，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門下侍官，自侍中至散騎常侍、侍郎。崇訓宮，靈太后所居宮也）問曰：「忠在端揆，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稱，尺證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人之老也，戒之在得。任城王澄血氣衰矣）甲寅，魏元遙破大乘賊，擒法慶并渠帥百餘人，傳首洛陽。（帥，所類翻）

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在淮水西岸者謂之西硤石。杜佑曰：潁州下蔡縣有硤石山，梁築城以拒魏，今縣城也）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將，卽亮翻）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午，弘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弘化郡，蓋亦僑置於邊郡也。降，戶江翻）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魏主之立也，元昭亦同在門下，故上訴不已。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記曲禮曰：告喪曰天王登假。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登遐，升遐也。假讀與遐同）奉迎乘輿，侍衞省闥，乃臣子常職，（乘，繩證翻）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

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謂殺生予奪皆出於于忠之意，而以詔旨行之。上，時掌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在事謂在位任事之臣，此指言崔光。執拒，謂執不可而拒忠。)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司敗，即司寇也。)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為太師，領司州牧，尋復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入居門下，同釐庶政。(復，扶又翻。釐，力之翻，治也。)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丁卯，魏主及太后謁景陵。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魏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獠懷之。龍驤將軍元法僧代豎眼為益州刺史。(此魏之東益州也。豎，而庾翻。獠，魯皓翻。驤，思將翻。)素無治幹，加以貪殘。(治，直吏翻。)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眾心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葭，音家。任，音壬。守，式又翻。降，戶江翻。獠，魯皓翻。)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將，即亮翻。)法僧，熙之曾孫也。魏岐州刺史趙王謐，幹之子也。(趙郡王幹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此於王謐之上逸郡字。)為政暴虐，一旦閉城門大索，執人而掠之。(索，山客翻。掠，音亮。)楚毒備至，又無故斬六人，闔城兇懼，眾遂大呼屯門。(兇，許拱翻。呼，火故翻。)謐登樓毀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諭城人，城人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刺史。謐妃，太后從女也，至洛，除大司農卿。(史言魏母后擅朝，城狐社鼠，有所依憑。[illegible]音日。從，才用翻。)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史言崔光逢女主之惡。)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表請不隸東荊州，許之。(南荊、隸東荊見上卷十一年。)

十五年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李崇時鎮壽陽。)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將，即亮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敗，補邁翻。)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乖，異也。互，差也。)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絢，許縣翻。考異曰：絢傳：十二月，魏遣李壘定督衆軍來戰。按魏帝紀，此年正月乃遣李平節度諸軍，絢傳誤也。壘定即平字也。)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泝，蘇故翻。考異曰：李崇傳：衍遣趙祖悅襲據西硤石，又遣義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按義之傳，絢破魏軍，義之乃救硤石，今從之。)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下蔡縣漢屬沛郡，梁置下蔡郡，屬豫州。水經注：淮水自硤石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邑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季子。春秋襄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按蔡有三：蔡州上蔡縣，蔡仲始封之邑也；又有新蔡，蔡平侯自上蔡遷都于此；又有下蔡縣，蔡成公所遷也。)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將，即亮翻。去，羌呂翻。輞，扶紡翻，車之牙，車輮也。輻，方目翻，輪轑也。揉，人九翻。絙，古恆翻，大索也。)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鹿盧，圓轉之木。屬，之欲翻。)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嗚呼！吾國之失襄陽，亦以水陸援斷，而諸將不進也。斷，丁管翻。艦，戶黯翻。)李平部

分水陸攻硤石，分扶問翻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降，戶江翻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處，昌呂翻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幾，居依翻。惡，烏路翻。亮，崔光之族弟也，故平奏不行可特以功補過。魏師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謂裴植、郭祚。冤，於袁翻宰輔黜辱。謂高陽王雍被黜，後又以教中尉乞自毀退也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衞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處，昌呂翻。下自處同既事在恩後，恩後，謂赦恩之後也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于忠時為冀州刺史，故就州戮之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掠，音亮。下同剛本以善烹調為尚食典御，尚食典御，魏官也。掌調和御食溫涼寒熱，以時供進。則善之，或曰善當作膳，平去二字通用凡三十年，以有德於太后，事見上年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辟，毗亦翻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陳郡袁飜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不引，謂不引伏也。邂，戶介翻。逅，戶遘翻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首，式又翻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撾，則瓜翻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諸從，猶言羣從也。從，才用翻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長，直亮翻。廣，古曠翻。高，居號翻。杞，杞柳也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國語，周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塞，悉則翻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丁度集韻：湫與湫同，將由翻。間，古莧翻。深，式浸翻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山脊為岡，高丘為壟其水清徹，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浮山在鍾離郡界，梁置徐州於鍾離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監，古銜翻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絢還，則堰壞矣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胡后以于忠擁護為功，若忠之專橫，其謬固非一也復封忠為靈壽縣公，復，扶又翻亦封崔光為平恩縣侯。

魏元灋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將，即亮翻。下同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灋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灋僧遣使間道告急於魏。使，疏吏翻。間，古莧翻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而庾翻。騎，奇寄翻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

豎眼（[illegible]）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illegible]）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分，扶問翻。）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illegible]）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千人，（數千，[illegible]書作數十。）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illegible]）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暕，儉之子也。（暕，古限翻。王儉，齊初佐命。）

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傅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虯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illegible]）寧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張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傅豎眼戰，（[illegible]）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illegible]）東益州復入于魏。

八月，乙巳，魏以胡國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illegible]）國珍年老，太后實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

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illegible]）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眾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壬辰，大赦。

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數，所角翻。）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illegible]）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illegible]）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左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illegible]）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示男女之別也。（別，彼列翻。）今帝族方衍，（[illegible]）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illegible]）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屬，之欲翻。）含生仰悅矣。」（[illegible]）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illegible]）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魏自[illegible]以上，山陵皆在雲中。）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illegible]）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illegible]）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illegible]）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illegible]）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illegible]）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

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間，古見翻。揚，音亦。朝，直遙翻。稱，尺證翻。敗，補邁翻。）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衛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畟，察色翻。）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水經注：穀水東南流出太尉司徒兩坊間，水西有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杜預曰：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高，居報翻。刹，初轄翻。刹，柱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扶又翻。）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聞，音問。）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漢永明中，佛法入中國。佛弟子收奉舍利，建宮宇，號為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遷都見一百三十八卷齊世祖永明十一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釋名曰：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一物四名。毛氏詩傳曰：女蘿，兔絲；兔絲，松蘿也。陸璣草木疏曰：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合藥兔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本草曰：兔絲生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瞿麥一名燕麥，又名雀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言兔絲有絲之名而不可以織，燕麥有麥之名而不可以食。古歌曰：田中兔絲，如何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家有一子出為沙門，其戶絕矣。好，呼到翻。）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瑒，杖梗翻，又音暢。）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佛法以今世修福為來生因果。背，蒲妹翻。養，余亮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論語載孔子答子路之言。焉，於虔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為沙門矣。」（復，扶又翻。比，毗至翻。）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以為謗佛，（魏有沙門統，謂之都統，猶今都僧錄。）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為允，難違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為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田益宗二子叛見上卷十三年。卒，子恤翻。）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彌俄突殺柔然佗汗見上卷七年。）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復，扶又翻。下賊復同。）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乘餘賊復相聚，（沙門法慶之餘黨也。）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員外散騎侍郎延帥奴客拒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賊燒齋閤，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眾苦戰，賊遂散走，追討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永平三年，又

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為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雞眼者，謂錢薄小，其眼如雞眼也。鐶鑿，二云者謂鑿好以取銅，僅存其肉也。鑿，戶關翻。）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復，扶又翻。中，竹仲翻。）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杼，直呂翻。說文：機之持緯者。）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為用，貫繈相屬，（繈，居兩翻，亦錢貫也。屬，之欲翻。）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乞並下諸方州鎮，（易，以豉翻。下，遐稼翻。）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鐶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少，詩沼翻。）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覈，下革翻。）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句，古侯翻。考也，稽也。）更造兩通，（更，工衡翻。）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此韓愈寄崔立之詩所謂當如合分支者也。今人亦謂析產文契為分支帳。豎，而庾翻。）以防偽巧。太后從之。同，玄之族孫也。（盧玄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殿，丁練翻。）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為：「瀆冒煩苛，治貴清約，（治，直吏翻。）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尚書省之案赴御史臺，所謂移也。）尋兩紀之事，（自景明元年至是年，凡十八年，今言兩紀之事，蓋景明初所敘階勳，皆太和末淮漢用兵所上勳人名籍也。）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數不從，慮其辭解，（解，胡買翻。數，所角翻。辭解者，辭職解官也。）欲獎安之，乃加鎮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為東平王。（為匡治推攻澄張本。）

三月丙子，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織官，猶漢之織室令丞也。）為其裁翦，有乖仁恕。（為，于偽翻。）

丁亥，魏廣平文穆王懷卒。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書監胡國珍為司徒。

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冥，幽也。幽則有鬼神，冥道，鬼神之道也。累，力瑞翻。）宜皆以麪為之。（考異曰：梁帝紀此詔在四月甲子，南史在二月。云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按長曆，是月辛卯朔，無甲子，隋志但云四月，亦不云郊祀去牲，今從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記曲禮：牛曰一元大武。鄭玄曰：元，頭也。武，迹也。坐，徂臥翻。）

秋八月丁未，詔魏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魏字當在詔字之上。）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鄭玄曰：脯，乾肉也。脩，鍛脩也。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饌，雛戀翻，又雛睆翻。）

乙卯，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為永業。（魏以代都為北京。）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漢寵叛，降魏。（五代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州、北巴州。降，戶江翻。）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俟斤，柔然大臣之號。俟，渠希翻。尉，紆勿翻。）用敵國之禮。

是歲，以右衛將軍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復，扶又翻。）

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五代志：河內郡王屋縣有王屋山。）

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是時鑄錢南北皆然豈天時邪。十七年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楊定爲陰平王。酋慈由翻。魏秦州羌反。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卒子恤翻。秀雖與上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上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久爲荊州。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憺皆吳太妃之子。齊和帝中興元年憺督雍州。天監元年進督荊州。五年徵至都。荊雍西夏之寄。俸入優厚。憺徒敢翻又徒覽翻。秀稱心受之。稱尺證翻。亦不辭多也。甲辰。大赦。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龜。魏東益州氐反。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漢宣帝待呼韓邪位在諸侯王上贊稱臣也。按張倫表謂與爲昆弟。蓋用漢文景故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謂道武南略。社崙得以雄跨漠北。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謂孝文南都洛陽。用兵淮漢。未暇伐柔然也。世宗遵述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見百四十六卷六年。以爲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謂伏跋斯破高車及滅郁國之叛者也。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張白澤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魏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諭之。驤思將翻。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贈襚儀衛。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

謂之太上秦孝穆君。柩音舊。諫議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爲前世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詣闕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爲于僞翻。會胡氏穿壙下有磐石。乃密表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爲十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及文母。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論語載孔子答子路之言。比克吉定兆。比毗至翻。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詰去吉翻。難乃旦翻。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使元乂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也。太后爲太上君造寺。壯麗埒於永寧。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爲于僞翻。埒力輟翻。復扶又翻。下侵復欲復無復同。張普惠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去羌呂翻。下去天下同。稱尺證翻。下稱尺同。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調徒釣翻。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聞音問。朝直遙翻。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于忠罷綿麻見上十四年。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斂力贍翻。去羌呂翻。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羨延面翻。餘也。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

及三長，戶主者，一家之長，則爲一戶之主。三長見一百三十六卷齊世祖永明四年。是以在庫絹
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極，未
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布帛六丈爲端。爾雅：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
謂之匹。杜預曰：二丈爲端，二端爲兩，所謂匹也。說文：幅，布帛廣也。俸，扶用翻。今欲復調綿麻，當先
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
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普惠又以
魏主好遊騁苑囿，好，呼到翻。不親視朝，朝，直遙翻。過崇佛法，郊廟
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以爲殖不思之冥業，損巨
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
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謂羣臣入朝者也。孔安國曰：昧，冥；爽，明；早旦。稽，音啓。
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忤，五故翻。人靈未穆，愚謂
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祇，巨支翻。釋氏之言祇劫，猶云無數劫也。未若收萬
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用孝經文
意。伏願淑慎威儀，淑，善也。爲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
親紆朔望之禮，紆，縈也，屈也。釋奠成均，五帝之學曰成均。鄭玄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又曰：
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孔穎達曰：釋奠有牲牢，有幣帛；釋菜則惟釋蘋藻而已。竭心千畝，千畝，謂籍田也。量
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量，音良。折，而設翻。已造
者務令簡約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復更爲，則孝弟可
以通神明，弟，讀曰悌。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法俗俱
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
皆用普惠之言也。普惠復表論時政得失，太后與帝
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難，乃旦翻。臨川王
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
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御史臺曰南臺，亦曰南司。上注曰：愛宏者兄
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
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宏自洛口
之敗，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
名，屢爲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
三橋在秣陵縣同夏里。有盜伏於驃騎航，宏府面秦淮，於府前爲浮橋，謂之驃騎航，以宏官名航也。待
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
使。上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
何爲者！我非不能爲漢文帝，謂誅淮南厲王長也。念汝愚耳。宏頓
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
厭。厭，於鹽翻。庫屋垂百間，垂，幾及也。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籥與鑰同，
關杜也。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鎧，可亥翻。上於友愛甚厚，殊不
悅。佗日送盛饌與宏愛妾江氏曰：當來就汝懽宴。饌，雛
戀翻，又雛睆翻。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
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行，下孟翻。即呼輿徑
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賄，呼罪翻。怖，普布翻。上意益
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爲一聚，黃榜標之，千
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屈指
計，見錢三億餘萬，見，賢遍翻。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
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貯，丁呂翻。紵，直呂翻。紵，麻屬，而細於麻。少，詩紹翻。上
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宏於諸弟次第六。阿，從安入聲。
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兄弟方更敦睦。宏
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
契，上，時掌翻。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
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復，扶又翻。侍
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昺雅有風力，爲上所重，軍國大
事皆與議決，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安右將軍，帝所置百號將軍之一也。昺，音
丙。監，工銜翻。昺自以越親居揚州，昺，帝從父弟。揚州京邑，昺自以爲越同氣之親而居之，故懇讓。
涕泣懇讓，上不許。在州尤稱明斷，斷，丁亂翻。符教嚴整。辛

巳以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本號，中軍將軍也。）臣光曰：宏爲將則覆三軍，（[illegible]）爲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爲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石經事見四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酈道元曰：[illegible]石立於太學門外。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illegible]）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魏都平城，以洛陽爲洛州，遷洛後改爲司州。）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乂、騰作亂，事見下卷普通元年。）秋，七月，魏河州羌卻鐵忽反，自稱水池王；（河州治枹罕，領金城、武始、洪和、臨洮郡。洪和郡，真君四年置，[illegible]水池縣。[illegible]併洪和，其地在唐洮州臨潭縣界。）詔以主客郎源子恭爲行臺以討之。（[illegible]主客郎，尚書郎[illegible]）子恭至河州，嚴勒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鐵忽等相帥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言自子恭至河州及于賊降，首尾不及二旬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子恭，懷之子也。（懷，賀之子，[illegible]文成、獻文、孝文、宣武。）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解，戶買翻。）而多姦謀，善揣人意。（揣，初委翻。）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事見上十四年。）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爲，于僞翻。）河間王琛，簡之子也，（齊郡王簡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琛，丑林翻。）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後燕都中山，有宮室；魏克中山，因以爲中山宮。）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復，扶又翻。）遂廢于家。琛乃求爲騰養息，（養息，養子也。）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爲，于僞翻。）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

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衞將軍，加儀同三司。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崇憲高太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尼，女夷翻。下同。）謚曰順皇后。百官單衣邪巾，（古者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illegible]邪巾者，[illegible]單衣邪巾，示不成喪也。）送至墓所，事訖而除。乙亥，以臨川王宏爲司徒。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illegible]）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聽，他經翻。）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illegible]）私謁彌衆，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占，之贍翻。[illegible]）屠沽塵穢，連比雜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齊太祖建元二年。）冀州有大乘之變；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illegible]）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著，直略翻。[illegible]）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illegible]）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illegible]）內戒所不容，（[illegible]五戒。）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然卒不能行。（卒，子恤翻。）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藏，徂浪翻。）資育羣生，先朝爲之禁限，（爲，于僞翻。）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禁集，（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甄，之人翻。琛，丑林翻。）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言貴賤任其口之所出也。）請依先朝禁之爲便。」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seal stamp]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五 起屠維大淵獻，盡昭陽單閼，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暕，古限翻。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

丁亥，魏主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胡后臨朝見上卷十四年。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瑀，音禹。上，時掌翻。銓，量也。選，須絹翻；下入選、應選同。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方羽林虎賁立榜克期之時，魏朝既不為之嚴加禁遏，彝父子欲以為意，亦將奈之何哉。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賁，音奔。近，其靳翻。相帥至尚書省詬罵，帥，讀曰率。詬，戶遘翻，又古侯翻。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尚書左民郎，晉武帝置。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懾，之涉翻。莫敢禁訶。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造，七到翻。捶，止橤翻。復，扶又翻；下不復、誰復同。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言氣息奄奄，僅未絕耳。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治，直之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員既少，少，詩沼翻。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斷，丁亂翻。沈滯者皆稱其能。沈，持林翻。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而升之學，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謂賢良文學孝廉之舉也。事見漢紀。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治，直吏翻。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行，下孟翻。屬，之欲翻。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不調，謂不和也。易調之調，徒釣翻，音調也。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行，下孟翻。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邐復，扶又翻。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難，乃旦翻。洛陽令代人薛琡魏書官氏志：西方叱干氏，後改為薛氏。琡，之六翻，又音俶。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行鴈、貫魚，皆以齒資次先後以序而進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選，須絹翻。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行，音戶剛翻。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甄，之人翻。琛，丑林翻。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事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燕，因肩翻。其子謐為侍御史，作謐；考異曰：李百藥北齊書作謐，北史作謐，今從之。坐灋

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沈，持林翻。)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凡書表皆函封，遣使者奉函詣京師也。使，疏吏翻。)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衞相帥焚大臣之第，(事見上卷元年。考異曰：北齊書云領軍張彝，按彝未嘗爲領軍，故但云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省事，吏也。省，悉景翻。)秀容劉貴、(魏太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及秀容縣；世祖真君七年置肆州，秀容郡屬焉。)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史亦吏職也。)獄掾善無尉景、(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後魏置善無郡，屬恆州。李延壽曰：秦漢置尉候官，景之先有居此職者，因爲氏焉。)廣寧蔡儁(廣寧郡，魏收志屬朔州，隋并入朔州善陽縣。)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高歡事始此。)

夏，四月，丁巳，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爲司徒，京兆王繼爲司空。

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藏，徂浪翻。)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稱，尺證翻。)少者不減百餘匹。(少，詩沼翻；下同。)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章武王太洛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四年。)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

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衞塞道路，(冠，古玩翻。塞，悉則翻。)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埒，力輟翻。)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後漢書：大秦國出水精，以爲宮室柱及食器。一本鋒作鐘。)馬腦椀，(本草衍義曰：馬腦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紋如纏絲者，出西國玉石間。)赤玉卮，(王逸論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點漆，玉之符也。)製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復，扶又翻。勝，音升。)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石崇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不起。(惋，烏貫翻。)京兆王繼聞而省之，(省，悉景翻。)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史言魏君臣驕侈，乃其衰亂之漸。復，扶又翻；下無復、司復同。)

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施，式豉翻。)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任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覦之志，(覦，音俞。)宜及國家彊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比，毗至翻。)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

魏自永平以來，(天監七年，魏改元永平。)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宅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蒼生有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詰，去吉翻。鮮，息淺翻。)仲儒所受何

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

司馬彪志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所不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清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蔟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蔟商林鍾徵一日律九寸準九尺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下生謙待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分動十七萬八十九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一微強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閉時商解形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準八尺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一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下生去南凌陰為宮族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一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下生南呂太蔟為宮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準八尺未知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時息十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大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下生閉掩開時為宮中呂商閉掩徵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準七尺三寸萬千八百四十一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下生鄰齊族嘉為宮內負商鄰齊徵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下生分烏南授為宮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下生遲內變虞為宮盛變商遲內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準七尺三千三百三十路時十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五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遲時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二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下生遲時形始為宮側時商遲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上生色育依行為宮謙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準六尺四寸萬五千四百五十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上生質末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末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八十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不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十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凌陰離宮為宮去南商凌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準六尺一寸萬二千二百二十七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上生太蔟林鍾為宮南呂商太蔟徵一日律六寸準六尺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上生閉時解形為宮開時商閉時徵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八日律五

寸四分小分六大強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呂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大少強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準五尺萬二百二十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強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大微強準四尺八寸萬一千百六十六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十九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分烏窮無商徵不爲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二微強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遲內九萬二千九十六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上生離宮未育爲宮凌陰商離宮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一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音書樂志：宮，中也，中和之道也，無往而不理。商，強也，謂金性堅強。角，觸也，象諸陽觸物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詡于于然。遂竭愚思，思，相吏翻。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徵，陟里翻，下同。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還，音旋。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中呂陸德明曰：中音仲，又如字。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不讀曰否。今刑統疏讀多用以否二字，蓋當時常用疑辭也。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粗讀曰麤。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著，直略翻。然後依相生之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五調之調，徒釣翻。調聲之調如字。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古者未有火化，燧人氏始鑽燧出火，教民熟食。延壽不束脩以變律，延壽即京房之師焦延壽也。言無所師承而變十二律爲六十律也。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元晦注曰：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也。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敢依許。事遂寢。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匡造棺見一百四十七卷七年。數，所角翻。恚，於避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處，昌呂翻。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騎，奇寄翻。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曹魏置尚書二公郎。以爲：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朝，直遙翻。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

匡平州刺史，（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雄，琛之族孫也。（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琛，丑林翻。）九月庚寅朔，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宮。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從，千容翻。稱，尺證翻。）卿有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相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餉領軍元乂。（相，息亮翻。）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泣而責之，愛之之意也。）乂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乂之從祖。（從，才用翻。）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乂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華，戶化翻。）乂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既而乂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史言靈后昵庇元乂，以自遺患。）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任，音壬。卒，子恤翻。）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以水淘去沙石謂之沙汰，故以喻去不肖。）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正始之初，羊祉鎮梁、益。）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丙子，日有食之。

己卯，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僕射。份，奐之弟也。（份，彼貧翻。奐死於齊武帝永明十一年。）

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五代志：[illegible]。宋白曰：漢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豫寧縣。）是日，上春祠二廟，（帝立太廟，祀太祖文皇帝以上為六親廟，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有二廟令，掌廟事。）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記檀弓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高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句，音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長廣、東牟[illegible]。）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好，呼到翻。）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人非其才，資非其次，為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宋弁見用於魏孝文帝。驤，思將翻。長，知兩翻。）懌薦為通直郎，（通直郎，即通直散騎侍郎，隋後遂為寄祿官。）浮薄無行。（行，下孟翻。）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周官有染人，漢有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後魏置司染都尉。[illegible]太府寺屬官有司染署令丞[illegible]。）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反坐，謂告失實者，以其所告之罪坐之。）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昌平縣，漢屬上谷郡，後魏置昌平郡，屬燕州；隋廢郡為縣，屬幽州。）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主食，主御食者也。列，陳也。）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己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

秩將入含章東省，(含章東省，宣宗節宗士其屬也。直齋，直殿內省閣者也。屬，直閣將引也，選也。)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五代志，新泰縣屬琅邪郡。)終不下署。(不下筆署名也。)乂、騰持公卿議入，俄而得可，(魏主可其奏也。)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省，悉景翻。見，賢遍翻。)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重，直龍翻。言畏之甚，不敢安舉足而行，步踐跡也。)朝野聞懌死，莫不喪氣，(喪，息浪翻。)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為，于偽翻。剺，里之翻。剺面，割面而哭，哀甚。)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並溢。

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英事魏孝文、宣武，以將兵有功顯。)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自晉以來公府有東西閣祭酒。)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帥，讀曰率。譟，蘇到翻；下同。)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好，呼到翻。)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橫，戶孟翻。)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illegible]反也。)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為知、力為同。)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整，雍之孫也。(刁雍去晉入魏，著功淮汝之間。)盧同希乂意，窮治熙黨與，(治，直之翻。)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濟陰郡，漢晉屬兗州，魏屬西兗州。濟，子禮翻。)考訊百日，乃得還任。乂以同為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法光家，(屯留縣，自漢晉以來屬上黨郡。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古日，屯音純。)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從，才用翻。)遂來奔。上封略為中山王。(為略後還魏張本。)雙，雍之族孫也。乂誣刁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為辯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侯韋叡卒。(五代志：零陵郡零陵縣，舊置永昌縣。謚法：[illegible]曰嚴，威而不猛曰嚴。騎，奇寄翻。)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史言韋叡於事佛之朝，以正道事君者。)

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瓌，古回翻。)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恆，戶登翻。)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柔然之主曰可汗，其正室曰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

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長，知兩翻。語，牛偃翻。上，時掌翻。）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伏跋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阿至羅，高車之別種，居北河之東，世附於魏。一曰阿至羅，高車種。）伏跋擊之，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帥，讀曰率。）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騎，奇寄翻。）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史言柔然亂。）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乂之意，以桑落酒候之，（水經註：河東郡多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最爲佳酌。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每云：索郎索郎，返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儁句，中書之英談。）盡其私佞乂，乂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爲侍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既遷延不以時納，所納者又不稱悅意也。稱，尺證翻。）杖亶百下，幾死。（幾，居依翻。）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勞，力到翻。見，賢遍翻。）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啟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難，乃旦翻。）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帥，讀曰率。）言不能盡，別有啟陳。仍以啟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常爽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蠕，人兗翻。軺，音遙。）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四館皆因四方之地爲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日所出也。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也，生昆崙西烏鼠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曰：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所入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降，戶江翻。處，昌呂翻。下同。燕，因肩翻。崦，依廉翻，又依檢翻。嵫，音茲。）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朝，直遙翻。）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境首，猶言界首也。騎，奇寄翻。）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繒，慈陵翻。）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遺，付尚書量給。（量，音良。）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爲司徒。魏遣使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自齊明帝建元二年虜絕北聘之後，魏不復遣使南聘，至是復通。復，扶又翻。）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古者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帝非能法古也，祖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爲耳。）戊子，大赦。

魏南秦州氐反。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近郡，近畿諸郡也。）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將，息亮翻。下同。）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左丞張普惠上疏，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喪，息浪翻。）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樂，音洛。稽，音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勍，渠京翻。）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用老

子語意。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暵，呼旱翻。）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用左傳楚蔿叔敖斥伍參語意。）宰輔專好小名，（好，呼到翻。）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璞自謂郎以上皆得預朝廷大議。尚書二丞於當時位不爲卑，而以爲賤不及議，蓋自曹魏以後，朝廷大議止及八坐以上。）文書所過，（文書皆過尚書二丞之手。）不敢不陳。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采與綵同。畜，許救翻。）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勞，力到翻。）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從，才用翻。帥，讀曰率。）示發奔地豆干，（魏書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魏收曰：魏言安靜也。）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長，知兩翻。）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牒云，複姓；具仁，名。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牒云氏。奉使，疏吏翻。）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邴虬討南秦叛氐。（姓諸邴鄭丙姓。）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左右仗身。）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刃也，取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爲義。千牛備身，執千牛刀以侍左右者也。）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見，賢遍翻。）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朝，直遙翻。坐，徂臥翻。）康生乃爲力士儛，（蓋爲勇士進退坐作之氣勢而舞也。儛與舞同。）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

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折，之舌翻。瞋，七人翻。）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解，戶買翻。）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宣光殿在洛陽北宮，元乂等幽胡太后於此。魏主嬪御居南宮，故侯剛云然。嬪，毗賓翻。）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復，扶又翻。）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援，于元翻，引也。）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呼，火故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直後，官名，直閤之屬也。）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爲乂所執，鎖於門下。（以此知一夫之勇，終受制於人也。）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言其心懷恐懼也。紿，徒亥翻。）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處，昌呂翻。）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尚食典御，唐爲尚食奉御，進御必嘗，時禁先嘗之。）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魏顯祖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郡。）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殺之。（魏太祖既得中山，將北還，慮中原有變，乃於鄴、中山置行臺，後因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坐，徂臥翻。造，七到翻。）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終日不得見者。（得或作能，非也。）公私屬請，（屬，之欲翻。）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固，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巨萬萬，巨萬也。巨萬萬計者，萬萬也。少，詩沼翻。榷，古岳翻。）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崔光。騎，奇寄翻。夏，四月，庚子，以繼爲太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崔光爲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還懷朔鎮也。將，息浪翻；下同。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辛巳，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據所部來降。魏置南荊州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十一年。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梁帝紀，十月，叔興帥衆降，蓋記奏到之日，今從魏帝紀。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此義州當置於齊安郡木蘭縣界。蕭子顯齊志，木蘭縣屬齊安左郡。宋白曰：木蘭縣入黃岡縣。以下文裴邃復義州觀之，恐義州實邊城郡，當置於安豐界。邊城太守田守德守，式又翻。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邊城左郡。宋白曰：安豐縣故城，今壽州安豐縣治也。此時梁境未得至安豐，晉代之黃城縣界，齊有邊城郡，此正田守德所居之地。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酋，慈由翻。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史，守德爲義州刺史。

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間。

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水經註：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蓋大別山之異名也。……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故城，馬頭置戍，蓋即沈約志所謂馬頭……白捺……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好，呼到翻。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纂，集也。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巧言之辭。度，徒洛翻。勿謂秦無人也。」左傳秦大夫繞朝之言。邃得移，以爲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稚，觀之子；長孫觀，道生之孫，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侃，播之子也。楊播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事見上卷天監十五年。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抄，楚交翻。當今北人鵠望待拯，言鵠立而望魏拯救也。……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磧，七迹翻。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謂彌俄突也。事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種，章勇翻。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鬭，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兩主，謂阿那瓌、婆羅門。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謂漢徙胡羯於內地，至晉世……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易，以豉翻。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

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王莽所置西海郡之西海也言在酒泉之北則別有西海故城也按北史蠕蠕傳西海郡即漢晉舊郡袁翻又曰直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又按晉志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蓋此即漢晉舊郡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陽即此山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將即亮翻監工銜翻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磧七迹翻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韓詩云畔援武強也鄭玄云跋扈也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復扶又翻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勍渠京翻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朝直遙翻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

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吐若奚泉在懷朔鎮北無結山下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少詩沼翻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為阿那瓌婆羅門皆叛去張本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騎奇寄翻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為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琛求為劉騰養子見上卷天監十七年琛丑林翻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敗補邁翻中尉彈奏彈徒丹翻會赦除名尋復王爵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敦徒門翻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為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為尚書左僕射暕古限翻辛亥魏主耕籍田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赤嶺在唐鄯州鄯城縣西二百餘里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魏遣宋雲求佛經事始上卷天監十七年高車王伊匐遣使入貢于魏匐蒲北翻使疏吏翻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為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匐與柔然戰敗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癸巳大赦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憺徒敢翻又徒濫翻乙巳魏主祀圜丘初魏世祖以玄始曆浸疎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行玄始曆命更造新曆更工衡翻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壬癸水也水旺於子故以壬子為元上時掌翻命曰正光曆丙午初行正光曆大赦考異曰後魏律曆志云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曰正光曆按帝紀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二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從之

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太保京兆王繼為太傅司徒崔光為太保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正德少麤險少詩照翻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沈約宋志臨川郡有西豐縣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怏於兩翻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上表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元年臨川王宏為揚州刺史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復扶又翻考異曰梁書

正德傳，普通六年爲輕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書蕭衍傳，正光二年，衍弟子正德來奔；南史正德傳，普通三年爲輕車將軍，頃之奔魏，又自魏逃歸，六年隨豫章王北伐，棄軍走；北史蕭寶寅傳，正光四年表論考課後，乃云莫折大提反。按大提反在正光五年，唯南北史年月前後相近，今從之。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爲後正德納侯景張本。

柔然阿那瓌求粟爲種，種，章勇翻。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魏收官氏志，西方費連氏後改爲費氏。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卽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左傳，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奔命者，赴急之兵也。復，扶又翻。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騎，奇寄翻。羸，倫爲翻。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

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帥，讀曰率。賑，之忍翻。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魏孝昌元年，元譚爲幽州都督，後此二年。按魏書，譚，太武之子。譚魏宗室多有同名者。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蠕，人兗翻。稽，音啓。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事見四十四卷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掾，俞絹翻。單，音蟬。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粗，坐五翻。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朝，直遙翻。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衰，倉回翻。塞，悉則翻。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鎭之間。懷荒鎭在柔玄鎭之東，禦夷鎭之西。勞，力到翻。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服虔注漢書曰：轀，匈奴車。師古曰：轀，於云翻。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

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鎧，可亥翻。謹，忠之從曾孫也。于忠以保護胡太后恃功專恣。從，才用翻。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沈，持林翻。少，詩照翻。屏，必郢翻。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後漢梁竦曰：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屬，之欲翻。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分，扶問翻。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騧，古花翻。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鎭，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說，式芮翻。廝，音斯。養，余亮翻。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鎭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

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
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爲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張本爲于僞翻初元乂
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
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
恆戶登翻先悉薦翻後胡茂翻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欄檻也楯食尹翻
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
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
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
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
遺請屬有司好呼到翻遺于季翻屬之欲翻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
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守式又翻令郎定翻長知兩翻
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衞將軍于景忠之弟也
謀廢乂乂黜爲懷荒鎮將將即亮翻宋白曰後魏懷荒禦夷二鎮皆在蔚州界及柔
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
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
元真王騰音升幾居豈翻魏收曰破六韓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廚泉入朝于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帥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於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又曰破洛汗考異曰魏帝紀正光五年破六汗拔陵反詔臨淮王彧討之五月彧敗削官按令狐德棻周書賀拔勝傳衞可孤圍懷朔經年勝乃告急於彧然則拔陵反當在四年蓋帝紀因詔彧討拔陵而言之非拔陵於時始反也周書作破六韓今從之諸鎮
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衞可孤
圍武川鎮考異曰北史孤作環今從周書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
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魏收志尖山縣屬神武郡薛居正五代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令狐德棻曰賀拔之先與魏氏同出陰山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拔氏懷朔鎮將楊鈞擢
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魏景明之初世
宗命宦者白整爲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
門山龕口含翻此龍門山即伊闕山也爲于僞翻下復爲同皆高百尺高居報翻永平中劉
騰復爲世宗鑿一龕復扶又翻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
萬二千餘工而未成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
依令七十合解者見賢遍翻七十而致事合解所任可給本官半祿以
終其身九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
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冬十月庚午以
中書監中衞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本號中衞將軍號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親撫
視之拜其子勵爲齊州刺史爲之撤樂罷遊眺丁酉
光卒帝臨哭之慟爲減常膳以光擁立之功也爲于僞翻光寬和樂
善樂音洛終日怡怡未嘗忿恚恚於避翻于忠元乂用事以
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
死裴郭死見上卷天監十四年清河王懌死見上元年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
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
雖貴傾身下士下遐嫁翻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
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十一月
癸未朔日有食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暕古限翻
梁初唯揚荊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
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內郭爲肉外郭爲好孟康曰周郭周帀爲郭也肉疾僦翻好呼到翻別鑄無肉郭
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
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魏以汝南王悅
爲太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六（起閼逢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拔陵反見上卷上年。）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將，即亮翻。）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少，詩照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賀拔勝字破胡。）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考異曰：勝傳云至朔州見彧。按後魏地理志，雲中舊名朔州，及改懷朔鎮爲朔州，不容更以雲中爲朔州，今但云雲中。按魏氏初都平城，北邊列置諸鎮，孝昌以後改鎮爲州，尋即荒廢，其地漫不可考。杜佑以爲魏都平城，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又云遷洛之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又云後魏初雲中在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夫其曰皆在郡北三百餘里，將是一處邪，將是三處邪。宋白曰：朔州馬邑郡東北至故雲中二百六十里，後魏爲畿內之地，亦曾爲懷朔鎮，孝文遷洛之後，於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又曰：後魏初雲中定襄故城。是則是朔州與後魏初雲中共一處。通鑑此後書改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爲雲州，此即魏志所謂雲中舊名朔州之證也。是則懷朔鎮與雲中是兩處矣。是後李崇自崔暹白道之敗引還雲中，後又自雲中引還平城，其退師道里先後可見。而唐之雲中郡乃魏之平城。詳而考之，歷代建置州郡，其名淆雜，難指一處爲定也。）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說，式芮翻。許爲，于僞翻。復，扶又翻；下聊復同。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五原即漢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治五原。杜佑曰：魏置朔州於懷朔鎮，在唐朔州馬邑郡北三百餘里，今榆林、九原即漢之五原郡地。蓋漢之五原地甚廣，唐之豐、勝、朔三州皆漢之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五原縣，或與拔陵當戰于此。）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武川鎮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恆、朔，逼近金陵，（魏未遷洛以前，諸帝皆葬雲中之金陵。恆，戶登翻。近，其靳翻。）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李崇，文成皇后兄誕之子，歷方面，有時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杜佑曰：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天賜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詩桑柔之辭也。注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不能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其是之謂矣。

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使，疏吏翻。）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按魏收魏書作廣陽王淵，李延壽北史作廣陽王深，蓋避唐諱，通鑑承用之。廣陽王嘉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考異曰：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二夏，夏州及東夏州也。魏收地形志：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宋白曰：魏改統萬鎮為東夏州，後改延州。按魏克統萬，以為鎮，太和十一年改夏州。延昌二年置東夏州，治廣武。唐始改為延州，治廣施。後魏太和元年置廣武縣，後周改豐林縣，隋分豐林、金明置廣施縣，唐延州治焉。則魏東夏州治廣武，非統萬也。然魏收地形志以廣武為太原、鴈門之廣武，亦誤。皇興二年置華州於北地，太和十一年改為班州，十四年為豳州，領北地、趙興、襄樂郡。涼州領武安、臨松、建昌、番和、泉城、武興、武威、昌松、東涇、涼寧郡。夏，戶雅翻。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莫折，虜複姓。帥，所類翻。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雍，於用翻。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數，所角翻。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氐。氐，讀音西。說，式芮翻。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卒，子恤翻。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帥，讀曰率。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騎，奇寄翻。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謂鎮將也。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高門子弟，謂其先世與魏同起於代北者，所謂八姓、九十九姓。復，方目翻。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李寶自敦煌入朝于魏，至子沖親貴，厚其鄉人，故涼土之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斂，力贍翻。背，蒲妹翻。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事見上卷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師還而疾，邊人見其不能禽敵，而反意遂輕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酈道元曰：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雲舉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帥，讀曰率。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役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復路者，還即舊路也。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為魏主思崇、深之言張本。易，以豉翻。量，音良。省，悉景翻。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妓，渠綺翻。卒，子恤翻，下卒同。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河池，即今鳳州河池縣，有河池水。仇鳩亦當與河池相近。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天監五年，魏克武興，滅楊紹先之國，置東益州。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數，所角翻。行，戶剛翻。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

顧卒無叛者。辛子恤翻。子建，蘭根之族兄也。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幢，傳江翻。帥，所類翻。菩，薄乎翻。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童城。童城，卽下邳僮縣城也。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時掌翻。少，詩沼翻。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兩城謂天水及高平。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降，戶江翻。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飈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難，乃旦翻。將無澡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汧軍謂元志之軍也。汧在隴阪之東。將，卽亮翻。汧，口堅翻。則兩秦遂彊，兩秦謂莫折念生及張長命等。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麥積崖在今秦州東南一百里，狀如麥積，故名。裨，賓彌翻。帥，讀曰率。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妖，於驕翻。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隴口，隴坻之口也。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魏收志：岐州治雍城。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於雲中之盛樂，[illegible]懷朔鎮，今以懷朔為朔州，改舊朔州為雲州，因[illegible]漢五原故城在唐勝州榆林縣[illegible]魏書又於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更[illegible]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使，疏吏翻。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先，悉薦翻。選，須絹翻。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乂德美，乂擢偉為尚書二千石郎。廷尉評，卽漢之廷尉平，魏晉以來平旁加言，今大理評事卽其職也。後漢尚書有二千石曹，魏置二千石郎。魏收官氏志：內入諸姓，土難氏後改為山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水經注：魏立秀容護軍，以統胡人，其治所去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玄孫也。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復，扶又翻。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卒，子恤翻。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蕃，扶元翻。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勝，音升。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朝，直遙翻。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爾朱榮事始此。驍，堅堯翻。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時魏於懷朔鎮置朔州，并置太安郡。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盤頭郡屬東益州。五代志：興州長舉縣，魏置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梁北兗州治淮陰。水經注曰：地理志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魏收志：梁北徐州沛郡已吾縣有當塗山、荊山。今之懷遠軍正據荊山。以沈約志言之，皆屬馬頭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荊山郡。裴邃帥騎三千襲壽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壬戌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此梁所遣別將也，非裴邃所部。將，卽亮翻。下同。魏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琛，丑林翻。安樂王鑒救淮陽。鑒，詮之子也。樂，音洛。詮，丑緣翻。安樂王詮事

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為蕭寶寅以關中叛魏張本。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宋穎為刺史。復，扶又翻。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荆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敗，補邁翻。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曲木，當作曲沭。沭水，經注：沭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逕陵山西，魏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沭，食聿翻。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琅邪。魏營州城民劉安定、就德興，魏書官氏志：就氏改為就氏，西方諸姓也。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稱燕王。降，戶江翻。燕，因肩翻。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魏高祖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為北華州，領中部、敷城凡三郡。宿勤，虜複姓。夏，戶雅翻。華，戶化翻。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詳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三年。帥，讀曰率。甲申，彭寶孫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水經注：肥水自荻丘過漢九江成德縣故城西，又北入芍陂。丙申，又拔甓城，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漢東海郡司吾縣之故城也。定遠將軍曹世宗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水經注：洛水逕淮南郡曲陽故城東，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洛水又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魏收志：曲陽縣屬霍州北沛郡。五代志：曲陽縣後齊廢，入鍾離定遠縣。魏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屢為德興所敗而還。勞，力到翻。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夏，戶雅翻。夏州治統萬城。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

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荷，下可翻。東州，謂東夏州也。為諸君營數月之食，為，于僞翻。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帥，讀曰率。羸，倫為翻。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帥，所類翻。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為，于僞翻；下為演同。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降，戶江翻。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鬭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而天降喪亂，無救魏氏之衰也。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高車自阿伏至羅與窮奇分為二部，所謂東西部敕勒也。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諸要，諸要，謂要衝之地。恆，戶登翻。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以此觀之，則魏之雲中，漢之盛樂縣，唐之振武軍節度使治所，皆雲山之陽。賊之咽喉。咽，音煙。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請，奏請也。時雲中已改為雲州，朔當作雲。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肱，宇文泰之父也。逸豆歸為慕容皝所滅，見晉康帝建元二年。李崇引國子博士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總軍政。為深

内困於讒，外困於賊張本。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魏置平涼郡於鶉陰縣，有平涼城。敗，補邁翻。巒，安都之孫也。宋泰始初，薛安都降魏。丙辰，彭寶孫拔魏東莞。莞，音官。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魏收志：齊永元置安城郡，郡治安城縣。丙寅，馬頭、安城皆降。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魏以黃門侍郎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顥軍，以救豳州，豳州圍解。監，工銜翻。蜀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雍州蜀賊者，蜀人之徙關中者也。秦魏亂起而為盜，因謂之蜀賊。後爾朱天光西討，蜀賊斷路，皆其黨也。雍，於用翻。刺史元脩義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黨散走。十二月戊寅，魏荊山降。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靖關，辛丑，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此義陽之三關也。峴，戶典翻。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裏以拒之，魏郢州治義陽，西郢州又僑在義陽之西，蠻中也。酋，慈秋翻。圍城近百日，近，其靳翻。魏援軍至，國興引還。詢，駿之孫也。裴駿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魏汾州諸胡反。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城，領西河、吐京、五城、定陽四郡。以章武王融為大都督，將兵討之。將，即亮翻。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刺史，謂子建本為東益州刺史。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魏置梁州於南鄭，置巴州於漢巴西郡，置益州於晉壽郡，東益州於武興郡，秦州於上邽，南秦州於仇池。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復，扶又翻。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唐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謨，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為朱异亂梁張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异，羊吏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六年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雍，於用翻。圈，求遠翻。辛亥，上祀南郊，大赦。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文陵，魏孝文帝陵。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考異曰：法僧傳作高謙，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稱宋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書云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為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改元天啓，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法僧傳云：魏宗室大亂，法僧據鎮欲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歸款。按時魏亂未定，今從北史。安東長史元顥和，麗之子也。元麗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舉兵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顥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熙，道武帝之子也。元麗，小新成之孫，小新成，景穆之子。顥和以族屬長幼之次，呼法僧為翁。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顥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元略來奔，見上卷四年。使，疏吏翻。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雋等將兵應接。將，即亮翻。莫折天生軍於黑水，水經注：就水出南山就谷，北流與黑水合，黑水上合三泉於左，就水之右，三泉奇發，齊歸一瀆，北流會于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眾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

之使戰[illegible]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爲于僞翻陳讀曰陣寶寅軍于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少詩沼翻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殿丁練翻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關羽張飛也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先悉薦翻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隴山有大隴山小隴山大隴山在清水縣東小隴山在岐州武都郡汧陽縣西北五代志南由[illegible]隴州[illegible]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塞悉則翻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illegible]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翦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己巳裴邃拔魏新蔡郡新蔡郡治石母臺[illegible]以後屬蔡州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將即亮翻癸酉裴邃拔鄭城水經注汝水[illegible]潁水逕慎縣故城南而東南流逕蜩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淮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城父音甫城父縣漢屬沛郡魏晉以來屬譙郡宋併城父爲浚[illegible]郡寄治譙郡長垣縣界魏收志陳留[illegible]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庫刀以趣之齎庫刀千牛刀也齎刀以趣其進言若復逗留將斬之也朝直遙翻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決戰長孫稚以爲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邃爲四甄以待之使直閤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僞退甄稽延翻挑徒了翻稚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殿丁練翻復扶又翻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灋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樂音洛考異曰魏帝紀敘元略等事俱在庚申法僧敗下不應如此之速今移之於月末與數十騎走入城鑒不設備灋僧出擊大破之鑒單騎奔歸騎奇寄翻將軍王希聃拔魏南陽平宋僑置陽平郡於沛郡南界後入于魏魏收志南陽平郡以別相州之古陽平郡也後又徙郡寄治彭城聃他甘翻執太守薛曇尚曇尚虎子之子也薛虎子事魏孝文帝歷州鎮有聲績曇徒含翻甲戌以灋僧爲司空封始安郡公魏以安豐王延明爲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爲都督以擊彭城 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屬焉五代志潁州潁上縣舊置下蔡郡晉灼曰亢音剛

初魏劉騰既卒騰卒見上卷四年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復扶又翻下無復同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閑居寺耳魏作閑居寺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八年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魏主常居顯陽殿故太后欲往來恚於避翻又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怖普布翻乂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灋僧爲徐州灋僧反太后數以爲言數所角翻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

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皆不得入。從，才用翻。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去，羌呂翻。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戊戌，魏大赦。

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以上戊戌、下二月己酉推之，壬辰當作壬寅。魏收志：仇池郡屬東益州。五代志：漢陽郡上祿縣，舊置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行，下孟翻。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督衆軍，并攝徐州府事。己巳，以元灋僧之子景隆為衡州刺史，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梁置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含洭縣。景仲為廣州刺史。上召灋僧及元略還建康。灋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考異曰：南史云武官戍彭城者三千餘人，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渡。魏書、梁書皆無此事。灋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為人，惡，烏路翻。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去年魏使繼西討，今聞其子乂敗，故詔使班師。

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梁州，攻直城。梁置北梁州於魏興。涼當作梁。魏收志：東梁州金城郡領直城縣。五代志：金州安康縣，舊改直州，蓋因直城以名州。魏以其地出金，故郡曰金城，州曰金州。錫，姓也，漢有錫光。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擊之，豎，而庾翻。休儒等敗還。

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為，于偽翻。勞，力到翻。下同。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稽古錄是年書蠕蠕殺破六韓拔陵，在誅元乂之下。

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復，扶又翻。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把攬也。

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穆氏從魏起於代北，崇、壽、亮奕世貴顯。去，羌呂翻。潘嬪有寵於魏主，嬪，毗賓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說，式芮翻。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害妾，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

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懌死見上卷元年。復，扶又翻。書為，于偽翻。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事見秦紀。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梟，堅堯翻。洿，烏故翻。沈，持林翻。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齊武帝永明元年。

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疏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緒凶疏，宋維字伯緒。敗，補邁翻。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維阿附元乂，超遷至洛州刺史。魏初置洛州於洛陽，荊州於上洛。太和遷洛，以洛州為司州，又置荊州於穰城，以上洛之荊州為洛州，領上洛、上庸、魏興、始平、萇和郡。至是除名，尋賜死。

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乂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卒，子恤翻。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濟州刺史，濟，子禮翻。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

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先，悉薦翻。忤，五故翻。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坐，徂臥翻。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任城王澄，魏宗室之賢王也。

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從，千容翻。劉騰、元乂昔嘗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

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憮罔甫翻朱元晦曰憮然猶悵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伊闕在河南新城縣界隋開皇初改新城縣爲伊闕縣擾而沼翻降戶江翻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去年同爲幽州刺史太后頗事糚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數所角翻去羌呂翻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四十而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亟去吏翻數數也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初鄭儼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之西討以儼爲開府屬開府有掾有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粗坐五翻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趙脩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二年枹音膚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乂敗太后以紇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仗直兩翻憑也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

勢傾內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騎奇寄翻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治直之翻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占口占也造次俱成不失事理小有才也然後能迎世取寵以竊一時之權朱异徐紇是也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爲梁朱异等詞徐鄭張本好呼到翻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引樂廣事事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爲此耳爲于僞翻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唐國風揚之水之辭也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使疏吏翻怖普布翻神軌崇之子義僖度世之孫也盧度世見宋紀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琛丑林翻將即亮翻萬當作万音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虜複姓北史曰万俟其先匈奴之別也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騎奇寄翻挑徒了翻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盾食尹翻重直用翻上時掌翻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言是降人之名籍也降戶江翻下同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

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覆或作腹）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閒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閒古莧翻近其靳翻）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驍堅堯翻下同）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時賊屯安定西彭阬復扶又翻下復還復失同）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中竹仲翻卒子恤翻將即亮翻朝直遙翻爲于僞翻）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帥所類翻）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時邃卒于軍中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邃深沈有思略（沈持林翻思相吏翻）爲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壬子以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　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劍魏益州刺史邴虯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將即亮翻說式芮翻降戶江翻）小虎遙謂安曰我柵失備爲賊所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魏行臺子建傳梁州豎眼）語未終軍士以刀毆殺之（毆烏口翻）西南道軍司淳于誕引兵救小劍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恟許拱翻）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魏收地形志魏昌縣屬中山郡諡法克定禍亂曰武溫柔好樂曰康　考異曰魏帝紀在五月戊子按長厤是月乙亥朔無戊子今不書日）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魏文帝置淑媛宋明帝以淑媛爲九嬪之首齊梁因之媛于眷翻）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謔如常（謔迄卻翻）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齊無太宗當是高宗）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滲所禁翻）遂潛發東昏侯冢幷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伺相吏翻）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恆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爲邊任（恆戶登翻上時掌翻）上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胝丁尼翻皮厚也）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爲南兗州刺史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惡烏路翻）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將即亮翻　考異曰南史陳慶之傳云衆十萬今從梁書）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復扶又翻下復取同）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悆爲彧監軍（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濟子禮翻悆羊茹翻）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悆單騎間出（騎奇寄翻間古莧翻）徑趣彭城（趣七喻翻）爲綜軍所執問其來狀悆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規圖也反孚袁翻）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爲略使（使疏吏翻下同）入魏軍

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爲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悆密以意狀語之（意者傳綜欲降之意狀者告以謀與成景儁設謀之狀語牛倨翻）悆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元略之南奔也梁封爲中山王故稱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儁景儁與坐謂曰卿不爲刺客邪悆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朝直遙翻）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景儁爲設飲食（爲于僞翻）乃引至一所詐令一人自室中出爲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有以言有所爲也）且遣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悆曰早奉音旨冒險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競問魏士馬多少悆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史記商君曰貌言華也將即亮翻少詩沼翻）悆曰崇朝可驗何華之有（鄭玄曰崇終也終朝也）乃遣悆還成景儁送之戲馬臺（蘇軾曰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廣百步其高十仞）北望城壍（壍七豔翻）謂曰險固如此豈魏所能取悆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悆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鹿悆既得綜之誠款知彭城之必可取與梁將語率多大言蓋其中心喜躍不能自揜於言語之間使梁將有如奐翩緖竇之流必能察知其情矣）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軍（考異曰南史綜傳綜夜潛與梁話苗文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是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按魏書及北史鹿悆傳皆豫有盟約豈得不知又魏書蕭贊傳作濟陰苗文寵北史作濟陰苗文寵今從南史）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呼火故翻）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尙何爲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佐士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史言陳慶之臨亂能整異於諸將帥讀曰率）上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更工衡翻下更名同）未旬日詔復屬籍封直爲永新侯（吳立永新縣宋屬安成郡）西豐侯正德自魏還（事見上卷四年）志行無悛（行下孟翻悛丑緣翻）多聚亡命夜剽掠於道（剽匹妙翻）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棄軍輒還上積其前後罪惡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爲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見賢遍翻爲于僞翻衰倉雷翻）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更名贊（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改名纘今從魏書北史）以苗文寵梁話皆爲光祿大夫封鹿悆爲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綜長史濟陽江革司馬范陽祖暅之皆爲魏所虜（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濟子禮翻暅居鄧翻）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荷下可翻爲于僞翻）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考異曰南史作丈八寺碑今從梁書）祭彭祖文（彭城大彭氏之墟也故祭）革辭不爲延明將箠之（箠止蘂翻）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飯三升僅全其生而已上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夏戶雅翻復扶又翻）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殿丁練翻）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鎭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去年李崇使費穆守雲中）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

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長流參軍主禁防從公府置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易以豉翻幾居依翻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騎奇寄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乜彌野翻虜姓也將即亮翻降戶江翻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通典作折敷嶺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復扶又翻下復同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此河謂北河也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衆赴之帥讀曰率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朝直遙翻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冀定瀛三州就食處昌呂翻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乞活事見八十六卷晉惠帝光熙元年按紀年圖書是年蠕蠕殺破六韓拔陵通鑑明年書拔陵遣費律誘斬胡琛

秋七月壬戌大赦

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燕因肩翻

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魏之儒風振於常爽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盧龍關在遼西肥如縣唐改肥如爲盧龍縣杜佑曰盧龍塞在平州盧龍縣城西北二百里軍都關在燕郡軍都縣唐志曰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考之漢志上谷郡有軍都居庸兩縣蓋各縣有關先此屯守皆以防杜洛周水經注居庸關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軍都關在居庸山南

冬十月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爲魏去年趙天安以涼州叛眞折念生復扶又翻降戶江翻

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嚈噠還至枹罕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枹音膚會河州刺史元祚卒卒子恤翻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徽請兵於吐谷渾吐谷渾救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景進敗走徽湖之孫也史述高徽與高歡同其所自出

魏方有事於西北二荊西郢羣蠻皆反斷三鵶路西荊治上洛北荊治襄城西郢治汝南眞陽縣杜佑曰北荊州今即伊陽縣三鵶鎮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名高平城古澠角城在縣東南又云百里山在鄧州向城縣北是三鵶之第一鵶又北分嶺山北即三鵶之第二鵶其第三鵶入汝州魯山縣界斷丁管翻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盛三姓蓋皆居汝源種章勇翻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

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掃蕩逋穢今先討荊蠻疆理南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此荊州治穰城將即亮翻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更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更工衡翻司空長史辛雄爲行臺左丞東趣葉城葉城時爲襄州治所此即漢南陽郡之葉縣城也趣七喻翻葉式涉翻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恆農太守京兆王羆羆彼爲翻恆戶登翻考異曰周書羆傳羆未嘗爲恆農太守今從魏書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鵶路以救荊州衍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汝上汝水之上也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被皮義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自宋以來豫部諸蠻率謂之蠻左所置蠻郡謂之左郡撓亂近畿撓呼高翻擾也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符尚書行臺符也下遐稼翻雄以羣蠻聞魏主將自出心必震動可乘勢

破也。遂符或軍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陳讀曰陣。難，乃旦翻。）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厭，與饜同。樂，音洛。）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載，子亥翻。）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討秦隴，北擊邊鎮，南擊蠻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歷稔，猶言歷年。一年五穀一熟，故以年為稔。）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懾，之涉翻。）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賒，遠也。）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省，悉景翻。）曹義宗等取順陽、馬圈。（圈，求遠翻。）與裴衍等戰於淅陽，（漢弘農郡有析縣，晉分屬順陽郡，元魏置淅陽郡，以其地在淅水之陽也，即隋唐南鄉內鄉縣之地。）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復，扶又翻。少，詩沼翻。上，時掌翻。幾，居豈翻。）魏以王罷為荊州刺史。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恆，肆行非灋，遨遊市里，問賣䱉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䱉而死。（䱉，與鱓同，音市演翻。鱓魚似蛇，今江東溝港皆有之。躁，則到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道路相逢者，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著，則略翻。）匍匐號叫。（號，戶刀翻。下悲號同。）籤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而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帥，所類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乃取一老翁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坐，徂臥翻。褫，直爾翻，又敕豕翻。）捶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馬崔會意，以輴車挽歌，為送葬之灋，（捶，止橤翻。貯，丁呂翻。輴，[illegible]喪車也。[illegible]紼謳挽歌也。左傳[illegible]使其徒歌虞殯。杜預注曰：虞殯，送葬歌曲。田橫之死，其徒有[illegible]露之歌。搜神記曰：挽歌，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使嫗乘車悲號。（嫗，威遇翻。）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　魏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百官。（山胡，即汾州之稽胡。）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灋，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將，即亮翻。少，詩沼翻。嗅，許救翻。）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眾南出黃瓜堆。（水經注：桑乾水與武周水合而東南流，逕黃瓜堆南，又東南流，逕桑乾郡北。）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七 起柔兆敦牂盡彊圉協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壬子，魏以汝南王悅領太尉。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水經注大榆河出禦夷鎮北塞中南流逕密雲戍西又南流逕孔山西又屈而東右合孟廣䃤水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謂之孔山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水北發白楊泉望離石大榆河又東南流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岍輕煙翻或曰岍陘字之誤也讀作陘唐志嬀州西北百里曰松陘嶺 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將即亮翻 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元譚軍於居庸關見上卷上年 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崔秉時為燕州刺史

初，魏廣陽王深通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所信任，會恆州人請深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戶在恆州者謀奉深為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時深軍于朔州恆戶登翻降戶江翻上時掌翻 魏以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長壽之子也。長壽景穆子也 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按楊津傳左城當在唐縣界又水經注中山唐縣有左人城帥讀曰率 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津至靈丘，靈丘縣漢屬代郡唐為蔚州 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修禮至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劍擊之，手首又翻此以討權弓手弓釋文壽據 被走得免，津開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少詩沼翻 詔尋以津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長知兩翻琛丑林翻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乾音干 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牧子於河西。北河之西

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

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 徽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后，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嚭，宰嚭吳太宰嚭也好讒諛夫差信而任之以至亡國嚭匹鄙翻 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宋元瞰曰脅肩擁體也小人側媚之態 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斁我彝倫。汙烏故翻斁多路翻敗也 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魏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阿從安入聲

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鈔楚交翻薊音計帥讀曰率

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言：鄴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謂為裴邃所敗事見上卷上年 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魏朝不聽。朝直遙翻 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東有五鹿即沙鹿也按呼沱不至元城界此別有五鹿非左氏所謂五鹿也沱徒河翻 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既而不行。

衡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乂死，乂死見上卷上年喪息郎翻 胡太

后欲召之知略因刁雙獲免。（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徵雙爲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暅之南還以求略。（江革祖暅之沒魏見上卷上年。暅古鄧翻。）上備禮遣之寵贈甚厚。略始濟淮魏拜略爲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爲給事中栗法光爲本縣令刁昌爲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兗州刺史凡略所過一飧一宿皆賞之。（略來奔見一百四十九卷元年。栗法光中留人。魏孝昌十年置西兗州於定陶領沛濟陰二郡。是年則孝昌二年也。）魏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討鮮于脩禮。（復扶又翻。）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爲之備。（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既以深爲大都督而又使小督備之何以責其殄寇乎。）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李奇曰次骨者言深刻至骨。）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爲自徽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它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爲深死於盜手張本。）徽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更工衡翻）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帥衆棄城奔定州。（燕州自去年八月爲杜洛周所圍。燕因肩翻。）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爲都督（宗正複姓漢楚元王交之子郢客孫德世爲宗正子孫因以爲氏）討汾州反胡。（討劉蠡升也。）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蜀人徙居絳郡者謂之絳蜀。絳縣漢晉屬河東郡元魏分置絳郡。魏收志。郡屬東雍州。）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爲討蜀都督。（考異曰費穆傳穆爲都督平絳蜀不應有南都督今從帝紀。）別將河東薛脩義輕騎詣雙熾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即降詔以脩義爲龍門鎮將。（此龍門在河東北屈縣西魏世祖神䴥元年禽赫連昌改北屈爲禽昌縣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爲東平王頃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爲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徽相埒。（埒力輟翻。）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魏當時宗室之賢略其巨擘也史言其居淫昏之朝不能矯正。）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爵曹紇真以都督加王號故曰都督王。）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栗園當在范陽固安縣界固安之栗天下稱之。）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范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章帝改涿郡爲范陽郡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景與榮等又破之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鎮恆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恆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恆州治平城平城魏之故都亦陷於賊其不競甚矣恆戶登翻。）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幾[illegible]此蓋淮堰復成也。）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壽陽。（復扶又翻下復同。）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於魏（帥所類翻降戶江翻。）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考異曰北史廣陽王深傳云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鬭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與魏帝紀全殊又其語雜亂難曉今從帝紀。）魏安北將軍都督恆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尉紆勿翻。）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此時爾朱榮已有無魏之心矣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恆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

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將即亮翻）軍中大事多與之
謀 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 葛榮既得杜洛
周之衆（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得鮮于脩禮之衆也）北趣瀛州（趣七喻翻）魏廣陽
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水經注滹水過武安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津口）
辛亥榮至白牛邏（按魏紀白牛邏在高陽博野縣邏郎佐翻）輕騎掩擊
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
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
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牓
尚書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
主臨朝（朝直遙翻）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
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牓下自稱于
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見賢遍翻）謹備論深忠款兼
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趣七喻翻）
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
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謚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
之際期相拯恤（謚神至翻難乃旦翻）謚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
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
至博陵界（間古莧翻漢桓帝置博陵郡元魏屬定州）逢葛榮游騎劫之詣榮（騎奇寄翻）
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惡其徒有欲奉深爲主者故惡之惡烏路翻）
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降戶江翻）深府
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玄孫也（宋繇事西涼李氏李滅事沮渠氏沮渠滅入魏爲于僞翻）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
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興陷魏平
州殺刺史王買奴（魏平州治肥如即唐平州盧龍縣地）天水民呂伯度
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漢光武置顯親侯國以封竇友以其兄融以河西歸附且以顯其孝文竇后之親也屬漢陽郡後魏屬天水郡至唐時秦州成紀縣治顯親川）已而
不勝亡歸胡琛（琛丑林翻）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
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復扶又翻下生復同）乃叛
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窘渠隕翻）寶寅使
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
平秦郡公（魏太延二年置平秦郡於雍縣屬岐州）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
久不進（隴口隴坻之口）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
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万莫北翻俟渠之翻）賊勢益盛寶寅
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
琛（破六韓拔陵見上卷五年）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誘音酉）
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貴嬪卒
太子水漿不入口（太子統丁貴嬪所生也卒子恤翻）上使謂之曰毀不
滅性（引孝經孔子之言）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合古沓翻漢志曰十龠爲合合者合龠之量也）
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過工禾翻）
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
憲以壽陽降（降戶江翻下同）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
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
復以壽陽爲豫州（自宋以來以壽陽爲豫州裴叔業叛齊降魏魏以壽陽爲揚州復漢魏之舊也今復以壽陽爲豫州復宋齊之舊也復扶又翻又如字）改合肥爲南豫州（天監五年徙豫州治合肥）以夏
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
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杜洛周圍
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
周開門納之（常景擊杜洛周數戰數勝而終於爲虜者民樂於從亂而秩視其上也）魏齊州
平原民劉樹等反（宋武帝僑置平原郡於梁鄒屬冀州後入於魏改冀州爲齊州平原爲東平原郡）攻
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爲將討
平之（敗補邁翻將即亮翻）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穰人羊翻）魏遣

都督魏承祖及尙書左丞南道行臺辛纂救之考異曰梁書此年冬新野降魏書肅宗崩後新野猶在恐梁書誤蓋梁自前年攻新野此年魏使魏承祖救之也又周于謹傳云孝昌二年寶寅辛纂討義宗今以爲據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魏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調徒弔翻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
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
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
守式又翻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
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
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
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地門地也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後先並去聲
三載黜陟載子亥翻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稱尺證翻如不歷守
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
不聽

大通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大通春正月乙丑以尙書左僕射徐
勉爲僕射時右僕射缺故左僕射止爲僕射辛未上祀南郊甲戌
魏以司空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寅爲司空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按魏收志殷州止領趙郡鉅鹿南鉅鹿三郡蓋初置時兼領相州之廣宗郡也殷州治廣阿劉昫曰北齊改爲趙州隋改廣阿爲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爲象城天寶元年改爲昭慶以有建初啓運二陵也宋白曰五年改昭慶爲隆平熙寧六年省隆平縣爲隆平鎮入臨城縣相息亮翻以北道行臺博
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
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使量計合給兵糧之數以聞也量音良竟無所
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騎奇寄翻楷曰吾聞食人之祿
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
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
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
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
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屬
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枕職任翻終無叛志辛未
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蕃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却敵次也死於城郭豈得已哉崔楷闔家守命其志節有可嘉矣比之人實有異焉遂圍冀州蕭寶寅出兵累年將
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
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秦州既爲賊所據魏置東秦州於隴東郡治汧城即隋唐之汧源縣地汧苦堅翻降戶江翻莫折念生進逼岐州
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
臺辛深棄城走棄豳州城也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
祖據北華州引祖恐當作弘祖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爲北華州領中部敷城郡帥所類翻華戶化翻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叱干虜複姓關中大擾雍
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雍於用翻帥讀曰率詔
加椿侍中兼尙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
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抄楚交翻雍州錄事參軍
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
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
勝寇雍州考異曰羊侃傳作莫遮今從魏書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
中射之應弦而斃塹七豔翻射而亦翻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晉武帝置尙書右民郎以爲師出有
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人欲舉手有爲先唾其掌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也唾掌可清言其易也唾湯臥翻口液也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此指漢三河之地爲言魏都洛陽三河則畿甸也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
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
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
壯居後以衞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

之衆，敵數戰之虜。（翫烏貫翻。怖，普布翻。羸，倫爲翻。比，毗至翻。復，扶又翻；下復疑同。數，所角翻。）欲其不敢，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帑，他朗翻。藏，徂浪翻。）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悛，丑緣翻。）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戰國時雍門周有是言。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音義云：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梁簡文一云欻生之芝也。音其隕翻。）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爲太尉。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湛，丈減翻，姓也；後漢有大司農湛重。帝置譙州，治新昌城，領新昌、高塘、臨徐、南梁郡。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梁置新昌郡。考異曰：魏帝紀及曹世表傳作湛僧；今從梁夏侯夔傳。）魏將軍彭羣、王辯圍琅邪。魏敕青、南青二州救琅邪。（魏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樂陵郡；南青州當又置於其南。）司州刺史夏侯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水經注：木陵關在黃武山東北，晉西陽城西南。帥，讀曰率；下同。）夔，亶之弟；之禮，邃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宋武帝僑置清河郡於盤陽，屬冀州；後入于魏，爲東清河郡，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置清河、平原二郡，併入焉。）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捕禽之，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掾，俞絹翻。降，戶江翻。）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丘僑縣，亦宋武帝置，屬清河郡。五代志：齊州淄川縣，舊曰貝丘，置東清河郡。杜預所謂清河郡置於盤陽者，據魏收地形志，宋郡也；五代志長山之清河、平原，僑郡也；房景伯所守者，貝丘之東清河也。）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卒，子恤翻。）景伯，法壽之族子也。（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二年。）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出蕭寶寅之後。）

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魏東郡治滑臺城。西兗州。烟，俗煙字。）

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前荊州刺史崔孝芬爲徐州行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乂黨與盧同等俱除名，（盧同除名見上卷普通六年。先，悉薦翻。）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姻戚，（時太后爲魏主納孝芬女爲世婦，故云然。）奈何內頭元乂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嫗，威遇翻。去，羌呂翻。）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色。景儁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擊之，景儁遁還。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復，扶又翻。）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同泰反爲大，大通反爲同，是反語相協也。反，音翻。）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改是年爲大通元年。）

魏齊州廣川民劉鈞聚衆反，（宋武帝僑置廣川郡，屬冀州；入魏，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曰武強，置廣川郡。）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項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魏收志：東清河郡武城縣有昌國城。）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斌，音彬。）

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

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度徒洛翻復扶又翻雍於用翻）椿還鄉里（楊椿世居華陰）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朝直遙翻）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二聖謂胡太后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是後寶寅以關中叛魏如楊椿所料）　五月丙寅成景儁攻魏臨潼竹邑拔之（魏置臨潼郡治臨潼城據水經注城臨潼水故名竹邑即漢沛郡之竹縣也魏爲南濟陰郡治所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舊置臨潼郡[illegible]城郡符離縣舊廢竹邑入焉宋白曰符離縣朝解城西南七十里有竹邑城）東宮直閤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東宮亦有直閤將軍魏收志魏沛郡治蕭縣黃陽城又領內相縣有厥城領內猶言管內也）欽斬魏將曹龍牙（將即亮翻）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西華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潁川郡元魏屬陳郡）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湛僧智時圍魏東豫州）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賊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轝出呼統軍是云寶（是云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是云氏）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鄉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比必利翻及也）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

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相息亮翻樂安當作安樂樂音洛）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降戶江翻下同）　己丑魏大赦　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使疏吏翻下同）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律禁壓良爲賤訴良言本是良民壓爲奴婢）神軌收謙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朝直遙翻）　彭羣王辯圍琅邪自春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勰之子也（彭城王勰魏孝文之賢弟以忠死於高肇之讒余羊茹如翻將即亮翻勰音協）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湯陰縣漢屬河內郡晉省後魏復置其地在汲郡界）安樂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琛丑林翻）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寶寅涇州之敗免爲庶人舊封謂寶寅自丹楊郡公徙封梁郡公復扶又翻）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此廣陵城在新息縣界）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武陽關義陽三關之一也）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幟昌志翻）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

攻戰之勞，謂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元顥伯雷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鎭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魏收志：東豫州汝南郡有安陽縣。五代志：汝南眞陽縣，舊廢魏安陽縣入焉。遣別將屠楚城。魏收志：梁置西楚州於楚城。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梁置楚州。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渦，古禾翻。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胡牀，即今之交牀。隋惡胡字，改曰交牀，今之交倚是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梁之將帥，韋叡一人而已。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今自肥河口泝淮西上，得駝澗灘，其灘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君或作軍。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背，蒲妹翻。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此涉歷一年。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鬭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抄，楚交翻。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緯，于貴翻。考異曰：魏帝紀，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叛。梁帝紀，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夏侯夔傳：湛僧智圍元慶和於廣陵，慶和請降，詔以僧智爲東豫州，鎭廣陵。韋放傳：普通八年，曹仲宗攻渦陽，放會之，城主王緯降。陳慶之傳：大通元年，隸曹仲宗伐渦陽，城主王緯降，詔以渦陽置西徐州。然則廣陵、渦陽兩處兩事，梁紀慶和、渦陽之間或更有脫字耳。魏紀九月，據聞慶和始叛之時；梁紀十月，據慶和降款到日。按陳慶之傳云自春至冬，今從梁紀十月。爲定此別一廣陵，非南兗州之廣陵也。王偉當作王緯，蓋草書之誤也。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尚書有都令史，故行臺亦置之。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朝，直遙翻。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魏都洛陽，置司州。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殺之，幷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使，疏吏翻。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復，扶又翻；下不復、寅復同。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屬，之欲翻。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關中亂。齊明帝諱鸞，寶寅之父也。毈，徒玩翻，卵壞也。周秦以前以亂爲治。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此陰盤縣驛也。魏收地形志曰：陰盤縣本屬安定，晉屬京兆，魏眞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置陰盤縣，縣有戲水，正屬縣界。按漢安定郡與京兆相去遼遠，中間爲馮翊所隔，自晉以後所置陰盤縣，非漢安定之陰盤縣也，魏收不深考耳。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理於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自此復移陰盤縣城於今昭應縣東三十一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故城是也。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將，即亮翻。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秦人謂鮮卑爲白虜，自苻秦之亂，鮮卑之種有因而留關中者，是時亦相挺爲盜，因謂之白賊。或曰：白賊謂白地之寇也。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

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魏以寶寅爲開府故有掾有屬從才用翻說式芮翻）曰元
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略自梁還魏大見寵任故寶寅許以爲言勦子小翻）道元之
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
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
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
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寶寅歸魏封爲齊王故稱之爲于爲翻下口爲同）
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
步多虞（屬之欲翻）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間古莧翻）信惑
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守關謂寶寅欲守潼關之
險割據關中問鼎謂欲窺天位成王定鼎于郟鄏三代之世寶也楚莊問鼎之大小輕重欲以兵威脅取之故以諭窺天位者羸倫爲翻）
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
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
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
計耳（沮在呂翻）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
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不讀曰否）湛恐荆棘
必生於齋閤（此亦用伍胥諫伍被語意）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
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
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
督長史毛遐（寶寅都督雍涇等四州又爲西討大都督以遐爲府長史）鴻賓之兄也與
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祇柵以拒寶寅（帥讀曰率）寶寅遣
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卽
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
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寶寅使在洛
陽（文安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河間晉置章武郡文安屬焉使疏吏翻）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
長安寶寅以惠達爲光祿勳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
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趣七喻翻）至河橋爲人所獲魏主知

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桀
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
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反（魏收志世祖置太平郡治河東聞喜縣孝文太
和十八年改曰正平郡屬東雍州領聞喜曲沃二縣）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
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
孫討之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
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爲西徐州（渦陽魏置譙州梁改爲西徐州領南譙大龍亢蘄城
潁川譙渙蒙郡渦音戈）葛榮圍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
帥勵將士晝夜拒守（帥讀曰率下同）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
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爲
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
爭相爲死（爲于偽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
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
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將卽
亮翻）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
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
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
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
州刺史恆農李神志氣自若（魏顯祖諱弘改弘農曰恆農相息亮翻恆戶登翻）撫
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卒子恤翻）
秦州民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杜粲殺莫折念生駱超又殺杜粲羣盜互相屠滅以
徼一時之利不足怪也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八（著雍涒灘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相息亮翻）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治直之翻）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說式芮翻遺于季翻爲于僞翻）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事見上卷普通七年）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普通七年春津守定州至是三年說式芮翻使疏吏翻）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廣昌縣自漢以來屬代郡自廣昌東南山南出倒馬關至中山上曲陽縣山險壁立爲深峭石磴逶迤沿澗九曲可從刑入可汗音寒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塞悉則翻）柔然遂還。乙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史言城無糧援雖善守者不能支久）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降戶江翻）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爲後胡太后立女張本嬪毗賓翻）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長知兩翻恆戶登翻）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復扶又翻）不如北取蒲反，（此用前漢書地理志蒲反字）度河而西，入其腹心，（此亦魏武之故智也）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華戶化翻）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水經注曰虞坂即左傳所謂顛軨在傳巖東北十餘里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中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軨橋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餘里謂之虞坂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虞坂遷延不能進正此處也坂音反）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因緣爲將，（將即亮翻）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反，（治謂治所也）西逼河漘，（漘食倫翻水厓也上平坦而下水深曰漘）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五代志河東郡虞鄉縣有石錐山於此築壘壁也）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背蒲妹翻語牛倨翻降戶江翻下同）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稅，（魏朝廢鹽池謂弛鹽利以與民可以得民也）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冀定二州時爲葛榮杜洛周攻圍）常調之絹，不復可收，唯仰府庫。（藏徂浪翻調徒弔翻復扶又翻）

仰，魚向翻。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前此宣武帝用甄琛之言廢鹽池稅，已為失計，今又廢之，是為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反，一失鹽池，三軍乏食。天助大魏，茲計不爽。爽，乖也。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少，詩沼翻。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調，徒弔翻；折，之列翻。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謂鹽池之將尉也。監，工銜翻；將，即亮翻；下同。還帥所部依常收稅，帥，讀曰率；下同。更聽後敕。」謂合罷與否，更聽後番敕下也。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敗，補邁翻；下穆敗同。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長安城東出北來第二門曰青門，意白門即西出南來第三門也。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少，詩照翻；騎，奇寄翻；万俟，莫北翻；俟，渠之翻。醜奴以寶寅為太傅。二月，魏以長孫稚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西道行臺。雍，於用翻。羣盜李洪攻燒鞏西闕口以東，謂鞏縣以西、伊闕口以東也。鞏縣，漢屬河南尹，晉分屬滎陽郡。南結諸蠻，魏都督李神軌、武衛將軍費穆討之，穆敗洪於闕口南，遂平之。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再臨朝，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朝，直遙翻。嬖倖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政事縱弛，恩威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謂秦隴以西、冀并以北皆為盜區，淮汝沂泗之閒皆為梁所侵也。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長，知兩翻；去，羌呂翻。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廣當作唐。魏收志，孝昌中置唐州，高歡建義改唐州曰晉州。按爾朱榮時駐兵於晉陽。兵勢彊盛，魏朝憚之。朝，直遙翻。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高歡等歸杜洛周，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憔，而遙翻；悴，秦醉翻。歡從榮之馬廄，廄有悍馬，榮命歡翦之，馬鬣而鬣落之為翦；悍，侯旰翻。歡不加羈絆而翦之，馬絡首曰羈，足曰絆。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榮畜牧蕃庶，以谷量馬。屏，必郢翻。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畜，吁玉翻。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孽，魚列翻。朝，直遙翻。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高歡字賀六渾。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孤，拓跋鬱律第四子。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熾，尺志翻。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騎，奇寄翻；相，息亮翻。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梟，堅堯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下同。榮復上書，復，扶又翻；下帝復同。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

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蠕蠕之亂魏援立阿那瓌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至三年蠕人充翻荷下可翻）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言阿那瓌荷魏保護之恩雖叛歸塞北未應漠然忘報恩之心下口蓋指飛狐口趣七喻翻）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少詩沼翻陘音刑滏音釜腋音亦）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杜洛周柔玄鎮民葛榮鮮于脩禮之黨本非同類吞并爲一及其新合亟加招討則形勢可分也）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塞悉則翻說輸芮翻間古莧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年十九）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潘充華即前所謂潘嬪也生女見上正月乙丑）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臨洮王寶暉高祖之孫）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治直吏翻）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更工衡翻長知兩翻）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復扶又翻背蒲妹翻）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太子謂之儲君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故稱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朝直遙翻）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塞悉則翻）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侍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君父之讎義不同天）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閤（更工衡翻從才用翻下從子之從同）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魏肅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郡）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乙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陵廟號肅宗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彭城王勰諡武宣忠勳謂侍孝文帝疾立宣武帝備極忠勤也）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樂音洛）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魏人立后皆鑄像以卜之慕容氏謂冉閔以金鑄己像不成胡人鑄像以卜君其來尚矣故爾朱榮効之）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復扶又翻下榮復同）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考異曰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渚作雷波今從魏書）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

攸即帝位。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以劭爲無上王，劭，彭城王勰長子也。封爲無上王，言其尊無上也。有君而言無上，君子是以知魏之不終也。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illegible] 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illegible] 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降，戶江翻。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廄御馬十匹，驊，戶花翻。騮，力求翻。廄，居又翻。東奔兗州。[illegible] 鄭儼亦走還鄉里。鄭儼，滎陽開封人。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illegible] 北河陰之野。十一日己亥也。[illegible] 今從魏書。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騎，奇寄翻。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沈，持林翻。說，式芮翻。陳，讀曰陣。橫，戶孟翻。陳讀曰陣。厭，於葉翻。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更，工衡翻。行，戶剛翻。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芟，所銜翻。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殽，雜也，錯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殲，息廉翻。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水經注：孟津又曰富平津，又謂之陶河。杜預試樓船於孟津，[illegible] 於陶河，即此也。按爾朱榮傳：陶渚在河陰西北二里，南北長堤之西。魏紀作陶渚。杜佑曰：河南河陰縣西南十二里有古避馬堤，即其處。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騎，奇寄翻。喪，息浪翻。朝，直遙翻。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考異曰：北史云：榮惑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反，殺百官二千一百餘人。榮傳一千三百餘人。今從魏紀。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帥讀曰率。[illegible] 遵業儁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躁，則到翻。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考異曰：北史曰：時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illegible] 何得不死？魏書本傳皆無其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剎、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剎，初轄翻。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希，望也。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推，吐雷翻。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更，工衡翻。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考異曰：魏爾朱榮傳曰：於是獻武王與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北齊書神武紀云：榮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蓋魏收與北齊史官欲爲神武掩此惡，故云爾。今從周書賀拔岳傳。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

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漢高祖定天下燕仍爲國昭帝改爲廣陽郡後漢光武併上谷和帝復爲廣陽郡晉爲廣陽國魏爲燕郡燕因肩翻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史言天位不可以詐力得恍呼廣翻惚音忽深思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歡雖復愚疏言不思難復扶又翻下更復同難乃旦翻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藉慈夜翻將即亮翻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更工衡翻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皇甫謐云汎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於汎水因氏焉汎音凡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復方目翻除也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山偉猶頑不又而得進其人可知特乾沒以苟一時之利祿耳洛中士民草草詩巷伯曰勞人草草注云草草勞心也箋云草草憂將不安得寧也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襁居兩翻直衛空虛官守曠廢守手又翻曠空也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橫戶孟翻臣今粉軀不足塞咎塞悉則翻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白民贈郡鎭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郡鎭郡守鎭將也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勞力到翻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粗坐五翻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

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爲不可漢成帝置三公曹尚書主斷獄光武改三公曹主考課置中都官曹尚書主水火盜賊事魏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主刑法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至隋乃改都官尚書爲刑部尚書諶氏壬翻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事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尚書古常伯之任生既無益死復何損復扶又翻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行戶剛翻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還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諶謐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爲太師北海王顥爲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爲太保賜爵濮陽王幷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爲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爲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丘王雍州刺史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雍於用翻長知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殿中尚書元諶爲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沖之子也李沖柄用於孝文之時勝音升以帝舅故得超拜徐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季產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泰山泰山郡屬兗州所謂東奔兗州也鄭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從才用翻爲部下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降戶江翻詔郢州刺史元樹迎之魏克義陽以梁之司州爲郢州梁之郢州治江夏郡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鎭焉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梁初義陽陷魏置司州於關南今黃州黃陂縣梁之地既復義陽因以爲北

司州。夔進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圍南頓，攻陳項。魏行臺源子恭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义羅爵梁郡王。　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河陰之亂，皆來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爲僞。先，悉薦翻。或表啓獨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甄，之人翻。帥，讀曰率。復推李神攝州事。復，扶又翻。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爲後送顥北還張本。帥，讀曰率。密，琛之從父弟也。甄琛事魏宣武帝。從，才用翻。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荊州刺史李志皆舉州來降。魏北青州治東陽，去梁境甚遠。五代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郡領懷仁縣。又注云：梁置南北二青州，意者元世儁以懷仁之地來降也。志又曰：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降，戶江翻。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使，疏吏翻。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羽，孝文帝之弟，封廣陵王。　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見，賢遍翻。下朝見同。重謝河橋之事，重，直用翻。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復，扶又翻。下不復同。爲，于僞翻。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轝，羊茹翻；轝，車爲轝。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左傳，晉世子圉質於秦，秦伯以女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入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嬴氏也。圉諡懷公，故曰懷嬴。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祖瑩本此。嬪，毗賓翻。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

榮舉止輕脫，喜馳射，喜，許記翻。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恆請皇后出觀，幷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上，時掌翻。恆，戶登翻。中，竹仲翻。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匡坐，正坐也。虜歌，胡歌也。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此所謂蹋歌也。回波，樂曲名。樂，音洛。性甚嚴暴，喜慍無常，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槊，色角翻。離，力智翻。每有瞋嫌，瞋，昌真翻。輒行擊射，射，而亦翻。左右恆有死憂。恆，戶登翻。嘗見沙彌重騎一馬，去俗爲僧，受度而未受戒者，謂之沙彌。重騎者，二人共騎也。重，直龍翻。榮即令相觸，力窮不能復動，復，扶又翻。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邙陰，邙山之北也。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爲之。　丙寅，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此有官入粟者之賜也。魏制，散侯，侯爵開國侯一品。散，悉亶翻。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維那，亦名管其郡縣之僧。　爾朱榮之趣洛也，趣，七喩翻。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酈惲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惲。惲，於粉翻。元珍，挺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難，乃旦翻。城中糧盡，刺史王羆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擐，音宦。呼，火故翻。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魏孝文太和中，置荊州於穰城。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

摶戰甚衆，亦不被傷。（中，竹仲翻；被，皮義翻。）癸未，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兵救之。（將，即亮翻。）魏臨淮王彧聞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才而不能違。六月丁亥，遣彧還魏，以彧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高祐，允之從祖弟。從，才用翻。）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喜，許記翻。）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濟，子禮翻；降，戶江翻。）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衞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復，扶又翻；抄，楚交翻。）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薛脩義爲龍門鎮將，附葛榮，既降而反側，故亦被拘。誘，音酉。）敖曹名昂，以字行。（敖曹之父以其子昂藏敖曹，故以爲名字。）

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沁水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任，音壬。沁，千浸翻。）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帥，讀曰率；下同。）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戎，兵也；六戎，猶言六軍也。）掃靜燕代。」（燕，因肩翻。）以大將軍爾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相，息亮翻。）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初置柱國大將軍，長孫嵩以開國元勳加此號。）

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衆反於濮陽，（濮，博木翻。）自稱皇武大將軍。

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魏泰山太守羊侃，（守，式又翻。）以其祖規嘗爲宋高祖祭酒從事，常有南歸之志，徐紇往依之，因勸侃起兵，侃從之。兗州刺史羊敦，侃之從兄也，（從，才用翻。）密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魏兗州刺史治瑕丘，泰山太守治博。）築十餘城守之，且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沈約志：鄱陽郡有廣晉縣，本吳所置，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廣晉。）魏以侃爲驃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受。將軍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續靈珍擁衆萬人攻蕃郡以應梁。（魏徐州治彭城，領彭城、南陽平、蕃、沛、蘭陵、北濟陰、陽平等郡。蕃縣，漢晉屬魯國，魏孝昌三年置蕃郡，治蕃城。五代志：徐州滕縣，舊曰蕃，晉置蕃郡，隋開皇十六年改曰滕，郡尋廢郡爲縣。蕃，音皮，又音翻。）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斬之，弁引還。

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劉舉於濮陽，滅之。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汲郡，隋唐之衛州。）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從，才用翻；稱，尺證翻。）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魏收魏書云：帥騎七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滏，音釜。）葛榮爲盜日久，（梁普通七年，葛榮得鮮于脩禮之衆，寇掠河北。）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見，賢遍翻。）令其衆曰：「此易與耳，（易，以豉翻。）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如箕之張也。陳，讀曰陣。）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將，即亮翻。少，詩沼翻。）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斬級者，斬首以計功級。）以棒棒之而已。（棒，蒲項翻。）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

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陳讀曰陣）餘眾悉降。（降，戶江翻）榮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樂，音洛）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登者，登時）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illegible]爾朱榮[illegible]穆紹為後軍）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魏收志，定州中山郡唐縣有唐水。水經注：唐水導源盧奴縣西北，東流至唐城西北隅，[illegible]下注滱水）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宇文泰事始此）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文暢並進爵為王。（樂，音洛）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閶闔門見八十四卷晉惠帝太安元年）斬於都市。（洛城西面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又洛陽宮城門曰閶闔）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將，即亮翻）（考異曰：梁、魏帝紀皆云以顥為魏主，唯顥傳作魏王。按魏封蕭寶寅為齊王，蕭贊為梁王，皆使得國然後使稱帝耳。若顥在南已稱魏帝，當行即位之禮；又梁朝應以客禮待之；又顥不應更即帝位於渙水。蓋由王字止欠一點，故多致誤。今從顥傳）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菩，薄乎翻）丁酉，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十萬戶，為太原王榮國。（樂，音洛）戊戌，又加榮太師，皆賞擒葛榮之功也。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魏使征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李叔仁擊杲於惟水，（惟水當作濰水。水經：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下密縣故城西，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五代志：北海郡下密縣，隋改曰濰水縣，後又改曰下密。濰，音惟）失利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魏費穆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為魏所擒，荊州之圍始解。（荊州受圍，三年始解）元顥襲魏銍城而據之。（銍縣，漢屬沛郡，晉屬譙郡，宋[illegible]州譙郡[illegible]銍縣[illegible]。銍，竹乙翻）魏行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丘，（劉昫曰：瑕丘，春秋時魯之負瑕邑，宋以為兗州治所，隋始置瑕丘縣）徐紇恐事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說，式芮翻）侃信之，紇遂來奔。暉等圍侃十餘重，（重，直龍翻）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侃潰圍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水經引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南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柤口。春秋諸侯會吳于柤，即此。渣，側加翻）眾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言或去或留，各從其意也）於此為別。」各拜辭而去。魏復取泰山。（復，扶又翻）暉，勁之子也。（于勁事魏孝文帝）戊寅，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襲并州刺史。十二月，庚子，魏詔于暉還師討邢杲。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為爾朱榮遣將平韓樓張本。復，扶又翻）北邊被其患。（被，皮義翻）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九起屠維作噩，凡一年。

高祖武皇帝九

中大通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寅，魏于暉所部都督彭樂帥二千餘騎叛奔韓樓，暉引還。于暉敢後進軍討邢杲。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甲子，魏汝南王悅求還國，許之。悅來奔，見上卷上年。

辛巳，上祀明堂。

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大司馬兼錄尚書臨淮王彧表諫，以為：「漢高祖立太上皇廟於香街，香街在漢長安故城，今之馮翊府東北。光武祀南頓君於舂陵，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十九年。元帝之於光武，已疏絕服，服至袒免則無服，謂之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漢元帝以大宗，則上距景帝五世，以祖孫世數數之，上距景帝七世；光武上接景帝，亦七世，五服之外，親盡無服，而光武中興，以赤劉之九之符繼元帝為九世，而別為舂陵節侯以下立四親廟於舂陵。高祖德洽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北面為臣。又二后皆將配饗，乃是君臣並筵，嫂叔同室，竊謂不可。」吏部尚書李神儁亦諫，不聽。或又請去帝著皇，請去帝著皇，亦引漢悼皇、共皇為據。去，羌呂翻。著，陟略翻。亦不聽。

詔更定二百四十號將軍為四十四班。天監七年，定將軍為二十四班。是年，有司奏移寧遠將軍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中征遠度入寧遠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漢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為前後。有鎮衛、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同班，忠武、軍師同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同班，鎮兵、翊師、宣毅、東西南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同班，謂為五德將軍；輕車、振朔、武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武猛、武略、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銳、武勇同班，猛毅、猛烈、猛威、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勝、猛驍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盛、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驍勇、驍銳、驍名、驍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猛、忠銳、忠壯、忠毅、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略、明遠、明勇、明烈、明威、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飆勇、飆猛、飆烈、飆銳、飆奇、飆決、飆略、飆勝、飆出同班，龍驤、虎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鋒、羽騎、突騎同班，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敵、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為四十四班。

壬寅，魏詔濟陰王暉業兼行臺尚書，暉，許歸翻。考異曰：梁書作徽業，今從魏書。都督丘大千等鎮梁國。暉業，小新成之曾孫也。小新成見一百一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以費穆為前鋒大都督。

夏，四月，癸未，魏遷肅祖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廟，又追尊彭城王劭為孝宣皇帝。臨淮王彧諫曰：「茲事古所未有，言自古未有以皇帝追尊其兄者。今按自唐高宗以後，率多追謚其子弟。為皇帝作備者，魏敬宗也。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用左傳曹劌語意。弗聽。

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眾皆曰：「杲眾彊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琡曰：琡，昌六翻。「邢杲兵眾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顥，北海王詳之子，於魏主從兄弟也。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去，羌呂翻。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將，即亮翻。朝，直遙翻。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水經注：春秋沙隨之地，杜預注以為即梁國寧陵縣北之沙陽亭，俗謂之堂城，與堂字相近，意即此地而字訛也。銍，陟栗翻。魏丘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降，戶江翻；下同。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

睢陽城南，改元孝基。（睢，音雖。考異曰：魏帝紀：去年十月，蕭衍以顥爲魏主，號年孝基，入據銍城。顥傳：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年孝基。今從之。）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前漢梁國有甾縣，後漢章帝更名考城，屬陳留郡，晉省，宋復爲考城縣，屬濟陽郡。五代志曰：梁郡考城縣，後魏曰考陽，置北梁郡。隋復爲考城縣，屬宋州。帥，讀曰率。）慶之攻拔其城，擒暉業。（考異曰：魏書帝紀，克考城在辛丑，今從梁帝紀。）辛丑，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杲於濟南，（濟，子禮翻。）杲降，送洛陽，斬之。兆，榮之從子也。（從，才用翻。）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岅。（崿，五各翻。岅，與阪同，音反。）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引兵而西，直指洛陽。）楊昱擁眾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說，式芮翻。）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下同。）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少，詩沼翻。）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讎。我輩眾纔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帥，讀曰率。）癸酉，拔滎陽，執楊昱。（楊昱輕慶之兵少，不料其肉薄急攻，故城陷。傳曰：敵無小，不可輕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事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降，戶江翻。）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帥，所類翻。）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帥，讀曰率。背，蒲妹翻。）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東中郎將府在虎牢。）

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復，扶又翻。）顥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親帥宿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親帥，讀曰率。下同。）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犄，居綺翻。）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河內郡治野王。魏主自洛北如河內，當夜至郡城南，不應至郡城北，恐誤。）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

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考異曰：彧傳無迎顥事，而梁陳慶之、北齊宋游道傳有之，蓋魏史爲彧諱也。）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楊播、楊椿兄弟仕魏，一門貴盛，子姪通顯，累朝榮赫。侃，播之子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

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睢陽，即梁國睢陽。睢，音雖。）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

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大梁，即陳留浚儀縣。）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天穆既兩端，以問子昇。濟，子禮翻。）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守，式又翻。）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

往歲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爲于僞翻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降戶江翻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睢陽即梁國下遐稼翻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遺于季翻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朝直遙翻桎之日翻梏古沃翻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顥言爾朱榮擅命所得一民尺地皆爾朱榮之物非魏主之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三蘇暫翻復扶又翻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顥北海王詳之子魏主彭城王勰之子同出於顯祖樂音洛今宗祏不移杜預曰宗祏今廟中藏主石室也祏音石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坐徂臥翻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亂臣賊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受朝眷朝眷謂朝廷恩眷也朝直遙翻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使疏吏翻下同光韶亮之從父弟也崔亮貴顯於延昌熙平之間從才用翻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魏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宜義建城等郡治赭陽廣州刺史鄭先護魏主置廣州治魯陽領南陽順陽定陵魯陽汝南漢廣襄城郡南兗州刺史元暹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郡下蔡譙郡北梁郡沛郡馬頭郡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賈思伯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四年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

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相息亮翻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案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己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爾朱榮既至魏主有所倚以攻顥故即日南還傳張戀翻分扶問翻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九州并肆恆朔雲蔚顯汾晉也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費穆勸爾朱榮殺王公事見上卷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辛亥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來降五代志舂陵郡湖陽縣後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淮陰當作淮安閏月己未南康簡王績卒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難乃旦翻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說式芮翻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天子謂梁武帝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復扶又翻下更復敢復遂復顥復時復與復同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

之密啓慶之密啓其事於上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陳慶之非爾朱榮敵也是時梁之諸將又皆出慶之下使相與繼進至洛與元顥互相猜阻亦必同歸於陷沒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帝不務自治而務遠略所以有侯景之禍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爲慶之曰凡一軍有主有副爲于僞翻爲慶之謀而言也蜀本爲作謂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馬佛念有戰國策士之氣然必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常之事陳慶之烏足以辦此載子亥翻顥先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朝寄謂魏朝所寄託也朝直遙翻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此國計謂爲梁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幷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河橋南岸也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夏戶雅翻水經注曰河中渚上有河平侯祠河之南岸有一碑題曰洛陽北界竟此中渚即唐時河陽之中潬城也爲于僞翻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幷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顒顒仰望也顒魚容翻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編竹木以渡水大者曰桴小者曰筏桴芳無翻筏音伐閒以舟楫閒古莧翻下閒行同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乘繩證翻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逸書曰爲虺不摧爲蛇奈何以文義觀之蓋以虺爲小蛇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檦魏以聞喜曲沃二縣置正平郡隋廢郡爲正平縣今絳州治所檦與標同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艘蘇遭翻鄉讀曰嚮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五代志河南熊耳縣有後魏崤縣又有硤石山唐志陝州硤石縣本崤縣有硤石塢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陳讀曰陣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潁水出少室山汝水出太室山入于潁水嵩高水漲指此水也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閒行出汝陰還建康慶之所以得免者亦由嵩高水漲追兵不急於軍士死散之時得以挺身逸去不然則必爲爾朱榮所擒矣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句斷五代志會稽郡會稽縣舊有永興縣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掃素報翻灑所賣翻又所上聲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賞硤石之功也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報事謂報敵情曲折者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天柱前無此號魏主以爾朱榮功高特置以寵之榮先以平葛榮之功增封至十萬戶今又增爲二十萬戶以賞之北海王顥自轘

轘南出至臨潁，臨潁縣自漢以來屬潁川郡。轘，音環。從騎分散。從，才用翻；騎，奇寄翻。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陳慶之之入洛也，蕭贊送啟求還。贊，即豫章王綜也，奔魏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時吳淑媛尚在，媛，于眷翻。上使以贊幼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异，羊至翻。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比，必利翻，及也。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陳慶之特有見於洛陽華靡之俗，而為是言耳。

甲戌，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城陽王徽為大司馬，兼太尉。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勞，力到翻；將，即亮翻。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繒，慈陵翻。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復，方目翻，復除賦役也。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中尉前驅之卒執赤棒，即清路者也。棒，部項翻。呵，虎何翻。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幾，巨依翻；又居希翻。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言銅一斤造薄錢二百而贏也。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沈，持林翻。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復，扶又翻。下況復同。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言置私鑄直使無利，亦自應息心而不為，況又廣設科禁，有嚴刑之可畏邪。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為而弊自改。樂，音洛。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辛卯，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為司空。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獠，魯皓翻。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宋白曰：取其連岡地勢高隆為名，後為隆州。以始欣族子愷為鎮將。將，即亮翻。始欣貪暴，孝昌初，諸獠反，圍州城，行臺魏子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賜之，降，戶江翻。使，疏吏翻。為愷所獲，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鎮為南梁州，五代志：巴西郡，舊置南梁州。西魏典略曰：北州舊有隆城，故又謂之南隆，治古閬中城，今之閬中即其地。用愷為刺史，因始欣於南鄭。魏以唐永為東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為行臺。豎，而庾翻。子建去東益，而氐、蜀尋反，氐蜀，氐人與蜀人也。唐永棄城走，東益州遂沒。魏置東益州於武興，時為氐、蜀所攻沒，[illegible]。傅豎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賀。事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既而久病，不能親政事，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州人患之。嚴始欣重賂敬紹，得還巴州，遂舉兵擊嚴愷，滅之，以巴州來降。降，戶江翻。帝遣將軍蕭玩等援之。傅敬紹見魏室方亂，陰有保據南鄭之志，使其妻兄唐崑崙於外扇誘山民，相與圍城，欲為內應。崙，盧昆翻；誘，音酉。圍合而謀泄，城中將士共執敬紹，以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而卒。恚，於避翻；又於桂翻。

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為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

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便省在同泰寺，上臨幸時居之，故曰便省。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子，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illegible]

（男子善女人也。涅，奴結翻。）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釋書以佛陀耶衆爲佛寶，達摩耶衆爲法寶，僧伽耶衆爲僧寶。）奉贖皇帝菩薩，（釋典曰：菩，普也；薩，濟也。菩薩言能普濟衆生。菩，薄胡翻；薩，桑葛翻。）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唐韻曰：宸，屋宇也，天子所居。毛晃曰：帝居北辰之宮，故從宀從辰。）三請，乃許。上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按五代志，後魏置神武郡於桑乾水上，領尖山、殊頹二縣。）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薊，音計。少，詩沼翻。騎，奇寄翻。）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帥，讀曰率；賊帥，所類翻。）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馬仗，馬及兵仗也。復，扶又翻。）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間，古莧翻。度，徒洛翻。）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魏平州本治肥如，今淵鎮幽州之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先，悉薦翻。勞，力到翻。）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爲劉靈助以幽州叛爾朱張本。）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五代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西魏改爲敷州，隋大業二年改爲敷城郡，後改爲上郡，唐爲鄜州洛交縣。万，莫北翻。俟，渠之翻。）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冬，十月，己酉，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改中大通元年。）

魏以前司空蕭贊爲司徒。

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請降於魏，營州平。（就德興反，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二年。降，戶江翻。下同。）

丙午，魏以城陽王徽爲太保，丹楊王蕭贊爲太尉，雍州刺史長孫稚爲司徒。（雍，於用翻。）

十二月，辛亥，兗州刺史張景邕、荊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叛降魏。（三人者皆梁、魏境上民豪，以刺史、將軍寵授之耳。）

以陳慶之爲北兗州刺史。（此北兗州當治淮陰。）有妖賊僧彊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此北徐州治鍾離。妖，於驕翻。）慶之討斬之。

魏以岐州刺史王羆行南秦州事。羆誘捕州境羣盜，悉誅之。（誘，音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 上章閹茂，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

中大通二年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儁等遣將擊嚴始欣，斬之；蕭玩等亦敗死。玩援始欣，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將，即亮翻。失亡萬餘人。辛亥，魏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殺刺史元大賓，據城反。魏孝昌元年，置東徐州於下邳。魏遣都官尚書平城樊子鵠討之。二月甲寅，斬文欣。万俟醜奴侵擾關中。万，莫北翻。俟，渠之翻。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勍，渠京翻。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帥，所類翻。勝為之言於榮。為，于偽翻。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魏雍州治長安；北雍州治華原縣；東雍州治鄭縣；岐州治扶風雍縣；南岐州治河池故道縣。使，疏吏翻。雍，於用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侯莫陳，其先魏之別部也，居庫斛真水，世為渠帥，遂以為氏。其後鎮代郡武川，因家焉。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水經注：赤水在鄭縣北，出山海經之灌水也，北注于渭。蜀賊本蜀人之遷關中者，乘亂相聚為賊。斷，丁管翻。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華陰諸楊仕魏，奕世貴顯，關西所歸重，故使之先行慰諭也。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

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少，詩沼翻。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醜奴自將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李延壽曰：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以為氏。尉，音鬱。菩，薄胡翻。薩，桑葛翻。仵，疑古翻。考異曰：北史作万俟行醜，今從周書。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挑，徒了翻。帥，讀曰率。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省事，蓋猶今之通事。南北相向，使之往來通傳言語。省，悉井翻。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射，而亦翻。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復，扶又翻。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岳既還兵擊賊，伏兵又發，故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降，戶江翻。重，直用翻。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走，音奏。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平亭在涇州北。自雍至岐，自雍州至岐州也。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汧水出汧縣西北，而入于渭。汧，口堅翻。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醜奴信之，散眾耕於細川。據令狐德棻後周書，百里細川在岐州北。又據元豐九域志，涇州靈臺縣有百里鎮，蓋即細川之地。細川、平亭當亦相近。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侯伏侯，虜三字姓。將，即亮翻。其餘千人以下為柵者甚眾，天光知其勢

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唐末高仁厚平阡能等亦用此術降戶江翻下同）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侯幾虜複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侯幾氏後改為幾氏）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九域志鎮戎軍古高平地也趣七喻翻）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眾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眾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万俟醜奴胡琛之將也普通六年破魏將崔延伯其眾始盛蕭寶寅大通元年叛魏至是二年敗奔醜奴及是皆平）壬申以吐谷渾王佛輔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贊以寶寅為叔父故請其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朝直遙翻）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應詔者蓋漢之待詔也）帝問道習在外何所聞對曰惟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周至也款密也愛也）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邪音耶後魏官有駝牛都尉署若其寺舍也五代志太僕寺之屬有駝牛署掌飼駝騾驢牛有令丞）斬醜奴於都市 六月丁巳帝復以魏汝南王悅為魏王（復扶又翻考異曰梁帝紀中大通元年正月甲子魏汝南王悅求還本國許之二年六月丁巳遣悅還北為魏主按魏書悅傳悅未嘗歸魏復入梁今刪去元年事）戊寅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黜為民（謂靈后親屬也朝直遙翻）庚申以魏降將范遵為安北將軍司州牧從魏王悅北還（范遵魏北海王顥之舅蓋與顥同來奔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後魏滅赫連以赫連果城置薄骨律鎮孝昌中改鎮為靈州杜佑曰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唐靈州治迴樂括地志云薄骨律鎮城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故號靈州也）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眾六千逃入山中不降（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下同）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曰原州治高平城領高平長城二郡）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眾西入牽屯山（班志开頭山在安定郡涇陽縣西涇水所出師古注曰开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俗語訛謂之牽屯山杜佑曰牽屯山在今原州高平縣）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隴隴山也）歸略陽賊帥王慶雲（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隋廢為隴城縣屬秦州考異曰魏帝紀作白馬龍涸胡王慶雲今從爾朱天光傳帥音所類翻）道洛驍果絕倫（驍堅堯翻）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水經注水洛水導源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注略陽川九域志水洛城在德順軍西南一百里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并兵趣西城（趣七喻翻）城中無水眾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降戶江翻）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少詩沼翻）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為小退（須者意所欲也為于偽翻）任取澗水飲之賊眾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此即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

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降，戶江翻。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乞伏之地也。魏太武真君六年，置枹罕鎮，後改爲河州，領金城、武始、洪和、臨洮郡。渭州，領隴西、南安、南安陽、廣寧郡。瓜州，即古敦煌之地。鄯州，禿髮氏之地，漢金城西部都尉所統也。杜預曰：古曰瓜州，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大，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爲宇文泰得賀拔岳之衆以創入業於關西張本。

八月，庚戌，上餞魏王悅於德陽堂，遣兵送至境上。考異曰：悅傳云立爲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至境上，以覬侵逼。按僧辯傳，未嘗送悅，蓋王弁耳。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朝，直遙翻。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伺，相吏翻。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數，所角翻。榮聞之，不悅。史言魏主不能養晦。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治，直之翻。選，須絹翻。下同。榮嘗關補曲陽縣令，據榮傳，即上曲陽縣也。漢晉屬常山郡，後魏屬中山郡。關補者，先補授而後關吏部。五代志：趙州鼓城縣，舊曰曲陽。劉昫曰：漢上曲陽縣，隋改曰恆陽，唐元和十五年復曰曲陽。趙州之曲陽，下曲陽也。神儁以階懸不奏，言階級相去懸絕，其人不可補爲縣令。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見，賢遍翻。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恚，於避翻。語，牛倨翻。大理，謂事理之大致也。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決，判也。謂天下事有判決也。復，扶又翻。世隆曰：「止自不爲；止，當作正。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恆怏怏不以萬乘爲樂。怏，於兩翻。乘，繩正翻。樂，音洛。下同。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他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荒餘，謂兵荒之餘民也。彌成不易。」易，以豉翻。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

榮好獵，好，呼報翻。惡，烏路翻。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魏道武帝因搏熊而謝于栗磾，爾朱榮反是。嗜殺人者烏能定天下邪！卒，子恤翻。以此爲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從，千容翻。「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何必盛夏驅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

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搏伯各翻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鎭杜佑曰北荆州今伊陽縣東荆州後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荆州今南陽郡余按魏言出魯陽則已越伊陽而南矣五代志舂陵郡後魏置南荆州當以此足三荆之數生蠻謂諸蠻戶之未附於魏者六鎭叛亂鎭戶荒殘故欲塡之回軍之際掃平汾胡稽胡皆居汾州界謂之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騎奇寄翻降戶江翻乞去計翻寘也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懈古隘翻復扶又翻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爲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河陰之難事見一百五十二卷惡烏路翻難乃旦翻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元羅又之弟也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娩與免同又音晚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乳人喻翻唐韻曰子母相解曰免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刺七亦翻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濟子禮翻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邢劭字子才避魏主兄彭城王劭諱故以字行本傳云少時有避遂不行名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恆望其不來恆戶登翻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邢巒事魏宣武帝爲經濟領有功考異曰北史邢巒傳卷首目云族孫巒劭而卷中乃云巒叔祖祐祐從子蚪蚪子臧劭魏書亦云巒從祖祐然則臧劭乃巒族弟非族孫也時人參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事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氏契胡種也契欺訖翻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款誠也爾朱世隆疑帝欲爲變乃爲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爲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妻非元氏也以榮功封北鄉長公主考異作鄉郡長公主杜曰北史世隆傳作北鄉郡公主今從魏帝紀按考異作鄉郡長公主是也通鑑作北鄉長公主傳寫之誤耳五代志上黨郡鄉縣石勒置武鄉郡後魏去武字爲鄉郡諱以魏收志無北鄉郡則從鄉郡爲是唾吐臥翻長知兩翻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幷州將即亮翻騎奇計翻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考異曰魏帝紀曰辛卯榮天穆自晉陽來朝按北史九月初榮至京十五日天穆至是月甲戌朔辛卯乃十八日非也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幷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幷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從才用翻又皆挺身不持兵仗挺徒頂翻直也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耐忍也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三台中台上星爲諸侯三公大角者天王座也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先悉薦翻恆戶登翻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李顯和畫爲幷肆九州行臺郎中時從榮至洛陽索山客翻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河陰之難榮已兼朝士作禪文故羅察云然郭羅察即郭羅剎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幷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上時掌翻奚毅又見帝求閒求閒卽請閒也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得此壻力徽以

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爲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持刀自割落一指，惡之，（惡，烏路翻。）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宴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將，卽亮翻。騎，奇計翻。省，悉井翻。）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先，悉薦翻。）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幷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董卓事見六十卷漢獻帝初平三年。）良久，語子昇曰：（語，牛倨翻。）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必死！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謂曹魏高貴鄉公欲誅司馬昭不克而死，常道鄉公禪位于晉而生也。）帝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爾朱仲遠時鎮徐州，天光時鎮關隴。）帝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常有刀，或能狼戾傷人，（狼，當作很。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註言狼藉也，非此義。）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上，時掌翻。）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親喪之日爲忌日。禮：忌日不樂。）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卽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無能爲，曰：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朝，直遙翻。孕，以正翻。）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騎，奇計翻。）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唐李太白詩云：脫君帽，爲君笑。脫帽懽舞，蓋夷禮也。）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趣，讀曰促。）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酒能變貌，又能張膽，故連索飲之。索，山客翻。）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魏九卿惟正卿一人，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始各置少卿一人。典御，嘗食典御也。少，詩照翻。）卽起趨御座，（趨，七喻翻。）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菩，薄乎翻。）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出，不使在帝左右。）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燕，因肩翻。將，卽亮翻。）是夜，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西陽門，卽洛陽城西南頭門也。）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輩衆少，何可輕爾！（少，詩沼翻。）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考異曰：周書及北史云勝復從世隆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今從魏書。）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朱瑞本榮之行臺郎中也，榮定魏主於洛陽，以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處，昌呂翻。）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

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恟許勇翻)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腋音亦)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魏分漢中之[illegible]陽西縣置華陽郡以其地在華山之南也朝直遙翻華戶化翻)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雍於用翻)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行臺經略河汾(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爾朱榮誘拘高敖曹事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榮死帝引見勞勉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魏孝昌末葛榮作亂高翼聚衆河濟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蓋因劉宋之置冀州於河濟間而置東冀州以別河北之冀州也翼乾之族也按後以高翼為乾之父)帝以乾為河北大使(使疏吏翻)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敖曹兄弟歸鄉里路當東出河橋在洛城北帝不應送之於此河橋二字意必有誤)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為于偽翻下亦為吾為為陛下同援于元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考異曰魏書無拂律歸名伽藍記有之按爾朱度律時在世隆所遣者拂律歸卽度律也)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榮迎立敬宗封太原王將卽亮翻騎奇計翻索山客翻)帝升大夏門望之(洛陽城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夏戶雅翻)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釁許覲翻)王法無親(言法在必行雖親無赦也)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隨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勝音升)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魏敬宗本封長樂王樂音洛)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行戶剛翻)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長知兩翻)洛陽之人不習戰鬭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衆討世隆

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相息亮翻)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朝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朝直遙翻恇去王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憂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橋(杜預曰五百人為一旅斷丁管翻)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溺奴狄翻將卽亮翻下同)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募士卽洛城西門外所募者也)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水經注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南流注于丹谷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為關之東谷塗自此去不復由關

（夫行戶剛翻。考異曰：伽藍記云源子恭、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今從魏書。）世隆至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魏真君元年省，和平五年復置。永安中罷郡置建州，治高都城，領高都、長平、安平、泰寧四郡。五代志：澤州即唐澤州之地。）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魏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曰晉州，治白馬城，領平陽、西河、南絳、北絳、永安、北五城、定陽、西平、城敷城、河西五城、冀氏、義寧郡。）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廣牧縣，漢朔方東部都尉治所也。魏省朔方，以廣牧縣屬新興郡。魏收志屬朔州附化郡。考椿傳，椿廣牧富昌人，則又似廣牧自為一郡也。斛斯，虜複姓。）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聞汝南王悅在境上，乃帥部眾棄州歸悅。（帥讀曰率。下同。）悅授椿侍中、大將軍、司空，封靈丘郡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

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騎，奇計翻。）世隆至長子，（考異曰：魏帝紀云世隆停建興之高都，今從世隆傳。）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守，式又翻。）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中山王英著功於太和、正始之間。）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從，才用翻。）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三徐：徐州、北徐州、東徐州。徐州治彭城；北徐州治瑯邪，永安二年置，領東泰山、瑯邪二郡；東徐州治下邳。此皆長廣王所除授。）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宿勤明達與万俟醜奴皆胡將也。降，戶江翻。）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東夏，唐之延州。夏，戶雅翻。）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復，扶又翻。）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更，工衡翻。）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欲兩端以疑魏朝。）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郡，後漢章帝改焉。[illegible]音酉。）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為，于偽翻。）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敗，補賣翻。）

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怖，普布翻。）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靳，居焮翻。少，詩沼翻。）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史言徽誤魏主。復，扶又翻。）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敬宗所授。）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於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為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衎。衎，肅之兄子也。（王肅去齊入魏而貴顯。）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曇，徒含翻。）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從，千容翻。）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鬭，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譬之以牛，牛鼻既穿，則為人所制。）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

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魏人從汾晉依山而居者謂之山蜀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掎角之勢掎居蟻翻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藺本草蠡實馬藺子也出冀州圖經曰馬藺子生河東川谷葉似薤而長厚衍義曰馬藺葉牛馬皆不食為蠡出土葉已硬也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為歡起兵討爾朱張本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仵宜古翻降戶江翻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考異曰伽藍記云從雷波涉渡今從魏書兆傳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先悉薦翻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騎奇計翻下同射而亦翻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斤亂代事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魏以此始亦以此終天邪人邪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鬭帥音率說式芮翻復扶又翻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徽預大謀敗不即死去將安之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頭巾所謂帞頭也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皇子爾朱后所生也撲弼角翻汙辱嬪御妃主汙烏故翻嬪毗賓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山南伊闕南山之南也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考異曰魏書作寇彌按寇讚諸孫所字皆連祖字或者名彌字祖仁今從伽藍記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

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怖普布翻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徽背敬宗而祖仁亦背徽惡之報何速哉蒼蒼之不可欺也如此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覺古孝翻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款誠實也謂以誠款之辭自款言得其實也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捶止橤翻爾朱世隆至洛陽自長子至洛陽也兆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世隆榮從弟兆榮從子故呼世隆為叔父靈后臨朝之時世隆已在朝故曰日久朝直遙翻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瞋七人翻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為爾朱兄弟叔姪互相猜貳以致夷滅張本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藩使襲秀容步藩居北河之西紇豆陵虜三字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紇豆陵氏帥音所類翻紇音下沒翻及兆入洛步藩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還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河梁即河橋監工銜翻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帥讀曰率騎奇計翻為于偽翻雍於用翻初敬宗恐北軍不利北軍謂源子恭鎮丹谷之軍也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

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復，扶又翻。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魏收志，魏孝昌中置大寧郡，屬建州。其地當在唐澤州沁水縣界。大當作泰。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使，疏吏翻。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是蘭，複姓也；安定，其名。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此謂蜀人之居泰寧者，亦汾絳蜀之類也。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勞，力到翻。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將，即亮翻。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少，詩沼翻。滏，音釜。騎，奇寄翻。朝，直遙翻。

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直日街，曲日巷。京巷，洛京之曲巷也。朝，直遙翻。伺，相吏翻。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年二十四。廢帝謚帝曰武懷皇帝，及孝武帝立，以廟諱改謚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考異曰：北齊書慕容紹宗傳：兆召高祖，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如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得輒相間阻！」因紹宗數日，乃釋之。北史紹宗語在神武請帥降戶就食山東下。按兆始召歡以自救，非猜嫌之時，今從北史。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此河，蓋汾河也。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平樂郡，蓋爾朱兆傳當作樂平郡。後漢獻帝分太原置樂平郡，治沾城，唐遼州即其地。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魏收志，秀容郡秀容縣有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

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契胡，爾朱之種人也。契，欺訖翻。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自破六韓拔陵、杜洛周之敗，其衆盡歸葛榮，皆六鎮人也。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帥，所類翻。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坐，徂臥翻。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毆，烏口翻。歡自謂為遜辭，使兆不疑己。折，而設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同。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賀拔允字阿鞠泥。易，以豉翻。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魏改六鎮為州，葛榮部衆皆六鎮人，故曰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水經注：汾水自汾陽縣南流，逕陽曲城西。陽曲在秀容之南。地形志：陽曲縣，二漢屬太原郡，後魏永安中置永安郡，陽曲縣屬焉。宋白曰：唐忻州秀容、定襄二縣皆漢陽曲縣地。河千里一曲，縣當其陽，故曰陽曲。後漢末移陽曲縣於并州太原縣界，於舊陽曲縣置定襄縣，又分置九原縣，屬新興郡。後魏以九原縣為平寇縣，隋為秀容縣。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分，扶問翻。惡，烏路翻。樂，音洛。莫不皆至。居無何，居無何，言未多時也。無何，猶言無幾何時。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降，戶江翻。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并肆之地，兆統內也。汙，烏故翻。請令就食山東，并、肆、冀、定、瀛、相、殷以太行、常山為限，并、肆在山西，餘州皆在山東。歡欲引衆就食山東，正欲遠兆，得以從容收衆心，因之以起兵也。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復，扶又翻。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重誓，謂與歡誓為兄弟。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爾朱兆與其黨從已構嫌隙，故紹宗以此言諷之。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趣，讀曰促。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

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襄垣縣漢屬上黨郡後魏屬鄉郡至敬宗建義元年分置襄垣郡會漳水暴漲橋壞水經漳水自屯留縣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歡稱兆爲王因長廣王所封也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古之豪雄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必其威望有以服其心智力足以制其命然後行之以安反側然亦未至如爾朱兆之輕率也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歡之此言亦謬爲恭敬耳歡以主事兆故稱爲大家間古莧翻復音扶又翻下同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尉紆勿翻歡嚙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不足圖者謂其易圖也史言舉大事者必審而後發驍堅堯翻悍侯旰翻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上時掌翻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當是時爾朱兆已知高歡之不可制而無如之何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按通鑑念賢後仕於西魏實與歡異豈別有一念賢邪又按李百藥北齊書歡取賢佩刀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則謂所殺者賢之從者非殺賢也姑識有念賢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齊州城民趙洛周聞爾朱兆入洛逐刺史丹陽王蕭贊以城歸兆贊變形爲沙門逃入長白山五代志齊州章丘縣舊曰高唐有長白山杜佑曰長白山在淄州長山縣流轉卒於陽平陽平縣漢屬東郡魏晉以來分屬陽平郡隋唐魏州之莘縣即其地卒子恤翻梁人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豫章王綜奔魏改名贊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贊不以帝爲父而帝猶以贊爲子可謂愛其所不當愛矣柩音舊

魏荆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敬宗外族敬宗母彭城王勰妃李氏也故云然誣琰之欲奔梁發兵襲州城執琰之自行州事

魏王悅改元更興更工行翻聞爾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還斛斯椿復棄悅奔魏爲斛斯椿誅爾朱世隆兄弟構間高歡以分魏爲東西張本復扶又翻

是歲詔以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梁置南司州於安陸北司州於義陽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溱水魏孝昌四年置潁州於汝陰領汝陰潁陽北陳留潁川財上梁與西恆農陳南東郡汝南清河南陽新蔡南陳留滎陽北通汝南太原等雙郡東恆農新興等郡水經注溱水出汝南平輿縣浮石嶺東北青衣山東南逕朗陵縣故城西東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又東北入于汝溱緇詵翻宋白曰蔡州城南有溱水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梁置西楚州於楚城在汝南郡城陽縣界其地當在唐申州界按孫騰此時猶從高歡在并冀殷相之間慶之破騰必非此年事史究言之耳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謂瀕江及洞庭彭蠡間諸州也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去年魏敬宗遣鄭先護討東郡。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二月辛丑，上祀明堂。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被，皮義翻。近，其靳翻。去年十二月壬寅，爾朱兆渡河囚敬宗；甲寅，遷晉陽；是月己巳，節閔帝即位，始入宮。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更，工衡翻。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廣陵王羽，孝文帝之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好，呼到翻。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瘖，於今翻。華，讀曰花。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異，如字。恭懼，逃於上洛山。伽藍記云：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放令歸第。今從魏書。上洛山在洛州上洛郡上洛縣界。洛州刺史執送之，魏洛州刺史治上洛。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無狀者，無反狀也。治，直之翻。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廣陵王羽，高祖之弟；恭，羽之子，則猶子也。高祖，孝文廟號。說，式芮翻。夙有令望，沈晦不言，沈，持林翻。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用論語孔子之言。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薛聰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元年。

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為之作禪文，為，于偽翻。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守，式又翻。瑗，于眷翻。啓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成濟弒高貴鄉公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魏晉以來，赦令皆由門下，省故其發端必曰敕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屬，之欲翻。樂，音洛。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杜預注曰：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至太平。至，一作致。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為沖挹。謂皇降稱帝，帝降稱王，蓋遞為謙下也。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杜佑通典曰：後魏永安二年，高道穆奏，廷尉置司直十人，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若配世宗，於時無功；宣武帝廟號世宗。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謂殺胡后也。若配莊帝，為臣不終。孝武帝始改謚敬宗曰莊帝，此時當稱為懷帝。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庭。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為，于偽翻。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因周公舊廟而祀爾朱榮，周公豈以尊余饗為嫌哉，天人之心固不許也。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

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眾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事見上卷上年。仵，疑古翻。行，戶剛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魏收志：西兗州領沛、濟陰郡。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爾朱天光之滅万俟醜奴也，事見上卷上年。万，莫北翻。俟，渠之翻。始獲波斯所獻師子，送洛陽。波斯獻師子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二年。及節閔帝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命送歸本國。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於路殺之而返。有司劾違旨。帝曰：「豈可以獸而罪人！」遂赦之。史言節閔帝賢明而不終者，制於彊臣也。使，疏吏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魏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眾圍東陽，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樂陵七郡，治東陽。旬日之間，眾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帥城民固守。帥音率。使太傅諮議參軍崔光伯出城慰勞。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縱日久，言東陽之民挾州家之勢陵暴鄉郡，恣縱之日久矣。勞，力到翻。眾怒甚盛，非慰諭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貴平彊之。彊，其兩翻。既出，外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幽、安、營、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燕，因肩翻。為，于偽翻。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讖，楚譖翻。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魏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安德三郡。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魏收志：博陵郡安國縣有安國城。北平蒲陰縣亦有安國城，故稱博陵以別之。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監，工銜翻。鷂，弋照翻。託言調發民馬，調，徒釣翻。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考異曰：北史作白雞，今從北齊書。執刺史元嶷，嶷，魚力翻。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皮，封隆之小字也。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為，于偽翻。將士皆縞素，將，即亮翻；下同。縞，古老翻。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封磨奴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擐，音宦。騎，奇計翻。擊之。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矟，色角翻。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魏收地形志：上黨郡屯留縣有鳳凰山，一名大王山。按魏太平真君九年二月，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為三封，又斬其北鳳凰山南足以斷之，以其有王氣也。後高歡果屯兵於其地。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爾朱榮用歡為晉州刺史，故稱之。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參，候也。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屈與倔同，其勿翻。彊，其兩翻。屈彊之徒，指爾朱氏之黨也。鄗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秸，工八翻，藁也。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喜，許既翻。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殷州西山，廣阿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鄉人甚敬之。契約也，即古所謂券也。免責，不責其償也。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梗，塞也。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

舍避（舍讀曰捨）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帥讀曰率）坐大槲樹下，（槲，胡谷翻）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李氏趙郡之大姓，時號爲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此言爾朱榮平葛榮時事。魏太和之十一年，分趙郡之平棘、柏人、中丘、鉅鹿之南䜌、鉅鹿、廣阿爲南鉅鹿郡，後改爲南趙郡，屬殷州）好酒，無政績。（好，呼到翻）及爾朱兆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以周公、漢祖之事責歡也。洗，先典翻）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闋，苦穴翻，歌終也）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高乾，字乾邕）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歡與乾兄弟同出於渤海蓨，故紿之。紿，待亥翻。從，才用翻）元忠曰：雖麤，並解事。（解，胡買翻，曉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復，扶又翻）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勝，音升）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邕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劉誕亦契胡種也，時爲相州刺史，鎮鄴。黠，下八翻）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爾朱氏加歡儀同三司，故當時以稱之。史言高歡能收衆心以傾爾朱。將，卽亮翻）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相，息亮翻）有車營租米，（車營，北齊紀作軍營）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裙，渠云翻，婦人下裳也。遺，于季翻）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敖曹以歡敘澄從子姪之禮，乃來。歡謂其麤也）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郡王諶爲司空，（諶，氏壬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爲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使入朝。（高歡之先本渤海人，爾朱氏爵之爲本郡王，欲以誘致之入朝。爲，于僞翻）長孫稚固辭太尉，（世衰難佐，故辭）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十州，南盡汾、晉，北極雲、朔）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大梁，兗州統內，故加兗州。復，扶又翻。下無復、不復同）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大通二年，魏爾朱榮入洛，以世隆爲尚書僕射）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案亦几屬，凡文書皆陳於几案而省覽之，留心几案，謂留心於尚書省文書也。又案，據也，凡官文書留以爲據者亦謂之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稱命者，稱世隆之命也。昕，許斤翻。聽，讀曰廳）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泛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猥，雜也）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私家，謂仲遠私家也）投其男子於

河，如是者不可勝數。（勝，音升。）自滎陽已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惡，烏路翻。）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illegible]）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illegible]）淵畏其眾，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眾。（妖，於驕翻。）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厭，一葉翻。[illegible]）豈肯戮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illegible]）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illegible]）上即使省錄朝政，（省，悉景翻。朝，直遙翻。）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平斷濠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斷，丁亂翻。[illegible]）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illegible]出居東宮也。）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行，下孟翻。賑，之忍翻。此所謂好行小惠也。）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以西向者，不敢背上也。恆，戶登翻。[illegible]）或宿被召當入，（隔夜為宿。被，皮義翻。）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illegible]言帝出敕遣問太子疾，太子力疾手書以為奏答。）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宮門，號泣道路。（[illegible]朝，直遙翻。惋，烏貫翻。愕，五各翻。[illegible]走，音奏。號，戶刀翻。）

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東道，謂太行、恆山以東也。）又以安定王爾朱智虎為肆州刺史。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癸亥，擒明達，送洛陽，斬之。（爾朱天光[illegible]擒万俟醜奴，又擒宿勤明達，河、隴平矣。[illegible]夏，戶雅翻。將，即亮翻。）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為司徒。魏詔有司不得復稱為梁。（魏不欲[illegible]梁故也。復，扶又翻。下同。）

五月，丙子，魏荊州城民斬趙修延，復推李琰之行州事。（趙修延執李琰之，見上卷上年。）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考異曰：北齊李渾傳：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以渾為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堅壁清野。諸將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徑趨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遲疑，渾乃速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按其年時事迹與祖螭略同，未知社客即祖螭為別一人也。今從魏帝紀。）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普通七年丁貴嬪卒。）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今地，謂求賣之地也。）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厭，一葉翻，又於琰翻。下厭禱同。）或可申延。」（申，寬也。）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五代志：梁制，東宮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宮監者，即唐內直局之職也。龍朔二年改監曰內直郎。）邈之晚見疏於雅，乃密啟上云：「雅為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卒，子恤翻。）庚寅，遣還鎮。（史因帝不立歡，究言事始。嗚呼！帝於豫章王綜、臨賀王正德雖犯惡逆，猶容忍之，至於昭明，被讒則終身銜其事，蓋天奪其魄也。為昭明子詧沈視諸父張本。）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

離也少詳翻離力智翻不可跬步失也跬窺婢翻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湔則仙翻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奇居宜翻邪也遠于願翻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立世適孫為順朝直遙翻司議侍郎周弘正按陳書周弘正傳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議當作義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朱元晦注曰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或曰將大也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左傳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弗及也遂走而退子魚目夷字也執子臧大賢之節左傳成十三年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諸侯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負芻立是為成公子臧欣時字也逃玉輿而弗乘玉輿當作王輿莊子讓王篇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棄萬乘如脫屣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乘繩證翻屣所是翻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謂太伯以天下讓逃而君吳也澆堅堯翻讓翻也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復扶又翻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朱元晦曰遂往也莊子外篇有讓王述堯舜以天下讓來葉來世也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弘正捨之兄子也周捨柄用於天監之初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晉王紹宗要錄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此侍讀之始也兼管記尋帶領直管記職同公府記室掌制上臺東宮皆有領直領直者領直衛兵也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東宮謂之春宮宮坊謂之春坊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誚才笑翻見賢遍翻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横較古岳翻從子容翻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上崇信釋氏意謂徐摛業儒但知經史而已扣以釋教之餘及於釋教商較從横應對如響遂加歎異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教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异羊至翻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上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乃召摛謂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新安太守史言朱异固寵忌前間古莧翻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詧為岳陽王詧與察同上以人言不息謂不順也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鮑邈之坐誘掠人誘音酉罪不至死太子綱追思昭明之冤揮淚誅之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魏晉省後魏天平二年始以善無為郡也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契欺訖翻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爾朱兆命并汾此亦高歡偽為北符也步落稽即稽胡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孫騰尉景既為鎮人請留必又因其願留之情扇動之於下此當以意會也為于偽翻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先感動其心而後諭之號戶刀翻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高歡亦鎮戶故云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自信都赴并汾為西向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爾朱契胡種也故謂契胡為國人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高歡先立法制以齊其衆故能成大事史言盜亦有道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考異曰

魏書帝紀起兵於庚申北齊書帝紀在庚子北史魏紀齊紀亦然今從魏書紀 亦未敢顯言叛爾朱
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高乾
預歡密謀而使之救殷州此不過使之誘會爾朱羽生耳。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與指
畫軍計，騎奇計翻 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
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高歡反謀非一日矣及斬爾朱羽生投首方言反決蓋其初猶有疑於李
元忠高乾邕之心元忠既舉兵逼殷州乾邕又斬羽生歡於是深悉二人之心而冀殷之勢已合於是決反 乃以元忠
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
世隆匿之不通。世隆爲尚書令故得匿歡表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
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凡三從之
服服緦麻 男女百口，人無間言。間古莧翻異也 椿、津皆至三公，一門
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史言楊氏貴盛 敬宗之誅爾朱榮
也，播子侃預其謀。事見上卷上年 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
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華戶化翻 爾朱天光使侃婦
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貰貸也音始制翻 侃曰：彼雖食
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
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
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雍於用翻
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治直之翻 魏
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
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
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世隆天光先已約同夷楊氏故東西一時俱發居華陰者爲西族居洛者
爲東族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
相拒，已皆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惋烏貫翻悵丑亮翻 朝野
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
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
見高歡於信都。使疏吏翻愔於今翻被皮義翻 考異曰北齊書愔傳云愔父津爲并州刺史愔隨之任俄而

孝莊崩愔時適欲還鄴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
都至安陽亭榮貴遂與俱逃乃投高昂兄弟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仍署行臺郎中按時齊神武已在信都言潛竄累
載誤矣又云孝莊幽崩而愔欲還鄴見執皆非也 泣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
策。爲于僞翻 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楊愔門地貴高又有幹用高歡起兵之初藉人望以
爲重藉才幹以爲用所以擢而用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田橫島之人逃竄蓋於此 乙亥，上臨軒策拜
太子，大赦。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
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
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
位次上公之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司位上公 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
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以朱瑞爲敬宗所親遇也 庚寅，詔凡
宗戚有服屬者，有服屬謂諸緦麻以上 並可賜湯沐食鄉亭侯。婦人賜湯
沐邑男子食鄉侯亭侯也 隨遠近爲差。隨服屬之遠近以爲等差 壬辰，以吏部尚
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敬容，昌寓之子也。何昌寓尚之之弟子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爲
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
殷州。將即亮翻騎奇計翻陘音刑趣七喻翻 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
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爲
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爲大司馬。癸巳，魏主追尊
父廣陵惠王爲先帝，支子入繼大宗尊所生父爲皇自漢哀帝始尊之爲帝自吳孫皓始 母王
氏爲先太妃，封弟永業爲高密王，子恕爲勃海王。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灋坐，講涅槃經，涅奴結翻 七
日而罷。樂山侯正則先有罪徙鬱林，五代志樂山縣屬鬱林郡鬱林
漢古郡唐爲鬱林州 招誘亡命，欲攻番禺，誘音酉番禺音潘愚 廣州刺史元仲
景討斬之。仲景當作景仲 正則，正德之弟也。史言臨川王宏諸子皆兇悖 孫
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說式芮翻受命曰稟音必錦翻
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沮在呂翻 歡疑之，騰再三固請。

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章武王融為葛榮所殺。）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時廢帝除昂為冀州刺史，以終其身。驃，匹妙翻。騎，奇計翻。）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去年歡以魏蘭根為河北行臺。）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此陽平縣也，漢時屬東郡，魏、晉以來屬陽平郡，唐魏州莘縣陽平之地也。）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間，古莧翻。復，扶又翻。）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帥，讀曰率。）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鄭玄曰：嘯，蹙口而出聲。）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說，式芮翻。數，所具翻。）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事見上卷上年。）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復，扶又翻。）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被，皮義翻。）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親信都督，魏末諸將擅兵，始置是官以領親兵。）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言得衆人之死力也。）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小能敵大，小道大淫，左傳記隨大夫季梁之言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也。段韶父子起於北邊，以騎射為工，安能作書語！蓋魏收以其於北齊為勳戚宗門，遂盛從而為之辭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鬭，（為，于偽翻。）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段榮與高歡親善。）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般，北末翻。若，人者翻。）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相，息亮翻。）是歲，魏南兗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劉世明，舉州來降。（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譙、沛、下蔡、北梁、馬頭等郡。降，戶江翻。）世明，芳之族子也。（劉芳以儒學用於孝文、宣武二帝。）上以侍中元樹為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鎮譙城；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請北歸。上許之。世明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劉世明有焉。劉氏世居彭城。）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偉為大司馬，元灋僧為太尉，袁昂為司空。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上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言帝嘗養正德為子，既而還本，爵秩不得與諸子齒也。异，音羊至翻。）故王之。以太子右衛率薛灋護為司州牧，衛送魏王悅入洛。庚午，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為宣城王。（長，知兩翻。）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穴城下為地道，而未成，恐其土頹落，而不得究功，故施柱地道，既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逞之五世孫也。（㥄，力膺翻。崔逞去燕歸魏，為道武帝所殺。）二月，以太尉元

灋僧爲東魏王(上既以元悅爲魏王使自西道入又使元法僧從東道入故謂之東魏王)又欲遣還北兗州刺史羊侃爲軍司馬與灋僧偕行楊州刺史邵陵王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絲布數百匹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啓聞綸被責還第(被皮義翻第與邸同下於第同)乃遣防閤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於都巷(都巷猶前言京巷也槊色角翻刺七亦翻)刃出於背智通識子高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爲邵陵字乃絕由是事覺庚戌綸坐免爲庶人鎖之於第經二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 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曄既禪位孝武帝封爲安定王)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帥讀曰率)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復扶又翻去羌呂翻說式芮翻)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賀拔岳自岐州遷刺雍州雍於用翻)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兆北據并汾天光西奄關隴仲遠擅命徐兗是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水經注洹水逕鄴城南洹于元翻)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水經注漳水東出山過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田融以爲紫陌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將即亮翻下同從才用翻)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推吐雷翻)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五代志鄴縣有韓陵山杜佑曰在相州安陽縣東北陳讀曰陣)連繫牛驢以塞歸道(塞悉則翻)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將即亮翻)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勠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敬宗年號永安故以稱之)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對兩軍發其陰謀以正爾朱之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將即亮翻從才用翻)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陳讀曰陣)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謂紹宗諫兆使歡統州鎮兵而兆不用也)欲輕騎西走(自鄴西走歸晉陽)紹宗反旗鳴角(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代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杜佑曰大角即後魏簸邏迴是也)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秦置東郡晉改爲濮陽國後復曰東郡治滑臺城)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將即亮翻)世隆不從

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北中，即北中郎府城，在河橋北岸。簡閱敗卒，以次內之。內，讀曰納。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說，式芮翻。「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陂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灅陂津在河橋西，亦曰雷波，即爾朱兆犯洛帥騎踏淺涉度之處。灅，力水翻。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勞，力到翻。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盧同始附元乂以進。辛未，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降於安定王，以景為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濟，子禮翻。降，下江翻。下同。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契，欺訖翻。重，直龍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謂前年仲遠舉兵向洛時也。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復，扶又翻。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飼，祥吏翻。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將，即亮翻。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岳為雍州刺史，[illegible]安，蓋天光東下，使[illegible]出據西北也。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華，戶化翻。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考異曰：北史薛孝通為中書郎，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防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帝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推薦之。乃超授岳督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所廢。按天光尚在，節閔安敢除岳鎮關中？今從魏書。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爾朱世隆之拒高歡也，使齊州行臺尚書房謨募兵趣四瀆，四瀆津，名在臨濟縣。水經注：河水東北流，逕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以其自河入濟，自泗入淮，自淮達江，水經周流，故有四瀆之名。趣，七喻翻。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亂城，揚聲北渡，為掎角之勢。掎，居蟻翻。及韓陵既敗，弼還東陽，聞世隆等死，欲來奔，數與左右割臂為盟。帳下都督馮紹隆素為弼所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數，所角翻。說，式芮翻。詩擊鼓曰：死生契闊。毛萇注曰：契闊，勤苦也。契，苦結翻。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眾。」弼從之，大集部下，披胸令紹隆割之，紹隆因推刃殺之，推，吐雷翻。傳首洛陽。丙子，安東將軍辛永以建州降於安定王。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疏遠，章武王太洛，文成之子，融，文之季弟也。太洛生融，融生安定王朗，於孝明帝屬疏也，故以為疏遠。魏收書：章武王太洛，景穆之子，以彬為後，彬子融，審爾則愈疏遠矣。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復，扶又翻。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共勸歡廢之。㥄，力膺翻。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

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愔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節閔）何得猶為天子？（帝本廣陵王。）若從僧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比，毗至翻。）且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荷，下可翻。古以擔負為荷，故以受任為荷，受恩為荷，而感恩者亦曰荷。）何苦憚之！椿乃止。（史言賀拔勝有才武而無遠識，高歡能以姦詐玩弄一時豪傑而悅其心；斛斯椿者小有才反覆人也，高歡之志固在孝武帝未立之前矣。）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考異曰：魏書帝紀云神武令人示意悅，既至而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立，乃止。按悅時猶在梁境，此召至洛，往返幾日，蓋神武聞其所為而止耳。）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廣平王懷，高祖之子，脩於孝明帝從兄弟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氈帳，（騎，奇寄翻。氈帳，胡夷酋帥所居，漢人謂之穹廬。）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嚴為警備也。）昧爽，（孔安國曰：昧，冥；爽，明；早旦。馬曰：昧，未旦也。陸德明曰：爽謂早日也。）文武執鞭以朝，（軍中不能備朝服，故執鞭以為敬。朝，直遙翻。）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張守節曰：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形皆中屈垂兩頭，言人屈腰則似也。）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書曰：天位艱哉。又曰：毋安厥位，惟危。雖天人樂推，禪器瞻前顧後，君處此之時，懍懍乎惴惴其不勝也。平陽王視勸進表而發此言，驕滿之氣溢出於肝鬲之上，君子以是知其不能終。）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為，于偽翻。）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東郭，洛城東郭也。）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魏自孝文帝用夏變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漢魏之制，今復用夷禮。）群臣朝賀，（朝，直遙翻，下同。）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魏收志，廣寧郡屬朔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馬邑郡善陽縣，後魏置朔州及廣寧郡。）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說，式芮翻。）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爾朱兆字吐萬人。）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勍，其京翻。）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屬，之欲翻。）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華，戶化翻。塹，七豔翻。）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後漢王元說隗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卒，子恤翻。）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年二十五。西魏諡帝曰節閔。）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加九錫，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蓋其禮特異於諸王之

妻耳。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諶，世壬翻。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京兆王愉，亦孝文帝之子。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遷洛陽，北人留居北鎮者率隸尺籍，故詈之曰鎮兵。毆，烏口翻。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謚法：武而不遂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兵甲亟作曰莊。廟號敬宗。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滏，音父。陘，音刑。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于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晉置武鄉縣，屬上黨郡，石勒分置武鄉郡，唐為武鄉縣，屬潞州，我朝屬威勝軍。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走，音奏。歡以晉陽四塞，太原府之地，東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阨東陘、西陘關，故亦以為四塞之地。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自此至于高齊建國，常以晉陽為陪都。魏夏州遷民郭遷據青州反。郭遷自夏州遷青州，必叛黨也。刺史元嶷棄城走。嶷，魚力翻。詔行臺侯景等討之，拔其城，遷來奔。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圍元樹於譙城，分兵攻取蒙縣等五城。去年，梁遣元樹鎮譙城。蒙縣，漢、晉屬梁國，魏屬譙郡，隋并入山桑縣，唐改山桑為蒙城縣，屬亳州。以絕援兵之路。樹請帥眾南歸，以地還魏。帥，讀曰率。子鵠等許之，與之誓約。樹眾半出，子鵠擊之，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以歸。羊侃行至官竹，水經注：睢水自睢陽東南流，歷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謂之梁王竹園，官收其利，因曰官竹。聞樹敗而還。還，音旋。九月，樹至洛陽，久之，復欲南奔，魏人殺之。復，扶又翻。乙巳，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夏至之日日北至，冬至之日日南至。杜預曰：冬至之日日南極。晉志日行光道，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司馬彪志曰：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魏主祀圜丘。古者因天事天，故祭天於圜丘，其圜象天。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二王皆嘗被立，雖已廢退，居嫌疑之地，故見殺。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魏葬靈太后胡氏。爾朱榮沈靈后於河，今乃克葬。上聞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復以太尉元法僧為郢州刺史。是年春，以元法僧為東魏王。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悅，魏主之叔父也。丁亥，殺之。魏大赦，改元永興，以與太宗同號，永興，魏太宗即位之初元也。復改永熙。復，扶又翻。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樂，音洛。比來寂寂無人問。比，毗至翻。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為，于偽翻。捋，盧括翻。歡悉其雅意，深重之。悉，詳究也，知也。雅，素也。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抄，楚交翻。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復，扶又翻。揣，初委翻。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為明年竇泰破爾朱兆張本。騎，奇計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二（起昭陽赤奮若盡閼逢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洪水赤洪其別名也高歡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又曰赤洪水源出[illegible]山[illegible]東流入離石[illegible]考異曰魏帝紀正月庚寅朔甲[illegible]武王自晉陽出[illegible]破之於赤洪嶺北齊帝紀出兵在[illegible]破兆在今年按歲首宴會不應直至八日今從齊書）衆並降散（降戶江翻下同）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瘞[illegible]翻埋也）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義故猶言舊也）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疏所去翻）歡嘉之以為丞相府參軍 魏罷諸行臺（天監十五年魏以李平為行臺節度統攻硤石諸軍雖魏初之制而置之也正光之末盜起始復置諸道行臺） 辛亥上祀明堂 丁巳魏主追尊其父為武穆帝太妃馮氏為武穆后母李氏為皇太妃 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降魏（曹鳳雷能勝蓋蠻左也因其地授以州刺史降戶江翻） 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喬寧子期死見上卷上年）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椿本有圖歡之心因喬張之死懼禍將及決計為之）毗遵之玄孫也（遵道武建國之初常山遵有佐命之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武直謂武士之入直殿閣者據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領軍府將軍掌宿衛禁掖朱華閣外凡禁衛官皆主之又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其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職御仗等員直盪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前鋒五職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翊衛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都督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閤屬官有朱衣直閤直閤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雲騎武騎驍騎游擊前左右後等將軍左右虎賁等中郎將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駙馬二都尉羽林監冗從僕射積弩積射強弩殿中等將軍及員外將軍武騎常侍殿中司馬督員外司馬督等蓋其制昉於晉代有損益觀北齊之制則當時增置可槩見矣）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驍堅堯翻）由是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數所角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七州三荊及襄南襄郢南郢也）欲倚勝兄弟以敵歡（倚勝及岳也）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句絕）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快快（快於兩翻）帝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謂自高允以來）今日復建殊效（復扶又翻）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疏忌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

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爲徐州。（數，所角翻。近，其靳翻。難，乃旦翻。）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咸陽王坦爲司空。（爲魏主殺高乾討高歡張本。）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般，音鉢。若，人者翻。）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常附於魏，（阿至羅，高車種也。魏書孝靜帝興和二年，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子去賓來降，封之爲高車王。）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三月，辛卯，詔復以歡爲大行臺，（魏方用兵，諸行臺今復命歡以此職，以招撫阿至羅。）使隨宜裁處。（處，昌呂翻。）歡與之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收其用。（謂救曹泥及取万俟受洛干時也。）

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惡，烏故翻。）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使，疏吏翻。上，時掌翻。下同。）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按李延壽齊紀，魏主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殺敖曹，則是高敖曹此時在信都也。）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將，即亮翻。騎，奇計翻。）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斷，音短。仲密由東萊歸渤海，道出青州。）仲密亦間行奔晉陽。（間，古莧翻。）仲密名慎，以字行。

魏太師魯郡王肅卒。（卒，子恤翻。）丙辰，南平元襄王偉卒。丁巳，魏以趙郡王諶爲太尉，（諶，氏壬翻。）南陽王寶炬爲太保。

魏爾朱兆之入洛也，（兆入洛見一百五十四卷二年。）焚太常樂庫，鍾磬俱盡，節閔帝詔錄尚書事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等更造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樂。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三齊，因秦漢舊名言之。）膠州刺史裴粲專事高談，不爲防禦。夏，四月，翔掩襲州城。（魏永安二年，置膠州，治東武城，領東武、高密、平昌郡。東武城，今密州諸城縣是也。）左右白賊至，粲曰：「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之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送首來降。（降，戶江翻。下同。）

五月，魏東徐州民王早等殺刺史崔庠，以下邳來降。（考異曰：梁帝紀：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以下邳城降。今從魏書。）

六月，壬申，魏以驃騎大將軍樊子鵠爲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等討耿翔。（濟，子禮翻。）秋，七月，魏師至青州，翔棄城來奔，詔以爲兗州刺史。

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

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考異曰：魏帝紀作賀拔勝。按允字阿鞠泥，蓋鞠字訛爲勝耳。）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使，疏吏翻。）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歃，色甲翻。）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使，疏吏翻。）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遺劉備，桓玄之於劉裕，類如此耳。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也。）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勝，音升。）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近，其靳翻。隴，隴坂也。）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靈夏塞外，北臨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舉，一作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復，扶又翻。）魏主

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魏泰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澄城白水郡二十州雍華東華岐南岐豳原河渭涇夏東夏秦南秦梁南梁東梁巴益東益也雍於用翻華戶化翻)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使疏吏翻)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所謂近隴也)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紇下沒翻万莫北翻俟渠之翻)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夏戶雅翻被皮義翻)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沈持林翻卒子恤翻)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勳義(勳義謂自信都從起義討爾朱有功勳者也)從之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邳(邸姓也風俗通漢有上郡太守邸杜討王早也)十二月丁巳魏主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歷嵩高而南唯汝州梁縣有溫湯耳)丁丑還宮魏荊州刺史賀拔勝寇雍州(此梁之雍州州治襄陽)拔下迮戍(迮側百翻亦作笮)扇動諸蠻雍州刺史廬陵王續遣軍擊之屢爲所敗(敗補賣翻)漢南震駭勝又遣軍攻馮翊安定沔陽酇城皆拔之(五代志竟陵郡藍水縣舊立馮翊郡沔陽郡後魏復州襄陽郡陰城縣舊置酇城郡蕭子顯齊志寧蠻府所領郡有安定郡領新安等縣五代志新安縣并入襄陽郡南漳縣當是置安定僑郡於南漳界也藍水唐并入鄀州長壽縣陰城并入穀城縣沈約志馮翊郡治襄陽郡鄀縣沔彌兗翻酇音贊)續遣電威將軍柳仲禮屯穀城以拒之(五代志穀城縣屬襄陽郡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勝攻之不克乃還於是沔北蕩爲丘墟矣(蕩徒朗翻)仲禮慶遠之孫也(柳慶遠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間古莧翻)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嵩又

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河西五原河之西也河東亦五原河之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左傳戊子駒支曰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魏東梁州民夷作亂(魏收志東梁州領金城直城安康魏興齊安五代志西城郡舊置東梁州金城郡今金州城也東梁州治焉)二月詔以行東雍州事豐陽泉企討平之(魏世祖置東雍州於平陽太和中罷孝昌中於平陽置唐州以唐堯都平陽因以名州建義初改爲晉州末書復置東雍州也五代志曰雍州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參考魏收志鄭縣時已屬華州界未知此東雍州置於何地也魏收志豐陽縣屬上庸郡太安二年置姓譜曰國語潞泉余滿皆赤狄隗姓又吳全琮孫暉降魏封南陽食邑白水因爲泉氏企去智翻考異曰北史作泉仚今從周書)企世爲商洛豪族(商洛指漢古縣商縣上洛縣而言也隋志上洛郡有商洛縣)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爲本縣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孫襲之壬戌魏大赦癸亥上耕籍田大赦魏永寧浮圖災觀者皆哭聲振城闕(魏起永寧浮圖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史言末俗深信浮圖以至於此振之刃翻)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於致討蓋欲報高歡貪伊利之役耳亦忿兵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數所角翻)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河曲在靈州西河千里一曲河水自渙河至渾懷鄣古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富平唐靈州地)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誘音酉)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怖普布翻)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我朝以渭州隴城置德順軍水洛城在軍西一百里)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

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懲眞度之從孫也懲直陵翻將即亮翻薛眞度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長知兩翻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冠古玩翻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朝直遙翻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盛樂前漢之成樂縣也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魏晉省後魏先世圖陵在焉魏收志永熙中置盛樂郡雲中治所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盛樂城宋白曰後魏所都盛樂唐爲振武軍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騎奇計翻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帥所類翻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用漢蒯徹語意易以豉翻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姐音紫又子也翻彌姐元進之族爲州之首望官又爲都督彌姐羌複姓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言能決大計也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勠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卽被甲持刀直入被皮義翻瞋目謂諸將曰瞋七人翻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斷丁管翻坐徂臥翻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幷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

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杜佑曰彈箏峽在今原州之百泉縣百泉卽漢朝那縣地九域志渭州都盧峽卽彈箏峽也水經云都盧山峽之內常有彈箏之聲又云弦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響有似音韻也騎奇計翻帥讀曰率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汗音寒難乃旦翻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射食亦翻英雄之姿表其舉措必有異乎人者以侯景之凶狡宇文泰一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哉李密見唐太宗不覺驚服事亦類此遂還侯景不敢前至平涼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魏收志建義元年置義寧郡治孤遠城屬晉州五代志上黨郡沁源縣後魏置義寧郡又延和二年置太安郡於漢五原界屬朔州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下慰勞同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幷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亦謂五原河之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此雖泰不就徵而爲之辭而亦事勢所必致也敗補賣翻乞少賜停緩少詩沼翻徐事誘導漸就東引誘音酉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軍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雍於用翻岳死虎奔荆

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說，式芮翻）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荆州還赴之至閺鄉（閺鄉在漢湖縣界隋改湖城縣爲閺鄉縣閺音旻以李虎自荆州往返之地里考之則魏東雍州時置於鄭縣）爲丞相歡別將所獲（將，即亮翻）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涼王李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行，下孟翻）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乾，音干）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涇州東赴洛）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言進兵討悅也左傳曰詰朝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魏以敦煌郡爲瓜州武威郡爲涼州處昌呂翻）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反爲，于僞翻）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置原州治高平城領高平長城二郡）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少，詩沼翻）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以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說，式芮翻；爲，于僞翻；上，時掌翻）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狹當作峽唐志原州平高縣西南有木峽關）雪深二尺（深，式禁翻）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至隋廢郡爲隴城縣）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降，戶江翻；趣，七喻翻）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弃州城南保山險（秦州治上邽城使疏吏翻）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己（近，其靳翻下近同）與其二弟幷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弃軍迸走（迸，北諍翻）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趣，七喻翻，向也）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騾，盧戈翻）令左右皆步從（從，才用翻）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騎，奇計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豎，而主翻，立也；纛，徒到翻，又徒沃翻，今軍中大皁旗名曰皁纛）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愕，五各翻）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慴服莫敢動（慴，之涉翻）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魏執楊紹先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紹先奔魏復扶又翻）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鄯，上扇翻，又音善）跨州據郡者不可

勝歡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拔也惡蚝自夏州徙鎮南秦州勝音升拔也虜複姓蚝七吏翻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爲可朱渾道元奔高歡張本可朱渾虜三字姓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質音致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驍堅堯翻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兇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于謹間關兵中有年矣今乃遇宇文氏卒以功名自見豈所謂知己者邪抑際遇自有時也然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畫策不過隨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霸王之業蓋知宇文泰之才足以有爲所謂量而後入也載子亥翻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使疏吏翻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濟子禮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言泰之才視賀拔岳爲何如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勢援時置東雍州於華州鄭縣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悅先悉薦翻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說式芮翻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史言宇文泰所以能定霸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高歡所親無在洛者矣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去年歡使邸珍督徐州討下邳因奪其城華戶化翻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濟子禮翻帝省建州以去賢建州當太行路自晉陽入洛之要道也省州去賢不特銷歡黨亦去歡南道主人也去羌呂翻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北史歡弟琛字元寶永寶當作元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勳府庶子及騎官皆宿衛者也騎奇計翻魏主欲伐晉陽高歡時居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將即亮翻下同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宇文泰字黑獺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爲荊雍將有逆謀荊謂賀拔勝雍謂宇文泰雍於用翻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恆戶登翻自恆州渡來違津其地當在平城之西河津之要也自此渡河至夏州考異曰丘悅三國典略作朱違津今從北齊書及北史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令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幷州僚佐共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幷州僚佐皆從居之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嬖卑義翻又博計翻間古莧翻陛下一旦賜疑

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斟，酌也；量，度也。斟量猶今人言酌量也。量音良。出當作黜。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陽胡卽陽壺，城在邵郡白水縣。白水，漢河東之垣縣也。水經注曰：白水逕垣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城卽垣縣之壺丘亭。白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按陽壺卽崤谷之北岸，魏主欲入關，故先使子恭守之，以防歡邀截。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趣，七喩翻。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復，扶又翻。且使舍人溫子昇爲勑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背，蒲妹翻。規，圖也。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言歡亦惡乾封上其所論時事，故因殺之。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易，弋豉翻。語，牛倨翻。長，知兩翻。更，工行翻。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言歡旣不加一人以罪，又不執送洛陽也。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云西去，西去，言將西攻宇文泰也。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四道俱進，謂河東來違津及婁昭、尉景之兵也。婁昭討荊州，尉景臨江左，皆南指洛陽；河東來違津之兵，則牽制宇文泰，使不得東下。高歡之計實出於此，魏主窺見其心術而言之。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今人猶謂辯析爲分疎。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復，扶又翻。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時南北朝皆有直閤將軍，魏又置閤內都督，用斛斯椿之言也。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俠，戶頰翻。帥，讀曰率。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注曰：百二，得百萬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郞將。將，卽亮翻。初，丞相歡以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復，扶又翻。遣三千騎鎭建興，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魏爲建州。騎，奇計翻。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和糴以充軍食，蓋始於此，歷唐至宋而民始不勝其病矣。濟，子禮翻。帝又勑歡曰：王若厭伏人情，厭，於涉翻，又如字。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相州治鄴城。相，息亮翻。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

糧廩，別遺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枕，職任翻)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書旅獒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安國注云：諭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論語：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相爲，音于僞翻。)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收志：廣寧郡屬朔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廣寧郡。孝昌以來寄治并州界，時歡在并州，祥當直走就歡，不必據郡以待歡之南也。又按五代志：建州武水縣，舊置廣寧郡，祥所據者蓋武水之廣寧也。若其鄉里，則當在朔州之廣寧。)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數，所具翻)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掾，于絹翻。悖，蒲沒翻。又蒲內翻。卷讀曰捲。)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江陵，舊楚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釁，許覲翻。)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賀拔勝既不能勤王，又不能保境，挺身奔梁，卒如盧柔所料。原勝之心，以柔書生，故易其言，殊不知博觀往事，審時變，以坐論勝敗，則書生之見，固非武夫健將之所能及也。)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妻，七細翻。長，知兩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薦曰：(考魏收地形志，魏無秦郡。五代志曰：扶風雍縣，後魏置秦平郡，又雍州醴泉縣，後魏曰寧夷，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曰秦郡。)卿歸語行臺，(語，牛倨翻。)遣騎迎我，以薦爲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候接，候魏主也。)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琛，丑林翻。)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也。(通鑑以此別爲破六韓拔陵所敗之崔暹。)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事見上卷四年。)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橫，戶孟翻。)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數，所具翻。)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將，即亮翻。)賀拔勝軍于汝水。(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僅越境而止耳。)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陳讀曰陣。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說，式芮翻。)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晉天文志曰：南斗六星，天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熒惑犯星入之，天子不安其位，俗所謂天子下殿走是也。)今上信左右間構，(間，古莧翻。)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乘，成正翻。)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反濟，趣并州。(別道而進，亦將擣高歡之後。趣，七喻翻。)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以迎魏主也。將，即亮翻。)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陝音陝，失冉翻。)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安樂王鑒，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相，息亮翻。)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水經：河水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降，戶江翻。下同。)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侯幾氏。)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五代志：河內郡治河內縣，舊曰野王。)歡至河北十餘里，(自野王進兵距河纔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使，疏吏翻。)內

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
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洛水過鞏縣東而北入于河謂之洛口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紿帝
云高歡兵已至考異曰魏書斛斯椿傳云椿懼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帝信之遂入關按齊
高祖舉兵向洛而云椿劫脅帝不亦誣乎此乃魏收欲媚齊人重椿之罪耳今從齊書高祖紀及北史椿傳丁未帝遣
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
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
牛刀以從帥讀曰率璽斯氏翻從才用翻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
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廣陽王深爲葛榮所殺武衛將軍雲
中獨孤信單騎追帝令狐德棻曰獨孤部與魏俱起三十六大姓之一也帝歎曰將
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
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陜有二崤之山魏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屬恒農郡
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
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陜弃城走高敖曹帥勁騎
追帝至陜西不及陜西陜城之西也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騖音務
糗去久翻熬米麥爲之鄭玄曰漿酢酨周官漿人掌之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從才用翻
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
十年至稠桑湖城即漢湖縣城湖城西有稠桑驛復方目翻潼關大都督毛鴻賓
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
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處昌
呂翻爭讀曰諍從才用翻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
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
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乘繩正翻若即追隨恐跡同
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
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
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

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
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
元士弼皆殺之歡責辛雄等以罪而殺之亦以去魏朝之望將以樹其私黨耳廞許金翻度徒洛翻孝芬
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
下事凡事經門下者使之閱奏也間古莧翻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
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
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
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
泰備儀衞迎帝謁見於東陽驛水經注渭水過長安城北又東過新豐東合西陽水
又東合東陽水二水並南出廣鄉原上時掌翻復扶又翻謁見賢遍翻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
遏寇虐詩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乘繩正翻帝曰
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今日相見深用厚顏鄭玄曰顏
之厚者不知慚於人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
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廨居隘翻公宇文泰也大赦以泰爲大將
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雍於用翻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
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
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
治直之翻朝直遙翻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武帝置奉車駙馬騎三
都尉魏晉以來尚主者例拜駙馬都尉長知兩翻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
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
下殿以禳之鄭玄曰却變異曰禳禳先羊翻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
應天象邪己未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
史己未之下當有以字梁書亦然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
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癸巳使行臺僕
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帥讀曰率下同己酉攻潼關克之擒

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此城戰國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華戶化翻) 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魏收志華山郡夏陽縣有龍門山水經注河水出龍門口蓋兩山對河故謂之龍門大禹所鑿也後魏置龍門郡龍門縣屬南汾州隋廢龍門郡以龍門縣屬河東郡此即河東之龍門也西對夏陽之龍門山降戶江翻) 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漢析縣屬弘農郡宋永初志屬順陽郡魏收志析陽郡屬析州五代志析州內鄉縣舊置淅陽郡淅思歷翻) 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朝直遙翻) 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勠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考異曰北史作薛瑾典略作薛長瑜北齊帝紀作薛瑜今從北齊書) 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水經注潼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蒲津即河東郡蒲阪津也唐志蒲州河西縣有蒲津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 以薛紹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華戶化翻) 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奔梁也通鑑以梁繫年故書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

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北方謂高歡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天子所至為行在所) 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謂攻元穎時也) 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魏東荊州本蠻左所據之地)

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考異曰齊書北史皆云九月庚寅還至洛陽按歡九月己酉克潼關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不容庚寅已還至洛陽庚寅乃九月十日也) 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昭讀為佋時昭翻) 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敬宗尊其父彭城王勰為皇帝列於七廟以孝文為伯考高歡之立魏孝武改元永熙孝武自以於孝明帝兄弟也禮兄弟不相入廟遂遷孝明帝主於夾室凡宗廟之制有東西夾室) 業喪祚短，職此之由。(喪息浪翻) 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歡以善見者清河王懌之孫於孝明帝猶子也入繼大宗則昭穆順矣立之於城東北者洛陽城東北) 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自此分為東西)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據薛端傳楊氏壁在龍門西岸當在華陰夏陽之間蓋華陰諸楊遇亂築壁以自守因以為名) 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復取楊氏壁。(帥讀曰率下同復扶又翻) 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魏汾州本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時西河已屬東魏故西魏僑置南汾州於楊氏壁)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

初，魏孝武既與丞相歡有隙，齊州刺史侯淵、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元貴平封東萊王) 陰相連結，以觀時變。淵亦遣使通於歡。(使疏吏翻) 及孝武帝入關，清河王亶承制以汝陽王暹為齊州刺史。暹至城西，淵不時納。城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帥騎出走，妻子部曲悉為暹所虜。行及廣里，(司馬彪續漢志濟北郡盧縣有光里光廣聲相近也) 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承制言命出於清河王亶) 歡遺淵書曰：(遺于季翻) 「卿勿以部曲單少，憚於東行。

齊人澆薄，唯利是從，少詩沼翻。澆，堅堯翻。齊州尚能迎汝陽王，青州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淵乃復東，復，扶又翻；下同。逼歸其妻子部曲；貴平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之，魏收志：高陽郡故樂安地，宋文帝置高陽郡，屬冀州，後入魏，屬青州。五代志：青州北海縣，舊曰下密，置高陽郡。置累重於城中，累，力瑞翻。重，直用翻。自帥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世子帥衆攻高陽，淵夜趣東陽，青州治東陽城。見州民餽糧者，紿之曰：「臺軍已至，殺劉殆盡，我，世子之人也，脫走還城，汝何爲復往！」聞者皆弃糧走。比曉，紿，待亥翻。比，必利翻，及也。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恟懼，遂執貴平出降。侯淵取齊州亦用此術，技止此耳。恟，許勇翻。戊辰，淵斬貴平，傳首洛陽。

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爲大司馬，諶，氏壬翻。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元樹奔梁，中大通四年爲魏所擒。

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書，謂歡所下書也。近，其靳翻。下，遐嫁翻。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從，才用翻。分，扶問翻。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魏明元帝取洛陽，置洛州；孝文帝徙都洛，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高歡既逼東魏主遷鄴，改相州爲司州，復以洛陽改爲洛州。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朝，直遙翻。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賑，九忍翻。

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大野，虜複姓。

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東魏司州領魏、陽平、廣平、汲、廣宗、東郡、北廣平、林慮、頓丘、濮陽、黎陽、清河郡。相，息亮翻。廨，音居隘翻。魏郡太守爲魏尹。後北齊改魏尹爲清都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魏書：以宿衛之士分爲六坊。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養兵之害始此。乃於常調之外，調，徒弔翻。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閏月，元慶和克瀨鄉而據之。司馬彪續漢志：陳國苦縣有賴鄉，老子所居也。晉，苦縣屬梁國。後魏并苦縣入陳留谷陽縣。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從，才用翻。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椎，直追翻。復，扶又翻。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年二十五。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長，知兩翻。順，素之曾孫也。按魏宗室名順者前後凡三人：道武伐中山，順欲於平城自立，此時猶以拓拔爲姓；又任城王澄之子順，叱高肇門者，指元乂妻，諫靈后粧飾，斥餘紇，以抗直著，後罹河陰之難，奔走而死；此元順則常山王素之孫。二人皆已改姓元氏。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賀拔勝之在荆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既取荆州，魏以信爲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酋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酋，慈秋翻。考異曰：北史作樊大能，今從魏書。東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欲討之，據隋紀，辛纂時鎮穰城，則西荆州即荆州，以穰城在東荆州之西，故云。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

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治。直之翻。)聞臺軍不久應至。(臺軍。謂東魏所遣軍也。)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武陶。疑當作武關。)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恆農。卽弘農。後魏避顯祖諱。改弘曰恆。恆音常)帥([illegible])羣蠻拒信於淅陽。(帥。讀曰率。)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謂田八能拒其前。張齊民出其後也。)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土民。謂淅陽之民。)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辛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戰敗奔還。明若惶遽。未及下關也。趣。七喻翻。)信令都督武川楊忠爲前驅。(楊忠。隋文帝之父也。隋氏自以爲出於華陰楊震。而忠則出居武川。隋氏序其世曰。本弘農華陰之楊。漢太尉震八世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子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縣。元壽生惠嘏。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懾。之涉翻。)信分兵定三荊。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爲賀拔勝與信中還魏張本。將。卽亮翻。少。詩沼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三起旃蒙單閼，盡彊圉大荒落，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是日，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城西，長安城西也。古者天子即位，御前殿。魏自高歡立孝武，始復用夷禮於郊，拜天而後即位。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爲文景皇帝，妣楊氏爲皇后。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悅死見上卷中大通六年。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烏蘭津在平涼西北。唐分平涼之會寧鎮置會州，又置烏蘭縣。烏蘭縣西南有烏蘭關。帥，讀曰率。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騎，奇寄翻。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魏孝武去年十二月殂。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記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歡初立孝武，納其長女以爲皇后，帝之西奔，后留不從。魏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衆，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爲皇后，乙弗之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自號青海王。涼州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其後從孝文遷洛，遂家焉。子欽爲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妬忌，帝甚重之。以魏文帝之重乙弗后，而卒迫於彊敵，使后不得其死，悲夫。稽胡劉蠡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子，改元神嘉，居雲陽谷；李延壽曰：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言其本胡種，侵擾漢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被，皮義翻。壬戌，東魏丞相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封勃海王，以澄爲世子。歡歸，歸自稽胡。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妻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浟，夷周翻。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妻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覆，敷又翻。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程大昌曰：古人言結髮爲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以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邪？按婁妃本傳，妃少見歡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葛賊謂葛榮也。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然，如延翻。靴，許戈翻，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妃一女長配孝武，一女配孝靜帝。男承大業。謂澄爲世子也。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婁昭時爲領軍將軍。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

（反翻）音脅告者自縊，（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乃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復，扶又翻）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甲子，魏以廣陵王欣爲太傅，儀同三司万俟壽洛干爲司空。（万，莫北翻；俟，渠之翻。壽洛干，卽受洛干）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按韓軌傳，爲秦州刺史。又考魏收志，東魏置秦州於河東北鄉二郡，史蓋誤以秦爲泰，據泰之誤，又以泰爲太。帥，讀曰率）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五代志，後魏置東雍州於鄭縣，西魏改曰華州。華，戶化翻）時脩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尚未起，聞閤外匈匈有聲，（比，必利翻。匈，許容翻。匈匈，喧擾之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梃，特鼎翻，杖也。白梃，卽今人所謂白棓也。呼，火故翻）東魏人見之驚却，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爲氣勢。王羆勇於赴敵，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却敵也）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傅，西河王悰爲太尉。（悰，徂宗翻）東魏使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丁亥，上耕藉田。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魏收志，泰常中置東平郡，太和末罷，建義中復置，治泰城，屬濟州。泰城在范縣界）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衆少，（降，戶江翻。少，詩沼翻）悉驅老弱爲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跂望官軍以救塗炭，（橫，戶孟翻。跂，去智翻，舉踵也）今復誅之，（復，扶又翻，下衆復同）民將誰訴，皆捨之。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豫州刺史堯雄戰，不利而還。（東魏豫州治汝南。堯，姓；雄，名）

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爲太尉，高敖曹爲司徒，濟陰王暉業爲司空。（濟，子禮翻）東魏丞相歡僞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妻，七細翻。下后妻同）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降，戶江翻）餘衆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華夷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于鄴。（朝，直遙翻）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孝武帝后，歡長女也）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治，直吏翻）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屬岐州，卽漢魏武功縣之地）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就蘇綽以決疑也。此就，卽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之就）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爲，于僞翻。處，昌呂翻）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注，沈水枝渠上承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西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意在問綽，不在觀漁。還，從宣翻，又如字）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治，直吏翻）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蓋綽之言深有以當泰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天曉爲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詰，去吉翻）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計帳

者具來。後魏收之大數以報度支戶部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世有有爲之主，必有能者出爲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東魏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既失州任而懼，行及廣川，沈約曰：廣川縣本屬信都，後漢屬清河，魏屬勃海，晉還清河，江左僑立廣川郡縣於濟南界，齊書所志也。魏收曰：齊郡廣川縣有牛山、齊桓公冢、管仲冢。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置廣川郡。遂反，夜襲青州南郭，劫掠郡縣。夏，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儁，子峻翻。淵部下多叛，淵欲南奔，於道爲賣漿者所斬，送首於鄴。元慶和攻東魏城父。魏收志：陳留郡浚儀縣有城父城。至隋改浚儀爲城父縣，屬譙郡。五代志：譙郡城父縣，宋置浚儀縣。又考沈約志：陳留浚儀縣並寄治譙郡長垣縣界，則知諸志所謂浚儀，非我朝開封府之浚儀也。魏收志梁州陳留郡浚儀縣，則我朝開封之浚儀也。眞宗改浚儀曰祥符。所謂城父，則今亳州之城父縣是也。父，音甫。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任，音壬。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卽柱國大將軍之官。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東魏旣遷鄴，以洛陽爲洛州，領洛陽、河陰、新安、中川、河南、陽城郡。六月，慶和攻南頓，豫州刺史堯雄破之。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爲太尉，万俟壽洛干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爲司空。越勒，出於越勒部，因以爲姓。益州刺史鄱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熾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曰始州，至唐改始州曰劍州。合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降，戶江翻。範，恢之子。鄱陽王恢，上之弟也。敬和，豎眼之子也。傅豎眼著功梁、益，而子爲降虜，隤其家聲。豎，而庾翻。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數，所具翻。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將，卽亮翻。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和。或告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琡貳於魏。曹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及晉分中兵、外兵爲左右，與舊五兵爲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

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北齊復爲五兵。琡，昌六翻。濟，子禮翻。八月，辛卯，執送晉陽，皆免官。時東魏丞相歡居晉陽，執送二人，取其裁決。春秋晉爲方伯，執列國君臣之違命者歸之京師，猶歸之，況自京師而執送晉陽乎！甲午，東魏發民七萬六千人作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胄曹參軍辛術共營之，元魏公府有法、墨、田、水、鎧、胄、集、士等曹，皆有參軍也。築鄴南城，周二十五里。術，琛之子也。辛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琛，丑林翻。趙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荆州刺史趙郡李愍，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丞相泰以剛爲左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剛沒蠻中，勝、信奔梁，並見上卷上年。說，式芮翻。泰使剛來請之。九月，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爲司空。旭，吁玉翻。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長，知兩翻。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母黨以兄弟齒，謂之內兄內弟。驕而黷貨，泰奏請加法，詔賜死。十一月，丁未，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卒，子恤翻。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范雲、徐勉旣沒，專任朱异，梁殆矣。癸丑，東魏主祀圜丘。甲午，東魏閶闔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量之果然。高，居奧翻。量，音良。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任，音壬。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歡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歡斬之。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梁以南鄭爲北梁州，蓋以欽爲刺史，使之圖南鄭也。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典略在七月，今從梁帝紀。東魏以丞相歡之子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音羊，又音祥。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嗤，丑之翻。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治，直之翻。下同。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

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橈，帥讀曰率。怖，普布翻。橈，奴教翻。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爲孝武帝所殺，愔，於今翻。從，才用翻。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五代志：東萊郡卽墨縣有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尚在，召爲太原公開府司馬，爲楊愔爲洋所親任張本。頃之，復爲大行臺右丞。復，扶又翻。

十二月，甲午，東魏文武官量事給祿。隨任事之輕重以爲給祿之差。量，音良。

魏以念賢爲太傅，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太尉。

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改元上願，有衆萬餘人。妖，於驕翻。琛，丑林翻。鄱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爲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妻，七細翻。數，所角翻。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使，疏吏翻。由是柔然不復爲寇。復，扶又翻。

二年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魏高祖太和十六年，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南郊。神元皇帝，魏之先祖拓拔力微也，見晉武帝紀。

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夏，戶雅翻。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矟，色角翻。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鎭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置普樂郡，屬靈州。五代史志：靈武郡迴樂縣，後周置普樂郡。宋白曰：靈州西南至涼州九百里。去年曹泥降魏，今復叛。樂，音洛。復，扶又翻。降，戶江翻。魏人圍之，考異曰：北齊書、典略皆云周文圍泥，周書不言，故但云魏人。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高歡豈不欲與宇文爭靈州哉？鞭雖長，不及馬腹也。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東魏置南汾州於定陽。隋改定陽縣爲吉昌縣，唐爲慈州治所。

東魏加丞相歡九錫，固讓而止。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帝追尊考順之曰文皇帝。爲，于僞翻。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據梁紀，普通六年，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奉秩。南州卽今採石。校，戶教翻。少，詩照翻。誣弘氏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殺無罪之人，取其材以爲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

二月，乙亥，上耕籍田。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幷州刺史，中大通五年，魏以歡爲大行臺，歡以授其子澄。歡居晉陽，幷州刺史地任要重，故亦以澄爲之。求入鄴輔朝政，朝，直遙翻。下同。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搴爲之請，爲，于僞翻。下爲我同。乃許之。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考異曰：魏帝紀，爲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襄紀，天平元年，爲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按尚書令不在外，大行臺不在內，今兩捨之。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少，詩照翻。既至，用灋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幷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搴劇飲，醉甚而卒。卒，子恤翻。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折，而設翻。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收，子建之子也。魏子建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飲，於禁翻。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治，直之翻。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時東魏以高敖曹爲司徒。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考異曰：典略，孫搴卒在大同十年四月。按搴卒然後陳元康爲功曹，高慎叛，高澄已令元康收崔暹，邙山之戰，元康又勸高歡追宇文泰，事並在九年。北史元康傳又云：草劉蠡升軍書。按蠡升滅在元年，孫搴二年猶存，今不取。然則搴卒宜置於澄入輔之下。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

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万，莫北翻。俟，渠之翻。）歡以衆應之。

三月戊申，丹楊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茅山在今建康府句容縣南五十里。山記云：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鶴來此，故名焉。卒，子恤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嘗有數信，（月中，謂一月之中也。信，使也。）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以魏晉論梁也。誕，徒旱翻。）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弘景傳曰：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識時知數者。）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鷙爲大司馬。（華，戶化翻。）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万俟洛爲太宰。（洛字受洛干，亦曰壽樂干，受壽同音，洛樂亦同音。按北齊有太宰之官，沿晉制也；西魏用周制，置大冢宰，無太宰。）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瀍僧爲太尉。（梁閒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又有開府同三司之儀。）

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上，時掌翻。治，直吏翻。）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下江乃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釋氏而窮兵廣地深以毒民，用法寬於權貴而急於細民等事，特毛舉細故而論得失耳。）

戊辰，東魏高盛卒。（高盛，東魏太尉。）魏越勒肱卒。（越勒肱，魏司空。）

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阿至羅逼普，故普等因之以東奔。考異曰：普降東魏事，北齊書帝紀在三月甲午，典略在六月，北史齊紀在六月甲午，周書帝紀、北史魏紀、齊紀在五月，今從之。按考異前既引北齊書帝紀，又引北史齊紀，不應北史魏紀之下復出齊紀，必有誤。）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河北，龍門西河之北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按寧傳，寧居撫寧鎮，考魏北鎮無撫寧，恐即撫冥也。又按五代志，雕陰郡開疆縣有後魏撫寧郡，又有撫寧縣，亦屬雕陰郡。）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上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盧柔蓋去年從勝來奔。）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射，而亦翻。）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勝等舟行，蓋自淮入潁，自潁入汝，泝流而西，入山路，自三鵶取武關也。）從者凍餒，道死者太半。（從，才用翻。）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執勝手歔欷曰：乘輿播越，天也，（乘，繩證翻。）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爲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九月壬寅，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將，即亮翻。）

魏以扶風王孚爲司徒，斛斯椿爲太傅。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兵七萬寇楚州，（魏收志：梁置楚州，治楚城，領汝陽、仵城、城陽郡。五代志：汝南城陽縣，梁置楚州。）虜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重，直用翻。）

十一月己亥，罷北伐之師。

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魏改二祖廟號見一百二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復，扶又翻。）

十二月，東魏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

壬申，東魏遣使請和，（使，疏吏翻。）上許之。

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考異曰：國典云亶爲高歡所酖，典略周太祖數歡罪亦云殺亶，魏書、北史皆無亶傳，而帝紀皆云亶薨，今從之。）

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趣，七喻翻。）

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師。

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三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魏收志：景明元年置廣陽縣，屬馮翊郡。）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掎，居蟻翻。）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蹉，七何翻。跌，徒結翻。）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中大通六年，歡攻潼關；大同元年，歡又攻潼關。）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晉武帝置直事郎，在尚書諸曹郎之上。）深曰：竇泰，歡之驍將，（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小關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竇泰躁急，必來決戰，（躁，則到翻。）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沮，在呂翻。）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水經注曰：桃林之塞，湖水出焉，其中多野馬。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則牧華山休息林下，馬牧澤蓋卽此地也。）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通志略作薛孤，複姓。殿，丁練翻。）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折，而設翻。）丞相泰亦引軍還。（此一段皆書丞相泰，所以別竇泰也。歷叙前後，高歡、宇文泰皆書丞相，至此尤爲有別。）高敖曹自商山轉鬭而進，（杜佑曰：商山在商州上洛縣。）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窋，竹律翻，又丁骨翻。）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此魏太和中所改洛州也，治上洛。時屬西魏。企字思遠，音去智翻。）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鄉，讀曰嚮。被，皮義翻。中，竹仲翻。）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復，扶又翻。創，初良翻。）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季式，敖曹弟也。）丞相歡聞之，卽以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唐志：京兆藍田縣有藍田關，故嶢關也。濟，子禮翻。）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泉、杜雖皆爲土豪，鄉人輕杜而重泉。元禮、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二月丁亥，上耕籍田。（籍，秦昔翻。）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中權將軍，二百四十號之一也。）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爲右光祿大夫。魏槐里獲神璽，（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後魏復屬扶風。璽，斯氏翻。）大赦。三月辛未，東魏遷七帝神主入新廟，（七帝，謂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大赦。魏斛斯椿卒。（時斛斯椿爲魏太傅。椿居爾朱、高歡之間，以智數間構其君臣之際，爾朱氏既爲所夷，而高歡亦不能制也。及入關之後，與宇文泰同列，若無能爲者，權不在己，無以弄其智數也。）夏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爲太宰，賀拔勝爲太師。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爲太保，梁景叡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盟爲司空。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水經注：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上有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得奇石，隱起成文曰

六王三川以問行臺郎中陽休之對曰六者大王之字歡字賀六渾故云然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爲三川涇渭洛之洛指關中之洛水今還鄜坊同三州而入于渭當王于況翻大王若受天命終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乎愼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陽固事魏孝文帝嘗從劉昶南伐行臺郎中中山杜弼承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高歡之志蓋如曹操所謂吾爲周文王者非眞無移魏鼎之心也間古莧翻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以吏部郎盧元明通直侍郎李業興副之通直侍郎即通直散騎侍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諧平之孫李平崇之從弟事孝文宣武元明昶之子也盧昶盧玄之孫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見賢遍翻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勍其京翻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淸河崔贍爲首贍而豔翻神儁名挺寶之孫李寶自敦煌歸魏其後貴盛元景名昕憲之曾孫也王憲猛之孫皇始中歸魏皆以字行贍㥄之子也㥄力膺翻時南北通好好呼到翻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銜命奉使者也接客主客也無才地者不得與焉與讀曰預每梁使至鄴使疏吏翻下同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兩國通使各務夸矜以見所長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猶可以服覘國者之心爲于僞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獨孤信求還北上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魏孝武西遷信棄父母追從之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貳心上以爲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信有定三荊之功定三荊見上卷中大通六年遷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官爵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丞相泰愛楊忠之勇留置帳下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恆戶登翻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雍於用翻五代志雍州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恆農湖城閿鄉之西有皇天原原西有盤豆城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魏收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治陝城領恆農郡領西恆農澠池石城河北郡陝式冉翻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左丞行臺左丞也魏收志皇興四年置邵郡治白水縣五代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裴慶孫傳邵郡治陽胡城去軹關二百餘里孔穎達曰垣縣有召亭因以名郡宋白曰絳州垣縣其地卽周召分陝之所今縣東六十里有邵原祠廟貫古業樹春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後魏獻文四年置邵州檦與標同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說式芮翻下諜說同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守式又翻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諜達協翻東魏以東雍州刺史司馬恭鎭正平正平本漢晉之臨汾縣地魏眞君七年分置太平縣神䴥元年改爲正平太和十八年置正平郡帶聞喜縣屬東雍州杜佑曰絳州治正平縣司空從事中郎聞喜裴邃欲攻之恭弃城走泰以楊檦行正平郡事 上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辛卯上幸寺設無礙食今建康府上元縣有長干里去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巘之間曰干僧家載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各以栴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盡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李延壽扶南傳曰長干寺塔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毀除之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晉簡文咸安中造塔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七日而蘇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至丹陽長干里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還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塔及帝開之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之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盌盌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髮靑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帝乃設無导大會暨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剎下大赦 九月柔然爲魏侵東魏三堆魏收志肆州永安郡平寇縣眞君七年并

（三堆縣屬焉，有二堆戍。隋改平寇縣為靜樂縣，屬雁門郡。宋白曰：嵐州靜樂縣，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堆阜三，俗名三堆城。為，于偽翻。）丞相歡聲之，柔然退走。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治，直之翻。）歡曰：「弼來，我語爾。（語，牛倨翻。）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此指言可朱渾道元、万俟普、劉豐生等部曲也。將，即亮翻。）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獺，它達翻。誘，音酉。）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復，扶又翻。）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史言高歡權時施宜，以凝其衆，捨小過以成大功。少，詩沼翻。）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矟，色角翻。射，而亦翻。刺，七亦翻。）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言如傭作之客也。語，牛倨翻。為，于偽翻，下同。）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史言高歡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敖曹還自上洛，歡復以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復，扶又翻。）以司空侯景為西道大行臺，（使景經略關西也。）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任，音壬。万俟，莫北翻，渠之翻。治，直之翻，下同。）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魏泰常中置豫州，治虎牢，後得汝南，置豫州，以虎牢為北豫州，領廣武、滎陽、成皋郡。握槊亦博塞之戲也。劉禹錫觀博曰：初，主人執握槊之器，置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以博投詔之。又爾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既而及禍。李延壽曰：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為此戲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則易，脫則難。」（枷，居牙翻。難，乃旦翻。）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難！」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溺，奴狄翻。）貴曰：「一錢漢，（言漢人之賤也。）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諭，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射，而亦翻。）歡知而不責。

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後紀稱尊號東爭張本。）

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班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北屈，後魏改為禽昌縣，屬平陽郡，隋改禽昌曰襄陵縣。將，即亮翻，下同。趣，七喻翻。）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恆，戶登翻。）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琡，昌育翻。）「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陝，式冉翻。）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比，必利翻。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降，戶江翻。）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考異曰：北齊帝紀：十一月壬辰，神武自蒲津濟。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按長曆，十月壬辰朔，北齊紀誤也。）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使，疏吏翻。華，戶化翻。語，牛倨翻。五代志：馮翊郡，後魏曰華州，西魏後改曰）歡至馮翊城下，

同州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貉曷各翻北方有之似狐善睡康曰貉莫白切說文云北方豸種也鄭玄曰貉子曰貆郭璞曰今江東通呼貉
爲狓貁余按北方豸種乃指夷貉之貉孟子所謂大貉小貉者也此乃狐貉之貉當從諸家之說謂黶曰何不
早降降戶江翻黶大呼曰此城是王黶冢死生在此
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漢志馮翊懷德
縣南有荊山山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許原蓋在洛水之南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
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
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
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
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重直用翻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
水經注沙苑在渭北沙苑之南卽漢懷德縣故城五代志馮翊縣有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
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鎭撫河北甚得
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易弋豉翻今懸師渡河非衆所
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愎弼力翻戾也漢魏相曰爭恨
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
假深一節發王黶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
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覘丑廉翻又丑艷翻武從三騎皆效歡將
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
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
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
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
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
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陳讀曰陣下陷陳魏陳同李弼爲右拒
趙貴爲左拒杜預曰拒方陳陸德明曰拒俱甫翻命將士皆偃戈於葭中
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晡奔謨翻都督太安
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言欲盡死力戰以決勝負譬
如猘狗或能噬人猘漢書音義征例翻又居例翻狂犬也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且渭曲
葦深土濘無所用力濘乃定翻泥淖也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
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使斛律羌舉之計行
西魏殆哉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
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侯景此言固亦有恃衆輕敵之心復扶又翻下復戰可復同
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
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史言東魏
將士皆恃衆輕敵故敗少詩沼翻復扶又翻行戶剛翻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
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時東魏之
師萃于左拒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兵橫擊之帥讀曰率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
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檦卑遙翻與標同每躍馬陷陳隱身鞍
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
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
左傳晉楚戰于邲屈蕩搏趙旃得其甲裳杜預注曰下曰裳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
勇何必數級謂不必數其斬獲首級之多少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
刺之刺七亦翻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
華原以簿歷營點兵簿者軍之名籍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
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
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
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
喪甲士八萬人喪息浪翻棄鎧仗十有八萬鎧可亥翻丞相泰追
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
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邙山
之戰歡不敢乘勝追泰蓋二人者智力相敵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也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
至甫方也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
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
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

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十二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也。〕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宮，姓也。左傳虞大夫有宮之奇。〕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欻，許勿翻。斷，丁管翻。下斷同。脛，胡定翻。〕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下同。〕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西魏洛州治上洛。〕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乘，繩證翻。〕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剚刃於其腹。〔從，才用翻。剚，側吏翻。賈公彥曰：剚，插也，立也。齊人謂立物地中為剚。〕今又稱兵西上，〔上，時掌翻。〕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斷，丁管翻。〕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猗氏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丁度曰：猗氏本郇國也，後以猗頓居於此，因為猗氏。據左傳所謂郇瑕氏之地，沃而近鹽。其後猗頓居之，用鹽鹽起，富者以猗氏名縣，而郇瑕氏隱矣。帥，讀曰率。〕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為，于偽翻。下可為同。〕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為絳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背，蒲妹翻。〕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

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杜佑曰：洪洞故城在平陽北，四面重複，地險要。劉昫曰：晉州洪洞縣，古楊縣也。隋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以名縣。孫愐曰：洞，音同。又徒弄翻。〕說祖業還守，〔說，式芮翻。守，手又翻。下固守同。〕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州刺史。〔史言河東諸薛各行其志，為東西魏宣力。〕獨孤信至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尹，魏天平初置新安郡，屬洛州。〕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西遷見上卷中大通六年。〕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水經注：洛陽之南有新城縣，縣界有大石嶺，嶺之水逕其南。〕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虯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孝昌二年置陽城郡，屬洛州，隋廢郡，為陽城縣。唐武后登封元年，有事嵩山，改為告成縣。虯，渠幽翻。〕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為行臺郎中，諏之為開府屬。〔諏，將侯翻。又遵須翻。〕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領許昌、潁川、陽翟等郡。武定七年改為鄭州。賀若，複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若氏，後改為若氏。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為氏。若，人者翻。〕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魏收志：天平初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陽夏、開封、陳留、汝南、潁川、汝陽、襄邑、新蔡、初安、陽翟等郡。風俗通：衛有巴郡太守鹿旗。魏收官氏志：阿鹿桓氏後改為鹿氏。〕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降，戶江翻。〕偉，先護之子也。〔鄭先護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峯〔怡，姓；峯，名。峯，遼西怡寬之子。〕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

（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陽翟郡。九域志：陽翟在長社西北九十里。）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言雄等軍逼潁川，相去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少，詩沼翻。）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背，蒲妹翻。陳，讀曰陣。）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降，戶江翻。下同。）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宛陵縣，漢屬河南尹，晉屬滎陽郡。魏天平初分屬廣武郡，隋開皇十六年併入新鄭。）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邢椿，以州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治宜陽，領宜陽、金門郡。邢椿，人姓名。）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司農張樂皋等聘于東魏。（司農之下，恐有脫字。）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水經注：蓼水出河北縣襄山蓼谷，當時之人於此谷築塢，因謂之蓼塢。漢書音義曰：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東魏都鄴，以魏郡爲清都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間，古莧翻。）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從，才用翻。）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濟，子禮翻。鎧，可亥翻。）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濮，博木翻。近，其靳翻。）攻城剽野，（剽，匹妙翻。）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二郡，東魏皆以屬司州，故云然。）不奉詔命，又不侵境，（言無詔命使季式討賊，而賊又不來侵濟州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所自養部曲，不衣食於官，故謂之私軍。）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四 起著雍敦牂盡閼逢困敦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碭郡獲
巨象送鄴魏收志孝昌二年置碭郡治下邑城屬徐州碭徒郎翻　丁卯大赦改元元
象　二月己亥上耕籍田　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
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丞相泰滅
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治直之翻將
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梁迥
在潁川韋孝寬在汝南未知趙繼宗所棄何城也　侯景攻廣州未拔廣州治襄城聞魏救
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東魏
洛州治洛陽諸將即亮翻下同乃帥百騎至大隗山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隗山魏收志密縣屬滎陽郡
五代志滎陽郡新鄭縣有大隗山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隗同五罪翻又音歸　遇魏師日已暮勇多
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
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廣州
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
辯之從弟也盧辯仕於西魏而勇仕於東魏從才用翻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
復入東魏考異曰典略侯景克廣州在十一月按北史魏文帝紀二月東魏陷南汾潁豫廣四州今從之　初魏
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二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事魏
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
不復稱臣使疏吏翻下同復扶又翻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
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
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
數為邊患數所角翻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
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
弟塔寒妻七細翻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
甲辰以乙弗后為尼魏立乙弗后見上卷大同元年使扶風王孚迎頭
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
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敗見上卷上年請解大丞
相詔許之頃之復故考異曰北齊帝紀止有高祖解丞相年月而無復故之文按興和元年議曆有丞
相田曹參軍信都芳蓋因邙山之捷而復也　柔然送悼后於魏郁久閭后謚曰悼車七
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唐志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烏池蓋即黑鹽
池也乘繩證翻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
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
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
赦以王盟為司徒丞相泰朝于長安還屯華州朝直遙翻
下同華戶化翻　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于鄴歡解丞相遂不書官而書姓通
鑑紀實非如春秋之有所褒貶也　壬辰還晉陽　五月甲戌東魏遣兼
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考異曰魏帝紀在二月丙辰蓋始受命時也今從梁帝紀　秋
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此淮南謂光城弋陽之地在淮水上流之南非
指古淮南郡治壽春之淮南　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脩之得如來舍
利大赦如來梵言佛也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
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帥讀曰率下同景悉燒洛陽內
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魏自
孝文帝遷洛以後孝武帝西遷以前園陵皆在洛州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
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
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　八

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漢志，河南郡有穀城縣。師古注曰：即今新安。水經注曰：穀城縣西臨穀水。騎，奇寄翻。下同。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陳讀曰陣。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莫多婁，虜三字姓。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安縣有孝水。水經注：孝水出廆山之陰，北流注于穀。在河南城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恆，戶登翻。泰進軍瀍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陳讀曰陣。下陳同。屬，之欲翻。景置陳北據河橋者，慮兵有利鈍，先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邙山，可以見其兵多。夫景置陳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輕騎來，見其陳勢如此，斂兵不進可也，遽前合戰，亦屢勝而驕耳。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抶，丑栗翻，打也。荀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楊倞注曰：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東籠，沾溼貌也，如衣服之沾溼然。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宇文泰先以輕騎合戰而不利，大兵繼至，軍勢復振，故大破東魏。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在河橋南岸，北岸即北中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樂音洛。從，才用翻。下其從同。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杜預曰：闔，門扇也。未徹，未透也。徹，敕列翻。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從，才用翻。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喪，息浪翻。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比，必利翻。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謂尊而老也。万，莫北翻。俟，渠之翻。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上，時掌翻。稽，音啟。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度北河橋也。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唐志，河陽縣南有回洛故城。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史言兩軍雖鬪。氛霧四塞，塞，悉則翻。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矟，色角翻。踣，蒲北翻。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下裹創同。著，陟略翻。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謂兵有邂逅，乘馬則倉猝可以奔馳。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帥讀曰率。呼，火故翻。重，直龍翻。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射，而亦翻。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

門拒守。（恆，戶登翻。兖，胡光翻。降，戶江翻。）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蔡祐字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史言泰寬裏膽失。枕，之任翻。）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史言蔡祐沈勇不伐。）泰留王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少，詩沼翻。）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剽，匹妙翻。）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雍，於用翻。後魏置咸陽郡於石安縣。石安，漢渭城縣，秦之咸陽也，石勒改曰石安。五代志，京兆涇陽縣舊置咸陽郡。）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降卒，東魏之卒降于西魏散在民間者也。還兵，西魏之兵自洛西還者也。降，戶江翻。）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帥，讀曰率。）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閿，音旻。）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陸通本吳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入關，及劉義真之敗，沒于赫連，遂居關中。）「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左傳臧文仲之言。蠆，丑邁翻。）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東寇，謂東魏之兵。）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以賊言為信也。）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華，戶化翻。）太保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魏收志：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屬恆農郡，因二崤山以名縣。隋并崤縣入河南熊耳縣。程大昌曰：二崤山一名嶔崟山。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謂邙山之敗，信先泰軍西還。）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謂亮事蜀，瑾事吳也。）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　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華，戶化翻。）　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平之。（磨納等起兵見上卷上年。）盧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難，乃旦翻。詆，丁禮翻。訶，虎何翻。調，徒釣翻。從，千容翻。）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于東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魏收志：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北南陽、建城郡。五代志：潁川郡葉縣，後齊

置襄州，復，扶又翻；下孫復同。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庸，用也，勞也，雇也。以枉法論。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舊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故齊以爲名。伊闕以南大山長谷，蠻多居之，魏置都督以防蠻。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華，戶化翻。帥，讀曰率。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長，知兩翻。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數，所角翻。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京南，謂洛京以南也。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少，詩沼翻。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瀍保爲東洛州刺史，西魏洛州治上洛，以洛陽之地爲東洛州。配兵數百以助之。瀍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伏流城，伊川郡治所，隋改南陸渾縣曰伏流。水經注曰：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有三塗山，伊水逕其下，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劉澄之永初記稱伏流縣西有伏流坂者，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曹魏置二十三郎，有中兵、外兵、都兵、別兵。元魏以後中兵、外兵又分左右。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採運者，使之採木運入洛陽城也。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間，古莧翻。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孔城，屬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新城，置新城郡。杜佑曰：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防於壽安縣。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塢在宜陽西北。水經注：河內軹縣有張白騎塢，在湨水北原上，據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唯西面版築而已。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將，即亮翻。琛，丑林翻。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領宜陽、金門郡，治宜陽之檀亭戍。恆，戶登翻。誘，音酉。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按韋孝寬傳：時西魏令孝寬領宜陽郡事，遷南兗州刺史。然南兗州治譙城，在東魏境內，孝寬未能取其地也。乃詐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諜，徒協翻。遺，如字。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崤、澠遂清。崤，崤山及澠池也。澠，彌兗翻。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五代志：絳郡稷山縣舊置勳州，勳州即玉壁也。杜佑曰：稷山縣南十二里即玉壁城。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行臺如故。東西魏蓋於汾州據險爲界，晉、幷皆入於東魏。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崔亮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史言高澄收拾人物以傾元氏。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衛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僕射。纘，弘策之子也。張弘策，帝舅也，佐帝創業。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時俗所嗤鄙。旰，古旰翻。按嗤，丑之翻。自徐勉、周捨既卒，普通五年，周捨卒。大同元年，徐勉卒。卒，子恤翻。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二公：尚書省爲外朝，門下省爲內省。朝，直遙翻。异，羊至翻。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行，下孟翻。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休沐之日，自省中出還私第，爲休下。伺，相吏翻。好，呼到翻。下，遐嫁翻。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王暕，儉之子，帝用之，官至侍中、尚書僕射。翔，淵之曾孫也。褚淵，蕭齊佐命。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

乘玉輦。駕馬為輦，駕人為輦。琛，瑒之弟子也。賀瑒以儒學進。瑒，雉杏翻，又音暢。辛酉，東魏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辛未，上祀南郊。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行，下孟翻。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時就學者苟能以其所治之事，質之於經傳，有所感發，則其所學之進，又豈螢窗雪案搜經摘傳者所能及邪！治，直之翻。東魏丞相歡，歡以沙苑之敗，求自貶，詔復其官，史復以丞相書之。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廣宗縣，漢屬鉅鹿郡，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太和二十一年立廣宗郡，東魏屬司州。瑗，于眷翻。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謨等以勸之。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為皇后。乙亥，大赦。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空。秋，七月，以扶風王孚為太尉。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元景聘魏。東魏人以正光厤浸差，魏行正光厤，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二年。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杜佑曰：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後魏始置祕書校書郎。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厤。既成，行之。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參僚，即參佐。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牂柯音臧哥。南平俚洞，交廣界表俚人依阻深險，各自為洞。俚，音里。紛綸甚衆，故异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就彼土以土人為之。徼，吉弔翻。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務廣地者荒，貪人有者殘，信哉！將，即亮翻。帥，所類翻。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瑾，渠吝翻。

六年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庫狄干為太保。丁丑，東魏主入新宮，東魏作新宮於鄴，見上卷大同元年。大赦。魏扶風王孚卒。二月，己亥，上耕籍田。魏鑄五銖錢。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杜佑曰：三鵶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有平高城，周以禦齊；高齊於縣東北十七里置魯城，以禦周。將復荆州。二年，西魏乘沙苑之勝取荆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大通四年，魏廢文后為尼。尼，女夷翻。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以大計，謂以國事廢乙弗后，而立柔然女也。而恩好不忘，好，呼到翻。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養，羊尚翻。會柔然舉國渡河南侵，度河南侵夏。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為一女子邪！為，于僞翻。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塹，七豔翻。雍，於用翻。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王羆，京兆人。使，疏吏翻。蠕，人兗翻。帥，讀曰率。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恇，去王翻。柔然至夏州而

退未幾，悼后遇疾殂。（幾，居豈翻。）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陝，式冉翻。降，戶江翻。）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按杜佑通典，衞州汲郡，古牧野之地，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徙代，留於石濟之西，故有河北馬場。魏收志，是時置義州，治汲郡東城，領五城、義寧、新安、龍池、恆農、宜陽、金門、壽五郡。五代志，汲郡汲縣，東魏置義州，舊置七郡二十八縣，則七郡皆僑置於汲縣界。又據朱元旭傳，時分河內、汲郡二郡界，扶風之地立義州，以置關西歸正之民，後周武帝滅齊，改義州爲衞州，治汲。處，昌呂翻。）東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據北齊書，高永樂封陽州縣公。）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己丑，東魏封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東魏華山王鷙卒。（二年，東魏以鷙爲大司馬。鷙，戶化翻。）秋七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聘。八月戊午，大赦。戊戌，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行狀，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於朝，以請謚。銘誌，立碑於墓，以傳後。洪适曰：東漢自將都尉始建墓闕，蓋表阡碑銘之濫觴也。有文而傳於今，則自謁者景君墓表始。君以安帝元初元年卒。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爲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著爲之，遂相祖述，爾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北方，南人未之見乎？然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諳憶無遺，范書所載，豈不知之？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云始於晉宋，非也。行，下孟翻。上，時掌翻。）上不許，贈本官，謚穆正公。冬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五代志：隋煬帝破吐谷渾，以伏俟城置西海郡。其地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即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王莽受卑和羌所獻地置西海郡者也。北史：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使，疏吏翻。）

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宕昌王梁仚定爲其下所殺，弟彌定立。（宕，徒浪翻。仚，許延翻。考異曰：梁帝紀作彌泰，今從典略。）二月乙巳，以彌定爲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上耕籍田。（籍，秦昔翻。）魏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西魏無幽州，當豳州也。）三月，魏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魏收志：上郡屬東夏州，領石門、因城縣。隋志：延安郡有因城縣。夏，戶雅翻。）大都督于謹討禽之。夏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于東魏。秋七月己卯，東魏宜陽王景植卒。魏以侍中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五代志：龍泉郡，後周置汾州，隋改隰州，治隰川縣。）測，深之兄也。爲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隰川東接東魏晉州界。）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殽，待以客禮，（數，所角翻。抄，楚交翻。爲，于僞翻。）并給糧餼，（餼，許氣翻。）衞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復，扶又翻。）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爲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骨肉！」（間，古莧翻。）命斬之。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彊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度，徒洛翻。長，知兩翻。下令長同。）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坐，徂臥翻。）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守，式又翻。計帳見上卷大同元年。）東魏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乙巳，東魏發夫五萬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十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爲太尉，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之舅也。（胡國珍，靈后之父。）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交趾李賁世爲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廣陽門，建康城西面南頭第一門。姓譜：并，府盈翻。撙，祖本翻。）韶恥之，賁與韶

還鄉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沈約志，永平郡有武林縣，宋文帝立。永平，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時貴監德州，五代志，日南郡，梁置德州。監，工銜翻。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貴，奔還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五代志，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縣立高州，在隋海康縣界；端州新興縣，梁立新州。將，即亮翻。諮，恢之子也。鄱陽王恢，上之弟也。

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條。宇文泰前已行二十四條，今又益十二條，故曰新制。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調，徒釣翻。謂尺度不依舊式也。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謂孝昌以來也。喪，息浪翻。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四年。齊晉，直謂春秋列國之大界。帥，讀曰率。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小弁之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凡江河濟渡之處皆曰津，橫絕水爲橋以通往來曰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飢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傍，步浪翻。粗得周贍。粗，坐五翻。贍，時豔翻。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史言高歡於兵荒之餘能紓民力。復，扶又翻，又如字。

東魏尚書令高澄尚靜帝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長，知兩翻。朝，直遙翻。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賜錦綵布絹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遺，于季翻。貨滿十室。

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使狼將羊，羊雖衆終爲狼所噬，況羊少而狼多乎。諭族帥並緣侵漁閭帥，閭帥又侵漁比帥，比帥又侵漁其所領四家也。比，毗至翻。帥，所類翻。樂，音洛。少，詩沼翻。復，扶又翻。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三正，即李沖所請置三長。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一丁，貲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貲，即夷翻，計貲輸絹也。番兵，謂番代爲兵。下，遐稼翻。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人多信之。妖，於驕翻。考異曰：南史作敬宮，今從梁書。

八年春正月，敬躬據郡反，改元永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纘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綰節度。二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天監七年，王神念自魏來奔。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左傳，潘黨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甲如鱗，當相比曰札。而志氣高遠。

魏初置六軍。

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聘。繪，元忠之從子也。李元忠勸成高歡討爾朱之謀。從，才用翻。

東魏丞相歡朝于鄴。朝，直遙翻。司徒孫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初，太尉尉景與丞相歡同歸爾朱榮，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勳戚，貪縱不法，爲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史言高歡爲是使勳貴知有王法。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丁亥，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歡往造之，景臥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造，七到翻。趣，讀曰促，從後趣之同。歡撫而拜謝之。辛卯，以庫狄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

八月庚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防討。既委景以備梁、魏，又使討叛貳，隨機則便宜從事，其任重矣。爲侯景叛東魏張本。

魏以王盟爲太保。

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斷，音短。按後於玉壁置勳州。杜佑曰：玉壁城在絳州稷山縣西南十二里。歡以

書招思政曰：若降，當授以并州。（高歡以晉陽爲根本，并州之任，要重於諸州。降，戶江翻。）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道元降見上卷元年。）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illegible]）十二月，魏主狩於華陰，大享將士。丞相泰帥諸將朝之。（華，戶化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起萬壽殿於沙苑北。辛亥，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illegible]）孫冏、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吳立新渝縣，屬安成郡。渝，當作[illegible]。）武林侯諮又趣之，冏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衆潰而歸。（趣，讀曰促。[illegible]）映，憺之子也。（[illegible]）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帥廣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爲子雄復冤，（[illegible]帥，讀曰率。爲，于僞翻。）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illegible]）大破子略等，殺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爲主帥。（帥，所類翻。）詔以霸先爲直閤將軍。（[illegible]）

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處，昌呂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搔，蘇遭翻。）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樂，音洛。）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九年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崔暹之妹既去，李氏繼室，故曰後妻。）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爲北豫州刺史。（北豫州治虎牢。）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鎮城之職，猶防城都督。）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降，戶江翻。）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爲，于僞翻。下爲之同。）歡曰：我匄其命，（匄，居大翻，又居曷翻。）須與苦手。（言必痛杖之也。）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復，扶又翻。）元康爲之言於歡曰：（爲，于僞翻。）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永安縣，古彘邑也，漢屬河東郡，後漢順帝改曰永安。魏收志曰：建義元年置永安郡，治永安城，屬晉州。時季式罷晉州，戍之。隋廢永安郡，改爲霍邑縣。）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帥，讀曰率。）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將，即亮翻。）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艇，徒鼎翻，小船也。伺，相吏翻。上釘音丁，下釘丁定翻。）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陳，讀曰陣。重，直用翻。瀍曲，或作瀍西。）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

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歡欲堅陣以持之待其疲渴而後戰故云然乾音干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甄稽延翻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使疏吏翻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夏戶雅翻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洮土刀翻將即亮翻考異曰北齊書云斬首六萬級今從北史彭樂傳歡使彭樂追泰泰窘窘巨隕翻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捽昨沒翻捽持其髻也幷數以沙苑之敗事見上卷三年數所具翻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噤齘切齒怒也噤巨禁翻亦作齘胡介翻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復扶又翻爲于僞翻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復扶又翻下日復同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爲歡屬其子澄令防彭樂張本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令狐德棻曰若干之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若干氏平作干孫愐曰若人者翻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上時掌翻從才用翻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魏收志天安二年置懷州於河內太和八年罷天平初復置領河內武德二郡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兒歡許之少詩沼翻興慶拒戰矢盡而死考異曰典略作尉興敬今從北齊書北史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考異曰周賀拔勝傳云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今從典略泰募勇敢

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閒行戶剛翻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槊色角翻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河州時屬西魏東魏使劉洪徽遙領刺史耳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比必利翻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魏收志孝昌中置南郢州治赤石關領□□城光城邊城郡五代志光州定城縣後齊置南郢州非西魏境也耿令貴亦遙領刺史耳呼火故翻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樂音洛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逐坐人指當時持文墨議論者但能相隨逐坐談而坐食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復扶又翻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陝失冉翻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

不從。（為歡悔不用陳元康之言張本。余謂邙山之戰，蓋俱傷而兩敗，宇文泰雖力屈而遁，高歡之氣亦衰矣，安敢復深入乎。）
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
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恆，戶登翻。）思政
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
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
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
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
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魏蓋改東宮武衛將軍為武衛率。）、都督王
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
優劣，使探籌取之，（雍，於用翻。探，吐南翻。）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
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
（高乾兄弟本起兵於信都，仲密故扇動其豪傑使為應於河北。）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
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
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
追改，若復收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
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以太子詹事謝舉為尚書
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
九德。（吳分九眞立九德郡。五代志曰：日南郡九德縣，梁置德州。將，即亮翻。）　清水氐酋李鼠仁
（清水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五代志曰：後魏置清水郡，隋廢郡為縣，屬秦州。酋，慈秋翻。）乘魏之敗，據險
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屢遣軍擊之，不克。丞相泰
遣典籤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長，知兩翻。）或從或
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鼠
仁感悟，遂相帥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氐酋梁道顯叛，泰復遣昶
諭降之。（酋，慈秋翻。復，扶又翻。下州復同。）徙其豪帥四千餘人并部落於
華州。（帥，所類翻。華，戶化翻。）泰即以昶為都督，使領之。　泰使諜潛

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諜，徒協翻。將，即亮翻。）侯景獲之，改其書
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
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
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
有義勳，（謂起兵於信都以奉歡也。）高昂死王事，（謂戰死於河陽也。）季式先自告，
（謂先自永安戍奔告歡也。）皆為之請，免其從坐。（為，于僞翻。）仲密妻李氏當
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高澄
以漁色使宗戚外叛，其父幾死於兵，長惡不悛，復服以誘納之。他日楊燕之禍，叔姪相屠，實由李氏，豈天也邪！）乙未，以侯
景為司空。（賞平虎牢之功也。）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為太傅，
廣平王贊為司空。　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
律金為大司馬。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
冬十一月甲午，東魏主狩于西山。（鄴西無山，蓋邯鄲之西山也。）乙巳，
還宮。高澄啓解侍中，東魏主以其弟幷州刺史太原
公洋代之。丞相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
至土墱，（馬陵蓋東魏置戍之地。土墱，志：代州繁畤縣有土墱。案墱，北史作隥，音丁鄧翻。）四十日罷。
魏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魏收
志：河北郡屬陝州，本漢晉河東郡之河北縣地也。隋廢郡，復為縣，屬河東郡。守，式又翻。俠，戶頰翻。）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
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朝，直
遙翻。下同。）
十年春正月，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三
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行，下孟翻。）校河北戶
口損益，因朝于鄴。　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
子入守京城。辛丑，謁脩陵。（晉置南東海郡於京口，南蘭陵郡於延陵。建寧陵，梁紀曰：建陵，皇妣
張皇后陵也。脩陵，皇后郗氏陵也。）　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
為太保。　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樓，更名北顧。（鎮江府圖

經曰京口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爾雅丘絶高曰京故曰京口又府治東五里有京峴山京口得名以此北固山在府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即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爾正義傳曰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帝登望久之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於是改曰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各賚錢二千

壬子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侍中高洋爲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黨也委以朝政朝直遙翻鄴中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門名幻翻東魏時中給事中等掌之今高歡移而歸中書所以重澄之權文武賞罰皆稟於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爲叔父澄怒罵之隆之本洛陽人歡命爲弟故洋以叔父呼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長知兩翻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干娶歡妹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帝報澄父子之語常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朝直遙翻

甲午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

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屬之欲翻丁酉敬容坐免官

東魏廣陽王湛卒

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脩邙山之怨也勝憤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陳讀曰陣眞大勇也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更工衡翻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爲五卷頒行之二十四條并新制十二條總爲三十六條二十四條見上卷大同元年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守手又翻長知兩翻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游道爲御史中尉五代志後魏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以游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處昌呂翻御史臺謂之南臺尚書省謂之北省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名南臺尚書省在北故曰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宋明帝初畢衆敬降魏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坐徂臥翻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即辭去澄留之食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時於鄴都治東山爲遊宴之地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黷貨無厭厭於鹽翻暹前後彈子如坦及幷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游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羡等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中大通四年高歡破爾朱氏子如於南岐州間道奔歸路阻取道夏州車歸也夏戶雅翻王給露車一乘乘繩證翻犛牸牛犢犛莫交翻又曲角也牸音字犢在道死唯犛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懼澄殺之也八月癸酉削

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濟陰王暉業爲太尉，（濟，子禮翻。）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罷太師也。）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久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憔，慈消翻。悴，秦醉翻。）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爲，于僞翻。蝨，色櫛翻。）賜酒百餅，羊五百口，米五百石。（澄繩之以公法，歡接之以舊恩，此其父子駕御勳貴之術也。）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屬之。（屬，之欲翻。）丞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暱，尼質翻。過，工禾翻。）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令僕已下皆側目。（駮，北角翻。）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愔，於今翻。畜，許竹翻，養也。）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復，扶又翻。）遊道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部下當有郎字。）

己丑，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喪，息浪翻。）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魏齊官制，司徒未書加大，大字衍。）爲括戶大使，分行諸州，（使，疏吏翻。行，下孟翻。）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　庚子，東魏主祀圜丘。　東魏丞相歡襲擊山胡，破之，（山胡即汾州山中稽胡也。）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好，呼到翻。）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五 起旃蒙赤奮若，盡柔兆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冑、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北史曰：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按魏書，孝靜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戲，蓋此禁尋弛也。任，音壬。 殺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弟皆不坐。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處，昌呂翻。 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吐谷渾國於西魏西南，高歡越境納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丁未，置晉陽宮。二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容華，前漢內職，魏晉因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 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使，疏吏翻。下同。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斷其臂，棄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此說雖殊，終狼種也。程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厥，九勿翻。 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其國之下當更有國字，屬下句。 「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三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朝，直遙翻。鄴都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舉劾。勞，力到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陳，讀曰陣。 當官正色，今始見之。言聞古人有當官正色者，今始見之。 崔暹也。 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鄴都倣京洛之制，亦有華林園。 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暹。 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羡，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斌，音彬。妓，渠綺翻。 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白居易詩云：天下無正色，悅目即為姝。誠有是事，蓋玉儀所以寵者，非色必妖媚，善蠱惑，故所如衆女謠諑而不見容。 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造，如字，作也。 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復，扶又翻。 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蔡邕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語，牛倨翻。 「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

魏王盟卒。九年，魏以王盟為太傅。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度，徒洛翻。 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宇文泰令蘇綽倣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

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上遣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瞟，匹妙翻。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瞟於西江。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瞟。說，式芮翻。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謂李賁之叛由武林侯諮也，事見上卷十年。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也！撓，奴教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遂勒兵先發。瞟以霸先爲前鋒。至交州，考異曰：典略作十二月癸丑至交州；梁書、陳書帝紀在六月，今從之。賁帥衆三萬拒之，帥，讀曰率。敗於朱鳶；朱鳶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朱鳶縣舊置武平郡。鳶，音緣。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沈約志，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并立嘉寧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五代志，交趾郡嘉寧縣舊置興州，新昌郡，隋改曰峯州。諸軍圍之。勃，昺之子也。昺，吳平侯，高祖從父弟也。昺，音丙。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婚。使，疏吏翻。爲，于僞翻。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蠕蠕王，雖曰以爲國號，猶醜賤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爲國號，不復以爲醜賤矣。蠕，人兗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據北史彭城太妃傳，下館當在木井北。宋白曰：木井城，今并州陽曲縣理。又曰：代州卽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處，昌呂翻。歡跪而拜謝。婁妃，歡微時之妻，正室也。處，昌呂翻。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史言婁妃爲國家計，有趙姬使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之意。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聘，或云作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恚，於避翻。歡輿疾就之。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十五卷。復，扶又翻。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

乙未，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此邙山之捷所獲西魏之兵也。捷事見上卷九年。桎，之日翻。梏，古沃翻。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爲司徒，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魏築圜丘於城南。長安城南也。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稽，音啓。謂東魏通和也。正是生聚教訓之時，用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謂淮、汝、潼、泗新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哀，蒲侯翻。更相呼擾，更，工衡翻。惟事徵斂，斂，力贍翻。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守，式又翻。歟，下同。東境戶口空虛，東境，謂三吳之地。皆由使命繁數，使，疏吏翻。數，所角翻。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畜，吁玉翻。妓，渠綺翻。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巨億者，億億也。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少，詩沼翻。如復傅翼，增其摶噬，復，扶又翻。傅，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爲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傅之羽翼也。一何悖哉！悖，蒲內翻。下同。其餘淫侈，著之凡百，言時人凡百所爲皆事淫侈也。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道，讀曰導。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爲之。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己意，此論誠切中人情。彊，其兩翻。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

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扆於豈翻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分其肉理言其苛細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長知兩翻古寔實同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徼堅堯翻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治署理事之所邸舍止之所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邸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四方屯傳邸治屯軍屯也傳驛傳也傳張戀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此亦確論也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琛丑林翻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戶其下有主書令史書用武官宋改用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大指以爲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讜多曩翻讜言善言也直言也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偬倥康董翻偬作孔翻倥偬困苦也不暇給也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闒茸闒吐盍翻茸而隴翻闒茸不肖也劣也止取名字宜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上時掌翻別彼列翻橫戶孟翻某太守貪殘守式又翻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使疏吏翻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周禮王膳用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又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詩唐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若以爲功德事者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㝵會爲功德事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爲數十種種章勇翻治一菜爲數十味治直之翻下同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帝奉佛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爲不食國家之食誠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此自文其營造塔寺之過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將作國匠者官給其傭庸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將作掌土木之工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爲之傅翼爲于僞翻傅讀曰附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悖蒲妹翻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孔穎達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竟畢其事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處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朝直遙翻少詩沼翻昔要腹過於十圍要讀曰腰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爲誰之爲于僞翻下爲同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尸主也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漢鄒陽之言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趙高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復同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

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閣重奏，倚，側也。側者，傾側之義，如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直龍翻。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省，悉景翻。下，遐嫁翻。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妙。騎，奇寄翻。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夜分五更，每更至五點而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斷，音短。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盧達翻。糲者，麤而不精也。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日移中，日過中也。嗽當作漱。漱口也，音先奏翻。過，謂度日也。身衣布衣，木綿皁帳，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時不薅則為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匀細，卷為小筩，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衣，於既翻。一冠三載，一衾二年。載，子亥翻，亦年也。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法事，謂奉佛為梵唄。雖居暗室，恆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小坐，宮中便坐也。恆，戶登翻。坐，徂臥翻。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浸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守，式又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惡，烏路翻。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脞；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詰，去吉翻。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昃，阻力翻。治，直吏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復，扶又翻。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謂朱异、周石珍輩也。大謀顛錯而不知，謂納侯景、復與東魏和也。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搏埴者則役之搏埴。任，音壬。其無任者著升械，魏武帝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升，減。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著，陟略翻。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吏請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幾，居希翻。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及致帝之終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日事關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至於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於兵、死於饑者，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懌，吾誰欺？欺天乎！斷，丁亂翻。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如臨賀王正德父子是也。由是王侯益橫，橫，戶孟翻。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剽，匹妙翻。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五代志：敦煌郡，舊置瓜州。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各州之大姓是為望，首望者又一州望族之首。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吐谷渾立國在敦煌之南，隴大河。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

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兵從不多故曰單使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所謂單車之使者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不以爲疑徽遣人微勸彥歸朝朝直遙翻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留計贊其留敦煌之計彥信之遂來至館徽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謀令狐整瓜州之望也姓譜令狐本自畢萬之後晉大夫令狐文子卽魏顆也徽徙門翻令音零執彥於坐坐徂臥翻責而縛之因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鄧彥久在瓜州豈無黨與威之以大軍將至故懾而不敢動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徽爲都官尚書

中大同元年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爲中大同春正月癸丑楊瞟等克嘉寧城瞟匹妙翻考異曰典略作乙未今從梁帝紀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于江口江口卽蘇歷江入海之口獠魯皓翻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先是東西魏爭義州史寧先入城據之西魏因以爲刺史爲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應保劉昫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冥安縣晉置晉昌郡及冥安縣隋改爲瓜州改冥安爲常樂武德七年復爲晉昌又有常樂縣則漢之廣至縣地也又按五代志瓜州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幷涼興廣至冥安閏泉合爲涼興縣隋廢郡改縣爲常樂參而考之則晉昌郡當置於隋常樂縣界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　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同泰寺有使省講三慧經考異曰典略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幷所王境土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爲寺家奴若幷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夏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魔眉波翻行下孟翻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遲直二翻遂擒仲和　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爲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漸逼涼州東軍謂獨孤信之軍東自長安來說式芮翻彼勢孤危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領將卽亮翻下同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令狐整字延保使將兵以往蔑不濟矣保從之整行及玉門玉門縣漢屬酒泉郡師古曰闞駰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五代志瓜州玉門縣後魏置會稽郡又有玉門郡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降戶江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復扶又翻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使疏吏翻具以狀聞丞相泰以申徽爲瓜州刺史召整爲壽昌太守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爲壽昌郡又改永樂爲石泉守式又翻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令狐整以忠順貴顯於魏史敘言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六月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爲河南大將軍大行臺　秋七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散悉亶翻　甲子詔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先悉薦翻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杜佑曰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絫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錢並行及其末也又有兩柱錢禁諸古錢皆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更工衡翻復扶又翻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

百名曰東錢 破𡶶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秦始皇所鑿卽破岡也 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狙千余翻 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 謫運者以謫發之轉運質作質其身使居作皆役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 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 少詩沼翻 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 下遐稼翻 邵陵王綸爲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衞東宮 爲帝諸子皆不終張本惡烏路翻 八月以綸爲南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 自晉陽朝于鄴而書如鄴言其威權陵上若列國然 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石經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

魏徙幷州刺史王思政爲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 西魏置幷州刺史治玉壁將卽亮翻 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 晉州屬東魏韋孝寬遙領刺史耳 丞相泰從之

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 挑徒了翻 西師不出

李賁復帥衆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 復扶又翻澈湖亦當在新昌郡界考異曰典略云渡武平江據新安村今從陳帝紀 大造船艦 艦戶黯翻 充塞湖中 塞悉則翻 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 楊瞟等自去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一年半故自謂師老 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 獠魯皓翻下同易以豉翻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 諸將心不欲戰故默而莫敢應

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 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illegible]翻 內常愧之寵亞諸子 言詧寵亞於諸子帝固知詧之才器足以自立矣 以會稽人物殷阜 會工外翻 故用詧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 朝直遙翻秕卑履翻不成粟也書曰若粟之有秕後漢書安帝贊曰秕我王度注曰秕謂穢也 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 折而設翻下遐稼翻 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 謂帝自襄陽起兵以得天下 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爲詧據襄陽張本數所角翻治直吏翻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於汾水上流決而移之不使近城 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二樓 先悉薦翻 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 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賢曰對孤爲虛玄女謂黃帝曰戰陣之法避孤擊虛 聚攻其北北天險也 天險自然之險也天設地造不假人力者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 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 塹七豔翻貯丁呂翻 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 塞悉則翻排讀與鞴同音步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 一鼓皆焦爛 鼓排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 敵以攻車撞城 撞直江翻 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 幔莫半翻 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 壞音怪

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說，式芮翻。珽，他典翻。）「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降，戶江翻；下同。）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㯳鎮車廂，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㯳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

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酹酒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

冠一時。冠，古玩翻。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言其勇而無謀也。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史言侯景夙有取江南之志。太平寺蓋在鄴。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杖，直兩翻，憑也。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易，弋豉翻。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言澄當以得盡總內外大權爲喜，不應更有餘憂。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東魏天平元年，歡使景取荊州，後遂委以河南。至是十三年，歡此語當在來春垂歿之時。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畜，許竹翻。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遒，慈秋翻，健也，固也。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可朱渾道元奔東魏，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劉豐生奔東魏，見二年。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少，詩沼翻。戇，陟降翻。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蓋以邙山事銜之，爲後彭樂被誅張本。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使澄厚以官爵結紹宗之心。遺，于季翻；下患遺同。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段韶字孝先。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事見上卷大同九年。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瞑，莫定翻。相樂，廣寧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六 彊圉單閼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太清。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諡法：猛以彊果曰威。以湘東王繹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續素貪婪，婪，盧南翻。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餘件。中錄事參軍，蓋使之錄閤中事。在左右親近者也。件，其輦翻。上方知其富，因問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大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上意乃解。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狀聞。按繹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死，入閤而躍，屧為之破。屧，蘇協翻，屐也；又屨中薦也。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死則從而忻快。為，于偽翻。

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年五十二。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斷，丁亂翻。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受，當作授。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廝，音斯。養，余亮翻。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如尉景、司馬子如、孫騰諸人是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如泉企、裴讓之是也。由是文武樂為之用。樂，音洛。世子澄祕不發喪，用歡遺言也。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

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誘，音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侯景之變，當時覺之而能發其姦者，邢子才一人耳。孰謂文士不可以當禦侮哉！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崔暹糾劾權貴，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為暹罪。暹，息廉翻。將，即亮翻；下同。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三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道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洛陽二州名並已見前。魏收志，武定二年置北荊州，領伊陽、新城、汝北郡。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有東魏北荊州，汝陽郡項城縣東魏置北揚州，及丹楊郡、秋陵郡。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景傳云：「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荊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濟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爾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陰結私圖，剋相影會。」蕭韶太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可足渾洛，無邢子才與略，有荊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暴顯、許季良、爾朱渾願、樂恂、梅季昌。今依梁書。而太清紀有南豫州，蓋前官也。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易，以豉翻。若齊、宋一平，齊，謂青州；宋，謂徐州。徐事燕、趙。」燕、趙，謂河北之地。上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大同二年

東魏請和以來交聘使命不絕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謂不能圓轉如膠柱鼓瑟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夢[illegible]式又翻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考異曰[illegible]略[illegible]六年十二月夜夢[illegible]今從梁書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少詩沼翻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言不能自治其國而欲夢寐以幾其亡宜矣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獨言者宴閑之時非因與侍臣問答而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已也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揣初委翻誘音酉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易弋豉翻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爲侯景亂梁張本丁亥上耕藉田藉在亦翻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大通元年帝捨身之始事見一百五十一卷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梁紀作土州刺史桓和五代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巢置土州及東西二永寧眞陽二郡仁州刺史湛海珍等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己吾義城縣己吾之下注云州郡治五代志彭城穀陽縣有己吾義城二縣後齊併以爲臨淮縣將兵三萬趣懸瓠將卽亮翻趣七喻翻運糧食應接侯景魏大赦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爲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教數十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握彥深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朝直遙翻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晉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伉儷及冢適也既葬而宴賓者非之高澄則喪父也歡喪不哀死肉未寒忘難斯徒跣之哀縱躍踊僾之樂尚爲有人心乎是故樂崩之禍猶輕柏堂之禍爲慘蓋哀樂之報應固不爽也[illegible]丙子羣臣奉贖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爲無君天下亦忘君矣丁亥上還宮丁亥當作丁丑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也李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五月丁酉朔東魏大赦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爲太尉旭許玉翻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將卽亮翻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侯景不敢乘勝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眾也甲辰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爲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爲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僕射高洋爲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斌蓋因玉儀而進用斌音彬戊午尉景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東魏東荊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魯陽潁州治長社時無北兗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豈史家誤以荊爲兗邪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少詩照翻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先是王思政蓋自恒農還鎮荊州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收志興和元年分置陽翟郡屬潁州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

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按趙貴開府儀同三司，此處「開府」二字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爲：「王旅未接，謂羊鴉仁等軍未至也。昕，許斤翻。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螫，音釋，又施隻翻。蝮螫手，壯士解腕。腕，烏貫翻。事不得已，本圖爲國，爲，于僞翻。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弃，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見，賢遍翻。朝，直遙翻。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言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專之者，可也。上引此義，欲以籠絡侯景，不知狼子野心之難馴擾也。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上報此詔，已爲侯景所窺矣。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爲大司馬。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使範擊魏荊州，欲以應接侯景。穰，如羊翻。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李弼救侯景。今從典略。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李弼之計，以爲執侯景不能終兼河南之地，徒爲東魏去疾，故止之。誘，音酉。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東魏之師已退，而梁之援兵始來，弼若不還，則與梁之兵必浪戰於汝潁之間矣。引兵而還，則侯景歸梁矣。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兵出屯懸瓠。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與魏，爲王思政守潁川沒於東魏張本。景復乞兵於魏，復，扶又翻。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爲界，以同軌名郡者，言將自此出兵以混壹東西，使天下車同軌也。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高歡、侯景皆懷朔鎭人，少相友善，中閒同事爾朱榮；滅爾朱，景遂委質於歡。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將，即亮翻。背，蒲妹翻。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史言西魏多智士，宇文泰能用善謀，侯景之姦詐不得逞，而其禍移於梁矣。泰乃召景入朝。朝，直遙翻；下同。

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閒，閒，古莧翻。每往來諸軍閒，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從，才用翻。少，詩沼翻。將，即亮翻。造，七到翻。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言其不肯應召而入朝也。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誑，居況翻。誘，音酉。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鎭。辭景而還同軌也。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記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言如鴈之並飛而進也。景知泰惡其情，且知梁之可倚弄也，故以書辭泰而決意附梁。遺，于季翻。行，戶剛翻。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史言西魏諸將唯任約爲侯景所誘。降，戶江翻。任，音壬。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使，疏吏翻；下同。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高顥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考異曰：北史作德正，今從北齊書。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若干惠卒。若干，虜複姓。丁酉，東魏主爲丞相歡舉哀，服緦縗，記閒傳：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縗，倉回翻。凶禮依漢霍光故事，凶禮，謂喪禮也。贈相國

齊王，備九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啓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州。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國。晉氏南度，石氏强盛，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始僑立豫州於壽春。是後庚亮以豫州刺史鎮蕪湖，毛寶治邾城，趙胤治牛渚，謝尚鎮歷陽，又進馬頭，桓沖戍姑孰，蓋不常厥居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懸瓠，常珍奇歸北，懸瓠入魏，豫州復治壽陽。齊東昏之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爲豫州。至帝天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爲豫州，復以歷陽爲南豫州，後復壽陽，又徙豫州復舊治。今得懸瓠，復宋之舊，爲豫州，以壽陽爲南豫，以合肥爲合州。南北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易置州郡，類如是矣。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改東魏之北揚州爲殷州。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將，即亮翻。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謂取休假在外舍也。帥，所類翻。异，羊至翻。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登北顧亭，謂幸京口時也。江、郢、揚、南徐之地爲江左，豫、南豫、南兗之地爲江右。朱异告帝以防鄱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氣，而不料侯景自壽陽舉兵。天邪？人邪？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襻，普患翻。襻輿者，輿擔施襻，人以肩舉之。施版屋，冠以牛皮。冠，古玩翻。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言既以皇孫之貴自高，又以都督之尊自處。復，扶又翻。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 辛未，高澄入朝于鄴，固辭大丞相。以通鑑書法言之，辛未之下當有東魏二字。數實逸翻。詔爲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爲穴，魏收志，魏郡臨漳縣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丘縣地，春秋時乾侯邑也。土地斥鹵，故曰斥丘。其地在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納其柩而塞之。柩，音舊。塞，悉則翻。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史言潛葬之無益。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戍，拔之。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語，牛倨翻。攝，收也。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二邦，謂梁及西魏也。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太上囚楚，乞羹自若，事見十卷高帝四年。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復，扶又翻。累，力瑞翻。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旅與膂同。脊骨也。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中，竹仲翻。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沈，持林翻。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謂逐孝武帝使入關也。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言不敢專決也。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上，時掌翻。從，才用翻。鞠躬屏氣，屏，必郢翻。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之。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環濟要略，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郎中書侍郎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爲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書侍郎屬中書省，分爲二官，高澄以

崔季舒爲中書黃門郎者，澄欲使季舒伺察帝，以爲黃門郎則侍從左右，以爲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領二職也。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比，毗至翻。復，扶又翻。癡勢小差未？差，楚懈反，本作瘥，疾稍愈謂之差。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監，工銜翻。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宿衛，所以防制其君者也。烏那羅受工伐，虜三字姓。呼，火故翻。嗔，昌真翻，怒也。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屬，之欲翻。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敬。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勝，音升。毆，烏口翻。勞，力到翻。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徐知訓陵侮其主，與高澄異世同轍，皆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諒哉！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年。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荀濟以散騎常侍侍講。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東魏華山王鷙卒於大同六年。華，戶化翻。濟，子禮翻。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高澄雖悖逆，不能不屈於靜帝之言，理所在也。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含章堂，蓋取坤卦含章可貞之義，必在鄴宮之內。殿左右幽者，閉帝於內，不使出而專殺於外也。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少，詩照翻。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

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言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朝衆，謂在朝百官。好，呼到翻。朝，直遙翻。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大同十年，東魏以高澄領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史言高歡之識鑒，非澄所及。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楊愔字遵彥。衰暮何苦復爾？復，扶又翻。濟曰：壯氣在耳！言年雖衰而氣不衰也。因下辨曰：辨，獄辭也。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章懷太子賢曰：鹿車，小車，僅容一鹿也。澄疑諸議溫子昇子昇蓋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沒其家口。沒其家口爲官奴婢。晉陽宮。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諸貴，謂司馬子如、孫騰等。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史言士之徇義者，固不計身之死亡，亦未必死也。怖，普布翻。九月，辛丑，澄還晉陽。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前，掎者亢其下。掎，居綺翻。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斷，音短。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監，工銜翻。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泰從魏主狩于岐陽。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扶風雍縣有岐陽宮。東魏大將軍

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以敵侯景，見上卷上年。)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近時之事謂之新。)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言保紹宗必無所違異。)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啖猪腸兒何能為！(啖，吐濫翻。)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解，胡買翻。)若然，(若然，猶今人言若如此也。)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府，夙有聲稱，故問之也。)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帥，讀曰率。峴，戶典翻。)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羊侃知淵明必敗，故出屯堰上，欲全所領而還。若以行兵之節制言之，則安營次舍，皆當聽命於元帥，豈有擅移屯之理哉。)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七年改曰睢州，治取慮城，領淮陽、穀陽、睢南、南濟陰、臨潼郡。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東魏置臨潼郡，梁置潼州。)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渦陽城，孝昌中置譙州，領南譙、汴、龍亢、蘄城、下蔡、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桑縣，後魏置渦州、渦陽郡，東魏改曰譙州。)吾屬將兵而來，(將，即亮翻。下同。)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皆曰善。遂逃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誘，音酉。)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陳，讀曰陣。)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啓事，上駭之，(非時啓事，故駭。)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閤。(文德殿，建康宮前殿也。)异曰：韓山失律。(韓山，即寒山。)上聞之，怳然將墜牀。(怳，呼廣翻。)僧胤扶而就坐，(坐，徂臥翻。)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謂為夷狄所取也。史言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復，扶又翻。)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朝，直遙翻。下同。)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縶南冠，(左傳，楚伐鄭，鄭人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使歸，合晉楚之成。)喻以好睦。(大同二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相，息亮翻。)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以此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孰，古熟字，通。言進軟熟之辭於梁，以為容身之圖。)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

遂得句踐之師，（左傳：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遂與晉侯會于黃池。越子句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句音鉤。踐，慈演翻。）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剡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擁，當作壅。舍讀曰捨。徵，一遙翻。）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援，于元翻。枹音膚。將，即亮翻。）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傍，步浪翻。）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螳蜋舉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喻斧。蛣蜣，蜋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蛣音詰。）當窮轍以待輪，（轍，直列翻。古語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轍。陸佃曰：螳蜋，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爾雅：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舍人云：不過，名蟷蠰，今之螳蜋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蜱蛸也。）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乘晉師，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晉師從之，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齊國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鴆翻。）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左傳：宋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之衛，衛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見黃雀而忘深穽，（穽，疾正翻。）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逮，及也。此二語以誘梁欲再與通和，以攜侯景。）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周章，征營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揣，初委翻。量音良。分，扶問翻。背，蒲妹翻。）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曰：慢藏誨盜。藏，徂浪翻。）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天亡有徵，（徵讀曰證。）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復，扶又翻。推，吐雷翻。）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

久涉行陳，（將，即亮翻。燕，因肩翻。易，弋鼓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漢張良曰：楚兵剽輕。剽，匹妙翻。輕，牽正翻。）不比危脆之衆，（脆，此芮翻。）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倔，其勿翻。彊，其兩翻。）狼戾難馴，（狼，當作很。）呼之則反速而釁小，（釁，許覲翻。）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用蘇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自據淮南，亦欲稱帝，（用黥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池魚，人姓名。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曰：城門失火，汲城下之池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橫，戶孟翻。夭，於紹翻。折，而設翻，又之舌翻。）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必殺之。君忸怩，乃赦之。鴳，烏諫翻。小鳥，即鷃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杜預注曰：蕩，搖也。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射，而亦翻。）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用舍乖方，謂舍周捨、責顧琛而用朱异。廢立失所，謂衡昭明而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舍讀曰捨。）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此數語，蓋論梁武帝之心事。螫，式亦翻。躁，則到翻。治，直之翻。）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易坤卦初六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探雀鷇，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年。探，吐南翻。藏，徂浪翻。）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注曰：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彊秦之為漁父也。）方使

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披鉞四七。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為破竹之勢，破竹，杜預之言，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八年。漢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荊棘，露霑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輾轢，輾，女刃翻，踐也。轢，來各翻，轢也。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之嘉產也。蹂，人九翻。踐，息淺翻。折，而設翻。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景引用之。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李斯自楚入秦為客卿。孫秀自吳奔晉，為驃騎將軍。景以此誘南人，要亦書檄之常談耳。其後梁室禍敗，皆如景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說，式芮翻。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言為小國以附於大國。朝，直遙翻。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此杜預所謂進執圖身者也。帝早在兵間，會不見此，蓋天奪其鑒也。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考異曰：梁紀作戊辰，今從典略。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乘，繩證翻。貞，樹之子也。元樹來奔，中大通四年為樊子鵠所禽。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為澄因淵明紿和以間侯景張本。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輜重之上當有景字，文意乃明。重，直用翻。兩，音亮。渦，音戈。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陳，讀曰陣。下同。景閉壘，俟風止乃出。戰不逆風，故景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好，呼到翻。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被，皮義翻。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領定戎、建平、真君郡。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尤之者，責過之也。將，卽亮翻。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被，皮義翻。渦，工禾翻。射，而亦翻；下為射、還射同。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爾朱、高歡，故自謂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解，戶買翻。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中，竹仲翻。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然。斛律光之勇雖不利，段韶之智雖不獲逞，然東魏之士氣未衰也，故慕容紹宗乘機而運其巧，得以成功。觀史者若祇以一時勝負論人，非有識者也。帥，讀曰率。復，扶又翻。魏岐州久經喪亂，喪，息浪翻。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七 著雍執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承上卷上年紹宗與景相持事，故不書東魏。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蓋前乎此時，景以此言誑衆也。誑，居況翻。紹宗遙呼曰：呼，火故翻。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歸，謂復歸東魏；官者，各人先所居之官；勳，勳階也。被髮向北斗爲誓。爲，于僞翻。誓以明其言之不欺。被，皮義翻。景士卒不樂南渡，樂，音洛。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暴顯去年春爲侯景所執。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渦，音戈。水爲之不流。爲，于僞翻。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騎，奇寄翻。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侯景右足偏短，故詬爲跛奴。陴，頻彌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跛，補我翻。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考異曰：典略云：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人臣苟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復，扶又翻。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僕射。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去年使羊鴉仁鎮懸瓠，羊思達鎮項城。考異曰：典略在六月，今從梁帝紀。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不敢歸。鄱陽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去年遣範鎮壽陽，以攻彭城，代鎮，時猶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監，工銜翻。聞景至，故往候之。有意見之，故爲候。鄭玄曰：古者謂候爲進。孔穎達曰：古時謂迎客爲進，謂迎客爲候。今按經傳，迎客爲進，則進使者而問故之類是也；迎客爲候，則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帥，讀曰率。鄉，讀曰嚮。

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陴，頻彌翻。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說，式芮翻。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徐思玉本壽陽人，仕於東魏，今隨侯景北來。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將，即亮翻；下同。詰，去吉翻。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合肥之役，黯請徹下城避箭，其懦闇可知矣；然使黯能拒景，梁朝亦將數黯納之。

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玄圃。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玄圃，三曰層城，太帝之所居。東宮次於帝居，故立玄圃。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梁祕書省有撰史學

士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 事見晉紀 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何敬容雖不能優游於文義其識則過於梁朝諸臣矣復扶又翻下景復復敕乃復故復同 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 更工衡翻 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 渦音戈 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 事見漢靈獻二帝紀 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 事見晉安帝紀妖於驕翻 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 左傳楚令尹子西曰勝如卵予翼而長之荷下可翻 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 乾音干 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 李斯上秦王書曰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 漢邊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偵伺匈奴降戶江翻 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 與國謂東魏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 惟思也 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 背蒲妹翻 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 朝直遙翻 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 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衞社稷 衞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 孔子家語曰衞大夫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劉向事見三十卷漢成帝陽朔二年 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宋元嘉間蕭思話歷當方任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介與帝同十二世祖後漢中山相苞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爲司空 魏皇孫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 石長宣書官者以南兗州附侯景也不可以春秋書法觀之 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遺書移 移謂移檄也數所角翻 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舊好同 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幷及先王 爲于僞翻言爲魏主君臣祈福也 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 使疏吏翻下同 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 所以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數中矣 與朝臣議之右衞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异羊至翻間古莧翻 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 侯景之反覆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 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 省悉景翻重直龍翻 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 攝問收錄其人而問之也 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 謂人所祝願天從而殞之 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 謂渦陽之勝也 蓋天蕩

澄心以盈凶毒耳。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注曰：蕩，動散也。澄苟行合天心，行下孟翻，又如字。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秦兵謂西魏之兵。西魏據有關西，故曰秦兵。胡騎迫其背，胡騎謂柔然之兵。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先軫之言。何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六年。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舍讀曰捨。遺于季翻。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左傳楚殺伍奢，其子員奔吳，吳王闔閭用之，破楚入郢。腕烏貫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見漢高帝紀。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左傳晉靈公之初，賈季奔翟，隨會奔秦。秦人用其謀，晉人患之。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將若之何？翟與狄同。惡烏路翻。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穢紆廢翻。此言其氣悖矣。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史言朱异貪利而不顧患。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此乃[illegible]。使疏吏翻。釁許覲翻。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觀景此言，亦那可忍。今陛下弃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景之言至此，辭窮道切，獸窮則搏，能無及乎。復扶又翻。下勞復同。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竟斷來章，景又生心矣。乘繩證翻。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傅岐先以舍人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僕、司農卿，兼舍人如故。侯景以窮歸義，弃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將即亮翻。使疏吏翻。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老公之稱，[illegible]此畢露，而今而後自知也，嗚呼。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言坐而聽梁朝所爲，亦必至於死。說式芮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市估，商旅之物入市者，估其直而收稅；田租，計畝所出常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景之反謀如此，梁之君臣若罔聞知，其亡宜矣。三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旭吁玉翻。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大將軍澄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等戰，爲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歸。將即亮翻。間古莧翻。澄由太行返晉陽。行戶剛翻。屈獠洞斬李賁，屈獠洞見一百五十九卷中大同元年。獠魯皓翻。考異曰：陳高祖紀云太清元年，禽賁之年，今從梁帝紀。按通鑑禽賁書於中大同元年。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州，五代志：九真郡，梁置愛州。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帥讀曰率。詔以霸先爲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糾檢，官所糾檢而發之者也。首，自首者也。史言東魏之弊，吏因緣爲姦，濫假者不勝其多。首手又翻。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王思政守潁川事始上卷上年。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驍堅堯翻。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堞徒協翻。

守，式又翻。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廣陵王欣爲太傅，李弼爲大宗伯，趙貴爲大司寇，于謹爲大司空。宇文相魏，倣成周之制建官。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此蓋秦所築長城也。東趣五原，至蒲州，自五原還至蒲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坂爲名也。趣，七喻翻。聞魏主不豫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及至，已愈，泰還華州。華，戶化翻。

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按梁官制，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徐陵將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復修前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陵，摛之子也。徐摛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摛，丑知翻。

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

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朝，直遙翻。

以道士多僞濫，始罷南郊道壇。魏太武帝崇信寇謙之，置南郊道壇。

八月庚寅，澄還晉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侯景與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言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朱、張，謂朱异、張綰之族也。景恚，恚，於避翻。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鍛，丁貫翻。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爲長史，譒，補過翻。徐思玉爲司馬。譒遂去夏侯，稱侯，託爲族子。夏侯詳爲梁朝佐命功臣，其子夔有當世才，邊陲并著聲績，至譒不克負荷矣。

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使，疏吏翻。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求輔貞，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帝既不問景，又不爲之備，蓋耄期倦勤，直付之無可奈何。

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正德既奔魏而逃歸，上復其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劫掠，及隨豫章王北侵，又委軍而走，爲有司所奏。上詔曰：汝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奪人妻妾，略人子女，我每加覆掩，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讟逾甚，匹馬奔亡，志懷反噬。汝既來歸，又令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貸汝以遠。於是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復以朱异之言，封臨賀王，爲丹楊尹，坐所部多劫盜，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謂奔魏時也。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廢，皮義翻。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仰，牛向翻。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重，直用翻。撲，普卜翻。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此亦報範之言，非面語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範非景敵也，使上許範而進兵討景，肉投餓虎耳。復，扶又翻。下同。不復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使，疏吏翻。下同。爲，于僞翻。

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羊鴉仁自懸瓠還，頓軍淮上。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并許不姦無賂，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景又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讎門，謂高氏也。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

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旰古按翻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畜吁玉翻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史言帝養成侯景之禍以敗國亡身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驎離珍翻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啓巨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遮道晨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手操成規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之被恩倖者率所律翻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驎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賈音古异尤與之暱暱尼質翻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比毗至翻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黷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朱异字彥和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難乃旦翻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景自渦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茂迎候之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縛馬頭以登舟又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考異曰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於景無煩攻執今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荊山西執戍主曹璆等璆音求又渠幽翻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此即朱异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五代志封山縣屬合浦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以討景

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邃之兄子也宏上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邃皆天監名臣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濮博木翻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弃淮南壽陽古淮南郡治所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帥讀曰率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此譙州非渦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塘臨徐南梁新昌郡其地當在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二年割北徐州之新昌南譙譙州之北譙立為南譙州居桑根山西今滁州城是也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二年昭譙城下又云十三日以王質巡江遏防典略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先悉薦翻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腰輿者人舉之而行其高纔至腰繖蘇旰翻又蘇旱翻蓋也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降戶江翻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說式芮翻趨七喻翻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羸倫為翻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

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illegible]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荻音狄。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illegible]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慶之之子也。陳慶之入洛有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illegible]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illegible]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邀讀曰要。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illegible]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illegible]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illegible]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更，工衡翻。不復通行。復，扶又翻。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劉禪建興八年立南浦縣，屬巴東郡。西豐公大春守石頭，沈約曰：吳立豐縣，屬臨川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西豐。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朝，直遙翻。推，秀之子；安成王秀，上弟也。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illegible]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爲德陽堂，在南闕前。

庚戌，侯景至板橋，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八十里，過板橋店。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屏，必郢翻。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朝，直遙翻。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了事，猶言曉事也。[illegible]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勞，力到翻。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復，扶又翻。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間，古莧翻。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illegible]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illegible]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illegible]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illegible]辛亥，景至朱雀桁南，桁，戶剛翻。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帥讀曰率，下同。舶，旁陌翻，大舟曰舶。見景軍皆著鐵面，著，陟略翻。退

隱于門信方食甘蔗甘蔗生於南方狀如藜竹圍數寸高丈餘以刀去皮切食其味甘冷解煩析酲楚辭
所謂泰尊柘漿析朝酲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諸柘者也蔗之夜翻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
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
之黨也復閉桁度景景至秦淮南岸子睦領遊軍在南塘庾信既走北岸無兵子睦因得開桁以度景兵
中竹仲翻復扶又翻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
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
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
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陳讀曰陣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著陟略翻既與
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恟許拱翻羊侃
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邵陵王綸
兵時已度江向鍾離西昌侯淵藻時鎮京口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
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
降景降戶江翻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
兵繞臺城幡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射而亦翻朱异等蔑
弄朝權輕作威福朝直遙翻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
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
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
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
城既帀帀作荅翻周也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
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竅苦弔翻空也穴也
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
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
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扇門扇也以槊刺殺
二人斫者乃退刺七亦翻景據公車府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領軍以受天下章奏梁制公
車令屬衛尉其署舍在臺城門外故景得據之府者署舍之通稱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
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棒部項翻景取東宮妓數百

分給軍士妓渠綺翻女樂也東宮近城近臺城也景衆登其牆射城
內射而亦翻下臨射亦射弓射同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
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
太府寺大同中於臺城西立士林館使朱异賀琛孔子袪等遞互講述乘繩證翻癸丑景作木驢
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
破更工衡翻杜佑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
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
焚之俄盡杜佑曰雉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雉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之作雉
尾炬也蓋用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
中高居傲翻射而亦翻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
車動果倒塹七豔翻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
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
射而亦翻下同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
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
今出人若少少詩沼翻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
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
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
所獲鷟士角翻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
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復扶又翻侃謂鷟
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
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
歷陽趣七喻翻先遺書紿田英郭駱曰紿待亥翻侯王已為臺軍
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
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
尤於太極殿前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祥薛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
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天監

六年改騶詒堂爲儀賢堂在南闕前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
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
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
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妻七細翻幷出家之寶
貨悉助軍費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
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
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爲其
防閤在東府故得爲景內應姚思廉梁書作許鬱華時爲東府東北樓主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
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
人曰語牛倨翻若不早降正當如此降戶江翻景聲言上已晏駕
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
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粗坐五翻江子一
之敗還也謂自采石下流敗還之時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
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
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
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帥所類翻
騎五飄譟曰牢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未測其情故不動子一呼
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
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
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子四中矟洞胸
而死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用翻中竹仲翻矟色角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
而絕江子一兄弟駢肩以死於闕下而不足以衛社稷悲夫古人所以重折衝千里之外者也塹七豔翻景初至
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
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
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
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
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
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毆烏口翻捶止蘂翻羸倫
爲翻號戶刀翻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閒衆至數萬城
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
畚鍤畚布衮翻所以盛土鍤測洽翻所以發土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
以錦罽芙蓉層樓下施柱構層層高出若芙蓉花然錦綵帛屬氈布也氈毛爲之高居傲翻罽音居例翻募敢
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衣於既翻下衣錦同分配二
山二山謂東土山西土山也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
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
其路斷音短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
免爲良降戶江翻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
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詬苦候翻汝五
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
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
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凡爲奴者皆羣不逞也一旦免之爲良固已踊躍況又資之以金帛安得
不爲賊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時虐用奴婢豈特誤其身誤其家亦以誤國事可不戒哉爲于僞翻荊州刺史湘
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
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雍於用翻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
之弟恪偉之子也南平王偉上弟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遺于
季翻爲于僞翻景報書幷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
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
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
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從才用翻錦衣玉食不奪百
姓從何得之景書及此异等其何辭以對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

侯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將，卽亮翻。）長江天險，二曹所歎，（事見魏文帝紀。）吾一葦航之，（詩國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註：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啓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去月，謂前此月也。）居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承，猶奉也。言奉近敕，始知母弟尚在也。）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景欲卑辭以迎其家，高澄兄弟詎能墮其數中邪。）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曅、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說，式芮翻。）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縋，馳僞翻。）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鐫，子全翻，刻也，鑿也。）「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幷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易，以豉翻。）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考異曰：太清紀、南史皆云：桃棒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爲贄。今從典略。）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太子綱固多疑少斷，朱异拊膺於此時，何其晚也。）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拉，盧合翻。拉其幹而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射，而亦翻。）「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將，卽亮翻。）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剽，匹妙翻。中，竹仲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盧循之亂，劉裕冒風濟江而風止；侯景之亂，綸濟江而風起。豈天之欲亡梁邪？是以善觀人之國者必觀之天人祐助之際也。）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沈約志，西豐縣屬臨川郡，吳立。）新塗公大成、（帥，讀曰率。新塗，或作新淦。沈約志，新淦縣漢屬豫章郡。）永安侯確、安南侯駿、（是皆以古縣名爲侯國。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已改爲武康；晉武帝分江安立安南縣，五代志無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武陵郡，梁置武州。）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上，時掌翻。）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鍾山，卽蔣山。吳孫權立蔣子文廟於是山，又以其祖諱鍾，改名蔣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遠也。）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帝爲文皇帝、獻皇后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福。）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九日，典略云壬午，今從梁帝紀。）與景對陳，不戰，（陳，讀曰陣。）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

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
餘兵近千人近其靳翻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
朱方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爲蘭陵武進縣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
綸輜重重直用翻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丘慧主
帥霍俊等而還帝置二百四十號將軍有安前將軍置長史司馬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典略
作廣陵令崔俊南史作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今從太清紀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
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
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
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毆烏口翻俊辭色彌厲景義而
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
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晉安帝分廬江郡立
晉熙郡及懷寧縣梁置西豫州隋爲同安郡唐爲舒州五代志沔陽
郡竟陵縣舊有京山縣齊置建安郡但其地在漢陽與舒州勢不相
接壽陽義陽之間有建安戍蕭子顯齊志及五代志皆不言於此置
郡五代志又云黃州麻城縣梁置建寧郡或者史以建寧爲建安歟
更考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將即亮翻考異曰梁帝紀作張公洲今從太清紀以待
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
民於水北此謂秦淮水也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隋志有封山縣屬合浦郡蓋梁置也上召
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
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斷音
短水經註邗溝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以地望攷
之此歐陽在今真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於史者非一處裴
邃移長孫稚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
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誘音酉詢
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
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正表走還鍾
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
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
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高居報翻復扶又翻以蝦
蟆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
入援建康將即亮翻下同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
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漢水逕竟陵郡入江考異曰
太清紀云僧辯將精卒一萬今從梁書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
以死節自任爲人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湘東河東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厲將
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爲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爲常此其所以敗死於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節可也若論臣子
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
材官吳景有巧思思相吏翻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
樓即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
將崩乃覺之詳觀上下文景因火起作賊因火起則於當時事勢文理爲明順蓋侯景與吳景殽亂也讀者難以明辨
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迂憂俱翻迂曲也狀如却月以擬之兼
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
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
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
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景衆見飛橋
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
賊積死於城下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蹙於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復扶
又翻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嶷魚力翻降戶江翻教之引玄武湖水
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
騎常侍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今之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郡含洭縣湘東之衡州隋平陳始置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韋放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監工銜翻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
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
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

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分扶問翻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使疏吏翻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水行千四百里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張知亮翻遣偏將賜隨將即亮翻下在將同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帥讀曰率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攷之粲傳張公洲蓋即蔡洲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遷仕今從太清紀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五代志宣州南陵縣梁置南陵郡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下流衆軍張公洲之兵也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難乃旦翻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軍解之語牛倨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沮在呂翻為于偽翻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舸古我翻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韓非子有鬻矛楯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對後世矛楯之說祖此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言將攻之高也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華讀曰花將即亮翻下同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陳讀曰陣降戶江翻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使射之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據韋粲傳後渚在中興寺前挑徒了翻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

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守手又翻沈約志廣州南海郡有綏寧縣宋文帝立諮議參軍劉之遴等三上牋請留答教不許湘東王繹非有自將入援之志也為不許計耳遴良刃翻又音鄰

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城中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復扶又翻

東魏大將軍澄患民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稱尺證翻錢不重五銖毋得入市朝議以為年穀不登請俟它年乃止朝直遙翻

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秦封安定公故有國臣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撓奴教翻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分扶問翻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粲傳曰青塘迫近淮渚據陳霸先之言青塘即青溪塘也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為下韋粲敗死張本少詩沼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八(屠維大荒落，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比，必利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過，工禾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渡淮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粲忠勇。)。仲禮方食，投箸被甲(箸，竹助翻。被，皮義翻。)，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沈，持林翻。)。仲禮矟將及景(矟，色角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支伯仁當作支化仁。將，即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教翻，泥也。)，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臶吮瘡斷血(刺，七亦翻。被，皮義翻。臶，徂悶翻。吮，徂兖翻。)，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復，扶又翻。下不復、綸復同。)，仲禮亦氣索(索，蘇各翻。)，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朝，直遙翻。)，异慚憤發疾，庚申，卒。

(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太清紀、典略。)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取其福國起有永也。)。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紙鴟，即紙鳶也，今俗謂之紙鷂。鴟，丑之翻。)，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眾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厭，於協翻。射，而亦翻。)。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帥，讀曰率。)，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菰，音孤。菰首，今人謂之茭白。)，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將，即亮翻，下同。)，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凡部將見主帥，執鞭以為禮。很，戶墾翻。)，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彘縣，順帝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併僑立永安縣，屬荊州。確，又見前。)，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

（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稾秸爲之，所以藉臥。剉，麤臥翻。音怪。飼、食並祥吏翻。）軍士無膎，（膎，戶皆翻，脯也；又肉食肴。）或煑鎧熏鼠捕雀而食之。（鎧，可亥翻。）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嘗膳之所曰甘露廚。苔，音台，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之甕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卽東府城。）援軍斷其路，（斷，音短。）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伺，相吏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鎭。（將，卽亮翻。任，音壬。先鎭，謂壽陽，時已降齊矣。）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仗，除兩翻。）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子亥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梁之智士，唯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韶，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爲郡，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瑳，七何翻，又七可翻。）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更，工衡翻。歃，色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卽發；又云恐南軍見躡。（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洲，（馬卬洲蓋卽今王家沙老鸛觜一帶。今從太淸紀、典略。典略二云至于瑯邪，今從太淸紀。考異曰：梁帝紀作丁未。梁帝紀……晉置瑯邪郡於江乘蒲洲上，卽前所謂今王家沙地。）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卬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卽謂秦淮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卽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淸紀、典略。）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中、尙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爲儀同三司，（悊，與哲同。）夏侯譒爲豫州刺史，（譒，補過翻。）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卽歷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譙州，俟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言引兵就北。詬，古候翻。又

許既翻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盱音吁眙音怡守手又翻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確蓋欲南奔荊江二鎮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使疏吏翻下同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爲于僞翻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眄眠見翻目斜視也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却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絶乃食鷄子綸因使者塹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時掌翻上手自料簡料音聊歔欷哽咽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哽古杏翻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水經注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蓋今之沙武口即其地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水經注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亦謂之穢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鮮汨羅之入自昔南洞庭並稱一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中有沙洲間之所謂重湖也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注江水自巴東魚復縣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慥七到翻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名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梟使則食不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擬議其便否也賁因其不下借雙六以諷其不下救君父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幾居豈翻慥懿之孫也　東魏河

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帥讀曰率下同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實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考異曰周書裔司馬楚之之後司馬氏本河內溫人魏孝武西遷裔始歸鄉里於溫城起義附西魏與東魏交戰頻有克獲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帥讀曰率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謂湘東王繹旋師也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用史記須賈之言擢拔也說式芮翻數所角翻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背蒲妹翻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讜音黨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上時掌翻惡烏路翻以祅怪爲嘉禎祅於驕翻禎音貞祥也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漢更始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朝直遙翻更工衡翻豫章以所天爲血讎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事見同上卷冠古玩翻又如字石虎之風也石虎父子事見晉成帝紀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笮融姚興之代也笮融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佛事見晉安帝紀笮仕各翻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斷丁亂翻好呼到翻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桑中見詩衛國風淫放之詩也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南康王會理帝子績之子時鎮廣陵定襄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鎮淮陰沐猴而冠用漢書語親爲孫姪位則藩屏屏必郢翻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從之，卒子恤翻)今日之舉，復奚罪乎。(復，扶又翻)伏願陛下小懲大戒，(引易大傳之言，指斥甚矣)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慚且怒，(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慚怒而已)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考異曰：南史作三萬，今從典略)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氣急，上氣喘急也。被，皮義翻)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羸，倫爲翻。喘，昌兗翻。瘞，於計翻)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妓，渠綺翻)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說，式芮翻。考異曰：典略云綸已下咸說柳仲禮如此，今從太清紀)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難，乃旦翻)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爲取之。暉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囚天子，徐而縱兵擊破之，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聽從之。按景既克城，則人情皆去，援軍自散，仲禮安能帥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爲重傷而懼耳，非用暉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遣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遺以金鐶，亦又近誣，今不取)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寒山之敗、玄武湖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爲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溺，奴狄翻)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示將殺浚也)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詛，莊助翻)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石闕前水，景決玄武湖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太陽門，臺城六門之一也)終日蒱飲，(蒱音蒲。蒱飲，樗蒱且飲酒也)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考異：南史此熊曇朗非後來爲盜於豫章之熊曇朗也，南史侯景傳作白曇朗。曇，徒含翻)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勞，力到翻)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朝，直遙翻)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典儀，典贊儀者也。至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版位之次。見，賢遍翻。稽，音啓)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被，皮義翻)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自此以上，上問，景景猶慴伏)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自此以上，景之辭氣悖矣)上俛首不言。(上辭窮勢屈，故俛首不言。嗚呼)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摛，丑知翻)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東宮通事舍人，職如中書通事舍人)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見，賢遍翻)何得如此。景乃拜。(荀子曰：善敗者不亡。帝父子於此亦亡而不失其守者矣夫)太子與言，

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景之親貴隆重者，號曰左右廂公。）吾常跨鞍對陳，（陳讀曰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怖，普布翻。慴，之涉翻。）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兩宮謂上臺及東宮。）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永福省，說見上。朝，直遙翻。）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考異曰：梁帝紀無赦加景官在庚午，今從太清紀。）建康士民逃難四出。（難，乃旦翻。）太子洗馬蕭允（洗，悉薦翻。）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五代志：宣城郡秋浦縣，舊曰石城。考異曰：典略在庚午，梁帝紀在辛未，今從太清紀。）柳仲禮召諸將議之。（將，即亮翻。）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隨所來之方散去也。）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按姚思廉梁書，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既陷，復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然。此誤以東揚州為南兗州。當書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蓋傳寫遺「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十字。）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亦當書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衡山郡有湘潭縣。）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帝平建康，袁昂以節義見褒，位至台司。）邵陵王綸奔會稽。（會，工外翻。）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降，戶江翻。下同。）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見，賢遍翻。下見父同。）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沈，持林翻。）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未絕，謂猶有餘息者。）

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得歸竟陵，為湘東王繹用之以平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帥，讀曰率。）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更，工衡翻。見，賢遍翻。）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辭。啜，張劣翻。啜者，泣多而不止也。讀如饌。）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為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郡。）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考異曰：梁紀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東魏據其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將，即亮翻。）陸經以郡降之。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付度事者，前刺史以州府之事悉以物付度後刺史。雍，於用翻。少，詩照翻。）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復，扶又翻。）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洞庭、青草共為一湖，湖口在巴陵。）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湘東王繹以荊州刺史都督荊雍等九州，慥督府，蓋其屬也。）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檣，船上帆竿也，所以掛帆，帆風則船行。自洞庭至江陵，泝江而上，故曰上水。遺，于季翻。）

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鑿船沈米，斬纜，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眾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眾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眾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遢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被皮義翻）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任音壬）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眾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穰即穰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艦戶黯翻，下射之而亦翻，射殺同）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因肩翻）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瞰翻）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狄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令澄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朝直遙翻）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雍於用翻，將即亮翻，下同）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沈約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南縣，宋置華山郡，唐併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曾鞏曰：宋武帝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處昌呂翻）詧猶總軍府之政，聞

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蠻山，以西中蠻諸山也。紿，待亥翻。)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崱、岑、嶷、岌、岸、幼安凡九人。驍，堅堯翻。)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著，陟略翻。)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張纘間構詧兄弟於湘東，凶于而身，害于而國。更，工衡翻。)荊州長史王沖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主盟者，主諸藩之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三公燮理陰陽，言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梁禁中諸殿皆有主帥。杜佑曰：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處。又曰便殿，寢側之別殿。帥，所類翻。)上不許。景不能強，(強，其兩翻。)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屬，之欲翻，託也。)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索，山客翻。)再曰：荷！荷！(荷，下可翻。)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侯景時居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朝，直遙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社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太清元年，高澄輔政；次年，破侯景。)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

辛巳，發高祖喪。(帝殂二十六日而後發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景自昭陽殿出屯朝堂。朝堂在太極殿左右。朝，直遙翻。)

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宋昇曰：漢有二輸、委輸官，掌委輸者也。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于陳時，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稆，音呂，禾不因播種而生曰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勝，音升。)

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陽郡，晉分為宣城郡治所。五代志：宣城郡治宣城縣，舊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華，讀曰花。誘，音酉。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典略在四月，今從太清紀。)

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中軍，中軍都督也。)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單，音蟬。)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難，乃旦翻。)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嵊，石證翻。張稷殺齊東昏侯以降梁。)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改姓見一百四十卷明帝建武二年。)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侍中、司空。(考異曰：梁紀作戊戌，今從太清紀。)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考異曰：太清紀三日，今從梁帝紀及典略。)

初，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

譔（譔，艮刃翻。亹，斯氏翻。綏，音妥。剸，他計翻。）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夏，戶雅翻。）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賻，音附。）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考異曰：太清紀、典略並與立太子同日，今從梁帝紀。）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攣，呂緣翻。）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太清元年，西魏授王思政大將軍，故以稱之。）王思政帥衆據土山，（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帥，讀曰率。）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刎，扶粉翻。）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語，牛倨翻。）汝齎我頭出降，（降，戶江翻。）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相，息亮翻。）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遺，于季翻。）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將，即亮翻；下同。）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卒，子恤翻。）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按魏收志，潁州本治長社，既改鄭州，徙治潁陰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後齊之制，三師、二大、三公各置東西閤祭酒。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也。）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使，疏吏翻。）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魏收志：淅州領脩陽、朱陽、南上洛、淅陽四郡。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唐志：鄧州內鄉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將，即亮翻。易，以豉翻。）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以思政所請、崔猷所報二者皆啓聞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期，讀曰朞。）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崔孝芬爲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侯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卷元年。）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復，扶又翻。）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考異曰：梁帝紀在五月，今從太清紀。）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仙圍戴僧遏，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考異曰：典略作戊子，陸黯，今從太清紀、南史。）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典略五月正德死，今從太清紀、南史。）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舊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即秦郡也，衞文帝之廢也，元魏自秦郡驅還諸景，此可證也。）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佻，吐彫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射，而亦翻。）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考異曰：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典略。）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妃醜而妬，又多失行，（行，下孟翻；下穢行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爲半面粧以待之。

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驍堅堯翻使疏吏翻下同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　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江陵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侯景既攻陷臺城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藩有一人能匡國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舍人庾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卿吾今使長[illegible]卷遣望三湘兵糧以湘實給譽又拒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事參軍鮑[illegible]往雍宣旨於岳陽王詧曰吾舟艦足乘唯糧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譽求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詧答曰兵馬舊所須非敢減損襄陽形勝之地豈可虛費出謂雍州別駕甄玄成曰觀殿下辭色會無匡復之意勢是股肱所寄可相共罪答曰湘河衝要王業所基人情驍勇山川險固君其雅議導侯參言憂曰本論東討共征讙逆義異西伯非敢聞命於是湘雍二蕃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與陳軍國之計議方等曰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骨當今故令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存閾不可留王沖臨湘州事譽遂不受命滑圖構逆此皆蕭韶編元帝潛惡飾辭耳今從梁書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方等不死於救臺城之時而死於伐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乎復扶又翻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據水經註麻溪水口在臨湘縣北劉口戍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溺奴狄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之疑其毒殺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史言湘東猜薄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王元景仲僧之子普通六年父子歸梁誘音酉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五代志蒼梧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卽廣州治所馳檄以

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從子容翻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廣州記曰廣州城東北二十里有朝臺昔尉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朝直遙翻　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縊於賜翻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蘭欽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頠魚毀翻監工銜翻下同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考異曰太清紀擒裕在八月今從陳書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申重也重爲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中竹仲翻悶絕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怖普布翻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將卽亮翻　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日或者八日受命丁卯乃行也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時宋子仙攻錢塘也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吳記曰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爲海鹽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子仙復據吳郡復扶又翻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援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說式芮翻守式又翻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將卽亮翻下同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

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illegible]）幷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于東魏以乞師（諮議者諮議參軍質音致）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安樂柵在範所[illegible]柵以安樂名之[illegible]臺城覆溺父[illegible]業樂出于[illegible]以安樂名柵非名也樂音洛）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菰與菰同音孤雖菰米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米也稗蒲賣翻稗者似稻其實尖實而江）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爲于僞翻）範進退無計（進則孤軍不足以制侯景退則合肥已爲東魏人所據）乃泝流西上（上時掌翻）軍于樅陽（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晉書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舊曰樅陽幷置樅陽郡樅七容翻）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降戶江翻）之悌之高之弟也　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謂伊尹霍光輔少主曹操司馬懿篡國也濟子禮翻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傳直戀翻）　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襲吳興　己亥鮑泉軍于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方輿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注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汜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疋今洲上猶有遺株余按汜洲乃柑洲非橘洲也水經注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東對潭州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譽退保長沙衆引軍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兄弟行澄居長而洋次之長竹丈翻）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相息亮翻古之唐舉許負皆相視人之骨法狀貌以知吉凶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爲于僞翻下爲爾同）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恚於避翻）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須者意所欲亦求也）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朝直遙翻）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爲于僞翻[illegible]）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蘭欽仕梁爲徐州刺史[illegible]）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瑯邪公主（[illegible]）欲其往來無閒（閒古莧翻）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屛左右謀受魏禪（愔於今翻屛必郢翻）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索山客翻求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弒之（去羌呂翻）愔狼狽走遺一靴（靴許戈翻）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被皮義翻下同）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扶問翻）入討羣賊斬而臠之（[illegible]）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illegible]）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珽他鼎翻）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疏吏翻）虛除元康中書令（[illegible]）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王基見一百五十[illegible]卷中大通六年）勳貴以重兵皆在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鎭遏四方（分扶問翻）邕支配須臾而畢（支分也配隸也支配猶今人言品配）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

立太子，大赦。（記建儲大赦以安蘭京之黨心懷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主者，主朝儀者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晉陽文武之驚洋，治鄴城內外也。）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惡，烏路翻。）奏暹及崔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二人素為澄所親任，故隆之等惡之。）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子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梁制，雖三公亦加將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樅，七容翻。）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一棲不兩雄，為範、大心互相猜忌張本。處，昌呂翻。）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湛至顗、粲，及昂，皆以忠貞著節。）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魏文帝書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錄，籍也。）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張嵊闔門死義，以雪其父弑君之醜，血祀絕矣。）

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諸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沮，在呂翻。）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漢獻帝建安十八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為新興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於荊州界，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舊置廣牧、定襄縣，唐省安興縣入江陵，則新興固荊州所統矣。何待繹以舊好密邀崱哉！蓋崱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崱，士力翻。）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魚及翻。龕，苦含翻。降，戶江翻。）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顏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湕，可友翻。丁度曰：湕，紀偃切，水名，出南郡。今荊門軍北百里有湕水，蓋即此水也。勝，音升。）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考異曰：太清紀云：詧使制文檄，纘曰：吾業幹其不世之業，又荷湘東王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無操筆。及軍敗，將殺之，纘曰：若使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雖死無所恨。遂殺之，棄尸於江陵北湖。又云：諸將並欲追上，以如子之情，情所未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我應逐不逐，見我之弘。此蓋亦蕭韶之虛美，今從南史。）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晉渡江，南雍州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僑南陽郡之朝陽縣為實土。水經注：古朝陽縣在新野縣西。巘，魚蹇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數，所具翻。）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重，直龍翻。）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背，蒲妹翻。）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時繹下書於所部，稱令，故曰令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為

啓自申。（申，明也，理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冬十月，癸未朔，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初，歷陽太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心，（鐵歸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太清二年。帥讀曰率。）大心以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漢舊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趣，七喻翻。降，戶江翻。下同。）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梓宮達于脩陵，今從梁書。）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見城闕荒圮，（圮，部鄙翻，毀也。）異於曩來，（毛晃曰：昔來謂之曩來。）哭於端門；（端門，臺城正南門之中門。）侯景怒，録送莊嚴寺，（録，拘也，收也。莊嚴寺近建康南郊壇。）不聽出。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逷降之。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鄭康成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也。）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嶚，力么翻。質，音致。）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勰，音協。）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為西魏因詧而并繹張本。）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會，工外翻。）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異曰：南史云，東土皆附綸，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之，乃去。今從典略。）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五代志：開建縣屬熙平郡，隋以熙平郡為連州。）範進擊蕃，破之。（範，當作綸。）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後魏曰漢西，置義陽郡，西魏改屬西為下溠。杜佑曰：下溠戍在漢東郡棗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即此溠水。溠，音側駕翻；字林，壯加翻。）忠以伯符為鄉導。（鄉，讀曰嚮。）伯符，岫之子也。

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會，工外翻。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樂，音洛。）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信安縣，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安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為新安，晉為信安，唐為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子朔擒大連。按是月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不忍見其子之俘執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為後留異據東陽張本。）收其妻子為質。（質，音致。）

乙酉，東魏以幷州刺史彭樂為司徒。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上，時掌翻。）

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偲，新茲翻，又倉才翻。）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嶺，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驍，堅堯翻。）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謂柳仲禮等。）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謂荊、雍、湘三州。）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漢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任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荷下可翻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令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蕭勃武帝從弟吳平侯昺之子故云然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猶賢乎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言猶勝乎止而不遣僕也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使疏吏翻詣古詣翻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唐為韶州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為陳霸先破蔡路養張本 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隨乃作隋漢南陽郡隨縣晉置隨郡 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太清二年東魏得懸瓠略江淮之地今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seal]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九（上章敦牂，一年。）

太宗簡文皇帝上（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諡法：平易不訾曰簡；學勤好問曰文。）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大庾嶺在今南安軍大庾縣西南二十里，吳鎮南野縣有大庾山，自嶺頭九十二里至嶺下，平行十里至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南野縣屬豫章郡，晉屬南康郡。劉昫曰：唐韶州始興縣，漢南野縣地。宋白曰：虔州之南康、大庾，南雄州之始興，皆漢南野縣地。輿地志：今虔州龍南縣，漢南野縣地。將，即亮翻。）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騎，奇寄翻。被，皮義翻。）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上，時掌翻。復，扶又翻。）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考異曰：太清紀在二月，今從陳帝紀。）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庚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南康當作南平，參考前後及梁書可見。夏，戶雅翻。）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考異曰：太清紀五二月綸遁奔格州，徙格於郡廨；今從梁書、典略。）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去年，仲禮將兵趣襄陽。）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將，即亮翻。下同。）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淙頭，（敗，補邁翻。杜佑曰：淙，音崇，水所衝曰淙。考異曰：太清紀作灌頭，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典略。）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降，戶江翻。）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廣陵人來嶷（嶷，魚力翻。）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輕，牽正翻。）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也。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帥，讀曰率。下同。）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勔，彌兗翻。）結東魏為援。皓，暅之子；（祖暅見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監十二年。諸本作暅之之子者，衍一之字。暅，古鄧翻。）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帥眾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五代志：竟陵郡長壽縣，後周置石城郡。）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詧，初八翻。事見上卷上年。）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湕水之北也。湕，紀偃翻。）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質，音致。貿，易也。遷，徙也。徙有之無以相貿易。貿，音茂。）永敦鄰睦。」忠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宕昌王梁彌定（宕，徒浪翻。）為其宗人獠甘所襲，彌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怱據渠株川，（株，豬翻。酋，慈秋翻。）與渭州民鄭五醜合諸羌以叛魏。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刺史史寧討之，擒斬鐵怱、五醜；寧別擊獠甘，破之。獠甘將百騎奔生羌鞏廉玉。（生羌在塞外，不屬於魏者。騎，奇寄翻。）寧復納彌定於宕昌，置岷州於渠株川。

五代志臨洮郡臨洮縣西魏置溢樂郡并置岷州復扶又翻進擊鞏廉王，斬猴甘，虜廉王，送長安。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諸藩謂梁之宗室分任藩維者任音壬帥讀曰率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用孟子之言況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禮記三年問曰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創初良翻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越王句踐臥薪嘗膽求以報吳音劉琨枕戈待旦志梟逆虜枕之任翻子執親喪泣血三年孔穎達曰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涕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涕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涕比血禮記曰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曰無聲而血出是也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貰貸也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難乃旦翻料音聊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喪息浪翻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荊州治江陵在江北故曰江外良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為于偽翻屏必郢翻第若陷洞庭，湘州之地跨帶洞庭故謂湘州為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第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以綸之昏狂猶能言及於此蓋事勢有所必至也戢阻立翻雍於用翻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言其過大惡極法所不赦且曰：「聱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却秦軍。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繹引此以為大言曲直有在，不復自陳。復扶又翻臨湘旦平，臨湘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時為湘州郡治所隋改臨湘縣曰長沙縣暮便即路。」即路就路也承上文而言若欲攻譽陽考之下文蓋謂討侯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綸知繹兵東下必滅圖己故云然使在京口之時能思及此則何至國喪身亡有古人所以重居安慮危居寵思長者也史為綸北奔張本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徒兵步兵也帥讀曰率下同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射而亦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考異曰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以子鑒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廣陵之人為鑒所鎮者空城矣景還建康。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東揚州刺史，省吳州。景置吳州見上卷上年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孫吳立安吳縣屬宣城郡隋省安吳入涇縣侯景遣于子悅帥衆攻之，不克。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平，不克。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溧音栗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禊戲計翻禊而開宴樂遊苑在玄武湖南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臨川內史始興王毅等擊莊鐵，王毅始興人毅卽殺字後人傳寫變立為王耳鄱陽王範遣其將巴西侯瑱救之，瑱他甸翻毅等敗死。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去年鄱陽王範西上使世子嗣守安樂柵今移柵三章亦以安樂名柵樂音洛夏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為長沙王。上甲侯韶奔江陵見上卷上年按梁書長沙王懿子淵業嗣封卒子孝儼嗣封又卒子韶嗣封韶蓋懿曾孫也時在建康湘東以韶繼之遂以為長沙王非禮也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浴鐵者言鐵甲堅滑若以水浴之也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坐徂臥翻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菱芰也芡巨險翻說文曰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葰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衣於既翻烟與煙同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碓都

(內翻)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史言侯景將敗)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男子謂舅家爲外家，婦人謂父母之家爲外家。外族，外家之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南史侯景傳作庫真都督，誤也。)

魏封皇子儒爲燕王，公爲吳王。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去年，宋子仙克東揚州，今召還京口。)

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說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說，式芮翻。)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荊益兄弟必皆內喜。(帝諸子綸最長，於兄弟之次當立，恪若除綸，則人望歸於荊益，必書內以爲喜。時湘東王繹在荊州，武陵王紀在益州。)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巨逆，謂侯景。梟其首。梟，堅堯翻。)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分，扶問翻。)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憂。(南平王恪，偉之子也，於綸爲兄。)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反其首於長沙，與身俱葬。)初，世子方等之死，(見上卷上年。)臨蒸周鐵虎功最多。(吳立臨蒸縣，以縣臨蒸水而名，屬衡陽郡，晉屬湘東郡。酈道元曰：臨蒸即故酃縣。即湘東郡。劉昫曰：隋改臨蒸爲衡陽縣，今衡州所治衡陽縣是也。衡州志：吳分酃縣立臨蒸縣，併臨蒸水，其氣如蒸。姚思廉陳書曰：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度，事河東王譽爲臨蒸令。如此則通鑑逸令字。)譽委遇甚重。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呼，火故翻。)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還其麾下。繹以僧辯爲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五代志：同安郡懷寧縣，舊置晉熙郡，唐以同安郡爲舒州。)遣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改易郡縣守令也。)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惟尋陽一郡而已。)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瑱，他甸翻，又音鎮。帥，讀曰率。下同。)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復，扶又翻。)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據梁書晉安王子懋傳，子懋謀舉兵於江州，宣城王遣裴叔業襲取湓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衛，則稽亭渚在江州城東也。帥，讀曰率。)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恚，於避翻。考異曰：典略作乙酉，今從太清紀。)範衆祕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唐，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洋爲開府，見一百五十七卷武帝大同元年。)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管記，即記室參軍之職。)由是親昵，言無不盡。(昵，尼質翻。)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漢晉以來，中山有北平縣，後魏孝昌中分置北平郡，屬定州。廣宗縣，漢屬鉅鹿郡，後屬安平國，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置廣宗郡，時屬司州。)皆善圖讖，(讖，楚譖翻。)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爲，于僞翻。)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

之耳。業音洛。洋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平城鎮。宋白曰：遼州平城縣，本漢涅縣地，晉置武鄉縣，此地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勍，渠京翻。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此天子謂西魏主。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屈，其勿翻。彊，其兩翻。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遼陽縣自漢末以來屬樂平郡，隋開皇十一年改曰遼山縣，唐為遼州治所。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北齊之制，太倉及水次諸倉皆有令丞。北齊紀作尚食丞李集。王來為何事，而今欲還？為，于僞翻。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大橫，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乾之初九、九五二爻動，變而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陰陽家之說，上官忌正月、五月、九月。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復，扶又翻。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愔，於今翻。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議造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凡禪代皆奉表三讓，百僚三表勸進，而後即位，故令收預草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前亭在晉陽之東，平都城之西。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惡，烏路翻。復，扶又翻。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

情。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夫，民夫也。齎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謂五德之運，以木代水，以火代木，以土代火，以金代土，以水代金也。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推，吐雷翻。挹，遜也。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劼，苦八翻。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坐，徂臥翻。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范曄，字蔚宗。蔚宗作後漢書，此其贊獻帝之辭也。賢注曰：辰，時也；播，遷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既播遷，國又屯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而運終，虞賓謂虞以堯子丹朱為賓。書曰：虞賓在位。屯，株倫翻。所司請發。所司，謂掌禪代事者，請發者，請出宮居別邸也。此實楊愔等使人請之。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曹植，魏武帝之子，封陳王，諡曰思。嬪，毗賓翻。直長趙道德以車一乘候於東閤，直長，官名，凡殿中諸局各有奉御，有直長。趙道德蓋尚乘直長也，亦高氏之私人。東閤，即東閤門。長，竹兩翻。乘，繩證翻。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上，時掌翻。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司馬子如有宅在太原，故謂鄴城之宅為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東魏十六年而亡。考異曰：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五月六日，留咸陽王坦等；七日，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案。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加九錫；丙辰，魏主遜位；戊午，王即帝位。典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曆推之，此月己酉朔，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蓋辛亥始自晉陽如鄴，非到鄴之日也。

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帝諱洋，字子進，勃海王高歡第二子，澄之母弟也。歡以勃海王贈齊王，洋又進爵齊王，且高氏本勃海人，勃海故齊地，因遂號曰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復，扶又翻。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自高歡起兵以來，諸勳貴皆宣力霸朝者也。朝，直遙翻。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謂自關西及江南來投者。文成侯寧起兵於吳，有衆萬人，己巳，進攻吳郡，吳郡治吳縣，寧蓋起兵於吳縣界，進攻吳郡城也。按侯景傳，寧起兵於吳西鄉，去年陸緝等推寧據吳郡，宋子仙擊之，敗走，今復起兵於西鄉。行吳郡事侯子榮逆擊殺之。寧，範之弟也。子榮因縱兵大掠郡境。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是時唯荊、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帥，讀曰率。圓照軍至巴水，巴郡巴縣有巴水，水折三迴如巴字；巴郡，唐為渝州。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考異曰：南史云六月辛酉，紀遣圓照東下。按六月己卯朔，無辛酉。典略在五月，或者五月辛酉歟？梁置信州於白帝，唐改夔州。未許東下。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奔江陵。間，古莧翻。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為王。高岳及隆之、歸彥、思宗、長弼、普、子瑗、顯國、叡、孝緒凡十人；庫狄干、斛律金、賀拔仁、韓軌、可朱渾道元、彭樂、潘相樂凡七人。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陽王，浟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淯為襄城王，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浟，以周翻。淯，音育。湝，戶皆翻。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鄱陽王範既卒，侯瑱往依莊鐵。鐵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詐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尋陽王大心遣徐嗣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橫等擊走之。

齊主娶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段韶之妹。及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勳貴之援，乃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帝不從。丁亥，立李氏為皇后，考異曰：典略在五月乙丑；今從北齊帝紀。以段氏為昭儀，子殷為皇太子。庚寅，以庫狄干為太宰，彭樂為太尉，潘相樂為司徒，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為司州牧。

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南徐州有東莞郡，不在江西。意者東莞其東關之誤歟？盜疑其懷金，邀殺之。考異曰：太清紀在十月；今從梁帝紀、典略。

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詧，字理孫，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

陳霸先修崎頭古城，徙居之。崎，渠希翻。曲岸曰崎。九域志：南安軍治大庾縣，古南野也，有南康古城，又有崎頭鎮。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麗，力知翻。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郡立新會郡；隋唐為新會縣，屬廣州。九域志：新會縣在廣州之西南二百二十里。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石龍縣舊置羅州。我朝為化州治所。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縣，漢屬合浦郡，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立高涼郡，梁置高州。高涼洗氏，洗，音銑。丁度集韻：姓，國名，或作冼，姓氏韻纂又音綫。考異曰：典略作沈氏；今從隋書。世為蠻酋，酋，慈秋翻。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累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舍，讀曰捨。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遣使召寶。使，疏吏翻；下同。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

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被，皮義翻。）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質，音致。）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灨石，城魚梁以逼南康。（帥，所類翻。魚梁亦地名，近灨石。灨，古暗翻。）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下同。）今入灨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憙而無備。（憙，與喜同。）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擔，都甘翻。賧，吐濫翻。）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分廬陵立陽都縣，晉武太康元年更名寧都。五代志：南康虔化縣，舊曰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辛丑，裴之橫攻稽亭，徐嗣徽擊走之。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后，東魏孝靜帝女。）宮曰靜德。又封世宗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

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自此魏益重詧，詧亦朝貢益謹。）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雲，當作云。廣韻：複姓有牒云氏。[illegible]赤瓌之東附於魏也，魏遣牒云具仁使侯景，一云之為將尚矣。）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劉昫曰：懷寧、宿松、望江、太湖等縣，皆漢皖縣地。晉置此城，即皖縣古城也。皖，戶板翻。）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宋白曰：漢汝南郡有苞信縣，江左僑置於弋陽界。五代志：弋陽郡殷城縣，舊曰苞信，梁置義城郡及建州。勸大心走保之者，欲依之以入齊也。九域志：殷城縣併入固始。）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

先是，大心使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降，戶江翻，下同。洗，先[illegible]讀亦同音。）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衆奔江陵，（帥，讀曰率，下同。）未發，為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太清二年青溪之戰，韋粲死之。）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質，音致。）遣瑱隨慶徇蠡南諸郡。（蠡南，謂彭蠡湖以南也。）以瑱為湘州刺史。（考異曰：太清紀在十一月，今從典略。）

初，巴山人黃灋𣰰有勇力，（五代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劉昫曰：吳分臨汝為新建縣，梁置巴山郡。𣰰，巨俱翻。）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自巴山順流赴江州為下。）命灋𣰰監郡事。（監，工銜翻。）灋𣰰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新淦縣，漢屬豫章郡，五代志屬廬陵郡。淦，古暗翻。）灋𣰰敗之。（敗，補邁翻。）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灋𣰰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湘東王繹改宜都為宜州，（沈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梁以宜都郡置宜州，隋并宜都入夷陵郡。）以王琳為刺史。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為江州刺史。

魏丞相泰以齊主稱帝，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下同。）以齊王廓鎮隴右，徵秦州刺史宇文導為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鎮關中。

益州沙門孫天英帥徒數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紀與戰，斬之。

邵陵王綸大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繹惡綸由此兵力益張，將不利於己也。惡，烏路翻。）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趣，七喻翻。考異曰：典略云九月戊申朔，繹遣僧辯。按太清紀事在八月，今從梁簡文帝紀。）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齊主初立，勵精為治，（治，直吏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屬，之欲翻。下諸屬同。守，式又翻。）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魏收志：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治黎陽城。棓，步項翻。使，疏吏翻。下同。）齊主嘉之，

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軌奏曰：（中郎，尚書作郎中。五代志，都官郎中掌畿內非違得失事。此尚書都官屬也。）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撓，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司都功曹，司州之功曹也。時都鄴，以魏司州治所，改北齊主或居晉陽，不常居鄴也。）請定齊律。詔右僕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麟趾格見一百五十八卷武帝大同七年。）齊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魏齊之間，六軍宿衛之士分為六坊，任，保任也。陳，讀曰陣。）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百保，言其勇可保一人當百人也。高氏以鮮卑創業，當時號為健鬭，故衛士皆用鮮卑，猶今北人謂勇士為霸都魯也。）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要，一遙翻。）始立九等之戶，（戶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九月丁巳，魏軍發長安。（發長安而東伐齊。）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鸚鵡洲在江夏江中，昔黃祖使禰衡賦鸚鵡於此洲，因以得名，洲之下即黃鵠磯。）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質，音致。）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確將兵擊之。（確，讀曰[illegible]。）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謂殺河東王譽也。）今歲伐人之兄，（綸於繹兄也。）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園在郢城西偏，故曰西園。又有東園，在城東東湖上。）涕泣言曰：「我本無佗志，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載，子亥翻。）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確自倉門登舟北出。（據姚思廉梁書，倉門，郢城北門也，帶江阻險。）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武昌，今壽昌軍是也。）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時流民於北江州結七柵以相保。說，式芮翻。）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據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齊昌城。義陽齊昌梁安[illegible]光城。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曰梁安郡，又有義陽郡，後齊置湘州，後改曰北江州，則齊昌亦當在木蘭縣界。唐省木蘭入黃岡縣。宋白曰：吳置蘄春郡，晉惠帝改西陽郡，南齊北齊改西陽為齊昌郡，唐為蘄州。）遣使請和于齊。（使，疏吏翻。）齊以綸為梁王。湘東王繹改封皇子大款為臨川王，大成為桂陽王，大封為汝南王。癸亥，魏軍至潼關。庚午，齊主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據北史齊樂陵王百年傳，涼風堂在鄴宮玄都苑。監，工銜翻。）南郡王中兵參軍張彪等（南郡王大連之鎮會稽也，以張彪為中兵參軍。）起兵於若邪山，（若邪山在今越州東南四十里。）攻破浙東諸縣，有眾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臨往依之。（說，式芮翻。）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橈敗，（橈，奴教翻。杜預曰：橈，曲也。勢屈為橈。）以我自解。（言將歸罪於大臨以自解於侯景。）不可往也。」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舊置秦郡，後齊置秦州。按梁已置之矣。）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將，即亮翻，下同。）應，續之子也。（廬陵王續卒於武帝太清元年。）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西陽，即今黃州黃岡縣，古之邾城也。）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叱羅，虜複姓。騎，奇寄翻。）綸不為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齊昌。（復，扶又翻。）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魏收志，郢州有汝南郡，治上蔡，則汝南城即漢東縣城也。又按姚思廉梁書，汝南治安陸重城。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汝南縣於涂口。荊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考異曰梁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太清紀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帥讀曰率夏戶雅翻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新興郡置於江陵縣界永寧郡置於襄陽南漳縣界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武陵唐爲朗州至我朝改爲鼎州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襲擒之，送建康殺之。考異曰梁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太清紀獻，暢之孫也。暢武帝之弟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岳陽王詧還襄陽。自朝魏而還也前已書詧梁王矣今復書詧舊爵以義例言之合改正黎州民攻刺史張賁，賁弃城走。五代志義城郡梁曰黎州唐之利州是也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黎州。魏以武興爲東益州氐王楊氏居之梁蓋以爲北益州按下卷楊法琛治平興則梁置北益州於平興也酋慈秋翻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爲刺史，紀深責之，囚法琛質子崇顒、崇虎。質音致顒魚容翻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使疏吏翻己卯，齊主至晉陽宮。晉陽宮齊獻武王所置唐志晉陽宮在北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汾東曰東城廣武王長弼與幷州刺史段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於帝曰：韶擁彊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言恐韶爲變豈可徑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誠，人猶有讒，況其餘乎！長弼，永樂之弟也。高永樂不內高昂使之喪元長弼又讒段韶於高歡父子爲失刑矣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段韶爲右僕射。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立皇子大鈞爲西陽王，大威爲武寧王，大球爲建安王，大昕爲義安王，蕭子顯齊志寧蠻府所領有義安郡大摯爲綏建王，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立綏建郡於漢南海郡四會縣地大圜爲樂梁王。梁史無所考此時諸王所封皆郡名也當在大同中所分二十餘州不知處所之數考異曰太清紀在十一月十四日今從梁帝紀齊東徐州刺史行臺辛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

徵租入建康，術帥衆度淮斷之，帥讀曰率斷音短燒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術略三千餘家還下邳。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考異曰南史云十一月壬寅按是月壬子朔無壬寅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使疏吏翻易弋豉翻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恆通。地擬孫劉謂欲吳蜀各爲一國也情深魯衛謂兄弟也恆戶登翻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魏丞相泰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丙寅，齊主自將出頓東城。齊晉陽之東城也將即亮翻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自秋及冬，魏軍畜產多死，乃自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于齊。邊民見魏師無功齊能自立心無反側疆埸遂定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帥讀曰率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水經注江水東逕邾縣南東逕白虎磯北又東逕貝磯北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逕梁定州城南又逕梁司豫州故城東又南歷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將即亮翻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考異曰典略七月景軍大濡須使梁仕宣知留府事按典略九月景請梁妃主同宴梁帝紀十月乙未景逼太宗幸西州不容七月已在濡須今因南康王會理事見之太清紀梁書典略晉熙皆作皖口今從南史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動動彌兗翻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今真州六合縣有長蘆鎮及長蘆寺唐熙十二年徙寺於縣口山之東張舜民曰長蘆鎮在縣河西南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中宿侯之世子也沈約曰中宿漢舊縣屬南海郡吳度屬始興郡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動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沈約曰祁陽縣吳立屬零陵郡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癸未建安侯賁等告會理梁帝紀十月壬寅景害會理今從太清紀乂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拯

掠千計，（掠，音亮。擽，止藥翻。）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爲，于僞翻。）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晃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懍之孫也。（昺，音丙。懍，徒敢翻，又徒濫翻。）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見，賢遍翻。）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疏，諮獨不離帝，（離，力智翻。）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戌刺殺諮於廣莫門外。（朝，直遙翻。惡，烏路翻。刺，七亦翻。考異曰：太清紀在會理死前，今從南史。）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據梁紀，重雲殿在華林園。項安世曰：梁華林園重雲殿前置銅儀。重，直龍翻。）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楊白華，大眼之子，魏胡太后私之，白華懼禍，奔梁。帥，讀曰率。華，讀曰化。降，戶江翻。）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楊白華殺來亮，見上卷太清二年。）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侯景賞其告會理之功也。）

辛丑，齊主還鄴。（自晉陽還也。）

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泰。（五代志：安陸郡，梁置南司州，西魏改曰安州，今爲德安府。）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將，即亮翻。）

武陵王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兵二萬討楊法琛。（元和郡縣志：梓潼郡，梁置潼州。潼，音同。）

侯景還建康。（自晉熙還也。）

法琛發兵據劍閣以拒之。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魏初官也。世祖以加太尉長孫嵩。）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爲之。（復，扶又翻。）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唐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絁布，輸布者兼輸麻，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調，徒弔翻。）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將，即亮翻。）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陳，讀曰陣。從，千容翻。）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廣平王元贊、淮安王元育、齊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導、平原郡公侯莫陳順、高陽郡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范陽公豆盧寧、化政公宇文貴、博陵公賀蘭祥、陳留公楊忠、武威公王雄，凡十二人，皆使持節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散，悉亶翻。聞，音問。）

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時齊主命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籙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爲章。齊主大悅，乃施用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十 起重光協洽，盡玄黓涒灘，凡二年。

太宗簡文皇帝下

大寶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隋省新吳入建昌縣。景遣于慶攻之，不克。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江夏，今鄂州；武昌，今壽昌軍。將，即亮翻。夏，戶雅翻。趣，七喻翻。考異曰：典略在去年十一月，今從太清紀。受徐文盛節度。楊乾運攻拔劍閣，楊法昌退保石門。去年，武陵王紀遣楊乾運討楊法琛。秋穆曰：大劍山在今劍門關之劍門縣大劍山西北二十里有小劍山。輿地廣記曰：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秦所通石牛道也。又魏收志，武都郡治石門縣，隋為將利縣。魏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仇池郡有西石門縣。輿地紀勝：龍州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杜佑曰：龍州治江油縣，有石門山，寅氐分界。蓋蜀多山險，塹之以石門名者多矣。唐志，利州景谷縣西有石門關，此蓋楊法昌退保之地。乾運據南陰平。晉永嘉流寓置南陰平於縣竹之舊；楊乾運既拔劍閣，無緣弃險退據縣竹。五代志，南梁州有陰平縣，宋之北陰平郡也。九域志：劍州東北五十五里有劍門縣，西北百六十里有陰平縣；乾運所據，其此陰平歟？若漢志之陰平道，則今之文州是也，又在西北，故以此為南陰平。辛亥，齊主祀圜丘。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考異曰：典略，去年十一月，彪自圍錢塘，與趙伯超戰，敗于臨平，死者八萬餘人，走還剡。伯超兄子稜在彪軍中，謀殺彪，為請與彪盟，引小刀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適至心，稜以手按之，刀斜入，不深。彪頓絕，稜謂已死，出外告彪諸將云彪已死，當共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之，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武遂誅稜。彪復奉表於湘東王繹。今從太清紀。稜，伯超之兄子也。癸亥，齊主耕籍田。乙丑，享太廟。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李素，邵陵王綸所署，見上卷上年。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宇文泰遣忠攻綸，詐稱來相禮接，綸白服與相見，執而害之。今從梁書、南史。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或告齊太尉彭樂謀反，壬辰，樂坐誅。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考異曰：典略在正月甲午朔，今從太清紀。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或曰張化仁即支化仁。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索，蘇各翻。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斷，丁亂翻。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內監，領內器仗。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楊乾運進據平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乾運焚平興而歸。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曰白水，置平興郡。唐志，武德四年，以利州之景谷及龍州之方維置沙州，貞觀元年州廢，省方維為鎮，以景谷還屬利州。西有石門關，西北有白壩魚老二鎮城。九域志：文州曲水縣有方維鎮。劉昫曰：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地，宋置平興縣，隋為景谷縣。李遷仕收眾還擊南康，去年，李遷仕敗走，保寧都。陳霸先遣其將杜僧明等拒之，將，即亮翻。生擒遷仕，斬之。考異曰：太清紀在四月，云：遷仕追霸先於雩都縣，連營相拒，百餘日。是月，廣州刺史蕭勃遣歐陽頠、永步騎千餘人來援頠，與戰，大破之，斬遷仕，首餘黨悉降。霸先引軍前進。今從陳書。湘東王繹使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三月，丙午，齊襄城王淯卒。庚戌，魏文帝殂。年四十五。太子欽立。欽，文帝之長子也，母乙弗后。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蘆洲在武昌西，昔伍胥去楚，出關，至於江上，求渡，漁父歌曰：灼灼兮已私，與子期兮蘆之漪。子胥既渡，解劍與之，辭不受。漁父遂覆舟而死。即其處也。水經注：漢鄂縣故城南對蘆洲，蘇軾曰：武昌縣劉郎洑正與蘆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亦曰伍洲。己未，齊以

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齊司空司馬子如自求封王，齊主怒。庚子，免子如官。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帥讀曰率。上，時掌翻。質，音致。）留王偉居守。（守，手又翻。）閏月，景發建康。（考異曰：梁帝紀，二月丁未，景發京師；典略云閏二月丁未。按乙卯徐文盛克武昌，不容丁未景已發建康。閏二月甲戌朔，無丁未，蓋字誤也。）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舳，音逐。艫，音盧。）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上卷作田祖龍，此作田龍祖，必有一誤。五代志：黃州黃岡縣，舊曰南安，置齊安郡。九域志：黃岡縣有齊安鎮。）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射，而亦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易，以豉翻。）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復，扶又翻。蒲，樗蒲；酒，飲酒也。樂，音洛。）侯景聞江夏空虛，（夏，戶雅翻。）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自西陽至江夏百五十餘里。景使宋子仙等蓋由盧州上流渡兵以襲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由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髯。（辮，補典翻，交結也。）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間，古莧翻。）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上甲侯韶，去年繹封爲長沙王。）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降，戶江翻。）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五代志：巴陵郡，梁置巴州；夷陵郡，梁置宜州；桂陽郡，梁置郴州。龕，苦含翻。郴，丑林翻。）

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自江陵至巴陵四百一十里，自巴陵至江夏三百五十里。）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遺，于季翻。自江夏指江陵，當作西上。）不勞遠擊，但守巴丘，（巴丘即巴陵，有巴丘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湘東安能料敵如此，當時作史者爲之辭耳。將，即亮翻。夏，戶雅翻。）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五代志：湘陰縣，梁置羅州及岳陽郡，湘陰隋屬巴陵郡。又梁置武州於武陵郡。崱，士力翻。）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趣，七喻翻。）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拓，斥開也。邏，遊兵也。拓開巡邏，以張兵勢。邏，魯可翻，又魯佐翻。水經：江水自公安而東，過下雋縣北，又東逕彭城磯北，彭城磯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之中也。）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自隱磯濟江。考異曰：梁帝紀作甲子，今從太清紀。）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降，戶江翻。）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言兵若向荊州，此城當非遮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說，式芮翻。難，乃旦翻。）曾不內慚，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薄，伯各翻。）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譟，音西。射，而亦翻。被，皮義翻。）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著，陟略翻。綬，音受。吹，昌瑞翻。）景望之，服其膽勇。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若縣也，其地當在今郢州長壽縣西北。宋白曰：桓玄立武寧郡於故編縣城，其屬有長林縣，與郡俱立，分編縣所置也。）遣使

至江陵，詐稱赴援，(使，疏吏翻。)衆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語，牛倨翻。)是趣之令進也。(趣，讀曰促。)」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湕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湕，[illegible]從宣翻[illegible]。)僧祐，南陽人也。

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卒。

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illegible]西沮[illegible]繹又使僧祐討之，令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忤，五故翻。)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艦，戶黯翻。)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湘水入湖之口曰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塉以待之。(塉，[illegible]只翻。)僧祐由它路西上，(上，時掌翻。)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芊口，(據姚思廉梁書，芊口在南平郡安南縣界。)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降，戶江翻。)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水經注：澧水過作唐縣北，而東逕安南縣南，又東與赤湖水會，二縣皆屬南平郡。巴陵志：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又有赤亭城，三面臨水，即胡僧祐所據。杜佑曰：巴陵郡西華容縣有赤亭城，城近赤亭湖，因名。任約擒於此。)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盛弘之荊州記曰：百里洲在枝江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川中，百里洲最爲大。)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苦行沙門，謂沙門能清苦守戒行者也。處，昌呂翻。行，下孟翻。)或豫言吉凶，多中，(中，竹仲翻。)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撩，落蕭翻，撩取物也。)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亦克，謂侯景取臺城；不克，謂景終於敗也。法和若微爲兩端之言，使人莫之測，而卒之言驗。)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溺，奴狄翻。)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考異曰：梁帝紀作「司徒張化仁」。按魏司徒安得爲景守城，今從典略。)范希榮行江州事，(考異曰：典略云「江州[illegible]」，今從太清紀。)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梁於晉熙郡置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鵠磯。(磕，古盍翻。沈，持林翻。[illegible]黃鵠山，一名黃鶴山，在江夏縣東九里，近縣西北二里有黃鵠磯，[illegible]山東北對夏口城，黃鵠磯直鸚鵡洲之下尾。)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下，遐嫁翻。)(下東下同)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余，[illegible]考異曰：長曆，六月[illegible]一日，慶走；[illegible]任約[illegible]二日，景走。今從梁帝紀。)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法和知武陵王紀必東下。)乃引兵屯峽口。(巫峽之口也。)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荀朗起兵據巢湖，帝密詔授豫州刺史，使討景。)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樅，七容翻。)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喪，息浪翻。離，力智翻。)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毛詩注：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史言哀太子之孝。)

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艘，蘇刀翻。)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龕，苦含翻。帥，讀曰率。下同。堞，達協翻。上，時掌翻。)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言樓船四合，如雲之蔽江爲之暗。)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白楊浦蓋在郢城東。)

遣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庚午，齊主以司馬子如高祖之舊，復以為太尉。是年三月，齊主免子如官。復，扶又翻。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宋白曰：江安縣本漢江陽縣地。寬和好施，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矣。圓正，武陵王紀第二子也。為紀東下攻繹張本。釁，許覲翻。

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章貢圖經曰：東江發源於汀州界之新樂山，經雩都而會于章水；西江導源於南安大庾縣之聶都山，謂之章水。合會于贛，水一水合而為贛。在贛州治後北流一百八十里至萬安縣界，由萬安而上為贛十有八灘，怪石如精鐵，突兀廉利，崎嶮面自贛水而上，信豐、寧都俱有石險，但視十八灘為殺耳，以贛上下三百里，贛石巉立。西昌縣屬廬陵郡，今在吉州太和縣界。

鐵勒將伐柔然，突厥酋長土門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厥，九勿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突厥本柔然鍛工，故云然。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詈，力智翻。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使，疏吏翻。樂，音洛。妻，七細翻。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監，工銜翻。丁亥，侯景還至建康。考異曰：典略作六月壬戌，太清紀作七月二十日，今從梁帝紀。

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走，音奏。晉郭默據江州反時所築城也。瑱，他甸翻，又音鎮。繹以瑱為兗州刺史。據瑱傳，授南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侯景留瑱子弟為質，見上卷上年。

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下，遐稼翻。湓，蒲奔翻。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此吳所置巴丘縣也，屬廬陵郡。[illegible] 西軍乏食，王僧辯之軍自荊州來，故謂之西軍。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魏收志：梁武帝置沙州，治白沙關城，領建寧、齊安郡。當在黃州黃岡縣界。任延和等棄城走。任，音壬。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易，以豉翻。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溧，音栗。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王偉屢諫景，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說，式芮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謂宋子仙之屬。將，即亮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故後之奪人之國者，率謂之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書，以為「弟姪爭立，弟，謂湘東王繹、武陵王紀；姪，謂河東王譽、岳陽王詧。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華容公歡，昭明太子之子。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枳，似橘而多刺；棘，似棗而多刺。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廩，力錦翻。餼，許氣翻。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葵，葵，菜也。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嶷，魚力翻。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事義猶言事宜也。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貶，損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度，徒洛翻。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

益之愁乎及難（難乃旦翻）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考異曰典略作壬辰誤今從太清紀）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數所角翻）乙丑景又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考異曰太清紀云於九江今從梁書）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大臨時為吳郡太守大連時為江州刺史在姑熟大春時為東揚州刺史姚思廉梁書大壯作大莊始封高唐郡公後進封新興王時為南徐州刺史皆殺之會工外翻）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華容公歡進封豫章王薨諡曰安）金華敬妃為敬太皇太后（昭明太子妃蔡氏昭明既薨武帝為妃別立金華宮供侍一同常儀薨諡曰敬按敬妃已薨只當追尊皇后以從夫曰太皇太后非也）豫章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九月癸巳齊主如趙定二州（五代志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為南趙郡改殷州為定州治中山）遂如晉陽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眾心（侯景尊帝廟號曰高宗元帝追諡曰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說式芮翻）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上時掌翻）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言壽將盡於此酒）於是雋等齎曲項琵琶（杜佑曰傳玄琵琶賦云漢遣公主嫁烏孫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為名釋名曰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把杜摯云秦人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是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脩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傳玄云體圓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兌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用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此也則南朝似無曲項琵琶劉昫曰琵琶四絃曲項琵琶五絃出胡中）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樂音洛）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年四十九）偉撤門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縶之後無復侍者及紙（復扶又翻）乃書壁及板障（杜佑不為壁以板為障施以丹漆因謂之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愴初亮翻）景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晉志豫章郡有宜豐縣）召循還江陵循以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考異曰南史宜豐侯脩今從梁書）報曰請待改命魏太師泰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將即亮翻）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五代志西城郡豐利縣梁置南上洛郡西魏改郡曰豐利後周省郡入上津郡唐以上津爲縣屬商州）循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璠孚袁翻）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救之循恢之子也（鄱陽王恢武帝之弟）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上時掌翻下復上同考異曰典略作乙卯今從太清紀）繹弗許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曅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頵居筠翻又紆倫翻）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五代志東陽郡金華縣隋置建德縣入焉唐武德四年復置建德縣分爲睦州治所今東陽江新安江合於州城南十里將即亮翻）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程靈洗字玄滌洗讀如字湘東以刺史寵靈洗實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復扶又翻）湘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爲中衛將軍以自副（考異曰梁書在十月辛亥今從太清紀）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爲湘州刺史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答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上時掌翻）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幷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樛居虯翻）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侯景本懷朔鎮人魏改懷朔鎮爲朔州）衆咸咲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將即亮翻）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好呼到翻彈徒丹翻射而亦翻北俗）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樂音洛）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擯必刃翻斥也擯斥者不得預人事故景以爲言）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爲郢州刺史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乘輿車服天子之車服也乘繩證翻）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爲之飲食護視之（太原公主魏孝靜帝之后齊高祖之女也爲于偽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下同）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幷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寄以魏七廟神主故謂之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元韶妻魏孝武帝后高歡之女也）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暉業魏濟陰王齊受禪降封美陽公）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嫗威遇翻璽斯氏翻）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或魏臨淮王或沈持林翻）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剃他計翻鬢必刃翻懦奴亂翻）

世祖孝元皇帝上（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

承聖元年（是年十一月方即位改元）春正月湘東王以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尚書褒騫之孫也（王騫儉之子）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景遣郭元建帥步軍趣小峴（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翻峴戶典翻）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至合肥（考異曰典略二月庚子子鑒至合肥今從太清紀）齊人閉門不出乃引還丙申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畜許又翻）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將即亮翻少詩沼翻粗倉乎翻）糧儲虛實靡不諳悉（諳烏含翻）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常曰唐邕彊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魏將王雄取上津魏興東梁州刺

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被蕭子顯齊書，安康、寧都二縣，皆齊所置。魏收曰：安康縣，漢時漢中郡之安陽縣也。[illegible]，[illegible]克翻。降，戶江翻。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厭，居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奔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爲主。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復，扶又翻。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勤，考異曰：諸書或作特勒，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贛水謂之南江，湓水出湓縣西，注于彭蠡；彭蠡北入于江。白茅灣在桑落州西南。史王僧辯傳：霸先帥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蓋水陸俱下也。帥，讀曰率。築壇歃血，歃，色甲翻。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子鑒蓋自合肥還。杜佑曰：宣州南陵縣有鵲洲，有戰鳥圻，孤在江中，本名孤圻，昔桓溫寧兵東下，住此圻中，有烏驚鳴，溫謂官軍圍之，既而定，以羣烏驚噪，因名戰鳥。唐顧況集有題靈山寺詩，下注戰鳥圻後爲靈山寺。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淮南，今太平州當塗之地。

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七里瀨在桐廬縣，距嚴[illegible]四十餘里，與嚴陵瀨相接。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曅、鄺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降，戶江翻。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

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去年，景與繹文盛水戰，亦敗走，不特任約也，以敗故景之。爲，于偽翻。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復，扶又翻。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舺千艘載戰士。帥，讀曰率。挑，徒了翻。鵃，[illegible]。鵃舺，小船也。[illegible]丁翻。舺，胡甲翻。[illegible]長[illegible]，其中載士兩[illegible]，[illegible]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illegible]。[illegible]今之水[illegible]其[illegible]。考異曰：典略作[illegible]千[illegible]，今從梁書。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趨，七喻翻。大艦斷其歸路，斷，音短。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呼，火故翻。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降，戶江翻。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覆，敷又翻。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

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張公洲，即蔡州。考異曰：典略作戊寅，今從太清紀。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禪靈寺，齊武帝所建。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舣艖及海艫，舣，音又[illegible]。方言：船短而深謂之艖。艫，[illegible]。以石縋之，塞淮口，縋，馳偽翻。塞，悉則翻。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堞，達協翻。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考異曰：陳書云橫隴立柵，今從典略。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

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帥讀曰率)景使王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王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劉神茂始導侯景取壽陽及其度江又爲爪牙東南之禍神茂實爲之其死晚矣大剉碓者爲大剉刃發機如碓使之蹈之碓都內翻)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頭城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讀曰陣下志陳衡陳湛音同)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弩矢之力可以及遠橫截其後前鋒所到敵必驚却)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杜岸死於太清三年荊雍構難之時龕岸兄岑之子龕苦含翻)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降戶江翻)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弃矟執刀左右衝陳(矟色角翻)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外城西中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鞚苦貢翻)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弃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見一百五十六卷武帝中大通六年敗補邁翻)破葛榮(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降戶江翻)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盛時征翻景至建康所生子也)掛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弃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姥莫補翻崱士力翻戢則立翻剽匹妙翻裸郎果翻)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號戶刀翻)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史言王僧辯御軍無法失伐罪弔民之意)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勞力到翻)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璽斯氏翻紱音弗)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侯景侍中趙思賢爲平原太守)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朝直遙翻)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上時掌翻)(考異曰梁帝紀戊子王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奉表按表文云衆軍以戊子總集建康豈是日告捷即能達江陵乎蓋僧辯等以己丑日發表勸進耳)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禹貢曰淮海惟揚州長鯨謂侯景古者伐國取其鯨鯢以爲大戮岳陽王詧據襄陽附魏故爲短狐短狐蜮也含沙射人中之者死易曰小人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爾雅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釋云此釋太平之時四氣和暢以致嘉祥之事也云春爲青陽者言春之氣和則青而溫陽也云夏爲朱明者言夏之氣和則赤而光明也云秋爲白藏者言秋之氣和則白而收藏也云冬爲玄英者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四時和謂之玉燭者言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謂之玉燭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聘義君子比德於玉焉是時人君若德輝動於內則和氣應於外統而言之謂之玉燭)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侯景以廣陵爲南兗州因南朝之舊也)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降戶江翻)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臺城六門大司馬門萬春門東華門西華門太陽門承明門)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成濟弑高貴鄉公王僧辯欲避弑君之罪名故云)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樛居虯翻)逢杜崱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爲于僞翻去羌呂翻橫戶孟翻)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賈誼鵩賦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
沈於水(沈持林翻) 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
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 諸將多私使
別索馬仗(索山客翻) 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
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復扶又翻) 不若投北可得
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
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
(孫盛晉春秋曰直瀆在方山王安石詩山蟠直瀆輸淮口陸游曰直瀆吳孫氏所開溫庭筠過吳景帝陵詩盧開直瀆二千里青蓋何曾到洛陽按侯子鑒王偉已度江此非方山之直瀆也沈約志盱眙太守管下有直瀆令晉安帝立縣) 王僧辯問曰
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
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謂臺城之陷僧辯已降侯景縱遣還竟陵使有今日偉之此言亦以愧僧辯也) 尚書左丞虞騭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
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騭之日翻唾吐臥翻) 僧辯命
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
餘兵(田遷東攻劉神茂有餘兵在晉陵) 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趨七喻翻) 夏
四月齊主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五萬攻陽
平拔之 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考異曰陳紀高祖應接郭元建還僧辯啓高祖鎮京口按是時以徐嗣徽爲南徐州刺史蓋霸先但領兵戍京口耳未爲刺史也) 益州刺史太尉
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
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
之利(巂音髓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賈音古) 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殿積有馬
八千四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
官文士豈能匡濟(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呼爲七官) 內寢柏殿柱繞節
生花紀以爲己瑞乙巳卽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
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爲竟陵王圓普爲
譙王圓肅爲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
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吳立永豐縣屬始安郡撝吁爲翻) 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怦普耕翻) 僧略
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徐勉梁初賢相從才用翻) 初臺城之圍怦
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
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卽以爲反徵(費扶沸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徵讀曰證)
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恙余亮翻) 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以譏切紀不能教君父) 紀乃盡
誅之梟首於市(梟堅堯翻) 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
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
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侍郎(璠孚袁翻) 使者八反
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
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
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夏戶雅翻) 璠正色曰卿欲緩頰
於我邪(緩頰說也漢高帝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 我與府侯分義已定(府侯謂宜豐侯循分扶問翻) 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
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禮遣之
以宜豐侯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
史蜀郡太守 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
敗走帥萬人欲北出侯之(帥讀曰率) 趙伯超據錢塘拒之
侯景進至嘉興(沈約曰嘉興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今秀州是也北至吳郡一百五十五里) 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
瑱追及景於松江(松江在今吳縣一名笠澤在吳縣南四十里) 景猶有船二百
艘衆數千人(艘蘇遭翻) 瑱進擊敗之(敗補邁翻) 擒彭雋田遷房世
貴蔡壽樂王伯醜(樂音洛) 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
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
二子於水(舸古我翻推吐雷翻) 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焦即)

亢翻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鵾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景自滬瀆下海。蒙山，據收志，東安郡新泰縣有蒙山。景欲浮海趣山東，復入北也。葳音威。蕤，如佳翻。己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海師，習知海道者也。語，牛倨翻。「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憙，覺，古孝翻。憙，與喜同。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考異曰：典略云：舟人李橫文紿景向南徐州。今從梁書。因謂景曰：「吾等爲王效力多矣，爲，于僞翻。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抉船底欲入水。抉，一決翻。鵾以矟刺殺之。矟，色角翻。刺，七亦翻。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王偉、索超世，景之謀主也。索，蘇各翻。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考異曰：典略云復烹溧陽公主。今從南史。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長，知兩翻。下，遐嫁翻。齊顯祖即位，夢獮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璽，斯氏翻。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弃之草間，沈，持林翻。復，扶又翻。從，才用翻。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甲申，齊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右僕射，以太原公主妻之。愔，於今翻。妻，七細翻。公主即魏孝靜帝之后也。

楊乾運至劍北，劍北，劍閣之北也。魏達奚武逆擊之，大破乾運於白馬，陳其俘馘於南鄭城下，且遣人辱宜豐侯循。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劉璠自成都還。魏收志，華陽郡沔陽縣有白馬城。宜豐侯循傳，璠見禽於嶓冢。嶓冢縣亦屬華陽郡。五代志，漢中郡西縣舊曰嶓冢。爲武所獲，送長安。太師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請屠之，泰將許之，璠請之於朝。朝謂魏朝也。朝，直遙翻。泰怒，不許。璠泣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復，扶又翻。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謁山陵，沈約志：豫章豐城縣，吳立，曰富城，晉武帝更名。脩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考異曰：梁書在四月，官爲司空。太清紀在此月，官太宰。今從梁書。江陵，梟之於市三日，梟，堅堯翻。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衞將軍，封長寧公。鎮衞將軍，梁定二百四十號，其班第二十三。僧辯元功，以封長寧郡公。長寧郡，晉安帝置，屬荊州。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賞平侯景之功也。霸先，長城縣人也。杜佑曰：湖州長城縣，吳王闔閭遣弟夫槩築城，狹而長。晉武帝太康三年置。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五百言詩，今之五十韻詩也。上，時掌翻。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重，直龍翻。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釘，丁定翻。剜腹臠肉而殺之。剜，烏丸翻。王偉，侯景之所取計者也，自圖篡梁祚，屠蕭氏以及其臣民，皆偉之謀。帝忘其父子兄弟之讎，乃愛其才而欲宥之，發怒於檄文而後誅之，失刑甚矣。

丙戌，齊合州刺史斛斯昭攻歷陽，拔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
被皮義翻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扶風民魯悉
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魯悉達扶風人祖父至悉達皆仕於齊梁沈約宋志江州所部有南
新蔡郡不言僑置之地但云去京都水行一千三百七十六里有餘以水程約言之南新蔡當置於今蘄州界五代志蘄州黃梅縣舊
日永興隋開皇初改曰新蔡蓋因南新蔡郡以名縣也劉昫曰黃梅縣宋分置新蔡郡力田蓄穀時江東
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
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
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將即亮翻下同景平以悉達爲北
江州刺史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鹿城關領義陽齊昌新昌梁安齊興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置北江州尋併木
蘭入黃岡縣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
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
彥告于魏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
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使疏吏翻陽平
侯景之士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
於義何得復爭之復扶又翻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
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
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
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士林在六合縣界斬首萬
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
追也好呼到翻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
職知名者數人吏部選爲大選選須絹翻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
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少詩照翻沈持林翻楊
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
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閥音
伐說文閥閱自序也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此所謂門閥者直言世家子弟門地素高者耳又說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考
之前後最爲折衷衷陟仲翻魏達奚武遣尚書左丞柳

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說式芮翻足下所固者險所
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也
白馬破走酋豪不進酋慈秋翻謂楊乾運也所望之援不可恃也
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
稷無主欲誰爲爲忠乎朝直遙翻喪息浪翻誰爲之爲于僞翻豈若轉禍爲
福使慶流子孫邪循乃請降降戶江翻帶韋慶之子也柳慶見一
百六十一卷武帝太清二年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
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
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
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鬭
則成敗未可知也左傳吳夫槩王之言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
獲男女二萬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劍北皆入於魏
六月丁未齊主還鄴乙卯復如晉陽復扶又翻庚寅立
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
賀平侯景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
討平之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
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樂音洛數所角翻好
呼到翻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僑人本非廣陵人而僑居廣陵者潛聚黨
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
使疏吏翻下使未同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
情僞未易可測易弋豉翻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
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
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八月魏安康人黃衆寶反攻魏興執太守柳檜進圍
東梁州梁置南梁州於西城郡西魏改曰東梁州西城古魏興郡治所魏收志後魏太延五年別置魏興郡於上洛郡界帶
陽亭縣屬洛州洛州後改爲商州令檜誘說城中誘音酉說式芮翻檜不從而死

檜蚪之弟也（柳蚪柳慶之兄見一百五十一卷武帝大同二年）太師泰遣王雄與驃騎大將軍武川宇文蚪討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霸先封長城縣侯昌為世子）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為散騎常侍頊為領直（梁宿衛之官有四廂領直蓋領直衛之士因以名官為昌頊陷魏張本）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從千容翻）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對曰齊桓存三亡國（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杜預注曰三亡國魯衛邢）晉文公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解戶買翻）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荊為之益（武陵王紀封循為隨郡王故以王稱之）循請還江陵泰厚禮遣之（考異曰典略云十月乙未朔太祖謂循云云按太清紀是月循至江陵今從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望於道（使疏吏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始至之夕命劫竊其財及旦循啓輸馬仗王乃安之引入對泣以循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齊主自晉陽如離石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櫨音盧社平齊紀作社干按斛律金傳黃櫨嶺在烏突戍東）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將即亮翻會工外翻）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

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帥所類翻下遐稼翻下王下同）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龕苦含翻）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謂軍人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也）恐得罪欲以琳塞責（塞悉則翻）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帥讀曰率）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之往也）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五代志太舟卿梁初為都水臺使者天監七年改焉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抃舞（抃皮變翻拍手而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數所角翻）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改太清為承聖）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史言帝不能正其始）丁丑以宜豐侯循為湘州刺史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更工行翻）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方等伐湘州戰敗而死）追尊母阮脩容為文宣皇后（脩容魏文帝所制自晉以來位列九嬪）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北盡武寧與岳陽王督分界西拒硤口與武陵王紀分界硤當作峽）嶺南復為蕭勃所據（復扶又翻）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而已（著直略反史言荊州管內蕭條）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衡州治衡陽縣淥口在湘東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甘美謂之酃酒淥口即酃湖口也唐志潭州有淥口戍丁度曰湘東有淥水張舜民郴行錄魚[illegible]縣口舟行七十餘里至[illegible]漢口南北對境圖自岳州沿江東北下過[illegible]港伸林港象湖港新打口石頭口得淥溪口按郴行錄對境圖乃淥溪口非淥口丁道貴敗處唯唐十[illegible]潭州淥口戍爲是淥音錄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illegible]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即以爲營州刺史。營陽郡本漢零陵郡之地宋[illegible]置營州隋爲永州洪雅請討陸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納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姚思廉梁書作空靈灘水經注長沙建寧縣故城南有空冷峽湘水所經也驚浪雷奔濬同三峽[illegible]行錄曰自醴陵江口南行二十餘里有空靈岸[illegible]今從梁書余謂空雲空靈與空冷一也藏引兵圍之，洪雅請降，求送妻子。送妻子爲質以示不叛也上遣陳昊至納所，納衆皆泣曰：「王郎被囚，[illegible]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昊。昊至巴陵，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昊後，約至城下鼓譟。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言納兵夜行至長沙巴陵相去十里衆謂已至，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來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illegible]徐部分將士擊之，分扶問翻獲其一艦，艦戶黯翻納退保長沙。

壬午，齊主還鄴。戊午，復如晉陽。復扶又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萬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十一 起昭陽作噩盡閼逢閹茂凡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承聖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使陳霸先自京口代鎮揚州 丙子，山胡圍齊離石。戊寅，齊主討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魏收地形志永安郡平寇縣魏真君七年併三堆屬焉隋屬鴈門郡崞縣有平寇縣 大獵而歸。以吏部尚書王褒為左僕射。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五代志齊文宣除魏永安五銖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

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雲城降陸納。去年吳藏攻李洪雅降戶江翻下同 納囚洪雅，殺丁道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讖有十八子，以為李氏當王。天監中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讖楚譖翻 甲辰，推洪雅為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衆數千，左右翼從。吹尺瑞翻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

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去羌呂翻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王雄至東梁州，黃衆寶帥衆降。黃衆寶反見上卷上年 太師泰赦之，遷其豪帥於雍州。帥所類翻雍於用翻

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登注等奔齊見上卷上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契欺訖翻又音喫 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復扶又翻 國人立庫提。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厥九勿翻 考異曰顏師古隋書突厥傳云第逸可汗立今從周書及北史 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使疏吏翻 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可汗。考異曰魏書北史蠕蠕傳皆云立鐵伐為可汗突厥傳皆云立鄧叔子為可汗蓋諸部分散各有所立也 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俟渠之翻杆公旦翻為後佗鉢卒攝圖爭國張本 考異曰周書作木汗隋書作俟斗木杆今從北史 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畫與劃同 親釘支體以厭之，釘丁定翻厭於叶翻 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巴東信州 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齊無知弑其君雍廩殺無知公子小白自莒入于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齊師敗績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 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咸以為難也 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迥傳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氏焉尉紆勿翻 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騎奇寄翻下同 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考異曰典略在正月戊辰今從周紀

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將即亮翻下同按下文陸納夾岸為城甲子王僧辯攻拔之乙丑進圍長沙則車輪之地蓋據湘江之要去長沙不遠也 考異曰梁紀云二月丙子拔長壓二月無丙子梁紀誤 王僧辯至巴陵。考異曰典略云三月辛酉拔長沙是月癸亥朔無辛酉典略誤 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考異曰僧辯傳云陳霸先讓都督今從典略 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考異曰典略作甲子非也今從梁紀

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下同抄楚交翻 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

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烏泉因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復扶又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獲其僕射乞伏觸狀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乙丑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帥讀曰率楯食尹翻趨七喻翻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崱士力翻龕苦含翻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退賢明死李賢明本侯景將也景敗歸王琳藏脫走入城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州刺史五代志金山郡西魏置潼州蓋梁已置此州也治涪城楊灋琛求爲黎州刺史以爲沙州蓋即以平興爲沙州也潼音同琛丑林翻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說式芮翻戮音留又音六并力也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論語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安州後改爲安州普安舊曰南安西魏改普安將即亮翻與灋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西魏之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位次柱國大將軍驃匹妙翻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侯呂陵虜三字姓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涪水自龍州入潼州界潼州治涪其城西臨涪水涪音浮乾運以州降降戶江翻迥分軍守之進

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見賢遍翻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五代志隆山郡隆山縣舊曰犍爲縣置江州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紀稱尊號見上卷上年不可復爲人下復扶又翻下上復復送乃復無復同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將即亮翻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舳音逐艫音盧翳蔽也護軍陸灋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斷音短帝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帝封子方智爲晉安王任音壬使助灋和拒紀赤亭之戰法和禽約是有舊恩故使助之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爲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爲于僞翻妻七細翻棻符分翻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會王僧辯於長沙將即亮翻下同豫章太守觀寧侯永昏而少斷少詩沼翻斷丁亂翻左右武蠻奴用事軍主文重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宮亭湖重殺蠻奴永軍潰奔江陵重將其衆奔開建侯蕃蕃殺之而有其衆開建侯蕃時鎮鄱陽沈約曰宋文帝分臨賀郡之封陽縣立開建縣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灋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去年侯景敗得謝答仁不殺而囚之以爲步兵校尉梁東宮有步兵等三校尉校戶教翻配兵使助灋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使疏吏翻說式芮翻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灋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

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降戶江翻。考異曰：梁紀乙酉湘州平。按長曆，是月無乙酉，梁紀誤。）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將即亮翻）

甲辰，齊章武景王庫狄干卒。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不肯定君臣之分，而用兄弟之禮。使，疏吏翻，下同。）陸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時掌翻）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長，陟丈翻。屬，之欲翻。樂，音洛。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以入，再拜，皆厭紐，後平王卒有楚國。）儻遣使乎，良所遲也。（遲，直利翻，待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漢孔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人皆異之。推，吐雷翻。）心乎愛矣，書不盡言。」（言兄弟之愛存之於心，非書翰之間所能盡言也。）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懣，音悶，又音滿。）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度，徒洛翻。）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史言上兄弟皆阻兵而安忍。）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罽，音計。繒，慈陵翻。稱，尺證翻。將，即亮翻，下同。）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將，即亮翻。降，戶江翻。考異曰：典略作丙戌，今從梁書。）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諸城已降，江陵兵斷道，故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之，往也。）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饕，他刀翻。餮，他結翻。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以帝鴻氏不才子比紀也。）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紀之稱帝舉兵，劉孝勝實贊成之，此而不誅，亦失刑也。下，遐嫁翻。）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見囚，見上卷簡文帝大寶二年。）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世子謂圓照之誤紀也。號，戶刀翻。）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齧，魚結翻。啖，徒敢翻，又徒濫翻。）

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撝，許韋翻。降，戶江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史言尉遲迥能得蜀人之心。）魏以撝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懍，力荏翻，又巨禁翻。）御史中丞劉㲉（㲉，說岳翻。）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建業與齊止隔一江，固也；獨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陽，岳陽有侵軼之志，宇文有啓疆之思乎！）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盛弘之荊州記曰：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

者。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朝，直遙翻。）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周弘正、王褒自南渡以來世居建康，故謂為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折，之舌翻。）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梁氏自簡文以上葬建康，武帝以上葬晉陵。守，式又翻。）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荆州被邊，自晉以來為重鎮。）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史言上懷居，遂卜以成亡國之禍。卒，子恤翻。）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復，扶又翻。）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為郢州刺史。法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幻，胡辦翻。）教化部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契丹寇齊邊。（契，欺訖翻。）壬午，齊主北巡冀、定、幽、安，（冀、定、幽、安，四州名。）遂伐契丹。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治，直之翻。）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退奔北齊，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步大汗，虜三字姓。汗，音寒。薩，桑葛翻。考異曰：梁書作邢杲遠、步六汗薩；今從北齊書、北史。）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丁酉，齊主至平州，從西道趣長塹，（曹操征烏桓，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因謂之長塹。趣，七喻翻。塹，七豔翻。）使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魏收地形志：營州統內有建德郡，治白狼城；中興初，分樂陵置安德郡，治般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癸卯，至陽師水，（唐志：貞觀二年，以契丹室韋部落置師州及陽師縣於營州之廢陽師鎮，即此。）倍道兼行，掩襲契丹。齊主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踰越山嶺，為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甲辰，與契丹遇，奮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畜，許救翻。）潘相樂又於青山破契丹別部。丁未，齊主還至營州。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東陽郡，梁置婺州。瑱，他甸翻，又音鎮。）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丁巳，齊主登碣石山，臨滄海，遂如晉陽。以肆州刺史斛律金為太師，乃還晉陽，拜其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樂，音洛。）命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寵待之厚，羣臣莫及。（金子羨，字豐樂；武都，光之子也。樂，音洛。）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南豫州時治姑孰。瑱，他甸翻，又音鎮。）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溺，奴狄翻。）湘潭侯退復歸于鄴。（復，扶又翻。）王僧辯還建康。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彊，貢獻不入。（五代志：鄱陽郡，梁置吳州。）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將，即亮翻。）佛受使其徒詐為訟者，詣蕃，遂執之。上以佛受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為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掌門管，（左傳：秦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杜預注曰：管，籥也。）繕治舟艦甲兵，（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質不敢與爭。故開建侯部曲數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復，扶又翻。）癸亥，齊主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

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餼，許氣翻。繒，慈陵翻。）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降，戶江翻；下同。）許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自是貢獻相繼。　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宇文泰於此猶不書其官，因舊史成文也。）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琛，丑林翻。使，疏吏翻。）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梁王詧欲倚魏以報河東王譽之讎，通鑑至此復書梁王詧。）　十二月，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江淮之民，苦於齊之虐政，欲相率而歸江南。）

三年春正月癸巳，齊主自離石道討山胡，遣斛律金從顯州道，（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當在隋西河郡界。）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考異曰：北史作十二以上，今從典略。）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水經，河水東逕蒲川石樓山南，又南逕蒲城東，蓋其地在蒲子縣西。五代志，汾州樓山縣有北石樓山，又有石樓縣，舊置吐京郡。宋白曰：石樓縣本漢土軍縣，後魏置吐京郡，蓋胡俗譯言音訛變，故曰吐京也，隋改縣曰石樓。）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懾，之涉翻。）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什長，十人之長也。五藏，心肺肝脾腎。長，陟丈翻。藏，徂浪翻。）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爲威虐。　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州，領涇城、東陽二郡，後齊廢涇州，并二郡爲沛郡，後周改沛郡爲石梁縣，唐併石梁縣入六合。北史，梁涇州在石梁。杜佑曰：揚州天長縣，梁於石梁置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帥，讀曰率。）　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爲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盧辯傳曰：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大將軍、開府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一萬戶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大都督，五千戶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朝散大夫，州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正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五命：宣威將軍、虎賁給事，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祿，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軍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從事，正六命郡丞，五百戶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彊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虎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導，泰兄顥之子也。導鎮上邽。）唯以諸壻爲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衛將軍。（魏武爲丞相，有武衛營。元魏之制，迄于高齊，左右衛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宇文相魏，亦置武衛將軍以掌宿衛，而盧辯所定九命無其官，此蓋猶

在盧辯定官之前以武衛將軍總諸將然宇文所置如大都督八命帥都督正七命帥李基等皆以大都督領官邪至隋始置左右武衛府列於十二衛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禁兵既委諸將所掌魏主雖與謀謀故由是事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置之雍州廨舍雍於用翻立其弟齊王廓廓文帝之第四子考異曰國典云二月廢帝四月立恭帝北史皆在正月今從之去年號稱元年去羌呂翻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單音丹魏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魏始祖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蓋後漢時匈奴既衰鮮卑始盛之際也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姓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洪邁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弗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雄爲可頻氏李虎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毛氏田弘爲紇干氏耿豪爲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氏竇熾爲紇豆陵氏李穆爲拓拔氏陸通爲步六孤氏楊纂爲莫胡盧氏寇儁爲若口引氏段永爲爾綿氏韓褒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陳忻爲尉遲氏樊深爲萬紐于氏將卽亮翻三月丁亥長沙王韶取巴郡魏得成都未暇東略故韶得乘而取之取言易也甲辰以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考異曰典略作二月甲子今從梁紀丁未齊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歸彭城將卽亮翻下同郢州刺史陸灋和上啓自稱司徒上怪之王褒曰灋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灋和爲司徒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使疏吏翻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左傳晉胥午之言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武帝太清三年楊忠入寇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因留於魏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帝弗之信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賀拔仁獻馬不甚駿齊主拔其髮免爲庶人輸晉陽負炭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東魏孝靜天保二年詔魏收撰魏史至是而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盧李山東望族故以爲彊宗將爲刺客所殺帝怒於是斐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甲坊造甲之所斐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潛度世之曾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盧度世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二年盧同見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監八年王遵業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二年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恆戶登翻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爲殿殿丁練翻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披普彼翻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少詩沼翻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之則致死以破敵後主用之則賣主以求生蓋畏威猶可使之知懼懷恩不足以得其死力也塞悉則翻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復扶又翻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置東梁州西魏改曰直州漢川郡西鄉縣舊曰豐寧置洋州及洋川郡考漢川志蜀分漢成固縣立南鄉縣晉改爲西鄉縣魏廢縣仍於豐寧戍置豐寧縣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賀若敦討之不克若人者翻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

地至巴州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蜀先主置巴西郡宋武帝置歸化郡魏於漢昌縣治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五代志清化郡化成縣梁置歸化郡及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考異曰典略云新梁巴州刺史牟安平今從周書北史巴濮之民皆附於魏春秋巴子之國三巴郡地是也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之間濮博木翻蠻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酋慈秋翻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泰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慴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慴之涉翻餼許氣翻質音致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魏收志東夏州偏城郡有廣武縣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置廣武縣及偏城郡宋熙寧九年省豐林爲鎮併入膚施縣柱國李弼遣擊破之遣擊恐當作追擊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陳霸先推蕭勃爲廣州刺史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朝直遙翻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晉州刺史五代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遠于願翻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言自揆分不敢懷非望也分扶問翻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雍於用翻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史言王琳忠於所事而帝不能用爲國于僞翻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分扶問翻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天文警帝未棄帝也帝不知避是自棄也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盱眙音吁怡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喪息浪翻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揣初委翻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攜等圍宿預敬顯攜當作敬顯儁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趣七喻翻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海西縣前漢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晉安帝置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今西海州即其地鎮將中山郎基固守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翦即淺翻下同卒子恤翻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唐志單于府有金河縣其地即金川帥讀曰率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鄧至羌檐桁失國檐余廉翻桁戶庚翻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導將兵納之齊段韶還至宿預使辯士說東方白額說式芮翻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秋七月庚戌齊主還鄴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八月壬辰齊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左僕射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主如晉陽齊主之未爲魏相也相息亮翻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爲不可事見一百六十三卷簡文帝大寶元年復扶又翻齊主由是銜之崔季舒譖隆之每見訴訟者輒

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禁之尚書省崔季舒報復讒之怨
也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
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發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
之辛巳卒於路辛子慎翻久之帝追忿隆之執其子慧登
等二十人於前帝以鞭叩鞍一時頭絕並投尸漳水
又發隆之冢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水　齊
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帥
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帥讀曰率九
月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史言齊憚宇文泰畏之乃
如晉陽　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開回車路以通漢
中按北史崔猷傳泰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此特因舊路開而廣之以通車耳前史蓋誤以
通字為迴傳寫者又去其傍為回也泰不書官而書姓亦無義例之可言　帝好玄談好呼到翻辛卯於
龍光殿講老子　曲江侯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
孫瑒先行據番禺瑒雉亮翻番禺音潘愚　乙巳魏遣柱國常山
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
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
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楊上策也
謂東遷建康也卷讀曰捲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
軍中策也陴頻彌翻堞達協翻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
曰揣繹定出何策揣初委翻下同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
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十二年為一紀屬中原多故屬之欲翻未
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
而無謀多疑少斷少詩沼翻斷丁亂翻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
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
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
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江陵諸將胡僧祐其巨擘也識見如此烏能敵于謹哉好呼到
翻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去年王琛使魏故自謂揣
其容色必無此事可謂不智必覘國者矣乃復使琛使魏復扶又翻下復講同丙寅于謹至
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辛卯帝停講停講老子也帥讀曰率下同內
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杜佑曰石梵在沔州沔口上又據梁書安成王秀傳石梵時屬竟陵界未
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
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百官戎服以聽辛
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
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楊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
程靈洗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
後軍王僧辯一聞徵命當投袂勤王可也史言部分諸軍不聞星馳電赴江陵覆沒僧辯之罪也帥讀曰率　甲戌帝
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倚闌而又徙處為徙倚翼軫楚荊州
分今必敗矣嬪御皆泣嬪毗賓翻陸灋和聞魏師至自郢
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
郢州不須動也灋和還州堊其城門堊烏各翻以白土塗城門示有喪也
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著陟略翻衰倉回翻此法和預為喪君之服識使讓和果
至江陵亦不能制魏兵之攻圍此其徒欲神灋和之術託為之言以為能知來耳　十一月帝大閱於津
陽門外江左都建康外城十二門門名皆用洛城門名帝都江陵外城門亦依建康城門名之津陽門城南面東來第二門
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
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斷音短　甲申護克武
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行下孟翻下巡行同插木為之
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
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
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
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
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巂州刺史
裴畿越巂郡梁置巂州巂音髓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

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機，之高之子也。臺城既沒，裴之高赴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祇巨支翻。洹胡官翻。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江陵南岸謂之馬頭岸。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和戶臥翻。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趣讀曰促。「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illegible] 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illegible] 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illegible] 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illegible] 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illegible] 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身報國。」監者擊其口，[illegible] 詧怒，使趣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illegible] 城中負戶蒙楯，楯食尹翻。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中竹仲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大封、大圓皆簡文帝之子。質音致，下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爲都督，顗魚豈翻。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淵猷，長沙王懿之子。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暝莫定翻。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考異曰：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焚書[illegible] 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任約[illegible]馬頭岸[illegible]江耳。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歐烏口翻。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謹爲柱國大將軍，封常山公。褒以[illegible]自處[illegible]能爲帝謀乎。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去羌呂翻。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左傳，晉州綽攻齊東門，以枚數闔。[illegible] 魏軍士度塹牽其轡，塹七豔翻。轡兵媚翻。至白馬寺北，

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考異曰典略云謹據梁主令西王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子孫於獄列於沙州鎖械嚴酷瘡痍潰爛引梁主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爲君上無以應按武陵諸子先已餓死河東子孫亦應不存今不取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幔莫半翻甚爲詧所詰辱詰去吉翻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給儉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見辱之狀謂儉曰向聊相給欲言此耳給蕩亥翻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此主衣庫在江陵金城中之禁中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棓蒲項翻事未成而城陷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號戶刀翻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帝之亡國固不由讀書也庚申齊主北巡至達速嶺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辛未帝爲魏人所殺年四十七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監工銜翻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帊普駕翻通俗文曰二幅爲帊斂以蒲席束以白茅斂力贍翻葬於津陽門外幷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梁王方智承制追謚帝曰元廟號世祖好呼到翻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

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今人謂器能有餘用者爲寬韜與此韜同義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得言謂其自言者此爲得之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資以江陵緣江之地延袤三百里廣不及三百里也袤音茂仍取其雍州之地雍於用翻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正滅虢取虞之計詧雖悔之何及矣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鎭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晷表武帝所造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考異曰典略作五十萬今從梁紀南史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踐慈演翻下同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說式芮翻惏與婪同盧含翻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勝音升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下爲于僞翻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殲息廉翻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懾之涉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謂還建康即位也朝直遙翻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蒯通之言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匹夫之行小廉小謹以自託於鄉黨行下孟翻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背蒲妹翻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左傳鄧祁侯之言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被皮義翻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

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瑴宗懔殷不害及尙書右丞吳興沈烔至長安。瑴古岳翻烔古迥翻太師泰皆厚禮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勞力到翻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幷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前封常山又封新野故曰別封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旣立。欲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上時掌翻著陟略翻鎧可亥翻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巨猾謂齊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遂不受。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二十二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敬皇帝 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諡法夙夜警戒曰敬

紹泰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置邵陵郡隋廢郡為邵陽縣屬長沙郡唐為邵州棻符分翻將即亮翻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帥讀曰率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詧字理孫梁昭明太子之第三子也考異曰周書詧傳云詧在位八載保定二年薨然則詧雖以甲戌年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也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巋區韋翻又苦鬼翻又丘愧翻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上時掌翻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勳級魏以賞功柱國魏所置也為勳級之首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選須絹翻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雅素也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邵陵王綸死於大寶二年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河東王譽死於大寶元年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武州巴州皆置於江陵之南岸二將尋為侯平所擒不能有二州也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據姚思廉陳書小桂戍名輿地志連州桂陽縣漢屬桂陽郡所謂小桂也至蒸城蓋漢蒸縣古城也在衡州界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為于偽翻縞古老翻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帥讀曰率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五代志安陸郡西魏置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莅舉州降之降戶江翻考異曰北齊宋游道傳作宋蒞今從北齊紀又北齊紀云壬寅岳度江克夏首送法和於鄴按典略甲午齊已召岳還今從典略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夏戶雅翻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北齊書慕容儼傳清都武安人魏收地形志魏以鄴為清都尹武安縣屬焉五代志齊官有清都尹也考異曰梁紀四月法和降齊遣侯瑱討之按典略王僧辯書云清河王岳今大漢口與陸居士相會然則法和先已降齊也今從典略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瑱他甸翻又音鎮任音壬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寒山之敗貞陽沒於齊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武帝太清二年徐陵使魏魏禪於齊而梁又有侯景之亂是以留北湛海珍降見一百六十二卷三年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朝直遙翻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為郢州刺史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傳張戀翻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沖藐藐亡沼翻未堪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彼貞陽侯梁武猶子貞陽雖為梁臣於齊而貞陽侯則梁爵也故於僧辯書稱彼貞陽侯淵明長沙王懿之子武帝兄子故曰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分扶問翻艦戶黯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

自宸極受於乂祖，(乂當作文，蓋用受終于文祖事。)明公儻能入朝，同奬王室，(朝，直遙翻。)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灋和爲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雍，於用翻。)又以宋莅爲郢州刺史，莅弟簉爲湘州刺史。(簉，初救翻。)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梁置合州於合肥，立南譙郡於襄安縣界。襄安，漢之巢縣也。梁置蘄縣，隋改曰襄安，唐復曰巢縣。)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魏以右僕射申徽爲襄州刺史。(魏既得梁雍州，改曰襄州，因襄陽以名州也。)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帥，所類翻。)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齊軍司尉瑾、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晉熙郡懷寧縣，漢之皖城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皖，戶板翻。)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降，戶江翻。)齊改晉熙爲江州，(齊晉州治平陽，故改此晉州爲江州。)以尉瑾爲刺史。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丙申，齊主還鄴。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珩，音行。)延宗爲安德王。孫瑒聞江陵陷，弃廣州還，(瑒，雉杏翻，又音暢。)曲江侯勃復據有之。(去年蕭勃避王琳居始興，復，扶又翻。)魏太師泰遣王克、沈烱等還江南。(去年江陵陷，王克等入長安。)泰得庚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封比干墓，所謂禮賢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江陵，楚之故都，古郢城及諸宮皆在其地。)搢紳何咎，皆爲皁隸。(杜預曰：皁隸，賤官。皁，才早翻。隸，力計翻。)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夏，四月，庚申，齊主如晉陽。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莊，世子方等之子，元帝之孫。)尼灋慕匿之。(尼，女夷翻。)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庚寅，齊主還鄴。王僧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使，疏吏翻。)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於淵明，(質，音致。考異曰：典略：三月辛卯，遣廷尉張種等送質于鄴；按淵明五月始入建康，疑太早，恐非。)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晉武帝太康中置左民尚書。唐六典：曹魏置左民尚書，晉惠帝置右戶尚書，唐戶部尚書，即左民、右戶之任也。)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散，蘇旱翻。散卒者，冗散之卒，非敗散之卒也。敗散之散，去聲。)庚子，遣龍舟灋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考異曰：梁紀七月辛丑淵明濟江，甲辰入京師；北齊紀五月蕭明入建業；按典略五月庚子僧辯逆淵明，辛丑濟江，癸卯至建康，今從之。)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檝與楫同，櫂也，所以撥水行船。擁檝附船而不敢則船定而不進。)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六月，庚戌朔，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幽州夏口，蓋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㶟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夏當作下。恆，戶登翻。)命定州刺史趙郡王叡將兵監之。叡，琛之子也。(趙郡王琛，即高永寶，歡之弟也。永寶，琛字。監，工銜翻。琛，丑林翻。)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閒出擊瑱等軍，大破之。(閒，古莧翻。)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靴，許戈翻。)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鎭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勝，音升。)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吳興太守杜龕(龕，苦含翻。)

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因震澤以為州名。）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愔，於今翻。）壬子，齊主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將，即亮翻。）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重，直用翻。）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其酋長（水經註：雲中郡有白道嶺、白道川。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申，還晉陽。

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齊主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去，羌呂翻。難，乃旦翻。）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今道家有太霄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曰道士。余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道家雖曰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實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見一百六十四卷世祖承聖元年。）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好，呼到翻。為，于偽翻。頠，魚委翻。）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顗，魚豈翻。）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使，疏吏翻。）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謂誅滅侯景也。）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處，昌呂翻。）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僧辯立淵明，名不正而言不順，故姦雄得因以為資。）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旰，古汗翻。）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將，即亮翻。下同。）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今人盥洗以布拭手，謂之手巾。長七八尺。）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扶問翻。）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曇朗，霸先母弟休先之子。曇，徒含翻。）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帥，所類翻。下同。趨，七喻翻。）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江乘羅落，江乘縣之羅落橋也。自江乘至羅落橋，京口趣建康之大路。劉裕伐桓玄由此。）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艦，戶黯翻。趣，七喻翻。）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霸先控馬，以觀安都之意；見安都決死前向，乃進。嗔，昌真翻，恚怒也。）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被，皮義翻。女垣，城上堞也。）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聽，讀曰廳。）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京口為建康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譎，古穴翻。）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守，式又翻。）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考異曰：梁書：九月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曆，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豈有

[illegible]廢貞陽侯出就邸今并從陳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上時掌翻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元紹泰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　辛亥齊主如晉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豐侯循爲太保建安公淵明爲太傅曲江侯勃爲太尉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雅知王琳之不可制邪　戊午尊帝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夏戶雅翻立妃王氏爲皇后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龕苦含翻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長城縣霸先與其宗族世居之晉太康二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在湖州西北七十里蒨七見翻立柵以備龕　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　吳郡太守王僧智考異曰典略作韋載今從梁陳書今按典略若作韋載則與梁陳書同不須考異矣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考異曰南史云奔齊任約今從典略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即亮翻下同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分扶問翻衆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監古銜翻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中者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從才用翻下同北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illegible]曰藤州治[illegible]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illegible]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騎奇寄翻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幟昌志翻陴頻彌翻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illegible]帥讀曰率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復扶又翻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載翽呼會翻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降戶江翻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監古銜翻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考異曰梁書十一月庚寅霸先還建康按庚寅十一月十二日[illegible]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illegible]趣七喻翻夜至城下鼓譟薄之譟蘇到翻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五代志鍾離郡梁置北徐州齊改曰楚州管下定遠縣梁置安州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東魏置淮州翟直格翻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墅神與翻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

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淮南秦淮之南也輸式喻翻下運輸同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致陟利翻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考異曰典略作己巳按長歷是月戊寅朔無己巳燒齊船千餘艘艘蘇遭翻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斷音短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五代志琅邪郡舊置北徐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航戶剛翻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倉門石頭倉城門也水南秦淮水之南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歸彥高歡族弟也歸彥父徽坐歡有舊恩故歡憐其孤而命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被皮義翻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好呼到翻起第於城南城南鄴城之南聽事後開巷聽讀曰廳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惡烏路翻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倡音昌倡優也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其父乞司徒為于偽翻帝大怒懸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嬪毗賓翻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探吐南翻柈蒲官翻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被皮義翻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以郢州刺史宜豐侯循為太保廣州刺史曲江侯勃為司空并徵入侍循受太保而辭不入勃方謀舉兵遂不受命。鎮南將軍王琳侵魏魏大將軍豆盧寧禦之姓氏志豆盧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降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使疏吏翻下同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航戶剛翻連舟為橋也悉度眾軍攻其水南二柵即倉門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陳讀曰陣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擠子細翻又子西翻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呼火故翻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舸古我翻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請和而求質子者恐還以無功得罪欲以質子藉手質音致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朝直遙翻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曇朗時留鎮京口從才用翻曇徒含翻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注曰以負擔喻若違眾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背蒲妹翻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鬬也霸先知齊人敗於無功必增兵復至故先以此諭眾責其効死為于偽翻乃與曇朗及永嘉王莊丹楊尹王沖之子珉為質與當作以則文意明順與齊人盟於城外城外者石頭城外將士恣其南北徐嗣徽等南人恣其南柳達摩等北人恣其北恣其南北言唯意所適也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勝音升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

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劉昫曰：齊梁通和，置和州於歷陽郡。烏丸蓋出於東胡烏丸之種，因以爲姓。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帥讀曰率。　交州刺史劉元偃帥其屬數千人歸王琳。　魏以侍中李遠爲尚書左僕射。　魏益州刺史宇文貴使譙淹從子子嗣誘說淹以爲大將軍。從，才用翻。說，式芮翻。淹不從，斬子嗣。貴怒，攻之，淹自東遂寧徙屯墊江。晉於德陽縣界東南置遂寧郡；五代志：普慈郡方義縣，舊曰小漢，置東遂寧郡；墊江縣，漢屬巴郡，梁爲楚州治所，隋爲渝州。墊音疊。

初，晉安民陳羽，吳立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五代志，建安郡南安縣，舊曰晉安，今之泉州即其地。世爲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沈約志：吳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五代志無臨安郡及臨安縣，但有餘杭郡耳。數，所角翻。抄，楚交翻。會，工外翻。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爲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位於寶應，霸先許之。爲後陳寶應亂閩中張本。

是歲，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西破嚈噠，燼，徐刃翻。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契骨，即唐之結骨。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居勿，或曰結骨，堅昆語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illegible]。欺訖翻，又音喫。契骨，苦結翻。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長，直亮翻。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青門外，即其地。使，疏吏翻。

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更，工衡翻。

太平元年是年九月，方改元太平。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宗伯以上，以三公兼六官之職。北史盧辯傳：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戊寅，大赦。其與任約、徐嗣徽同謀者，一無所問。

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說，式芮翻；下因說同。嗣徽執旰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illegible]光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龕然之。其妻王氏曰：王氏，僧辯女也。「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復，扶又翻。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覺，古效翻，又如字。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項羽起吳下，故後人爲立寺於吳興。考異曰：梁書，太平元年正月癸未，杜龕降，詔賜死。[illegible]紹泰元年十二月，杜龕以城降，明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illegible]弟北叟、司馬沈孝敬並賜死。與典略，魏恭帝二年十一月，蒨命劉澄[illegible]攻龕，大敗之，龕乃降。明年正月丁巳，周[illegible]杜龕禱項王神，使力士拉龕於坐，并弟北叟、司馬沈孝敬並死。今從南史。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愔，於今翻。考異曰：[illegible]南史王僧辯傳，僧[illegible]既亡，僧智得與任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龕，僧愔以名[illegible]瑱，瑱乃委[illegible]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南史侯瑱傳則云：僧愔與其[illegible]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典略，魏恭帝二年正月，初，僧愔與瑱共討曲江侯勃，至是，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愔襲瑱，而翻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凡此諸說，莫知孰是，今約其可疑者言之。

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簡文帝大寶元年，張彪起兵於若邪山。邪，音耶。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將，即亮翻；下同。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因縉雲山而置縉州。

五代志廬州括蒼縣有縉雲山縉音晉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五代志曰南郡交谷縣梁置明州張懷鈞蓋爲梁刺史而戍采石也　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　三月壬午詔雜用古今錢　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柵口柵江口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與無爲軍分界即古之濡須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今謂之新婦口二百八十四里對岸即舊南陵縣地對岸爲繁昌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盪土黨翻士卒以衝盪爲職人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乙丑齊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破之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考異曰梁書云壬午安都襲恭按長曆是月乙巳朔無壬午大破之俘獲萬計　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毓余六翻長知兩翻下同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春秋公羊傳之言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太師泰北巡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考異曰典略云五月齊主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立爲制書欲自將西討長安令上黨王渙將兵伐梁於是渙南侵按梁陳北齊帝紀及渙傳皆無是事今去之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楊縣此丹楊縣乃漢古縣非今鎮江府之丹楊縣也按沈約志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于湖今太平州也丹楊縣蓋當在太平州東北丙申至秣稜故治沈約曰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場鬬場猶今言教場晉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因名戲場亦曰鬬場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丹陽記秦始皇鑿方山其斷處爲瀆則今淮水徐度頓馬牧馬牧牧馬之地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齊漢陽敬懷王洽卒洽齊主之弟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艦戶黯翻下同墩音敦磯音機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下同砰普耕翻殿丁練翻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舴陟格翻艋莫梗翻舴艋小船一舟曰單跳入艦中跳他弔翻斬砰仍牽其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上時掌翻下梁上同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倪研奚翻倪塘在臺城東游騎至臺騎奇寄翻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樂音洛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白城當在湖熟縣界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灋抽槊上馬先進槊色角翻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天子親耕籍田祭先農於田所故有耕壇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令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騎奇寄翻陳讀曰陣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考異曰南史作乞伏無芳今從陳書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艘蘇遭翻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

龍尾。鍾山之龍尾也。白山趾築道陂陁以登山曰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城西二十五里。晉琅邪王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斷，音短。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晉成帝立北郊壇於覆舟山南。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鬲，音歷。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說文：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潮溝，吳孫權所開，以引潮抵于秦淮。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少，詩沼翻。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調，徒弔翻。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婫，公渾翻。以鴨肉蓋飯上曰婫。今江東人猶謂以物蓋頭曰婫。臠，力兗翻。乙卯，未明，蓐食，比曉，比，必利翻。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驍，堅堯翻。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騎，奇寄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蹂，人九翻。踐，慈演翻。勝，音升。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晉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南琅邪太守，鎮江乘蒲州之金城，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宋白曰：臨沂山西北臨大江。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攝山在今建康城北四十五里。江乘地記曰：有草可以攝生，故名。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荻，亭歷翻。筏也。

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貿，音茂。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賞其功也。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幷獻馴象。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旁，中為大穽，以雌象前行為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雄象來食蔗，漸引入欄，閉其中，就穽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使，疏吏翻。馴，松倫翻。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臺宮殿。三臺在鄴城，曹操所築。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謂任使之際，坦懷待人。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泆，弋乙翻，淫放也。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衣，於既翻。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驢、牛、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胡鼓以手拍之成聲。劉昫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擔，都甘翻。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暴，讀曰曝。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去，羌呂翻。從，才用翻。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高，居報翻。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脊，棟脊也。怖，普布翻。時復雅儛，復，扶又翻。儛與舞同。折旋中節，中，竹仲翻。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

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匍薄胡翻匐蒲北翻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強為之笑曰曏汝醉耳曏許兩翻又式亮翻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自責而數其罪也數所具翻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勝音升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射而亦翻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愔於今翻相息亮翻浹卽協翻剺力之翻劃也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託為俳諧之言因掣刀去之掣昌列翻去羌呂翻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轜音而喪車也又嘗持槊走馬槊色角翻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浟夷周翻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數所角翻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射而亦翻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鑊戶郭翻鼎大而無足曰鑊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樂音洛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殿庭左右立仗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

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焉音煙帝與左右飲酒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樂音洛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高澄之死王紘冒刃禦賊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宇文泰識虛實何得因西行一詔便為度隴之計此齊史官之華言耳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騎奇寄翻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欲入漳水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酗吁句翻陸德明曰以酒為凶曰酗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過謂過多須痛杖我道德抶之抶丑栗翻擊也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五代志曰後齊制官多循後魏之舊尚食尚藥二局皆有典御及丞尚食總知御膳事尚藥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流水中也沈沒久之沈持林翻復令引出復扶又翻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龍逢諫夏桀而死比干諫殷紂而死逢皮江翻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被皮義翻見賢遍翻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要讀曰腰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

憯憯七感翻憯憯痛毒之意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斷丁亂翻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敕理也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阨爾朱屠害楊氏唯愔得脫潛竄累載後歸高歡又以讒間逃竄海島歡訪而用之裁才代翻少詩照翻屯陟倫翻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己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選須絹翻復扶又翻猥鄙也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元子思坊鄴城中坊名魏侍中元子思居此後謀西奔發誅時人因以名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　秋七月甲戌前天門太守樊毅襲武陵殺武州刺史衡陽王護王琳使司馬潘忠擊之執毅以歸護暢之孫也暢武帝之弟　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姓譜余姓由余之後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今洪州奉新縣即其地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奫守豫章從才用翻奫於倫翻悉眾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癸酉侯平發兵攻奫大掠豫章焚之奔于建康瑱眾潰奔湓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濟子禮翻自建康泝流至湓城為南上上時掌翻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為之誅侯平說式芮翻降戶江翻為于偽翻丁亥以瑱為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為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眾據豐城為柵南昌縣帶豫章郡吳立富城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豐城縣屬豫章郡今縣在郡城南一百五十五里曇徒含翻世祖以為巴山太守元帝廟號世祖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彊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曇朗獲其馬仗

己亥齊大赦　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于王琳鉗耳夷姓也出於西羌鉗其廉翻孫愐曰鉗耳西羌人自云周王季之後為虔仁氏音訛為鉗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江陵之陷魏既戕元帝遂殺愍懷太子元良柩音舊　八月己酉鄱陽王循卒于江夏弟豐城侯泰監郢州事夏戶雅翻監工銜翻王琳使兗州刺史吳藏攻江夏不克而死琳置兗州耳　魏太師泰北度河據魏紀泰北巡渡北河　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五代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今陵井監是也江州亦置於隆山郡之隆山縣獠魯皓翻騰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伎渠綺翻獠棄兵攜妻子臨城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斬首萬五千級遂平之唐柴紹破吐谷渾亦用此術上時掌翻騰俟之玄孫也陸俟事魏太武帝及文成帝之初立以子麗誅宗愛功封王　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矟騎圍之騎兵執矟者為矟騎矟色角翻騎奇寄翻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是連亦夷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是連氏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勝音升怖普布翻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若然猶云若如此也遂如晉陽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自長城縣公進封義興郡公按陳書帝紀義當作吳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右僕射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番禾縣漢屬張掖郡魏分置番禾郡如淳曰番音盤師古曰音婆唐涼州天寶三年改為天寶縣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吐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者也趣七喻翻吐谷渾可汗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

數千人守樹敦。將卯光翻 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生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日行千里。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遺，于季翻。 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北巡而還也。杜佑曰：牽屯在平涼郡高平縣，亦曰汧屯山，今謂之笄頭山。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屬，之欲翻；下所屬同。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年五十。雲陽縣漢屬馮翊，魏收志屬北地郡，後周置雲陽郡，有雲陽宮。 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好，呼到翻。 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宇文泰輔政，多居同州，以其地扼關河之要，齊人或來侵軼，便於應接也。 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謂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逼，逃入關，宇文泰迎而輔之，以立國於關右。復，扶又翻。 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抗厲，舉聲高亢，且正色嚴厲也。 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永州刺史。南方以零陵郡為永州，齊以泰為永州刺史，未知此永州置於何地。 詔徵王琳為司空，此齊詔也。 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陁監郢州，監，工銜翻。 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壬子，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疇日，猶言昔日。 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要荒，引古要服、荒服為言。要者，要結好信而從服；荒者，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 舊多浮偽，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此謂梁末所置州郡，在江、淮之間者也。 循名責實，事歸焉有。焉，於虔翻，何也。 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考異曰：北史作「五十六郡」，今從齊書。 詔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四郡，蓋臨川、安成、豫寧、巴山也，其地在南江之西，負山面水，據高臨深，因名高州。 以黃法𣰰為刺史，鎮巴山。𣰰，巨俱翻。宋白曰：梁大同二年分豐陵之興平、臨川之新建二縣立西寧、巴山二縣，合其縣立為巴山郡，其郡古迹在撫州崇仁縣巴山之北。 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為太保。 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為周公。岐陽，即扶風之地，昔周興於岐，周因為國號，宇文輔魏，倣周以立法制，故魏朝以之臣，以周封之，將禪代也。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臨川，漢豫章郡南城縣之地，後漢分南城北境為臨汝縣，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之東部南城、臨汝二縣置臨川郡，隋唐為撫州。 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橫，戶孟翻；下同。 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冠，古玩翻。 衆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上塘，下卷作「工塘」，必有一誤。按陳書周迪傳，工塘為是。 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以臨川內史帶衡州刺史耳。 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教，謂教令；州郡下令謂之教。 徵斂必至，斂，力贍翻。 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仰，牛向翻。 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伎，渠綺翻。挼，奴禾翻。篾，莫結翻，竹筠也。 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

之。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考異曰：去歲六月已云築長城，而此地名長短不同，不知與此爲一事爲二事。北齊書、北史皆然，今皆存之。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魏道武帝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改元皇始，歷十一世，至孝武帝永熙三年西遷，魏遂分爲東西。西魏又歷三世，凡十五世，一百六十年而亡。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迪，泰之子。璽，斯氏翻。紱，音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一起疆圉赤奮若盡屠維單閼凡三年。武帝既有功於梁自以為姓出於陳自吳興郡公進封陳公及受命國遂號曰陳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

永定元年是年十月受禪始改元永定自十月以前猶是梁太平二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諱覺字陁羅尼宇文泰第三子也宇文輔政纂倣周禮泰卒覺嗣爵封周公既受命國號曰周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露門即古之路門路大也宇文建國率倣古制故外朝曰路門鄭玄曰外門曰皐門謂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孔穎達曰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曰人主視朝所宁立處李巡曰正門外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門外有屏者卽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曰常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案李郭二注以推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周制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故太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嘉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一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朝直遙翻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行夏之時用寅正也服色尚黑謂水行也夏戶雅翻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後周太祖初據關右官名未改魏號及城內粗定改定章程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制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閔帝受禪大司馬掌兵宇文護居之以專兵要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周王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宇文氏自謂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去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為主裔孫日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遂以為氏及國號二丘圜丘方丘也始祖獻侯配南北郊，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號曰獻侯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大社。五代志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圜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一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圜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十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一階級一尺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二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祀以正月上辛及南郊並右宗廟而左社稷皇帝親祀社稷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除市門稅。魏末盜賊羣起國用不足稅入市門者人一錢今除之乙巳，享太廟，仍用鄭玄議，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疑要注曰先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李涪曰昭本如字為晉諱昭改曰韶一曰晉文帝名昭故讀曰韶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晉安公主也。齊南安城主馮顯請降於周。降戶江翻周柱國宇文貴使豐州刺史太原郭彥將兵迎之。五代志承安郡黃岡縣舊置南安又魏收志天平初置南安郡屬襄州後陷以地考之當在五代志之潁川郡葉縣界又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及始平郡後改為南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為豐州隋為均州將帥亮翻遂據南安。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武威郡涼州西平郡鄯州枹罕郡河州吐谷渾入聲谷音浴鄯時戰翻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魏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又有都督中外諸軍其任尤重南北朝皆因之而軍行又有都督諸軍左右前後中軍大都督內而宿衛有正副都督帥都督大都督外而州郡有防城都督帳內都督都督之名雖同其位任懸絕矣此秦州都督蓋都督河渭涼鄯諸州也後周九命之制都督八命其親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蓋九命也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而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了明也抄楚交翻揣初委翻幸勿復言。復扶又翻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頠為刺史，久之，徙頠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頠魚委翻世祖以王琳代勃

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二年。瑒，徒亮翻。下同。監，工銜翻。帥，讀曰率。頠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貨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爲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從，才用翻。考異曰：陳書、南史周文育傳皆作子孜，今從梁書帝紀。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孝頃據新吳，蓋承聖中置南江州，命爲刺史。考異曰：典略作南康州刺史，今從梁書。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癸酉，周王朝日於東郊。朝，直遙翻，下同。戊寅，祭太社。周楚公趙貴、衞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宇文泰廟號太祖。及晉公護專政，宇文護自中山公進封晉公。皆怏怏不服。怏，於兩翻。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此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之時也。觀殺趙貴，護之威權成矣。領軍將軍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艘，蘇遭翻。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蹠，之石翻。周文育傳作蹠。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水經注：贛水還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石頭津，步之處也。汪藻曰：自豫章縣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者，石頭渚也。阻江負城，十里而近，郎殿差役書處。勱，音邁。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氍，又語法氍約共破頠，曇，徒含翻。誘，音酉。語，牛倨翻。氍，其俱翻。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法氍城下，曇朗陽敗走，法氍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船，少，詩沼翻。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周迪書，間，古莧翻。遺，于季翻。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據姚思廉梁書，芊韶在巴山界。芊，音千。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甲午，周以于謹爲太傅，大宗伯侯莫陳崇爲太保，晉公護爲大冢宰，于謹、侯莫陳崇序遷入公位，宇文護若以序遷而爲大冢宰，實則周之元輔也。柱國武川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周人殺魏恭帝。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霸先發身於嶺南，故與頠有舊。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恟懼。恟，許拱翻。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五代志：南康郡，梁置德州。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至是鑄四柱錢，一當鵝眼錢二十。壬午，周王謁成陵。周太祖陵曰成陵。乙酉，還宮。齊以太師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太傅，可朱渾道元前爲車騎大將軍。後齊置大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爲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皆第一品。其驃騎、車騎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開國郡公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仍加開府儀同三司，愔，於今翻。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左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自高歡居晉陽，并州有行臺尚書令、僕等官，及齊顯祖受魏禪，遂以并州行臺爲并省，位任亞於鄴省。丁亥，周王享太廟。壬辰，改四柱錢一當

十。丙申，復閉細錢。（閉者，閉絕不使行。細錢，民間私鑄者也。時私錢細小，交易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復，扶又翻。下復亦同。）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敳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敳，持勃首降。（帥，所類翻。敳，五哀翻。降，戶江翻。下同。）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任，亦蕭氏子，封懷安侯。承天志，鬱林郡有懷安縣。）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艦，戶黯翻。下同。陳，讀曰陣。）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帥，讀曰率。）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為衡州刺史，（衡，上前有東字。按五代志，南海郡含洭縣，梁置衡州；始興縣，梁置東衡州。此時蓋命頠鎮含洭也。）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為歐陽頠父子世據嶺南張本。）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五代志，御正中大夫，屬大冢宰，五命。）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中外府，都督中外諸軍事府。）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使，疏吏翻。）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治，直之翻。）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將，即亮翻。下同。）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廟。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五代志，齊制，上上郡丞，六品；中中七品；下下八品。瓚，藏旱翻。）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五行志言蠡螟之災，率歸之於勞民動眾，故叔瓚云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怒，使左右毆之，（毆，烏口翻。）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擢，拔也。溷，戶困翻，不潔也。）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之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柩，音舊。）戊辰，周王祭太社。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惡，烏路翻。）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周禮，司會掌財用之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後周之制，司會中大夫，屬大冢宰，五命。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會，古外翻。相府司錄，錄相府之機務。朝，直遙翻。）軍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唐六典，周禮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置軍司馬，中大夫，五命。恆，戶登翻。）及護執政，植、恆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屬天官冢宰。後周大宮伯，中大夫，五命。）植、恆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將，即亮翻。）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恆以朝政，（朝，直遙翻。）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書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邑邑，不得志之貌。）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此事何必講習，宜其謀泄也。數，所角翻。）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五代志，漢川郡，梁置梁州；金山郡，西魏置潼州，隋開皇五年改曰綿州。）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屬，之欲翻。）臣情兼家國，（以家則兄弟，以國則君臣。）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復，扶又翻。）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疏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

召羣公入醼（醼，伊甸翻，合飲也。），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周書祥傳曰：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衞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略陽公舊第也。），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宮門之外也。），孫恆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鎭弘農（西魏之境，東盡於弘農，以弘農爲要地，率用重將鎭之。），護召遠及植還朝（召，直遙翻。）。遠疑有變，沈吟久之（沈，持林翻。），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既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植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詰，去吉翻。將，如字，引也。）。護謂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李遠封陽平公。）！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質，證也。夫君臣無獄，略陽公雖廢，猶舊君也，烏有舊臣相質之理乎！又護不學無識，如此，求免死，得乎！）。植辭窮，謂略陽曰（略陽之下，當有公字。）：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幷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漢析縣地也。）尚義歸公主（公主，宇文泰之女也。），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弒略陽公（年十六。），黜王后元氏爲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卽天王位，大赦（諱毓，小名統萬突，安定公泰之長子也。泰臨夏州，帝生於統萬，因以名之。）。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梁太平二年受禪，四主五十六年而亡。）。

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衞送梁主如別宮（陳受禪，分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劉師知，陳王所親任者也。宣猛將軍班第九。）。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侯景圍臺城，恪爲右軍將軍，東土山主，以拒戰功封東興縣侯。），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分，扶問翻。），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復，扶又翻。），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盪主，主驍銳跳盪之兵。北齊之盪，直盪都督也。盪，徒朗翻，又吐浪翻。）。乙亥，王卽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始改元爲永定。）。奉梁敬帝爲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爲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史言蔡景歷委寄之重。）。丙子，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佛牙於杜姥宅（齊初，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佛牙，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于帝，至是乃出之。），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膜拜，胡人禮拜也。膜，莫胡翻。）。辛巳，追尊皇考文讚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世子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章后，烏程人也。置刪定郎治律令（刪定郎，自晉宋以來多置之。治，直之翻。）。

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廟，七廟始共用一太牢（牛羊豕具爲一太牢。），始祖薦首，餘皆骨體。侯安都至武昌，王琳

將樊猛棄城走。（將，即亮翻；下同。）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始者以王琳不應梁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既受梁禪，則安都之師爲無名。）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遙射官軍，（射，而亦翻。）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弇口，弇水入江之口，正對北岸大軍山。）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沌，柱兗翻。）留沈泰一軍守漢曲。（漢曲，漢水之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考異曰：典略云乙亥，安都敗。陳書云是月。按高祖以乙亥受禪，安都聞之而歎，豈同日乎！今從陳書。）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將，即亮翻；下同。）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置琳所坐艚下，（鏁，蘇果翻。艚，音槽，大船也。）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蒨爲臨川王，頊爲始興王，弟子曇朗已死，而上未知，遙立爲南康王。（頊時在長安，亦遙立也。蒨，倉甸翻。頊，吁玉翻。曇，徒含翻。曇朗死見上卷上年。）庚子，周王享太廟。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　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譙淹自蜀江東下，爲周所逼也。江以別湘江。帥，讀曰率；下皆帥同。）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若，人者翻。叱羅，虜複姓。）斬淹，悉俘其衆。　是歲，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帥，所類翻。砦，柴夬翻，依險立木壘石以自保守曰砦。）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降，戶江翻。）即以乾爲建安太守。（按五代志，閩州建安縣，舊置建安郡；南安縣，舊曰晉安。建安之地，唐爲建州；晉安之地，唐爲泉州。）乾，子範之子也。（蕭子範，齊豫章王嶷之子。）初，

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周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及始平郡，後改爲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爲豐州，隋改爲均州。降，戶江翻。）久之，固猶習梁法，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難其人，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權鎮豐州。（唐六典曰：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刺史。（五代志：舂陵郡湖陽縣，後魏置淮安郡及南襄州，後改爲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後又改曰湖州。）整遷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還者如歸。固之去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朝制，謂周朝之法制。朝，直遙翻。）莫不流涕而去。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枝東至塢紇戍，（北史作庫落拔。塢紇戍。重，直龍翻。）凡四百餘里。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爲人所執，送鄴。（黑者，漆也；齊顯祖乃因此以殺其弟，何異秦以亡秦者胡而伐匈奴，唐太宗以代唐者武氏而殺李君羨乎！濟，子禮翻。）帝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皆見世宗，（見，賢遍翻。）帝有時涕出，（涕出，謂鼻涕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顯祖於兄弟之次第二。爲，于僞翻。）帝深銜之。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敗，補邁翻。）朝臣無敢諫者。（朝，直遙翻；下同。）大敵未滅，（大敵，謂周也。）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不，讀曰否。）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裸裎，露體也。裸，郎果翻。裎，馳成翻。樂，音洛。）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屏，必郢翻。屏處，隱蔽之處。）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

小人由來難忍。由來，猶今人言從來。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盛，時征翻。實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溲，所鳩翻。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吹，尺瑞翻。悉達兩受之，還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使，疏吏翻。說，式芮翻；下林說同。誘，音酉。 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虩，迄逆翻。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莊質齊，見上卷梁敬帝紹泰元年。 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謂之南川，以南江所經言之也。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迪所部八郡：南康、宜春、安成、廬陵、臨川、巴山、豫章、豫寧也。姚思廉陳書作聲言入赴。守，式又翻。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𣰰，巨俱翻。間，古莧翻。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卷，讀曰捲。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臨川故郡，周敷所屯也。琳遣兵攻迪，并以圖敷。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衡州刺史歐陽頠為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瑱，他甸翻，又音鎮。頠，魚委翻。 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 辛亥，周王耕籍田。 癸丑，周立王后獨孤氏。后，獨孤信之女。 戊午，上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泰進不能救侯安都之覆敗，退不能制魯悉達之偪，蓋懼罪而北奔也。考異曰：北齊帝紀在八月，今從陳帝紀。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尚高祖女，難，乃旦翻。齊主尊其父歡廟號高祖。情好不睦，公主訴之。好，呼到翻。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齊北豫州治虎牢，成皋之地也。消難從弟子瑞為尚書左丞，從，才用翻。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親中兵參軍裴藻託以私假，假，居訝翻，休假也。間行入關，請降于周。間，古莧翻；下間道同。降，戶江翻。 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使，疏吏翻。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趣，七喻翻。城四面峭絕，峭，七笑翻。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鎮城，防城大都督之任。東城，虎牢城之東偏也。北史作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殿，丁練翻。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眾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消難為小司徒。唐六典曰：周之地官小司徒中大夫也。後周依周官。杜佑通典：後周地官小司徒上大夫，六命。考異曰：北齊帝紀四月消難叛，今從周書、典略。 丁酉，齊主自晉陽還鄴。考異曰：北齊帝紀：天保七年八月，帝如晉陽，不言其還。八年四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是在鄴也。此月又言至自晉陽。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則又復在晉陽，必有差互，今不敢增損。 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考異曰：北齊帝紀：十一月丁巳，琳遣使請立莊，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

癸酉詔莊爲梁主進居九派今從陳書及典略然陳書典略皆云立莊於郢州按琳時在湓城蓋始居江州後遷郢州耳改元
天啓追謚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淵明廢見上卷梁敬帝紹泰元年卒見太平元年莊以琳爲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監翻
謚翻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廟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王己巳周以太師護爲雍州牧後周雍州牧九命雍於用翻甲戌周王后獨孤氏殂辛巳齊大赦齊主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幷掘其冢魏文侯時以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以利民故祠冢皆在鄴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等下有衆字文意乃足迪懼請和幷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周以大司空侯莫陳崇爲大宗伯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帥所部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辛丑齊以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辛酉上幸大莊嚴寺捨身前車覆夫後車不知戒耳目覩之事猶不知其非也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六月乙丑齊主北巡以太子殷監國監古銜翻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務仍開府置佐齊主特崇其選以趙郡王叡爲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己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帥讀曰率齊主至祁連池祁連池即汾陽之天池北人謂天爲祁連戊寅還晉陽秋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秋七月戊戌也高州刺史黃法氍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時蓋即臨川故郡置寧州以敷爲刺史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斷音短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弃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謝朏仕宋齊梁朏敷尾翻

八月甲子周大赦乙丑齊主還鄴辛未詔臨川王蒨西討蒨倉甸翻以舟師五萬發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甲戌齊主如晉陽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依襵而釣襵音摺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上時掌翻劾戶概翻見賢遍翻戊寅復其本官文育安都敗軍而不誅復其官何也二人當時名將誅之則無以爲用故也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元羅江陽王繼之子丁未周王如同州冬十月辛酉還長安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新吳舊柵也勱音邁颺余章翻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魏武築三臺於鄴城西北皆因城爲之基中曰銅爵臺高十丈南曰金虎臺北曰冰井臺皆高八丈更工衡翻十一月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游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槊色角翻刺七亦翻北史作子耀今從北齊書考異曰典略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沈持林翻樂音洛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壞弃壞音怪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幾居豈翻沈持林翻批白結翻又偏迷翻手擊也拉盧合翻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諸王宮寮有師有友演不從因間極言間古莧翻遂逢

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斷，丁亂翻。）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竟。（演爲尚書令，故然。捶，止蘂翻。）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以刀鐶擬演脅，示將築殺之。）召被演罰者，（被，皮義翻。）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昕，見下。昕，許斤翻。）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即演也。通鑑因北齊史修治，有未純者耳。）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爲，于僞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以其得杖之故，謂非教演爲之，遂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爭，讀曰諍。被，皮義翻。毆，烏口翻。考異曰：北史孝昭紀云，文宣覩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鐶亂築，因此致困。今從北史王晞傳。）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爲，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數，所角翻。彊，其兩翻；下彊坐同。）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惙，丑劣翻。嵩曰：困劣也。）恐不復相見！（復，扶又翻。）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言天道福善禍淫，不應使演遂死於此。）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言難與計是非也。）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卒，子恤翻。飯，扶晚翻。）晞由是免徒，（配甲坊，徒刑也，由此得免。）還爲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晉羊祜之言。朝，直遙翻。）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從，千容翻。撰，雛戀翻。爲，于僞翻。）吾當伺便極諫。（伺，相吏翻。）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狂藥，謂酒也。）刀箭豈復識親疏！（復，扶又翻。）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歔欷不自勝，（欷，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勝，音升。）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焚諫草也。）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復，扶又翻。間，古莧翻。反接，兩手向後也。）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噤，巨禁翻。）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趣，讀曰促。）會醉臥，得解。帝褻黷之遊，徧於宗戚，所往留連，（盤樂忘返，謂之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適，丁歷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常山王之賢，王文宣淫酗，規正爲多；齊之史臣因其嗣祚不永，多溢美。觀者能於辭令之間詳其溢美者，則幾矣。）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好，呼到翻。）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嘗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鮮卑謂中國人爲漢。）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撞之。（斷，丁管翻。撞，直江翻。）太子由是氣悸語吃，（悸，其季翻。吃，居乞翻，言蹇也。）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釭，沽紅翻，又古雙翻，轂中鐵也。）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伏。（勝，音升。）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三公郎，自魏、晉以來有之。五代志：後齊尚書列曹三公郎中，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劉昫曰：武強，漢武隧縣，屬河間國；晉改曰武強，屬安平國；後魏屬廣宗郡，又置武邑郡。五代志曰：齊廢郡爲武強縣，至唐屬信都郡。）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治，直吏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數，所角翻。）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

者寃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曄（曄，筠輒翻）（鄴，帝諱改鄴爲臨漳。按魏收志，石勒復曰鄴。東魏天平初分鄴，并內黃、斥丘、肥鄉置臨漳縣。）舍人李文思，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此論語孔子之言。鄭頤誘昕使言而陷之。[illegible]）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王昕字元景，以字行。）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騎，奇寄翻）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重，直用翻）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藏，徂浪翻）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鎭戍之職，以節費用焉。十二月庚寅，齊以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司徒。壬午，周大赦。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和，胡臥翻。怖，普布翻。顫，之膳翻。）帝愴然爲之下泣，（爲，于僞翻）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刺，七亦翻）槊每下，（槊，色角翻）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illegible]號，戶刀翻）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痛憤。（爲，于僞翻）帝以儀同三司劉郁捷殺浚，以浚妃陸氏賜之；馮文洛殺渙，以渙妃李氏賜之。（[illegible]）二人皆帝家舊奴也。陸氏尋以無寵於浚得免。高涼太守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洗，息典翻。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詔以僕爲陽春太守。（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琳兵東下，故後梁得以乘虛取之。操將，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上，時掌翻）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爲總管。（諸州總管自此始。）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五代志：始安郡，梁置桂州。）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爲開府儀同三司。壬午，侯瑱引兵焚齊舟艦於合肥。（艦，戶黯翻）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觀，古玩翻。甘露寺在遼陽。所謂禪[illegible]）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齊斛律光將騎一萬（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擊周開府儀同三司曹回公，斬之。柏谷城主薛禹生棄城走，遂取文侯鎭，立戍置柵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三月戊戌，齊以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吐谷渾寇周邊。（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庚戌，周遣大司馬賀蘭祥擊之。丙辰，齊主至鄴。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使，疏吏翻）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沈約曰：監利縣疑是吳所立，晉屬南郡，宋屬巴陵郡。後梁置監利郡。[illegible]縣在江陵[illegible]百八十里。）齊主之爲魏相也，（相，息亮翻）以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爲長史。（五代志：高密郡膠州，[illegible]）帝將受禪，弼諫止之。（事見一百六十三卷[illegible]帝大寶元年。）帝問治國當用何人。（治，直之翻）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己，銜之。高德政用事，弼不爲之下，嘗於衆前面折德政。德政數言其短於帝，弼恃舊不自疑。（折，之舌翻）

數，所角翻。下同。高德政譏杜弼而不知楊愔之忌己，杜弼恃舊而不疑德政之譏己，昏昏於利欲之場，思害人而不知其身之受害者多矣。夏，帝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使，疏吏翻。既而悔之，驛追不及。

閏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曆。更，工衡翻。

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將兵城南皖口。南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祝穆曰：皖水自霍山縣流入經懷寧縣以二里，又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吳屯兵於皖口，今舒州之山口鎮。將，卽亮翻。皖，戶板翻。

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爲相，愔常忌之。高德政事齊主於初潛，禪代之際，又德政勸成之，權利所集，故爲楊愔所忌。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數，所角翻。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恆，戶登翻。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差，楚懈翻。病差，猶言病瘳也。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卽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針。醫家按穴用針，可以愈疾，故云然。爲，于僞翻。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刺，七亦翻。去，羌呂翻。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因德政於門下。囚於門下省。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高德政之斬，猶未之顏浚也。詰，去吉翻。并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浟兼太尉。浟，夷周翻。湜，常職翻。

齊主封子紹廉爲長安王。

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爲大司徒，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五代志：犍爲郡犍爲縣，後周曰武陽。令狐德棻周書曰：寧之先本慕容氏，前燕之枝庶也，歸魏賜姓豆盧氏。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空。輔城，郡名，在汝州郟城縣。

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廄庫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備，償也。今人猶言填備。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李延壽曰：賀蘭之先，與魏俱起，有乞伏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參驗隋志：洮州臨潭縣，本吐谷渾之洪和城，後周攻得之，置美相縣，居舊臨潭縣，洮州治焉，後移治洮陽城，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大寶中廢美相，併入臨潭。洮，土刀翻。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爲，于僞翻。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厭，於涉翻。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啗，徒濫翻；又徒敢翻。

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颺。公颺，孝頃子也。颺，音揚。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自豫章西南入象牙江，至金溪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降，戶江翻。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將，卽亮翻；下同。帥，讀曰率；下同。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帥，所類翻。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等，敗之。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監，古銜翻。先，悉薦翻。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衆。坐，徂臥翻。因據新淦城。新淦縣，自漢以來屬豫章郡，五代志屬廬陵郡，唐屬吉州。淦，音紺，又音甘。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騎，奇寄翻。

魯悉達部將梅天養等引齊軍入城。魯悉達據新蔡城。悉達帥麾下數千人濟江自歸，拜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五代志：宣城郡南陵縣，陳置北江州。

六月戊子，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猗氏縣，漢以來屬河東郡，古郇瑕氏之地，後以猗頓居之，以富豪，改爲猗氏。上，時掌翻。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既促，比，毗至翻。守，式又翻。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詩商頌之辭。毛萇曰：優優，和也。闔諸

境外（閒音閑）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樂音洛）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喪息浪翻）比來朝貴器服稍華（朝直遙翻）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好呼到翻）有損政俗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以此觀之選曹補擬皆密奏於上蓋自晉山濤啓事始也）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弈棋者有劫彼此爭行以相持以先後者決一枰之勝負易以豉翻）若一行不當（當丁浪翻）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舉動　周處士韋夐（處昌呂翻夐休正翻）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脩第舍夐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夏書五子之歌之辭）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寇儁所居官後周之九命也）讚之孫也（寇讚自秦歸魏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少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分扶問翻）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朝直遙翻下同）世宗虛心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入見賢遍翻）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史言周王禮賢）　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王琳使周炅助曹慶攻周迪自南川歸也將即亮翻炅古迥翻）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詔臨川王蒨於南皖口置城（蒨倉甸翻）使東徐州刺史吳興錢道戢守之（戢則立翻）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年五十七）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鈿徒鈞翻蚌盤者器以蚌爲飾今謂之螺鈿蚌步項翻）覈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梁元帝承聖元年徵昌爲領直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將即亮翻朝直遙翻下同）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衞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斂具（斂力贍翻）時天暑須治梓宮（治直之翻）恐斤斧之聲聞於外乃以蠟爲祕器（蠟蜜滓也漢官有東園祕器聞音問）文書詔敕依舊宣行侯安都軍還適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武帝既殺王僧辯使蒨平杜龕張彪等以定東土故云有大功）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又手解蒨髮推就喪次（上時掌翻璽斯氏翻推吐雷翻爲侯安都恃定策之功以殺其身張本）遷殯大行于太極西階皇后乃下令以蒨纂承大統是日卽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辛酉以侯瑱爲太尉侯安都爲司空

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稍所角翻與槊同）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魚

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爲，于僞翻。）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齊主每令死囚以席爲翅，從臺上飛下，免其罪戮。今欲夷諸元，黃頭雖免殊死，猶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曹魏置祠部郎。五代志，齊尚書曹祠部郎掌祠祀、醫藥、贈賜等事。）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江陽王繼，元乂之父，後徙封安定王。）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常山公遵佐道武帝定中原。）定襄令元景安（此後漢新興郡之定襄也，在隋秀容郡界。）虔之玄孫也，（陳留王虔亦佐道武帝，與燕王垂戰敗而死。）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從，才用翻。）安有弃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陵，廟號高祖。　戊戌，齊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都官尚書崔昂爲右僕射。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癸卯，齊詔民間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託攜養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　初，高祖追謚兄道譚爲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頊襲封。及世祖即位，頊在長安未還，（頊與昌俱在長安。）上以本宗乏饗，（始興王道譚二子，上入纂皇緒，而頊留長安，故本宗無主祭者。世祖即上廟號。）戊戌，詔徙封頊爲安成王，皇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道譚祀。）　初，周太祖平蜀，（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二年。）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將，即亮翻。）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少，詩照翻。）太祖以其幼，不許。壬子，周人以憲爲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廣，導之子也。（宇文導，周太祖之兄子。）　辛酉，立皇子伯宗爲太子。　己巳，齊主如晉陽。　辛未，周主封其弟輔城公邕爲魯公，安成公憲爲齊公，純爲陳公，盛爲越公，達爲代公，通爲冀公，逌爲滕公。（逌，音由。）　乙亥，立太子母吳興沈妃爲皇后。　周少保懷寧莊公蔡祐卒。（五代志，蜀郡成都縣舊置懷寧等四郡。）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復，扶又翻。）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齊太子殷，字正道。）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五代志，滎陽郡浚儀縣，後魏置開封郡；扶風郡雍縣，後魏置平秦郡；蜀郡雒縣，舊曰廣漢。）黃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年五十一。）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泣者，（以其殘暴，故哭而不哀。號，戶刀翻。）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殷，字正道，小字道人，文宣帝嫡子也。）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諸土木金鐵雜作，一切停罷。　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瑒，雉杏翻，又音暢。）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帥，讀曰率。）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五代志，同安郡望江縣，梁置大雷郡。）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將，即亮翻。）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五代志，寧越郡，梁置安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欽州。）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齊以右丞相斛律金爲左丞相，常山王演爲太傅，長廣王湛爲太尉，段韶爲司徒，平原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自晉陽至鄴。）十

二月戊戌，齊徙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樂，音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